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三九六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30/04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三九六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0.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三九六冊目次

集部·總集類

金華文略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本

..... 一

分類尺牘新語二十四卷

〔清〕徐士俊 汪淇輯評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 三五九

而庵說唐詩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徐增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誥堂刻本

..... 五三三

金華文略二十卷(二)

〔清〕王崇炳編

華東師範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四十八年

蘭谿唐氏刻乾隆七年金華夏之正修補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金華文略

二十卷》提要

金華文畧卷之七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修補重梓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論

詩論

范浚

孔子緝取周詩。上撫商。下著魯。凡三百十一篇。又總其義。而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至若遺章逸句。素以爲絢。偏其反而之類。苟有取焉。必援拾誦說。不忍棄去。孔子於詩。可謂篤矣。然其爲詩之說。則不過以明大義。初未嘗深求曲取。爲穿鑿遷就之論。故其說曰。吾於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爲君子。於考槃。見遁世之士不悶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飲於伐柯。見賢者之先事後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夫子曰。詩之好仁如此。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夫子曰。爲此詩者。其知道乎。凡夫子爲詩之說。率不過以明大義。故當時從夫子學。如卜商。如端木賜。其於爲詩。皆能因告往而知來。亦務通乎大義。後世無及者。嗚呼。深求曲取。穿鑿遷就之論。與而詩之義。斯不明矣。今世之說詩者。必欲於是詩求是。

事。故不得不為穿鑿遷就之論。是安知詩人固有婉其辭而義自見者哉。萬生刺晉獻公好攻戰。詩不言攻戰事。而曰子美亡此。誰與獨處。又四章皆言國人喪心。意獨言國人多喪亡。是以知其君好攻戰也。大田刺幽王時。於寡不能自存。詩不言於寡用窮事。而曰彼有不穫穧。此有不斂穧。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獨言成王時。寡婦有遺秉之利。是以知當時於寡用窮也。若必於是。詩求是事。豈知詩者哉。嗚呼。固於詩。則必為穿鑿遷就之論。詩之義。始不明矣。抑嘗復熟三百篇。而求其大義。知詩之志。與春秋不殊旨也。讀長發而知桀之亡。商之所以興也。讀大明

金華火

卷之七

論

二

詩

而知周之興。利之所以亡也。讀秦風而知天下之無王也。讀下泉而知天下之無賢方伯也。讀采芣而知王師之敗績也。讀采芣之華而知夷狄之侵中國也。讀角弓而知中國之為夷狄也。讀揚之水而知僭臣之慚其變為篡也。讀出其東門而知公子平立之禍也。讀采芣而知婚姻之道缺也。讀著而知親迎之禮絕也。讀白華而知嫡庶之亂也。讀正月而知女禍之可以滅國也。讀十月之交而知災異之並見也。讀文武成王之詩而知太平盛德之脩也。讀南風陳靈之詩而知放逸之禍惡之由也。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作。然則詩之志。與春秋豈殊旨哉。此則詩之大義。無事乎

穿鑿遷就而自明也

湛子經術後學不能道一字 阮霞嶼

性論

范浚

天降衷曰命。人受之曰性。性所存曰心。惟心無外。有外非心。惟性無偽。有偽非性。偽而有外者曰意。意人之私也。性天之公也。心主之也。意迷之也。迷而不復者為愚。知而不迷者為智。不迷而止焉者為仁。仁即心。心即性。性即命。豈有二哉。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能盡其心。則意亡矣。意亡則寂然不動者見焉。是之謂性。記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靜所以強名。夫寂然不動者也。然而又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故必於寂然之中。有不可以動靜名者焉。然後為性。孟子所謂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亡。勿助長者。蓋求知性之道也。或曰。孟軻知性。以性為善。善果性耶。後世以軻與荀楊同論。于軻不能無議。善果非性耶。曰。學者之患在不求其是。而為衆說之惑。苟捨衆說而自求其是。則是得。而衆說之然否昭昭矣。且夫性不可言。而可言者曰靜。子姑從其靜者而觀之。將以為善乎。將以為惡乎。必曰善可也。然則善雖不足以盡性。而性固可以善名之也。彼荀卿者。從性之偽。而指以為性。故曰人之性惡。性豈本惡也哉。且以古人之不善者。無踰桀紂。誠惡矣。龍逢比干。言其不善。則譁而怒之。是知不善之可恥者。固自善也。性豈本惡也哉。彼楊雄者。求性之所謂而不得。則

強為之說曰。人之性也。善惡混。雖不明言性之果善果不善。而以為善惡混。是意之云耳。意之而為不明之論。庶幾後世以我為知性之深也。雄豈真知性哉。且水之源。無不清。性之本。無不善。謂水之源清濁混。是未嘗窮源者也。謂性之本善惡混。是未嘗知本者也。故曰。雄意之云耳。或曰。子以善為不足以盡性。豈性與善異耶。曰。善性之用也。夫豈有二哉。孟子知性。故不動心。又以性之用教人。故道性善。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善繼乎道。則非道也。性成乎道。則與道一矣。然則善不足以盡性明矣。且孟子亦豈以善為足以盡性哉。其言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已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使孟子以善為足以盡性。則言而足矣。豈復以信與美與大與聖與神為言乎。故曰。孟子道性善。以性之用教人也。以善為不足盡性者。以善為性之用。而人生而靜之初。不可以惡名。亦不可以善名也。而不知寂然太虛。可名性體。亦可名善體也。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好善優於天。下一善而天下之理畢矣。崇性而抑善。則理學無實用矣。王崇炳

六國論

范浚

六國仰關而攻秦。秦常延敵無所憚。秦兵一窺六國之境。則六國狼顧而不能支。何哉。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故秦能使齊楚韓魏燕趙。自相攻闕。而壘制其敵也。當是時。天下稱強國者。非秦而楚。非楚而齊。韓魏雖天下樞。然韓地不過九百里。魏地不至千里。至小弱也。迫于敵。則勢不能無附。故秦攻其西。則南附楚。東附齊。楚攻其南。齊攻其東。則西附秦。秦之謀。屢韓魏。不遺餘力矣。齊楚之攻二國。秦所禱祀而求者也。齊楚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攻而駢之。入秦以自救。是以秦常間齊楚之攻韓魏也。因得收韓魏以固其與韓魏之與。固則秦亦得挾以攻齊楚。而無議其後者焉。非徒齊楚也。燕趙之地。不歲危而民不歲死。恃韓魏之蔽。得無受兵於秦也。無韓魏之蔽。則秦人輕卒銳兵。長驅千里。渡河踰漳。據番吾。戰於邯鄲之下。而趙危。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戰于易水之上。而燕危。燕趙不知深合韓魏。以結從親之要。常折而與秦。秦因得弱韓魏而攻之。韓魏見攻。南不援於楚。東不援於齊。北不援於燕。趙則勢不得不西。而南入秦。計韓魏之心。亦且搖腕切齒於齊楚燕趙。思借秦以備之。不恥質子割地以事秦。而韓魏亦且自亡其唇。以相侵擾。是秦常間六國而

坐制其敵也。秦所以得間六國而坐制其敵者。患在六國異心。而秦有一定之計。夫惟六國異心。故朝開從人之說。而合為從。暮開衡人之說。而散為衡。從散則離。衡成則聚。離則不相為救。而反相圖。聚則雖相為救。而不相安。秦將商君嘗詐襲魏公子而破之。齊趙因亦數破魏兵。是不相與救而反相圖也。韓公仲曰。以實伐我者。秦也。以虛名救者。楚也。是雖相為救。而不相安也。此秦所以得間其異心而攻闕之也。若秦之為計。則一於連衡。凡其大臣父兄。朝謀而夕議。與諸侯客子。憑軾結駕。西入關而納說者。皆所以敗從而成衡。此秦有一定之計也。以一定之計。且有衡人成之以間六國異心之國。將不制其敵而兼天下乎。向使六國約從。計一定而不易。歲并力以忠秦。則秦人無與為衡。而兵惟無出。必恃角攻之。亦必自憂匹馬隻輪之不反也。是六國反得以盛秦丁函谷而制其敵也。秦安得而攻闕之。當魏武侯之卒。韓趙伐敗魏師。謀曰。取魏地而兩分之。魏分為兩。不強于宋衛。則我終無魏患。是徒如魏之不毀而忘毀魏之去。秦疾遣已憂也。嗚呼。時亦幸其計不和耳。使遂分魏則韓孤。而秦患迫。其將覆亡之不暇。魏分而韓亡。則秦兵之出無限。雖燕趙齊楚。亦相隨為秦擒矣。尚安能及始皇之世而後亡哉。

深于情事如指諸掌 阮霞嶼

公羊文畧

卷之七

論

八

春秋論

范浚

春秋聖人所以書王法也。辭嚴義密。世之學者。皆病其難明。蓋未嘗詳味乎經。而徒以三傳亂之。則筆削之旨。溷鬱而不著。小儒陋生。往往投編輟誦。漫不曉為何等語。甚者置經不問。顧取三傳之說。可喜者誦之。是所謂買櫝還珠者也。嗚呼。先聖大經。不幸而為楚人之珠者。以三傳浮辭為之積也。唐盧全善學春秋。束三傳于高閣。而抱遺經以究終始。故其作春秋摘微。不任傳以尊經。明聖人之旨為多。隱公二年春。公會戎于潛。左氏曰。脩惠公之好也。夫引夷狄而會中國。明隱公之罪。豈倚好謂哉。全則曰。戎非中夏敵。公輒會之。是無王也。和公三年秋。公子翬如齊。逆女。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讎。公會齊侯于讎。穀梁傳曰。為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夫公不親迎。但會于讎。豈禮也哉。全則曰。齊侯逆女。非禮。公又會之。皆失禮也。莊公三十一年六月。齊侯來獻戎捷。公羊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夫有四夷之功。不獻于天子。而獻于魯。所以深誅齊侯。豈惡其威我哉。全則曰。齊為霸主。反獻捷于魯。故謹始末以罪之。又責齊侯無戴天子之意。凡全之說。若此類者。果由其知有經。而不知有傳。故於聖人之旨。獨有得乎心也。竊嘗取春秋之經。複熟誦玩。然後知聖人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九

春秋

之辭甚嚴而褒貶之義甚密也。隱公七年冬，書曰：「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凡伯，天子使，楚丘，衛地也。天子之使而戎伐之，以見夷狄陵中國之甚。地以楚丘者，責衛之不能救，稱以歸而不言執，則不與夷狄執天子之使，且責凡伯之不死位而為戎累囚也。又以責戎所經以歸之國皆安視，凡伯而莫之救。天子方伯亦終莫之能討也。此則聖人之微旨，其嚴且密如此。而左氏乃以謂戎嘗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實，故見伐于楚丘。公羊曰：「執之而言伐之何大之也？」其地何大之也？穀梁曰：「戎若衛也，戎衛者為其伐天子之使，貶而戎之使學者讀經而以三傳亂之，則戎伐。」

金華文界

卷之七

論

十

范泰然

凡伯于楚丘以歸之義，果安在哉？故夫不在傳以尊經，乃可謂善學春秋者也。

信經不信傳，為後世窮經者開一隻眼。阮霞嶼

大禹論下

呂祖謙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之人者矣。吁！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美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勢之積，聖人亦不可保其往也。則舜禹亦不得已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遂至於窮焉而無所歸。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嗟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遺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開秦已矣。何者？天下之理，是非之相因，而成毀之相仍，故法不可以極，而弊嘗生於積美之後。民之初，混焉生，羣焉居而已。夫其混焉生，羣焉居，貴賤無別，而彼此不相為用，甚逸而可樂也。則其戴聖人而君之者，非意也。勢也。唯其利也，而昏於智之不察也。其害也，而寤於其才之不禦也。其爭也，而素於其謀之不決也。彼見夫聖人之不類也，而其智之足以察也，才之足以禦也。謀之足以決也，則因聚而君之，以求其如是之欲而已。聖人者，亦供其如是之求而已。上之人，初無所取於其下也。下之人，初無所奉於其上。也。夫上之人，無所取乎其下，是無法也。下之人，無所奉於其上，是無禮也。後世聖人謂之不可以久也，於是乎有貢鳴呼，自其貴賤之無辭，彼此之不相為用，至於上得以取其下，而下得以奉其上，則亦

金華文界

卷之七

論

世

大禹

既詳矣。羽皮不如絲麻。絲麻不如裘。見佩玉至其有裘。見佩玉人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惟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裘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未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甚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彼秦人以其功利之心。一旦廢先王之井田。而阡陌之天下。亦卒不以此患苦之。而甚秦也。破先王之舊。而天下不患苦之者。亦以有所厭。而喜其新。幸其有所縱。而解其甚也。已。故孔子曰。虞夏之

金華文畧

卷之七

主

大馬

道寡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秦。而嘆虞夏之道。不可復見也哉。

頗似東坡先生之文。俊健靈逸之氣。風馳電掣。捉之不得。是其天才初放時作也。王崇炳

成湯論

呂祖謙

言。不足。以。乎。乎。民。也。言。出。而。民。乎。者。是。必。有。乎。於。其。先。者。焉。非。言。也。言。焉。而。乎。未。若。不。言。之。乎。也。易。之。革。曰。已。日。乃。乎。又。曰。未。占。有。乎。蓋。乎。之。於。已。日。者。革。而。乎。也。乎。之。於。未。占。者。乎。而。革。也。然。則。已。日。之。乎。又。不。若。未。占。之。乎。也。何。者。求。信。於。人。者。是。必。難。乎。其。信。也。難。信。而。信。非。信。也。中。乎。之。繇。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而。夫。子。以。爲。居。室。言。善。而。千。里。之。外。應。夫。居。室。之。言。若。無。與。於。千。里。也。而。千。里。之。外。應。者。理。之。所。在。不。求。乎。而。自。乎。也。君。子。烏。可。以。言。而。求。乎。哉。吾。觀。典。謨。所。載。蓋。數。千。語。不。啻。也。而。未。嘗。有。一。語。令。乎。民。且。堯。舜。非。愚。乎。民。也。知。民。之。不。可。以。一。語。令。也。以。天。下。之。大。而。傳。之。人。前。此。未。聞。也。而。堯。舜。徑。行。之。不。告。也。已。而。薦。之。天。暴。之。民。而。謳。歌。獄。訟。者。自。來。也。諸。侯。朝。覲。者。自。至。也。堯。舜。非。期。之。而。使。會。約。之。而。使。同。也。無。他。乎。焉。而。言。言。焉。而。乎。是。以。未。施。信。於。民。而。民。信。之。也。嗟。乎。以。言。乎。人。者。其。出。於。季。世。之。聖。人。也。蓋。嘗。讀。書。而。至。於。湯。未。嘗。不。悲。湯。之。窮。也。吾。聞。湯。聖。人。也。奚。爲。而。至。於。是。也。湯。居。時。之。窮。也。居。時。之。窮。而。不。能。變。則。益。窮。也。夫。窮。則。變。變。則。通。聖。人。之。易。也。而。奚。以。累。乎。湯。吾。不。悲。湯。處。時。之。窮。而。悲。湯。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湯。之。誓。曰。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主

成湯

命。歷之者示民以不敢專之之辭也。又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稽事而劓正夏，示民以所未諭之辭也。又曰：子其大賚汝，爾無不信，爾不從誓言，子則孥戮汝者，責民以信而督民以必信之辭也。嗟乎！動天下之兵而加諸天下之主，其迹誠逆也。其理誠悖也。而曰：子不敢專，爾所未諭也。信之者賞，而違之者誅也。吁！迹逆而掩之以順，理悖而覆之以誠，如之何而冀民之孚也？吾固知非聖人之事也。而湯之心亦卒以不安，雖然使湯安於其窮而不變，不可也。安而不變者是助桀也。放桀之罪，身罪也。助桀之罪，心罪也。身罪之罪，其罪小心罪之罪，其罪大小不可以易乎其大而身不可以掩乎其心也。身罪而心非後世或可以原心而宥罪，身脫而心陷焉者，吾不知其罪之何如也。嗟乎！此湯之本心也。而難以告夫人，吾觀當時曰：舍稽曰：其如台，非助桀之言也。不急以伐桀者之言也。夫安於虐而不急以伐焉者何也？意者執於其好而不忍也。夫不忍以賊乎其君而上之人誠忍焉。湯之心又何如也？吾固曰：湯處時之窮者也。雖然，此猶可也。湯之慙有曰：子恐來世以台爲口實，蓋憂無以爲後世之詞也。夫有所創而懲其述焉者，難免也。而湯顧憂之，湯非爲武王伐紂者設也。爲千萬世聖人者設也。夫自加乎人之君，而憂其子孫加於人。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五

成湯

是笑房杜者之智也。非爲匹夫匹婦復讎者之爲也。過非桀也。心非湯也。罪非紂也。心非武也。按湯之言定桀之過，按武之訓數紂之非，其禍不淺也。嗚呼！此湯所以終慙而不釋也。而應之語則曰：王無慙。天之錫於王者，然也。民之戴於王者，然也。王之聲色則不邇也。貨利則不殖也。其寬仁是信也。其大德是昭也。王奚慙哉？吁！應之語誠然也。湯然乎哉？吾固曰：湯處時之窮，未窮也。而無以示天下來世之窮也。雖有百應之語，亦奚爲。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五

成湯

繼世爲君必有放伐理也。勢也。其局自湯而開，則不能無此一慙。不慙非聖人也。慙而不爲，亦非聖人也。天理竝起，必擇其一而棄其一者，所謂執兩而用中也。王崇

秦論

唐仲友

天下有不勝防之患。亦有必可防之理。不得其理。多爲之防。適足以啓天下之患。不可不察也。昔者秦皇可謂密于防患矣。天下之患。不在諸侯。則在權臣。不在權臣。則在宗室。外則有夷狄之侵陵。內則有姦雄之窺伺。五者古今之通患也。秦皇以并吞八荒之氣。震疊六合之威。并天下而一之。將傳之萬世而不絕。於是罷侯置守。以絕諸侯之害。尊君卑臣。以削大臣之權。疎戚屬以弱諸侯之勢。南取百粵。北築長城。而却匈奴以止夷狄之侵。墮名城。殺豪俊。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鏑。以杜奸雄之變。秦皇之心。自以爲子孫萬世之業。矣。然而趙高力筆之材。乞可所養之屬。盜弄國柄。殺嫡立庶。制天下之死命。扶蘇以冢嗣之資。蒙恬以宿將之重。迫于咫尺之詔。頽首就戮。而不敢抗。勝廣張隸之徒。殘胸縊軀之子。振臂大呼。豪傑響應。並起而亡秦族。章邯以百勝之兵。王離以世將之畧。挫于楚漢之鋒。輿尸而縛。而不能禦。此豈始皇預防之不及哉。所以防之者。非其理也。天下之勢。猶一身。五藏之動。六府之變。必有偏勝之處。然後疾病生焉。倘吾之元氣不失。其養又得。良醫以進其砭劑。雖有陰陽之寇。而無死凶之憂。如其不然。徒欲預爲之備。今日進某劑。平某藥。明日投某

藥。治某府疾。未生而元氣已耗。外邪客氣。乘虛而入。後使庸醫理之。幾何其不喪生耶。民心者國之元氣也。賢材者國之醫師也。善防患者。脩德以固民心。擇賢以遺後嗣。而天下之患。皆非所憂也。今秦不然。自商君之法行。專以刑名督責爲政。自起之戰勝。專以新刈殺戮爲事。始皇得志。慨然自以爲功高。二代業盛。五帝乃焚詩書。殺學士。以危黔首。重賦斂。興力役。以毒天下。耦語者誅。誹謗者族。民不見德而刑戮是聞。朝無賢臣而奸諛是任。秦之元氣既耗。而醫師已亡矣。一旦疾病交至。魚爛而不收。將誰使哉。鄒使始皇平一海內之後。衆建宗室。以庇本根。分封功臣。以爲藩輔。廣收六國之英豪。擇其忠賢。以其憂民忠。然後解去密網。行先王之仁政。剷除橫斂。復什一之中制。最于戈。棄弓矢。以息瘡痍之民。發倉庫。散幣帛。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徭少事。以佐百姓之急。敬老慈幼。以革偷薄之俗。使普天之下。元元之衆。雖然各得其所。欣欣然知戴其上。雖有田常之臣。不敢竊國之靈。蚩尤之徒。不得使爲亂也。藉令忠生於不測。則賢智之士。相與戮力。順民心而去之。譬諸摧朽。不勞餘力矣。釋此不爲。乃欲以區區智力。絕天下未形之患。一敗塗地。何足怪哉。且以周之初基。天下之患。莫急于商民。與諸侯也。方且封國八百。固商民以立武

庚未幾而三監淮夷徐奄之亂相繼而作。武王之防患似若疎矣。然而豐鎬之業安于泰山。卜世之長終過其歷。是無他故焉。周之先王積德累仁。在民心者深厚。又有周召毛畢之徒。相與維持而扶翼之。故不測之患不足爲周之深患也。後之欲防患者。借周秦之事以觀之。則思過半矣。視長沙過秦論。文則稍不及。而識義過之。民風士習。國家之元氣。元氣旺。雖有疾無損。而大臣則醫師也。故人君當預養人材。以待不時之用。漢唐明皆屢經禍亂。而皆有人出而巳之。國幾潰危。而神鼎永固。豈非醫師良哉。王崇炳

金華文選

卷之七

論

太

秦

患不必預防。因病服藥可矣。然脩德以固民心。養賢以作良醫。此又爲帝王不易之法。所謂不防之防也。苟此之不察。而他務是圖。是防之不得其理。適足以啓天下之患矣。商孫曠議

論語論

唐仲友

論語者。孔門弟子所錄講論之語。故總謂之論語。漢初有齊魯之說。齊人傳者二十二篇。龔奮夏侯勝魯扶卿蕭重之之徒傳之。古人出孔壁。與魯論同。惟分子張問政一章爲一篇。故有兩子張。凡二十一篇。篇次不與齊魯同。孔安國爲之訓解。而世不傳。至馬融爲之訓說。張禹本授魯論。兼講齊說。合而考之。刪除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周氏包氏章句出焉。鄭康成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古爲之注。魏陳羣王肅周生烈皆爲義說。何晏集諸家之善。記其姓名。有不安者。頗爲改易。謂之集解。齊論遂亡。古論篇大亦不復見。梁皇侃本晏集解。兼取晉江熙集衛璠等十三家。附以諸儒訓釋名字。出十三家外。唐賈公彥韓愈爲之註疏。皇朝邢昺奉詔刊定。本晏集解刊校。侃疏約而修之。賈疏韓注不傳於世。筆解托之愈及李翱。非其本真。自昺疏後。論語之說益多。程氏發克己一貫之學。繼之者紛如矣。孔子抱帝王之道。當春秋之際。無位以行。設教洙泗之上。弟子願從之游。而觀於周。反於魯。不用則適諸侯。反復齊衛杞宋陳鄭楚蔡之郊。雖所至之國。必聞其政。名卿大夫。執贄問道。終不能盡多。我固見聖人樂天知命。不失其時。而四方弟子。歸之若鶩。其後三

金華文選

卷之七

論

五

論

千達者七十。蓋相與問答。講明是道。抑揚高下。長善救失。譬諸造化。隨物賦形。苟覩本末。纖悉該備。子貢譬之宮牆。有宗廟之美。百官之富。然可得而聞者。夫子之文章而已。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顏淵喟然之嘆。曾子一貫之唯。庶幾及之。然聖道曲成。小大各得。學不躐等。教不陵節。得其片言。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皆可求至聖人之域。夫子既歿。曾子有子之門人。慮門人各有傳授。源遠而末益分。所傳者駁。因與聖道外馳。乃相與論集。夫子與弟子及時君世人答問。并其所常稱誦。應事接物。容貌禮節。間以諸弟子善言行事。不悖聖人之道者。畧以義類相附。謂之論語。凡二十篇。格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粲然著矣。學者能以心會於一言。有所悟解。卽爲入道之門。所到淺深。則視學力之勤怠。心之作輟。漢儒數十家。大抵訓詁通而已。以爲聖道深遠。未易以言語發明。畧著大義。使學者自求而自得之也。近世釋者。極力探討。各以己意爲說。以爲聖人之道。盡在是。他所說者。皆非。則過矣。善乎司馬公之說也。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之射之中之爲多也。然則。射能百發百中。而不能禁他人之射。中何者。的不獨爲羿設也。道未始私于聖人。聖人未始私于後學。則凡中乎的者。不必皆后羿之矢也。取其中乎的。

者。舍其未中者。不敢自謂。取舍之當。可以傳學者。始以開。額蒙可也。雖然。吾猶未免于蒙也。亦資衆人之見。以自訓而已。

所論甚平淡。而大義悉包。末段似爲朱子而發。而氣甚和平。可以規其養矣。謂漢儒訓詁大義。使學者自求而得之。是也。然不起其鑰。則亦不能得也。用其言而盡沒其功。土芥視之。則不可也。奇孫驥識。

孟子論

唐仲友

漢藝文志。儒家孟子十一篇。至趙岐謂外書四篇。似非孟子本真。獨條理其七篇。爲之章句。分爲上下凡十四卷。孟子書之本末。岐言詳矣。未爲深知孟子者。故其言博。大尊顯。而未得其精微。蓋孟子之道。自荀卿不能知之。方列諸十二子。謂之罪人。卿以性爲惡。禮爲僞。其非孟子則空。漢楊子雲。唐韓退之。皆尊孟子。子雲稱其知言之要。知德之奧。又稱其勇于義而果于德。若深知孟子者。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孟子醇乎醇。孟氏功不在禹下。可謂推尊之極。至論優入聖域。以道鳴。則未免與荀等列。孟子自明誠而之極致者也。問聖人而師之。雖得子思之正傳。而不問夫子之親授。其視顏曾爲難。卓然獨立于微言已絕。百家並起之際。守夫子之道。見于言行。無毫釐外馳。學而知之。造乎聖人之域。未有能先之者。子雲知足以知孟子之汗。退之謂孔子傳之孟軻。功不在禹下。信然。類之荀卿。福矣。吐辭爲經。舉足爲法。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孟子以之。非卿之所能及也。子雲思苦言艱。有見乎奧要。而自病其允蹈之未至。懸尾之屬于勇。益有美焉。至關塞路。欲自奮于勇果者。故其稱美之言云耳。退之排釋老不避死。故尊孟氏。竊有志焉。至于深見性命之本。子雲退之。若瞠乎其後矣。自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臣

孟子

荀楊韓不見性命之本。異乎孟子之論。後儒因謂孔子止言相近。子思謂之天命。皆不指言其善。自孟子指言而啓三子之異論。悲哉。何考之不詳。而不知孟子之心也。孔子之時。大道雖隱。而異端未熾。戰國之際。不勝異說矣。公都子之問性。無善無不善。有性善有性不善。可以爲善。可以爲不善。其說蓋起如此。則發明性善。孟子豈強爲之說哉。因其紛擾昏迷。乎善不善之際。故以一定之論。發醖雞之覆。明人之皆可以爲堯舜。使人爲可勉。而天理不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惟善不善混而不明。故明告之曰。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惟性命離而不合。故明告之曰。性有命焉。命有性焉。君子不謂性命自二論之。開明而易繁中。庸昭若日月。誠知萬善具于一性。舜跖同于一天。味色聲臭安佚。隨所寓而無求。仁義禮智。聖人率吾性而可至。尚復有雞鳴而爲利。大放而不求者邪。開明萬世之功。參于六經。豈若性惡善惡混。性有三品之說。反觀一心。尚如暗室者邪。趙岐謂孟子通五經。尤長于詩書。又謂大賢擬聖而作書。則象論語。取其旨意。合同者類而列之。尤未爲知孟子者。孟子願學孔子。乃在于聖之時。入卦始乾而終艮。乾之進退。存乎艮之行止。動靜時之謂也。故丁孔子不求苟同。亦不苟異。辭受去就。惟道是從。處若夫子之無可無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重

孟子

不可者。浩然之氣。是乃乾坤之事。直翁闢其學。蓋深得于易。擬議以成其變化者也。故言行之發醇乎醇。其仁義也。微乎微。其性命也。謂其通五經。尤長于詩書。是以文求之。而未知其意。以漢儒待孟子者也。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公孫丑。萬章之徒。相與記軻所言焉耳。退之此說。較諸趙岐。則象論語之言。見識殊矣。嘗以太史公書考。伐燕之問。乃在湣王。凡孟子之書。言齊王者。皆湣王也。其稱宣王。問取燕者。皆當為齊王。傳之誤也。宋之稱王。乃偃之自立。是皆亡國之君也。而孟子且為卿焉。為其大夫言焉。以勝之。禍小猶勉以為善國。豈非聖人之意。以人之性善。亡者。可有小者。可大而不忍絕人耶。孔孟伊周。同乎一心。故夏桀。衛靈公。齊湣王。宋偃。在所不棄。茲其所以為大也。說者譏孟子言湯武。異乎孔子宗周之意。是豈知聖人之時也哉。周衰而欲興之。本心也。周不能而望魯。魯不能而望齊。齊不能而望秦。秦不能而望楚。楚不能而望吳。吳不能而望越。也。詩曰。天命靡常。商士膚敏。裸將于京。天下乃天下之天下。豈一人之天下哉。七國各據千里。而王以塗炭其民。非有如湯武者。決鳴條牧野之戰。尚有倒載干戈之期。和湯武之師。不舉而乘。以力政得之。天下竝起而亡秦。漢假湯武之跡。而遂收之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孟子不忍斯民之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詩

孟子

禍而言。可謂驗矣。彼迂儒之言。何必病哉。本朝王安石尊孟子。以配孔子。而以財利變舊章。如人尊其祖父之象貌。而叛其訓者。司馬光惡安石可也。而作疑孟。至欲推楊雄以先之。雖不顯言其意如此。此如見子孫尊其祖先。而其術不善。併與祖先而疑之。是楚齊得失之論也。尊孟子如子雲。退之則可矣。而獨于性命之本。有所未達。程氏知孟子之大。而謂其未醇。則亦昧乎性善之說云耳。然則何以處孟子。曰。灼見乎性命之本。大醇乎仁義之說。學力之極。致聖人之正宗。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化。孟子曰。大化之之謂聖。若孟子者。學知而至乎覺。利行而至乎安。深造之道。而及乎取之左右逢其原。大不足以盡之。進乎化而猶可知者。歟。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孟

孟子

深悉其妙。而舉其綱。非讀書有得。不能為此言。其云程氏昧性善之云者。以定性書微與孟子不同也。王

易論

唐仲友

昔伏羲氏受河圖、法象天地、近取諸身、遠取諸物、觀鳥獸之文、土爰之宜、生著倚數、始畫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因而重之、爲六十四、炎黃堯舜、通變盡利、皆取諸卦、周官太卜有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楚左史倚相、能讀八索、蓋上世遺書、八卦之說、文王拘羑里、序卦、始乾坤、終未濟、分上下篇、繫辭焉、是謂周易、周公作爻辭、孔子作彖象繫辭、文言、序卦之屬、十篇、以黜八索、門人子夏爲之傳、周末時人子弟分散、更秦焚書、周易以下筮獲存、連山歸藏、惟藏策、古莫能知其真偽、曰高聖受易孔子、五傳至田何、漢興、易有數家之傳、何氏以卦爻象象與文言說卦等離爲十二篇、說者自爲章句、何授丁寬、後有施孟梁丘氏、列于學官、京房自言受易焦贛、贛言得之隱者、第述陰陽災異、別爲京氏學、嘗立復罷、費直傳易本皆古字、號古文易、無章句、專以彖象文言泰解卦爻、凡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劉向以中古文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无咎悔亡、惟費氏經與古文同、高相易亦無章句、傳說陰陽災異、自言出丁寬、二家止傳民間、後漢立施孟梁丘、京氏費高、未得立、陳元鄭眾皆傳費氏、馬融鄭康成荀爽、魏王肅王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易

易

弼各爲之傳、註弼註亦用卦爻彖象相雜之經、自是費氏大典、至西晉梁丘施高氏書、孟京氏有書、無師、江左諸儒、並傳王弼、弼不註繫辭以下、相承以晉韓康伯註續之、河洛諸祖、康成至隋王註盛行、鄭學遂微、唐詔孔穎達等撰正義、雖博採衆說、而主申王學、後李鼎祚以鄭王皆滯一偏、乃合康成以來三十餘家爲集解、終不顯行、國朝易家、大抵本王註、孔義、參以已說、彖數之學、始自陳搏、稍復派別、更相詆訾、學者罕傳、初漢楊雄擬易作太元、後儒復有洞極元包、皇極經世、潛虛之屬、雖參差不齊、皆易之支流、與苗裔、夫易道深矣、人更數聖、辭變象占、四者其焉去聖既遠、傳者其本真、漸散漸碎、學徒厭棄、所尚止辭而已、然易於六經、獨全天地之義、人事之變、萬物之理、蓋彰彰焉、雖說者各自名家、折衷於夫子、其是非不可誣矣、易之爲義、變易不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由其不易、故能變易、惟其變易、是以不易、道在太極之先、生生不窮、亘萬世而無弊、孰知其始、孰知其終、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萬物之所以爲萬物、一動一息、無非易者、今所謂易、特其書耳、書之未作、道未嘗損、書之既作、道未嘗加、道無加損、易何爲而作乎、聖人有憂乎斯世也、元氣運乎兩間、物得其偏、人得其全、故能參天地而用萬物、一性之中、此道具足、率性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易

易

而行。何往非易。然而氣運無積。稟受不齊。四端雖均。昏明
萬品。不可謂異。不可謂同。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後知
後覺。有資乎先。而命戶曉。勢而不給。易之作否。道無加損。
而見道者。有加損。故聖人不得已也。道者體常而盡變。最
夫可以與知。聖人有所不能。伏羲之憂患。雖不可得聞。至
于文王。姜里。周公。居東。孔子。歷聘。自古遭變。未有若三聖
人之深者。生知安行。猶曰不易。困已之困厄。念民之顛蒙。
日用飲食。尚有迷而不知者。易之不作。則洗心同患。其能
兩全乎。卽此以推伏羲之心。其可知矣。易道無窮。言意難
盡。聖作既久。世變愈多。伏羲之卦。其矣。猶有未論。孔子不
得不辭文王之前。品矣。猶有未論。周公不得不爻。周公之
爻。明矣。猶有未論。孔子不得不翼。十翼既作。易道大彰。賢
與不賢。識有大小。無非易者。講師傳註。各以所識發明。而
已。故知作易之本心。是爲學易之門戶。聖人之意。大槩明
變通之道。使天下避凶趨吉。歸于不易而已。凡易之言吉
凶者。曰如是而凶。如是而吉。不可得而違也。曰如是而吉
非曰不可以凶。反乎此則凶矣。曰如是而凶。非曰不可以
免。反乎此則可以免矣。故易本乎數。寓于象。以明乎道者
也。卦爲時。爻爲位。當是時。居是位。如是而吉。反之則凶。如
是而凶。反之則免。此則聖人開導萬世之端也。引而伸之。

觸類而長之。神而明之。默而成之。雖夫子不能以言。獨故
易有常典。而不可爲典要。在人而已。至於象數之奧。變通
之不一。未可悉數。具于別說。茲特舉其大綱耳。
寬通平微。中有妙義。可以窺尋。正位識

書論

唐仲友

書者古君臣胥訓告教誨之辭。皆其事之大。而書於策者。主於記言。掌在右史。孔子觀周。得四代之書。討論斷定。自堯迄秦。凡百篇。帝王之制備矣。中遭坑焚。道隱籍滅。漢興。伏生口傳二十九篇。古文出于孔壁。孔安國以隸古定并序五十九篇。引序各冠篇首。定五十八篇。號古文尚書。上之書府。受詔作傳。會坐蠱。不以問。諸儒所傳授。皆伏生書。由是有今文尚書之號。今文泰誓一書。河內女子所獻。言白魚流火之瑞。自董仲舒司馬遷相如皆信據之。伯問篇出張霸折合二十九篇。爲數十。又採左氏傳書序爲作首。金華東畧卷之七

多與孔異。又用字說。分析小文。儒者厭之。更好孔義。安石傳行數十年。寢以微息。而書不勝異說。漢儒見古文爲訓。傳止二十九篇。計在決科。安石傳行。孔義幾磨。士學經爲道。而趨時好類如此。夫書政事之記。雖文爾雅。要之上下相救。主于開論。據經文反覆之。坦然明白。雖傳注章句亡。闕孔學獨存。而書之大義畧可視矣。庶事萬幾。細大畢舉。固未可一言該。至於奉順天地。敬育民物。反身修德。任賢去邪。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者。帝王一轍。而君臣更相責望之意。大抵在是。以序文觀之。思過半矣。典謨訓教誓命。後儒益以征歌貢範非也。征誓也。歌範皆訓也。貢謨之屬也。六體備矣。古之君不敢自謂不能。而欲盡君道。古之臣不敢謂其君不能。而欲盡臣道。亦不敢愚其民。謂可智。能力使。而必欲其心悅而誠服也。故推其至誠之心。發于都俞吁咈。丁寧告戒之際。以相可否。以相始終。以相開益。以相保惠。無非大公至正之心。而無一毫之私意小智。夫是以上下相信相親。以爲唐虞夏商周之盛。雖有聖賢。時有汗隆。其道一也。從之則治。則安。則榮。違之則亂。則危。則辱。以陷于死亡。萬世之鑒戒著矣。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堯舜禹湯文武也。學而知之。利而行之。啓中宗高成康也。困而知之。勉強而行之。太甲穆王也。困而不知。反以極于危亡。

太康桀紂是也。始乎堯典終乎呂刑。書之義備矣。必繼以平王魯秦之書何也。王道之闕。聖人有望乎此也。平王之命。猶有周也。奈何其不自強也。費誓所以屏周也。奈何其子孫莫之繼也。秦誓悔力而反德也。奈何其不踐言也。齊晉霸矣。聖人無望焉。三書可王而不爲也。其國猶存焉。存三書以望乎三國而閔斯民也。聖人定書之意。尤勗於此。湯以亳。文王以豐。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周魯雖衰。未貶于百里。秦則過之矣。秦周之舊也。變德爲刃。易禮而刑。幾復而不能。文武之道墜矣。書於是乎終。見秦之猶可復乎。周而况他乎。帝王之道。於是乎不墜。故書之斷自唐虞者。易知而終乎。篇者不可不辨也。昔之言書者。有渾渾灑灑。灑灑之異文。之世變。固如此。然所爲言者不同。則辭亦異。爲聖賢言。易簡而溫厚。爲中材言。深切而丁寧。爲衆人言。懇惻而繁悉。觀其所爲言。以探其君臣之心術。其大公至正。一出乎至誠者。庶幾見之。至其政事之纖悉。道德之精微。一言之間。悉有深旨。未可以訓詁盡者。又在學者默而識之。孟子曰。欲爲君臣。皆法堯舜而已矣。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于王前。此書之綱也。

考據精核。統括大義。弘實明暢。鉅儒之文。阮實錄。

金華本 卷之七 論 聖 書

春秋論 唐仲友

古史各有名。魯史謂之春秋。孔子閔王室之衰。歷聘列國。不得伸其志。反乎魯而脩六經。脩其文以寓王法。不更其名。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也。頌息雅變。王詩降而爲風。平之末。隱之始也。絕望于平。託始于隱。故曰王者之述。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乘。楚檮杌。魯春秋。名不同。而其爲史一也。魯官書之爲史。孔子脩之爲經。寓王法焉。史所不能與也。故曰其事則齊威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凡春秋之大旨。不出於此。然夫子在匹夫之位。而操天子之權。慮深意遠。門人不能預。各以已意傳授。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知我春秋。罪我春秋。自夫子殞。距秦數百年。以口脫脫于焚滅。公羊。左氏。後出。劉歆好之。諸儒殺梁太之。至論石渠。乃立學官。左氏後出。劉歆好之。諸儒疾之如讎。陳范爭論。東都賈逵繼之。而左氏稍伸。至晉杜征南預爲集解。纂例以發明之。左氏稍彰。公羊之學。定于何休。范甯爲穀梁集解。謂三傳互有短長。唐孔穎達爲左氏正義。穀梁疏。楊士勛別作公羊疏。不著其名。或曰徐彥。至本朝。邢昺是正。三疏始行。蓋春秋之說五家。鄭氏。賈氏。漢三家並立。以迄於唐。至曠趙撫剛三家。不本所承。自是而後。春秋不勝異說。本朝孫明復始爲尊王發微。一以王

金華本 卷之七 論 聖 書

法繩之諸儒好之而春秋之法益密夫春秋紀事事實而後書法明三傳釋經借曰未可執一論至于載事左丘明爲實魯史齊人家人之與隣里其見聞固異也夫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當是時美刺形于詩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以至于大夫陪臣當是時詩亡而春秋作或書事之末而其端在數十年前或書事之本而其驗在數百年之後或本末具而閱前後數公之事若不通春秋之意首尾互見則執一語而斷以王法法則嚴矣其如春秋何春秋之意三傳未之或知况啖趙乎片言隻字必繩以王法其說甚美而聖人之意未必如是僅如金華東畧卷之七論春秋

而其效見于春秋之後若晉之三卿齊之陳氏左氏猶得而載焉公穀蔑如也其本末皆在春秋若蕭叔朝公終于楚子滅蕭作丘甲繼之作三軍舍中軍而季文子三思乃爲擅魯之計者悉据左氏而可見公穀外矣守三傳者如荀楊之言性撫剛三家者三品之說也謂左氏不得聖人之意吾無憾焉舍左氏而觀春秋無乃不知而作者乎學者據左氏之事實參春秋之本末其不在左氏者其前推之詩書周官其後參之司馬氏得其事實然後言聖人之意庶幾不至捕風捉影而繪畫鬼神之形相縱未得聖人本意觸類而長之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莫不有夫子之道焉君子焉不學而亦何嘗師之有西河先生曰孔子所修者簡書左氏所修者策書簡書載其綱策書載其詳然則春秋與左氏傳固相表裏者也左氏爲案春秋爲斷不易之論不是袒附丘明也王

性論

唐仲友

天下之易知者莫若性。難言者亦莫若性。性者生之質。人所受之於天者也。性不可見。而寓於心。隱於吾心。而求之。性豈難知哉。然性之端甚微。而其動則雜出於情欲之間。自其外而觀之。性與欲始不可辨。此言性之所以難也。昔者夫子嘗言性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嘗言性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又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二聖賢之言。固已較然明甚。故孟子祖述其意。專道性善。以曉天下。當時若告子者。屢為異論。終見絀於孟子。至荀卿乃有性惡之說。至楊雄乃有善惡混之說。至韓愈乃有上中下之說。孟荀楊韓皆大儒。而言各不同。後人莫敢輕議。而性益惑矣。吾於四子之說。竊獨有取於孟子。木之生也。有根。根有樗櫟。為舟為器。為弓為輪。之不同。而曲直之性。則一。水之流也。有河海。有行潦。為渾為治。為汙之不同。而潤下之性。則一。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智愚中人。因謂性有三品。則水木之性。復有幾品乎。此韓子之失也。炎上者火之性。屑諸屑臺之巔。可使趨下。就下者水之性。激之數仞之谷。可使在山。人性亦猶是也。今見人之有不善。遂以為善惡混。然則水火之性。亦上下混乎。此楊子之失也。

性論

卷之七

論

孟子

性論

性論

卷之七

論

孟子

性論

至於性惡之說。為害尤大。性本善也。而以為惡。善本誠也。而以為偽。然則朱象乃其本真。而堯舜出於矯飾耳。且世之言性惡者。皆以象藉口。吾觀象之行事。適足以見性之善。不知其為惡也。象之謨蓋舜也。往人舜官。舜在床琴。象曰。鬱陶思君。惓惓。鬱陶之思。以偽為也。惓惓之顏。以誠發也。欺形於言。愧見於色。象之本心。固知偽之不可為也。其性豈不善哉。使象而性惡。則欺舜之言。居之必安。何愧之有乎。易言天地之情。則於成言天地之道。則於恒。至言天地之心。必於復。蓋方羣陰剝陽。而至於六陰之用事。則天地之心。或幾乎隱。及一陽動於下。有來復之象。則天地之心。始可見矣。人之誘於物也。何異乎陰之剝陽。及其既然而復。亦一陽之復也。象之惓惓。蓋其復性之際。復則不妄。至誠之道也。善言性者。當於復觀之。不論理。不論氣。不論理氣分合。只就情之所發言之。原本孟子。益復敷暢其說。平徹正當。使人蕆心盡聞。齊孫驥識。

學論

唐仲友

爲學之道在於務實而專心。務實則可用。專心則有功。此學之大要也。畫地爲餅。無救於饑。紮三千。無益于寒。學而不務實。其無用亦猶是也。奕秋小數也。專心致志。而後有得。承蜩末技也。用志不分。乃斃于神。學而能專心。其有功亦猶是也。古之學者。用心貴乎至誠。不以好高自欺。操行貴乎篤實。不以立異駭俗。造道貴乎力行。不以空言惑衆。爲文貴於濟用。不以華藻相尚。用其長。不強其所劣。得於此。不慕其在彼。終其身而不倦。世其業而不易。是以學必可用。而用則有功。後之學者。其材未必如古人也。而欲爲古人不可到之事。凡世之所謂可貴可尚者。必欲兼取而盡爲之。其學荒唐而無統。其言夸誕而無當。其行詭譎而不情。其心矯僞而不慤。平居聽其議論。若無所不能。及措諸事業。每每不及古人萬分之一。此患起于好名而不專也。三代盛時。以德行道藝教民。以詩書禮樂造士。人皆自盡其材。以力於學。其大而爲聖人者。固已無所不通。其次爲賢爲士君子。亦各以其所能表見於世。下而瞽瞍。視史之流。皆世其業。雖至衰世。其子孫猶能守先王之典籍。各舉其職。見於答問之間。若卜偃知卑萬之後。晉和視晉侯之疾。史趙知絳老之年。祝鮀言三叔之分。皆後之賢士。

卷之七

論

美

學論

大夫有不能及。其他若卜丘父。史蘇。暨緩之流。發爲辭令。蔚然可觀者。又不可勝數。彼見於春秋。猶如此。而況於先王之盛時乎。吾夫子之設教也。門人弟子。或可使南面。或可使治賦。或可使爲宰。或可使與賓客言。皆至誠可用之學。列爲四科。若德行。若言語。若政事。若文學。皆得聖人之一體。終身守之。而不變。孔門之學。三代之學也。厥後學者。異於是矣。數萬之辭。五車之書。雕蟲篆刻。風雲月露之詞。骯髒不經。恢詭奇怪之說。並行於世。而學者之精神。耗於虛文。禮樂之制。軍旅之事。星氣律曆。河渠地理之學。射御卜筮。術數技藝之家。日失其業。而天下之治功。日不及古。求如春秋之人。已不可得。而況其他乎。雖然。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及古也。古之取士。必曰真賢實能。後世之取士。乃專以無用之虛文。古之用人。必曰度德定位。後世乃自百職。至于三公。使之更進而爲之。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是以浮僞之士。類以大學自居。實用之材。多以圓陋見笑。嗚呼。無惑乎後之學者。不如古也。布帛菽粟。實用之文。乃教時之良藥。阮敦輿學。必務實。乃爲有用。此不易之論也。世之好高務名者。當以此銘之座右。 奇孫曠獻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美

學論

道藝論

唐仲友

古之學者兼於藝，後之學者恥於藝。周官之教萬民以藝，養國子也以六藝。王官之官府，則官正教以藝。國子之遊，倅則諸子考其藝。子生則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八歲入小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而冠，始學禮。舞大夏，此其教之序也。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春誦夏絃，秋學禮，冬讀書。此其教之時也。古之學者，其兼於藝，可謂勤矣。後世不然，禮樂不素習，曰吾將求其義。射藝不屑為，曰吾將專於文。書數不求精，曰吾將志其大。見簠簋籩豆牲牢珪幣之陳，曰彼有司存焉。視鐘鼓管絃干戚羽毛之設，曰彼太師掌之。至於祝史射御醫卜百工之事，則曰彼皆執技以事上，出鄉不與士齒者也。此後世之士，所以耻于藝也。嗚呼，周公大聖人也，而曰多材多藝，孔子大聖人也，而曰執射執御，况下于周孔者，而可耻于藝乎？學者猥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行成而先，事成而後，吾當學德行而已，烏在其為大？藝是特知聖人之言，未知其所以言也。聖人之為是言，不欲學者之專於藝，而欲其兼於藝。不欲學者為藝之藝，而欲其為道之藝也。道散乎形氣之間，無乎不在。故六藝之中，各有道焉。先王之教，必曰道藝。蓋取乎有道之藝，而不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學

道藝

取乎非道之藝乎？嗚呼，吾不得見盛周之道藝，而尚得聞衰周之道藝。趙簡子問揖遜周族之禮，子太叔告以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景王將鑄無射，而為之大林。泠州鳩告以保樂受財之道，每射一人掩其目，如工尹商之仁。蓋與射者比，有如王良之正，反正為乏。伯宗以知豐舒之必大，蟲為蠱，醫和以知晉侯之疾，萬盈數也。卜偃知魏之必大，世數末也。史趙知陳之復封，此皆藝之近于道者也。若乃居喪而求羹器數典而忘其祖，知悼子在堂，而聞鐘聲，謫七札之微，則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于戰？憤羊羹之偏，則曰今日之御我為政，國用瓚之利，則曰不用吾言，鄭人將大此皆藝之反于道者也。學藝而反于道，誠小人也。學藝而近于道，不亦君子乎？顏淵之言曰：舜不窮其民，造父不窮其馬，孟子之言曰：智譬則巧也，聖譬則力也。窮御一藝，顏子以之得御民之道，孟子於此悟聖智之理。趙志於藝，果何所不在耶？夫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藝學者志夫子之言，以求顏孟之德，於道藝其庶幾乎？舍事功，輕六藝，備教日精，而日流于無用，此篇千古不刊之論，實深嘆焉。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學

道藝

釋老論

唐仲友

自道釋之說熾於中國。使吾人民不蓄田疇。不開財用。不足。甲兵不堅。土木無度。而奇巧之技。聚男女怨曠。而淫辟之罪多。其害比之百家。數十倍矣。然猶不足與之辨。所不可不論者。陷溺人心之甚也。天下有君子。有小人。有小人而道釋之說。皆有以中其欲。報應禍福。足以惑小人。趙陞解化。足以移中人。清淨寂滅。足以疑君子。小人曰。吾罪惡貫盈。飯僧可以免。吾孽戾山積。焚章可以禳。不惟可免。又可以致福。不惟可禳。又可以增算。吾何恤於爲惡。何憚于事釋老乎。中人曰。吾學釋而成。可以出入死生。吾學道而成。可以長生久視。與其洞濁世。處虛俗。孰若自在而遊樂國乎。與其同胡菌。友螻蛄。孰若蟬蛻而登蓬瀛乎。吾何爲而不從釋老也。至於君子。其識必異於衆人。則又曰。吾不取其教。而取其道。吾不觀其外。而觀其內。蓋其說深入乎性命死生之際。而周盡乎天地鬼神之理。頗與吾周易合。至於披析示人。則又優於儒書。吾學之可以直造其本源。而不勞于積習。此說一立。而道釋之害。牢不可破矣。嗚呼。自吾之教化不明。爲士者失其所學。小人中人。既不可以道理深責。而報應禍福。超塵解化之說。皆誕幻誑誘。不待攻而自破。至於君子。則吾道之所賴以傳天下。所視以爲

金華集

卷之七

論

聖

釋老

法也。乃惑于疑似。之。反。引。而。加。斷。聖。人。之。上。使。斯。民。從。之。蕩。然。而。莫。之。反。吁。可。悲。矣。性。命。生。死。之。理。知。之。審。者。不。言。而。好。言。者。不。知。者。也。聖。人。之。知。審。矣。是。以。不。必。多。言。道。釋。之。家。憐。憫。然。不。能。忘。懷。故。道。者。欲。不。死。釋。者。欲。無。生。其。實。皆。未。之。知。也。易。曰。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終。故。知。生。死。之。說。又。曰。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是。理。也。聖。人。之。言。道。釋。之。理。以。告。人。者。慮。學。者。之。不。能。無。惑。也。子。路。之。遇。難。也。結。纓。而。死。其。不。懼。若。此。非。不。足。語。道。也。問。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問。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夫。子。之。意。蓋。曰。事。人。所。以。事。神。知。生。所。以。知。死。不。欲。子。路。捨。其。常。行。而。他。求。也。曾。子。病。命。弟。子。啓。其。手。足。使。曾。元。起。而。易。質。子。張。病。名。申。詳。而。語。之。曰。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其。啓。手。足。言。全。而。歸。之。也。易。質。者。欲。正。而。養。焉。也。君。子。豈。必。壽。其。考。終。者。形。骸。也。小。人。豈。必。不。壽。其。漸。盡。者。精。神。也。二。子。平。日。之。言。易。嘗。一。語。若。道。釋。云。者。而。於。死。生。之。際。大。過。人。者。乃。如。此。蓋。其。所。得。不。離。乎。日。用。常。行。間。也。學。者。不。求。易。論。語。之。間。而。好。觀。道。釋。之。書。不。以。曾。子。子。張。爲。法。而。輕。受。愚。夫。之。誑。平。時。高。談。則。曰。吾。學。道。釋。有。所。悟。矣。及。遇。利。害。事。不。能。毫。釐。比。往。往。易。其。所。守。幾。不。能。自。立。于。世。乃。曰。吾。學。出。世。法。求。其。所。謂。死。而。不。以。者。噫。亦

金華集

卷之七

論

聖

釋老

惑矣。生死一理。晝夜一道。豈有不可於生前。而可於死後者。是誠可哀矣。然亦無足怪也。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道釋之學。皆剽儒書之餘。以文飾其說。不可謂無可觀也。故尤足以惑人。此道釋之甚害。而君子之所深惡也。昔孟子比楊墨以禽獸。為其似是而非。其流弊必至于於此。今道釋者。為已則一毫不拔。責人則摩頂放踵。是兼楊墨而為之。其為禽獸也大矣。後之君子。信吾說而守之。率天下而歸正道。斯民其少瘳乎。獸之食人。其少止乎。

以釋老為不可學。則可以其書為剽儒書而為之。則不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四

釋老

可。強詞枉人。自受大屈。毋乃釋子所云業報乎。王崇煥

以釋氏為必不可從。儒者衛道之心。有不得不然者。曠

井田綱領論上

唐仲友

井田之制。周禮畧存其大經。鄉遂都鄙。為法殊途。諸侯之大小不同。而內外輕重詳畧之法。與王畿相似。漢儒不加剖析。周公之制。遂以不彰。今別而言之。井田之綱。舉矣。王畿方千里。而各五百里。百里為都。二百里為甸。三百里為稍。四百里為縣。五百里為都。六鄉地居四同。在郊。六遂如鄉在甸。郊之餘地。以為場圃。宅田。賈田。士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甸之餘地。以為公邑。稍縣都以為采地。鄉遂王所自治。公邑之外。是為都鄙。先王制法。重內輕外。歸之大同。不憚小異。大司徒令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五

井田

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族。五族為師。五師為軍。上地家七人。可任也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也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也者。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然則鄉之授地。均以百畝。其出兵。均以一人。其無公田。不用丘乘取兵之法。明矣。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是六鄉之田。用夏貢法。孟子謂什一使自賦也。遂人治野。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都。五都為鄙。五鄙為縣。五縣為遂。居民出賦。大槩同於六鄉。所小異者。授地有田萊之差。而任民均於下劑。則家二人而已。六鄉地

狹人衆故因其地而等其人。大遂地廣人稀故輕其役而均其地。使地皆足以養人。人皆足以給使。則不同之同也。此段合鄉遂言出軍之法
鄉遂乘法成於族。鄉兵車一乘。馬四疋。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革車一乘。牛十二頭。卒二十五人。鄉遂各七萬五千人。攻守自副。爲兵車革車。合三千乘。故采芑言方叔率止其車三千。此鄉遂之兵制也。大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溝之。以其室數制之。不易之地。家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三百畝。小司徒乃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四甸爲縣。四縣爲都。夫九夫爲井。則其中爲公田。入家皆私百畝。同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聖

井田三

於成言革車。古文簡質。互相發明。類如此。設或甸無革車。不應言牛。成無兵車。則士十人。將安用哉。大司徒造都鄙。不易一易再易之地。畧與遂人上地中地地下地相倣。而都鄙無一畧者。廬在中田。則有室而已。不易百畝。而上地來五十畝。若不同者。周之制地。征其實九等。而互以三等見之。家百畝者。田上上菜五十畝者。田上下二百畝者。田中三百畝者。田下下。自百畝至三百畝。每一百五十畝爲差。九等通率相補。皆再易之地也。都鄙授田與六遂同。出兵不當六遂五之一。先王強幹弱枝。意在此。鄉遂出兵雖五倍丘。而牛人掌其兵車之牛。校人軍事物馬而頒之。質

金華文畧

卷之七

論

聖

井田三

通乎鄉遂都鄙貢助軍賦之異制則舉而措之天下無

矣此悅齊帝王經世之學井田廢後未見有如此說之明且盡者咸雪崖

井田綱領論下

唐仲友

理民之道地著爲本故必建步立畝正其經界六尺爲步步百爲畝畝百爲夫九夫爲井井方一里積而計之法備一同同方百里爲提封萬井山川洸斥城池邑居園圃衛路三分去一以定墾田辨其五物九等十二土壤之名物山林藪澤原陵淳鹵之地各以肥瘠多少爲差是謂度地六鄉自五家爲比積至萬二千五百家爲鄉六遂自鄉至遂如鄉之數都鄙自入家之井積至千有二十四井爲都凡民皆五畝之宅其半在邑曰室其半在田曰廬析因夷隄順四時以出入是謂居民鄉以上地中地下地辯可任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聖

井田正

之民遂以田甲安氓授地有田衆多寡之等都鄙制以室數而授地如遂載師任土之法宅田士田賈田官田牛田賞田牧田皆在農夫授田之外農之餘夫亦以口授田如此士工商家五口乃當農夫人民年二十授田六十歸田是謂授田遂人治野夫間有遂積至萬夫有川凡五匠人爲溝洫田首之遂積至同閭之洫凡四又有稻人掌稼下地豬防遂列洫之制尤詳是謂溝洫鄉遂用貢稅夫無公田取以司稼之敘法都鄙用助制公田不稅夫於所食四之一征其十二諸侯之地公食半侯伯三之一子男四之一載師自二十而一至二十而五大抵在授田之外是

謂稅銀六鄉家以一夫爲兵。四閭爲族。卒乘具焉。六遂亦如之。都鄙用兵乘之法。六十四井。而卒乘具千里。通率萬乘六軍。近取於鄉。而遠取焉。諸侯倣王國之制。大國三軍。取具郊遂。而通率千乘。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咸倣焉。是謂兵賦。鄉以地制。征家可任者三等。遂以下劑制。則均之家。二人。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美。唯田與追胥竭作。國之大事。致民。大故制餘子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豐年均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內禮則無力。政是謂力役。丘乘之馬牛車甲。備于民。鄉遂之馬牛車甲。出於官。牛田牧田皆在遠郊。鄉遂爲戎馬六千。而牛三之。

虎坊。嫌使之必報。一遇水旱。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年不順成。入蜡不通。以謹民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同民樂。普芟社稼。漉卜來歲。終則有始。以似以續。是謂祈報。民力有餘。更予之田。餘夫謂之疆。予田不耕者。使出三夫之粟。謂之屋粟。里布夫布。夫家之征。以愆無業。無牲無盛。無柳。不帛不衰。以耻不勉。是謂賞罰。歲不常豐。故有遺人掌委積。以待施惠。旅師聚餽。粟屋粟間粟。而用之力不常足。故有典餽利。唯轉移執事。新阡之至。使無征役。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是謂補助。中春教振旅。以蒐中夏教。芟舍以苗。中秋教治兵。以獮中冬教大閱。以狩。皆於農隙。因人之欲。勸作以習。事教之生。作進退趨走擊刺之節。流示之禽。以觀其不犯命。私縱獻。耕以明其分。守頒。獲隆諸長。以達其弟。順其在諸侯。連率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載大簡車徒。是謂治兵。比以相保。闕以相受。族黨以相葬。相救。州鄉以相賙。相實。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道路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是謂厚俗。里有序。而鄉有庠。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使民以暇。日脩其德。行道藝。自閏以上。月書時考。歲終進退。司諫司救。巡問觀察。以強其進。而救其過。又使諸侯立學。以教訓其民。是謂育材。三年大比。別異其賢能。賓以鄉飲。獻書於

王遂亦與。如鄉之制。諸侯歲貢其秀異。王以射擇其能。否出長入治。於是乎取之。是謂賢。凡先王亦以富庶斯民而加之教。至於王德流洽。禮樂明備。皆由井田出。故總其大要如此。

條曰。榮然一覽。可識其大。豈尋常記誦之學。可擬其萬一哉。

宋潛溪曰。唐悅齋先生。天分絕人。書經目輒成誦。遂以學行名天下。蘇平仲曰。乾道淳熙間。東萊呂公與仲友唐公。皆以儒術爲寶。發冠而唐所著。過于東萊。見有六經解。九經發微。十七史廣義。帝王經世圖譜。天官地理。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聖

井田

禮樂刑法陰陽上諸考辨。以及乾道秘府羣書新錄。合不下八百餘卷。因爲朱子所排。其書皆漸滅不存。吳正傳作敬鄉錄。金華守趙鶴作文統。人與文皆不載。童廷式作文獻錄。其人而畧其文。吳賜如作養書。因事錄其文而不詳。向微阮公霞嶼特識錄其文于文徵。卽今之二十篇。亦例付秦火矣。考之朱子本傳。唐仲友知台州。與時相王淮同里姻家。遷江西提刑。未行。朱子以使節行部。得其奸贓。僞造楮幣等事。劾之。凡萬言。而以濫狎嚴棄爲首。嚴棄者。天台營妓也。兼善諸儒。頗通文史。仲友守台日。酒次。命賦紅白桃花。不構思而辭成。曰。道。

是梨花不是。道是杏花不是。白白與紅紅。別是東風情味。曾記曾記。人在武陵微醉。仲友賞之。雙蝶。旣被劫。備受筮楚。一語不及唐。獄吏曰。罪止於杖。何不早承。徒受苦爲。藥曰。身爲賤伎。卽與太守有淫罪。不至死。然是非真偽。豈可妄言。以汙君子。寧死不可誣也。于是再痛杖之。仍繫獄。委頓幾死。未幾。岳霖高卿代朱子爲憲。因賀朔。憐其無辜。命以詞自陳。藥口占曰。不是愛風塵。似被前緣誤。花落花開。自有時。總賴東君主去也。終須去住也。如何住。若得山花插滿頭。莫問奴歸處。卽日判令從良。時有宗室納爲小婦。宋元野史俱載其事。據此則仲

金華文集

卷之七

論

聖

井田

友狎妓事。亦未必真矣。見宋時士大夫。以携妓飲酒爲常。卽嶽嶽風裁。如胡邦衡尚不免。朱子或別有惡于仲友。而特假諸此乎。周密齊東野語畧云。仲友平時恃才。輕侮晦菴。而陳同甫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往見朱文公。問近日小唐云何。答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子銜之。遂以部內有冤獄。乞再巡按。旣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次官。乃焚唐罪具奏。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奏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據此則朱子與唐毋乃以理學異同。過持門戶。激成此事。草間陸伏之。

夫學行不足為時輕重。悅齊之事。載之國史。通差千古。豈能憑藉牙頰。誅其幾垢。借幸其文尚在。景濂平仲一代大儒。地近時邇。言必有徵。聊敘其畧。以俟爾爾君子云。崇炳識。

金華文畧卷之八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論

兵法奇正論

陳亮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計里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拔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闕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固。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常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疎。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颶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雁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間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

爲能制之。唯天下奇才爲能用之。昔者李靖蓋天下之奇才也。平突厥以奇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奇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論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奇。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謝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法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響應。一戰而泉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特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乘水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襲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爲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兵歟。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爲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

金華水畧

卷之八

論

二

兵法

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于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爲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以料敵爲諱。兵入陣五花無不曉暢。阮震興

金華水畧

卷之八

論

三

兵法

韓信論

陳亮

英雄之士常以多算勝少算而未嘗幸人之無算也。敵人無算。凡天下之有算者。類能勝之。豈惟英雄哉。故夫以英雄之才而臨無算之敵。俛首而取之。曾不足以關其思慮。而奇謀至計。無所自發。此非英雄之所幸爲也。至若敵人。去已不遠。籌算時出。其勢足以迫我。吾居其間。隨機而應。之窮之而愈知。贊之而愈新。愈出愈奇。而沛然常若有餘。天下始知英雄之爲不可當矣。且夫天下必有好強不可制之敵。而後天使英雄之士出佐其君。以制天下之變。以息天下之爭。使敵無算。則進少有算。則遂逡巡而不敢前。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四

韓信

則是負勝之數。未可測。而天下之患。未可息也。是何足以辱英雄之名哉。天之所生。必不如是也。夫項氏之患。出尤以來所未有也。故韓信出佐高祖。而劫制之。彼其所以謀項氏者。可謂盡矣。不以其兵與之。角而欲先下諸國。以孤其勢。故一舉而定三秦。再舉而口魏豹。三舉而擒夏說。適欲引兵遂下井陘。李左車說趙將陳餘曰。韓信乘勝遠圖。其鋒不可當。趙地阻險。頗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信必成擒矣。餘不能用。信乃一舉而破趙。世之議者。皆曰。使左車之策遂行。則信必不敢下井陘。下則必爲所擒矣。嗟夫。此何待信之薄哉。

信而非英雄。則可。若英雄也。則計必不出此矣。且趙不破。

則燕不服。燕不服。則齊未可平。齊未可平。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信之用兵。古今一人而已。今屈於左車之計。而不能決劉項之雌雄。斯亦何取於信哉。故吾謂左車之策。行則信亦下井陘。趙亦破。餘亦擒。左車亦就縛。請遂籌之。夫善用兵者。不內人於死地。今餘兵當其前。左車之兵。絕其後。進退不可。可謂死地矣。內人於死地。而求人之不出。奇謀智者。固如是乎。且信之精兵。已詣滎陽。而所存者。皆非素拊循之兵也。持是兵而與人戰。猶將自置之死地。以決死闘。而况敵內吾於死地。吾何憚而不敢入哉。吾以是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五

韓信

知信之必下也。餘嘗言信兵雖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則知餘兵雖號數十萬。其實不過十萬也。今分三萬以與左車。則餘所統者。不過六七萬耳。吾既下井陘。因留數千人扼險。以爲後拒。以防左車之奇兵。迺引兵壓趙壘。而陣彼必不肯戰。迺命挑關。彼又不肯戰。迺使辱之。彼必又不肯戰。何者。左車亦嘗教之也。遲之一二日。密遣數千人。間往伏險。戒之曰。望趙軍出而逐我。即起據其壁。擊其背。處分既定。乃使人巡軍大呼曰。賊兵斷後。不如急歸。乃引兵而反。彼必謂吾計已窮。士氣已沮。而又知左車奇兵實已斷後。彼使吾腹背受敵。始可全勝。此雖智者。亦必舉軍逐我。

而況餘食得忘失之心。雖然其未已乎。彼既舉兵逐我。勢將相迫。迺鼓噪反兵。而戰兵在死地。人人死闘。而吾之伏兵。又起據其壁。擊其背。彼腹背俱受敵。反不知所以爲禦者矣。餘固可以一舉而擒也。餘既擒。則左車三萬之兵。可以傳呼而潰矣。孰謂左車之計。果能沮信之兵乎。且夫斷後之兵。古之智將。固嘗以是而勝也。然其勝。嘗出於敵人之不意。今左車之計。未行。而信已覘知之。此雖有天下之至計。猶得預爲之備。而況左車之計乎。且善謀者。鬼神不能窺。使敵人得窺之。則不得爲善謀矣。推此言之。左車之計。可知矣。雖然。是計也。雖非天下之至計。亦一時之良策。

後漢書

卷之八

論

六

也。惟信而後可以當之。他人則愕然不敢進矣。計左車之爲人。亦足以爲軍中之謀主。信欲就之以決疑。所以虛心委已。而問之。豈真以爲嚮者之計。足以擒我哉。司馬遷班固不達兵機。以爲信然。迺記於傳曰。廣武君策不用。信使人間視知之。乃敢引兵遂下。從遷固之言。則信特幸人之難算者爾。彼豈知廣武君之策用。而信亦敢下兵哉。此殆可與曉機者道也。昔者曹操伐張繡。而劉表斷其後。操隨機應之。卒敗繡表。夫繡不下於餘表。表不下於左車。而操之用兵。特信之流亞也。以信之流亞。猶能敗繡表。信獨不能被餘左車乎。從是觀之。則吾之說有不妄者矣。

深于兵者之言 阮震

後漢書

卷之八

論

七

所貴乎謀夫策士者。爲其能審料敵情。以釋人君之憂也。夫大各有心。對面相鄰。莫能相測。敵人遠在數千里。而欲察其情。揣其計之所出。此非智者不能爲也。方敵人勃然而起。人君四顧惶惑。茫然未知所措。有一人焉。奮身而出。肯之設爲定計。使中敵人之所爲。曉然如目見其事。而言之者。使人君得先爲之規畫處置。而竊者之憂。一旦釋然。此謀夫策士所以爲可貴也。然而人君賞之天下。推之後世。又從而信伏之。畏其審料之明。而不敢議其言之當否。故言雖或過。而亦無復有辨之者矣。昔者黥布之背漢也。

高帝深憂之。薛公爲三策以料布。而謂布必出於下策。已而果然。此其智益山人數等矣。然而吾觀之。薛公謂布出下策。則漢無事。信矣。至言出上策。則山東非漢有。出中策。則勝負未可知。其言不亦過乎。吾之意則曰。布出下策。則不足敗。出中策。亦敗。出上策。亦敗。何以言之。古之所謂英雄者。非以其雄智勇。據形勢如斯而已也。此二者。特英雄之末事。而仗大義以從天人之望者。乃英雄之所由起也。苟天命人心。已有所歸。而者乃機袂而起於干戈紛擾之後。用下策上。舉逆犯順。其名曰盜。雖欲耀智勇。據形勢。而借英雄之義。其能濟乎。故凡薛公之上中二策。皆英雄之

資也。英雄用之。則可。布用之。則所以速其亡耳。請達籌之上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齊與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夫吳在布後。楚在布左。以力取之。則誠易也。復竭力以并齊。魯。則其力疲矣。而民心附漢。未必爲其用也。力取者猶然。而欲傳檄燕趙。能保其必降乎。縱使其迫於勢而降。而民心抑又可知矣。漢苟遣一信臣。若周勃之徒。持節往慰諭之。則燕趙必復爲漢用。因命勃率燕趙之兵。以收齊魯。而帝親率關隴韓魏之兵。以與布角。布力已疲。必敗。布敗。則吳楚可不戰而復也。吾以是籌之。布出上策。亦敗也。中策曰。東取吳。西取楚。并韓與魏。據敖倉之粟。塞成臯之

口。大韓魏天下之中也。關隴在其西。齊楚在其東。燕趙在其北。得韓魏而未得齊魯燕趙。雖欲據敖倉。塞成臯。顧亦何用哉。漢苟遣一二能將。若曹滕之徒。率燕趙齊魯之兵。合擊其背。彼必反兵自救。帝因以關隴蜀漢之兵。而夾擊之。則布亦何足敗哉。吾以是籌之。布出中策。亦敗也。薛公者。明於料敵。而不明於上下之分。逆順之理。故以英雄之資。設爲布之三策。而不自知其言之過也。或曰。司馬懿之料公孫淵。石勒之料劉曜。于謹之料蕭繹。果何如哉。曰。懿以棄城預走爲淵之上計。謹以席捲渡江爲繹之上計。皆所以明其甚不足畏也。不足畏之敵。彼料之既得矣。雖勿

論可也。至勒之策。則有足言者矣。曜圍洛陽。勒將往救。因料之曰。曜盛兵成阜。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夫率兵以攻人。頓於堅城之下。數月不能拔。士氣已沮。一旦強援奄至。不能扼險以拒之。則腹背受敵。不敗何待。成阜關天下之大險也。使曜能留萬人以圍洛陽。而身率勁兵以扼成阜。則勒必不敢進。進則乘高而擊之。勝之必矣。勒既不獲進。則洛陽失援。曜因得優游而坐取之。此所以爲上計也。若其沮洛水。則勒亦未能進。然而勒可設爲疑兵。則潛兵已渡。曜能應之。則勝不能則敗。此所以爲中計也。故吾嘗謂曜出上計。則洛陽非勒有。出中

金華本署 卷之八 論 十 薛金

計則勝負未可知。施之布。則薛公之言過矣。

大勢大義。不論攻圍劫殺小策算固知英雄所見者大。阮霞嶼

光武論 陳亮

自古中興之盛。無出于光武矣。奮寡而擊衆。舉弱而覆強。起身徒步之中。甫十餘年。大業以濟。算計見效。光乎周室。此雖天命。抑亦人謀乎。何則。有一定之畧。然後有一定之功。畧者。不可以倉卒制。而功者。不可以僥倖成也。畧以倉卒制。其畧不可久。功以僥倖成。其功不可繼。犯此二患。雖運奇奮闘。所當者破。而旋得旋失。將以濟中興難矣。人有當言是是。敵明。遇敵勇。豁達大度。善御諸將。其中興也。固宜。吾則曰。此時光武中興之一術也。使其中興止在於此。則是其功有時而窮也。西都之末。莽益神器。羣雄並起。

金華本署 卷之八 論 十 光武

相與圖之。光武因思漢之民舉大義之師。發迹昆陽。遂破尋邑。百戰以有天下。彼其取亂誅暴。或先或後。未嘗無一定之畧也。何以明之。光武自昆陽之勝。持節河北。鎮慰郡縣。破王郎。擊銅馬。收復故地。凡所以經營河北。而取河內爲之根本也。河北平。河內服。自常情觀之。當此之時。更始闇弱。可以西取關輔。疾據其地。俯首東瞰。以制天下。光武乃身徇燕趙。止命鄧禹乘虛西征。其意豈以燕趙爲可急。而關輔爲可後哉。吾嘗籌之。關輔雖形勝之地。而隄置在關西。公孫述據巴蜀。赤眉羣盜據起山東。豈猶虎狼之族。穴也有物。以阻其穴。則彼不暇。勝不然。將何所憚。赤眉

猶畏蛇之螫也。以物而肆其螫。則其毒無餘。不然。將何所不至。光武之未取關輔。所以阻其毒。使之穴而肆。赤眉之螫也。故且身狗燕趙。使之速定。則自河以北。民心已一。而吾之根本固矣。及赤眉破長安。志滿氣溢。兵鋒已挫。而鄧禹得乘機以并關中。馮異繼之。遂破赤眉。而長安平。洛陽固。而耿弇且定齊矣。當此之時。天下畧平。關輔雖有覬覦之心。而不得復騁。光武定都洛陽。命將討置平遠。而天下遂一矣。此其有一定之畧。而後有一定之功也。使燕趙未平。而光武西取關輔。則遂與關輔連為敵。而赤眉無所騁其鋒矣。與關輔連為敵。則欲狗燕趙。而彼乘其虛。赤眉無所騁其鋒矣。其畧之入。論。主。光武三

封其渠帥降者。未安將有他變。此何異于沙上之謀乎。光武勅使歸營。單騎按行。示以赤心。而降者悉服。不必封雍齒。而後諸將安也。馮異鎮關中人。或言其威權太重。恐有異志。此何異於蕭何之事乎。光武不信言者。而以其章示異。異惶恐。稱謝。復賜詔慰諭。信任愈篤。不必繫諸獄。而後明其無他也。且使後世人君。用此術以成功者多矣。吾始讀高帝之書。至此未嘗不切疑其計之過。而未有所處。及得光武一術。則欣然而笑曰。天下之事。未嘗無奇術。而人不能發之。光武發高帝之所未能為。而中興之功。遠過古人者。雖天命抑人謀也。其畧之入。論。主。光武三

七制論

陳亮

或問曰。文中子稱七制之主。有大功。而不言其德者何也。
曰。考論人物。要常循其常變而觀之。不可以一律例也。評
後世之人物。一繩以帝王之盛德。則自秦漢以下。殆無全
人矣。寒暑之推移。天不能以常春。晦明之遞遷。日不能以
常晝。時乎皆唐虞三代也。君心退藏於道德之密。民俗優
游於德化之中。固不容專以功名也。奈之何秦人挈宇宙
而鼎鑊之。生民之無聊甚矣。常是時也。苟有君人出而拯
之水火之中。措之衽席之上。而子子孫孫。遞遞相承。又皆
有以覆護培植之。使其父子兄弟。得以相保相安於閭里
之間。若是而猶曰無功。可不可耶。若是而猶欲辨其德而
掩其功。是亦不恕而已矣。吾嘗考古今之變。斯民之不幸。
莫秦若也。長城築。阿房築。怨左。窮右。獲。前。衍。後。揚。蓋容
身而無所也。高皇代虐。以寬。易暴。以公。除苛解。燒。剔。荒。濯。
穢。向之桎梏者。今俄而枕簟矣。向之榜腹者。今俄而飽粥
矣。向之死囚者。今俄而骨肉矣。此其功直與天地等矣。加
以文帝以仁柔而循之。武帝以經術而治之。宣帝以紀綱
而正之。雖中更新室之變。而民心終依依不忍離漢者。不
可謂其功之細也。羣盜蠲典。三精懸塞。吾赤子復罹荼毒
之苦。光皇煙赤帝之灰而復燃之。擾民於濁漳之中。而飲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古

七制

以清冷之水。斯民復知有漢矣。繼以明帝之政。平訟理章。
帝之寬大長者。而漢祚遂壽於四百年之永。雖以奸雄之
操。睚眦漢鼎。終垂涎而不敢挈者。民之戴漢舊矣。君子攷
論漢家之治。謂非七制之功可乎。然仲淹終不敢許七制
以德而止於功者。其意微矣。古者帝王。其於治心。修性之
學。蓋深講而詳究之。故其措於治者。醇白無疵。則其於德
無愧矣。乃若高皇之不學。固於德不據焉。武帝之僞。宣帝
之刻。光武明帝之察察。皆於德不足焉。惟文帝章帝之寬
僅足以言德。而一則不能容手足之愛。一則不能禁奸臣
之橫。無乃功有餘而德不足焉。仲淹取其長。畧其所短。
而奚其暇責之。今蓋憫大世俗之變。而道德之日以薄者。
如此也。況乎仲淹之牛。值李唐之末。興念民生之憔悴。未
有甚於斯時也。故其著書。深有取於漢之七制。若有慨慕
不足之意。向使仲淹生於唐虞三代之時。豈復知有七制
之功也哉。吁。燭火遇夜而有功。枯樁遇旱而有功。七制遇
暴秦而有功。仲淹方頌其功。而悼其時之已非古。故未暇
辨其德而貶其德之不如古。吁。攷仲淹之論。可謂忠厚之
至。究仲淹之心。其亦有憾也夫。

君道必堯臣道必舜。堯舜第一等事。人做便同自棄。
然纘落第二等事。便不做。則生民何賴。同甫之揚七制。
卽孔子仁管仲之意。未可輕議。是也。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古

七制

原夫未判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易者未見氣者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氣形質而未相離乃謂之混沌混沌者言萬化相混泡而未始相離也混泡已分乃開天地天地既判而生兩儀輕清浮而為天重濁凝而為地天形如彈丸半覆地上半隱地下其勢斜倚故天行健北高故極出地三十六度南下故極入地三十六度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晝則自左而向右夜則自右而復左天依形故運行太虛沖漠之際而無停地附氣故東於勁風旋轉之中而

金華文舉

卷之八

論

天

地

不堅氣積於陽而其精外明者謂之日氣積於陰而其魄含景者謂之月體生於地精浮於天者謂之星五行之精是謂五緯列居錯峙各有所受於日光故字從日生經星則麗天而左行七政則遠天而右繞譬諸蟻行磨上磨左旋而蟻右行磨疾而蟻遲故不得不隨磨而俱左焉日經千里晝夜所經謂之一度仲夏驟東井而去極近則晝長而夜短仲冬驟南斗而去極遠則晝短而夜長日臨於卯酉房星昴宿則跨赤道月如銀丸受日之光其魄常滿向日處一半常光既望之夕月與日相對人處中間乃見其全日在其後自下而視故但見如一卦及去日漸遠則斜照而光漸滿亦猶日初出時人不視之則大及既日初而中仰視之則小非日月之不同乃視之有異耳

金華文舉

卷之八

論

七

天

涼日中而熱乃天道下濟而日則利於下故也夏而炎蓋陽氣所熏冬而寒乃陰氣所薄爾月在天上日在地下地形小日光從四面倒射故月滿月魄承日故明為所蔽如鏡中有微翳乃為地形所掩也月有晦虛故陰為所射而日食變掩或有深淺則為分類日有暗虛故陰為所射而月食其光陰盛元陽也雖陽終勝陰然陰者承順則不至相蔽日之行也舒晝夜行一度月之行也疾晝夜行十二度日月所會是謂朔如日月同度謂之合朔一歲凡十二數方會則月魄復掩而為朔矣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已會則月魄復掩而為朔矣日盈而月縮則後中而朔月盈而日縮則先中而朔不及日二十九日牛強蓋半日之外又增二十九分合為四百九十九日牛強蓋半日之外牛強言之正當三十日午正則已過其日中分故後中而朔也

轉益緩而氣濁。一降一升相推而成寒暑。秋冬之交。陰極生陽。則陰際於天而生寒。陽復在地而上浮。故天轉益急。而氣清。日行三百六十度而成歲。餘度之未周者為五日之強。在天為度。在曆為日。月行二十九日半而及於日。其不足者六日弱。以不足乘其有餘。歲得十一日。積而成月。則置閏。閏者。月中之氣在朔三歲一閏。五歲再閏。十有九年而為閏七。是謂一章。則餘分盡矣。晝夜百刻。而辰周十二。故以八刻二十八分為一時。初初刻十分初一至初十分正一至正積六十分成晝夜。五日為候。三候為氣。六氣為時。四時為年。而天地備矣。天地相去八萬四千里。冲

金華本

卷之八

論

太

天

和之氣在其中。天四萬二千里。已上為陽位。四萬二千里已下為陰位。肅肅出乎天。則天雖為陽。而肅肅之陰出焉。赫赫發乎地。則地雖為陰。而赫赫之陽發焉。五日之謂候。三候謂之氣。六氣謂之時。四時之謂歲。冬至之候。陽發於地。一氣上昇七千里。至六氣則四萬二千里。而陽至陽位。故其氣溫為春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陽極陽位。故其氣熱為夏至之節也。夏至之候。陰出於天。一氣下降七千里。至六氣下降四萬二千里。而陰至陰位。故其氣涼為秋分之節也。又六氣而陰極陰位。故其氣寒。而為冬至之節也。天地之所以能長能久者。以其陽中有陰。下降極而生陽。陰

中有陽。上升極而生陰。二者交通。合為太和。相因而為氣。相盪而為風。以此施生化之功。此變化之所以兆也。乾道變化。二氣流行。氣之摯斂而有質者為陰。舒散而有氣者為陽。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激搏而為雷。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為風。陽與陰夾持。則磨軋有光。而為電。與陽在內者相應。故電能收雷。雷已震。陽氣正升。為陰氣所乘。則相持而為雨。陰與陽得助。其蜚騰。則飄颻而為雲。和氣散則為雨露霜雪。不和而散。則為戾氣。霾。黃沙也。陰氣散也。雨遇寒而凝為雪。陰于於陽。而氣薄。不能散。得風而烈。則為雪。六出陰數也。陰于於陽。而氣薄。不能以掩日。則虹見。陽伏於陰。而氣結。不能以自收。則雹降。月

金華本

卷之八

論

尤

天

星布氣陰威之則肅。而為霜。陽威之則液。而為露。上寒而下溫。則霜不殺物。上溫而下寒。則雨而不冰。風不宜溫而溫。則雨凝而為雪。陽縱而陰翕之也。雷不當出而出。則雪發交擊。陽發而陰乘之也。將雨則氣溢而礎潤。既雨則氣散而土濡。然自天地剖判以來。裨海環之。中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北景在齊州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天竺在中國之西。故啟東牖以迎陽。溫清地當異維。日初極熱而午乃溫。骨刺幹痺在北際。羊羴適熱而日已復出。五臺六月山蒸。陰雪。故曰冰天象臺。滅際。壁虎納涼。故曰炎海。泰山有日觀。雞鳴而日已昇。

把髮處。接九梯而氣架燠。此地高深然也。東海入於無際。水流之勢斯低。讀者謂其近尾闕之洩。天南風氣所宜。與極北每相類。識者謂其回北而為南。此地之限極然也。夫日之所顯中於中土。故天地冲和之氣。悉萃諸華。而有衣冠仁義禮樂之風。殊方水土之精。益於尤物。不過沈沙樓。陸瑛異之產。蓋氣偏也。彼窮荒遠徼。如日本。如流沙。如懸度。此其地多熱。如雪山。如漏天。如盧龍。此其地多寒。皆日月所偏照。梯航所罕通。浸不與中國類。亦氣中之窮也。南北為經。東西為緯。山為積德。川為積刑。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谿谷為牝。蟬蛤龜珠。與日月而盛虛。月

其數。時多西風。夏遊過南。故日在其北。冬遊過北。故日在其南。人處坤載。如木負舟。視星漢回移。或升或降。莫知覺矣。陽陷於陰。故能開而受以爲水。坎中漸故。陽附於陰。故直而施以爲火。離中虛。故天一陽數也。而水生焉。故巽於天一。無非水也。地二陰數也。而火生焉。故應於坎二。無非火也。蒸而在天爲雲雨。湛而在地爲淵泉。求於石則擊之光。發求於木則鑽之烟。飛天地初分。只有水火。水便是地。火便是日星也。土之所附。其氣融結。則峙而爲山。水之所趨。其勢蓄洩。則流而爲川。山氣暮合而爲嵐。水氣初降而爲霧。地勢峻極。起自西北。故崑崙乘地之高而東。驅天傾西北。非也。乃地勢高近。兩山據地之中。而南。兩山並驅其中。必有水。兩水夾行其中。必有山。水流東極。氣虛而散。如沃焦釜。無有遺餘。往者既消。來者復息。水流東極。其應於月者。爲朔。蓋日爲陽。精陰之所依。月爲陰。靈潮之所附。朔望之際。月近於日。故月行疾而朔應大。朔望之後。月遠於日。故月行遲而朔應小。春爲陽中。陰生於午。而晝潮大。而陽感也。秋爲陰中。陽生於子。而夜潮大。而陰應也。一晝一夜。而再至。亦猶歲之春秋。而月之朔望云耳。此天地之至數也。若夫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凝體於造化之初。二氣交感。化生萬物。流形於造化之後。靈於萬物者。爲人。散

於動植者爲物。天一生水。在人爲精。地二生火。在人爲神。天三生木。在人爲魂。地四生金。在人爲魄。天五生土。在人爲體。受精於陰。其聚而能靈者魂也。故魂常附魄。如日光之加月。質受氣於陽。其散而能神者魄也。故魄常檢魂。如月質之受日光。頭圓象天。足方象地。噓而溫者陽也。吸而涼者陰也。陽氣自左而循右。猶天道尚左而衆星左旋也。陰氣自右而終左。猶地道尚右而瓜匏右繫也。忍冬右繫紐。柘指所受之性。雖不相遠。然偏於木者。常多惻隱之心。其異也。所抑而不達。水火亦然。易之生人。及萬物鳥獸昆蟲。各有奇偶。氣分不同。而凡人莫知其情。惟達道德者能原其本。天一地二。人三。三如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故十。故人十月而生。奇數日數十。從甲至癸也。八九七十。二偶。日從奇。奇至辰。辰爲月。月主馬。故馬十二月而生。偶數十二。從子至亥。七九六十三。三主斗。斗主狗。故狗三月而生。六九五十四。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時五九四十五。五爲音。音主猿。故猿五月而生。音不遇五。四九三十六。六爲律。律主鹿。故鹿六月而生。三九二十七。爲星星。主虎。故虎七月而生。星二十八宿。爲四方。二九一十八。八主風。風爲蟲。故蟲八月而生。星之數盡于八。凡其餘各從其類矣。鳥魚生陰而屬陽。故皆卵生。魚游於水。鳥游

於雲。故立冬則燕雀入海。化爲蛤。食而不飲。蟬飲而不食。蟬不飲不食。萬物之所以不同。介鱗者。夏食而冬蟄。介甲。鼈吞者。入竅而卵生。鳥屬。鰓鰻者。九竅而胎生。人及獸。四足者。無羽翼。鱗角者。無上齒。無角。無前齒者。皆無角。無陰者。脂。膏者。不屬而脂。羊屬。無。豕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是以至陰主化。此其然也。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爲之長。毛蟲三百有六十。而麟爲之長。甲蟲三百有六十。而龜爲之長。鱗蟲三百有六十。而龍爲之長。倮蟲三百有六十。而人爲之長。此乾坤之美也。故太平之人。仁。東至。丹穴之人。智。日爲丹穴。戴太蒙之人。信。日沒空同之人。武。北戴斗。同。陸上之人。剛。弱上之人。肥。陸上之人。大。沙土之人。細。息土之人。美。耗土之人。醜。輕土之人。多利。重土之人。多運。清水音小。濁水音大。湍水人輕。遲水人重。山氣多男。澤氣多女。石氣多力。暑氣多天。寒氣多壽。陵氣多貪。行氣多仁。惟生乎齊州。乃中國。稟太和五性。全備爲無虧人之一身。分配五行。而造化之理具焉。五行一陰陽也。人誠有之物。亦宜然。故鳥飛魚躍。性之適也。鳴也。食也。躍也。行也。息也。翔也。蟄也。動皆一性也。蜂分蟻爭。義之似也。雞知將旦。鶴知夜半。不類信乎。人狎鷗而機忘。犬吠屠而機露。不類智乎。虎嘯而風生。龍吟而雲起。將雨而魚賡。將風而鵲下。不類感應乎。

燕知戊巳虎知破衝巢居知風穴居知雨不類幾先乎太
山精類穴居虎豹變屈而求伸彼斷而求活不類自全乎
彼尾可以為人所逐知欲其尾斷尾而蟻蟻之君臣
寓猶錦雞自斷其尾斷自扶其脾以避死
鴻雁之兄弟出乎類也烏鵲之知愛豺獾之有祭反其本
也毛羽飛行之類故屬陽鱗介蟄伏之類故屬陰兔為陰
獸故尾短雉為陽禽故尾長乾鵲知來而不知往故曰乾
知人憂喜之情於未來能結巢知人狸狸知往而不知來狸
於人見之地不免有採取之患狸狸知往而不知來狸
言欲捕之先置酒連展於其往來之地狸狸知捕者狸
姓名則罵而去既醉于酒穿其屐人遂前而執之狸
者善游而耐寒之屬食土者無心而不息狸食木者多
力而難食草者善走而思狸食桑者有絲而思狸
食肉者勇而悍狸食穀者智而巧狸食氣者神而明狸
壽不食者不死而神騾馬屬陽起則先而駝牛屬陰起則
先後猴之聚也有糧有蓄熊之行也有館熊行數千里
開有藏伏之所山中人謂之熊熊之為蛤以殊形而相禪
節若虎豹出百里迷失故道矣熊之為蛤以殊形而相禪
如水蟲之為蟻變蟻之化蟻之化蟻蟻之既神以鑽
蟻之化蟻復能育皆以不同形相禪蟻
骨而致靈鸞鶴來魯而知人事之威杜鵑入洛而驗地氣
之遷鸞鶴步天津橋開杜鵑曉日天下鸞鶴以南人鳥
之遷鸞鶴步天津橋開杜鵑曉日天下鸞鶴以南人鳥
者逐飛禽得氣之譬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柏鬱蒼而知
先南方地氣至矣松柏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柏鬱蒼而知
其葉自根流松柏之草木可類舉焉故松柏鬱蒼而知
茂如之故工部詩云豫章深出地亦橋輪淮而枳茂處陸而

其藥寄根於水葵傾心於日凡花皆向日葵葵之下
草不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而可驗晴雨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而水兔絲不土而蔓嘆果無花而實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性菱背日而性寒蓮實下垂則取其象以治心胡桃瓢縮
則資其形以斂肺生於西者物多辛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燥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桂之類東北二物亦然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物有堅貞而能久焉時至長養陰慘潛施故物有浮脆而
速焉麥受六陽之全故就實而昂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則未實而俯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則未實而俯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稟水氣至旺而流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所及不毛之地以氣而化雨露所成有根本則有枝幹有
花實實中有仁而生生不窮之理具焉有一幹而榮悴殊
者有一枝而遲速異者此各有消息爾草腐而為螢麥潤
而飛蛾蟬蛻而體凝久蟠泥則化為石竹蘊而石堅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攝地得竹竿已化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為石動植皆變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之相制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者也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性熱自麻黃之莖雪不積
水於月磁石之引針琥珀之拾芥黃星墜而渤海決銅山
摧而維鐘鳴四者非動非植通於一則萬物畢矣故曰天
開於子地開於丑人生於寅積聚無端就範其際自非聖

人後天地而生。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後。知天地之終者。時克然哉。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此亦六合賦也。熟此一篇。天地人物之理。遍牛矣。唐虞

金華大畧

卷之八

論

美

天學士

通鑑託始論

王栢

聖賢吾不得而見之矣。而得見聖賢于書。治亂吾不得而知之矣。而得知治亂於史。事紀于言。理寓于事。非事則理不可見。非言則事不可傳。大哉書與史之功乎。所以開萬世之光明。立人心之好惡也。書曰。天敘有典。典者。君臣父子長幼夫婦朋友之倫也。因其生而分之。以其所當處者。謂之敘。又曰。天秩有禮。禮者。尊卑貴賤等殺隆殺之品也。因其敘而與之。以其所當得者。謂之秩。德者得也。得其道於心而不失之謂也。是以表章而榮顯之。於車服名器之內。故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此人主所以代天行化也。唐虞之世。而命之而已。雖堯之命舜。舜之命禹。皆命之以天下。亦不過執中之數語。至於命九官。咨二十有二人。往往見之于都。命吁咈之間。及殷高宗之命傅說。亦不出于一時之訓誡。必皆丁寧於欽哉之一詞。周之治尚文。然後有策命之禮。命微子。命蔡仲。命君陳。命畢公。命君牙。皆成周盛時之文。穆王之二命。已不可同年而語。平王之命文侯。悲嘆感傷。氣象索然。聖人存于周書之後。于以著王轍之所以東也。逮其末年。歸惠公。仲子之期。聖人存于春秋之首。于以傷王轍之所以不復西也。甚矣王之昏也。褒似之難。廢后黜嫡。王之所親嘗也。今乃以天王之尊。命蒙宰

之貴。下則諸侯之妾。若禮所當然而不愧。此聖人絕望于平王而春秋之所自始也。策命蓋非嘗典授之以土。授之以民。撫之以彝器。旌之以車服。明之以詞章。司徒書命司馬與士書服。司空書勳。將之以太宰。侑之以內史。卿逆于境。侯郊勞。館諸宗廟。饋九牢。設庭燎。及期。設主布几筵。太宰涖之。侯端委而入。太宰以王命命冕服。內史贊之三辭。三命而後。即冕服。既畢。賓饗賄。賤加之。以晏好。吁。周之舊典。禮經如此之重。授受其可不謹乎。春秋之國。戰爭攘奪。綱淪法壞。胡亥聘告之使。希閭寂寥於天王之庭者。正以王命之輕也。魯秉周禮。平王之崩。魯無弔使。又不供王喪。

啓命削賸。皆有辭。自是不復再問王命。後當威烈王二十有三年。忽有命三晉大夫爲諸侯之辭。嗚呼。此又春秋之一變。而司馬溫國公資治通鑑遂託始于此。蓋公不敢上續春秋。而乃下承左氏。傳以趙襄智伯終通鑑以智伯立後始。然智伯之事。陋矣。不足以爲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綱。於是提三侯之命。而追原智伯於其下。復著其述作造端之意。傷周室名分之大壞。而以哀哉二字。殷于後所。以扶天倫。奠民極。示萬世帝王之軌範也。後之儒者。致堂胡氏。追論晉悼失柄。使大夫主諸侯之盟。會示三晉強盛之幾。以補司馬公謹微之說。而朱文公感興以昭王南下而不返。立春秋。百四十年。王章淪於之端。則又補致堂之所未及。雖然。述春秋以後之書。舍是亦幾無以爲託始也。東遷之周。平王以晉文侯立。而周已弱。襄王以晉文公定。而周始衰。敬王以晉大夫立。而周益亂。土地日蹙。人才日消。王官不備。辭名文物。黯無精彩。實不過諸侯一附庸耳。積輕至此。豈足以爲天下重哉。夫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君不能以義制命。則無以使人。人心至應。惟命之承。太史公帝紀書命三侯于九鼎。震之下。蓋有微意。此溫公所以開端而著論也。當是時也。蒼姬將訖。錄如日之莫。如歲之冬。天敘新喪。天秩流離。天命儻忒。而不可禦。非

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立極。豈區區智力所能折其衝而摧其勢哉。天下固有不可爲之時。而聖人則無不可爲之道。今考周之亡也。猶有邑三十六口三萬土地寶器。雖俱輸于秦。周氏遂東。是知王可降。而民不可強之從。國可得而民不可強之屈。周之德澤入人如此之深也。在聖人亦未可謂不可爲之時。况自有可爲之道乎。胡氏乃遽曰。吾未如之何者。亦勇于自棄矣。

上下千百年羽翼表章有典有則 阮震嶼

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曾孫噽噽之子堯。則堯黃帝之玄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旬望。蟬牛以至瞽叟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潰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若前所云固央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神郊祖宗。皆以其有功于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尚德。夏以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者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無已。則又決之于書乎。書稱舜禘於文祖。即受終于堯之祖也。稱禹受命于神宗。即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即宗堯之意耳。是以有虞中孫。猶郊堯而宗舜。以天下相傳。

則有天下之大統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神郊。堯之宗祖。計堯以前。亦或有然者矣。况國語固云。神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額報幕。以至瞽叟之祖考也。胡氏國語所謂祖額。與有虞氏報焉者也。神黃帝郊。瞽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爲宗。而祖堯之祖也。路史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額。額報幕。以至瞽叟者。一家之私親也。神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然詔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各。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仁宗之謂。而虞賓在位者。安知非丹

朱之在尸位乎。凡神郊。祖宗。報五者。各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始謬矣。
同姓百世不爲昏姻。其禮至周而始詳。不必援以上繩。唐虞非其祖。而用神祭。恐非禮意。然其意則正而儀則辨矣。
王崇炳

學校論

許謙

三代取士於學校。爲致治之術。後世養士於學校。爲飾治之文。治道所以不同者。在於學校。應興而已。昔者聖人有高世之慮。絕人之智。舉天下而經綸之。以謂非人材不足。以爲治。而衆人者。非教誨鼓舞之不足。以成其材。此學校所由興也。自閭里之塾。至於黨庠術序國學。教以三物。造以四術。尚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其教之也詳。而取之也嚴。是故天下無不學之人。而用者無不材之士。以天下之大。付於人理。之而皆求備於學。故學校者。爲治之原也。聖人百世之師。事不師古。而徒曰。我善爲治。而不本於學校。不法於三代。吾未見其可也。竊政破滅。吾道非毀。聖賢銷簡編。而尚鋒鏑。左仁義。而右謀詐。遂使百世不復見三代之善治者。秦之罪也。秦不足道也。繼秦之後。足以有爲之時。屢矣。將大有爲之。君時出。而習聞其說。樂爲其所爲。設科擇人。而不取於學校。其流至於以文辭翰墨。取天下之士。亦陋矣。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非獨一秦也。魏晉以變詐。獲奪得天下。烏足以知此。陵夷至於隋唐。俗益薄。而偏空滋。道日喪。而文日勝。雖或開學校。聚生徒。養之不能用。教之不法古。唐時立學。徧郡縣。得其名。未見其實。大抵失於養士。以飾治爾。夫天下之人。皆習今。而厭古。以耳目之

所造者爲常。一旦舍其舊而新是圖。則將驚駭眩瞀而不
知。所止事之既失。不遠而復可也。陳三代之法者。固秦之
罪。復三代之治。以救秦之弊者。實漢之責。東都光武。起自
諸生。故功成而興學。明帝尊敬師傅。臨雍拜老。開學館。招
經生。近古爲盛。亦不過舉祖宗之舊法。未能復乎古也。其
責豈不在西漢乎。高祖馬上得天下。問關百戰之餘。繼以
亂臣叛將。承踵接武。弓不及韆。胄不及免。已入於長陵之
土矣。況以溺冠慢罵之資。輔以叔孫通綿蕪鹵莽之學。責
人不可求備也。文帝時。天下衣食足。可以施仁義。而謙退
未遑。惜哉。然則使百世無善治者。漢文之過也。武帝舉遺
典禮置博士。弟子倡爲章句訓詁之學。豈經濟之道哉。聖
人之教於此盡矣。嗚呼。或者以爲湯舉伊尹於野。高宗舉
傅說於徒。文王舉太公於釣。豈必皆學校。曰。人生自八歲
皆入小學。及十有五年。選其俊秀者。入太學。以養成之。學
校之外。豈有遺材乎。如伊傅太公之倫。學成而隱者也。堯
之舉舜也。何如。曰。陶唐之學。其詳良不可得聞。而堯舜性
者也。亘古今一舜耳。當此之時。比屋可封。則其教化亦可
知矣。禮樂至周而大備。非聖人之自私也。理也。勢也。吾故
曰。爲治者不本于學校。不法於三代。未見其可也。

義正詞醇 唐正身

孔子不貳季札論

吳萊

春秋吳子使札來聘。吳蠻夷之國也。君稱爵。大夫稱名而
不氏。因其始通。禮蓋未同于中國也。是特楚椒秦術一例
而書耳。何因而知其貶也。說者曰。春秋多變例。聖筆有特
書。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
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字。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
姓名。而叔盼書字。皆以賢而特書也。若仲尼亦賢季札。必
依此例。而特書矣。是不然。夫齊桓名陵之師。楚人未有必
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而又使
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我公請之于齊。
而欲以靖魯國之亂。叔盼之卒。則又或以公弟之貴。而世
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
言之哉。然則春秋之旨。主于吳之來聘。不主于季札之讓
國。季子之來聘。可見也。讓國不可見也。吳之始通。禮未同
于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之使術也。聖
人。一以是書之。若楚之白州。而國自國。之有君。有大夫。以
名氏楚。殆盛矣。聖人果賢之乎。否也。今則春秋直書之曰。
札而不稱公子者。吳之始通。猶未至於楚之優盛。故也。又
况吳子之使聘者。一國之事。季札之讓國者。一家之事。春
秋魯史也。主於吳之聘我者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惟

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國之賢亦所不能也。要之爲此說者公羊則曰賢季子穀梁則曰善使季子夫季子固賢者也春秋亦不以其賢而不名也公羊所謂待夷狄者不一而足是也。若以吳子之使札爲善札賢而名所以成尊於上。楚椒秦術名而非賢也。又將何以成其君乎。是蓋吳之始通而後有聘。賢札貶札聖人不暇論也。今又反因二傳之說強附他義且貶爲非賢者何哉。失聖人之本旨矣。

深合春秋本旨衆說不攻而自破矣 咸雪崖

讀宗澤留守諸疏論

張樞

余讀史至南宋建炎之際帝如揚州宗澤爭之而不得蓋未嘗不慨然而爲之憤歎也。計澤自留守東京以後疏凡七上大約爲還京師止南幸而發至條上五事而心滋戚矣。揚州既幸汪黃志得雖極言其非而又何及乎。夫帝王之取天下如鷲鳥之伏而後發有退處數十年而戎衣大定者詩所謂遵養時晦會朝清明是也。或株守一隅以明無東顧意則沛公之燒絕棧道是也。使高宗而智者卽乘京師走揚州使敵國無備生聚教訓爲萬全之策然後一舉而定中原撫故土成中興之大業立不朽之盛事未嘗不可而無如高宗之不能何也。且其時之勢有不同於彼者夫兩虎相聞必有一斃宋不進攻金欲無厭耳澤死之後揚州其能安處哉。元年十二月失西京二年十二月失北京三年九月失南京揚州一幸而天下大勢盡去矣。爰乃如鎮江如平江如越州如明州如溫台航海避兵蹙蹙靡騁將求爲匹夫而不可得當夫內侍進痛哭之談三軍發斷頭之憤高宗雖昏暗未必不深悔夫奸臣之誤國若早從宗澤之言當不至是不幸而至是豈忠簡之願哉。前乎忠簡而有李綱之十二事張所之五事以及張浚傅亮王彥之徒如忠簡言者未可更僕數也而盈廷之言卒爲

一二小人所阻。夫高宗者。將以成中興之大業。而立不朽之盛事也。乃以天下大事付之一二貪士之手。卽欲分其過以解於天下。後世不可得也。且夫宋雖失國。覆敗人心。未忘宋也。祖宗父母之念。夫人而具也。將相未嘗無人。也。方二帝蒙塵。六宮南狩。非高宗所親見聞者乎。太后之手。詔猶在人耳目也。西京陵寢。沒於金。而無祭享之地。而高宗。慨然坐視。漠然無所動於其心。蓋久矣。其無祖宗父母之思矣。或以其勢有難爲者。夫金之於宋。刳其人而未嘗取其地。以待宋之子孫之自取之。卽兩河雖多陷於金。而其民猶用建炎年號。金人聽之于以知民心之未忘宋也。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葉 蕭

況當李綱內相。宗澤外將。張所傅亮爲內外經制。兩三月間。國威大振。及韓世忠江中之戰。岳飛廣德新城之捷。敵不敢復有江南之志。則亦勢之可乘者矣。夫揭竿可以興王。一旅可以爲帝。以天下之大。萬民之心。迫之以祖宗父母之念。加之。以忠臣義士之多。資之以橫行於天下。卽建康襄鄧尚屬下流。而區區楊州。是適乎。夫澤之勸幸應天也。亦謂避一時之鋒。而徐圖大舉耳。孰意其違忠言。溺奸佞。忘大誓。甘心退處。竟一往不返哉。先民有言。宋唯幸楊州。而後以京洛委金。金唯饒汴。而後以西北委元。元起沙漠。一舉取燕趙。再舉取河朔。又再舉滅西夏。因而擾秦雍。

傾汴蔡。穿巴蜀。繞大理。始專攻宋。陷襄陽。破江淮。入臨安。而混一遂成。李綱宗澤。搗摩形勢。若預見之。然而陳之如此。其明言之如此。其切雖使庸夫孺子。婦人宦侍。皆得與聞其說。而信之。而高宗卒不一悟者。則小人之於庸主。有以深中其隱。而莫可解也。史載潛善伯彥爲帝言。熙陵九葉上皇三十二子。僅存陛下。奈何輕自踐跌。聽其言。囁嚅小忠。抑何似兒婦人。夫以婦寺之說。中愚柔之衷。高宗方深德之。而澤乃欲強之還汴。令目前之逸。而爭不可知之功。無怪其不能入也。嗟乎。自澤通籍以來。更事三主。而功名不遂。乘時奮節。在高宗耳。乃三十年而淪滯空老。不二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葉 蕭

載而憂憤。喪其生。抱武臣之忠。沒酒廊山之淚。令人讀其條上諸疏。嘆其忠誠所發。足以幹旋宋鼎。而言卒不行。豈不悲哉。

傳稱子長年十四五時。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立就其此類是與。少年才氣。應爾顧難其淹洽耳。惜其所爲小臣策者。不可復購。蓋闕如已。趙香砂

兵禮論

吳沉

愚讀周官之書。未嘗不。夫聖人之於兵政。何其詳也。蓋兵之設久矣。唐虞之前。不見於經。而唐虞之際。則士師之官。實掌之。士刑官也。兵者。刑之大者也。古人所謂大刑用甲兵是也。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此豈象刑之所能盡服哉。兵藏於田。賦徒衆。主於司徒。軍師之禮。領於秩宗。虞則馬政之司。而其工則軍械之所出也。故兵雖無專官。而事初未嘗廢焉。吁。九官之兵刑。合爲一。而六典之兵刑。分爲二。亦可以觀世道之變矣。且六官之制。周公之所定也。九伐之法。既專委大司馬矣。而五官之屬。亦互相參領。太宰統衆職。卽百揆之無不總也。宗伯卽秩宗。而司空卽共工也。司寇雖不主兵。而軍行洩戮。則其任焉。平居則各司其司。以聽上之命。有事則各職其職。以趨上之令。官非虛設。而法非文具。聖人之經制。纖悉如此哉。且兵者。將使之以殺人者也。聖人不取之於浮閑凶暴之徒。而必取之於勤苦稼穡之農夫。使其爲農之日。不知有兵之害。而爲兵之日。不敢忘農之勞。用之則驅之於戎行。不用則歸之於田里。豈有後世招聚之害。供饋之費乎。此則立法之最善者也。然天下之事。不習則廢。不祥之器。豈可以常施於日用之間乎。無故而習兵。是習殺人也。故聖人又爲之蒐狩之制。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兵禮二

兵禮二

因祭而田。因田而閱。申之以戰陳部曲之法。詔之以坐作進退之節。以天子之尊。而逐取禽獸於草莽之野。不以爲煩。也不特此也。干戈之舞。射御之方。蓋自成童以及於壯。其教未嘗一日而廢也。至於弓劍之獻。矛戟之進。亦必謹其儀焉。聖人之慮。以爲平時授受之不謹。則當夫倉卒。必有不善於用者矣。王朝邦國之中。朝祭賓享之日。上以射而擇士。下以射而貢士。以考德行。以觀威武。是以常是之時。公卿大夫以及士庶。其所以爲禦侮克敵之備。無不能焉。他日用之。民皆良兵。而吏皆良將也。嗚呼。弓矢斧鉞。人情之所畏也。田狩宴享。人情之所悅也。先王以飾怒之具。而爲飾喜之儀。寓至險於順動。而伏天下之所畏於君臣之所共悅。此則其微意之所在也。使夫天下之人。而皆從容於禮讓之域焉。固聖人之所大願也。不幸而用之。將以除殘去暴。而聖人之心。亦必欲行之以道。殺人之中。而有禮焉。非古之聰明神武者。何足以與此乎。惜夫有虞之禮。不可得見。而成周之制度。可考者僅若是而已。先王之禮。既廢。不能講。宜天下後世之爭馳於變詐之末。而不自覺也。豈不可哀也哉。

粹然儒者之言 崇炳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聖

兵禮二

正統論

王禕

正統之論本乎春秋。常周之東遷。王室衰微。夷於列國。而楚及吳徐並僭王號。天下之人。幾不知正統之所在。孔子之作春秋。於正必書王。於王必稱天。而僭竊之邦。皆降而書子。凡以著尊王之義也。故傳者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統。正統之義。於斯肇焉。歐陽脩氏曰。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是非有難明。故正統之論。所爲作也。嗚呼。三代之下有天下者。大抵皆不正不一。而不能合乎至公大義之所在。是非之際。於是難明者多矣。蓋當其難明之際。驗之天文。則失于安稽之人。言則失於偏是。故懲戒守心。應乎魏文。帝之殂。而吳蜀無他故。若可以魏爲正矣。然月犯大心。王者所惡。則蜀昭烈之祖。實應之。而吳魏無事也。是蜀亦可爲正也。此非失於安哉。自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而後天下。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受。則推其統曰。隋受之後。周後周受之後。魏此非失於偏哉。嗚呼。論正統而不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而溺於妄於偏。其亦不明於春秋之旨矣。且歐陽氏正統之論。以謂正統者。其有絕有續而後。可不必假以假人。而使勿絕也。假

卷之八

論

王禕

正統

以假人而使勿絕。則至公大義有所不行也。故正統之所歷唐虞夏商周秦漢至漢建安而絕。魏氏竊取漢鼎。得之。豈不以正。劉氏雖漢裔。崎嶇巴蜀。又未嘗得志於中國。而孫氏徒保守江表而已。皆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者也。及晉有天下。而其統始續。故自秦始皇元。復得正。其統至建興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晉氏既南。天下大亂。故自東晉建武之始。止陳貞明之終。二百餘年。其間乘時並起。爭奪僭竊者。不可勝紀。其略可紀者。猶十六七家。既而大小強弱。自相併吞。而天下猶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離合紛紜。莫適爲正。皆不得其統。正統於是又絕矣。及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并後周。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其統復續。故自開皇九年。復得正其統。而唐繼之。自天祐之亡。正統於是又絕矣。梁氏秋其君。盜其國。以梁爲僞固也。後唐之興。藉曰名正而言順。實非所以復唐。晉氏愛國於契丹。尤無足議。而漢周亦皆取之以非義。況此五代者。皆未嘗合天下于一。則其不得以承正統。夫復何疑。及宋有天下。居其正。合于一。而其統乃復續。故自建隆元年。復得正其統。至於靖康之亂。南北分裂。今雖據有中。原。不可謂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謂合天下于一。其

卷之八

論

王禕

正統

事適類于魏蜀東晉後魏之際是非難明而正統於是又絕矣自遠并千金而金又并千元及元又并南宋然後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復正其統故元之紹正統當自至元十三年始也由是論之所謂正統者自唐虞以來四絕而四續惟其有絕而有續然後是非公乎奪當而正統明也嗚呼吾之說至公大義之所存歐陽氏之所為說也歐陽氏之說廢則吾之說不行於天下矣

幽厲未絕統不能掩千古之惡名孔子無位而稱素王者萬世人主之善惡顧不因統而有增加據實直書可也若南人作史自當以宋齊梁陳隋為統文中子魏人以魏為統首也後唐錄之拘矣至天台方氏乃併欲闢秦與元則益拘矣若于允先生之論欲夷宋與遼金又恐未允 崇炳

論

聖

正統

六經論

王 禕

六經聖人之用也。聖人之於道不徒有諸已而已也。固將推而見諸用以輔相乎天地之宜財成乎民物之性而彌綸維持乎世故所謂為天地立極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者也。是故易者聖人原陰陽之動靜推造化之變通以為卜筮之具其用在乎使人趨吉而避凶書者聖人序唐虞以來帝王政事號令之因革以為設施之具其用在乎使人圖治而立政詩者聖人采王朝列國風雅之正變本其性情之所發以為諷刺之具其用在乎使人懲惡而勸善禮極乎天地朝廷宗廟以及人之大倫其威儀等殺秩然有序聖人定之以為品節之具其用在乎明幽顯辨上下樂以達天地之和以飾化萬物其聲音情文翕然以合聖人協之以為和樂之具其用在乎象功德格神人春秋之義尊王抑霸內夏外夷誅亂賊絕僭竊聖人直書其事志善惡列是非以為賞罰之具其用在乎正義不謀利明道不計功由是論之則六經者聖人致治之要術經世之大法措諸實用為國家天下者不可以一日廢也孔子嘗曰我欲托諸空言不如載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後世學者因以為聖人未嘗見諸其行事而惟六經是作顧遂以空言視六經而訓詁講說之徒又從以浮辭曲辯有亂

論

聖

六經

之其弊至于今幾二千年。於是聖人致治經世之用。微矣。嗚呼。聖人之用。載于六經。如日月之明。四時之信。萬世無少替也。天地之所以位。萬物之所以有。世故之所以久長。而不壞者。繫孰使之然也。或曰。六經聖人之心學也。易有先天後天之卦。乃聖人之心。畫書有危微精一之訓。乃聖人之心。法詩者心之所發。而禮由心制。樂由心生者也。春秋又史外傳心之要典也。又曰。說天莫辯乎易。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辯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莫辯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辯乎春秋。由吾心。分善惡也。說體莫辯乎禮。由吾心。有天序也。道長莫過乎樂。由吾心。備天和也。心中之體。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也。然則以聖人之心言六經者。經其內。以聖人之用言六經。則經其外矣。心者其本。而用者其末矣。舍內而言外。棄本而取末。果可以論六經乎。曰。非然也。心固內也。而經則不可以內外分。內外一體也。而尤不可以本末論。聖人之道。蘊諸心。而不及于用者有之矣。未有措諸用而不本于心者也。況乎六經爲書。本末兼該。體用具備。吾即聖人之用以言之。則聖人之道爲易明。而聖人之心爲已見。本體之全固在是矣。若夫徒言乎心。而不及于用者。有體無用之學。佛老氏之所爲道也。豈所以言聖人之經哉。

景濂先生亦有六經論大意。謂六經皆聖人心學。秦漢以來。心學不傳。是以高濂玄虛。卑安鄙陋。致心與經如冰炭不相入。其言與此相表裏。故不重錄。阮賢嶼

河圖論

王 禕

河圖出于六經未作之前。六經之作。二千餘年于此矣。而其爲說未明也。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夫圖出于河。伏羲因之而畫卦。書出于洛。大禹因之而敘疇。固也。而其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于不知圖書之辨。自今觀之。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位于中。以奇耦相對。而數九者。劉氏所謂河圖。朱子所謂洛書也。一六居北。二七居南。三八居東。四九居西。五十居中。以生成相配。而數十者。劉氏所謂洛書。朱子所謂河圖也。然朱子之以九爲洛書。十爲河圖。謂本乎邵子之說。而邵子特曰。河者河圖之方。洛者洛書之文而已。且九一三七二四六八之圖。其象側。一六二七三八四九之圖。其象方。則邵子以九爲河圖。而十爲洛書。蓋未可知。故朱子雖力攻劉氏。而猶曰。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爲可疑。又曰。安知圖之不爲書。書之不爲圖。是故不能無疑于此也。先儒或以爲河圖卽八卦。或考乾鑿度及張平子傳。所載太乙下行九宮法。以爲卽戴九履一之圖。而疑其爲河圖。或以邵子爲主。或以列子爲證。而皆以九爲圖。十爲書。或又以先天圖爲河圖。生成之方圖爲洛書。此其爲說。各有所據。而初莫有至當者焉。然孰知九與十之皆爲河圖也。併者。奇耦相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東

河圖

對而象圓者。河圖之數散而未合者也。生成相配而象方者。河圖之數合而有屬者也。圓圖以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相對。而中以五。縱橫皆十五。卽方圖之五十居中。方圖二圖皆河圖也。然則何者爲洛書。洪範初一日五行。至威用六極。六十五言。其洛書之文乎。鄭氏曰。河出圖。天地有自然之象。洛出書。天地有自然之理。蓋文以錯綜。而理載焉。謂之書數。以布列。而象寓焉。謂之圖。圖經而書。緯圖約而書。博者也。是故知圖之爲圖。書之爲書。則有以知昔之所謂洛書者。皆非洛書。而河圖非止于一圖矣。故曰。河圖之說。所以及今未明者。其失在于不知圖書之辨。或曰。果如斯言。則當其時。圖之數固簡而易見。而書之文。實繁而難詳。不幾於怪妄矣乎。曰。非然也。昔歐陽子嘗以河圖洛書爲怪妄矣。而曾氏非之曰。以非所習見。則果于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于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烏乎。曾氏之言。固予之所以爲言也。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然究不知其何所憑以出也。禮運曰。河出馬圖。則圖似憑馬以出。帝王世紀曰。河出龍圖。洛出龜書。則又繫圖以龍。繫書以龜。故記載家。皆有云。龍貢圖。龜銜書者。乃孔安國則又云。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禹治水時。神龜負文。則又稱龍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東

河圖

爲龍馬而尚書中候亦曰龍馬銜甲甲似龜背則又以龍馬龜三物爲一物矣然究不知所貢之圖所銜之書爲何物也而淮南子則曰河出丹書洛出綠圖則丹文綠質儼然書冊矣故鄭康成註大傳曰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龍圖發洛龜書感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則直指爲簡冊之物矣第古來圖書未嘗分屬卽易大傳亦並指爲聖人則之以畫卦孔安國不知何據謂龍馬出河伏羲則其文以畫八卦神龜負文大禹第之以成九類而劉歆固承其說於是圖書截然兩分河圖屬卦洛書屬疇矣乃王充著論謂河圖從河水中出八目是也而班固則云尚書洪範自初一至九六十五字卽洛書之文則既以圖書分屬卦疇而又以圖文卽卦書文卽疇矣要未有以奇偶布點而謂之圖書者則自宋陳希夷始自此以後謂河圖數四十五洛書數五十五者劉牧也牧之言圖書希夷之傳也謂圖者爲圖方者爲書者邵堯夫也謂方者十數圖者九數九爲圖十爲書者朱子發張文饒也二子皆精通邵學者也謂十爲河圖九爲洛書者阮逸所傳關朗子明之言也朱子則隱用其說以列于易書之首朱子之言出而後儒尚無定論爾先天圖爲河圖五行生成數

爲洛書而戴九履一圖爲太乙下九宮者蔣得之也從而和之以先天圖與河圖者魏華父也至云戴九履一之洛書卽天一地二之河圖者則子充先生此篇之旨也蓋嘗竊從而論之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以畫卦此說之有徵者也至其爲龍爲馬爲龜或九篇或六篇存而不論可也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出之大傳以爲揲著求卦之法此實而有徵者也以此卽河圖洛書亦未有以見其確然也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于易既無所據漢儒註疏亦莫之及而陳希夷首發之希夷道流其卽太乙下九宮圖亦未可知也陽數起于一而終于九故黃帝畫井以九明堂之室亦以九夏后氏建州亦以九其敘疇亦以九或者洛書原九數而禹之敘疇因之而以爲洛書至禹而出則不可也崇炳議

分野論

王 禕

分野之說其傳也遠而周禮春秋傳始詳焉。春官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左氏內傳曰。參爲晉星。商主大火。外傳曰。歲星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此分野之說見於周禮春秋傳然也。至地理志言分野乃始詳密。謂秦爲東井與鬼之分野。魏爲觜參之分野。周爲柳七星張。韓爲角亢氏。趙爲昂畢。燕爲尾箕。齊爲危虛魯爲奎婁。宋爲房心。衛爲營室東壁。楚爲軫翼。吳爲斗。越爲牽牛婺女。而鄭康成則謂堪輿雖有郡國所入度非古數也。今其分可言者十二次之分也。星紀吳越也。玄枵齊也。娵訾衛也。降婁魯也。大梁趙也。實沈晉也。鶉首秦也。鶉火周也。鶉尾楚也。壽星鄭也。大火宋也。析木燕也。觀乎左氏謂榮或守心。宋景濤其各實沈爲崇。晉侯受其殃。鄭氏謂分野之妖祥主用客星。彗孛之氣以爲象。則驗災祥於星土其法蓋古有之不可誣也。然而吳越之地南而星紀則在丑。齊之地東而玄枵則在子。晉之地亦東而降婁則在戌。東西南北往往相反而不相配是則誠爲可疑者。杜預等注既莫能詳。而鄭氏則謂國中封域于星則有分焉。其書亡矣。夫有其書而無其人。後人所以求其說而不得。自漢以下星官史家。衆之以度數。毫分纖

金華本

卷之八

論

星

分野

析各極其至。而十二次分星相配之理。卒莫有明言之者。嗟乎。夫豈不以不足言而不言之歟。唐天文志浮屠一行。皆以河漢爲言。固已疎遠。及賈公彥輩。乃援古昔授封之日。歲星所在之辰。其國屬焉。以爲證。若然。則三代之分星。皆常不同。而列國所屬。亦必有同焉者矣。嘗試論之分星。視分星古不謂地也。地有彼此之不齊。而分星在天。則一定而不易。以彼此不齊之地。必欲求配于天。十二次整然之分星。其說之難通也。固宜。蓋天有三垣。紫微太微天市是也。紫微太微皆將相輔佐之位。而天市下垣。則列國星宿之所在。其星東西二十有二。宋南海燕東海徐吳越齊中山九河趙魏韓楚梁巴蜀秦周晉河間河中。曰分野者。指列宿所屬之分而言也。鄭氏所謂星土者是也。其曰在此而星則在彼。彼此各不相配。而其爲象未嘗不相。非地之在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北地之在南者。其分野在天。亦居南也。列國之在天下。彼此從衡之不齊。猶犬牙然而欲以其地之不齊者。求合乎在天分野之整然者。彼此之不相配。無足怪者。甚者至以天之北極爲天之首。其體及背。故有吳北魯東之差。其惑甚矣。易不云乎。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水火木金土。其形在地者也。而天有其五星焉。所謂象者。豈惟五星哉。凡物莫不皆然矣。故夫齊吳

金華本

卷之八

論

星

分野

燕宋韓楚周秦魏趙諸國之地。地之形也。而其星在天象之謂也。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天有是星。則有是名。口齊吳燕宋韓楚周秦魏趙列國者。非後世有是名。而舉以爲分野之名也。何以知其然也。徵諸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巴蜀中山。在天皆爲列星。而東海南海九河河間河中非國中。山巴蜀。非若諸國之顯也。故曰地有是形。則天有是星。而分野者。指列星所屬而言也。或曰若然。則十二次之說。將無所徵。歟。曰十有二次。所以驗天運之度數。日躔之次舍。此蓋古法。而歷象之所取證者也。因其度數次舍之所在。而妖祥見焉。則其所屬之地。從亦可徵矣。抑分野之說。豈專係於是哉。

今人有研討及此者乎。益信古人爲不可及。阮震嶼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星

分野

兵論

王 韓

極天下之智。始可以用兵。兵之變無窮。必我之智亦無窮也。然後兵皆足以爲吾用。兵之用。有正有奇。而奇又有二焉。有奇之正。有奇之奇。嗚呼。用兵而至於奇之奇。則其變不可勝窮。而智之用。其變亦不可勝言矣。故用兵者。非用兵。乃用智也。用兵而善于用智者。寡。可以勝衆。不善用智。雖衆亦敗也。陳餘以二十萬而敗于韓信之數萬。王尋王邑以百萬而敗于光武之三千。曹操以八十萬而敗于三萬之周瑜。苻堅以百萬而敗于八千之謝玄。是也。故衆勝寡。寡勝于衆。常道也。至于以寡勝衆。則非極天下之智。而神于兵者。不能也。夫極天下之智。而神其用于兵者。其數術大抵不由于古法。而應奇合變。特顧其一時方畧之如何。霍去病漢之名將也。武帝欲教以兵書。乃曰。顧方畧如何。不知學古兵法。則兵固不可以法傳也。夫歸師勿遏。曹操所以敗張繡也。皇甫嵩犯之而破王國。窮寇弗追。趙充國所以綏先零也。唐太宗犯之而降薛仁果。百里而爭者。蹶上將。孫臏所以殺龐涓也。趙奢犯之而破秦軍。虞詡犯之而破叛羌。強而避之。周亞夫所以不擊吳軍之鋒也。光武犯之而破尋邑。石勒犯之而敗箕澹。兵少而勢分者。敗。臨布所以覆楚軍也。曹操用之拒袁紹而斬顏良。臨敵而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蓋

兵論

易將者危騎劫所以喪燕師也。秦君用之將白起而破趙。括若是者不可悉數。皆所謂奇之奇而非法之所得。膠者則兵之不可以法傳也明矣。蓋法有定論而兵無常形。膠一定之法而欲以應無窮之變則勝負之數已戾安往而不取敗矣乎。惟夫不以法爲守而以法爲用。緣法而生法。離法而會法。順求之于古逆施之于今。出入離合動有節制。向背取舍各適事機。非特夫人莫知吾之所以然。雖吾亦不能先必其所以然。斯謂之極天下之智。譬之槃之走丸。丸走于盤縱橫周旋繫于臨時不可必知。所可必知者丸之不能出于盤也。孫武曰。兵家之勝不可先傳。又曰。奇

金華文舉

卷之八

論

策

正之變不可勝窮。又曰。人皆知我所勝之形而莫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故其戰勝不復而應形于無窮。夫古之以兵爲書者。無若孫武。後世之言兵者。無不孫武之書。是學按其書之遺法以取勝者有矣。然武之自言如此。則其法誠有不能盡言于其書者矣。是以趙括能讀父書而問相如謂徒能讀之不知合變也。至括論兵雖其文奢無以難之而者不以爲能。且知其必敗者。知書之無益于括而智之在我者。非特書之所不能盡言而亦非吾口之所能宣也。嗚呼。世之徒能如括者多矣。况乎又不皆能如括焉。宜乎良將之無聞于後世也。

由奇無窮先生兵論凡三首此爲絕勝阮震煥

井牧論

胡翰

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萬民。故天下之利。聖人不私諸己。亦不以私於人。井田之制是也。井田者。仁政之首也。井田不復。仁政不行。天下之民始敝散矣。其後二百三十有二年而漢始有名田之議。猶古之遺意也。又其後六百有三年而元魏始有均田之法。猶古之遺制也。先王之遺制遺意。由秦以來僅一二見。又皆行之不遠。天下之民益敝散矣。爲政者南而以子萬姓。一夫之饑猶已饑之一夫之寒猶已寒之孰無是心也。而訖莫之拯。馬方漢承秦苛虐之後。民新脫去湯火未遑燕息。高帝因而撫之逮及文景之世。

金華文舉

卷之八

論

策

井牧

國家晏安無事宗戚大臣憑藉貴高之勢爭取美田宅以爲子孫利益。郡邑富商大賈周流天下。貲累鉅萬。治生產蓄牧膏壤十倍。上擬封君。編戶之氓無立錫之地。則卑下之爲役爲僕。不暇顧其身。貧富不均。勢所馴致也。故董仲舒言於孝武。以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抑兼井。名田者。占田也。占田有限。是富者不得過制也。其後師丹孔光之徒。因之令民名田無過三十頃。期盡三年而犯者沒入之。議者以三十頃之田。周三十夫之地也。一夫占之過矣。晉石苞令民男女二人占田百畝。丁男女有差。有國食祿者有差。或十頃或五十頃。兼以品齒其親。

屬自啓訐端矣。民無恒產。不能制之。專事要束之間。不勞民駭衆。坐獲井田之利。此吾所未喻也。殆不過爲兼井之閑耳。非有資於畎畝細民。能無不足之患也。故名田雖有古之遺意。不若均田之善。李安世在魏太和。中其得君非華夏之主也。其得民非歸馬牧牛之時也。以魏國之大。獨能均其土地。審其經術。差露田。別世業。魏人賴之力業。相稱。北齊後周。因而不變。隋又因之。唐有天下。遂定爲口分永業之制。而取其租庸調之法。口分卽露田也。露田夫四十畝。婦人二十畝。而率倍之。口分八十畝。而不倍。惟歲易之田。倍之。永業卽世業也。夫家受而不還。皆二十畝。所以

之盛。丁口相若耳。開皇十二年。發使均天下之田。狹鄉一夫僅二十畝。隋之給受。何加於唐也。唐雖承平日久。貞觀開元之盛。其戶猶不及隋。何至其田具文無實也。故言過矣。但狹鄉之民多。而田不盈。永業之田。粥而民不固。如陸贄所謂時弊者。勢馴致也。時敝則法亦弊。故均田雖有古之遺制。不若井田之善。周制九夫爲井。井有溝。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有洫。四甸爲縣。四縣爲都。都有洫。地方百里。是爲一同。治都鄙者以之。夫間有遂。遂有徑。十夫有溝。溝有畛。百夫有洫。洫有塗。千夫有澮。澮有道。萬夫有川。川有路。萬夫之地。三十二里。治鄉遂者以之。孟軻氏請野九一。而助國中十一。使自賦。蓋二法並行。遂人匠人多寡異數。而內外相經緯焉。王畿之內。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六鄉六遂居之。六遂之餘地。爲甸地。距國中二百里。卽公邑之田。天子使吏治之者也。甸地之外。爲稍地。距國中三百里。大夫所食之采地也。稍地之外。爲縣地。卽小都之田。距國中四百里。卿及王子弟之疏者所食之采地也。縣地之外。爲甸地。卽大都之田。距國中五百里。公及王子弟之親者所食之采地也。此王畿之制。井田常居十之六。其不爲井者。四郊甸地耳。其曰夫三爲屋。屋三爲井。則出地貢者。亦三三相任。如井田之法。入家樹藝。一夫

稅入于公。孟柯氏所謂什一者是也。鄉遂之地。采五十畝。或百畝。二百畝。而都鄙之田。或不易。或一易再易。是亦名異而實同也。地有肥磽。為之井者。必有牧以濟之。所謂采與易者。則皆牧也。故小司徒曰。井牧其田野。井者。其正也。牧者。其變也。井地。均不必牧也。井地不均。必牧以均之也。由是達于天下。雖有山林川澤。不可以開方制者。以井牧授之。以資助取之。諸侯之國。可按而定也。楚人東南之要服也。焉掩為司馬度山林。鳩澤。辨京陵。表淳南。數畧。潦。規。假。濬。町。原。防。牧。隰。阜。井。衍。沃。量。九。土。之。入。脩。下。乘。之。賦。况中國之地。無山林澤藪之阻。無淳南。隰潦之患。原隰。金華文舉 卷之八 井牧

容善心易生。以其暇日。習詩書。俎豆。養老。息物。成禮俗。九也。遠近共貫。各安其居。樂其業。尊君親上。長子孫。其中不煩刑罰。而成政教。十也。一舉而十者具矣。何憚而不為乎。其謂不可為者。蓋亦有二焉。丘甸縣都。其間萬井。為溝洫者。又萬計。包原隰而為之。窮天下之力。傾天下之財。非數十年之久。不克責于成也。非大有為之君。不能致其決也。此不可者一也。中古以降。淳厚之俗薄。澆偽之風熾。恭儉之化衰。功利之習勝。經久之慮少。僥倖之數多。以限田抑富強。猶有橈之者。况使盡棄其私家之產乎。以均田授農民。猶有不能周之者。又况生齒滋衆之時乎。怨歸於上。奸金華文舉 卷之八 井牧

天下之田。給天下之民。徵之漢唐。則後世寧有不足之患乎。田無不足之患。則取諸民以與民。天下皆知吾君之私也。天下有如卜式者。且將先吾民而爲之。孰不響應於下也。秦長城之役。表延萬里。塹山堙谷。暴兵三十萬。而阿房之作。督川徙刑者。又七十餘萬。郡邑之民。發謫徙邊者。又歲不休。息不德甚矣。天下怨誹。未聞有一人違者。况下令如流水之源。固民心之所欲也。王政之所本也。今先取一鄉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一郡。取一郡之田。井之。其制定其事。便其民悅。然後行之天下。天下之制定事。便而民悅也。亦何異於鄉郡乎。是天下之田。可井也。事不勞者。不水適欲長治久安。而不於此圖之。亦苟矣。唐太宗嘗讀周官之書。至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慨然嘆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人君負有爲之才。操可致之勢。其時又非難也。封建議而不行。井田知而不復。君子蓋深爲唐惜之。吾聞春氣至。則草木生。秋氣至。則草木落。產與落。必有使之者矣。物莫知之也。故使之者至。物無不生。使之者不至。物無可爲。上之人。審其所以使。故物莫不爲用。管商之法。孰與先王之制。天下皆知其非民利也。而齊秦舉國聽之。其故又可知也。以先王之制。使若管商者爲之。以紀人事。經地利。吾知天下之

田可限也。可均也。亦可井也。此無他。善使而已矣。忠信之道。賞罰之柄。上之所以使也。

按仲申少事吳立夫。盡得其學。遊於黃文獻柳文肅之門。與潛溪華川爲友。文譽不相上下。虞山錢宗伯曾稱其皇初井牧諸篇。造詣淵源。踴厲風發。視宋王諸公有過之而無不及。至五言古詩。超然夔邁。潛溪亦莫能踰。何論餘子。一時高文典冊。皆出其手。徒以位不配望。至今天下。但知潛溪。鮮知仲申。其推許至矣。烏傷吳賜如作發書。不列仲申與吳正傳。作敬鄉錄。不收唐悅齋。同一隅見。皇初篇目所未見。井牧篇從文統得之。急收

易論

章 懋

聖人作易。蓋爲君子謀也。而亦爲小人謀乎。易之於小人也。深惡而痛絕之。不使得志焉。視之蓋不啻如禽獸等。其肯爲之謀哉。況乎黃裳元吉。南蒯終以取敗。元亨利貞。穆姜不得而用也。易果不爲小人謀矣。奚其謀曰。此所謂不謀之謀。蓋至理之權輿。聖人之至教。欲使天下後世之皆爲君子。而不爲小人也。譬若明師之於弟子。諄諄之誨。固教也。不肖之誨。亦教也。烏可謂諄諄者之爲教。不肖者之非教乎。易爲君子謀。諄諄之教也。其不爲小人謀。不屑之教也。噫。吾於是。有以見聖人憂世之心矣。天下之不能有君子。而無小人。猶造化之不能有陽。而無陰也。故聖人作易。於陽則引翼之扶持之。惟恐其不盛。於陰則排擯之。抑遏之。惟恐其或盛。凡易之所謂吉。所謂亨。所謂利者。必多陽也。否則陰之比。陽應陽。而得正者也。其所謂凶。所謂悔。所謂吝者。必多陰也。否則陽之比。陰從陰。而失正者也。故曰。聖人之情。見乎辭。聖人之情。何情也。扶陽抑陰之情也。扶陽固爲君子謀。而抑陰未必不爲小人謀也。是故拔茅征吉。戶庭无咎。謀出處也。揚于王庭。括囊不害。謀語嘿也。乾而惕。震而修省。損而懲忿窒慾。益而遷善改過。謀所以脩身也。臨而保民。觀而設教。巽而申命行事。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易一

易一

噬嗑而明。罰勅法。謀所以治人也。飲食于需。宴息于隨。避難于否。致命于困。反身修德于蹇。則于處常處變之事。無一不爲之謀焉。易之拳拳于君子者如此。其于小人也。則不然。履霜則恐其堅。娶女則憂其壯。童牛是帑。金柅是繫。惡虜豕之踴躍。戒剝床之滅貞。誠不爲之謀矣。然使小人知所悟焉。必將曰。覆餗而刑渥。負乘而致寇。易蓋戒我。不可以覆餗而負乘也。獲狐于田。射隼于墉。易又教我。不可以爲狐而爲隼也。小人弗用。小人弗克。吾而不爲小人。則用矣。克矣。能反乎此。則易之一言一字。皆小人之藥石。不爲之謀者。乃所以深爲之謀也。又况剝之六五。許其貫魚之利。復之六四。美其獨復之道。而否六二。有包承之心。遂爲小人之吉。所以開其遷善改惡之門至矣。爲小人謀。猶有加于易哉。由是觀之。則易之不爲謀。特不爲之謀。爲小人之事耳。小人而欲爲君子。易固未始不爲之謀也。

大處起義。意正詞粹。唐虞讓讓。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易二

易二

聖人之經。將以垂訓天下後世也。經而不訓。何以經爲。是故其道易行。其事易爲。依乎中庸。不貴苟難。使天下後世之人。無智愚賢不肖。皆可得而學焉者也。書之爲經。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具焉。吾意夫子所錄。必期之爲法于天下。傳于後世者也。然有不能無疑者。君臣父子定位。爲不易之常也。君令臣從。父傳子繼。道之經也。舜禹受終受命之禮。具于典謨。湯武鳴條牧野之事。商周之書詳焉。若此者。非常不經。果可以爲訓乎。曰。聖人之經。烏有不可訓者。特在乎學者察而識之耳。天下之事。有常有變。而處事

之術。有經有權。堯舜朱均之父子。湯武辛癸之君臣。變也。非常也。未易以經言也。自堯舜視之。則全父子之恩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得人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害公。自湯武視之。則守君臣之分者。吾之私。而爲天下去暴者。公也。吾不可以私而廢公。于是不得已而禪授焉。放伐焉者。權也。權雖非常。行固不可以爲訓。然使天下後世知夫不幸而遭人僭之變者。有權以處之。而不至于窮。是獨不可以訓。抑曰。使人人而權焉。則蕪會可堯舜。莽亦可舜禹。而勝廣項藉之徒。皆湯武矣。率天下之人而禍仁義者。未必非帝王之書也。聖經垂訓。果若是乎。曰。經之所錄。蓋亦著夫聖

人處變之道。而垂訓之意。微寓乎其間耳。非曰人人而可權也。桐宮之事。孟子以爲有伊尹之志。則可。而致辟管叔。雖周公亦不能無過。故必有舜禹之德。而天之曆數在焉。然後足以當堯舜之讓。苟惡不辛。癸心非湯武。而欲援鳴條牧野以實口。則是天下之罪人也。而可乎。故曰。權非聖人不能用也。曰。權必聖人用之。而衆人不得用焉。則是堯舜湯武之事不可法。夫子雖著于經。亦虛文耳。其所以爲訓。安在。曰。惡是何言也。堯舜之事。不以訓人之父。而可以訓其子。湯武之事。不以訓人之臣。而可以訓其君。爲子者曰。吾不可以朱均。吾而朱均。則父必堯舜矣。爲君者曰。吾

不可以辛癸。吾而辛癸。則臣其湯武乎。于是莫不體焉。以自修。處仁遷義。皆爲君子之歸。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相安于太古無事之天。此獨非聖經之訓耶。彼以爲帝王之事。非中庸之道。不可以訓者。非知書者也。

冬旭春風。使人可親。唐驥議

詩論

章懋

詩之二南。蓋所以咏歌文王之化也。聖人采民謠。被管弦。而用鄉人邦國。以化天下。以教後世。鏗錫炳燿。聲韻汗簡。固宜其誦聖德。而美政治者。無所不至也。今考其詩大率多述閨門之事。與夫村語野誦之聲。其詞會無少及于文王者。是豈文王之德。無足稱耶。噫。此文王之所以為至德。所謂其民皞皞。而莫知為之者也。夫關雎。穆木之后妃。宮人能知之。鵲巢。采蘋之夫人。南國之家。能知之。兔置之武夫。羔羊之大夫。在野者在朝者。知之。而甘棠之召伯。人之蒙其惠者。知之。知之。固可得而咏歌之。至于文王之德。穆穆深遠。其孰得而知之哉。舉一世之人。咸圖于文王。大造之仁。鼓之舞之。而莫測其用。譬猶乾元。默運太虛。無為而花木飛走。羣生之物。發育長養。于春風和氣之中。不知所以然而然也。其形諸咏歌。亦不過如春鳥秋蛩。感時令而自鳴其樂耳。彼何有于文王之德。而咏歌之哉。又况高厚不可繪。而動植易以畫。溟渤不可探。而沼沚易以測。仁厚之公子。可以麟趾比。仁心之諸侯。可以騶虞言。而文王之仁。非特騶虞麟趾也。彼雖欲歌頌之。亦安所措其舌哉。昔堯舜之為君也。康衢謠之。擊壤歌之。但曰不識不知而已。曰帝力何有于我而已。而巍巍如天之德。蕩蕩乎民無能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李

章懋

名焉。文王其堯舜矣乎。詩詞之無及者。無怪也。雖然。眾流涓涓。皆大海之水。隙光熒熒。皆日月之明。彼后妃夫人。與其諸侯大夫之賢。何莫非文王之化哉。詩人之辭。雖未嘗及于文王。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德。轉移動化之妙。始作于家。邦終于四海。無以復加者矣。故孔叢子曰。吾于周南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若夫歌聖德而美政治。則周公之雅頌詳焉。所謂惟聖人能知聖人者也。彼二南詩人。誠不足以及此。

單舉一義。意正而創。諸作中此為第一。唐虞謙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李

章懋

春秋論

章懋

聖人在上。則以其道行賞罰于天下。而立一時之政治。聖人在下。則以其道寓賞罰于筆削。而立萬世之政治。先王之世。五服以命。有德。五刑以討。有罪。此賞罰之賞罰也。夫子作春秋。榮華衰于一字之褒。凜缺餞于片言之貶。是乃不賞之賞。不罰之罰也。賞罰之權。僅可施諸其身。而春秋之賞罰。則其身雖死而罪不得逃焉。賞罰之權。僅能勸懲于一時。而春秋之賞罰。則足以勸懲于千百世之久。夫子雖窮不得位。其功顧不大于有位者歟。或者乃曰。賞罰者天子之事。夫子病諸侯大夫之僭也。而作春秋而已。則爲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道私也。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道雖在我。亦不得爲有位者之事。嗚呼。爲此說者。其不知春秋耶。夫位者。天下之公器。道者。天下之公理。天下寧有位公。而道私者乎。位之所以公者。以道存焉耳。道之不存在。位獨能公耶。首止之會。周惠王將以私愛易嫡。齊桓公合諸侯以定世子。夫子則許之。鄭文公奉王命而不與盟。夫子則責之。是皆以道不以位也。道之公。所以匡其位之有不公者也。夏商之季。位不在湯武。而道在焉。故湯武奉天命以行賞罰。桐宮之際。位不在伊尹。而道在焉。故伊尹奉先王以行賞罰。道之所在。皆不爲僭。其僭者皆不合乎。

金華大業

卷之八

論

主

章懋

道者也。周之既衰。禮樂征伐。不出于天子。而亂賊肆行。無所忌也。故夫子脩春秋。明王法以誅亂討罪。亦道之不得不然耳。然于每歲之首。必書春王正月。以見春秋之中。或子或奪。或進或退。其所以賞罰之者。皆王也。而已無所與焉。如是而假天子之權。何不可者。而猶以爲僭乎。或者又曰。夫子作春秋。賞罰之權。不以自與。而以與魯。曰。此魯之賞罰也。蓋魯爲周公之後。故假以天子之權。是亦不然。孟子記孔子之言曰。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蓋素王實任之也。而曰不以自與可乎。春秋之作。上以續往聖之道。統下以立萬世之人極。所以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將以公諸天下。後世而豈私以爲魯哉。若以春秋魯史爲與魯之書。則夫子不過假魯史以寓王法耳。未見其與魯也。若以討陳恒爲與魯之證。則春秋之法。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亦非專爲與魯也。昔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夫子猶或非之。曾謂魯爲周公之後。而獨許其假天子之權乎。是皆不通之論也。此其爲說。蓋蹈襲漢儒黜周王魯之言。而曲爲辭。其不足信也明矣。

議論正大 唐虞議

金華大業

卷之八

論

主

章懋

漢光武徙四親廟于章陵論

姜麟

建武十九年春正月尊孝宣皇帝為中宗始祠元帝以上于太廟成帝以下于長安徙四親廟于章陵

天下之禮有得為者有不得為者不得為而為之忒也得為而不為薄也此武王周公所以為達孝中庸稱之示法紀也漢宣帝之于悼考哀帝之于共皇宋英宗之於濮王不得為而為之也光武之于四親則得為而不為也或失之忒或失之薄則以當時討論之臣不學無術倡者驕驕附者譏譏爭者譁譁激者呼號既不知制義之經又不達

金華文舉

卷之人

論

姜

漢光武

義起之權附其君于非禮考三王而謬百世以俟聖人而惑於平痛哉漢宣帝幼為犴獄長困閭閻昭帝之前星不光昌邑之負戾無狀於是什石立偃木起而病已以武帝曾孫入即位矣悼太孫不可禪也戾太子不可祖也蓋昭帝為太宗則宣帝為人後者為之子矣悼考悼后皆禮不得為也而帝為之不亦忒乎若哀帝則成帝所子也一旦即位而傳太后要之董賢附之尊共王為共皇尊傳太后為皇太后及明年相朱博遂去定陶之號立廟京師矣此又禮之不得為也而哀帝為之不滋忒乎若宋英宗則仁宗之所擇范馬韓公之所贊即位未久歐陽脩以阿附達

金華文舉

卷之人

論

姜

漢光武

之溫公與呂獻可彭思永爭之英宗為之罷議非二三忠賢則英宗亦一哀帝矣自三君論之宣帝之罪循輕英宗之罪益輕哀帝則其罪浮矣光武則異於是乙酉之夏以蕭王即天子位都洛陽明年丙戌正月始立宗廟四年始立四親廟宗廟所以祫祭高祖太祖世宗四親廟所以祭其高曾祖考雖同在京師然各自為廟則不敢不以小宗而合大宗明矣至十九年張純朱浮始以為言純也浮也非禮官也又未嘗以知禮聞也光武祀高祖以下于太廟祀南頓以下四親廟其于事太宗降私親之禮無少悖戾况未有追尊之名何所嫌而使除之乎元成以優柔相困削弱強漢元后私外戚養成莽禍以凶西都十五年矣定王之世自春陵節侯降為側微無尺土寸民間關百戰再造大業無所藉于元成哀平也而純與浮使以四廟代四親何所取義乎尊太公為太上皇漢舊章也光武不能率由以追崇四親既失之薄矣顧休于純與浮遂立元成哀平之廟一誤也光武但以昭穆次第常為元帝後夫東西兩都何異易代而中隔三世上繼孝元則成與哀平皆為魯之小鬼矣又一誤也元帝出自宣帝以將後元帝故追尊宣帝又一誤也昭帝以昌邑之廢歷五世而至國亡竟失祔廟之禮至是乃附于太廟以追尊宣帝推其所由啓

也。成帝與哀平祠之長安。蓋附于西京舊廟。世遠故疎之也。洛陽之廟。無成與哀平。長安之廟。無元與昭宣。豈所以序昭穆哉。又一誤也。節侯以下。徙廟章陵。則俯從純與浮議。降其私親也。夫光武政天下於莽篡既成。漢統既絕之餘。節侯以下。四親雖無。太王季文王造周之功。然中興之緒。不爲無自矣。宋人謂倍祖無功德。欲遷之祧廟。以爲靈芝無根。醴泉無源。王安石云。物豈有無本而生者。程子謂介甫所見。終是高于世俗之儒。朱子亦曰。誰教他生得好孫子。又曰。四世之後。篤生神孫。順天應人。以寧庶兆。其爲功德。蓋不必身自爲之。然後爲盛也。由是觀之。則光武之于四親。當東遷尊之。與倍世親之廟。推而大之。奉高祖爲太祖。序景帝定王以及南頓節侯于三昭三穆。以成東都七廟之制。歲時享嘗。與太廟各陳宗器。各設裳衣。各薦時食。豈不光明周至。郁乎一王之禮哉。顧不出此。爲一偏之議。所格。徙四親廟于章陵。惜光武蒙遺親之咎。此則得爲而不爲也。致堂謂祖高祖而帝四親。與哀朝事不類。于義未爲不可。則亦以爲可矣。又曰。寡恩之語。不問于當年。失禮之議。不起于後世。皆幸辭也。蓋致堂亦以爲寡恩矣。以爲失禮矣。幸而免耳。非與光武也。於乎。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而不得祭。謂宣帝也。謂哀帝也。謂英宗也。若光武

則元帝何嘗以爲之後哉。而使爲父母降而不聽其祭。其不緣人情亦甚矣。世豈獨一光武哉。此古今之大疑。不得不辨。

豈因嘉靖大禮議而發乎。篇中大宗小宗之名。與禮文不合。潘仲純之論。則有據矣。唐驥

宦官論

唐彪

自古帝王未有不用宦官者。亦未有用宦官而不信任之。專者。天下之官自一命以上。皆居於外。或終身不見天子。或數歲一見。卽貴如宰相。非朝正殿。御經筵。蒙宣召。則不能見。惟宦官居宮庭之中。日侍人主左右。習知其好惡。與其所欲爲之事。先意承旨。何所不中。稍有才能。天子必深愛之。天子深愛之。而人主之權。皆在其掌握矣。今夫富兒。擁數萬之貲。其左右僮僕。卽得挾主人之勢。以作威福。而況夫銀端左貂。出入掖庭。永巷間。口啣天語。手握王符者哉。故趙高之權。足以矯殺太子。天下環視而不敢問。漢之張讓。手屠元輔。唐之仇士良。喋血禁庭。而楊復恭且曰。門生天子也。無他。宦官執掃除管鑰之事。身卑善媚。得邀后宮之寵。雖天子不其悅之。亦足以自固。况乎后宮喜之。左右奉之。天子未有不信任之者乎。或曰。宦官之權。天子與之。后宮與之。猶未足爲深害。至宰相亦畏懼而趨奉之。天下事始不可問矣。以天下之大奉一君。以人主之尊任一宰相。宰相之權。足以操縱天下。而宦官從中制之。蓋宰相在外。不能深知天子之好惡。於是不得以厚利啗宦官。藉其耳目。以伺人主之隱。故宦官之惡。宰相不厭斥。而爲宰相者。且時時畏宦官。指摘其短。而宰相之權。反出宦

金華文庫

卷之八

論

吏

宦官

官下。此漢唐之觀。所以始終於宦官也。宋鑒前代之弊。重宰相之權。宦官聽其節制。每月朔望。趨宰相之庭。有罪出其不意。以法治之。驅斥貶竄。推其所加。至徽宗而童貫王黼。開邊起釁。則非祖制矣。明太祖制爲令典。勒石宮中。宦官不得習詩書。識典故。惟令給役而已。沿至中葉。宮中之石去。宦官漸讀書干政。司市舶而利權付之矣。掌團營而兵權付之矣。甚至以江陵相之強勁。不能不假援于馮保。夫周禮中涓。宦監皆統於外朝。而士大夫且得與左右僕從之員。今宦官反侵外事。刑獄錢穀。軍旅皆其所掌。宰相不得過而問焉。宜其亂亡之速也。然則將去宦官乎。宦官不可去也。不去宦官。又有竊柄覆國之患。然則奈何。曰。做周禮天官之制。閑人內監。統之家宰。師漢人之法。中郎執戟。得備宿衛。而御史中丞。復以時中宮。飭禁則宦官之權輕矣。爲人主者。清心寡慾。以絕逢迎之端。慎惜封爵。以防侵權之漸。日御正殿。日御經筵。君臣日接。以塞蒙蔽之源。如此。又何慮乎宦官之禍哉。不然。始以私昵而授之權。權既積重。至於倒持魁柄。以制天子。不得已而用袁紹崔胤之術。一舉而空之。宦官去而國亦亡矣。可不慎哉。起伏頓挫音節高爽。後一段尤爲拔本塞源之論。翼修先生學經於毛西河。夫子學文於黃梨州。先生宜其言。

金華文庫

卷之八

論

吏

宦官

有倫春如此 崇炳

金華文集

卷之八

論

七

皇初論

胡翰

天下同由之謂道。同得之謂德。同善之謂性。同靈之謂心。道一也。人皆由之。而不由者。為德一也。人皆得之。而不得者。為性一也。人皆善。而有不善者。為此人。也。非天也。心不能盡性。則不能盡德。矣。不能盡德。則不能盡道。矣。故雖天也。莫與能焉。而成能者。聖人也。此聖人所以為萬世開太平也。鴻荒之世。天地草昧。民物雜揉。穴居野處。雖蚊息蠕動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墊。毛食血飲。雖鷙擊搏之屬。不異也。而不以為孽。蒙以羽革。草木而不以為野。塗以積薪。而不以為薄。約以結繩。而不以為愚。其民安之。免於飢寒。而不及於災患。斯可矣。五龍姚人。彼十有七氏者。何氏也。九顧攝提。彼一紀者。又何紀也。其人果聖。而世果治也。歟。方於此。有以變而通之矣。何至委其人於顛蒙。倥侗之域。累數十萬年。同於禽犢。而不少拯之。豈天生民。立君之意乎。必不然矣。世雖傳之。聖人不言也。聖人不言者。蓋無稽而快之也。道本於三皇。德著於五帝。治備於三王。過此以往。未之能尚也。德同道也。而治亦道也。所因者異。山川之風氣不同。五方之民異俗。古今之風氣不作。歷代之治異宜。其要皆所以納民於道也。庖犧氏神農氏軒轅氏。繼天而王。畫卦以開物。備物以致用。民利賴之。其具不

過經界耒耜而歌漁農父之所務也其制不過宮室舟車
關市賦久梓臼而工商武夫之所能也方其未創之時民
固無所措其心思手足之力矣故必聖人而後爲之爲之
不足必聖人而後繼之因時變通不變不通也書契之作
治之始也衣裳之治德之昭也其化神而民方有善而不
知天下同歸於道泯乎其迹矣軒轅之後是爲五帝歷少
昊高陽高辛而至唐虞唐虞之帝爲堯舜聖聖相承時咨
都俞南面以臨群臣其治猶黃帝也而政教禮樂之在天
下有卑陶稷契以任之有伯夷后夔之屬以典之而又以
伯禹總焉雖有洪水之災四凶之惡不勞而治帝何爲哉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補皇初
天下同歸於德歸德之名焉而煥乎其文矣有虞之後夏
后氏承帝執中之傳以功賡帝之位九土既平九疇既錫
箕倫攸叙三年而天下遂於仁不得賢而與之而其子啟
能敬承父道以天下與其子指與賢也及啟之身有扈不
服于甘之役大戰而後服之欲如有虞之世不可得矣父
子相繼所以止天下之亂是乃變而通之也夏德既衰商
人繼之商德既衰周人繼之南巢之放湯有慙德牧野之
師武王以爲有光焉則君之不疑矣無復商人之意矣其
順天應人則一也故君臣易位天下不以爲非是亦變而
通之也撥亂世而反之天下同歸之義義形而益益備矣

禹之興也承乎虞而不反虞者也文王之興承乎商而進
乎商者也皆三代之盛王也其道同其德異者有之其德
同其法異者有之其法同其制異者有之存乎其人焉兩
存乎其世焉兩消息者候之微也淳龐者俗之判也理亂
者變之象也質文者治之體也損益者制之宜也變通者
權之用也神化者用之妙也通乎消息之候審乎淳龐之
俗明乎理亂之幾別乎質文之體損益變通令乎神化之
妙此聖人之所同也及周之衰王降而爲伯伯降而爲戰
國諸子分裂聖人之道人驚其私智異說摘萃是非梟亂
名實世患苦之雖爲諸子者亦病焉於是列名農墨之家
金華文畧 卷之八 論 補皇初
祭儉質尚功實而老子貴清淨將棄仁義蔑禮法與天下
其反其朴於太古之時意在懲周之弊而非大公至正之
道也漢用其術文景之天下無事最爲有効而非二帝三
皇之所尙也聖人之道辟之天地明之爲日月潤之爲雨
露變之爲風霆爲鬼神莫不由天地以成化察之爲山川
微之爲草木爲昆蟲莫不由天地以成體而天地之所以
爲天地者易簡而已矣聖人在位大之爲朝廷之選禪父
子之繼立變之爲征討君臣之華命皆天命所當然重之
爲郊廟社稷之事公卿大夫賢不肖之黜陟下至閭閻井
牧之賦庠序之教關市權衡度量之制刑賞之具禮樂之

凡○皆○民○生○之○不○可○去○者○也○聖○人○何○容○心○哉○亦○行○其○所○無○事○而○已○矣○故○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聖○人○之○性○天○地○之○性○也○聖○人○以○其○心○溥○萬○物○而○物○無○不○平○以○其○性○盡○万○物○而○物○無○不○成○非○固○誅○之○也○有○生○者○各○一○其○性○有○知○者○各○一○其○心○聲○氣○之○同○旋○於○桴○鼓○念○慮○之○子○堅○於○金○石○故○曰○天○地○感○而○万○物○化○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聖○人○之○化○如○神○而○人○不○與○知○焉○聖○人○之○化○如○天○而○神○不○與○能○焉○蕩○蕩○乎○平○平○乎○皇○極○之○道○也○而○非○老○氏○者○之○所○謂○道○也○皇○極○之○道○立○天○下○之○治○得○矣○苟○不○為○皇○猶○當○為○帝○苟○不○為○帝○猶○當○為○王○不○為○皇○不○為○帝○不○為○王○而○為○文○景○雖○後○世○所○莫○及○然○非○聖○人○之○治○也○意○在○擬○日○黎○原○道○而○醇○茂○嚴○正○自○是○宋○以○後○文○字○要○其○本○領○深○厚○才○力○揮○霍○明○朝○三○百○年○除○天○台○方○先○生○之○外○恐○亦○未○見○其○敵○錢○牧○齋○稱○為○笑○遇○宋○王○不○虛○也○吾○覓○此○文○三○年○不○得○刻○文○畧○時○不○及○載○後○從○故○人○趙○耀○夫○家○得○皇○明○文○衡○見○此○篇○如○獲○奇○寶○即○續○登○之○文○衡○所○載○仲○申○先○生○論○尚○有○衡○選○正○紀○尚○賢○慎○習○四○篇○以○不○及○盡○載○為○憾○金○華○學○者○有○困○心○表○彰○者○乎○將○唐○悅○齋○蕪○平○仲○胡○仲○申○三○先○生○文○盡○蒐○而○彙○為○一○集○以○存○一○邑○文○獻○是○在○有○志○者○也○王○崇○炳

金華文畧卷之九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辯

微子不奔周辯

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於○誓○紂○而○初○不○及○於○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於○嘆○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此○千○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於○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而○縛○銜○壁○衰○經○輿○榎○之○說○是○尤○傳○之○訛○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壁○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而○縛○請○降○矣○武○王○豈○不○同○微○子○之○賢○哉○其○將○周○家○三○分○天○

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明之節然賓王家備
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武王不亦失
入而微子不亦見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而縛銜壁
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於紂放廢
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
庚爲紂嫡家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壁衰絰
輿櫬造軍門以聽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
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
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
禮舉行悉偏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之獲也迨武庚
再叛卒於就戮始末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義始不
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母乃躁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
以死諫比干偶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
爲奴耳因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論爲鬼薪是也
而說者又謂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
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於
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宅日之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
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間誣罔聖賢之論故予不可以不辨
按西河夫子曰商書微子篇所云遜荒行遜者非奔周
也考其說濶之故則以秦書舊文爾紂作新聲而太師

少師有抱器奔散之事此二師者樂師也通與微子篇
太師少師相合而宋世家載微子又有持祭器造軍門
之文此微子奔周之說所自來也但微子雖不奔周至
卽壁輿櫬之事策書紀事並是實錄左氏不應有誤倘
移此事于武庚紂方被誅祿父雖忘父恐亦不得講輿
櫬事若云微子既降何無封國而不知微實有封何封
曰仍封於微左傳所云復其所史記所云復其位如故
是也既而旋封于宋樂記所云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
是也直至武庚既誅乃作微子之命始有統承先王建
爾上公諸文以爲微子遜野未獲迨至武庚就戮始求
微子以代殷後恐未必然

西伯戡黎辯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武王也。自史遷以文王伐者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遽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那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於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殺。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得討。况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爾。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而儒謂孔子稱文王爲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爲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疆。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於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爲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嘆。遂執而囚之。而况於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紂之悍。而於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辯

四

西伯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辯

五

西伯

儒皆以爲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爲紂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親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武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伐。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卽喪。則是時股已卽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爲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於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爲左右曰二伯。予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主贊。拒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爲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爲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爾。武王之未伐商也。襲商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汭水。紂使膠鬲侯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爲西伯。見於史傳者有自來矣。昔以此事實之。西河夫子其畧曰。衛是紂舊都。黎雖相近。然黎侯失國。終在衛外。未必畿內諸侯也。畿內之說。始于鄭氏。孔氏正義引王肅語。闕之曰。若在畿內。文王方率殷之叛國事紂。豈得入伐。正辯黎非畿內也。且文王伐黎。在改元之五年。尚書大傳所云。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邲。三年伐密。四年伐大夷。五年伐耆。者。即黎也。至六年伐崇。而討伐終焉。此非可漫移之。武王者。若謂史

記稱伐者爲誤。則在殷本紀。稱仇國。周本紀稱耆國。微子世家。又稱仇國。而註謂並是黎國。不得專指周本紀爲史遷誤也。若武王則有必不得伐黎者。武王嗣位在文之十年。已八十三。服喪再替。甫及大祥。觀兵孟津。伯夷以父死不葬罪之。至三年服闋。卽興師牧野。一伐而畢。自武嗣位。至此三年之間。何時可行討伐。而以爲武王戡黎誤矣。崇炳識

伯益辯

金履祥

伯益卽伯翳也。秦聲以入爲去。故謂益爲翳也。字有四聲。古多轉用。如益之爲翳。契去之爲。入聲。入聲之爲。去聲。去聲之爲。君雅是也。此古聲之通用也。有同音而異文者。如陶之爲。孫垂之爲。僣。僣之爲。鮐。鮐之爲。僣。射之爲。受。同之爲。罪是也。此古字之通用也。太史公見書孟子之言益也。則五帝本紀言益。見秦記之爲翳也。則秦本紀從翳。蓋疑而本決也。疑而未決。故於陳杞世家之末。又言垂益夔龍。不知所封。則遂謬矣。胡不合二書而思之乎。夫秦記不燒。太史所據以紀秦者也。秦記所謂佐禹治水。豈非書所謂隨山刊木。暨益。秦庶鮮食者乎。所謂馴服鳥獸。豈非書所謂益作朕虞。若子。上下鳥獸者乎。其事同。其聲同。而獨以二書字異。乃析一人而二之。可謂誤矣。唐虞功臣。獨四岳不名。爾而姜姓。則見于書。傳甚明也。其餘未有無名者。夫豈別有伯翳。其功如此。而反不見于書。又豈有馴服鳥獸者。孰加于伯益。雖朱虎。熊羆。亦以類見。果又伯翳才。積如此。而書反不及乎。夫以伯翳不得爲伯益。則禹不得爲契。咎繇不得爲皋陶。咎不得爲垂。鮐不得爲孫。他如仲偏。不得爲仲虺。射不得爲受。罪不得爲同。君雅不得爲君牙乎。史記本紀。世家及總敘之謬如此者多。不惟敘益爲然也。重

黎二人而合爲一。則楚有二祖也。四岳爲齊世家之祖。而總敘齊人伯夷之後。則齊又二祖也。此其前後必出于談遷二手矣。故其乖刺如此。而羅氏路史因之。真以益駁爲二人。又以柏翳爲皋陶之子。則嬴鄧李三姓無辨矣。且楚人滅六國之時。秦方盛于西。徐延於東。趙基于晉。使柏翳果皋陶之子。臧文仲安得云皋陶不祀乎。又以益爲高陽氏之才子。賡歎至夏啓時。則二百有餘歲矣。夫堯老而舜攝。舜耄期而薦禹。豈有禹且老而薦二百歲之益。以爲身後之計乎。皆非事實。不可以不辯。

鑿鑿乎其言之也。胡元瑞亦同此意。阮震噴

詩亡辯

王柏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集註曰。王者之迹熄。謂平王東遷而政教號令不及於天下。詩亡。謂黍離降爲國風。而雅亡也。此朱子本程子楊氏之說。而趙岐未有此論也。二說本甚密。以之釋孟子之言。妄疑其少疎也。蓋自穆王以來。政教號令已不及於天下。雖宣王修政教於幽厲之間。晚已不競。平王東遷而周道衰。二雅於是不復作矣。此程子之言。確爲至論。黍離之詩。周大夫之作也。以王之大夫而作爲是詩。歸之於雅。宜也。然其閔周室之傾覆。傷宗廟盡爲禾黍。其辭悲其意怨。與稱述先王盛德大業者。固不作矣。施之於燕享非所宜。奏之於朝廟又不可。繼之於二雅之正經。無是辭也。實同於風土情思之作。謂之王風可也。以其作之大夫也。故曰降。此楊氏之言。包括詳盡。然孟子之言。實二經始終之要。亦義理之所關也。若謂夫子止因雅亡而作春秋。則雅者自爲朝會之樂。春秋者自爲魯國之史。事情闊遠而脈絡不貫。且孟子言王者之迹熄而詩亡。非曰王者之詩亡也。凡言詩風雅頌俱在其中。非獨以爲雅詩也。是知迹熄二字。包含有味。然後二字。承接有序。所當涵泳而研究之。若視爲浮辭。而刪節擺脫。則情閒而理迂。恐與孟子本意不無少舛也。惟

河汾王氏窺見此意。直以春秋詩書同曰三史。其義深矣。愚竊意王制有曰。天子五年一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自昭王膠楚澤之舟。穆王回徐方之馭。而巡狩絕迹。夷王方下堂而見諸侯。如敵國。大而政教號令。固已不及於天下。而諸侯亦豈有陳詩之事哉。民風之善惡。於是不得而知也。宜王復古。僅能會諸侯於東都。二雅雖中興。而諸國之風亦無有也。諸國之風既不得而知。今見於三百篇之中者。又多東遷以後之詩。無乃得之於樂工之所傳誦。而陳詩之法。則不舉久矣。至夫子時傳誦者。又不可得。益不足以盡著諸國民風之善惡。然後因魯史以備載諸國之行事。不待褒貶而善惡自明。故詩與春秋體雖異。而用則同。說春秋者。莫先於孟子。知春秋者。亦莫深於孟子。而後世猶有未明其義者。愚每讀至此。未能釋然。乃因爲之辯。

其見卓絕。足破千古未決之疑。阮震嶼

觀音院鐘刻辯

倪朴

歐陽公五代史十國年譜云。聞吳越亦嘗稱帝。改元而求其事跡不可得。疑後自諱之。獨得其落星石爲寶石山制書。稱寶正六年辛卯。則知其嘗改元矣。今按婺州城北觀音院鐘刻云。寶大二年乙酉。吳越國錢元秀拾寶石制書。寶正六年辛卯。則是寶大三年。改寶正矣。梁末帝龍德元年。歲在辛巳。三年癸未。爲唐所滅。改元同光。此刻言寶大二年乙酉。則梁滅之明年。歲在甲申。始改龍德爲寶大。而不用同光之號也。吳越受梁封爵。國無主。正朔無所稟。故改號焉。非擅也。官繫吳越國。則知錢氏未嘗稱帝。而所以改元者。不肯反而事仇。奉正朔于唐也。此錢氏立國之大節。恨歐陽公不及見此鐘刻。無以明其改元之端。而見疑于信史也。予不得不爲之辯。

補史之闕。證史之疑。阮震嶼

洛書辨

王禕

洛書非洪範也。昔箕子之告武王曰：我聞在昔，鯀陟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不言洪範爲洛書也。孔子之繫易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未始以洛書爲洪範也。蓋分圖書爲易範，而以洪範九疇合洛書，則自漢儒孔安國劉向歆諸儒始。其說以謂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負圖其背，其數十，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出洛，負文其背，其數九，禹因而第之以定九疇。後世儒者以爲九疇帝王之大法，而洛書聖言也，遂皆信之，而莫或審其非然。孰知河圖洛書者，皆伏羲之所以作易，而洪範九疇則禹之所自敘，而非洛書也。自今觀之以洛書爲洪範，其不可信者六。夫其以河圖爲十者，仰天一至地十也；洛書爲九者，仰初一至大九也；且河圖之十，不徒曰自一至十而已，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水之位在北，故一與六皆居北，以水生於其位也；地二生火，而天七成之，火之位在南，故二與七皆居南，以火生成於其位也；以至東西中之爲水、金、土，無不皆然。至論其數，則一三五七九凡二十五，天數也；皆白，亥陽，爲奇，二四六八十凡三十，地數也；皆黑，文而爲陰，爲偶，此其陰

金華文畧

卷之九

辯

主

洛書

金華文畧

卷之九

辯

主

洛書

陽之理，奇偶之數，生成之位，推而驗之，於易無不合者。其謂之易，宜也。若洛書之爲洪範，則與義也何益？不過以其數應九而已。然一以白文而在下者，指爲五行，則五行豈有陽與奇之義乎？二以黑文而在左肩者，指爲五事，則五事豈有陰與偶之義乎？八政皇極，稽疑福極，烏在其爲陽與奇？五紀三德庶徵，惡在其爲陰與偶乎？又其爲陽與奇之數，二十有五，爲陰與偶之數，二十，通爲四十有五，則其於九疇何取焉？是故陰陽奇偶之數，洪範無是也，而徒指其名數之九，以爲九疇，則洛書之爲洛書，直而列之曰：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足矣。奚必黑白而縱橫之，積爲四十

圖與洛書並言而洛書之數九起以爲九疇耳。譬如星是則河圖之數十也。伏義畫卦何爲止於入乎。此其不可信者。二也。先儒有言。河圖之自一至十。卽洪範之五行。而河圖五十有五之數。乃九疇之子目。夫河圖國五行之數。而五行特九疇之一耳。信如斯言。則是復有八河圖。而後九疇乃備也。若九疇之子目。雖合河圖五十有五之數。而洛書之數。乃止於四十有五。使以洛書爲九疇。則其子目已缺其十矣。本圖之數不能足。而待他圖以足之。則造化之示人者。不亦既疎且遠乎。而況九疇言理不言數。故皇極之一不爲少。庶徵之十不爲多。三德之三不爲細。福極之十不爲鉅。今乃類而數之。而幸其偶合五十有五之數。使皇極儕於庶徵之恒陽恒雨六極之憂貧惡弱而亦備一數之列。不其不倫之甚乎。且其數雖五十有五。而於陰陽奇偶方位將安取義乎。此其不可信者三也。班固五行志舉劉歆之說。以初一口五行。至咸用六極六十五字爲洛書之本文。以本文爲禹之所敘。則可以爲龜之所負。而列於背者。則不可。夫既有是六十五字。則九疇之理與其次序亦已燦然明白矣。豈復有白文二十五。黑文二十。而爲戴履左右肩足之形乎。使既有是六十五字。而又要有是四十五數。並列於龜背。則其爲贅疣不亦甚乎。此其不可信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繇厘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義論之所爲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義倫之所爲敘也。義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繇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贊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繇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成。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

者四也。且箕子之陳九疇。首以繇厘洪水發之者。誠以九疇首五行。而五行首於水。水未平。則三才皆不得其寧。此義論之所爲數也。水既治。則天地由之而立。生民由之而安。政化由之而成。而後九疇可得而施。此義倫之所爲敘也。義倫之敘。卽九疇之敘者也。蓋洪範九疇。原出於天。繇逆水性。汨陳五行。故帝震怒。不以畀之禹。順水性。地平天成。故天以錫之耳。先言帝不畀。而後言天錫。禹則可見所謂畀。所謂錫者。卽九疇所陳三才之至理。治天下之大法。初非有物之可驗。有迹之可求也。豈曰平水之後。天果錫禹神龜而負夫疇乎。仲虺曰。天乃錫王勇智。魯頌曰。天錫公純嘏。言聖人之資贊天下之上壽。皆天所賦予。豈必是物而後可謂之錫乎。使天果因禹功成。錫之神龜以爲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則箕子所敘直美禹功可矣。奚必以繇功之不成發之乎。此其不可信者五也。夫九疇之綱。禹敘之。猶義文之畫卦也。而其目箕子陳之。猶孔子作彖象之辭以明易也。武王訪之。猶訪太公而受丹書也。天以是理錫之禹。禹明其理而著之疇。以垂示萬世爲不刊之經。豈有詭異神奇之事乎。鄭康成據春秋緯文有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又云。河龍圖發。洛龜書成。又云。河圖有九篇。洛書有六篇。夫聖人但言

圖書出於河洛而已。豈嘗言龜龍之事乎？又烏有所謂九篇六篇者乎？孔安國至謂天與禹神龜負文而出，誠亦怪妄也矣。人神接對乎筆，衆然者寇謙之、王欽若之天書也。豈所以言聖經乎？此其不可信者六也。然則洛書果何爲者也？曰：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於洪範何與焉？羣言淆亂，質諸聖而止。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非聖人之言與？吾以聖人之言而斷聖人之經，其有弗信者與？劉牧氏嘗言河圖洛書同出於伏羲之世，而河南程子亦謂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吾是以知孔安國劉向歆父子班固鄭康成之徒，以爲河圖授

金華文畧

卷之九

辯

末

洛書

皆本於天一至地十之數，謂之名異者，河圖之十洛書之九，其指各有在也。是故自一至五者五行也，自六至九者四象也。而四象即水火金木也。土爲分旺，故不言老少而五之外無十，此洛書所以止於九也。論其方位，則一爲太陽之位，九爲太陰之位，故一與九對也。二爲少陰之位，八爲少陽之位，故二與八對也。三爲少陽之位，七爲少陰之位，故三與七對也。四爲太陰之位，六爲太陽之位，故四與六對也。是則以洛書之數而論易，其陰陽之理，奇偶之數，方位之所，若合符節。雖係辭未嘗明言，然卽是而推之，如指諸掌矣。朱子亦嘗言洛書者，聖人所以作八卦而復曰

金華文畧

卷之九

辯

七

洛書

九疇並出焉，則猶不能不惑於漢儒經緯表裏之說故也。嗚呼！事有出於聖經，明白可信，而後世弗之信，而顧信漢儒傳會之說，其甚者，蓋莫如以洛書爲洪範矣。吾故曰洛書非洪範也。河圖洛書皆天地自然之數，而聖人取之以作易者也。

高識確論，特起漢唐宋諸說之上，可以一破千古之惑矣。咸雪厓

公于河圖洛書各有辯，又有河圖論，余于圖取論，故辯不復載。談圖書王勝于宋，阮震煥

艤航辨

蘇伯衡

客問艤航而往觀焉。詰航之主人曰。公治軒於第。而名以航。吾未暇論也。昔之人藏舟於壑。可謂固矣。半夜有負而去者。矧公之航於此焉。艤欲人不負之去。得乎。曰。彼之舟藏矣。而不艤焉。是以人得負而去也。我之航則固艤矣。又孰得負而去也。吾見江湖之上。洲渚之側。舟之泊者。非不艤也。揚沙拔木之風卒然而起。蹴天沃日之濤涵然而作。蛟龍鼉鼉之怪駭然而觸。卒之摧敗而傾覆者。亦多矣。則艤也。果足賴乎。曰。夫艤非徒艤也。有其具焉。有其地焉。艤之而無其具。無其地。猶不艤也。有之而具不美。地不善。猶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辨

太

艤航

不艤也。故善操舟者。必先治其具。使無不美。審其地。使無不善。然後乃可以艤。此艤之道也。先美其具。則大患可得而禦。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能動。善其地。則大患可得而避。雖卒遇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及。風恬浪靜。靜極而進。盲風怪雨。轉枕而止。而豈至於摧敗且傾覆哉。天下之險者。無過江海。而天下之濟險者。無過舟航。舟航固濟險之具也。而世之操舟者。恃其可以濟險也。逐利而不。知止。直前而不知戒。方其張帆順流。一日千里。自以為快。及乎風與水爭。飄蕩掀簸。而不可禁止也。蒼黃而艤。維石。取具於臨時。地勢不計乎險易。是烏知艤之道哉。雖欲

極人力之所能。為以禦避乎風濤蛟龍之變。而不可得。至於束手熟視。其摧敗傾覆。而不可救。故此非艤之失也。艤焉。而非其道之失也。我嘗觀浙河渡楊子。浮淮絕濟。沿津而北。遂遵海而南。歸環顧前後左右之舟。未有具完地利。而推傾敗覆者也。亦未有具不完地不利。而不摧敗傾覆者也。夫操舟一艤之間。尚得其道。以免於患。又况君子之行已。而身之安危。家之興廢。所係焉者。可以無道而欲免患乎。嗟夫。勢利權謀。之可以涉世。不猶舟航之可以涉險乎。人之倚勢利權謀而趨世。不猶操舟者之恃舟航以濟險乎。世道之險。甚於江海。富貴之禍。甚於風濤。蛟龍特舟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辨

五

艤航

航而涉險者。其用危倚勢利權謀。以趨世者。其身不危哉。奈何世之君子。貪得而無厭。日進而不顧也。觸罪罟。陷危機。首領膏於斧鑕。妻子窮為俘囚。將誰咎乎。將誰咎乎。故我之仕也。於彼之所倚者。畏之如虎。狼遠之如仇。營奉身而退。仁義為之樓櫓。詩書為之棹楫。道德為之維。忠信為之所進。則遊乎學之海。止則泊乎聖之涯。今也年踰五十。若更世變。身之不辱。而祖宗之無忝。非敢自以為能。庶幾寡過焉耳矣。則固艤之力也。休吾身於斯軒。強吾軒以斯名。因物理之察察者。以圖終而訓後。則亦安而不忘危之志也。而客又何怪焉。客不能詰。遂逡而退。余時在坐。復聞

其辯以其言之足以有警也。於是錄之。航之主人名泳字仲潛。浦江人。世所謂義門鄭氏也。

以此防身。猶至父子一家俱受刑戮。明祖之網亦密哉。卽兼張殺單豹之養亦不能免矣。崇炳

卷之九

手

手

手

詩辯

王紳

聖人垂訓方來於六經尤著。六經非聖人之所作。因舊文而刪定者也。易因伏羲文王之著而述之。大傳所以明陰陽變化之理。書因典謨訓誥之文而定之。所以紀帝王治亂之迹。春秋因科史之舊而修之。所以明外伯內王之分。詩因列國歌謠風雅之什而刪之。所以陳風俗之得失。禮所以著上下之宜。樂所以導天地之和。皆切于日用。當於事情。而爲萬世之準則也。其於取舍用意之際。似寬而實嚴。若疎而極密。故學者捨六經無以爲也。奈乎秦燬之烈。燔滅殆盡。至漢特尊而用之。而莫得其真。或傳於老生之徒。所記誦。或出於屋壁之所秘藏。記誦者則失於舛謬。秘藏者未免於脫畧。先傳因其外謬。脫畧復從而訂定之。務足其數。而以已見加之。其闕者或僞爲以補之。或取其已剛者而足之。其受禍之源雖同。而詩爲尤甚。夫詩本三千篇。聖人刪之。十去其九。則其存者必合聖人之度。皆吟咏情性。涵暢道德者也。故聖人之言曰。興於詩。教其子則曰。不學詩。無以言。與門弟子語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至於平居亦雅言。詩之爲用。曠著之人習而誦之。咏之。闔門。被之管絃。薦之郊廟。享之賓客。何所往而非詩耶。後世置之博士。以謹其傳。爲用固亦大矣。度其溫厚和

平之氣皆能感發人善心可知焉。今之存者乃以鄭衛淫奔之詩混之，以足三百十一篇之數，遂謂聖人所刪至如桑中濮上之言，皆牧豎賤隸之所羞道，聖人何所取而存耶？玩其辭者何所興，言之復何嘉耶？學之何益於德，誦之闔門，烏使其非禮勿聽耶？被之管絃，薦之郊廟，鬼神祭之賓客，意何在耶？是未可知也。且聖人又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然思且無邪，見于言者又何贅耶？假使聖人實存之，則其所刪者又必甚於是耶？或曰：聖人存之者，蓋欲後世誦而知耻，所以懲創人逸趣，亦垂戒之意也。是故春秋据事直書，臣弑其君，子弑其父，皆明言之而不隱。及具成也，令亂賊懼，詩之爲意，豈外是哉？嗟乎，春秋國史也，備列國之事，必欲見其葬弔會盟，聘享征伐嫁娶之節，闕之則後世無所傳，無所傳則後世無所信，故備書之而用意之深，則在明褒貶於片言間也。詩既爲民間歌謠之什，道其善固不可失其惡，又烏害於道乎？由是論之，則淫奔之詩，在聖人之所刪，蓋必矣。且張載子厚嘗論衛人輕浮息墮，故其聲音亦淫靡，聞其樂，使人有邪僻之心，而鄭爲尤甚。夫聖人教之以孝悌忠信，恨不挽手提耳以礪之，何乃以淫靡之樂，而使人起邪僻之心乎？故其論爲邦亦曰：放鄭聲，然則於之於理，據之於經，考之於聖人之言，意

雖有儀秦之辯，吾知其叛於理，而失聖人垂訓之意矣。鄭衛諸詩，確然可指爲淫者，不過數篇，左傳晉韓宣子聘衛，衛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鄭伯享趙孟於垂隤，子大叔賦野有蔓草，鄭子展諷晉侯爲孫林父執衛君賦將仲子兮，韓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宣子請賦詩以知鄭志，子焉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采芣，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蓍兮，此皆今日所指爲淫詩者，夫儼然大國之卿，興詞請賦，而歌其國之淫詩，暴揚醜穢，將以見志，不亦愧乎？然且表記引國風曰：我今不閑，皇恤我後，又曰：言笑晏晏，信誓旦旦，又曰：心之憂兮，於我歸說，坊間引詩曰：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又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若果淫詩，古人且不必習讀其文，又何必爲之屢諷迭引乎？況其見于他經者，皆與近所傳鄭衛諸詩無異，以爲漢儒僞爲以補之，恐不其然。曰：安知其非夫子刪外之詩，流傳於俗儒之口者乎？曰：刪詩之說出於孔子世家，與班氏藝文諸書，而其說尚可疑也。論語曰：詩三百，又曰：誦詩三百，意夫子未刪定之前，原是三百，豈有夫子自刪而自言其數且歷歷自稱之者乎？仲將此說，祖述王魯齋金仁山二先生，而明儒陽明子茅鹿門亦主其義，要未必是也。崇禎志

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
仁宗。程頤尚謂其父漢王當別立殊稱。矧我皇上聖父母
乎。如曰子無得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非尊無
如。與獻帝本處臣道。又益號列聖少殺。又不取稱宗何
嫌。于二上設宗。滿人繼欲并崇其祖。却難蓋繼統與創
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己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
之。若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也。
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為百神之主。尚當祭
其國之無主後者。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
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勸議者之說與。曰議
之是者。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
曷亦上問與。曰皇上至孝之心。既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
禮三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辯

美

大禮三

禮其次第卑矣。予嘗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
又慮夫紛紛之論。真成聚訟。而貽患也。故為是答問者。
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于天下也。
此辯實補永嘉之未發。非隨聲附和也。阮震嶼

禹碑辨

方太古

禹碑事近出。而衆論譁如聚訟。然愚謂碑者。蓋起韓昌黎
詩傳之一字也。其時劉禹錫則曰銘是也。三代無碑碣。禹
三王之首也。卑有之。傳誦也。周宣王時始有石鼓。碑肇於
秦。盛于漢魏。晉唐宋則沿襲之。刊之巖石之壁。則有之也。
夫石久則泐。夏至宋三千年。不泐乎。愚謂秦漢間剝落殘
缺好事者。重摹刊之于石。有之也。或碑之亦然也。則碑與
石稍規模之。石與碑何別乎。若然則韓子或未之不是也。
夫韓子問諸道人。非親見者也。形容之於詩。則固奇且古
矣。或者天欲先假文人之手。而兆其藏。啓其秘乎。凡物珍
而不易。曉藏而不易。洵亦天道也。所謂鬼神呵護之者也。
不然。何至於宋嘉定之間。何子一。致因樵者見之。輒摹而
歸傳之人耶。豈何之見于樵者之刻。卽韓之聞於道人者。
耶。山若無二。蓋必然。是也。何之摹者。謂有二紙。過長沙。輒
以一紙曹轉運彥約。并柳子厚所撰與書。般若和尚第二
碑。以一揭之。座右。自為瑤玩。曹輒牒衡山令搜訪之。時柳
碑在上。封寺僧法圓舍。以去冬雪多凍裂。禹碑昔人罕見
之。疑何取之他處。以誑曹。何遂刻之。岳麓書院後山巨石
壁上。但令解柳碑來。匣之。祇庠而已。此銘定戊子。鄱陽張
允叔游宦紀聞第八卷所載也。胡為乎至今。則季明德謂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辯

圭

禹碑二

之當時曹轉運亦疑其誑也。而終不得其實。誤也。又謂今觀禹碑之文。或未得其讀。別有隱義。則不敢欺。第如近時所譯之云。則辭艱指陋。於世教無關焉。有德者之言。宜不如是。則誠不然也。嗚呼。何子一在宋。以賢良稱。豈好誑人者也。蓋俗僧畏勢利。已遠辱造辭也。古今僧姦。庸知其狴如此哉。何子一好奇好古。自適可也。以一本貽曹。多事也。而彼又豈知其時序之然乎。輒刻之岳麓書院之石。而亦欠一文。字以發揚之。設有文字。而古跡之顯晦。既白。而前之人。彼惡敢肆疑。且議哉。子一既勤而怠。已能免過乎。吾操其戈而伐之。抑吾亦過矣哉。而弗之求乎。恕也。東橋

寺在祝融峰。峰在崇岳鄉。况三峰不聯屬。而相距遙遠。嚶微韓詩而茫昧失跡。予徵衡山記。大禹巖必也。而後之志岳者。亦未之能明也。甘泉湛原明曰。雖不必識其字義。觀其形模奇古。想見古聖人之心。畫如觀古聖人之儀形。因以得古聖人之心。精一之妙。豈但供玩好而已。言雖嘉不既迂矣乎。夫心目人之大官也。物之接于目。注于心。奇古足矣。予一幅裝璜之。懸之中堂。諦觀之。或忘寢食。而神超物表矣。雖然。潘君宦游而得之。沈君禱寢而譯之。二子同名鑑。夫豈偶然哉。嗚呼。石四百年矣。湮沒草土。一旦而顯。又豈偶然乎哉。三代之珍。足洗後世之陋。神物也。余瑤

殊不可廢。先生集中此為勝場。阮霞嶼

元素先生詩錢蒙叟重稱之。蔡九霞續廣輿記收之。發郡人物中。蓋非常人。先生少受經章楓山。年十八走南海。謁陳白沙。歸棄經生業。讀書學古。已復出遊。弔白砂於江門。汎彭蠡。涉三天子障。縱遊金陵。吳會。與楊君謙沈啓南文徵仲暨孫太初結詩酒社。正德初隱於玄英先生之白雲源上。號一壺生。既又徙金華之解石山。晚歸溪上。故里號寒溪子。寒溪迂緩好游。雖作客必以被行。嘗宿吳中黃姬水家。姬水侍以父執。謹薦新。稱席不

用乃自解篋出所携白褚藉之寢質明視之褚宛如初製無變積痕或出遊冒大風雨揭泥淖者數十里衣履嚼然不滓或疑有神

唐正學議

說

悔說

范浚

傳有之曰日悔昨月悔朔至哉古人之善學也夫人非堯舜不能每事盡善誰無過者惟過而悔悔而改則所以爲過者亡矣且古人之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成湯悔故改過不吝太甲悔故自怨自艾仲尼悔故曰於予與改是顏淵悔故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子路悔故人告之以有過則喜子夏悔故投杖而拜曾子曾子悔故曰我過矣我過矣聖賢未有不由悔而成者也詩曰聽用我謀庶無大悔易曰不遠復無祗悔悔非無過者也求寡過者也求寡過則終無過矣悔其可已乎然予所謂悔者非必失諸言行而後悔之之爲悔也過生於心則心悔之勿復失諸言行而已矣過不知悔命之曰惡悔不能改命之曰愎改而憚焉命之曰吝愎與吝悔之賊也過益過者也日月之食或既或不既食之所止明即復焉悔而改改而不吝天之道也改過而吝者違天而徇欲者也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使成湯改過而吝非化也是故欲寡其過者蘧伯玉之悔至於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亦由悔而化耳悔而改改而不吝化之道也悔其可已乎

讀之通身汗下

阮震輿

牙醫說

呂皓

余左車有齒搖動痛楚不可忍將有遠行亟欲已之有張姓者以落齒爲業因呼而示之張曰是齒也可存可去存之則痛未易遽止醫無速效而莫吾酬去之則痛可立止然傍無依輔牽連撼動禍移他齒必將復求於我我復試吾術則齒日以少而吾得酬益以多不盡不止也雖然是術也可以試之於人而不可試於公蓋公知道君子也是用先告公以自治之方始可以盡吾術行吾志次第其良劑而治之閱元氣以養齒之末節飲食以養齒之銑齒津液以養齒之體又從而度乃口以防羞之起結乃舌以防邪之工護乃唇以防風之寒浸久浸固雖無捷效必不貽患于後日子惟不市勞以爲功不指功以求報故敢盡以語公焉然使吾術而盡人告之以此則吾有委溝壑而已耳因倒其囊中脫齒數斗列以示余曰此應脫而脫者彼未應脫而強脫之者應脫者十不一焉又覺頰而進曰脫一齒僅得米二升吾母老妻瞽子幼一日不脫數齒則將不能給矣利害之切吾身蓋若此寧求脫人之齒且快于人而已得食乎將必圖固人之齒且忤于人而已不得食乎余因笑語座客曰諸賢異時出而醫國其取方於此上池紫方經國之虛扁也阮震興

染說贈方希直

蘇伯衡

凡染象天象地象東方象南方象西方象北方象草木象翟象雀以爲色取蜃取梘取藍取茅蒐取麋盧取豕首取象斗取丹秫取淪水取欄之灰以爲材煨之漚之暴之宿之淫之沃之塗之揮之漬之以爲法一入再入三入五入七入以爲候天下染工一也於此有布帛焉衆染工染之其材之分齊同其法之節制同其候之多寡同其色之淺深明暗枯澤美惡則不同其深而明澤而美者必其工之善者也其淺而暗枯而惡者必其工之不善者也蓋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染之妙得之心而後色之妙應於手染至於妙則色不可勝用矣夫安得不使人接于目而愛玩之乎此惟善工能之非不善工可能也夫工于染者之所染與不工於染者之所染其色固有間矣然雖工者所染之布帛與天地四方草木翟雀其色則又有間矣無他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色二氣之精華天之所生也天下之至色也布帛之色假乎物承人之所爲也非天下之至色也學士大夫之於文亦然經之以杼軸緯之以情思發之以議論鼓之以氣勢和之以節奏人人之所同也出于口而書于紙而巧拙見焉巧者有見于中而能使了然於口與手猶善工之工於染也拙者中雖有見而口則不能達

猶不善工之。不工於染也。天下之技。莫不有妙焉。而況於文乎。不得其妙。未有能入其室者也。是故三代以來。爲文者至多。尚論臻其妙者。春秋則左丘明。戰國則荀况。莊周。韓非。秦則李斯。漢則司馬遷。賈誼。董仲舒。班固。劉向。楊雄。唐則韓愈。柳宗元。李翱。宋則歐陽修。王安石。曾鞏。及吾祖老泉。東坡。穎濱。上下數千百年間。不過二十人爾。豈非其妙難臻。故其人難得歟。雖然。之二十人者。之於文也。誠至子妙矣。其視六經。豈不有遜庭也哉。六經者。聖人道德之所著。非有意於爲文。天下之至文也。猶天地四方草木。翟雀之爲色也。左丘明之徒。道德不至。而其意皆存於爲文。非天下之至文也。猶布帛之爲色也。學者知詞氣。非六經不足以言文。玄。非天。黃。非地。青。非東方。赤。非南方。白。非西方。黑。非北方。夏。非翟。緞。非雀。紅。綠。非草木。不足以言色。可不汲汲於道德。而惟文辭之孜孜乎。天台方希直。從太史宋公學爲文章。其年甚少。而其文甚工。不惟同門之士。未有及之者。自朝之縉紳。以至四方之老成。凡與宋公友者。無不推許之。以爲不可及。余每過宋公。退卽希直。讀其所爲文。未嘗不擊節而歎。其有得於文之妙也。今希直將歸其鄉。大肆其力於文。故因以此勉焉。余自蚤歲。徒盡心於文。年垂五十。而迄無成。不知自勉。乃欲勉希直。學不知愧。

然希直得余說。而及時以道德自任。則又何至若余哉。此余之所以致愛助於希直也。
深於爲文。故能言之親切如此。
唐正身

昆侖圖說

趙祖勝

昆侖道之統體。二氣道之流行。陽清而暢。天道也。陰凝而承。地道也。陽之陰。陰之陽。二少之互為根也。天至中而純。允離震顯其仁。地至正而純。艮坎巽成其用。雨露以滋物也。日以發物也。雨露所不能滋。日所不能發者。必達于雷。地載山。山出水。於是草木蕃焉。品物章矣。風地噫氣也。而發乎天。雷天之威也。而發乎地。水火體相反也。相濟以成。用澤下山而建。續山得澤而奏功。皆相資也。故曰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陽左旋。陰藏其宅。陰右旋。陽萌其室。不以消為息也。陽主動。動而無動。惟其進也。陰主靜。靜而無靜。惟其反也。善觀陰陽者。於寒暑晝夜而知矣。聖人觀於天之道。好生以爲心。文明以爲履。剛斷以爲威。是故以爲君也。以爲父也。以爲夫也。君君父父而夫夫矣。觀於地之道。凝靜以爲質。容受以爲量。與順以行之。是故以爲臣也。以爲子也。以爲婦也。臣臣子子而婦婦矣。好生故無我而明生。無我而生。故威震而不以爲虐。凝靜故有容。容物多而順應之。故勢愈卑而天下不以爲屈。凝靜而後能生。生。容受而後能文明。與順而後能用威。故曰崇法天。卑法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矣。連山首艮。本陽初也。歸藏首坤。守陰純也。周易首乾。用全陽也。大哉

圖也。其三易之源乎。

說共三篇。上篇明天道而達之於人。倫凡一十七章中。篇剝圖體而齊之以卦。畫凡一十六章。下篇詒性真而歸之於學術。凡四十七章。此其上篇之首章也。細按之。自足以目三篇之理。而彙圖之義。因節錄之。小成大成。二圖當附見諸圖經。考後其全書亦擬另刊。趙香砂

議

盟會聘享失禮議

呂祖謙

觀人之術。在隱不在顯。在晦不在明。顯與明。人之所畏也。隱與晦。人之所忽也。人之所畏。雖小人猶知自飾。人之所忽。雖君子不能無疵。衆之容必肅于閒燕之日。對賓之語必嚴于私昵之時。又况盟會聘享之際。金石在庭。簋豆在席。擯相在前。三揖在下。旦失色于堂。暮僂笑于國。片言之誤。且以起萬口之譏。人情好勝而惡辱。豈不能勉強于須臾邪。今考左氏所載。其周旋揖遜。可嗤可指者。相望于冊。此理之不可曉者也。嗚呼。吾得之矣。凡人情欲欺世而作其甚者。每爲善人之所見。爲惡人之所不見。胡不反觀一身。以近取譬乎。所受病則目不能視。腎受病則耳不能聽。脾受病則口不能食。心受病則舌不能言。受病于人之所不見。則其病必發于人之所見矣。是故隱顯晦明。本無二理。隱之所藏。待顯而露。晦之所蓄。待明而彰。彼春秋之公侯卿大夫。未嘗致力於暗室屋漏之學。及盟會聘享之際。雖欲勉強修飾。終有時而不能掩。秋血而忘者。不自知其忘也。受玉而墮者。不自知其墮也。奏樂而嘆者。不自知其嘆也。相語而泣者。不自知其泣也。方正冠鳴佩。嚴然肅然。平居暇日。暗室屋漏之所爲。至于此時。無不發見。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議

堯

盟會

吾以是知顯者隱之影。明者晦之響也。君子欲無得罪于衆。必先無得罪于獨。苟徒以一日之敬。而蓋終身之邪。是渴其源而揚其流。斧其根而漑其葉也。雖然。春秋之時。旁觀竊議者。特爲古史之學者耳。而愆失繆戾。已不能逃其目。使有知道者。立于其側。又將若何。

天不能隱災祥於日星雲物。地不能隱吉凶於山川流峙。人不能隱善惡於貌言視聽。羽翼經傳。倣世破俗之論。與敷演性理圖畫。雷同傳會。毫無實得者。不同。崇禎

金華文集

卷之九

議

堯

盟會

治河議

宋 濂

比歲河決不治上深憂之既遣平章政事鬼名御史中丞李某禮部尚書秦不花沈兩珪有邸及白馬以祀又置行都水監專治河事而續用未之著乃下丞相會廷臣議其言人人殊濂則以為河源起自西北去中國為甚遠其勢湍悍難制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也何也河源自吐番朶甘思西鄙方七八十里有泉百餘泓若天之列宿然曰火敦腦兒譯云星宿海也自海之西又匯為阿刺腦兒二澤又東流為赤賓河而赤里出之水由西合忽闕之水從南會也里未之水復至自東南於是其流漸大

金華文舉

卷之九

議

早

治河

曰脫可尼譯云黃河也河水東行又岐為九派曰也孫幹倫譯云九渡也水尚清淺可涉又東約行五百里始寢渾濁而其流益大朶甘思東北鄙有大山四時皆積雪曰亦耳麻不莫刺又曰騰乞里塔譯曰昆侖也自九渡東行可三千里乃至昆侖之南又東流過闕即開提二地至哈刺別里赤與納降哈刺河合又合乞兒馬出二水乃折流轉西至昆侖北既復折而東北流至貴德州其地名必赤里自昆侖至此不啻三千里之遠又約行三百里至積石從積石上距星宿海蓋六千七百有餘里矣其來也既遠其注也必怒故神禹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

金華文舉

卷之九

議

里

治河

經及孟津洛汭至于大伾大伾而下驪為二渠北載之高地過洛水至于大陸播為九河趨碣石入于渤海然自禹之後無患水者七百七十餘年此無他河之流分而其勢自平也周定王時河徙磧礫始改其故道九河之迹漸至湮塞至漢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孝武時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于淮泗汎郡十六害及梁楚此無他河之流不分而其勢益橫也逮乎宣房之築道河北行二渠復禹舊迹其後又疏為屯氏諸河河且入于千乘間德棣之河復播為入而八十年又無水患矣及成帝時屯氏河塞又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充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由是而觀則河之分不分其利害昭然又可睹已自漢至唐平決不常難以悉議至于宋時河又南決南渡之後遂由彭城合汴泗東南以入淮而向之故道又失矣夫以數千里湍悍難制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勢萬萬無此理也方今河破金隄輪曹鄆地幾千里悉為巨浸民生墊溺比古為尤甚莫若浚入舊淮河使其水南流復於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平水使之北流以殺其力則河之患可不矣譬猶百人為一隊則其力全莫敢與爭鋒若以百分而為十則頓損又以十各分為一則全屈矣治河之要孰踰於此然而開闢之初洪水泛溢於天下

禹出而治之。水始由地中行耳。蓋財成天地之化。必資人功而後就。或者不知。遂以河決歸於天事。未易以人力强塞。此迂儒之曲說。最難成事者也。濂竊憤之。因備著河源。以見河勢之深且遠。不分其流。決不可治者如此。倘有以聞于上。則河之患。庶幾其有瘳乎。雖然。此非濂一人之言也。天下之公言也。

治河書可車載。大都遵此而敘。分古今利害。瞭然不作模糊一字。阮霞嶼

按洪武間僧宗泐至西域求經。自記所歷曰。河源出自抹必力赤巴山。番人呼黃河為抹處。羗牛河為必力處。

金華文畧

卷之九

里

治河

赤巴者。分界也。且山西南所出之水。則流入羗牛河。東北之水。是為河源。于西還宿山中。嘗飲其水。番人戲相謂曰。漢人飲漢水矣。其源東抵崑崙。可七八百里。全所涉處。尚三百餘里。下與崑崙之水合流。中國相傳以爲源自崑崙。非也。崑崙名麻喀刺。其山最高。大四時常雪。有神居之。謠言如此。今潛溪所志。河源及崑崙之名。與此不同。豈番語異耶。圖禹貢者。但云河山崑崙。豈知至崑崙已七八百里也。世界漸久。步履漸廣。則聞見亦日博。不得執成見。以自域類如此矣。崇禎

金華文畧卷之十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溪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跋

石經跋尾

方甸

石經殘碑在洛陽張景元家。世傳蔡中郎書。未知何所據。漢靈帝熹平四年。邑以古文篆隸三體。書五經刻石于太學。至魏正始中。又爲一字石經。相承謂之七經正字。今此

金華文畧

卷之十

跋

一

石經

所傳家一體隸書。必魏世所立者。然唐經籍志。又有邑金字論語二卷。豈邑五經之外。復爲此乎。據隋經籍志。凡言一字石經。皆魏世所爲。有一字論語二卷。不言作者之名。而唐遂以爲蔡邕所作。則又疑唐史傳之誤也。蓋自北齊遷邑石經于鄴都。至河清。岸崩。石沒于水者幾半。隋開皇中。又自鄴運至長安。未及緝理。尋以兵亂廢棄。唐初魏鄭公鳩集所餘。十不復一。而傳拓之本。猶存秘府。前史所謂三字石經者。卽邕所書。然當時一字石經存者。猶十數卷。而三字石經止數卷而已。由是知漢經之亡久矣。不能若此之多也。魏石經近世猶存。至五代。湮沒殆盡。往年洛陽

守因閱營造司所棄碎石。識而收之。遂搜訪。凡得尚書儀禮論語合數十段。又有公羊碑一段。在長安。其上有馬日碑等名號者。魏世用日碑等題名。本在禮記碑。而此乃公羊碑上。益知非邕所為也。尚書論語之文。與今多不同者。非孔安國鄭康成所傳之本也。獨公羊當時無他本。故其文與今文無異。然皆殘缺已甚。句讀斷絕。一篇之中。或止存數字。可勝嘆惜哉。予嘗謂物之不幸者。莫甚于書。自隋牛洪已言。書有五厄。由洪至今。其厄又可知。夫著之金石。宜若可傳于無窮。而不幸且如是。至于夷狄荒唐亂世之。言晏然享天下。厚奉歷千有餘歲。而未聞遺詆訶之厄。彼

金華文畧

卷之十

跋

二

石經三

亦何幸而至。此豈天終不佑吾道耶。吾友邵人董堯卿自洛陽持石經紙本歸。斬然寶之如金玉。而予又從而考之。其勤如是。予二人亦可謂有志于斯文矣。紹聖甲戌秋八月題

文亦如殘碑缺鼎 王崇炳

秦祖楚文跋尾

方 甸

右秦丞成碑在鳳翔府學。又一本告亞駝神者在洛陽劉忱家。書辭皆同。惟偏傍數處小異。按史記世家。楚子連熊子名者二十有二。獨無所謂熊相以事考之。楚自成王之後。未嘗與秦興難。及懷王熊槐十一年。蘇秦為合從之計。六國始連兵攻秦。而楚為之長。秦出師敗之。六國皆引而歸。今碑文熊相率諸侯之兵以加臨我者。真為此舉。蓋史記誤以熊相為槐耳。其後五年。懷王忿張儀之詐。復發兵攻秦。故碑文云。今又悉興其衆。以逼我邊境也。是歲秦襄王二十六年也。王遣庶長章邯拒楚師。明年春。大敗之。丹陽遂取漢中之地。六百里。碑云。客荆楚師。復略我邊城。是也。然則碑之作。正在此時。蓋秦人既勝楚。而告于諸侯之文也。秦人嘗與楚同好矣。楚人背盟。故秦人嫉之。幸于一勝。獨告神明。著金石以垂示後世。何其情之深切。一至于此。與余昔固嘗怪秦楚虎狼之國。其勢若不能並立于天下。然以此隣壤之近。十八世之久。而未嘗以弓矢相加。及得此碑。然後知二國不相為害。乃在秦盟詛之美。姻婚之好。而已。戰國之際。忠信道喪。口血未乾。而兵難已尋者。此比皆是。而二國獨能守其區區之信。歷三百餘歲而不變。不亦甚難得而可貴乎。然而史記及諸傳記。皆不及之也。

金華文畧

卷之十

跋

三

秦二

碑又云熊相背十八世之誼。盟今世家所載自成王至熊相才十七世爾。又云楚取我邊城新隍及柳長而史記止言六國退敗而已。山是知簡策之不足盡信而碑刻之尤可貴也。秦惠公二十七年周赧王之三年也。自碑之立至今紹聖收元一千四百四十年。

碑刻可信亦考古之一徵文更蒼雅絕俗 阮霞與

書歐陽公文粹後

陳亮

右歐陽文忠公文粹一百三十篇。公之文根乎仁義而達之政理。蓋所以翼六經而載之萬世者也。雖片言半簡猶宜存而弗削。顧猶有所去取於其間。母乃誦公之文而不知其旨。敢於犯是不韙而不疑也。初天聖明道之間。太祖太宗真宗以深仁厚澤涵養天下。蓋七十年。百姓能自衣食以樂生。送死而戴白之老安坐以喜。童兒幼稚什伯爲羣。相與鼓舞於里巷之間。仁宗恭己無爲於其上。太母制政房闈而執政大臣實得以參可否。晏然無以異於漢文景之平時。民生及識五代之亂離者。蓋於是與世相忘久矣。而學士大夫其文猶襲五代之卑陋。中經一二大儒起而麾之。而學者未知所向。是以斯文獨有愧於古。天子慨然下詔書以古道飭天下之學者。而公之文遂爲一代師法。未幾而科舉祿利之文非兩漢不道。於是本朝之盛極矣。公於是時獨以先王之法度未盡施於今。以爲大闢其策學者之辭。懇懇切至。問以古今繁簡淺深之宜。與夫周禮之可行與不可行。而一時習見百年之治若無所事乎此者。使公之志弗克遂伸。而荆國王文公得乘其間而執。爲神宗皇帝方銳意於三代之治。荆公以伯者功利之說。以三代之文。正百官。定職業。修民兵。制國用。興學校。以

養天下之才。是皆神宗皇帝聖慮之所及者。嘗試行之。尋察其有管晏之所不道。改作之意。蓋見於末命。而天下已紛然趨於功利而不可禁。學者又習於當時之所謂經義者。剝裂牽綴。氣日以卑。公之文雖在。而天下不復道矣。此子瞻之所為深悲而屢嘆也。元祐間。始以末命從事。學者復知誦公之文。未及十年。浸復荆公之舊。迄于宣政之末。而五季之文。靡然遂行于世。然其間可勝道哉。二聖相承。又四十餘年。天下之治。大畧舉矣。而科舉之文。猶未還嘉祐之盛。蓋非獨學者不能上承聖意。而科制已非祖宗之舊。而況上論三代。是以公之文學者。雖私誦習之。而未以為急也。故予姑投其過於時文者。以與朋友共之。由是而

不止。則不獨盡究公之文。而三代兩漢之書。蓋將自求之。而不可禦矣。先王之法度。猶將望之。而況於文乎。則其犯是不難得。罪於世之君子。而不辭也。雖然。公之文雍容典雅。紆餘寬平。反覆以達其意。無復毫髮之遺。而其味常深長。於言意之外。使人讀之。藹然足以得祖宗致治之盛。其關世教。豈不大哉。初。呂文靖公。范文正公。以議論不合。黨與遂分。而公實與焉。其後西師既興。呂公首薦范富。韓三公。以靖天下之難。文正以書自咎。歎然與呂公戮力。而富公獨念之不置。夫左右相仇。非國家之福。而內外相關。面

不相沮。蓋治道之基也。公與范公之意。蓋如此。當是時。雖范忠宣猶有疑於其間。則其用心於聖賢之學。而成祖宗致治之美者。所從來遠矣。退之有言。仁義之人。其言諄如也。故予論其文。推其心存至公。而學本乎先王。庶乎讀是編者。其知所趨矣。

紆徐委佩。起伏頓挫。亦有六一居士筆意。王崇炳

書林勸本政後

陳亮

右林勸本政書一十卷。比較二卷。徐宗武得之華氏家。勸
管游宦廣中。蓋紹興初。容州所刊本也。勸爲此書。勸矣。考
古驗今。思慮周密。世之爲井牧之學。所見未有能易勸者。
顧其間。將使隸農耕良農之田。納租視其俗之故。經賦出
于良農。而隸農出軍賦。疑非隸農所利。又使他人得以告
地之可闢者。而受其賞焉。有趨利起爭之漸。疑非王政所
當出者。一人之智而思慮小小不中。不足怪。大要歸于可
行。則補其不及行之者之責也。顧余有所其疑者。古者王
畿千里。定爲六鄉六遂。而祿地公邑所占之地。宜倍千里
之間。開方計之地。之所未盡者。宜尚多有。蓋王政寬大。納
民於其間。不用一律以齊之。則制度雖密。人不思裂去。法
可長守。而經數常齊矣。漢之民田。固已無制。大略計之。邑
居道路山林川澤羣不可墾。蓋居三分之二。又有所謂可
墾不可墾者。居其四分之一。而定墾田直十五分之一耳。
蓋雖漢法。不能盡數以齊之也。今勸欲舉天下而用一律
以齊之。無乃非聖人寬洪廣大之意乎。宜亦非民之所甚
便也。今宜於山林川澤邑居道路之外。以三分計之。定其
一以爲經數。起貢起役起兵。簡教之法。悉如勸所定。以其
二爲餘夫間田。及士工賈所受田。凡朝廷郡邑之官。皆使

金華文集

卷之十

書後

九

書林

有田。參定其法。別立一官掌之。并使其屬以掌山林川澤。
大爲之制。使民得盡力于其間。而收其貢賦以佐國用。以
蘇疲民。則經數常齊矣。立政以公。而示天下以廣。則民不
駭。而政易行。然後勸所定之制。可以一定而不易。庶幾勸
之志也。雖然。事不習熟。則人之視聽。易以驚動。驟而行之。
非成順致利之道也。勸之書至矣。要豈人之視聽所常習
者乎。非其所常習。雖用勸三年。頽降之說。猶恐不能無動
也。夫成順致利之道。易所載十三卦。聖人蓋用此道。以開
天地而立人極者。自漢以來。英雄特起之君。亦必用是以
有爲。惟其一變之餘。安之而不思。所以善其後。此後世之
所以治亂不常。而古道卒不可復也。勸之書。可用於一變
之後。安得其人以開其先者乎。要非察古今之變。識聖人
之用。而得成順致利之道者。不能知也。然則余之刊勸書。
所望于世之君子。蓋甚厚。

碩儒經世有用之學

阮震巖

金華文集

卷之十

書後

九

書世

黃槐卿太平樓詞跋

何恪

一時之訕。億載之伸。其利害遠近之相去。不待明者而後見。然其勇或不足者。亦不能待也。方秦檜忌人之短已。既傳重議。以箝天下之口。而且以利啗人。使告往往床第燕私之語。無不發露。一可媒孽言者。或至殺身滅族。而告者遂有其富貴。然秦氏死肉未寒。是非乃定。凡異時以言罪者。類物色旌崇之而告者。犬疏不食其餘矣。則屈伸之短長。何如哉。子友黃槐卿。膽畧之士也。當秦氏側目磨牙。骨肉忠義之際。獨不爲威惕。成長短句。磨勵以須。其譬因挾爲奇貨以控之。已二十年矣。會秦氏下世。遂不及發。其脫於虎口者。幸也。凡前日黃氏宗姻舊游。皆幸其發之後。得免於禍。已而復惜其不假手於檜及秦氏。在時發之槐卿。雖暫厄。苟未至於死。迨今其名必甚白矣。予則未敢以爲然。夫所貴槐卿此言者。以其處韋布而不忘君耳。使果計其幸不幸之遲速而言之。則言雖忠。而意何取焉。然曩時譬曰欲發之。譬豈能終抑之哉。槐卿之名不患其不自也。先處士諱中輔。字槐卿。別號細高。忠簡宗公之甥。元學士文獻公潛之六世祖。而烏傷黃氏皆其後也。高宗朝秦檜再相。和議成。使士人歌誦太平中興之美。先處士作滿庭芳詞。譏刺之。其詞口瀝血爲詞。披肝作紙。片言

金華文舉

卷之十

跋

黃槐卿

雖讓千秋。快磨三尺。欲斬佞臣頭。自憾草茅無路。望九重如隔瀛洲。空長歎。無言耿耿。獨抱濟時憂。休休。真可惜。才如李廣。却不封侯。奈伯鄧斗酒。翻得涼州。盡道邊庭臥鼓。誰知老盡貔貅。憑誰問。籌邊未建。楚甚太平樓。時檜命察事卒數百游市中。聞有言其奸者。輒捕送大理獄。殺之。以上書言朝政例貶萬里外。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而公亦歸隱不復出矣。香孫黃之琦識。存此作以補一條故事。崇炳

金華文舉

卷之十

跋

十一

黃槐卿

書少游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

少游書王蠋事後。論甚偉。義甚高。然未爲知太史公之意者也。天下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推見至隱。春秋之法也。復齊之功。人孰不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於是乎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之意也。蠋之事。固自附于伯夷者。史記數千載。而傳以伯夷爲首。其益于名教多矣。不待以蠋附之。而後明。附蠋于伯夷。人見

金華宋景

卷之十

題跋

五

書少

其義而不知單之功。實因于蠋。傳單而終之以蠋。則義與功兼明。庶幾爲臣者知夫仗節死義。不特爲區區之忠也。是故齊不可無單也。尤不可無蠋也。單可能也。蠋不可能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而擒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計。爾。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於莒。而緩卽墨。及淖齒戕。潛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急爭。而東攻卽墨。又不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以爲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弊。而無事于多殺。使王蠋。不死。法章不立。卽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獨能。

守此乎。蠋死而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乎。單乎。太史公之書。善乎其推本之也。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加一字乎。傳不傳于蠋。無加損。據事跡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太史公傳韓非于老子之後。而書蠋于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皆推見至隱之意歟。

史記田單傳。燕初入齊。問畫邑人王蠋。賢令軍中環畫邑三十里。無入使人。謂蠋曰。齊人多高子之義。吾以子爲將。封子萬家。不聽。吾且屠畫邑。王蠋曰。忠臣不事二

金華宋景

卷之十

題跋

五

書少

君貞女不更二夫。遂經其頸。絕脰而死。齊亡。大夫問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北。而於燕。况在位食祿者乎。乃相聚如莒。求諸子立爲襄王。唐正學

春秋通旨後題

吳萊

自宋季德安之潰。有趙先生者。北至燕。燕趙之間。學徒從者。殆百人。嘗手出一二經傳。及春秋胡氏傳。故今胡氏之說。特盛行。胡氏正傳三十卷。傳外又有總貫條例。證據史傳之文二百餘章。子寧集之名曰春秋通旨。輔傳而行。當胡氏傳春秋。而光堯南渡。父讐未報。國步日蹙。將相大臣。去職主和。寢忘東京宮闕。西京陵寢。而不有者。是故特假春秋之說。進之經筵。且見內夏外夷。若是之嚴。主辱臣死。若是之酷。莫一悟主聽。則長淮不至于自盡。江左不可以偏安。此固非後世學春秋之通論也。然而胡氏傳文大槩本諸程氏。程氏門人李參所集程說。頗相出入。胡氏蓋多取之。欲觀正傳。又必先求之通旨。故曰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若一以例觀。則化工與畫筆何異。惟其隨事而變化。則史外傳心之要典。聖人時中之大權也。世之讀春秋者。自能知之。不可以昔者欲向之學而異論矣。趙先生者諱復。字仁甫。國初南伐。攻德安潰之。仁甫遭擄。遇姚文獻公軍中。文獻與言信奇士。仁甫方以國破家殘。不欲北。且斷死。會夜月出。即逃。乃亟被發。躍馬號積尸間。見其解髮脫履。仰天呼泣。蓋欲求至水裔而未溺也。文獻曉以徒死無益。乃還。然後盡出程朱性理等書。及諸經傳。故今文獻

金華文集

卷之十

題

古

春秋

與許文正公。遂為當代儒宗。仁甫為有以發之也。先正有云。世之去聖日遠。故學者惟傳經最難。仁甫當天下擾攘之際。乃能盡發先儒傳疏以傳之。不亦難乎。上在潛邸。嘗召見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之兵以伐父母者。故仁甫雖在燕久。常有江漢之思。誠若是。則吾仁甫亦無愧乎胡傳之學矣。

人與文並傳 阮震嶼

金華文集

卷之十

題

古

春秋

胡氏管見唐柳宗元封建論後題

吳萊

予嘗觀柳宗元封建論。言封建之法。更古聖王堯舜禹湯文武。莫能去之。是非不能去也。勢不可也。故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胡氏讀史。管見則曰。封建之法。聖人所以順天理。承人心。而爲公天下之大端大本也。宗元說非是。予蓋因是而求之。則天下古今之變。日趨于無窮。又不可以一槩論矣。夫自夏后氏之衰。有扈之戰。洛汭之畋。商丘之徙。斟尋斟灌之依。禹祀之不絕者如綫。昆吾之強。自衛遷許。又彰彰然自號于世曰。霸。此一變也。而商周亦以是而得天下。及周之東。諸侯制弱。世室檀權。魯有三桓。晉有六卿。鄭有七穆。孫甯在衛。崔杼在齊。滔滔者天下皆是。雞澤一會。沒梁一盟。君如奔旆于上。而大夫自相軼血于下。此又一變也。而三晉田和亦以是而得國。孔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自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執國命。三世希不失矣。此蓋通論天下之勢也。夫何戰國之世。兵力日用。游說肆行。申韓以法術。商李以耕戰。蘇張犀首以合縱連衡。各以其能。分適諸侯之國。始皇雖大索逐客。卒就其吞併六國之謀者。又客之功也。此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士及天下既一。始皇自以爲前代莫能及。遂舉封建而廢之。郡縣自置。殺豪傑。銷鋒鏑。墮名城。欲盡屏天下之兵而不用。又且貪驚亡厭。科誅日發。民不堪命。陳勝吳廣。振臂一呼。執農器以爲兵。而民之從亂。十室而七。項羽以亡楚。故將之子。劉季以泗上亭長。分割天下。立十八王。又五歲而盡。屬漢。此又天下之一變也。而卒歸于庶人。於乎。聖王不作。世道愈下。天下之變。則亦不知其所終者矣。是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抑又考之。堯舜禹湯遠矣。及周而始詳。商紂之亂。天下之歸周者。三分之二。武王既以是而勝。商之頑民。雖遷于洛。猶且弗率。則又告之以商之自絕于天。與周之受有天命。勞來安集。無所不用其心。然猶不能已。夫商奄四國之禍也。當是時。周幸不至于奔潰。動搖者。豈無其故哉。蓋周都豐鎬。而文王之德化。南被于汝墳。漢廣之域。自洛以東。冀青兗三州。皆本屬紂。且大封同姓。與異姓功臣以鎮之。魯周公之國也。齊太公之國也。表在東海。淮夷徐莒之屬。有所畏焉。而不敢動。燕召公之國也。成王滅唐。而唐又以之封唐。介在北邊。北戎追循之類。有所懼焉。而不敢越。成王在豐。周公又自居洛。以統之。商奄既滅。康叔以之國于衛。微子以之國于宋。雖曰治之以德。亦以示天下形勢也。始皇始一天下。據關中。廢封建。弗王子弟。及二世而關東盜起。郡縣吏或降或死。無

金華文集

卷之十

題

六

胡氏

金華文集

卷之十

題

七

胡氏

一肯堅守者。漢興鑑秦之弊。當須專制之餘。燕趙梁楚。太原淮南。多王異姓。故終高帝之世。用兵不息。韓王信上所親幸。盧縮又故人也。使當匈奴。卒亡入匈奴。吳芮乃以長沙卑濕之國。使當南越。則以國小僅存耳。故又大封同姓。荆以王賈。楚以王交。代以王喜。齊以王肥。吳以王濞。然非制也。是以卒有吳楚七國之亂。何則。漢天子止有關中巴蜀等十五郡。而諸侯王連城列邑。被于三邊。固不可與成周並論矣。記曰。禮時爲大。順次之。三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因時制宜。以便其民。順也是又豈宗元之所謂勢者。非耶。於乎。自予前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秦而勢

金華文集

卷之十

題

文

胡氏

爲已極。自予後說而觀之。則天下古今之變。至漢而勢有不同。管見之說。守儒之常論也。然而又曰。欲行封建。先自井田始。夫封建井田。二者蓋同出于堯舜禹湯文武之盛時。上之則分土列爵以建國。下之則分田畫野以居民。井田小封建也。封建大井田也。秦漢以來井田廢矣。則是封建之法。雖欲不廢而爲郡縣。尚可得哉。

雜施議論每段只用一句掄合英儒行識不守故方婆學至洞穎先生而一變再傳而至宋王沉博絕麗之文間見疊出遂開有明三百年文運之盛

紫所

跋勝菴先生帖

黃潛

國朝善書者。稱秋礪王公。考亭朱子之書曰。道義精華之氣。渾渾灑灑。自理窟中流出。又曰。道義之氣。蔥蔥鬱鬱。散于文字間。其評書如此。則其善書。豈直點畫之工而已。蓋自許魏公推明朱學。而立其說于學官。且用以取士。朔南聲教所暨。咸知尊信之。罔有異辭。至其翰墨之妙。類以爲儒者細事。寔而弗論。秋礪公可謂目擊道存者矣。道傳赴玉堂之名。携考亭手帖北上玉堂。諸老善書如秋礪公者。爲不少。幸求其試評之。

朱子書法爲當時推重如此 正位

金華文集

卷之十

跋

九

題

跋吳善父哀辭

黃潛

右吳善父先生哀辭。永康胡氏穆仲作。始予未識先生。得先生所爲詩而讀之。其氣盈而不肆。志伏而不折。言無緣飾。而忠厚惻怛之意。躍如也。私心慕焉。元貞丙申秋。予游僊華寶掌間。因得拜先生浦陽江上。先生顧予喜曰。吾二十年擇交江南。有友二人焉。曰方君韶父。曰謝君臯父。今臯父已矣。子乃能從吾游乎。子其遂爲吾忘年交。予謝不敢。先生益予大父行也。然自是間歲輒一再會。會則必歡欣交通。如果忘年者。先生間爲予上下古今人物。使審所擇而尚友焉。先生之心。其有望于予者哉。大德庚子秋。有

金華文集

卷之十

跋

予

跋吳

死時年六十有四。嗚呼。先生之壽。不必滿于德。而其存遠也。志不必究於物。而其行得也。稽其存。不可謂天徵其行。不可謂窮先生。雖死何憾矣。顧天所以佑善人者。君子恒若以爲歎焉。此哀辭之所爲作也。先生之死。予既哭之以詩。故復爲辭以相之。始追敘疇昔以志予感愴之私云爾。

豐文秀質存悼之情流溢毫楮

唐正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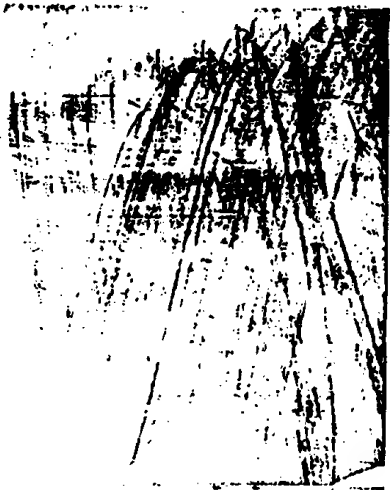
金華文集

卷之十

跋

主

跋吳



羅隱甲乙集機書後題

吳師道

右羅隱昭諫甲乙集上中下三卷，謔書五卷，淳熙中知新城縣，楊思濟所刊者，予嘗覽唐摭言載隱開平中累徵夕郎不起，羅袞倅姚公使兩浙，贈以詩，有向夕便思青瑣拜，近年尋作赤松遊，隱答云云，今集中無之，按陳氏書錄稱甲乙集十卷，與此不同，疑此非詳本，又有後集五卷，湘南集三卷及淮南寓言，今皆未見，無所考也，虛谷方公引方輿勝覽取杭州圖志，謂隱光啓間爲錢塘令，辟掌書記，爲給事中，遷發運使，皆錢氏除擢，而歐陽公吳越世家，乃稱爲錢賓客以爲疑，愚考晁子止云隱舉進士不第，從事諸鎮，皆無合而歸，錢鏐辟掌書記，歷節度判官副使，奏授司勳郎中，梁祖以諫議大夫名不行，魏傳羅紹威推爲叔父，表薦給事中，卒，據此則表薦給事中乃紹威非鏐也，隱諫鏐舉兵討梁，正爲鎮海節度判官時事，方公皆不之考，其世家書隱爲鏐賓客，乃鏐未爲節度使，景福二年前，其辟掌書記必在後，地志所傳豈足據以爲信耶，呼世之稱隱者，類以爲詩人，見其所著亦不過以爲不遇而憤世者耳，而孰知其義不臣賊之意，凜焉古烈士之風，偉矣哉，自羅弘信厚事全忠，紹威既臣屬之，全忠至以女妻其子，紹威卒于開平四年，給事中亦梁命也，與諫議大夫之名何

異而胡隱從之乎，摭言所謂不起者，得其實考其年歲亦合，可徵無疑，愚故備書二詩以附今甲乙集之後，而著其說如此，庶幾隱之志益以明，而世俗傳聞之謬識者必有所折衷矣。

正傳先生識正學情留意表章評跋之文皆史家之旁流國書之佐輔也 崇禎

跋呂大愚帖

王 禪

大愚先生呂忠公祖儉字子約東萊先生成公母弟也忠公受學於成公而用其父倉部澤補官中銓試授脩職郎卽請祠祿訓監明州苗米倉遷衢州法曹掾召除藉田令遷司農寺主簿尋出通判台州入爲大府寺丞慶元初韓炳國趙丞相汝愚旣貶一時正士悉被斥逐公因輪對上疏極論其事坐安置韶州改送吉州明年移筠州越四年卒于筠之大愚僧舍朝廷因薄其罪歸葬于婺九年後韓氏始以迷國毒民殛死嘉定更化旌閔遺直乃詣贈朝奉郎直秘閣官其一子嘉熙二年賜諡曰忠五年復特命其孫寶之以官于是上距其卒之歲已四十二年矣公此帖遺其友汪時法乃在台州時所作其在台州適歲大侵用常平使者委廣行勸分躬履郡境靡所不歷民受實惠全活者甚衆使者言于朝因命徧行浙東視諸郡賑事其盡心一如在台時帖中所謂旣食其食則思任其責一任其責則畏命在我慄慄乎可畏者諒哉仁義之言矣時法名大度人稱爲西山先生與其兄大亨時升大明時晦皆成公門人忠公之貶也親舊無敢或相餞者獨時法慨然與俱至貶所久之乃還所以經紀其家者尤至其可謂能盡朋友之道者矣此帖予得于友人邵彥搗旣具記公本

全華文舉

卷之十

跋

王 禪

跋

末因井及時法事庶幾後生小子得以知古人風誼爲不可及云

此等文如天犀月蠟焉得不存○集中所選或以人而存其文亦或借文以存其人觀者當自得之 阮霞嶼

全華文舉

卷之十

跋

王 禪

跋

跋宋高宗賜岳飛手札

王 禕

右宋高宗手札。賜岳武穆王飛名。其以兵援廬州。按新史本傳。紹興四年。飛既平襄漢。趙鼎以謂鄂岳最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兵其地。使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獲安妥。飛乃以清遠軍節度使。移屯于鄂。會金人兀朮與劉豫合兵圍廬州。手札命飛提兵解圍。北至。金人以甲騎逼城。飛與戰敗之。六年九月。豫復遣子麟兒分兵寇淮西。劉光世欲舍廬州。張浚欲棄盱眙。時飛以武勝定國節度使。開闢襄陽。兼宣撫河東。節制河北。有旨召飛以兵東下。當其鋒。沒言飛一動則襄漢無所制。乃還軍。十一年。金人復分道度淮。迫廬州。時飛以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駐兵中原。請解兵柄。自廬入覲。詔仰趣飛授之。凡十七札。飛策金人舉國南來。巢穴必虛。若長驅汴洛以搗之。彼必奔命。可坐而俟。兵比至。廬境金人望風遁去。此札當是此三年中所遣。以不署年月。故莫得而詳。然札中有張俊劉錡合力措置之語。考之舊史本紀。四年。乃張浚視師江上。而屯兵拒戰者。韓世忠劉光世也。六年。乃劉光世駐廬州。而張浚督師采石也。惟十一年。劉錡屯須濡。合張俊河中之軍。以却敵。與札中語合。則其爲此年所遣不疑。初武穆爲秦桧所誣。且置之死。桧令焚其家。得御札數篋。東之左藏南。

金華文事

卷之十

跋

王

跋

金華文事

卷之十

跋

王

跋

庫淳熙中事。既昭雪。其子霖以爲請。孝宗還之。此札固在其數中者也。嗚呼。君臣之際難矣。方天下多故。高宗之于武穆。倚藉之如此。使其不死。中原豈有淪沒。王室豈至於偏安乎。惟高宗無復有志于中原。故奸桧之計行。而武穆死矣。然則武穆之死。天實爲之。吾於其君何尤焉。淡淡寫來。俱挾聲淚。唐正身。

題

題鄭宜撫墓誌後

蘇伯衡

伯衡竊聞公宜撫川陝節制諸將嚴甚吳璘而下每入謁必先庭參然後入就坐一日璘加少保來謝語主閣吏欲講鈞敵之禮吏以白公公厲聲曰少保官雖高衙都統制耳倘變常禮是廢軍容少保若欲反則可取吾頭去庭參之禮不可廢也璘皇恐振命時諸軍咸陽憚而陰忌之始見公擢自溫州通判不數年登禁近以資政殿大學士帥蜀意公秦檜之黨也雖忌而莫敢出聲後見公遇事輒與檜抗知非其黨也乃譖之檜言其有跋扈狀檜入其言謀于王賁賁以爲不若遂一宗室有風力者往制之因薦趙德夫於是制四川總制財賦以命德夫德夫至坤維辟見公武幹辨公事且屬其物色公陰事公武起久廢又引公所逐使臣魏彥忠者相與盡力憐之遂興大獄而公竟謫封州以殺于戲正人之不能獨立從古則然豈獨公乎且公帥蜀八年欲加之罪何患無詞而孔諸將忌之于外宰相銜之於內迎合狙伺於前後左右者又其仇人此固司馬溫公所謂獨一黃葉之在風中也雖欲無危其可得乎偶觀墓誌文輒疏所傳聞于後以補其略亦以見羣枉害正其勢蛇蟠蟻結牢不可破如此可畏也

讀盡千秋有不平 阮震嶼

金華文集

卷之十

題

三

題

書徐文清公家傳後

蘇伯衡

考亭朱子之學。大行於發由公與文定何公始。文定承再傳之緒於文節黃公。而公則親承指授於朱子者也。文定後傳文憲王公文憲傳文安金公文安傳文懿許公。而其學人到于今傳焉。徐公遊最久而盡傳公之學者。曰通齋隱君葉山庚公。既沒。隱君與文定文憲皆以道學爲東南之望。及隱君沒。而其學遂莫之傳。近時里巷後生。於公師友之淵源。猶昧昧不知。而尤知講其學乎。然則人之崇尚文定之學者。不過風承響接。以世所共傳爲信耳。豈復卓然有見而灼然有知乎。不然。公與文定雖各名家。而其所

金華文集

卷之十

傳後

書後

學則惟一道。況隱君論辯周子太極圖。與論語屬調聯事。集文定文憲皆深服其旨。則亦烏可弗講其學也。歟。宋渡江以來。發之先達。清修直亮。貴而能貧。惟公及中書舍人潘公。而公之學術尤粹且正。是誠何可及哉。去之百餘年。而無稱焉。尚得謂之有尊德樂道之心哉。公之大世諸孫。陵以此傳見屬。繕寫景仰之餘。而感慨係之矣。

文雖簡淡而有古風 唐正身

題天台陳獻肅公行狀後

宋 濂

濂過濂梁。天台王公完。出考亭朱子所撰陳獻肅公良翰行狀。後濂題識。朱子之文。古今共尊。何敢贊一辭。若公事行。或有闕遺。亦學者之不可不知也。按宋孝宗實錄云。乾道五年十二月。樞密都承旨張說。奏請置酒。延諸侍從。上許之。說退。約客。獨兵部侍郎陳良翰不至。說殊不平。上遣中使賜以上尊珍膳。說因附奏。臣奉旨集客。而良翰不至。是違聖意也。已而止。命再賜。說復附奏。良翰迄不肯來。夜將上。忽報中批。陳良翰除諫議大夫。坐客皆愕。然此與唐玄宗時。宋景弼王老仲事正類。非有剛直之操者。孰能

金華文集

卷之十

行狀

書後

天邑

與於斯哉。夫曰外始上和。而史浩湯思退繼之。牢不可破。孝宗恢復之志。雖上通于天。終莫之遂。不主和者。惟張浚胡銓張闡張震及公等數人而已。公平生大節。此最彰著。故朱子特詳列之。而舍鉅說細行。亦紀事之體當然耳。然而朱子脩通鑑綱目。崇之事。何嘗不載。况孝宗之知人賢于玄宗遠甚。亦法所合書。豈當時弗知矣。抑偶忘耶。實錄舊藏元之內府。草命後。竟不知所在。狀中既不收。脩宋史者。復失於采輯。周公謹紀孝宗聖政。雖曰具錄。又誤指爲同時從官陳良弼事。濂恐後人無所考焉。特爲補闕。授諸公完使藏焉。公完字繼遠。公之七世孫。今出後王氏云。

實錄既亡史又不載別紀又誤傳他人事倘非紫陽行狀宋公又何所據而書之也行狀家乘所傳而能奪國史之權則以紫陽之筆傳信不傳疑也揆翰者甚無飾虛以招疑而人子之思表其先人之美者好虛稱而不求信筆愚矣崇炳

識武義縣志目錄後

董遵

右志一編爲類五爲目五十有五、大書以提其綱、分誌以詳其事、冠以四圖、釐爲五卷、某所述也、某學疎識陋、無所聞知、詎足與此、莆田林君以承自御史謫丞斯邑、以風化爲首務、乃請于前提學劉公、今提學盛公郡守王公、以其事屬某、不得辭、強爲執筆、妄作之譏、不敢自道、顧采錄或遺傳聞或誤、則以文獻莫徵故也、遺不能爲之拾、誤不能爲之證、則竊取闕文之義也、章創之某也、討論之修飾之、潤色之、則皆林君也、夫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曹滕小國、郊莒則又小矣、史氏之職、不以小廢、故記載通于魯史、筆削附于孔氏之經、武義一邑、雖小、絕長補短、比古侯國、人才之盛衰、政事之典廢、世道之治忽、風俗之隆污、今無所徵、追咎于古、不爲之荷、則來者將歸咎于今矣、借曰未備、不愈于無乎、正其誤、補其遺、況有待也、耶、由是而論世、可以擴多識之資、由是而觀民、可以究更化之故、未必無小補云

以體裁勝位置都雅

阮霞嶼

題陽明先生與晉溪公手書後

吳百朋

昔者周宣王命尹吉甫帥師伐獫狁。遂有庸公之奏。說者謂張仲實左右之。唐討淮蔡。用裴晉公之謀。斷在用兵。故李愬諸將。卒賴以成功。自古豪傑建大事。功于天下。未有不見知執政。取信人主。而能克濟者。予嘗評本朝人物。以陽明先生爲第一。考其事功之炳赫。則初發自顧始。當是時。政出閹尹。動輒齟齬。不知先生何所作用。惟其所建置。無不如意。間嘗疑之。以吾同年友王敬甫氏。以予承乏于。賴當知先臣遺事。乃以其所與晉溪王公手柬若干篇見寄。然後知先生之才。王公實知之。先生之功。王公實主之。惟大臣以任人爲急。故撫臣以任事爲心。內外相信。各應如響。其致一也。則不肖生先生之鄉。幸立聖明之朝。同已殊異往昔。今大司馬虞坡楊公。亦爲王公鄉人。其知人善任。使與王公同。故雖驚鈍如朋。亦得展布四體。以効其尺寸之勞。使先生生今之世。又當何如哉。此予所爲感嘆而不已也。敬甫原本不佳。於是命賴州二守趙時濟重刻之。附于陽明全集之後。噫。王公一代名臣。先生千載真儒。亦何籍此表白乎。碩前輩手澤不可泯沒無傳。又以俾後之當事中外者。或能讀此有感。以相與有成云爾。

吳先生當代偉人此其鳳羽麟角之遺也 阮霞噴

讀管子

范浚

東周無齊侯。東周當如何。曰。周不國矣。齊侯無管仲。齊侯當如何。曰。將不得與於諸侯之盟。管仲相齊侯。九合一正。爲伯雄長。威懷夷狄。使斯人得不披髮而左其袵。是仲之功。與稷植禹教相上下。或曰。仲不能王其君。而區區佐以伯道。故孔子稱其小器。蓋不其然。齊侯伯。則周苟存。齊侯王。則周必亡。齊不亡。周復焉得王。王則周必亡矣。管仲俾其君尊周者也。方俾其君尊周。又焉得王其君乎。天王使宰孔致胙于齊侯。命毋下拜。齊侯遂欲不下拜。而謀于管仲。仲進不臣之戒。而公猶以三代受命異同爲問。仲因詭以三禘要之。公固懼而下拜。恐墮越于地。是仲俾其君尊周者也。仲痛其婦無令。上可輔以興。東周始。即齊侯而翼戴之。使文武不至不祀。責不王其君。可乎。孔子薄仲之三歸反玷。以爲不先自治。故曰小器。已而美其功。則又曰民到於今受其賜。是非無取乎仲也。仲言強國安民至矣。人君苟卽其書。擇可用之。猶足以致一正九合之盛。秦漢而下。未聞有致君若仲之相齊者。而乃高爲虛言。陋仲不王其君何謂哉。

孔子曰。晉文公誦而不正。齊桓公正而不誦。而孟子則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孔子曰。桓公九合諸侯。

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如其仁。如其仁。而孟子則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聖賢持論有此異同。無他。峻防塞流。隨世立教也。後儒幾能操管。便鄙管仲如糞土。毋乃虛談長而儒效薄乎。茂明先生可云特識。然王霸之辨。不在天子諸侯。讀此文者識之。崇炳

讀唐太宗帝範

吳業

初唐太宗帝範一卷。十有二篇。太宗嘗手撰以教太子。五代喪亂。書有錄而遂闕。暨今上征雲南。樊夷始出。以獻而書十有二篇復完。予聞古今欲治之主。不世出。嘗必立為治天下之法。使其後嗣子孫有以世守之。而不敢失墜。不幸而一旦昏庸懦弱之君。或繼其後。亦得有所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此雖三代聖人制基垂統。立經陳紀。而務欲定為法度典章者。然亦不過數傳。則已自棄其先祖之訓。盛國敗家。接踵而有。夏之太康。商之帝甲。武乙。周之幽厲。宜若無異於漢唐之季世。然猶幸賴其法度典章之炳然播於宗廟。而在有司。賢聖之君。復有赫然而振起者。又此具也。自是以來。漢承秦亂。而高祖立漢家之法。唐受隋亂。而太宗設唐室之制。嗚呼。漢法遠矣。唐制傳之未久。而天下多事。夷狄侵凌。藩鎮跋扈。盜賊相挺而起。莫之能取。此其故何哉。當隋氏大壞。太宗始銳然盡舉天下於盜手。即議立國法。粉飾朝章。誠欲創其基業於前。而特垂其統緒於後。使後嗣子孫得以繼續而行。且將有恃於此。而不害於無所守者。是故職官之任。定以常員。師徒之備。設以府衛。用以授田。則口分世業之法。均。度以斂財。役民。則田租身庸戶調之制。不紊。自古者賢聖之道。不作。而一

切。窮。強。者。簡。之。術。用。大。宗。乃。能。慨。然。庶。幾。乎。先。王。仁。義。之。意。而。務。成。貞。觀。二。十。餘。年。治。平。之。功。自。漢。以。來。可。謂。古。今。欲。治。不。世。出。之。主。矣。然。而。太。宗。每。知。太。子。之。仁。孝。慈。懦。恐。不。足。以。任。國。而。僅。述。古。昔。聖。賢。之。遺。訓。帝。王。之。常。法。強。而。教。之。謂。為。帝。範。及。至。太。子。卽。位。曾。不。幾。時。內。則。惑。於。嬖。后。外。則。斥。逐。賢。相。則。夫。天。下。國。家。紛。紜。變。故。之。迭。至。曾。不。可。以。思。患。而。預。防。者。卒。至。於。易。姓。改。號。殺。僂。宗。姓。而。後。已。然。猶。幸。其。有。所。扶。持。憑。藉。且。不。至。於。盡。亂。而。僅。存。者。賴。有。法。也。惜。乎。當。時。太。宗。立。法。之。際。身。教。則。從。言。教。則。訟。每。求。其。所。以。致。然。者。自。其。法。度。典。章。之。中。或。不。能。自。免。其。瑕。弊。間。

金華文舉 卷之十 論 堯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清

隙之可議者有之。曰。不。願。哉。文。王。謨。不。承。哉。武。王。烈。佑。啟。我。後。人。咸。以。正。罔。缺。太。宗。之。為。治。無。乃。文。漢。武。烈。一。本。於。正。又。能。無。缺。者。豈。或。猶。可。憾。者。邪。何。則。太。宗。親。定。宇。內。蓋。因。隋。氏。高。麗。喪。師。之。後。而。得。之。自。其。卽。位。北。滅。突。厥。薛。延。陀。西。制。高。昌。徙。其。種。人。編。置。沿。邊。州。郡。而。蕩。然。無。有。蕃。漢。內。外。之。防。及。其。晚。年。又。且。東。征。高。麗。瀕。死。而。弗。已。是。雖。高。宗。之。慈。懦。猶。襲。其。故。深。異。乎。漢。孝。元。之。議。罷。珠。崖。者。降。及。數。世。而。明。皇。繼。之。君。臣。安。安。邊。隙。數。動。至。竭。天。下。之。兵。委。之。西。北。付。以。藩。臣。中。國。空。虛。太。宗。承。之。而。遽。起。由。是。天。下。多。故。藩。鎮。蜂。起。契。丹。深。入。河。北。吐。蕃。回。鶻。連。陷。秦。隴。震。

驚。都。邑。師。徒。撓。敗。土。境。日。蹙。而。唐。室。之。號。令。所。及。曾。不。出。淮。浙。巴。廣。數。十。郡。地。而。遂。已。職。官。之。任。師。徒。之。備。授。田。之。法。歛。財。役。民。之。制。大。抵。悉。改。於。其。舊。此。豈。非。當。世。邊。境。用。兵。之。或。通。遂。致。蔓。延。于。中。國。而。不。少。熄。哉。然。以。唐。之。子。孫。昏。庸。懦。弱。或。危。或。微。不。絕。若。綫。是。雖。太。宗。之。法。守。之。有。未。盡。替。得。以。扶。持。憑。藉。不。至。於。甚。亂。而。僅。存。誠。求。其。所。以。致。是。亦。由。太。宗。平。口。貪。勝。好。名。之。過。瑕。費。間。隙。實。有。以。先。開。其。源。而。漸。熾。其。禍。是。則。太。宗。前。者。包。括。四。海。指。麾。羣。夷。適。足。以。為。當。今。屈。已。和。親。敗。軍。卻。境。之。效。不。可。救。已。夫。然。故。唐。之。一。代。天。下。之。致。治。莫。如。太。宗。天。下。之。致。亂。亦。或。自。於。太。宗。而。後。世。議。者。不。之。覺。也。嗚。呼。子。觀。太。宗。之。志。嘗。欲。法。三。代。欲。行。周。禮。遂。細。封。德。勢。之。說。而。專。用。魏。微。之。仁。義。貞。觀。之。治。夫。豈。近。世。所。可。遽。及。使。其。當。時。立。法。之。際。而。其。身。之。所。得。者。一。本。於。正。無。復。可。議。則。雖。三。代。聖。人。創。基。垂。統。立。經。陳。紀。之。道。何。異。於。是。然。而。太。宗。終。以。不。能。企。及。者。是。亦。貪。勝。好。名。之。一。過。也。詎。不。信。夫。

金華文舉 卷之十 論 堯 虞 夏 商 周 秦 漢 魏 晉 宋 齊 梁 陳 隋 唐 五 代 宋 元 明 清

立論有識才足馳驅范蔚宗史論未能或之先也唐

讀太玄

吳師道

聖人之作易也。果有心乎哉。法象著形。龍馬獻圖于皇羲。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又三重而六十四。猶木之有幹。幹之有枝。秩然而生。整然而序。縱橫上下。錯綜參伍。無往勿合。殆若極天下之至巧者。而史遷謂伏羲至淳厚。畫八卦。蓋自然而然。巧者固無庸其間。雖以文王周公孔子爲之。父象義係。不過因理以明數。卽卦而示道。而其爲道也。變動屢遷。不爲典要。三百八十四爻。不三百八十四爻。而不可故天地鬼神之秘。萬事萬物之理。包攝而無外。貫通而無遺。觸之而值。象之而合。筮之而靈。天下之人神之而莫知其故。信夫天之爲之。而非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于載而下。豈有加哉。楊雄作太玄。以一生三。三生九。極于八十一。其策揲以三。歷三。用三十三。此其法大與易異者也。易有義。玄有首。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易有文言。玄有文。易有係辭。玄有機。壁祝圖告。易有說卦序卦雜卦。玄有數。有衝。有錯。此又同其義例。而異其名者也。且玄以準易。實將模放擬則。自北于聖人。漢儒已譏其非聖人。而作經後之爲之辭者。曰玄。所以贊易。其大異于易者如是。不識何以爲贊也。蓋雄深。沉。好。思。管。覃。思。渾。天。三。摹。而。四。分。之。本。有。見。于。曆。耳。因。曆。作。玄。而。巧。求。其。合。其。思。幽。苦。放。

金華文舉

卷之十

讀

畢

讀

其詞艱深。易以天玄。以人易。以無心玄。以有心孰謂玄足。華。易。哉。故其紀日不及月。無望望晦朔。以冬至爲天元。三。月。地。元。七。月。人。元。而。夏。至。反。在。地。元。之。中。陰。陽。之。爲。氣。也。二氣之爲物也。方以三數乘之。則皆不可得。四分而加一。率四歲而加一日。則千歲之後。大冬爲大夏。旦筮用三經。夕筮用三緯。日中夜中用二經一緯。吉凶不在其逢。而在其時。日中夜中夕筮無大休咎。而且筮者不大休。則大咎。數者昔人嘗論之。是皆不得乎自然。而強出于心思智慮。之爲母怪乎支離舛繆之至此也。或曰折筮毀瓦。可知吉凶。內易道無往不存。况玄十餘萬言。高者出蒼天。深者入黃泉。其言與略。悉寓平理。詎無取邪。曰折筮毀瓦。將以求卦也。卦者無心之具。故假諸無心之物求之。而後吉凶之理得。今玄也。出于有心之爲。殆猶設不平之權衡。而稱物之輕重。烏可信已。昔者雄自謂後世復有楊子雲。則知好玄。君子立法。惟其當而已。玄之書。今猶味昧也。吾誠惜其人。而非天。將自附于易。而逾遠。卒勞而無所用之。後之才智。出雄下。而好爲穿鑿。附會以求易者。可不戒哉。原本且筮兩句作已筮用三經文。筮用三緯。今細按其義。正之如此。故質之高明。阮氏贊。擬易者未必卽易。然亦舉然自處。一書可爲公玩心。

金華文舉

卷之十

讀

畢

讀

法言欲躋之孟子之上彼其於雄之言有得也後儒無
研精殫思於雄之書者盛非之人亦不必更下石焉矣
州學者於朱子所貶之人必加工割擊此亦一種習氣
以其健於持論錄之 崇炳

讀賈董傳

吳沉

予讀史至漢文帝不能用賈誼。武帝不能用董仲舒。未嘗
不嘆曰。嗟乎。天何不使誼生于孝武之時。而仲舒生于孝
文之世也。蓋君臣之相得。必由其性之相合。文帝之資恭
儉。醇篤。與董生合。武帝之資英明奮發。與賈生合。天固使
之易世而見用。則誼恐非公孫弘輩之可得間。而絳灌之
徒。豈敢以多事議仲舒哉。今方以玄默爲化務。在清淨。而
所陳者。乃創制改作之事。今方向慕儒術。好在文詞。而所
請者。乃教養躬行之政。宜其皆不能有所遇也。然武帝之
多欲。終不若孝文之恭儉。董生之醇正。終愈於賈誼之偏
駁。就使二子真得遇於二君。則其治之醇疵。又不容無別
矣。長沙之召。一出而不再。中韓之請。未幾而卽罷。則亦以
謙讓之主。非語言之可回。而更張解絃之語。乃孝武之所
樂聞者爾。烏乎。以二子之才。而卒不得以大用。則所謂君
臣之相得。必由其性之相合者。然矣。古之聖賢。不得行其
道。往往若此。豈獨二子哉。
妙論得未曾有 阮震興

讀隋書

胡應麟

鄭漁仲劇重隋書。謂古今史籍。第詳于紀傳。而略于表志。史自班馬外。范曄陳壽。皆徒具紀傳而已。于表志不敢窺也。其論迂謬。不情乃爾。予謂陳范不作表志。咸有他故。范蓋書成未久。旋即被刑。而陳書分志三國。與史漢體製懸殊。且史之所重紀傳。而表志若其間餘故耳。若以表志有無。爲史才優劣。則沈約魏收之史。宋魏固皆有之。而李延壽南北史之無表志者。一出而沈魏咸廢。何耶。且唐而後。宋遼金元。表志成備。而其文益下。又何耶。惟隋志一編。古今卓絕。唐室諸臣。分任備極。研磨又承隋世。嘉則殿三十卷。七萬之後。物力全盛。海寓基隆。而魏徵諸公。得以肆意于此。故自班氏藝文後。獨賴是編之存。得以考究古今載籍。離合盛衰。其關涉非眇淺也。劉子乃驟議之。是豈知史學者哉。

史學慧識總由多讀書得來 阮震

讀諸葛武侯全書

胡應麟

武侯之自擬管樂。宜父竊比彭聃耳。杜陵氏伯仲伊呂之評。觀其深矣。余嘗讀王長公夷吾論。而知管氏難于太公也。則較武侯之時。于管氏不尤難之難耶。夫太公所輔聖主。仲則中君。而武侯間君也。太公所伐獨夫。仲則脆敵。而武侯勁敵也。君闇敵勃而輔之而伐之。俾君也信其忠。敵也信其略。極之而仇信其法。又極之而夷信其威。若人者。規模局量。漢唐下可萬一再觀耶。他如出師二表。恍惚典謨。開誠四言。參伍訓令。雜畊于渭水。盡萃于祁山。大都外王之事。內聖之學也。則杜陵二語。意尚有未能盡者。頃讀王氏武侯全書。偶得十四言云。成湯聘後。開三顧大禹征。來見七擒。殊自非躍。謂龍足樂侯生。平且符合天然。了無矯強。卽九京之下。武侯謙讓未遑。知夏商二后。周攬漢唐。不以孺子爲狂易也。

卽作武侯碑文。亦是不朽文字。阮震

陳壽曰。諸葛亮之爲相也。開誠心。布公道。盡忠益國者。雖讎。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遊詞巧飾者。雖輕。必誅。善無微不錄。惡無少不懲。庶事精練。物理洞本。循名責實。刑法雖峻。而無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勸戒明也。又曰。吏不容奸。道不拾遺。強不侵弱。風化肅然。數語可謂

醺肖身分洞徹本末矣。後人滿口呼贊。有如此親切者乎。世以壽爲故抑武鄉。冤哉。崇初

考

河圖洛書之數考

章如愚

知龍圖授羲之說。然後可以究河圖之宗。知左旋右轉之說。然後可以定河圖之次。知金火易位之說。然後可以論河圖之變。夫天不愛道。始有龍馬之祥。地不愛寶。始出榮河之瑞。豈非河圖之宗乎。一三七九。逆左循環。二四六八。順右森布。豈非河圖之次乎。四九宜西而不居西。二八宜南而不居南。又豈非河圖之變乎。故劉牧傳于范諤昌。諤昌傳于許堅。堅傳于李溉。溉傳于种放。放傳于陳希夷。印此圖之正印也。自後世株守拘攣之習。津迷象數之塗。或以爲不用十數。或以爲不言成數。是皆未知河圖之太極也。蓋圖有太極。渾淪于中數之五。若以五而推。則九上下。一三左七右。以二射八。以四射六。圖雖不言十。而十數隱于其中矣。一與五爲六。水成也。三與五爲八。木成也。圖雖不言成。而成數行乎其間矣。然則河圖妙致。真可與識者道。莫爲俗人言也。是故乾用九。坤用六。得十五數也。十爲少陽。八爲少陰。亦得十五數也。合而言之。凡四十五。此則河圖正數。發露于大易也。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是爲十數。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是爲三十六數。以大九而足之。凡有四十五數。此則河圖本數。數演于洛

書也。天數奇而虛五。是爲二十。地數偶而虛五。是爲二十。五合而計之。亦四十五。此則河圖虛數。分布于大衍也。故嘗因是而爲之說曰。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所謂河圖者。缺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洛書者。增地十。土之成數也。所謂大衍者。缺天五。土之生數也。要之大衍之五十。卽洛書之四十五。洛書之四十五。卽河圖之五十五也。

山堂先生所云河圖。乃今洛書。其所云洛書。乃今河圖也。蓋圖書古有其名。而無其圖。至宋華山陳希夷始出以示人。四傳而至劉牧。其說盛行於時。牧之言曰。河圖數四十五。陳四象而不言五行。夫以四十五數者爲河圖。非今之洛書乎。又曰。洛書數五十五。演五行而不述四象。夫以五十五數者爲洛書。非今之河圖乎。時或聞邵堯夫言易以五十五數爲河圖。四十五數爲洛書。於是言劉牧非者。於是同時有阮昌者。出關朗子明易傳有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聖人觀之以畫八卦。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左八後右六後。後聖稽之以爲三象。則鑿然以十爲圖。以九爲書矣。朱子隱用其說。以爲邵子之証。於是圖書之名始反牧說。載其文於大易之首。至今尊之。無有異論。山堂所云。其牧之舊乎。存此篇。以見僞者經學。代有推

移則圖書易位。弗泥今見獻嘲古人也。崇炳識

卷之十

易

疑

七政疑

許謙

唐堯命羲和居四方。考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星西轉。而周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述。以爲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從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注水激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旋。而爲經七政錯行。而爲緯。其說爲得之。而文公傳詩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則九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虧虛而問生典。讓之傳已經。文公是正。而公蓋許之矣。意以爲日者陽之精。其健當次於天。月陰精也。其行當緩。月之行晝夜常過於日十二度有奇。是陰速於陽。不若二曜與天皆西轉。則與陰陽遲速爲順合宜。蓋亦祖橫渠先生之意。其說可謂正矣。然愚以古說校之。

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爲天之所牽。爾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行。恐錯亂紛雜。似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在合朔。是月之從日。爲臣從君爲順。若西行。則日在月前。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月後。是君從臣爲逆。二也。大而一歲陰陽升降。小則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生物之心。而陰陽得於此會合。而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之遲。陰盛乃生意收斂之時。而品物流形。舉霄壤之間。曷嘗有一息間斷哉。其所以於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物不息者。正以日月之合。以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月之退。又符於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遲及。則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一周。天爲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重厚之氣。入天體最深。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更遲。是金水行最遲。故一日即退一度。而一歲周。天土行最速。常及於天。大約二十八日始不及天一度。而二十八歲然後周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於天。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

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
牛之精。反過於日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
留退。五段推步。始以歲星言之。大約退九十三日而留二
十三日而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
行常三倍於退。而退四倍於留之日。然行乃其常。而退乃
其變也。若西行則行爲退。退爲行。是五星進日甚少。而退
日何其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爲緩。
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者也。若
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體。且附著
則爲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爲最緩。而不及天。

金華本畧

卷之十

疑

七

七

所爲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健。一日皆能過於太
陽一度。至於所謂退。乃更速過於天運矣。七也。由是言之
則古法比蔡傳爲密。文公不可復作。而吾師亦已下世。無
所質疑。姑于此以俟知者而問焉。

楊文懿尚書私抄云。近世劉氏及我太祖常主此說。似
爲有理。阮霞嶼

近日西洋利馬實亦主七政西行之說。第其言天凡作
九重日月五星各居一重。而外一重名宗動天。包之日
月五星天皆東行。而宗動天以大氣挾之。而西與蟻行
磨磨之說大同少異。崇炳

答

答客問

黃清

僕大德中忝被選舉。一時後進之士多見拔擢。而僕方
居田里。或譏其苞苴不修。以爲迂濶。乃做肯賢述其問
答之辭云。

客問主人曰。蓋聞周乎道者。不貞于小諒。通乎變者。不偏
于俗度。所以超尋常而建築名者也。是故劉澤捐百金而
王全燕。不韋資奇玩以相強。秦由此言之。豈非仁者固以
財發身耶。今吾子餐醇醪。襲芳華。畢弋文翰之林。而滿道
德以爲家。有日矣。生逢熙洽之朝。名屬英俊之列。曾不能

金華本畧

卷之十

答

七

七

披金閨。歷終閭。騰驥翕絕。揚若鼓舌。使聞之者。膽寒。炙之
者。手熱。下是猶不得輪筋力。效智能。于斗食之末。然且飽
勉。趨起。擇地而趨。持下執離。以踞蹕乎泥塗。子之爲術。不
既疏乎。于是主人瞠然而眎。嘿然而笑曰。若客之言。母乃
駭勢交之榮。怵味俗化之隆。卑賄權橈之利用。而將乘之
階。肥也。曩者王途。慘澹。獬狔接足。忤忤姘姘。壞壞盡盡。川
奔。焚馳。瓜。拏。角。觸。富者。顯。顯。榮。貧者。嬰。底。辱。當是之時。毀
廉。興。行。懷。濟。潤。以。賈。媚。悅。者。豈。不。可。勝。錄。也。且。恩。移。勢
奇。權。傾。位。軌。金。銷。石。毀。星。離。電。滅。信。夫。以。膏。沃。火。者。膏。盡
則。火。微。以。利。鋼。交。者。利。盡。則。交。絕。爾。其。便。趨。捷。疾。更。起。迭

什朝據要津。夕脩翳族。曾得喪之幾何。而蒙蔽于終古。是
宜顏子殉志于簞瓢。魯連唾罵于商賈。長驚獨立。蟬蛻渾
濁。而弗顧也。今國家陶泰和。滌浮源。軼楚農。棟義軒。麗恩
滅澤。旁鬼布漫。開顧方趾之民。濯沐神化者。無不抱信讓。
揭貞素。藉禮義之祗席。服中正之冠履。時則羣公庶尹。濟
濟麟列。騰聲發采。作世玉雪。譬若以伯夷為太傅。曾參為
司徒。公儀休為御史。孟公綽為尚書。原思為博士。於陵仲
子為大夫。鮑焦給事于黃門。黔婁待詔于公車。邈哉。此非
常之際。巨億降之所無。絲是遐陬。裔壤。鬼岸之士。莫不舒
翹振華。纓冠繼履。唱調于千。以觀羔幣之所抵。雖以眇府

金華文集

卷之十

答

書

答

遭述。朝佔夕呻。亦且雖野批振。羞沒齒而無聞也。然而淹
速有時。顯默有宜。故甘生以童孺都土。卿而太公自首。乃
為萬乘師。此理之固然。而物之不可必齊者也。今吾子處
盛時而淡叔季。當羣居而言財利。崇之何笑。鳴玉曳履之
舒徐。而欲挾纖離驥。以助其駟。客乃憮然有聞。曰。夫
市井之言。不足以陳于先生之前。固也。敢問君子之將售
其志者。亦潔名以為高。矜己以自喜而已乎。主人曰。何為
其然也。昔百里用秦。鬻身五羊。執介嬰璧。厥閭富饒。毛生
重趙。引錐脫囊。孔舍魯而歷聘。孽匿腰以要湯。是皆韞不
世之閎畧。將圖霸而謀王。誠懼夫厥志之弗究。寧早已而

遠遑。夫以饒生駢淺。毫補縷。若失九牛之一毛。進菴
增太倉之一粒。固宜量質而容度。緩而汲。亦安敢肩聖節
而並立哉。乃若樹不食以為名。宋司城之實也。弗枉尊以
合汙。鄉孟氏之道也。斯吾徒之所知。而百世之師表也。且
予聞之。時盈時虛。天理之常。乃仁乃義。人道之綱。是以君
子立不易方。故曰勿行爾悔。無患名不大。勿信爾欺。無患
祿不隨。客獨不觀夫蘭滋九畹。珠璣重淵。無脛以自致。無
舌以自宣。至其流光晶吐。郁烈則人亦莫得而棄捐也。若
夫卜生投間于乏與。張季藉勢于雄貴。相如發軔于武騎。
次公奮跡于沈黎。是亦非妻人子之可幾。獨共已。埃命而

金華文集

卷之十

答

華

答

癸疑

擬古之辭。最不易工。較之客難解嘲。古茂頗不及之。而
雅潤明麗。差無愧也。拔萃文壇。為時宗匠。不亦宜乎。
正學

楚客對

宋 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衆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爲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正偏。故若有虧盈耳。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景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所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算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于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于星占。則微有不同。且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巳丑。正月巳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木星距日之度。疊緒之間。終不踰二十二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木星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

金華文集

卷之十

對

宋

楚客

金華文集

卷之十

對

宋

楚客

較之日躔虛六度。已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食入舟而寢。元曆定於郭守敬。測景授時。度越前古。而星躔參差如此。宜乎今之迄無定論也。唐驥

對

越人災異對

胡翰

越大薦土沃而澤不竭。胡子過之。土沃而澤不竭。何茲大薦。詩。天方也。越人曰。子亦知有秋夕之雪乎。八月既望。日在己丑。牽牛昏中。風雨盲作。夜漏下四鼓。其聲寂然。而止。寒氣相薄。明發視之。則田間之穢。戴白者靡靡矣。雪作非時。稼用大墊。音尊危也胡子曰。天亦慘乎哉。天非慘也。和致祥乖。致異。民則何青而降之。沴不旱而民荒。不澇而民饑。上下變化。百物將否。有司其柄而憑陵者乎。禮有之。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又寧風旱。彈災兵順豐年。送時雨。檢祭以告。政說有辭。是先王之治。明以治人。而幽致嚴於鬼神也。今蜡禮雖廢。歲時有司。修其檢祭。山林川澤。丘陵墳衍。民固有祀者矣。享其祀而福不及其民。又棄其乖成之績。獨可無攻說以執其咎乎。越人曰。子過矣。是冥冥者。無以爲也。子視世之喪其冠。哀其衣。藉交茵。而蔭華懷者。容貌瑰奇。顧盼生輝。閑言崇議。勅無不宜。非直冥冥者比也。司黜陟之柄。決是非。黜利害。乘堅策肥。而陽平四履之內。入吾境。視吾土之沃也。吾澤之不竭也。其信吾稼之不粟者乎。信吾稼之不粟。且督而吏。峻而法。且夜務取其公田之贏。而不恤吾民之饑。且札者。何故吾患。

金華本集

卷之十

對

集

越人

其大聲而疾呼之。曾不一動其心。又况此冥冥者乎。視之不見。孰形其形。聽之不聞。孰聲其聲。藉令可咎也。則彼又何加焉。子過矣。胡子聞之。矍然。春秋常事。不書。而凡日食地震星變。則書之。雷電雨雹。隕霜雨雪。則書之。螽蟥螟蟲。水冰梅李。實則書之。春秋何書也。謹天戒。何以謹天戒。修人事也。王省惟歲。而卿士惟月。斯之謂也。存其對以問諸肉食者。不省之。而又病之不助之。而又取之。是獨非吾民已乎。何其戾也。

元末有司如此。讀此等作。可以觀世。崇炳

金華本集

卷之十

對

集

越人

婺州先賢考

王國陸

婺州先賢自東漢楊喬兄弟始見史冊。歷唐宋元明人物輩出。照耀圖書。而儒學最盛。蓋東萊呂成公諱。首開聲。云然。東萊之前。有范香溪浚。崛起蘭江。著心。今與程子四箴並傳集註。其遺集尚存。東萊得中原文獻之傳。又與朱文公張宣公相切磨其學。以絕利一源。涵養氣質為本。而佐以問學。弟子最著者。則有東陽正節侯李誠之。守新殉難。喬行簡。葛洪。則居台鼎。為賢相。潘景憲。則以神童登第。著紀纂淵海。以女妻朱文公子塾。其時親受業。朱門者。則有蘭溪楊與立。武義輩。而義烏徐文清。僑最著。文清

金華文事

卷之十

李

在朝獨立敢言。有汲長孺。魏元成風。弟子曰葉山。庚。就通齋。僑命山。庚曰。心體流行。即天體流行。無乎不通。而或塞之人。其物矣。山。庚佩之終身。若何。王全許。則從黃文肅。韓得朱子之傳者也。何名基。號北山。文肅之教。北山曰。其心地刻苦工夫。而北山論學。則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朝廷屢徵不起。卒諡文定。王名栢。號齊齋。受業於何。其論學。則曰。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出。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生。卒諡文憲。金名履。祥號仁山。學於王。志存經濟。宋亡不仕。涵養純熟。動作靜默。太和流溢。卒諡文安。許名謙。號白雲。學於金。講學八華山。

金華文事

卷之十

李

其教以五性人倫為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以為己為立心之要。以分別義利為處事之制。卒諡文懿。四賢今俱從祀。北山所著。止大中太極通書。西銘發揮。數卷。魯齋學過其師。文集七十餘卷。讀五經記。論孟通旨。凡若干卷。仁山所著。通鑑前編。外有尚書表註。大義疏義。論孟攷正。白雲所著。有四書叢說。詩名物鈔。書經傳叢說。春秋管窺。觀史治忽。幾微三傳義疏。讀書記。自省編。而後人合纂。則有正學淵源。魯齋仁山皆單傳。白雲之門。著弟子籍者。幾千人。而朱丹溪震亨。葉景翰。儀范景先。祖餘最著。丹溪以醫名。而葉范以朱門嫡嗣。首先明儒。若吳淵穎。葉黃文獻。潘柳文肅。賈吳正傳。師道則聞風私淑者也。葉與黃柳以文章顯于元。與真郝齊名。正傳作敬鄉錄。功在桑梓。皆稱述白雲焉。明興。朱文憲。濂王忠文。傅。蘇平仲。伯衡。胡仲紳。輪四公並起。宋王秉明。初之運。蘊亦攀附。朝廷六著作。皆出其手。賈開有明一朝文運之先。仲紳不仕。而錄。莫山論文。則以為。夾過潛溪。云。時。浦江鄭氏十三世同。子弟多在宋門。餘鮮能。開白雲之學者。成化間。張文懿。楓山名。懋。起。激。上其學。以濂洛關閩為宗。不立異同。禮臣屢請。從祀。議格不行。其弟子則董道卿。遵唐文襄。龍章。恭忠。拯。陸太常。震。凌德容。瀚。黃白露。傳其表表者。楓山常言。吾人身。

處困窮每謂伯夷叔齊餓首陽語便自書板故弟子皆尚
名節好恬退唐文襄位登九列居鄉徒行陸太常以直諫
死黃白壽爲御史歸臨死無以自給楓山漁石白露皆有
集再傳而學亦熄正嘉間王文成倡學姚江永康程文恭
文德應石門典慮一松可久皆往受學歸會講于五峯書
院一松傳之東陽杜見山維熙見山傳之陳春洲時芳陳
誠源正道春洲傳之族人陳類齋其意永康呂雲君一龍
一松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又云省
愆改過是真買下手工夫見山則曰學者一息不寐則萬
古皆通一刻自寬即終身欠缺所著有悔言錄春洲則曰

金華文集

卷之十

奎

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于自
得著宗傳廣錄劉哉山稱爲楓山後一人類齋云戒慎恐
懼如人之津液有之覺味平淡無之則渴燥焦枯發矣雲
君爲人狷介嘗言學者以治生爲本魯齋之言甚非一切
銀錢直當糞土視之自程文恭至呂雲君王公儼齋分集
朋史刻傳皆登之儒學此葵學之有源流者其他與東萊
同時則有陳同甫亮唐悅齋仲友同甫學主經濟稱述兩
漢七制之君與朱子駁難其弟子則有浦江倪朴義烏喻
傑論南疆南疆脫同甫于秋載廣與記悅齋學問宏博原
本經籍所著天文地理帝王經世圖譜秘府新書悉傳焉

朱子所排遂不傳僅存悅齋文粹其弟子則有義烏傅寅
葉秀發朱質皆有聞于時總此則有章山堂如愚作山堂
考索與東萊大事記仁山通鑑前編就金華三大書與白
雲同時則有浦江方景山鳳東陽鹿皮子陳樵永康胡石
塘長獨樵之學自謂直接孔孟而附麗宋儒將致宋濂于
弟子之列而濂不至今所存有集數卷石塘文學政事絕
出于世著有鳴缶集與金許俱列元史儒學傳又有張樞
字子長作刊定三國志六十卷續漢書七十三卷以丞相
脫脫薦徵爲翰林修撰知制誥辭不起甬東萬季野作古
今儒林宗派所錄金華儒者最多不盡著

金華文集

卷之十

奎

葵郡儒學源流分晰皎若列眉採摘語錄極其精粹而
敘次承接錯落簡古秀水諸襄七

金華文庫卷之十一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全較

正身文度

同文

貞順皇后哀同文

徐安貞

維開元二十五年歲次丁丑十二月庚子朔七日丙午惠

妃武氏薨于興慶宮之前院移殯春宮麗正殿之西階粵

翌日乃命有司持節冊諡曰貞順皇后以旌德飾終也泊

金華文庫

卷之十一

同文

貞順

明年春二月己亥朔二十二日庚申將遷坐于敬陵禮也

啓撰塗于春禁候重門於初旭轉靈衛於金根緬哀懷于

上國亦既有命銘于貞玉其辭曰

風之始者備內職迢才淑政兼翊戴化錫丕祉繁華鍾美

我天后之從孫周栢王之季子于渭之浹重開戚里翊鸞

飛翔珮玉鏘鏘自莘野而三命乃率先于雁行出言有章

彤管有光孝慈之心諒自天啓鞠育孫幼恩流愷悌七子

既均六宮有禮貴主三分於外館賢王兩闕於朱邸彼陰

教兮惟徽乘日月之光輝補聖人之至德故動用而無違

驥谷湯泉天行幕律屬車之泊陪遊之日孰謂蕩邪茲焉

遇疾焚香山以邀元吉却扇重城彌留永畢思勿藥之有

喜痛還年之無術嗚呼哀哉覽舊館今洞開踐芳塵兮徘徊

徊指甘泉之畫像謂德容之在哉自昔屠城之宮椒風之

殿獲遇明主是矜邦媛有平生之涯恩無淪沒之餘眷况

貞順之寵錫伊古往之莫見十兆考常三龜既良園陵蒼

蒼在國之陽傷芙蓉而左轉怨桃李之春芳風卷旌旂紫

旆委咽中使護道懿親辭訣山藏玉衣地留金穴惟清灝

之永矣流國風而不竭嗚呼哀哉

撰金考玉自是唐音阮霞嶼

金華文庫

卷之十一

同文

貞順

懿祖尊懿祖文

蘇伯衡

維洪武元年歲次戊申正月壬申朔越四日乙亥孝曾孫
 嗣皇帝某載拜稽首上言伏以創業開基孝宜先於追遠
 祖功宗德禮莫大于正名蓋由積善而累仁是致以家而
 為國攸文於古追謚在今伏惟皇曾祖考府君性賦慈仁
 志存謹厚克勤克儉脩身永建于貽謀無黨無偏履道每
 期于垂裕昔陶唐上崇于少皞而周武追王于古公思水
 木之有本源履霜露而懷休惕謂多儀備物未足盡于孝
 思惟顯號鴻名乃克符于禮典作廟有奕饗玉惟榮謹奉
 冊寶上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陟降有臨神明如在繼
 志述事敢云有道之曾孫朕土建邦永賴在天之烈祖謹
 告

嫺于裁符于法是燕許手筆
 阮霞嶼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四文

三

懿祖

詔

誠諭中外百僚詔

王禕

朕承積累之休撫盈成之運臨御歲久望治日深永惟前
 世之相沿各有當時之所尚三代而上忠朴質文之屢更
 兩漢以來名節經術之異守或清談之為務或道學以相
 師便於因循莫不久而成弊昧於張弛弗知變而後通爰
 暨我朝所鑒往代然當法制之肇建實惟吏議之首遵小
 紀大綱固有條而不紊前規後矩乃畫一之是拘凡利害
 之所存必章程以為據咸樂相仍於苟且靡圖自獻干猷
 為頂絲繩臣之蔽欺益使正塗之壅底持祿者括囊而拱
 默懷奸者首鼠而依違義寢寢之匪躬慕容容之後福幾
 致防川之慮寢成罔上之風覽習俗之至斯嗟治體之已
 累朕當饋而嘆反席以思仰祖宗之貽謀本崇於信厚故
 國家之作則首務於整齊勢無不弊之時道有好還之理
 若于三事羣收暨爾眾僚庶士勉勵忠純各思屬翼毋率
 於忌諱言必由衷毋畧於幾微謀須慮遠共懲膠柱之固
 滯庶求解弦而更張畢禪獻替之誠允濟艱難之業今以
 為如朕亦收圖綜覈名實之詳繼漢宜之遺則推行仁義
 而效揖唐后之遺風期臻三代之隆永有萬年之譽朕言
 匪過眾聽敢達

宜刑制初意婉摯則暢足督官邪而
 詞追渾厚深得制誥之體
 阮霞嶼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詔

四

誠諭

定嶽鎮海名號詔

王 祚

詔曰。自有元失。馭羣雄鼎沸。土宇分裂。經教不同。朕奮起布衣。以安民爲念。訓將練兵。平定華夷。大統以正。永推爲治之道。必本於禮。考諸祀典。知五嶽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嶽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于今。英靈之氣。萃而爲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漬禮不經。莫此爲甚。至如忠臣烈士。雖可辨以封號。亦惟當時爲宜。夫禮所以明神人。正名分。不可以僭差。今命依古定制。凡嶽鎮海瀆。並去其前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五

定嶽

卓絕萬古在此一詔 陳明卿

劉子

論對劉子

呂祖謙

臣竊惟國朝治體。有遠過前代者。有視前代猶未備者。以寬大忠厚。建立規模。以禮遜節義。成就風俗。當假優輿虞之後。其效方見。如東晉之在江左。內難相尋。曾無寧歲。自駐驛東南以來。踰五十年。無纖毫之虞。則根本至深。可知矣。此所謂遠過前代者也。文治可觀。而武績未振。名勝相望。而幹畧未優。雖昌熾盛大之時。此病已見。如西夏元昊之難。漢唐謀臣。從容可辦。以范仲淹韓琦之賢。皆一時選會。莫能平殄。則事功不就。可知矣。此所謂視前代猶未備者也。陛下慨然念繼祖之未復。版圖之未歸。故留意功實。將以增益治體之所未備。至于本朝立國之根本。蓋未嘗息也。而臣下不足以測知。宸指獻言者。多以小辨破大體。治民者。多以苛政立威名。逼壓拘制。而士氣不舒。爭奪馳騁。而仕路益隘。凡所謂寬大忠厚。禮遜節義之屬。皆以爲陳腐。爲迂闊。範防既微。無復畏忌。何所不爲。聖慮將益焦勞矣。夫浮華可抑也。繁文可去也。清談高論。不切事情者。可黜也。至于祖宗規模風俗。所以維持天下者。其可廢削之乎。臣竊謂國朝治體。其視前代未備者。固當激厲而振起。其遠過前代者。尤當愛護而扶持。議者乃徒欲事功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劉子

六

輪對

之增。而忘根本之損。陛下清剛之熱。豈可不永念其故哉。又况寬大則豪傑得以展盡。忠厚則羣衆不忍欺誣。禮遜典則潛消跋扈。飛揚之心。節義則則坐長捐軀殉國之氣。然則圖興事功。亦未有捨根本而能立者也。惟陛下加聖心焉。攻進止。

事理明暢。篇法融繁。唐正位

金華大界

卷之十一

制子

七

輪對

輪對制子二

呂祖謙

臣聞自古進言於君者。必以責難為恭。蓋宴安之適。聲色之娛。瓊瑰之玩。歌舞之佚。實為治之大蠹。其樂難捨。其惑難移。忠臣義士。乃冒萬死而欲奪其君之所嗜。此自古及今。所共謂之責難也。恭惟陛下。勵大有為之志。宵衣旰食。求治之外。百無所嗜。皇皇汲汲。晝夜勞瘁。有非寒士之所能堪者。凡昔人之所責。皆非陛下之所難矣。臣敢為天下賀。前古之君。不知聖道之可尊。特以耳目之欲。切於身而。不能去。故因陋就簡。甘為凡主。今陛下不待箴諫。疵累自除。恢明聖道。無若此時之易。章句陋生。乃徒誦詁訓。迂緩拘。樂自取厭。薄不知內省。反歸咎陛下之不用儒。臣以為尚幸陛下不用之耳。儻陛下誤信而輕用之。其責治効於。是曹。縣歲歷月。必無所成。陛下遂為儒術止此。聖人之道。永無復施之日矣。臣敢為儒學賀。夫不為俗學之所溺者。必能求實學。不為腐儒之所眩者。必能用真儒。聖道之興。指日可俟。臣所私憂過計者。祇恐希進之人。不足測知聖意之蘊。妄意揣摩。解排儒學。謂智力足以控制海宇。不必道德權利足。以奔走群衆。不必誠信材能足以興起事功。不必經術。臣不復舉陳言腐語。姑以目前事言之。陛下臨御九年于茲。閱天下之故。察群臣之情。亦熟矣。邊隅小警。

公卿錙兩而顧私將士遷延而却步。渙散解弛不相係屬。果智力所能控制耶。高爵重祿一得所欲。畏縮求全。惟欲脫去。無復始來之慷慨。果權利之所能奔走耶。異時姦回。詆欺敗事。隨功之徒。追數其過。果皆不才不能者耶。智力有時而不能運。權利有時而不可驅。材能有時而不足恃。臣所以拳拳願陛下深求於三者之外。而留意於聖學也。陛下所當留意者。夫豈鈔襲傳註之間哉。宅心制事。祇畏兢業。順帝之則是聖學也。親賢遠佞。陟降廢置。好惡不偏。是聖學也。規摹審定。圖始慮終。不躁不撓。是聖學也。陛下誠留意此學。日就月將。緝熙光明。實理所在。陛下當自知之。而自信之矣。本原既得。萬事有統。若網在綱。若農有畔。非若乍作乍輟。漫無操約者之爲也。惟陛下裁擇其中。聖學二字一篇之主。前後應整而有條。切當而不腐。唐正學

館職備對制子

唐仲友

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于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乎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効。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易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強。強而不治。其強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述。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畧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于復振。而亦不克其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友。非其材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還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于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

忠直遠讓。使脩已任賢。飾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強。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錡。程。異。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闢土地。充府庫。剝下附。上動民怒。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爲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爲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近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嗷嗷乎戰國秦漢之風。而于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不能自已于言者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取。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義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強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爾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榮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激。取進止。

用參苓不用烏喙。自是壽人上藥。否者舉有禁方。使役人耳。可爲三笑。阮瞻。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制

士

節

信州朝辭制子

唐仲友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今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節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虐之令。則下。有猜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則傷民。民傷。則本廢。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圓。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勿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或于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于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內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內外遠近。精白一意。共由中正之道。庶幾資稍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根本。規恢治功之意。取進止。

說齋先生學術之正如此。毋輕議也。阮實與。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制

士

信

奏請諡陳龍川呂大愚劄子

喬行簡

臣聞褒崇既往所以激勸方來。乾道淳熙之間名儒輩出其所植立雖有不同要皆有以垂于後。如朱熹張栻呂祖謙陸九淵既蒙國家錫以美諡或錄其子孫而並時奮興其才學復出前古而乃有未經褒卹者二人焉。臣伏見承事郎簽書建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陳亮以特出之才卓絕之識而究皇帝王伯之畧期于開物成務酌古理今其說蓋近世儒者之所未講平生所交如熹栻祖謙九淵皆稱之曰是實有經濟之學所爲文號龍川集行于世當淳熙之戊戌三上書極論社稷大計孝宗皇帝覽之感涕召赴都堂審察將以神放故事不次擢用左右用事亟來謁亮欲掠美市恩而亮不出見之故爲所譏沮而止。晚際光宗皇帝親擢居進士第一曾未及小用而不祿其遺文爲世所珍重其淵微英特之論雄邁超脫之氣由晉宋隋唐以後自成一派惜不究其所蘊而僅見諸空言也。承議郎太府寺丞呂祖儉實祖謙之弟少與其兄研窮經傳悉本家學後祖謙歿凡諸生皆承事祖儉呂氏之學益明慶元間韓侂冑用事中外側目莫敢言祖儉時在下僚獨抗章殿陛直指其失謫高安以歿及侂冑日益橫以罪誅滅人因恨曲突徙薪之謀不早用也臣竊謂亮與祖儉之學皆

金華文舉

卷之十

制

主

奏請

有遺文具有學者同知所宗。至若亮當渡江積安之後首勸孝宗以脩藝祖法度爲恢復中原之本將以伸大義而雪仇恥其忠與漢諸葛亮本朝張浚相望於後先尤不可磨滅。祖儉當時好氣焰薰灼之時首建抑絕之義其視東都名節諸賢亦爲無歉。當今國家多事所少者忠義名節之士苟褒二臣亦足以激昂人心。二臣者皆生於婺臣少長接聞取爲模範今獨後成遭時竊位倘不引義一陳于上使獲表見于明時非惟有愧于前賢抑亦無以垂示于後學。况二臣者非所謂一鄉一國之士乃天下之士臣故敢冒昧以言臣切照在法聲聞顯著者雖無官爵特聽令

金華文舉

卷之十

制

制

奏請

二公得諡則孔山先生之力也言者與所言之人皆是增重寶發

王崇所

箴

續丹展六箴 井序

范浚

唐李衛公作丹展六箴獻于寶曆天子分章指意雖已篤忠而辭之剴切或未能竭盡規微輒不自愚猥繼其說極人臣所甚忠而難乎言者以發衛公之風指亦古人象箴之義也作續丹展六箴

宵衣箴

高高者天昏昕靡貳宵終則明人用不惑惟辟奉天視朝以明宵向終矣君當遂典宵終不明天謂失度宵終不與君胡不懼雞人既醒叶庭燎既輝鸞聲將矣敢告綴衣時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一

箴

主

續丹一

正衣箴

紂曳玉衣焚身之招靈紂佑服為服之妖冕今褒今夫豈不美靈胡為異紂胡為侈服侈服異商亡漢頓何如伊祁垂裳百年齊官十笥視古已綈踰斯益愆敢告三服

罷獻箴

配天立極家是九國一絲一粟王田王機惟王畀民什一是私既私什一餘則不有臣何獻為作君食醜杯犀筋象君庖不充輕纖細屬補袞無庸焚裘却鈴堯禹齊風

納諫箴

臣言闕上取驗批逆小斥大誅臣身何益臣匪干利君奚

弗思凡厥便言君其聽之懷諫違人君亦自暴人亦有言永矢弗告

辨邪箴

謂犬似獬謂獬似狙謂狙似人大斯人如正視大人人實殊遠不推類似犬自為犬姦邪亂正猶大人疑知人則哲辨似而非灼彼是非真贗兩定邪姦既明亦克用正

防微箴

貂終危齊莽卒篡漢惟微弗防以及甚亂勿云何害仰彼濫觴盈科必溢滔天作殃貂以熏身齊視猶戲奔憑國威漢用弗忌流蛆啜鳩臣子攸諱觸瑟薦魚是真細事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一

箴

主

續丹一

直在衛公六箴之上 阮霞

魯太歲并序

何基

王子會之名其齊曰魯既為記以自警復俾其友人何某子恭父作箴揭之某謂王子似魯者也而自以為魯豈不以昔者會子之在孔子見謂為魯而一貫之妙獨參得之蓋將從事於篤實堅苦之學以收會氏之功也歟其志可謂遠矣乃為之箴曰

惟人之生均稟太極萬理森然成且物則知覺虛靈是謂明德或蔽而昏則由氣質易開其明曷去其塞復其本然惟學之力昔者子與萬世標的始病於魯竟以魯得匪得子魯實學之積確固深純精察嚴密稽其功用有始有卒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箴

七

魯太歲

履薄臨深是警是飭日省有三猶懼或失講辯聖門是纖是悉戰戰兢兢寸累銖積誠明兩進敬義倍立一唯領會萬里融液彼達如賜乃弗能及孰謂參魯收功反亟卓哉王子追躡在昔有扁斯名朝警夕惕勿病於魯謂質難易勿安於魯謂思無益由魯入道有會可式氣質之偏則懲則克義禮之微則辯則析知行兼盡內外交迎確乎其知前者是迷入百已千明乃可必從而上達則在不息滅裂幽莽乃吾自賊歸咎於魯豈不大惑我作斯箴俯坐是勒勿貳爾心服膺無斁

北山學術概見於斯篇 崇炳

漢部刺史箴

王禕

漢興六世孝武皇帝以雄才大畧稽古立制乃元封五年夏初置刺史部十三州以督察羣國是時攘却胡越開地斥境初置交趾朔方二郡及冀幽并兗徐青揚荆豫益涼為州十三刺史有常治所常以秋分行部所察六條一條強宗豪右田宅踰制以強凌弱以眾暴寡二條二千石不奉詔書遵承典制背公向私旁招守利侵漁百姓聚斂為奸三條二千石不恤疑獄風厲殺人怒則任刑喜則任賞煩擾刻暴剝截黎元為百姓疾山崩石裂妖祥訛言四條二千石選著不平苟阿所愛蔽賢寵頑五條二千石子弟倚怙榮勢請託所監六條二千石違公下比阿附豪強通行貨賂割損正令凡非條所問即不省居部九歲者舉為守相其秩六百石及成帝綏和元年以為刺史位下大夫而臨二千石輕重不相準乃更為州牧秩二千石位次九卿其後或稱刺史或稱州牧不常厥名而九卿或出領之其任要益重矣自夫黃帝建官首立四監唐虞任人厥建羣牧則州伯之設所從來尚矣維漢即十三州置郡刺史實古牧伯之任秩雖輕而職甚重具雖簡而治則繁誠得官人之意故當其時必有率職盡規以繼虞人九州之作者惜無傳焉敢用追述本旨為之箴曰

漢繼古帝承秦紹周羣國有守視古諸侯用以理民民用
得職宣化承流以輔皇極流塞化梗民則愁嘆孰其作非
使我民怨乃稽古制乃任牧伯乃制刺史督察羣國孰爲
督察奉詔六條依條以按有罪執逃厥秩六百厥員十三
匪輕匪簡是簡維時羣國有不嚴憚望風懷警撫職
知勸顧維刺史其責孔艱何以自獻亦有替言惟皇憲天
冒下惟仁同仁一視作天下君君之子民必務矜惻被以
漏泉奠以盤石俯垂清問虞舜之賢視之如傷姬文則然
自古哲王爲官擇人易爲擇人凡以爲民君則仁矣臣職
乃修臣職之修斯民之休維聖有言民維邦本牧臣司憲

全華文舉 卷之十一 歲 五 漢書

敢告荒寒
大致做楊子雲九州牧箴約九爲一辭旨嚴懇諷切敦
詳郡守之畏刺史猶暴鼠之見攝於貓也法久弊生貓
與鼠狎因其不捕鼠而竟不養貓可乎暴耗咬嚼豈不
免矣 崇炳

唐起居郎儀 并序 王禪

起居郎古左史也人君動則左史書之是非之權衡公議
之所繫也再不能褒貶管蔡不能貶周公趙盾不能改董
狐之書崔氏不能奪南史之簡公是公非記善惡以志鑒
誠自非擅良史之才者其孰能明公議以取信於萬世乎
故人主極天下之尊而公議所以攝人主公議極天下之
正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議者粵自成周左右史始置及漢
乃有起居注魏晉起居注以著作掌之有其職而無其官
隋初以吏部散官檢書正字掌起居後又謂古有內外史
今著作如外史宜置起居官以掌其內卽內外省置起居
全華文舉 卷之十一 歲 辛 唐書
今人至唐貞觀二年省起居舍人移其職門下始置起居
郎二人顯慶中復於中書省置起居舍人遂與起居郎分
掌左右矣按唐六典起居郎掌錄天子之動作法度以修
紀事之史凡記事之制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
時繫年必書其朔日甲乙以紀屏數典禮文物以考制度
遷拜旌賞以勸善誅伐黜免以懲惡年終則授之國史而
撰述焉其職切密而清要朝夕侍上常有獻替之言竊效
官箴三闕之義博稽史氏之本末而爲之箴
若稽前聖敬畏是崇夙夜厲精思敬厥躬爰立史官厥分
左右人君之動左右所守執簡攝筆以伺起居立于螭均

紀注謹書。是非非明。指善惡。不回以阿。不許而畧。正色立朝。直筆何疑。曰。院可斷。筆不可私。萬世公議。具在尺牘。維是攸司。眾所欽。君舉必書。臣職之虔。書而不法。後嗣何觀。影出爲形。跡出於履。盡慎其微。盡謹其始。當寧臨御。一日萬幾。千里之謬。出於毫釐。德之休明。登我王道。勒諸簡編。儕美墳誥。典居無節。羣行或頗。謗書徒咎。衆德已多。人君一身。宗社所寄。善惡之分。成敗所繫。屋漏不愧。室閭勿欺。兢兢業業。念茲在茲。敬之敬之。用韓褒職史臣司筆。敢告執戟。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歲

主

唐起

川始不失爲儒者

唐正位

崇訓箴 有序 四箴俱建 楚王

唐 鉞

洪惟我太祖高皇帝。繼天建極。酌準古今。著爲祖訓。一書。垂憲萬世。義取尚書禹戒之文。深得大雅貽謀之道。書之首章。思深慮遠。其于王國尤諄諄焉。自持守以下。凡十有二目。皆簡嚴詳盡。罔非國家至計所存。炳如六經。燦若七曜。誠萬世帝王所當欽崇而服膺者也。臣職左史。典籍是司。敢不中誦。以備朝夕。作崇訓箴其辭曰。

巍巍皇祖。經啓萬方。立極垂統。分建庶邦。以作藩輔。以布紀綱。聖有謨訓。赫赫洋洋。施法裕后。著茲典常。列聖嗣服。欽惟舊章。仰披古文。虞書首簡。思慮淵微。規模闊遠。思我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歲

主

進楚

王度式如土。墳特守孔。規罔敢怠。緩出入典。屈跬步有檢。必謹爾儀。防微知險。罔之大事。在祀與兵。禮儀既飭。法律既明。內令嚴肅。外政森程。宮室服用。罔或侈盈。敬哉無念。率乃攸行。庶幾夙夜。無忝所生。用能保其。戡殺國以永寧。史臣司典。敢告在廷。

嚴正諄切若五子之述祖訓 崇炳

純心箴 有序

每若惟一之旨。發于虞書。一德之稱。陳于伊尹。肆我皇上。敬一之箴。稽而心法相傳之要著矣。蓋惟敬則心無所。穢而純純而不已。則一備已矣。未有不主敬而能純一者。

也。東顧周敦頤之論治以純心爲要。此書院之所爲名也。而周之言曰。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此蓋聖人一德之能事。而庸可以易言乎哉。其必自教始。故曰教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格心之功。其端有在。作純心箴。其辭曰。

穆穆天命。二五綱維。降衷爲性。賦氣成形。性具于心。爲形之主。本其虛靈。渾然一理。人心惟危。物欲交起。間雜其天。純斯駁矣。欲遂厥初。其道安從。制之于外。庶養其中。人君一心厥係。尤重氣以居。移物交彌衆。不有府哲。孰辨其岐。閑邪守約。立敬爲基。齊莊寅畏。心爲厥師。瞬息養戰兢。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進

進

自持美麗紛華。爲厥心賊。震川伐之。若禦勦敵。獨觀內照。念茲在茲。還我大素。保我嬰兒。惟敬作所。緝熙無斁。天君湛然。聖修之極。毋求諸高遠。毋諉曰不能。傳臣司正。敢告彌丞。

顯微一致內外無間方謂之純理粹氣茂真儒者之言
崇炳

進學箴 有序

說命曰。學于古訓。乃有獲。期其益也。曰。惟學遜志。務時敏。示其功也。曰。念始終。典于學。要其成也。孔子之論學曰。博學審問。廣其知也。曰。學而不思則罔。求諸心也。曰。學以聚

之蓄其德也。蓋學之道備矣。漢河間獻王有云。非學無以廣明德。慈其有得于聖言之緒餘乎。是以大雅不羣。稱賢王者。莫尚焉。則其學之功也。我國家於各府設輔導教讀等官。皆以勸學爲職。其義大矣。爰稽于古。作進學箴。其辭曰。

熙熙古初。有開先覺。立極乃教。遵道爲學。道之精蘊。載于六經。洋洋聖謨。昭若日星。占之玩之。考其成法。擬之議之。而修其大業。問之于人。麗澤是資。索之于心。能自得師。明德新民。始于致知。立禮成樂。先于爲詩。効彼能事。踐厥通軌。利用安身。釋回增美。精義知要。異志篤行。日進無疆。臻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一

進

進

厥大成。諸子百家。非學之源。唯蟲刻篆。非道之尊。王者之學。立大崇正。游執修辭。聊以養性。寸陰不競。日月居諸。儒臣司講。敢告執書。

說學字兼該通微得陳澧之體
崇炳

寶善箴 有序

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謂之寶。則非特好之而已。夫好善優于天下。况其實之者乎。而漢東平憲王稱爲善最樂。古今以爲名官。夫天下之善一也。能實善。則日遷于善。而不善者遠矣。不善者遠。則憂患不生。而樂莫大焉。故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易于克一。此則公

燕珉追琢其章。君子有斐。是謂真寶。爲國之紀。善取于彼。而乃積厥躬。虔則有餘。樂且無窮。寶善之功。子斯爲至。紀臣司旌。敢告常侍。

正大惟切可泐金石

卷之十

進楚

暴

魏州道被逆賊誅沒弄楊虔柳露布 駱賓王

勅書兵部臣聞北極列象六合奉天子之尊南面秉乾一
 統成聖人之業是知衣裳所會義有尊於殊隣霜露所均
 誠有育於異類故塗山萬國誅後至者防風丹浦一戎緩
 前禽者就日然則利弧矢以威天下法雷霆以震域中四
 時行焉天道不能去殺五兵備矣皇業所以勝殘雖事切
 揀焚苟順時以濟物恩深祝網不獲已而用兵伏惟皇帝
 陛下登翠嫺以握圖居紫微而正象玄功不宰混太始以
 凝神至道無名佇華胥而得夢聞文教以清中夏崇武功
 以制九戎填海十洲通波太液之水鄧林萬里交影甘泉
 之樹反塵穿胸之域襲冠帶以來王奇肱脩耳之酋未正
 朔而請吏逆賊蒙儉和舍等浮竹遺亂沉木餘苗邑殊禮
 義之鄉人習貪殘之性日者皇明廣燭帝道遐融頗亦削
 法衽而被朝衣解椎髻而昇華冕而豺狼有性梟獍難馴
 遂敢亂我天常變九龍而背誕負其地險携七部以稽誅
 播亂邊疆教脫音同數據州郡用是三門投律長驅無戰之師
 五月渡遼深入不毛之地去月十日軍次三腦崙鎮前後
 捕得生口知守促山差傍山連結十部樹有獲五萬此山
 卽南甲之巨防也巔巒千里西通大荒之郊溪谷萬重南

振炎洲之境。舉喬林而揮漢陰。靈有假道之標。拔崇岩以
隱天陽。鳥無迴翼之地。峯危束馬。路絕懸車。賊踞臨代之
形。垂建瓴之勢。徵風名雨。蜩起蜂飛。驅穰種以挺災。封狐
千里。敲沉黎而作孽。雄虺九頭。臣以為制敵以權。柔遠者
理。成於德教。伐叛以義。決勝者不在乎干戈。於是廣布皇
恩。恭宜帝澤。申之以安撫。曉之以存亡。倍重巖陬。無負黃
龍之約。賞隆漢爵。不渝白馬之盟。地接丹驍。詞屢殫於喻
蜀。俗通槃瓠。聲不輟於吠堯。臣遣左二軍子總管寧遠將
軍。前守右驍衛井陘縣開國男劉玄棟等。銜枚遠襲。卷甲
長驅。假危旆而設前兵。疑從天落。乘間道而遠不備。若出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魏

主

魏

地中遺石。軍子總管明威將軍。行左武衛翊府中郎將
高奴弗。率左武衛。天水府折衝都尉張仁操等。陟南山之
南。衝其要害之路。又遣二軍子總管前金吾衛翊府郎將
孫仁威。率府左果毅都尉王文雅等。凌北山之北。絕其飛
走之途。賊首領楊虔柳諾。沒弄諾覽斯等。振螳螂之力。抵
轍當輪。縱蛟蚺之草。觸山滿谷。劉惠基高弗。奴孫仁威等
並忠勤克著。智畧遠聞。議明君之重恩。輕生有地。提太阿
之神劍。視死無時。縹緲而兇黨上崩。舉刃而妖徒瓦解。雖
危若沸鼎。未窮梟首之誅。救死扶傷。猶致折骸之費。二十
二日。臣遣副總管兼安撫副使定遠將軍前左驍衛府中

郎將令狐知通。率右武衛郎將左府左果毅都尉韓惠德
等。擁貔貅之雄。順天機而左轉。遣副總管兼安撫使守銀
州刺史李大志。率前左衛靜福府果毅都尉陳弘義。率犀
象之卒。乘地軸以右廻。又遣行軍司馬守雋州都督府長
史梁待符。率守金吾衛宏昌府果毅都尉開成文等。投石
趁距之材。蹈中權而撫其背。又遣前守右威衛龍西府果
毅都尉康留買等。騰躍鐵飲金之騎。犯前茅而扼其喉。臣
率清官府左果毅許懷秀等。橫玉弩以高臨。縱金鉦
而直進。玄雲結陣。影密西郊。赤龍揮鋒。氣衝南斗。屢塵埃
而布地。白日為之昏。昏積氛蔽以稽天。沿漠為之晦。色兵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魏

主

魏

交刃接鳥散魚鱗。自卯至申。追奔逐北。斬首千餘級。轉戰
三十里。激流膏而為泉。似變蓂弘之血。委亂骸而擠壑。若
泛鼉靈之屍。既而靡盡高春。雲昏乙夜。賊乃收集餘眾。保
據高岩。臣度彼遊魂。慮其宵遁。使三軍齊進。四面合圍。二
十三日。乘魚爛之危。啓蛇形之陣。揚麾誓眾。仗節訓兵。一
鼓先登。賞必懸於芳餌。九攻失律。罪無赦於嚴誅。五部雄
材。三河俠少。或生居燕地。尤正即操之聞。或家本秦人。早
習昆明之戰。叱咤則江山搖蕩。慷慨則林壑飛騰。舉鵬力
以揚威。耀犀渠而買勇。澄氛廓視。同夏景之漬春冰。滅迹
播塵。若霜風之卷秋葉。戰餘百里。昔歷三朝。前後生擒四

千餘人斬首五千餘級。諸沒弄楊皮柳等。頌元行陣。懸首
旌門。蒙餘和舍等。委聚奔馳。脫身挺險。雖復刑以止殺。丁
壯咸狀於誅夷。禮不重傷。班白必存於寬宥。昔魏臣賦屬
徒聞蒟醬之奇。漢使開邛。幾通竹杖之利。豈若膺紫泥而
弔伐。指丹微以臨戎。一戰而孟獲成擒。再舉而哀牢授首。
斯並皇威遠暢。廟署遐宣。奉玄猷以配天。徒知帝力。掩皇
輿而闢地。豈曰臣功。不勝慶快之至。謹奉露布以聞。

辟律比偶之文。要在運古有法。出以警脫。鬆健清新。流
利駘丞才分。何必遠遙徐庾。唐正學

代李牧書起兵諫武廢校

駱賓王

傳聞朝武民者。人非溫順。地實樂微。昔光太宗下陳。曾已
更次入侍。泊乎晚節。穢亂春宮。密隱先帝之私。陰圖後宮
之變。入門見嫉。蛾眉不肯讓人。掩袂工讒。狐媚偏能惑主。
陷元后于墮羅。致吾君之棄施。加以虺蜥爲心。豺狼成性。
墮狎邪佞。殘害忠良。殺子屠兄。弑君鳩母。神人之所共疾。
天地之所不容。猶復包藏禍心。窺竊神器。君之愛子。幽之
別宮。賊之盟宗。委之重任。嗚呼。霍子孟之不作。朱虛侯之
已亡。燕啄皇孫。知漢祚之將盡。龍馭黃腸。帝后識夏庭之遼衰。
敬業皇帝。唐舊臣公侯家子。奉先帝之遺訓。荷本朝之厚恩。
宋微子之興悲。良有以也。桓君山之流涕。豈徒然哉。是以
氣感風雲。志安社稷。因天下之失望。遂四海之推心。爰舉
義旗。以清妖孽。南連百粵。北盡山河。鐵騎成羣。玉軸相接。
海陵紅粟。倉儲之積。匪窮。江浦黃旗。匡復之功。何遠。班聲
動而北風起。劍氣衝而南斗平。喑鳴則山岳崩。叱咤則
風雲變色。以此制敵。何敵不摧。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公等
或居漢地。或叶周親。或膺重寄于爪牙。或受顧命于宣室。
言猶在耳。忠豈忘心。一坏之土。未乾六尺之孤。安在。倘能
轉禍爲福。送往事居。共立勤王之師。無廢大君之命。凡諸

爵賞同列山河若魯戀窮城徘徊岐路生味先機之兆必
胎後至之誅。請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誰家之天下。
名懸天壤。辭稟風霜。無所容其讀歎。
阮霞嶼

戒怒箴

唐 彪

小人多矣。不能盡人而怒之也。拂意之境廣矣。不能逢境
而怒之也。不平之事聚矣。不能每事而怒之也。然則何庸
怒。其足當吾怒者。非君之警。必父之警也。不然何足消吾
神。其足當吾怒者。非甚大奸。必極惡也。不然何足動吾氣。
若以與人爭利而怒。是鄙夫也。以疾人小過而怒。是斗筭
也。以輕我侮我而怒。是能上人不能下人者也。聞之多怒
者。多敗債於事也。多怒者。多辱搆人。怨也。又聞多怒者。火
炎懼焚吾脂也。多怒者。肝強懼剋吾脾也。不戒乎此。即不
可以延生。非有道之士。不戒乎此。即不可以應物。非濟世

之人。宜懲宜惕。作多怒箴以自警。

極其曲折。極其變化。氣峻而神清。詞華而筆健。置之承
叔集中。不知孰伯孰仲。
姪正學

金華文畧卷之十二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書重梓

正學思臣

蘭翁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策問

策問十道

吳師道

問三皇之名。經始見于周官。未常稱其人以實之也。孔安國序書。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三皇。或謂本易大傳。然大傳曰伏羲氏沒。神農氏作。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亦無明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二

策問

一

十道

文也。司馬遷史記以軒轅下屬之五帝。而小司馬補記則以伏羲女媧神農為三皇。又有天皇地皇人皇之號。大與此異。而說出于識緯雜記。其果可取以為據乎。外史掌三皇之書。不言三墳也。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不云三皇也。孔氏以三墳五典。合之三皇五帝。可謂有徵矣。書序之文。先儒頗疑之。遂以是為一定不可易之論可乎。且三墳言大道。夫子豈得去之。而斷向唐虞乎。世有三墳書。出宋元豐中。果古書乎。伏羲畫卦。著于易矣。神農黃帝之說。雜見于農陽道家農家方藥諸書。其果可盡信乎。前代古帝王之祭。不獨三皇也。祭三皇者。今于唐。夫其開天建極功。被萬

世因常在所尊。我朝大建宮宇。春秋祭祀甚盛典也。顧乃屬之鑒家者流。而限為專門曲藝之祖。議禮之意。其可得而聞歟。緊欲究名號之是非。聚書文之真偽。訂典祀之當否。談三皇者。不可以不知也。其明辨而詳陳之。以驗所學。且以觀卓識焉。

三皇五帝三墳大吳伏羲氏炎帝神農氏黃帝堯舜氏為三皇少昊金天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仲雍舜氏為五帝三墳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氏載孔安國尚書序然世又傳山墳天皇連山易氣墳人皇歸藏易形墳地皇乾坤易各有傳所云出宋元豐中者或此書也

問周衰孔子沒七十子之學散異端並起孟子時楊墨盛行前乎夫子固嘗曰致乎異端矣夫子所指異端者誰歟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二

策問

二

十道

夫子問禮于老聃親與之接楊子師老子者墨子或以為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蓋莫能明列子莊子皆傳老子之學者莊子亦與孟子同時然夫子之言一不及老子楊墨孟子之言不及莊子何歟觀于七篇之書管晏之功利儀衍之妾嬖陳仲子無親戚君臣上下許行不知君子野人農末之相資自圭之竊道宋輕之利說固皆在所斥然專以聞楊墨為言意安在歟申韓原于道德之意太史公有此言也彼其慘刻少恩罪浮于諸子當與善戰服上刑者同科孟子獨無一言斥之何歟莊子以儒墨並言無惟也東西都以來儒墨孔老時時發于文士之口韓子推尊孟

子功不在禹下。而孔墨相爲用。何以筆之于書。歟。凡此皆求之而不得其說者。若夫後世異端之害。又在所未論也。二三子究和說之原。明聖賢之意。詳陳于篇。以觀所學。問帝王之禮。至周大備。羣秦滅學。經籍散亡。漢初遺書稍出。博士諸生。亦或記之。禮古經者。今儀禮也。記數百篇。二戴刪之。今禮記小戴書也。周官最後出。立于學官。所謂三禮是也。前代三禮列明經學。究科士。猶誦習而知其說。王安石廢儀禮。度數之學遂絕。不過談虛文而已。夫以三禮論之。則周禮爲綱。儀禮乃本經。而禮記諸篇。則其疏義。三者固有本末之相須。而不可缺。是以子朱子慨然定爲儀禮經傳通解。集註之書。未完者。門人又足成之。可謂禮書之大全。千古之盛典也。方今設科。僅止儀禮。禮記廢久。固莫之異。若周官者。豈以其間有與他書不同而疑之歟。抑以用之者。徒多事而無益歟。以唐太宗之英君。信其可行。開洛諸儒。而曾無異論。世之詆毀者。可盡信歟。朱子爲正學之宗。他經訓義。皆所遵用。禮書乃其用意者。而獨在所不取。何歟。謂宜表章通解一書。與三禮並。其精治者。優異以待之可也。明體適用之學。莫大于此。而去取之際。不能無疑。願從諸生質之。

問射之法尚矣。唐虞侯以明之。夏商無文。而制莫備于周。

今幸散見于禮書。雖不能數其詳。試言其一。二大射賓射。燕射之制。何以分。天子諸侯大夫士之等。何以別。皮侯采色。獸侯正鵠之用。何以異。大射擇士。既射于澤。又射于宮。無乃複歟。抑有不同歟。鄉射之射。貢賢能而詢衆庶也。不與于三射。然則何所比歟。主皮之射。卽貫革之射。尚武力也。軍旅庶人用之。猶可。其與夫子射不主皮之說。抑何戾歟。夫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傳者謂射以偶進。揖而升。堂射畢。揖降。以俟衆耦皆降。勝者乃揖。不勝者升。取解立飲也。考之禮。則豐設于西楹。而不勝者亦升。既取解飲。而先降。其與下而飲之文。若不相當。故王部皆以揖讓而升。下而爲句。其義亦不可竟廢。先儒何以不此之從歟。雖然。是皆名物度數之末耳。射者進退周旋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而可以言中。所以觀德行者在。此夫古人于射。固幼而習之。無不善者。然後之爲技。不可得而並也。羿逢蒙之流。以善射稱。君子固不能過。使之與射。則無不中。聖人亦以德許之否乎。此先儒之所疑。後學所未喻者。願相與究之。

(大射賓射鄉射) 大射。謂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擇諸侯。草臣與。用所貢士。諸侯則擇其大夫。擇其家臣。凡射中者。得與于祭。不中者。不得與于祭。是也。射義云。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此燕射也。又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賓射也。三射。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右之士。無大射。而賓射。燕射。皮侯。采色。天

子五正。內朱次白蒼黃玄諸侯三正。朱白蒼大夫士二正。朱白蒼天子三侯。虎能射諸侯。二熊。豹大夫。麋士。射於澤。而後射於射宮。射宮。即學宮也。

問凡學春秋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奠于先聖先師。此小戴記之文也。古者祀祭享之列。不相僭竇。未有不尸不楫不綬不祿不繹。而可以言享也。然則釋奠之禮何歟。所謂釋者。何義歟。如記所言。止于春秋。冬而夏獨缺。釋奠則止于先師。立學則併有先聖。又何歟。且其云釋奠者。必有合。鄭氏謂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考其下有大合樂之文。則有合者。豈非指合樂言之乎。釋業輕于釋奠。故不舞不投器。則釋奠有樂矣。鄭

卷之十二

五

氏何以爲此。此古之所謂先聖先師者。其實爲之。先師猶可。云詩書禮樂之官。先聖固無其文也。自魯哀公立廟于孔子故宅。未嘗出閭里也。親晉釋于學。昉見史冊。未嘗有原廟也。唐武德廟。周公孔子于西廡。貞觀定孔子爲先聖。于是牲牢器幣。日增月益。以至於今。可謂極盛矣。古惟功臣與享大丞。未聞弟子從祀于師也。弟子崇祀于師。非三五之典明矣。抑何其可以義起而莫之敢廢歟。開元釋奠儀。設先聖神位于堂東。西向。先師位其東北。南向。不云有像。設其從祀諸子。今觀當時人文字所記。則皆爲夫子南向。像門人亦像十哲。而圖其餘于壁。是則開元雖著令。而

時人莫之從也。此何故歟。夫聖綸之像。一毛髮不似。則他人而垂足高坐。陳器于地。未免旬旬就食之議。先儒嘗以爲非。而因襲之久。亦莫之能更也。其他尤有大于此者。顧以儀禮制度。非在下者之事。是以不得而悉陳。若前數者。其典襲之故。得失之故。亦不可以不講也。諸生周旋于堂陛之間。執事于簋豆之列。亦嘗有念及此者乎。其著于篇以觀博碩之學。

先聖先師。先聖者。古之聖人。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類。是也。先師者。前此學人能教人者。書之伏生。詩之毛萇。樂之制氏。禮之高堂生之類是也。

卷之十二

六

後儒又以意爲之。說使行者莫之適從。禮之大者。莫過于郊。而異說尤甚。請試言其一二。天體惟一。而或以爲六。國丘南郊。或以爲一。或以爲二。昊天上帝著矣。而復有天皇大帝之稱。五行之帝信矣。而或出於五人。帝之號。或以一歲而二祭。或以一歲而九。或以爲日。川冬至。或以孟春上辛。此皆大相舛異者。不一之說。果有以一之歟。至于閭丘方澤。天地分祭。時日壇壝。樂舞器幣。亦復不同。此禮文之甚明者。歷代混而爲一。恬不爲怪。宋人集議。互相是非。蘇氏專引昊天有成命之詩。以爲合祭之證。而不知其誤。其雄辯歷詆。足以移人。而先儒深不然之。謂自古未嘗有此

郊祭不之說郊事不同自二至二郊外有族上帝類
上帝所設上帝能見上帝季秋饗帝詣事上辛卽新穀
之祭也同丘方澤周禮大司樂文凡樂冬日至於地上
之同丘奏之則天神可得而禮夏日至於澤中之方丘
奏之則地祇可得而禮泰壇
泰圻天地分祭禮文昭然

其名不同而社之有主則一也。周禮大司徒設其社稷之
 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土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

金瓶梅
卷之十一
第七
十道

小宗伯若大師則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註謂社主曰

軍社蓋用石爲之各一說也。代之松柏栗齊之櫟。漢之

榜榆此樹木也言石則品不韋許慎崔寔恩之說而各有

據也。二者何以不同。抑其用之各有當歟。且祀社不及稷。

唐儒云社稷主皆有而先儒之說有社主而不及稷何歟

夫石主數。人半埋地中。軍行奉土。則取所埋。以載陳侯。擁

社見鄭子展。則是以石擁告不通之甚者。抑別有制歟。

若孔氏釋論語松栢栗亦川大司徒之文先儒從之矣竊

謂三代之社雖有遷改其所置之處卽其境內之土何宜

松宜栢宜栗之不同又夏土何以獨宜松殷周何以獨宜

社名不同王制王爲尊姓立社曰大社王自爲立社曰
王社湖侯自爲立社曰依社諸侯爲百姓立社曰國社
大夫以下成羣立社曰置社社主所云田主則以石爲之
所宜暴者乃依以爲主非木主也若六寸之制亦不必以
以石重難移爲疑社侵社侵本二神而合祭于社以侵
非土不生土非稼不功也捺春秋傳則社爲后土即共
王氏之祖也侵神名農卽厲山氏之子也至夏末則周
棄嗣農爲侵而後土如故。

問古者視朝之儀。所以辯君臣之等。通上下之情也。其制

之見于經者。惟周而已。考之禮。外朝。朝士掌之。內朝。司士

掌之燕朝太僕掌之鄭司農云王有五門外曰皋門二曰

全華文庫
卷之十二
第四
入
十

雉門三 庫門四 應門五 路門六 一七 單門八 外朝

在路門外。內朝在路門內。鄭康成云。庫門在如門外。如門

爲中門外朝在庫門之內。其二。廟之設。一則由

皇門而雉而庫。則由皇門而外。果孰是與。一見冬

朝在路門外。則外朝在屏門外。何以不同。與否。小註案。

掌外朝致賓。凡前論得計。前知門外。此知朝。天與前。

同康成乃謂天子三朝知尊一而尊二而尊之不二者

燕朝言之是已。知朝有二。何止言一。與此不同。以前毀碑

內明宜室見燕翔古意猶未遠也。至唐則有大朝正衙入

通今之學

同有虞之時五載一巡狩羣后四朝巡狩一年而卑四朝

之、

日宗西方以秋至則日躔北方以冬至則日遇諸侯皆

以新之次年遺卿入朝。此則同年又聘十二年六聘。
王制所云北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乃是諸侯聘諸侯
禮之

問治天下者。不能以無刑。墨劓剕宮大辟。古之五刑也。管
杖徒流死。後世之五刑也。肉刑難盡復矣。北者治盜。畧倣
別刑。有司開而不用。卒于不行。豈真不可復歟。律之死刑
有二。今止為一。遂以輕而從重。徒流之刑。悉代以杖。乃以
重而從輕。議者抑末之恩。歟。刑統之書。自唐以來。隨時修
定。尤為詳密。國家酌古準今。亦嘗按據從事。謂宜定為程
式。若昔者明法之科。吏而仕者。必出于此。今之通制。或當
以刑統附入。而使得兼用。是亦皆時務之所切也。夫治有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二 策問 上道生
本末。皆不可廢。特在輕重之不同耳。若泛為大言曰。化民
以德。為國以禮。何事于刑。則非所以答吾問。
所問已極。該博不知對者。將何置詞。阮贊標
正傳先生所問十事。皆學者所宜究心。畧釋數項。不免
遺漏。詎外識者政之。崇炳

賈長方正直言極諫策對 舒元衷

臣久訝今之天道運行。地力負載。生生滋息。皆與堯舜禹
湯時不異。及言其理。亂安危。則邈然數千里而遠。是豈古
今有異耶。直人事而已矣。臣久抱血誠。天路甚高。無由上
達。幸遭遇陛下。嗣位。首以直言極諫。徵賢良方正之士。虛
心問之。此乃五帝三王之所難。所謂天地交泰之時也。臣
不敢思避。願盡吐成敗利害之根。亦不枝蔓藻飾。以為言。
上緣聖問。下切人情。度陛下必能行之者。而後言之。伏惟
陛下察其忠。而諒其直。實天下幸甚。謹昧死上言。制策曰。
古人云。希顏之徒。亦顏之流。予竊不讓。欲追蹤三代。俯視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二 策對 王
二漢。陶今俗於至道。躋兆人於泰和。子大夫皆器應薦。
思所以自奮之日久矣。當極其慮。開予鬱滯者。陛下首問
及此。有以見聖人思理之深也。臣聞三代之理。以義化天
下。其猶天地之無不覆載。日月之無不照臨。雖負至聖之
姿。常若不足。在求賢以輔。張諫以規。憂天下之憂。樂天下
之樂。未嘗枉一物而私其功也。三代之後。求其所理之門
而不得。不思天下之苦。既不知其苦。輕用其人。以竭天下
之力。爵祿偏於與。憂戚偏於左右。刑罰不足。法令不行。
天下昏亂。猶不知覺。自以為萬代之安。以此求理。何異緣
木而求魚。哉。今陛下欲追蹤乎三代。則莫若用三代之道。

以其德理天下。則思求賢以廣其量。載以貴。吁。並。印。月。則思納諫以助其察。察。逆耳之言。則知其為端士。而進用之。聞悅心之語。則辨其為邪。而斥遠之。御一膳。思天下之饑。披一裘。思天下之凍。覽國史。思祖宗創業之艱難。觀貢賦。思黎民耕織之勤苦。居宮殿。思採伐之勤勞。視嬪嬙。思離曠之怨。俛聲色。遊宴。悟伐性之言。馳騁。吹獵。念垂堂之戒。戢六軍。無令恃寵。抑近習。無縱威權。無使有求恩之名。無使有得幸之號。無使內干外政。無使中奪外權。無垂飾喜之賞。無行遷怒之罰。無求悅日之華。無好蕩心之巧。此乃三代明王理天下之術也。陛下誠能慕之。則宜法而行之。行之不已。自然遠超於三代矣。况俯視二漢乎。此則陶今俗於至道。跡非人於泰和。又豈勞聖慮哉。制策曰。夫禮樂刑政。理之具也。禮樂非謂威儀升降。鏗鏘拊擊也。將務乎阜天時。飾地利。和神人。齊風俗也。刑政非謂科條章令。繁文申約也。將務乎愧心。格恥。設防銷微也。必有其論。何方致之者。臣聞禮樂刑政。三代理天下之本也。禮則則君臣父子長幼尊卑。識其分。而人倫之序正矣。人倫之序正。則和順孝慈之慶。感於上。所以阜天時也。貴賤之位。別於內。則奢侈耗蠹之弊。息於外。此所以飾地利也。自然上不交泰。而天下之心悅。天下之心悅。因可以達於樂。樂達

則神人自然和矣。神人和。則風俗自然齊矣。仲尼曰。安土理人。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其此之謂乎。伏惟陛下舉三代禮樂而行之。而不以形聲之為貴。則可以阜天時。飾地利。和神人。而齊風俗。刑政者。國家之大典。臣聞貞觀之理。刑政其明。夫刑設而不犯。豈一之謂也。政立而不易。必行之理也。然後能去奸宄。懲暴亂。而養育黎人也。然其患在於任情好惡。遠近雷同。雖堯舜不可為理。况今人自為強禦。欲其愧心。格恥。設防銷微。無由得也。何以言之。今軍伍之人。陛下之人也。府縣之人。亦陛下之人也。既皆陛下之人。則刑政所宜共守。今有惰遊無賴之人。不脩本業。輸貨。輸。而求微利。一人北軍。張影。附勢。憑託。附藉。恣行兇頑。執憲與凡。京者持陛下刑政。以繩其罪。主者則云。彼越局而挫我也。遂夸其威權。以周護之。持刑政者。無由而禁。徒有城狐社鼠之歎耳。此陛下刑政不行於較下。况其遠者乎。其外則守土之臣。或多自開戶牖。征徭。惟稅。不本制條。刑罪重輕。率於胸臆。此陛下刑政不行於內也。况其遠者乎。伏惟陛下明於用刑。則可與期於無刑矣。豈止於愧心。耻格乎。率力為政。則可與期於無政矣。豈止於設防銷微乎。伏惟陛下徵貞觀刑政而行之。則天下之人有恥且格矣。制策曰。四民混處。遷於異物。歷代以降。皆所

共患。士本於儒。而有詭道之行。農尚篤固。而多捐本之心。工繕用物。而作雕磨之器。商通有無。而賣難得之貨。思矯其弊。必有其術者。臣聞明君在上。制四民之業。不使爲異物所遷。今士之爲儒。非不強學。而有詭道之行者。其弊自陛下親巧諛而疏鯁直也。農人之業。非不篤固。而多捐本之心者。其弊自陛下嗜珍味而惡菲薄也。工人之藝。非不專。而作雕磨之器者。其弊自陛下厭朴素而尚淫巧也。商人。之利。非不多。而賣難得之貨者。其弊自陛下貴珠玉而賤布帛也。伏惟陛下斥巧諛。則士無詭道之行矣。絕珍味。則農無棄本之心矣。碎淫巧。則工無雕磨之器矣。賤珠玉。則商無難得之貨矣。矯弊之術。其在此乎。而又制士人之祿。使稍優。寬農人之稅。使加薄。酌工人之庸。使當市。來商人之貨。使其通。如此自然。各修其業矣。復敢有爲異物所遷。則陛下之刑政存焉。制策曰。口食至多。而壅閼者情俱億至衆。而財官是空。官無閼員。而家食者告困。德澤仍臻。而鰥弱者未瞻。必有其責。何以辨之。陛下終問及此。有以見聖心憂勤之至也。徵臣敢有所隱。而不盡言乎。陛下以口食至多。而壅閼者情俱億至衆。而財官是空。非上失勤儉之化。而下棄其本不務乎。夫欲壅閼多。而財賦足者。莫若勸人之務本。務本在百姓樂其業。而墾土以穀。樹桑以

絲二者取之於厚地。厚地之山如泉源焉。豈有窮竭耶。今捨此不務而欲墾闢之不惜不可得也。今陛下宮室池臺之盛則人務採伐而輒趨斧斤之利。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後宮羅紈鈴紅者數千人。口費數千金。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尚食之饌窮海陸之珍以充上方一飯之資。費中人百家之產。此耕夫十去其一也。廐馬與鷹犬之多皆使廝養之其芻粟梁肉之供一物之命有甚於人。此耕夫十去其一也。車輿服玩皆錯以兼金。鍍以美玉。或文犀璠玕大貝明珠齒革羽毛窮異極奇採之者或航沙漠海梯崇山力盡不回繼之以死。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有假于浮屠削髮或梁而建寺宇刻佛像。度天下之多不下數十萬。此耕夫十去其一也。為吏埋人苟以應辦為先。急徵其租。厚剝其賦。以媚於左右。此耕夫十去其一也。上好珍奇則商通無用之貨。上好伎巧則工作無用之器。器與貨皆出於人力。乃委為無用之地。此耕夫十去其一也。此數者乃困生人之力而竭國用之甚者。陛下誠能募平茅茨之化。繩浮屠滅衆之教。抑姦吏賦斂之心。閉工商無用之事。則民皆歸本而墾闢矣。何虛乎口食至多哉。陛下誠能節嬪嬙之侍。斥犬馬之繁。減海陸之溢。省車輿服玩之珍。則賦自足。何虛乎供億之衆哉。故語有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使

伊傳復生。為陛下計者。不能易此也。陛下以官無關員。而家食者告困。豈非擇才授任之不明歟。遷轉課績之不嚴歟。今自三事及羣有司。皆有其官。官有其祿。考成在於歲滿。則轉不知陛下何以選而致之哉。臣聞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言內外各用其人。為理而天下安寧也。今多士盈朝。而使陛下憂勢若此。雖無關員。將何用哉。其失文王以寧之謂也。陛下何不各於其局。而考其課績。有其效者。則升之。無其效者。則退之。如此。則尸素充員者鮮。何憂乎家食。而告困哉。陛下以德澤展降。而鰥弱者未贍。豈非方鎮之臣。為壅遏其恩者耶。竊見今主守之臣。與聚斂之臣。巧計萬端。割剝生人。膏血兩稅之外。徵率雜科。以為非時之進。以希陛下恩澤。於是日月進時。進朝賀之進。羨餘之進。當進之時。表章上言。皆云臣自方剛。不擾陛下百姓。舉此一節。則明其欺詐甚矣。今長吏節度觀察刺史之家。其奢者。家僮數百人。其儉者。不下百人。以其祿俸自給。尚且不足。必重斂於人。以繼之。則明知其所進非祿俸也。既非祿俸。而云不擾百姓。將何得哉。所以兩稅之外。常有誅求。鹽鐵權酷。重疊稅。稅託為進奏。般太相還。米陸轉輸。半入私家。今天下之人。流離業業。日益困矣。而陛下無由知之。雖仍降德音。蠲澤不流。則窮民何而贍。陛下問之。得不

為少軫聖慮。少動聖心。臣竊料陛下將不忍聞也。陛下倘察臣之言。特回聖意。一為思之。教有司。海天下舊定之租賦。禁奸臣非法之誅求。減鹽鐵權酷之繁稅。絕天下無端之進奉。如此。則德澤自降。天下之人。自獲蘇息。富而庶矣。豈慮乎鰥弱之不贍哉。然清問所及。皆當今之切者。微臣上言。亦已盡矣。陛下察而行之。在陛下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而已。何者。陛下春秋鼎盛。上荷十二聖之重構。自即位以來。嘗日昃不視朝。大臣憂懼。百辟惴惴。進諫者。詞旨懇切。陛下既嘉其忠。亦允其請。然宰相卿士。未有轉時之對。則萬幾之重。其關幾時。加之千門之深。羽衛之防。雖陛下雄傑聰明。極思慮而憂天下。何由而得。雖曰微賢良於直諫。又何益於理。傳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推是而言。則天下理亂。不由陛下而致。其誰乎。臣所謂留心庶政。而法其兢兢業業者。蓋由此也。況今大弊未去。法吏舞文。權臣弄柄。朋黨連結。貨賄公行。以中外重位。出入迭居。名器輕於糞土。公侯偏於頑僇。恣行威福。苛傷暴殘。諫官不敢論。御史不敢糾。雖陛下有天下之名。而此輩乃害天下之實。此弊不去。生人未安。陛下必欲出其弊者。拔其根本。斥散佞。進忠賢。早朝而宴退。引宰相公卿。詢訪天下之利病。置於羣有司。皆使懷直列待。而

親決萬幾之務此乃聖帝明王理天下之術也伏惟陛下
留神獨聽無惑于左右則四海九州幸甚微臣敢愛一身
之死而不直乎謹封

唐時舒氏兄弟以文名世惜漫漶者多搜得此篇比于
吉光片羽矣阮霞嶼

盡情言之畧無忌諱唐時對策如此夫乾其動也直人
之生也直直道行則是非明善惡辨正理申元氣通唐
世多難享國長久此篇可徵矣崇炳

問六朝鎮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
守之處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唐仲友

對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無一定之土宇故險要之處不
易而守備之計不同世所謂山川之險者此段論山川險要雖成阜之固
也左陽商阪之塞也白馬盟津之要也非陞飛狐之道也
洪河涇渭之川也長淮大江之阻也西則隴蜀殺雨東則
碣石海岱北則太行常山南則方城漢水陳留當其衝上
黨為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嶺嶠以限蠻夷此天之所設以
襟帶諸夏英雄之所必爭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
之黃帝畫野分州方制萬國商周之際存者千數春秋所
見止于百餘此段論黃帝畫野分州而為十二又合而為六七自秦以來則
有一統者矣有中分者矣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
有僭偽割據別而為十數者矣久者至數百載近者亦五
六年雖于地之險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之策以為固
圉之道倘必按陳述而守之不亦膠柱而調琴乎此段論守之策昔袁曹
之起兵也絡欲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嚮以爭
天下操謂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已而紹
以四州之衆困于官渡操起充成于許則皆四戰之國也
羊祜之鎮荊州也吳人冠弋陽江夏諸遺侍臣問以荊州

之宜。祐曰：疆場之事一彼一此，謹守而已。若徙州，則寇來無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既而吳不能為深患，而杜預之進，師終藉襄陽之資也。故善為兵者，無定形而必于勝。善為守者，無常所而必于固。一成之田，必有膏腴；四通之道，必有要會。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勢之所便，足以制敵安邊，斯可矣。何必區區于古人之迹哉？自古以來，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矣。姑取其切于時宜者六朝是也。孫氏奄有江東，江北之地所得絕少，故其鎮守夾江而已。晉宋齊梁經略河南，暫得暫失，而胡拓拔深入淮甸，故其鎮守自河至于江南，靡常厥所。陳于淮南，暫復而旋失之。故其鎮守江南為重。孫氏走曹操，得荊州之牛，故亦夾江以為屯守。晉南失襄陽，而復得以至于齊，乃喪樊鄧，及蕭齊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隨時而遷焉。劉氏全有蜀漢，陽平建治，實為重鎮。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久而後復。至其末年，并與蜀而失之，考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顧其進退棄守，不同如此，皆事勢當然，無足怪也。大抵鎮守也，進而有江北，則廣陵、歷陽、濡須、皖城、郗城、安陸為鎮守；又進而全有淮南，則淮陰、鍾離、合肥、壽春、義陽為鎮守。

又進而全有淮、北，則荆山下、郢城、泗口、角城、舒城、垂佩、白、荷、堆為鎮守。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碭、滑、臺、雍丘、滎陽、虎牢、洛陽為鎮守。自江南至于河，其表裏可攷如此。建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荊州之鎮守也。進而江北，則石城、江陵、下雒、戍為鎮守。又進而右漢上，則赭陽、新野、樊、鄧、襄陽為鎮守。涪為水陸之衝，蜀之鎮守也。進而劍閣為鎮守。又進而漢中為鎮守。又進而武都為鎮守。自荆、蜀、豫、于漢、沔、其表裏可攷如此。且由蜀、漢、東漸于海，縣地不知其幾里也。歷代守備之處，大要不出乎此。紀陟所謂如人有七尺之軀，所以禦風寒者亦數處，爾便則信故進而據之，否則歸故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為善矣。國家之計，必有江淮與荆襄蜀漢之地。比年東收泗海，西得唐、鄧，則荆、淮、漢之南北與江上之所當守者，蓋易見也。山川之形，無改于舊，城郭人民之屬，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審其勢，附勢誠，便力誠，及重鎮之可也。勢誠，不便力，誠不及，輕戍之可也。又何紙上語之拘乎？古之善為兵者，其于棄守之際，可謂審矣。勢所當守，雖效死有所不去；勢所當棄，雖都邑有所不恤。逖遠李光弼是也。祿山之亂，尹子奇攻睢陽，巡遠以數千乘盡之卒，抗方張，不利。

之口衆議以極盡援絕。欲東奔矣。巡謂雖陽江淮保障。棄之則賊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以鯁其喉牙。以全東南之用。則知所當守故也。思明之乘勝而西也。光弼在洛。將趨河陽。韋損以東都帝宅。督勒之守矣。光弼曰。汜水峒嶺。盡爲賊蹊。能盡守乎。卒以計棄之。果能掣其肘腋。以緩關陝之憂。則知所當棄故也。是故險固則必守之。衝要則必守之。根本則必守之。無民則棄之。力不足則棄之。勢不便則棄之。皆可攷于古也。不爾大觀。慕容遣劉裕之禽。不塞成。阜石勒知劉曜之敗。王僧徹守險之備。則唐兵入之。南唐客把淺之費。則周人乘之。險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并齊。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守

保淮之計。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輯靡而已。洛達其言。重致狼狽。則力之不足。安得不棄之乎。吳以三萬人戍郢城。圍侃以其隔在北江。內無倚賴。外接群夷。必引口入寇。故棄而不守。庾亮繼侃以萬人戍之。卒致毛寶之敗。則勢之不便。安得不棄之乎。有是三者。雖去而弗顧可也。棄守既審。守可以必固乎。門未也。居險固之地。則守之易。居四戰之地。則守之難。是以有自然之險。有使然之險。山川丘陵。自然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固使然之險也。周官之職。有掌固焉。有司險焉。皆主守備之官也。掌固曰。凡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有溝。植之固。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有山川。則因之。司險曰。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植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夫固者。人之所爲。而或因乎山川。則使然者。非地不固也。險者。地之所有。而復爲之溝涂。則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林。渠之固。則既有可守之處矣。顧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則又有能守之人矣。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則凡可以爲備禦者。無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惟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則凡可以

爲救援者無不素也。責三巡之夜三擊以號戒。則警備之嚴如此。國有故則溝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則議察之密如此。數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則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勝或不勝。則將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則棄地。將非其人。則棄師。有一於此。將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國乎。是故備禦之難。易常繫國威之盛衰。國威之盛衰。常繫將帥之能否。昔匈奴方強。烽火通于甘泉。則漢屯長安之旁。以備胡。及衛霍深入。大破克獲。則匈奴屯隴阪。以備漢。東西魏之分也。用人哉。惟河水以防齊及齊政既衰。則齊人惟水以防周。信乎。備禦之難。易繫于國威之盛衰也。魏尚守雲中以防匈奴。不敢近塞。鄧都守雁門。亦爲之舉邊引去。李廣則號爲飛將。李勣則賢于長城。子儀存則回鶻革心。馬燧罷則吐蕃得計。信乎。國威之盛衰。繫于將帥之能否也。謝幼度之守廣陵也。彭越席累勝之鋒。踐蹂淮泗。至于三阿。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踵而返。問歲而有淮肥之功矣。今之守廣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蕭僧珍之守山陽也。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威。深入而返。僧珍斂人民。儲糧械。蓄敗水以待之。魏師過而不留。今之守山陽者。有如僧珍否乎。南齊之初。高祖料索口之必來。以壽春兵衛使桓宗。

金華文選 卷之十一 策對 圭 周宗

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衛之以小城。灌之以肥水。沙囊一決而強敵逃遁。今之守壽春者。有如崇祖否乎。東晉之末。壽春叛入于魏。淮南幾亡矣。梁武命韋叡取合肥而守之。魏軍畏憚。謂之韋虎。及其救鍾離也。賊艦一奮而百萬爲魚。今之守合肥者。果如韋叡否乎。以三千之衆。當百倍之師。晝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義之守鍾離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師。功名亞于周訪。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陽乎。內同步關。外抗羊祜。水陸克捷。擒賊萬計。有如陸抗之守荊州乎。引數交馳。固基自若。險堅守。卒困曹爽。有如費禕之守漢中乎。誠得其人矣。弱可奮而爲強。虛可張以爲實。殆哉。者可養而瘳。流散者可誘而復。誠未得其人。則反是矣。形勢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擇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無燕雲。故北口強。西無朔方。故夏賊熾。據晉陽以遊魂。伺隙則又有劉繼元焉。國家所有者。中原百餘州。山川之險。得之少矣。然藝祖垂意將帥。選任有方。命李漢超等五將鎮守河朔。以拒北口。命郭進等分戍河東澤潞。以禦太原。命趙贊五將屯陝右靈武。以備西戎。皆少與之兵而富之財。重與之權。而責之功。待之必誠。任之必久。由是邊臣得以養募威士。使爲間諜。以深加敵人之情。僞俟其入寇。則出奇設伏以破之。皆有以少擊衆。

金華文選 卷之十一 策對 圭 周宗

之功契丹既不敢犯邊太原則日就窮蹙夏童惕息自守不服厥後何承矩開塘泊與稻田而河朔爲之安富范仲淹築城堡據要害而元昊爲之請命梁門遂城著于北青澗水洛名于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設險之利與而守國之謀固矧今江淮之險皆有可因倘于擇任帥將之際逼迫祖父亦何點口之足患哉雖然兵以正合以奇勝行大衆于必爭之地者兵之正也馳輕銳于無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無奇則拙有奇而無正則殆盛兵臨晉正也木罌度夏陽奇也列營官渡正也襲輜重于烏巢奇也有圍劍閣之正然後有襲江油之奇有攻回曲之正然後有擣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二

策論

毛

則人

將士用命戰而勝之非幸也數也敵之來無常吾之備禦亦不可以執一烏知前日之正它日不爲奇乎前日之奇它日不爲正乎要在間諜巡邏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將帥有同舟之心城堡有率然之勢使彼小至則少利深入則墮吾之計中雖有孫吳之術猶不得施而况冒沒輕僥之口乎譬諸奕者疎密濶狹無常也邊隅角腹無常也所可常者攻則形之于必爭而乘之于所不備守則爲之于必生而備之于所不攻乃爲善之善者耳此皆因變制宜出于心術之微豈可按譜而得之乎雖然守有其兵矣有其人矣密于去矣盡乎奇正矣抑末也本之則無如之何古人有曰在德不在險又曰形勢不如德豈以險之不足恃而形勢之不美哉慮其專于守而不知恤民也慮其恃于險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則國誰與守德衰則險烏足恃公宮溝而民潰長城築而秦亡可畏也善乎趙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難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罷民力以成之又斂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朕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其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守晉陽晉師圍而灌之沈寗產龍民無叛意信乎富強之不如德也曩歲滔天之寇可謂盛矣三軍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二

策論

天

則

之士。有戰鬪以傷而無有屠爲降口者。北邊之民。有流離凍餓而無有去爲群盜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嗚呼。此則守備之上策也。其勿爲老生之常談。

此等策略。豈滅武侯淮陰是。宇宙有數。文字數十萬言。無一非皆繫根本之論。古今未易才也。阮震麟

問歷代屯田皆有成績。今日兼行官莊募民之法。得不償失。何也。今欲兵民樂業耕戰共修。以省大費。其亦有術乎。
唐仲友

對夷狄盛強。不足憂。兵農未一。深可慮。中國禦戎。自有常道。貪欲微求。是賂之而已。侮慢驕倨。是容之而已。背約竄邊。是備之而已。深入爲寇。是驅之而已。主誠有道。將誠有能。法令誠行。賞罰誠當。甲兵誠足。士卒誠練。加之。以天時。因之以地利。犬羊雖衆。其若我何。此常人之所甚懼。而君子以爲不足憂也。彼以其衆。我以其寡。故戰常患乎不勝。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故用常患乎不足。少發則有濟師之請。多募則有乏絕之虞。鋒鏑未交。而鬪士之氣。懾于強敵。疆場未固。而齊民之力。匱於久餉。將帥畏縮。以失機會。官吏趣辦。以苟目前。日甚一日。雖有智者。將不能善其後。此不亦深可慮乎。知其深可慮。而無以救之。使不足憂者。遂至于可憂。則亦何取于善謀哉。然兵農之分久矣。雖堯舜復生。井田之法。亦未易于遽復。于其未易復之中。求其粗可復之術。無出于屯田而已。募民徙邊。居室田作。因以備胡。則鼂錯之議也。文帝行之。而邊備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二利。以省大費。則充國之策也。宣帝從之。而先零以降。二者雖非井田之法。而耕戰並修。實有古人之遺意。此誠安。

邊制敵之長策。後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漢之西域。魏之許下。唐之振武。皆做錯之議而行之也。杜茂之于廣武。鄧艾之于淮南。苟美之于石。皆述充國之策而為之也。彼其行之一時。而成效昭然。著于史策。何獨至于今日而不可行哉。國家自中興以來。計司議臣。屢嘗及此。而皇華之遣。以講求規畫為名者。亦至于再三矣。既立官莊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於茲。而功效未見。豈獨時變之不同。實亦講之未悉。而行之未誠耳。議者皆謂兵農之分。莫甚本朝。蓋自有唐方鎮以來。迄于今日。幾四百年矣。為農者力耕以養兵。為兵者捍患以衛農。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將一

種而增價以繼其俸。俟其安土。則徙致其家。而以田為永業。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願耕者十五六。孰謂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謫而往。民之行者。如坐棄市。及戍錯之募人也。誘之以贖罪。勸之以賜爵。安之以室家。聯之以保伍。為之城郭。之固設之賞。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而石渠答之備。委曲周密。使民樂徙而有長居之心。文帝從之。蓋未聞有一毫之害也。豈秦之民。異乎漢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謂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獲其利。蓋亦深究其情。而為之計乎。蓋自古養兵。未有厚於今日者。平居無事。列營于都會之地。奇技淫巧。萃于目前。皆足以誘其心。而惰其志。孰肯服田力稼于南畝之間。故官莊之設。類為虛文。募人以耕。得不償失。無足恤也。朝廷募民以墾閑田。其給復有限。彼力足以耕者。無非江南之富人。也。輸期將及。則捨而之他。既無租賦之入。徒有招徠之費。其無益于軍儲。亦不足恤也。為今之計。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為勸。則實利興。而兵儲足矣。蓋出戍之卒。與安居者。勞逸苦樂。實相倍蓰。習于勞。則不憚于耕。乏于用。則易誘以利。善新募者。以勸其來。則翕然而趨之矣。有力之氓。能墾闢者。命之以官。為之等級。以俟其

增廣則土著之法。可以漸行。而以棄之民。從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強而從者也。雖然。無以率之。則戍卒未易募。無以保之。則富民未易勸也。將者士卒之表率。將之所為。則不令而自從。將所不為。則雖令而不從。今使杖旄鉞。燕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戰之勞。則雖嚴刑驅之。適足名亂而已。昔晉扶風王駿之鎮關中也。勸督農桑。與士卒分役。已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是以恩威並著。羌口降附。郭子儀之鎮河中。也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為差。於是士卒不勸而自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軍有餘糧。且以貴如扶風。勸如子儀。尚欲以身率之。況勢位功名之下此者乎。吾之將帥。誠能上體朝廷之德意。遠追古人之高風。載耒耜于軺軒。衣被袴于荆棘。棄去蒲博而力作之。是務不好音樂而麥蘭之為善。使吾三軍之士。聽唱而應。忻然樂而從之。雖欲不率。其能自容于衆乎。議者見趙充國之于臨羌。與羊叔子之於襄陽。屯田積穀。坐制強敵。皆知屯田之為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臨敵境而屯田。至難之事也。吳人大佃皖成稻田四千餘頃。積穀至八百萬斛。王渾使應綽攻之。倉廩舟船一旦而盡。士之死者五千餘人。祖逖之佃于譙北也。熟則寇至。丁壯戰于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焚燒。如是數

年。亦終不得其利。悉猶若此。而况他人乎。是故渾中之戰。不捷。則充國之騎兵。必不能罷石城之戍。不撤。則叔子之邏卒。必不可滅。雖欲驅而治田。適足資盜糧耳。今吾大江之城池。荒圯。戍卒單露。彼民至愚而神。雖有重賞之勸。亦未肯自取于危難之地也。况長淮之流。經冬淺涸。可涉之處。無慮數十。胡騎迅疾。去來如風。聚眾積糧。以速寇至。亦未為國之利也。莫若命將帥牧守。行視地形。度湖山之險。可為阻固者。募新民居之。因立城堡。毋下千家。使寇之輕兵。未易侵掠。而來耕者。有利無害。然後勸諭之術。可施矣。二說誠行。則軍民之願耕者眾。夫然後古人之

十倍之衆。惕息而不敢動。軍民雜處。又無秋毫之犯。果何術以致之。以其威名著。而紀律張也。今吾之軍政。與諸將之威譽。誠未可以比方古人。則借民財。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于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墮于鮮卑之謀也。然而軍之紀律。治之在我。誠擇近臣之有方畧。素爲諸將所嚴憚者。以兼董其事。又選寬和通敏之材。以爲守令。使與將帥同心協力。以調輯之。亦無患乎兵之擾民矣。至于敵人之情。則在廟算。有以制之。非將帥牧守之所能獨爲也。昔勾踐之圖吳。身自耕。夫人自織。以率民於。禮重賂行。間以玩敵于外。及其生聚之既蕃。教之既。不二十年。而吳爲治矣。惟叔子亦然。反自江陵。專務信義。以懷隣人之心。而陸抗亦爲之戢兵。故力耕之卒。坐收其利。夫勾踐叔子之心。豈真欲玩時而長寇哉。誠以自治之策。非閒暇不可爲爾。倘吾廟堂之上。專行勾踐之謀。邊境之間。兼用叔子之計。則不出數年。而兵食兼足矣。古人蓄積之豐。何足多美。

發一議則引一証。一証不足。又引一証。使人瞭然心目。談兵屯未有洞確如斯者。當事者宜寫一篇置座右。崇

金華文畧卷之十三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王正聖撰

正位思臣

肅翁

唐正學存素公校輯

正身文度

策

館職策

呂祖謙

治道有大原。不本其原。徒欲以力揀斯世。君子許其志。不許其學。天下之事。要不可以力爲也。憂世之士。喜功名之入。慷慨摩厲。將欲挽一世而回之。其意氣豈不甚壯矣哉。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策

一

激之欲其急。而聽者愈緩。邀之欲其堅。而守者終途未達。其原而倚辦于區區之力。固不可也。漢至文帝。寓內昌阜。烟火萬里。仰視成康。雖小歉。俯視春秋。戰國以降。則既有餘矣。痛癢者一。流涕者二。長歎息者六。賈誼之論。何其不與事麗也。長沙之歸。歷變履險。動心忍性。少年之氣。剝落向盡。固未易以故意待誼。是殆必有所以而論者。或未之竟也。誼誠見文帝以如此之質。得如此之時。願乃湛于庫。安於小成。愛之深。望之切。大聲疾呼。幾其一悟耳。雖然。誼誠愛者也。誠望治也。開道扶掖。豈其無術何。至遂援臂以仍之。謂文帝之當優。而天下之事。果與西伯仲。結事

不自詰。誼乃激其言。張且久之。憂以迫之。宜其付之。嘻笑。待以書生之論也。若昔聖賢急天下之病。豈後於誼。稽其猷告。自源徂流。具有條理。未嘗置本而言末也。伯益論來四夷。微以怠荒。召公論格。遠人首以謹德。而仲尼爲魯慮。亦緩頰吏而急蕭牆。聖賢之言。自有次第。如此。誼序天下之事。所先者外憂。所後者內治。於爲治之大原。似未深講也。當是時。近有專上桀驁之諸侯。遠有乘邊侵侮之口口。漢庭公卿。敬細娛而忌遠慮。誼之憂。亦豈可厚非哉。至於不尋其原。遽欲斧其髀。而係其頸。則疎矣。天下之忠。懦者常欲一切不爲。銳者常欲一切亟爲。甲兵朽斧。鉞鉞。養癰

卷之十三 策 二 館臣三

護疽。始取傳秋各飽其欲。而日股月削之患。獨歸國家。是滔滔者不可勝誅。號爲有意斯世者。又復不審前後。不量彼已。而輕發之。終無所補。於是兩者之間。參訂審裁。立本而循序。摹之於前。而收之于後者。此誼與漢庭公卿俱墮一偏。文帝卒罔知所倚。雖略行其策。迄不至並三五之隆也。若夫姚崇在唐。母之於誼。則非匹矣。元宗始初清明。求治之意。如川之方至。欽遵崇之舊德。風重起于藩維。而相之復于崇者。何如也。崇荷學有大原。則一舉其綱。而天下定矣。方且逡巡不拜。歷述十事。邀其請而後就位。仇敵相成。則有盟市。道相質。則有券。君相聚。精會粹之際。而用委

約。焉呼何薄也。將開端垂統。基一代之治。而若相界付之初。已恃要約以爲固。則爲治之大原已。陳矣。傳說且胥廢。而其輔相以匹夫而躡處父兄百官之上。說命三篇。其對揚何以甚暇而有餘耶。始之曰。月從諫則聖。蓋泝大原之舟楫也。申之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蓋指大原而示之也。終之曰。念終始典于學。蓋造大原而終勿失之也。合堂同席。而議如甲冑。如衣裳。如官爵。如祭祀。若布繩聯源流會通。亦非縷數條陳而力邀之也。然則相天下之道。可知已。崇肩隨管晏。固不敢以傳說自命。然資權譎。亦足以逆料其君之銳。始怠終也。故及其春之方。新畫是十條以堅其

卷之十三 策 三 館臣三

君之心。慮以終吾世而已。何暇恤其後哉。攷之于史。元宗淪其約。不待七日。方崇持國秉政之時。既班班見矣。問以峻法繩下之約。易爲而按鐘紹京之獄。猶有待于崇之救也。問以班序荒雜之約。易爲而許開楚珪之官。猶有待于崇之卻也。此猶爭而幸勝者耳。高力士楊思勉。名出宮堂。駸駸宜者預政之漸。薛訥契丹之師。不惟驟棄崇諫。又增重其事權而遣之。至郭虔瓘募兵擊安西。崇雖以爲不然。已喑默而不敢爭矣。是不倖邊功之約。元宗視之。公如也。身未去位。而約已寒。况上印綬之後乎。不務務其君之心。而以力邀之。此已事之明效大驗也。蓋嘗讀賈誼之書而

得文帝之所以克終。大姚崇之本末。而後知盡元宗之心者。有自來矣。誼之一書。雖言不忌。前此數十年。必抵排謗之辟。後此數十年。亦伏非所宜言。大不敬之誅矣。文帝雖未盡用。不斥不愠。待之有加。帝非徒謂客納為帝王盛德。實以言路通塞。乃人主切身利害也。誼雖氣激辭憤。閑于事情。姑善之以勸來者。自時厥後。馮唐申屠嘉之屬。規警輔拂。不絕于朝。終置文帝于寡過之地。是固有以召之也。人主進德之念。它未即見。惟于諫者之言。先見之言之委曲。遷就是君德。未信于人。而猶有所畏也。言之剴切。侵訐是君德。已信于人。而既無所畏也。委曲就遷。剴切侵訐。在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策 四 館陶

言者之得失。則在人主為進德之驗。則一誼之論。雖未協于中。文帝獨不可自賀。而為進德之驗乎。一時風俗。猶皆醇厚。雖前日害誼之寵者。不過尤其紛亂諸事。所謂求名歸過之論。當時之人。蓋未有此語也。至隋煬帝。而始有諫以求名之忿。至唐德宗。而始有矜銜歸過之疑。其所見亦既狹矣。風雨霜露。無一氣而非天。牙甲根莖。無一物而非地。天下之善。誰非人主之善乎。小夫寡人。借隙光以自飾。竊勺水以自多。要不出範圍之內。天覆地載。豈與是瑣瑣者爭衡哉。煬帝德宗。忌其君道之大。下與一士較短論長。何其小也。有文帝之世。此論已立。誼之所遭。豈直爭相

賦鵬而已哉。史稱姚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然變或非正。失亦隨之。其尤大章明者。兩端焉。元宗在藩。俠氣已溢。諸王手鋤逆韋。大平之難。屢履大位。雋逸英毅。若大阿出匣。莫之敢干。所慮者輕視天下。而不自仰畏也。厯臣碩輔。政當屬之以畏天之誠。啓之以尊儒重道之實。左右規矩。猶懼或肆。崇復以水濟水。投棄準繩。略無齟齬於其間。日食歷差。而以不虧班賀。太室自壞。而以材朽獻諫。畏天之說。典謨訓誥。誓命之書。異篇而同指。豈以人君尊無與敵。復借天以壓之哉。姚崇祇懼是乃天心之所存。而堯舜禹湯文武所傳之大原也。上帝臨汝。無貳爾心。貳之以適莫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策 五 館陶

偏誠之私。則作于心。當于事。因于而家。而國矣。崇學不足此。而遽敢慢之。此崇之人失一也。崇之捕蝗也。議者方譁元宗問焉。崇以庸儒泥文。而不知變對。除蝗之法。列于古訓。雖然。而議者信庸儒也。然元宗尊儒重道之意。本自不篤。崇又以泥文不知變之語。入其心。使益加矜侮。繼自今以往。雖先王之典訓。不便于已者。亦可以是以詔斷之矣。自張九齡韓休之去。儒者盡絀。坐于朝。議於堂。扞於邊。皆便絕輕銳。知變而不泥文者也。其效今可睹矣。崇徒見所謂庸儒者拘攣固滯。遂繫厭薄之。亦嘗循其本而思之乎。以一人而制六合。下至泉而上至寡也。群天下之所樂。萃天

下之所貴。而集有之。雖悍強很暴。屈首尊戴。無敢不馴者。以君臣之典。敘于天。而儒者實品節扶持之也。今惡庸儒。而并廢其品節扶持者。是理既泯。萬目睽睽。見利則逝。見便則奪。上之人其危哉。此崇之大失二也。並置十事二失。而委之天下。夫人而能平其功罪之輕重矣。參誼崇而論之所到。固有淺深。其未知大原之所在。則一也。明天子方屈群策以圖大業。尚論前世。誼與崇之所條。固已久經乙夜之覽。亦既采取而時措之事業矣。愚不敢復踵其論。顧私竊有所疑焉。幸因奏篇之上。而附見其說。古之興王。所以震服天下者。不過一二大政。而薄物細故。則初未嘗躬其勞也。漢高帝之約法三章。齊威王之誅賞阿即墨大夫。終身猶可稱者。則此事皆足以隨世而就功名。明天子嗣服以來。天造神斷。自古庸主。依違牽制。數十年而不能改者。決之于一日。自古諫臣。懇切曉綏。千百疏而不能回者。從之于一言。大經畫大黜陟。大因革。歷數其目。既已兼前代之長。徐計其成。尚未能半前代之效。替職未復。版圖未歸。風俗未正。國用未充。民力未厚。軍政未核。覆按誼崇。為漢唐夢者。亦復居其五六焉。是獨何說也。意者統宗會元。尚有可思者邪。漢高齊威之事。淺矣。然就其規摹論之。亦粗能持其初說者也。如使約三章之明。歲而背法。復生誅。

賞阿即墨之後。日而雙伴復聰。則首尾銜決。人誰信之哉。今日大政數十。皆絕出漢唐之表。惟其統宗會元者。尚有可思。故除一弊事。是一事而已也。去一小人。是一小人而已也。四海九州之廣。萬官億隸之衆。博搜遠取。焉能無毫髮之遺哉。德意志慮。所示者未及偏乎。所遺者已或先見。命令之布。黎獻雅素。祈擇未已。而惶惑繼之。激昂未已。而解弛繼之。惕息未已。而僥觀繼之。向若淳固專壹。無間雜之病。則所謂大政數十者。出其一二已足。以鼓舞群動。而立丕丕之基。寧至宵旰十年。尚勒願治之歎乎。此愚所以目昧而獻統宗會元之說也。誠儲神為治之大原。提其統。据其會。則山治者無一出。一入之累。而觀治者亦無一喜一懼之移矣。講大原之所在。問燕谷訪。將有人焉。愚不敢臆等而議。

據抑古人未免太過。筆才耿耿。光芒炯燦。如千將出匣。本領則濂洛而文章機巧。氣魄力量波瀾。情態則眉山衣鉢。入徒見東萊晚年之文。惻惻似不能言者。豈知其少年之文才如此。蛟龍騰而獅象搏。雷霆走而風雲馳。健筆雄文。直可午視八家。唐正學。

形勢策上

范浚

厥今中興。既有取勝之資矣。在所以用之如何耳。何謂取勝之資。形勢是矣。臣請以三國言之。夫孫權劉備皆一時人豪。吳有三江之阻。蜀有重險之固。合此二長共唇齒。其勢足以恃。魏人地雖廣。兵雖強。亦常鯁鯁然恐吳蜀之一合而軋已也。故吳蜀和則魏不敢動。吳蜀離則魏思間隙以圖之。方權備之交相伐也。魏劉曄乃欲大興師以襲權。及吳蜀之使復通。魏賈詡則曰。劉備有雄材。孫權識虛實。據險守要。汎舟江湖。難卒謀也。以是知吳蜀有勝魏之資。權備不知相與合力而用之。非不知也。其心則異而勢則有所不令。今吳蜀地皆我有人。無異心。勢無不合。豈非取勝之資乎。第顧用之如何耳。夫江左與蜀雖猶輔車。而川塗回遠。聲問往來。動以數月。或道路梗。則音郵斷絕。故以重師鎮襄陽。通川蜀。聲援誠今日所先也。襄陽北接宛許。西接益梁。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北去河洛。不盈千里。故吳人欲據之以威曹操。晉人欲鎮之以保上流。蕩秦寇。唐人又謂襄郡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興。鳳林為之關。南蒨環。環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曹渠。運天下之財。可使大集。是襄陽亦取勝之資。而又可以用吳蜀。豈非所謂

全華文舉

卷之十三

策

八

形勢

形勢者。乎。晉人有言。雖未獲長驅中原。截斷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宏。是據形勢以經畧中原。正急務也。然吳蜀襄陽。可以為取勝之資。而不足以盡天下之形勢。今之議者。皆曰。長江數千里。實天下之形勢。故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見波濤洶湧。歎曰。固天所以限南北也。符宏亦云。晉君臣戮力。阻險長如。未可圖也。豈非天下形勢。無踰于長江乎。臣竊陋之。夫吳之所不能吞曹氏。而據中原。晉之所以不能滅胡醜。而復境土者。殆無它焉。正以其謀陋而無復遠畧。區區恃長江之險。以為形勢。而止耳。吳人之謀。則曰。取徐州。不如全據長江。故當時僅能擅有江

全華文舉

卷之十三

策

九

形勢

表成鼎峙之業。晉人之謀。則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故當時割淮以北。大抵棄之。然則為今之計。豈可恃長江如吳晉之陋乎。必將克復神州。不失舊物。則又當縱觀天下形勢。為經畧之宏規。而臣所陳吳蜀襄陽者。瓊勝之資也。

決非經生言士不明形勢而欲經畧天下真虛假金美之見耳 阮俊

形勢策下

范浚

吳蜀襄陽。臣既言之矣。雖并涼幽燕於北。有未暇詳。至若歷陳中原之形勢。內以固藩籬。外以謀攻取者。臣請參古據今而備論之。武昌爲江東鎮戍之中。非但捍禦上流而已。緩急赴援亦不難。故前世都江左者。皆以爲要地。使重將鎮之。爲內外聲援。則武昌形勝之地也。夏口在荆江之中。與沔口對。連接雍梁。實爲要津。故周瑜以三萬人據之。能破魏武數十萬衆。則夏口亦形勝之地也。襟江帶湖。北連豫襄。西接荊州。則豫章亦形勝之地也。夷陵江東開限。昔吳人以爲安危之機。如其有虞。必傾國爭之。則夷陵亦

形勢策

卷之十三

策

十

形勢

形勝之地也。增陽爲江淮保障。唐張巡以千百卒守之。能禦劇賊。使不得搏噬東南。則增陽亦形勝之地也。彭城地勢陸通。驍騎所騁。呂蒙嘗謂孫權今日得徐。曹操後旬必爭。則彭城亦形勝之地也。荀彧謂兗州天下之要。以比關中。河內則兗州亦形勝之地也。魏武之破黃巾。因爲屯田。積穀許都。以制四方。則許下亦形勝之地也。長安據函崕。界褒斜。帶洪河。爲古金城。則長安亦形勝之地也。唐郭子儀以河中居兩京之間。扼賊要衝。得河中則兩京可圖。則河中亦形勝之地也。我既鎮襄陽。用吳蜀之資矣。又當遣良將勁卒。戍夷陵。以控引荆吳川蜀之勢。又命大師宿重

兵。鎮武昌。夏口豫章。以制上流。而備不虞。藩籬固矣。然後

中原爲可圖。凡諸軍所臨。因利乘便。苟可以進取。則形勝之地。皆所宜知。我師得利于西。則可以出長安。臨河中。得利于東。則可以出彭城。臨兗州。得利于宿泗。則可以取睢陽。得利于陳汝。則可以取許下。數道並取。形勝據之。或鼓行勁攻。或犄角合勢。則大河之北。口必連營固守。所以備我者近。而不暇及遠。彼汴城僭叛。知口援之不力。必爲收兵閉壘之計。非得帶甲數十萬。且不能守。則抗我之衆。皆將入汴白保矣。此得形勢之地。雖不專於用奇。亦可以圖賊也。然而形勢固有彼我共之者。又成敗之機。不可失也。

形勢策

卷之十三

策

七

形勢

我得亦利。彼得亦利。我知之。彼亦知之。我能用之。彼亦能用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其時故。不知形勢之可用者。則呂布是也。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者。亦敗。烏承恩是也。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者。亦敗。毋丘儉是也。曹操曰。呂布不能據東平。斷亢父泰山之道。乘險要我。乃屯濮陽。吾知其無能爲也。而布卒爲操所克。此非不知形勢之可用。以取東平乎。有說焉。承恩使據常山。以扼賊咽喉者。且曰。若捨要害。以投入人。居四通而自安。譬猶倒持劍戟。取敗之道也。承恩疑而不決。卒守于信都。此非知形勢之可用而不能用。以取敗乎。毋丘儉使項欲爭據南頓。發十餘里。聞王基先

至已據之矣。儉遂復還保項。卒爲基晉所破。此非欲用形勢而不能。先人以取敗乎。今臣所陳形勢。固不可不知。然知而不能用。用而不能先。人又皆非所以取勝也。嗟夫。天下形勝之地。異時皆吾有也。有之而不知守。失之而不知復。失一邑則弃一邑。失一郡則弃一郡。隨失隨弃。以至于今。惟異時弃之也甚易。故今日收之也甚難。昔漢靈帝時。以兵亂不解。司徒崔烈欲棄涼州。議者不可。曰。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若使左衽之口得居此地。士勁甲堅。因以爲亂。此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天下。至憂社稷深慮爲念。必不輕棄郡邑。雖力不足而棄去。必思卽復取之。惜其棄而不卽復取。遂使左衽之口盜據士勁甲堅之處。爲亂迄今。而勢尚強。嗟夫。往者不可悔。而可以爲今之戒也。

披圖而談中原在指掌間 阮霞嶼

封建策

范浚

自司馬遷班固曹元首陸士衡迄唐諸儒言封建衆矣。予三代分土者。以爲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開諸盛衰。深根固本。不拔之道。不予者。以爲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亂常于紀。畧無寧歲。使哀平桓靈之時。下吏淫暴。必不至此。覈其至當。俱非通論。臣竊因柳宗元之說。而極封建之弊。以爲三代不可去。後世不可行。何以言之。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湯之興。諸侯歸者三千。責以黜夏。武王之興。會者八百。責以勝商。會禹而來臣。責湯武而爲用。是三代不可去。漢鑒秦孤。剖列疆土。而七國唱和。幾危西都。晉矯魏失。裁崇藩翰。而八王階厲。蕩覆東洛。是後世不可行。且先王良法。歷久而時不便。俗不安。莫能復行。于後世者。固亦多矣。彼肉刑井田。冠婚喪祭。射鄉食饗。皆上世盛典。今其與存者幾何。顧獨於封建。必泥古以爲可行。亦過矣。方周之衰。絕長補短。地僅埒于曹滕。以小自重耳。撫封疆大威。脩殊俗。而不敢睥睨九鼎。懷窺覷心。方且糾合諸侯。扶其弱與共守。封建其可去乎。唐藩鎮本非錫土。久則私以傳其子孫。田悅朱滔王武俊。雖乘揚跋扈。然比東度大。不能當唐之十一。一旦得逞。遽擅相王號。如七國故事。合從締交。旅拒王師。夫以威文之強。而臣于弱。周以三叛之微。而

併於盛唐。是苴芽。投瑞行于三代。雖大無不庭。行於後世。雖小無不亂。且漢封異姓。本以建國。屏崇王室。而委質下國者。率自王其土。因不知有天子。貫高趙午。相與謀曰。帝辱我王。因壁人於栢人。封建何利于漢哉。唐雖時倚鎮兵。按禍亂。然擁衆不朝。擅賦不貢者。相視竝起。是無冠而失地。不戰而失兵。徵水旱而失穀粟。田承嗣。盩有那。博。魏。衛。相。礎。洛。七。州。而。未。嘗。北。面。天。子。蔡。帥。不。廷。投。者。五。十。年。環。天。下。之。兵。僅。能。縛。一。吳。元。濟。藩。鎮。本。非。錫。土。患。已。如。此。况。以。王。命。命。之。國。則。其。爲。禍。將。何。以。制。之。臣。故。曰。後。世。不。可。行。且。唐。以。鎮。將。領。兵。能。作。威。福。而。刺。史。失。權。故。強。藩。得。拒。

人君將以應變濟務。如高祖之機權。誠所宜知。則夫厥今。隗口。與。併。叛。所。盜。據。地。邑。尚。皆。堅。守。爲。虛。空。之。地。臣。因。欲。以。守。宰。爲。賞。降。之。資。亦。權。宜。也。

胸襟洞達氣象岸偉茂明先生乃通儒非拘儒也唐正學

歲適旱蝗。民不賴生。脫歟自救。搜金奪餉。而不知愧。甚則
羣行爲盜。依憑狐丘。棲宿兎穴。此其爲盜。蓋迫不得已耳。
固宜緩撫安集之。而勿窮其誅。若夫豪姦巨猾。乘危投隙。
弄兵擁衆。大而朔朔轉寇。噬齧齊人。小而攻據城邑。鴈峙
觀變。此其爲盜。又可調署而不誅之耶。異時官軍討賊。於
豪姦巨猾。不惟調署不誅。仍每命以爵秩。弄兵權衆者。相
視踵起。驅掠殘暴。無所不至。金粟子女。靡衣豐食。鮮車怒
馬。既飽其志。顧得厭兵。乃始以降約。自通差次。首從坐邀
官級。禮優者先下。爵卑者後服。官軍力或不制。則屈意順
許。惟懼賊心之小。恃而不卽就降。至示以告身。誘使投兵。
往往朝黃巾。暮紫綬。輒入揚竿之徒。招笏曳履。雁行于上。
夫問國威不振。無甚于此。是以江湖嶺海。跳梁猖獗。攻劫
市邑者。至今猶時有也。臣觀秦漢而下。號中興。顯顯爲古
今稱詠者。三君曰漢光武。曰晉元帝。曰唐肅宗。然而晉自
建都江左。姦叛時起。唐自安史後。亦大盜繼作。獨漢建武。
遂無強寇。何哉。蓋晉元帝時。王敦驕恣不臣。帝畏之而不
能制。自亡齊。齊故其弊流于後世。有遷養時晦之議。唐肅
宗時。平盧裨將。殺節度之子。而推立侯希逸。肅宗不能正
其罪。因授以旄節。故其弊流于後世。有姑息之政。晉與唐。

雖稱中興。而威柄撓弱。是以強寇不止。若光武則不然。以
英威雄斷。總攬權綱。羣盜請降。未嘗假以辭色。光武與之
爵秩乎。劉恭曰。劉盆子將百萬衆降。陛下何以待之。光武
曰。待汝以不死耳。杜成爲王郎乞降。求萬戶侯。光武曰。願
得全身可矣。光武之御羣盜如此。故當建武時。雖狂狡間
作。而終無強寇。然則以爵秩招慰。盜賊啓姦之弊政也。
陛下紹開中興。收威柄而隆國體。則宜以晉元帝唐肅宗
爲戒。而以漢光武爲法。凡盜賊請降者。待以不死足矣。俾
之全身足矣。又烏可復如異時。使官軍屈意以踵遵養姑
息之陋哉。昔唐僖宗時。黃巢已破廣州。勢張甚。表求天平
節度使。宰相盧攜素厚高駢。屬令立功。乃固不可巢請。及
巢益熾。破淮南。人皆各攜始下詔。以巢爲天平節度使。詔
下。賊已破潼關矣。臣嘗讀唐史。竊以攜固不可巢請。爲是
以時人各攜爲非。又罪攜終不當以節度與巢也。何以言
之。巢雖橫行天下。不過爲一劇賊耳。冠賊姦宄。堯舜之世
且不免。是歷古所常有也。儻以節度遂其請。則是冠賊而
采旄鉞。豈不異甚矣哉。以政體言之。以名器言之。寧使巢
益熾而節度終不可與也。且巢之力。苟能悉肆。則雖得旄
鉞。猶將轉寇自如。又果足以塞賊夫之貪心乎。故凡爲遵
養姑息之陋者。皆啓姦之弊政。能革啓姦之弊政。則除盜

之先務也。

萬世炯鑑常事者務姑息此足戒矣 阮霞嶼

陳侍郎岩竹序茂明先生文云先生危坐一室敗帷故
器人所不堪而神宇泰然終日接對無一語及世間事
其言經術如親炙聖人而授受其旨其論古成敗事如
目擊而身履之其文辨博而峻整吳師道稱先生學本
於經貫穿精覈其文斬絕矯健鑿鑿明整卓然名家 崇
禕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策

上

金華

應天

范浚

臣聞天人相與之際其道甚密其應甚捷其成敗甚可畏
方天之仁愛人君也先出災祥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
作異以警懼之猶不知畏有所塞除而輕忽簡誣傷敗乃
至是知非天心之所眷顧則無復變異以示戒于下此譬
猶父之於子有所甚愛故繩違糾過丁寧教告惟恐不爲
善人之歸若聽其逋蕩墮游肆行不義而不呵斥如塗人
然是則外而不戚以爲不足復子也楚莊王見天不見妖
地不出孽則禱於山川曰天其忘予乎是以古之興王天
所右與必有妖孽以恐動其心增益其所未至故太戊之
桑穀高宗之鼎雉宣王之旱雪皆所以轉禍而爲福易亂
而爲治起衰運而致中興然則災異者誠天之深憂乎人
君也臣觀陛下卽位以來撫艱難之運宵興求衣肝不暇
食憂勤至矣而變異時見殆天仁愛陛下昭示至誠以見
右與之深夫人情忽不自知失德遺行出於戒慎之所不
及懼恐之所未至者已或不知之而天獨知之是故聖人
寅畏天戒惕慄震動所以修省而畏愆惟恐不至成湯七
年之旱煎炒爛石則自責曰政不節耶使人疾耶苞苴行
耶譏夫昌耶官室營耶女謁盛耶何不雨之極也六事皆
叔世僻主悖謬之爲豈成湯所宜有而湯以自責蓋懼夫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策

上

金華

忽不自知而天獨知之也。夫人之道不可以無畏。子無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無畏則亂不治人主高居九重螭螭螭之中出廿至尊極也作福作威生殺予奪無不如志苟放情縱慾恣為不道如桀紂如幽厲如秦始皇如隋煬帝方其力行無度長惡弗悛天下之人誰能制之惟其得罪于天加凶罰而下殃禍故國顛覆身滅亡天下大壞而不救使世之君指前車而思危知上天之可畏也然則人主所不敢放情縱慾恣為不道者亦惟畏天而已堯舜之帝三代之王凡其君臣所以動色相戒者未嘗不以皇天上帝為言見於虞夏商周之書可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策

子

應天

考也人君其可忽哉臣聞仁宗常慶曆間常遇早蔬食禁中引咎請禱一夕微聞雷聲遽起冠帶露立延中至雨沾衣而不倦仁宗畏天憫民祗懼如此故能享國久長號稱盛治陛下誠畏天戒則宜法仁宗之祗畏慕成湯之自責歷算周思政教得無僻遠刑罰得無過差舉事得無失當諫言得無未進賢才得無未用姦邪說佞欺負之徒得無未去賦歛得無繁重窮民得無怨咨凡可以引咎而罪已者無所不應慮而思所以施置之宜亟正厥事豈不足以弭天變哉昔唐文皇正觀中妖災屢見然而躋世太平治業成康稱賢君者惟其用人言以應天變異故不害其為

實惠策

范浚

民者至愚而神者也。馭以智則詐。示以疑則偷。接不以禮則其狗義輕。撫不以情則其效忠薄。然則人君誠欲利民可不加之實惠乎。浮文惠之而實不至。是馭以智者也。彼鳥能無詐。是示以疑者也。彼鳥能無偷。是接不以禮而撫不以情者也。彼其狗義鳥能不輕。効忠鳥能不薄。君以浮文罔民。民以詐欺應君。則上之澤何由及乎。下之情何由達乎。上下猜阻。日以携貳。亂亡之由也。昔唐文皇賢主也。嘗自謂以我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詐欺。裴矩奏民遭突厥侵暴者。請戶給一絹。文皇曰。朕不欲虛有存恤之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策

子

實惠

名而無其實。戶有小大。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太宗欲實惠及民。用心可謂至矣。然而當時詔遣負官物悉令蠲免。既而負秦府國司物者。乃復督索如故。又詔開中。二年租調。開外給復一年。既而敕云。已役已輸者。以明年為始。散還之後。方復更追。是欲惠民而實不至。雖用心如交皇。亦未免為浮文也。臣嘗伏讀建炎敗元赦書。所以勤恤民隱者。非止一事。凡通租負錢。倚閣折納之類。蠲除至多。又備言官吏剗刻。良民受弊。往往破產。所以慰安天下甚厚。赦今所至。民皆感激流涕。以為陛下惠顧元元。周悉如此。丁寧如此。非復異時之虛文。徒挂牆壁為也。蓋

有華顛者老。扶杖立聽。願少須臾無死。以觀中興之盛者。然而事多循習。吏不奉行。前令未及盡施。後令已復更易。不一二歲。眾弊紛然。仍爲虛文。初無實惠。雖復詔赦數下。德音至深。臣恐斯民有至愚而神者。固已生疑于前。安可冀其必信于後。中興之功。尚動聖慮。未必不由此也。凡逋租負錢。歲久不能入者。皆貧民窶戶。水旱札瘥之餘。衣不足。以蔽膚。食不足以糊口。既迫于寒饑矣。而追胥督吏。臨門譴呵。責以不可得之積欠。而遂其不可厭之私求。攘衣襦。掠器具。雞豚豚。無不奪取。大吏未去。小吏復來。朝索夕須。剝膚椎髓。償官之實。曾未毛銖。而吏之所得。車載石量矣。朝廷何忍敗毛銖之通負。使民抱無涯之疾苦乎。彼其橫被侵辱。怨憤嗟呼之聲。朝廷不得而聞也。蒙頭避吏。潛山竄谷。朝廷不得而見也。豐年富歲。已困于追呼矣。一有饑饉。則挾瓢囊流轉。爲溝中瘠而已。可勝哀哉。臣愚竊謂與其以忤欠之虛名。爲胥吏漁奪之因。不若捐毛銖之小得。爲貧民無窮之利。况夫逋負在十年之外者。民顧所責既多。終無可輸。破數少償。則懼應盡入。因厚以賕謝。梓請吏曹。雖毛銖無入官者。是又徒爲瘠民以肥吏。而公家初無損益者也。臣願申行累下赦詔。條列民所逋負。可蠲除者。自何年爲率。明降德音。盡削欠籍。官吏不卽削籍。後

復責償爲姦者。重加竄罰。庶幾民沾實惠。知朝廷赦令誠以利澤彫瘵。非虛文也。其爲政効。豈不優於唐文皇哉。打官民瘼不減。鄭俠流民圖一再讀。過使我有淚如霰。今亦有以此言聞之當宁者乎。阮霞嶼

遠圖

范涉

臣聞書曰。惟懷永圖。孔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夫天下之事。固有思在數十年之後。必豫圖之。目前乃克有濟者。譬猶越人適秦。度塗計遠。必三月乃至。苟惟不先時而卽路。遽欲一旦求至於三月之後。則雖鹿奔鳥舉。有所不能。此智者之同見。愚者之同昧也。晉武帝每宴見羣臣。不聞經國遠圖。惟說平生常事。議者謂非貽厥孫謀之道。故西晉中否。不克久長。自古英主睿君。未嘗不深謀遠慮。爲子孫千百年不可動搖之計。方禍患危機。藏於微隱。而潛萌於衆人之所不知。則已預防而逆爲之所。後雖不能盡去。其所可憂。亦不至漫漶而遂不可救。世言漢高祖識吳王濞必爲亂。于五十年後。若聖人然。此非有奇術。惟道以知之也。蓋自秦室土崩。海內雲擾。如汾海橫流。無不昏墊。而江東故地。受兵獨希。其人皆剽勇。材劍客。且未忘項氏。易動而喜禍。又有鑄山煮海之利。足以富饒。高祖計後五十年。東南益盛。必至於亂。而漢適已封拜。故因戒之曰。慎毋反。亦欲子孫聞此言。不忘所以備。吳嗟夫。高祖之爲後世深謀遠慮。殆不止此。呂后問宰相高祖曰。陳平智有餘。難獨任。王陵少慧。可以佐之。周勃重少文。然安劉氏者。必勃也。可令爲太尉。當是時。天下未嘗有慮。何劉氏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策

奎

遠圖

之安哉。而其意則實在諸呂。諸呂擅權。高祖微見其漸。預爲之圖。當付之智者。則一陳不亦足矣。而猶慮其智有餘。使少惠重厚者共圖之。蓋智有餘。則求成速。求成速。則其舉也。或先事而失機。故濟以少惠之王陵。重厚之周勃。相與維持隱忍。以待可投之會。卒能一動而諸呂之族赤劉氏社稷幾危而復安。然則高祖爲天下國家之計。豈不深且遠哉。臣觀方今天下之事。固有宜爲深謀遠慮者。民日益困。而餽口益繁。財日益乏。而兵日益聚。官日益多。而入仕之門。日益廣。穀日益貴。而浮食之人。日益衆。此教者。特爲患之細耳。故臣得以遠言之。抑又有大於此。在陛下詳求其故。預防而逆爲之所。務使謀慮如漢高之切至。則何後患之有。臣聞晉文公將與楚戰。謀于咎犯曰。彼衆我寡。奈何。對曰。戰陣之間。不厭詐僞。君其詐而已矣。又謀於雍季。對曰。以詐御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文公曰。善。乃以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及勝而行。僞則先雍季後咎犯曰。咎犯言一時之權。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世之利。今陛下播亂用武。舉出一切便宜者爲多。而臣所言。亦固有不得已。而應變者。至若從一時之權。又幾萬世之利。經國遠圖。可不念哉。經時須盡刻峭。況痛類轉。後當良明先生與某儒也。王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策

奎

遠圖

論開誠之道

陳亮

臣嘗觀自古大有爲之君。慷慨果敢。而示之以必爲之意。明白洞達。而開之以無隱之誠。故天下雄偉英豪之士。聲從響應。雲蒸霧集。爭以其所長自效。而不敢萌異圖之心。截然各職其職。而不敢生不滿之念。故所欲而獲。所爲而成。而卓乎其不可及也。仰惟陛下。英睿神武。出於天縱。嗣承大統。于今八年。天下咸知其爲真英主矣。而所欲未獲。所爲未成。雖臣亦爲陛下疑之也。夫慷慨果敢。陛下固示之以必爲之意矣。而天下之氣。索然而不吾應。或者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者。容有未至乎。夫任人之道。非必每事疑之。而後非無隱之誠也。心知其不足任。而姑使之以克吾位使之既久而姑遷之以慰其心。身尊位大而大責或不任。職親地密而密議或不得聞。聽其言與之以位而不責其實。責其實迫之以目前而不待其成。陛下自度任人之際。頗亦有近於此者乎。如或近之。則非所謂明白洞達。開之以無隱之誠也。故天下懦庸委瑣之人。得以自容而無嫌。而狂斐妄誕之流。得以肆言而無忌。中實無能。而外爲瑛罔。位實非稱。而意輒不滿。平居則待官不可爲。緩急則何人不退。結是宜陛下當守而嘆天下人才無一之可用。而謂書生誠不足以有爲。則非陛下之過也。天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三

策

毛

論開

下之士。有以致之耳。雖然。何世不生才。何才不責世。天下雄偉英豪之士。未嘗不延頸待用。而每視人主之心。爲如伺使人主虛心以待之。推誠以用之。雖不必高爵重祿。而可使之死。況於其中之計謀乎。人主而有矜天下之心。則雖高爵重祿。日陳于前。而雄偉英豪之士。有窮餓而死。而義有所不屑於此也。夫天下之可以爵位誘者。皆非所謂雄偉英豪之士也。陛下勿以其可以爵祿誘。而使而婢呼之。天下固有雄偉英豪之士。懼陛下誠心之不至。而未來也。臣願陛下虛懷易慮。開心見誠。疑則勿用。用則勿疑。與其位。勿奪其職。任以事。勿間以言。大臣必使之常大責。過臣必使之與密議。才不堪此。不以其易制而始留。才止於此。不以其久次而姑遷。言必責其實。實必委其成。君臣之間。相與如一體。明白洞達。豁然無隱。而猶不得雄偉英豪之士。以共濟大業。則陛下可以斥夫天下之士。而不與之共斯世矣。不然。臣恐孤陛下必爲之心。沮天下願爲之志。兩相求而不相值也。以陛下英睿神武之資。視古之賢主。無所不及。而有過之者。而其效乃爾。此臣所以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而輒獻其愚忠。惟陛下裁幸。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三

策

毛

論開

漢書循吏大吏循吏王遵等心量人腹中故一時豪傑集爲之用若使循而不正則才不足命張矣文亦雄偉英豪勇勇白則達王康所

表

為馬總尚書謝除彰義節度使表

馮宿

臣某言。臣今月某日中使某至。伏奉九日制書。除臣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充彰義軍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并賜官誥一通。旌節一副。及手詔等。雨露恩覃。霑霈易及。丘山施重。負乘難勝。臣某中謝。伏惟睿聖文武皇帝陛下。文教暢三台。武功加四海。景爾淮寇。久稽靈誅。益懷捨服之心。不以虔劉為事。既已統之上將。撫以中台。臣實妄庸。獲充貳職。誠無裨補。亦備佔危。頃來面辭。密奉天旨。以為此道必付微臣。若黃受恩。屈僉從事。幸擒元惡。曾未踰時。果復聖言。遂承寵命。彰彰五色。皮木附書。賞罰二權。猥操兵柄。鴻私薦及。奮力何堪。即以今月上訖。臣伏聞師之所處。荆棘生焉。今管內數州。剝殘極矣。徧郊骸骨。比屋瘡痍。行當弱以皇風。施之帝澤。俾汗俗遷善。頑人嚮方。知無不為。敢竭微志。事有未便。即當上聞。徒以跡遠闕庭。戀深早棧。整門長戟。空愧于茲。執對奉璋。未知何日。

洋洋雅奏正始之音

全唐文舉

卷之十三

表

元

馬宿表

安州謝表

廉甫

屢致人言。固宜竄殛。曲蒙天造。尚賜保全。雖易守符。仍叨善地。士民純秀。幾同廣魯之流風。里俗驩康。正值元豐之樂歲。安閑事簡。尸素為慙。伏念臣本以愚儒。出逢真聖。首蒙國士之遇。最在衆人之先。使欲碎首以酬恩。未知死所。故嘗指心而自誓。惟有天知。况事任既已變更。在人情寧不愛惜。豈有固為緩縱。自取顛隳。惟日月之至明。諒肺腑而必照。矜憐舊物。收置近藩。而朝廷難廢于公言。故君父特存乎大體。稍從遠外。終不棄捐。顧臣何人。受恩若此。茲蓋伏遇神聖福祐。清明在躬。化覃無外之封疆。仁及何知之草木。凡此屢更。器使相教。愚衷眷此遺簪。皆辱提携之末。曾諸行葦。更收踐履之餘。臣敢不祗奉簡書。服勤吏役。雖桑榆之仄景。將通暮年。而犬馬之微誠。猶思後効。

元發修起居注時。神宗嘗召問之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汨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曰。君子無黨。管之草木。網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無朋黨。雖中主可濟。不然。雖聖人亦殆。于古以為名言。初元發微時。素遠有雋聲。嘗為范文正館客。數夜出。從狹狎飲。文正苦之。乃然燭讀書以俟。元發沾醉至。問讀何書。文正曰。漢書。曰。漢高祖何如。人文正默

全唐文舉

卷之十三

表

手

安州二

然遂巡走入蘇文忠自謫所還貽人書曰日中久不見
偉人昨渡江見滕元發使人神聳其英概如此 崇炳

聖

安州

遺表 建炎二年七月

宗澤

心期許國。每輪扶厦之忠。死不忘君。猶積戀軒之意。魂魄
將離於形體。精忱願達於乾闥。中謝伏念臣猥以朴忠。受
知淵聖。擢自困蹟。窮之際。付以寇口。往來之衝。適遇陞
下出總元戎。察臣精著勞效。坐籌密計。俾臣得預屬僚。逮
夫踐祚之初。首錄孤危之迹。寇攘未泯。暫爲淮甸之巡。宗
廟斯存。委守留司之輪。力小任重。志大心勞。誓殲胡。再
安王室。但知懷主。甘委命于鴻毛。無復偷生。期裹尸於馬
革。夙宵以繼寢食。靡寧斯民。獲奠枕之安。胡馬無飲河之
意。事爲紛至。地勉難多。回視顏齡。已迫桑榆。之晚景。益堅
素節。每期松柏之後彫。豈謂餘生。忽先朝露。尚扶病以治
事。敢愛已以顧私。陰陽之寇。府深藥石之功。冀效少延。殘
喘。庶畢願言。昨有招安。到楊進等。約其衆多。無慮百萬。昔
嘗爲口。頗聚衆以震師。今已革心。欲爲國而戡難。足踵道
路。雲集郡城。已消吉而戒塗。擬成功於指日。干戈未舉。舟
壑忽移。神爽飛揚。長抱九泉之恨。功名卑劣。尚貽千古之
羞。仰憑睿眷之深。必無生死之異。囑臣之子。記臣之言。力
請回鑾。亟還京闕。上念社稷之重。下慰黎民之心。命將出
師。大震雷霆之怒。救焚拯溺。出民水火之中。夙荷君恩。敢
忘尸諫。頓昂法座。無由再望于清光。枯朽微生。從此永辭。

謝集英殿修撰提舉江州太平觀表 潘良貴

承乏被垣。獲著盡規之義。可問祠館。曲蒙從欲之仁。祗服恩私。深慚懼。中謝伏念臣入仕二紀。獲事三朝。唯知忠義而披露肝心。敢念饑寒而保持祿位。自信甚篤。人言莫因。歷落嶢嶢。衆皆指爲可笑。流離困苦。臣獨奮而不衰。屬憤姦邪。實非職守。歷階陞殿。怒髮衝冠。雖非能衛社稷而執干戈。亦庶幾如鷹鶚之逐鳥雀。退思日昧。甘俟誅夷。始陳待罪之章。亟蒙涵貸。旋上奉祠之請。卽獲便安。仍加論撰之名。俾全進退之節。君父之慈憐如此。臣子之報稱若何。恭惟皇帝陛下。駕馭羣雄。總核名實。陟降無私。而帝則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表

謝

集

佗。係於前希望於後。都作乞兒之聲矣。數言之間。忠憤氣貫流貫。毫墨誰謂。豈言不可知人也。唐正位

辭起復太宰二表 王淮

苦塊餘生。已消死所。絲絲淚。俾復舊班。勅使存臨。德音下逮。呼天號絕。撫已驚迷。中謝伏念臣早偶家艱。專承母訓。零丁孤苦。逸爾無依。鞠育提携。逮夫有立。寅緣際遇。玷冒高華。大馬之養。未伸風木之悲。遽至攀號泣血。摧踣殞心。仰賴聖神之恩。甫終窆窆之事。几筵是奉。墳土未乾。痛深陟屺之瞻。恨未及泉之見。敢謂宸衷。念舊優詔。奪情。蓋三年免懷。通喪者乃聖王之制。而踰月視事。變禮者豈治世之風。雖容存之殊常。豈私情之所忍。伏望陛下。推孝思而錫類。謹宰柄以取臣。念哀苦之方深。况衰疲之已甚。報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表

謝

集

親目少。願終制以爲期。事國時長。尚捐軀而未晚。再辭表。方席薪而枕塊。於表爲安。俾服冕而乘軒。共知不可。哀悼荐布。宸聽未回。再彈罔極之情。冀動益高之聽。伏念臣猥蒙天眷。誤玷宰司。久無補於明時。承自招於大禍。慈顏遽臨。悲隙咽之難留。厚宥甫成。倚苦廬而永慕。庶畢哀惻之制。少酬顧復之恩。忽奉制綸。俾還相位。私情莫處。公議靡容。豈可遽所事。以昭前非。但當守禮經。而據古是。臣重罹酷罰。屬在衰年。既極摧殘。浸成疾恙。精神陡耗。筋力頓衰。雖強使之造朝。決難堪於應務。伏望陛下。委大明之照。憫不吝之思。追寢漢恩。俾終祥禪。則聖主得全於禮貌。而孤

臣獲畢其孝思疾首痛心或偷生於此日銘肝鑠肺期報德於他時

南宋淳熙以後吾婺接踵居台鼎者五人曰王文定淮香文惠行簡范文肅鍾葛端獻洪馬莊敏光祖論相業則文定文惠爲優史載朱熹在浙東時劾知台州唐仲友淮與仲友姻家乃擢陳賈爲監察御史疏言近日道學之士假名濟偽請諸禁章熹用此奉祠遂啓慶元僞學之禍考之王氏譜淮與唐非密親欲兩平其事如所云秀才爭閒氣者則的語也若云引陳賈藉手以張僞學之禁則有不足信者淮薦紫陽其初若此之力一不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表

美

辭也

當意即欲卑道學之羣而空之則非人情況淮一家兄弟子侄皆朱呂門人莫非道學其孫敬嚴先生學行在魯齋伯仲間金仁山先生祭文云昔在孝宗相惟魯公於時朱子亦在外庸書疏所通直辭正誼嘗諸春秋責賢者備世莫此知曰后曰予數十年來公議悠悠惟敬嚴公秉資趙卓魯公之孫朱子之學兩公之門於是始通兩公之心至此賤融仁山先生篤論君子言必有據學者風承影附鮮持平之論桑梓之言世所取憑敬采仁山祭文附之文定表後以缺簡史具雙眼者崇新議

罷政謝表

范鍾

嗟維大耋宜嘯巖壑實有煩言尚均祠秩清峻紫宸之直光華白髮之歸恩與天同涕其雨若伏念臣頃承乏使遂誤登庸老世故而三折肱何敢試與眩之藥陳治安而六太息詎能施體劑之斤接衰殘則罔然所退閑之久矣念奏牘未多于造膝而控情幾至于犯顏諒猶箇在帝心采以解于物論風其漂女其稿簪之易危清斯濯纓固滄浪之自取人言不怨帝力何加而乃盡掩疵瑕曲成終始上丞相之印不從而免之規置散吏之員更假禁嚴之罷洪惟涵有自愧冥頑茲茲伏遇皇帝陛下仁及股肱事存體貌知臣山林清苦之素恐亦無他念臣歲時荏苒之間失于不勇用矜衰朽但與歸休臣來日無多大恩難報踰七望入既伏老于幸民咸五登三惟祝釐于聖世詞旨悅惻猶是翬翬之忱既震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三

表

美

辭也

賀登極表

蘇伯衡

伏以皇天垂祐。誕錫貞符。帝后挺生。丕承正統。華夷永賴。臣庶均懷。欽惟皇帝陛下。匹馬渡江。六龍御極。大明建國。八挺咸囿于熙臨。洪武紀年。九域同歸于戡定。於昭駿烈。有赫鴻猷。臣等仰沐恩波。叨居翰苑。雲從龍。風從虎。幸逢千載之昌期。河出圖。洛出書。願啓萬年之文運。臣等謹奉表稱賀以聞。

有萬國衣冠氣象 阮霞嶼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表

表

賀登極表

高皇帝混一功成諸文武羣臣勸進表

蘇伯衡

伏以續百王之正統。莫大乎宅尊。得萬國之懷心。宜先於建極。蓋惟體元而居正。斯足順天而應人。是以高帝開基。甫四載而卽位于汜水。世祖興復。僅一年而踐祚于郊京。雖遠界之不遑。而不稱之是講。義有攸當。道在隨時。欽惟皇上躬膺歷數之歸。德合乾坤之大。玄符顯握。江左首平。黃鉞再麾。潯陽適定。僭偽兼收。于漢孽。提封奄莫。于樊襄。來享來庭。南交廣。西隴蜀。于軋于理。左淶泗。右河淮。含齒食毛者。咸懷後戴。阻兵恃險者。悉就誅擒。推聖人兼愛之心。委上將專征之任。義旗所指。羣帥之內附。有摩仁聞。所孚連城之歎。降趾至惟師出。以律故民。遂其生。斯不戰而屈人。吾大悅而歸。已。今則士誠泉首于闕下。會稽通籍于域中。弓矢永棄。與陽義關。此皆二儀協贊。以申保佑之休。百神効靈。以開混一之運。豐功盛烈之著。揆諸二帝則已多。大寶鴻名之膺。質諸兩漢則已晚。是雖聖明謙讓之節。夫豈幽顯仰望之情。臣等竊念眷命不可久違。謳歌難以固拒。輒陳愚懇。冒瀆宸聽。伏望仰體天心。俯從人欲。特頒明詔。俾擇良辰。講其禮而正其名。以其德而居其位。則郊廟社稷。萬靈永有所主。幸甚。幸甚。謹將以承休。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三

表

表

賀登極表

趙大明律表

宋 康

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無欲欲動情勝說偽日滋強暴縱其
侵陵柔懦無以自立故聖人者出因時制治設刑憲以為
之防欲使惡者知懼而善者獲寧傳所謂獄者萬民之
所以禁暴止邪養育羣生者也晉諸承泰必刈稂莠而後
苗始茂方於白紵必去沙礫而後食可食苟梗化敗俗之
徒不有以誅之雖堯舜不能以為治夫自軒轅以來代有
刑官而五刑之法漸著其詳弗可復加逮魏文侯師於李
悝始采諸國刑典造法經六篇漢蕭何加以三篇通號九
章曹魏劉劭又衍漢律為十八篇晉賈充又參魏律為二
十篇唐長孫無忌等又取漢魏晉三家擇可行者定為十
二篇大槩皆以九章為宗歷代之律至於唐亦可謂集厥
大成矣洪惟皇帝陛下受億兆君師之命登大寶位保父
臣民寧華弗怠其訓誨羣臣諄復數千言唯恐其有犯慈
愛仁厚之意每見於言外是大舜惟刑之恤之義也矜憫
愚民無知陷于罪戾法司奏議輒惻然弗寧多所寬宥是
神禹見辜而泣之心也唯貪墨之吏承踵元弊不異白紵
中之沙礫禾黍中之稂莠也乃不得已假嚴法以繩之是
以臨御以來屢詔大臣更定新律至五六而弗能者凡欲
生斯民也今天特勅刑部尚書劉惟謙重會律以協厥

律表

卷之十三

表

聖

建大

中而近代比例之繁姦吏可資為出入者咸痛革之每一
篇成輒繕書上奏揭於西廡之壁親御翰墨為之裁定由
是仰見陛下仁民愛物之心與虞夏帝王同一哀矜也易
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言獄不可不
謹也書曰刑期于無刑言辟以止辟而民不敢犯也陛下
聖慮淵深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成此百代之準繩實有易
書之與旨行見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凡日月所照霜露所
墜有血氣者莫不上承神化收過遷善而悉臻雍熙之治
矣何其盛哉臣惟謙以洪武六年冬十一月受詔明年二
月書成篇目一準之於唐曰名例曰衛禁曰職制曰戶婚
曰廩庫曰擅興曰賊盜曰關訟曰詐偽曰雜律曰捕亡曰
斷獄采川已頒舊律二百八十八條續律百二十八條舊
令改律三十六條因事制律三十一條擬唐律以補遺一
百二十三條合六百有六分為三十卷其間或損或益或
仍其舊務合重輕之宜云謹俯伏聞廷投進奉表以聞
典雅得體中間頌處自寓規諷 阮震典

律表

卷之十三

表

聖

建大

兵制策

唐 彪

兵莫善於土著。莫不善於名募。古來兵制之善。莫如成周。井田出賦。寓兵於農。農隙之時。卽爲講武。兵卽農也。非田難復。而義可師。得其意而變通之。則可擅美古今矣。從來地利難知也。生斯土。乃知斯土之形勢。此地可屯兵。彼方可設伏。某可往北而誘敵。某可趨利而因糧。惟土著者知之也。何地險。據之則敵不能攻。何境雖敗而可以退保。何間道可用。奇而出敵人之後。惟土著者知之也。知之則氣壯。無畏死之念。不知則氣怯。畏死之念。旣惕於中途。敵先自餒矣。土著者無此也。從來北地多平原。利騎兵。南方多

策

兵制二

山水。利舟師。事。故人所學習。素不相同。順其所長而用之。則一可以當十。反此則用違其才。非善策也。故貴土著也。又從來召募之兵。與齊民多不相安。生非一地。業不相侔。或伍之習。旣成。其得獷暴。及多爲小民害。土著者無此也。又國家成平旣久。必至汰兵。召募之兵。不習田疇。不嫻工賈。汰之則無所歸。窮愁與怨望之心。生而盜賊之念。起矣。土著之兵。原山川。飲汰之。仍農夫也。無斯弊也。且人之願爲兵者。類非仁人孝子也。以貧賤無賴之人。背鄉井。去父母妻孥。與其親戚墳墓。而白首淹留於異國。其志不遇。爲金錢子女計。見強敵則懷二心。首鼠兩端。以觀望。一有

不利。惟思遁逃而已。久安則思亂。每伺釁以戕其主帥。若在邊關。榮點者。且交通外番。而爲之內應。何者。彼固無所繫戀。無所顧惜也。若土著之兵。有墳墓室廬。焉有宗族親戚。朋友焉。不敢思亂。不敢懷二心。則必致死効勇。凡此者。皆土著者之善。而非召募之兵所能及也。然則所以行之法。可得聞乎。曰。國家設兵。必視其地。以爲繁簡。邊幅要地。

置兵宜繁。僻壤內地。置兵宜簡。善爲國者。計其地。須兵之繁簡。而徵之于田畝。僻壤內地。多徵其稅。少徵其兵。邊幅要地。以兵爲稅。但徵其兵。不徵其稅。使兵副乎地之用。選良將以訓練。練習之。越三年。命清康大臣。考其優劣。以士卒之高下。爲將帥之殿。最天下皆精兵。勁卒矣。或曰。此城守之兵。然耳。一方將營。門四出。徵兵。豈能拘其土著乎。非也。天下事。雖有變通。而萬全無弊者。必不可改也。試舉一隅。以例其餘乎。如常潤爲南北之吭。或兩軍相攻。羽書告急。則以附近者援之。莫如徽蘇松之兵。蘇松之兵。旣援常潤。又移其附近者。爲之戍守。次第而前。惟取其近。不以難絕之兵。越數千里。而令之久戍於外。則猶然土著之兵也。惟在君相。不阻於妒功之說。不惑於淺見之言。不思近效。不憚煩難。不惜小費。決志以行之。將見與周之農兵。唐之府兵。並美千古矣。

策

兵制二

自黃帝立丘甸以寓軍政至周而盡善後世惟唐之府
兵得其遺意雖半從召募然有田可耕不必以民養兵
與周制兵出于農無以異也故亦稱善若言有急調兵
則三代之法尤勝高宗哀荆旅以伐楚武王用西土以
克商他若征徐以魯追貊以韓討淮夷以江漢見于經
者可考也先生之策不用召募而取于賦不須井田而
兵制直與成周相表裏更勝于唐之府兵其中指陳利
弊區畫措置言言碩畫字字詳明不啻聚米爲形昭然
可曉雖行至湯枯石爛不可易也兵制策千古以來
第一矣

三通策

王崧壽

嘗謂士不通夫經史則不足以致用故十三經註疏與廿
一史其足資學人之博習固無窮矣然論者猶謂士有三
通不可不預究心也三通者何一曰通典唐京兆杜佑
所著也一曰通志宋莆田鄭氏樵所著也一曰通考宋鄱
陽馬端臨所著也而通典通志俱當以通考爲準古者左
史記言尚書者是右史記動春秋者是太史公變春秋編
年體爲紀傳例以八書後班固因之以十志唐初則于志
寧李淳風等作隋書志皆宗史記劉秩之作政典三十五
篇也效周官體上自黃帝下迄天寶論者以爲包括前代
之書事無遺矣然猶獨杜佑以爲未盡因著通典先經
後史綴補前代如河之有源如宿之有斗分爲八門計二
百卷但節口去取不無遺議如折粟米於常稅之外雜包
區於正賦之中于漢魏考孝之科不分銓叙則其明選舉
者未善也至康成識緯之論與古制混淆則其論典禮者
未善也此其疵之顯見者也鄭夾深之著通志則于紀傳
後綴之以畧共二百卷自言作史之難惟志吾志中五畧
漢唐諸儒猶有知者其十五畧漢唐諸儒鮮有見焉豈不
過於矜張乎淳熙間上其書於朝賜編修官時朝廷欲借
三館所儲以資採擇卒爲廷臣所阻而罷今細核其書其

禮及職官食貨等篇。蓋依通典原文。其氏族六書七音。核精詳。而天文地理器物。儘見疎漏。馬氏所以稱通典綱領。弘深而譏通志。剽竊陳景繁無所據。而云然乎。生以為樞處海閩之區。奇編異篋。目所罕觀。名公鉅儒。身所銷交。則其簡陋亦固有因之使然者矣。馬氏之著通考也。依成規於通典。自天寶以前。則分其類。而仍其文。天寶以後。至宋嘉定之末年。則續而增之。計三百四十有八卷。為二十四考。其帝系經籍等考。補通典不逮。田賦至四裔等考。與通典一致。而氏族六書七音。則遵鄭氏之舊。其餘雖援據通志。而辨駁以証其訛。一時學古之士。皆翕然從之。蓋馬端臨生于相門。相與於位。潛心著述。金匱石室之所搜。載弘儒鉅卿之所講。求脩採訪。廷臣之奏疏。博咨游士之燕談。而又有超出一代之曠識。所謂文獻足徵。不在斯乎。名曰文獻通考。良有以也。當時之續通典者。則有宋白。其繼杜氏作國朝通典者。則有魏了翁。惜失傳久。而人罕有見之者。至慈谿黃氏東發之日。抄欲續通考之遺。而亦未為成書。惟雲間王洪州圻分三十門以續通考。頗為詳條。所當採覽者。焉要而論之。其書之繁簡得失。大約後者比前而較詳。其三通之得失。宋景濂先生論之詳矣。謂其間有得失。而各不相掩。生以為前人之得失。後人得悉。而斷之。

金華本署

策

二

三

金華本署

策

三

三

在己之得失。則罔自知之。即知之而亦不肯自摘之。徒令後人而復議後人也。伯自謂書之有得而必無一失。則誰其信之。方今聖天子崇儒重道。稽古右文。其御纂之盛。誠為前古後今所未有。洵足資士人之博習。而大有裨于經濟之實學者也。凡留心于典故政治者。寧敢忽諸。

胸羅萬有於風簾寸晷。山之令人忘其淹貫而喜其疎爽。樊川義山之遺也。方橫山。

洞穿三通得失。且復旁參側引。其一種疎宕處。尤見識。

高氣爽。

郊社策

王崧壽

人本祖萬物本天。天地者萬物之宗祖也。帝王大報本重反始必隆郊祀。蓋郊以明天道祀以神地道自古迄今未有能易者也。而執事以郊祀之分祭合祭下詢竊思周禮之至於分祭者固非無說。天秉陽垂日星人得天之陽氣以生。故冬至一陽初生有事於圓邱以迎陽氣於初也。地秉陰。竅山川人得地之陰氣以成。故夏至一陽初伏有事於方澤以迎陰氣於始也。乾坤定而尊卑昭。陰陽判而剛柔別。此禮之必至於分也。因之祭有十日十月之殊也。日有用辛用甲之宜也。牲有騂犢黃犢之異也。祗有四圭兩

金華文舉

卷一

郊祀一

圭之分也。玉有蒼璧黃琮之判也。服有大裘絺冕之辨也。地有燔柴瘞埋之別也。而且樂有六變八變歌有大呂應鍾舞有雲門咸池器有陶匏瓦鼗之不同也。沿及後代漸增煩數崇尚封禪。增太山之高以放天附梁父之基以報地。考續燔燎刻日記號而鄭元曾斥為緯書之曲說。蓋至秦漢以迫隋唐敝已極矣。故黃氏曰六經無封禪之文是文也。管仲疏其源史遷淺其流。季仲揚其波張說助其禍也。帝王無封禪之策是策也。祖龍虛其烟孝武吹其盛隋亦其膏元宗烈其燭也。是皆本國即方澤之意而廣之者也。而合祭天地之意即本於此也。合祭議始劉歆後遂

因之。夫合祭非古也。然亦有說也。人生父天而母地。惟孝子為能繫親。惟聖人為能繫帝。祭天地與祭父母無異。人必無祭父而遺其母祭母而遺其父者。故記曰天地合而後萬物興焉。此至乎合之說也。乃有虞氏郊禘而不曰社。夏后氏郊禘而不曰社。殷人郊冥而不曰社。冥周人郊稷而不曰社。稷豈第取乎配天而不取配地乎。非也。夫郊有南北之分。南郊祭天。即國邱之典也。北郊祭地。即方澤之制也。至於社則土功報賽之祭。非祭地也。故祭法曰工共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種百穀。故祀以為社。又曰社祭土而主陰氣。皆不言祭地。後人合郊社並舉。故集註云郊祭天。社祭地。朱子常別有証。豈因類乎上帝宜乎社之意而傳而會之歟。是又不合之合也。生以為合祭非古也。而寓合於分之中。則可從也。胡取乎分天地猶夫婦也。故夫婦有別而後義生。胡取乎合陰陽無孤立也。故天地感而萬物化生。邵堯夫曰天何依依乎地。地何附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自相依附。是天地原不能相離也。則祭天而兼祭地。祭地而兼祭天。並非調停兩可之說也。周禮曰以天產作陰德。以中禮防之。以地產作陽德。以和禮防之。是亦陰陽互合之意也。後世議不歸一。遂成聚訟。分合之發明亦少。

見宋元祐

詔議北郊。蘇文忠公論主於合。從者五人。劉安世主於分。從者四人。故宋代祖宗多主合祭。其不合者。惟元豐六年一郊。元丞相脫脫論而不詳。明太祖主合祭。而成祖又主分祭。宋景濂之議多主分。夏言疏合祀之不經。霍韜以分郊為紊朝政。鄧文憲言親蠶郊外。則內外失門。天地分祀。則父母異處。而張大猷之論專主合我。國家定鼎以來。制度彰明。重神敬祭。於郊祀之外。又設神農之祠。先農之壇。誠斟酌前代。於至善行之。而可永遵者也。

據六經之精義。兼三通之奧源。其理則布帛菽粟也。其光則金玉珠貝也。上下千古。數佐折衷。登高皆應。衆目

金華文畧

卷

三

郭記三

睢盱允堪領袖九學矣。諸乎齋

分祭合祭言之井井有條。至以合即本封禪之意。不可從之。議自著曹木庵。

金華文畧卷之十四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吳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書

將正位有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書

上吳主書

駱統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為強富。制威福為尊貴。曜德義為榮顯。永世胤為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

一

上吳主

族宜邦。昔曰眾非。后無能。不。以寧。后非眾。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艾。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尊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為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輒譴居家里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動者。則進入險阻。黨就羣。恐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

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好。心動而携。叛多也。又聞
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食兵。亦
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于逆和氣。感動陰陽。
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隣大敵。非造化所
滅。疆場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
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
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主重焉。禍福由
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辦具
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
仁。勤恤之德者。官民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 上

夫治戎及其未爲除患。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
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
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
三國以上東陽文獻家彙得此山川生色矣 阮震嶼

上諭貢士書

舒元興

聖德脩三代之教。善矣。唯貢士一門。闕焉不脩。臣竊以
爲有司過矣。臣爲童子時。學讀書。見禮經有鄉舉里選。必
得其人。而貢于上。上然後以弓旌束帛招之。臣年十五。既
通經。無何。心中有文竅。開則又學之。徧觀羣籍。見古人有
片善可稱。聞于天子。有司天子有司。亦脩禮待之。不苟。臣
既學文。於古聖人言皆信之。謂尙質待問。上國必見上國
禮。無幾。前年臣年二十三。學文立成。爲州縣察臣。臣得備
下土貢士之數。到闕。下月餘。待命有司。始見貢院懸板樣。
立束縛檢約之日。勘磨狀書。劇責與吏胥等倫。臣幸狀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 三 上
備不被駁放。得引到尙書試。試之日。見八百人。盡手携脂
燭水炭。泊朝哺餐器。或荷十石。或提于席。爲吏胥縱慢聲。
大呼其名氏。試者突入棘闥重重。乃分坐廡下。寒餘雪飛。
單席在地。嗚呼。唐虞闔門。三代貢士。未有此慢易者也。臣
見今天下之貢士。如此。有司待之。又如此。乃益大不信。
古聖人言及親今之甲賦律詩。皆是偷拆經語。侮聖人之
言者。乃知非聖人之徒也。臣伏見國朝開進士一門。苟有
登升者。皆資之爲宰相公侯卿大夫。則此門固不輕矣。凡
將爲公侯卿相者。非賢人君子不可。有司坐舉子於寒廡
冷地。是比僕隸以下。非所以見徵賢之意也。施赫圖以截

適是疑之賊。姦徒黨非所以示忠直之節也。試甲賦律詩。是待之以雕蟲微藝。非所以觀人文化成之道也。有司之不知其爲弊若此。臣恐賢人君子。遠去不屑汚辱。爲陛下用。且指近陳之今。四方貢珠玉金銀。有司則以篋篋皮幣承之。貢賢才俊。又有司以單席冷地承之。是彰陛下輕賢才而重金玉也。賢才恥之。臣亦恥之。臣又見每歲禮部格下。天下未有不察訪行實。無頗邪。然後上貢。苟不如格。抵罪舉主。臣初見之。竊獨心賀。謂三代之風必作于今日。及格既下而法不下。是以歲有無藝。朋黨譁然。扇突不可絕。此又惡用格爲徒亂人耳。又于格中程之人數。每歲多者。固不出三十人。少或不滿二十。此又非天子納士之心也。何以言之。今日月出沒。皆爲陛下內地。自漸海流沙。朔南周環。綿億萬千里。其間異氣所鍾。生英豪俊彥。罔不少矣。若陛下明詔。必以禮舉之。忽一歲之內。有百數元凱。楊馬之才德者。來之。則有司必曰。吾格取二十。而黜八十。是爲求賢耶。遺賢耶。若有司以僕隸待之。忽一歲內。負才德來者。無十數輩。則有司必曰。吾拔二十。是謬收其半。徒足滿人數。是爲取才耶。取合格耶。其不可先定人數。亦略略矣。向之數事。臣久爲陛下疾。有司不供職。使選朝取士。首科委就地矣。臣竊微若此。出言不足以定貢士之得失。然

百慮之中。或幾一得之。臣竊欲陛下詔有司。按三代故事。明脩格文。使天下入貢者。皆茂行實。不拘人數。其不茂行實法與之隨。此爲澄源。源既澄。則來者皆向方矣。俾有司加嚴禮待之。舉六義試之。試之時。免自擔荷。廊廡之下。特設茵榻。陳爐火脂燭。設朝哺飯饌。則前日之病。庶幾其有瘳矣。人人知天子重賢獎士之道。勝氣塗漫如此。士之立身。無不由正以成之者。爲士身正。則公卿正。公卿正。未有天下不治者。天下治。而陛下求不垂拱。以高揖義軒。不可得也。苟不如此。則士之求名。無不由邪以成者。爲士邪。未有公卿不邪者。公卿邪。未有天下能治者。天下不治。而陛下欲不役聖慮而憂黔首。不可得也。臣雖至愚。以此觀之。知貢士之道。所繫尤重。是以願輸血誠。以正此門。陛下無以臣跡在貢士中。疑臣自謂。臣雖不敏。竊窺太常一第。不爲難得。何以明之。若使臣爲今日貢士之體。事便僻巧佞。馳驚關鍵。固非臣之所不能也。恥不爲也。故臣以頑才。下有司。得之固無忝。不得則納屣而去。蹤跡巢由。以樂陛下熙熙之化。何往而無泉石之快哉。伏惟陛下留神獨聽。天下之幸也。於臣何幸。

唐時亦有如此舉子。唐時舉子尚能作如此言。士氣卽爲國氣。士骨卽是國楨。三復茲文。與懷古之思矣。集

上高宗論遣使書

賈廷佐

臣廷佐昧死獻書皇帝陛下。恭惟太祖太宗。以聖神武畧。平定海宇。創業垂統。爲子孫萬世之規模。陛下嗣守基緒。適丁艱難。正宜不負所托。銳意撥亂。信威夷口。功光祖宗。爲中興之聖帝。倘或委靡偷安。專主和議。信王倫之說。奉夷敵之詔。則墮祖宗之大烈。所謂變于夷者。雖傾三江之水。不足以滌其穢。後將議陛下爲何如主哉。陛下以天下之大。有兵可戰。有將可使。有賦稅以爲財用。有人民以爲依附。有人才以爲任使。若以久遠治安爲念。斷然誅王倫。以懲其賣國。拘口使以詰其悖理。然後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漢高迎太公之策也。奈何捨此。聽信王倫說。許之言。輕以萬乘之尊。臣事夷狄。此天下洵海所未喻也。臣不知陛下將講好稱臣。以中興邪。將奮發講武。以中興邪。將聽口人之命。以偷安偏方。無復中興之意邪。臣爲桐廬簿官。至微也。敢越職犯分。議論朝廷大事。死有餘責。然臣聞道路之言。謂王倫賣國。要致口便名。江南詔諭。是指吾中國謂之江南。既曰詔諭。必有口詔。以詔陛下。如陛下近遣臺臣李來往江西事體。一同其輕辱我宋。自古以來所未嘗有。昔富弼爭獻納二字。至以死拒。今王倫爲使。要口以詔來。不以爲惟而謂之功臣。是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

六

上高宗

以晝不安。夜不安寢。義當就天取死。不忍見陛下天日之表。龍鳳之姿。爲我人諸侯。取笑萬世。又不忍見臣將爲犬豕之陪。屬乎此天也。祖宗之天也。一朝盡化爲夷狄。之天可乎。此地也。祖宗之地也。一朝盡化爲夷狄之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雖生不如無生之爲愈。臣所以痛悼于心。越職犯分。號天以取死耳。臣聞端拱二年。太宗以戎狄猖狂。下詔求言曰。雖朕計之於心。固有成算。又念合以衆慮。則無失謀。應有才抱經濟。洞識古今。明當今控制之宜。通前代備禦之術。朕當虛心以待。前席與談。不以疎遠見遺。狂直加罪。嗚呼。祖宗之念慮。其詳審不妄發也如此。况當彼時。輿馬特小警耳。猶不敢自任。以今日口人不題名以詔來。其可不與天下共聞之。豈果陛下自有一定之論。畏天下之異議哉。大臣臺諫。心知其非。保守祿位。不肯正言。但曰此前人之議耳。此皆聖意所主耳。國有大辱。勢將傾矣。莫之能救。猶謂國有人乎。臣竊料口使之說。必以歸中國之所當歸。還河南之故地。啗陛下以拜。彼之詔此。雖三尺之童。必以爲給我耳。天下之氣勢。兩敵則講和之易。成我朝後強。則彼以吞我爲心。何和之有。以項羽之氣。百戰百勝。約和於漢。割界鴻溝。已而項羽解兵。謂可高枕。有濟東之地。無何口血未乾。張良陳平。謀以今漢有天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

七

上高宗

下大爭。此天亡楚之時。不因其幾而取之。是養虎自遺患也。於是追項羽以并天下。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又若六國之君。割地奉秦以求和。秦陽和而陰傾之。追亡逐北。因利乘便。有六國之地。此能保其和好。久遠乎。嗚呼。恃強吞弱。自古而然。狼子獸心。尤不可測。十有二年之間。以和之說戲我。盡皆空言。無一語信。遷延至今。遂有詔諭之使。萬一拜彼之詔。則異日號令。必從口出。必將漸令我罷某師。退某舍。稍忤其意。兵有辭而來。是陛下斂手以天下與口。將無置錐之地矣。不然。則天下恥于左袒。將有不勝憤懣。如勝廣輩。爭出以就鹿。天下亦非陛下有也。陛下當彼之時。雖悔無及。為陛下萬全之計。宜如臣策。上信天命。下符人心。大赫斯怒。決意行師。則取陵寢以迎父兄。復境土以雪大恥。何難之有。語曰。時哉不可失。今日使名以詔來。三軍憤憤。士大夫憤憤。民心憤憤。莫不願為陛下死。天其或者以此激我。不可知也。陛下若不恤衆心之不平。但欲委靡從口。則天下環視而起。將不怨口而怨陛下矣。可不為之寒心哉。陛下無謂我弱。不能與口角。若天已棄。雖強終弱。若天未棄。雖弱終強。陛下至此。當顯我口。說我以和。遂大奮發。以決于天。漢高帝與楚七十戰。敗北者屢矣。靈壁之役。望東甍亡。榮陽之役。賴紀信免。徬徨無聊。一失職之

人耳。然卒能致拔下之捷。以王天下。惟至弱者能攻堅強。陛下若不自怯。決意用兵。欲致中興。則席卷胡口。為漢高之勝。直易事耳。陛下無謂我將我兵。非口之敵。師直為壯。曲為老。王莽以百萬之衆。攻漢有甲士四十二萬人。有能為兵法者。六十三家。旌旗輜重。千里蔽空。又有長人巨無霸者。以為壘尉。又有猛獸虎豹之屬。以助威武。史謂自秦漢出師之盛。所未嘗有。然光武於談笑間。以兵三千敗之。於昆陽。豈以多寡強弱論哉。陛下二三將如岳飛韓世忠。皆忠義可使師之曲直。又不待言而論。若汲汲于戰。則陛下以少破衆。成光武之烈。直易事耳。所謂初若磊磊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臣不勝大願。陛下念祖宗創業之不易。思後世清議之可畏。斷然有意於撥亂。振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誅王倫。拘口使。以快天下之心。以振士民之氣。然後下令。決意用兵。以雪大恥。以復境土。遂選大臣為大夫。糧以治于內。召還王庶。以監督諸將。為范蠡以治于外。則中興之業。指日可成。與效尤石晉之計。萬萬不侔也。臣聞王庶忠勇有謀。將士無不服其威名。此亦陛下中興二十人之一也。其可舍諸。韓愈曰。凡此蔡功。惟斷乃成。今日欲為光武。欲為石晉。全在陛下斷不斷之間。臣忠義所激。就天取亮。願陛下試與大臣共圖之。萬一因臣微言。反禍

爲禍。非臣之幸。乃宗社無疆之休。不然。甘心受戮。訴與太祖太宗耳。干冒天威。臣無任隕越待罪之至。

指陳利害。刺骨驚魂。能開人所不敢開之言。阮震嶼

上高宗論遣使第二書

賈廷佐

臣聞季文子之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見無禮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又聞歐陽脩之言曰。士大夫光榮而飽。不以國事爲憂。唯李翱性唐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使當時君子皆易其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今日口計叵測。以和好來而使以詔諭。可謂至無禮矣。臣食陛下之祿。不能致鷹鷂之效。徒懷李翱之憂。流涕痛哭。未知死所。臣近者不度愚賤。嘗遣人詣闕。冒進封章。瀆犯天威。自量必有斧鉞之誅。而側聽踰旬。威命不致。但見沸傳。十二月二十五日。行在勝示。謂大金許歸梓宮母兄。復還河南故地。並無須索。二十七日。遂迎口詔入內廟堂。事秘臣不知其詳。信如王倫之說。奉口人之詔。不振一戟。不煩一戈。迎母兄取梓宮。坐收故地。則可以與舞干羽以格苗。同日而語。此陛下修德所致耶。抑朝廷有大賢者。口憚而爲此舉耶。陛下自視二者若茫。然未有則口人之所以啗陛下者。正可以爲吊。不可以爲賀。亦有以吳越之事告陛下者乎。越王勾踐。因吳太宰嚭。以行成事。東來朝。吳王大喜。過坐以爲伯然。獨伍子胥懼。力諫。以浮辭詐言。嚭不可聽。吳王怒。賜胥屬鏤之劍。子胥曰。必植吾墓上以梓。合可爲器而

扶吾眼。置吳東門之上。以觀越之滅吳也。其後越果大敗吳而滅之。迂其王甬東。與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不能事君王也。吾悔而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乃蔽面而卒。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今日之玩我。猶越之陷吳耳。口日以吞我爲心。何憚於我。而欲歸我母兄。還我故地。夫三關不復。雖得中原。陛下何術以守之。縱和議灼然可信。既歸母兄矣。又曰。還我故地矣。是口之德我甚厚。異日無厭之求。難從之請。陛下將何以應之。陛下獨不念劉豫之事乎。豫父子事口甚謹。而口忌豫。稍振而疑之。乃縛其子。又縛其父。其凶險本情。類皆如此。臣以謂今日之事。正如吳王。墮越計。中日後必有劉豫之禍。可不爲之寒心。陛下縱欲以母兄爲辭。臣事大哉。倫爲目前之安。自此國勢衰削。太祖太宗基業之盛。墮於陛下之手。無復中興之望。復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哉。傳曰。鳳鳥乘於風。聖人因於時。昔秦穆公有地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及後蒙恬侵胡。關數千里。匈奴不敢飲馬於河。恒謹烽燧。然後敢牧馬。故曰。夷狄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天下切齒。恨不食生倫之肉。人心忿厲。莫不願爲陛下死。事至此極矣。陛下若一旦不勝其憤。屏絕和議。決之於天。與四海蒼生大恥。如探物囊中。可以必取。陛下何憚而不爲此。臣聞文王一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

三

書

怒而安天下之民。詩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遏徂莒。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是也。武王亦一怒而安天下之民。書曰。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是也以文王之至寬。仁事有不可忍者。見于一怒。遂安天下之民。此所以爲文武也。又若齊威王之初。委靡不治。諸侯並侵。於是發怒。封卽墨大夫。烹阿大夫。遂發兵擊趙魏。盡走諸和。齊國人人震懼。乃不敢飾非。諸侯聞之。不敢加兵于齊者數十年。由此觀之。救衰弱不振之弊。莫先乎自強。陛下以堯舜文武之資。遭口陵侮。爲日久矣。今日之使尤可怖駭。陛下何不發文王武王之怒。圖中興之烈。况以天下之大。承祖宗積累之基。厚澤深仁。在人未替。詎可甘心爲口簪鎖。取笑後世。賈誼所謂勢與甲辱而禍不息。長此其安窮。陛下寧不念自建炎以來。數遣使臣。冠蓋相望。徒爲紛紛。累無小效。雖微者諱。且尚不得聞。今日遽欲還故地。歸母兄。納梓宮。則是口人爲君子長者之事。自古夷狄之所未有。方口之深入也。席捲皇族。不以爲厭。又復長驅飲馬江浙。陛下爲漢高之困者數矣。其殘忍酷烈如此。是心安在。陛下今日能保其爲君子長者而無後患乎。不然則將以我爲劉豫。縱不得已。欲爲母兄少屈。又念安然以復故地。臣恐異日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

三

書

必有不可堪者。而兄操喉之地。口既自操。蓋如引時收復燕山。以彼所棄來困我耳。陛下雄才大畧。春秋鼎盛。倘於此時幡然易慮。爲光武之爲。則萬世而下。仰陛下爲聖主。顧不偉哉。臣切謂皇天仁愛陛下。所以告戒者甚明。乃者季冬十有九日辛未。天震雷。其占以爲國家號令失常。舉措錯謬。又占爲天以雷霆爲威。君以兵刑爲威。暮冬而雷。此不測之雷也。時方伏藏。俄然震發。出人意外。良由國家委靡。口人嬖侮。天意不平。欲陛下震不測之怒。行不測之威。亦猶皇天震不測之雷也。雷出地奮。曰豫。豫之卦。利用行師。此天意也。陛下有將兵。何不試用之。用之勝。可以爲光武。用之未勝。保守長江。尚不失爲元帝。何必含羞忍恥。乞憐於犬豕哉。陛下母憚口強。謂不可敵。漢武帝時。軍臣伊穉耶。單于馮陵不已。武帝震怒。選任衛青霍去病以攻之。未幾衛青討蒲泥。破符離。逐白羊。擊樓煩。而匈奴遁。霍去病蹙單于。下斬折蘭。盧侯二王。而澤邪降。自是匈奴大勦。稍息。風塵之警。何者。勇士壯馬。非中國之所無。而漢人奮不顧命。以直前。雖匈奴之黠。亦所不能常也。又若李唐之初。顏利嘗率衆百萬。掃境入寇。太宗念欲制賊於天下。遣率六總管出通漠。出定襄。出金河。出大同。出常安。出廣武。以討之。無何。俘顏利。告太廟。遂空漠北之庭。夫漢之匈奴。唐之顏利。若不可敵。然終底滅亡。消息盈虛。理當然耳。今日之罪惡。過軍臣顏利遠甚。皇天后土。亦厭之矣。願陛下悟和計之非是。下令四方。發文王武王之怒。行漢武唐宋之師。四封之內。四封之外。選賢任才。共圖興復。分道並進。夫戎口以爲我不足與者。而我遽爾奮發。非獨人助之。天亦助之矣。易曰。傾否。先否後喜。又曰。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惟陛下思周易。傾否。變通之理。赫然奮發。如天震霆。爲宋中興之主。則天下幸甚。萬一緩柔不斷。姑且善爲之辭。回還口詔。一切示不敢當。而我口飾守禦。旋爲之謀。亦不失策。彼大鏡者。寧有好心。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

書

爲我。若必取。上。倫。隱忍自屈。爲口劉豫。方且稱慶以迎梓宮母兄。以復中原故地。則是墮口計中。天下大事去矣。臣甘爲子胥之死。扶服以觀天下之大。盡爲口有耳。陛下當彼之時。雖悔何及。臣非不知言觸忌諱。必遭誅殛。然憂國之心。終不能已。庶幾宗廟社稷之靈。助臣精誠。上感天聽。其敢避死。使世有秦無人之之歎哉。臣不勝俯伏待罪之至。

愈烈愈痛。○忠憤所激。如瘁。不可忍。孰謂忌諱之辭。非臣子所宜言哉。 阮震喚

上孝宗皇帝第一書

陳亮

臣竊惟中國天地之正氣也。天命之所鍾也。人心之所會也。衣冠禮樂之所萃也。百代帝王之所以相承也。豈天地之外夷狄邪氣之所可好哉。不幸而好之。至於挈中國衣冠禮樂而寓之偏方。雖天命人心猶有所繫。然豈以是為可久安而無事也。使其君臣上下苟一朝之安而息心于一隅。凡其志慮之經營。一切置中國于度外。如元氣偏注一股。其他肢體往往萎枯而不自覺矣。則其所謂一股者。又何恃而能久存哉。天地之正氣鬱過於腥羶而久不得騁。必將有所發泄。而天命人心固非偏方之所可久係也。東晉自元帝息心于一隅。而胡羯鮮卑氏羌迭起中國。中國無歲不尋干戈。而江左卒亦不得一日寧。然淵勒遂無遺種。而感懷之痛猶有所議以安也。晉之植根本無可言者。而江左諸臣若祖逖周訪陶侃庾翼之徒。皆有虎視河洛之意。而桓溫之師西至灊上。東至枋頭。又於其間修陵寢于洛陽。蓋猶未盡置中國於度外也。故劉裕竟能一平河洛。而後晉亡百年之間。其事既已如此。而天地之正氣固將有所發泄矣。元魏起而承之。孝文遂定都洛陽。以修中國之衣冠禮樂。而江左衣冠禮樂之舊非復天命人心之所繫矣。是以一天下者卒在西北。而不在東南。天人之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夫

上孝

際豈不甚可畏哉。一日之苟安。數百年之大禍也。恭惟我國家一百二年太平之基。三代之所無也。二聖北狩之痛。漢唐之所未有也。堂堂中國。而盡爾醜口。安坐而據之以土。帝三王之所都。而為五十年大半之淵藪。國家之恥。不得雪。臣子之憤。不得伸。天地之正氣。不得而發泄也。方南渡之初。君臣上下痛心疾首。誓不與口俱生。卒能以奔敗之餘。而勝百戰之口。及秦檜倡邪議以沮之。忠臣義士斥使南方。而天下之氣憤矣。三十年之餘。雖西北流寓。皆抱孫長息於東南。而君父之大誓。一切不復關念。自非逆亮送死淮南。亦不知兵戈之為何事也。况望其憤中國之腥羶。而相率北向。以發一矢哉。丙午丁未之變。距今尚以為遠。而靖康皇帝之禍。蓋陛下即位之前一年也。獨陛下奮身不顧。志在滅口。而天下之人。安然如無事時。方口議腹非。以陛下為喜功名而不恤後患。雖陛下亦不能以崇禎之勢而獨勝之。隱忍以至於今。又十有七年矣。昔者春秋之時。君臣父子相戕殺之禍。舉一世皆安之。而孔子獨以為三綱既絕。則人道遂為禽獸。夷狄之害。走義不能以一。朝安。然卒於無所寓。而發其志于春秋之書。猶能以懼亂臣賊子。今者舉一世而忘君父之大讎。此豈人道之所可安乎。使學者知學孔子。當進陛下以有為。決不沮陛下以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七

上孝

苟安也。南師之不出于今幾年矣。河洛腥羶而天地之正氣抑鬱而不得泄。豈以堂堂中國而五十年之間無一豪傑之能自奮哉。其勢必有時而發泄矣。苟國家不能起而承之。必將有承之者矣。不可恃衣冠禮樂之舊祖宗積累之深。以爲天命人心可以安坐而久繫也。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自三代聖人皆知其爲甚可畏也。春秋之末。齊晉秦楚皆衰。諸侯往往困於陪臣而不自振。當此之時。雖如魯衛之邦。苟能舉大義以正諸侯。則天下可以一指麾而定也。孔子倦倦斯世而卒莫能用。吳越起於蠻夷之小邦。而舉兵以臨齊晉。如履無人之地。遂伯諸侯。黃池之會。孔子之所甚痛也。天地之氣發泄於蠻夷之小邦。可以明中國之無人矣。王通有言。夷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此。今世儒者之所未講也。今觀口之植根既久。不可以一舉而遂滅。國家之大勢未張。不可以一朝而大舉。而人情皆便于通和者。勸陛下積財養兵以待時也。臣以爲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宜其爲人情之所甚便也。自和好之成。十有餘年。凡今日之指畫方略者。他日將用之以坐籌也。今日之擊毬射鵰者。他日將用之以決勝也。府庫充滿。無非財也。甲冑鮮明。無非兵也。使兵端一開。則其赴敗矣。何者。人才以用

而見其能。否安坐而能者不足恃也。兵食以用而見其盈虛。安坐而盈者不足恃也。而朝廷方幸一旦之無事。庸愚饕餮之人皆得以守格令。行文書以奉陛下之使令。而陛下亦幸其易制而無他也。徒使度外之士擯棄而不得騁日月。蹉跎而老將至矣。臣故曰。通和者所以成上下之苟安。而爲妄庸兩售之地也。東晉百年之間。未嘗與口通和也。故其臣東西馳騁而多可用之才。今和好一通而朝野之論常如口兵之在境。惟恐其不得和也。雖陛下亦不得而不和矣。昔者口人草居野處。往來無常。能使人不知所備。而兵無日不可出也。今也城郭宮室。政教號令。一切不異于中國。點兵聚糧。文移往返。動涉歲月。一方有警。三邊騷動。此豈能茂出師以授我乎。足固不知勢者之論也。然使朝野常如口兵之在境。乃國家之福。而英雄所用以爭天下之機也。執事者胡爲速和以情其心乎。晉楚之戰于郢也。樂書以爲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於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怠。在軍無日不計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紂之百克而卒無後。晉楚之弭兵於宋也。子罕以爲兵所以威百戰。而昭文德也。聖人以典。亂人以磨。磨與存亡皆明之術。皆兵之由也。而求去之。是以誣道蔽諸侯也。夫人心之不可情。兵

之不可廢。故雖成康之太平。猶有所謂四征不庭。張皇六師者。此李沆之所以深不願真宗皇帝之與口和親也。况南北角立之時。而廢兵以情人心。使之安於忘君父之大警。而置中國于度外。徒以便妄庸之人。則執事者之失策亦甚矣。陛下何不問大義。而慨然與口絕也。貶損乘輿。却御正殿。痛自克責。誓必復讐。以勵羣臣。以振天下之氣。以動中原之心。雖未出兵。而人心不敢惰矣。東西馳騁。而人才出矣。盈虛相補。而兵食見矣。狂妄之辭。不攻而自息。懦庸之夫。不却而自退。縮矣。常有度外之士起。而惟陛下之所欲用矣。是雲合響應之勢。而非可安坐而致也。臣請爲陛下陳國家立國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略。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伏惟陛下試幸聽之。此段解如來。明情。上孝五唐自肅代以後。上失其柄。而藩鎮自相雄長。擅其土地。人民用其甲兵財賦。官爵惟其所命。而人才亦各盡心於其所事。卒以成君弱臣強。正統收易之禍。藝祖皇帝一興而四方次第平。藩鎮拱手以趨。約束使列郡各得自達于京師。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而兵各歸于郡。朝廷以一紙下郡國。如臂之使指。無有留難。自管庫微職。必仰於朝廷。而天下之勢一矣。故京師常宿重兵以爲固。而郡國亦各有禁軍。無非天子所以自守其地也。兵皆天子

之兵。財皆天子之財。官皆天子之官。民皆天子之民。紀綱總攝。法令明備。郡縣不得以一事自專也。士以尺度而取官。以資格而進。不求度外之奇才。不慕絕世之偉功。天子早夜憂勤于上。以禮義廉恥。嬰士大夫之心。以仁義公恕。厚斯民之生。舉天下皆由于規矩準繩之中。而二百年太平之基。從此而立。然夷狄遂得以猖狂恣睢。與中國抗衡。儼然爲南北兩朝。而頭目手足。混然無別。微漚淵一戰。則中國之勢浸微。根本雖厚而不可立矣。故慶曆增幣之事。富弼以爲朝廷之大恥。而終身不敢自論其勞。蓋夷狄征令自主上之操也。天子供貢。是臣下之禮也。夷狄之所以卒勝中國。有甚于此。立國之初。其勢故必至此。故我祖宗常嚴廟堂。而尊大臣。寬郡縣。而重守令。於文法之內。未嘗挺困天下之富商巨室。於格律之外。有以容獎天下之英偉奇傑。皆所以助立國之勢。而爲不虞之備也。慶曆諸臣。亦嘗憤中國之勢不振矣。而其大要則使羣臣爭進其說。更法易令。而廟堂輕矣。嚴按察之權。邀功生事。而郡縣又輕矣。豈惟於立國之勢無所助。又從而股削之。雖微章得象陳執中。以排沮其事。亦安得而不自沮哉。獨其破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勸農桑。務寬大。爲有合於因革之宜。而其大要已非矣。此所以不能洗夷狄平視中國之恥。

而卒發神宗皇帝之大憤也。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說。首合
聖意。而其實則欲藉天下之兵。盡歸于朝廷。別行教閱。以
爲強也。括郡縣之利。盡入于朝廷。別行封格。以爲富也。青
苗之政。惟恐富民之不困也。均輸之法。惟恐商賈之不振
也。罪無大小。動輒興獄。而士大夫緘口畏事矣。西北兩邊
至使大臣經畫。而豪傑恥於爲役矣。徒使神宗皇帝見兵
財之數既多。銳然南征北伐。卒乖聖意。而天下之勢。實未
嘗振也。彼蓋不知朝廷立國之勢。正忠文爲之太密。事權
之太分。郡縣太輕。而委瑣不足恃。兵財太關於上。而重遲
不易。舉祖宗惟用前四者。以助其勢。而安石竭之不遺餘
力。不知立國之本末者。真不足以謀國也。元祐紹聖一反
一覆。而卒爲夷狄侵侮之資。尚何望其振中國以威夷狄
哉。南渡以來。大抵遵祖宗之舊。雖微有因革增損。不足爲
輕重有無。如趙鼎諸臣。固已不究變通之理。而尤秦檜盡
取而沮毀之。忍恥事讐。飾太平於一隅。以爲欺。其罪可勝
錄哉。陛下憤王業之屈於一隅。勵志復讐。而不免籍天下
之兵。以爲強。括郡縣之利。以爲富。加惠百姓。而富人無五
年之積。不重征稅。而大商無百萬之藏。國勢日以困竭。臣
恐尺籍之兵。府庫之財。不足以支一旦之用也。陛下早朝
晏罷。以與中興日月之功。而以繩墨取人。以文法蒞事。聖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疏

五

上孝

斷。裁制中外。而大臣充位。有吏奉行條令。而百司悉責人
才。日以開茸。臣恐程文之士。責將之官。不足以當度外之
用也。藝祖皇帝。經畫天下之大略。太宗皇帝。已不能盡用
臣不敢盡具之紙墨。今其遺意。豈無望於陛下也。陛下苟
推原其意而行之。可以開社稷數百年之基。而況於復故
物乎。不然。維持之具既窮。臣恐祖宗之積累。亦不足恃也。
陛下試幸令臣畢陳於前。則今日大有爲之略。必知所處
矣。夫吳蜀天地之偏氣也。錢塘又吳之一隅也。當唐之衰。
而錢鏐以閭巷之雄。起王其地。自以不能獨立。當朝事。中
國以爲重。及我宋受命。似以其家入京師。而自獻其土。故
錢塘終始五代。被兵最少。而二百年之間。人物日以繁盛。
遂甲於東南。及建炎紹興之間。爲六飛所駐之地。當時論
者。固已疑其不可以張形勢。而事恢復矣。秦檜又從而備
百司庶府。以講禮樂于其中。其風俗固已華靡。士大夫又
從而治園囿臺榭。以樂其生於干戈之餘。上下宴安。而錢
塘爲樂國矣。一隙之地。本不足以容萬乘而鎮壓且五十
年山川之氣。蓋亦發泄而無餘矣。故穀粟桑麻絲枲之利。
盡耗於一歲。禽獸魚鼈草木之生。日微。十一日。而上下不
以爲異也。公卿將相。大抵多江浙閩蜀之人。而人才亦日
以凡下。場屋之士。以十萬數。而文墨小異。已足以稱雄於

金華文集

卷之十四

書疏

五

上孝

其間矣。陛下據錢塘已耗之氣。用關浙日衰之士。而欲東。南。習。安。脆。弱。之。衆。北。向。以。爭。中。原。臣。是。以。知。其。難。也。荆。襄。之。地。在。春。秋。時。楚。用。以。虎。視。齊。晉。而。齊。晉。不。能。屈。也。及。戰。國。之。際。獨。能。與。秦。爭。帝。其。後。三。百。餘。年。而。光。武。起。于。南。陽。同。時。共。事。往。往。多。南。陽。故。人。又。二。百。餘。年。遂。爲。三。國。交。據。之。地。諸。葛。亮。由。此。起。輔。先。主。荆。楚。之。士。從。之。如。雲。而。漢。氏。頓。以。復。存。於。蜀。周。瑜。魯。肅。呂。蒙。陸。遜。陸。抗。鄧。艾。羊。祜。皆。以。其。地。顯。名。又。百。餘。年。而。晉。士。南。渡。荆。襄。常。雄。于。東。南。往。往。倚。以。爲。強。梁。竟。以。此。代。齊。及。其。氣。發。泄。無。餘。而。隋。唐。以。來。遂。爲。偏。方。下。州。五。代。之。際。高。氏。獨。常。臣。事。諸。國。本。朝。二。百。年。之。間。降。爲。荒。落。之。邦。北。道。許。汝。民。居。稀。少。土。產。瘠。薄。人。才。之。能。通。姓。名。於。上。國。者。若。星。辰。之。相。望。况。至。於。建。炎。紹。興。之。際。羣。盜。出。沒。于。其。間。而。被。禍。尤。極。以。迄。于。今。雖。南。北。分。畫。交。據。往。往。又。置。於。不。足。用。民。食。無。所。從。出。而。兵。不。可。由。此。而。進。議。者。或。以。爲。憂。而。不。知。其。勢。之。足。用。也。其。地。雖。要。爲。偏。方。然。未。有。偏。方。之。氣。五。六。百。年。而。不。發。泄。者。况。其。陳。通。吳。會。西。連。巴。蜀。南。極。湖。湘。北。控。關。洛。左。右。伸。縮。皆。足。爲。進。取。之。機。今。誠。能。開。鑿。其。地。流。灌。其。人。以。發。泄。其。氣。而。用。之。使。足。以。接。關。洛。之。氣。則。可。以。爭。衡。于。中。國。矣。是。亦。形。勢。消。長。之。常。數。也。陛。下。慨。然。移。都。建。業。百。計。應。府。皆。從。

草創軍國之儀。皆從簡略。又作行宮於武昌。以示不敢寧居之意。常以江淮之師。爲口人侵軼之備。而精擇一人之沈鸞。有謀。開豁無他者。委以荆襄之任。寬其文法。聽其廢置。撫摩振厲。於三數年之間。則國家之勢成矣。至於相時弛張。以就形勢者。有非書之所能盡載也。石晉失盧龍一。道。以成開運之禍。蓋丙午丁未歲也。明年藝祖皇帝始從郭太祖征伐。卒以平定天下。其後契丹以甲辰敗於澶淵。而丁未戊申之間。真宗皇帝東封西祀。以告太平。蓋本廟極盛之時也。又六十年而神宗皇帝。實以丁未歲即位。國家之事。於是變矣。又六十年而丙午丁未。遂爲靖康之禍。天獨啓陛下於是年。而又啓陛下以北向復讐之志。今者去丙午丁未。近在十年間爾。天道六十年一變。陛下可不有以應其變乎。此誠今日大有爲之機。不可苟安以玩歲月也。臣不佞。自少有馳驅四方之志。常欲求天下豪傑之士。而與之論今日之大計。蓋嘗數至行都。而人物如林。其論皆不足以起人意。臣是以知陛下大有爲之志孤矣。辛卯壬辰之間。始退而窮天地造化之初。攷古今沿革之變。以推極皇帝王伯之道。而得漢魏晉唐長短之由。天人之際。昭昭然可察而知也。始悟今世之儒士。自以爲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痒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

父之讐而方低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爲之性命乎。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臣於是服陛下之仁。又悟今世之才臣自以爲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揚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陛下察之而不敢盡用。臣於是服陛下之明。陛下厲志復讐足以對天命篤於仁愛足以結民心而又仁明足以臨照羣臣一偏之論此百代之英主也。今乃黜委庸人籠絡小儒以遷延大有爲之歲月臣不勝憤悱是以忘其賤而獻其愚陛下誠令臣畢陳於前豈惟臣區區之顧將天地之神祖宗之靈實與問之千古天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美

上孝十二

此實質經略中原之策王丞相准故抑之不復召對真堪惋惜阮震噴

天命人心是一篇大旨絕通和所以激厲人心都建業治武昌乘其氣之既衰乘其氣之將泄所以承天命文如黃河落天萬里東注使人味其首尾然而節節關鎖妙在結語卽起語殆深得孟子行文之秘者矣崇炳

戊申再上孝宗皇帝書

陳亮

臣聞有非常之人然後可以建非常之功求非常之功而用常才出常計舉常事以應之者不待智者而後知其不濟也前史有言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英豪豈樂於驚世駭俗哉蓋不有以新天下之耳目易斯民之志慮則吾之所求亦泛泛焉而已耳皇天全付予有家而半沒于夷此段言當以復讐爲志命東宮無事狄此君天下者之所當恥者春秋許九世復讐而再世則不問此爲人後嗣者之所當憤也中國聖賢之所建置而悉淪於左推此英雄豪傑之所當同以爲病也秦檜以和誤國二十餘年而天下之氣索然而無餘矣陛下慨然有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美

上孝十二

年不必試以事也。故東宮不敢安。而陛下亦知其難矣。陛下何不於此時。命東宮爲撫軍大將軍。歲巡建業。使之兼統諸司。盡護諸將。置長史司馬。以專其勢。而陛下於宅憂之餘。運用人才。均調天下。以應無窮之變。此肅宗所以命廣平王之故事也。兵雖未出。而聖意振動天下之英雄豪傑。靡然知所向矣。天下知所向。則吾之馳驅運動。亦有所憑藉矣。臣請爲陛下論天下之形勢。而後知江南之不必憂和議之不必守。口人之不足畏。而書生之論不足憑也。此段論宋之形勢。可恃以堅其德。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宋

戊申二

北則有重湖沮洳。而松江震澤。橫亘其前。雖有戎馬百萬。何所用之。此錢鏐所恃以爲安。而國家六十年都之而無外憂者也。獨海道可以徑達吳會。而海道之險。吳兒習所。得者之所畏。口人能以輕師而徑至乎。破人家國而止。可用其輕師乎。書生以爲江南不易保者。是真兒女子之論也。臣嘗疑書冊不足憑。故嘗一到京口。建業。登高四望。深識天地設險之意。而古今之論爲未盡也。京口連崗三面。而大江橫陳。江傍極目千里。其勢大略如虎之出穴。而非若穴之藏虎也。昔人以爲京口瀕可飲。兵可用。而北府之兵爲天下雄。蓋其地勢當然而人善用之耳。臣雖不到京

石。其地與京口股肱建業。必有險隘臨前之勢。而非止於斬新自守者也。天豈使南方自限於一江之表。而不使與中國而爲一哉。江傍極目千里。固將使謀夫勇士。得以展布四體。以與中國爭衡者也。韓世忠領兵八萬於山陽。如老熊之當道。而淮東賴以安寢。此守淮東之要法也。天下有變。則長驅而用之耳。若一一欲壅而守之。分兵而據之。出奇設險。如兔之護窟。勢分力弱。反以成戎馬長驅之勢耳。是以二十年間。紛紛獻策。以勞聖慮。而卒無一成。雖成亦不足恃者。不知所以用淮東之勢者也。而書生便以爲長淮不易守者。是亦問道於盲之類耳。自晉之永嘉。以迄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宋

戊申三

于隋之間。皇其在南。則定建業爲都。更六姓而天下分裂者三百餘年。南師之謀北者。不知其幾。北師之謀南者。蓋亦其有數。而南北通和之時。則絕無。而僅有。未聞有如今日之岌岌然。以北方爲可畏。以南方爲可憂。一日不和。則君臣上下。朝不能以謀夕也。罪在于書生之不識形勢。併與夫逆順曲直而忘之耳。高宗皇帝於口有父兄之仇。生不能以報之。則死必有望於子孫。何忍以升遐之哀。告之仇哉。遺留服謝三使。繼遣金帛寶貨。千兩連發。而口人僅以一使。如臨小邦。聞諸道路。哀祭之辭。寂聊簡慢。義士仁人。痛切心骨。豈以陛下之聖明。智勇而能忍之乎。意者執

事之臣。憂畏萬端。有以誤陛下也。南方之紅女。積尺寸之功於機杼。歲以輸口人。固已不勝其痛矣。金寶之出於山澤者有限。而輸諸口人者無窮。十數年後。豈不遂就盡哉。陛下何不翻然思手足之倒置。尋卽位之初心。大泄而一用之。以與天下更始乎。未聞以數千里之地而畏人者也。劉淵石勒石虎符堅。皆夷口之雄。曾不能以終其世。而阿骨打之興。於今僅八十年。中原塗炭。又六十年矣。父子相夷之禍。具在眼中。而方畏其爲南方之患。豈不誤哉。陛下倘以大義爲當。正撫軍之言爲可行。則當先經理建業。而後使臨之。今之建業。非昔之建業也。臣嘗登石頭鐘阜而望今也。直在沙嘴之傍耳。鍾阜之支隴隱隱而下。今行宮據其平處。以臨城市。城之前則通山而半絕焉。此必後世之讀山經而相宅者之所定。江南李氏之所爲。非有據高臨下。以乘王氣而用之之意也。本朝以至仁平天下。不恃險以爲固。而與天下共守之。故因而不廢耳。臣嘗問之鍾阜之僧。亦能言臺城在鍾阜之側。大司馬門適當在今馬軍新營之傍耳。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固。西城石頭以爲重。帶元武湖以爲險。擁秦淮清溪以爲阻。是以王氣可乘而運動如意。若如今城則費侯景數日之力耳。曹彬之登長干。兀術之上雨花臺。皆俯瞰城市。雖一飛鳥不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李

戊申

能逃也。臣又嘗問之守臣。以爲今城不必改作。若上有北方之志。則此直記路焉耳。臣疑其言雖大。而實未切也。據其地而命將出師。以謀中國。不使之乘王年而有爲。雖若目前經營之勞。烏知其異口不垂得而復失哉。縱今歲未爲北舉之謀。而爲經理建康之計。以震動天下。而與口絕陛下卽位之初志。亦庶幾於少伸矣。第非常之事。非可與常人謀也。陛下卽位之初。喜怒哀樂。是非好惡。繳然如日月之在天。雷動風行。天下方如草之偃。惟其或失之大快。故書生得拘文執法以議其後。而其真有志者。私自奮勵以求稱聖意之所在。則陛下或末之知也。陛下見天下之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疏

李

戊申

用此哉。夫喜怒哀樂愛惡人主之所以鼓動天下而用之之具也。而皇極之所謂無作者。不使加意于其間耳。豈欲如老莊所謂槁木死灰。與天下爲嬰兒。而後爲至治之極哉。陛下二十七年之間。遵養時晦。示天下以樂其有親。而天下歸其孝。行三年之喪。一誠不變。示天下以哀而從禮。而天下服其義。陛下以一身之哀樂。而鼓天下以從之。其驗如影響矣。乙巳丙午之間。口人非無變故。而陛下不獨不形諸喜。而亦不泄諸機密之臣。近者非常之變。口人累于奉慰。而陛下不獨不形諸怒。而亦不密其簡慢之文。陛下不以喜示天下。而天下惡知機會之可乘。陛下不以怒示天下。而天下惡知讎敵之不可安。集其喜怒以動天下之機。而欲事功之自成。是閉目而欲行也。小臣之得對陛下。下有卓然知其才者。外臣之奉公陛下。有隱然念其忠者。而已用者旋去。既去者無路以自進。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愛也。大臣之天權。陛下既知其有塞路者。議人之多私。陛下既知其有同我者。而去之。常恐傷其意。發之惟恐其悵悵而不滿。是陛下不得而示天下以惡也。陛下翻然思卽位之初心。豈知其今日至此乎。臣猶爲陛下悵念於既往。而天生英雄。豈使其終老而不濟乎。長江大河。一瀉千里。苟得非常之人以共之。則電掃六合。非難致之事也。

本朝以儒道治天下。以格律守天下。而天下之人。知經義之爲常程。科舉之爲正路。法不得自議其私人。不得自用其智。而二百年之太平。由此而出也。至於艱難變故之際。書生之智。知識論之當正。而不知事功之爲何物。知節義之當守。而不知形勢之爲何用。宛轉於文法之中。而無一人能自拔者。陛下雖欲得非常之人。以共斯世。而天下有誰肯信乎。臣於戊戌之春。正月丁巳。嘗極論宗廟社稷大計。陛下亦慨然有感於其言。而卒不得一望清光。以布露其區區之誠。非廷臣之盡皆見惡。亦其勢然耳。臣今者非以其言之小驗。而再冒萬死。以自陳實。以宗廟社稷之大計。不得不決於斯焉也。陛下用其言。怒哀樂愛惡之權。以鼓勸天下。使如臣者得借方寸之地。以終前書之所言。而附寸名於竹帛之間。不使與禹笑人寂寂。而陛下得以發其雄心。英畧。以與四海才臣智士共之。天生英雄。殆不偶然而帝王自有真。非區區小智所可附會也。下冒天威。罪當萬死。

觀其氣象。直有併吞六合。囊括四海之意。豈但封狼居胥而已也。衛霍能爲。未必能言宋人雄於文而弱於勢。母乃精神盡洩於論議。而無復留餘乎。崇炳

上孝宗皇帝救父兄書

呂皓

臣聞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此士君子之所不能免。而王法之所宜宥也。父兄之難。而不能以死救。此天地之所不容。而王法之所宜誅也。宜宥而不獲宥。宜誅而不及誅。是雖匹夫之幸不幸。猶螻蟻之自生自死于天地之間。固無損于造化之功也。匹夫之不獲。尚足爲至治之累。自昔聖人在上。蓋甚憂之。凡下民之微。有一不平。而義激乎其中。莫不使之朝聞而暮達。不啻如家人之相與以情通焉。嗚呼。父子兄弟之際。天下之至情也。以不獲宥爲不幸。而自幸其不及誅。揆之常情。猶不能以自安。況夫至情所在。渾然一體。無所間斷。庸可以幸不幸爲區別。坐視而弗之救。畏一死之輕。而廢大義之重。不一仰叩天關。以庶幾一悟。而甘自投于不孝之域也耶。臣妾之永康人。世脩儒業。而未有顯者。於是臣父繼臣之兄。與臣官學于外。以從四方之士遊。而求光其先業焉。中間郡縣早饑。相仍聖意軫念赤子。無以爲生也。降詔捐俸。勸諭富室。出粟以賑之。臣父慨然動心。令臣首出應命。既而朝廷雖特授臣以一官。然臣不佞。自少稍有立志。不忍假父之貲。以食君之祿。于茲三年矣。去年之冬。復從羣士貢于禮部。未能以遂其志。而仇人怨家。所競不滿百錢。至誣臣之兄以叛逆。誣臣之父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

上

以殺人。叛逆天下之大愆也。殺人天下之元惡也。非至株寺終不能自明。一門父子。既械係而極囹圄之苦。獄告具而無纖芥之實。卒從吏議。以數年酒後戲言。而重臣兄之罪。搜抉微文。以家人共犯。而坐臣父之罪。夫酒後果有一二戲言。而豈有異意。此所謂言動之過。而非故爲之者也。深山窮谷之中。華門主寶之戲言。而至上竇九重之尊。則幾于失朝廷之體矣。且怨仇告訐之情。累歲不可知之事。所不應治也。有司今獨受而窮究之。則幾于長告訐之風矣。子實有罪。則子受之。固也。搜抉微文。以致其父。則忠厚之意。亦少損矣。昔漢女緹縈上書。自乞爲官婢。以贖父罪。猶足以感動文帝之聽。臣不佞亦嘗聞義矣。父兄不幸。誤入于罪。而有司一攷之以法。則上以失朝廷之體。下以長告訐之風。而損忠厚之意。所關若是其大也。乃不能乘是略出一言。以動天聽。寧不愧死于一女子乎。臣重念上之求仕于時也。亦將以行其志云耳。今日閉門處履之基。卽異日朝廷設施之驗也。平居父兄落難。乃庸懦顧惜。不能自出死力而哀救之。是無父也。天下豈有無父之子。可以受君之爵。食君之祿。而立乎人之本朝哉。臣願納此一官以贖父罪。而甘以末技自鬻于場屋之間。毋寧冒此一官以爲無父之子。而無所容于聖明之世。倘陛下哀矜其志。

金華文畧

卷之十四

書

上

而獨從其請。則臣區區之志願足矣。子弟之義。庶乎其無負矣。然豈惟臣父子一門之私恩而已哉。苟以爲國家自有定法。雖子不能以及父。遂置之而不問。是非陛下之聖明。有虧于漢之文帝。實臣之不肖。有愧于一女子。而不足以盡感動之情也。則惟有先父兄而死耳。復何所憾哉。干冒天威。罪當萬死。

情真詞楚。宜其動主聽。得免父兄於大獄也。阮霞嶼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書

三

上

金華文舉卷之十五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粹

正學思臣

蘭谿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疏

薦合浦太守孟嘗疏

楊喬

桓帝時。尚書同郡楊喬上書薦嘗曰。臣前後七表言故合浦太守孟嘗。而身輕言微。終不蒙察。區區破心。徒然而已。嘗安仁弘義。耽樂道德。清行出俗。能幹絕郡。前更守宰。移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一

薦合

風改政。去珠復還。饑民蒙活。且南海多珍。財產易積。掌握之內。價盈兼金。而嘗單身謝病。躬耕墾次。匿景藏采。不揚華藻。實羽翮之美用。非徒腹背之毛也。而沉淪草莽。好爵莫及。廊廟之寶。棄於溝渠。且年歲有訖。桑榆行盡。而忠貞之節。永謝聖時。臣誠傷心。私用流涕。夫物以遠至爲珍。士以稀見爲貴。榮木朽株。爲萬乘用者。左右爲之容耳。王者取士。宏拔衆之所貴。臣以斗筭之姿。趨日月之側。思立微節。不敢苟私。鄉曲竊感。倉息亡身。進賢如珪如璋。存此一作。聊見兩漢風味。唐正學

上高宗第十五疏

宗澤

臣聞范仲淹有云。天下有二黨。一曰危言危行。一曰遜言遜行。天下治亂。在二者勝負耳。大抵危言危行。欲致君於無過耳。遜言遜行之徒。阿諛曲折。苟合逢迎。天下豈有不亂乎。今之士大夫。志氣每下。議論卑汚。官尊則持祿保寵。位下則便文自營。曾不爲陛下思祖宗二百年一統基業。失之可恤也。亦不爲陛下思父母兄弟與后妃。天眷蒙塵。沙漠翹望救援也。又不爲陛下思祖宗園陵寢廟爲賊所據。今年寒食節。未有祭享之地也。又不爲陛下思京師天下根本。宗廟朝廷百官有司倉庫餼然如舊。將成棄置也。又不爲陛下思河北河東京東京西陝右淮甸百億萬生靈。遭罹劫掠殘破之苦也。朝暮進育。但思泛舟冒險。南幸湖外耳。此奸邪之謀也。一爲賊口方便之計。二爲奸邪親屬皆已泯置在南。故於變則大計不復仰贊也。於呼。遜言遜行之黨。推天下於亂。乃至於此。孔子所謂指鹿失之。無所不至。正此類也。臣夙夜痛心。瀝竭愚衷。爲陛下保護京城。上請回鑾。至十餘疏。而知危言危行。雖累所不容。猶不能自己也。陛下若不早回九重。則天下何有定止哉。臣不勝痛念。激切。兩噴天聽。

公諸疏無一不宜存。而此僅數一二。然天壤間日星河岳。何一非公忠義之所噴薄耶。阮復識。

建炎元年奏

宗澤

臣伏見我國家承平幾二百年。數世戴白之老。不識兵革。上下恬嬉。猶夷度日。不復以權謀戰爭爲念。乃以賊口誕謾爲可憑信。朝廷恬視不少置疑。不惟不會敵人坐作進退。擊刺挽射之伎。俾嚴攻討。其間有實欲買勇。思敵所佩之人。士大夫不以爲狂。則以爲妄。因循苟且。以致賊口顛越不恭。遂有前日之禍。臣不勝憤恨。然茲非賊口之能也。皆由亡誠實之士。鼓唱驕逸。率以敘述逃避。曲辱不耻。爲智爲勇耳。萬一有慷慨論列。則掩耳不聽。別造佞說。以相浮動。茲無他。大抵只欲助賊張皇聲勢。直爲我祖宗一統基業。更不當顧惜。直兩手分付與賊口耳。嗟乎。何不忠不義之甚也。臣每思念涕泗交下。繼之以血。此天地神明之所昭鑒。臣恭惟淵聖皇帝靖康之初。信此和議。俾賊大獲而歸。去冬與今春。以賊口猖獗。大臣柔邪。諛佞。蓄縮畏避者。不敢畧有抗拒語。但詭譎爲誠實。包藏爲智謀。賊歟爲沉。遂致二聖蒙塵。后妃親王。與無辜之人。流離北去。想陛下龍潛濟寧。嘗親聞見。張邦昌取南仲輩所爲也。陛下入繼大統。卽將前主和議者。置之獄外。使天下冤抑之氣。一一舒快。自後臣竊聞陛下自與二三大臣。論思講畫。必欲大雪我廟朝之耻。激厲本伍。勸率義士。俾思勤絕。以正

夷夏不意陛下復聽奸邪之語。又浸漸望和。迂回曲折。爲退走計。臣願陛下試一思之。陛下初陞位。何故以講和爲非。遂當時議臣。陛下近日。又何故只信憑奸邪。與賊口爲他日之誓。營繕金陵。迎奉元祐太后。仍遣省官。迎奉太廟木主。棄河東河西北。京東京西淮南陝右七路千百萬生靈如糞壤草芥。畧不顧恤。比賊口遣奸狡小醜。假作使僞楚爲名。來覘我大宋虛實。臣諫如是。因納諫與留守范納乞收賦口奉使之入。置之牢狴。奏取朝廷指揮。庶激軍民士庶懷寃之心。仰肯力戰。仰贊陛下再造王室中興大宋基業之意。今却令遷置別館。優加待遇。臣奉此詔命。憂思涕泣。心欲折死。不知二三大臣。何爲於賊口情款。如是之厚。而於我國家訂議如是之薄。臣每思京師人情物價。漸如我祖宗時。若變駕一歸。則再造之功。與中興之烈。必赫奕宏大。跨商周而越漢唐矣。何奸邪之臣。尚徃和議。皇惑聖聰。伏望陛下察之。臣之機愚。不敢奉詔。以彰國弱。此我大宋興衰治亂之機也。臣願陛下思之。陛下果以臣言爲狂。願盡賜戮。投之瘴烟遠惡之地。以快奸邪賊臣之心。不勝痛憤激切之至。臣藉漢關下。以俟誅戮。徽欽之變。車土同仇。注黃諸賊。罪通於天。公此疏當與日月並懸霄漢。阮質頓首。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四

建炎三年

論治道人材疏

鄭剛中

臣聞人主未嘗不欲求言。嘗患言之難聽。論事者未嘗不欲言之行。嘗患言之難入。漢文帝謂張敖之曰。早之毋甚。高論令人可行也。後世學者多指以過文帝。謂其不能抗志遠大。而限言者以卑少也。嗚呼。甚高之論。詎可聽哉。大不觀時。小不揆事。既而之說。縱之於三皇五帝之上。而濟用之實。常若玉卮之無當。是果何益。文帝戒釋之。未爲過也。雖然。文帝何不要釋之以至當之論。而雅意欲其卑乎。此不爲無過。夫高與卑。不相侔矣。高雖不可縱。卑固不可溺。天下之理。一溺於卑。則事功衰靡。流弊不勝言。其失視甚高論者。尤不啻也。人主之聽言。人臣之論事。使其上不縱爲甚。高下不溺於太卑。常守至當之論。以一天下之趨向。則亦何患乎言之難聽。難入哉。故臣常謂論治道。必歸於平。論人材。必歸於恕。論治道。歸於平者。非謂見小利。忌遠害也。見小利。忌遠害。則陋而已矣。今恐務虛名者。不得成食奇功者。多後患。與其相夸以所難。相靡而無實。曷若因時順勢。相與守吾可行之道。敦本節用。脩禮正名。未起者加工。未備者加飭。常使上正而下自服。內治而外自賓。如是。則所以求治道者。不其平乎。至若廢紀綱而不脩。傷名節而不勵。謂爲遠而不肯行。謂爲重而不復舉。茲又人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五

論治

君之所宜勉也。論人材歸於恕者。非爲以小人問君子也。以小人問君子。則難而已矣。今恐卓犖不可以世有。復契不可以並得。與其捨近慕遠。異世而須才。曷若磨礪砥礪。觀其心術之邪正。苟不至畔道而害治。則自可量才而使。因能而任。常使效知無不及之事。陳力無不勝之誅。如是則所以待人材者。不其恕乎。至若倚忠爲奸。益名欺世。無能爲而可以害吾之有爲。託能言而有以搖吾之國是者。茲又人君之所當去也。論治道歸於平。論人材歸於恕。此所謂至當之論。可以一天下之趨向者。惜乎文帝獨不以是而要釋之也。恭惟陛下。體乾坤覆載之德。廓山藪包容之量。則祖宗昔疏通耳目。容納臺諫。故卽位以來。加惠言事之官。雖衆智畢陳。未必有裨于萬一。而開懷屈意。舜禹不能進。持此以濟中興之業。固有餘裕。臣以愚賤之責。誤蒙器使。未知所以報厚恩者。然考之歷古。其能隨事啓沃。開陳主意者。固自有數條。非高而誕。漫適足以起世主之疑。則卑而淺陋。不足以廣上之心志。故其說常齟齬而。不合區區淺陋之愚。尚庶幾于犬馬之自竭。乞憐而赦之。名言爲論所謂有用之學。阮頌

金華文畧

卷之二十一

疏

六

論治

諫議和疏

鄭剛中

臣准樞密院劄子。備奉聖旨。節文。以梓宮未還。母后在遠。陵寢宮闕。兄弟宗族之故。欲屈已就和。今在廷侍從臺諫官之臣。詳思所宜條奏來上。臣伏讀流涕。仰見陛下孝友格天。戎口收意。事雖可喜。可疑。至于屈已之言。則臣子所不忍聞也。且國家南渡以來。閭閻險阻。寒心銷志。僅能自立。謂今日可與口爭者。非癡則愚。又况口遣使休兵。我何辭曰用兵。口曰通和。我何辭曰立敵。口曰奉梓宮母后還。我何辭曰不欲。聽其甘言。領其善意。少降辭氣。以就和議。勢有不可已者。然陛下詔羣臣以屈已。則臣所未詳。夫屈已之事。非一端也。前世固有奉子女者。有供金帛者。有割地者。有北面而稱臣者。皆上爲宗社。下爲生靈。不得已而爲之。今國家之千金口土地。爲其所據。金帛子女。爲其所取。崇高之號。亦嘗自貶而臣稱之。屈已至矣。不知此外。又將何如其屈也。父子之間。所尊者孝。君臣之間。所本者忠。陛下欲爲親屈此孝也。安能使天下皆忘陛下而廢忠乎。上而士大夫。下而國人。衆而三軍士卒。方同心而上戴有。如口使狂悖過一縣。則欲使縣令拜過一鄉。則欲使郡守拜至中都。又妄有所欲。則是傳一國。歟。自北撫定。而南非。通和也。人皆肯從乎。國人之情。士大夫之情也。陛下詢士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七

諫議

大夫則見國人之情矣。至于三軍士卒之情。亦即此而可。上陛下倘未以為信。試呼一二大將問之。彼不至為耶瓊。必不幸三軍而屈膝也。士大夫之情不得順。小則去。大則其身死而已矣。三軍之情不得順。則事有不待臣言者。夫強敵之奉命至境。而吾軍民順從者半。不從者半。使者昭愕相顧。觸藩而返。則結仇造怨。益不淺淺。曷若卑辭報使者曰。江南雖小。要自各有君臨。以小事大。稱臣可也。獨難行之禮。無以塞大國之責。弗辱顧憐。則是吾之誠意。不足以感動大國。而上天終未至悔禍。末如之何也已。然後督厲將士。謹備不虞。江外塵起。則上下協心。再修甲寅之役。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八

謝遜

臣恐口人便不能越長江如坦途也。雖然臣有一焉。陛下如欲謝使者。必先呼集大將。令各以近上統制官數人。同定此議。陛下誠開心諒之。曰。強口邀我以難行之禮。汝輩其許之乎。則可許。則後日口再封一函紙。又甚于此。計將安在。謂不可許。則有邊陲之傲。孰為吾當之。彼如慷慨垂泣。各願效死。則長江之氣。已增十倍。謝使者何憚。臣不敢遽引前代為可觀之文。直以存亡禍福之幾。係于今日。若為陛下言其梗槩。愚陋不足以奉承明詔。臣果當萬歲。諸語刺人。期處此萬不失一之論。何嘗時量不用。可為猶與流涕者此也。阮黃嶺

論守法任怨疏

鄭剛中

說者謂有陽而無陰。不可以成歲功。有德而無刑。不可以成政事。臣常惑之。今試使一人持刻薄之說。勸人主為苛察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為法家者流。是欲置天下於澆疵。怨謗之地。不可聽也。又使一人持寬大之說。勸人主為姑息之政。則有識者必指為敗法之人。是欲置天下於委靡不振之域。亦不可聽也。臣反覆計慮。而後得其說。蓋寬仁者。人主之道。持法者。臣下之職。二者不可易也。人主與天地同德。惟高明博厚。然後公公私私。有生能言之類。各足其欲。至於百官有司。則法之所在。猶四時之氣。推行造化。可生則生。可長則長。可肅則肅。可殺則殺。予奪之間。不可有毫釐之謬。惟使生有之恩。歸於上。法度之章。謹於下。四海之內。戴君父之德。而畏有司之嚴。然後朝廷尊而政事修矣。恭惟祖宗以懷悌之風。為五代之最。陛下以澤潤之德。救百六之滄炭。累聖相承。而後一軌大君之道。咸不然而得之。考其忠厚之極。則無如仁宗皇帝之時。慈惠之盛。然如春風者幾五十載。覆載之功。不為不大。然所謂度者。未嘗弛也。內之朝廷。外之郡縣。有人犯一非義。則守必劾。監司必按。臺諫必言。以至一官者之干奪。一刑之輕重。一錢穀之出入。有司各守其法。以爭之。不得於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九

論守

法雖力疆勢重不敢有微幸之望。小大同心共以身任之。而不顧天下。惟見人主簡易優游。坐收寬仁之名。而天下亦無敢為非者。此祖宗與三代同治古之道也。至陛下臨御以來。寬仁愛物之心。於古有光。而臣下持法之心。頗與古異。大率有司皆不肯以身任怨。責縣有罪。郡守不敢劾。留以俟監司。守有過。監司不敢按。留以俟臺諫。某事於法不可行也。郡守問於監司。監司問六部。六部問朝廷。朝廷作聖旨。罷之。某事於法不可得也。郡守請於監司。監司請六部。六部請朝廷。朝廷作聖旨。奪之。積日累月。罷之。奪之。皆自一人出。而百官有司無一拂戾人情者。苛察之怨。日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十

論守

漸歸於上。姑息之恩。各欲歸於已。此豈善風俗持久之道乎。諸葛孔明曰。寵之以位。位極則廢。順之以恩。恩極則慢。是故吾繩之以法。法行則知恩。善乎其能行也。蓋法者。百王相授之具。上下守之。而皆出於無心。惟使寬者曠蕩之。澤時出於人主。則天下皆若履秋霜之嚴。而知有春陽之暖。豈不偉歟。臯陶為士。將殺人。堯曰。宥之三。臯陶曰。教之。三。夫臯陶豈不知將順之美。以謂宥罪者人君之恩。至有司則奉法而已。不知其他也。此後世所以樂免有刑之寬。而畏臯陶執法之嚴。臣願陛下戒嚴臣吏。各使持職奉法。凡千奉之際。自有成書。無大疑難者。不得互相推遷。其失

職廢法。全身避怨者。咸按督之。常使紀綱持循。賞罰明信。不廢法度。而陛下寬厚之仁。泊然與覆載同功。俾天下獨知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則生靈幸甚。

錢穀問計臣。刑名問法吏。宰相猶不得侵奪所司。職守矧人君乎。此論千秋不易。非但教弊一時也。唐正位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十

論守

競攫錦繡。漫不知船舵之省。弓矢之禦。彼其正事。施奪名。費賈禍。如蛾赴火。如魚遊釜。而身而家奚卹。如天下何。孟軻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然中原苦黠口。如墜塗炭。畏強戰。如畏虎狼。望仁義之師。如饑渴之須飲食。苟中國之政率正矣。則歸者如市。英豪誰敢不服。其機一轉。手間耳。願明詔大臣。以正己之道。正人。憂家之慮。憂國。斥逐邪佞。親邇忠直。守廉隅者。臨民。閱詩書者。總戎。以弭汚虐之風。以係軍民之心。以消僭叛之萌。庶幾致安于已危。迓治于將亂。不然。厝火積薪。噬臍無及。

方寸之間。五嶽舉。起陳義感激。蓋不徒閭閻。局戶較是。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三

疏

非於紙墨間爲儒者也

論天下之勢當轉弱爲強

喬行簡

臣竊謂今天下之勢。至是極矣。國用殫乏。而無餘。糧餉踴貴。而難辦。楮價日損。而耗提無其策。流民很多。而賑恤無其具。上則雨暘不時。而人苦於艱食。下則湖沙爲災。而水逼於都城。內則有盜賊竊發之虞。外則有夷狄侵軼之患。舉天下之事。無一之不可憂。陛下每於治朝言之。而玉色不康。臣輩每恨振起無計。而隱憂度日。然今日之大勢。固弱矣。整頓固難矣。苟能不以爲難。且弱而勉強行道。如董仲舒之所云。則事猶可爲。勢猶可轉。不過於飭吾身。修用吾人才。振吾紀綱。必吾賞罰。信吾命令。以臨其政。使萬務整齊。而有條焉。日雖照。而收觀則外之氣勢。雖未能遠強。而內之政事。則已能修舉。將自有隱然不可犯之威靈。屹然不易搖之根本矣。若徒見目前富貴崇高之可尊。燕安逸樂之可享。侍御便安之如吾意。采色聲香之悅吾心。則是雖能臨事於持。動無過舉。亦止是脂常襲。故用尋常守成之規模。不足以言興起之事。收安強之效也。臣竊以爲陛下當招神改圖。一意奮發。不可執拘繫固滯之見。不可或將順嬌悅之言。不可有懷內之心。不可有苟安之意。不可厭苦澁冷淡之言。不可憚辛勤繁冗之事。要須慷慨特達。不事遷幅。如中興創業人主之所爲。必甲宮室。惡衣服。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南

論天

非飲食如大焉。必不避聲色。不殖貨利。如成湯。必思舊勞。于外不敢荒寧。如商高宗。必日中昃。不遑暇食。如周文王。必內有撥亂之志。側身修行。如周宣王。必衣弋絺。屨革舄。罷露臺。却千里馬。如漢文帝。必屬精更始。綜核名實。考試功能。如漢孝宣。夫如是。然後可頓回衰弱之勢。漸起安強之形。吾之國可以立。而祚可以綿矣。抑又有人所難言者。臣敢不盡為陛下陳之。蓋陛下來自代邸。公卿百官。軍將士民。所期望于陛下者。非其他人主之比。必有以大慰其意。使人起敬起愛。則不至於每每窺動息。輒伸竊議之。聚於其下。此其所關者。至大要。非威驅勢劫之所能回。而所以回之者。則亦不過如臣前所陳等事。而陛下修意行之耳。臣願陛下自今以往。事無大小。內斷諸心。外謀諸大臣。毋牽于左右。諛說之言。毋惑於宮闈私昵之意。當為者毅然為之。不當為者。斷然寢之。或事大體重者。必稽於典。故付之都官。下之朝紳。公共討論。惟是之從。仍勿為輕浮所搖。勿以一人之言。而遽有罷行之事。國論一則。人心定。人心定。則國勢尊。今天下事猶未至于不可為。惟在陛下有以轉移之。臣事陛下多歷年所。今老甚。當思恩肩。臣而不言。誰肯為陛下言者。故敢不以忤怛為嫌。而獲充言之。惟陛下裁幸。老臣謀國之言。字字可勒丹墀。唐正學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五

疏畧 見宋史

葛洪

今之將帥。其才與否。臣不得而盡知。惟忠誠所在。凡為人臣者。斯須所不可離。則不可不以是責之耳。今安居無事。非必奮不顧死。冒水火。蹈白刃。而後為之忠也。第職思其憂。謂之忠。公爾忘私。謂之忠。純實不欺。謂之忠。且拊循士卒。帥之職也。朝廷每嚴格克之禁。獨營運之通。其微之者。至矣。今乃有別為名色。益肆貪黷。視生理之稍豐。而誣以非辜。動輒估籍。權廩給之稍優者。而強以庫務。取辦芻粟。抑配軍需。于拊循何有哉。訓齊戎旅。亦帥之職也。朝廷每嚴點試之法。申階級之令。其微之亦切矣。今顧有教閱視。為具文。坐作僅同兒戲。技勇者不與旌賞。拙懦者未嘗勸懲。士日驕橫。類難役使。于訓齊何有哉。況乃有沉酣聲色之奉。溺意田宅之圖。而不恤國事者矣。又有營營終日。專務納交。書幣往來。道路旁午。而妄希升進者矣。自謂繕治器甲。脩造戰艦。究其實。則飭舊為新而已爾。自謂樽節財用。聲稱美餘。原其自。則剝下罔上而已爾。乞嚴飭將帥。上下振厲。申嚴賞罰。常若有寇至之憂。摩厲振刷。以求更新。亦庶乎其有用矣。

大臣之官。前數語更堪鑒鑑。阮殿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六

劾買似道疏

杜士賢

臣庠序書生。蒙被教育。目擊時艱。情激愚懦。出位言事。陛下容之久矣。臣曩者嘗言丁大全誤國欺君之罪。陛下卽與見之施行。今有罪浮于丁大全者。固宜上激天變。彗出柳宿。明詔賜頒。俾大小之臣。悉意陳言。是又臣得以盡言之秋也。臣伏讀明詔有曰。朝政或闕遺。欺吏治或湮鬱。欺民生或寡遂。欺獄訟或繁冤。欺貪暴或肆毒。欺臣有以仰見陛下敬畏天戒。勤恤民隱。博採人言。此成湯六事自責之旨也。此宣王雲漢遇災而懼之心也。此宋公一言災或退舍之幾也。變不虛生。緣政而起。陛下知致此星變者五

金華本畧

卷之十五

疏

七

劾買

事而不知致此五事之弊者。買似道也。似道雖曰成晚瑣。嫺其實市井浮薄。冒領方面。僥倖成功。歸相五年。欺天罔上。驕恣日甚。措置乖疎。其背理傷道。不可悉數。如明詔五事。臣姑得以歷言其罪。陛下試垂聽焉。朝廷之政。總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朝政爲何如哉。兵者國之爪牙。而老弱不與沙汰。財者國之命脉。而折閱不與稱提。人材者國之元氣。而名者未必至。至者未必用。此皆國之大政。大臣之所當留意者。不此之圖。乃纖悉細故。與民爭利。以都司之職。而操單僧之權。以專使之遣。而奪商賈之利。百姓相與感憤。識者爲之寒心。似道方且誅誦功能。粉飾時事。

人之可欺。天可欺乎。是則彗星之變。似道實有以致之也。群吏之治。任之者大臣也。陛下以今日之吏治爲何如哉。縣宰膺百里之寄。誰爲中牟令。郡守當千里之責。誰爲渤海守。監司握一道之權。誰爲福星之子。驗此其遠而在外者。固不免于物議。舉凡縉紳之間。猶多不滿人意者。給舍職在封駁。自有以言限田去者。今則類以奉承爲能。臺諫職在彈劾。自有以言闕宦去者。今則類以緘默爲尚。卿大夫有言成里言大臣者。莫不相繼斥去。今則氣習閹茸。師帥成風。居都曹者一意于逢迎。掌成均者例務于鉗制。持從橐者惟巧于阿附。吏治廢弛。伊誰之咎。是則彗星之變。

金華本畧

卷之十五

疏

大

劾買

似道實有以致之也。民生邦本之所係。既困于庚子之饑。又困于丁未之旱。又困于己未庚申之兵。民不聊生。莫甚此時。勞來安集。猶恐弗既。詎忍于凋瘵之後。而行病民之政乎。限買民田。圖免和糴。欲公私之兩便也。始之和買。給告。廉而窮其價。民之怨已深。繼之換易。取膏腴而抑其直。民之怨滋甚。管莊者利。廉餘而多取。斛面承佃者懼虐。取而不免。賣身分司。創置吏卒。旁午竝緣爲奸。雞犬不寧。不惟鬻田者被其害。佃田者被其擾。雖與公田了無相關者。亦不得以寧居。民怨至此。而極竊恐一二年後。上戶爲中戶。中戶爲下戶。下戶胥而爲盜賊。公田貽害甚于和糴。民

生之寡遂若此。彗星之所以示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獄訟民命之所關。實地爲獄。議不入。刻木爲吏。期不對。非有大不得已者。誰忍置身于獄訟之庭。今之典獄者。貿易是非。顛倒曲直。揮通神之資。則生可致殺。執炙手之勢。則死可致生。錄囚有使。視獄三上者。同一仁恤。吏奸巨測。先時而決者。有之。易地而藏者。有之。俾恩而原者。有之。州縣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監司。監司有不可伸之冤。則訴之臺省。祖宗之法。正欲使天下無冤民也。今似道乃建議。不許翻訴。改送。詭造白劄。欺軋平民。獄訟之繁。冤若此。彗星之所以致變者。非似道有以致之乎。食暴生靈之巨蠹。似

金華文舉

卷之十一

五

勸懲

嘉禾枯木之瑞。似道嗟然表賀。陛下嘗廣歌以賜似道。不知今日之星變。似道果何辭以謝陛下。陛下亦盍以五事責之。似道可也。臣拜觀國史。元豐三年。有彗星之變。詔求直言。時王安禮上疏曰。大臣不察主上惠養元元意。用力殫于溝渚。取利究于園夫。殆有以名天變者。上嘉其之。宰相王珪必欲條奏。所以。上怒曰。大臣當宜導下情。不應阻格人言。以壅蔽人主。臣伏讀至此。未常不嘉安禮之能直言。而美神宗之能受直言也。臣陳言未必如安禮。而陛下明詔責躬。實神宗家法也。然知之非難。行之惟難。臣欲乞陛下時發席。斷黜退似道。明正典刑。諸所繆戾。悉與改正。以謝天下。以回天意。五日之內。彗星不滅。則臣甘受賢聖欺天之罪。否則弊政不除。妖星不去。除舊布新。天意或者。有在。此時雖食似道之肉。亦無救也。臣直爲此藥。藥也。臣下情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五

勸懲

法天順人疏

王禕

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脩德而已君德既修則天眷自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脩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仁政故能傳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年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于法天道莫急于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之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脩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以君民同一體耳古者藏富于民言取之有節也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生咸悅冀得以遂有生之樂然今新西既平租稅之既廣科歛之當減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王

法天

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于心者自然忠厚施于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未敢悉數謹奉帝王爲治之大要冒昧以聞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不加覽焉

此萬世治天下之法也在當時疏此培我明元氣多矣
阮霞嶼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王

法天

諫分祀四郊疏

章拯

嘉靖九年二月初十日。臣欽領制敕一道。後二日。又領禮部刊布敕諭一道。伏讀敕旨。皆俾群臣上言大祀之禮。夫禮書雖出于漢儒。固難信也。大祀更定于聖祖。尤難言也。聖諭所及。上下之分。陰陽之義。先儒正大之言。俗儒牽繞之論。固已詳盡。夫復何言。伏念聖主虛已下問。固將博采衆論也。臣不敢披肝瀝胆。推原禮意。爲陛下陳之。禮稱天子祭天地。天尊地卑。定分不易。天施地生。相合而成。歲功王者位乎兩間。以爲億兆生靈主。歲有所報。或有事而告分而祭之。其經也。合而祭之。其權也。故燔柴于泰壇。祭天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堂

諫分

也。應厘于泰圻。祭地也。豈非郊丘分祭歟。成湯請命。告于上天神后。宜王憂旱。自郊上下奠瘋。豈非權宜合祭歟。若夫舜肆類于上帝。乃禋于六宗。則日月固分祀也。周以郊大報天。主日而配以月。則日月亦從祀矣。要之禮本人情。可以義起。而或分或合。從其所宜。此四代所以不同禮也。漢唐宋郊祀之陋。分合靡常。群臣雜揉。無足論者。我朝聖祖繼天立極。始于鎮山之陽。告祭天地。合也。繼從儒臣之議。效法成周。建壇分祭。已著爲存心之錄。甫及十年。復以分祭致異。合祭光祿。貽載於御製之文。冬至易朔。每歲首嚴郊祀。泰壇擗殿大樂。兼衍明堂。日月星辰。附天居

內。不敢瀆祭。故無專祠。尊之也。山川太歲諸壇。附地居外。復當秋祭。故有專祠。報之也。合而分。分而復合。豈不以天地定位。陰陽升降。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分祭可也。合祭亦可也。分則煩合。則簡。禮煩則亂。事神則難。故從簡歟。然此聖祖之權也。非古禮之經也。規制已定。傳之列聖。相繼遵行。則固爲我朝經常之大典矣。恭惟皇上聖敬日躋。智勇天錫。雄才大畧。固欲超三王而越五帝。通神變化。方將舉一世而甄陶之。納諸雍熙泰和之域。而聖政之大。莫先于敬天法祖。故舉聖祖先後之所以敬天者。與羣臣一一講明之。且復欲匡復初制。以盡敬天之誠。而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書

諫分

亦不失其爲尊祖之意。大聖人之存心。固匪夷所思也。然古今異宜。大禮必簡。古者敦誠尚質。至敬不壇。掃地而祭。固冬至祀天。圻丘夏至禮地。方澤啓蟄而郊。龍見而雩。春分朝日。秋分夕月。皆以時行。無可疑者。後世彌文之盛。儀衛之繁。出警入蹕。自難頻數。必欲行之。典作供億之費。姑量勿論。每祭必齋。而一日二日。萬幾能無少墮乎。聖躬克勤。而文子文孫千億。能無憚煩乎。孟軻氏曰。君子創業垂統。爲可繼也。聖祖固爲萬世計矣。陛下獨不念之乎。臣竊以爲是難也。陛下議而存之可也。舉而行之未可也。臣聞聖主克己。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四方多災。三時不務。陛下

雖躬耕勸農。而有司尚未舉行。餓殍且至相食。民未給而乃先于神乎。又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今北口大勢。窺伺邊關。陛下雖遣官督儲。而口未遠。邇人懷危疑。戎未振而乃急于祀乎。又聞邇者泗州石壘。恐驚祖陵。鳳陽地震。恐驚皇陵。各遣官祭告。而南都太廟棟梁朽蠹。該部亦乞大修。三者皆非細故也。陛下銳意法古。欲復初制。亦嘗少念及此乎。恐未宜決于下詔。而眩于群言也。臣素不習禮。狂瞽妄言。不識忌諱。罪當萬死。然受恩深厚。分當死報。其他非所知也。伏乞聖明裁察。臣不勝戰慄恐懼之至。

後段更是盡議 阮震嶼

劾東廠太監背景賢疏

章 僞

先是東廠太監背景賢。接受民人趙紀詞狀。具奏追勘。誤蒙陛下過聽不疑。輒着官按將知府郭九皋等一千人犯。解來京問理。已經刑科批帖去後。都給事中劉濟會臣等駁言之。于是景賢有分理之奏。陛下褒崇獎借。侈美溢情。雖古寺人披呂綱張承業秦翰等。若無出其右者。使誠操持而廉慎也。才識而老成也。行事而安靜也。朝廷委任。臣方為得人賀。而安所庸吾喙。奈何其不然。只以拏官一事言之。其罪狀有六。祖宗設立東廠。名為緝事衙門。京城內外密訪逆謀妖言等項重情。原不該受民詞。景賢無上事而案趙紀之狀。罪二。先年張銳張雄等。雖當天地昏黑之時。狐鼠縱橫之日。其或有詞不當理。則送法司。景賢權招無上威作不疑。而甘出銳等下罪。三。受詞誤矣。奏行彼處。撫按勘報。一吏人事耳。何必追提來京。天順年間大學士李賢。極言錦衣官校差山官民。英宗為之斂戢。成化中大學士商輅又復言之。時坐廢汪直也。至弘治以來。此風頓伏。幾稱我明成康。正德不足論也矣。景賢奏差。此輩手猶揭帖。兩處拏人。未免騷擾地方。置陛下有過之地。罪三。知府秩二千石。視諸侯。今之所謂方面。天子與共安天下者也。故給理衣。置書囊。九鼎雖庸知府也。一旦差人數

千里外檻械之奴口之殆。賈誼所謂不可令衆庶見者。辱朝廷名器。失士大夫心。罪四。會題時。臣等咸謂景賢以安靜聞。不應有此垂繆。其必千戶陶淳。今而曰未曾被其愚弄。將誰欺欺。夫陶淳京城三尺童子。皆知其惡。豈景賢獨不知之耶。邪。政主文于內。陶淳行事于外。彼此相煽。搜洗作奸。正恐景賢由之而不覺也。夫不知而用之。謂之不智。知而縱之。謂之不仁。不智不仁。其究不忠。罪五。近言者上陶淳罪狀。不問景賢考之于理。罪人不在。臨洗永平。而在蕭牆之內。乃欲以身庇之。覆車在前。明鑒不遠。失今不治。後患益深。罪六。夫此六者。朝廷有法度。天下士人有公論。景賢其何說之辭。老成廉靜。不如是也。向拿主事陳嘉言。則以太監溫祥爲之訟者有說也。乃今輕信一民人而便拿一官府。自此開告密之門。長刁惡之風。典羅織之漸。蒙衣冠之辱。解志士之體。變成法之良。蓋嘉靖之治。蹈正德之亂。是誤陛下者。昔有崔文。今又有黃景賢矣。可勝誅哉。爲景賢計。聞言引咎。亟請停差。將人詞連送法司。以謝天下。天下之人。皆將聞景賢之賢。不憚改過。裨補新政。則臣等亦與有休焉。默可也。而其執迷自是。終爲亂法之臣。乞將景賢罷黜。將陶淳邪政拿送法司。將郭九皋等一千人。悉改付相應衙門問理。是罷差遣。天下幸甚。臣不勝一念。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七

勅

憤激。自知言出禍隨。惟陛下察其愚忱。無使箝天下之口。文不足存其文。可以想見其人。公忠直諫之臣。比肩而立。披鱗逆耳之語。累牘而陳。吾愛學術士。風靡世如此。崇炳。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夫

勅

陳言圖治疏

陸震

臣嘗聞人臣之事君也。以盡其心爲忠。夫苟有所見。而不以言言之。不盡其心。皆非忠也。臣等叨登甲目。承事陛下。以至于今。徒冒寵榮。會未能少有分寸之報。常恐一旦猝填溝壑。以負此心。今者時事如此。若復隱默不言。更待何時。是終無以爲報。是爲負恩悞國。天下不忠之臣也。陛下將焉用之。洪惟陛下。臨取以來。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佞倖。又大壞于邊帥之手。至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權臣。而不知有陛下。言者寧忤陛下。而不敢忤權臣。陛下弗知也。亂本已生。禍變將起。竊恐陛下知之晚矣。試舉國治六事。于今爲最急者。爲陛下陳之。其一曰。崇聖學。聖學間周敦頤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立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蓋人本心之善。其體其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是以靜常吉。而動常凶也。故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陛下。聰明天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返者。無乃動之過乎。論思勸講之臣。職在格心。於是乎不能辭其責矣。伏望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屏紛華斥異端。遠小人。招延故老。諮訪忠良。則可以涵養氣質。養剛德性。而聖學維新。聖政日舉矣。迂腐之論。世所厭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完

陳言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手

陳言

聞惟朋主擇焉。其二曰。通言路。嘗聞言路者。國家之命脉也。言路之通塞。國家之治亂係焉。切見近時。臣僚奏牘。間或言及時政。往往匿不以聞。其或事關權臣。則又留中不出。而中傷以他事。夫古之明主。導人以言。用其言而顯其身。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民長策。謀國至計。無因以達于九重之前。雖有必亂之事。不軌之臣。陛下無由而知之矣。天下惡得而不亂哉。伏望陛下。以從善爲心。以開通爲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諒直者褒之。訐犯者義之。愚淺者恕之。狂誕者容之。過計者諒之。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忠言日進。聰明日廣。雖有亂臣賊子。亦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天下幸甚。宗社幸甚。其三曰。正名號。嘗聞孔子有言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夫民至于手足無所措者。凡以名不正之故。也。厥後重哉。陛下近日以來。忽然無故。自稱爲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近傳聞。莫不驚疑。竊以爲怪事。夫以陛下之聰明。智勇。上嘉唐虞。下樂商周。何所不至。顧乃自輕如此。卒宗廟社稷何。夫陛下自稱爲公。雖則爲陛下者。天下不以陛下事陛下。而以公事陛下。是天下皆公之臣。

而非陛下之臣也。昔魯仲連有言。則臣有蹈東海而死。胡
銓所謂處小朝廷求活者。臣竊實耻之。伏望陛下俯垂採
納。謂戲無益。謂臣之言有理。即日削去鎮國公等項名號。
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庶幾體統以正。而朝廷
自尊矣。不然古之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
可得者。竊為陛下懼焉。其四曰。戒遊侍。嘗聞益戒大禹曰。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周公戒成王。毋淫于觀。于遊。于
田。春秋譏觀魚終綱。日書巡者二十九。皆譏也。陛下始時
遊戲不出大廷。馳逐止於南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宜
府幸大同。幸陝西榆林。延綏諸處。所至費財動眾。寓縣驛。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聖 陳直

下之心哉。彼誠愛陛下者。獨忍使陛下馳騁豪盛。而莫之
掣止也。伏望陛下深惟往日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已
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
賑江淮之饑。散邊兵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
雪既往之繆舉。收既失之人心。如是則猶尚可為也。惟聖
明念之。其五曰。去小人。嘗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
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謹按今之小人。簒
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實繁有徒。至於首開邊事。以兵為戲。
使陛下勞天下之力。竭四海之財。傷百姓之心。至今紛紛
未已者。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庸流。兇狠傲誕。無人臣
禮。臣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
以國姓。封以伯爵。記以心腹。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
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
之人。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彬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
彬始。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抑伏望陛下大奮乾綱。
乞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為奸邪小人。造亂之戒。但
如彬者。陛下信之。舉朝臣工。噤不敢言。臣亦知言出而身
危矣。然臣危則陛下安。臣亦何惜以一身報陛下哉。激切
之情。惟明主察焉。其六曰。建儲。嘗聞漢人有言曰。太子
者。天下本也。本一搖。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搖。天下猶震。

況於無本其何以安。陛下春秋漸高。前星未耀。祖宗社稷之託。懸懸乎無所於寄。方且遠事遊觀。屢犯不測之區。此必危之道也。陛下徒知收置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預建親賢。以承大業。臣以爲陛下殆倒置也。伏望陛下早及是時。上告宗廟之靈。兼請母后之命。將近時羣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勛舊。及在庭文武大臣。并翰林春坊。科道等官。共圖大議。卽於宗室中。選擇親賢一人。養於宮中。使視皇子。以係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實惟宗社無疆之休。惟聖明其留意焉。以上六事。皆出臣二人之愚。以爲方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聖

陳臣

批辭請劍宇字源。血吐肝離。碧化九原。而氣揚千古。至其陳事納忠。不隨不激。尤足爲告君者模楷。阮霞巖此疏入。詔以震等首倡議。皆廷杖。囊三木。跪門五日。仍下錦衣獄。三加訊杖。坐繫一月。斥爲民。還鄉創重。幸待罪獄中。作詩曰。杞老絲千緒。其心托萬言。一身曾許國。九死敢忘恩。襟裾冠仍在。朱雲檻不存。空庭對明月。古道照乾坤。慷慨悲涼之氣。彷彿可見。疏中附云。臣二人者。爲同鄉。卽黃臺與太常同鄉。幸不。以曾我其子。辭古。卽後于。曾見其原札。手迹云。崇禎癸

崇實學昭正道以光祀典疏

錢一清

近給事中蕭彥等疏。奏請陳憲章王守仁從祀孔廟。科道部臣并及胡居仁等。間有以蔡清呂柟舉者。或曰。守仁有議。胡居仁雖無可見。實無議。急欲進居仁而抑守仁。竊以從祀之典。重學術也。先定學術。而後可以定人。有用始可言學。如日月之必明。江河之必潤也。有其切篤實。用功處始可言實學。如禦寒之必于衣。充食之必于粟也。大學言格致誠正。而要之以齊治均平。中庸言戒懼慎獨。而終之以位天地育萬物。聖門有用之學如此。曰意曰知曰喜怒哀樂。曰視聽言動。曰出門使民。其用功真切如此。是故孔

金華文集

卷之十五

疏

語

崇實

子自名其爲人也。好學在于慎樂。其與顏子好學也。在不遷怒。貳過。學之所重可知已。及其爲乘田委吏。則會計當而牛羊茁壯。爲魯司寇。則退齊兵而誅少正卯。男女別于途。羔豚不飾價。三月而魯國大治。其謂顏子也。則許之以用行舍藏之具。聖學相傳。不專記誦口說明矣。我朝志理學者。不一家。獨王守仁致良知之說。最爲真切。人人皆可自奮。曰致知。知本大學也。曰良知。孟子也。是故性命道德。皆知之實體。功業文章。皆知之實用。卽物窮理。身體力行。皆所以致此知耳。學者不必問其爲守仁之言。而求之吾自有之心。是非善惡。炯然不昧。衆必讀盡天下之書。而

後知哉。淺言之。居官毋鑽刺。毋汚辟。皆自知也。知而禁止之。卽自致也。奈何書無不讀。文彩爛然。而鑽刺汚辟。躬自蹈之。又對人言。務爲掩飾。此掩飾也。吾自知之也。而不亟反其病。不在不讀書。不窮理矣。又淺言之。所隸徒卒。以父母爲當事。以妻子爲當言。亦自知也。卽能以其仰事俯育。華學不已。卽自致也。何假誦讀哉。是故致吾之知。時時有實功。日日有實用。無爲不爲。無欲不欲。如此而已矣。此致良知之說也。自宋以來。有用之學。真切篤實之功。獨此爲庶幾耳。言者于守仁。皆其竊儒。何據也。謂宸濠一節。心事多難。暴白乎。則陽虎終亂。孔子不拒其饋。佛胎公山已飯。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葉 崇實

孔子欲往。其召卒致三都之墮者。此不拒。此欲往者也。守仁手除宸濠之逆。顧不足自暴耶。謂行事多權謀乎。則夾谷之會。具左右司馬以從。微服過宋。孔子亦權謀耶。謂入于禪乎。則功業文章。昭昭揭揭。禪宗其若是耶。謂其有議不可以從祀。則孔子不足于黨人。致毀于叔孫。請于東門。懼于子路。沮于晏嬰。子西何害其爲孔子。雖以朱子大儒。且自相厄。何朱陸之並祀耶。謂其無議者。始足從祀。則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自以爲是者。何云德之賊耶。且從祀者。從孔廟。非朱廟也。志于孔子。則爲孔子之徒。使朱子而在。豈以其異已而棄阻之。使不入聖門耶。况子路宰我。孔子

嘗絕之曰。朽木不可雕也。糞土之墻。不可朽也。曰野哉。由也。若由也。不得其死然。子路亦云。有是哉。子之迂也。至如不悅見南子之類。非異已乎。守仁尊信孔子極矣。孔廟不拒由子。後人何拒守仁之甚耶。苟非攻習異端。則雖彼此低昂。要不失爲互相發明耳。大抵未嘗究心于有用之學。從事于真切直截之功。忘其本心之良。習于好言之口。無怪乎其抑守仁也。若曰居一廬。操一牘。上下古今。涉獵紀載。置其身于無用。懸空言以待人。必如是而後無議。必如是無議而後崇祀。其于吾道何功耶。天下萬世。亦何賴斯學哉。是故行著于鄉。則祀于邑。行著于國。則祀于郡。學著于天下萬世。則祀從于孔廟。維世道而正人心。其必有川而不爲虛談。必真切篤實。而不爲虛文。始足定禮議矣。職愚聽其一得如此。伏維尊裁。斷而行之。以仰承聖明德意。幸甚。

世以陽明子禪學非也。禪以四大爲假合。以真空爲佛性。其學歸于超三界。而行其濟度。儒以二五爲至真。以五常爲天性。其學歸于盡人倫。以善其經濟。陽明子之學。教良知之學也。教良知者。致其知愛之心。以事父致其知敬之心。以事長致其知羞惡之心。以盡義致其知辭讓之心。以盡禮始于修身。中于齊家。終于治國平天。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葉 崇實

下而謂禪乎非禪乎所可疑者無善無惡類禪家之不思善不思惡然而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着惡字不得着善字亦不得中庸亦禪乎禪家之根塵卽儒家之嗜慾不識本來六塵之根不斷不觀未發五性之源不清譬之兩人南北分背而行行不同道而水行舟陸行馬同也不可以其乘舟乘馬之同而謂南北之途同也聊跋龔疏之尾以補其說之未及

崇炳識

諫元宵燈火疏

章懋

翰林院編脩臣章懋等謹奏爲培養聖德事。成化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內閣遣郎中韓定持小揭帖到于東閣及史館分與太常寺卿兼翰林院侍讀學士吳節等令各賦烟火等詩以爲上元賞玩之具。臣等各授一帖內開烟火花燈等項而貼詩讚題目仍令照依舊詩格式擬述進呈及觀舊式俱是玩好之物鄙夷之詞其非所以養聖心崇聖德也。臣等竊議以爲此事必非陛下所爲。陛下以天縱之聖日新之學遊心經術邁躋堯舜凡所舉動必欲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在即位之初首下溫詔赦田租絕貢賦逋負停不急之務與民休息又開言路凡朝廷政治得失軍民利病諸人直言無隱天下欣欣以爲陛下應天心承祖德而所以太平萬世者在是矣及視去年以來如道人造楮國家舊制也一聞大臣之言而遂廢節令宴樂每歲常例也一聞廷臣之疏而隨罷項因災異數諭群臣同加脩省凡此數事皆臣等目擊耳聞未嘗不拜手稽首稱頌以爲陛下從善如流改過不吝自禹湯以來未之有也在彼者既皆陛下所不爲則烟火之事臣等又決知陛下之不樂于此也。今日之舉或者兩宮皇太后在陛下欲極孝養奉其歡心非爲一身娛樂之計然大孝在乎養志不

可徒供耳目之玩好以爲養也。臣伏視兩宮母后恭儉慈仁之德著于天下。坤儀貞靜。舉天下之珍奇玩好。皆不足以動其心。豈以烟火爲樂哉。況今兩廣弗靖。四川未寧。遼東雖云告捷。然口情難測。尚費區處。不可置之度外。北口毛里孩包藏蛇豕之心。窺伺間隙。尤當深慮。江西湖廣一旱數千里。民不聊生。其災傷處所尤多。未易悉舉。生靈嗷嗷。張口待哺。雖蒙優詔賑恤。然公私匱乏。計無所出。可爲寒心。此正陛下宵旰焦勞。不遑暇食。兩宮母后同憂天下之日。臣等又知陛下之不暇爲此也。至如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爲職。雖口供奉文字。然鄙陋不經之辭。豈宜進于君上。若不以三代以下之君望陛下。而不以三代以上之君望陛下也。臣等遭遇聖明。發身黃甲。叨與庶吉士之選。陛下養之翰林。教之誦習六經師法。孔孟二年于茲矣。近又授今職。感日國恩。至隆極厚。夙夜倦倦。相與戒飭。惟圖學阿世。無以補報于萬一。何敢爲此鄙詞。上賡天聽。以自取侮慢不敬之罪哉。臣等又嘗伏讀宣宗章皇帝御製翰林院箴。有曰。啓沃之言。惟義與仁。堯舜之道。鄉孟以陳。若今烟火之舉。恐非堯舜之道。烟火之詩。恐非仁義之言。臣等知陛下之心。卽祖宗之心。故不敢以是妄陳于陛下之

前且知其不可。循順而爲之。是不忠也。知不可爲而不以實聞。是不直也不忠不直。臣罪大矣。古之帝主。盤孟有戒。几杖有銘。目不視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兢兢業業。惟懷永圖。雖在紛華靡麗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戒謹恐懼。操存省察。以致其精一之功者。無所不用其極。誠以人主一心。攻之者衆。一惑于耳。則凡侈靡之聲。皆乘間而入矣。一惑于目。則凡侈靡之色。皆抵隙而進矣。人心愈危。則道心愈微矣。天理人欲。不容並立。若曰上元之樂。乃微事耳。烟火之舉。乃細故耳。此不足爲聖明之累。是殆不然。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又曰。不役耳目。百度惟貞。若于此一事。祇當喜新之入。則他日之甚于此者。將無不至。不可以微事細故而不之謹也。且漆器之作。何損於德。而舜則止之。旨酒之甘。何害于事。而禹則絕之。露臺之費。不足爲若。而漢文則已之。彼聖賢之君。何汲汲于是哉。正以欲不可縱。漸不可長。故耳臣等伏願陛下。寬斧鉞之誅。採芻蕘之語。將此烟火等事。一槩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視聽。爲文王之視民如傷。爲大舜之聞善若決江河。省此冗費。以活流離困苦之民。賞征伐勞役之士。則于戈可息。災旱可消。百姓可以富庶。四夷可以賓服。億千萬年享太平無疆之休。則陛下之所以奉養兩宮者。其孝豈有

大于此哉。陛下深思而力行之。不以臣言爲治。不以臣等爲迂闊。使天下後世知大聖人之作爲。出于尋常萬萬。是非臣等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大幸也。臣等昧死以聞。風旨似程伊川而措辭平粹。不爲矯激真大儒氣象也。
唐正學

車戰事空疏

程文德

臣竊惟今日之事。莫大于邊防。邇者集議邊事。凡兵食諸策。皆已詳盡。獨捍衛一事。猶未之及。臣恐兵食雖足。士馬雖強。而臨陣終不能當口衝。亦徒勞而無功也。何也。蓋口將接戰。必先馳騎奔衝。衝動則進。不動復退。其勁悍慄疾之狀。人見之而辟易。腥膻腥羶之氣。馬聞之而噴縮。我軍之勢。既已披靡。口然後虎翼而進。則我曾不得試一技。而束手爲戮矣。我之不利。常由于不能當口之衝也。然則捍衛非所當先講者乎。今之捍衛。惟恃干楯。人馬蹂踐。干楯何事乎。臣于去年正月嘗上疏。請用車爲捍。聯以鈞環。其上置器械。士馬皆擁車後。則口不敢衝。衝亦無恐。而銳砲鎗弩。且惟意可施。左右夾攻。亦相兒可動。萬一不利。馳歸亦有營宅可依。夜則旋繞于外。守是在是。戰是在是。營亦在是。一器而三利焉。不易之制也。臣嘗考之三代以前。見于經傳者。如曰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尹吉甫之伐玁狁也。曰方叔淮止。其車三千。方叔之征蠻荆也。曰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亦玁狁之故也。玁狁卽今北口也。三代以後。載諸史冊者。若漢衛青。擊匈奴。用武剛車爲營。晉馬隆。擊鮮卑。山陰爲偏箱車。地廣爲鹿角車。轉戰無前。魏太武北征。柔然車十五萬。輻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復敢南向。唐

馬。疑爲河東節度使。爲戰車。冒以狻猊象虎。列戟于後。行以載兵。止則爲陣。宋宗澤嘗修戰車千二百乘。以禦金人。皆北口也。禦口曷嘗不用車乎。昔武王問于太公曰。車與騎步。所當幾何。公曰。車者。軍之羽翼也。所以陷堅陣。要強敵。遮北走也。宋陳祥道曰。古之用兵。險野人爲主。用車而主人也。易野車爲主。用人而主車也。車之于戰。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將卒有所託。兵械衣糧有所齎。真宗時困于契丹。吳淑請復古車戰之法。曰。夫匈奴所長者。騎兵也。苟非連車以制之。則何以禦其奔突哉。故戰之用車。一陣之鎧甲也。可以行止爲營陣。賊至則斂兵附車。以拒之。賊退則乘勝出兵以擊之。出則恃此爲所向之地。入則以此爲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不懼胡騎之陵突也。皆言禦敵之不可無車也。而淑之言尤爲痛快。若爲今日而發也。車曷爲而不可用乎。此往古之可稽者也。臣載考我朝成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尚書余子俊奏議內一疏。專請成造戰車。大略謂自古命將出師。禁暴誅亂。非車不可。今承平已久。正統十四年間。京師戒嚴。成化十九年大同失利。振揚威武。正在此時。追憶天順年間。臣守西安。曾辦車料。送至寧夏。進軍用無不利。至今賴之。今大同宣府地方。門庭寇至。車戰爲宜。大率以萬人爲一軍。戰車五百餘輛。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聖

車

每輛步軍十人駕挽。行則縱以爲陣。止則橫以爲營。營車空闕處。以鹿角柞補塞。凡戰士器械。不勞馬馱。乾糧不煩自齎。別處伏兵。亦以鹿角柞如車自衛。若口對壘。相持日久。則隨處伏兵。或首過。或尾擊。取便策應。運無足之策。策不飼之馬。此係億萬年簡易守邊一策。而其開具式樣圖本于後。又有椿繩式樣。意亦爲伏兵據險而設耳。近年總制尚書劉天和亦請用車。車柞相間。二式見存工部。見者翕然以爲可用。今宜大猶昔也。而車之用。獨不可如昔乎。此又宿今之可稽者也。由是觀之。古人凡戰皆用車也。而于口爲急。今用車非必戰也。而于守爲要。平沙曠野。漫無憑依。絕無孤心。生矣。口復難奔。誰能禦之。誠以車爲營衛。則在在皆連城。縱不能收必勝之功。亦可以爲自全之計。此事理之甚明者也。在在白全。聲援四集。口必可減。古今明效。不可誣矣。不然。雖將如孫吳。士如賁育。恐終不足。以富役口奮勇之衝。而徒爲暴虎憑河之悔。無益也。伏望皇上俯垂究度。敕下該部議立車式。宥臣之罪。行臣之言。臣愚何幸。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聖

車

車戰自是長技。敷奏暨覽。阮震嶼

治河疏畧

潘希曾

謹昧。灰。上。言。臣。既。愚。且。拙。不。敢。求。新。奇。之。功。不。敢。爲。苟。且。之。計。區。區。報。國。之。誠。惟。欲。因。舊。以。爲。功。從。省。以。濟。事。順。水。性。以。除。患。故。捨。新。河。而。脩。舊。漕。者。圖。其。易。也。沿。黃。河。爲。隄。者。防。其。傍。溢。使。順。流。也。隄。去。河。五。六。里。或。七。八。里。者。因。地。勢。也。停。槩。派。十。數。萬。夫。僅。用。河。夫。二。萬。餘。者。恐。民。勞。也。罷。雇。募。而。行。犒。助。者。慮。錢。糧。難。繼。也。以。次。而。挑。舊。淤。培。東。隄。者。審。其。時。也。查。淤。趙。皮。寨。孫。家。渡。者。以。皆。支。河。故。道。亦。先。朝。所。常。淤。也。夫。漕。渠。之。淤。塞。因。黃。河。之。傍。衝。黃。河。之。傍。衝。因。上。流。之。未。疏。察。其。事。勢。參。諸。廷。議。莫。如。修。漕。隄。以。防。衝。決。疏。支。河。以。治。本。源。臣。盡。心。竭。力。猥。爲。止。此。然。未。敢。自。信。也。伏。望。皇。上。軫。念。河。患。特。敕。工。部。會。官。詳。議。或。俯。察。邇。言。或。別。示。長。策。使。臣。得。盡。意。行。事。庶。於。國。家。大。計。可。無。誤。也。此。言。之。見。於。施。行。而。收。功。實。者。實。際。之。語。固。自。無。多。兩。崇。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望

治河

請議封建儲疏

盧洪春

臣。聞。爲。政。必。先。正。名。主。器。莫。若。長。子。國。家。之。立。也。本。太。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傳。云。內。寵。並。后。外。寵。貳。政。嬖。子。配。適。大。都。邦。國。亂。之。本。也。頃。者。陛。下。宜。召。禮。臣。特。傳。御。札。進。封。貴。妃。鄭。氏。爲。皇。貴。妃。夫。陛。下。寵。愛。貴。妃。加。以。一。字。之。榮。似。不。爲。過。但。皇。貴。妃。之。號。亞。於。中。宮。陛。下。爲。先。帝。元。子。慈。聖。太。后。誕。育。聖。躬。故。元。年。進。封。慈。聖。太。后。爲。皇。貴。妃。次。年。冊。立。陛。下。爲。東。宮。今。貴。妃。雖。寵。冠。后。宮。而。恭。妃。實。誕。育。元。子。一。旦。施。而。上。之。聖。心。雖。未。有。所。主。而。中。外。臣。民。已。陰。窺。陛。下。之。微。矣。夫。儲。貳。國。家。根。本。祖。宗。二。百。年。來。立。長。立。嫡。未。聞。以。愛。立。者。陛。下。守。祖。宗。之。成。法。建。國。家。之。大。本。萬。萬。不。以。愛。廢。序。而。天。下。環。視。以。伺。聖。心。之。微。者。往。往。在。於。諸。語。之。間。今。待。元。子。之。母。之。禮。如。彼。待。三。子。之。母。之。禮。如。此。陛。下。縱。無。他。意。如。天。下。疑。何。夫。陛。下。頒。一。詔。布。一。令。而。使。天。下。心。疑。甚。非。國。家。之。福。也。故。臣。願。陛。下。抑。愛。以。禮。防。患。於。微。停。止。皇。封。以。防。並。后。之。嫌。早。建。太。子。以。重。主。器。之。典。則。名。正。言。順。本。固。邦。寧。社。稷。靈。長。之。慶。端。必。賴。之。矣。倘。以。爲。給。音。已。出。勢。難。中。止。則。臣。請。並。封。恭。妃。爲。皇。貴。妃。則。無。觀。供。奉。之。禮。無。所。軒。輊。他。日。子。以。母。貴。之。說。無。由。得。入。亦。以。釋。天。下。臣。民。之。疑。夫。衽。席。之。愛。父。不。能。強。之。於。子。臣。豈。敢。必。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吳

請議

之於君但適庶之分長幼之節國家安危所係萬世綱常所關臣何敢惜一日之命不為陛下杜未然之禍哉臣愚不識忌諱干冒天威無任惶懼待命之至

巫蠱之禍肇端於堯母門防微杜漸明正愷切何啻魏元成然已與死為隣矣勝朝發中先賢奏疏若章文懿之元宵燈火陸鶴山之諫止遊幸皆朝陽之鳴鳳也足以後光竹帛前翼典謨

唐虞

條陳兵事疏

許弘綱

當今廟謨大端惟聽言用人兩事聽言貴廣今則愈廣而愈消用人貴專今則旋用而旋或此臣所未解也夫盈庭之議誰非殫赤而抒忠然甲可乙否尺短寸長奈何而不持之以堅定耶古之君臣其運籌握勝于密勿之上天下固有所不及窺而神閑氣定于當事之衝天下自有所不及辦今一題一覆已屬漏師此是彼非譁然聚訟羣策固屈羣力議論大廢成功臣請自今以往寧夏軍務姑付彼中聽其隨機應變小遲勿急小敗勿撓小費勿惜苟其據實上聞不必遽相駭詫庶百官之心志寧一三軍之耳目靜專不中制不外幸湯乎可立待耳昔趙充國漢庭老將猶曰兵難遽度趙括馬設非不矜然傾聽識者預料其不然夫兵詭道而陰用談何容易也譬之奕棋一人當局十人譚而教之鮮不敗矣況且募形聲烟雲倏忽未臨敵而設機宜猶未見棋而談應着也可盡曰旁觀者明哉偏執之時利用謀消亂之時利用斷寧夏一師陛下主之以總督矣又為之聚二三都御史矣庭遣一監軍一大將矣當今豈患不多人患人多而見未盡合耳忌撓一旨凜若秋霜孰敢不戒然功名利害之念人人有之彼念封侯未卜誰氏勞苦莫辨功高容或互相觀望耳今第勅撫臣朱正

色會同蕭如薰專心禦寇寇退即敘上功沈思孝督率司
道等官專心餉饋餉道不絕即敘上功雖犄角互相爲用
呼吸彼此相通而事權既分功罪易見謀猷競展猜忌不
生固一算也若又紛紛調遣竊恐更置者倉卒不辨在事
者慙忿灰心師墮厥聲敵乘我隙杞人之慮莫尾所從矣
方今寧夏合數道之兵頓之堅城之下曠日遲久無所見
功師已老矣而糧餉不繼饑病奄奄救死不遑安能制敵
陛下以專殺付督臣軍威應稍立矣若捐循不至枵腹吞
聲隱憂可勝道耶古之名將往往與士卒同甘苦共勞逸
甚至吮癰疽編妻妾而後有投石超距之鋒有執俘折馘
之績今何等景象也臣以爲宜亟飭諸臣速備糧餉以安
其心便宜升賞以作其氣而又明詔令但務成功不拘常
格事寧之日決不輕信謗書斤斤文法然後將得盡行其
志士得淬礪其鋒寇始在吾口中耳此皆目前要領臣是
以首言之若諸節曰則言者犁然臣復何贅
神羊不觸使馬無聲此亡國之徵也而明季之弊則一
切不然甲是乙否譁然並起築室道謀迄于無成夫突
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今懷不斷之心而持屢易之議
宜其敗也先生此疏洞中機宜矣 王崇炳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聖九

修國三

允放謝恩疏

許弘綱

奏爲感激天恩恭陳謝悃事臣忠慚殉國智不周身始冒
昧而出山謫焉小草適倉皇而佐計逢彼大軼雖宿院告
天求此心之無愧乃捨榆枌地覺衆志之漸携垢與日而
俱章殺無人而不指杜門十九猶云鶴亦乘軒乞骨再三
自嘆蠅終枯壁畏國法兼畏人言肯以生平爲射的念主
恩亦念臣職恐同部務于懸疣封印釋肩冀代庖之改屬
出城待放庶賜決之有期兩月抱病百方告急通國皆知
臣之義在必去即攻臣亦屬助臣皇上獨謂臣之分無所
逃雖真疾猶疑托疾然勉留愈數猜忌愈多遭際愈奇踴
踏愈甚臣將悻悻一行既無詞寸主眷若更遲遲三宿抑
何解於人言生也不辰計將安出亟投潞水而問津甘分
藥銜之懸首不謂微臣之積罪如山業已罪中益罪而聖
主之湛恩若海更從恩外施恩赦而不誅已稱漏網慨然
允放何異開籠妻孥慶若更生道路詫爲殊寵河流有盡
聖澤無涯臣歸值清秋計及見故園之松菊倘病逢良藥
可遙瞻辰極之璣衡從茲農圃漁樵日歌堯而咏舜行日
歲時伏臘共望闕而呼嵩矣若皇上自爲社稷計願深長
於父子兄弟之間即諸臣共爲國事謀須渾忘其東西南
北之迹庶九經大第可舉一德以漸而孚化乃關雎歌斯

金華文舉

卷之十五

疏

聖

允放

行葦此固向來葵藿之忱。而此去餅餌之念也。臣仰聖懷。思不勝感激瞻依之至。
忠厚純至 阮震興

請飭邊防疏

王肇坤

臣按黃花路。此係陵背山。而正北則為四海沿。正今口騎屯聚處也。夫陵以本路為肩背。本鎮又以四海沿為門戶。雖山勢陡險。萬無飛渡之理。然各口俱有捷徑。可通內地。萬一三四零騎。拔崖墜壁而下。執我哨丁。為彼嚮導。人心一動。風鶴皆驚。兵法曰。出其不意。攻其無備。此類是也。臣與督臣面商。惟有嚴緝哨丁。多置火器。便可恃以無恐。至于居庸入達嶺。兩山壁立。崖險莫踰。兼以監鎮分守。兵力重大。自可無煩朝廷西顧者也。過此以西。則為鎮邊城。雖庚兒菴為敵探往來之地。然道險不通。眾騎而木路力能據險。亦可無虞。若夫紫河倒馬。兩關居中。草險在外。負山臨河。有險可恃。而兵勢單弱。僅可言守。難以語戰。所有馬木口兵。備寡弱。北通宣府。其地內險外平。城外可屯戎馬。差費防禦。而據險以守。勢猶在我。惟是沿河一帶。外通懷來。中有渾河。誠見山春。頗費攀躋。然兩鎮中分之地。最為弛卸。前月臣巡關至此。見河中一臺。雄峙儘可守禦。詢之乃前道臣劉鎬所建。可謂有桑土之謀矣。但分勢已久。人心積弛。萬一狡謀猝起。乘此間人將貢之保鎮乎。抑責之昌鎮乎。兵法曰。乘瑕攻隙。此謀是矣。乞勅昌保兩鎮諸臣。同心協守。庶謀萬全。而門氛可遏也。

按耕立先生巡視居庸紫荆兩關請飭邊防凡四疏此其一也。未幾敵至。遂力戰而死。給事中馮元颺題請卹典畧曰。肇坤開警時。或謂巡關職在查核。無守土之責。而其所轄。兼居庸紫荆等關。且可視勢緩急。相機而進。肇坤厲聲曰。陵寢至急。臣子何心。吾當以死赴之。卽時介馬徑趨昌平。時昌平既分兵四出。無一人可守。獨以忠義激勵士民。嬰城固拒。數日夜不解。求援之疏三上。迄無發一卒者。力屈城陷。猶力戰。刀箭並集。身無完膚。而死時方七月。其熱逾十餘日。門役張永祖往覓遺骸。獲其元面。色如生。劉正宗詩有成仁當七月。旬後而猶生之句。而予詩則云。生歸先軫元面有。關羽色。

金華文畧

卷之十五

疏

肇

請卹

金華文畧卷之十六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察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書

答劉之遴借類苑書

劉峻

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若夫采薺。薺于細紈。閱微言于殘竹。咀飲膏液。咀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與。天之爲蓋。靡測迴塘。莫辯與馬。鳥足以言乎。是用周流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答劉

墳素。詳觀圖牒。窮管聯間。纂茲英奇。蚤蚤之謀。止于蕚草。周周之計。利在銜翼。故鳩集斯文。蓋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石。播於士大夫哉。

孝標木平原人。後葬金華山之勝。遂家于此。誌稱孝標。隱居紫微巖。著類苑百二十卷。此答劉之遴書。乃居金華之後所撰。故以入選。其他蓋不能盡收也。

阮震

答員牛千書

郭賓王

張評事至。辱惠書及詩。把玩無厭。愛如有敘。上言離恨。下
易交情。篤以猛風乾蘇之談。彌以驟雨濕薪之喻。雖開義
則從道。存於起予。而擬人失倫。事均平。既物。借如誠說。蓋
足下之不知言。倘或劇談。豈吾人之所仰望。夫鯢之爲魚
也。潛碧海。泳滄流。沉鰓於渤海之中。掉尾乎風濤之下。而
濠魚井鮒。自以爲可得而弄焉。鵬之爲鳥也。刷毛羽。恣飲
啄。戢翼於天池之間。宛頸乎江海之畔。而雙鳬乘雁。自以
爲可得而養焉。及其化羽垂天。搏風九萬。振鱗橫海。擊水
三千。寧豈借翰于搶榆。假力於在藻。資江濱。涓流之水。待
全華文舉 卷之十六 書 二 答員牛

寒花公子去而忘返。松巖春草。王孫遊以不歸去矣。員生
遠離隔矣。音塵不嗣。情其勞矣。長途空谷。靜躁殊矣。惠存
好我。無密爾音。

比之徐庾流利之中。更雜英爽文氣。將變風骨。氣韻微
露。朕兆。唐正位。

全華文舉

卷之十六 書

三

答員牛

答徐提幹書

范浚

浚昨者拜狀。過蒙報。玆華翰慰。謝勤勤。見所以眷知甚厚。欽佩至意。感何可言。浚愚無知。於世事都不通解。竊獨有志于學。嘗以為士生叔世。去聖人千數百歲。雖不復見聖人之儀形。而即遺經所傳以求所不傳之妙。尚可以見聖人之心。又以為論語一書。記孔門格言善行。最為本真。誠使夫子復生。且有善問者進乎前。而夫子一一詔告之。亦不越乎論語所記。故拳拳服膺。妄意窺測。聖賢旨意。譬諸幽部窮人。穿隙視天。雖或有見。亦已微矣。然時時取臆說。為朋友言之。以求是正。其失不特輒塵聽覽。且蒙曲賜。推與。皇愧不敢當。然心知左右愛之。而欲其至於是也。銘激之餘。竊有感焉。蓋自大學之道不傳。士狃習尚。以好修取譽為極致。以辭章記誦為要務。語以聖經性命道德之說。知之而不嘖然陽應者。鮮矣。以為是而灑然入焉者。又加鮮。至若可與談微。究要領。於言意之表者。殆得一二。於千百焉。是非此道難知也。由此道而知之者。為難得也。昔李翱在唐諸儒中。言道最純。然其用心動甚。而時人莫之知。後世亦莫之知。翱從韓愈為文章。辭彩雖下。愈而議論渾厚。如復性書三篇。貫穿羣經。根極理要。發明聖人微旨。良多疑處。所不達。而愈但稱翱學文。頗有得耳。翱亦自謂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四

答徐

與人言。未有是我者。當時莫之知也。近世名儒。尚論古人。眾矣。曾無以言道與翱者。至或指復性書為中庸義疏。而曰。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是後世亦莫之知也。翱之言曰。有問於我。我以吾之所知而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時。翱之用心如此。而當時後世。舉莫之知。信乎學此道而難與人言。非適今也。求之前古。又非特一李翱也。凡聖賢皆然。惟其莫已知而力行不惑。所以為聖為賢耳。浚也昧甚。不知力之莫可。而竊有志于學。不知難與人言。而每求夫相與同乎此道者。蓋不易得。而僅有之也。今左右於浚。不待數回。屢狀。遂知其愚。賜書累紙。立論精切。非所見明白。不及此。既深歎仰。又自喜。知與同乎此道者。今復得左右。幸良厚也。惟是遠遠。增序不獲。時奉名理。以慰勤翹之心。居劇煩。向謹拜書。具謝。蒙知之後。因有感為繁言。以瀆左右。悚忤惟深。

跌宕遺古 唐正身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五

答徐

咎雷公達書

潘良貴

論以聚書飲酒爲樂。此吾人之習氣也。然酒不可多飲。大率此物入口則昏。過量則病。聖人於書。獨作誥一篇。易六十四卦。終以濡首爲戒。禮使人飲酒終日而不得醉。蓋禍患多生於此。既作郡。尤宜節慎也。老而讀書。不須務博。當研味聖賢立言指歸。以洗心殫行。則老而益精明。士人至晚年。倒行而逆施之者。十常八九。正爲不解讀書耳。僕自喻爲昏鏡。喻書爲磨鏡藥。常用此藥。指磨塵垢。使之通明。瑩徹而後已。若積藥鏡上。而不施指磨之功。反爲鏡之累。故知託儒爲奸。如張禹孔光之徒。曾不若庸夫愚婦也。公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六 咎雷

世稱是書爲磨鏡帖 阮霞嶼

上太守鄭敷文書

倪朴

古之人一事之不知。則終身以爲恨。非固務爲該博而多識也。以爲天下之事。所不必知者。吾不知也。固無害。所當知者。一有不知。則或至于失。昔者孟明視之伐鄭。蹇叔知其必敗于殺。周亞夫之謀吳楚。趙涉知殺澠之間。必有伏使。孟明知殺之隘。而蹇蹇叔之言。則秦師無殺之悔矣。使條侯不知殺澠。可以藏奸伏。而昧趙涉之策。則中吳楚之謀必矣。愚於此。然後知地理之學。兵家之所急。而學士大夫之所當知也。漢高帝之入秦。蕭何得秦圖籍。國朝之平南唐也。先得其十九州之圖經。故高帝之取天下。太宗之伐江南。皆能盡知當時險阻阨塞。戶口多寡之處。據形勢而守其必爭之地。以之取勝而無所失。愚然後又知輿地圖志誠國家之要典也。切怪夫今之學者。東西南北之不知。遠近險阻之不識。當川兵多事之時。指地圖按史冊。高論天下之形勢。而曰吾能辨其成敗之所以然。而如今日攻守之勢所當然。其欺我哉。往者僕嘗讀左氏春秋。至公矢魚于棠。釋者曰。高平方與。縣有武唐亭。有魯侯觀魚臺。求之地志。不知方與于今爲何縣。讀西漢書至田羽拔下。釋者曰。沛浹縣邑名也。求之地志。不知沛之浹于今爲何邑。於是徧求地志之書。與考之作者。不可勝記。大抵皆雜

而無統。亢者失之。微簡者失之。畧誕者失之。誣拘者失之。況慨然閱斯文之闕。逡歷考載籍。搜括百氏。而以今之州縣爲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乍離乍合。驟廢驟置。變名易實。而不可按辯者。俾皆編焉。會歸于一。凡古帝王之所都。內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爭會盟之地。古基遺跡。旁搜並取。庶無遺焉。其有乖謬。則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實而不浮。自成一家。幾千萬言。分爲四十卷。目之曰輿地會元志。蓋取其統有宗。而會有元也。然今之學者。大抵急于利祿。而專務于時文。故不識者不肯目。而識者未暇觀也。未遇知己。是故書成而不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九 上太

已無使其淪沒而無傳也。朴又嘗合古今夷夏草爲一圖。縱橫餘丈。了然可觀。就館潘氏某主翁好事。繪爲帳。以便觀覽。今借來以呈閣下。知其用心不爲無用之學也。今人曾有留心于此者乎。安得搜其書相與商之。阮

筠州上楊教授書

倪朴

自有用之學不傳而後文日益浮。俗日益薄。人材政治益不如古也。漢自武帝用董仲舒之策。開太學。置明師。罷黜百家。表章六經。而公孫弘倪寬等皆以明經位三公。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于時士之明經者。雖隨時趨向。各自名家。然其始也。皆承師而問焉。故其學有宗。其仕於時。皆推其所學而施之政。仲舒明春秋策於庭。則以春秋對。仕于王國。則以春秋治其國。其律已其事。君見于行事者。皆春秋也。張湯為廷尉。用經生倪寬等為讞曹。以處決天下之疑。奏于定國為廷尉。乃迎師學春秋。當時決大獄。議大政。九卿皆傳經以對。而為政者。以經術飾吏事。漢之所定禮儀。必藏于理官。蓋謂禮以止刑。而清源正本之論。實存也。經明禹貢者。使行河。以知脈絡源流故也。然則漢儒之明經。是豈徒為區區之章句。講無用之空文而已哉。故漢之文。號為近古。而漢之人才與治。三代而下。獨為盛。蓋士為有用之學。其效固宜至於此也。自漢之東。此道不傳。蓋至隋王通。講學河汾。其著書立言。誠拳拳有意于復古也。而遭非其時。厥後房杜輩。遇太宗將興三代之治。而不能揚師之道。講封建。復井田。以明古制。因陋就寡。而唐之治。亦卒止於唐。其勢然也。國朝程伊川。胡文定。始能發明聖人之

全華文界

卷之十六

書

十

筠州二

全華文界

卷之十六

書

上

宗者。恢闡古風。以開天下之耳目。至今學者。知宗聖人。而為有用之學。今閣下講論訓授。以前輩為法。必欲諸生為有用之學。使異時皆為實才。不徒浮於文。以干利祿為也。聖人在上。道之行也有日矣。推明聖道。而施之用。非閣下其誰歸耶。朴抵此。于諸生間。得閣下之用心者。推而廣之。因用以為贅。而復獻閣下。惟閣下進之。後世需者。談理必求大醇。而所學不踐其實。此篇可謂對症之方矣。唐正學

上四府書

唐仲友

竊謂士生有道之世。不諱之朝。而不能竭所聞見以裨益上之聰明者。非忠臣也。仲友不佞。蒙被國家長養。作成之恩。二十九年矣。再歷末科。職在郡學。叨竊升斗。以仰事俯育。報國之義。較諸在畝畝者。實相倍蓰。況當聖賢相逢。共憂民患。廣覽兼聽。以建萬世之策。倘於此時。目有所睹。耳有所聞。不能發憤懣。吐忠言。以效涓埃之補。仲友誠有罪。故敢冒斧鉞之誅。薦其狂瞽。惟執事少加察焉。倘萬分一有益于國。雖九死其無恨。仲友竊惟今日朝廷之憂。豈非專在於北口乎。北口之所以可憂者。豈非在於和守之難。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主

上四二

決乎。此大計也。制之在明主。贊之在執事。非他人之所得言也。將言守乎。懼國力之不支。與諸將之不足恃。將言和乎。慮口情之多詐。與後日之不可保。必欲知國力之虛實。度諸將之能否。察口情之誠偽。定後日之規模。孰有詳且審于明主與執事者。遠臣言焉。將為戮矣。此仲友所不敢易而言之也。仲友之所欲言者。當今之急務。無間和之與守。皆當深知而執察之者。其患有四。貲于虛數。以兵為足。用或于間言。以敵為無能。財力屈而妄費。官爵濫而輕與。此皆已失之於前。當察之於今者也。國之所恃在兵。而寡固不可以敵眾。古之以少勝眾者。非巧拙之甚相遠。則一

時之僥倖也。學者徒見孟荀不取強兵之說。遂以為強兵非王者事。殊不知三代之時。兵民未分。民眾則兵強矣。孟子欲得民而荀卿欲附民。是不務強兵之末而深得強兵之本者也。今吾則異是矣。不教之民。既不可驅而強。則所恃者。素養之兵耳。仲友頃在田野。聞江上諸軍。原于公者。無慮二十萬。已而鄉閭有官于瀨江者。言屯軍頗多虛籍。私為朝廷憂之。未敢以為信也。及至金陵。見王權之軍。始信言者之不妄。當緩急之際。地遠兵少。守禦不充。東西奔命。顛頓道途。鋒刃未接。而戰士之力弊矣。二年間。四易軍帥。交手相付。前後一轍。讀者輕為進取計。亦以眩于虛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主

上四三

故也。散亡之後。所有益。則北閩木陸之軍。咸在。而舟航不踰百甲。士不過萬。聽諸與言五尺之童。知其無舊之半。聞諸計司。名籍尚不減數萬。若朝廷按以綱發。前欲其捍淮。泗。後欲其固江左。是可為寒心乎。又聞之道路。襄蜀江池。京口暨陽之屯。亦仍舊弊。例非實數。果如其言。豈不深誤朝廷哉。故曰。貲于虛數。以兵為足。用一患也。口自南寇。以至于今。計其敗亡死喪之數。當不減二十萬。其勢力之弱於曩日。雖不待于間諜之言。孰不知之。遽謂其無能。可乘而取。則未免于過聽也。昔趙與秦三戰而趙再勝。秦無所失。而趙之也。半入于秦。強弱之勢異也。管之二人。一壯

而一估其受病均其醫療均及其愈也壯者先而快者後此無他所稟素厚則虧之難而復之易也以吾平日之土地人民與口較之孰壯孰怯不必智者而後知也。率兵以來勝負畧常是其受病同也。秦隴之師吾之上駟符離之役吾之大舉確山之屯忠義之巨擘也二年之間數與口角得未毫毛而喪踰丘山醫療之方又孰巧孰拙乎。吾尚能悉力爲六月之師議者料口不能爲患亦未之思也。果其不來是夷狄之有謀而吾之大憂也何足深喜以冒沒輕僥之性宜其易動乃能隱忍以休息其民不輕爲報怨之舉又未見其真弱之形此識者之所甚懼也。遂恃其不

金華文集卷之十六 書 古 上四三

來將陷其衝中矣故曰誠于問言以敵爲無能二患也朝廷用兵以來事從儉約自乘輿之服御與中都之官吏裁減併省之令無時不有而仲友猶以爲妄費何哉夫養其一指而失其肩背放飯流歌而問無齒決君子皆以爲非誠以得其小而遺其大也。身自口死寇奔朝廷之經營備禦無所不用其至將帥使命絡繹旁午有募兵于山西者有築築于南淮者有招降於山東者有結援于太行者或曰造器甲或曰典屯田或曰散旗榜朝廷皆捐金幣以予之大者數百萬緡其大數十萬下者不波數萬由今觀之得兵若干千築城幾所乎降附有益乎棄保響應乎器械

市田旗榜之屬果如建議者所言乎前日符離之舉與今兩淮之郡邑三軍之事力皆可覆按固不掩衆人之議而逃朝廷之鑒也。但不知所捐金幣皆有餘而歸之公邪抑遂虛費而不返耶。歸之公猶之可也若其虛費不亦尾閭之泄乎。議者必曰趙用李牧以軍市租與之漢用陳平以四萬金給之皆不同其出入軍旅之事招納之計豈可吝其費乎。爲是說者奸人之所藉口以盜國財者也。李牧北制匈奴西抗強秦雖市租未嘗會計而所養士馬甚衆陳平離間亞父於期月之間川金雖多而成効亦速今吾捐金幣則多矣李牧陳平之計何其寂然而未見耶。仲友之

金華文集卷之十六 書 古 上四四

始至建康中... 僅有歲月之儲今聞其無旬月之積公私物力困弊至此議者尚欲妄以予人何哉故曰財力屈而妄費患也。有祿者天下之砥石人主所以厲世摩鈍是以明王班爵不惟其人行賞必計其功孔明以區區之蜀交吳抗魏隱然爲強國者其於爵賞一毫不以妄與也故能鼓舞一方之豪俊而深得三軍之死力仲友觀今日之於諸將何其異於孔明乎兵未交而身已貴師未出而爵已崇儻有小捷幾至于無官可賞捷近事以實之可獲數也去歲有以節度爲都統者及用爲馬帥遂加以太尉豈節度不可爲馬帥乎有以副使開職爲執制者及用

為都統。遽加之。以團練使。豈副使不可以管軍乎。及以言罷官。猶如舊。再起為步師。又命之正任。是無橫草之勞。而驟遷者二十餘級也。有錄其前功。由遙郡為觀察使者矣。又以保奏為承宣使。有一戰之勞。由遙郡為觀察使者矣。又以恩例為承宣使。此又何為者耶。子弟例因入奏。錫予褒遷。皆越常等降附之人。莫考其偽。換授遷補。尤多優異。此又何為者耶。誠使有益于國。雖有過于此者。猶不當惜。今命令一行。徒使僥倖奸詐之流。以為得計。而忠義勤勞之士。掩腕而太息。豈不為國之害乎。議者曰。高祖之用韓信。必以為大將。又為之齋戒登壇。李愬之獲李祐。既以身任之。又委以六院兵馬使。吾將焉取。案僕可吝乎。爵賞哉。此亦與妄人為地。以竊溫賞者也。高祖之臣。如信有幾。元濟之將。如祐有幾。得一信。遂定天下。得一祐。遂入蔡州。今信祐比肩。而憐憫有敵國之憂。何也。符離之役。信祐何在。去歲朝廷以檢校少保。賞救胸山之功。而受之者。快快不平。彼誠見無功而得太尉。是以厭望使之爵。不妄加孤棘之榮。豈易得哉。故曰。官爵濫而輕。與四患也。夫眩虛數。而以兵為足。用則失於不知。已或間言。而以敵為無能。則近於不知。彼財力屈。而妄費將無以給。用官爵濫。而輕與將無以使人。既無以知彼。已又無以給用。使人和可得。而恃

乎。守可得而固乎。若以朝廷之勢。去是四患。非甚高難行也。內之兵。要而增之可也。外之敵。畏而備之可也。用財不吝費。而必考其績。出爵不計資。而必當其功。信能行此四者。則知己而不輕。知彼而不怠。財用而事立。賞行而人勸。和則無後患矣。守則可持久矣。雖然。仲友觀朝廷二年之間。凡所施設。不可謂不當矣。人望所歸。則用之。論薦所及。則用之。請行者。付之不疑。來附者。納之不拒。所以圖回復。守備邊陲。拯濟生民之道。甚備。然而四患未去者。皆所用之人。誤朝廷也。兵籍多虛。是將帥誤朝廷也。口情莫測。是間諜誤朝廷也。財之妄費。此事者誤朝廷也。爵之輕與。保薦者誤朝廷也。抑嘗深惟其故。蓋亦有由來矣。天下惟厚德君子。能不輕于從人。而乘隙抵隙者。莫甚于功利之士。爰自聖天子。赫然奮怒。厲復讎之志。一二大臣。同心濟謀。以贊盛德。蓋有連成大功之心。行險僥倖之徒。因得乘間。以肆其說。獻議則誕設于咫尺之書。進圖則欺罔于一幅之上。奏功則曰。前此未有。言敗則曰。兵家常勢。遂使將帥。屢犯所短。迄無寸効。反有前之四患。仲友之愚計。以為塞欺弊之原。定典復之計。惟在朝廷深謀遠慮。匪棘其欲而已。夫一氣不頓進。一形不頓虧。口之妄形。雖見。然大羊之力未竭。今吾欲以單弱之師。旅空虛之府庫。一舉而繼

管之所以事倍古人而功未半也。嘗論勾踐之滅夫差。燕
 昭之報齊怨。皆君臣相與計謀。積累十數年之功。而收之
 一日。非不詳且孰矣。向使夫差信子胥之言。知所戒懼。潛
 王不以屢勝而虐用其民。輕棄其鄰國。則會稽之怨未易
 報。五國之師未易合。為勾踐昭王者。又當何如。曰。君子能
 為興復之計。不能為興復之時。計定而時至。一發而成功。
 計定而時未至。君子增脩其德。以俟之。蓋不獨在其一身。
 而亦有在後人者焉。故孟子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
 若夫成功則天也。君如彼何哉。強為善而已矣。此言非迂
 闊也。今和之與守。皆隨時應敵之方。非吾之實謀。至計也。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大 上四八
 吾之實謀。至計。要當君臣至誠。日夜不忘。宗社之儲。先為
 立國之計。以建興復之基。力行不倦。以須可為之時。得時
 則起而收之。臣子之至願也。倘時之未至。必使吾君臣之
 誠心。明足以合於人。幽足以通于神。上無負于祖宗。下不
 愧于民庶。在天之時。終亦必至而已矣。以主上之裕達果
 斷。而春秋鼎盛。執事之博大高明。而蚤膺重任。上下同心
 協力而為之。近期十年。遠期二十年。狂口滅矣。若欲速而
 危國動民。幸安而玩時。倘日事雖不同。失則均耳。仲友至
 愚無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惟執事察其忠而赦其愚。仲
 友之幸也。

如此經營。儘可當食。眾可當衣。今之眾國成者。宜反
 加意可耳。阮霞嶼

上張相公書

唐仲友

竊以宗社之計。惟懼之謀。制之在相公。斷之在明主。誠非小官晚學。疎賤淺薄者。所可議其萬一也。雖然。國之與家。事均一體。國安則從而安。國危則從而危。故敢忘其狂僭。以犯嫠不恤緯之罪。豈敢效相公愛國之心哉。亦以謀身而已。三思越職僭分之愆。彙成復削者屢矣。乃丞相公在汴之口。和顏忘勢。俯詢芻蕘之言。仲友雖至愚。敢不效其區區。伏自狂口。送死淮南。亟取夷戮。于今七月矣。中國外攘之策。彌無底止。竊聞于士大夫之間。大槩三策而已。越淮而戰。一也。沿淮而守。二也。夾江而戍。三也。三策不早定。則爲謀不專。爲謀不專。則爲備不預。以大羊陰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試以今日之勢。妄論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讐。所可耻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於億萬蒼生。汚腥羶而墜塗炭。邪。爲是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往口之敗盟。中原之恩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盡。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有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衆。將智而勇。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辛

上張

則爲謀不專。爲謀不專。則爲備不預。以大羊陰狡之謀。而以不豫備應之。其爲患可勝言耶。試以今日之勢。妄論三策之得失。夫越淮而戰。最上策也。何則。天下之可憤者。孰大於君父弟兄之讐。所可耻者。孰大於宗廟陵寢之辱。所可哀矜而痛惜者。又孰大於億萬蒼生。汚腥羶而墜塗炭。邪。爲是三者。忠臣義士。泣血痛心。幾四十年矣。今不因往口之敗盟。中原之恩宋。奮其武怒。以爲恢復之計。此時一失。遺民向盡。南北之勢遂定。英雄得之。反爲萬世子孫無窮之憂。故曰。越淮而戰。最上策也。雖然。天下未有無其本而有其末。無有事而有其功者。使吾兵強而衆。將智而勇。

羅落周密。財力充裕。中原有響應之誠。狂口有必敗之勢。長驅而前一戰而定。忠臣義士。孰不願之。今乃不然。將不撫士。不足恃也。士經新創。未可用也。長淮以南。鞠爲丘墟。而無籬籬之固也。需爵度僧。盡用弊法。而無歲月之儲也。向義之民。懲陳蔡之禍。有狐疑之心也。新立之首。襲累世之業。未見可取之形也。設今欲爲進取之計。必以重兵鎮臨淮下蔡。以引北方。雖未深入。而有危道三焉。夫二鎮者。河南之門戶也。爲國譬如家。今有據人之門戶。而主不爭。必有深謀存乎其間。不然。則必爭矣。吾將分兵以屯。則不足以禦口之爭。將悉兵以屯。則後無精銳以爲之繼。使口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辛

上張

兵四合。而外援不至。則守不同。以全師而不能固一城。則事勢去矣。此其危道一也。二屯隔在淮北。而長淮可涉之處甚多。若口以數萬人綴吾二屯。而簡精銳徑度他。所以將吾之虛。則二屯必退。而自救一夫。城守腹背受敵。彼先據吾便地。主反爲客。有必敗之勢。設欲堅守以牽制其後。則吾之江上。備禦必寡。而口之姦計。得以行矣。此其危道二也。口若深知吾情。以萬全相困。盡空河南。以誘我師。堅守河北。以待吾弊。吾將緩而不進。則無以慰中原之心。進而無得。則何以爲持久之計。旬月之間。情見力屈。馬肥兵合。彼以十萬騎。徐驅而來。彼衆我寡。彼逸我勞。陳之平原。

步騎不敵。元嘉之事。商鑒不遠。此其危道三也。有危道三。而欲進取衆人之所寒心。安得不少加隱忍。以爲二二年後圖之計乎。越淮而戰。既未可輕議。故有沿淮而守之策。雖然。守淮亦不易也。自安豐至于楚。上下七百里。當屯者五內爲五屯。之後繼當屯者三。大屯二萬。小屯一萬。略計用精甲十二萬人。而輜重不與焉。料今諸軍未及此數。若兵少而強。欲分之。形勢寡弱。雖落不同。一處失利。望風引退。此楚之三軍。所以爲蹙布禽也。又觀自古號爲重鎮者。皆城池高深。守禦備設。糧儲充衍。兵力強盛。賊方遠來。利在速關。吾則因變制宜。以長策待之。可戰則戰。可守則守。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圭 上張三

兵鈔之糧食舟船。悉以資寇。可不慮乎。比者陸運丁夫。甫及渡江。而道亡者十二三。水運兵稍健達淮陰。亦或卒聚而舍去。人情豈不忠於國。誠畏死亡而惡勞苦也。議者曰。吾與屯田矣。糧不患乏也。吾招降附矣。兵不患寡也。吾作堡寨矣。守不思弱也。此又不然。與屯田而兵不足以護之。資盜糧也。招降附而兵不足以接之。遺賊禽也。作堡寨而兵不足以援之。爲寇守也。祖逖常屯田于譙北矣。熟則寇至。行之數年。不得其利。褚裒常納魯羣之降矣。覆師代陂。河朔二十餘萬口。皆不能自拔。南唐白甲軍屢敗周師。卒無預于淮南之存亡。抑又有甚不可者。屯田應募之人。大抵強壯者。而老弱居其六七。以次農夫所食計之。歲雖大獲。僅能糊其口。稍有凶旱。固不足以自給。况敢望其有餘。以省餽運乎。今種藝之時。既已失矣。北來之民。且當坐食。官不廩之。則立見饑困。欲常給之。則望來歲之麥。猶甚遠也。曠日持久。賑救不逮。則新附之民。羣聚爲亂。與舊民勢不相安。郡邑之吏。恩信不足以懷。威令不足以禁。一夫異心。禍不可測。此其甚不可一也。重鎮營也。堡寨猶指也。營之不存。指將安附。今吾兩淮重鎮。既不可恃。而欲獨恃堡寨。以當口人是猶磨其兩臂而欲資十指之用也。牛雖其齒于豚上。其畏不死。郭默李軌。皆以奇材爲塢主。而後

無大援。終不能攫石勒之鋒。則下于二子者。又可恃乎。况兩淮事體。與舊不同。去歲未及收成。口騎已入。堡塞之民。尚恃累年之儲。稍可持久。今一旦蕩盡矣。秋高寇至。餘糧栖畝。而驅之入堡。將何所得食。與其聚為餓殍。孰若縱其避寇。尚可以苟生乎。此其不可二也。二者既不足恃。而欲以傘寡之師。沿淮而守。誠不易矣。故有夾江而戍之策焉。其說曰。我師可守而不可以戰也。淮南可以輕處而不可以重鎮也。胸山可遷也。泗壽可棄也。吾盡長江而守之。彼豈能輕捨戎馬。以與我爭舟楫之利也。吾舉淮南而空之。彼豈能千里饋糧。以與我為持久之計也。吾以東軍屯廣陵。西軍屯歷陽。以為夾江之形勢。小人則逆而擊之。大至則避而守之。蓄銳以待其弊。徐行以驅其歸。此誠因時量力之計。然以理揆之。則有不可者八焉。自古迄今。但有勞師費財。以爭要害之地。未見舉數千里盡棄之者。淮南我之藩籬。失淮南則長江之險。與彼共之。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一也。國家財用。與古不同。京口建業。與行在之兵。所仰給者。牛出通泰。去歲口騎臨江。曾未月餘。而二屯有乏財之慮。若葉廣陵。則二州不守。是不戰而坐自斃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二也。胸山自古為重鎮。在今日尤為要害。若昔都建康。則海道乃牽制之師。今都武林。則海道為腹

心之疾。胸山之存亡。非一州之利害也。去歲幸天賜我以開海上之功。今若委而去之。則山東之動息。有不得而聞者。豈不殆哉。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三也。淮南之地。土皆膏腴。口若以重兵扼廣陵。歷陽。而以餘軍為屯田之計。因其農隙。城而守之。則吾之勢蹙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四也。晁錯言中國之長技五。匈奴之長技三。今之黠口。兼而有之。其不及江南者。舟楫而已。去歲采石之戰。口船乃倉卒所造。例皆薄小。操舟之人。又非便習。故我師擊之。易于拉朽。及其據廣陵也。控引清河。蒙衝。用瀕河棹手。刻期將濟。京口為之震動。雖勝敗未可知。亦已危矣。今若輕棄淮陰。使復行前日之計。則吾之長技將與彼共之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五也。長淮之消。誠為難守。然其間山川之阨塞。可以控制。而要擊者。非一也。今將盡棄以縱敵。是不斷大兇之說也。是不塞成阜之說也。長江之上。首尾隔絕。可撓之處。甚多。彼投兵死地。而我欲生而制之。亦不易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六也。自口收盟。荆襄巴蜀之師。喋血以收故地。尺樓寸取。猶未有濟也。一旦縱敵。使以重兵臨江。而以舊境要吾之成。吾將拒之。則不能無懼。吾將許之。則恐絕中原之望。失將士之心。疑懼交戰。而間隙生矣。此淮南之不可輕棄七也。議者曰。吾非棄淮南也。特不以重兵遠

去而觀事之可否耳。是又不然。廣陵歷陽皆非控扼之要。地賊若水陸並進。而我師汎舟於江。有還顧之心。其勢必不戰而退。強寇在前。而欲退師。則瓜洲楊林是其成鑒。如此則名為夾江而戍。其實已棄淮南矣。此其不可者八也。夫自三國分裂。以及東晉。南北五代之際。江淮戰守之術。未有不出于三策者。今乃曰皆未可用。是終無策而可乎。不然也。泥古人之迹。而昧當今之宜。不若求古人之意。而適當今之用。兵之爲道。誠多變矣。其大要不過天時地利人和而已。今之所謂天時。雖不論可也。所急者地利耳。所賴者人和耳。淮陰肝胎。以打清河。堰瓦梁。固清流。以扼中道。阻下關。重山之險。以守淮西。此因地利之說也。廣招募以重督府。而固根本。明賞罰以悅人心。而勵士氣。嚴保伍以禁奸民。而助軍勢。此致人和之說也。地利有。有自然之地。利有使然之地。利自然者。非人不守。使然者。非天不固。不可不加察也。淮東最爲今日要害。而清河又當口人舟船之衝。淮陰肝胎。是其控扼。其地多水。非騎兵用衆之地。曩者免首周嘗畏之。惟廣陵以西。滁陽以東。平原易野。利于用衆。昨口渡淮。分兵東馳。三日而入滁陽。五日而戰。六合七日而至儀其。乃繞出淮東軍後。卻宏濶以衆寡不敵力戰而不能抗。非將士之過。失地利故也。滁河翁受淮

東聚山之水。瓦梁居其下流。堰而滯之。六合西北可使浸爲大澤。沮如泥淖。騎無所勝。環滁皆山。而清流關爲之喉。脊其地勢險阻。亦可爲控扼之處。此淮東之地利也。淮西自合肥以北。平原千里。惟利騎戰。而我師經楊林瓜洲之。劔喪馬甚多。不可棄吾險阻。與彼爭利。惟山口以東。至于青陽。重岡複嶺。非用騎兵之地。宜因而設險。以爲拒守之計。此淮西之地利也。今去防秋不兩月。宜速遣材智疆力之士。與諸曉渠堰者。往視瓦梁之利害。而程其功用之多寡。速發江南旁郡丁夫。募淮南游手。與大軍雜作。既成則置屯其上。以千人守之。時其繕修。而防其盜夾。仍遣軍將之。明練與幹官之材敏者。同往清視。其關隘而營築之。并諸山之間道。苟可以過師者。皆相視焉。可壅則壅。可棚則棚。或累石以隘其道。或橫木以塞其徑。不可塞者。則置候望以守之。仍以便地築壘。以示持久。四山憑高之處。多置烽火。以伺察警急。又遣官屬往合肥之軍。與其主將親自按行。自山口達于青陽。凡可以爲關隘者。稍加人力。如清流之側。則兩淮之形勢成矣。形勢既成。然後悉淮東之軍。分屯于淮陰肝胎。而以偏師屯于滁陽。悉淮西之軍。分屯于合肥居巢含山。而以偏師屯于舒城壽春鍾離安豐。留馬軍一二百騎。列舖以爲斥候。口之未至。則使將士解

甲休息。牛酒口勞。以養其銳氣。又使募其民。以爲鄉導。相與弋獵馳騁。出入乎山澤之間。以習知其道里。遠近曲折。險易之處。山澤高下。扼塞要害之形。無間新遠。莫不畢至。口若來寇。則淮陰盱眙之軍。臨朐淮東之守固矣。口之小入。則合肥之軍。簡吾精銳。逆擊以挫其前鋒。居巢含山之軍。分扼下閣柘皋青陽之險。以虞其衝突。口若大至。則合肥之軍。亦斂聚以就柘皋之屯。據險而守。勿與之輕戰。舒城之屯。不易其處。以蔽廬江。而淮西之備設矣。口欲進。不可而急於與我鬪。則其情易見。然後乘間伺隙。出奇合變。利以誘之。伏以待之。吾既習其地利。而彼輕陷吾之計中。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上

張九

可一戰而破也。此說誠行。有利而戰。勝不與焉。兵屯便地。水運流通。人力不費。軍食不乏。一利也。口之間探。必知吾情。守備既修。蒞謀自沮。二利也。險塞既成。居民有恃。流冗來歸。物力漸復。三利也。議者必曰。淮陰盱眙。未易守也。劉錡以全師據之。卒捨而退。今之將士。能否未可知。而必其守可乎。是不然。錡非敗而退也。口出其後。而歸以自救也。今瓦梁既立。清河既固。無後憂矣。淮東之不可棄。其辨之已詳。又何疑焉。議者又曰。瓦梁吳之涂塘也。孫權作以淹北道。用兵十萬人。其功力必大。今能爲之乎。是又不然。吳之役在魏境。而廣陵去樂邑不四舍。故必重兵以護之。

而又併力以作。築城以守。用人不得不衆。今吾乃作於內地。必不若是之煩費可知也。就今用工十萬。其費幾何。而能省兵數萬。亦何憚而不爲。思小費而忘大患。非良策也。議者又曰。瓦梁之下。良田何啻萬頃。今堰一成。漫爲陂塘。所失大矣。利未見而先睹其害。人誰樂從。是又不然。虎豹之爲害也。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也。蛟蜃之爲害也。竭澤不顧漁人之細罟也。今將捍天下之大患。而恤區區之田。不已闊乎。兩淮膏腴。何啻千里。皆爲荒榛。誰能恤之。又况此堰一成。其旁高仰之田。必爲沃壤。民從而耕之。是失之東隅。而收之桑榆也。復何慮乎。議者又曰。南唐豈無瓦梁。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上

張十

而周師乃自清流以趨六合。方冬水涸。豈能斷口來之道乎。是又不然。吾作瓦梁。非以斷道也。既守清流。又以爲重險也。沒其平原要之隘。豁口與我師競逐乎尋常丈尺之地。而無所用其衆。爭衡乎沮洳汚澤之中。而無所騁其技。彼雖至。愚豈肯輕涉絳地。以自入於天牢天陷之間哉。議者又曰。清流之險。不足恃也。皇甫暉以數萬人守之。太祖皇帝以二千兵取之。如拾芥。况欲以偏師守之乎。是又不然。天下無不可守之險。劍閣長江。亦嘗失利。又可棄而不守乎。太祖皇帝神武也。且有天命。皇甫暉庸將也。以十倍之衆。不能持久而倉卒于一戰。是以取敗。安可以常理論。

哉。口知吾設重險以待之。必不用大衆。而以偏師來。吾亦以偏師當之。且得地利。無患不勝。矧吾步卒精強。短兵便習。以寡可當口人之衆。固不待兵之多也。議者又曰。淮東之地。誠不可棄。壽春合肥。皆爲必爭之地。又可棄乎。是不然。地有常險。兵無常勢。以常理觀之。寸地亦可惜。以權宜論之。力所未及。不得已也。淮東西地利不同。吾之爲守。不容不異。竊又譬之。壯夫之搏虎。以力。羸人之搏虎。以智。以力者。撲臂而下車。操戈而前鬪。與之決。一旦之命。此力戰之勢也。以智者。設其陷阱。張其機弩。使之咆哮而前。自墮吾計。此設險之勢也。夫歲我師甚可禦寇。不幸將非其人。不戰自敗。既失所謂壯矣。今士氣不振。軍行傘窳。殆如羸病之人。得不變而用智乎。議者又曰。若棄壽春。則光黃無援。口將自彼而入。是又不然。光與蘄黃。相去皆數百里。水運不通。非川大師之地。若分兵而來。吾以九江之屯。固守其前。而以襄漢之師。聲援其後。勢必可解。假使吾之重兵。屯於壽春。豈能禁口之不向弋陽哉。議者又曰。古人皆疾戰以定天下。守險抑爲下策。不足用也。此又不然。新造之國。與已成之業不同。草昧之初。英雄無定主。生民無定志。事成則帝。不成則口。亟戰以決雌雄。誠不容緩。至根本既立。人民既安。較之一擲。不若出于萬全。今日之業。雖未

大成。要以安國家。定社稷爲主。不可輕也。又光戰守常相因。戰所以爲守。守所以爲戰。初無定形。要不失吾地利。斯可矣。議者又曰。淮西重山之險。不著于傳記。前人未之守。何足恃乎。是不然。天下無常勢。或分爲十二。或合爲六七。鼎峙而爲三。中分而爲兩。莫不各設險以固其國。豈山必若江淮而後可乎。戰于平原。粗得地利。猶可勝敵。就謂連山之阻。從而修之。不足爲阻乎。曩歲敗口於彼。蓋由我得地利。而下閣爲之牽制。王權之棄昭關。由不守下閣。而口師入之。遂出我師之背。此又成敗已然之効也。議者又曰。陸運之夫。尚謂勞費。築堰修險。其何以堪。是不然。事有輕重。時有緩急。人皆知之。民情雖好逸而惡勞。亦必好生而惡死。孰肯以負擔版築之勤。忘蹂躪因奴之苦哉。與其飛芻挽粟而徒費。不若治堰設險而有用也。議者又曰。去歲口退。失亡已多。夾淮諸郡。亦皆荒梗。其勢未能再舉。深入何必先爲煩費。來而圖之。亦未晚也。是又不然。彼若果有內憂。未能大舉。或知吾有人。不敢輕動。誠恐有之。然解紛者。不控拳。救溺者。不搏撻。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口若有謀。必攻江淮。以求吾成。則關中山東之師。不戰而自退。安可恃其不來乎。使吾設險于此。而口不敢南下。則吾已全勝。此上兵伐謀之說也。至兩關之將。噫。臍

矣。議者又曰：審如此策，能保我師之必勝乎？是又不然。仲友所論者地利耳。抑又有人事焉。若百將一心，三軍同力，雖百萬之師，滔天之寇，猶可敗也。若將不恤士，士不用命，雖金城千雉，天塹萬里，猶難恃也。故仲友敢獻人、和之說，竊觀自古江南之兵，未有如今日之寡者。昔古者軍民一道，故民富則兵益多。今日兵民異道，故兵少。則民必困加之息兵以來，奸臣謀國，諸處大帥，任用匪人，隱濫尺籍，名存實亡。朝廷平時，賤於虛數，特以爲安。一旦出師，乃飛檄而請救。今雖知之，而未能發也。料今見兵以守兩淮，猶恐未足，而大江以南，京口建業，本根之地，殊未有以鎮之。萬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上張

上張

一不捷，何以爲哉？又觀近日軍情，驕而易怒，稍不如意，浮言得動。上下苟且，幾有臂指不相運掉之處。彼謂國家恃我爲命，而他未有以制之，其勢不得不爾。若吾在內之軍，足以常之，則恩易以制，而號令行矣。雖然，朝廷嘗令諸將募兵矣，既所得不多，其間復有冒濫。今將如何而廣之耶？仲友以爲今日招兵，不當於沿江諸郡。人情誰不惡死，彼目擊兩淮諸軍，戰陣死傷，暴露疾疫，道路流離之禍，雖有重賞，不能使之爲兵。彼之所畏，有重於所欲故也。惟山越之民，剽悍輕疾，類以私販自業，曹聚爲羣，動輒數百。聚民以氣力相高，蓄養游手，教習兵器，頗成部曲。若干闔浙江

湖素號風俗強犢之地，重立賞募，能招集強壯，堪充行陣，及五十人者，則命以軍功之官，使長其人，而食其祿，遞而加之。至於千人，各有等差，其有願爲屯田之兵者，則一以常二倍加其秩。州縣之官，能募及其數者，比類賞之。如是則私販之黨，與豪民之部曲，與游手之民，皆可號召而至，不數月而十萬之衆集矣。又於沿海諸郡，山多材木，水道流通之處，多造戰艦，令至千艘。富人能以私財爲官造船者，計其工費，視募兵推賞。然後以所得兵分二屯，駐之江上，以爲淮軍聲勢。戰艦水軍，布列津要，以備緩急。各運宿將之寬厚得衆，紀律整肅者爲之長，示之戰陳，使知方圓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上張

上張

曲直之形，勒之金鼓，使知坐作進退之法。教之武藝，使知馳射擊刺之便，以身相術，教而勿誅，以信率勵，寬而勿縱。俟其稍稍習熟，上下相安，將知士心，士識將意，明之以號令，示之以賞罰，教之既成，然後用之。將何施而不可哉？此廣招募之說也。古語有之：賞罰中則兵強，人孰不愛其生。今使之履鋒刃，蹈矢石，出入乎萬死一生之地者，豈他術哉？重賞誘乎前，而嚴刑驅乎後，爾其可使之不當乎？雖然，朝廷嘗寵王權劉汜矣，又易成閭戚方矣，又不吝厚賞以答戰勝之勳矣。今將如何而明之耶？仲友以爲兵之刑賞，不當專以成敗論，要觀其用命與否耳。甘書曰：用命賞于

祖不用命戮于社是也。去歲諸將固有於樹子之戰。馳入萬衆以救姚興。身披重鎗者矣。於楊林之退。身履兵刃。勦士力戰。爲諸軍斷後者矣。而賞有未當功也。固有身提禁旅。來援淮右。首鼠觀望。旬日不進者矣。安坐舊屯。妄奏克捷。劫執降人。欺爲鹵獲者矣。而罰有未當罪也。又况六合之戰。未見顯賞。淮西之敗。不卽言誅。則未厭人心之甚也。儀真之民。皆能言六合之戰。口兵數萬。而我師不滿二千。弓折矢盡。力戰不休。繼雖引退。而口猶躊躇不敢徑進。劉錡得以退師。此戰與有力焉。未見顯賞。何以勵敢死。去歲淮西衆力不少。器械精新。望風引退。長淮失險。偏師死關。而勿救。使馬盡棄而不顧。楊林蹂躪。山摧先奔。兩淮塗炭。由樞縱敵。未卽嚴誅。何以謝天下。今天子既以大權全付相公。罰罪賞功。在此一舉。勸懲既行。將士畏慕。雖使之赴湯蹈火。猶可也。而况他乎。此謹賞罰之說也。荆揚之民。天性輕剽。易動難安。邊境擊兵。銳師悉出。遠方傳聞。常多失實。奸人乘之。扇惑愚衆。潢池弄兵。不可不慮。州郡之兵。素無紀律。驕惰成風。去歲調發。已出勉強。涉冬而歸。頗多死喪。今秋復發。其勢倍難。畏死偷生。亦何不至。可潛消二變者。莫若保伍而已。雖然。去歲朝廷嘗下保甲之令。州郡行之。擾民無益。今將何如。而嚴之耶。竊以爲天下之事。講之

貴乎熟悉行之。貴乎果斷保甲重事也。周之乘馬齊之內政。唐之府兵。不過乎是。去歲乃因人言。率意下令。初無法制。可以遵守。郡邑人自爲政。豈能不擾。今若博詢衆人之言。詳問四方之俗。孰究其利害。而悉爲之法。制使郡邑有所遵守。亦何患其擾哉。行伍既成。則不獨保鄉閭。察奸盜而已。可以漕運。可以守禦。可以據險塞。而張疑兵。可以治壕塹。而修堡壘。舉沿江諸郡。分番而迭用之。數萬人易得也。其爲兵之助。不亦大乎。是嚴保伍之說也。三說誠行。先有三利。而戰勝不與焉。軍聲既振。勇氣百倍。點口問之。喪其精膽。一利也。饋悍之夫。悉去爲兵。善良安居。內無竊發。二利也。內外相制。威令易行。保伍嚴密。奸人必獲。三利也。議者又曰。江南之兵。類皆脆弱。不可持久。不若廣招降附。募其壯者。以爲兵。是又不然。自古南北相持。南兵常以募當北兵之衆。以一當十者。史傳屢見之矣。項羽以江東子弟八千。轉戰中原。李陵以荆楚步卒五千。深入沙漠。劉牢之以北府兵五千。破斬梁成。陳慶之以白袍六千。乘勝入洛。南兵之精強如此。顧其將何如耳。議者又曰。今使富人納貲。而與之官。彼猶不願。矧使之募兵。其誰從之。是又不然。舊制之令。不信於民久矣。彼以無事之役。必爲棄物。是以不願。今募兵則軍功也。又不待參選而已食祿。是朝貴

而夕榮也。且有功名之望。其誰不欲。矧私販之魁首。奸惡之囊橐。一旦應募。則去盜賊而爲王官乎。雖然。必重其賞。而不可以吝。賞薄則人必不從。若以百人而一官率之。不過千官而得十萬衆矣。今一捷而受賞者數萬人。冒濫甚多。而不能吝也。何獨于此而吝之。議者又曰。以今見軍而財力不給。今欲遽增十餘萬衆。則金穀器械賞儲之費。何以給之。是又不然。曩者拏兵之際。數大將之屯。其兵數殆倍於今。彼時既能給之。豈今而乃不能。蓋開閭散之未善。而耗散侵盜之尚多也。今欲強國勢而立主威。非兵曷濟。乃欲以乏財廢之。將坐待其斃乎。議者又曰。熙豐保甲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美

上張七

之弊人皆知之。今乃欲蹈其轍。不亦難乎。是又不然。井田之制。新室用而亂。唐室用而治。車戰之法。馬隆用而勝。房琯用而敗。法之善否。亦在人而已。祖宗之時。海內久安。朝廷之兵。不下百萬。無故而興。保甲人是以擾。今時方艱難。兵勢寡弱。人有自保之心。因時而利導之。不亦可乎。但當熟議而謹守之。不當因噎而廢食也。議者又曰。山澤之民。既多喜亂。一旦結爲保伍。使之私習戰鬪。無乃導之爲亂乎。是又不然。天下之民。善惡常相半。惟善者無以自保。則惡者得以肆行。保伍既立。則善人恬而惡人懼矣。若重城郭而輕郊野。使有以十制一之勢。旌旗器械。悉聚諸富民

士大夫之家。而細民不得而私有。亦何遽至於召亂哉。議者又曰。今之民力已匱乏矣。朝廷方將責其助君之須。又使之爲保甲。有旌旗器械。金鼓之費。不幾于重困乎。此又不然。保甲良法也。非乘有事之際。不可以興。於富人者。類皆高貴而多怨尤。備備有寇攘之憂。今吾之法。將以衛而安之。彼亦何吝乎一時之費哉。若擇其鄉里士大夫之賢者而統率之。亦不患乎擾人矣。由前之說而得地利。由後之說而得人和。因之以天時。持之以歲月。則設險之策可進而爲守。守准守淮之策。可進而爲攻。取利則可爲恢復。退不失爲固守。之計矣。雖然。此特區區管見。不足進於相公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美

上張氏

之前抑又有思。愚謂古者曰。古大臣分閭外之權。任天下之重。內必有同心之賢。以濟其謀。外必有實用之材。以辦其事。大臣之於君。誠有魚水之親也。誠有雲龍之會也。然而握大權。制重兵。其情雖親。其跡易疑。至明微于膚受之愆。慈母戒于三至之言。雖郭子儀之忠。見害於元振。則功或不究。必有忠信哲艾之士。謀議足以動悟人主。忠力足以折伏奸佞。以爲吾之內助。則君不疑而謀以濟。若李西平得陸宣公爲之主。是也。大臣之於事。智謀誠足以察也。器識誠足以任也。然而運籌決勝者。不親汗馬之勞。發縱指示者。必有獲獸之犬。苟違節度。易以取敗。雖諸葛亮之

實見誤於馬謖。則事或不成。必有戰勝攻取之將。忠義足以感三軍。智勇足以應萬變。以爲吾之外助。則力不勞而事已辦。若裴晉公得李光顏爲之戰。是也。相公忠孝貫日月。德望冠本朝。天下之士莫不延頸歸心。樂爲之用。誠不患無其人。然恐萬一之中。有分毫不如人意。以害爲山九仞之功。豈可不深思而熟慮哉。仲友愚無所識。不勝忠憤激切之情。輒貢狂悖。惟相公少加擇焉。天下幸甚。

大營包小營。部隊謹嚴。甲仗精利。連營數百里。四頭八尾。觸處爲首。與陳龍川真一時瑜亮。陳則張設恢雄。唐則織結密實。兩雄不相下也。孫正位識。

與朱元晦秘書

陳亮

比者思恩奉狀。聊以致其平時所欲言者耳。非敢與長者辨。乃承醇複下諭。所宜再拜受教。而紙末之論。尤使人惻然有感。自當一切不論。然其間亦有不可不言者。如亮之本意。豈敢求多於儒先。蓋將發其所未備。以望後世英雄豪傑之口。而奪之氣。使知千塗萬轍。卒走聖人。櫟子不得而來。論謂亮推尊漢唐。以爲與三代不異。貶抑三代。以爲與漢唐不殊。如此。則不獨不察其心。亦併與其言不察矣。某人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天闕者。人遂其性。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咸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論之所謂小康者。乎。只口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爲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伯。孟子力論伯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

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於來論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論心跡。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於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於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攬金銀銅鐵。錄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新婦急欲爲其父遣人。一夕伸紙引筆而書。夜未半而書成。不能一一盡較語言。亦望秘書察其大意耳。王通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聖 與卷

有言。皇帝典書不得而譏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秘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于五百年常恨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于五百年常廢可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切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於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於駿驥中。有以得其真心故也。波流奔進。利欲萬端。變轉於其中。而能察其真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於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

真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於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間。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堯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常言也。而謂指其須臾之間。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白別於魏宋。二武。漢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聖 與卷

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准。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者。不知于五百年之間。以何爲真心乎。堯舜根本工夫。自有欠闕。來論誠不誣矣。至於昨去龜墨。脫畧規矩。無乃通國皆稱其不孝。而因謂之不孝乎。此夷狄所以蒙頭塞眼。柳下惠所以降志辱身。不敢望一人之或知者。非敢以漫待人也。勢當如此耳。堯不敢有望於一世之儒先。所深憾者。言以人而廢道。以人而屈使後世之君子。不免與途窮於千五百年之間。堯雖死而目不暇矣。樓臺倒畔。楊花過。簾幕中間。燕子飛。當時論者。以爲貪人安得此景。堯今甚貧。疑此景之可致。故以

爲可只作富貴者之事業。而來論便謂做沂水舞雩意思不得。亦不是抱膝長嘯底氣象。如此則咳嗽亦不可矣。心之所欲言者甚多。來戒之及。過是決不敢更有所言。但所謂不傳絕學。更須討論者。猶恐如俗諺所謂千錢藥。却在包籬邊耳。計作抱膝吟。須如前書得兩篇可長。詠者爲佳。不必論到孔明抱膝長嘯各家園池。自有各家景致。但要得語言氣味深長耳。

是真儒辨難讀者莫認作談士機鋒 阮震嶼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星

庚子

又書乙巳

陳亮

春夏之交。辱報翰甚悉。所以勞長者之心力。而費其言語者。亦不少矣。惶恐不可言。飢後又復數月。不任尊仰。卽日秋氣愈肅。伏惟天生賢哲。茂對令辰。台候動止。萬福千里之遠。不能捧一觴爲千百之壽。小詞一闌。香兩片。川筆十枝。川墨一挺。蜀人以爲絕品。不能別也。并移前一緣。設克肯于川。雪梨石榴四十顆。薄致區區。贊祝之意。能爲亮自舉一觴於千里之外乎。恃愛忘庶。不以薄少輕免爲罪。而笑留。幸甚。亮自去歲兩遭大變之後。意緒日以頽墮。鬚髮亦種種矣。所幸惟飯餘足。可免營求。若得蕭散十年。高床伏枕而兀。夫復何憾。惜其胸中之區區。不能自明於長者之前。人微言輕。不爲一世所察。秘書雖察之而不詳。多言又非所以相淹漬。抱此不滿。秘書謂其亦何所樂也。亮大意以爲本領悶悶。王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此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砂藏不得。秘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帝雖出於釋氏。然亦異於這些子之論矣。天地之間。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

光明。閉眼之人。閉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着。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存。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咎。其實不離於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汨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其邪也。時時閉。時時開。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其光明。以閉於長長閉眼者之後。則其利欲。時澆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快耶。洒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矜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秘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絕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畫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絕一世之人於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絕者。僅如纖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絕於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

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若景足矣。若知開眼。即是箇中人。安得換到此地位乎。秘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淨潔。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才有人心。便有許多不淨潔。草道止於草。而亦有不盡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於前。後嗣承庇於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淨潔。秘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間世界塗澆。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善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秘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誰其如緩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爲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得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亮之說話。一時看得極兀突。原始要終。終是易不得耳。秘書莫把做亮說話看。且做百行。但足人。忽如此說。秘書終不成盡棄置。不以入思慮也。亮本不敢望有合。且欲因此一發。以待後來云云。

聖人之心。人人共具。做得一件善事。濟得許多人。必有

一段誠心周於事之始終未有偶值其一念之良而能成此事者也。古人言學極是簡易。曰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只誠心爲善。便是聖學。後世言理學。口精日細。視漢唐人糞土不直。欲求文景貞觀之治。卒不可得。同甫之論千古不易。王崇炳

上劉約齋書

許謙

道於萬物。無所不在。用物而中於道與否。則存乎人。均一事也。彼應之則非。此應之則是。非事物之理。本有是非也。人於理有明不明。而措諸行事。有當不當爾。昔者聖人與天同道。建皇極於上。天下之人。莫不服其睿知。而懷其道。德輿之俱化。而不自知其所以然。雍雍熙熙。圓于和氣。舉天下無一事一物不得其所。此不言而教。不動而化。堯舜之世。比屋可封者。爲是故也。蓋陰陽運行無息。純粹清明之氣常少。而錯揉偏駁之氣常多。故聖人不世出。其得氣之清純。而受大任者。既立乎其位。而化當世矣。又深慮夫繼之者未善。而勝斯道也。故不得已而後立言。此其以天之心爲心。而直字宙同胞其民也。孔子之聖。適逢天運之失常。而不得立乎其位。以化當世。又憂後世聖人之不復作也。故取前聖之言。而折衷之。以爲不可易之大經。萬世之下。道之顯晦。則係乎人之明不明。而載道之器。未嘗不全于天地之間也。詩以順情性之正。易以謹事變之幾。禮以固其外。樂以和其中。書以示聖賢之功用。而春秋以諫賞其善惡。孔子之意。豈不曰吟咏乎。詩以養其原。涵養乎禮樂。以成其德。應事則舉乎易之義。使知懼於春秋。而取法於書也。易禮詩書。各入人情。品量節制。若有有意爲

之書與春秋則史官紀當時事實爾孔子恐史之所錄記善惡混殺不足以示懲勸於春秋嚴其褒貶之辭使人知所懼於書獨存其善使人知所法故春秋之貶辭多而褒甚寡書則全去其不善獨存其善而已雖桀紂管蔡之事猶存斥篇蓋有聖人誅鉏其暴虐消彌其禍亂獨取乎湯武周公之作爲非欲徒紀其不善也是故羿浞之篡夏幽厲之滅周畧不及之觀此則聖人之志可見矣然則書者紀聖賢盛德大業之全書爲萬世之師法綽綽乎其餘裕雖火於秦而沒其半未害也後聖人而作史者法於春秋作編年而不敢加褒貶法於書作紀傳而不敢獨存其善

先師仁山金某吉父生於外紀既成數百年之後而於書雖求千古聖賢之心沉潛反覆覽與史氏所紀者大異於是脩成一書斷自唐虞以下接於通鑑之前一取正於書而兼括易詩春秋之大旨旁及傳紀諸子百家雖不取如綱目寓褒貶於片言隻字之間而網羅遺失芟夷繁蕪考察證據坦然明白其於書則因蔡氏之舊而發其所未備其微辭與義則本朱子而斷於理勒成若干卷名曰通鑑前編某受業師門昔嘗竊窺一二而未獲見其全書至於病革猶刪改未已將易質則命其二子曰前編之書吾用心三十餘年平生精力盡於此吾所得之學亦略見於此矣吾爲是書固欲以開學者殆不可不傳然未可泛傳也吾且歿宜命許某大錄成本此子他日或能爲吾傳此書乎某聞之抱書感泣今既繕寫成集矣吾聞君子之身存而其道之行不行者天也身亡而其書之傳不傳者人也先師學於北山何文定公魯齋王文憲公師友之門而北山實勉齋先生之高弟其爲學也於書無所不讀而融會於四書貫穿於六經窮理盡性誨人不倦治身接物益無毫髮歉可爲一世通儒嘗大有志於天下而不見用其命也夫平生所著書今或有傳者矣而此編上論堯舜以來皆聖賢功用殆非他書比身沒且十年而未克傳此則人

之過。蓋山林之士。未嘗光顯于天下。雖抱瑰奇。人安知而信之。必得當世大人君子。一品題之。然後可以發其蘊而新人之耳目。庶幾有信之者。韓退之擅一代之名。其文可必傳于世。烏郊浞籍之徒。獲交于退之。而其名至于今不朽。先生紹魯齋先生許子許文正公之傳。而許子之學亦出於朱子。則先師未嘗不同其原也。先生於文章。今之退之也。得一品題之冠于篇端。則是書可行於今。傳之於後。必矣。古人非窮愁不著書。先師之身亦窮矣。而此書則未嘗發于愁也。凡憤惋悲切。感激奮厲。形于言辭。僅足發其心之不平。而非所以公天下也。然而傳者亦多矣。今以公天下爲心。著書以利後學。乃反鬱而未傳。則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使未傳之書。因一品題之而得傳。則先生成人美之心盛矣。後學拜先生之賜大矣。然其書之可傳否也。則惟先生進退之。

紆徐寬通前編大旨亦已昭列 正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平

上四

與黃明遠第一書論日夜蝕

吳萊

頃見舉穀梁春秋遺失。有日夜蝕之辨。及觀劉氏權衡。亦謂春秋據見而錄。不應書日夜蝕。何休難之得矣。鄭康成強爲文過耳。予嘗考之。日月之贏縮。有常度。則日月之薄蝕者。候之亦且有常。聖人之作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固不能必日之有夜蝕也。莊之十有八年。三月日蝕。上不著日辰。下不稱晦朔。是則穀梁求所以解經。足以知日之有夜蝕。鄭君知所以驗日之有夜蝕。是故寧分穀梁之過。而不辭。古者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世修其業。以攻其術。孔子爲春秋之故。亦修殷之故曆。夫曆。春秋之所重也。後之儒者。或造家術。或用黃帝以來諸曆。必先推考日蝕。以驗春秋何則。日之行也。有中道。月之行也。有南北九行。當其厥朔之交。或蝕淺。或蝕深。或頻月迭食。或曠歲不蝕。是皆後世善算者所能及也。何休難曰。春秋書日蝕。不言月蝕。日者。因其無形也。故闕其疑。何緣以夜食書乎。予嘗推鄭君之說。知日之必有夜蝕。言乎前月之晦。日入久矣。言乎次月之朔。日出而已。虧傷。蓋天之晝夜。以日之出入爲分。人之晝夜。以天之昏明爲節。此傳所謂因主者之朝日。而後見日之有虧傷也。今而曰。一日一夜。合爲一日。日始出而虧傷未完。是謂蝕也。如或不見其虧傷。則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平

與黃

可謂夜蝕耳。夫自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奇者而論之。天平運而舒。日月則內轉而縮。日一日一夜一周天。而在天爲不及一度。若月已不及十三度有奇。以日之速。用月之遲退以及之一月之間。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日月一會。是則二十九日少半日也。天運之參差不齊。日蝕之在晝。在夜。不可以一定論也。必以日之始出。則爲晝。蝕日之既沒。夜行地下。則將不得爲夜蝕乎。徐邈曰。日夜蝕。衆星無光。蓋衆星託日以爲光者也。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觀海。出日。人世之間。開猶故也。于此而或蝕。謂之蝕。朔可矣。晝蝕未可也。又安得不曰夜蝕乎。予嘗遠

卷之十六

書

與黃

徵前代魏永安二年十月己酉日蝕。地下虧從西南角起。近據宋世淳熙十二年九月望。太史言月蝕在夜。新曆楊忠輔言月蝕在晝。慶元四年九月朔。太史言日蝕在晝。草澤陳大猷言日蝕且在夜。月猶有晝蝕。又况穀梁已有日夜蝕之傳乎。夫曆本春秋之所重者也。今而曰孔子從周。何嘗考殷曆設考之矣。今論語家語禮記中庸皆不見也。雖然。論語所載詩書禮樂皆嘗討論。獨無一語及春秋。將謂春秋非孔子作可乎。襄之二十有八年。書春無冰。哀之十有二年。書冬十有二月。蠡不宜有蠡而有蠡。可以有冰而無冰。是二者仲尼或指以爲司曆之過。曆差矣。則殷

曆庸有不考者乎。今而又曰。杜元凱嘗用劉歆三統曆。著春秋長曆。亦不曾因推長曆。言日夜蝕。雖然。元凱長曆晦朔參差。甲乙舛錯。委曲從傳。反謂經必有誤。是雖未始明言日蝕之在夜。吾以天運考之。則必知日之有夜蝕。不敢謂聖經之必無也。抑長曆併考古今日曆。乃知三統最疎。固不肯因而用之。以著長曆。長曆大槩劉洪乾象曆耳。乾象斗分細。故不可通于古。殷曆斗分寬。故不可通于今。姜岌有是言也。庸詎知春秋不用殷曆乎。今而又曰。自堯以來。因日之出納爲晝夜。若日出而已虧傷。便是晝蝕。不必言夜。是故日則驗日。初昏則驗星。此說善矣。然聖人之作

金華大畧

卷之十六

書

聖

與黃

春秋所以宣明曆數。而示諸人者。將不復以日月薄蝕之故而後定也。不然。則固不能必日之。不夜蝕也。嗚呼。天文曆數之學。不易言矣。聖人之占天也。有可以度數求者。有不可以度數求者。而其理固自行乎其間。又豈得以吾耳目之所及者而遽定也哉。然今日日夜蝕。經本無明文。惟見於穀梁子。穀梁子魯學也。至漢鄭君信之。晉范甯又信之。今之世學者。主胡氏。胡氏亦信之。予固不敢以不信也。然則吾明遠之所舉云者。傳之不信。而惟何休劉敞之緒論是徵。故又敢始終辯之。

非胸中有書不能論辯至此 虞雪崖

予秦晉晉授予乎昭漣秦踰修提隨河朔郭君子哲曰吾不知越歌子試爲我楚說之乃召越譯而楚說之曰今夕何夕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衆羞被好兮不嘗詒耻心幾頑而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水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其聲則越其辭則楚楚越之相去也不遠猶不能辨又况自今距今千有餘年而欲究其孰非孰是不亦難乎昔唐史臣吳兢有樂府解題近世莆田鄭樵又爲樂府正聲遺聲然性愛奇卒無所去取競則列敘古樂而更引吳均輩新曲均豈可與漢魏比論哉若樵又以天時人事鳥獸草木各附其類無時世先後而欲以當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美

聖人所刪之逸詩是亦無異乎文中子之續詩也今欲一定作詩之法且以考古自名古樂府之名不可以不存存之則其辭是也擬之則其聲非也不然吾願以李杜爲法太白有樂府又必摹擬古人已成之辭要之或其聲之有似者少陵則不聞有樂府矣幸悉以教我毋多讓焉

考古之論不可不載 阮震

答郡守聘五經師書

朱 濂

十一月二十七日承遣使者來山中賜以書幣強濂爲五經之師間命驚愕不知所云雖然執事之意則甚善也昔舒人文翁爲蜀郡守招下縣年少者爲學官弟子每行縣益從學官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蜀地大化比齊魯焉執事亦舒產是宜汲汲孜孜欲追于文翁也然而興學在乎明經明經在乎選專得良專則正鵠設而射志定土范齊而鑄器良聲流教溢俗轉風移反是則政墮矣此則執事不可不慎者也濂也不敏幼卽多病若藝黍稷與服車牛業商賈之事皆力所不任靖自念之吾將何執以閱世乎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濂

適家藏古書數千卷因取繙閱習久成性遂不欲棄去然亦藉是以自遣爾非有所能也是故家庭之間未嘗以知經稱之豈直家庭哉至于鄉黨州閭亦未嘗謂其通經也執事者不之察一旦強儒之使服深衣大帶張拱齊趨於講堂之上吾恐人無不笑之而所笑者又恐不止于區區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况五經自孟氏後無兼通之者如施雠之易大小夏侯之書轅固韓嬰之詩尹更始之春秋慶普鄭興之禮各僅僅成家而已濂視數子之間曾不足負羈絏以從執事采浮華而忘本實但見耳目具者輒聘以爲師執事倡之曰某可師也左右畏威莫敢諫白又從

和之。其實可師也。所以濫及千濂。濂縱不顧清議。曲徇執事。意而旬旬從之。衿佩森如立竹。執經問難。欲屏之。耶則所職何事。欲應之。耶則環視其中。枵然無所有。其於窘迫。實有不堪。執事何爲以強之乎。古之通經者。非思騰。簾口。舌以聲。替時俗。實欲學者爲忠孝。而孝者又百行之冠。見苟於孝道。有缺則雖分析經義。如蠶絲牛毛。徒召辱爾。陽城爲學官時。謂諸生曰。凡學者。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不省親者乎。卽斥去之。此古人龜鑑也。濂有嚴父。年垂八十。旦暮美雛親側。以盡愛日之誠。猶懼不足。乃使棄之以臨諸生。諸生將何以取法乎。諸生當不欲久去。膝下况爲師者。乃可爾乎。世豈無陽城將何而日。以見之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師嚴然後道尊。理勢然也。濂以輕浮淺躁之資。習懶成癖。近益之以疎頑。不耐修飭。亂髮被斜。累日不冠。時同二三友。徙跣梅花之下。轟笑竟日。不然則解衣偃臥。看雲出巖扉中。有類麋鹿然。見人至。輒驚遁。欲危坐一刻。亦不可得。自知獲罪名教。痛思懲艾。卒不可變。此執事素所知。非今日造此佈詞。如此之人。不棄絕則已。安可使儀刑後進。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濂雖不能造文。性樂之甚。當操觚沉思時。聞扉聲坐。不欲聞步履聲。雖犬猶不使之近。卽近輒拊几大呼。人咸指爲狂易。傳以爲笑。備章不能就。

擊磬。遶室中行。或小者。頭簡髮如捕蟲狀。或摩搔。展使氣。隆隆然。降升乃已。若一入城市。衆人叢居。又無遠房曲閣。可居。筆未書半行。徂伺。復視大鳴小噪。敗人興趣。寧失萬金之產。乃不怒。苟廢此樂。不如無生。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平生橫慾。視世人所爲。顛倒變幻。動如神鬼。或握手視肺腑。乃宿刀劍之慘。或聞爭紛不可解。則暗數玉帛之好。如此之類。不一而足。明以告我。尚不能通曉。況啓之以端。欲使其揣摩測度。耶。自料決不能與此輩相周旋。苟與之相周旋。寧免其見賣乎。况近日有短視疾。雖月下可讀蠅頭之字。距等人問。白晝則不見人。不相知者。必以我爲簡。非挾人以濟如水母之目蝦。必有福我者。素無所仰於人。不知奚故而自求苦。乃如此。執事何爲欲強之乎。又自嬰禍患以來。得怔忡疾。見一夫負戟而趨。心輒驚怖。若杵擊下上。面無光澤。口噤不能對人。近年衰羸。日甚。酬答稍煩。則肩解頰墮。重如壓石。急呼枕熱。寐一二時。然後漸復。其舊自庚亦不久在人世者。所居之北有一聲。聲甚俗。以其如馮翊夏陽之山。因號曰小龍門。其間多閑曠之地。思誅茅架草室三間。以奉老親。則志行畢矣。此足一出。衆事皆棄。皆日夜繼之。與執事相契。亦難言。初無不共戴天之誓。執事何爲欲強之乎。昔者衛人有西乞牟問補師。輪曰。世

傳五鳳信祥徵乎。曰有。東方則發明。南方則焦明。西方則肅爽。北方則幽昌。其見或有孽焉。唯中央號鳳凰。乃至瑞耳。曰可獲之乎。曰否。有德則見。岐山之陽。爾非可以力致也。褚師弗之信。出千金。儲岐山。民疑之。羅彩鵲售焉。褚師持歸。夸諸人。人皆笑之。執事所爲。無乃有類於是乎。吾竊爲東萊倡道之邦。而龜山考亭之正宗。又往往傳諸學者。故閭閻之家。多尊道德。而薄功利。據案說經。比比皆是。執事不彼之仰。而獨此是強。豈棄瑞鳳而愛彩鵲乎。古人有云。經師易得。人師難遇。執事於易得者。嘗不鑒其僞真。况所難遇者耶。爲執事不取也。雖然。執事孜孜汲汲。以典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本

答郭四

爲意。何讓乎獨之文翁。但未能選良師傅。其術爲少疎爾。今之爲守牧者。不爲不多也。而溺冠跨項。亦有之矣。如執事者。又何可少哉。濂非明經者。愧不能成執事之意。化吾邦如齊魯。故歷疏鄰夷之不可強者如此。惟執事采擇焉。倘賜之不置。則黃冠野服。負親而逃東海之上。豈能忤性。狗物。澹澹隨人作上下耶。禮幣隨使者還。千萬情辭。筆不可盡。

巖類稽叔夜之與山巨源書。事寫刻。酷固是絕特。崇新

答汪秀才書

胡翰

遠近書問。自往歲至今。一旦再矣。歷時既久。恐以不敏。取疏遠於足下。而動懇之意。終始不渝。則僕雖不承。願接辭。有以知足下之爲學矣。足下立志甚高。陳義甚偉。不以世俗之笑侮折辱。爲折辱笑侮。行已以孝弟爲本。進修以古人爲法。讀書討論義理。以洙泗濂洛之書爲主。上有難兄。下有難弟。何求而不獲。宜無藉於人也。雖藉於人。宜得當世碩儒。淵洽光大。真知實履。足目俱到。中心粹然者。與之切磋問學。激揚其不撓之氣。敦篤其有爲之志。肆其有而極其才之所至。可也。何取於僕也。僕幼愚癡。老更變故。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本

答汪一

殖荒落。未嘗抗顏一日。以爲人師。偶承校官之乏。僑居茲郡。與諸生進退俯仰者。數歲矣。計其交遊之士。步武相周旋。議論相上下。或日一至焉。或月一至焉。或月日之間。屢至焉。環郡之中。以及郊牧。又遠而邑里。未嘗有以問學爲已事相告者。豈一鄉一邑一郭之人。皆憧憧望望。不暇從事於是哉。良以僕非其人也。非其人。則將有所不屑焉。足下相去稍遠。曾不知之一旦。過采浮譽。以不及見爲恨。累數百言。道其願見之懷。與其所以爲學之意。足下之志誠篤矣。陳義誠偉矣。將以自異於今世俗之人。求合於古之君子。誠亦異於人。而有合於古矣。僕安所進於左右。獨念

人之有生。甚不易也。學者竭思慮。疲精神。於聖經賢傳。百家之言。甚勞也。朝氣之氣。彌宇宙。而薄光景。壯洋洋。位非不勃然銳矣。未崇朝而消液安足。待乎故君子貴乎有所養。見聞之知。不可以爲真。知有外之心。不可以合天心。具意斷可識矣。又况以一人當兆人。以一世觀萬世。與天地並立相終始者乎。其氣象亦可見矣。僕嘗殆焉自揣。其不可惕焉。將以遷善補過。不敢以衰病肆焉。而不加省。其願學者如此。其於文字。既非其長。且不樂爲也。世俗不知者。以其疇昔嘗秉筆焉。輒慕而求之。僕亦不得已而應之。豈其心哉。足下非不知我者也。今幸以正學告我。我安得不

吳濬仲學士曰。仲申稟高明卓絕之姿。而具精敏宏博之學。爲文簡潔清峻。至和舍中大振厥音。五行麗天。芒寒色正。朱絃在廟。肅然其聽。其爲同人推許如此。崇炳

答朱悅道論春秋書

呂文榮

辱書。承論春秋大義。其辭汪洋博肆。累數千百言。而議論之嚴。辨析之精。援據之密。皆非常人造次可及者。觀執事之志。自三傳以來。皆欲剪拂之。整齊之。以合乎夫子之經。而其末乃責之於某。某豈其人哉。累日思之。不知所對。某於春秋。不可謂得其門戶。而窺其堂。寢抑不可謂無其志者也。執事所言。不可以一二奉復。請姑誦其所言。以質於執事。夫所謂君子者。能持公論而已。所謂公論者。能使天下之人。皆知其孰爲是。孰爲非。而無所疑者是也。曷爲而能使之知之。而無疑者。之於事而實載之於言。而明白簡直焉耳。孰爲實。孰爲明白。而簡直。今有殺人者。毆人者。奪人之財者。號于眾者。曰。某殺某。某笞某。某奪某之財。則聞之者。不辭解。而知其非矣。某實殺而不曰某殺之。某實笞之。而不曰某笞之。某實奪之。而不曰某奪之。而宛轉回遠。遷就其辭。使人自推而知之。使老生宿儒。相與解之。數百言。而不能盡其義。豈足以曉於人哉。欲曉於人。而深其辭。使人不能曉。豈能言者之爲哉。故某嘗以訓春秋之作也。直書時事。而不深其辭者也。必如傳者之言。或書族。或去族。或書字。或不書。或稱名。或特著一字。以示褒貶。或特著一字。以示貶。或予或奪。或抑或揚。則是聖人有意爲奇辭新

意。自神其書。使人不可盡議也。噫。孰謂聖人之心如天地之簡易易知。而若是之迂僻而難測哉。且名也。字也。族也。皆當時之人。稱於人者也。孰得而增之。孰得而去之。且增之人。何由而知其喪。去之人。何由而知其貶。聖人之言。決不如是之艱深而難曉也。問者曰。若是則春秋之作。不待聖人而人人皆可爲矣。曰。非聖人不能作也。何者。好惡生於私心。而是非定于君子。周之衰。王政不綱。諸侯擅制。霸主威行於天下。而權臣交政於中國。天下之人。惕於勢利。徂於見聞。隆卑生於俗尚。而是非殺於時論。當時史官。又皆妄庸之人。往往曲爲隱諱。遷就而書。法失實。故聖人因而正之。其正之也。皆因舊文而修之。非聖人之所創爲也。故某嘗以謂春秋之辭。當有二種。有因其舊而不變者。有聖人筆削之者。凡國之常事。聖人必因其舊而不變。凡國之大事。與事雖小而足以垂戒者。而舊史失其實。聖人因取而正之。以明天理。以正人心。以達王道。使人較然知是非之正。以爲鑒戒焉。但聖人筆削之迹。不可復見。不可妄爲之說耳。故曰。聖人之作春秋。直書其事。而不深其辭者也。曰。直書其事。則得失何所見。曰。得失焉得而不見。鄭伯克段于鄆。是兄弟相賊也。兄弟相賊可乎。武氏子來求聘。聘可求乎。求非也。不聘焉而使之求。亦非也。取郕大鼎于

宋。路也。鄰國相賂可乎。天王求金。不貢。王賦而使天子有求焉。不臣也。不能令其諸侯。顧反求焉。不君也。某入某。某伐某。某會某。天子在而擅相伐可乎。古之會盟也。以義今之會盟也。義乎。不義乎。某弑其君某。君可弑乎。某殺其大夫某。無天子之命。而擅殺無罪之大夫可乎。若是則又何待加一辭。去一辭而後得失可見。自有春秋以來。爲訓詁者。何止數十百家。大抵好自立論。穿鑿附合。而自謂深得聖人筆削之旨。其間豈無一二得之者。吾恐其於聖人之大旨。終不合也。某嘗妄謂自有春秋以來。唯盧陵歐陽子。考亭朱子。二君子之論。深得春秋之旨。歐陽子謂學春秋者。當信經。不當信傳。謂經不待傳而通者。十七八。因傳而惑者。十五六。朱子謂仲尼據魯史以書其事。使人自觀之。以爲勸戒。謂推求一字。以爲褒貶。專在於是非。仲尼之意。謂以傳者之意。而觀春秋。則權謀智畧。論詐之書耳。聖人晚年。流涕痛哭而爲此書。豈若是之纖巧哉。嗚呼。二子之論。若此。可謂深得春秋之旨矣。惜乎歐陽子無所著述。朱子於易。於書。於詩。於禮。於論孟。或親爲註釋。或合其經傳。或考其異同。或命門人釋之。而獨未及乎春秋。然朱子之修綱目也。因通鑑舊史而變其書法。亦春秋之意也。戰國之君。通鑑曰。王。綱目則曰。君。周之亡。通鑑卽以秦爲正統。

綱目則於既滅六國之後。始以秦爲正統。漢之分。通鑑以魏爲正統。綱目則以蜀漢爲正統。漢中斜谷之師。通鑑曰入寇。綱目曰伐魏。劔閣之敗。通鑑曰伐蜀。綱目曰入寇。曹髦之死。通鑑歸罪于成濟。綱目則曰魏司馬師弑其主髦。二書書法不同。而其是非予奪之間。相去遠矣。某以謂仲尼之作春秋。亦不過如此而已。非如傳者之云云也。朱子雖不註春秋。而修綱目。其於敦典庸禮。命德討罪之法。是亦春秋而已。又何必親爲註釋。而後聖人之旨可見。某過不自料。嘗欲做綱目。大書春秋之經。而約左氏之文。註其下。先儒議論有可取者。亦附焉。使學者以經統傳。以傳附經。而考見得失。不假立說辯議。而聖人筆削之微意。隱然可見。又嘗欲效柳宗元非國語作非三傳。取其穿鑿牽合之說。辭而闕之。三傳之非見。則聖人之經明矣。聖人之經猶水也。三傳之非。障水也。聖人之經。猶日月也。三傳之非。蔽日月者也。壅塞去則水得其道矣。翳霾去則日月之明復矣。嗚呼。自有三傳以來。諸儒之所不能明。歐陽子之所不敢言。朱子之所不暇爲。而某乃欲以蕪陋之學。去千載之弊。其不量力甚矣。是以恐懼貶貶。未能措手。誠若執事之所慮也。雖然。區區之志。猶未已也。苟遲之數年。賴師友之功。有分寸之益。必當勉成一書。以畢其志。執事少頃焉。

無遠爲余慮也

陽明子論春秋意亦如此。畧舉數條。論似精快。再舉數條。卽有不能通者矣。公穀發例於本事。不必盡合。而其語則有所授。必非杜撰。左氏是非。不必合于聖人。而其敘事。則與春秋相表裏。以經從傳。不可也。雖傳而解經。又可乎哉。王崇炳

與友人論春王正月書

凌 翰

春秋書春王正月。自仲尼刪筆傳。展至今。左氏謂周正月得矣。至胡文定乃謂魯史舊文冬十一月而仲尼易曰春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月。但改正朔而時與數皆不改。仲尼作春秋為萬世法。以為改元之年。必春正月。則有始有終。四時成歲。乃今冬十一月。乖錯甚矣。故冠以春正月。以見夏時所當行也。而晦菴不然。其說證之孟子。以為必改月也。而李廬陵引前漢律歷志。與武成泰誓相符。謂武王滅商之初。已改月矣。史且書為春矣。而與可堂汪新安皆深明之。有以也。若晦菴則曰魯史舊文冬正月。仲尼易曰春正月。以自寓其意。而伊川之說亦然。且又曰周禮有正月。有正歲。正月建子也。正歲建寅也。則魯史舊文春正月也。而仲尼特從其舊也。夫改月不改時。一說也。時月皆不改。又一說也。時月皆改。又一說也。今質的而稽考之。謂魯史舊文果冬正月也。仲尼易之春正月。名則春也。實則冬也。且不足為萬世信。史果冬十一月也。仲尼易之春正月。時則夏也。事則周也。賤而自專。尤仲尼不為也。果春正月而仲尼因之也。則天時人事乖錯已甚。不足為訓矣。呼惟不足為訓也。所以有行夏之時之說也。抑行夏時者。平時之論。垂法萬世。書春王正月者。賤不致事也。而何以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凌

與友

合附會為也。然則建子亦可以為春乎。曰。可。曰。何以知其可也。曰。春夏秋冬之名。自夏正觀之。其迹顯。自周正觀之。其氣微。夫迹之顯。顯其氣之微者也。建寅諸月。可稱是名矣。建子諸月。庸獨不可乎。載考經之所書。如春正月。無冰。桓十年。秋。無麥苗。莊七年。冬。十月。隕霜。殺菽。定元年。類皆周正。而後漢陳寵傳。則曰。冬至。陽氣已萌。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月。二月。陽氣上通。地以為正。殷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已至。人為正。夏以為春。則春正月之為魯史舊文也。又何疑哉。曰。然則周禮。冬夏至。日詩。七月。流火。書。金縢。秋大熟。禮記。月令。又皆夏時也。獨何與。曰。三正通于民俗也。舊矣。諸經夏正。春秋周正也。何必同。魯秉周禮。其奉周正朔也。必嚴。如曲沃莊伯之十一年。十一月。魯隱公之元年。正月也。是曲沃夏正。魯周正也。左傳以傳經爾。其所紀載。視經可也。如夏取麥于溫。秋取成周之禾。隱三年。是經周正。傳夏正也。何必同也。或以絳縣老人之語證之。魯襄公三十年。二月。去老人之生。為晉文公十一年。正月。以積分置閏計之。四百四十五甲子。當之七十二年。知襄公二月。周正建子月也。文公正月。夏正建寅月也。一事而並用三正何也。國家紀時。令以周正。民俗相傳。以夏正。然則春秋所書。朝廷之正也。諸經所載。仍民間之舊也。是未可知也。承論所論六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凌

與友

條似未了了。因翻簡冊。錄此共商之。未知爲然否。幸鑒幸鑒。

胡文定公傳春秋只開卷一條極爲支離。婺州學者劇有議論。要當以德容先生爲正。唐正學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中

與友

與諸子書

陸震

去冬朝廷北狩。日切憂惶。欲歸無可去之義。欲言無可乘之時。春首歸郊。欲具疏以敬天立說。以郊社爲敬天之文。以擴天理。秩天典。恤天民。重天賞。慎天討。爲敬天之實。方脫稿。謄寫。聞輒騎潛出矣。在家甫十日。鬱不樂。食不甘味。羣情洶洶。朝不謀夕。既遭大戚。毅然勇歸。人方忻躍。哭臨未終。卒有親視山陵之旨。衆益憂驚。因具疏急進。于時心上已無身家矣。不約而同舉。有舒狀元芬。石給事天柱。三疏偕入。甚怒赫然。幸居喪清寧宮。用事小人皆不在側。司禮三五老臣。救解其力。天恩浩蕩。徑免斧鉞。爲之罷宣府之役。絕豹房之造。盡居喪之禮者幾一月矣。此誠天理人欲世道消長一大機會也。但不知免喪之後。畢竟何如耳。外疏稿看畢。卽深藏之。親仁可另磨一通。奉呈楓山老先生。覽畢。卽款回。此外切不可令人抄寫。彭君之過。以取名是重子罪也。予豈得已哉。汝輩宜體之念之。此字亦決不可使看也。

忠藎之念溢於毫墨

唐正位

答友人論性書

盧格

來教云。物物具一太極。理無不全。故人與禽獸同一理也。中國與夷狄同一理也。上智與下愚同一理也。其所以不同者。氣質清濁之分爾。愚竊以爲不然。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故物物具一太極。非謂皆全而無缺也。氣有全有缺。故形不齊。理有全有缺。故性不齊。人之秉形。或耳目口鼻完。美無缺。是猶上智之性。仁義禮智各極其全也。其次焉者。或目全而耳虧。或口全而鼻虧。是猶中人之性。或仁全而義虧。或禮全而智虧也。下焉者。耳目口鼻僅具人形。是猶下愚之性。仁義禮智僅得其大略而已。傳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此之謂也。來教又云。形有妍媸。而無全缺。豈性獨有全缺乎。愚謂妍媸即全缺也。非必欠耳與目。而後爲缺也。予不觀諸酒乎。下米多則酒味全。而美未少。則酒味缺。而不美。人之妍媸。亦猶是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凡覆載之間。飛潛動植之類。足於此則虧于彼。豐於上則歉於下。況仁義禮智。至精至粹。安得人人皆具。無一不全乎。論語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易曰。仁者見之謂之仁。知者見之謂之知。此偏全之明驗也。是故理極其全。而氣極其純者。堯舜也。苟如執事所云。則桀紂之仁義。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如堯舜。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答友人

推而廣之。牛羊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又推而廣之。蛇蝎蚊蠅之仁義。亦不異於堯舜之仁義。但氣質不同。爾鳴呼。世豈有二理哉。昔朱子見人全而物虧。故舍物而論曰。以氣言之。則知覺運動。人與物若不異也。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稟。豈物之所得而全哉。朱子分人物之性。若此。執事合人物而論之者。蓋謂人物有全虧。則聖愚亦有全虧。不若合人物而併論之。庶可以塞全虧之論。吁。亦誤矣。不欲求至的。而徒欲塞正論。謂之知本可乎。愚嘗反覆思之。氣也。理也。皆天所賦也。天賦是氣於萬物。千百千萬之不齊。則賦是理於萬物。亦必千百千萬之不齊。觀之堯舜以至桀紂。以至牛羊。以至蛇蝎蚊蠅。蓋可見矣。何則。天之爲體。未嘗理全而氣缺。則其生物。安得氣缺而理獨全哉。夫理氣相因。升降者也。若必曰。物物具一太極。理無不全。則氣亦當無不全。安得以理爲常全。不缺之經。而惟以氣爲隨物進退之權乎。求諸心無所得。考於經無所見。驗之聖愚人物。一無所合。豈非後儒之臆說乎。

性善則一而所得之善有多寡。譬之金。皆十盾足色而所得之數有倍蓰什百之不同。此亦斟酌至當之論。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六

書

答友人

鳴友直書

黃傳

友直前來。汝將有遠行。予不能朝夕見汝。欲囑汝。懼言之繁而不能悉也。則書于紙。汝其詳之。予以不才。荷我叔父付託之重。與汝周旋。亦有日矣。初意扶持引翼。以底成立。中更多故。不能果遂。幸汝岳父童先生。垂慈。携汝京師去。夫京師天下賢才之都會也。汝岳父又賢且才者也。其親愛汝。欲汝有成而無敗。又不異于汝祖汝父也。而予猶有所囑者。無他。誠以恩義有相奪。宦途無餘閑。懼汝立志弗強。而所以仰賴于人者。或疎也。嗚呼。汝行矣。勉哉。毋登高。毋臨危。坐臥起居。行步遲遲。或舟浮。或車馳。水火勿良。勿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書

鳴友

飽寧饑。兩舟交行。勿伸首以窺抽避。弗及。而頭無皮。兩車相遭。勿坐臨于垂轅。收掠擊。拉脅折肌。馬牛驢騾。逢則遠避。盜賊姦人。防在密微。持彼黃金。易汝微履。而勿領願。稱爾家名字。符合而律弗知。僕夫悍戾。擾馴羈縻。寧于恩勿傷于威。居旅瑣瑣。自取災危。全仰他人。易致乖戾。風氣不同。調將異宜。朔方苦寒。夜設裘衣。汝之此行。處處嫌疑。禮法自將。戰栗矜持。養德養身。以保康夷。勿起人羞。勿貽親悲。事變之來也。無窮。不可預料。而逆期。悉以心懸。爾親可推。嗚呼。汝行矣。汝勉矣。蓋在汝矣。吾無如何矣。率岳父之明訓。以吾心為。展師深居簡出。黃青幾咎。口不絕吟。手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六

書

書

鳴友

不絕。可也。抑恩特愛。因循苟且。飽食酣睡。日轉八磚。亦可也。親賢取友。進德修業。發憤忘食。日新月盛。可也。投間搗隙。呼朋挾類。傳奕飲酒。圖雞走狗。亦可也。對壘賢于黃卷。臨上帝于鵲竿。不欺屋漏。可也。偷閑竊出。長街短巷。馳馬試劍。亦可也。望白雲而興思。悼青春之不再。懸頭刺股。可也。託故他適。素樓楚館。彈絲品竹。亦可也。他日歸。綠綬懸章。黃金橫帶。錦衣寶馬。從者塞途。親族來迎。州司奔賀。可也。外貌加長。中心如舊。布衣草屨。徒步獨行。歸自後門。亦可也。胸羅星斗。唾欬珠璣。氣吐長虹。聲摩碧落。援筆成文。騎馬揮劍。可也。神昏氣亂。心驚膽怯。屢問無答。苦縮沮喪。鼠身房閨。追呼不出。亦可也。清明在躬。志氣如神。醉經飽德。醉而益背。景星鳳凰。觀者堵牆。可也。擯斥困頓。枯槁憔悴。妻不下機。嫂不為炊。亦可也。嗚呼。汝行矣。汝勉矣。言止此矣。錄以付汝。藏之巾笥。時出而省覽之。在汝以覆。謁以曩瓜。亦惟汝熟察而嘿識之。錄爾心腑。在汝以投。水火以炷燈。亦惟汝予。非神非鬼。不能入汝腹中。燕北越南。各天一方。夢可見。而不能傳。言心可想。而不能授。意可以相隨。而去如對面。語者惟此。紙耳。汝其收之。情詞飽滿。句不嫌複。而有益於人。錄之。唐正位。

金華文畧卷之十七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粹

正學思臣

蘭翁

唐正位存素全較轉

正身文度

啓

上廉便啓

駱賓王

賓王啓每讀書見古人負米之情捧檄之操未嘗不廢書輟卷流涕傷心何則情著于中事符則感形潛于內述應斯通而悅帝力以柄寬情欣養素仰皇華而嘯慮敢用披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七

啓

上廉

駱

丹伏惟公源際玉輪激神濟而泊地基疏金闕架飛品以輶雲泊乎鹿走周原朝燕園于仰墨蛇分沛澤封漢爵于華城福祿攸鍾公侯必復炳靈月穴襲吉黃裳若乃峰秀學山列三墳而仰止瀾清筆海委九流以朝宗登小舟之山排練光于亂馬臨大吳之國識寶氣于連牛垂秋實于翰林絢春花于文苑游規淮秀操月旦而彫議素論凝玄開夜光于妙辯既而業成麟角引茅茹而彈冠道映鸞池絢桃花而曳綬授留皇極忠簡帝心列職春官標離光于清殿代工天府明台耀于紫宸故得龍綬垂光散雨星而開照鶴蓋浮影翼五雲以連陰某大塊範形小人修慶幸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七

啓

二

上廉

河神入鼎映白榆以流祥江使負圖泛青蓮而薦兆蕭風廣扇聖日揚輝進不能高議雲臺談社稷之上務退不能銷形地肺揖箕穎之餘芳而出沒風塵湮淪名利十年無棟萬里惟桑既而日遠長安出蓬門而西笑雲飄吳會迴松浦以南浮與塵跡丘中絕漢機于俗網承軟膝下取潘舉于家園不悟地絡遐張維白駒于空谷天羅迥布弋黃鶴于高雲顧已驚金並從媒銜力畏賤事未免東臯之勞反哺私情遶切南陔之詠少希顧復慨布惻誠雖噬指思歸空軫倚虛之望而嚙臂求仕非圖高蓋之榮明公資孝履忠恕已及物惟機成務論道經邦庶得顧免離箕動清風于舜海從龍潤礎濡日雨于堯雲則白羽書生自當于食稻黃裳童子將養德于於花拜首趨還傾心瞻雲

七表之錦駢詞亦幘

阮霞嶼

上兗州崔長史啓

駱賓王

側聞郛城戢。駭電之輝俄削。沙丘跪迹。躡雲之轡載馳。然則激瑞侵星。佩潛蛟于壯武。騰鏢歷塊。騁驟駿於咸陽。且煦轍波鱗。側美蒼潭之躍。觸龍雲翼。局望鵬魚之迅。是以齊郊夕唱。牛歌。淡白水之詞。漢境朝趨。車候驚拂座之恩。伏惟公騰瀾浴景。濟靈派以含珠。擺幹捎雲。翔兩巖而聳桂。崇基疊秀。匡霸道於周盟。茂緒聯輝。贊文場於漢戚。偉龍章之秀質。騰孔雀之俊年。叶鳳彩於英姿。辯蟾精於弱歲。靈臺宏遠。馳香練于霜潭。策府幽深。綯朝虹於壁沼。心波湛湛。泳颺躍於黃陂。情岳干天。飄風雲於稽嶽。龍津共濟。競欣登仰之車。無室飲。賢必補。澄清之轡。豐文條而擢彩。繁遠潘花。聯詞咏而銜韻。光浮衛王。然則見溪既琢。必見山川之精。樹羽已懸。行同雲龍之舞。是以左龍陰而演化。務肅百城。輔精壤以宣風。恩覃千里。微猷克著。逾盛德于休徵。聲績聿先。秩漢規於恭祖。似呂刀而卻美。已養寒帷之遊。屈龐曠而未伸。將勝仁風之駕。加以側階引彥。鑒瓊子之微言。側展延賓。辯王生之雅量。故使圓流之下。探照乘於長波。高岫之巔。割連城于陶石。賓王瓶簪小器。鶴蚊末材。斜帶嶧桐。戢暉陽之厚德。傍鄰汝藻。慕貫時之貞勁。直以容膝一丘。曲阜之蕪。遺切枕肱五畝。成都之壁。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啓

三

上卷

已勞。指石厭于情。操負薪疲於祖。然則少奉過庭之訓。長趨克已之方。弋志。昔林。咀風。騷于七略。耘情。義圃。低。園。藉於九流。洒惠。淫於羊。岐。屢泛文通之夢。峻曲。岍於鶯谷。時道公叔之冠。雖不能。縱逸。韻于霜。皐。泉。野。致九天之響。而頗亦。蓄餘。芬於露。薄。垂。薰有十步之芳。而乃。惡。迹。魯。鴻。悲。荆。山之抵。鵲。簷。名。韓。犬。歎。稽。阜之橫。梁。方。今。玉。瑄。踰。秋。金。風。動。籟。吳。宮。歸。乙。望。陰。岫。以。依。遲。素。林。返。雁。候。陽。湖。而。低。舉。龍。金。味。道。之。子。侯。繚。帛。以。彈。冠。屑。玉。含。毫。之。人。望。弓。旌。而。翹。足。竊。不。揆。于。庸。識。輒。擬。于。陽。庭。所。冀。恩。波。時。流。咳。唾。倘。能。分。其。斗。水。濟。濡。沫。之。枯。鱗。惠。以。餘。光。照。婦。樓。之。金。華。文集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啓

四

上卷

寒女得使伏。歷驚寒。希。願。驥。而。蹀。足。窺。棘。闕。排。驚。鸞。羽。則。捐。軀。匪。倏。碎。首。無。辭。雖。復。投。報。揚。金。君。子。以。之。貽。誠。效。誠。魏。草。小。人。之。所。懷。恩。輕。積。威。嚴。深。懼。履。尾。載。塵。瞻。覽。迫。甚。蹈。水。謹。啓

雕。續。滿。眼。然。情。與。文。而。俱。至。欲。學。聲。律。朋。偶。之。文。者。臨。海。集。不。可。不。讀。矣。唐。正。位

連珠

演連珠 并序內多刪去

王 禕

連珠之體。貴乎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諭以達其行。使覽者微悟。合古詩諷興之義。以其易視而可悅。歷歷如貫珠。故謂之連珠也。漢章之世。班固買達傳。殺三子者。受詔始作。然其文後世受傳焉。禕讀文選。嘗喜陸機所作。演連珠。因擬其體。爲五十首。雖諷興之義。稍或庶幾。而辭不能麗。言不能約。有媿于作者多矣。錄之于左。以備覽云。臣聞圓天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太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皇王宅中以

全華文界

卷之十七

連珠

五

演連二

侯帝圖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聖遜。依之告周。頌載緝熙之辭。是以廣廈細瑱。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舍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兢業業。用迄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保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于孫。壘壘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側陋之謀。是。否。舜訪總章。務。堯。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

十起。周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寡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故理萬幾者。無刻不慎。御羣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溺之以德義。不知其爲惠。道之以法律。不知其爲刑。

臣聞事以順爲便。物以適爲安。爲須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爲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爲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爲恩。

全華文界

卷之十七

連珠

六

演連三

臣聞網以綱爲紀。服以領爲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衣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其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琴非絃不鳴。羣微具而絃期。車非轂不行。衆輻輳而轂備。是以聖明之代。賢才畢試。人君無聰明。總天下之智。爲聰明人。君無威勢。乘天下之能。爲威勢。

臣聞句尊之幹。鑲以精金。用爲梧華。則何擇于稿模。翡翠之劍。威奪白日。用以封獲。則何異于剛刃。是以量材受任。則大小得宜。度德官人。則聖賢無隱。

臣聞人才顯晦。關世盛衰。故叔末之棄置。乃興王之倚庇。是以十亂造周。本出商家之舊。三傑輔漢。實由秦世之遺。臣聞翠以羽自殘。施以智自害。丹以含色而肌磨。石以抱玉而質碎。自街厭美者。物之愚自遺伊。患者。物之味。是以蘊節韜光。智士所以密其外。繕性葆真。哲人所以定其內。惟內外之既完。故始終之無悔。

臣聞神龍遊于九淵。以有欲而見擾。成鳳生于丹穴。以無求而莫致。是以高世之士。超然遠逝。譬寶玉如土。且齊冠冕於羈累。上卿千乘。魯連却而弗顧。弘壁十朋。亢倉視而不視。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脫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徒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陰以靜爲體。而必動以贊乎陽。坤以順爲用。而必謙以承乎乾。是以佩玉曼鳴。詩陳周后之戒。華車辭載。史述漢姬之賢。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禍善。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七

雜錄

七

漢書

禍淫者。天道之常。好善疾惡者。民彝之秉。臣聞百夫操弓而逐一兔。兔無不斃。萬人擊弧以向一鵠。鵠無不傷。是以人心至微。衆欲並成。防欲如禦寇。收心如括囊。欲彌而心有養。心存而欲自亡。

臣聞烟生於火。而烟鬱火。水出于水。而水退水。烟微則火盛。水冲則水逝。是以才命於氣。而才者氣之違。情出於性。而情者性之蔽。氣以才成。而後充。性由情靜。而斯遂。臣聞物之明者。莫如鏡。器之斷者。莫如劍。然而劍之爲藝。專於傷人。鏡之爲術。窮於照面。是以誠無不鑒。乃可以爲明。智無不決。斯足以言斷。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七

雜錄

八

漢書

臣聞破甕企飛。兔頭蛇化。神龍其超殊塗者。質之異。其歸一揆者。性之同。是以質雖氣拘。性由學充。途人可以爲堯。舜鄙夫可以能中庸。

臣聞千仞之山。基於一簣之土。萬仞之井。起於三寸之坎。是以累細行而大行崇。積小德而大德顯。

臣聞良賈不爲折閱而不市。良農不爲失歲而不耕。是以君子於學。惕焉靡寧。人不已知守之以固。世不我用。履之以貞。

俱龜鑑盤匱之辭 阮震

誌

山樓誌 流寓附

劉峻

夫鳥居山上。槽巢木末。魚潛山下。窟穴沙泥。豈好異哉。蓋其性然也。故有忽白壁而樂垂綸。負玉鼎而要卿相。行藏紛糾。顯晦踳駁。無異火炎水流。圓動方息。斯則廟堂之與江海。蓬戶之與金閨。並然其所然。悅其所悅。鳥足謂毛衣。瘡痍在其間哉。予生自原野。善與難狎。心駭雲臺。朱屋。望絕高蓋。青組。且沾濡霧迷。彌願閒逸。每思濯清瀨。息椒丘。寤寐永懷。其來久矣。矧專濫壤。民欲天從。爰泊二毛。得居岩穴。所居東陽郡金華山。東陽實合稽西部。是生竹箭山。川秀麗。阜澤塊鬱。若其羣峰聳起。接漢連雲。喬林布護。春青冬綠。回溪映流。則千仞洞底。膚寸雲合。必千里雨散。信卓犖夷墜。神居奧宅。是以帝鴻遊斯。鑄鼎雨師寄此。乘州故謂勳赤松之名。山胎結雲之號。近代江治中奮迅泥滓。王微士高拔風塵。龍蟠鳳栖。咸萃茲地。良山碧嶺。素石可致。幽人若哉。金華山右馬鞍山也。蘊靈藏聖。列名仙牒。左元放稱此山云。可免洪水五兵。可合濟丹九轉。金華之首。有紫岩山。山色紅紫。遂以為稱。靡進跋陀下。屬深清噴。吼隱嶺上。嶺日月登。自山麓漸高。漸峻。曲路迴險。魚貫而升。路側有絕澗。澗水聲。俯窺木杪。焦原石邑。匪獨危懸。至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誌

九

山稿一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誌

十

山稿二

山將半。便有廣澤大川。阜陸隱脈。予之喜。字實。在斯焉。所居三面廻山。周繞有象郭郭。南則平野蕭條。極目通望。東西帶二澗。四時飛流。泉清瀾微。雲滴瀝生。響白波跳沫。洶瀾成音。巨瀆引流。交渠綺錯。懸溜瀉于軒臺。激湍迴于階砌。供張無絕。汲盥不息。瓶甕。楓椅。楮櫺之樹。梓柏桂樟之木。分形異色。千族萬種。結朱實。苞綠果。搖白蒂。抽紫莖。櫛蠶萊。蹲枏風。鳴簫垂柯。欄戶布葉。房櫳中谷。澗濱。華葩攢列。至於青春受謝。萍生泉動。則有都梁含複。懷香送芬。長樂負霜。宜男泣露。芙蓉紅華。照水。皇蘇縹葉。從風。憑軒遠眺。劉憂忘疾。丘阿陵曲。衆藥滋叢。地隨抗。荃山。筋抽節。金

隨重于素壁。玉鼓貴于明珠。可以養性消病。還年駐色。不藉雀文黃散。勿川負局紫丸。黜黜翔鳥。風胎雨蛟。綠翼紅毛。素肉翠肌。肅肅切羽。關關好音。馴狎園池。旅食雞鶩。若乃觀日伺辰。響鐘鼓。鳴壺候曙。聲象琴瑟。玄猿薄霧。清嘯飛騰。乘烟泳吟。嘒嘒颺曉。悅心娛耳。諒所以跨躡竹簫。超軼笙簧。宅東起招提寺。背巖而密。肩軒列景。蓮宇凌空。博賦閒虛。納祥生白。左瞻右睇。仁智所居。故頌德名僧。振錫雲華。調心七覺。詆訶五塵。郁烈戒香。浴茲定水。至于薰爐夜燄。法鼓旦聞。予姑展擺衣。躬行頂禮。南蓮諸人。欽仰至教。毋問此河粉梗。彼畔禾寂。然若基壘。而用宇宙。

唯善是樂。豈伊徒言。寺東南有道觀。亭亭崖厠。下望雲雨。
蔥樓菌樹。隱隱林篁。飛觀列錢。玲瓏烟霧。日止却粒之氓。
歲次所僊之客。餐星髓。吸霞漿。雲衣霓裳。乘龍馭鶴。觀下。
有石屏。聳峙中局。刻峭。頗類人工。躍流淙淙。澎湃決咽。電。
擊雷吼。駭目驚魂。寺觀前皆植修竹。植藥。蕭廡被陵。綠阜。
竹外則有良田區毗。通接山泉。膏液鬱潤。肥腴。鄭白史滄。
莫之能擬。致紅粟流溢。鳬雁充厭。春燕旨。握碧雞。冬菽味。
珍霜。鵲角中。升于丘嶺。短褐出自中園。苑蔣逼側。池湖。菅。
蒹。歲始年季。農隙時閒。濁醪初沛。清飴新熟。則有田家野。
食。華文畧 卷之十七 誌 土 山

老提壺。其至。班荆林下。陳樽置酒。酣耳熱。屢舞。謠歌。盛。
論箱庾。高談。設榼。嚙。嚙。歌。果。益。相。酌。人生。樂。耳。此。惟。豈。
背若夫。蠶而衣。耕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晚食當肉。無。
事爲貴。不求于世。不忤於物。莫辨榮辱。匪知毀譽。浩蕩人。
地之間。心無怵惕之營。豈與嵇生。齒。劒。楊子。墜。閤。較其優。
劣者哉。
右靈巖古刹。開昔乃孝標之故宅。此地上接紫微岩。雙。
龍洞。天想其一時飛履上下。千峰紫翠之間。左浮丘而。
右洪崖。風致猶目前也。雖遺跡不可追企。而泉石景。響。
尚存。寺之法堂重葺。謹以山樓誌舊文編之。此文雖齊。

梁間餘體。而古雅特可喜。中所謂流狀者。蓋洞天之水。
也。咸淳丙寅。良月之三日。北山何基識。
山樓誌。今世所傳詳略不同。吳禮部敬鄉錄。謂何先生。
節取其文。蓋因北山。纖語臆度之耳。予觀藝文類聚所。
載。僅三百八十餘言。正與世俗所傳相合。乃知裁損于。
歐陽氏。而非節取于北山也。茲錄全文云。阮實嶼。

五洩山水志

宋 濂

五洩山在婺杭越三州境上北距富春南據勾無東接浦陽其山水最號奇峭齊謝玄卿嘗以採藥深入其中而宋刀景純吳處厚亦頗游焉自西坑嶺入過龍橋北行二十步始入西潭前橫一溪水甚寒履之如冰由溪而前徑小潭傍有礁石突起類大甕斜覆乃捫石而登一失足輒墜又行二里所地稍夷曠怪石四瞰峰巒環列狀狀其紋縈縈然類神工鬼斧所雕刻者山多狢遊人或恐之撒石亂下如雨又前行半里所泉自石竇中出瀏瀏作聲若琴若笙字泉西流匯爲小窪瑩澈泓澈毫髮不隱鯈魚數尾洋洋往來如行琉璃瓶中見人至潛去窪左大樹離立極怪偉倒影入水中如畫又前行五十步大石閣道相傳有岩角背鷹喙晝夜大雨雨喙崩下聲聞二十里又行三十步榛篠成林翠光浮映水映成碧色山蟲崖虺奔逆後先瞬目失所在至此則氣象陰幽絕不類人世如升迷嶠坐水晶宮生平烟火氣消盡又自山腰緣葛而前竹篠覆地厚動足輒仆又過十步計抵小潭小潭上曰西潭流水傾洙成白簾闊可七八尺冉冉下注滑而無聲兩傍石崖峭立苔蝕鮮暈時有水珠耗耗滴下歲旱鄉民禱龍於此遇購水或湧取蜥蜴人瓶盂中持以歸多驗自遇龍橋至此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志

五

五

約可五六里皆蛇盤磬折路行若窮又復軒敞其中勝致難得具記或言潭上有石河從石河至三臺塔人跡罕至莫詳也尋故路而出斜迤而東過香爐峰峭拔上有石類香爐故名香爐北有峰圓而童名鉢盂峰或曰肖東甌雁蕩又名雁蕩峯山雁蕩而南時有白雲覆於谷者曰雪峰巖然人立者名玉女峯巖嶺勢欲柱天者名天柱峯其他諸峯星聯肺附登名圖籍者蓋七十有二焉復從崖東折度畧約橋趨三學院院唐靈默禪師道場師嘗降龍於此遺跡尚存由院北深入又百餘步至東潭潭上飛瀑可二十丈瀑怒奔倒擊崖竅中若運萬斛雪從天擲下白光閃閃奪人目睛至潭底輒復逆上有聲如輓雷人笑語咫尺不能辨猶聞壺中聲居人云每天風一號四山林木震撼欲折黑雲下罩杳不知昏曉歲多投龍者其多驗如西潭復北折而西浙潭之源登磐鐵嶺度紫閣山村人多舍簞葦間有平阜數百畝可耕概傍添石河又行一里所地名石鼓足頓之聲擊鳴越十步至第一潭潭如井甕之正黑投以小石鏘若佩環又越十餘步至第二潭潭如鈴釜面廣而底敞大水驟亂石聚其內迫滿復洩去潭下石壁百餘尺險不可真足從其石懸藤墜下至第三潭潭甚深以線繩之下不見底其形方狹而長夫向陰常有雲氣從中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志

南

五

起疑有蛟龍潛其下。人恒以幽悄為病。第四潭。咸不敢往。或以絢圍腰。繫巨杙。俯岸而瞰。潭左右皆楓木。其形大槩如第二潭。而廣袤倍之。側有晉劉龍子墓。相傳龍子嘗釣于潭。得驪珠吞之。化龍飛去。後人為壘石作塚。或云龍子之母葬焉。世遠不可辨。又其下至第五潭。即東潭。因其水五級。故名之為洩云。噫。造物之委形山水者。其奇峭有是哉。

柳子厚永州諸記。簡峭獨闢奇險。朱文公記雲谷紆徐詳盡。景濂作記。似用朱法。而時兼柳之峭奧。崇炳

辭

泛秋浦辭

陳炳

九華北兮瀨東。石侵磈兮屈盤。誰此警兮萬頃。初再鑿兮何年。窮沉深兮其測。微波涌兮淪連。民道憂兮湮居。蠶百雉兮造天。外涵浸兮幾城。混金碧兮中邊。羗予行兮酷暑。修途邈兮回遛。埃迷目兮膝舛。僕馬瘦兮躑躅。若有人兮扁舟。穿菱荷以徑前。接予袂兮俱往。欲駕我以登仙。與汝釣兮空明。魚雜龍兮藻荇。青與汝浴兮觀深。悲風度兮秋濤生。與汝遊兮嵌岩。駭鷗鳬兮爭翔。與汝望兮茫演。若有無兮飛烟。水一去兮入海。問此程兮數千指。蓬萊兮一髮。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辭 六 泛秋二

有安期兮僊僊。紫貝闕兮珠宮。笑紛卑兮塵寰。沈瀛飲兮芝食。盡輕舉兮蛻蟬。嗟吾生兮窮屯。履平地兮奔湍。心惻惻兮猶在。願脫屣兮人間。青楓老兮欲丹。露漙漙兮山寒。吾何歸兮日暮。寄此懷兮江之南。
何茂恭諱恪喻叔奇良能喻李直良弼陳德先炳宋紹興間皆以古文辭著聲陳龍川謂烏傷之稱雄者四人敬舉錄各載所作 唐正學

伊耆氏大蜡樂歌辭

吳萊

大蜡之禮廢矣。記禮者曰。伊耆氏始爲蜡。蜡也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索饗之也。又曰。天子大蜡八。八蜡以記四方。四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順成之方。其蜡乃通。以移民也。蓋夫天地之大德曰生。發之而爲庶人庶物。陽舒而陰斂。雲行而雨施。功加於歲。則報之以歲事之成。勞著於民。則饗之以國典之正。伊耆氏果何氏也。將始之教民以田者也。三禮義宗曰。伊耆氏神農之別號。後之蜡者。先嗇祀神農。司嗇祀后稷。則固非伊耆氏之蜡也。烈山氏之子。柱本爲稷。而周人更用棄。禮且有若是者。明堂位載魯有伊耆氏之樂。而周官籥章掌籥者。鄭玄又析幽風七月一詩以配之。或祈田祖。或樂田畯。或息老物。籥豈伊耆氏之葦籥者乎。自秦始置臘。漢魏之間。二禮並行。魏高堂隆曰。古之王者。各用其五行之運。盛者爲蜡。終者爲臘。及隋開皇。乃停十月之蜡。而但行十二月之臘。唐貞觀初。因之前以寅蜡百神。卯祭社官。辰然後臘宗廟。近世則蜡臘又特通行於一日矣。夫以夏正十月。周正爲十二月。由周夏之正。所建不同。卒致蜡臘之禮。相襲無別。呂不韋月令孟冬之月。勞民休息。臘先祖五祀。鄭玄注曰。此周之蜡也。然而蜡之爲蜡。未嘗及先祖五祀。豈秦制已混之乎。於乎。人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歌辭

七

伊耆

蜡之禮廢矣。記禮者尚存其祝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蟲毋作。草木歸其澤。樂則無可考者。欲補是無益也。雖然。歲艾良邦。聖人之經已。吾猶後世之復古者。補焉。庸不有土鼓。葦籥。寂寥之末音者乎。遂從而錄其辭。

於穆泰鴻。假降嘉穀。神其帝恩。肖靈之鞠。經營標野。改薦

腥熟。休哉恤茲。億載蒙福。先書一

皇監下民。云胡其禱。篤生厥呱。克用封殖。協風鳴條。壇土

瘳發。嘉禾天常。式保爾極。司書二

俾彼田畯。人遭阻艱。茅蒲發禱。銚鋤以完。率育稚莖。告成

萬寶。越貽乃粒。我王之造。農三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歌辭

太

伊耆

我田甫田。我行暇暇。穡桑之儲。童莠何秋。巡惟風后。井甞

九丘。蓋不古處。允茲民逮。鄭表禮四

大哉者川。疏寫中野。稻人滄波。苗曠以雨。膏潤畢逮。奮鍾

具舉。豐年穰穰。永得我所。易五

先王授民。兆濟茲油。宿莖剪與。胼胝是力。從橫川隰。經緯

國都。自西徂東。慎不可踰。木庸六

自古在昔。虔共秉盛。有函斯法。田稗乃榮。豐穴何竊。猶牙

弗律。其贊匪武。川勉厥成。猶虎七

玄冥盛陰。十月霜雪。草枯木剝。坏戶咸闔。祛除妖蝥。則滅

蠱孽。暑生寒死。不殺有害。昆蟲人

萬古懷民。何三代之法

祭文

祭族叔通判文

鄭剛中

伏以甲午孟春與吾叔別幕阜之山。洞庭之水。搖搖心思。一日千里。于時恨不見公之音容。而翰墨淋漓。徒捧公之書也。已及月常季夏。凶計在耳。倉皇驚問。痛哭不止。此後遂不見公之書。而丹旄飄搖。徒逐公之柩也。已。今則靈輅在道。窆兆已啓。闔而藏之。萬事已矣。此後又將不見公之柩。而松柏蕭瑟。徒拜公之墓也。已。嗚呼哀哉。豈不愈遠而愈疎。愈疎而愈遠。所謂公者。果在此也。耶。抑亦蒼苔黃土。其所覆者。止公之蛻也。耶。抑淅淅風。何嗟及已。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祭文

九

祭族

一段真氣不知其爲文章事也 唐正學

祭李新州文

葛洪

嗚呼茂欽。至是極耶。彼蒼者天。邈難詰兮。禍善禍淫。豈予歎兮。與城俱亡兮。死固得其所也。盡室淪胥兮。禍胡爲其慘也。予揮此淚于寢門兮。特吾黨之私。姑息之愛。公此身于天下兮。雖一時之失。百世之輝。既封疆之自任。而禍變之適遭。安得不授命于見危之頃。舍生于取義之時。整冠而肅容。望闕而引決。彼刀鋸鼎鑊。曾何足以動道心之微。當敵騎之倏至。豈非唇齒之相依。乃援師一騎不發。而自保乎城池。不啻下視秦人之肥瘠。疇念國家之安危。原其設心而措慮。不過全軀而保妻。回視九泉。英氣之凜凜。其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祭文

手

祭李

食息世間寧不頗厚而懼。天欲使之傳芳播美。爲倫生者之規。故以高名令節而界之。洪生而同里。學不異師。惟若氣諧于臭味。相與情厚於等夷。昨手翰之方辱。倏風聞之復來。合老雅以驚駭。通曉夕而涕洟。紛騰筆而歷訪。猶幸萬一所傳之或非。搖心旌兮。西望。恰神旌兮。東歸。行路之人。尚復爲之痛泣。矧平居切磋之是資。此所以再拜三復。起云亡之嘆。而又慟哭其私。薄奠不腆。易旌我悲。李新州諱誠之。字茂欽。東陽人。呂成公弟子也。爲新州守。金人以數萬騎入寇。絕淮而南。陷六關。圍黃州。時公已逾滿將代。遣其孥歸。聞寇至而止。乃選丁壯分布城

守募死士逆擊大破之敵百道攻城援兵遲延不進公
又命將夜斫敵寨稍怯會黃州破併兵十餘萬合攻公
子士允從子士宏力戰死公乃授州印于虞兵周俊使
懷歸朝廷戒家人速死無辱于賊率兵巷戰士卒激于
義殊死戰左右畧盡乃引劒自刎時年七十餘妻許氏
子婦若孫皆赴水死部下無一人降者自守城至城陷
凡二十六日大小數十戰忠勇之氣足以前追張巡後
啓余闕而在吾婺則李斯州效死于前朱開部植節于
後數百年間若合符節輝映簡策婺州多賢顧不信哉
崇炳識

立祠植碑後祭方先生文

柳貫

至順元年歲次庚午冬十又一月丁丑朔十有六日壬辰
門人柳貫實奉仙華處士方先生之主寓祠于其藏所之
北化成僧舍并樹碣墓之碑乃以牲酒之奠爲文告之曰
嗟通塞之在人而道固不爲之磷湫苟其行之弗信則有
言焉其庶幾出於心而宣於口其最精者爲文辭徵於辭
則有險有易得於氣則有醇有醜若其賦物而寫景俾屈
而傷離動乎性情之正而要之禮義之歸開闢變化莫神
於詩雖古人其既遠尚述作之昭垂始先生之播學將啓
秀而揚非駕方聘而遂顯修初服而去之以雲月爲尸牖
以泉石爲室章章是夫未之同風折瑞草其遺誰攬物華於
篇詠不啻大纂組緒而唯珠璣相游興之飄飄匪山嶺則
水涯蓋晚交吳謝之二子深有志於龍雲上下之相隨夫
何麗澤之益已舍宿草之悽於是酌泉泉於中興之東送
夕陽於冶城之西灑銅仙之清淚瞻釣瀨之風濤舉範傳
而徑滌掃苔壁而留題或登高慨慨或吊古嗟嗟或躊躇
而徙倚問奇長與遺黎故其卷軸之隨身無非殘山剩水
之輝茲鄉閭之一鑑雖年耆而未衰颯風歛其夕典駟玉
輶而騶雲螭卜吉土於陽岡奄十霜其若馳乃揭德而振
華豈承學之敢私輯衆美而爲銘亦既繫于卷石之碑重

斯託於僧廬。并陳主而寓祠。在古人有祭社之義。曰以示高山仰止之思。雖所因之非據。幸松楸之堪依。翹仙華實掌之間。有先生之履綦。緬風晨與月夕。寬彷彿其來娛。予意夫斯文之英。豈徑掩於藁裡。不揚于列星。則蒸爲蘭芝。眇方來之未涯。庶不朽其如斯。貫風親矩。幾竊仰光儀。悲莫酬於樹劍。淚徒沾於王衣。爰因爲位之初。并矢心以薦卮。來假來寧。靈其有知。尚繫。

情深詞蔚 阮霞嶼

本華文集

卷之十七 祭文

五

哀辭

陳師復哀辭 并序

時少章

開禧中。先君爲西外宗學校官。得有道甫田陳君宏。時主督睦宗院。朝夕從先君游。甚相善也。先君剛毅而和。陳君徒和而已。然好善特甚。不立私見。是是非非。皆取于人。每先君有所爲。或出一文。必肅而拜。至他人小藝。雖不拜亦拱而揖之。先君積異其所爲。期之甚遠。未幾各解官去。不相聞者十年。陳君入爲將作監主簿。果抗直有聲。應詔言事。指刺權貴人。權貴人怒。亦致之罪。未發。適得輪對。復上數千言。指刺彌切。遂得知南康軍。改南劍州。治郡如治家。積稅滯通。皆施以子民。民愛視之。人人給足。而官積亦裕。既典學。修營堡。百廢皆作。又作抵當庫。儲積食時。數萬緡。以擬水旱。或問陳君公不他征。而富哉若此。何也。陳君曰。自有以爲富。無事征也。今之玉都者。紕囊萬貨。以奉要人。舟御馬負。相望如引繩。吾徒絕此而已。今天子卽位之初。陳君年五十有五。上書乞致仕。丞相疑有他意。下本郡按驗。陳君亦不重請。惟杜門深居。謝客。再得知漳州。廣東提點刑獄。皆不受。如是十年卒。卒之日。家無餘財。方陳君在睦宗院時。少章方齡年。陳君愛之。日置膝間。倍書爲樂。然望我良厚。時請先君此子。他日必顯名。其後陳君所就倖。

本華文集

卷之十七 辭

五

陳師

特爲海內所慕而少章遂潦倒甚不副陳君之望今其死也遠在千里外又不得隨其窆哭之而先君塚上之木亦已中柱感念嗚呼涕不能禦因爲哀辭一篇以寄予之悲其辭曰

吁嗟陳君其姿粹和志則武倚姦若敵聞善輒拜推兩股粵我先子一見相諧絕違拒曰子愿純配我剛毅得處所譬之酸鹹相和成味乃登俎我時髭髯如鹿方茸雀方乳君獨奇賞捧置兩膝玩且撫別去再紀先子墳木大中柱我亦顛沈卑蹤陋迹翳林莽獨君炯炯勁氣上拂摩九虎謂當宿春訪君嶠南就談塵胡爲不仁北風招邀墮玄塢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辭

聖

陳師

先人盡矣感傷重心淚如雨我疑天公亦若世談隘且隘隆就繼邪束縛慷慨劇囗人亡世空嗟此廣宙誰得托相望千里欲就君寔版不羽其辭奇崛非絲非竹若怪禽之啼野

王崇炳

郭氏哀辭序

陳亮

往時東陽郭彥明徒手能致家資巨萬服役至數千人又能使其姓名聞十數郡此其智必有過人者余不及識而識其子德麟麟承家有父風而淑其子弟則有光焉德麟之子曰澄伯清者歷從一世士君子游異時言諸郭事往往不同至是而論始定矣自德麟在時固常惴惴焉以前事爲未滿也余獨以爲不然國家以科舉造士束天下豪傑于規矩尺度之中幸能把筆爲文則可屈折以自求達至若鄉閭之豪雖智過萬夫曾不得自齒于程文熟爛之士及其以智自營則又爲鄉閭所讐疾而每每有身掛憲刑之憂向之所謂士者皆足以扼其喉而制其死命幸使造化之功有廢置不用之處此亦爲國之一闕而默察天地運動之機則德麟之所從惴惴而事者固足以見國家崇儒重道之極功亦足以動識者爲天下大勢無窮之慮非直德麟父子之足念也夫程文之士既足以爲世所任用而其間有所謂通經篤行者又足爲其徒所尊敬而常若不可及雖德麟亦既仰望而異服之矣予于斯時方將爲之長言以解德麟之惴惴而幸其死其不訕謗謫斥于一世之士者幾希然使德麟持以見其父于地下庶可以相視一笑而百年之後當有明余心者云云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哀辭

聖

郭氏

似嘲似諷鮮不以爲譏誦之辭矣乃傳之諸牒以爲榮
功之邑乘以爲美以郭氏之殷實禮賢其時豈無揚詡
贊美之辭然已灰飛烟滅不知何有其足以垂聲實而
傳不朽者此似嘲似諷之篇也後之好獻諛者亦可已
矣郭氏在宋時爲名族德誼府君擁程卓之貴闢石洞
書院延請魁儒永嘉葉正則教授子弟及四方來學之
士朱文公陳君舉陸務光唐悅齋陳龍川呂子約魏鶴
山諸大儒皆遊處其地朱子曾銘其墓登之全浙志爲
山林尚義之冠其時府君從兄良臣建西閣書院侄伯
廣建南湖書院皆延名師教鄉里所云郭彥明者殆亦
其人也自郭氏創爲義塾邑人間風而起者許氏之入
華書院則延許白雲以爲師蔣氏之檣城義塾則延方
蛟峰以爲師一時風俗丕變文教興起四師儒之功而
不知皆諸公有以爲之創也然茲四公者亦賴詩書
之澤延其族以至於今嗚呼彼時豈無享膏腴擁紅
若數君者哉皆已抱其所有道之不知何人欲求其姓
名而不可得則茲數君者不誠善於自樹乎哉

亡友趙生哀辭

吳萊

趙生季良家故宗姓也予少與之交者若干年自言妙推
算星曆所直星宿甚有力又自奇其容貌壯偉言語秀拔
且喟曰某生以布衣敷歷州縣某生以刀筆起佐臺憲某
生以文學升進館閣士無志則已有志事竟成吾北行決
矣及行予呼酒與生別又作序文一通以壯其志曰蓋古
之豪士多閎偉瑰桀自異於常人然固未易遇也遭世急
於用人然後遇耳任少卿田仁漢名士嚮在扶風西界小
邑時自以無豪易高及來長安求爲衛將軍舍人貧不能
給絳衣玉其劍或爲家監騎奴所屈辱當天子擇材衛將
軍家富兒貴豈安庸僥倖如木偶被文繡外美矣中則朽
然無一有卒無以易此兩人者久困者必益伸暫晦者必
終顯且世之難飢饉苦窮厄無所控告古何嘗無是人哉
今生日論天下士之賢否時命之窮達口不告宗黨足不
別僚友北行慨然如必有所遇者然木其平日所願欲
以措諸事業且落落難合及朝上書夕則召見一息朽弛
擔間則華衣駟馬或隨之矣夫又何愧於古人哉此殆生
之所自信者久矣雖予亦幾生之必有遇也自生去二年
人從燕趙間來言生英銳之氣窮盡之色日闕於胷中猶
潸然不爲之動終於是而客死豈世所謂豪傑有志之士

人方議其爲狂爲妄。天又若是怒之者耶。曾祖某某官。祖某某官。父某洪州司法參軍。生喜讀書。庶幾復振其家。及是乃以喪歸。三子儼然也。有足使子悲哀慘怛於心者。又從而爲之辭。辭曰。

嗚呼趙生。才非不足用。而命也數奇。學非不能博。而力又不得自進於時。奈之何哉。吹律本以徵賈。操頡篇以界。替斯奇材。與劔客日切齒扼腕。而不可悉數。紛衆人之異嗜。莽時俗之披猖。爭繁華於趙李。競翕豔乎金張。郊垌羅車。騎第宅溢酒漿。此生之所欲見於帝鄉也。或者窮欄下里。槁項黃馘。生未嘗賭城郭。死不殊於土礫。上猿狖兮下蛙。金華太畧 卷之十七 哀辭 元

眼高四海筆雄 世 落手則屋瓦皆震 崇炳

田居士黃隱君哀頌辭

吳萊

始予弱冠時。從黃隱君游。隱君諱景昌。字明遠。世爲婺之浦江人。自幼敦朴而開悟。及長。益通五經諸子詩賦百家之言。岩南公嘗一再携予詣隱君質春秋。隱君則曰。墨守是非。初不可以草草矣。已而予授其孫迪學。且盡發其春秋公穀氏口說相傳。至漢然後著之竹帛。是故經有脫編有錯簡。學者上畏聖經。下避賢傳。訛外誣漏。不敢較也。辯用正曰。三代正朔。改正者必改月數。而春秋左氏爲最明。太史推日食。則曰當夏四月。是謂孟夏。而經且書日食爲六月。梓慎占星。則又曰火之出也。在夏爲三月。在前爲四月。在周爲五月。而經且書宋衛陳鄆之災爲五月。他如晉卜偃因童謠而驗晉人之滅虢。又極有以見夫夏周月數之不同矣。蔡氏傳書乃曰。三代之建正不同。月數不改。凡朝覲會同巡狩烝享之事。必以所建之正至于數月。皆起于寅於乎。蔡氏之爲是說。豈欲以麻秦視三代邪。秦史所書冬十月以爲歲首。後九月以爲閏月月建一差。問法不合。後九月非戌。而十月亦非亥矣。然而秦人自以端月爲正。史以十月書于元年之首者。太初曆行漢世。追改之也。孰謂三代類是。而伊訓必以十有二月而首歲者乎。辯

日夜食曰天之七政。日月五星皆動物也。而日月且有薄蝕之變。春秋據見而錄。故言日有蝕之。不言所食。蓋慎之也。穀梁言王者朝日。日出而有虧傷。即是夜食。是以經不書日。日辰晦朔。言日夜食。不可以日定也。雖然。王者朝日。則已見爲朝。豈食非夜食矣。聖人豈能據所不見而即書之經邪。或曰春秋之經。無日夜食。曆家之算天度。必知有日夜食。是傳者因經以著曆數也。予謂經書日食三十有六。後世善曆者推之。或有甲乙。或無晦朔。不問言有日夜食。學聖人之學。豈不反爲巫史家所笑乎。或曰世之登泰山者。夜半見海出口。當是而食。將夜食乎。抑晝食乎。予謂

漢魏以還。言樂府者。本是古體。及唐李太白宮中行樂辭。梨園之伎。悉絃歌之特。是今體律詩。王摩詰渭城歌。世以小秦王調歌之。又謂之陽關詞。復是今體絕句。他如古挽歌辭。左氏傳所載。歌虞殯者。雖不可考。漢魏之間。所歌殯露蒿里。則猶古也。自唐至今。之爲挽歌者。必以今體五七言四韻爲之。何邪。又如古樂府題。胡無人。釣竿等篇。唐徐彥伯沈雲卿方以五言今體爲之。河滿子一曲。司空文明又以五言一韻爲之。盡今日之所謂律詩絕句者也。此果何邪。唐人詩集。每有探題。古詩律詩。古樂府歌引吟行者。杜少陵集中。獨無樂府。舊管累讀而深疑之。蓋夫古人之詩。章句動合律呂。被之金石管絃。播之羽旄干戚。與夫唱嘆于工師。贊賡之口。皆是詩也。何有詩與樂府之別哉。或者不悟。且曰此爲四言。此爲五言。此爲七言。此爲古詩。此爲歌行。此爲琴操。於乎陋矣。此皆後世擬古者之一失也。昔者曹孟德召李堅爲舞。無辭欲以問西園鼓吹之舊。堅以亂離久廢。不悉古曲。子建乃不泥古曲之名。遂別構之。何後世之言古曲者。就題立意。若宋齊梁諸人之所爲者邪。宋齊梁諸人之所爲。猶若是。則今體之拘拘者。吾可得而盡錄邪。欲觀古今體樂府之變。考吾之所自。錄者樂可見矣。隱君晚自號田居子。因作田居古調辭九章。一

章曰耕田。二章曰抱喪。三章曰濯潤。四章曰暴日。五章曰
 候機。六章曰倚窗。七章曰聯裝。八章曰釀酒。九章曰開徑。
 每一客至。常醉。恒擊節高歌。超然自得。然頗自謂東都名
 士大夫。不欲以文士得名。及老。猶親自刪述不已。且曰吾
 耄矣。恐一旦即死。無以籍手見古人。吾又豈得與夫文士
 齒哉。於乎。楊雄法言。書鄭子真。李仲元。王充論衡。書谷子
 雲。吳君高。子真名動京師。子雲身為五侯之客。仲元不有
 隱德。君高非不有文翰。而終以不顯。奈之何哉。此殆當世
 逢遇之不同。初不可以士論賢否定也。隱君已矣。予故悉
 疏其文。且作哀頌一篇。就以祭之。使後人之讀是者。知吾
 之所以哀隱君。與夫隱君之所以自哀者矣。於乎。悲夫。頌
 曰。於乎。自古皆有死。今之死者。已乎可哀。方來如秋。濤之
 未息。既往。類老樹之先摧。當其壯年。卓犖呻吟。佔畢聖賢
 合席。迫其晚節。假寒淫湛。里閭漁釣。爭隈生而無侮。沒而
 無謚。直隱居行義而止耳。心之所存。道之所統。則或前有
 千古。後有萬世。內有中國。外有九垓。予嘗觀其著書成篋。
 揮筆成囊。將以窮經而致用。猶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無
 以自見于世。眼光流月。舌音轉雷。倏焉榮華。茲固不能必
 料其播之簡牘。刻之琬琰。忽爾變滅。抑亦不得必禁其聚
 為篝火。委諸塵埃。於乎。就君平日之所自論者。不待後世

而悉驗。雖使投壘。今赴溺。治銅。今鑄。孰知其學。孰慕其
 材。幸而屬。幸而蓋。幸而得。則終身之願已。哀又何
 猶。有者在。有酒在。歷上下四方。曾不可以復作。盡歸
 乎來。

學遼思湧。變幻萬端。執壇龍象。絕非後學所能思議。
 震

續記

呂東萊先生續記

呂祖儉

宋故朝請郎直秘閣主管亳州明道宮呂公諱祖謙字伯恭其先河東人後徙壽春六世祖申國文靖公自壽春徙開封遂爲開封人曾祖諱好問資政殿學士大中大夫贈太師妣王氏贈泰國夫人祖諱弼中右朝請郎贈右正議大夫妣章氏文氏皆贈碩人考諱太器右朝散郎贈朝請大夫妣曾氏贈宜人公紹興七年二月十七日生以祖致仕恩補將仕郎監潭州南嶽嚴州桐廬縣尉未上登隆興元年進士第又中博學宏詞科改南外敦宗院宗學教授金華文舉卷之十七續記
丁先妣憂免喪除太學博士有旨中書官待次者補外添差嚴州州學教授踰年復除太學博士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丁先考憂免喪主管台州崇道觀召爲秘書郎兼國史院編脩官實錄院檢討官遷著作佐郎著作郎兼權禮部郎官淳熙五年冬得疾請去職先是奉詔編類皇朝文鑑至是書成除直秘閣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病少間除著作郎兼國史院編脩官不就添差兩浙東路安撫司參議官亦不就主管亳州明道宮八年七月二十九日以疾終於家享年四十有五兩妻韓氏今龍圖閣學士元吉之女又娶芮氏故

國子祭酒燁之女皆先卒子男三人岳孫齊孫早夭延年甫三歲女二人華年適進士潘景夏甥女亦早夭呂氏世葬鄭氏新鄭縣懷志鄉建炎南渡太師而下葬婺州武義縣明招山遂以是年十一月三日葬于祖塋之右麓公之問學術業本于天資習于家庭稽諸中原文獻之所傳博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晚雖臥疾其任重道遠之意達于家政纖悉委曲皆可爲後法葬日薄未能深考公之言行求正于有言之君子以詒來世姑舉其可得而形容者以志悲思焉所爲書有呂氏家塾讀詩記三十卷參取毛鄭衆氏之說而間出己意其後更加刊定金華文舉卷之十七續記
迄于公劉之首章大事記起春秋後終于五季書法視太史公所錄不盡用策書凡例其餘綱端緒概見于通釋解題之二書雖絕筆于淳熙三年亦未脫藁其他遺文所纂輯者尚衆以未倫次皆藏于家存其實錄不多作諛墓語故爲得體阮霞映

王魯齋先生贊記

葉由庚

先生諱柏，字會之，姓王氏。大父諱師愈，事龜山先生，受易論語後，與朱文公、張宜公、呂成公遊。父諱翰，與其叔季執經問難，考亭麗澤之門，克世其家。先生其仲子也。生稟高明，抱負閎偉，慕諸葛武侯之為人，自號長嘯，欲以奇策取關中。年踰三十，始知家學授受之原，與友人在元思讀四書，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歷造考亭門人。鉛山楊公，揭堂劉公，而請問焉。鉛山語以北山何子恭父，嘗從勉齋得考亭之傳，即往從之。北山一見曰：會之真吾友也。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以質實踐苦之學。自是發憤奮勵，有疑必從北山，就正問答，累數百帖。每見北山歸，充然自得，北山稱之曰：會之二十年工夫，勝他人四十年矣。先生自謂研窮愈深，則義理愈呈露，涵養愈密，則趣味愈無窮。手回敬齋箴，為日用躬行之則，每日晨起，深衣裼廟，進止有儀，言動有法。綜理家政，統紀斯新，戶庭闐然。御羣弟子，色莊詞厲，毅然不可犯。平居酒不滿唇，食雖疎淡，必潔常暑，閉閣靜坐，子弟自事，非衣冠不見。病先世遺書，淪落搜合成編，曰清風錄，各為題識。幼孤，事伯兄恭敬友愛，中年同處，益盡和濡之樂。李氏早喪，撫其遺孤，一視無間。至割膏肓與之，從子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贊記

王魯齋

伯幼好學，知所專事，進與北居一門，自為師友。伯卒，先生哭之慟，收宗合族，規模宏遠，儒不自立者，扶植之，貧不自給者，周恤之。故人在元思卒，率朋友敘之，且述其志行，請於北山以銘之。四方學者至，館而食之，久而不厭。隨其學淺深，引誘啓迪，開其適道之門，提綱疏目，析異會同，叩之無窮，而其出愈新。士大夫之仕其鄉而請益者，則語之曰：士生天地間，以萬物皆備之身，而不以古今自任，經綸自期，皆自遏其躬而已。郡守趙公汝騰、蔡公抗、楊公棟，思復麗澤書院，皆以講席延聘。先生以北山未出辭，請益力。北山亦勉先生經始而作成之，乃精生員之選，增養士之。川條例，規畫創製，器服廣置，書籍，俾諸生誦習作興，於因仍積弛之後，氣象煥然一新。仍應台守趙公景緯之請，主上蔡書院。先生首講謝子大居敬貴窮理之訓。天台後學始得聞正學傳授之要，雖鄉之耆德，皆執弟子禮來謁，遠近聞風，莫不競勸。理宗皇帝上賓，率諸生製古衰服，臨於鄉見者，始識先王之禮，為永式焉。先生兩正師席，以維張世教為重，歸而講道於家，敷揚經旨，精瑩粹白，聽者意融心悅。四方學者不遠數千里而來，戶屨常滿。晚年積厚養，固精強清勁，雖少壯有所不逮。孜孜述作，不知老之將至，感淳申戊，偶感微恙，自知天命不遠，謂其子曰：有生必有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贊記

王魯齋

死天地之常。予無德可紀。不必作墓銘。行狀平生編述。未經有道訂正。不可輕以示人。一夕與江西學者論學。俄以倦就睡。戒子弟勿強我。我自是不語不食者幾旬。垂沒。整衣端坐。押婦女出。澣門。子姪門人侍。夷然而終。時七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八。諸生制服。行心喪禮。麗澤山長。率生員赴臨。天台諸生或衰經爲位。聚哭。或踰嶺奔赴。朝野莫不嗟惜。先生學博而義精。心平而議遠。考訂羣書。該攝融會。權衡裁斷。以復經傳之舊。謂大學致知格物章之未嘗亡。還知止章於聽訟之上。於詩則黜鄭衛諸淫奔之詩。謂今之三百篇。豈盡夫子之三百篇乎。所刪之詩。容或有存於國。巷浮薄之口。者。漢儒梁丘古詩。取以補亡耳。予春秋則謂吾夫子以大公至正之心。立百王之大法。千百五年爲諸儒刻鏤幾碎。朱子于諸經纖析毫分。殆無遺義。獨於春秋以渾然得夫子之心。其他正錯簡。明舊旨。未易悉數。所著有文集七十五卷。讀五經記。論孟通旨。凡若干卷。

先生題德夫弟史斷跋云。橫渠張先生曰。觀書且勿觀史。非史之不可觀也。實未易觀也。史未易觀。而豈易斷哉。實鑑明而後妍醜可見。此心明而後是非可決。欲知妍醜。先磨此鏡。欲決是非。先治此心。治心之法。無他。亦沉默潛涵。養乎聖賢傳之中。收斂肅肅。而無放肆馳

驚之病。則此心明矣。上蔡書院講議節畧云。程子言格物之道。或讀書講明道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程子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涵養本原之功。所以爲格物。致知之本。先後之序。又極其精切如此。上蔡先生謂常惺惺。正訓敬也。敬則此心光明洞徹。動靜語默。酬酢萬變。各得其當。其中卓然不與之俱。往此敬之效也。故君子必存養於未發之先。省察於將發之際。端莊靜一之中。此敬也。應事接物之間。亦此敬也。講明道理。非敬則若存若亡。議論古今。非敬則或是或非。以至人倫日用之常。非敬則乖違外逆。無一中節。故伊洛以來。拈起持敬致知。兩下工夫。不可闕。實相須也。唐正學識

墓誌銘

符氏夫人墓誌銘

徐無黨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子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公諱假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沉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其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水縣沙溪之山脩旣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吊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常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絕之語言猶可記髮髯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

謂不見爲幾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又先于下土昔事姑兮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範同子留顧生餘幾今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閱此千秋

此歐陽文忠極推許有惜文不多見錄此以見一斑
阮震

全集卷之十七

墓誌

聖

符氏

吳彥成墓誌銘

梅執禮

宣和二年冬承信郎吳翁待次京師間青溪念日熾亟命舟東下或挽而留之不可曰吾母垂白與益近其忍一日安此乎北渡江杭州已陷遂間關浮海道明以趨東陽距家僅一舍許卒遇盜不得歸蓋三年二月庚午也五年其孤馳介乞銘於滁不果作明年又以書來曰先公生負氣節喜從賢士大夫游其志非淺淺者而不幸死于盜必弗得銘無以葬矧公謝一切金久矣何諛墓之嫌於是爲考次虔州會昌承宗王所狀行而敘銘之翁諱圭字彥成世家婺之義烏曾大父造大父堯父袍皆隱德不耀翁資個儻形貌魁偉遇事落落無所阿私有以急告者不問陳戚貴賤悉怡然濟之舍卒值人健敏可用慷慨以金帛切不立券任也人亦感厲自效無負護者隣里有爭辨者就質焉無不付其平而去或議別居多紛紛不決須翁居間乃曲聽後無復間言大抵其外和易謙恭而中實嚴重不可欺犯縣官吏豪右有爲一非義必委曲推沮使不得騁以故毀譽常相半而翁固行其志不奪凛然有古任俠之風三舍法行州歲貢士多困於聚糧翁每風致厚贖不俟其有謁也他日比郡預貢生有聞風而踵見者太學程生績家鄰而妻其親大事未舉從故人貸錢三十萬將有

金華文集卷之十七墓銘

吳彥

墓誌

當於浙而同舍生漢臣悉受之使持要取償於兄績信之不疑也既達婺出其要兄輒給曰是非漢臣書須其歸面質耳翁恨績留滯召漢臣兄詰之不變卽日出私帑代償如其數縣作浮圖繡川湖中以奉雙林大士又作神霄玉清萬壽宮棟宇像設所費皆不貲翁一一樂施不以累衆州檄縣急須米數百斛縣均賦於民民羈甚翁密發諸廩大治米以自令日米方騰貴取於民必優而難集願并代民輸之嗣請其直信宿米達州州大驚喜以令爲才初入戶門道遇鄉士葉祖信者方僕僕爲故太學陳生哀其棺斂翁遽曰若海如許須衆則事緩矣立如所費周之其輕財重義出於天成種種類此翁由孤童成家料理生事得所以操縱取予之術坐致千金凡老於貨殖者皆自以爲不可學而諸弟若姪說訥訥舉踵繩準相與爲善浸成望族矣俄歎曰吾念大姓辛勤立門戶不一再傳輒蕩析不能守者常有婦問之曰縣世爲義居如其請遂刊石以志不朽晚治第闢館延納四方之遊士雖盛寒暑無倦容又方列治三閣收置儒釋道之書使子弟賓客周旋其間此其爲善之志殊進進而未已也於是弗得其死間者惜之方東下時予嘗與論今日之盜當以術取而不可以急攻若徒擁大兵從其後驅之則浙以東將大殘踴萬一有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墓銘

吳彥

墓誌

窮迫而且之海之閩不易得矣。如漢所必取項氏也。然舍項不取。而先使隨何取九江。韓信取魏。取代。取趙。取齊。審項已孤。一舉而得。正如善救焚者。必先毀旁近屋。以絕其延。乃易撲滅。今盜據睦山谷而陷其官府。即出入跳梁。不遇一郡。問若姑置弗問。而分命大兵屯浙東西州。使他盜不得相因而起。盜亦畏縮。不敢出巢穴。徐遣所募鎗杖手輩逐進而鹿之。可以旬月擒耳。翁喟然曰。此圭所以歸之意也。蓋負險隘。非鎗杖手不可以深入。然此曹烏合任氣。不相下。則心不一。心不一。則力不齊。惟啖以厚利而擇二猛士總帥之。庶幾人人用命。吾州有居人防者。強力絕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聖 其

人少習爲儒生。不得意棄去。習武技而精。平居飲酣無所施其勇。往往公取牛羊殺食之。數近刑。輒有人幸得脫。主賓遇之有恩。歸致此人。盜不足破矣。其後盜平。問所謂屠大防者。果嘗曉係翁家。久之弗去。自言當役身以報翁。轉游上淹回。而翁之弟待弗盡禮。怒謝去。自遮護其所居。左右鄉。查無一敢近。既而破滅數十洞。斬獲不可勝計。軍前功第一。以白身受官至武功大夫。其子弟其奴輩人賞典。識使翁在鄉里不出山。而亟歸。必且大捐金收召武勇。而得屠爲之倡。威著遠近。盜必不敢窺。葵守令必不逼他。盜必不起。而平民肝腦必不至于塗地。其爲功也。又豈止如

屠而已哉。翁在京師賓游。接武爭顯。出力爲翁用。有善中貴人者。功欲使因己而翁笑曰。男兒通塞固自有命。數何至折腰屈膝事中貴人乎。判大宗正事。普安郡王仲忽聞而高之。薦出門下。春秋五十有四。以六年二月丙午葬。縣東縉雲鄉永昌村前山之陽。娶陳氏子男三。曰龍司。越州士曹事。則乞銘者也。曰顏老。早卒。曰康老。尚幼。女四。適太醫助教宗公章順。昌府汝陰尉王鑄餘皆在室。孫男一曰克昌。女二。銘曰

存亡死生任俠之義。伊呂孫吳貨殖之智。遷史所推。殆有微意。豈其崇進奸雄。勢利輒輒。文士鮮足與議。必也狂狷。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吳 其

奈何。而棄吾銘。若人只是無愧。無論人奇。其所建策。至今整整可用。唐正位

白雲許先生墓志銘

黃潛

先生諱謙字益之姓許氏其先居京兆之興平宋元豐間始居登澤仍徙資爲金華人考諱毓淳祐丁未進士卒官宣教郎主管三省樞密院架閣文字無子以從父兄貢士君日宣之次子嗣即先生也先生天資高峻甫能言貢士君夫人陶氏授以孝經論語入耳輒不忘五歲就學莊重如成人宋亡家毀貢士君相繼淪沒先生稍長僑居城闕借書於人以四部分而讀之雖疾病不廢問仁山金先生講道蘭江上委已而學焉金先生曰士之爲學若五味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醢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猶夫人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七

也豈吾之學無以感發於子耶先生聞之惕然於是金先生年七十先生十有六請就弟子列金先生乃告之曰吾儒之學理而分殊先生由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理之一又嘗告之曰聖人之道中而已矣先生由是遇物務擇夫中而用之金先生沒先生益肆充闡多所自得自謂吾非有大過人惟爲學之功無間斷耳先生制行甚嚴而所以應世者不膠於古不流於俗介而不膠通而不隨身在草萊而心存當世大德十一年歲在丁未焚城入南斗句已而行先生以爲災在興越勢深憂之是歲大疫先生貌加瘠或問曰先生豈食不足耶先生曰今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吳

公私匿竭道殣相望吾能獨飽耶其處心慕如此而素志冲澹以道自樂肅政廉訪使劉公廷直舉茂才異等副使趙公宏偉舉遺逸皆辭趙公在南臺命除舍館迎致先生將使聚僚多士有所矜式先生欣然而起已而東還以目有倦於應接延祐初屏迹入華山中學者羸糧荷書而從居再歲以兄子喪而歸遠而幽冀齊魯近而荆揚吳越皆百舍重趼而至先生之教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以爲己爲立心之要以分辨義利爲處事之制至誠諄悉內外殫盡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辭不能自達則爲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講貫終日無倦捫其机疎入於微密聞者方領耳聽受而其山愈無窮惜者作之銳者抑之拘者開之放者抑之爲學者師垂四十年著錄殆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達官富人之子望聞而嚮氣自消踐庭而禮容自飾四方之士無賢不肖以不及門爲恥縉紳先生至於是非必仰其家有問焉或訪以典禮政事先生觀其會通而爲之折衷問者無不佩服臺省諸公若王公士庶咸公煥王公克敬鄭公允中李公端吳公壽趙公天綱陳公思謙趙公仲仁前後列其行義於中朝鄉閭主司曹集賢鑑楊翰林剛中亦率同院刻土其名於省闕神復以遺

逸應詔先生終不起，仍紀至元之元年，屬當大比，該先生以文衡亦莫之能致也。嘗謂吾非必於隱以爲名高，仕止惟其時耳。晚歲尤以涵養本原爲上。講授之際，齋居凝然，一日瞑目坐堂上，門人勿知也。經入焉，則聞其無人侍先生之側，拱立久之。先生顧而徐言曰：爾在斯耶？其習於靜定久而安焉可知也。釋自明之旨有云：自字有功，明德須是自去，明之方可。嘗有自省篇，晝之所爲，夜必書之，殆疾革始絕筆云。先生少羈孤，不逮事架閣公及其夫人韓氏，而事陶夫人克盡子職。兄璟性剛嚴，委曲承順，怡怡如也。時氏姊有子而貧，無以爲養，迎歸奉之終身，鍾愛二子而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吳

白雲

營葬事因其自號而題曰白雲先生許公之墓，其又明年祠先生于學宮，肅政廉訪司杜公秉彝建請贈官賜諡，未報。先生于書無不觀，窮探精微，期於必得。雖殘文義語皆不敢忽，有不可通則不敢強於先儒之說，有所未安亦不敢苟同也。銘曰：道學之傳，天下爲公。婆之儒先，獨得其宗。鉅人迭起，踵武相接。逮於先王，綿延曰葉。先生之學，能自得師實踐之功，出乎真知。萬殊之差，無微不析。一本之同，會歸有極。酬酢萬變，悉用其中。涵養本原，以敬始終。際茲休明，力扶正學。間風而來，罔問南朔。陽春時雨，隨地發生。洪纖高下，咸仰曲成。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辛

白雲

按白雲門人甚衆，而葉景翰、范景先最著。景翰諱備，號南陽，金華人，學於白雲。白雲語以學者必以五性人倫爲本，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爲先。景翰之語學者，則曰：聖賢言行盡於六經四書，其微詞奧義則近世先儒之說備矣。田其言以求其心，涵泳從容，久自得之，不可先立已意，而妄有是非也。戊戌，王師下金華，召見，同純孝范公以大學進講，命爲五經師，辭歸養親。所著有南陽雜稿，吳學士沅稱其理明義精，一介不苟，安貧守道，死而不變，篤信醇儒也。景先諱祖幹，號柏軒，金華人，白雲諸人曰：祖幹有志之士，學已得其傳矣，其功則以慎獨

爲主。常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戊戌，明太祖下金華，幸學，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以大學進講，上命祖幹剖析其義，幹以爲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大喜，深加禮敬。曹國公時守嚴郡，恒稱師而不字，性至孝。既卒，郡守王宗顯立純孝坊以示褒。郡人又爲建二賢道學坊，卽公與香溪先生也。天台方正學曰：吾不及見金華前賢之盛，所及見者五六公焉。曰宋曰胡曰范曰葉，此數公者，皆百世之士，其見稱許如此。唐正學識。

張子長墓表銘

黃潛

上卽位之十一年，分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今師相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既進擬收攬遺逸之士四人，以兩院次對之職，俾參筆削。仍表辟子長爲本府長史，使者奉驛券行四千里，求子長於金華山中，力辭不拜。四方之士莫不高其風，後五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於是山林特起之招，皆正除人館，俾預討論。子長名在五人之列，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官召復，避不就。使指有嚴，不得已爲之起行，至武水驛卒辭而歸。士益以是高之。子長之衣之美，過絕人遠，甚其無愧於前，作可傳於來世者，則不在彼而在此也。子長姓張氏，樞其名字長其字幼聰，慈爽剛受教於父屏巖先生，而外家潘氏蓄書數萬卷，金石遺文千餘卷，子長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且能通其大意。年十四五，肆筆成章，頃刻數千言，嘗作小臣策，譏宋高宗忘親事，營而追爲之定，復兩宮之計，以爲當時狃於宴安，真有知山此者。時前代遺老多尚存，無不降歎，弱齡益自愛重，杜門不妄出，頗易視當世。直欲方駕於古人，同郡之士與之交者，可以縷數。暇日寓情卮酒，意氣豁然，視餘子幾如也。海內賢士及名卿才大夫，至於是邦，皆以得見爲幸，或問以古今沿革，疏治得失。

咸樂告之。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後先。皆無所脫誤。每及一人。則其世系閭閻。與才質之良窳。歷歷如指諸掌。論事後當成敗。不旋踵皆驗。初東萊呂成公。倡道於婺。不幸天不假以年。故婺之言性理。悉本於紫陽。朱文公。由文公五傳。爲白雲許先生。子長少先生。二十歲。先生偶見之。漫叩以漢高帝何以取天下。輒應口而對。出入紀傳。貫焉鉤。語蟬聯不能休。先生大奇之。閱數日。子長以書上謁。先生答書。易之以正道。期之以大成。子長請就弟子列。先生不可。始終以朋友待之。自是子長益敏華。蓄銳趨於平實。學日以粹。其能不失乎進退之正。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墓

張子

者學力所至也。凡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翼教道。不善作。則琢侈靡。而泐戲豫。放浪無實之言。謂學春秋者。必始於三傳。而其義例互有不同。乃辯析其是非。會通其歸趣。參以儒先之說。裁以至當之論。爲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又謂嘆氏於春秋。卓然有見于十載之下。而陸氏繼之。所纂春秋。徵旨以朱墨別三傳之同否。歲久漫滅。喪失其真。乃重加考訂。爲三傳朱墨本。若于卷。言有未周。意有未暢。則出新義以補之。金之鉅儒。大寧敬先生。有春秋備忘。久未及行于世。暨入國朝。先生之諸孫公儼。以憲節來蒞於婺。其業請子長爲之校讐。乃因近臣以聞。而刻焉。謂三國之

正閭閻。不待辯。自古國必有號史。亦從其實而書之。漢之爲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所以伸彼也。乃糾其紕繆。正其繁簡。爲刊定三國志六十五卷。又別撰漢本紀列傳。附以魏吳載紀。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三國之臣。有能致飾於其君者。舊史或諱不書。或書而失其實。或僅見於異代之史。皆爲更定。而於漢事必備載。以詳正統。或一事數說。必參訂使歸于一。是非疑似。抑揚予奪。咸有論著。繫于各篇之後。名曰訓志。經筵檢討危君素言。子長是書。立義精密。可資勸誨。朝廷爲下本郡取而上之。宣文閣藏焉。它所著有林下竊議一卷。曲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墓

張子

江張公年譜。卷謂宋之亡也。將相羣臣。伏節死義者。固已有傳在史氏。甲官下上吏卒。女婦之死者。多史所弗錄。乃詢諸故老。旁采稗官。得若干人。爲宋季逸事若干卷。不昔所作歌詩。箴銘贊頌。碑記序就誌狀之屬。有敝帚編若千卷。其言閎深。浩博而峻。屬潔清。搜摭精切。而論議純正。尤長於敘事。而扶善遏惡。卒能使人有所感發。懲創至以微辭。與義又有未易以淺窺者。大抵其文主於氣。氣命於志。志立於學。故言無所苟。出處之際。無不克踐其言。江西鄉關。嘗奉書幣。迎致子長。司其文衡。返其幣而卻其請。蓋塲屋之文。非子長之所謂文也。子長之先。占籍臨海。唐乾

寧間避地來徙遂爲葵之東陽人宋末稍有出而仕者曾
祖日新承節郎祖友諒廸功郎父觀光屏巖先生也娶金
華潘氏又自東陽徙家金華子長生於至元二十九年二
月二十五日卒於至正八年八月四日享年五十有七娶
王氏無子爲之後者長曰燧李氏甥之子次曰然族人之
子以明年十有二月九日奉子長柩葬于金華縣循理鄉
信義里子長之葬門人許元既狀其行實之詳乞銘於危
君且求潛撫其大者表于墓隧潛嘗讀後漢史稱樊英初
被詔命僉以爲必不降志及後應對又無奇謀深策談者
以爲失望豈不以其名最高故其毀最甚乎蓋名者衆人
之所忌君子之所避也嗚呼子長明病幾先惠不自焚
不自煎以保其身以歸夫今松柏九九清風凜然後今十
年過者式焉

御賜翰林院編修官天下之至榮也元時張子長宋景
濂皆以翰林徵子長則謝病不起景濂則爲黃冠以逃
婺州學者風裁氣骨如此 鼎炳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七 墓銘 張子長

元隱君子東陽陳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宋 濂

葵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栽鹿皮爲衣種藥銀谷洞
中當春陽正殷脫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塵
泉中與波相迴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
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橫辯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于論
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履出連坐之海紅
底戒侍史治酒漿蒞臨親執竿獻酬歌古詞以爲驪酒
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
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

金華文畧 卷之十七 墓銘 宋 濂

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
之大旨譬如明月之珠失之二十年上自王公下至士
無不俱俱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
以人賤而并珠非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
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
以九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言統
萬端而天下古今無疑義以庸言釋經子而野人君子無
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
謂義知天地萬物一體之謂仁義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
萬物一體經子之會要一觀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矣。謙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家天下一
枳也。枳一爾而獲十焉。枳有獲而一視之。其於人則仁也。
發而視之。獲有十則等有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
等夷。刑賞予奪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為十者。禮之異。視
十為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篤。者
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枳之積。反求其故地。
枚舉而銓次焉。差之黍銖。則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敘
之不合而一不可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茲治國家天下
者。不以禮則藝倫致。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夕
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操者禮之柄
耳。故學聖人者。必始于禮焉。故一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
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
枝葉而舍其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
會。與道經不可識矣。謙受其說。以歸。問當質之明經者。或
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尸之童。觀優于臺下。但問臺上語
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知妍媸。惟人言是信。君子之
論備矣。或者曰。伊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
自時厥後。為貪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便君子以畢其
說。則君子益以斯道為己任。設教焉。惟恐不傳。靡晝靡夜。
操觚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人。復贈書于謙曰。予願

死吾道苦無所授。子聰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
患相仍。亦未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
兵。寓子婿王為家。留六年之久。遭微疾。默坐於一室。不食
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曰。吾年八十有八。
其死宜矣。何藥之為。未幾。條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
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為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
號為鹿皮子。表隱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
東陽太平里。世為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
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問考亭之學。有志節。
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
欲用之。辭。君子幼學于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
公直方。其於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隱。逸然
不與世接。唯寤寐草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辯。
見于文辭。恒懇懇為人道之。文辭于狀物寫情尤精。然亦
自由機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折逸超麗。喻為
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
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清玩耳。舍六經弗講。而事
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勝
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為也。君子足
跡未嘗出里門。而名聞遠邇。朝者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

集黃文獻公潛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諸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嵐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疾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笛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于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非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牟以續其食嘗發所藏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已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志曰性理大明曰答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熙糾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藥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者年壽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一榜第署徽州路欽縣教諭側室某氏生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喬年在餘皆先卒女三人其姪即王爲次則俞某張紹先孫男九人庭玉庭珪庭筠庭鸞庭鳳庭堅庭蒨庭某庭某女四人適徐信俞本虞某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趙宗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喬年廷堅等洎王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於縣西南四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康及學士大夫門弟子咸會

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弟弟子楊君希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喬年同王爲持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羣言之是非不徇偏曲不尚詭隨必欲鳴其已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懼者也非人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或藉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渾融而卓冠于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措慮之深望道之切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

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窺見其胸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有志弗強日就果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諸銘故備著昔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儲兮伊洛發遺精天下既混合兮陽陰悉苞并無間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演繹兮白日中午行如彼藝黍稷兮薊去莠與稂春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吐言一如鏘噌吰遠幽隱兮務使聲遠揚

豈欲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若昔動盈車兮。片言類括囊。中有萬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溢衆目兮。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荷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庭。下可奉公侯兮。上可奠方明。胡爲墮空山兮。枯槁埋光晶。鹿皮剪爲裘兮。裁冠贖垂纓。臨流飛花兮。心與烟霞冥。清風與逸氣兮。橫絕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時計祿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東流兮。內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鹿皮翕著書數百卷。皆漸滅無有。今會稽董澹齋先生。重刻其賦。若詩共四卷。皆先生所云脂澤清玩。浮辭綺語。不存者也。而卒賴此數篇。使姓名常在士大夫。文章存亡。誰有定哉。王崇炳。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墓銘

奎

元

行狀

何北山先生行狀

王柏

先生諱基。字子恭。父伯慧。主管台州崇道觀。先生稟氣清而質甚弱。踰小學。始受師訓。端重寡言笑。與羣兒異。弱冠。崇道公爲臨川丞。而勉齋黃先生適爲令。言論風旨。犁然各有當於心。崇道公因見二子而師事焉。首教以爲學。須先辦得真實心地。刻苦工夫。隨事誘掖。始知伊洛之淵源。臨別告之。以但熟讀四書。使胸次浹洽。道理自見。此先生所以終身服習不敢頃刻忘也。一室危坐。萬卷橫陳。端莊靜一。以存此心。研精覃思。以窮此理。其於聖賢微言奧義。疑而未釋者。必平心下氣。舒徐容與。不忘不助。待其自然貫通。未嘗參以己意。不立異以爲高。不拘人而少變。其思之也精。是以踐之也實。而守之也固。然無疾言。無遽色。不匿情。不逆許。不伐善。不較利害。事父母。婉容柔色。盡孝愛之道。事兄長。恭敬退讓。有和藹之樂。族姻崇仁厚之風。朋友盡忠告之責。御僕婢。則寬而有制。見田夫野叟。必勞之有恩。貧困者必施。患難者必救。捐通已責。還善改過。凡聞一善。言見一善。行喜形於色。若已有之。或朝政有闕。四方有警。憂形于色。至忘寢食。是以海內慕之。而不得識其面。大子思之。而不能必其來。蓋其澹然無欲。不屈於萬物之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行狀

奎

何北

下立乎其大尚友於千載之上此皆尊德性道問學之功也。蓋溪之上。有宅一區。脩然水竹間。遁世無悶。閭里鮮有知其學者。自鉛山楊先生與立。一見之後。人始聞之。好學之士日進。先生不受北面之禮。請問者未嘗不竭盡無餘。嘗謂爲學莫先於立志。每讀朱子遠遊歌。見其爲學立志之初。便已有此規模。晚亦只是充踐此規模而已。所謂願子馳堅車。躡險摧其剛。便有凜乎任重道遠。死而後已氣象。使人卓然有立。爲學之始。須有此大規模。又須不問難易。不顧生死。以必至爲期。然義理無窮。未易便到極處。則吾輩講學。正要相與合力。精思明辨。討箇分曉的當受用處。又各要游得個耐煩無戾之心。耐煩則不厭往復。無我則庶無偏私。縱有未明。雖十往返而不憚如是。則始得箇至當之歸。先生隱居求志。不顧人知。而聞望翕然。郡守趙公汝騰。首加延聘。其後蔡公抗。楊公棟。相繼聘請。且薦之於朝。皆不就。先生恒告學者曰。辭受出處之際。當先致辨。不可挾古人之似。借以謀利。景定五年。詔舉遺逸。特授迪功郎。婺州教授。仍辭不受。咸淳初。復有史館校勘之命。御筆俾兼崇政殿說書。主音丁寧。邦侯勉諭。先生控辭益力。上不得已。特改承務郎。主管華州西嶽廟。亦不受也。或者疑先生之學。有體無用。非也。朱子曰。天下無無用之體。亦

無無體之用。先生之體立矣。而其用固有以行矣。年運往而精神邁。因以不用用之。非無用也。况自僞禁胎禍。天降制於斯文。考亭輟響。伊洛之學日衰。勉齋先生續遺音於孤絃。垂絕之餘。而和者無多。先皇帝崇尚正學。表章四書。躋五子於孔廟。風厲之意甚切。而老師宿德相繼零落。後生晚輩。散漫無依。科舉利祿之誘。反甚於前。其能卓然自立者。絕少。先生鍾山川清淑之氣。加以師友磨切之功。其所成就。其大先皇帝知先生而不輕於用。將以爲燕翼之深謀。今上嗣服之初。以求賢若渴之心。舉累朝不數見之重典。假使先生起應徵聘。則陳善閉邪。豈不足正君若俗而衰病相乘。有臥訪落之意。豈非人乎。先生生於淳熙之戊申十月己卯。終於咸淳戊辰十二月乙未。享年八十有一。配周氏早卒。竟不繼娶。先生不喜著述。僅有大學中庸發揮若干卷。大傳啓蒙太極通書西銘發揮若干卷。按先生之學。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力學以致其知。躬行以踐其實。其教人每舉勉齋去人欲存天理。棄貧棄死之語。又曰。理者乃事物恰好處。天地間惟一理散在事事物物。雖各不同。而就其中各有一恰好處。所謂萬殊一本。一本萬殊也。三聖所謂中。孔子所謂一貫。大學所謂至善。皆是此意。聖賢相去數百年。而謂以

是傳之者。皆是做到此耳。先生不喜仕進。太守趙公希悅。貽書勸駕。舉前賢山中出雲雨太虛。一洗塵埃山更好之句。先生答以留取閒身臥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其高致如此。唐正學識。

仁山金先生行狀

柳貫

先生諱履祥字吉父金氏金本劉也避錢武肅王嫌名故以金易劉后遂因之以爲氏彭城之宗諸言世本項氏其先項伯入漢以恩賜姓爲劉氏諸要爲有所證矣先生幼而敏睿智若成人宗黨咸愛異之年十八補郡博士弟子員二年試中待補太學生有能文聲而先生反自悔所爲之非益折節讀書屏舉子業不事取尚書熟習而詳解之解之後卷卽覺前義之淺遂因王君元章獲見魯齋王文憲公謁門爲學之方文憲舉胡文定公之言以告之曰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於事物之表敬行于事物之內又問讀書之目答曰自四書始已又因魯齋以進於北山之門自是從遊先生間講貫密而造詣益精矣先生夙有經世大志而尤肆力於學凡天文地理禮樂刑法田乘兵謀陰陽律曆靡不研究其微以充極於用嘗出遊杭郡諸公貴人爭相引重及進牽制倚虛之策國初得謝歸迨其阨厄乃思其言之有味而以廸功郎史館編修起之則已不及于用矣旁郡嚴陵嚴先生舊隱處故有釣臺書院棟宇雖具絃誦久絕郡守雅聞先生之賢而敬慕之致書幣厚禮來聘將修文憲上蔡故事先生爲之起至則因嚴先生懷仁輔義之說極發仁義之奧而極言之問

者始知義理之學。真足以動夫人也。于時宋將敗。物兵燹乘之。所在騷擾。先生之居。尤與盜近。因挈其妻孥。避之金華山中。久之始歸。就寧州。州黨之間。頗知宗向。羸糧景附。躡蹻雲從。戶屢常滿。而以禮爲羅。開塾延致。惟恐或後於夫。疇昔氣誼之崇者。間亦惠然應之。講道論德。諄切爲人。卽有餘假。不廢纂述。先生之學。以其絕稟濟之精。識得義理之涵濡。而成於踐修之充闡。自其壯歲。奮英蓄銳。致其人十已百之功。固已深造自得乎優柔厭佚之域。迨夫晚暮。意卓見凝。心和體舒。動作語默。太和流溢。而無回護掩覆之弊。學之成已。蓋若此也。先生神爽清疎。氣宇靜處。平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行狀

七

居澗。而信條。自晦。而內情忠信。與物無忤。非意之下。自不能近。簡而不阿。視人猶已久。與之居。愈益生敬。四方學者。風承。習。長。而。得。其。方。草。疑。膠。轕。莫。能。自。解。而。視。其。規。範。聆。其。誨。言。固。各。消。亡。隱。惡。軒。露。如。人。有。疾。察。脉。投。劑。適。其。浮。沉。滑。澀。之。候。而。中。夫。攻。補。瀉。之。宜。動。悟。字。格。不。俟。終。日。或。一。時。打。格。而。不。入。則。竟。以。養。之。徐。而。問。之。磨。浸。灌。鬱。後。自。有。得。先生。篤。於。分。義。先。人。後。已。始。終。不。渝。嘗。有。故。人。子。坐。累。母。子。並。繫。奚。官。分。配。夷。隸。母。子。至。不。相。聞。先生。耿耿。在。抱。爲。之。物。色。經。營。傾。貲。贖。歸。其。子。後。貴。先生。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而。已。而。其。推。以。成。人。者。又。若。此。先生。始

因文憲選登何文定之門。二先生鄉丈人行。皆自以爲得之晚。而深啓密誼。左引右掖。期底於道。家故貧。中歲依二先生以爲之重。而患難扶持。死喪救卹。二先生不遺餘力焉。文定卒。先生謂文定當世巨人。治喪之禮。四方之所視。則按禮議服。謂爲師服者。吊服加麻。心喪三年。今白布深衣。乃古庶人之吊服。其冠則庶人之吊素委貌。失其制矣。可以白巾代之。而加麻經麻帶。白布爲緣。以倣孔門弟子喪父無服之意。蓋深衣之緣。孤子純以素。是喪父既除之服也。若加麻之經。用細麻而小。加麻之帶。可用細苧。文憲遂與治喪者。首遵用之。六年而文憲沒。先生率門人治服。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行狀

七

如。初。禮。部。人。始。知。師。弟。子。之。義。先生。生。於。紹。定。壬。辰。三。月。丁。酉。卒。於。大。德。癸。卯。三。月。壬。辰。得。年。七。十。二。元。統。二。年。里。後。學。吳。師。道。修。書。學。官。請。祀。州。學。而。郡。亦。列。祀。先生。配。食。於。何。王。二。夫。子。矣。何。王。二。子。生。同。里。同。志。於。道。同。時。易。名。有。司。謂。何。公。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靖。王。公。之。高。明。尤。似。謝。上。蔡。時。稱。知。言。而。先生。則。自。其。盛。年。親。承。二。氏。之。教。以。充。之。於。已。者。也。又。云。先生。雖。進。不。得。爲。孔。明。之。起。赴。事。會。退。猶。得。陶。元。亮。之。任。運。歸。盡。而。其。所。願。爲。魯。仲。連。張。子。房。者。尚。儼。然。而。不。誣。也。

宋季爲相者。曾聘先生館中。先生以策午之。不果用而

去宋亡先生作思舊錄云。炎方之將大地之洋。波湯湯兮。翠華重省方。獨力回天。天無光。此志未就。死矣。死而荒不作。田橫橫來者王。不學幼安。歸死其鄉。欲作孔明。無地容翱翔。惟餘箕子仁賢之意。留滄茫。天壤無窮。此恨長。千世萬世。問者徒悲傷。按此則傳稱願為魯仲連。張子房者不虛也。唐正學識

先師姜先生行略

徐騰

先師姓姜。諱韜。字子發。其上世蓋蘭溪人。司務公芳始居金華之白竹子。郎中公綱。遂占籍金華。紛諫公應甲。即先生之從祖也。先生幼端重。不妄言笑。然性類敏。九歲作禹平水土論。十一歲為制舉藝。紛諫公見而心異之。十五歲。即失怙。上事寡母。下撫其幼弟。孝友備至。時紛諫公以先朝遺老。隱居山林。族子弟俱毋許應試。先生乃博覽經史。及詩古文辭。甲寅。閩浙亂。戎馬在郊。起徒役。輪挽芻粟。富人以衛免。而先生以單丁受役。赤脚走冰雪。事甫竣。即挾策雜詞。不少倦。白竹故近金華。山水清奇。與文心相映發。時又有遺民寓賢。琴瑟談咏。甚歡。而先生家日益貧。饋賸不給。棠村祝先生者。側僮歸達士也。一日見先生所為文。甚喜。因勸就試。時結諫公已謝世矣。先生出就試。連試連冠。其倖偶。遂補博士弟子。才名甚噪。先生意不屑。乃洗簪棠村之門。棠村以王。謂之略。自負於古今人物治亂。兵農刑法。靡不講明。而切究之。議論卓犖。不為苟同。而獨心喜先生。盡授以其學。先生學之不倦。口誦心維。夜以繼日。常至達旦。至於性命之事。則別有師承。棠村蓋罕言之。而先生實心會之也。然棠村學術。頗尚綜覈。而先生性坦白。無城府。遇人一善。稱不容口。人以術售。置之不較。家徒四壁。

趨人之急執經吞疑羣髦會萃先生循循善誘多所成就然其所講貫不過舉子業若其所學則固不在是也先生嘗慨棠村抱經濟大略而施設無由先世若鳳林東山文章學問傑出古今未獲流布金華地稱鄒魯前輩凋零讀書種子不絕如綫遇有高資茂質輒脗切勸訓之而終惜付托之無人於是網羅放失日事編纂足迹不出里門而四方賢士大夫書問日至若嘉禾曹侍郎溶王方伯庭會稽姜京兆希楫姑蘇則徐司寇乾學咸相推許而郡邑長吏間先生名再三延致先生謝不往邑令膠州趙鹿友尤欽重之揭其姓名於旌善亭以坊表後學然屢試竟不得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行略 圭 先師

其後人管鑰亦不知究竟何如嗚呼先生視瞻如子而騰竟不能視先生如父然先生生平梗概自騰而外無能知者爰著行略一通以俟後之君子云
視棠村姜子發皆師西洋學者質溪諱之故引而不發質溪博學善詩古文以婺州絕學自任驥足未展而騰翼忽折惜哉 崇炳

金華文集

卷之十七 行略

圭

先師

東陽王崇炳虎文擬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翁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傳

二烈女傳

陳亮

烈女杜氏永康大姓女也。生而端莊且麗。宣和庚子冬。妖
臘起。所在嘯聚。相剽殺。里有悍賊輩。謁杜氏門。大言曰。以
女遺我。即不肯。今族汝矣。其家驚泣。欲與則不忍。不與禍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一

二烈

且及言于女。女曰。無恐。以一女易一家。曷為不可。待我浴
而出。趣具湯。其家以告賊。相與譙笑。以俟。既浴。取鏡抹朱
粉。具衫衣。盡飾俄登几。而立。靡帛於梁。而圍其下。度不容
冠。抽之。饒其首。整髮復冠。乃死。其家遑遑號。賊聞。亦驚
捨去。嗚呼。學士大夫遭難。不屈者。萬或一見焉。而謂女子
能之乎。方杜氏之不屈以死。猶未足難也。獨其雍容處死。
而不亂。無異乎。子路之結纓。是其難也。不可及已。陳子曰。
余世家永康。去杜氏不十里許。余雖不及目其事。大父母
屢為余言如此。雖古之烈女。何以進焉。余既述其事。以示
余友。應仲實。仲實因為余言。宣和辛丑。官軍分掃賊。所過

乘勢抄掠。道永康。將之籍雲。及境。富民陳氏二女。并為執。
揮其刃於旁曰。從我。我婦之否者死。長女不為動。掠髮。仲
頸。請受刃。官軍斫之。大女竟汚焉。後有論之曰。若獨不能
為姊所為乎。大女慘然連言曰。難。難。世之喜斥人者。必曰。
兒女態。陳杜之態。亦兒女乎。人之落患難。而兒女者。事已。
即縱辭。自解。昂然有得色。視陳氏次女已。愧。他有何說。仲
實得之胡先生。經仲二君。謹言君子也。余是以志之。
可。悲。而泣。可。嬉。而笑。世之為陳氏次女者。何比比也。阮
霞巖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二

二烈

徐忠壯公傳

范浚

徐徽言字彥猷。衛之西安人。少爲諸生。泛涉書傳。負氣豪舉。有奇志大略。喜談功名。事宜和末。知石州。尋權守晉寧。軍時金人大入。圍攻太原。支兵障嵐石。及潞河。要厄處絕。我饋援。察訪使張頤以徽言管統河西軍。討夏賊爲知名。將因奏使率兵。擣口。率掣太原之圍。徽言提選卒三千。徑進一戰大克。遂通嵐石以北。朝廷奇其功。就命知晉寧。兼嵐石路安撫使。口再入攻國都。陝西制置使范致虛糾合西諸侯兵赴難。徽言鎮守西河。會詔分道大臣。割兩河地。予口以紓患。同知樞密院事聶昌出河東爲口。刳脅割河西三州予夏人。晉寧民大恐曰。奔麟府豐。我將不得獨全。奈何。徽言曉告父老第毋恐。此行入失使指耳。三州自河西地。藉令割棄。事出詔意。猶當中覆。且建不可。况無尺一書耶。尋聞朝命。自以麟府豐及晉寧俱隸陝西。徽言遂引兵復三州。并取嵐石等郡邑。已而兩京繼覆。河東河北名城劇鎮。往往陷沒。徽言能固軍餉。備數甲蒐粟。田並塞地。儲具饒衍。士皆無衣。則潛兵夜絕河。斫柳製口。數得帛。填濟。又教成船卒。乘羊渾脫亂流渡。掩口不飯。口日虞見。襲震悸不能軍。乃增兵備克胡寨。吳堡。津用集帥爲九州都統。結壘對晉寧以相持。徽言出奇兵挑使戰。擒之以歸。

金華文舉

卷之十八

傳

三

忠壯

口衆大懼。建炎二年冬。口自蒲津濟。入夏陽。登城趣延安。綏德。延安帥委守去。綏德迎降。遂薄晉寧。先是徽言移府州。約折可求出師夾趨口。口質其子。挾可求以招徽言。城下徽言視可求爲外舍親。乃登陴以大義譙數之。可求仰曰。君於我胡太無情。徽言攝弓脣言曰。爾於國家不有情。我於爾何情。一發中之。可求走。因出兵縱擊。大敗口。遂斬妻宿李董之子。當是時。河東環境爲盜區。獨晉寧屹然孤壘。橫當張口。勢相百不抗。而徽言堅壁持久。撫摩疲傷。距禦外攻。遣沒人洲河。嚙王民逃伏山谷者幾萬衆。浮筏西渡。與口盛河上。大小數十戰。戰輒俘殺過當。晉寧地勝號天下險。徽言廣外城。東壓河。下瀝不測。譙堞雄固。備械甚設。命諸將畫隅分守。敵至則自致死力。其處以勁兵往來爲游援。口進攻。數偵負不得志。圖之益急。爲堙綠城竿隍陣。晉寧俗不井飲。寄汲于河口。驟降人載芟石。湮壅股流。城中水乏絕。資廩亦沒罄。鎗仗亡弊。人人倚憂。知殞無日。徽言能得衆心。奮枵餓殘夷之餘。夏折掣斷刃。矢死固守。既久無援。自度不支。取礪機篋格若凡守具。悉火之。曰。無以遺口。遣人挾液密書。僞道走東南。告其兄昌言曰。徽言孤國恩死矣。兄其勉事聖君。一夕內應者。繫帛書飛箭上。唇約妻宿啓外郭。納口兵。徽言據帳下士。決命戰鬥中。幾

金華文舉

卷之十八

傳

四

忠壯

百遇所格殺甚衆。左右死傷亦略盡。退嬰牙城以守。口攻不已。衆蟻登。微言坐堂上。慷慨語將士。我天子守土臣。義不見蟻賊手。因拔佩刀自擬。左右號救。持之急。不及到口。兵狃至。得挾微言去。然尚憚其威。不敢暴。婁宿得微言所親。俾說微言。盡具冠靴見口。微言叱曰。朝章覲君父禮。以入宮廬可乎。汝素厚我。且華人士類。而汚左衽官。不卽愧死。顧以爲榮。欲詫我。且爲口搖吻作說客耶。不亟去。吾力猶能搏殺汝。婁宿就見微言。語曰。二帝北去。爾其爲誰守此。微言曰。吾爲建炎天子守。婁宿曰。我兵南矣。中原事未可知。何自苦爲。微言怒答曰。吾恨不尸汝輩。歸見天子。將以死報太祖太宗地下。庸知其他。婁宿又出旁行偽制。滅誅微言曰。能小屈。當使爾世帥延安。舉關陝地。併有之。微言益怒罵。口知不可屈。遂射殺之。粘罕聞微言死。以婁宿事殺遂私治其罪。婁宿亦自恨悔不已。城圍凡五月。微言以建炎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死。本道使者與宣撫使相次以聞。朝廷嗟悼。贈晉州觀察使。明年。昌言具晉寧死事本末上之。天子加恩賜諡忠壯。再贈彰化軍節度使。河西之人。思微言不忘。家給其象。又廟祀之。蘭谿范浚曰。微言死。封贈於祭法宜祀。其得所以易名者。以勸忠也。惟我國家受天命。臣萬方。聖聖繼承。仁涵澤。澤所漸。然庶父怡。

逸垂二百載。民華顧不目金華。戎政垢玩。將驂弱不武。士卒墮冗。耄曠備數伍符。戈甲濫盡。城障夷施。一旦外侮間。暴揚埃。猶夏。鼓行長驅。所向降陷。大都小邑。督帥偏裨。捐城跳身。望旗奔遁。或除館具炊。以運寇至。苟幸脫死。不畏不愧。不可指數。有如忘身殉國。伏節不撓。蓋千萬僅得一二可者焉。至若忠規義舉。魁壘奇傑。殆未有如微言比者。方微言力保晉寧。蓋患口。鴟時。寰甸日夜腐心疾首。欲疽其脅腋。而潰亡之。及勢蹙力窮。猶自厲作氣。鏖敵視口。雖見執而勁節挺挺。之死不變。其所存豈偶然哉。予聞微言與劉光世東髮雅故。光世爲鄜延總管。被命援太原。次吳堡。津輒頓不進。微言移書趣行。光世猶前却。微言卽露章劾其逗撓。封副予之。光世惶遽引道。又河東人不忍口。侵虐甚愁。僉企而望官軍。覲得合擊口。微言使人潛結汾晉間土豪。得衆四十餘萬。卽欲身率精甲。擣太原。徑取雁門。奏上。會詔微言聽鄜延王庶節制。議既格沮。兵不復出。嗟乎。守晉寧而急太原。以規復中夏。此其意豈待欲引歲月。宛孤壘以爲名哉。而卒責志以歿。義士所爲。悼歎者也。初。光祿卿范質敗陷口。中後自拔。由河東以歸。上書行在。述口曲折。且言口人稱南朝善戰守。惟晉寧徐徽言。陝州李彥先二人。又盛稱微言。數陳血箚口。轉九州。都統殺婁宿。

李董子。口方益甲。侍果。期必拔晉寧。晉寧勢孤。貼不可支。朝廷乃遣使撫喻河西諸郡。因詔徵言率所部請行。在使者間。關行累月。始達鄜延。而晉寧城陷。徵言歿久矣。嗚呼惜哉。

後一段文字議論敘事相夾而行。起伏頓挫。直逼西漢唐驥。

何長者傳

胡長孺

何長者敬德。無字。或號孤巖。善人。上海縣浦東民家子。棲謹。不妄顧語。善積蓄會計事。吳郡張瑄行。舶筦庫。不十年。贏美莫可較。一髮不以自私。瑄父子方倚之。而敬德死矣。杭吳明越楊楚與幽蘆萊密遼鮮。俱岸大海。舟航可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淮。於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比水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淮江入海之交。多洲。號為沙。吳濱海處。皆與沙相望。其民頗與沙民同俗。類剽輕悍急。而狡。宋季羣亡賴子。相聚乘舟抄掠海上。朱清與瑄最為雄長。陰部曲曹伍之。濱海富家苦之。清嘗備崇明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得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影。跡不可得。稍怠。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固運。且不逢淺角。識之。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遷。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民義。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屬。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連河溢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積水。又繞江淮。過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去鑿。東阿舊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輒輪賴而。

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清事。試之。良便省。上方注意。嚮之初年。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皆大官。田園宅第。遍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船。帆交蕃夷。中興騎。鑿隘門。巷故與敬德等。夷皆佩於。黃金符。爲千萬戶累。爵積貴。氣意自得。敬德方布衣蔬食。汲汲以施貧賑。乏爲事。勸瑄父子。毋嗜進厚藏。以速禍。苗雖不能盡用其言。頗亦損捨。今江南北。二人夫婦父子。施錢處。往往而在。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貴產。縣官黨與家破。焚銅而敬德固無一毫髮累。會杭傅氏施天水院橋東地。廣袤十餘畝。敬德卽建天澤院。爲大釜。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九

何長三

鬲炊訓食羹。豐潔芳腴。延方外士。常五六十人。大德十一年。大饑。鉅僧方清。饑散徒。敬德素履。爲人信重。資施倍多。他時來者。益衆。無意拒色。厭官爲設。廢仙林寺中。饑民殍者。不爲衰止。敬德請杭好善有材智人。凌郭楊李。僧道心性。澄六七人。又擇饑民得強壯者。四五十人。借菩提寺作粥。夜置大甕中。明旦。饑民以至。先後爲次。列堂簾下。或溢出門外。道上相嚮坐。虛其前。以行粥。約各持器來食。無持則假與。兩夫。一執杓。挹以注器中。食已。以次去。日。粥米七八石。至十石。始六月三日。止八月十五日。凡七十日。饑民無死。寺側近與往來。道上民食。粥。卷。嘗。臂大呼。

毆擊人。敬德詣其前。亟拜。爭者愧悔。請後不復。乃止。明年春。敬德請破衣集諸好善人。收聚遺幣。枯骸數十萬具。語在破衣傳中。夏爲粥。如昨歲。始五月朔日。踰三十六日。敬德死。所餘錢米亦盡。遂止。敬德死而窮人無所賴。天澤院不復納雲水僧。餞疫棄尸如山。久莫爲掩。云沈子南者。茗中故相裔孫。嘗爲義烏丞。至元十三年。兵自義烏作。執之如甌。得不死。歸客杭。猶存妻二女。貧甚。薪水傭僦。急則如敬德告。必得粟錢帛布。比十年不厭。嘗謂予。上海有善人老。憐而乞我。祕其人。既而假子家。僮負米。問之。則敬德也。可不謂長者乎。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十

何長三

胡先生曰。故老言。宋嘉熙庚子。大饑。趙悅道尹臨安。發廩勸分。恐弗。尊民死。中而生之。初悅道無子。養南外宗室子孟傅。一夕夢之。帝所。帝告曰。汝採荒功多。賜汝子九人。已而生八子。與孟傅而九。臧應星父記于書。當時湖州作糜食饑人。糜脫釜。猶沸湧器中。人急得糜食已。輒仆死。婺州顧籙米作糲。熟而寒之。約饑民旦由東門入。與之。屢使之北門賦糲。西門飲以藥。復至東門給錢米。出宿逆旅舍。與爲買薪薪。且洗沐。廣舍不過樓十人。明日復然。竟去無一人死。長者夜作粥。貯大甕中。益德湖州事也。有意哉。

敬德先生著作甚富。無從覓其樂。願元街諸集。以此篇以見一斑。尚以俟後集。述者。阮霞。

陳孝子傳

胡長儒

陳孝子名斗龍，字南仲，杭昌化縣人。父澤民，治書，屢試尚書禮部，不中，築室百丈谿上，講所學，盜作婺源境上，旁掠近縣，澤民挈妻子，廬深險處，乃病。斗龍才十三，已能奉飲，刺繡神，請減已年，延父弗效。母盛，尋亦病死。斗龍處喪毀，廬墓哭聲哀切，感動行路。有羣雁集其上，飛鳴三日，夜乃去。鄉先生孫公朝瑞以溫州路儒學提舉，敘斗龍孝行，移提學，得推擇為宗晦書院山長。將之廩，或告斗龍曰：「若母王產若未一歲，歸錢塘，聞其家在清湖中，斗龍大驚，且哭，即日與婦訣，具裝行，曰：『不得母，不歸也。』」初，澤民妻無子，以金華文畧卷之十八傳

士 陳生

龍父時門巷見名歲甫去，老婦人哭出。斗龍哭前拜，主憐而還之，留三日，奉母歸。是歲夏四月，徽盜作，溢出昌化境，上殺人掠子女，奪畜產貨財，張甚。斗龍為廬百丈山，身自負母，婦擁後，路逢盜數百人，斗龍置母夷處，稽首曰：「壯士，斗龍幼失母，行求母六年，母歸，未百十日，即相遭于此。斗龍若請夫婦嘗死，母老，誰當養母者？盜吞嗟，相約違去。斗龍嘗蒔甘瓜圃中，秋暮，母病渴甚，思食瓜而非其時，斗龍視空夢中，芘芘然披之，異根合莖，並蒂兩實者二，摘以奉，啖，即日渴已。明年，圃之天羅瓜如甘瓜者亦二，王至今茲尚安健也。斗龍作百丈谿書院，延師教里子弟學，又以百金華文畧卷之十八傳

士 陳生

丈源山地五百畝，為義山，鄉鄰饑歲，斷葛藤根續食，死以葬。達魯花亦阿思蘭取縣學，鄉鄰之言及和陽縣尹章君碩所移事狀，廉之而核，銳請旌表。斗龍知歲惡民饑，官賦食旁午，請辭無妨荒政。去年斗龍來錢塘，將從長孺問學，與之語，誠可以為孝弟忠信者，屬其縣士孫壽國錄始末以來，遂定次其言如右。

灝灝古意豈今人能辦 阮霞噴

鄭義士傳

張樞

鄭義士。婺州浦江人。名德珪。字子潤。其先祖淮。宋元符中。自睦州來徙。好仁行義。鄉人士以仁義名其里。淮孫綺。治春秋穀梁氏。以春秋教子孫。不分財異居。門內之化。肅如也。至義士五世矣。義士之子文嗣。朝廷嘗旌其閭。復其家。徭役無所與。文嗣至今。又四世。家事益治。義士為人短小。精悍。聲垂過其智。神采毅然。見者皆以爲非凡人。少而稱其材辯。長而樂其信義。鄰落有訟者。義士以片言決之。人人悅服。聞訟幾息。此與古仁賢之士異尚而同功也。義士忱愾特達人也。嘗自謂丈夫處世。當儼然絕。安能容容碌碌。以投世取合哉。宋季無治。民往往保聚山澤。爲群盜。義士命其弟德璋。誘執其渠于官。哀同里作砦。柵以防寇。盜亂離不驚。亂離後。耕人鮮少。與里中振廢同食。賴以全活。甚衆。德璋性動直。與物多忤。或誣告其罪。當會建行中。書罪且不測。義士抱其弟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與耐事。爾止我往。我以一辭折之。奸狀自矣。迺奮然出。就吏德璋。躡其兄至楊州。兄已死無及矣。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負其柩以歸。廬於墓者再期。既老。語及楊州事。猶涕泗嗚咽。不能自已。文嗣病候。訓育之。踰於已子。珪兄弟之事。蓋如此。鄉人士至今口之不置也。於戲。宇內至廣也。人物至衆也。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八

傳

三

鄭義士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八

傳

四

鄭義士

也。錄古及今。至遠也。簡策所有。至寡也。夫以至衆之民。處至遠之勢。而欲徹至寡之事。族姓不足藉也。爵位不足資也。名勢不足矜也。齊百世而超羣品者。舍德義奚以哉。是以君子懼德之不建。名之不立。自一行一言。莫匪成德之彥。是訓是謀。執一術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順者。其惟孝友之道乎。古有兄弟爭死。取貴春秋。國風其諱。二子乘舟。亦有旦夕。尋戈靡有攸處。處心積慮。交相爲痛。聞鄭氏之風者。亦可以少媿矣。晉之乘。魯之春秋。楚之檣杌。雖所志不同。而名體各異。至於獎善伐惡。以垂法戒。一也。爲史者。上稽在位。下逮幽隱。因其可書而書之。不以惡小而。不書不以善小而遺之也。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名冠良史之策。雖生有貴仕。而沒無令名。如此者。君子弗數也。當時史官皆通古書。知大道。察乎天人之際。以審典廢之幾。所紀有依據。而言有精覈。故其事足徵也。其傳及遠也。自古善人少。而惡人多。其班班僅見者。罔君子仁人之所留意也。然則鄭氏兄弟之事。豈不爲世勸哉。豈不爲世勸哉。文氣宕往。至性流注。足以起衰俗而振靡風。唐正身

唐珏傳

張孟兼

唐珏字玉潛會稽人也。少孤。能力學。以明經教授鄉里。子弟而養其母。至元戊寅。浮圖總統楊璉真伽利宋璜官金玉。故爲妖言。惑主聽。發之。珏獨懷痛忿。乃貨家具行資。得白金若干。爲酒食。陰召諸惡少。享于家。衆皆驚駭。前請曰。平日且不敢見。今召我飲。又過禮。不審欲何爲。雖死不避。珏因泣數行。下謂之曰。爾輩皆宋人。吾不忍陵寢之暴露。已造石函六刻。紀年一字爲號。自思陵以下。欲隨號收之。殯衆皆諾。中一人曰。此固義舉也。然今無有知者。恐萬一事露禍不測。不得終志。奈何。珏曰。吾已籌之矣。要當易他骨焉。衆如珏言。夜往收其遺骸。座蘭亭山後。又種冬青樹爲識。約明日復來會。出金帛爲人人壽。戒勿泄也。璉又易宋內諸浮圖。乃哀陵骨。雜馬牛枯骸。築白塔。號曰鎮南。以爲陵骨。良已鎮。而不知真之他存也。亡何。汴人袁俊爲越治中。招珏爲子師。問曰。吾聞越有唐姓。座宋諸陵骨。豈君耶。坐有指珏者。俊大奇之。手加額曰。先生義士哉。豫讓不及也。竊聞高義之日久矣。不意得與先生處。因訊珏以故甚貧。俊亟爲買田宅業之。先是珏臥疾。一夕夢吏持文來曰。帝召君速之行。至見官闕遠。歷一人見。旋中坐旁。一人延上殿。又數黃衣進揖。珏曰。賴收遺骸。無以報。俄曰。第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五

唐珏

報良田二頃。有妻孥。以養乃復。揖及闕。翻然而覺。莫省謂。行已而會。俊料理事。如夢中始悟。有徵矣。有謝翱者。文丞相客也。與珏友善。嘗感珏事。爲作冬青樹引。語甚悽苦。時讀者莫不灑泣。翱字卓甫。閩人。亦奇士云。贊曰。子讀晉世家。知趙氏有後矣。非程嬰公孫杵臼莫存其孤。今十七廟不食。而有暴骨之難。獨珏能葬之。甚義乎哉。嗚呼。珏一布衣耳。其視程公孫何規哉。千載而下。有國士之風者。非珏誰歟。

人以文傳文以人重 阮霞喚

按黃梨洲先生曰。宋陵收骨事。山陰王修竹英孫所爲。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六

唐珏

而唐王潛林山爲之先後。蓋修竹富而好客。王潛山皆在其門。張孟兼所云亭諸少年。造六石函。皆修竹事也。鄭元祐所云昔竹羅爲丐者。章祖程所云草囊采藥。則王潛霖山事也。其後知王潛者。以其事屬之王潛。知霖山者。以其事屬之霖山。因時忌諱。故私記有異同耳。若原其本末。則修竹在王潛霖山之上。其時同事不止二人。霖山集中有鄭村翁。而楊維禎云楊璉真加發陵事。謝翱有陰移默轉之功。則卓甫亦在其中也。鄭元祐云。高孝兩陵。霖山所收。餘四陵。王潛諸人分任之。章祖程又云。理宗顯骨爲北軍投湖水中。贈之遺者而得。

之盛以二函。則是霽山所云雙匣猶傳竺國經者。一函爲諸陵棄骨。一函爲理宗之顙。與元祐所云高孝兩朝骨者相背。觀後穆陵之骸。得自北平。則祖程之說爲謬。崇炳議

謝翱傳

胡翰

謝翱字臯羽建寧人也。家故贏於財。父鑰居喪哀毀。人稱其孝。宋咸淳初。翱試進士不第。慨然求諸古。以文章名家。元兵取宋。宋相文天祥亡走江上。逾海至閩。徽州郡大舉勤王之師。翱傾家貲。率鄉兵數百人赴難。遂參軍事。天祥轉戰閩廣。至潮陽。被執。翱匿民間。流離久之。間行抵勾越。多閩閩故大族。而王監簿諸人。方延致遊士。日以賦詠相娛樂。翱時出所長。諸公見者。皆以爲不及。不知其爲天祥客也。然終不自明。且念久不去。人將虞我矣。乃去而之越之南部。依浦陽江方鳳。時永康吳思齊亦依鳳居。三人無變志。又皆高士。遂俱客吳氏里中。得其餘日以自適。不問當世事。翱嘗上會稽。晉山左右。寬祐思諸陵西走吳會。東入鄞。過蛟門。臨大海。所至。散髮流涕。晚受睦州山水。浮七里瀨。登嚴光釣臺。北向舉酒。以竹如意擊石。歌曰。鸞歸來兮。何極。魂去兮。關水黑。化爲朱鳥。今有囑焉。食歌已。生聲哭人。莫詰其誰。何惟鳳與思齊深悲之。初江端友呂居仁坐盟。辟地白雲源。源故方子所居。在釣臺之南。翱率其徒。乃大。即此爲葬地。作詩劍鋒及翱居錢唐病革。語其妻劉曰。我死。必以骨歸方鳳葬我。許劍之地。鳳聞計。訖如其言。鳳字韶卿。由太學生授容州教授。治毛氏詩。陳宜中

當國禮下之命其二子大登小登受業焉同郡黃滑柳貫皆出其門好獎拔士有一善未嘗不與之進思齊字子善其學本之外祖陳亮由蔭補官攝嘉興丞數以書干宋臣用事者言賈似道母喪不宜賜鹵簿責文及翁顧忌爭不力猶不爭耳又論御史俞沂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思齊雖有寒疾耳聾遇事不以富移不爲貧屈自號全歸子云

媽仲子曰翰少客浦陽望仙華寶掌諸山從縉紳學者問躬時事未嘗不喟然爲之太息於是訪其論著之文翔有晞髮集鳳有巖南集思齊有全歸集三家者惟翔集備焉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七

其辭隱其旨微大要類其行事是時元新有天下士大夫於宋事多諱書之鄉江任士林稱翔善哭如唐衢豈其情哉豈其情哉

高古勁健骨韻不凡較宋文憲作一倍過之故舍彼取此崇炳

胡長孺傳

宋 濂

胡長孺字汲仲婺州永康人當唐之季其先自天台來徙宋南渡後以進士科發身者十人持節分符先後相望曾祖鼎迪功郎欽州司法器軍脫略豪雋輕貨急施人稱爲鄭莊祖嚴起嘉定甲戌進士朝奉郎知福州閩縣事卓行危論奇文瑰句端平嘉定士大夫皆以爲不可及在江西幕府平贛州之難于指顧之頃全活數十萬人父居仁淳祐丁未進士朝散郎知台州軍州事文辭政事亦絕出于四方至長孺其學益大振九經諸史下建百氏名墨縱橫旁行敷落律令章程無不包羅而揆序之咸淳十年以任

金華文畧

卷之十八

傳

辛

胡長

子入官監重慶府府判酒務兼總領湖廣軍馬錢糧所食廩與高彭李浚海應春等號南中八士聲聞赫然會宋亡退隱山林中至元中詔下求賢有司強起之至京師集賢院薦爲翰林脩撰言忤執政收教授揚州秩滿遷建昌適錄事副官檄長孺攝之時程楚公家氣倏熾灼即違法人不敢何問其樹外門侵官道長孺亟命撤之轉台州路寧海縣主簿歲丁未浙江大擾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宜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敕富人錢一百五十萬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五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月再至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

錢在是矣。脫觀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徵也。脫觀察雖怒，不敢問。縣有銅鐵，惡少年徂伺其間，恒出抄道，爲過客患。官不能禁，長孺爲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騎卒十人，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遜辭謝，騎卒俄集，皆成擒，俾盡逮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民荷溺器糞田，偶觸軍卒衣，卒杖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主名。民來訴，長孺陽怒其誣，械于市。俚左方，將偵之。向杖者過焉，執手稱快，執詣所隸，杖而償其器。羣姬聚浮屠巷，誦佛書爲禳祈，一姬失其衣，適長孺出，

全華文界 卷之十八 傳 主 胡長三

鄉姬訟之。長孺以年麥黃，羣姬合掌中，命繞佛誦書如初。長孺閉目叩齒，作集神狀。且曰：吾使神監之矣。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一姬，屢開掌視，長孺指縛之，還所竊衣。長孺白事帥府歸。吏言有姦事，屢問弗伏者。長孺曰：此易易爾。夜伏吏案下，黎明出姦者訊之，辭愈堅。長孺伴謂令長曰：頗聞國家有詔，盡迎之叱，隸卒縛姦者東西極空縣而出。庭無一人。姦者相謂曰：事至此，死亦勿承。行將自解矣。語畢，吏唯而出。姦者驚，咸叩頭服罪。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搖於兄者，賈爲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且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

搖爲賊，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越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轉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長山場鹽司，丞階將仕郎，未上，以病辭，不復仕。長孺爲人光明宏偉，務爲明本心之學，慨然以孟子自許。唯恐斯道之失其傳，誘引不倦。一時學之有如飢渴之於食，使方嶽大臣與郡二千石，聘致庠序，敷繹經義，環聽者數百人。長孺爲言人雖最靈，與物同產，初無二本。皆躍躍然興起，至有太息者。爲辭章有精魄，金春玉撞一發其和平之音。海內來求者如購拱璧，碑板焜煌，照耀四裔。鄉閭取士，

全華文界 卷之十八 傳 主 胡長三

屢司文衡，貴實崇華，文風爲之一變。晚寓武林，病喘，上氣者頗久。一旦具酒食，與此鄰別云：將返故鄉。門人有識其微意者，問曰：先生精神不衰，何爲遽欲觀化乎？長孺曰：精神與死生初無相涉也。就寢至夜半，喘忽止。其子駒排戶視之，則正衣冠坐逝矣。年七十五。所著書多亡逸，唯石塘文葉五十卷行于世。其從兄之綱，之純，皆以經術文學名。之綱字仍仲，嘗作薦書，其於聲音字畫之說，自言獨造其妙。惜其書不傳。之純字穆仲，咸淳甲戌進士，踐履如古獨行者。文尤明潔可誦，人號之爲三胡云。

贊曰：長孺之學出于國子正青田余學古。學古師順齊處

士同邑王夢松。夢松事龍泉葉文脩公。味道。味道則微國公朱熹之弟子也。考其淵源。亦有所自哉。初長孺既於學。古復聞伊洛正學。及行四方。益訪求其志。始信涵養用敬。爲最切。默存靜觀。超然自得。晚年深慕陸九淵爲人。宇宙卽吾心之旨。諄諄爲學者誦之。今其說猶在。安得豪傑者興而正其異同哉。

吳立夫曰。予初見汲仲先生。先生嘗語予而膚黑而多黧。屑屑而不閉。黧則無澤。不閉將失氣。無澤而又失氣。非壽徵也。爾易不閉汝氣而後眠。且爾獨不見爾家甕之盛酒者乎。夜覆或不覆。則酒且失味而不中飲。汝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八 傳

重 胡基

之失氣亦猶是也。予固疑先生或得於攝生養氣之道者。曾不數年。而先生竟以衣冠沐浴端坐。嗒然而逝。化予方無以終事。則徒識其遺言。撫其堅槩。繼之以涕泣而已。按汲仲先生好讀金谿之學。立夫亦有微辭。元時金華宿儒金許之外。一則永康胡汲仲。一曰東陽陳君采。一曰蘭溪吳正傳。正傳之學爲金許佐輔。君采則自命孟子後一人。汲仲則象山之苗裔也。宋景濂作元史。五人並列儒學。不分門戶。可謂通識。崇炳識

葉由庚傳

宋 濂

葉由庚字成父。義烏人。伯祖維世。祖維休。連擢進士第。父纂字實之。以世科累遷太常寺主簿。輪對言中書政本宜清心正已。以求賢爲務。時宰不樂。改軍器監。承差知荆門軍。建堡柵。開溝洫。蒐練民兵。人思奮厲。會京西帥募建議。築城東蒙兩山之顛。葉以山無水泉。且非敵路。條其不便者六。制置使趙方主先入之說。不從。纂嘆曰。敝民誤國。寧有違耳。遂解印綬去。有旨除夔路轉運判官。俄復予祠。尋差知武岡軍。未上而卒。由庚生而口吃。嗜讀書。從周大亨習春秋。爲舉子業。試有司不中。遂絕意進取。時丹溪徐僑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八 傳

重 葉由

倡明考亭朱熹之學。四方人士多集其門。由庚執經從之。僑授以中誠仁命性心六字之說。由庚早夜磨礪。探窮經旨。驗之以躬行。期凝合而無間。僑謂人口成父從僑最久。靜慮無他好。講學意趣殊殊。吾道爲有所托矣。遂以通名其齋居。且戒之曰。心體之流行。卽天運之流行也。無乎不通。而塞之人其物矣。由庚佩之終身。金華何基王柏皆宗於熹學。大第相傳。遠有端緒。皆慕由庚造詣真切。相與磨書辨析。至無虛月。基疑周子太極圖補先天圖之未備。其辭多云云。由庚則曰。太極圖與先天圖實相表裏。固不待預見先天圖而暗與之合。先天有圖。其辭已具於大傳說。

卦中亦不待邵子別爲論議而後明况先天乃伏羲所圖無非法象自然之妙太極乃周子自出心思擬形畫象而爲之者先天圖當作先天圖觀之太極圖當作太極圖觀之圖雖不同而其理則未嘗不一也若曰周子之爲圖盡在於修之一言使學者可以用功謂之隨時立教至是益備則可耳切不可謂陰有以補先天圖之未備也先天圖自太極生兩儀加倍而爲四八以至于六十四左自一陽而六陽右自一陰而六陰自然生生不窮皆是天地本然之妙太極圖止於四象以爲火水木金卽其中以爲土說至五行輒止各有其義未易優劣正不必將先天圖比並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八

傳

奎

葉三

參校也相以論語爲詞聯事集爲魯經章句而以大學中庸孟子爲之傳已整北成卷質之山庚山庚則又曰記錄之書非經體也移易固未爲不可第論語乃孔子之微言與他記錄者實殊非可以緒分類合也南軒張子以程子之意類聚孔孟言仁朱子猶恐長學者欲速好徑之心滋入耳出口之弊又况孔子之言誠有不可破壞者以今第一卷首條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類爲夫子出處若入門人記孔子德容之盛未爲不可第二卷首條堯曰至公則說乃弟子於終篇特記聖學之傳以著明二十篇之大旨與孟子篇終歷敘道統同一意亦恐不但思古傷今

而已也今欲尊四書爲魯經唯以孔子格言大訓與問答之語爲經門人所自言及子思孟子之書爲傳則庶幾爾夫欲尊之曰經者以其大公至正爲萬世常行之道不可下同諸子並稱不必類合而經始尊也基柏皆深服其言由庚於講切義理不立異不苟同虛已精索必求真之歸雖十往返不厭然其爲人端重寡言笑燕居謹獨盛服不去身暑月則冠雲巾衣素紗深衣終日澄坐四時之祭豫戒內外祗事具饌必豐潔冥幣必置名封識如期行事命弟子爲僧贊奠獻告廟成徹俎而退則以俛餘饗宗人若冠若弁喪亦皆遵嘉家禮問道考德者戶外之屨常滿

金華文集

卷之十八

傳

奎

葉三

其誨學者曰古之人知行並進問一善言見一善行未之能行唯恐有間若纏蔽於文字間待其知至而後行是終無可行之日也人以爲名言縣大夫過門問政多以謹義利之辨及視民如傷告之邑民陰被其賜部使者蔡抗及郡守趙汝騰趙孟傳先後具書幣請由庚攝麗澤書院山長雖皆力辭而名聞益顯婦人女子亦知其爲修身踐行之士也前至元己卯閏五月年七十八卒無子以族子退孫爲後平生不務著書雖研濂洛諸家之說以教人僅有論語集遺若干卷詩文若干卷喪具自誌一卷藏于家

終日裝傳朱熹之學而得其真者何基則受經書之高第

弟子黃孫而王柏則基之門人也。至若徐僑親承指授於
嘉而由庚從僑游者最久。又盡得其說焉。及僑既沒。由庚
與基相遂以道學爲東南倡。評者謂基深潛冲澹得學之
醇。柏通審絕識得學之明。由庚精詳嚶達得學之通。考其
一時化勉之盛。入其室者。殆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從容一
言。之加。輒。胖。面。盎。背。而。鄙。吝。爲。之。消。盡。嗚。呼。何。其。盛。哉。九
京可作。濂當爲執鞭焉。

紫陽之學數傳而至何王金許皆循流而下以分文晰
義爲格物。葉成父獨重力行。戒文字之纏縛。可爲溯流
尋源。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

自

葉出四

金華文集卷之十九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路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傳

吉慶傳

唐龍

弘治中。中侍吉慶守金商路。從者盡京師惡少。慶布各從。
貨械持挺。括民之貨。民懼。竭廬以奉。無遺錙銖。郊保若掠。
戶有寇憂。慶聚群貨。賞各從之能。不知民之湯神之怒已。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

吉慶一

也。貨多石。庄也。慶置石之美者。皆以隨。倍募貨于室。晝夜
守焉。各從情伺室。窺門從已。利口謀所以死。慶會慶病渴。
各從禁水漿弗與。私賂診者進金石以甚之。慶燥極。呼所
親信從出。積之石易水。以活從得石。馳慶突地而號。髮焦
膚裂。吃吃死。各從密其喪。假進方物。載室之貨以逃。屍蛆
無收之者。踰月。官司拊搗。瘞於途。過者皆之。夫貨災之本
也。聚貨死之道也。象齒猶焚其身。人滋甚。方慶放於貨。惟
懼不盈。乃嚴刑要之。既盈矣。藏以室。橫。謂龍可固。節鉞者
爲。乃卒以自焚。蛆不就木。傳曰。不仁者。以身發財。慶不仁
也。者。蓋乎。歟。曰。射之室。今民之。慶。蛆。今。棲。爾。慶。不。仁。

子聞之曰。怨哉。人慎德焉。毋或如守臣。慶遲其不仁。沒民速死。

讀之稱快其筆法全得之左氏 正身議

卷之十九 傳

二 古

章楓山先生傳畧

唐 鉞

章先生諱懋字德懋。蘭谿純孝里人也。自其幼時穎異。師授書。敏成誦。比成童。則已遍綜羣籍。爲博士弟子。而嗜學精深。蓋盛寒暑未嘗輟持卷。其學根據六經。而尤邃于易。天順壬午。鄉舉明易冠等。成化丙戌。以南宮第一人奏第。入翰林。爲庶吉士。次補編脩官。得究覽中秘圖書。國家典章法度之籍。悉通練習之。是時館中多儒賢。章先生與脩撰羅公倫。編脩黃公仲昭。檢討莊公景等。並任經濟。以氣義相應。引古者左右史箴。王闕轍。上言天下事屬上元縱。燈火諸學士皆應制賦詩。章先生曰。此不足明上盛德也。卽與諸景同疏諫。忤旨。謫貴州。先是脩撰倫亦坐論宰相起復事。得謫時。號翰林四諫。云。尋用廷臣論。抹章先生從臨武令。改南京大理評事。三年。遷福建按察僉事。章先生既儒重典。內外刑司。衆疑非所任。而先生之在南廷。視職以經律相比。附不爲文深重察。而一稱平至。是益以風望。修振綱紀。乃過習吏者。圖籍山海。姦竊多有。章先生下令。謹番舶經海田。弛鑛禁。平沙尤太寧巨寇。通商惠工。振窮均賦。部內大治。然竟以廉頗不能逐時低叩。久積勞。觸瘴故倦。辨則因考績至。都力引求罷。宰臣慰勉留之。再三終不可。遂致仕。盡年四十一矣。其介决如此。既歸。日奉

娛其親優游貧約湛如也。時下帷講誦四方學者執經受業門下常數十百人。賢士大夫之道吳越者必低回造詣其廬。或千里獨至。中外大臣交章論薦皆不起。於是海內視章先生出處。占時與替矣。敬皇帝方尊鄉師儒有詔徵拜章先生南京國子祭酒。而先生方居喪力辭。朝廷虛位以聽終制。章先生感上至意服除。乃奉詔至太學。修明教化倡德義厲廉耻。飭矩矱著功令。析經藝道訓典博士諸生翕然鄉風。正德紀元章先生首陳治要五事。勸天子勤聖學。隆繼述。謹大婚。重詔令。敬天戒。既報聞。乃乞骸骨疏頻上不允。因輒移疾東出。不待報遂歸。居頃之。逆閹怙擅。公卿大臣多中斥辱者。乃始服章先生先幾云。庚午以南京太常卿召。辭乃更擢禮部侍郎。力謝解。則聽以侍郎致仕。始先生家居蓋數十年。足不涉閭市。會盜起江西。越鄙騷動。乃徙家城中。其居如寒士。金華守欲為治門堂先生不屑也。守與部使者列疏章先生者。頌宜崇禮以風天下。而給諫復從中論之。詔所司歲時禮例務稱養老意焉。今上卽位。敕加章先生南京禮部尚書。固辭。上溫旨褒重。日遣大行存問。而章先生以遺疾卒于家。壽八十有六。計間詔賜祭葬。贈太子少保。諡曰文懿。其後從金華守言章先生清貧家無遺貲。可官給養其孤。接比長錄太學生。皆

異數。章先生始稱闇然子。晚稱激演遺老。學者卽所講業。楓木山中。稱楓山先生。先生爲人龐樸長者。而蓄德深闊。喜怒不形於色。德怨不繫於心。矜虛不出於口。驕吝不設於身。其長不自見。小疵不自掩。人與之交則親。與之言則信。簡文而疎俗。恂恂如也。坦坦如也。至臨大節。論事決議。據辯確然。不可易矣。其於勢利紛華。一不入其中。履素安。無強於世。而特喜推汲士。誨道人如恐不及焉。爲文不尚工藻。取達而止。或諷之著述。則稱經傳之言至矣。學者務以觀深造之。故其所著惟發鄉賢志若干卷。蘭祭志若干卷。遺文及語錄若干卷。藏于家。其高第弟子名位顯聞者若干人。其見貴紀而令越中治易洪範禮風雅論語孟

傳非學者所得私。然先生叢談小物。舉有可師學者。當傳
覽其書考焉。至其立朝治官。進退廉節。卓然稱其好學。可
爲一代鴻儒矣。

宋儒道學傳皆學黃勉齋朱子行狀。累稱疊贊古法。盡
亡卽婺州四先生狀。亦此體也。婺野公識卓才高作
傳。尤得司馬子長筆法。崇炳

包烈女傳

鄭國賓

烈女名姜姑。姓包氏。里之純孝鄉人。父湘。力農家貧。又口
吃。吃數時。面赤始達一語。在嚴酷之下。則不能出聲。其先
聘朱氏。受數金。及絲帕物矣。其叔欽。欺湘懦。不爲置酒謝。
乃構富人范生。強聘之。湘急訴之官。官入范賄。執偏不察。
吃吃之情。竟斷歸范。湘號曰。若是。則天無日矣。范之與女。
年不相值。奚啻十一。且又何據也。官不聽。公隸則組取贖。
結案。女方織。聞之。氣懣幾絕。久而甦。謂其妹曰。吾未死。特
遲速耳。終不能蹈他人閨。明日約妹出後園。叢篠中。闕野
鶴。詒妹還收線裏。躍身近。徘徊中。行者急救之。父亦尋至。
抱持哭曰。見何苦。而縣不自爾。有司府大官。人悉讀書。知
綱常。必爾仲也。見且需之。乃白諸攝司。務江公荆石。江大
咤異之。而始治狀者。方負媿。曲說以亂其真。於是憲判兩
根罷。而欽妻方日夕圖圖制挾搶。時在初夏。農事在田。湘
歸姑治車枯。女乃親操磨石。製胡餅湯水。囑母以餉父。而
獨與妹守門戶。乃從容謂妹曰。曩子父聘朱時。曾受銀及
帕事。若知之乎。曰有之。曰昔子曾取碎銀若干。置梳匣中。
母歸時。第云可置吾口。不必及其他。於是以朱帕束於腰。
而復細紉其襟袂表裏。今妹取橘園中。潛之。關上自經。死
遠近聞之。哭走黃白。旬月過道路。吁哀哉。女年未笄。生于

窮簷敝里。顛顛下賤之家。無有閨閣之儲。書史之鑒。及父
師講解之功。而聲聲特立若是。是天地正氣。間值其生。造
物欲有闡揚。故令前後坎坷。使人人忿以求直。研磨洗刷。
畢盡其情如此。向使女安于死。人仰其烈。公直其事。明明
旌異。古今偉之。則人心稍稍平。又安能忿激千萬人。至馳
冤于宇內如此哉。故曰水激則鳴。火撲則熾。物情然也。於
是烈女之行。高乎日月矣。而執案者。方仇人飾咎。則是戕
我其冠博帶。寬襟高談。調步之夫。又視粉黛鉛華者。罪人
矣。

此等人與文余固多存之。今貫虹撐口之氣。橫亘霄漢。
本傳文卷之十九 傳 八 世烈

王孝子世民傳

吳之器

王世民。字時望。武義博士弟子員也。父良。與族子俊者。醉
而語相失。俊築其脅。傷臥。世民年十七。讀書他所。馳歸而
良死。諸宗人以好會。捐族子之腴五十畝。予世民曰。以爲
若死生資。世民泣血而告母。母曰。祕之。其姑受田而葬父。
世民曰。家幸給饘粥。毋食饑遺也。自是口不及父時事。而
其于離俊者。每有名。則亦往。如恒時。歸則識之曰。脯菜若
干。醴粥醢醬若干。爲饌。幾何。俊意世民且忘之。即母亦意
且忘之。冀供養沒齒而已。然世民每歲。卽謁父之主祀。
以兩筵。尊上之。不吉。則掩泣而退。歲辛巳。卜得吉。乃走治
工所。僞一刀。刃成而鑑裂。全齊皆飛。工曰。何不祥也。世民
曰。安之。錫姓名于昔。而匿焉。曰。何俊所之一日。俊伙他所。
歸。世民前揖。因刃之。囊其首。謁父之主祀。曰。幸不辱也。疾
抵邑。請償死。且出其藏金如干。曰。此饌所出也。又出其
他饌如干。曰。此伙饌費也。願併畝還之。令義之。仰浮繫麗
謹上。具其事。以請監司。檄金華令汪往正之。汪謂良于俊
爲從父。法殿從父死者。斬。世民殺應斬之人。當未減。然必
簡良而後獄可成。簡有日矣。世民聞之。自懸投而下。敗面
折肢。久之。甦。嘆曰。吾事已畢。償死者法也。且吾往者。獨不
能聞之官。懼暴我父。以牽率至今。今乃爲我而暴吾父也。

杜吾口矣。自是不食。今使所厚強之。不應積十日。竟死。御史聞而太息。久之。疏之。朝下邑祠。世民初。世民自父死後。見舊時師友。赧然避去。及是。謝曰。今可以見矣。或曰。子有母在。盍俟之。世民曰。吾弟長。吾婦頗知禮。足奉母。且人生無常。設我與讎。不測死其一。豈不為恨哉。不共戴天之太與之俱生者六年。嗟晚矣。婦命者。年十七。歸世民。世民平時常懸父像。密室跪而泣。若有恨者。而不言。俞心知之。然曰。君惡其謀。及婦人耶。世民在。繫命往持之。慟曰。妾請先君死。可乎。世民曰。姑老子幼。將焉賴。俞慨然曰。若是。則與君期三年。乃置世民。樞臥榻前。起居飲食。稟命如生。免。

金華文畧

卷之十九

傳

十

王崇炳

五峰先賢傳略

王崇炳

五峰先賢者。於五峰書院講陽明子之學者也。自盧子一松。周程應李諸公。傳良知之學於姚江。五傳而不失其宗。聞者多所興起。人心風俗。均有裨焉。其魁儒醇德。往往迭出其間。顧學術好尚。與時移易。綴文之士。諱而不道。其事不多概見。時或存一二於邑乘家譜中。又詮次失倫。因采掇其緒言。以所聞於長老者。作五峰先賢傳略。其逸者。仍缺而不論。

盧一松先生。諱可久。字德卿。永康人。從陽明子於越。三月既得良知之學。辭歸。處一松山房。端默靜坐。恍覺浮翳盡。

金華文畧

卷之十九

士

五峰

掃。皎日中天。象。見陽明子。商誼益密。同門錢緒山王龍溪。皆相尚。可。陽明子歿。歸而聚徒講學於五峰。日本體工夫。不落階級。不涉有無。悟者超於凡俗。不悟即落迷途。又曰。原無所存。更有何亡。原無所得。更有何失。默而識之。神而明之。又云。省德。改過。是真實工夫。夫處見得已。過日密。則用益精。或問學之實功。曰。非禮勿視。聽言動充之。而手舞足蹈。充之。動容周旋。中禮。其論學如此。先生負荷斯道。篤實精進。汲引提撕。至老不倦。孝事二親。居喪盡禮。室人早喪。鰥居四十年。守嚴一介。芥視千乘。襟懷洒落。略無繫滯。享年七十有七。卒。所著有光餘或問。望洋日錄。草。

窗巷語文錄等書弟子甚眾傳學者為杜惟熙

應石門先生諱典字天義永康人正德甲戌進士山職方司主事仕至尚寶司丞初調章楓山先生蘭江上奮然有担負斯道之志後介黃久菴見陽明子於稽山授以致良知之學歸而講學五峰書院石門之論學曰聖賢之學在反求諸已而無自欺人心本體至虛至明纖毫私意容受不得如鼻之於臭觸便覺纔覺便速除去更無一毫容忍古之聖賢當生而死當富貴而寧貧賤以至處內外遠近常變得失毀譽之間不肯稍有所徇者以能自見其心之本體而勿以自欺而已人心無聲無臭渾然天理而不能不為物欲所蔽而本體之明終不可滅一念之覺若鬼神之神尸其北上帝之宰其衷此即是不可欺之本心充而達之即是盡心孟子曰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充其不欺之心至於纖悉隱微無所不盡事之巨細大小俱以一心處之而本然之體原是不動此聖賢學問緊關切要處學者知此工夫方有著落若徒務外近名竊取口耳聞見之似以誇於人又或知有身心之學模稜想像不實踐下手自欺之弊終恐不免此其論學之大概也石門為人誠懇和粹孝友兼篤諱言慎行廉簡修睦久譽稱其為實錄處

金華文錄

卷之十九 傳畧

五

五

刻苦好學浙中罕儔云

程松溪先生諱文德字舜敷永康人嘉靖己丑以一甲第二人授翰林院編修以代同官楊名草奏劾權倖忤旨廷杖謫信宜典史當道為建瓯表書院名士翕然尊之遷福安令丁外艱歸服除授兵部車駕司郎中會邊警上禦邊四事減寇六事及車戰事宜多見採用陞廣東提學副使未上擢南京國子祭酒黜浮文敦實行以太學賢士所出務養人才以興太平未幾丁內艱去服除起為禮部左侍郎尋改吏部時為萬曆丁丑當天下述職門無私謁是歲兩直隸河南山東大饑開例捐納賑濟公以救饑如救焚溺緩則何及聚銀為難食物頗易宜隨民所有可充飢者輪官散給用其議全活頗多時內苑歲創大祈公撰玄詞多寓諷諫忤旨調南京工部侍郎疏謝勸上享安靜和平之福上益怒削籍歸杜門謝客時從五峰講學此卒遺節蕭然質產以殯公早歲志學受業楓山之門等之越謁陽明子領其知之意登第後復與鄭東郭羅念菴相酬切劘修篤實飭躬砥行矩矱森然不為玄言惑立朝不喜邀名至大節所關毅然不少貶侍御王好問曉諭郎與有云龍首正色學術無系於備臣若道古心行龍足稱乎君子定則履部尚書諱文恭

金華文錄

卷之十九 傳畧

五

五

程方峰先生諱梓字養之弱冠爲諸生往姚江受業陽明之門歸卽五峰建書院講明正學鄉豪以難耽諒請御史臺訟梓建淫祠倡僞學御史黜其諸生併毀書院越數年邑紳士詣御史言狀復其籍仍建祠祀文成薛學年八十八忽曰吾大命已至從此逝矣內省不疚不負吾學矣子正誼舉進士官順天府尹

李東溪先生諱珙字侯璧永康人山歲貢歷東鄉教浦學博至大理寺評事早歲志學徒步謁陽明子聞良知之學獨居精思盡得其旨陽明卒營墓係孤與有力焉時王門有錢王李管之稱所在講學不事生業卒之日他無所言

金華文舉

卷之十九 傳畧

古

五峰四

曰只此現在良知吾今實密受用

周寶峰先生諱瑩字德純嘗學於應子元忠往見陽明子陽明子曰子從應子之所來乎曰然曰應子云何曰應子曰希聖希賢母溺流俗且曰吾聞諸陽明子云瑩是以不遠千里而來謁曰子之來猶有未信乎曰信曰信而又來何也曰未得其方陽明子曰子既得其方矣對曰瑩誰不得其方故來請見願卒賜之教陽明子曰子既得之矣周子悚然起茫然有問陽明子曰子之自來康求也幾何程曰千里而遙曰遠矣曰從舟乎曰舟而又登陸也曰勞矣曰勞矣六月暑乎曰途之暑特甚曰難矣其難幾從童僕乎

曰携一僕中途而病舍貨而行曰茲益難矣曰子之來既遠且勞其難若此也何不速返乎將母有強子者乎曰瑩至夫子之門勞苦艱難誠樂之寧以是而速返又奚俟人之強也曰如是則子固已得其方矣子之志欲至於吾門則至於吾門無假於人子而志於聖賢之學則亦即至於聖賢而又假於人乎子之舍舟從陸捐僕貨糧冒毒暑而來也又安受其方也周子躍然而拜曰茲乃命之方也矣微先生言瑩何以得之陽明子曰子不見夫焚石以求灰乎火力足也乃得木而化子歸就應子而足其火力焉吾將儲磨石之木以俟子之再見先生學於姚江而既有得

金華文舉

卷之十九 傳畧

圭

五峰五

乃講其所學於五峰

杜見山先生諱惟熙字子光東陽人年十七卽北而一松先生之門凡四歲恍若有得一松先生曰爲學須經事變方可自信所得卒以師友契濶泐沒舉子業復十年家難遽作備嘗辛苦乃慨然歎一松之知言因作悔言錄以自厲復至五峰盡其道嘗言學者一息不昧則萬古皆通一刻自寬卽終身欠缺蓋得程子識仁之旨又詩曰古今方寸裡天地範圍中有事還無事如空不落空夫事無事之事則勿忘勿助空不落空則無極而太極也所造深矣先生之學以復性爲宗以克欲爲實際審察克治無間晝夜

持已接物。真率簡易。不修邊幅。其教人。迎機片語。即可証悟。自奉粗糲。澹泊脫粟杯羹。與來學者共之。創法界講會。以授學徒。又講學於官橋。分守鳳梧張公。建崇正書院。聘公與徐魯源先生。述主教席。徐公慎許可。談及先生。必曰。真君子。又曰。收斂處甚穩密。海門周公見其悔言集。以為非大悟後。不能道。由姚江而直溯洙泗嫡脉。年八十餘。小疾。語諸友曰。明晨當來作別。及期。焚香端坐。曰。諸君看我。如是而來。如是而去。可用得意見。安排否。門人請益。良久。曰。極深研幾。遂瞑。傳學弟子。陳時芳。陳正道。

時芳字仲新。東陽人。學者稱春洲先生。幼有大志。塾師授小學。即遵小學誦師。卒於館舍。殯殮如禮。扶柩歸葬。立其

主於館而祭之。年二十餘。師事杜見山先生。學甚力。盡得其傳。又廣就正於四方有道。以求至是。其學曰。立希聖之志。識本心之體用。無間之功。深造實踐。歸於自得。不泥門戶。嘗云。南宋之學。大抵失之難。近世良知教行。本源易窺。又未免失之易。失之難者。不但逐物尋索。苦於支離汗漫。而拘泥矯激之意。反為虛明之障。失之易者。不但任情圓轉。墮於流俗。而疎略遺棄。終虧道體。非難非易之間。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先生體素弱。至講論所學。數規規不倦。隆冬盛暑。正衣冠。手不釋卷。於五峰法界官橋林會講外。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畧 去 五峰

立麗澤於其鄉。以接四方學者。家居孝友。雍睦允諧。喪祭遇飢寒殘疾。必多方周卹。論時務。切當不迂。崇禎己巳。唐歲薦。不仕。著宗傳廣錄三十四卷。自考錄五朝閣見錄。鄒魯遺芳。麗澤會規。學餘偶筆。瑣筆等書。劉蕺山先生稱之。曰。楓山後一人云。門人甚眾。傳其學者。陳其意。金黃選。呂一龍。

陳正道號誠源。學者稱誠源先生。年十歲。舉止如成人。侍其祖安山府君。與杜見山先生講學明德堂。即執鞭為弟子。見山及門甚盛。先生方年少。特見器重。其學不事辨難。專以靜悟為主。以立大為要。曰。學問大事。須看本來田地。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畧 去 五峰
清淨纖翳。自無所容。只此真種子。自然生生不已。生平執持嚴毅。一介不苟。頗類程尹川。晚年圭角盡融。則庶幾近明道焉。以歲貢司錄建安。及歸。家益落。簞瓢屢空。處之晏如。年八十餘。能燈下作細字。徒步赴五峰講學云。
陳頻齋先生。諱其慈。字生南。東陽人。少落拓不羈。年四十矣。始齊戒執費春洲之門。志甚篤。學甚銳。丁內外艱。泣血絕水漿。夜則枕塊席地臥。春洲以減性戒之。少進飲食。足迹不入內者六年。遇父母諱。祭必啜咽。凡高曾忌祭。練衣絮食。期功之喪。亦斷酒肉。却燕會。春洲卒。喪之如已親。其所講學。未幾則五峰。東陽則支山。西寧。隨地舉合。接引後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畧 去 五峰

學。惘然詳密。言不足則繼之以歌咏。歎抑揚精神。生而至
。露無有知思。莫不感動。其言曰。戒慎恐懼。如人之津液
。有之。覺味平淡。一刻無之。則腸燥焦枯。發矣。或問朱陸異
。同曰。且莫問朱陸異同。但問此心誠偽。子若辨必爲聖人
。之志。身體而力行之。朱陸異同。可不辨而解。或疑良知未
。足盡事物之變。曰。致良知。非不博學。慎思。明辨也。學問思
。辨。非良知不可耳。不然。舍規矩而揣方員。窮理格物。止益
。之障耳。理無窮。事無窮。工夫無窮。一致良知。無不兼括貫
。徹。故曰。一以貫之。或曰。致良知。恐落虛空。曰。萬物皆備於
。我矣。致良知。卽致萬物皆備之良知也。內而省察。克治外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習

大 五

而推行實踐。精粗巨細周密不偏。何等實落。或曰。靜中觀
。未發氣象。須是閒時用功。否曰。未發氣象。卽良知也。良知
。時時發而時時未嘗發也。靜觀謂於心體至靜中觀之耳。
。非以無事爲靜也。動亦觀。靜亦觀。卽顯是天之明命也。先
。生之學。以致良知爲本。刻苦厲行。齊得喪忘物。我一死生。
。千駟萬鎰。不易其守。家居文溪。明亡。卽棄來子業。操汲耕
。耘。自食其力。不避風雨。往來鄉邑。烏巾草帶。敝袍草履。不
。異常。人身經喪亂。揭妻子東西走。擔負圖書及祖父神主。
。頂刻不離門。人數十人。傳其學者。爲吾師趙岐寧先生。慈
。溪韓霖。永康王同庵。

呂雲君先生。諱一龍。永康人。爲人高曠磊落。從陳者洲。誠
。源二先生。問良知之學。嘗謂學者以治生爲本。魯齋言。非
。是開功利之漸。一切銀錢貨賄。直當糞土視之。乃可爲學。
。家無擔石之儲。樂趨人急。見親友食不能舉其喪。實所着
。布袍助之。鼎革之際。棄諸生不應試。武弁強之剃髮。曰。吾
。頭可斷。髮不可得。剃也。以其狂而釋之。雲君先生終日爲
。學。終身無一言講學云。

先師趙岐寧先生。諱忠濟。字濟卿。東陽人。先生秉資粹白。
。學宗姚江。以致良知爲主。而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
。則仁者之氣居多。性至孝。太翁甚嚴厲。先生弱冠時。命張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傳習

大 五

蓋出少不常意。對客極批其類。先生不動神色。執事彌恪。
。或于杖跪而受之。必得其歡心而後已。處兄弟友愛。推有
。濟無算。呱呱空。未嘗有憂色。生平未嘗輕議一人。輕絕一
。人。不因喜。不因怒。不因情之厚薄。學之同異。而分愛
。惡。先生學宗姚江。而釋經則學明道。不斤斤于訓詁。常用
。一二字點撥。使聖賢精神。溢山於語言文字之外。聞者卽
。於言下有會。或疑姚江之學。與考亭異者。先生曰。爲學不
。在多言。試取子思孟子周程之言。沉潛玩味。一一反求。諸
。身當自得之。又曰。學患見道不明。尤患立志不篤。如夫販
。婦。皆可作聖。患在不能自立。作立志衍義一冊。蓋先生晚

年接引之心愈堅。曰：教人非止成物，乃成己事。倘云學可不講，便同自棄。置之所為，夜則書之以之自檢，併以教人。以至于卒，享年五十有五。

論曰：新建之學，轉相授受而失其本。或誤以意見為良知，以縱慾為率性，以簡棄禮教，玩心虛寂為本體。談道學者，共相詆訾，而吾葵一支獨得其正。兢兢禮法之中，正衣冠，尊瞻視，非禮不履，非禮不言，慎取與，則致嚴於一介。謹閑存，則恪遵失四勿，居喪盡禮，追遠致誠，敦本睦族，仁民愛物。其高者遂入濂洛之室，次亦不失為狂狷，其道皆足以扶植綱常，砥厲名教，可謂善學矣。

朱閣部未孩公傳略

王崇炳

公諱大典，字延之，別號未孩，金華縣人也。年十五，為諸生。二十年不第，家故貧，落拓縱酒，不修細行，資刀筆自給。刀筆師陳六二奇異之，得錢即沽酒與飲。萬曆乙卯，中乙科，丙辰成進士，調選章丘令，為政嚴明，有威，民畏而懷之。及報績，鄒滕白蓮盜起，奉詔修城，不一月而城成，入覲，擢兵科給事中，疏劾魏忠賢，時福建有紅夷之亂，海寇劉香、李桂從旁竊發，銓司希忠賢旨，使公備兵漳南。公與撫臣南居益計誘紅夷入內洋，殲之，盡剪餘寇。漳南以平，而魏瑞益橫殺楊漣。左光斗公懼禍，卽冠歸隱。金華山中崇禎改元，起為天津兵備，擒獲劇盜二十三人，斬之。時朝廷殺毛文龍，遼將孔有德、耿仲明、師潰歸，閣下樞曹不卽予糧，叛走登州，命南鎮巡撫劉宇烈往勸。孔耿陽求撫而陰伏兵，襲走宇烈。乃以公巡撫青登，公集主客步騎兵數萬攻之，糧絕，殺其民啖之，逾月奔遼岸去。公遷青萊二郡民以實登州，敎功，廕其長孫朱鈺錦衣衛千戶。是歲山東凶，奉命巡撫山東，賑卹有法，全活甚多。晉少司馬，崇禎八年，流賊陷鳳陽，挖陵寢，上怒，檄淮撫楊一鵬，廷議以淮為南北咽喉，漕運所經。

二陵在其封內。非得練達重臣不可。於是公以戶部右侍郎總督漕運。巡撫淮陽。十一月。賊逼鳳陽。公破之於壽州。十二月。賊攻滁州。公同盧象昇合十道兵馳援。破走之。九年。賊犯圍寢。公授計總兵楊御蕃迎擊。賊宵遁。十年。賊首老回回等分十路焚掠江北。公會諸路兵破走之。上遣官慰勞。公之初撫淮也。深維陵寢重地。卽修鳳陽城。嚴兵固守。不妄動。或疑其養寇。其督漕運。則禁絕糧船之挾私貨而攔期者。衆商皆怨。物議朋興。因屢疏告老。得旨以原職回籍。未三月。等以重賊被劫。會逮緹騎出國門。而李自成。京

師父。開。大福。弘光帝立南都。卽格家貴。募壯丁五百。由開學馬士英以公與史可法善。不用。留牛。長。石。夢庚。叛。以公守采石。

皇清兵渡江。南都。不守。同阮大鍼走太平。拉鎮東將軍方國安護從太后。至浙。建議開立路王。監國。而路王密遣陳弘範往迎大將軍貝勒。國安師潰。公退守金華。國安擁亂兵大掠而東。分道蠶聚。委城就食。公閉城拒之。國安圍之六十日。七戰皆敗。奉監國魯王旨而去。是時。誠意伯劉孔昭。兵處州。金御史聲。兵徽州。舊浙撫王明俊。承襲伯張鵬翼。

募兵衢州而故兵部尚書張國維乃擁立魯王於紹興。公盡輸庫藏舊積遺子表賀。監國魯王加張國維行邊閣部督師江上公位。其下意不平。適唐王立福州。建號隆武。使臣劉中藻加公閣部督建行官。始與魯王畫界而守。募兵七千起歸田宿將授以方畧各守其境。鑄大炮數十備遠攻以遙蔽入閩時。

皇清兵已渡錢塘。魯王航海方國安走天台。閣部張國維兵散歸東陽。公乃遣書譙讓國維。既辭母亦卒。不辱其身。死之國安至台州。勢窮降。請爲前導。大將軍貝勒提滿漢兵十餘萬隨後突至城下。公命閉城。

阮大鍼以言指降公大罵曰。此吾報國時也。誓與此城同其存亡。爾等爲臣不忠。反以不忠導人裂其書。投之。守三日。城中士民爭欲出降。公命倡言者入議。須臾傳首四街。民皆股栗。或訴缺食。量日給予。謂諸遂息。又三日。知勢不可。卽舉家自焚。死之時。丙戌之六月十七日。云方公議守城時。門人祝石入見。曰。孤城無援。恐不能爲公。將其鬚曰。吾受國厚恩。今老矣。效死弗去。以盡臣職。他何計焉。論者以公爲大臣。舉家死節。可也。徒守彈丸之地。害生靈以成一已之名。何哉。不知人生百年。必有一死。而君臣大義。亘古不。

滅國之將亡必有一二君子撐拄綱常於天地間以立千古忠臣之極向微朱公則偷生賣國者接迹於世矣公父諱鳳母申氏配譚氏子三長萬祚娶陳六二女卽向之奇公於未第者早卒次萬育傷次萬化娶章參政女章氏先公焚之數日禮服登堂拜入室自縊公歎而賢之萬化匿浮圖中被獲不屈死孫鉅萬祚出錦衣衛千戶奉表賀唐王卒於閩庶子二不知所終子嘗與蘭谿徐騰語公事騰出其鄉人方登仁行狀因倣其原文參以聞於師者述公之行以著於篇云

徐貞女郭氏傳

王崇炳

貞女三元里徐應麟妻也。未成婦。故稱女。女則蓋爲係之。徐成婦志也。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正而固。故稱貞焉。作徐貞女傳。女與徐爲中表。年及笄。而應麟病。一日女晨起。不樂。母問之。曰。吾夜者夢郎悲而來。聞其病重。將母死乎。言畢。計至力請奔喪。父母不能止。許之。其來也。笄而衣。繼臨其夫之尸而哭之哀。哭已。乃壘而白。炷而拜。拜已。乃拜其舅。舅因徧拜其伯叔父母姊妹。既畢。葬父母。迎之歸。不聽舅因喻之曰。家門不幸。吾子不得享其天年。若年幼。吾老矣。鰥居無他子。吾且暮死。而汝何所依也。日月悠久。守節良不易。父母言是其歸。母性女曰。舅疑新婦不能終守其志。請姑試之。若以飯食之。故則願自食其力。新婦薄祿。誠不願他有所適。曰。盡易其裝。助舅納妾。其年而生子。皆以爲貞女孝戚矣。貞女願身高。額力任相重。紡績春汲。以事其舅。舅死。所生子已娶。又生四子女。以其長後應麟。謹持門戶。略無幽憂含恤之意。有司旌獎。致酢皆不樂。曰。吾命薄貧寡。乃吾分。不願有聞於世。考之於禮。女未嫁夫死。其年除服。再嫁貞女與徐氏子生無一夕之分。卽嫁。議禮者所不禁。乃寸絲旣斷。終身不改。較之床第恩。深握手訣別。汲於情而極其節者。固自不同。向使女於夫死時。裁義錄。

慨吞環絕粒一死以殉。豈不赫然而聞於世。乃秉節從容。聲色不動。經紀家事。生者賴以克終。死者藉以瞑目。使徐氏之從絕而復續。又豈奢義執情一死以成名者比哉。予嘗兩陳其事於當路。當路貴人。擱不行。竟稽旌典。旌與不旌。於貞女毫髮無損。益獨計聖朝留意表彰。下有奇貞而名不著。無以爲厲世磨鈍之資。是則可惜。著之傳。以俟主風教。有勢力者。貞女名媛。易名尚行。守節時年十七。爲康熙元年。今六十四歲。

贊

辛稼軒畫像贊

陳亮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音夾背有負。足以荷載四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鬢之既班。庶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爲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爲天寵也。

屹然鼎呂之重。阮震喚

吳萊

古有仁者曰惟接輿。辟世不仕。裸身以趨。放言現行。神則內居。驚獸駭。雖聖弗徒。聖人于行。荆楚是屈。救時斯亟。從政者殆。矧麟未賤。何鳳之翽。曷違我真。迄受世害。繁聖所可。然猶不然。曰父曰母。曰人曰天。執心既一。抱道弗權。視茲六耗。獨不天淵。夫何山谷。卒道名姓。燕菁是食。駟鎰枉聘。幸和其光。克完爾性。高隱不羣。隱德之鏡。我友者扈。曾弗。豈無污濁。議我踴涼。既馳且驚。滿國若狂。古狂不作。可也。可忘。

墨洛激電生 崇炳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贊

宋

接輿

吳萊

前人

元氣。華間。鴻荒斯開。凡茲庶民。詎有兵革。人禽攫齕。草木畜。窮矣。靈不。際既。躬。出尤者。始。構禍端。雍狐是資。沃鹿相殘。揪。挾。精。液。舍我。粗。殺。行。彼。劍。戟。惟。聖制。物。與。天。同。符。君子。慎。術。小人。改。圖。豈。伊。樹。兵。爰。使。絕。與。匪。嶺。頭。角。終。引。石。憚。期。玉。迭。起。仁。義。無。稱。揣。摩。押。圖。技。擊。橫。行。夫。何。攻。戰。尚。汝。禱。禍。九。嬰。乘。城。突。竄。在。野。善。師。不。陳。時。靡。有。爭。曾。不。足。戢。曷。維。其。寧。天。生。五。材。莫。假。匪。武。我。贊。崑。尤。最。達。祈。父。筆。到。崩。巖。裂。崇。炳

盜跖贊

前人

我觀古人。我贊惟跖。彼何人斯。去順効逆。盜本有道。殺人。以矜。橫行魯國。按劍東陵。榛與是栖。間。嚙。是。鑿。投。骨。起。斷。見。金。思。攫。世。不。予。善。居。恒。有。箱。分。均。我。義。後。出。吾。仁。惜。汝。刀。戟。機。汝。晷。攫。汝。曰。不。然。俾。晝。作。夜。我。盜。何。盜。取。非。我。有。不。盜。之。盜。人。不。汝。咎。聖。人。不。作。大。盜。日。爭。所。恃。者。力。相。擒。以。兵。上。行。下。效。僥。倖。邪。侈。因。之。而。攘。慙。不。畏。死。人。豈。齊。豹。地。非。荏。苒。誰。生。禍。首。卒。化。盜。區。跖。斯。可。贊。為。善。者。惕。於。乎。哀。哉。尚。謹。罔。極。

奇論妙論秦碑漢碣陰符易林無所不有宋元之文未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贊

宋

盜跖

有自於此公者也

賈剛定畫像讚 并序

吳師道

君臣父子之義。不明于天下。奸臣倡邪。以誤其國。賢人君子。力爭而不勝。固末如之何。然其正大之情。英偉之氣。千載而下。聞者猶感憤激烈。則民彝天典之重。豈不足以有所助哉。宋靖康之禍。酷矣。高宗脅于秦檜之謀。忘仇請和。屈膝請命。紹興戊午遣使。羣臣交口合辭。以爲不可。而胡公銓上書言尤切直。金人購以千金。讀之驚嘆。東陽賈公廷佐時爲左廸功郎。嚴州桐廬縣主簿。一再上書。累數千言。劇論仇耻之不可忘。名分之不可貶。和約之不可信。請誅王倫。拘口使決意用兵。其激切之辭。有曰陛下爲戎人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辛

賈剛定

諸侯。臣爲大馬路。曰此天也。祖宗之天。此地也。祖宗之地。一朝而化爲戎口之天地。可乎。無天可戴。無地可履。不如無生。曰陛下委靡從口。則天下將同視而起。不怨口而怨陛下。曰劉豫之禍。可爲寒心。陛下尚何面目戴黃屋。王天下邪。嗚呼。其言一至此哉。大畧與胡公同。皆其君所不能堪。又謂今有將可使。有兵可戰。直爲壯。曲爲老。母以強弱論事。又本乎義理之正。而深識事勢之宜。非區區較計利害之間者也。胡公既遠竄。而公顧弗及。豈以其猶不直斥檜而後肯與考之宋史。當時內外之臣。如李綱。王庶。曾開。張憲。晏敦復。魏玠。許忻。趙鼎。胡程。朱松。張廣。凌景。夏常

明范如圭。李彌遜。方廷實。梁汝嘉。蘇符。蕭振。薛徽言之徒。章疏畧見一二。而廷佐曾不得齒名其間。豈又以小邑下官。在所畧耶。魏炎之集議。今亦無攷。世知誦胡公之書。而不知有公。惜哉。公字子野。世居東陽之蘭溪。宣和中入太學。登紹興二年進士第。升朝。嘗爲大理司直。通判湖州。台州。遷詳定。一司勅令所。剛定官。後薦起知處州。辭。遂致其仕。今其鄉猶稱賈剛定。子孫多以文學顯者。七世孫權出公二書及家譜示予。併獲拜其像。英風義槩。凜焉如存。吾鄉有人如是。而忍使之泯泯湮沒哉。竊不自揆。表而著之。贊曰。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辛

賈剛定

昔在紹興。補身和仇。嗟賈公獨爲己羞。越職叩門。擁憤陳義。子房之忠。仲連之志。天地與立。曰惟綱常二書之存。千載有光。其官則卑。繁飾甚偉。遺像凜然。孰不敬止。賈剛定二書。國史野乘。都缺吳公采之家譜。登之敬鄉錄。今則如華星麗天。舉目即見表章之功大矣。崇禎

方孝婦讀

呂浦

孝爲百行之原。盡其道以名於世者古聞其人矣。今未之見也。況爲人婦而得以孝名。尤絕無而僅有。宜嘉歎而表異者也。暨陽楊君敬妻方氏。事姑孝。姑何氏。腑道患澁。弗能親御。偃溲。方每浸沃湯。漿中。指探出之。歲久手紋龜裂。無倦色。姑得以壽終。可謂行人婦之所難者矣。卒年六十。一葬黃茅山之原。金華朱君希濂父聞而嘉之。恐其事之無聞也。大書孝婦字表其墓。且作辭以勸來者。嗚呼。樂道人之善者。君子之心也。行人之所難者。孝子之行也。今孝婦事姑。人子爲之。恐有難色。名曰孝婦宜矣。昔漢陳孝婦終養其姑。名聞于朝。崔山南祖母唐乳其姑。猶芳簡冊焉。知孝婦之事。不名於今。而聞于後乎。然其名也。則自宋君始。于以知君好善之聲。由是而益彰矣。喜爲之辭。以俟夫觀風者。

讀曰。於歲孝婦。淑德懿行。孝養厥姑。匪值溫清。始嬰奇疾。醫療爲難。竭力殫心。不辭苦艱。閱歲既深。手紋龜裂。一時淳風千古嘉節。茅山之原。不碣不碑。不有發揮其孰知之。猗歟宋君。豈弟忠厚。大書墓表。以勸厥後。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哀今之人。不孝不友。矯首崇阡。無愧咎嗚呼休哉。其馨香上達于天。

龍馬贊

宋濂

西南夷自昔出良馬。而產於羅鬼國者尤良。或云羅鬼。疑卽古之鬼方。其地有養龍院。在兩山之中。泓渟深闊。闔靈氣。而蛇龍實藏其下。當春日始和。物情酣暢。夷人立柳阮畔。擇牝馬之貞者繫之。已而雲霧晦冥。咫尺不能辨色。類有物蜿蜒上與馬接。蓋龍云。逮天色開。霽視馬。傍傍之。沙有龍跡者。則與龍遇。謹其芻豢而節宜之。暨產必復龍駒焉。粵若洪武四年六月壬寅。夏國主明昇以全蜀降。獻良馬凡十。而其一色正白。乃得之於阮者。身長十有一尺。首高九尺。足之高。比首而殺其二尺。有肉隱起項下。約厚五分。廣三寸。餘。其體略圓。至闔尾而止。精神明晃。振鬣一鳴。萬馬爲之易易。騁勒不可近。近輒作人立而吼。上謂天既生此異物。必有神以司之。親撰祝策。諄有司以牲牛祀于馬祖。然後勒典牧副使臣高敬。囊砂四百斤。壓之人。吟囊上。使其遊行苑中。久之性漸柔馴。適八月癸巳。上將行夕月之禮。于清涼山壇上。於是乘之而出。如蹕雲而馳。一塵弗驚。皇情悅豫。賜其名爲飛越。針復命御用監直長臣馬晉臣。繪其真形藏焉。臣濂稽諸載籍。漢之元鼎中有神駒出渰淦水中。馬之生于水者尚矣。象龍之說。雖相傳于夷人。要當可徵不誣也。肆惟皇上以大德而立大寶。日之

所山日之所沒無不梯山航海獻贊奉琛。邇者獨角之犀。來自九真。食火之雞。貢於三佛齊之境。其他侏形獮狀。籍籍紛紛。且不一而足。而況此水產之龍馬乎。周書有云。不寶遠物。則遠入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皇上宵衣旰食。日懷保于小民。若穴之士。蒐羅殆盡。將圖治安。如黃虞時。其遐荒殊裔。珍毓奇產。未嘗有心求之。所以榮光休氣。洋溢中國。仁聲義聞。充洽八表。而龍媒之異。自致于天閑十二之中。揆之于書。前聖後聖。蓋同一軌轍也。其視貳師之遺。蹟武窮兵。以索諸大宛者。果為何如哉。臣濂以文字為職。業際茲盛美。不敢默而無言。謹述贊詞一首。以貽諸後世。

金華文畧

卷之十九

贊

馬

龍馬

天駟焚蛟龍。力靈泓澄神馬生。祥風瑞靄晝杳冥。天一介。果通精靈。龍胡盈見。臆輕竹披耳。鏡照晴花雪捲毛。光照夜汗滿有血。霞流頰振。飛鳴萬馬驚。閃流電逐飛星。九霄彷彿從龍行。但聞瀟瀟風雨聲。三川平八極寧。真龍媒獻龍廷。出入天門駕龍輅。太霞五彩滿瑤京。皇風清。皇道貞。皇威明。茫茫堪輿內。孰敢不來庭。陋彼漢將軍。空圖東師城。乃知天子在樹惠。不必連年徒用兵。

古來善狀馬者。莫如老杜此文。更鍾錫天生神物。非此神筆。不稱極狀龍馬之奇。指歸不用兵。額不忘規。陳明。

滕奉使讚

宋濂

齊人王蠋有言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女之從人。一與之醴。當終身不改。譬之白璧。小有玷辱。人將斥去。而不之顧。臣之事君也。其理亦同。故蠋特並言之。事二夫者。雖辨如虞姬。知如鄧曼。吾知其決非良婦。事二君者。雖功如汾陽。才如西平。吾知其決非良臣。嗚呼。使此義昭如白日。人臣安肯懷二心。而國安有喪亡之禍哉。東陽滕茂實。當宋靖康初。以太學正。與僉書路允迪。奉使于金。議割三鎮太原。尋奉密詔。據城不下。金人怒。囚之雲中。欽宗北遷。茂實謁見。涕泣請從行。主者不之許。其後允迪南歸。茂實獨留雁門。終身不再仕。臨沒。令以黃幘裹屍而葬。仍刻石識云。宋使者東陽滕茂實墓。此殆不事二君者與。當是時。有宇文虛中者。亦以黃門侍郎使金。見留。遂改節易行。反而事口。其後雖欲奪兵仗南奔。而自贖。卒亦不逃。君子之譏。其視吾茂實果何如也。茂實已矣。人至今想其遺節。如神龍不可得見。至視虛中輩。不但若鬼蜮犬豕。有識妾婦亦羞聞之。此無他。人心天理。終不可誣也。乃作滕奉使贊。用規事君而有二心者。贊曰。

金華文畧

卷之十九

贊

墓

滕奉使

漢有蘇武。奉使不屈。滕公曉之。有聲烈烈。黃幘裹屍。以金臣節。如雙之白。弗緇弗缺。其人雖亡。而神不滅。上游帝所。

凌厲日月。降臣見之。肝碎膽裂。敢述贊辭。勒在貞碑。

元好問中州集載茂實始蘇人茂實自署東陽而元云姑蘇者其僑居焉爾勝甫元發卒葬姑蘇觀茂實自敘詩有受祿數世之句則其爲達道族裔無疑也朱文公誌新安勝洙墓亦稱東陽則勝爲東陽著姓有散居四方者多矣白樂天詩云東陽門外數勝家又舊稱二勝三馮合之奉使署墓之語可以徵矣崇炳識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墓

勝

韓氏夫人像贊

宋 濂

天地之大德曰生。夫生者乃天地之心。雖陰陽之所運行。有開闢舒慘之不齊。然天地之心。生生而弗息者。恒循環於無窮。有如碩果不食。則生道已具。其中俟時發育。挺然而莫之遏矣。世至五代。用兵爭強。屠戮逮乎雞犬。是天下極亂之時。蓋無復人道。有能于其間。不爲氣運之所遷變。而一念之仁。有以契夫生生弗息之心。則其感召之速。所以敷遺于後人者。其澤易有既哉。閩之練夫人。諱齊。建州刺史章公存鈞之妻也。生而有肉髮。深沉而端毅。終日或不一笑言。且知識有絕人者。時閩王命公屯兵浦城之西。岩南唐盧將軍帥師來侵。公遣二校請師于州。失期將斬之。夫人勸曰。時危民未靖。公奈何斬壯士。公悟不問。二校逸入南唐。皆爲大將。一則金陵邊鎮。一則上元王建封也。保大三年二月。南唐遣江南安撫使查文徽伐閩。取建州。邊鎮爲行營招討。建封爲先鋒。橋道使奪其險要。已而建封焚外郭。八月甲子。克之。公被殺已久。獨夫人猶存。二校遣使者持金帛。遺夫人。以白旗授之。曰。吾且屠城。夫人宜植于門。吾已戒士卒勿犯矣。夫人返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就死耳。不能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夫人之子一十五人。孫六

將焚燕猶呢喃未已耶復賦歌以見意都人士聞之競指以爲惟民不與接獨太學生熊賡聖猶時造其廬生私執熊手謂曰吾端居曾樓閣空中戎馬百萬來人鬼作哭泣聲壬申襄樊陷甲戌宮車晏駕乙亥長江飛渡似蓬亦歷死臨漳丙子三宮播遷諸王大臣皆南北亂走噓吸事耳子不去欲何爲居亡何宋事日非沿江州羣望風奔潰生大慟曰殺氣又入闔廣中吾不知死所矣遂遁去其言無一不驗後四年病死處州學中年五十二無子唯一義女從之生宗堯夫先天之學頗自謂知易每見諸易師傳疏不問淺深輒誦駁以爲樂及論後天則尊義盡爲經宋父

星野指南象喻統會聲諸畫前妙用數十萬言今猶間傳于世讀曰龍圖成章有文從衛以濬以明以洩其藏以奠乎玄黃肯我素王韋編三絕堅緒微茫誰其我級我忝我腴九師襄之我苞我品百氏攘之如河之渾如燈而昏如治絲以棼天未降割一髮攸存維洛有士居于百原超神冲漠疑于蓋先數往知來小大斯甄莫峻匪厓我涉其顛莫深匪淵我淪其泉簡材以畀非隱弗傳有冥者冢卒昭以宣或得其豹載神于言炎炎宋錄維其訖矣長星蝕柳色之赤矣肯祥見徵土髮亂矣朋昏以世莫之戚矣魚在在鰓尚其息矣維生之知中如沸矣彼悟弗知覆謂我狂我狂如何我憂孔多我由我河我川弗磨俾淪胥以訛我酒既嘉我惡又蘇我寧不嘯歌北風其涼旂旐夾夾我車麗麗蕩蕩在流杭之如陸有腥其穢流血沃沃海氣方殷其何能日人有恒言風雨漂搖夏宇障之涉于大川丞徒倖之併嗣宇橈子子焉依國武斯座不知攸戒日隕弗升雖書作夜鵲舞于林鬼瞰于舍孰投是艱曾莫之艾乃怒乃驚乃瞻乃行乃遽死于冥瞻生之爲胡乃神以著微之古聖匪程伊度何以言之卒淪于數一曲之掩不通其故易道既泯數亦不類激養于生發我長喙月出皎兮在天之心在天

之心何古何今

宇宙奇人何所不有讀此當有格外之搜

所霞典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贊

星

河漢

華嚴經贊

有序

宋 濂

上人幻滅嚴持梵行欲求無上真如之道管自念言華嚴大經實中天調御第一時所說一乘頓教化爲尊勝欲熱松爲煤入以香藥搗和成劑以書此經而彼松煤者假物所就具黑暗相有染白法欲假汞爲丹承以空露研潤如法以書此經而彼汞丹者炫耀可觀能役人目非助道者欲推赤金素銀廉薄如紙復粉爲泥以書此經而彼金若銀雖曰重寶外塵爲體初不自內以是思惟身外諸物若勝若劣若非勝非劣若一若多若非一非多皆不足以稱此殊利繼我一身內而心管肺肝外而毛髮膚爪資血以生資血以成資血以長資血以至壯老墮死是則諸血衆生甚愛如生摩尼一滴之微莫肯捨者我今誓發弘願于世尊前以所難捨而作佛事從十指端刺出鮮丹益于清淨器中養以溫火澄去白液取其真純蘸以霜毫志心繕寫滿八十卷尊閣益壽禪居昔者樂法比丘常無物時欲開佛語了不能得乃信婆羅門言以皮爲紙以骨爲筆以血爲墨願書一偈况今百千妙頌十萬正文不止于一機捐軀命以報佛恩無足爲異于血何吝唯願法界有情或見或聞證入雜華藏海證入雜華藏海已得六根清淨得六根清淨已即得自性清淨得自性清淨隨得四无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贊

星

華嚴

下微塵刹土中一切眾生皆悉清淨無相居士未出母胎母夢異僧手寫是經來謂母曰吾乃求明延壽宜假一室以終此念母夢覺已居士即生今逢勝因頓憶前事于是親將五分妙香香雲輪困結為寶網徧覆經上乃復合爪向佛散華作禮而稱贊曰

雜華淨智海九會之所說一音所演唱十處放光明信解行證門總攝無復餘如是具五周如是辨六相如是分十玄妙義皆充足以至四法界二十重華藏無邊香水海教條有差別性相了無礙圓融與行布非異亦非同一可為無量無量亦為一重重無有盡是為功德聚如來最上乘

金華文界

卷之十九

贊

華嚴

龍宮所秘藏上人出身血脈傍書此經于一滴血中普合十方界于一界中普現光明聖于一臺中普成獅子座于一座中普見分身佛如上無數佛皆具大威德着

間白毫光徧滿一切處共宣大乘法問者應解脫譬如日月生照三千大千悉見種種色法能破暗故譬如大洋海其平乃如掌無丘陵堆阜法能平等故譬如陽春至大地盡發生諸根各萌芽法能霑溉故譬如梵志夢一夢千劫事不過剎那間法能融攝故譬如子憶母未見心已至形神皆爾忘法能無離故譬如黃金色金色不相分金亡即色空法能不二故譬如石性堅初不從外得石性自圓滿

法無修證故能如斯見解見經不見血若加精進力見佛不見經及至成道已見性不見佛我性如虛空了無能見者無見中有見全體即呈露苟執于所見亦非我本性見見二俱誤此為真見見真見復何有性本無物收一心歸命禮祇夜以為贊諸妙樓閣門彈指一時啓

此公深于法乘乃爾兼綜內外透了天人今時安得有此鉅儒 阮霞嶼

金華文界

卷之十九

贊

華嚴

龍宮

頌

靈泉頌 并序

駱賓王

聞夫玄功幽贊。靈心以有德是親。至道冥符。篤行以通仁爲本。若乃天經地義。色養協于因心。夏清冬溫。愛敬弘于錫類。下逮六幽之奧。上洞三光之精。不有至誠。孰云斯感。有廣平宋思禮。字過庭。皇朝永州刺史助之嫡孫。戶部員外順之長子。幼丁偏罰。早喪慈親。永懷鞠育之恩。長增思慕之痛。弱不好弄。長而能賢。趨庭聞詩禮之風。亢宗易曾。閔之行事。後母徐。以至孝聞北。面與悲泣。高唐而咎已東。遊下位。歡微祿。以逮親調露二年。來佐百里。俯就微班之

金華文畧 卷之十九 頌 異 靈泉

例。躬申返哺之情。敬立身。其若斯于。從政乎。何有時歲元。早全石行。猶遠近川源。殆將堙絕。滂井皆爲湯谷。通波盡化。汗池大夫人。在蓮幕之年。有溫勞之疾。非溫藥不可以適口。非源泉不可以蠲病。色養既虧。憂惶靡訴。俄而顰眉之下。忽清泉自生。因疏導其源。遂流注不竭。味甘若醴。氣凉如水。此也。城控剡溪。地連禹穴。基址多石。岡阜無津。爰自興建以來。曾未穿汲之利。非精神貫于有道。純志決于無私。孰能洽冥。况以通幽。道靈泉而致養者也。昔漢臣忠烈。窮井飛于一言。姜嫄孝思。潛波移于七里。靜惟陳迹。彼亦何人。蕭縣尉柳見耿介之士也。道合則金蘭若膠漆。情

異則軒冕猶塵泥。片善可嘉。朝聞甘于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于白圭。以爲執友素交。豈祿利輕肥之謂也。賞音達禮。非鐘鼓玉帛之云乎。所恥者。效而無稱。所貴者。存乎不朽。徒懷美志。未遇良材。某出贅荒閭。途經勝壤。三秋客恨。長懷宋玉之悲。一面交歡。暫雪桓譚之涕。視斯水之清泚。感若人之精誠。見賢思齊。仰珪璋而有地。揮毫典頌。鏤琬琰之無慙。乃作頌曰。

粵若稽古。厥初生民。其誰不孝。獨我難倫。義不存道。仁不遺親。愛敬盡力。孝弟通神。顧我恩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冷令無竭。蒸蒸不匱。曾是我思。永錫爾類。爰有

金華文畧

卷之十九

頌

異

靈泉

勞人。景行芳塵。車詣則咸。道洽斯親。孝爲禮主。名是實賓。倘斯文之不墜。知盛德之有隣。

駱丞之文多詞勝于情。此却情勝乎辭。 阮震嶼

延州來季子觀周樂頌

吳萊

我之懷矣。惟我季札。來從勾吳。歷聘上國。王綱壞壞。侯度傾側。日尋干戈。不德以力。大音精微。二氣苛愿。禮樂不興。緊誰之則。我奉我幣。我車北東。懿彼諸姬。日至魯邦。魯侯賓之。自郊徂宮。魯侯享之。式命警宗。首以二南。繼以國風。載雅載頌。商魯攸同。申以象簡。文德之容。亦有大武。允奏武功。淵乎蕩乎。泱泱風風。或秉以簡。或綴以崇。上際湯禹。虞舜之隆。日渡日夏。韶節以終。嗚呼四代。一日備舉。參聲知政。閱覽博古。或登或降。蹴踏僇僕。夫何自郢。乃不及魯。公卑私強。寢棄厥緒。或偕以份。或雖或旅。襄器武彘。方叔金華文舉。卷之十九 頌 吳萊

古色斑駁恍瞻鼎彝

折霞嶺

之鼓。賡河。賡游。散亂無所。先王之盛。究彼始基。器之尚有去道遠而仲尼有云。周公其衰。豈獨郊子學在四夷。邈矣千載。詩亡樂缺。設而不御。睽睽失列。日趨淫哇。恒用鳩訥。宜樹既焚。本質先撥。我之懷矣。心焉孔怛。作此頌章。昭示來哲。

漢武帝南巡射蛟頌

吳萊

惟漢六世。大展巡狩于南。服白尊陽。浮江而出。親射蛟江中。獲之。荷與壯哉。蓋夫荆陽之域。水土墊溢。淫蕩地行。風雨怒作。掀翻蕩穽。睽睽惺惺。莫之敢視。上乃御黃閣。挾剛桂。朱轅。閭體而騰。欄白羽。應弦以碎。劍霜披鱗。頰霧數。鰲肉淵。隨狹。披角劍耳。于是海童開路。川后清宮。神靈恪虔。耄老惟忭。信帝王之英略。天下之奇觀。已人莫不曰。齊臣驂擊。呂梁雷轟。楚士劍揮。江水血變。彼一材官。直制其死命。烏足以動萬乘也哉。夫豈區宇寧謐。四夷奔竄。掩沙漠之貪鷺。制篋竹之炎鬱。強無有不弱。堅無有不瑕。拒之者如抗。拂削之者如拉。朽將信威乎。觀譯又何獨快意于鱗介。嗚呼。村之尚氣之勁。邇之悅遠之懽。雲鳥之散沒。魚龍之顛顛。殆有不必勞弓而挫。猶者臣乘臣。期臣助臣壽王躬親盛美。獨闕歌頌。千載之下。默默不文。予故特跡史氏之舊作。是頌頌曰。大漢之興。今世繼其烈。言巡東南。今略彼揚越。一江橫漚。今陵障險隘。有蛟螭起。今中路洶絕。驚拿鮮捷。今澎湃作。今上之類怒。今發我獷觸。起施猛毅。今鬚斤盡。九巖曉。今今。矯立。裁其。舳舻。暮技。今波濤。疊雪。上神且武。今。購仰。但。擢。功。員。不。世。今。威。振。有。載。舟。車。所。通。今。騰。貴。用。莫。龍。汝。

不揚兮。海枯竭。上飛無所逃。今下走無所脫。嗚呼。漢之
廣。大兮。古未之制。
千奇萬怪。洞目駭心。瓦震蟻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類

辛

漢武

平江漢頌

宋 濂

天命。皇上。為億兆生民。主旌麾所向。悉臣悉庭。初以軍旅
之師。興濠泗間。遂撫淮南。平江東。攻浙東。西下之。版圖所
入。方數千里。定都江左。發政施仁。戴白之叟。垂髫之童。涵
泳至化。俾皞熙如承平時。於時陳友諒據有江漢之地。
僭居大號。賊殺其主。修蒙衝。虐驅烝黎。如蹈水火。不自度
力。又集蜂蟻之衆。直窺豫章。三月不解。皇赫斯怒。乃召羣
臣於庭。而告之曰。陳口不道。敢屢予侮。昔者蕩搖我邊方。
侵軼我姑孰。伺偵我金陵。賴爾一二臣隣之力。攻而敗之。
予亦親覆其穴。巢中宵竄。走假息武昌。予不忍追殲之。冀
其悔禍。以自追於大刑。癸卯之夏。乃復聞我豫章。是其凶
惡無厭。自取殄滅。此天亡之時。天之明威。予不敢不順。唯
爾熊羆之臣。不二心之士。尚爾予以成厥功。爾臣曰。都于
是。右丞臣達。參知政事臣遇春。帳前親兵指揮使臣國勝。
同知樞密院事臣永忠。臣通海。備厥戎器。簡厥師徒。以俟。
七月癸酉。上躬擐甲胄。禱靈龍江。帥樓船數百。蔽江而進。
陳口大驚。解圍而逃。丁亥。與我師遇鄱陽湖之康郎山。戍
子上。分舟師為十二屯。命達遇春永忠突入。口陣。聲動
天地。矢鏃雨集。砲聲雷動。鼓聲起立。乘大風。百里之內。
水色盡赤。焚溺死者動一二萬。流尸如蟻。清江無際。已丑。

焚偽平章舟刈戮餘二千。辛卯復酣戰。口將張定邊素說
梟猛。上親禦之。將士皆死戰。屢一二時。遇春等左右夾擊。
殺士卒無算。張中矢百餘而退。潛保鞋山。不敢吐氣。我師
亦據湖口。扼彼喉衿。列柵南北江岸。置火筏中流。水陸嚴
戒。以候其發。八月口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都昌。又爲我
大將所獲。壬戌口既窮。死突出。將士趨九江。上命諸將
一時俱合。其大戰如戊子。自辰達酉。督戰益急。友諒中飛
矢斃于舟中。癸亥降其衆五萬。上命釋之。不戮一人。凱歌
而旋。舳艫相叩。旌旗飛翻。不疾不徐。委蛇而來。萬姓歡迎。
俯伏道左。山川草木皆有喜色。告廟飲至。行賞論功。賜遇
春田若干。永忠田若干。其餘將士。資金綰有差。臣稽在昔
曹操治水軍八十萬。來攻孫權。而周瑜黃蓋敗之於赤壁。
符堅發長安戎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以侵晉。而謝玄謝
石乃敗之於淝水。然赤壁不過一焚而走。淝水亦不過軍
亂而奔。初未嘗大戰也。而史臣具書之。以爲千古美談。矧
今湖口之捷。血戰累日。天地爲之晦冥。日月爲之亡光。山
河爲之震盪。其神功駿烈。炳耀鏗鏘。與天無疆。較之二國
未足多讓。而詞咏不作。非甚闕典與。臣謹備著其事。謨爲
詞頌一通。以流鴻禧于無窮。以俟大史氏之秉筆。去其詞
曰

天眷有應。實爲哲皇。肆其神略。以靖寇攘。義旄東指。四取
弗恭。風烈虎嘯。雲游龍驤。長淮既歸。江左攸屬。浙之東西。
樹侯置牧。乃建國家。以奠南服。以懷中原。以松西蜀。蠶爾
小醜。敢警大邦。集其兇頑。鋒鋦斧磨。輕涉我疆。以跳以踴。
亦旣剪刈。僵骸覆江。游齊六軍。直傾其穴。釋而勿誅。俾自
懲創。闔閭不然。復豕而噬。翹其蟲臂。當吾車轍。皇明震怒。
歷告在廷。是決不貸。命將往征。爾遑舟師。爾整甲兵。潛爾
糗糧。各傾爾誠。搖光在中。夷則之月。馮牙江濱。皇乘巨鉞。
以誓以戒。以速其發。紀律精明。燄火奮激。旛旄揚揚。解纜
將將。予戈洗洗。銳胃明明。載怒載厲。載飛載颺。雄威所吞。
已無別湘。旣與口達。大行術擊。葉騰紫駭。星流火戟。唐侯
電奔。巨轟雷劈。殺氣冥蒙。不辨咫尺。矢鋒所貫。什伍聯聯。
縱橫交紐。命賁弗顛。橫桅奏颺。荷束蜩編。流尸塞川。舟行
弗前。口旣旣。扶創而逸。聚于湖中。僅存喘息。我方植柵。
江之南北。大筏在流。掩蔽如翼。越歷四旬。飛走途窮。將冒
萬死。以絕其衝。我旣見之。千艦如龍。似兔之走。而鷹之從。
酣戰六時。由辰達酉。僕姑一發。殲此首首。貫精及顛。什若
枯柳。大愁旣除。餘不能醜。遞相告言。我誠不振。我草我頑。
我歸至仁。誰謂培塿。可高嶙峋。再拜稽首。來歸來臣。皇曰。
俞哉。汝俘予受。有汝弗剗。予汝父母。汝陳予衣。汝饌予哺。

昔何昏迷。今始敬。奉凱而旋。騎吹警搖。形於樂歌。節以
錫饒。飲至于廟。頌賞于朝。卽堆其家。肉登其庖。都人聚觀。
舉手加額。或嘆或謠。有聲噴噴。干戈相尋。匪一朝夕。自今
昇平。可坐而笑。惟皇神武。動則克之。羣策盡屈。四方式之。
惟皇寬慈。降則釋之。義聲動靈。時能敵之。惟皇明斷。遇事
卽決。洞見千里。不隔一髮。所以四征。成此駿烈。小大畢朝。
孰敢肆孽。在昔赤壁。泊乎合淝。事以幸集。尚傳策書。况茲
之功。俊偉赫熒。於古無讓。可無詠詩。臣雖微賤。文字是職。
對揚皇休。并獻臣臆。三代以還。用仁興國。皇宜遵行。永作
民極。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頌

新

平江

善則歸君。一篇俱是此意。若修稱將烈。便失裁矣。廊廟
之文。所以置于山林也。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宋 濂

皇帝既正大統。建都江表。德綏威懷。萬邦咸臣。用羣臣奏。
臨濠爲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族錯居。
動十萬數。然而物大而盛。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旦之
禁。乃詔江陰侯吳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裨治化。侯之
受詔。遣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天子明命。卽
日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鳳陽城東三里。搏泥成範。畫
其銑先上紫鐘兩角日銑角衡之度。修弁鐘形中爲良。象帶以方。候
其燥剛。始穿一十又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筮以洪武
乙卯冬十一月己巳蒞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
一祝告。先治之神。禮既成。蒙簪成。典鼓動風。氣炎光赫。職
上貫霄漢。終液既澄。氣憤雲洩。循實而入。肅肅有聲。陽施
陰凝。勁質斯具。越三日辛未。乃發。取牲血塗其鑿。隙以
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
三十四尺有奇。混融其輪圓。煒燁其容輝。信技殫于人巧。
妙奪于神功者也。于是營構層臺。副以篋簋。聚于夫之力。
鉅細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開闢。雷旋電奔。震撼太虛。遐
邇聞者。靡不登愕。會濂扈從青宮。幸鳳陽。親觀盛美。侯遂
請濂爲之頌。濂聞先王之世。金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
出。而景鐘又爲黃鐘之本。所謂景鐘大鐘也。其受璽于九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頌

聖

鳳陽

解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而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來。寔失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容千石。皆不本于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于中制。宣導天地。乎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畢協。增拓化原。亦于是乎有賴。非特嚴昏旦之禁而已。濂待學國史。以文辭爲職業。義當發揚蹈厲。以鳴國家之盛。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霆。通昭天聲。百物以生。維帝濬蒞。法天之烈。大鑄斯揭。元氣噴洩。騰于濛濛。真龍飛翔。乘陰御陽。洗濯八荒。神物攸起。是爲帝里。從者如雨。於焉萃止。物大而豐。往來憧憧。節之以鏞。罔敢弗恭。乃節見氏。乃具鐘鉦。

金華集

卷之十九

頌

奏

原陽

乃烹乃鬻。化金爲水。赤氣夜明。如日之昇。流亟而頽。入寶有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鈕不銛。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敢愛斯牲。塗糞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臺構懸植。交打孔夷。載考載擊。宅今困困。獨今貢貢。摩乾盪坤。以警聵昏。發穗霧氣。昭融品彙。物無疵癘。年穀攸遂。博碩而麗。聲與大通。拓美集祥。熏于家邦。惟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稽樂之原。鐘實爲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諷。爰咨于衆。是傳是誦。

聲振闔閭。體式珪璋。東壁西園。雍雍盛世之業。阮震興

王鶴潭先生傳

門人黃廷元纂

王鶴潭先生諱崇炳。字虎文。世居東陽之鶴潭。少受業於蔡爾璧。趙岐寧兩先生。年二十。卽治詩禮春秋三經周易。尚書則手鈔全書。記其精語三傳史記老莊唐宋八大家。無不誦習。篤志理學。凡先儒語錄盡透本旨。而於濂溪明道白沙陽明之言。尤所心契。年一十六。應試以十五藝冠童子軍。三十食餼六十五。出貢先生事親孝。丁內外艱。則練衣素食。斷酒肉。却燕會者六年。如一日。居鄉不謁官長。不趨權貴。一以克己謙退處之。視一族如一家。視異姓如同姓。待師友如骨肉。捐貲募同學。置田養師母。兼營師墓。

金華集

卷之九

墓

寬人往京師。取友視以歸。少壯之交。白首如新。教弟子不論賢愚。悉勸心訓。誨故多所成就。嘗途遇一病者。冒暑殞臥。先生以其笱與舁之。尾而歸。而湯藥治之不瘳。乃殯殮焉。雍正癸卯。七十有一。郡守漢陽張公坦讓建書院於郡。首以禮聘。爲合郡弟子師。至則莫不因端開譬。決其障而各如其意。之所欲得。善氣薰人。不言而飲人以和。作學規十一則。以示教。先生誼重桑梓。志扶絕學。時時講學。以啓迪後進。永康則赴五峰書院。會同席王天球先生。曰此鴻鈞大冶。所以陶鑄人材者也。先生對曰。先生其謹持業。毋使爐中之火熄。而不燃蕭山毛西河先生著書數千卷。

淹貫宏博于前代儒者鮮所許可至與先生論學則中心喜悅年九十餘猶致書問難每歲無虛日蓋先生之學不立異同亦不肯苟同故西河先生心折之先生幼夢一碩儒願身修眉稱先生為常廣居士先生曰何謂常廣答曰貞常不喪之為常廣大圓通之為廣覺而異之比學成會萃羣儒純貫諸子而泯其町畦性真獨造蓋符所夢云歲甲寅年八十有二扶杖至郡赴東湖金孔時之請講學于藕塘書院講義四條至性豁露時與聽者六十人聞者無不感動心休其言曰學須體行不在多言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為學無他法只將此心托出在千萬人面前看

金華文集

卷之十九

妻

必不可有覆護遮掩之思即在幽居獨處儼若十日十手之並集又云凡人積學非難而廣學為難廣學之難難於出身擔荷顧吾年踰八十豈能久留所恃後起俊英出而擔荷鄒魯一燈不至終泯其冀望後學之心甚至而先生平素為人之概亦見於此乾隆丁巳觀察孝感程公光鉅薦舉孝廉方正以老疾辭不赴是歲早春元造謁先生衰頹不能步履元畱半月有餘先生諄諄猶切比辭行扶攜送至門口占一詩云曉行晴日已三竿歸路春風減薄寒同學故人如見問但云吾老尚平安和藹之氣可掬矣秀水朱錦題其像曰雷聲淵默兼為之跋慈谿鄭性贈詩有

云神如秋水澤無際身在懸崖第幾層可謂知先生之概者矣先生之學淹貫弘博包羅萬有而貌則恂恂虛懷若谷其襟期則霽月光風其胸次則祥雲瑞日能使親炙之者踰心平慾心釋其啟迪後進則大叩大鳴小叩小鳴各如其質之高下而語之初不強以所難而亦不欲有所秘其所著時藝及詩悉本性情而發無浮艷無雕飾平淡超逸隨機指點皆足以提醒壅憤其詩餘一帖性真發露道趣流溢古文則神機天放目空今古時或於一句中攝六籍之蘊于一毫端靈海嶽之奇讀四子書於大全或問反覆十回條分縷析提綱挈領莫不挾其微與作四書口談

金華文集

卷之九

妻

其說理如日月出海使人心開目朗如紅爐上一點雪如大海之納眾流其遺傳註也不必依文晰義而觸處自見性靈輯金華文集著金華徵獻畧朱子性理吟學解文文集詩稿金華頌古詩以及醫案地理雜書若干卷三寸長國陞大國璽次處壽皆世其學國陞與康熙庚子鄉薦一應公車即不再赴惟晨昏侍養頃刻不離先生晚年著述多所贊助乾隆己未正月元趨候先生初三日自蘭起程初七日至而前一日先生已無疾而卒享年八十有七哲人云萎悵悵何之元受知最深雖不能文因即其所知之實傳記其畧以俟博學之君子為左券焉

金華文畧卷之二十

東陽王崇炳虎文撰錄

金華夏之正聖善重梓

正學思臣

蘭溪 唐正位存素全較輯

正身文度

銘

試劍石銘 并序

吳 萊

吳故吳墟也。自閭門東出十里許。有白虎之丘。王閭閻。試劍石在焉。悼靈物之不可見。銘斯作。

惟峻之錄。惟銘之斷。山靈奉鐔。白虎司鐔。神威勦剛。殺氣

金華文畧 卷之二十 銘

經錯。考堅。暇破。發過。遠累。汾洮。乘輅。郊郢。施析。風斯輕。烈。志用。驕虐。賊然。兇。駭。歎。爾龍。躍。我思古人。吁不可作。

劍氣猶存。誰謂白虎之精已銷。 阮霞嶼

秦坑銘

吳 萊

唯。羸。之。虐。自。任。不。儒。彼。哉。坑。者。曰。焚。我。書。書。日。以。壞。羸。日。以。跌。竹。帛。烟。起。干。戈。流。血。邈。矣。上。古。無。書。可。徵。所。徵。者。何。刻。木。結。繩。神。義。繼。天。肇。造。書。契。智。如。倉。頡。文。字。轉。熾。啓。我。混。沌。闔。陽。閭。陰。天。愁。鬼。哭。喪。厥。人。心。孰。墳。而。三。孰。典。而。五。素。王。不。作。萬。世。一。弊。微。言。如。綫。橫。議。益。鄒。鈞。鉅。析。亂。不。撲。益。庭。出。王。入。霸。儒。墨。相。駁。徒。兩。業。之。何。有。禮。學。豈。曰。不。焚。動。相。詆。譏。收。合。遺。燼。顛。倒。是。非。汝。塗。汝。寒。拘。汝。奔。走。還。我。古。初。匪。愚。黔。首。有。書。無。人。與。無。書。同。激。銘。羸。氏。我。將。適。從。奇。快。之。極。千。古。絕。調。 阮霞嶼

金華文畧 卷之二十 銘

秦坑

韶石銘

吳萊

逝矣上古帝在有虞。時巡於南。日至蒼梧。有嶠者石。炭彼海隅。我奏我韶。耆定爾區。或搏或拊。或戛或擊。從之則純。成也以繹。明哉惟人。幽哉惟神。我祖我考。我臣我隣。來汝之舞。我功之敘。勸汝之歌。我政之和。前瞻無前。後顧無後。出三代上。居百王首。孰強非羸。式詭人心。孰淫非鄭。卒贖古音。冷斯深。滴斯廣。魚龍不波。鳳鳥焉往。有嶠者石。雙闕之峨。誰使洞庭。不張咸池。丘曰盡善。札云茂加。非帝之思。我銘謂何。

誰敢作此非先生無此文胆

阮霞嶼

金華宋

卷之二十

銘

三

韶石

黃氏義門銘

有片

宋濂

天地之間。有大防焉。孝友之謂也。水之始也。濫觴爾。苟無土以障之。則必至於滔天。火之初也。螢燭爾。苟非水以制之。則必至於燎原。人心感物而動。不能無欲。其端亦甚微。不有孝友之人。出爲表式。則淪胥以成風。而莠倫敷矣。昔者先王有見於斯。雖委巷刺草之民。能行之者。必旌命之。所以贊王治。章人風。而挽之於正也。世之評唐史者。且謂張公藝。李知本。劉君良。孝行推於友睦。數世不衰。真豪傑之士。嗚呼。當是時。金章綬綬之賢。皂纓朱幡之英。布列中外。未嘗無之。顧乃以豪傑歸於閭巷之士者。以其不俟教令所加。而後奮也。嗚呼。南陔白華之詩。蓋亦商之末世。周之盛德也。斯民以孝友著稱。君子可以觀其世矣。浦陽黃氏。其先與文節公庭堅同所自出。有諱慶者。宋隆興癸未。進士。亦諸祖也。元至正中。傳至諱珪君。生三子。其二曰隆。曰生。隆生一子。曰逢原。生生二子。曰逢吉。曰逢昌。逢吉兄弟亦各有子。至十有餘人。三世之間。孝友無間。言逢吉乃殫志竭慮。設爲教條。錢諸石。復遺諸子。宿請濂銘之。嗚呼。子壯而分。婦姑反唇相稽。秦之俗已然矣。况去古日遠。風氣日益漓。黃氏能不染于末習。卓然不變其恒度。豈非真豪傑者耶。浦陽以義居聞者二三人。唯鄭綺之家。已至十

葉黃氏知感慕而興起。進脩益力。烏知不綽若耶。雖然。許史之稱。未足爲貴也。特頓之貨。容足爲富也。唯孝友積諸躬。令名昭于時。其爲貴且富也大矣。所謂特立兩間而無媿。稽諸賢哲而有徵著之後世而可法。何莫不由於斯。黃氏孫曾。可不思自勗哉。能如濂言。揆之張公藝之流。他日可馴致矣。詩有之。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濂於黃氏。蓋深有望焉。銘曰。

浙河東疆。地曰浦陽。厥氏惟黃。雙井同枝。科名陸離。世復詩書。有儒其冠。以義爲藩。奕葉共食。視其齋庭。左史右經。踵武繩繩。視其房除。前絲後繡。燈火與俱。至和所形。揖讓

金華文畧

卷之二十 銘

五

黃氏

而升穆然無聲。既衍而葩。實而匪夸。三代一家。世道下趨。子父割聞。姑婦勃蹊。十室九衰。瀾倒波頽。萬夫莫回。蠅聲方冥。忽聞怒霆。孰不爲驚。植範建防。翼法輔常。斯惠之亢。造端非難。延祿維艱。任重如山。如爲高陵。世益代增。非人獨能。如松之青。故隕新承。所以承貞。古先與謀。庶行之脩。其道曷由。執微爲符。夙夜究圖。百世如初。存此等作。使知吾養風俗。不勝襄陽耆舊之思。唐驥

座右銘

趙志阜

予讀大戴禮。至武王盤席戶牖。諸銘未嘗不愷然深思。云以彼執競而宏無競之烈。猶日休惕焉。懼怠之乘也。故無處而不載銘焉。庶日顧諟。以有儆心乎。吾儕自省。何似頑安。得謬言心識。而忘勸戒哉。爰製一銘。書之座右。銘曰。

乾開坤闢。人參有三。人貴伊何。非道胡就。日與月與。迅如奔駛。爾嬉而遊。歲不爾俟。相古詰士。人紀人綱。爾胡不足。令彼獨芳。萬古人心。爾胡忘正。不自身先。其何能令。忿慾在始。欲窒白源。一星之火。至于燎原。無競爾智。純白不備。

金華文畧

卷之二十 銘

六

座右

無聘爾辯。多言逸志。無暴人短。無先人長。善弗人同。爾亦何戚。寧我容人。無人容我。大儀吹萬。于何不可。心不可飾。天不可欺。禍福何嘗。惟人自基。謀臧惟遐。不臧惟近。爾則誰憐。胡不思舊。

培人厚德之言 阮霞蟬

雜著

斲琴志 多訛字索副較之

舒元興

寂寞間有至音。注梧桐中。越客沈虬子耳長。木音常斧樹之良孫。斲而琴之。予客越。見其方風。斲取朴成。輒叫索。清濁應刃。濁授授成輪。圓濁沛雪落。清聲酬答。若寒玉透水。噴出瓏璫。及察投意之始。放心虛無間。猶掌握無毛倫。他人見朴在刃下。而沈氏成琴入眼中。不知斲之數到邪。琴之形化耶。兩肩聳張。若對古人。雙池呀開。若挹澄渟。絕刃四顧。得色上面。旁眎或情。其所以爲沈生。乃弦素絲七條。其上備指一美。五聲叢鳴。鳴中有靈峰。橫空鳴。泉出雲。鳳龍騰變。鶴哀鳥啼。松吟風悲。予聆之初。聞聲入身。覺毛骨聳擢。中見境在眼。覺精爽冲動。終然脂化。源寥寥。貫到心靈。則百骸七竅。仙仙而忘。覺神立寥廓。上洞見天地初氣。駕肩太古。闊視區外。乃知不知音聲者。終身爲臃腫。嗜木繞滿數尺。絲不盈十條。古聖人欲其中含天音。絃之如此。直乃叩之以觀化本。且絲木俱無情物也。固不能自鳴。是使歷代知其必鳴之稀。以至囊入鼎下。枯折空山。而不聞者非一也。今人明明以聲耳耳。且或况槁木無朕。而責其必無惑耶。予於此見沈氏子之審音也。之連斲也。俱與神遇。體異日斯琴流于人間。爲他者亂類。則沈氏之道爲委。

土矣。故志之

洪容齋極賞此文。玩之真是妙理絕調。阮霞映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七

斲琴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八

斲琴

玉筍篆志

舒元興

秦丞相斯變蒼頡古文爲玉筍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入姓。無有出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絕。故受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天意矣。當時得議書者。亦皆輸伏之。且謂之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某道不攻篆。而識其點畫。常有意求秦丞相真跡。會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玉。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璧爲璽。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某亦常問得去嶧山道路。異口將褰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安會同里。客有得陽冰真跡。遺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客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晝照著。疑龍蛇駭解。解甲活動。皆欲飛去。齊歸厥之分。明觀文字之根。植我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秦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爲深於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顏塵容。侵暴日久。振努拆裂。玉筍篆折。予以衰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虞耶。予曰。今世人

金華文舉

卷之二十 雜著

九

玉筍

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子比肩。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子掌握中。今且猶不爲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爲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爲子目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於秦時。予又安得使造大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呼。冰既卽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爲門戶見視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爲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見於顏。稍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信。強止留之。金華文舉 卷之二十 雜著 十 玉筍

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爲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冰生唐時。冰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某止於斯。嗚呼。主人爲吾寶之。文亦蒼雅相稱。陳寔

養狸述

舒元興

野禽獸可馴養而有裨於人者。吾得之於狸。狸之性憎鼠。而喜愛其體趨。其文班。予愛其能息鼠。竊近乎正且勇。嘗觀虞人有生致者。因得請歸。致新昌里客舍。舍之初未為某居時。曾為富家廩。堵地而甚足。鼠竅穴之口光滑。日有鼠絡繹。然其既居。果遭其暴耗。常白日為羣。雖敲拍叱嚇。略不畏忌。或驚。鼯倏踰縮。須臾復來。日數十度。其穿中孔箱之患。繼晷而有。晝或出遊。及歸。其什器服物。悉已破碎。若夜時。長留缸燭。景與役夫。更吻驅呵。甚擾神抱。有時或缸死。曉交黑。暗中又遭其緣。榻過面。泊泊上下。則不可奈何。或知之。借債以收拾衣服。未頃。則積又孔矣。予深心問。當其意欲掘地。誅剪始。三十日間。未果。頗患之。若抱瘡疾。自獲此狸。當闔閭實。縱于室中。潛伺之。見軒首引鼻。似得鼠氣。則凝蹲不動。斯須果有鼠數十輩。接尾而出。狸忽躍起。堅脆。金文毛礫。班張爪牙。牙割洩。怒聲鼠黨。帖服不敢窺。狸遂搏擊。或目挾牙。截尾。指首擺。瞬視間。羣鼠肝腦塗地。迨夜。始背缸潛窺。室內洒然。予以是益寶狸矣。常自馴飼之。到今僅半年矣。狸不復殺鼠。鼠不復出穴。穴口有土蟲絲。封閉欲合。欄之。羣橫服物。皆縱橫拋擲。無所損壞。噫。微狸鼠不獨耗吾物。亦將咬嚼吾身矣。是以知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七

養狸一

吾得高枕坦臥。絕瘡痂之憂。皆斯狸之功。異乎鼠本統乎陰。蟲其用合。晝伏夕動。常性怕人者也。向之暴耗。非有大膽壯力。能凌侮於人。以其人無禦之之力術。故得恣橫。若此。今人之家。苟非狸之用。則紅牆碧壁。固為鼠室宅矣。寸釐鮮肥。又恣鼠口腹矣。雖乏人智。其奈之何。嗚呼。覆燾之間。首圓足方。竊盜聖人之教。甚於鼠者。有之矣。若時不。端人。則白日之下。故得騁於陰私。故榮朝鼠多。而關龍逢。斬紂。朝鼠多。而王子比干。剖魯國鼠多。而仲尼去楚。國鼠多。而屈原沉。以此推之。則小人道長。而不知用君子。以正之。猶向之鼠竊而不知用狸。而止遏縱其暴橫。則五行七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七

養狸二

子

讀公此作。怒睛切齒。欲搏仇璫。食肉而寢處其皮矣。末一段已兆甘露之妖識。王崇炳

悲刺谿古藤文

舒元

刺谿上縣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杙遍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絕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有死色。遂問谿上人有道者云。谿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肇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溫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泊東徂西。歷見書文者。皆以刻紙相夸。予寤。曩見刺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工。且今九牧士人。白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啻握曜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眾者。亦皆斂手無語。勝眾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折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假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下。動行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甚。桑泉波波。頽杳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刺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為刺谿。猶不足以給。况一刺谿者耶。以此恐後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刺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在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自。

橫及於物。物之資人。未嘗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天闕。予謂今之錯為文者。皆天闕。刺谿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刺藤而已。予所以取刺藤以寄其悲。

寓感情深 陳寔

金華宋集

卷之二十一 雜著

古

悲刺

貽諸弟書

舒元興

昔歲吾行吳江。得亭長所貽劒。心知其不莽。而匪藏愛。重。未曾親視。今年秋。在秦。無何。發開。見慘。駭。積。蝕。僅。成。死。鐵。意。慙。身。將。利。器。而。使。其。不。光。明。之。若。此。常。絨。求。淬。磨。之。心。於。胸。中。數。月。後。因。過。岐。山。下。得。片。石。如。淥。水。色。長。不。滿。尺。潤。厚。半。之。試。以。手。磨。其。面。文。甚。密。吾。意。其。異。石。遂。攜。入。城。問。于。切。礪。工。工。以。爲。可。爲。砥。吾。遂。取。劒。發。之。初。數。日。浮。埃。薄。落。未。見。快。意。意。上。者。相。給。復。就。問。之。工。曰。此。石。至。細。故。不。能。速。利。堅。鐵。但。積。磨。之。未。一。月。當。見。其。貌。歸。如。其。言。果。觀。變。化。若。慘。剝。落。若。青。蛇。退。鱗。光。勁。一。水。泳。涵。星。

金華本

卷之二十

去

貽諸弟

斗。以。之。切。金。錢。三。十。枚。皆。無。聲。而。斷。愈。始。得。之。利。數。十。百。倍。吾。因。嘆。以。爲。金。剛。首。五。材。及。工。人。鑄。爲。器。復。得。首。出。刊。物。以。剛。質。鋒。利。苟。斲。不。礪。礪。尚。與。鐵。無。以。異。况。質。柔。鈍。鈍。而。又。不。能。砥。礪。當。化。爲。糞。土。耳。又。安。得。與。死。鐵。倫。齒。耶。以。此。益。知。人。之。生。於。代。苟。不。病。盲。聾。暗。啞。則。五。常。之。性。全。性。全。則。豺。狼。燕。雀。亦。云。異。矣。而。或。公。然。忘。棄。礪。名。砥。行。之。道。反。用。狂。言。放。情。爲。事。蒙。蒙。外。埃。積。成。垢。惡。日。不。覺。寤。以。至。于。成。正。性。賦。天。理。生。前。爲。造。化。利。物。及。後。與。灰。土。俱。委。此。豈。不。爲。辜。負。日。月。之。光。景。耶。吾。嘗。親。汝。輩。趨。趨。爾。誠。全。得。天。性。者。肯。風。能。承。順。嚴。訓。肯。解。甘。心。服。食。古。聖。人。道。如。其。

必非彫缺道義自理于倫薄之倫者然吾自干名在京城

兎魄已十九聯矣知爾輩腹旨甘不繼困于薪粟日而於他人之門吾問此益悲此身使爾輩承順供養至此亦益憂爾輩爲窮變而斯須忘其節爲苟得眩惑而容易狃於人爲投刺奉役而造大愆其業日夜意念心力全耗且欲書此爲戒又慮爾輩年未甚長成不深論解今會鄂騎歸去遂寘石于書雨中乃筆用砥之功以寓往意欲爾輩定持剛質晝夜淬礪使塵埃不得間髮而入爲吾守固窮之節慎臨川之荷積習隸之業上不貽庭闈憂次不貽手足病下不貽心意愧欲三者不貽砥在爾砥之而已不關他

金華本

卷之二十

去

貽諸弟

法言然其章弦之佩 阮資

設淮陰先生說李孝逸辭

范浚

唐光宅元年。柳州司馬李敬業等起兵江都。檄數武后過惡。復廬陵王天子位。后遣左玉鈴衛大將軍梁郡公李孝逸將兵往擊之。時淮陰先生屏居下鄉澤中。聞梁公兵且至。仗策謁麾下。孝逸上客遇之。先生問見曰。僕非爲將軍乏前馬。故來備指呼也。竊不自陋。願有謁也。孝逸曰。何以教之。先生曰。僕聞李敬業起兵維揚。將軍以三十萬衆討之。有諸乎。孝逸曰。有之。先生曰。師出無名。事故不成。聞敬業起兵矣。未聞其何名也。孝逸曰。敬業開三府。檄郡縣以復辟爲名。先生曰。然則將軍討之何也。孝逸曰。敬業刺殺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七

說淮

然吾衆非得素拊循者。人人心殊。未可以口舌說也。今吾欲西脫一夫悍然呼。不我從。則三十萬衆。抗手旅拒。吾事敗矣。先生將奈何。先生曰。嘻。將軍過計甚矣。天后盜國柄。陰忍戾刻。殺人如刈管芥。母姊兄姪。魚肉殘之。包藏禍心。剪剝肺腑。耆老元舅。身誅族夷。羣臣凜然。若兵在頸。天子始卽位。未有愆于厥身。后思肆其額頤。劫脅幽之。雖名立相王。實與囚等。天下之人。推心搢腕。抱憤侵骨。戴日傾耳。思得扶義者。輔以興唐。若旱之望雨。故敬業等。席人怨謀。起事不旬。日兵十餘萬。楚州司馬李崇福。率所部應之。山東梁宋士。被甲蒙冑。炊麥爲餅。以待敬業。此人心戴唐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六

說淮

行其意。非一日積也。查及其未作也。而先之。有如因敬業事。遂易副神。襲旋亥。刻剔唐號。坐移鼎。必且盡滅景元子孫。而後據將軍父手。從族之不暇。其及國之乎。且將軍不即返兵。又助之討敬業。是為賊抗捕。自刺刃其腹也。將軍獨不聞漢灌嬰事乎。昔諸呂擅權。危漢。齊哀王因之。率兵向關。以誅祿產為名。祿產遣灌嬰將而擊齊兵。嬰至榮陽。謀曰。破齊還報。此益呂氏資也。乃留屯榮陽。與齊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將軍必欲取敬業。得無為武氏資乎。誠能幸聽僕計。命緩頰士持尺檄。諭敬業等。告以逆順。使受約束。併兵鼓而西。則灌嬰策也。且祿產將南北軍。時高

金華文舉

卷之二十 雜著

尤

讀淮

謝曰。先生姑休。吾將思之。淮陰遂不揖。拂衣去。曰。是女子而輕其頭者。何足語天下計。因咋其舌。至血流襟曰。我失吾言。以自譏也。既而孝逸以兵殺敬業。武承嗣忌之。卒貳死。而天后革命號周。

縱橫莫富 阮霞煥

金華文舉

卷之二十 雜著

戶

讀淮

畏慎訓

蘇伯衡

趙君彥嘉。畏慎自牧。爰作齋居。大書揭諸座右。茲豈日用朝夕。觀省其亦將訓迪于後之人。予庸作訓曰。我聞戰戰業業。若涉春冰。若履虎尾。時曰畏。又聞洞洞屬屬。若執玉若奉盈。時曰慎。心非畏害制。事非慎害應。惟畏惟慎。時乃要道。肆君子不敢不率。嗚呼。惟心之動。若火之炎。若川之決。若馬之逸。君子宅心若抹。火用畏爲水。若防川用畏爲土。若御馬用畏爲勒。肆厥心罔有弗存。惟事之至。若絲之棼。若輻之輳。若蔓之滋。君子治絲用慎。爲柳若運輻用慎。爲穀若除蔓用慎。爲斥肆厥事罔有弗濟。相古先民。有若堯有若舜。有若大禹有若成湯。有若文王武王。有若周公孔子。既克聖亦罔非惟畏慎之行。有若丹朱有若商均。有若鯀有若桀。有若紂有若幽厲。不克聖亦罔非不惟畏慎之行。嗚呼。豈惟聖狂攸在。廼畏慎與不廼畏慎。而侯克保厥邦。大夫克守厥家。士克存厥位。庶人克存其身。亦惟克畏克慎。畏不畏慎。未有不亡厥邦。喪厥家。失厥位。凶于厥身。嗚呼。凡人畏厥畏。懼厥懼。亦罔不能雖無攸畏。亦克用畏。汝曰盡慎。亦克用懼。茲惟鮮能哉。必所其畏慎。其乃無畏。否則終入于畏。雖懼可及。嗚呼。予以聞先正之格言。咸告爾矣。爾其夙夜畏哉。慎哉。爾尚無畏畏哉。

爾曷不畏亦畏哉。爾尚無懼。懼哉。爾曷雖懼亦慎哉。爾乃克存乃心。爾乃克齊乃事。爾亦則惟克由聖哉。茲不啻不凶于乃身。爾如有位有家有邦。尚亦永保哉。嗚呼。曷哉。典則慕尚書。唐正學。

之鎮周廟天下學士。揮汗爲雨。聯袂成帷。莫不仰遺光而企末照。其視處環堵。厄藜藿。擊壺而越吟。倚柱而吳嘯。卑卑南陽之嘒。落落滋泉之釣。口心共語。影形相吊。不亦大有徑庭乎。孝廉曰。功高者身危。位隆者名喪。此衆人之所嗜。而君子之所慎也。文學曰。神封靈壤。作鎮下方。會稽衡華。沂岱嶽常。霍及盟閭。分布九疆。總三條于中區。限兩戒于外邦。他若滄漲蕩浮。青瀚混茫。包天裹地。循環相通。其間怪偉。靡可數詳。天孫岳長。水伯廣宗。莊舄宿寶符之貴。玄龜青鯉之章。金匱玉策之探。日月珪璧之藏。或隱而勝。或露而彰。走將簡徒御。戒樓航。濯足于咸池。聯髮于博桑。當氣凌于人。暇發忠信于天光。芥水之使。覆丘之君。庶一問之勾鼎湖。而想遺弓。恆河洛而思聖動也。孝廉曰。山川形勝。固足以廊子耳。且昌子文辭。然非至焉子母徒取則於太史遷也。更請大之文學曰。去聖逾遠。學術紛披。控名貴實。禮度是師。上下有敘。隆殺異宜。苛察綴纜。弗失絲釐。賡儉兼愛。上賢有見。採掇不斲。型集唯土。奮然曰。守與孔齊軌。權事制宜。詭行遁辭。移陰轉陽。入神出奇。變化闔闢。于目莫窺。乘要執本。立爲經制。法無常形。事無成勢。洞究羣情。爲萬物主。儀節或愆。變形窮之。肅如晨霜。犯者裂肌。仲執非到。挾之以馳。因彼天時。以施教令。若儀若象。測

度以定。紀綱載明。是謂大順。食天所寓。邦本所資。山澤平地。相厭攸宜。入政之首。著于經義。揣摩國紀。宣明帝治。或合或兼。本末必具。凡有猷爲。罔越憲制。若是喧應。泣發訊雷。震撼乎四極。充斥乎九垓。風飄乎海水。起立而應。龍天飛也。戔戔乎五兵。雖陳而神授。握機也。亡亡乎曠野。萬里而列。非布基也。是欲徧索其說。而試之不識可乎。孝廉曰。夫子沒而微言絕。諸子百氏。人人殊。未有能一之者也。文學曰。戡定惟武。亦國之程。其書漫衍。四類是繩。陰陽權謀。伎巧勢形。其曰騷列。緒緒續續。九宮八門。六甲五神。軍軌兵鈴。星式雷經。金雞玉狗。風角鳥情。制器尚精。動合神機。胃銳羅陳。戈戟交施。果答匪埋。驚冥扶胥。象車雀步。行馬飛兒。武衛大櫛。驪耳長戈。雲火萬炬。渾脫全驅。策全器良。其川益張。營寨六形。旂按五方。天地定位。風雲流行。龍虎騰超。鳥蛇翼張。正正奇奇。巍巍堂堂。赫赫絕絕。稜稜瑣瑣。以守則固。以擊則揚。或追北于函谷。或喋血于太行。或徇地于臨晉。或陷堅于昆陽。是亦英雄之壯觀也。走竊樂之。不知飢渴之在已也。孝廉曰。兵者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子服僂衣。談儒書。又焉用爾爲。文學曰。粵族軒轅。游心太初。上超鴻沔。下入渺瀰。有竊其餘。亦神其軀。文貞殷生。師皇馬鑒。玉柱丹砂。騎鳴龍師。木羊葛出。神泉鹿皮。

折足山圖。精衣服。閭女凡素書。赤芥碧雞。朱瑣。凝脫。玄俗。
質虛心。存冲寥。跡入危奇。五性既絕。九患亦除。三階有嚴。
七變無虧。身升紫宮。位紀琳書。陰隆伏骨。目炯四規。執東。
象之玉文。契九赤之斑符。御躋虛之龍韞。服太極之麟芝。
入火不焚。入水不濡。入石不閤。入木不拘。雲臥天行。神潛。
靈飛。是蓋與天爲徒。又不特致治于無爲也。當闢我石室。
寢我世機。服我胎息。殺我蟲尸。洗伐我毛髓。銷解我膚肌。
祝銅狄而摩挲。約令威而來歸。不知能成其志否乎。孝廉。
曰。聖人不師仙。使其可爲。則周孔爲之矣。文學曰。荒荒遺。
文。或僞或真。學徒巧辯。或正或外。先出者。堙後出者。存何。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幸 志

假假奚歸。孰那我曠。孰我愚。羣言孔多。契真者誰。欲操。
腐艦。以泛其區。欲終育象。以駕鼓車。縱有智巧。寧不殆而。
嗚呼噫噫。一何寥乎。九聖之神。於昭於天。九聖之心。存之。
於文。又何昭乎。嗚呼噫噫。養施盈室。何有芳蓀。繁星爛宵。
孰知朝暾。寧不使我怡怡。而憐憐乎。帝降民衷。德與天一。
胡不自貴。葩藻是溺。顛倒首足。滑混白黑。棄其瓚漿。寶厥。
瓦鬲。拊膺自傷。淚血交積。習剽宿穢。以刻未習。駕春陵以。
爲舟。鼓關洛而爲楫。張武夷以爲颿。期洙泗之可涉。夙興。
夜寐。惶惶業業。栗然如上帝之在目。睫。若是何如。孝廉曰。
此僕素昔之所究心者也。幸與子同之。於是執手降臺。相。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幸 志

視而笑。笑已。繼之以歌。曰。真儒不生。世陰陰兮。摘。道。索。塗。
愈幽深兮。網其靈根。無古今兮。超彼九玄。離濁氛兮。攀淵。
追。鸞。架。赤麟兮。文之興衰。負以身兮。任重道遠。何時而止。
兮。朝斯夕斯。相期于殘齒乎。

披華振秀。爛然七襄之杼。阮霞嶼

雜說四則

變滯

忍之一字見於經累矣。大都隱忍容忍之義。多人已相對勿施也。何也。刃居其上焉。戕殺之器也。韜之久而則發之大。鮮不為禍。近道其恕乎。恕大而忍小。恕公而忍私。恕光明而忍隱伏。恕一過而不留。忍百制而難克。恕心平而氣和。忍累心而動氣。恕而忠焉。聖人之道也。何有乎忍。

一言而壞萬世之心術。有諸曰。有之後之儒者曰。學者以治生為先務。道之以利也。曰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道之以偽也。夫貧而治生。耻矣。矧先之乎。有意近名。耻矣。矧好之乎。以是為訓。何所不至。而又得以藉口焉。夫是之謂壞。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說

卷

雜說

萬世之心術

金不百鍊則不剛。人不遭困窮百折。則德不固。園花先萎。澗松後凋。物固無不然也。吾所患。畜不極爾。畜極而通。則何天之衢亨矣。故君子德成存乎畜。

庭有花。凡品也。發于秋。得氣最後。無麗色。無芬馨。一叢可。三月則萬花莫及焉。夫萬花何劣乎此也。灼灼乎郁乎。洩造化之秘色。與芬。擲之魄矣。是故牡丹不十日而此。以三月存麗。則速。齒則遲。得之先。發之盡。宜牡丹之不三月也。嗟。盛虧之理。可鑒哉。

為莊為章。佩服無數。所謂言曲而中。殆庶幾焉。

阮震興

論文

蘇伯衡

尉遲楚好為文。謁空同子曰。敢問文有體乎。曰。何體之有。易有似詩者。詩有似書者。書有似禮者。何體之有。有法乎。曰。初何法。典謨訓誥。國風雅頌。初何法。難乎易乎。曰。吾將言其難也。則古詩三百篇。多出于小夫婦人。吾將言其易也。則成一家言者。一代不數人。宜繁宜簡。曰。不在繁。不在簡。狀情寫物。在辭達。辭達則二三言。而非不足。辭未達。則千百言。而非有餘。宜何如。曰。如江湖。何也。曰。有本也。如錢之於管。如樞之於戶。如將之於三軍。如腰領之于衣裳。何也。曰。有統攝也。如置陳如構居第。如建國都。何也。曰。謹布。也。如草木焉。根而幹。幹而枝。枝而葉。而葩。何也。曰。條理。精暢而皆有附麗也。如手足之十二脈焉。各有起有出。有循有注。有會何也。曰。支分派別。而榮衛流通也。如天地焉。包涵六合。而不見端倪。何也。曰。氣象沉鬱也。如漲海焉。波濤湧而魚龍張。何也。曰。浩汗詭恠也。如日月焉。朝夕見而令人喜。何也。曰。光景常新也。如烟霽舒而雲霞布。何也。曰。動蕩而變化也。如風霆流而雨雹集。何也。曰。神聚而冥會也。如重林如遠谷。何也。曰。深遠也。如秋空如寒水。何也。曰。潔淨也。如太羹如玄酒。何也。曰。雋永也。如澣之旋。如馬之奔。何也。曰。回。如羊腸如鳥道。何也。曰。繁。迂曲折。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說

卷

論文

也如孫吳之兵何也。曰奇正相生也。如常山之蛇何也。曰首尾相應也。如父師之臨子弟如孝子仁人之處親側如元夫碩士端冕而立乎宗廟朝廷何也。曰端嚴也。溫雅也。正大也。如楚莊王之怒如杞良妻之泣如昆陽城之戰如公孫大娘之舞劍何也。曰激切也。雄壯也。頓挫也。如拔粟如布帛如精金如美玉如山水芙蓉何也。曰有補于世也不假磨礪雕琢也。將烏乎以及此也。曰易詩書二禮春秋所載丘明高赤所傳孟荀莊老之徒所著朝焉夕焉諷焉味焉習焉斯得之矣。雖然非力之可爲也。聖賢道德之光積于中而發乎外故其言不文而文譬猶天地之化雨露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詩 論

之潤物之瑰麗以生華蔓毛羽極人力所不能爲孰非自然哉。故學于聖人之道則聖人之言莫之致而致之矣。學於聖人之言非惟不得其道升其所謂言亦且不能至矣。尉遲楚山以語公乘丘曰楚之於文也其猶在山徑之間與微室同子導吾出也吾不知大道之恢恢於是盡心焉將於文側焉無難能者矣。

奇波層出讀者忘倦 陳明卿

刪古嶽瀆經

宋 濂

維禹治水三至桐柏山。驚風迅雷。石號山鳴。五伯擁川。天老肅兵。雄于持旄。龍鴻勃軒。闕不能與。禹乃震怒。召集百靈。蒐命夔龍。桐柏千君。稽首請命。罔不惟寅。神令所射。激如機槍。乃縻鴻蒙。乃囚章商。乃繫兜盧。皇威載揚。羣婁卒劉。勢不敢爭。彼無支祈。力踰九象。厥形肖髮。目有電光。量淮度江。辦捷從衡。授之童律。童律莫當。授之烏木。田田遂賊。授之庚辰。庚辰扼其亢。絡以鐵繩。譬如大羊。繫諸淮陰。龜山之旁。水彫水精。洞妖石祥。奔號萬數。若有喪亡。淮流湯湯。入海既平。民用靖康。直達外方。至于陪尾。無壅弗通。率惟厥常。以昭于無疆。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聖 刪古

世傳元和九年。李公佐游洞庭。登包山。與隱者周焦君探林屋洞。得古嶽瀆經第八卷。今觀其文。雖奇而未醇。竊卽公佐焦君所造。以玩世者。戲刪潤其辭。集古鼎文。寫之以寄吳君濬仲。濬仲益深于古學者也。鑄篆器與方乳山文。大禹爭妍。其自知不可哉。丙申冬十一月濂志。

蝌蚪之文 阮震興

暖。燈。下。讀。書。搖。首。點。額。顧。而。見。其。影。笑。之。因。感。客。難。賓。戲。之。文。乃。妄。放。焉。設。影。為。幻。客。已。為。主。人。幻。客。責。主。人。曰。吾。與。子。相。依。也。久。矣。子。步。亦。步。子。趨。亦。趨。子。疾。亦。疾。子。徐。亦。徐。子。俯。我。屈。子。仰。我。舒。子。入。我。隱。子。出。我。俱。子。嘗。緩。步。日。中。我。同。振。首。微。吟。月。下。我。共。撫。鬚。又。嘗。臨。池。顧。盼。攬。鏡。躊。躇。曷。嘗。不。現。子。而。日。而。示。子。妍。媸。我。之。于。子。自。幼。相。從。於。今。二。十。有。六。年。矣。嘗。不。改。乎。其。初。衷。也。奈。何。我。為。子。德。而。子。獨。不。為。我。功。也。主。人。曰。何。謂。不。為。子。功。也。客。曰。子。猶。不。自。知。乎。子。立。我。以。為。表。我。倚。子。以。為。命。得。喪。榮。辱。惟。子。是。聽。子。或。者。不。聞。擢。秀。桂。苑。攀。枝。殿。金。鸞。披。紫。綸。鳳。皇。此。之。時。汝。既。壯。也。吾。亦。光。輝。子。或。者。身。擁。名。城。腰。懸。紫。馬。首。雙。旌。卓。前。八。囑。當。此。之。時。汝。既。族。擁。吾。亦。森。秀。又。或。者。青。樓。錦。瑟。別。院。繁。榮。柘。枝。妙。舞。檀。板。清。謳。當。此。之。時。汝。既。驕。岩。吾。亦。風。流。又。或。者。家。擅。銅。山。園。開。金。谷。步。幃。春。風。華。筵。夜。燭。當。此。之。時。汝。既。沉。湎。吾。亦。酣。足。若。不。然。則。投。筆。入。幕。仗。劍。登。堂。秦。軍。蠻。府。倚。馬。戎。行。當。此。之。時。汝。既。慷慨。吾。亦。昂。藏。又。不。然。則。振。翼。剡。衡。棲。其。洞。府。蘇。門。鳳。嘯。縹。緲。山。崔。嵬。當。此。之。時。汝。既。超。忽。吾。亦。軒。翥。又。不。然。則。遠。吳。橫。門。執。轡。與。皂。鵠。斷。謀。工。陽。鱗。利。飽。當。此。之。時。汝。既。揚。揚。吾。亦。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李

幻客

吾。與。有。榮。施。也。今。子。無。一。於。此。而。徒。踴。躍。涼。涼。昏。昏。默。默。落。落。莫。莫。悠。悠。忽。忽。吾。竊。為。子。羞。之。且。吾。所。羞。于。子。者。四。而。為。子。痛。惜。者。又。有。三。焉。吾。見。子。衣。則。鶉。懸。冠。則。楮。連。原。思。之。襟。屢。提。束。郭。之。履。頻。穿。以。汝。藍。縷。使。我。無。妍。又。見。子。神。似。稿。木。形。同。瘦。竹。豈。洗。馬。之。愁。多。將。文。園。之。病。數。以。汝。慙。悴。使。我。局。縮。若。乃。厦。既。失。廣。室。并。無。陋。寄。人。廬。下。如。巢。模。之。禽。立。國。門。中。類。喪。家。之。狗。以。汝。狼。狽。使。我。蒙。垢。又。見。子。負。郭。無。田。藉。稻。鮮。畝。高。堂。垂。白。缺。甘。旨。之。娛。烟。突。未。黔。便。巧。炊。之。婦。以。汝。終。饑。使。我。餒。僕。凡。此。四。羞。我。則。受。之。而。所。甘。乎。已。而。又。為。子。傷。也。子。技。無。片。長。才。有。百。拙。事。苦。心。勞。途。窮。眼。自。維。汝。手。嗤。莫。汝。手。惜。又。若。羣。吹。何。因。謠。詠。不。幸。曾。參。殺。人。陳。平。汚。行。匪。汝。手。疑。維。汝。手。信。又。若。神。既。索。莫。鬼。亦。押。掄。西。鄰。責。言。北。里。聞。詛。雞。肋。常。拳。牛。刀。及。驅。豈。如。如。辱。將。軍。于。勝。下。而。遭。醉。尉。于。通。衢。也。與。則。更。有。結。紳。先。生。開。黎。禿。髡。日。輕。寒。素。意。侮。王。孫。宜。乎。正。平。之。刺。漫。滅。聖。功。之。過。遺。地。然。子。不。自。知。猶。且。高。自。盤。量。善。自。褒。崇。伍。卑。絳。灌。見。視。修。融。誇。江。花。之。照。夜。比。瓊。樹。之。凌。風。方。岸。然。自。許。為。一。時。之。傑。而。不。知。為。衆。所。棄。吾。不。幸。而。附。于。子。之。形。堪。將。去。汝。而。未。能。主。人。聞。之。仰。而。嘆。俯。而。歎。不。

金華文集

卷之二十 雜著

李

幻客

作者久之既乃昂首仰視而答之曰嗟乎吾與子周旋久矣我意子之知我也不虞子見怨之深而見責之不惜也請爲子曉之夫太極氤氲陰陽儲精是生萬物惟人最靈戴仁履義抱智秉信其氣清淳其質方正其性粹美其德淑令外益不加內損不任是乃造化之秀良而作聖之根本也若乃貧賤之不一窮達之不齊升爲青雲沉爲汚泥高爲翔鶴卑爲伏雌鵬鵬風搏鰲鰲枝棲此如晦明風雨皆非吾之所得主而一聽氣化之所轉移是以君子循分達人安命志士勵操賢人希聖味道則腴修德必潤今子不明乎大較而猥以流俗之見相責也不亦甚與且吾之爲功于子者正未有艾也吾將遊心竹素寓神簡牘如李郭侯牙籤玉軸吾將洗心貞白勵志清剛如宋廣平鐵骨冰腸吾將流覽林泉披抹風月如孫子別枕流漱石仰猶未也吾將景行如愚希踪嘖嘆如顏氏子簞瓢陋巷以我形端使汝表正以我身安使汝體靜則我之爲功于子者亦多矣而又何羨乎紛紛者哉若夫採南華之渺論則以人生之在大塊譬猶太倉之種米滄海之一漚太虛之委蛇造物之懸疣若是則子之於我乃幻中之幻而又何榮何辱何得何喪何欣何戚何取何求幻客于是逡巡而起謝曰僕淺人也聞乎大道敬聞命矣自今以往願附子以

卷之二十

雜著

不朽於是主人掩卷滅燭就寢而客亦歸于無何有也此紫翔少時遊戲之篇也類表數千里一官袍聚數載無歸欲覓其鴻文大章而不可得搜諸散帙中而登之略存全豹一斑虎文

金華文略二十卷

副都御史黃登賢家藏本

國朝王崇炳編崇炳有金華徵獻略已著錄是編錄金華一郡之文始自漢尚書楊喬迄於

國朝徐騰共一百一十七人而崇炳之文亦白錄焉凡例稱取金華文徵十之五金華文統十之二而益以他書十之三又稱文統之例凡論及兵機政術及爲釋氏而作者不錄是選漢文不及長沙家令選宋文不及蘇學士矣故惟側詞豔語在所禁絕他則悉憑文章不區疆域云

分類尺牘新語二十四卷

〔清〕徐士俊 汪淇輯評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康熙二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尺牘新語

二十四卷》提要

尺牘新語序

尺牘何昉乎人情不能常聚或違於千里山川間之或近在里閭倉卒不能卽達則假筆墨以傳之蓋自書契以還隨有尺牘所以通彼我之懷者必是賴也古今辭命惟左氏爲最其

序一

間名公卿寓書往復雖寥寥數語至今精神迥現紙上此神品非能品乎
鹵京大文彌樸尙已自劉文叔一札十行而東漢以迄晉魏諸朝風尚清雋洎乎唐宋大家文章一變其氣疏以達亦各有所長也沿至乎後罕者

組織字句高者掇拾名物使事過多
翻令意窒每念昔年樊士鬼簿等語
爲之一噤大都古之爲尺牘者以其
情也今之爲尺牘者以其文也不知
情生於文文生於情而但以雕飾爲
工如刻玉作楮雖爲相似然造物三

序二

率而成一葉凡物豈復有葉乎哉夫
辭取其達而已況彼我之懷導歡寄
暢若啓緘盈尺了不解人意亦安用
此牘爲昔年承命作牘自旦至午一
得百函一得八十函雖才有所長要
亦率臆爲之苟必書記之翩翩不幾

皆爲空函之咄咄乎余友徐野君汪
憺漪蒐輯名氏書翰最富余載筆其
後互爲商訂彙成一書約其指歸爲
則二十有四一是亦遠宗劉子之莊說
近倣何氏之語林令及尋覽輒得會
其旨者括二十四則而一之可也不

序三

然拓而廣焉而千之而百之無不可
也豈徒取青婉白分門限類如村塾
之授受繕爲粉本一唱百和爾乎夫
學士家鴻文大篇往往而有是集戒
其繁多不敢闢公言語妙
天下而山谷老人著作如林在間以

蘇黃小品單行蓋鴻文大章猶之渾
金璞玉此則寸璧小璣亦猶蘇黃小
品意也閱茲集者當作是觀
康熙癸卯夏五天都查望于周氏題
於武林之寄樓

創言八則

務采新奇

朝華夕秀。賢得其時。人舊衣新。各從所適。欲驅尺牘
之濫。不廢寸陰之功。兩月以來。竟成善本。千里之外
應有知音。

勿拘序次

鴻來燕去。春與秋不相妨。山高水深。登與涉自然。

未廣新事制下

互用積薪。則後多在上。始駕則車。或居前。豈必兩頭
之纖纖。惟任一心之落落。

廣蒐稿集

珊瑚在淵。必有資於鐵網。璠璣在璞。端有藉於玉人。
雖遐方未及徵求。而秘本儘多探索。人各標其姓氏。
書各署以篇名。昭如列簡。庶若指掌。

分別亭室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禽鳥自奏。嬰鳴。州木各成。其味。非同割裂。儘可參觀。卽篇中或舉數端。亦必從其最重。倘幅內默陳確論。豈更費其旁求。

附綴評語

文無選名。自昭明而始。古無箋釋。蘇官鄭而繁。評語固美其篇章。胸懷亦因之吐露。三人交讓。原自同心。五色迷離。漫供衆目。

尺牘詩書例言

二

勅符

芟除套談

有才之人。欲各據其心得。寡識之士。遂多拾其口。幾無取浮濫之寒。腫災及雕鏤之繁。棄譬之純錦。自堪裁。善舞之衣。偶見疎花。亟欲佐高齋之供。

稍加節畧

默繁喜簡。亦人情之常。太短取長。乃物理之至。片駁或傷。夫美玉幾穉。難綴於新枝。義屬可刪。允宜稍節。

既。鮮。聲。牙。之。病。并。無。猴。眼。之。文。

續刻餘箋

魚沉雁杳。人間多未見之書。筆。氣。墨。莊。藝。苑。有。難。窮。之力。誰能興盡於一往。還宜推廣於方來。凡此同心。總祈藉手。收藏漸富。再舉世圖。

康熙癸卯夏五日西陵憐浙汪

洪右子氏書于殘

夢軒之別業

尺牘詩書例言

三

尺牘新語第一卷目錄

管滴子曰俗競淫哇談及聖賢典籍則僥有襟袖如淵明之入蓮社然天恨月窟間何嘗無吟弄之樂試掉臂往來始知三十六宮春色未隨流水譬之周程張朱豈非列坐於虞義氏之堂忘有曼倩子瞻不衫不履而求排闥入座相與抵掌諧謔門外漢或噴噴驚怪而諸君子必相覷莫逆也集理學第一

東李仲休 李長科 與蕭茂先 蕭士璋
與錢仲馥 劉夢雲 弟後東諸兄弟 周顯昌
與王明揚 嚴首昇 與王鳳鸞 高攀龍
與友 陳鍾璣 與通伯敬 陳衍

尺牘新語

理學第一冊目一

自怡

答友人 汪恒 答吳安節年伯 高攀龍
與李仲章 唐時 與陸友 宋慈
與高唐生 王仕雲 與門人于正 高攀龍
東李衷一 方應祥 與李剛六 章世純
示兒 丁遜 與胡剛中書 陳衍
與葛吉人 蕭士璋 與胡伯宗 陳正
與呂聖令 劉廷諫 與兄野若 徐謙
與劉念登 高攀龍 與友 陳龍正
與張永 汪洪 與友 黃世泰
與姚虞臣 張芬 復劉念登 黃世泰
東呂用聯 徐偉

分類尺牘新語第一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周 泰訂
汪淇儋滴

理學語

與李仲休 文集選 李長科 小有
我輩當從孝友二倫立脚根從生死關頭開眼目從貪淫世界
聖賢梁凡立身行已利物濟人皆吾本分內事即使磨竭終身
必不改柯易節一切前因後果如同之天憲之貧慶之富距之
壽置不問可也

尺牘新語

第一冊目一

自怡

徐野君曰如此為人便可頂天立地如此襟論自可昭古
樂今始信立言一種又為德功之助文人筆端盡未許
草草也
與蕭茂先 春浮園選 蕭士璋 伯玉

憂病之餘閉門高臥季秋強起始入深牧菴為學道計然看雲
弄石撫松聽泉亦損閒心夫暫時忘照即同失候古人剪爪拭
涕猶且不暇况有閒工夫為俗人怡悅地可謂也

汪懋清曰余生平於於營生然終日持不可稍閒之說以
繩子弟况天原漸一惜閒之一字不肯以與人惟箇中
人方能知之今讀伯玉先生此牘實獲我心余論新
語時夏長如年惟同難耐日閒滋倦口能益病而已感
戚寡懷機斯
選自娛焉爾

復錢仲弼新鈔送

劉夢震長公

學者欲決不墮落。惟在能信。欲道理入而玲瓏。惟在能疑。善思則疑。躬行則信。信則人品真。實疑則心事精。微吾僭已幾於能信矣。所未足者疑耳。

查于周日。世人多不肯信。疑所以道理未透。信是信道理。理果好。吾行之。疑是疑道理。如何好。好在何處。此百尺竿頭。進一步。語非如世之人。信道理好。又疑道理。理不好。疑信相半。何以行事。自然墮落也。長公一札。實從泰悟得來。

第後束諸兄弟

周順昌夢洲

計許關分袂。節序修更。獨生靜思。長安花何如。故園柳三百五。

尺牘

第一冊二頁

理學

自怡

十人未知肝膽。誰是何如。二三知己。連牀夜話。上下千古。哉南望迢迢。覺鳥啼雲散。俱足增故舊之思。鄉關之感。欲以微醉解之。苦不能酒。惟吸清茶數鍾。伏枕求睡。夢中所見。或祖父聲容。或相知歌嘯。甚至牽衣盡瘁之態。俱恍恍欲醒。來益令人百端交集。語曰。晝思夜結。良然。月中分兵部。觀政味無政。可觀不。過作揖。打躬升堂。盡卯而已。天下事之以虛文相蒙者。多半類是。聞中接邸報。閱之四方告急。日甚。有志者能不深杞人之慮乎。今漫以書生當局。其籌國治河大政。無論有問以簿書錢穀之數。天下幾何。茫不能割也。始知書不可不多讀。平日為入股。

緣誤了許工夫。徒做一不識時務進士。良可笑也。弟儼應司理。

偶展律考一卷。深文刻字。多所未諳。乃信讀書不讀律。致君終無術。兩言非浪語也。最恨者。方今仕途如市。入仕者。如往市中貿易。計美計惡。計大計小。計貪計富。計遲計速。弟思今日正委吏乘田。東西南北。惟命之日。只宜信心做去。美惡貪富。升沉遲速。何所不可。且幸叨一第。即不敢云報國。固窮二字。原吾體本來面目。併此而喪。何以自立。此弟可自信。四知已亦可信。弟者也。先儒云。學者不可把第一等事。讓別人做。又謂惟淡可以從儉。惟儉可以養廉。有味哉。有味哉。聞嘗以此意示之共事者。不。

尺牘

第一冊三頁

理學

自怡

謂迂則謂矯。弟正甘心。獨怪夫世之不為迂。不為矯者。衆亦相顧大笑。意氣相期。孰如吾五人。近於合榜中。偶得一真士。相合尤奇。時正辭部日也。耳目甚衆。彼獨以白晝挺立於衆。幸前了無退避狀。無不撫掌。弟謂諸兄。人身上那一件。不思著假。此兄尤犯仕途大忌。何以獨真。鳥獸藥豈少哉。實是有血性男子。急訪之。乃丙午科鹿善繼也。果雅負北方之望。弟即以是笑問渠。亦駭焉。遂遇我竟日。揚推千載。挾掌時事。言朗朗可聽也。至一種熱腸勁骨。布衣蔬食之志。視吾五人。殊不減。勿謂燕市中無荆卿高漸離也。竟代四知已訂交矣。四知已亦為之快心否。百。

餘日不得一晤幾成錫紆病候一夕風雨破紙聽亂入愁不能寐得筆書之不自知其言之長也

汪惟瀚日今人得第後亦不知作如許空虛高心之語即如孟郊落第作棄置詩得第遂作春風得意詩讀者驗其非遠器今讀忠介公此語語語從肺腑中流出宜乎后来名節千古

與王明賜 滿園集選

嚴首昇 平子

人生極難處分者惟得志時事耳伯王不動心便是聖賢盡頭學問若區區不得志事甚容易了舜禹生平軼軻艱難不知多少夫子不以此服舜禹獨服其有天下不與所謂忍痛易忍癢難也老兄學問深厚逆來順受一切歸之造物天下事不但得

第一冊四頁

理學

自怡

喪不由人禍福不由人即善與惡亦不由人付之無可奈何已耳

徐野君日忍痛易忍癢難是初論亦是至論所以能片語捐軀不能十年守節大學問人於此處看得平等有何難處

與黃鳳儒 新鈔選

高攀龍 景述

年丈橫被風波然轉高聲價矣夫天意豈直高年丈之名乃玉成年丈之實百年浮榮轉盼過眼遲暮思之惘然無得若將向外精神反歸自己討箇定帖乃千生萬劫轉迷成覺之日也此箇路頭干涉非小但在順境中趁著興頭難得回頭逆境中沒

了世味方尋真味故弟嘗謂造化每以逆境成全君子以順境坑陷小人以弟驗之即今半生受用實緣聖王一謫年丈與日當有味斯語幸勿以弟言為迂而忽之

查于周日余少年亦馳騁於外耗費身心今願毛種種微塵為人備春安能有轉運成覺之日但當處逆境以順受自照庶或不坑陷

與友 寄卷集選

陳鍾璜 石太

莊子曰古之至人其寢不夢其思深深沈沈曰晝觀之妻子夜卜之夢寐二者無愧方可言學張九成曰耳目為禮樂之原夢寐即出處之驗善讀書人只就夢寐一事仔細思量便識聖賢

第一冊五頁

理學

自怡

下手要路

徐野君日理學之中忽然標出尋夢一則不墮於幻而能入實

陳衍 盤生

求詩文而承聲名自是常態若方兄之仰望台慈則名實相副非時套者矣然作誌傳必一一擇其人又必一一不涉過情之語則蔡中郎無復郭有道之歎矣人子欲以長青一言顯其親也言與淚下此一念可嘉也一念可嘉遂予之矣仲尼不為已甚者伏惟俯鑒鄙言惶仄惶仄

查于周日王心齋歸鄉后三及陽明先生之門不見及後急之大聲云仲尼不為已甚陽明先生遂得之此書矣

是激

答友人美身居

注 桓毅武

永示講意羽經翼傳祖聖宗賢驚湖鹿洞當設君一舉比矣但
我輩為此譬如蠅蠅作爾為緒為帛或圓或黃足令世人衣被
無窮然絲絲著牽層層自裏葬送一生亦為可惜先生當打一
頭地跳出火坑別現青蓮使正心誠意工夫不墮寬袍大袖迂
濶也

徐野君日讀此足徵嚴武肅懷之曠不肩以
老龜自甘當已三食神仙字化豚豎時也
答吳安節 高子遺

高攀龍 景逸

尺牘 第一一六頁

理學

自怡

聖學全不靠靜但各人稟賦不同若精神短弱尖要靜中培植
豐碩收拾來便是良知散漫去都成妄想益發念巷先生無見
成良知之說也

查于周日人人俱有良知但不肯收拾耳即是有見成良
知也要在收拾則有散漫則無矣吾輩終日為事物紛
拏未知為己之道讀此如冷泉濯頂渾身悚然
在憐憫日陽明先生云從知靜養而不用克己工夫臨事
猶然顛倒此所以謂聖學全不靠靜然極得力於靜者
能言之

與李仲章 中取乘

唐 時宜之

學者胸中多有古人書要亦大利大害之所繫也王介甫一代
儒者然假使其為秀才時不熟讀周禮宋之天下不愛其制害

徐野君日伯夷見節謂可妻老空節謂可沃戶柳頭
所用何如耳豈周禮之罪也哉但如金瓶梅水滸傳
斷不可有

東陸友 九答集選

宋懋澄 勿清

年來神散讀過便忘然必欲貯之腹中猶含美饌於兩頰而不
忍下咽我之於書味之而已

汪懋濟日幼清先生即吾友韓文尊公雲間之理學文章
俱先生開伯德丁丑歲讀書舒章閣中同韓文日夕
連得諸先生古文詩詞真為佳絕如此
短章豈非真正先輩理學之韻語耶

答道學辛全 廣選尺

王相說 朝劬

讀養心錄知足下之於道深矣不佞願效芻蕘少為刪之易之

尺牘 第一一七頁

理學

自怡

冠經論語之冠書道德經之冠諸子通書之冠諸儒孫武子之
冠兵法唯其簡也簡則後來不得以偽雜者混之而於醒世提
傳世遠亦立言者之責應如是耳

徐野君日至論不磨彼牙籤錦軸
之書以繁而不及究心者多矣

與下子靜 高子遺

高攀龍 景逸

年來愈覺得身心之事當汲汲求之不可丟在無事甲中一切
求閒好靜總是無事生事亦成當面蹉過聖人之學下學上達
惟是孜孜矻矻好古敏求只一功字便可做二六時中工課也
何如

在于周曰學道如

救頭然安得開

○與門人饒子正 習書選

章世純 大力

家庭之接當勉率禮節以輔持天性能勉強則自然者亦應之

夫詳於儀數者非獨旌飭朴心亦將導迎不及故節文所以習

敬習敬所以養愛養愛所以成恩若鄙朴而無章其踞偃仰以

蕩然於嚴親之側親雖得親於我不待尊於我所以孝弟者亦

恃半而往者耳故聖人多言勉強少稱天然

汪瞻滿曰凡家人閒居便不可令其嘻嘻正

是欲勉強禮節之語豈非庭訓第一大致

與高康生 四辰堂選

○王仕雲 望如

尺廣

第一冊八頁

理學

自怡

直以行已不過失官曲以從人乃至失性此兩失者宜何居焉

徐野君曰冰霜語出之

溫厚和平所以可貴

、東李東一 新鈔選

、方應祥 孟旋

當今道德文章並推王照如先生所謂揭日月而行天其間欣

附氣類以踰踰乎一時者猶之長庚啓明分未光以司一隅者

耳國家經義制科經義於士猶之矢也制科以取士猶之羅也

的有所不必中於矢而後明制科之大鳥有所不必入於羅而

後見經義之尊夫日月之行經天之中不知其光微六合之外

故非天所得盡也李先生不肯就一第而士與取士者之重乃

兩伸於天下豈與夫長庚啓明之嚶嚶晝夜僅爲司而無當於

普照者哉

汪瞻滿曰尺幅數語可與日月爭光蓋作者受者皆

完人也若溢美之辭使人難受徒然點染赫蹏

○答李明六 新鈔選

數未祝雞靜中樂事人心苟有自得爪生髮長亦是一番境界

惟至人固能坦然也

徐野君曰撒却鸞飛魚躍等語

使道學先生別有生活之致

○示兒 鹿園稿選

丁 遂齊懷

尺廣

第一冊九頁

理學

自怡

人身如樹這一點慈愛之心便是根芽由本及末由幹達枝總

是這一個生意偏枯者不仁傷殘者立槁

汪瞻滿曰賴古堂周友云齊懷蓮侶兩先生當時有雙丁

學之有 源矣

與李開六 新鈔選

韓廷錫 晉之

能經領入託孝經實大快事而註出明六手又一大快也弟愚

意以爲註有二法一訓經一發經訓經者謂其字義而實其經

義非遺意也留其意不發以俟讀者自得之也此是註經第一

手如鄭圖之於詩經是也發經者借經文以寫自己見識讀之

若「字」無與於經者統而會其大意則字字與經相長也此雖不及訓經者義長而為力則難而為意亦不淺如向秀之於莊子是也惟朱儒乃合訓詁解義而一之然謂詁與古同而解義與古異何也蓋即經以解義非依經以解義也故除却經文註即不成章矣故弟嘗謂漢晉解經如現相宋代理經如寫真蓋謂此也嘗欲用訓詁法於詩經樂經而用解義法於易經書經禮經春秋蓋有志而未及為之也因兄註孝經故書以請教

查于周曰訓經易發經難晉之真得訓詁解義之旨惜未見其書耳

與葛吉人 春浮園選

蕭士學 伯王

尺牘

第一冊十頁

理學

自怡

輔理性情之書須使之常交於胸中導然增悲之語自宜少近正如經云五種辛菜熱食發淫生痰增悲當刺其助因耳此語少年或以為迂不知我乃折肱良醫也

汪悔淵曰最上性成其次必借交補與其擇友何如擇書與胡剛中 新鈔選

陳龍正 懋德

今人即其為人者亦云身所制及自勉而已何與吾事乃為不知誰何之人經營善後耶是名旁觀旁觀既熟生人痛癢漸與已隔苟便於己雖害人亦將為之故行方便既熟欲不行而不能也不行方便既熟不第不行而止也仁心不可不養方便不

可不行慈慘殊途其初分特一念慈心淡漠之間耳有心者且忍忍諸

汪悔淵曰人欲已之易而諱言其難皆自了漢之作為則曉中一念之分正為此輩道破

徐士俊 野君

開卷有書掩卷無書最是病癩昔人謂半部論語可以佐太平以弟視之只論語開卷數章一生受用不盡耳學士家不肯病行強名讀書大則敗倫小則彰過只是把書與我看做兩截一味要求青紫不知徒費丹青弟每見村學究講書至趨進其必以身作勢至於定靜安慮等項必不去將心揣摩宜乎讀書

尺牘

第一冊十一頁

理學

自怡

之無益也弟嘗於靜坐空齋之際一念不生真覺天空海闊此正是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去孔顏樂處不遠矣吾兄是能真讀書者故漫陳數語以當面談

汪悔淵曰言簡意真使人悅而可擇野君貧士而胸中曠然人品文章向為吾黨所推許讀此牘已見大意

余 懷 滄心

僕目中未見讀書人昨與足下談始知名下定無虛七然議論與僕少不合者以足下待古人恕而僕待古人嚴耳他不具論即如僕所言王導不忠阮籍不孝乃確乎不易之論而足下謂傷於太刻僕終未敢以為然也

忠臣孝子之名此其罪更浮於不忠不孝者足下試取其本傳細觀之當不以余言為河漢耳秦淮水漲小閣臨流嗟肯過我再與足下香袖抵掌上下古今也

查于周曰王導不忠前人已言之矣阮籍不孝人未有言及此者豈以其人放誕不羈而為之恕辭耶觀其母死不哭母葬大啖王敬美先生言其非復人情不可以謂余謂放蕩散誕行之于世猶可以欺世盜名而于君親之間纖毫者不得不忠不孝實為定論非澹心大明眼人不能如此說得直截痛快

與繆西谿 雪菴集選

劉廷漢 咸仲

今歲輿論稱平南北翕然矣其相傳有一二未當人心者即前所謂一定之題是也從來惟空懷平氣可以一日可以百年蓋

尺牘

第一冊十二頁

理學

自怡

空則無先入之見平則無據勝之形因物付物如數而止纔有題目便覺入之則是出之則非勝之則相安不勝則愈激人品職業俱不能不落第二義矣

徐野君曰唐人彈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何必云五嶽起方寸耶讀之覺春氣拂拂從紙間出

與兄野君 稿選

徐 頤 獻主

兄自楚歸授感應篇一册因莊誦之得無類於世俗之誦經禮懺乎竊謂經懺非吾儒之教而其動人為善之心未必不與吾儒合也今人持經懺則不致褻讀論孟則習而玩之然則世俗之尊孔孟反不如其尊佛老乎

汪徐清曰與陸青吟寶持黃卷彼有對聖賢書而不盤手陳形體者讀此汗下

答劉念臺 高子道

高攀龍 景選

杜門謝客正是此時道理彼欲殺時豈杜門所能逃然即死是盡道而死非立嚴藩而死也况吾輩一室之中自有千秋之業天假良緣安得當面蹉過大抵現前道理極平常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教不可著一分怕死意思以害世事想大於極痛憤時未之思也

徐野君曰其品與言俱見不假理學名臣

答王弼生 書稿選

蓮池大師

尺牘

第一冊十三

理學

自怡

來書云世界所羈不能一洗凡俗然世未足稱累也世間法如為子而事親以孝為臣而事君以忠乃至人倫庶物一一與道非礙所貴者任理隨緣無心順應而已科場近且自一心事業登第之日發大誓願必不以富貴利達負其所學期如古昔名臣是謂濟世必不以富貴利達迷失正念務了明此一段大事因緣是謂出世如是則士大夫皆可即宦遊而參禪不離俗而入道者也幸留心焉

徐野君曰雲棲之教只是實地修行勝似虛空棒喝者多矣禪門四書與儒門四書是一是二

東流水 廣夢軒

汪 淇 儒陽

凡人發一念行一事必期有益於人自然為天地所祐鬼神所
欽若作心上過不去之事萌事上行不去之心發心與事上說
不去之語縱寫刻千百部太上感應篇終成烏有先生耳夫感
應篇之上原字字分明人人親切讀十三經二十一史尚多自
首負愿不如實行太上一二句終身象影無慚自益益人莫善
於是吾姪慕道久篤屢示教真令人感不去懷今數千里作
宰不敢將賀僅書此并家刻惟姪鳴琴之暇留意而行之勝願
冰俸多矣

徐野君日來庭勸善之言如故
栗可飽而可暖實實有濟

尺牘

第一册十四

理學

自怡

庚友 幾亭集選

陳龍正 楊龍

名士之稱起于諸葛之中服隙戎也勳累震世名都將相蟬脫
軒冕履貞蹈素不收士風故懿嘆而稱之重在士不在名也簡
韻吟哦郵筒往復動矜名士重在名不在士毋乃未識名士之
義耶昔之名士人號之今之名士自呼之昔之名士離士位者
當之今之名士守士習者居之

查于周曰名士二字辨義精析然畢竟論中羽扇猶未是
名士謝事驕云丈夫長十萬兵入死地那得復云為名
復劉念臺 六條函 黃道周 石齋

斯道無限願力易窮至於暮年只得怡情山水誘進來人留此

少清輝為現前受用資後生探討耳伊川歸洛下元聯遺西山
其成就與當年亦自不別晉人亦云只有動靜之異原無優劣
之分也老先生道貫高尊非復前後敢望然云古來傑士磨頓
之後鮮有樹立此田盡所進陳臺中者恐元定晦翁聞之中却
耳君親之外惟有師友做鄉黨在天末模範難追又以老鈍蕭
然自實聞大教迫於警枕病驢扶鹽車不離糶糶亦頓踣思起
也前兩次寄扁頭凡七言八章想都見之嬰兒駭笑動成黃葉
以為粗豆則不可以佐長者捧腹則有餘也諸不多及

徐野君日先生奇才異品偶爾兩載書大壽
已是清輝照人其著作盜不可量也

尺牘

第一册十五

理學

自怡

寄繆湘芷同年 冰雪集選

高世泰 桑旌

毫師兄來何幸華翰注存至以做帚葉見訪也應命之書忘其
鄙拙乃因得起居嘉祉居顏子之巷樂靖節之樂伯玉方在知
非夫子自許知命年翁其奚從乎毫師盛稱年翁端居讀書弟
不悉所讀何書只曰獨不喜讀佛書噫是仰窺年翁之卓識遠
尚不隨世俗為流轉矣弟見天竺條仁聊之輩多駕言出世夫
既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安所托而逃焉此固無如世何者也乃
若世之所趨我之所避世之所棄我之所取則又世莫如我何
者也獨居無悶是何學乎非藝文周孔四聖人日與相對三

與歸故於兩年來嚴立課程日玩一占週而復始誓將終老不知年翁何以教之拙刻六種奉博拍掌笑其多事笑其不經俱於是乎在臨風惘然

徐野君曰日玩一占最為得法余亦嘗行之矣無過之道其在斯乎

葉生耿著

來教云謂弟有養弟何養之有弟見地稍異爾我遇人厚人報我薄此人之失非我之失若因人報之薄而薄之為憤為怨非惟人失我更失矣弟稍能見及故殊無芥蒂非有養也人事不可知得失一馬豈定憂喜乎所可一笑者腐鼠來嚇彼且以

尺牘 第一冊十六頁 理學 自怡

鳳為凡鳥奈何古人論人在乎所樹樹桃李者得實樹荆棘者得刺若僕所云不食其實亦不受其刺合而論之正自平平故當置之度外也舉似為兄一笑

汪懋濟曰若云卿用卿法我用法更有芥蒂根株又生素稱識地自高如明鏡照影落一過不留正不疲於履歷也吾人自理却從上章得來

與梁處成有荷 張芬子清

別來虞兄無恙耶尊堂伯母無恙耶川崑雖隔思緒匪遠吹植之情感何可言每念近世子道寢衰孝誼勿篤溫清具文膳養從設獨兄下膳豆間見時物不敢違嘗遇佳果必納衷袖歸而

敬親宛如童孺即夜添劇醉輕羅帷前隨時寒暑審時得神或半覺不怡則承日神候真能味雨陔之章惲防帖之旨某所為對之弟而矜談願勿併而欣慕者也懷橘歌一首曲寫兄之德孝但詞拙言鄙毫素少文有愧佳哲聊以述意祇索云爾附屬馳雲餘俟新春脂聲

徐野君曰孝經之引翼小學之注疏于漸特信一紙百耳為人子者敬而勉之

尺牘 第一冊十七頁 理學

尺牘新語第二卷目錄

惜漪子曰聖門四科政事居要然顏閔游夏之徒未聞有創
蹟○頌冉季德政者豈非本分匡濟無假揄揚耶後世口碑少
墨碑多自公孤以至藩尉莫不家舉變而戶稷尚有能於一
字華衮中寓痛哭流涕之意是即蕭蕭之賈長沙矣若夫江
湖魏闕高目時藉借著披襟言石畫所謂白駒空谷鮮有
還心得其聲歟可慰蒼生之望集政事第二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宋之韓 金聲
東胡見可 李陳王 與余同麓 高舉龍
復流臨秋 陳際泰 與弟朋九宜良 王錫爵
答羅美中 周遇緣

尺牘新語第二卷目錄

復閔子將 徐日久 與陳志家 熊廷弼
答蕭元恒 魏大中 與門人廖田生 李陳玉
與張夫人 顧若璞 答黃若木 陳鍾與
與葉雲仙 陳際泰 與王又韓 張九敬
與王文卿 周宗建 與卓辛彞 駱弘珪
再簡玉繩 周 璫 簡周玉繩 王思任
與唐宜之 李長科 與孫玉陽楚樵 曹復一
康江樓滿 陳秉謙 與徐存永

分類尺牘新語第二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笑 同學 查 望于周 恭閱
注 洪右子 注 然梁公

政事語

告邑人送何二尹書 文集選

金聲 正希

邑方多難賴仁明公祖父母戮力躬翼需才方殷有二尹如何
君而不得留佐治邑父老人士日相與咨嗟慨嘆徬徨奔走而
互相誅責問何故而不可明力圖所以留尹者尹離蜀十餘年念
母心勞即日賣刀市書典弓鬻衣而徒步以歸度其勢不可留

尺牘新語第二冊一頁

即得請於當事而為題留尹亦必不留尹已決歸而邑人日徒
咨嗟慨嘆徬徨奔走空望其留而畢竟端視其賣刀市書典弓
鬻衣徒步以去而亦何以為心嗚呼尹生西蜀去吾休六千里
外但奉天子命而來尹此乃視邑如家邑充盜如其家充盜患
苦如其家患苦而險難罔顧怨責不避以為吾邑人播剔疏決
而入則未嘗取給吾邑人一錢出則未嘗啜享吾民間一飯終
朝饘粥并日菜羹而竟從吾邑中棄其官今賣刀市書典弓鬻
衣而徒步以去此豈其有夙負於吾邑人而今應平白為吾邑
勤苦而吾邑人宜平白而坐受其勤苦若此以為吾邑人自士

夫而下及徒販少有人心者皆如此焉。勸念矣。雖賢者風負高志。自不屑意。而自休達蜀六千里。道路上見者聞者。其當以吾休之士大夫與父老人士為何如人。雖今日仁明公祖父母其勤施於吾民也。初不為報。而風念尹居官任職。若其身以為吾邑民如此。而今冷眼見吾邑民重利。尹之留而不利於其去。畢竟乃以谷嗟。慨嘆尹六千里之行。而坐視其賣刀。市書。與弓。鬻衣。乃如此。其以吾邑人為何如人。其不視吾邑人如草木。如鳥獸。而雖有深愛厚仁。不無亦少愀然而冷。坦然而淡乎。俗情貪貨利。憚廉節。而見尹既如此。合邑之人。為尹嘆惜。而亦徒

第二冊二頁

政事

綱目

以嘆惜如此。其不益憚廉節如登峻山。而趨貨利。若赴流水。邑人士志習其得不日。以劣而民心其得不日。以偷。應義廉恥。是謂四維。吾為茲懼。謹告長者。維桑與梓。共深念之。

汪惟清曰。吾鄉金太史定縣人也。余家有房文。翊笑之。還同先生。互為商榷。併屬序言。斯時天下未知有正希之。為文也。及成。展提後。艾于子。許其全。餘人始知有金。正希嗣後。余又以此金。合編行世。一時。經貴。教。經。三易。迨辛巳。余旋里。值正希。致書。與何二尹。之。時。二尹。廢明。清。正。曾。贈。卓。異。之。褒。有。吾。正。希。此。文。真。堪。鑒。金。對。石。以。誌。思。何。尹。耳。

東胡見可 集 意 觀 堂

朱之禎 附 錄

臺下品如東箭南金。才若披霞闢錦。以文章飾羣吏。自不競不

絲以肅官常用。側隱。潸。潸。疑。應。且。讀。且。憐。而。渡。彼。岸。此。無。埃。老。生。之。常。談。莫。助。舉。縣。之。石。畫。也。第。凡。官。日。練。日。熱。理。暑。日。微。日。生。不。任。事。而。兩。臺。難。割。目。稍。撙。繁。而。滯。臬。為。梁。皆。閱。一。陳。案。牘。經。數。夕。而。未。得。終。篇。辨。一。大。積。寬。微。十。移。而。不。能。完。局。東。知。有。當。道。豺。狼。也。而。不。敢。擾。其。鋒。耳。悉。有。遇。社。狐。鼠。也。而。無。計。其。穴。甚。者。突。未。默。而。訊。我。奸。良。面。未。覩。而。舉。彼。黑。白。此。中。須。有。四。顧。脚。頭。之。審。方。可。離。此。惡。窠。脫。彼。苦。海。昔。人。有。云。理。官。有。四。苦。馬。不。歇。蹄。手。不。停。批。也。苦。則。勞。俸。難。餬。口。而。錢。不。入。署。也。苦。則。清。訊。藏。心。血。為。枯。賢。不。肯。同。袋。而。受。也。苦。則。明。揚。則。恩。歸。兩。

第二冊三頁

政事

綱目

而。請。推。則。怨。敵。四。府。也。苦。則。冤。不。按。已。誤。傷。者。今。日。談。虎。覺。色。變。矣。且。聞。包。山。雪。溪。之。間。風。景。清。遠。其。俗。敏。柔。而。慧。其。民。簡。放。而。陰。持。上。人。之。長。短。柔。則。易。親。慧。則。多。銳。放。則。易。干。紀。而。犯。刑。晏。子。御。者。之。妻。曰。意。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惟。添。惟。下。此。入。佛。出。魔。之。良。劑。而。度。世。超。世。之。普。規。也。

徐野君曰。經。濟。濟。濟。胸。胸。得。十。分。洋。悉。悉。此。則。需。需。之。內。備。備。春。風。

高 龍 龍 景 通

飲邑之士於臺下津津去思。無不曰。長者長者。此益見臺下之真宰。解之政。不占。有。乎。矣。不。使。妄。謂。人。生。作。今。率。爾。放。過。其。其。

寶山空回一生名百世血食方寸有無窮之嫌子孫有無窮之報不過三年中一念自持而已臺下當已深味於斯

查于周日在他人言之是實

復沈臨秋思退堂

李陳玉石

凡兩訟者各據所見無不鑒聽訟之耳何由鑒別惟從其彌縫極工處便知其極破綻處蓋天下之人無故而多一語此語必有所為其極工處乃其極拙處若夫理直者其言自簡了無曲折反有拙漏故望而知其誠偽也

汪精衛曰是從祝以觀由察安外運

政事

第二冊四頁

政事

自怡

與余同麓相公初微誤

王錫爵

主上親決事臺省爭進言據宋儒之論議甚美然所謂決事者非決之禁中而決之宰相廷議時也所謂進言者不博死虎而博活虎不爭小失而爭大體也安危之機間不容髮

徐野君曰數言關係不淺惟無忌諱能吐肝腸若此

寄弟朋九宜良

謝遇緣

役至、領遺冰俸、極荷遠念、具悉惠風、仁澤騰誦、人口聞之、距離三百、與鹿公治任丘、撫原公治南豐、懋績昭垂、史乘至今、兩邑之人士、廟祀之、吾弟可稱不愧家聲矣、然以弟十年、夙抱兼之

數載經綽、撫此彈丸、直以函牛之鼎、烹一博之臭、固知其優如特足、天南萬里、羹肱之、被常寒、甜草之、夢空切、祗深懷注耳、僕鹿鹿無善、狀日為他人、整理嫁裳、雖謬為天下、推許然、驚馬、機豆終非、大丈夫事、未知何日、得揚眉千秋也、錦華藏烟、附去聊佐、學東之具、飭冷琴、清公堂、翻成鐵門限、亦足見吏治一斑、縷縷不盡

查于周日昔人謂之謝朱子弟不必盡盡青素要須有門

弟無似誠不自意孤行一道宇宙之大翕然從之四海之風為

政事

第二冊五頁

政事

自怡

之不變弟文凡萬首行世者亦三千首貴鄉陳仲謀貽書弟云海內得大士片經隻字皆已振巍科躋應仕兒孫滿天下而祖父母尚自留滯人間是天下極不平之事此意不知美中為何耳脉兒孝威孝遠頗好學能文俱可一日十餘義天遲弟如此弟將以取償之道寄諸兒而未敢必也然而老禿翁所藉以娛暮齒者具是矣

徐野君曰大士先生之文章示被天下其食報也固宜若家仲大津切讀大士文又與之同榜真奇事也

復閣子將別集選徐日久子卿

數人皆能以咳嗽爲風波卽頃刻變霜露弟今儼然見効矣開門待罪視山中靜坐掩關時心事何如也雖是非得失未必渠所能制亦難道得此中無礙如往時卽到得如往時初無大益祇增人嗤笑耳

汪滄海日一受牽制便擺脫不得所以堯舜在上下有巢由與其文儀入廟寧曳尾於塗中古人見之蚤矣

答陳志寰 冰雪攜還 熊廷弼 芝蘭 弼自甘廢棄久矣一從詬逐無復世情幾載耕農荷活性命不圖公朝誤獎遂及虛庸蚤夜思惟但深慚悚况以一盤全負之句而冀一撥卽轉之功則無子空梓何憑下手旁觀冷眼誰與

尺牘 第二冊六頁 政事 獨寄 自怡

點籌羣公苟旦夕以爲安九重置緩急於不問似此光景安卜所終此弼之所日夜驚愁而大悔出山之誤者也

徐野君日寥寥數語全局已在胸中業風吹破進賢冠旃之晚矣 魏大中 孔時

○答蕭元恒 藏齋齋選 魏大中 孔時 朝端每爲一二倡邪說而有敵者所壞其人豈非庠序間所種能文章之士耶標新競爽而好用其心於離殿及阨之場憂憂乎纖薄豁刻是務安得不詭於正然則其軋茁者其所以蓄競者也士之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害止其身其能文章者害乃在天下國家衡文者日閱數十百卷皆束書不觀而荒於嬉者

之文得一二標新競爽之文安得不亟賞之而亟拔之孰知其陷害於天下國家者竟斯人也南國士習爭驚於文而特重知言者以司文章之命知必於新爽中尤擇其不詭於正者而後賞之而後拔之異日之立朝者固爲安定先生之門人而造禍於國家者宏也

查于周日太平之世文章雅馴亦是此意 李隨玉 石守

與門人廖田生 恩選堂選 讀書半生一旦作令譬如修行人不成佛不生天墮落見神道中雖復掌人間死生東岱南岳職掌匪輕究竟仰視天曹鼻息

尺牘 第二冊七頁 政事 獨寄 自怡

耳僕已厭棄門下來歲必十年之字願勿嫁入此中也

徐野君日仰人鼻息不獨作令爲然除是逃名方免斯苦 顧若璞 和知

○與張夫人 黃夫人臥 月軒樂選 聚婦丁從余讀唐人詩其寄煤有云故有愁腸不怨君語幾於然語不亂矣與煤酒間絕不語及家事時爲天下畫奇計而獨追恨於屯事之壞也且日邊屯則患傷撥官屯則患空言鮮實事妾與子戮力經營倘得金錢二十萬便當北關上書請淮南北間田壘萬畝好義者引而伸之則粟賤而餉足兵衛飽矣然後仍舉鹽筴召商田塞下如此則兵不增而餉自足使後世利

日以民也佐天子蓋虞孝懿女實始為之死且瞑目矣其言雖

譔然銷兵宅師灑灑成議其志良不磨夫人許之否

汪德清曰此黃貞父先生長子東生婦顧友白

之女也所著有絕大文章自是開房之秀

徐野君曰閨閣中談經濟大奇大奇然有此婦無此姑亦

摘寫不出余嘗作壽黃夫人詩云閨郡蛾眉并下風非

耳

答黃若木 舊卷初 陳鍾璣 百丈

日閱邸報見某公枚卜事添為怪嘆楊龜山出處之際君子設

焉家希夷先生曰名將成必有物敗之王子明寇平仲起手都

做出伊周事業後來委靡不濟只是戀一個相王嘉祐曰丈人

不若未為相善相則譽望損矣山中讀書時是草葉至戴紗帽

時是膳真整整做出一篇大文章與今後人看如何可草草領

與常以此意求之無論今人恐古人亦不一二見也

徐野君曰中書堂豈易生者耶草葉膳真可

謂善喻宰為山中宰相無作伴食中書

與葉履仙 初微選 陳際泰 大士

老年臺作今天下第一煩難之地而意加適而貌加克弟得之

於傳聞者如此仙於才自仙於令戰勝而肥尚得仍其故稱而

日履仙已耶弟至涿鹿聞寇信急冒險入城賊蹂躪郡邑前代

所未有至尊焦勞自憂社稷弟輩徒索長安米三軍之甲在身

而弟輩之甲在心弟輩雖有甲在心然一毫末誠莫展而其甲

遂在面老年翁雖處天下第一煩難之地然無封疆之責身與

心俱泰然其真履仙也乎

汪德清曰遊戲成文又復千起百

折究似生生意語靈靈驚歌

與王又韓 初微選 張九敬 公選

樂行未及折柳殊川悵然計此日已抵楚黃清慎勸古所傳令

諸也在兄更益以風雅行所無事奏刀肅志矣

徐野君曰又韓為麻城令余與同遊偃室之中相

為慶夕者三年矣風雅二字果如張吏部之言

與榮廷喜 香葉選 周宗建 季儀

日有小札奉環不卜能免石頭城否年翁所稱兩張生其人又

經秀足徵鑒賞之超弟往來兩邑至今尚未撒手事事迷誤安

得年翁提指使有隙光山僻小吏亦足稱雄與漢夜郎王相比

足矣言之可發一笑

徐野君曰季侯先生初為前漢令家歌戶舞院而履務仁

和立法并片公第望了湖中其末路一段忠烈之氣又

出文章

與卓辛葵 尹勝葉選 駱弘珪 仲少

邇末世運漸就泰寧然斷斷鍊石所藉廟堂諸公之補綴者正

直不少台翁翺翔仙署養粹木雞飲手靜觀成局已審旦曉矣

立出其素所儲蓄者而次第布之○弟雖老猶得振規弘堅○將鼓
腹而歌太平也○新父母下車匝月○瞻其愚采有可愛者○斯且
吾邑之福○惟是夏秋以來○旱潦相循○恐西成不免失望○報耕
上之夫○號號虎脉○伺聞而發○憂方大耳○無以勝之○曷以安之○弟
正欲為今之誦法○渤海者○下一轉語○不審台翁以為何如○野君
近况笑若吟興○想益豪然○不從狗屠○舉筑○輩悲歌燕市而日共
泉○獎爭勝○廣揚間○豈所謂窮而後上者○非耶

與王丈卿邑侯
俗野君曰仲如若作極妙惜余所見者僅尺牘數篇
耳名山之藏不致湮沒余於今則君有厚望焉
周壇

第二冊十頁

政事

白粉

明公下車草微○不覺刀劍影而嘯聚望風竄跡○謂小民自此可
安枕矣○乃天不弔我邑○九旱與淫雨相繼○昔傷地圻○今苦天漏
奈何○豈昨往西鄰見二三童兒乞升合鼠餘糧○向破簷沉釜作
薄糜○老叟新樹見骨○烏鳥路號○丁男抱耒坐屋脊○惻然無可若
何○一發婦持疋布換斗米○歸為夕食而大家奴僮租聲喧於門
欲咽不得○且泣且語○吾飽經荒亂○皮肉幾脫○所苦欲脫不即脫
耳○難只惟一身租債在兒兒今在腹迫我何為○壇因感慨與
言似此災困公私俱所當緩而併急之○豈欲速其死耶○夫聞者
不如見者之真○壇今日擊其狀○安忍不以告明公○聞此當必為

乏痛傷惻惻下緩征之令○施養粟之恩矣

王慎清曰○鄉飲流民○圖集意乃在皮幅間修絕
不若多謀矣○惟靈心民隱若此○其有作用人

簡周玉繩文復還

王恩任手書

足下既在承明○當日討典○極上下千古○如九經廿一史○以及會
典律例○都該講究批評一番○以為異日輪屏環政之地○昔張江
陵為翰編時○逢鹽使關使電使各按差使還朝○即具一壺一食
強投夜牧○密詢利害○扼塞固華○損益貪廉○明昧匪遁○之故
辭○細紀筆札○其儲心如此○客易造到○江陵知只風花雪月○
吟一咏以青州從事○醉鄉酒過○即此先慳○得安不發前還查

第二冊十一

政事

白粉

即侍足下過謙之愛○藥石留別幸勿吐之

徐野君曰○留心經義○人實該如此○到得半齋堂○
時時天下事去矣○矣○云云○其相與講學也哉
再簡玉繩文復還

王恩任手書

不佞得兩語○且去無以留○此時海內第一急務在安頓窮
人○若驛遞不復則換班之小二哥扯繆之花二姐皆無所得餬
其勢必搶奪○搶奪不可其勢必爭殺○禍且大矣○劉慰毛羽健
之內不足食也○驛遞乃窮人大養濟院窮人無歸亂矣○相公速
速主持存不佞此言為禱

王慎清曰○即是若有若百姓不足君就
是足二句提出時事便覺慷慨

與孫玉陽楚無

健復一

夢與人戰者角敵甚苦而不知敵者之亦已覓也。天下一身也。奈何一身中而六鑒相攘乎。薪火相推而人材國事俱受其微。發恤有心匪獨同調之私慨矣。台臺山立難搖玉磨更瑩所謂何傷日月者但恨星福守而旋移兩音收而難下耳。無力攀轅恐言殊焉。

奇于開日寫意中自至理存焉
維其數語亦足藥石下古
與唐宜之新詩選

李長科 小有

取棠川先生韻古本循吏贈吏之報題曰鑒懲錄先文定見而

尺牘

第二冊十一

政事

白怡

視之陸慶成辰與棠川同主禮聘進士授外吏者來辭先文定各授以此書以故成辰之榜不獨文章爵位赫奕一時而吏治尤顯冠先後焉。夫師弟相別以一書授受似非甚難之事而入官之尤如入暗室忽得一燈心地既瑤舉步必正數年間一方民命得以昭庸特在吾一舉手間前人之用心如此。

汪藻清曰雖云居官如入暗室久而作明何如先自一盤之為妙也非名賢不能有此事非長者亦不肯言此也
與徐存亦石倉道
曹學佺 能施

國初集如陶王敬張翠屏朱潛溪楊惠里諸公每有贈送柳邑事像之作尋幸倉廩皆所不廢雖其人自足取重而亦見前哲

之留心吏治民生不以微忽

徐野君曰裴醒多
夕散慢大像

尺牘

第二冊十三

政事

查丁卯日少許家學淵源當時已有太丘一門之譽予最
愛其開朗秀拔絕不落人窠臼及觀其與芝蘭一書皆
悟後語豈文人之筆通靈
活變無處不舉神現影耶
與張公亮 新鈔送

林 唱小眉

先生詩文實為天下第一士之無意涉筆則已士之有意涉筆
自當遠涉千里求一面質區區馳一使則亦慢且疎矣函丈之
間不勝慨悚上之不能尋山千仞與通人達師洗藥問性次之
不能買東邪數畝飲酒歌詩率其妻子居焉乃兀守一室時一
弄筆投於箱篋之中不遇知己誰見稱頌恒恐年壽不終詩文
無傳身沒之後墳高三尺累然草土將無下慙才鬼上媿頑仙

尺牘 第三冊二頁 文 綱寄 自怡

者乎竊念古今文人人人矜大誰肯自引自咎以相下者仲方
寸絕於私室之中毋論能與不能皆有振翰摩天之勢矜不幸
而才力甚鈍然而十為文亦豈無一二得形似乎危苦之旨歟
深之辭徒充餽簡而已是以慨然已久聲名寂然安得哲人君
子吐韻投心然後胸臆至死而無悔焉山鼻之鳥雖無益於人
世忍使之哀鳴馬首遂抱不救乎咽於先生不憚千里而往質
之者欲求一言以為救也

汪精衛日說到與高三「八詩文不傳莫是凄然而能傳
者亦有幸不幸焉不但論其佳與不佳貴與不貴也此
篇嶽寄歷落之致宜
獨傳人夫先自備矣

與吳次尾 謝微選

名者無翼無涇不測去來不可見聞之物也佳兒童餅餌可以
泣而爭爭而得者耶選成當另有題詞冠其首前序為諸子強
作非不肖自命於天下者也然此意亦置無道我輩可與人同
歟乎

汪精衛日勤自為人溫雅丰雅極其和祥此札大
露自負之意豈曩時偶與次尾有物之契耶
與譚友夏 謙秀軒選

奇俊辨博自是文之一種以施之書牘題跋語林說部當是本
色至於為裁大篇深重典雅又當別論正恐口頭筆端機鋒圓

尺牘 第三冊三頁 文 綱寄 自怡

然漸有千篇一律之意如子瞻所稱斥鴳之地彌望皆黃茅白
蓋此思最不易磨又文字一篇中佳事佳語必從一使盡亦
是文之一病不為大家國朝工詩者自多而文不遇數家且不
無遺憾以此知文之難於詩也兄兼才大力故不覺倍責之而
厚望之

徐野君三如北論文作者固難議者亦
自不易但好盡一病亦可自戒耳
與錢彥林 退思堂選

君家仲子千里神物讀諸刻如入華山五嶽青霞中一切俱非
世境荒荒大古又復嬌牛一羣疊管之五嶽盡處得玉女洗心

也久謝六朝體製重心再應聊復爲之所謂見此子精神百倍

查于周曰極善形容幾
今未寫目人想殺
答周五溪

趙明鑑

遠惠詩風不我遐遺把臂入林之語僕何敢承但所論文承之
說授指水木點染千餘言恐後學不得其旨徒深望洋奈何愚
意直指與經精妙如老子幻官如莊周圓承藻麗如楊雄司馬
若使文不附質文豈足徵故銘飾容而盼倩生於淑安焉承
刊言而綺靡本乎性情然張衡尚摘史班之外濫傳圓循後

尺牘 第三册四頁 文書 自始

漢之浮頌學者無恃何適而可大君子其尙指陳而開示之

王忠任 季子
王忠任 季子
王忠任 季子

李卓老云○偶然百篇時文入場學一○勝錄生繕寫此是也○老生
愁苦○一字必求其合○牛句必極其穩○刻畫之過○轉入儉疾
則○敗矣○言也○綴聞之惡其○恨○然回念身在號舍中○紫火
明滅雙輪○張睇思索○未○到○盡○角○密○移○不○得○不○服○其○言○之○確○也

王忠任 季子
王忠任 季子
王忠任 季子

必○車○輪○必○牛○闌○而○後○耳○目○之○官○各○任○其○用○曾○以○此○看○小○題
一○字○之○冷○通○章○熱○血○呼○吸○盡○來○此○真○小○題○也○如○僅○以○小○兒○之○類

楚○空○生○語○頭○巾○之○學○飽○貨○雜○張○不○則○霸○王○叱○咤○豪○叫○一○番○蘇○秦
縱○橫○演○數○數○帶○雖○圓○黃○炎○敷○經○動○戈○飛○吾○無○賞○焉

徐野君曰遂東先生是小
題聖手宜其言之鑿鑿
寄周無聲 房江集選

林簡子山

別校無佳事○唯編次古今人表一書○可千餘卷○安頓次第與班
蘭臺相去不多○獨於魏武帝一人○尙費斟酌○考亭云魏武名世
奸雄四字自是千載定評○然僕終愛之○不忍與司馬昭諸子爭

尺牘 第三册五頁 文書 自始

確也

查于周曰非膚語
却是公道之論
復吳球峯 初徵選

新○安○思○夢○頓○之○後○自○不○能○佳○荷○易○食○飯○而○知○炊○出○勞○薪○荷○則
難○而○知○酒○常○半○露○使○非○投○之○知○味○當○不○見○原○矣○紅○葉○滿○路○山
行○可○與○公○之○餘○暇○商○先○躍

王忠任 季子
王忠任 季子
王忠任 季子

古今談文草之士皆胸中
物○眼○底○無○人○無○物○故○山○河○大○地○以

魚花鳥都足供其筆端○無人○故○先○秦○兩○漢○百○家○諸○子○只○是○我○尋○常○交○往○少○則○證○義○書○之○父○多○則○衍○天○龍○之○義○酒○藉○肉○帳○恐○成○佳○編○怒○罵○嬉○笑○無○非○至○論○昔○之○坡○仙○今○之○卓○老○庶○幾○近○之○乎○
徐野君曰只是一個快字難其人難其入然
試讀此書一過覺文典亦十分勃勃矣
與吳次尾 壘山集選 陳孝威 霸

今之能言家破制削法而評閱者亦復逞臆橫議爭訟一時弟
深以為世道人心之變至此而極何則風俗之朴其時人心羣
居和一而不矜尚貴爭及其棄也合從連衡熾而六國入秦顧
尉俊及標而漢祚為墟卽至濂洛諸君子倡明理學厥功不細

尺牘 第三冊六頁 文章 自餘等

而韓侂胄猶誣為偽學而殘噬之由斯以觀豈一說者伏一敵
至于各壁其說並對一敵而天下事不可為矣今時流輩持論
大率淵源無素愛奇者聞說而驚聽浮慧者觀綺而躍心迂疎
者以淺理為古朴填砌者以六朝為治屢此由胸智不多未更
老成故也又好詆訶前輩旁人甚憐其愚而造之者揚揚以為
得意以文士之戈矛釀兵爭之禍歷觀古來應若指掌足下主
盟壇坫須當痛懲流弊克已求物不以所能愧天不以所不能
憎人則於世道名教關係不淺

文章 自餘等

寄馬君常 不雪爾遇

侯岐曾 稟

夏首數行道喜是弟遺踪紛糾時弄筆不知何語嗣後口誦心
惟幾幾水天一席翳報之樂過於身受不識芸香碑影高視雄
談特亦望一念故交拊舞之狀否也無可持贈偶簡篋子得仁
兄贈現閣先生詩有云題名莫恨居王後自作頭頭第一看又
云青綾學子學常平路到瀛洲未是仙宛然自領自簪弟更無
以益之矣昨讀時先生語弟云偶見君常一二古文辭無不瀟
灑入骨如此手迹纔不系館閣清華弟應之云文字殊不足以

尺牘 第三冊七頁 文章 自餘等

盡君常今日落穆穆軀骸都傲他年遇宗社大故聲色不動
赤手回天方是君常一篇得意文字也願君常自此益用奮馳
而合於世道中眼熱騰衝抱拔劍曾幾何時豈一登禁秘便學
能事之謂乎高明之地耶帖括敝帚爾持誠不必經意
然君常主人於此道中閱盡甘苦豈得與莽獲者等作棄唾視
之都下宜有定本望遠寄觀大雅一綫年來澹寧主人護持不
淺當之自謙心不稍下而鷹眼獨音不能大逞益見道力深重
足以降伏諸魔今易選數十家必推維斗第一維斗頂原宗工
不啻口出餘子即不可如此其好尚異同自關氣義升降而痴

人若將欲門到戶說使百鳥終歸一鳳亦可笑也至孟浪如弟年來憂患居半紛糾居半此道時鼓時罷何由底於深熟朽木敗梓其蒸出芝菌斯亦萬一之事矣知我憐我無如仁兄有可為落莫人生色者所謂吾君吾相事愚何知焉

汪濤清曰知己之言鑒心刺骨彼徒作塞應習套語者豈不汗顏雖然非君常先生亦不能博此一編得意文字

東葉又生

清談正劇忽忽別去弟思所論評論之法當反其意真發我覆憶其讀芝山時所云行文惟逆最靈想同一關捩子耶昔平叔聞輔嗣理解輒覺神注故知清言賞心真是快事不但齒間得

利也一笑

查于周曰從用評當反便帶到行文宜逆昔康節益明道背曰大哥好聰明余于儂儂亦云徐野君曰用反用逆即取友之益亦然若衆口同聲豈無規錫便涉諸煩可以識耿著儂儂之文道矣

答汪儂儂

最古園選

葉生又生

昨飲不下三蕉葉別來竟醉矣座間作如許語中已茫然得手教稍能省悟念及芝山夜讀時恍如隔世幾時芒鞋竹杖一尋舊遊此念想同之也所評赤牘又得幾許僕欲吾兄下一轉語耳即此是棒頭大喝若依人脚跟吸吸有言終是故紙堆中生活也然否裁示為感

徐野君曰交遊數十載感懷係之以藥石之言昭金石之誼不可多得

示子弟

文有正位不可太粘亦不可太離張寶王常閱友生一義云他人說得少愈多子說得多愈少耳張元長云作文如打鼓邊鼓須極多中心却少不得幾下二老真孤精也

汪儂清曰子將先生指貝慧珠所以夢七數言卓爾精晰如老幹蒼疎何須枝葉掩映

與友人論文

遺稿選

宋珏

文有虛神然當從實處入不當從虛處入尊作滿眼觀著虛處所以進却實處半邊還當從實上用力耳凡變虛仙子俱于實

地修行得之可悟為文之法也

汪儂清曰余嘗論過去現在未來三境畢竟從現在安身所謂凌虛仙子俱從實地修行亦是此意可作文家要同契矣

與錢彥林

潮園集選

嚴首昇

某窮而著書近二十年卷帙高三尺許強半皆妄談天下事願以款段自甘之才生當孫陽不到之地畢竟無施項乃挾持來京師遭故人黎耳卷于路見驢背種種云近世士大夫樂不喜此此非錢先生不可棲遲白門刺書漫滅獨來請謁良有以也不然長安米貴鄉里親舊樂堪彈飲何獨亟亟大賢之門且貸

金於切安而乞餐於靖節豈計之得者哉

宜于周日說得清蕩
悲婆如碧天寒露

東夫子新妙選國中
承續元配

離騷之所以妙者在亂辭無緒益亂則憂益深所寄益遠古人亦不能自明讀者當危坐誠正以求所然知粹然一出於正即不得以與鬱高深奇之也

在情清日此數語老生宿儒所不能
言而闡秀道破豈非別有天授

與友人論傳奇小說

汪洪

王遂東先生嘗言天下無謠謂纔說一謠世間蚤已有是事也

尺牘 第三十頁

即如湯臨川四夢多屬臆創然杜麗娘夢柳生而死世間豈無杜麗娘小玉遇黃衫客而復還世間豈無黃衫客故曰天下無謠誠哉是言也今之傳奇小說皆謊也其庸妄者不足論其少者乃如耳聞目覩促膝面談所謂呼之或出招之微起笑解有聲即有淚者如足下種種諸刻是也今讀者但覺其妙不覺其謊神哉技至此乎乃俗流不識文字未曾開卷輒嘆嘆曰謊耳謊耳因漫憶左傳中一事鉅鹿刺趙宣子見宣子盛服假寐不忍相害退而嘆曰不忘恭敬云云遂觸槐而死其時宣子未醒鉅鹿自嘆此外更無第三人不知此數語左丘從何處獲

得聞者不覺拊掌由此言之左氏實為千古文章之說祖而人不以為謊何居

徐君日莊詩集註開不吹影鑒入惠玲瓏天翠自響
豈故作是篇放一語
釋官家一頭地耶
寄徐野君文集選

姚佳山

三十年者年宿德不會於吳而會於楚又楚之僻壤相逢杯酒大約造物好奇避康莊而趨野徑法境人境皆如是也既命小友竊附同心此後凡在選事評林彼此相共矢以同道相成甚勿以老而棄我弟於一生甚孤邁心徇往如塵獨跳不顧後羣

尺牘 第三十頁

然世間怨誹亦不無愛心悄悄今者荆吳楚訪關入風靡之林似有起而助我者庶不畏庸流之習我僕我而欲殺我矣吾黨其不孤乎前見王膳老古文甚喜每一題至輒熟於新索之法張融云文章彌患凡舊一翻即新而又便便有風霜之氣是又吾黨之標姚選軍也因是急欲往雲間武林二處一徵便速埃文源之事若到湖上何人可持為領袖幸與膳老商量一書為我指南稔知東南之閭閻氏觸氏戰於牛角血地數千里其旌旗蔽天皆書慎交同聲二字吾老矣始皆年少吾豈可以入其軍中若老成大雅如徐先生者吾為之執鞭所欣慕也同社中

有此等否。如其不能以兩公之心爲心者。不妨即止。不惟不可。強亦不必也。特吾黨素心。愈少愈貴耳。

查于周曰。字宙大矣。知已寥寥。故有文章自命之士。而無知已。則切相成之雅。母乃甚高。而孤乎此山期之。所以致微於野君也。

復程昆崙 清園選

周遇緣 第三

僕江左豎儒。未得一承顏笑。比讀先生詩文。傾心結想。若有神交。迺知荃蹄叶契。千里同堂。不必接履而談也。先生秉羽登作者之堂。已非一日。往者大士君和文正諸君子。執中原牛耳。莫不推轂先生爲三晉雄長。以先生所僕宜何如哉。伯美。鄧林。願

尺牘

第三冊十二

文章

自傳

向先生獨多僕而重稱之。猶昔安平君。置卒上坐。謬爲恭慕。耳先生過聽。不以僕爲不足。敬。臺。臺。以不朽事相屬。僕雖不才。敢不竭力以報知已乎。拙序脫棄。先錄一通。求教。雖毛。告。之。無當。師。曠。然。護。已。之。短。而。倍。有。道。君子。羞。之。乘。風。乞。示。典。型。無。敢。忘。三。尺。法。也。

三。借。清。日。兼。三。才。名。藉。藉。而。爲。此。謙。讓。不。遠。彼。纔。一。涉。筆。而。遂。希。謂。者。能。無。愧。汗。

周 庚 明 錄

三國志經魏所點定。庚應窮其贊辭。但不解於古人何所厚薄。月。覺。此。心。爲。聖。

汪。德。清。日。冷。語。能。感。動。天。下。萬。世。之。心。何。其。俊。爽。

與。谷。霽。花。文。集。選

王元。職。選

日。望。驚。湖。雪。水。如。有。豐。城。劍。氣。照。耀。斗。間。則。知。門。下。爲。今。之。賢。類。矣。及。後。尊。選。更。如。廣。陵。入。月。濤。似。神。而。非。瀑。雪。羣。穢。不。仗。於。塵。盆。中。讀。之。毛。骨。灑。然。則。又。將。以。門。下。爲。故。乘。也。永。叔。以。古。文。變。士。習。然。必。於。隨。州。廢。簾。中。得。韓。愈。文。古。學。方。振。門。下。聽。喜。昌。黎。古。今。人。真。有。同。嗜。哉。何。時。一。尊。酒。重。與。細。論。文。良。晤。非。過。爾。徑。以。待。

徐。野。君。日。奎。壁。二。星。爲。文。章。之。府。文。章。關。乎。氣。運。豈。可。輕。言。正。議。當。事。諸。公。十。分。鄭。重。耳。

尺牘

第三冊十三

文章

自傳

與。兩。學。師。別。集。選

徐。日。久。子。卿

葛。文。宗。文。體。入。義。見。奇。真。是。從。刀。山。劍。樹。中。將。這。箇。身。子。逐。一。試。過。見。吾。陸。相。者。非。可。以。文。字。語。言。目。之。也。已。錄。一。通。揭。示。明。倫。堂。使。諸。生。共。知。向。往。

查。于。周。日。談。論。發。達。不。但。無。文。字。障。且。亦。無。人。我。相。矣。故。得。道。須。慧。業。文。人。

張。之。雅。仲。選

弟。年。來。費。一。片。閒。心。輯。錄。西。里。前。後。輩。之。詩。古。文。辭。以。及。寺。觀。楹。梁。殘。碑。斷。碣。者。年。碩。德。壽。序。輓。章。罔。不。蒐。採。且。有。數。十。本。矣。即。宅。上。徐。氏。人。文。數。卷。業。已。燦。爛。非。常。況。其。多。於。此。者。乎。甚。因。

身○有○志○書○臨○平○近○咏○古○蹟○一○經○紀○載○便○可○借○觀○然○必○須○手○足○繁○存○其○至○當○者○以○垂○久○遠○則○吾○兩○人○皆○西○里○之○功○臣○也○新○秋○涼○爽○敢○乞○下○惟○於○半○卷○雨○月○了○此○素○願○實○慰○鄙○懷○願○望○不○一○

汪魯齋曰吾見野君留心紀載不以筆墨爲勞更遇張子同心自能不朽

與呂用晦論時藝稿選

黃周星九編

僕○生○平○有○二○恨○其○一○阿○堵○其○一○帖○括○阿○堵○之○害○舉○古○今○人○無○貴○賤○賢○愚○男○女○童○叟○皆○蠕○蠕○衮○衮○出○沒○生○死○於○其○中○其○罪○狀○多○端○姑○不○具○論○獨○是○帖○括○一○途○始○於○王○臨○川○臨○川○執○拘○病○國○史○冊○昭○

尺讀

第三冊十四

文章

新語

然○後○世○痛○詆○其○人○而○仍○恪○遵○其○制○真○不○可○解○且○臨○川○晚○年○亦○自○悔○其○變○秀○才○爲○學○究○矣○彼○作○偏○者○方○自○悔○之○而○效○顰○者○顧○衆○悅○之○尤○不○可○解○也○世○之○習○此○技○者○剪○絲○綴○花○塗○粉○着○糞○與○聖○賢○理○學○一○路○相○去○若○河○漢○馬○牛○要○不○過○藉○以○爲○功○名○捷○徑○耳○然○高○才○博○學○之○士○或○稿○項○黃○飯○而○不○得○一○售○而○一○二○黃○口○孺○子○甫○識○之○無○端○噉○唾○餘○數○語○便○自○詡○青○紫○拾○芥○舉○文○章○經○術○學○問○品○行○一○切○俱○可○束○之○高○閣○未○仕○安○得○有○真○人○品○既○仕○安○得○有○真○事○功○故○甘○泉○先○生○嘗○言○舉○業○壞○人○心○術○而○草○野○抵○噉○之○徒○憤○時○嫉○俗○往○往○爲○八○股○之○說○良○有○以○也○僕○自○束○髮○讀○書○朝○夕○披○吟○不○絕○

獨○於○帖○括○一○途○不○能○爲○違○心○之○媚○雖○假○手○倖○籍○科○名○而○所○愛○乃○在○世○道○每○嘆○取○士○定○制○沿○襲○已○久○神○明○變○通○常○自○有○法○輪○攻○墨○守○兩○者○交○戰○功○罪○未○知○孰○先○昨○得○足○下○制○藝○讀○之○乃○不○覺○驚○嘆○累○日○夫○僕○所○恨○者○卑○腐○庸○陋○之○帖○括○耳○若○如○足○下○所○作○雄○奇○瑰○麗○說○勢○環○聲○拔○地○倚○天○雲○垂○海○立○讀○者○以○爲○詩○賦○可○以○爲○制○策○可○以○爲○經○史○子○集○諸○大○家○皆○無○不○可○何○物○帖○括○有○此○奇○觀○真○嘲○怪○事○哉○使○世○間○習○此○技○者○皆○如○足○下○則○入○股○何○必○不○日○星○麗○而○微○演○尊○也○僕○嘗○謂○欲○雪○阿○堵○之○恨○定○須○作○神○仙○欲○雪○帖○括○之○恨○定○須○登○制○科○然○神○仙○難○求○而○制○科○易○取○僕○固○嘗○爲○其○易○者○慮○

尺讀

第三冊十五

文章

新語

弄○之○報○實○愧○於○心○今○幸○得○足○下○此○衷○灑○然○暢○然○復○何○恨○於○帖○括○哉○若○夫○神○仙○之○事○當○與○足○下○共○圖○之○

如野君日前段痛掃一番結處忽然挽轉如神龍戲海蛟半空信是大家手筆

黃周星九編

世○人○貴○耳○而○賤○目○矜○口○動○稱○法○古○大○而○文○字○小○而○服○麗○不○日○周○秦○則○曰○漢○魏○自○唐○以○下○殆○不○屑○掛○眉○吻○間○僕○甚○惑○之○善○乎○袁○石○公○之○論○曰○文○章○之○氣○一○代○衰○一○代○故○古○也○厚○今○也○薄○而○文○章○之○妙○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盡○之○情○今○無○不○寫○之○景○此○言○最○公○最○確○前○千○古○文○章○定○評○矣○僕○嘗○嘲○人○之○摹○古○者○以○爲○凡○事○但○當○問○

○不○當○問○古○今○如○以○古○而○已○譬○之○舉○變○稷○高○其○驩○苗○鯀○皆○古○
人○也○為○後○世○臣○子○者○但○可○學○皋○夔○稷○高○耳○亦○可○學○其○驩○苗○鯀○耶○
如○吾○夫○子○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矣○曷○嘗○有○人○祖○述○桀○紂○憲○章○
厲○耶○僕○生○平○所○最○耻○者○依○傍○勦○襲○四○字○每○有○所○撰○著○人○輒○曰○此○
似○其○某○此○似○其○某○僕○笑○應○之○曰○古○來○作○者○多○矣○洪○纖○巨○細○靡○一○
不○有○任○吾○人○胸○腕○所○至○定○有○一○人○相○類○者○謂○之○古○人○似○我○則○可○
實○非○我○有○意○學○步○也○且○今○人○事○事○摹○古○古○人○可○法○者○非○一○端○其○
大○者○莫○如○忠○孝○廉○節○為○立○身○行○已○之○大○綱○今○人○舍○其○大○綱○不○學○
而○獨○學○其○區○區○文○字○服○繩○之○末○是○何○異○以○山○雞○之○一○毛○而○曉○雞○

尺願
新語
第三册十六
文章
自怡

○雖○以○徑○往○之○一○班○而○振○文○豹○耶○僕○之○竊○見○如○此○足○下○以○為○何○如○
○王○道○清○曰○但○當○問○茲○否○不○當○問○古○今○二○語○破○前○人○有○此○刻○
○與○秦○而○已○屬○陳○言○豈○論○年○代○之○久○長○乎○九○朝○倚○馬○之○才○
○當○推○
○第一○
○廣○明○美○所○詩○集○選○
○駱○弘○珪○仲○如○
○終○服○蕭○條○忽○一○夕○而○獲○徑○寸○之○珠○者○四○紙○寒○竹○屋○之○下○時○一○展○
○夜○光○燭○天○以○此○傲○里○中○富○兒○拜○賜○後○矣○
○亦○是○仲○如○徑○寸○
○之○珠○不○得○以○小○珠○相○目○
○東○王○振○振○初○徵○送○
○諸○長○祚○私○禱○
○隱○山○下○蘭○菊○忽○傳○華○社○新○篇○自○天○際○飛○來○救○齒○一○讀○不○

○不○讀○兄○文○滔滔○洋洋○至○此○弟○嘗○言○開○門○入○方○可○游○開○門○即○是○
思○游○即○是○學○雖○然○未○盡○其○妙○也○閉○門○可○學○出○游○可○思○兄○之○思○所○
以○滔滔○洋洋○弟○猶○知○之○况○兄○之○游○哉○案○頭○偶○有○同○人○會○卷○二○本○
損○其○一○歸○兄○兄○能○讀○此○辣○文○餘○人○不○爾○也○
○徐○君○曰○出○游○可○思○非○
○友○夏○諸○人○不○能○參○透○
○與○汪○憐○滿○堂○
○卓○
○袁○
○譚○元○春○友○夏○
○然○大○似○痛○飲○讀○離○騷○意○
○與○熊○子○牙○冰○雪○携○遠○

尺願
新語
第三册十七
文章
自怡

○久○遠○類○色○時○想○清○光○於○屋○梁○月○影○中○每○羨○仁○兄○以○萬○卷○做○百○城○
○咫尺○西○湖○筆○歌○墨○舞○其○樂○大○過○於○長○安○馬○足○塵○矣○拙○稿○數○篇○不○
○忍○棄○置○藉○手○劍○威○托○仁○兄○董○成○梨○棗○之○役○明○知○瑣○屑○有○累○故○人○
○竊○得○於○旦○晚○間○述○埃○厥○事○即○徹○帚○千○金○之○誦○所○不○辭○耳○
○徐○君○曰○平○與○太○史○於○刻○文○之○興○最○高○即○微○秀○才○藉○亦○已○
○三○人○
○琴○之○感○
○與○胡○長○民○冰○雪○携○遠○
○趙○勝○批○聲○伯○
○向○見○藏○書○者○縹○緲○丹○架○固○錦○深○局○經○年○手○不○敢○觸○偶○一○翻○閱○後○
○惜○之○功○多○於○吟○誦○因○謂○駒○影○幾○何○遑○心○整○理○聞○便○使○有○十○行○可○

讀墨子書漫錄非大害所害者枯腸欲死肅魚飽欲死耳弟
梅洲所藏數千卷悉下兵燹其未經手觸者失去更早所餘殘
簡十餘篋反賴膏浸墨汚殆獲保全豈書與故人尚有未盡之
緣耶送來書目悉邪架所饒幸假抄補零佚寥寥未必非復藉
之報正在微除可無點汚之慮也

汪懋龍曰汚書是大罪惜書是大病
夫其病免其罪可以為讀書人矣
與劉敬一 大男堂

查 望 子周

去冬以事之嘉禾羈縻旬日自謂良晤不難命駕非遠時當客
即蕭條不自聊賴然終不能乘一葉以訪吾兄者正欲歸武林

尺牘 第三冊十八 文章 自給

為幸哉計耳真所謂作客信乾坤也君家豫州有三尉佗秦之
小吏猶獨立不詭況羽啞啞飛鳴翔而後集甘心於人下耶
更夫志有所在鍾山之玉炊之以火三日三夜其可變手勉之
而一過東不惟故人脫暑寒暄而於惟公墨卿亦任鼠之印座
弟前謂詩文如窮骨重鑒賞者誰乎行將棄置之而乃有音信
斷於人間故人隔於天際又值三月芳菲九秋搖落故不得不
發諸咏歎至於古詩弟近絕意不作氣運不侔矢口非古今復
熟讀文選頗有所得非世之所作詰屈聲牙一字一句之奇也
如十九首民然無迹以深至之情而發口頭之語又何常奇

平弟二作就正去雁之芻蕘君其教我回鯨之玉翰余實
徐野君曰不獨人品有氣骨即詩文亦有氣骨若隨波逐
流漫無張主則識者鄙之矣絕交絕筆俱所難言不得
不存其 議論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李長科小有

一觀龍光心草頓悟恨勿勿入山弗獲低吟罪玉如交甫之佩
已得而復失之可勝悵惘誦仁兄兼葭之作秋風生哀蕭瑟
心恍在白雲黃葉之鄉及讀聲靈一藝英風火氣吐貝含珠則
又在清廟明堂之上矣乃知文人無所不可

汪懋龍曰兩公皆能體名
手宜其如水乳之合

尺牘 第三冊十九 文章 自給

與徐野君 稿選

呂 律

做陋一樣乃蒙鉅筆點染生色多矣且思父子暨先水山公俱
得附驥以傳何幸加之當錄出一通揭之樓頭與溪光山色相
為輝映可也

汪懋龍曰繁瑣一記不減意
中郎斯樓主人快固宜爾

尺牘新語第四卷目錄

情滿子曰：春秋時士大夫相見必賦詩。今絕響矣。然此事亦殊難行。質主傾蓋未及寒暄半語。而且雙目相對。曼聲長歌。豈不發士龍之笑耶。唐之李杜號稱詩伯。而一則比之陰鏗。一則擬之飯顆。似譽似嘲。不礙神交。至於元白詩簡。則又專以韻語代雙魚矣。大抵文章一道。古人無所不合。而今人無所不分。詩詞尺牘。一耶二耶。請效聲摩詰贊語云：誦名人之詩。詩中有韻。誦名人之牘。牘中有詩。集詩詞第四。

復潘昭慶師 曾異撰 與曾弗人 陳鍾璣
與吳異之 釋正岳 與鄧彭南 陳鍾璣

與吳六益 王允承 與鄧彭南 陳鍾璣
與某 薛所蘊 與吳伯恭 林
與友人論詩 紀映鍾 與徐家姊 吳
東川武奮 曹學仕 與范仲開 卓天寅
與友 龔鼎孳 與呂家姊 吳相
東姜如須 余懷 又與姜如須 余懷
與查子周 馬晉允 與陸蘊思 邵斯揚
答徐野君 王獻定 與友人 王嗣槐
答周戒齋

分類尺牘新語第四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訂
汪 淇 懋 周 綽 清林

詩詞詔

復潘昭慶師 坊投堂選

大序中謂詩之纖麗不逞者皆情之衰。人。人。能。知。詩。則。天。下。無。復。事。此。古。今。未。發。之。論。竊。謂。天。下。無。情。外。之。理。道。凡。忍。於。犯。倫。傷。義。皆。世。間。極。寡。情。之。輩。蓋。古。今。之。忠。臣。孝。子。不。過。其。情。至。於。君。父。者。使。世。皆。深。情。於。夫。婦。昆。弟。朋。友。之。人。則。亦。必。無。吝。之。心。矣。

尺牘

第四卷一

總論

怨。閨。牆。之。爭。與。夫。二。夫。失。節。之。事。所。云。人。人。能。詩。則。天。下。無。復。事。正。以。人。人。深。情。則。天。下。無。事。自。然。恩。厚。而。篤。於。倫。也。

查于周曰：情亦難言矣。情與禮合有過與不及之分。昔人所謂公議。注我。講情三百篇。性也。亦皆情也。非人昭慶。俱有情人故。有此及彼。

與曾弗人 寄卷集選

陳鍾璣 石丈

詩文至六朝淫矣。使其尋聲合吹。如轉關千。仍乘溜而下。則其去宋元填詞傳曲不一二舍。爾。抑。使。其。腐。而。挽。之。建。安。黃。初。以。上。則。猶。央。東。海。之。波。屈。注。華。俗。受。乎。其。難。哉。唐。初。諸。公。生。視。今。古。斟。酌。情。文。因。其。緒。麗。澤。以。雄。渾。本。其。繁。富。加。之。堅。栗。當。其。

時如子產聽鄭國之政○非必盡反于皮所爲也○第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用有封疆○益井有伍○而國治矣○是故其詩則有沈宋之正宗○其文則有燕許之鉅手○人知沈宋輩○于曹魏○不知其體與于陳隋○人知燕許陶鑄于馬班○不知其規模于顏謝○蕭統曰○推轂爲大略之始○層冰爲積水○所成剝復消○長中有至理○排幹元氣○存乎其人○有志者○所不甘坐而塞默也○

王德信曰○尋源溯流○審時度勢○有枝有葉○有經有緯○如此方可言詩○可以論文○若漫然批削○一人抹倒○一代卽誰其後之
與吳興之 裴遜
釋正曲 錄堂

尺牘 第四册二頁 詩 自鳴

此見近作益古雅精出○自是必傳之業○奈世俗悠悠○雖交滿座○內曾未有爲老居士計○此敢望司篋○以全藻惠○我侯有微緣○當與知已謀爲公壽○即未能盡付○聚人至心○血所鍾○必不忍置之○可惜也○數十年道誼○除却已躬○大事餘習○未忘僅此一項耳○望無虛所住萬萬

徐野君曰○隨弘景難于上昇○以其三朝有微名耳○方外人代作此計○得無微動名心
與鄧彭甫 大江神堂選 陳 昕 盤生

小賦不知堪入巨目否○萬祈斧正○方可就梓○此書良是○百花童狐但批評點點○爲時套濫觴○似當速去○且所謂批評者○一則能

秋○古人胸中欲吐之妙○以制千古不決之疑○一則援引商略○判然詳盡○以自見其該博○如論漢魏而下○證晉唐○如談詩賦而兼覈子史之類也○倘語意平常○不如無批○輕薄率易○尤爲可厭矣○至于選取權衡○當寬于古而嚴于今○適見所採故實○多不金用○古語此尤不可○古人文字○不取則已○取則勿剪削之○彼作者苦心○脈絡關紐○實暗藏字句之中○稍經裁斷○便索然矣○臨惜于肩僅仄不既

查于留日○昔中所論批評選取二端○學然當心○真是匠心裁古
與吳六益 幾社選
王光承 秀石

尺牘 第四册三頁 詩 自鳴

自三百篇以後○千餘年而有盛唐諸子○自盛唐以後○八百餘年而有弘嘉諸子○自弘嘉以後○七十餘年而有今之作者○盛唐諸子○本于三百篇而後之○晉之齊晉○受封于西○周雖帝制自爲○不盡奉上法要○其寶玉弓矢○頻自天朝○固強弱之盛節也○弘嘉諸子○本于盛唐而推廣之○譬之田韓趙魏○受封于齊晉矣○然能自稱王今之作者○又本于弘嘉而流衍之○譬之信陵平原孟嘗之屬○又受封于趙魏田氏矣○雖專其國政○若二君然○然秦楚諸王終以人臣目之也○彼人也○我亦人也○三百篇固不可爲吾豈不能分符盛唐之下○與李何諸子○寧旗相角哉○而乃朝承北地之

新史稿

第四冊四頁

附錄

自來水

三書後曰大司馬龍門引用戰國策筆鋒天矯排宕使人讀之淋漓至于議論之確非玠右誰能具此隻眼

寄周無聲

林簡子山

1

薛所蘊 行星

徐野君曰余嘗戲謂友人曰我胸中有許多新只是沒工夫不曾寫得出雖屬妄談恰與暗合

龔鼎孳

尺牘
辨語

第四册五頁

映

蘇州府志

查子周曰走筆有自然之勢如
入桃源山川草木如帶香氣

與友人論詩

唐時宜之

1

夫野老為草萊而先王為清業一派空濠之氣遇於無形而斯以爲詩也已矣唐人深不如先王淺不如田夫野老詩之廣於唐而衰於唐何惑乎

汪濤詩曰言詩之妙不惟轉轉可參同即如秦風黃鳥白露一篇余括之以明月落花何處尋之句豈不宛然

寄呂家姊 初徵選

吳栢 栢舟

白髮三千丈此詩入鋪張語耳泥之則是向癡人說夢也即如不食夜識金銀氣此極奇語然須以不解解之如必求其何以夜識雖起杜老于九京彼亦不能以解解也此妹在家時習聞

尺牘

第四冊六頁

書信

父兄之論若此引伸觸類莫可勝窮善未孟夫子之言曰以事述志真千古讀詩之法

徐君君曰不意聞閣

與周城齋 具冷堂集選

紀映鐘 伯業

竟陵有言英雄失意泣得意亦泣日者捧讀偶逢堂近刻知字字是誤字字是英雄本色又知風波畏途步步引入聖賢兢兢地位真不敢作詩讀矣經年苦別一見便披拂此鴻寶快幸何如稍俟一二日卒業完趙亦願附傳不朽耳

查于周曰四遠亦泣即古人所謂得之若驚也

與徐野君 初徵選

卓大寅 火傳

萬里橋西子美擁書高嘯辱在猶子未得長侍教言誰謂非肉食者前在省中見舍弟素頭有老伯製詞一本米慾無事幸願簡讀未能揀爐命酌供雪兒之歌亦庶幾私揣旗亭甲乙以消丙夜望之

汪濤詩曰野君向爲詞林赤幘後卓願事久已名世今大傳神鋒英偶但知于敬之書似在軍耳至于勝處外人未知

與友 石余遠集選

曹學倫 龍若

論詩譬諸書者奕者詎若若無傳授任一已聰明則必趨于邪

尺牘

第四冊七頁

書信

路終身不能枯進然稍就規矩效古人其難乃若登天勿畏其難可矣

徐君君曰不刊之言極宜講究聰明人多犯無師之病求其精也不亦難乎

與范仲開 茶村集選

杜濬 子見

世所謂真詩不過篇無格套語切人情耳弟以爲此佳詩尚非真詩也何也人與詩猶爲二物故也古來佳詩不少然其人要不可定于詩中即詩至少陵詩中之人亦僅有六七分可以想見獨有陶淵明片語脫口便如自寫小像其人之豈弟風流開晴曠遠千載而上如在目前人即是詩詩即是人古今真詩一

人而已可多得乎聞公方讀陶詩試以此意相印

查于周日詩不肯人人不肯詩古今多矣所以有孤棠吳
出江也詩即是人人即是詩實是謂明第一大家老杜也

與徐野君 竹軒軒遺集

孫 遜太真

頃走候不獲面致賀詞為歡君中無竹枝歌有之自大製始便
與巴淪西子湖鼎足而傳矣冬館無事歡爾效贖殊不足當太
方一笑然藉此為請教地惟仁兄筆之削之奉為幽巖慧炬感
當何如

汪德為日文章之妙
在思所以可傳

尺牘 第四册八頁

東來壁人 初微選

張次仲 元

每得佳句每逢好花輒念病叟所為人常集于苑子獨集于
只此一良懷抱風致度越等倫數倍惟有閉戶讀書應可明報
耳近讀杜詩具愛君愛國苦樂病癢一一花之于海真得三百
篇遺言如盧駱王楊高岑王孟到底底是風雲月露之詞視杜先
生有間矣意到偶及

徐野君曰鶴唳秋空清聲亮徹
元祐先生文品大率如是

與張曉人 聖古齋集選

李繼白 夢沙

近代何李之後橋以竟陵兩相收則相殘兩相勝則相殘終後

與祖長沙米為極是而雲間之選虞山之書其安所適歸乎

查于周日和平之音
可消無數鬱悶

與胡彥遠 憶天閣稿選

紀映鎮 伯素

大作突然而來如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洋洋灑灑其辨淫吟
恍久之秣陵王氣諸句是詩中眼目而我兩人心事地步也一
言九鼎真有馬當龍瀕之力拜服拜服弟意欲囑采芝回巷同
和贈送河清夾帶鍾山如史遷作列傳法亦一快事也即此五
詩各裝一冊為五岳肘後之佩頂摩穿蒼手美白日時一讀之
不數謝曉驚人句耳

尺牘 第四册九頁

徐野君曰醉盡花柳賞窮江山是才人詞士所
為伯素彥遠足跡遍天下于此真優不淺

與胡彥遠 初微選 龔鼎孳

春色道妍勞人慘弄每思攜雙柑斗酒一過饒益而步履為難
所牽枉笏西來曉翠惟增太息仁翁雖休矣善病洗馬能悉
而京雅杜門夢魂清善現河清開鸞西陵結柳心迹未嘗不合
并也詩餘之妙玉琢巧心香生紅唾景事之外別有纏綿柔澹
之中自多含咀才人情極真色寡雙李南唐不能獨有千古矣
拜服拜服贈行之作尚待河梁握手玉茗所云恐懷抱作惡
亦急還及是也

余野詩日詩餘自以柔靡香艷為主步遠信是深人予謂

草月選古今詞統時類錄此以爲準然而東坡遠元

詩詞論之說亦不顧也

吳栢

織錦迴文但聞其事未見其辭昨見父所錄殘殘圖詩尺牘之
中○字不及千得三四五六七言詩三子餘首分章斷句斟酌詳
明真奇觀也似此巧思妙手當有神工鬼斧相贊成非關人
力資氏郎有不相感格乎至宜索觀知開闢以來未有此奇婦
也

王清濟日雙殘圖之外更有筆

第四層十頁

詩餘

與卓子彝尹勝集秀

譚元禮

讀大作輒使人咏石破天驚逗秋雨之句又輒使人想見身長
七尺○嶺嶺蒼蒼之偉人也如而矣又何恨于未見乎驚喜交集不
能下點定惟兄于筆墨外求之

查于周曰竟陵兄弟風致非

常令君香尚在清溪一曲

查望于周

答徐野君

大畧堂集選

足下○心○爲○玉○林○情○同○錦○肆○片○語○一○出○不○特○濃○芬○可○裊○抑○亦○齒○頰○
香○矣○弟○惟○春○無○似○見○西○子○之○容○歸○憎○其○貌○猶○觀○山○野○而○秀○水○
野○而○遠○雲○野○而○風○野○而○適○人○心○一○日○不○得○野○趣○則○言○語○不○大○

足下文人也其斜野之趣偏多耳予文詞秀遠而閒適弟口中
有烟火氣不敢展讀當呼十七八女郎按節而歌之耳

王清濟日子最喜野芳每出口無幾處野芳華端獨以
致勝人于月一箋真知已語也不然華復嘆十斛絕灰
幾乎前不可得矣

與友人

王嗣槐

類辱論有兼惠雅什反復披吟肝脾凌裂窮愁易工信非虛語
但微猷猷竟蕞索採擇非在詞之末工而深惜乎意之過激也
凡人富貴窮達賦于天有非人之氣力所能爭達者任其自然
真如楚人之亡弓秦翁之得馬凡欣喜悲戚之情無端而入

尺牘

第四層十一頁

詩餘

自步

之不可爲得其正也余患反舌乘青陽水氣而生其音若歡愉
獨多至于秋商制零清聲寒緯莫不揚緩振羽以吐其音非其
音獨悲也時使之然悲者聽之自覺其悲耳人生遭遇何獨不
然以吾兄不羈之才當坎珂之極未免有情誰能遣此但使後
人讀其詩悲其遇而不免薄其爲人竊爲吾翁惜之中間刪去
凡十七首點去三十九字不敢以狂瞽自隱其私惟祈古道鑑
原可勝感悚

徐野君曰詩實有誠不可好作凄憤之音仲

昭只此之後人仕情真如履律吹寒谷矣

王獻定子

風雅之在今日危于一綫先生以苦心積學上溯有唐暨漢魏
 屈宋又進而三百篇窮源至宿昔篋几杖外殷然留金石聲若
 寡昧如定東髮有志白首紛如連年貧病交纏心血枯耗且每
 對古人益不敢輕下一筆自悟三十年讀書方悟慙愧二字承
 示大業鏗然鍾呂而欲以糠粃為導可乎適有家問至骨肉死
 喪慘傷肝脾而又不取重違大君子之命勉作數語着數涕頭
 惶悚甚矣

正自謙處正是傲
 貴時不肯以此道讓入

第四册十二頁

詩詞

尺牘新語第五卷目錄

瞻滿子曰華封人之祝堯曰富壽多男遂開千古慶賀之風
 夫帝王何患不富而乃首以富祝之然則堯爾時尚是一貧
 天子耶後世稱鵬頤禱大抵不越此三端而更有一言介於
 富壽之間者曰貴如所傳跨鶴揚州之語揚州即當日之長
 安正謂翔步天衢耳文太青有言凡詩文一着慶賀字樣便
 如弋陽梨園演八仙蟠桃會令人掩面欲噤然果出名人之
 手又何異嶽山笙鶴天風吹送也集慶賀第五

與駱方流 姜 瑛 與徐野君 李可培
 與張華 錢象坤 清江長泰 蔡

慶賀第五册目一

與顧相伯	蔡復一	賀君一子入津	汪一洪
與卓幸壽	蔡健	賀汪然朋得孫	文王輔
與張朝正	何之杰	賀王老師	許相如
與毛家神	吳相	賀丁調生翁娶	查相如
與邵以規	釋正岳	賀叔氏侄處	張泰
與東牧吉	汪 淇	與卓幸壽	徐士俊
賀列父母壽	汪 淇	賀薛師舉子	章 炳

分類尺牘新語第五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 淇 懋 評

查 望于周 泰 閱

慶賀語

與路方流 重 滿 獨 選

姜 璵 潤 史

秋闈發之際弟適臨跡天台數日後始聞吾兄捷音領手臨
鳳為蓋珠宮得人之慶記吾兄受業妻父時纔十四齡耳是時
筆花發便已矯翮欲飛又遲之十數年人品總為金相
玉質今祖老先生寅清重望首繩武于吾兄前溪之秀殆有獨

尺牘

第五册一頁

慶賀

自怡

鍾者耶敬展賀私向圖而候

徐野君曰為方流之為人可稱至言其庚子歲
壽義是余序以行世文之純粹誠如是耳

與徐野君 宜 室 稿 選

李可培 育 九

先生才品素所服膺況與君家玉郎夙有綢繆之契茲因執友
陳漢翁明年仲春二十九日壽壽古稀介眉之章雲集春酒之
興烟濃特煩廣平為介紹懇駕暫過寒齋當梅花殘臘之際預
為燕定諸詩付之梨棗此亦滿陽一時之盛事而西陵子占之
高風也臨穎禱切

汪 淇 懋 評 有言當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焉耳
荷蒙如 海 風 雅 高 勝 勝 於 金 美 錦 輝 矣

致柴振華同年 文集選

錢象坤 麟 武

漕舟過淮往以五月為期今四月悉渡津門此從來僅見湖成
勞者賀年翁為最總漕一啓特順風之呼耳令郎年丈梓諧宏
才奮曹沫之劍濟孟明之舟必且樹幟南宮看五色雲燦燦天
際也式穀蓮生道年翁猶子之愛甚篤弟以多病乞身獲遂所
請數卷殘書一條布被以此來即以此去誠無所系獨遇此不
世出之主踰年伴食未効涓埃循省不能無愧耳

徐野君曰為許以同籍
為榮自待何幸西客
寄沈長森 水 章 亭

柳 葵 增 公

尺牘

第五册二頁

慶賀

自怡

客冬自公車北指後每良朋高會必酒向奎壁而祝之日願
沈郎魁玉筍之班登紅蘭之省乃春來二十四番風信在苒蕤
更而音問不至方用耿耿未幾始知更期之故而泥金帖已達
門矣不辭紅綬初宴天街走馬時新郎君意氣若何明月星
梁故人之思不遠肯折長安一枝邊令驛使寄我否

汪 淇 懋 評 有言當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焉耳
荷蒙如 海 風 雅 高 勝 勝 於 金 美 錦 輝 矣

與顧桐栢 遜 卷 集 選

蔡復一 廣 夫

南湖龍光錦江魚字影移音問聲路苦迷易水治兵時台臺鳴
珂卿月只尺天喉而修賀未能若或聖之通知舟近三神山

引去非虛語也

查于周日小小箋素亦不作學爾語
前重又字誤爾乃爾其草草看過

賀黃君一子入泮

初微二

汪其

今郎年少嶧乘風鼓浪破壁而飛豈僅中較下物耶小試
不足賀可賀者吾兄處心淳潔立行端方韓子云其根茂者其
枝遂其膏厚者其光曄于公之後高車駟馬大其門戶異日者
鹿鳴歌回曲江宴罷金華殿上聖天子賜尚方給筆光馳聲
京洛昭耀人寰胥于今卜之矣故不嫌曝片而祝焉

徐子日言花
無不香美

尺牘

第五冊三頁

文王輔

桂林

賀汪狀明得孫

仰蘇齊

文王輔

桂林

喜聞門下秀發蘭孫麟來再世審言得甫定作詩王敦以芹菲
之儀用申湯餅之賀願祈繁納易任欣瞻

王敦以芹菲
之儀用申湯餅之賀

寄卓志舉

初微二

關鍵六

古來神物之興類能雲雨天下利澤四海年翁不忘故鄉民生
豈非太平有期而劍懸可立振耶語云上有稷契則下遂巢繇
鄙人得以安夢松風皆故人君房之賜也愚昧無裨山海獨念
芸閣之典章保無殘闕鼎湖之記注有待綴成此二事非千秋

自命者不任舍年翁其誰長安諸知已不及時通尺素見時悉
為道意近狀無事繼陳惟言臣某饑欲死而已北風厲寒萬惟
珍重

查于周日六鈴樂於恬憺昔故軍作我昔人評何晏

賀張詞臣

詩中草選

何之杰

火樹星橋正開九州士女潘車忽從天上來一路笙歌輝煌十
倍而周閭燕蘇猶然楞楞鸞鵲未醉鶴軫空行負芒寧獨在王
生也照州塔橋未起祭魚渡虎瑞麟新翔父臺表愷悌而出神
明來暮之歌隨封傾耳即山雞野雉豈不引領觀期月之化也

尺牘

第五冊四頁

虞賀

哉一芹將意二律言情斧削汪編兩均有望

汪編日一法仕林便須修鳳冠龍袍

與王先生

許風

天台山水奇秀甲於浙中諸郡乃神仙窟宅也台臺坐理數年
惠政賢聲蒸為紫氣每當覽揆之際如有安期羨門之屬進以
雪藕冰桃草幸備桃李之數有懷如結遇祝千秋但愧人間囊
味未能供奉仙廚耳伏乞亮之

徐野言日筆下無半點塵

寄毛家姊

吳恒

記誌龍章龍錫想冠裳服飾迥別當年大羅仙子哉以
視二妹之飛蓬綺服當不類同胞中人也姊之亦應羞伍
雖然妹等拭目追瞻欲借餘光久矣語有之富貴不歸故鄉如
衣繡夜行吾姊得無意乎

徐野君曰此余友吳文貴林也知林三人一爲夫
人二爲妾婦何命之不同若此讀之可發一歎

賀丁開生續娶
足下得驚膠而續新結和鳴之曲應指而彈遂使高山流水依
然鍾子知音仙乎樂矣敢不稱賀

徐野君曰此余友吳文貴林也知林三人一爲夫
人二爲妾婦何命之不同若此讀之可發一歎

第五冊五頁

與邵以規

釋正品

昨秋山中人來知老居士已六十矣世難以來冷泉舊遊落落
如晨星歲寒松柏惟臺上飯猿翁溪邊飲牛子猶幸未傷饑渴
可謂與子成二老來往亦風流矣幸今年逢賜杖辰屆拜歸乃
吳越相懸不獲桔果尊茶與慶草堂之末聊奉一詩以代面祝

三子章曰類若此
可以遠涉無期

答叔氏侶嘉

張泰

遙隔千峯星霜五易想叔父青山坐對白雉階馴此真舊底須
康侯間間歌福履銓曹卓異在指日間矣姪雖未肅誠修候願

其心未嘗不飛越漢水湘卑忽荷手書從天而下展篇讀竟知
爲大母八十瑤言岡陵致頌已同缺喪安期局路懷慙敢望厚
情李密至其調高摩詰書過臨池一旦得此可勝世環他日
錦歸來向麻姑索酒共飲六橋煙柳中朗誦鴻章山谷振響叔
父之文傳且不朽則大母之壽亦且無疆矣

徐野君曰文章難得蕭引吾
於慶大書其不愧此二字

通兄青雲直上鶴起南宮以開數百年之風氣弟日舉手加額
遙望龍光易其有極更喜尊公先生方屬覽揆於半百而庭階

第五冊六頁

與陳牧吉

汪淇

之舞繡彩班斲已置身十洲三島間豈不處處見琪花瑤草耶
涼儀不足以供奉仙厨聊表蘭交至誼耳明春道兄對策楓宸
時幸枉車騎過我星堂

徐野君曰少年利第最足堪親傍
滿子又書以文章却勝琅璫雲夢

與卓辛夷

徐士俊

氷雪上公車執掌盡瘁而仁兄不以爲勞春暮南還冬殘北指
經衣窄袖半染京塵弟之得晤芝顏僅在靈壽禪林小樓片刻
而已思之可勝惆悵今且上花春明看花馬首人生得意事仁
兄唾手撥之不知視我輩老蠹魚何時化爲豚望若弟之視兄

則惟咏美人如花隔雲端之句安敢云同乎少年皆不復事猶
記癸酉科陪仁兄被放之後迹跡柳堂月下泛舟以娛登前
階橡栗為戲手製餽餽聚友朋大嚼以消磨歲月兩人胸次各
各不忘而乘車戴笠冰炭應殊跨馬擔簦雲泥迥隔更可賀者
仁兄高步瀛洲花磚日影稱金閨之名彥讀中秘之異書儲相
地年登仙此日此皆從冰雪中磨鍊出來嘗見曩時用小小印
章文曰富貴吾所自有何前期不爽若此然弟窺仁兄自許又
豈僅區區富貴也哉憑楮依依願言不盡

正當流日野吾文心香艷最為辛愛所服膺筆研
綠深真泥點隔異時允景留得半幅湖溪藤

尺牘 新語 第五冊七頁 慶賀 自怡

賀外父母八十雙壽 幾夢集選 汪 洪 壽
蘭風七月詩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可見古人平居相祝莫不
以壽為期而況並登耄耋白首齊眉如我岳父母者乎泰山日
麗正見東升泰水月恒方當川至不啻木公金母同集瑤池也
常思無能或亦學文簫絲鸞故事以從兩大人遊可乎不勝片
片為情語之末惟願存是幸
余君日三祝之一端五福之首列人生值此豈不生歡
喜哉山自歲同多隱君子焉其在嶺南之鄉春耶
賈函研史師生子 簡轉選 章 炳 天 蓮
掌上明珠老師半百方得天亦可謂以廷選為珍重者矣孔子

釋迎相為抱送豈止一雙腫神剪秋水而已哉某辱在門下
日欣逢湯餅之會燕桂生香秋桃增色預申薄賀容再補篇
徐野君日研史頁才高懸天節預發長依深林讀書
堂恰在開闢十畝之內看花抱子其樂如何

尺牘 新語 第五冊八頁 慶賀 自怡

分類尺牘新語第六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叅訂
汪 洪憺漪 呂 律翼令

遊覽語

與弟宦侯 初徵選 稽永福 爾遜

吳門風景何如 自作更後恐彼地又少一酒人矣 富春二三月
間山漲陡發 灘勢奔流 榜人扣舷作歌 瞬息百里 始悟猿啼不
住 已過萬山 皆眼前實事也 幸知之

徐野君曰宦遊貴山水佳處又須顧人以一片閒心在
在須畧方兼政事文章觀此如先生胸次大不同也

尺讀
新語
第六卷一頁
遊覽
自編

與俞尚菴 唐園選 程 鳴于鳳

六橋桃花之盛十年來未見此穠艷飛來靈鷲之間士女如織
山壺壺客倍覺開奧想天竺三聖人亦大不喜寂寞也前兩日兼
三携壺觴招小舟問奇于石屋僧人餉予葷以園笋山茶兼三
咏于舊句云留僧古壑頑俱謂待客新蔬朴亦香此足以當之
復歸小舟微風拂席水波不興雅談空漏酬酢盡脫弟向不勝

是日不覺劇飲無筭同行者馮長民周沛甄此樂惜不與之也

與張爾唯 文集選

李長科 小

千里之微。劍會萍蓬。接塵聚首。合莫多於燕五方之眾。星分露散。祖道岐亭。離亦莫多於燕。然合以旬朔。不勝離以歲年。合之佳。根不勝離之凄。斷則燕離之思愈深。燕離之調倍苦。弟八上燕京。嘆數奇而嗟遇。昔悲歌慷慨之意。須臾不釋于胸中。益以離。誰能遣此。燕市荒涼。燕臺寂寞。燕山黛色。燕水寒流。燕月孤明。燕雲慘結。君亦老于燕者。其為我序之。

諸 疊 鐵 鳳
復友 且坐 齋 極
諸 疊 鐵 鳳

尺牘

第六冊二頁

遊覽

自怡

百教知許士。已往嚴陵。嚴陵是僕舊游。江水縹緲。夾時蒼煙人。行雲影之十舟。在嵐翠之裏。地比鄧林。夙多奇木。人同蒙叟。半在木蘭。固是域內之名區。漸水之淵藪。不獨桐君采藥。子陵披裘。足堪憑弔已也。足下未得同行。深為惋嘆。

其此才情所過山川無不生色
與李素心 初微選

張安茂 子美

近水者。多風流。近山者。多竊窺。故擅會稽之山。可以想西子望江漢之水。可以思細腰。足下朝暮若山。聽湘君環珮。則鄭旦巫姬。又下風矣。洞庭雲斂。瀟湘月明。更夢江上峰青之句。酬之如

何

汪滄洲日華瑣錄
夢如乘霧懷烟

與傅遠度 二陵雜著選

黃虞龍 會言

三月春暮。江南草長。飛花去樹。流鶯亂飛。行酒郊垌。游女雲集。旖旎妖嬈。目睛為奪。而山色波光。淡宕絕人。無形無影之中。殘春忽送。新夏若來。一歲關心。無過此時。

徐野君日華瑣錄。接無窮。錦囊散拾。不盡天生。範良辰美景。供文士賞玩。豈可輕與奈何。

陳 焯 默公

聞采石太白祠宇復新。當事者來。詫為盛舉。招弟夜游。弟亦欣

尺牘

第六冊三頁

遊覽

自怡

然欲往也。其祠旁舊有捉月臺。宜乘此時。別署嘉名。一洗從前之謬。蓋世俗言太白在采石。因醉泛舟。見月影俯而取之。遂致溺死。其說甚誕。不足信也。按李陽冰作太白草堂序云。陽冰賦終歌於當塗。公疾亟。草檄若干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公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然則捉月之說。正與杜于美食白酒。半矣而死者同矣。欲以此告當事。聞其自製新詞。頗用騎鯨仙去為眼目。驢駘鄙言。不但不能。且恐大拂其意也。殊不知太白衣宮錦。泛舟往來。采石即此一事。已足千古。騎鯨捉月之有無。於山川何損益乎。公等宜急更之。勿令後世港汩。

之士笑姑孰無人也如何

查于周曰謬誤世所常有而洞宇為甚如杜十娘五娘類之類大為笑端得此書遂使千古奇冤至今始雪不然一生太白至死猶為冤黑

寄湖上諸兄 初微選

譚元春 友夏

第十五年到吳越幾為真楚人又兩年來不入郡縣幾為真村中人惟南昌得以有我於春裏陽得以有我於秋春則病歸秋得石還常自思惟楚人重鄉村人習嬾西子湖頭年年說過李三長蘅誰之於死子將印持孟陽忍公無勅証之於生生者形已報甯死者化為芝蘭往者樵風不便今幸吾弟在彼義當

尺牘

第六册四頁

遊覽

自怡

一往省視之不知何故我雙履此其故亦不可自解也然弟久而未老老而未白白而未衰才未盡興未敗秋冬之際已無負於明聖春夏缺陷當許身此湖孟陽舟我僅我寒燠我諸兄弟酒我吟我嘯我廉將軍上馬矍矍猶自壯也隋煬帝有云好留顏色在離別只今年諸兄但好留顏色而已寄語李郎惜後吾於梁家曾甫負愧不已身到江東即當發車過腹痛之誓破宿草不哭之戒也剪石草不足觀所以寄觀者欲令諸兄弟知我狡獪爾肯耳

汪濤清曰篇中通用數我字喻

其元矣其非友夏未許下筆

與周靖公 新鈔選

汪汝謙 然明

人多以湖游法見月誦虎林人其實不然三十年前虎林王謝子弟多好夜游看花選妓徵歌集于大橋一樹桃花一角燈風求生動如燭龍欲飛較秦淮五日燈船尤為曠麗滄桑變後游者尚多蜩縮欲不蚤歸不得矣

徐野君曰一樹桃花一角燈風自是西湖佳事未知何日續此勝游

東園子將 二陵藥者遊

黃虞龍 金直

湖南之游非得仙舟勝友芳時賢主如昨日者幾不成香趣矣蘇堤一帶飛來半犬丹楓點于南屏翠柏環于小築而孤山岳

尺牘

第六册五頁

遊覽

自怡

填雷峰保林各各標奇露秀兄詩所謂半榻湘雲一簾水可知人在畫中行是耶非耶僕坐烟波歷亂中已神眩目瞶不能盡言矣有未盡者勞兄為拈出僕生客之言不足信也

汪濤清曰篇中通用數我字喻其元矣其非友夏未許下筆

與陳眉公 二陵藥者遊

黃虞龍 金直

汎湖湖日色淡融水意平遠目青山小小如几案閒物已復天水連綿一望無際久之汀州半點鷗鳥是可疑推窗疑暈風帆頓飽致問君公此去蓬壺幾里

汪濤清曰篇中通用數我字喻其元矣其非友夏未許下筆

與介弟人

陳鍾璽

真陽映足造物迂腸拘筆所作者峰頭部署俱於不必安處硬
然安之耐人思索大約如古逸書瑣駁錯落驟讀之神理不屬
似生似料似脫似欲斷一再思之其極完穩欲為杏補一二字
竟無處下手天地間題有此種怪物

徐野君曰以古書快佳

山水何處得此奇思

答親友

王

本名河之新鄉山下春將王母洞桃花光武陵杏千濯濯餘
林頭芳醪顯色天不能與足下舉杯相酬于明月綠水之區可

新

第六册六頁

遊覽

自怡

勝世

徐野君曰以古書快佳

雲間先生書法

與介弟人

魏爵介

素心長隱在懷忽復遇詠咏采葛之章為之三嘆老社翁
高懷不羈氣迎人每向長安物色不敢再屈一指也所教井
陸獲鹿以建晉陽之險蓋第昔千役之所諸矣其山壁嶠其水
激湧鼓之吳越雖稍粗然奇矣矣若乃平淮陰左車之
舊蹟唐宗宋祖之遺履并鐸保障越石清幽前古罕得無
有動於中乎恐朝雲滿貯古囊不止此行想自首終日操書山

與王丹楚

查于湖曰只讀中有詩有
賦有論有記不亦佳乎
水雪携過

陸

才

憶昔同步南邨見小橋之東深林之內有短垣邨居欄間芍
采滿香微偶然憩足別清溪面面落葉驚魚何意得此一
龍乃作從南邨經過大改音觀門前架上唯餘白豈青藤芍藥
名花已無遺種天下事豈特富貴不長保耶淪桑變更實難回
想歸家遂得舊薇架上荳花開之句因錄呈教并求和韻庶不
忘昔年携手時一番佳話也

新

第六册七百

遊覽

自怡

人多事

吳辰室稿選

呂

律

諸君吳越諸山開卷在目數日目力之勞者却古人多火
荷與蠟展也

正當清日游興在舊冊之閒

披四壁外游更勝一著

寄羅弘載

周

廷

昔解行路難大都得失勞逸介介胸臆間不然則一線長江
帆遙影別有清曠之致去秋足下從錢江解纜由富春嚴灘及
所至西山南浦種種諸勝何莫非奚囊佳句耶偶見譚友夏作

西江抽毫時有句云白石清泉難語此行原不為廬山若足下不為廬山而行則白石清泉恐亦不受誑者一笑

徐野君曰行曾雅人深談與弘義為莫逆

交一正一堅之誼正學與弘義人位置

與徐生弟

徐士俊 野君

廿三日以京口... 徐思昨者依依故園號為至... 不識吾弟近履何似歲前日舟次稍遲萬一河冰陸行則鞍馬西風又不依從來未諸之事實之宜是委絕

汪濤濤曰此野君子與仲冬同早幸莽太史

北土時札也客現處其筆花自筆作之也

復支曰且

李陳王 石宇

第六册八頁

游覽

詩

向夜魂不成... 但月色可人江流無聲風生樹上更上高臺四望千家正寂... 蕭瑟作令三年拘束苦極今始得濯魄冰壺

則年兄之移我情也

查于謂口如此清况不復多得妙仙寓

得詩在他入不知作幾許筆矣

與客

張幼學 詞臣

夫老死鄉曲... 達士所鄙顧遠游之難亦不可不知也風霜雨露

東集無時難在天時... 險阻風波益難在地至于人情詭遇

山... 濤途沙... 其難有信于天與地者而吾人以一禁之輕漂

搖... 幾... 以父母之身試于推松振落而無難者乎浮

雲落月人生有... 孟氏正命之旨諸葛靜儉之談蓋不可不三復云

徐野君曰嘗見行路難樂府多作

上黃老師 文飯遇

隆恩寺無他奇... 獨大會明堂有百餘丈可翫月門生會雪卧其

王恩任 季重

間者十日... 逕下有雲深庵曾以五月噉其櫻桃八月落其蘋果櫻桃人噉後明百鳥俱來就中有綠羽翠毛者有白身朱喙者語皆侏僂缺舌嘈雜清妙蘋菓之香在於午夜某曾蚤起嗅之其逸品人神老師不可不訪之

尺牘

第六册九頁

游覽

詩

查于謂口... 然一篇隆恩寺記也水經注

與徐野君

江思令 子九

獨客病... 孤月分影荒涼散踏小屋遂僧皆弟數日來詩料詩

伴詩境... 詩通也小詩呈笑仁翁閑暑懷人應有妙句并此請發

以當十... 朋友調旅思互相憐念不負同人矣日讀行卷醉心之

極如伐寶山附此謝教不盡

汪濤濤曰... 曲勝處室作

答范路公... 初教遇

呂 宮 若此

龍門天成... 映秀記可當詩杜陵雄頓蒼涼詩更為記兩人千載

係此道遂不能合路公乃出而兼之蓋性具驕雅而寥廓蕭瑟之氣借登高臨遠收之以山裴蕭鑒衡諸士而卽以衡所過之山川名勝其景赴嚮答意不專在游歷也仰扶青旻俯斷瀛渤盡驛駕驅策所及自有日月安舒冰雷遶眼之處豈僅若游覽家後虹梁鳳宇爲麗囑也哉謂弟言若誣試擣海上三神山而問之

查于周曰試讀一遇如列于御風冷然善也竟將我入青雲間彷彿見龍門杜陵倚三神山而答之曰呂蒼枕之矣

與友人歐芳園獨選

王一麟 撰公

尺牘

第六冊十頁

新詩

尺牘

春日送孫桑女亦有懷思矣探蘭贈芍詎必漆消之俗哉西子湖最稱名勝良朋莘止徜徉乎六橋花柳之間竹見朝霞映日夕嵐接天時而嬌鳥窺人綠蘋繞棹此際風光正堪領略請以明日爲期不可徒坐空齋使佳山水嫣然笑人也

江蘇蘇門詩情風
寄毛家姊 遺集選

吳 栢 栢舟

開富春至桐江百餘里間水若練藍山如屏折嵐氣青空欲瀉不子紅白可數水確春雲烟灘吼雪此碩人之考槃神仙之窟宅也妙遂得飽目耶至樂至樂吾鄉兩峰十二橋想爾時亦不

僕懷思矣將無遂忘歸故土乎

徐野君曰夜元可當畫圖如此繡口錦心能其冰魂雪魄恁恁我里豈易得耶

翁必達 頁若

偃仰一室每與良友相逢卽密邇如吾兄不能載奇字數車將向楊亭一問僕之疎濶歷可知矣然朗月清風輒思元度何嘗不刻刻神交詩箋上諸記室念非白雲黃竹歌恐不足爲大年慶耳

江蘇清日疎疎落落若
三兩垠耳風來相愛

寄林鐵厓先生 錄栢園選

夏 基 樂只

尺牘

第六冊十一頁

新詩

尺牘

節屆朱明橋紅豔日逢重五穠華霽霽以執事來西子湖頭尋詩于南北兩峰下鼓龍皮大扇聽清涼妙曲知不復續天問拾遺矣撫茲佳節定有長歌斷不令蘇軾林逋謂負茲競渡也可示我乎

徐野君曰一既係楚風原屬慘景夏子獨能尋出樂境掃却天門掃却魂不復爲荆楚歲時記所謂是大手眼

吳 栢 栢舟

見姊寄兄書云三峽數百里絕壁如屏橫峯若劍後接臂而飲小鳥懷音而入雲登岸者驚挂帆之危涉川者指揚鞭之險奇石劇大高何負日佳勝奇觀目不暇接姊有天緣而得至此也

優美。○言人有遊遍入州而未得游益州者遂以為生平恨。○
 妙。○此何如哉。○倘有圖可寄。○妹擬作嬌閣。○遊人也。○
 徐野言曰。○諸問。○其與。○徐于。○荷。○與。○顯。○展。○松。○
 是胸中文字。○無處發洩。○借筆墨以為。○

尺廣

第六冊十二頁

游原

新語

尺廣新語第七卷目錄

儒滿子曰。○漢人之互相標榜曰。○仲尼不死。○顏子復生。○非不聲。○
 譽。○藉。○藉。○然。○顧。○厨。○俊。○及。○之。○爾。○未。○必。○不。○階。○於。○此。○君。○子。○侯。○人。○必。○於。○其。○
 倫。○何。○可。○諛。○為。○。○若。○果。○其。○如。○玉。○舍。○珠。○輝。○山。○媚。○澤。○天。○下。○之。○賢。○安。○
 得。○不。○與。○天。○下。○共。○之。○昔。○黃。○公。○二。○女。○皆。○美。○而。○每。○謙。○稱。○醜。○惡。○人。○以。○為。○
 實。○遂。○愈。○期。○不。○字。○後。○有。○聘。○之。○者。○則。○皆。○國。○色。○也。○謙。○本。○美。○德。○而。○用。○之。○
 不。○當。○幾。○老。○殺。○深。○閨。○蛾。○眉。○誤。○事。○誠。○不。○細。○矣。○春。○秋。○之。○法。○善。○善。○長。○而。○
 惡。○惡。○短。○吾。○寧。○從。○其。○長。○者。○集。○贊。○美。○第。○七。○

與王阮亭

張九敬

東卓蓮句

倪元璐

尺廣

贊美第七冊目一

新語

復汪應麟	顧二榮	答錢牧齋	王
與陶憲副	費學伊	與同年	陳次璧
與紀孝廉	呂	東肅伯王	朱高治
與張公亮	何	與楊季平	李一貞
與王明末	陳	東李益翁	尤
與徐君	李	與錢紫翁	王
與徐君	丁	與陳眉公	吳
與徐君	何	與林茂之前輩	林
與徐君	沈	東陸益思	駱
與徐君	胡	與徐野君	京

分類尺牘新語第七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許雙 同學 查 重千周 恭閱
汪 淇儒綺 王 曉丹麓

費美語 與王阮亭 新鈔選

張九徵 公選

三日月讀大篇幾成不寐淳于之嘆于建李密之遇秦王氣奪
神移莫知所以竊怪諸名士序言猶舉歷下瑯琊公安竟陵為
重夫歷下諸公分代立疆矜格矜調皆後天事也明公御風以
行飛騰縹緲身在五城十二樓猶復與人間較高深乎譬之絳

尺牘

第七冊一頁

費美

自怡

濯隨隱非不各足英分對留侯則成僧父稽銀阮酒非不骨帶
羽霞對謝門先生則成榮伯留仙之裙霓裳之舞非不絕代對
各神一驚鴻游龍則掩面而泣屋漏之痕古欽之脚非不名世
對右軍之驚翔鳳翥則不敢與爭然則明公之獨絕者先
天也弟知其然而不能言其然杜陵云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
那得知其然此十四字足以序大集矣

徐野君曰先天後天兩語破的若骨性中不曾帶得強作
辦事終成木偶永懷余與公選先生有願蓋交讀此快
無量

東卓蓮句 應本選

倪元璐 王改

張凌遠東渡不得小侯高軒歸來夢尋未至迷路也台兄文心
道韻氣幅才條自吾眼中未見其輩聚元璐等百餘肝腎節節
鑄不成造句半毫若夫聲分投合亦關緣會舊浦與痴皆為奇
嗜然人必以劉豈為誠無有議鄉文者由此言之元璐幸甚連
旬定受元璐累無疑耳郎君龍文始變盼瞬冲飛世稱三蘇由
此耳附去張太史史論一套吳叔大墨精一函此亦佩刀之義
引賀郎君以良史材翱翔于墨之林當爾時寧忘斯語
查于前日某安藝三驛風流散播揮支公才俊倪卓
兩先生與大學謂人宜其古心道氣自爾契合
答月野題 新鈔選

尺牘

第七冊二頁

費美

自怡

人不可言病言病則真病至矣弟前此固有所託而逃者而不意
其果病也飲食不化步履艱難竟夜不睡終日如在嚙中苦甚
若甚展誦佳卷精遠凝移直承元鉢南國即多才求其養如木
雖體足亭臨斷未有逾台兄者也弟筆研久荒然寶氣所呈眉
望而識之非欲慢然貢侯惟傾耳以聆好音而已

江漢道中與徐野君書長闕至情
空齋所呈是子陳琳一徵矣

與徐野君 應本選

卓發之 左車

新詩郵寄足令山川生色弟流寓此中大類少卿入胡殊無乘
梓之樂恨不得時與足下揮麈而對乃於佳句中得接言笑似

於并州客舍復觀咸陽風氣耳此刻使促歸被酒對客所作數
字不盡懷抱并乞致意磊菴沈兄

查于周曰同調之雅新詩郵寄最爲愉快况故鄉知己
之人乎勝彼渡桑乾而觀并州風氣者又隔一層也

復汪磨澗松壇雜著選 顧二榮人正
吾兄生平心無幾事案有好事天下第一種福蚤已受享乃復
振起人文將筆妖墨惟感亂世人者盡情掃却集性理之要言
窮古今之名語教天下以道德文章不朽盛業孰大於是昔明
道先生云一命之長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僕謂吾輩
經濟豈必在得位行道若兄種種固已裨益世界不小矣

尺牘 第七冊三頁 費美 獨奇 自向

徐野君曰唐人羅琴詩云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
如此推許宜欲將汪子於青靈何取則聖世事

答錢牧齋 擬山園選 王鐸 覺斯
如造物私以青鑲管厚足下也足下之外誰復才負淵默與足
下七雄中推爲素楚者乎僕禦兒港弱兵也及矛缺短實不敢
許小旗鼓而見足下孫吳之壘

江陰潘曰三寸青鑲玉宸君之所最惜既能得此自
足千秋當今詩古文詞不得不首推牧齋先生矣

與陶憲副 甲秀園選 費學伊 無麻
兩生來說木人花鳥之喻不覺絕倒此二義真天下奇麗一時
並出無高黛眉餘滿潑墨成雲題葉新詞樂府爭艷而齟齬一

笑回昨注人我輩司空見慣未免銷魂動魄合眼老僧定不
隔壁釵聲也秋水碧色芙蓉正開今日蘇軾謝淵同台翁過訪
北山似可邀入坐中如南山即掀簾一見可矣昨賦詩甚佳而
韻險可畏與舍弟聊一效顰博先生捧腹

查于周曰費無諫先生才華該勝讀甲秀園
集如入武庫而此一札更在霞氣之表

與同年 初徵選 陳汝璧 立甫
長安看花並馬爲快已而同除日同理官事事附驥尤自會心

家大人書來敕言神君所至諷誦無已且舉以輟策不佞弟不
知驂騑一騶千里驚馬十舍俄云希驂力已疲矣斯非不佞所

尺牘 第七冊四頁 費美 獨奇 自向

敢任也 汪德清曰一榜之中數年後之升沉顯晦不知其幾長安
奕棋之詩大地梨園之語豈不信然亦不盡關才之長
短也

東紀孝廉 初徵選 呂 陽 全五
文之美者必有所似似之門下蕉書六史之刻瑯然而來曉然
而往觀乎其似奈何世有舉筆畫回道人鬚眉悉備而神氣索
然非畫者之不肖而回道人不可肖也君其回道人耶

查于周曰亦似仙筆不
圖部得如許空靈

東蕭伯玉 新錄選 陳孝遠 少汾

入者幽人得縱意於文章山水雖雲中仙子未必有此清福而
况胸無丘壑者乎聞日月之記高與尺齊是當播之天下使風
流祖籍者讀之孝逸雖無遠神尚饒孤韻受書而行如戴春洋
以東令我時時見三義先生於湖頭源牧閒也

徐野君曰伯玉先生以春浮名園深牧名
蓋見此橫使我神往園中夢遊蒼內

與張公亮

何謙非鳴

往弟之燕適齊過晉魏所遇諸人蓋有不問及江南貴公卿而
問公亮者造物以名與位兩子欺弄生人而君得其一君之屢
挫得無天以是逞其忌而示之訓乎然吾聞天之忌名人必使

尺廣
新
第七冊五

之委頓窮悴歷嬰勞勩而後厭其心厭其心則必回嗔作
以為吾之生才亦原不易也而後大任之君近者可謂委頓窮
悴之極矣天其或者回嗔而作憐乎

注言當日沉著痛快千古悲憤為
之原辭屈盡均無煩天問矣

與楊季平

宋高治培宗

尊師已作千秋之業吾兄不欲其脫澤萎枯吐鳳飛鵬之無寧
譽寔竟傳人事大傳文事小便使隻字不存鴻章盡落亦不失
為張睢陽文文山也近日構得一條為老母供西方諸聖適生
豚子命名雲兒即以雲生名堂致求入雲之筆書之并望以此

作跋何日踵領并暢迂談

汪叔武曰昔讀中丞傳昭陽為文習操筆卓立說文山正
氣橫作如遊千古乃知文以人重亦以文傳也石齋
先生理學淵源得
老宗更足不朽
答王渭來 游岑集選

承開堅元嘯近狀弟與此君相距三百里不知其他但取其能
錄耳世未有不能餓而可為高士者若使此君亦僕僕公卿間
丐盤餐乘馬自鳴得意是亦真公卿之流也
兩食矣以云遺民年兄其許之乎
注言當日錄此應是孤竹君二子所傳然
二子竟死而此君不死所以為高耳

尺廣
第七冊六頁

與李笠翁

李一貞木快

昔者張老婦凡語諸作大則驚雷走電細亦繪月攝風總人
間世示抽之秘不第駭目蕩心已也昔人云燭耐蠶水游成子
嗣三世皆皆僕甚為足下危之雖然旁引幽愉提醒痴頑有裨
風教不淺豈破空捏虛輩可同日語也

徐野君曰登
中有規

與徐野君

李兆熊潤師

十年探赜頃者接領教言欣慰不啻景星慶雲也雁樓佳集不
日開國門當與君家文長為海內文人尸祝矣止弟市

契改知非過情之褒

與我茶話

尤
侗
子
展

人固不可無年亦不可無姿假使馮唐顏驥作白頭吟何如隴
西公子枕角荷衣賦高軒過左太冲名重三都羣翹一唾未免
妾頓終不若潘安仁挾彈洛陽女郎紫繞蔽果清車也紫韜一
身而并二美文心既麗襟情之咏復爾清新豈非天生異質爲
江東獨秀耶

示人
法題

第七周七頁

貸美

判寄
白怡

汪子論曰：主論不可以既施，但爲風流家楷樣耳。然復
謂其不如此，殆不知勁格蒼松莫徒使道旁人看我也。

從徐儀明 蘭書選

丁惟飛 茁生

丁雄飛 茁生

富明足下壯氣凌霄清思挾玉弟於北征詩見鶯花感慨之句
足下爲有心男子第允與病會不能振衣問奇紙幘瓦枕徒
備足下作夢料非得芳函知己之感已勒蘭譜讀卧雪刻壯懷
幽語如龍吟噴噴自是瑞世大音詹詹蝶語祇可向香夢叢中
語自花間見足下當喋而不能言何足下之不鄙夷也

餘所書三言者，諒余甚愛

與陳烈公級鏤稍選

王忠遠
公

門下名滿天下不得其門者謂直當百尺樓上置耳聞諸家弟
門下恂恂常常不綴不續見之但使人意消不使人氣索其實
疑老聃氏之教孔也去其驕志與淫態已乃使人一見益以爲
龍至以張而不能嚼殆非直老聃也以所聞家弟門下乃能不
猶龍夫能不猶龍者乃不能使人不得不以爲真人矣

說得平平故佳

與錢礎日
錢子詩
草附選

柯 聿 素 增

承惠佳篇昨午以敵友見招更餘歸寓挑燈讀之其中有漆華耀艷類相如之筆札者有嶺嶠歷落具供奉之世才者更有騷

人情 新語

第七冊八頁

贊美

寄自

除理齋侍中非奪席之雄個儻詞林工部告驚人之句體弄一
製妙兼衆裁弟目窮異彩方擬逐篇細玩乃淵淵金石聲出雨
定外忌屈伯雨歸始我窮郎有此奇寶不欲久落人語輒欲取
歸洞府弟幾失原璧門急救藏篋中護之床頭竟夜不敢寐今
聞道歸趙璧目懸之國門海內咸秘而寶之雖十五城勿與
易矣謹函致

徐氏曰：賢夫之言，近于誇。

其心願前

與林茂之

吳音遠之

先生以垂九之年猶燈下書蠅頭字行數十里不杖屨老而益

不神不仙以著作結為大年者

除對昔日此道行仙也以著
作結為大年固是昇天張本

與徐野君 遺稿選

沈羽明子儀

三度選製春容博太酷類維斗乃知天之遇其遇未必不大有
以報報也吾地可與語此者蓋難其人哉辱念賤體兩日稍平
宜復不一

汪曾祺曰吾志師事于儀終
給員才論亦可為感嘆

與陸意思 延芳堂

林嗣瑗 鐵崖

以兩見恨抱之友而博前局錯懷抱未終終有所遇何日再集

第七冊元頁

齊美

自悔

一二名勝各機選豆夜汎湖上弟當添酒鏡以相從也兄翁所
一字堪為定許若遇米南宮定當袍笏其下方
二名勝何者諸俗之別哉昔錄竟陵稱袁中郎為全副名士兄
翁今此亦謂之俗居上矣

翁詩曰選選先生久駐武祿與葉思高弟兄弟在選最
當見其前作西湖竹枝十餘有兩處風景觀人總不失

本色

答姜開先 清齋小

胡文蔚 翁生

屏大亭情文交至一片官商錚錚作響而翰藻郁麗聲韻雜陳
火齊木末漫以錚錚冰統也至遊美之譽聲猶施丹黃於初

文過其實顧影殊生慚耳

汪曾祺曰古語謂班班取
豎也豈謂什襲之哉

與徐野君 尹濟錄選

駱胤京 大生

捧讀瑤篇稿詞清峻既自通深過屏門而大嚼者吾見其鄙也
若弟之膚淺俚陋正坐此患而仁兄所殊滴露過賜表章特能
無視西施之容歸惜其貌予不揣僭筆幸勿罪之

汪曾祺曰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古人誠重言之野君於
前溪駱氏諸昆以文章相勉今觀此片頗具當年讀書
之樂何如

尺讀

第七冊十頁

贊

自悔

八續新語第八卷目錄

憺漪子曰：賢才處世，猶禹山之玉、赤水之珠。皆天下至寶也。然而玉無舌，珠無趾，安能自致？天府固必須先容哉？或曰：明文之藏丈，齊桓之賓戚，亦皆有介紹乎？曰：彼直釣一釣、叩角一歌，即其介紹也。後世公卿日蹙，杳不聞式，虛開閣之雅，亦如太白、昌黎，皆不免自作毛遂，而一時文士相習成風，至有溫券之目，嗟乎！陸潘槐柳固不可與丹崖同際，同日而語。然尺木浮雲，神龍非此不升，撫今思昔，毋亦有牛鼎之意乎？

集薦舉第八

尺牘

薦舉第八

尺牘

與王先生	周	與王騰	汪
與謝先生	周	與王子	汪
與徐雲吉	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與徐伯素	汪	與周成	徐

分類尺牘新語第八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訂
王廷璋德威

薦舉語

與王先生 諸賢堂

周 圻 百安

僕久於東南，頗識東南士。而東南士，頗知有王先生。折節下士，登滿天下。又頗知僕為王先生至戚，肺腑交。僕度東南士必有欲借僕以識王先生者，遂誓之眾曰：吾與王先生約，不以一字為人作曹丘。東南士信之，亦遂無一人欲僕作曹丘者。然僕實

尺牘

第八冊一頁

尺牘

尺牘

不與王先生約。王先生且喜見東南士，僕為此言者，懼取厭於王先生。且恐為累耳。今僕為先嚴慈哀大事，舉策行矣。則此後去先生日遠，通問益難。東南諸同人亦不能以此事強僕。僕遂敢為薦舉，作曹丘。孝廉於僕，稱莫逆交者二十年。真人真品，弟肅然敬之。昔亦二十年來，探禹穴，託耳實有所望於王先生。僕肯為人作曹丘，度數月以來，書且盈人。且滿王先生階下。僕既皆絕之，而獨專精畢力於孝廉。則孝廉可知。僕肯為人作曹丘，即王先生不愛客，以僕必少加以禮貌，即不過費而積數十人，以累王先生，亦庶止。僕既專精畢力於孝廉，王

先生亦或以盈尺之書滿階之士而精畢力於孝廉也孝廉以吾兩人能專精畢力也遂毅然行吾知孝廉此行必有當矣

汪君清曰紀妙古文全用翻跌法如神龍奪機居然大家

與王耀卷文集選

汪煥南 千頃

敵同年魯生東白文章意氣久為吾黨冠冕入都時諄諄道及德意口碑不忘時以教書不偶環羽南還躬身非摩詰遠送丘為刺刺此懷百端交集然幸託仁人宇下獲所依歸望老父母時進而教誨之不啻弟親承聆昧矣

徐野君曰先客之書易於落套得達通立為教語遂覺俊筆致氣

第八冊二頁 意舉

答潘生初微

馮夢麟開之

周元孚僕之好友留心經世頗具隻眼渠亦甚許足下足下他日定有遠大之寄及今與此友盤桓最為有益百利繁平時此好集天寒歲暮有時得用惟足下勉之元孚于經世事無間然出世事未免憂慮疑米至欲僕現神通方始相信更為可笑士固有能有不能耳陳公衡屢不與薦甚為憂之然果自有令倘德業有虧則師友之事也

查于周曰百利繁不可稱

答王子微初微

嚴沆 題

部下曾兩奉手教應有報章郵及故里兼有小詩識懷爾爾吾兄久已在泉石之際念我勢人不謂征塵未返漢濱猶歌瑤翰下頌既慰且歎也邇來遊適之難非可言狀平時抵掌談心岳岳自許一出春明都非故我即弟即弟東來人情聚如紙薄國

不待 功令森禁而後慎所發也田園可樂芝草堪娛願吾兄以五佛之句高詠後人不必定數千秋之史追踪陶隱之步也小函不敢為吾兄惜敬簡二三知好不致如前所稱紙薄者為殷勤說項今割俸相資借此即還鄉里梅花春醖俾子姓兄弟再鵬歌舞於前弟羨之慕之小詩書扇頭亦即此抱也一卮助

第八冊三頁 意舉

百年康爵惟鑑而存

倪元璐 鴻寶

汪德清曰書中一時事之艱難人情之厚薄出處之同異非通夢交現推移送抱誰肯為此詞又誰肯為殷勤說項耶古人所以輕放恩而重知已者以此

與甥徐云吉 應本選

王融謂其甥孝綽天下文章無我當歸阿士今天下之詩盧夫有我而又歸云吉也

徐野君曰以讓為居終是齒牙伶俐

與周咸齋 允羽樓選

昔方孟旋親仲雪兩先生同官金陵接引多士是以海內名流

徐廷壽 存永

歸之如厝禽之朝。吳馬迨仲雪奉督學之差。方先生出祖雨花
臺畔時。卿試屆期。仲雪極孟旋之手。言曰。弟行矣。而今歲有一
名士不入棘園。皆見貴也。方先生還署之次日。即使人大索四
方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務使羣才無珠遺玉。擯之嘆嗟乎。
兩先生欲造就後學。若此。是以數十年來。聞風者增。感佩者
與。聲稱何奕也。今之兩先生。則吾師以一身繫之。故四方之
士。聞風仰止。不復遐追前詰。抱生不同時之慨。棘園已迫度。遍
索士之欲應試。而不能得者。吾師定不後于方先生矣。
徐君曰。叔事之妙。開雅雍。容自然。使人生感生敬。聲動
當事已在筆墨之外。况憐才好士。如問先生者乎。

尺牘 第八冊四頁 萬幸 自怡

與紀伯紫 又集選
連日陰雨。有失晤候。尊公大作。高懷逸韻。自成一。家不屑屑規
效前人。亦去前人不遠。其中淺深老嫩。似學與年進。則淺與嫩
者。似可謂也。孝子之心。恐未忍如此。容再商之。
徐君曰。語似抑而揚。人之
相與貴相知。心于此足見
答潘度臺 又集選
艾南英 下子
凌君惟士也。不孝生乎不樂干有司。而遊客之來。飲邑者。則未
嘗不與之周旋。蓋臨印文雅。安邑口腹。使其無累地方。亦古人
風流之一二。但詢之令君。則云未嘗遇此。想由他途入白門耶。

與韓鵬南 別集選
徐日久 于齊
徐君曰。題西萊者。有云。天下之士。不可不知此味。天下
之民。不可不使有此色。以此為萬國是可入。
所舉諸人多不識面。却不知此衷。何故不能已。已昔長公有言。
見人飲酒。則為之酣適。見人病。則為之體輕。而況才名之士。得
與其壯老。風晴雨雪之變。即今。備書諸種。製作一屏。取先儒文
得萊根。百事可做之義。顏其堂曰。百可。且自為記。使朝夕顧之。
以自勵。亦法衛武公。耄而自警。湯武之聖。而不忘盤銘。几杖。戶
廟之箴也。老公祖以為何如。

尺牘 第八冊五頁 萬幸 自怡

奮焉自拔。不愛屈抑焉者。乎。竊見台丈。曠度逸才。必先懷此志。
故敢以所管畏服者。剖心相告。
汪潛清曰。淡談數語。殊覺盡入情。乃如情至。語不必約。
深致遠也。子卿先生別集。一書字字沁人心脾。
與閔祠公 集選
徐 顯 大津
尊序之妙。直偏西京。如弟者。真覆。觀物耳。而復蒙。年兄品題。過
當。得不令。負慙無地。耶。龍生人。偶佳士也。昨已拔置。前弟。纔
至花源。遂與諸君子。筆墨從事。取望如。女。斯生。醉中。漫墨。壁
畫。現。花。花。目之。請所不辭耳。左學。博。文。品。兼。優。自。非。久。困。青
瑣者。無。快。年。兄。之。諄。諄。也。

徐野君曰：明公先生為楚中著作，手挑源索，隱隱彰彰。集俱從家仲署中得之，數年後歸於海上，相違復有詩。二詩皆從以贈，皆珠玉。江上長夢想無極。

與徐惟得憲長

鍾 惺 伯敬

朱翁貧老，足跡半失門口，不及事，亦有守人也。此見其冬月無衣，無絮衣之甚，而叩其家中窮苦狀，有十倍無衣無絮者。此一端，非其所急，特口不言耳。尤以宿庇宇下，飲啄恩多，不忍以饑寒言辭煩發諸口，以愁仁人之耳。某通家年少，稔翁欲奔此言，此狀故代言之，口患無實，借手任德，薄甚罪甚。

查子周曰：無天無絮，猶有米，極可坐推其不肯言，亦恐主下解予意耳。但世無哀而憐之者，如伯敬一流人也。

尺牘

第八冊六頁至十頁

卷一

鍾 惺

答徐山人 文集選

陳際泰 大士

去冬一友送麻城，此友工時藝，能詩，兼通許負，秦越人術，自恃五技之雄，使弟作書薦之。弟與一友書云：前遊麻城者，聞盡賣承中履而歸，弟不信，以為天下無此陋。天下無此至地，主今弟薦此生，非有他端，用諫前事耳。其友答書云：先生可謂工於變，賣承中履，終不免此生意，狼狽而歸，而後知遊道之難也。以天下高寒，又振孫君為重，其客蔽地亦宜所遇否乎？陳生曰：一見而日，日未果門下之憾，陳生翻不如陳生之憾之。而遊道固然，欺抑蔽地之風，有偶同麻城者，歟。蒙教數

到門，弟初不盡知，然即使弟盡知之，區區一身為環，而索首所授，將亦望見之難，則所為日，日未果者，可思也。

汪悔淵曰：昔李白作蜀道難難千上青天，謂陸暢謂草莽，千蜀道之難，易在人之遇與不遇耳。故游道之難，易在人之遇與不遇耳。見大士此書，徐山人豈不冰釋而退。

答文桂林 錄錄選

錢謙益 牧齋

不肖之舉，南宮實出，宜化夫子之門於粵西之人士，猶坤木之有臭味也。門下合章挺生，才品靈絕，吳仁和每座稱之。今得因現祥以技分於左右，箕風畢雨，聲氣叶應，文章有神，交有通參，偶然故杭蘇一衣帶間，循與之聲流，蒼藉甚，真與兩峰俱高。

尺牘

第八冊十一頁

卷一

鍾 惺

水俱清矣，結天之心，有同然荷，可須迷寧，敢自愛齒牙研祥。夢聖當能悉鄙意也，草草謝復，不盡馳企。

徐野君曰：文情細潤，采色自生，此牧齋先生一點一墨，皆可寶也。

與文太清光祿 初徵選

薛 闕 手付

數月金陵，解衣推食，而又每每先于所往，廿年肝膽，愈久愈真，何敢忘也。不佞弟賣文為活，是天所命，不當逆天浪游，既無游福，亦短遊才，頃奉命走彼地，主人誠如葉公有好菑龍之癖，而獨不好真龍，然不佞弟寧為足下屋上之鳥，不願為他人軒前之鶴，而况為此君之菑龍乎？兒下第歸，弟亦將就北道耳。

登于周曰游客之難矣哉即使有劉先生一紙書鮮有
不周打空破者矣若當今時併畫龍亦無有奸之也
與胡雪田 馬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日者高車北上弟不及一舉馬首疎懶之罪又何可言第思吾
兄昔昔忠孝之懷現於眉頰至於言及名山大川悲歌慷慨之
士未嘗不咨嗟色動迴聲吾兄補大行之職行人者以遠使用
者也名山大川久掃烟迹以待而所謂悲歌慷慨之士得望見
龍門便欲拂拭生羽儀品題增聲價即如周子大赤者與弟生
同邑長同塾握手之情等于骨肉其為文縱橫奇崛俯視一世
出其緒餘為詩古文辭益復跌宕吞吐如瑞天笙鶴近以直北

尺牘 第八冊十二頁 卷五 明

黃金臺高插天半效徒步入梁故事思得長者一青盼或不至
金盡床頭即不然便撞碎胡琴亦不虛仗劍孤往之意弟向推
此君詩畫雙妙以為今之摩詰吾兄所過快意之地命此君圖
寫之自筆筆有生氣此亦豪士本懷不惜為君潑墨者也故託
奉書以聞幸吾兄留意

江惜蘭曰熱心為友滿紙生
與友人薦西席 錢夢軒 集選 正 淇 博游

足下欲延師訓于下詢及弟弟愚令嗣璠璣與國器筆架五花瞻
彼青青難為藍矣然世間委土固多高山正自不少如弟所知

有白門黃九烟先生者以廿餘年之名題作羣弟子之善知
識非一日矣此公博學高才多材多藝內所共知且無論其
古文騷賦之奇詩詞四六之富與夫翰墨篆刻之精妙絕倫即

舉業一道奇正相生得心應手大小無不合拍其授徒碑刻必
力動容精專較之譽業經年尤為過之良不易得夫以此公才
名符肯依阿馳逐亦何所不可而其入顧坦易落穆穆自甘
望之如布衣寒士是不獨其文章足多也即品行亦有過人者
足下誠欲擇師老成典型無逾此公弟知此公最深故敢致書
于篋舌惟足下諒之信之近世師多於徒嘗有戲談云二十五

尺牘 第八冊十三 卷五 明

百人為師而從先生者僅七十人以此蕭蕭難得每為俗流
笑若此公玉質金相乃當今有數人物慎無混芳於眾而
等明珠於瓦礫也幸甚幸甚

查于周曰九烟才識高遠又留心性命之學余師之久矣
瞻瞻實見吾叔度來教有是作非標榜之語也唐人詩
云巧匠琢山竹倒懸世
無山竹巧匠無從施耳

也不意流離患難中與定山共晨夕或語談一室或尋跡窮崖
無日不仰止○定山曰此不可得而親也○不可得而疏○不可得
親○是以見○參遠而不可以盡○參遠也○懷金乃三年之久而欣
逢在一席之談○想周園苑之願而皈依值樓水之側○親炙道
範○真可以容千人萬人○又如不見一人是日正欲長跪請教○酒
後潦倒又迫于武林之役○不敢驚長者之卧○悵悵而去○徒令孺
子望圯上而歎息也○康山雖小小丘壑○然古之君子每隱寓於
斯○倘吾兄不我遺棄○一泉一石得屬高賢指顧清溪流水孤峯
發彩矣

尺牘

第九卷二頁

尺牘

尺牘

徐野君曰○劍成步遠南來○素交中服勞○觀風
致可拘論其著作手真如自雲之卷舒

與徐中丞

馬

琦用韻

歲改矣○春且莫矣○而弟以元生病○以病曠官○疎開之役○不堪勞
頓○古人有寒盡不知年之語○彼以閒不知我○我以忙不知此○其賢
不肖相去遠矣

汪濤前日問他二字相屬○幾希○雖却絕

與房大生

胡

介步蓮

淳于先生人也○仁翁過其地○得無有羅襪蕪澤之思乎○當今諸
侯不下士○萬使君乃有二客○使君固佳矣○而二客翩翩何以厭

劍齊人○今管晏欽手○不然○鷄鳴狗盜○兩先生起而做之矣○一嘆
徐野君曰○秀華能摘
寄周肥公○新步蓮
別後三接手○札山川千里知兩人心未嘗隔也○幾背提筆欲作
一書○幾番閣下○詩有之○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如寫我衷矣
弟入夏以來○在家賣藥○非視疾不出戶○然未能醫人○竟先自病
而所喜者○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不特境寂亦復心清○八月後漸
次涼爽○能乘興扁舟來清涼木末坐○蕭寺黃葉間○十日談乎望
之望之

尺牘

第九卷三頁

尺牘

尺牘

汪濤前日予

原紛亦嘗有因病得閒因閒得靜之
初友輩竟還是自不肯靜故必如世華
不謂元良
不如藥酒
多此其靜也

復卓辛裝

沈幾去疑

弟拘學迂腐不善通方○今日爭雄長者若一藥林殺固非平論
欲隨聲附和實有所不能○謬意目前○時病非文章之衰○乃友道
之薄○誤認標榜稱揚○足以畢相為之意○一切砥礪相成之雅蕩
然矣○安得一大心學問者○喚醒醉夢○使古蘆復見今日耶

寄丁周口言乃心聲去
疑先生之品已見

答詩白山

楊選

卓英手獎

天涯想注之意時在江山煙野間廣陵一棹已先期不及陸
從高車尋二十四橋遺跡惟有舉頭望明月與台臺共此清光
耳

徐野君日置之舊蹟小
詩間當作一陳也玩

其再尋 弟友

井梧一葉秋到長安夜雨懷人依然春月松關之夢正不知故
人遊霞尚帶風塵離弟之萬計命駕難期而音驛寂寥非便
事忽披尺素新歡彌結太俗前消友朋道盡不意深情至性四
海一知已既舍于長安酒樓滿示燈青竹林藥進時聞太息如

尺牘

第九冊五頁

張叙

尺牘

對古人乃至殷勤芳者之緣料理白頭之約知其身結世網而
心託青霞似覺客壽餘之非虛謂于光緒歲之宜早由身而
秋掃眉宇此中人語固非編新所能喻而亦金石不盡言者也
方托興于抽簪遠索思于弄印控辭不可肩任殊難終憐無補
蒼生慙負良友往笏西夷時時遙送心月呼江東李膺平秋數
聖秋暇即過從啣杯敘心均切停雲之憶作書及此已二十
下秋月乍露雲物甚佳憶昔青天星漢迢迢如見我於遠也風
便願時聞弱音切切

吾子時日不以有見為貴而依依故人情辭其意皆
之詩長安詩同韻于里神交厚幸甚

與王丹麓 房樓集選

徐士俊 野莊

今歲霞舉堂勝友如雲可稱至樂北丹當更發新龍以為富貴
之助追思去年賦詩一集又成佳話矣惜遠却高齋十里伊吾
之聲彷彿盈耳能不動清風明月之思昨幸得把臂忽以仰見
陰雲駕言旋反中心悵然不意來宵果爾雷電交作桃花未開
似先有妬之者文人有情於此最為關切未識何日借足下尋
湖山勝遊一解此鬱鬱耶

汪德清日湖山花月間
有北等入後不寂寞
後會叔祈 訪接堂選

會異撰 弟人

尺牘

第九冊五頁

張叙

尺牘

前者手教之及某適薄游梅溪歸而讀之作數日喜時方小春
梅使未發是以報章遲之頃者又接來翰不知何日得與叔祈
西隱剪燭盡其所懷每歎腐史於張子房叙其傳浪之豪爽圮
上之溫文與夫辟穀仙遊之霞舉其贊之不吝口至想像於其
狀貌不知史遷此際如何想慕遷之生後於子房所云狀貌亦
不過得於傳聞伊人宛如暗中摸索愚謂此中大有同味乃不
依於叔祈無論生同時又為一家之人今手札之往來者三乃
吾竟不知叔祈作何狀彼此懷抱中各有一我家某某明明於
心目之前但須一相見各出一意中所懸想暗索之人印而合

之想明秋把臂時當亦啜一笑也

徐野君曰此響聲而西施履痕也天風環佩吹落步虛聲有此異境

覆胡彦遠初微道情節

蘇南華序

西來空翠與秋色爭高。極想淞江之南。有吾故人踪跡在焉。鳳來。極如。太息。忽傳尺素。重墮雙扉。時正把菊荒亭。欣然。酒呼。吾彦遠或出也。弟婦久不作書。玉壺宣索。不敢以筆。生。滋為辭。敬奉盟。嫂香。查申。某稿。同心之約。黃花愁病中。亦足。吾兩人。握管情事矣。比來。弟鬱鬱。苦日與。某。為。緣。四十。顛行已見及。而。蒲柳。搖落。爾切憂生之嗟。荷老仁翁。記念不忘。

尺牘

第九卷六頁

懷叙

自怡

至今。猶約以集。裝。贈。芳。樽。以進。酒。都。亭。車。騎。之。日。作。此。格。外。網。總。已。自。可。歌。可。誦。而。給。屏。泉。石。數。語。則。如。醍。醐。甘。露。過。體。清。涼。同。寒。閨。剪。燈。讀。之。漏。盡。猶。不。忍。釋。手。四。海。一。知。已。又。重。今。人。可。法。耳。邪。索。昔。治。行。才。品。蔚。然。寡。雙。惜。以。素。冠。緩。其。係。焉。然。三。年。滄。海。已。曾。入。林。王。裴。輞。川。固。是。勝。事。粗。厄。一。晉。希。斗。酒。之。不。忘。品。一。篋。奉。出。入。于。懷。袖。物。微。意。切。惟。願。鑒。存。此。刻。已。跋。燭。數。四。夜。分。輪。半。窗。月。清。深。復。疑。木。樨。花。雞。啼。相。對。時。默。然。何。極。哀。感。合。之。餘。投。贈。之。希。以。至。閨。閣。相。通。真。率。有。致。讀。之。

吳江懷清 狀心并選

郭德廷 公遠

湖上。頗似山中。都無曆日。但還瞻斗柄。又復指寅。春懷。伊人。可。禁。窮。歎。想。吾。兄。坐。擁。百。城。披。襟。得。漢。足。樂。耳。年。來。舌。耕。筆。耕。體。體。神。疲。即。竭。頂。至。踵。亦。靡。足。惜。無。奈。涸。轍。之。鮮。今。且。已。格。傷。弓。之。羽。行。將。盡。瓦。內。顧。之。憂。方。大。安。能。有。志。四。方。耶。弟。一。念。及。邑。邑。填。膺。伊。誰。告。語。情。關。至。感。不。覺。其。縷。縷。矣。

徐野君曰客裡。茫茫。公遠。一往。深情。如從。琴韻。中。寫。出。真。能。或。助。遊。魚。

寄鄒連山書 夏為堂稿選

董以寧 文友

足下。頗記憶。少時。否。足下。少時。時時。過。僕。僕。方。縮。兩。九。督。耳。每。邀。足下。共。吹。簫。笙。竹。笛。為。嬉。戲。足下。以。年。稍。長。不。為。也。而。勸。僕。以。讀書。中。表。之。情。何。云。二。姓。繼。是。聯。姻。上。宅。足下。又。與。大。人。並。坐。賢。書。達。不。敢。以。馬。行。齒。然。足下。視。僕。則。固。曩。時。昆。弟。也。筠。盟。一。言。半。皆。父。執。重。荷。獎。掖。登。之。末。座。於。時。大。江。南。北。素。刻。新。篇。僕。十。年。丹。雘。之。增。寔。由。茲。始。至。於。今。諸。君。子。多。擢。上。第。坐。花。墩。之。座。請。中。秘。書。次。亦。起。家。為。郎。官。縮。印。綬。居。民。上。即。不。然。亦。舉。孝。廉。入。長。安。之。門。為。向。日。知。交。游。譽。甚。豪。舉。也。屈。指。筠。盟。舊。人。惟。計。士。申。人。與。僕。猶。然。數。卷。蕭。條。悲。歌。相。對。耳。無。所。短。長。之。效。已。見。於。茲。僕。亦。尚。何。言。哉。且。連。年。客。遊。又。不。幸。有。犬。馬。疾。日。念。

尺牘

第九卷七頁

懷叙

自怡

長切冀車騎過里。鷄黍言歡。足下獨不念。三兄弟乎。何為至今不歸也。近素書從山右來。始知足下頗念僕。遠寄皂帽戴德。殊重。又得諸子達寄新詩。不意文舉乃復知有劉備。調寄幸為懷。各致之。方今海內晏安。天子重文學。非復昔臣進煩之年。李膺黨錮之日矣。吾盟鳳望。類多以高文典冊。於滌太平一時吳越之彥。皆得以文章者名。聲氣相應。願爾俊及。斌斌皆禮樂之士。為我語諸君子。慎無墮。兩公先生風緒。為至足下校書。終縣交山右豪傑之士。一時門下多英妙。差足快意。况乃者南宮之期。又近矣。上郭隗之臺。題名千佛經上。歸來擁節。為二三

尺牘 第九冊八頁 懷叙 綱寄

兄弟尤寬。適然意得。行念少游。指點昔年飲酒賦詩處。復相與唱和。往還其快意。當不止是也。僕蓋時時望之。五詩將意不盡。所云

江表漢日合左史韓蘇之力。為尺牘經營得毋稱子博。
氣逸那九。酒振贊文友之才。於此已見一斑。
報徐野君 應蘇集選 卓發之 左車

弟方驚宅買山。為改老計。兩候來接手。教得悉近。履如天上。理瑞。隨入幽谷。但弟方切畏人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語新貴人。固自自恨入山未深。倘有問津桃源者耳。小青劇方。同卒業乃。得已。附制氏。何不却寄一冊耶。何時復得白門一叙。念之悵。

查于周日一日看除日三年。與陸諸思。東野別錄。選。韋成賢。念表。

西冷之晤快晤也。二十年來。每讀巢青閣諸咏。未嘗不夢想伊人。一旦暢聚于不衫不履。金中。且復片語而合。當於蘭譜中作一佳話。舟中細閱近製。以機雲之才。而出以玉川務觀之酒。厥君家前不乏人。今復占斷。六橋風柳。舉令人不帶水俱深。哉徐野君先生。恨未一見。數十載神交。猶在青谿笛中。何時把臂論心。以遂遙想。晤間幸為弟道意。并索近稿相示。

尺牘 第九冊九頁 懷叙 綱寄

徐野君口念表先生。近有詩餘之選。亦曾以出。與胡雲田。雷竹樓集選。徐 灝 大洋

雲陽道中得與表兄作半刻話。喜出意外。回想長安握手時。遠近又何似。耶弟承乏武陵。終日與簿書相對。兼之路衝而地狹。半疲於供餉。半苦於送迎。每思錦江霞片。峨眉月輪。即在穩帷左右。間不勝登仙之美耳。山河千里。臨風點結。

江表漢日合左史韓蘇之力。為尺牘經營得毋稱子博。
氣逸那九。酒振贊文友之才。於此已見一斑。
報徐野君 應蘇集選 卓發之 左車

弟方驚宅買山。為改老計。兩候來接手。教得悉近。履如天上。理瑞。隨入幽谷。但弟方切畏人避世之想。因兄遂復一識。語新貴人。固自自恨入山未深。倘有問津桃源者耳。小青劇方。同卒業乃。得已。附制氏。何不却寄一冊耶。何時復得白門一叙。念之悵。

俗冗相給飛掉無期續續何堪此諸公即聚首集青閣
上自相師友知近來新得必更有竿頭之進恨未得向黃鵬
處一快讀之耳

徐野君曰先生於陸氏屬有
深交知已郭前情更如見
許衡參公 賜雲室稿一選

黃周星 九

侯生平頗多奇夢嘗哀輟夢中所見詩文聯額之類錄為十卷
大都自作者什七閱他人作者什三而其間往還最夥者無如
足下憶昔僕僑寄湖南知交落落爾時詩酒唱酬有長沙馮子
淵澤周子與足下而為三今馮周皆久赴修文之召獨足下在

尺牘

第九冊十頁

懷叙

自怡

耳聞足下已作皓然一老僧想滿湘山岫嶂之間有坐一葉小艇
之急灘痛哭請誰驛者非他人必夢公也秋夜正長燈亮重簾
悄然傷懷連宵復感君入夢恍如平生醒來枕上口占一絕云
乾坤吳楚半蒿萊日落人間盡可哀此夜洞庭千里月不知我
去是昔來偶因鴻便寫以寄君想見開紙時襟袖浪浪也

江陰潘曰落月滿屋梁猶疑顏色此老杜夢青蓮句也
知已情竟去來自應爾爾不惟文章叙事之妙於此見
與文律神 冰雲拂逗

又當黃鳥綠陰為去歲依歸問履之候流光荏苒契濶與懷惟

文震亨 歌美

又當黃鳥綠陰為去歲依歸問履之候流光荏苒契濶與懷惟

是老翁翁高譽有加真守在即吳越隱比得藉教寧固知九里
非遙萬問未廣也弟墮戶日久以三徑為五畝亦即以爲武陵
桃源枕石偷安視蔭低息每笑倚膝鄰里之多事然亦不謂不
謀其久者矣家姪再遊湖上踐友人之期過宗父四履而不一
望顏色心所未安弟亦欲借候起居問自公之閒稍存養香清
安結之座問此子頗爲父執諸公所念而其如資生無計何
以知成都八百桑不爲貧憂也

徐野君曰琢句新聲亦有
綠陰之色黃鳥之音
寄徐野君 尹勝榮選

陸上瀾 狂生

尺牘

第九冊十一頁

懷叙

自怡

分袂忽逾三載每念仁兄高情綺夢寐以之而聚首之期良
未可必賢者相遇若此之難乎時於天石處詢及起居知仁兄
勝情安泰墨發泉流輒懷酒過賀也辱示新咏秀惠芋暇還真
徐庾風格寄懷一什益感注存昔人有云長吟字不減懷袖且
三弟今直欲似之矣讀伊公二刻想見五陵風致從遊有此
萬人當不寂寞也何時放棹鸚鵡湖於葦葭白露間作良晤耶望
之望之

奇十月日率胸懷之語反覺
自致如舊山水意在言外
答徐蘭生 立浪園集選

曹胤昌 不實

曩者剪袂湖于江南無恙約姻指腹商隱分山謂旦暮別耳何
圖漏室破舟不可收拾吞天海浪見及餘波戊巳之年遂演九
死頭開道覆祥安幅巾草履陶情山水間雖冀生南畝植餉無
人西遊世橋東和光足老高吟鐵馬亂雨秋杆亦復何減佛頭
風致而弟乃從大小招魂再聚五體視道兄多轉一胎切來教
子山哀怨之章尚是觸眼酸心非剖肝剖骨之痛也年來築亥
夏南土室致影其中雙目不見日月自分委形待盡連牀唱頌
之樂臨境兒女之盟留此一片癡腸待他生發付不意瑤函半
天而下把讀驚喜繼之以流又入署晤于嚴社翁鵲影禪心引

尺牘 第九冊十二頁 陳氏 自怡

人道妙偶問古社殊慰積思獨浪圓紅葉放肆燒山子翁急覓
歸舟客來一看為悵悵耳客秋太白東坡騎其來集詩賦之次
指點無生教弟觀忍滿園日尋種子語多奧秘事亦離奇始信
六合之外別有天地非我輩經生揣摹所到貴鄉征波尚飛巫
山雨色雙和離間何當一葉飛來入石舫虹應爭仙闕佛寧必
理庚信哀絃似鴉鳴春怨為鐵香梁所笑王又韓父母慧葉文
人現救苦大士身弟來殺中感獨憐之雅其居恒推獎吾兄如
元直之擬臥龍然丁酉江松春漲割明望湖殘桃敗柳來慰其
風雨之恩何為不可也王白虹社兄病滯遲滯三日夜別去到

今引為西陵之恨子嚴兄道心佛氣獨不宵一遊山弟嘗有詩
云無客獨能尋鳥伴幾人真為看山來失之于兩王子青將欲
取償於吾兄曾不識五更將散之筵尚有十二年老朋誰坐罷
兩石道隱僧乎僧則鉢鉢何必不楚與美累盡氣清弟每拈髯
香望兩高事之吾輩文章性命道誼之妙正如馬跡蛛絲若斷
若續獨深望吾子來相听夕者誠恐江令筆化結果不得丁丁
兩落恰有一着下不來時故以尖竿奉進彼二士則何問然子
嚴署中一展觀徒出其詩索序殆猶以文字知故我非今我也
且于泉石抑何落落徐野君詩文祭酒是君家物乎龍獎二年

尺牘 第九冊十三頁 陳氏 自怡

而乃一見又橫江飛去矣良友推衿其難如此所望于後流者
又安可必耶借韻成一詩奉笑探腹刺刺援簡匆匆未述楚遊
萬言先寄為禱
徐野君曰此詩出音如此手筆即得
不推為第一義又作解元矣
與邵公遠 簡草選
查維鼎 勿安
握別踰月煙累千端極前理函知不以傳柑為易我感來之
盟日必即冀應左提而右挈之大義遂室真古遺照顏色矣會

月人言何可言喻

江蘇詩詞選

東黃九淵

望于周

日月跳天荒地老人可以待時而時必不能待人也弟馬齒已長猶落落猶心自省顧影多愁但不識何以負吾心吾學一至此也一日科頭三晨晏起此心猶覺未負其惟負吾學乎弟不學人也所恨者當初不會先學天而後學識字故一生錯用工夫即如吾兄文已售名已著且以精緻之才負不世之絕學其文章聲教確然必傳庶不負此學此心矣而世人猶未必

尺牘

第九冊十四頁

卷四

胡周

盡知之然吾兄豈必求知於世哉亦惟盡吾性命之旨而已青純陽道人武昌賣墨絕少售主王右軍為姚姚寫願姚姚恐壞其眉噫誰則知之漆屏月餅糊塗滿眼當于何處討分明也筆在制不盡所云

與徐野君師

胡周錫

西風微寒黃葉盡落秋音壁梅花倍清亦已繁繁吾師忽有聞陵之行奉教無緣惆悵奚似陳白菴先生守郡九載得士良多聞待吾師之意也徐徐下陳蕃之榻矣倘值便羽和寄數

有以當問字

汪清湖日今日之秋音壁不可聞矣當年一別之後漸寒荒涼與君家空堂同一傷感

東馬再來

汪洪

匆匆別後數日如失每思天下奇山水易得而奇人不易得以山水言至赤城天姥之勝而極矣若非道兄挺生其間即卑戲劉阮斗量寒拾亦何足為桃花松樹生色哉西湖數載心盟極鵲詠唱酬之樂殆生平所未有私意道兄英年高第絕世才華定是鳳池驚禁人物而乃遠涉滇南際隔萬里臨風悵快我勞如何然僕有一說于此譬如宋王東家子終日牆頭習見亦豈

尺牘

第九冊十五頁

卷四

胡周

平平無奇惟置之巫山雉浦間如今人作藐姑神仙之想所謂看美人者宜遠而不宜近愈遠則愈妙矣六詔雖屬遐荒山水想亦佳勝但不知靈鷲摩蒼蒼塔塔能彷彿天台萬一有所恨雁飛不到不能無天末李白之懷竹望道兄赫赫賢聲與鳥俱飛指日入京永明杜駕過我乞將瀾洽新咏一卷水雪見貽不敢望鸞雙馬金囊也

答徐野君

胡周

仁兄覽雪仙不負異品最從社刻想見玉山繼袖別者耽吟

之下。樂而忘。因思風雅一。道惟靜德。古客之人。能發乎情止。乎理。與蘇麻。君子實勞我心。客冬來。筋骨。乃得把酒。幸衣。痛。楚。猶。不知。天壤之間。何樂可以。踰此也。弟月初便擬刺舟。潮。上。應。穴。固。循。兼。之。春。陰。積。雨。殊。畏。出。門。正。買。得。一。初。即。日。南。登。而。遠。條。忽。至。拜。接。現。面。不。勝。肩。舞。所。云。因。胸。中。間。架。未。定。難。以。展。詞。應。律。少。俟。當。齊。沐。請。教。耳。

汪憲清曰。予。子。孫。風。流。人。豪。靜。德。古。客。數。語。足。能。解。如。野。君。者。

紀映鍾

去秋弟以愁思萬種。心骨俱碎。匆匆一晤。未得與吾兄作竟日。

尺素 第九冊十六頁 懷叙

譚更聞行裝促甚。怵怵別去。中心念之。殊覺慘然。仁兄何日有。就葉之興。以續此快聚乎。春仲弟或隨家君作西湖遊。當來拉。吾兄索興。快意痛飲。深談以罄我兩人。夙抱耳。然仁兄千古風。流。一。時。名。篇。文。章。意。氣。具。足。傾。動。當。年。撰。述。想。當。益。富。能。覓。便。鴻。南。我。兄。也。出。懷。乎。

徐子孫曰。余。子。孫。胎。在。母。腹。中。時。余。兄。乃。於。三。十。年。後。而。家。長。安。被。謫。此。書。未。竟。增。感。

張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蘇子孫 南屏一晤。世遂滄桑。二十餘年。昨復握手。故人反似新相知。亦一樂也。迺思春波影甫就。奇秀初家叔。暨道闊與弟。初語。少。

年與遇。各各飛遠。雲霄轉盼。間淪。匹。凋。落。舊。朋。無。幾。而。懷。譚。相。見。雨。人。鬚。鬢。咸。霜。固。知。怨。界。光。陰。勿。堪。多。戀。耳。西。里。和。言。新。長。兄。痛。加。針。灸。受。我。斯。殷。若。近。世。浪。稱。浮。說。甚。非。所。望。于。深。交。有。道。也。道。闊。遺。稿。附。去。數。首。披。覽。之。餘。想。當。嗟。嘆。

查于周日。麻姑一去。海生。射。人。不。學。道。誰。免。斯。數。語。有。文。章。一。事。可。以。百。世。千。秋。

張元時

與徐野君外父 夙夜。著。獨。還。聯。遠。無。幾。不。覺。歲。紅。送。雨。新。綠。窺。處。已。是。暮。春。景。色。遙。想。巢。青。閣。上。與。蓋。思。昆。季。刻。燭。拈。詩。臨。風。淪。落。高。懷。遠。韻。真。足。凌。轍。古。人。曾。董。大。也。及。稽。道。人。常。於。此。中。流。連。不。能。去。今。得。夫。子。而。三。

尺素 第九冊十七頁 懷叙

汪憲清曰。廣。平。才。思。清。華。典。向。翁。正。足。當。水。玉。之。譽。與。汪。情。滿。北。道。州。還。

王

迺兄。瞻。胸。錦。繡。觸。手。琳。瑯。不。待。痛。飲。讀。已。知。其。為。名。士。矣。客。歲。舍。弟。過。棠。拂。拭。之。雅。歸。來。池。然。若。所。不。知。幾。終。夢。魂。薄。具。若。箕。一。握。錄。史。二。則。以。代。揮。塵。之。闕。少。日。當。攝。衣。叩。門。願。風。同。道。足。下。儒。宗。仙。百。輩。七。親。人。楊。子。佐。亭。淮。南。丹。鼎。二。者。必。居。一。于。此。弟。請。濟。沐。以。從。

徐野君曰。古。有。雲。霞。之。交。自。不。同。于。塵。俗。求。之。晚。近。實。難。其。人。試。觀。其。對。情。懷。幾。于。身。安。入。青。雲。矣。

與徐野君尹朋錄送

方炯文虎

○德○後○未○爆○於○盛○明○維○劇○中○讀○春○波○影○即○傾○倒○野○君○不○啻○野○君○之○
於○小○青○也○幸○晤○高○仲○耳○野○君○近○狀○頗○悉○不○識○尊○刻○已○告○竣○否○不○
識○小○青○傳○果○出○支○小○白○筆○否○或○曰○小○青○竹○字○耳○不○識○傳○小○青○者○
○吳○於○子○虛○亡○是○公○否○乞○一○示○下○為○荷○嗟○上○滄○桑○以○來○典○刑○
○盡○矣○安○得○日○與○野○君○先○生○遊○而○聞○所○未○聞○乎○言○之○慨○然○肅○此○統○
○候○

汪君清日筆勢參差墨落若古銀鼎屋漏痕

大前

第九十八頁

陳鈞

陳鈞

尺牘新語第十卷目錄

○惜○滴○子○曰○木○有○瘦○石○有○疊○犀○有○通○皆○物○之○病○也○而○人○且○以○為○
○實○可○見○病○不○累○實○惟○存○乎○追○琢○磨○之○功○此○友○直○聞○過○所○以○
○獨○推○古○人○也○然○魯○人○之○見○溫○伯○雪○子○龍○規○虎○矩○之○間○諫○我○似○
○子○道○我○似○父○可○謂○盡○致○矣○而○雪○子○猶○數○之○豈○非○言○者○淺○而○不○
○言○者○深○耶○朋○友○之○義○過○失○相○規○自○當○積○誠○感○之○于○臚○所○云○以○
○龍○比○之○心○行○儀○泰○之○術○者○豈○獨○朋○友○為○然○哉○通○此○意○者○可○以○
○事○父○可○以○事○君○集○規○箴○第○十○

與王肅生

唐時升

與王百穀

郝敬

尺牘

尺牘第十卷目一

自明

與田青玉	郝敬	與李小有	張元輔
東高葉旂	陳龍正	答張西銘	徐芳
與施仲木	曾吳撰	答江陵人子	侯方域
正同學書	張德孫	與姑蘇同人書	嚴首昇
與陳石丈	文德異	又與王季豹	嚴首昇
與王季豹書	嚴首昇	與畢東郊鄭樵	嚴首昇
與程子開	俞舜	與友人	周圻
示弟	朱吾弼	與友人	宋之璜
與汪曾瀚	查和如	復與存古	宋之璜
與姜神超	王恩任	與友	汪洪
簡良懷碧	葉秉敬	東李笠翁	曾吳撰
奇龔華茂	張端	問余命之足疾	徐穎
東來味齋	魏大中	與社中諸友	徐穎
與張宗箴	周圻	與龔華茂	李逢陽
與吳幼安	楊希淳	簡黃龍岡	徐穎
與友人	金大有	與同志	徐穎
與程子開重	俞煥	與陳眉公	徐穎
與友人	溫璜	簡章伯成	徐穎

與宋興左
與張子漸

張次仲
江滄

與汪然明

陳繼賓

與王濬生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箋評

同學

登
望于周

泰園

規箴語

○與王濬生 三易集選

唐時升 叔達

兄宏才大度所至搜訪人才講求職事自是一代偉人第願于
聲○音○笑○貌○之○間○常○加○敬○慎○瑯○琊○門○第○赫○赫○所○謂○公○侯○之○子○孫○有○
山○河○之○氣○象○況○又○早○著○才○名○取○高○科○居○要○路○雖○卑○已○尊○人○人○向○
疑○之○詩○言○威○儀○抑○抑○爾○雅○云○抑○抑○客○也○無○所○之○而○不○加○簡○飭○乃○

尺牘

第十冊一頁

規箴

目錄

謂○之○密○耳○蕭○子○明○舉○扇○一○揮○謝○萬○如○意○指○四○座○足○下○宜○深○以○爲○
戒○世○固○有○目○攝○之○恨○至○于○刺○骨○者○聞○在○兵○部○同○寮○皆○畏○而○不○親○
畏○而○不○已○乃○成○疾○惡○矣○幸○無○忘○鄙○言○

徐野日忠厚謙恭待人接物豈惟免禍自能獲福彼蘇
蘇○者○因○習○焉○不○察○耳○然○赫○赫○之○門○肯○以○此○言○進○者○誰○

與王百穀 小山堂選

郝敬 楚望

翰墨雖遊戲亦頗能崇人尼瞿二老則墨過多年算皆不及
惟○柱○下○長○生○檢○其○文○字○繞○五○千○言○若○檢○翁○不○知○過○幾○五○千○近○時○
王○司○寇○汪○司○馬○老○作○蠹○魚○乾○死○案○頭○豈○二○豎○傷○人○翰○墨○爲○果○耳○
翁○眼○如○曙○星○口○如○懸○河○省○積○用○之○皆○是○不○死○之○物○而○以○恨○尺○于○

除其惡習無當也相愛之至效其悽悽如此

汪精衛曰自古文人韻士遊心翰墨一生精神泊沒于此
道者何限故知貪愛沉溺真是大病都京山之示百谷
先生豈非
封翁榮誥

與弟書 松壇雜著

顧二樂人正

昨閱先儒集中云學問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
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于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
是朋友便發明得仔細吾謂必須是直諒多聞明道之友方能
仔細不然自己識力未到一不虛心擇交最易受誤固不如明
師之開大端而益我弘多也且學問用力得力俱是他代人代不

尺牘

第十冊二頁

增補

尺牘

得的果能從大本處身體力行一旦貫通較之委曲論難者倍
加親切至親切處朋友多有未及到者我若身到不費辭說而
已曉然此時更為印證于師無不丁斷故知藉藉友尚藉師雖
藉師尚藉自家努力至于古今典故以備見聞者亦在餘功搜
羅探討有疑處無友則闕之有友則贊之可也先儒之言正須
善于體會吾弟幸勿執此一味藉友而自其業

查于前日書中說得宜明徹即是此時

與吳令問 美身居雜著選

汪 恒 殷武

兄之北徙也方將外相友朋親戚之龐內竭心志筋骨之苦

及擔簪思一得當以報二人答如已意誠善矣計誠得矣語云
舟沉釜破在此一舉若徒歲月優游光陰荏苒舍北雍外更不
得一北雍焉吾兄寬展地也舉業一道惟在揣摩熟能生巧往
飯中的矣有心立身全不係此拘攣動謂于此窮性命定淵源
真夏虫之見哉秀才以天下為已任何如乘時藉勢更足建立
于無窮也吾兄勉旃

徐君曰發語極峭逼人正使人
足傳不得友道中不可少

郝 敬 楚望

吾里中士子異言異服婦女披縞持德子修西方其老人年登

尺牘

第十冊三頁

尺牘

尺牘

酒色表悅則問鼎器拜黃冠講嬰兒姪女養水燒丹市井下戶
炊牛飲熟先飯沙門求福果而饑餓其父母與兒女家廟則奉
佛修羅人神人鬼而黽勉考世教民風既至此矣請足下勿更
益新改步而趨就半易使下里愚氓信足下無他則人我蕩蕩
平平情之大通希希大何以加此

查于前日書中說得宜明徹即是此時

與李小有 雜著選

張元輔 相宸

晚九冉耳庶庶也方為蜩角之爭不願羈絆之端試問身心

性命安頓何地茫然不自知也○行善之人如春園之草○不見其長○日有所增○行惡之人如磨刀之石○不見其損○日有所虧○夫其長其損○他人莫能知○而清夜捫心○端居深念○風雨晦冥之際○昏極忽明○則名勞獲之餘○倦極忽返○心珠一則○智鏡四開○未有不歷歷自知者○一事錯而流禍無窮○一念差而種毒不小○一言舛而貽害莫收○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而已○

不向雲旂 幾幸集選

陳龍正 傷龍

夫仁人之好學者○不毀人易○不譽人難○不譽生人易○不譽死人難○是○二分教○不必謬其權衡○而反忤○是○以爲非○乎○故信難○設○其○謙○益○益○決○不○顧○此○意○則○俗○夫○之○舉○墓○而○已○

徐君曰○言人所謂寧爲善○

答送卷 氣山集選

徐 芳 仲光

士以隱者不患人侮○而患人之不見○侮○則忘○忘○則隱之地得矣○梁伯鸞一代偉人○乃至爲人賃春局○踏塵下其簾○係屈辱○又不知爾許狀○今借雖困卑○不至人備○勞○不至春什○未爲失我也○又我輩法世○自有中道○固不得苟且以隨流○亦不得孤刻以異

衆明鏡○善知而物不仇○以美惡之來○一過不復有也○今上人于所交遊○大抵造多可少○如雖膠漆○繼必冰炭○豈盡人之無良○無亦責人者過○詳自處者過○隘乎行有不得不不可○不反而求之也○

往陳君公以僧門爲一大養濟院○心甚趨之○無論他人○即如我輩今日正其一種○既爾比肩○繫籍○又足較長短于其間耶○上人查小耐之委地養晦○是方內方外同一安穩○法過此二三年○東西南北○又可再卜所向也○

汪德濟曰○仲光制菰冠絕一時○余素所服膺○觀此○使人覺心冷矣○念上真老于世途之言○我輩一切當以此自責○便自享平人之樂矣○東坡居士喜爲醉者所侮○其即此意也○

與施漁仲書 新校堂

曾與撰

兄飄然高蹈○如赤松子仙遊○視蕭相國○漢廷祇紫不啻然一笑○乎然閉戶著書○正在此時○無帖括之累○頭巾之縛○史遷杜預唯吾意之所之○此吾輩善占便宜妙着也○若以爲隱居放浪○業已謝去巾帶○遂可從諸少年作狹邪世外之樂○則是張子房不辟殺訪黃石公而學魏公子之飲醇酒○近婦人○此古人爵爵不得意而求歟○不得者之所爲○兄今方爲天下第一等快活之人○作第一等高尚之事○無錯認題目○倒行逆施○效日暮途遠者云云也○

查于周曰飲酒近婦人古人不得志者之所為而今人以爲樂即此一事今古人亦不相及可想見矣

答張西銘集選

侯方域 朝宗

來事已悉西銘清識至德本末瞭然亦不必屑屑與角逐也若痛謂朋黨所以報漢而漢亡於朋黨道學所以扶宋而宋弱於道學此其故在上在下固兩失之然欲爲調停之說則君子不取蓋與其失身無益不如終守道也數年來廟堂野處離離之山苗歎鬱鬱之松澗位置失決以致鳴鶴在郊烽烟匝地誠宜大破藩籬收拾才賢同舟戮力亦已晚矣而當路乃堅報復恩怨之旨借伎刻爲孤立以聳動人主而風資處士更有嘖嘖

尺牘

第十冊六頁

卷八

集選

持空函以邀之者不止所指一輩說者亦必顧西銘鍼漢士之福狹藥宋儒之濶迂列方就圖與時消息不識果遂以爲可否昔者胡伯始之中庸辛切安之曠達其初皆享盛名而後乃不徒無濟於時且甘心喪其生平某深願西銘之鑒之也貴鄉虞山之爭故卜長洲之去國爲數年來極有關係事長洲已與日月爭光天下所觀望者惟虞山與婁東耳語云行百里者半九十西銘必有以處此敢因明教而借及之

江慎清曰予嘗觀古今來士大夫勵名節者必主恆退明哲之謂何天下事不必要大分曉幾分曉便糊塗矣如此此言激論非深交之厚者下能言亦不肯言

答江陵詩社八子 謝國乘選

嚴首并 于

未有今人不慕古人而有所獲者要其慕古人正非優孟古人譬如司馬相如慕蔣相如非有一毫相似且某古人未必不遇古人如武侯自擬管樂豈但管樂而已哉然學古人可也學古人不可也

查于周曰但不識千古韻爲之聖人祖誰氏之學

○○正同學書 志孟編選

張續孫 宗緒

近來文字之禍百怪俱興往往制爲荒唐詭僻之事附以淫亂猥褻之詞謂爲藝苑雄談風流佳話甚之曲筆寫生規模逼肖

尺牘

第十冊七頁

集選

目錄

得見香魂搖色奪致性易心其意不過網取蠅頭耳在有識者固知爲海市蜃樓寓言幻影其如天下高明特達者少隨俗波靡者多彼見當世之所謂文人才士已儼然筆之爲書耶布天下如此則國房兒女敢簡越閑未嘗不爲文人才士之所許乎日天良一變或猶憐憐乎畏鬼畏人如此則恣肆無忌公然雄張溢矣若夫不讀詩書未開神法以雙黃童紅女幼弱無知血氣未定一讀此等詞說必致輕破混沌邪惡積生拋棄性命毀蔑倫彙小則放身大且滅家嗚呼與言如此稍有人心者能無不來而慄哉且人心之禍酸爲風俗風俗之壞積爲兵戈豈

水火災厲其應如響讀昔者可按牒而稽也我輩夙慙難消
多致有才無福時時以忠良正直為心事以利人濟物為主
尚恐功不勝過得罪余影觸忤神奈何取聖賢經傳之字書
諸妖魅淫泉之聲容其為侮慢褻瀆不且萬倍于狼藉褻瀆
乎禍天下而壞人心竊恐千劫難悔可不痛哉可不懼哉

汪增濟曰保保長言真是英雄本色其筆更駕得有
春山雨道秋水蕭瑟之妙盡骨既清覺衆無上

與陳石丈新鈔選
文德翼 用昭

明月入懷畢竟幽冷不如朗日在胸以赤腹投人也

計憶滿日悲情帶令人可敬不
可想見燈巖先生之胸臆耶

第十册八頁

規箴

自怡

查于周曰意能簡

遠語亦清新

與姑蘇同人書 澤岑集選

陳 卓 默公

國雅之選甚善但一言奉規寧嚴毋忽近見紛紛操選政者大
約以爵位之崇卑為篇次之多寡先後友人潘蜀藻笑曰此直
一部有韻之續神便覽非詩也仁兄主持斯道自應特出手眼
諒不使西河沿洪家與妙選爭紙貴賤壇良有幸矣一笑

查于周曰是矯時尚之論其實
有韻語神便覽甚不好看

與王季豹 淵園集選

嚴首昇 予子

人有不為而後可有為歷數古今斷未有廢事不為得成一事

亦未有無人不交能得一人之力者弟自分才疎意廣病正坐
此等以自礙因為仁兄矻矻矣

又

此輩小傳小叙小記頗足開顏倘授以帝王本紀各臣列傳便
闢筆矣與之言性言天能盡齊到與之談天下事能縷縷指
掌連牘不盡乎辟如小匠築斗室石櫺竹徑置如意一旦委
以未央殿承露盤應袖手爾而顯輕薄前輩凌厲一時去井蛙
幾何也

查于周曰人亦有無人不交不能得一人之力靡事不為
不能成一事者良由性天未明事理未達以致心術不

尺牘

第十册九頁

規箴

自怡

和眼境不寬能小
而不能大故也

與程于岡 淵園選

俞 嶠 書庵

到越城鬱鬱無善狀盼望湖山幾如天上矣新製諒盈箭語云
文章如面何特惠教以當把臂于岡也閉戶讀書自足絕紛囂
却疵累古人以名如畫餅饑不可啖自是至言吾輩當畏之避
之安可一游之耶不脛而飛無翼而走此時原不許以人事容
心願與知已勉之

汪增濟曰于城名教須從莠業得來繩
過驚逐之輩讀此不亞棒喝晨鐘

與畢東郊郎撫 遜庵集選

葵復一 敬夫

聰明不及前時道德日衰初心雖退之語而台臺為我指出迷
今汗出透背矣外典有言利刀割泥泥無所成刀日就鈍良可
慙歎

○示弟
弟于周曰昔一人華農蓄一鎗甚利其子將從屠沽兒遊
遂以是鎗改送行劫錄猶故錄也三易而達其本天與
人以利器願所用何如耳用之有成則鈍刀又何難焉

一扎奇吾弟不暇長語第謂做官當如將軍對敵做人如進千
防身將軍失機則一敗塗地處子失節則萬事瓦裂慎之哉
徐野君曰今世上如將軍失機處子失節者
何復安得人人書與一通沐浴斯言乎

尺牘

第十冊十頁

規箴

○與友人 寄寶堂選

周折百支

古人云有一語而傷天地之和一事而折終身之福者切須鑒
改今之為書者豈止一事豈止傷天地之和折終身之
福慢然為之全不知警哀哉

徐野君曰折衷中肯作
如是言造謠不淺矣

○與汪澹清 海潮館

查相如 蘇若

足下道義日新山靈擁護久矣奈何今向寥寥十年杳然
老向平三徑猶松荒留陶令耶學道人須當勇往悠悠忽忽四
大難待大抵景中人盡是風花人中景總是胸襟一笑空山千

堪人語足下以為然乎

徐野君曰一笑空山教誨非趣俗人能能道此以傳
清道心之類彼而又友之策發何患不日進

足下觀物如明鑑而守口如覆瓶防身如履水而愛人如冬
同室勿昵為腹心共胞勿輕與肝膈尋常宴會上之勿議及朝
家大之勿語及政否不佞常與諸同寅一諧一謔皆為後日排
榜之資殊可鑒也

查于周曰實是名言吾輩
皆可書一通於座右

尺牘

第十冊十一頁

○與姜神超 新鈔選

業業敬 衡衡

原稿諒多照寬幸付我使知所裁昔郭夫人傷類補而益折不
佞之類政類足下為白梅體琥珀屑耳

江陰湖日譚氏稱不缺點不成世界反覺女婿氏多事干
謂青山滿嶺東之缺則又以補為妙此敬君先生之廣
以未類體

與友 且生齋

諸 璧 鐵園

竹裏迷人牆東避世前賢高致懷想邈然人世以來和光未
乃清泉白石之致幸屬性生又恐為脂韋沈却故山谷云不如
壁立千仞此又非近今所宜奈何顧二與治贈德妻詩云云

不竹時吾近與紀習始知果爾要當以惠更爲洽矣

徐野君曰予以三字

與李送翁

注 淇 情 適

昨接劇談如焚裂試并剪快甚快甚承惠笑語一刻足令文
人莞爾逸士嫣然寧第吾輩酒酣耳熱冠纓欲絕哉使笠翁操
油素握不律制無休不至驚鬼神泣風雨不止也焚硯閣筆
大是晉處士長卧草間箕踞而下撫無絃更覺清風設設爽
氣逼人吾兄將無會心而得之弟敬爲誌一言曰沐日浴月百
寶生天地大文不可舒敢走赫就以詢

又贈

第十一十二頁

又贈

查于周曰仙家每稱火氣交梨若名場

梨栗則缺有仙氣亦可超出風塵
徐野君曰近翁才清浩汗所作必石破天驚備滿以爲筆
於語規之使人感而不怨實十二揮百處自足不同

蕭夏懷碧

王思任 季重

麗人果解事此吾針透量酬之金帛可也若即欲爲之作緣恐
職方亦自嶽嶽買魚銀貓則可買鱗魚銀貓無此理矣

汪德清曰

語自莊

張 壩 石 宗

十月初十日歸湖上魏塘一函尚沉笥底遂更不敢發恐鳴鴉
之聲唐突庭際賀燕耳兄才大而膽薄守峻而性慳行高而氣

特已而不肯聽于人此華省六館之良而非守令之器東
三西獨讓再座遂悟退之譽則有餘矣無留臆懼無遺科立
踐循良之賢恐未足也竊真兄大其屬弘其量平其氣使人職
詳而勿遊于虛或者其濟乎

徐野君曰賢令之重與賢相同功虛文虛而實意衰最是
病痛石宗可謂語語中肯自矣座右有此則何患屏上
無名耶

問余希之足疾

會異撰 弟人

兄近來足疾知未脫然頗疑兄不能慎疾我輩少年時耗費精
氣無異破家蕩子中年得病此債主持帳簿登門時也但能忍

又贈

第十十三頁

又贈

節嗜欲稍償一二彼亦有時而去然宿負未完一二月後不能
不再來問我使着實省書積聚遺欠填滿一去遂不復來矣兄

之足弟之肺殊爲同病留此一雙脚他日小則拜跪上官勝底
民事大則跨馬提鞭馳驅天下極爲要用物事不可不善養之
也

汪德清曰看得雙足如此鄭重須是努力扶持

東康味澹 文樂遜

魏大中 孔

試前嘗以屬語奉告老父母矣日者惠顧談及豚彘試文過蒙
獎掖津津不倦感刻感刻然得毋遂班之某某玉樹之問耶

語未成窘幅蹇步反而自知沐愛逾涯翻覆其真儻其名或反
前乎孤寒而有文者愚父子於是得罪於州閭鄉黨也錄名送
府等夷視之使濂兒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故其進是大有進
於濂兒也使縉紳子弟皆知淺學之不可倖邀而咸鼓其進是
大有造於天下之爲縉紳子弟也夫子弟不同其所詣何如而
以父兄故槩觀前列噫亦太俗矣且縉紳子弟之未能文者而
槩爾前列無論非寒士所甘抑何以謝諸縉紳子弟之翩翩而
實能文者也

徐野君曰古道名言直使鬼神飲
奈何上感動天下之賢父兄事

新語

第十册十四頁

規範

自怡

○與社中諸友 稽虎齋
孔明天下才也其言曰苟全性命于亂世然則處亂而欲全身
蓋亦難哉今世文士盛相稱引招致虛名深恐染碼之申屠生
其兄早已及此也諸君子慎之

汪濤清曰此野君弟也年少負
才而能作此語所以爲難

○與張宗緒 越園通

周圻 百史

黎而核而根而幹而盈把而徑圓凡數十年始殺青而任刀筆
竹而孫而龍鍾而斧而漚而粉澤凡經三十五手而成側理始
可供印氏人而雅而壯凡數年而辨之無文數年而盡識字必

十餘年始解文義乃災黎而鑄鐵手造紙而印淫書解文義而
逞淫邪之筆其雙瞳而讀非聖之書成諸天者如此其難用之
人者如此其難吾所不解

徐野君曰奇論快論使父木
者通身汗下至宜驚駭

○與真華茂 鐵餘集選

張壇 居庸

終中丞向雲倩言華老作令自有餘第不知能辦賊否弟聞此
益爲兄慮昨付手札絕無投報任重之虞徒作怨生望死之
不勝駭異今日作令尙得鳴琴種花哉民愁生怨詎賊至煩
累猶可爲計獨錢穀收解不清至爲上官所撻便有性命子孫

新語

第十册十五頁

規範

自怡

愛將順趙承役胥長技當謹防之局外借審典局中遊亦絕不
同兄須整頓精神以保終譽毋使人謂兄只會辭官不食飯官
也第年來日日分謫此行端望分輝多病無能不得赴召果采
芻蕘亦足敷補海嶽也無物將愧以此代貧者之贈

汪濤清曰痛快之極使富者受
其法喻以此將免窮而不受

○與吳幼安 遺稿通

楊希淳 道南

吾鄉口語難調而吾兄復爾多故恐不若素居爲便也一二同
心見過正自不妨款洽略涉他輩便當敬而遠之蓋飲食雖係
細故而口腹之徒視此爲重見款者既有得炙之歡不與者當

生染指之恨。況夫矛戟之危。常生樹狙。柄鑿之隙。每伏笑談。加以吾兄腹腸。洞豁心在口上。稍爾霽醉。不覺議論風生。知者謂其無他不知者以為口實。蜂蟻有毒。所宜慎。獲管人謂太丘道廣。廣則難周。如幼峰兄輩。自可時時過從。此外惟宜引滿。獨酌咏史。漢一二篇。間有吟什。止可示一二知己。既不宜發揚。已美亦不可評駁。他作此則兄自知之。不必言也。

徐野君曰。能避此等佳言。豈特避禍而已。且自遠禍。避難。

○東黃龍岡遺稿選

李逢陽

僕舊嘗語人曰。一官有一官職。事何擇崇。卑之官。即甚卑。况

又續

第十卷十六

規

自修

亦只是人。不稱官。非官不稱人也。夫子此語。以不可知者。作之天。而以當自。蓋若此。之已。即。次。亦。自。泰。然。胡。止。官。常。克。舉。而巳。如何如何。

汪龍溪曰。如此平心。而論何事。不可為。

勸友人

金大有

聞吾大病中。時時發怒。于僕。僕無損我。我之損于僕者多矣。幸重誼堂之戒。勿以明月珠。輕以彈雀。

○與同志
初微選

銀沉

今人好聞葉子名。曰馬弔。巧變百出。善此者。即似痛飲讀。稱名士。矣。不則。群然。目為怪物。此正舉國皆狂。而一人不狂。必使之狂。而後已者也。士君子。或出或處。進德修業。總須及時。月。人。去。甚。可。畏。也。陶士行。常謂大禹。惜寸陰。眾人當惜分陰。真名言也。蒲博之具。彼以投之。江時。流葉子。愚請界之火。雖然。但可為同心者。道以兄勤敏。篤學。有心。經世。亮不至河漢斯言。

查于周曰。切中時弊之言。如顧樞之蘇針。能令鄰女心。痛。若因此。改圖。善。戒。豈。不。是。福。無。窮。

○與程于岡

俞

弟于初二日到越。城枯坐旅中。鬱鬱無善狀。一江之隔。渺若天

又續

第十卷十七

規

自修

漢然。夢想無日。不在吳山左右也。吾兄發憤下帷。如有新製。幸即飛緘。寄覽。古文。文章。如。而。欲。以。此。當。把。臂。耳。閉。門。讀書。自是取功名事。亦是免憂慮。事。畏。名。甚。于。畏。虎。當。與。知。已。共。勉。之。

汪龍溪曰。人人作閉戶先生。便令天下無事。方知名教中。準地。只。從。疏。業。做。出。豈。是。畏。名。如。虎。迷。了。却。一。生。為。魔。

妙論。正。今。驚。名。者。如。冷水澆背。自然。喚驚。

○與陳眉公

鍾

相見甚有奇緣。似恨其晚。然使前十年相見。恐識力各有未堅。處不能如是之相發也。朋友相見。極是難事。鄙意又以為不然。不相見。思。相。見。之。無。益。耳。有。益。矣。豈。猶。恨。其。晚。哉。

徐野君口相見恨晚之說皆虛妄耳有志者可以尚友古人況阿若此世界者乎

○與友夏

惠秀軒選

鍾惺伯敬

輕詆今人詩不若細看古人詩細看古人詩便不暇詆今人思之

正德詩日有

朱說斯言

溫璜黃忠

兄之賞譽弟也非弟之真也取其似也然弟正顯兄舉似而巴若求吾真則癡垢百出矣如貌山水正在彷彿不然川巖豈免頑石枯木之病哉少君之攝李夫人也領其似也延壽之畫毛

又稿

第十册十八頁

規範

自稿

嬌也貢其直也使當時有善嬌者則其貌而隱其意豈非昭陽殿第一人哉故索真則傾國難邀禁庭之一顧舉似則題題亦足動天下之盛思真之不勝似也審矣何也似我者容我也弟之願兄者此也

徐野君曰世上事大都半假半真若必直窮到底不幾水至清則無魚人至清則無徒即行不得哥弟終須吐出

與章劍威

殘夢集選

汪淇修清

自丙丁脂轄以來足下五至衙門今又六七往還矣長安秋塵十丈風沙堆面他人處之若不可旦夕而足下如入關苑蓬壺在家若客處旅如宅豈所謂丈夫志在四方耶且世人離鄉才

南京華武求貴顯或求富厚莫不挾朱提白銀而歸以肥身家

窮妻子今足下矢志高節口不言錢件連先生非有求於平原

君也明矣每見往惟空囊來則垂囊曾不博升斗以免家人之

啼饑終年僕僕道途奚爲也君來仲氏叔子入虎林輒遇我每

言懸金不給子姓男女待哺者三十餘人山田石確日苦追呼

其望家督手援矜不啻涸轍解也僕代爲區畫偶獲便稍藉養

殮但自笑黔婁妻貧能救寒無之厄今願足下稍爲更抑滿官

身以君之才何期不得兄長安諸公卿誰不知有章生者古人

因時取功名乘堅策肥以爲鄉黨妻孥尤龍茲固議時使僕此

何爲達人避匿觀高軒而若覩也哉至於裂眦罵座尤非處世

善道首陽爲拙拙下爲工此非達人良族耶昔賢隱遯唯是

坏閉戶而足下遂首垢面願足於金門石渠間何哉秋風凜烈

惟冀足下結別南歸當勿以鄙哉汪生惟志在溫飽也僕近有

詩云貧家亦作田園樂遊子風塵總未知敢寄斯言以爲勸

黃花新釀已命家人早治以待矣

徐野君曰反北山之後文作南應之寄彼汪子一片

熱心尤于韓矣此實山林經濟不同京雒道途

與朱岷左初微選

張次仲元

拙句請教可以窮溪酒相償相如云使城人起而雙留秦坡不

入請完壁歸趙吳才老韻補貴友處既有此書當倩一力往索
蔡邕得曹娥碑夜暗手摩其文而讀吾輩垂老讀書尚可遇且
暮耶切囑

徐野君日餘歲年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豈

可謂老而不讀書耶元始先生教我矣

與汪然明

陳繼儒

得書云賢郎有志今霍然否念之龍王堂俎豆蘇白二先生大
是勝事然無勝流協濟一掌不能獨指何以繼之昔人見同僚
製器頗心動已估其料價即封銀如數緘之批曰且休後誰任
時總出且休銀幾數千金請以蘇且休應主人何如處末世而

尺牘

第十冊二十頁

集

自註

當多客之地凡事皆推廣此意亦亦亦也舟名觀葉亦佳是
中無佳對第曰惟活水快風好天良夜曲盡舟內外風韻謹題
上贈情生詩萬變已極恨不望見於湖山間才鬼不如真神仙
其情生耶

三德堂已冒道人與吾伯然男交誼最深其往來諸牘皆

自手書未刻稱也從與可高齋請而得之但覺筆墨之

易漫漫耳

與張子漸

法名濟美

體中未平復宜閉目閉坐離書藉屏思慮靜聽溪聲鳥語可耳
山瀑瀾路定難走訊薄酒數壺聊以養和不堪半醉也

汪德清曰大類吾人風味類
之十七帖中不復可辨

第十冊二十一頁

集

尺牘新語第十一卷目錄

情漪子曰：昔人清談致亂，無濟國家，而後之追咎者，舉芝蘭王樹輩，悉等於誤蒼生之寧馨兒矣。其實清談何病？獨執事奪婢狗寶，驢鳴諸行徑，為可嗤耳。然猶美其名曰任誕，任誕之與恣睢，相去幾何？若夫捉麈談流觴，唱咏若柯，鍾舒妙緒，無窮如有人入見孔孟，出見莊周，杏萼琴聲之聞，忽雜以蝴蝶栩栩然，王思遠丘明士更迭進御，亦復何傷？集廣達第十一

與錢牧齋 蕭士瑋 復龔中丞定山 胡介
與王靜觀 沈承 與張依水 谷應泰

尺牘新語

第十一卷目錄

尺牘新語

答劉元圭 張鹿巖 答王道樹 金尺
答張尹來書 孫治 寄徐典公 謝肇淛
與九陽 王鏊 寄廖太質 郝敬
與杜六符 李繼白 東王玉式 艾寧
與金治王 陳周政 寄吳無偏書 韓詩
與鍾伯敬 胡宗仁 與周星階 尤侗
與顧平仲 黃虞龍 寄鄭孟慶 謝肇淛
與謝允臣 姚希孟 與友人 姚希孟
與謝子將 蕭七堦 與徐麓菴 錢希梅
與謝下諸公 謝式相 與周叔齊 林之藩
與王千一 郭代 與程泰滄 陳杜
東注梁公 郭代 與程泰滄 陳杜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一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箋評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閑
汪 淇備清

廣達語

與錢牧齋 春浮園選

山中國史足娛兼得好友相與晨夕此福當矜慎享之異時生中書堂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身肩天下之憂苦思欲一唱渭城不服矣璋居家一無所為然後世或以類廢誤人高退未可知也

尺牘新語

第十一卷目錄

尺牘新語

查于周曰：良辰好友左圖右史，此種福造化最所厚者。人常於此草草錯過，吾輩今讀此書後，倘遇此際，庶幾

復龔中丞定山書 新夢選 猶算

胡介 彥達

介與定山去歲大夫知非之年止三四歲矣，亦當思一躍着水一退步。且先生試回首四十年來，凡人間世，滄桑陵谷，升沉平險，以至尊官要津，盛名好色，凡風流得意之事，風波失措之時，定山閱歷，無不盡矣。以今觀之，都如一夢，更四十年亦只如此。嘗憶唐人不待管絃終，掩輟背花去之句，為有道人迅絕耳。定山智慧如水，肝腸如雪，安得止以慧業文人自了也。此是問

看之第一着然非決絕退步人難得下此閒着耳留意留意

江陰黃梁爾許時已了却盧生五十年富貴癡人必
待後悟者即在箇中讀此暮鼓晨鐘猛然深省宜乎
野老劍氣景佩
參遠不置也

與王靜觀 卽山室選

沈 承 言 列

沈郎家住苕水濱雖心折山陰王先生實紙上交而已里人笑
罵沈郎不值半錢而王先生不遠五百里走雙魚贈我更千裏
聲奇我靜觀靜觀那不慮人并笑罵王郎也弟于世間絕意不
望相知人於人前絕意不開相知口惟憶客歲江上逢兩友還
索沈郎於破邸中爾時草莽瓦盆呼酒就談刺刺不能別頗爲

尺牘

第十一書二頁

集

尺牘

有風有古趣不圖今時又有王郎作對快心快心人生何必
時俗喜亦何必鬼神像但願對偶男子大吐肝腸痛哭一場足
了事矣雖然兄莫見沈郎好沈郎冷冷落落無寒暄小醉則又
顛狂狂狂無定準恐王先生見之亦復笑罵也所惠皆投弟癖
童子皆私誌謂山陰相公別有眼瞞善營人情如此赤手無長
物近我幾幅作報料靜觀決不以禮數罪人耳破浪草勝碎世
膽又出我旋草可謂咄咄逼人適因徙居未暇作序無已請卽
以箋代何如中有一二語爲人笑罵而實笑罵人者恐欠厚道
伏兄削去

余野君日知已之言叙得瀟灑清語亦可作傳之妙也
亦可作白話清談若烈烈堂堂山後身耶何筆之妙也

與張依水 葉益堂選

谷應泰 蘇恭

西湖無柳是美女而可無眉孔雀而可無尾矣童然堤也何煩
青馳油壁之轉轡爲先生東裝北上行李之餘復爲補植此柳
士行種柳武昌風流更勝但我輩折柳之情不堪作別如何如
何倩藍田叔畫西湖種種柳圖裝潢二軸一置案頭一贈先生先
生行後時時展軸一看拂烟籠日如兄張緒可當停雲三過
查于日前後宛轉有致始言西湖不可無柳既補矣又
不其然惟舊而已是書又如見張緒吾令人不勝遐思
答劉元夫 新鈔選

尺牘

第十一書三頁

集

尺牘

險阻場中稍稍得性命之學一被案頭百緣放下貧賤患難無
入不得方信克親平等皆是導師也聞中無復妄念惟山水朋
友猶滯胸臆耳

徐野君日曠達之妙正從山水朋友得來如此立言可稱
簡率

答王道樹 賈孝堂選

金人瑞 聖奧

松樹子便已如法種訖今初離立知人也誠得天假弟二十年
無病無情聞着喫飯再將胸中數十本殘書一一批注明白卽
是無量幸甚如何敢望老作龍鍾歲月哉
士龍將日臨款絕之書惟永許一部遺之一心靈手書
筆如環佩令人入恭無窮何必多後數語之刻而又何

詩文薄技爭長聊加此
一孔亦足手版之畫

孫治字台

野人康麗之性藏之久矣。願循滯迹城市者。足下豈以僕為有
所愛耶。昔君公會牛于平原。仲于鼓刀于井里。彼豈不能如梁
鴻出關。奮連錡。游故鄉。或以甘脆奉親。或以懷德機行。亦各有
其微趣也。若僕則不然。居乏斗屑。行無半菽。局促轉下。臥泣牛
衣。所謂進退維谷。無可如何耳。足下愛我。乃欲為商菴。恐足
下貧士。亦不能助我買山錢也。言之腐心。實增歎慨。
查于周口人能甘守窮約。迥道不踰者。鮮矣。字台真古之
沉真者與。

第十一卷四百

寄徐興公初徵選

謝肇淛

僕之不作二十石而持節河干。非逃富也。自揣生平。脫離之性。
未除猖狂之名。已滿天下。一旦復親簿書錢穀之事。如砧魚。組
肉任人。胎截一不便也。疎散之人。動輒抵觸。法同既密。虛文復
繁。一不留意。誣詞加之。安能以有限之精力。做之無用之地。二
不便也。二十年制科。鬚髮半白。一旦低眉折腰。爭諸年少。亢則
失人。隨則失已。目今驄馬使者。盛氣行部。目中寧復有老太守。
哉。三不便也。體既好閒。性復嗜睡。每至日高。始離牀榻。午飯方
罷。便作義皇。華胥間想。聞剝啄之聲。輒恨其影響之弗幽。況於

第十一卷五百

謝肇淛

胃。薄而化。霜露。晨星。露冕於郊。明之。間以候。當道。顏色。親。米。遊。
細事乎。四不便也。文弱之人。醉飽。青史。行。立。坐。卧。不能。相。離。而。
欲。一旦。棄。置。柔。翰。傾。倒。薄。書。管。之。墓。組。織。之。女。今。之。親。操。井。
臼。五不便也。性不耐暑。每歲入伏。瘡瘍。遍體。四肢。糜。潰。膿。血。痕。
籍。直至。秋。末。冬。初。方。獲。脫。痲。巾。烏。韓。履。九。夏。一。切。不。御。况。能。淡。
越。唯。伏。藉。奈。長。跪。鞠。躬。屏。氣。如。三。月。子。婦。幾。六。不。便。也。族。戚。既。
廣。交。遊。汎。濶。仰。給。衣。食。十。人。而。七。一。聞。銅。虎。之。符。莫。不。延。頸。望。
濟。千。里。畏。糧。戶。外。之。屨。既。滿。幸。舍。之。席。無。處。窮。乏。得。我。青。人。此。
之。失。其。本。心。况。遊。案。未。飽。怨。謗。遠。騰。青。珠。方。棄。白。簡。隨。至。又。安。
能以一身之名節。為他人填邪壑也。七不便也。有此七者。展轉
胸中。計之。惘然。故得河干之役。遂其本懷。然此情。可為知己道。
難與一二俗子言也。安平。孤署。介於河濱。館。千。里。不。為。不。尊。
日高視事。日入而息。心無錢穀出入之計。且無案牘。平反之事。
耳。無。術。揚。夏。楚。之。聲。不。為。不。適。也。所。少。者。赤。仄。耳。然。上。視。二。王。
石。則。誠。不。如。回。思。窮。措。大。冷。司。李。及。南。刑。曹。時。豈。不。過。之。哉。
汪。魯。諸。日。及。照。樂。在。那。署。何。武。不。為。幸。批。人。各。有。志。不。可。
切。讀。之。使。人。淡。其。躁。念。冷。其。熱。心。
答九陽。游山園過。

王

傳

嵩山蘭花正開與二三友石淙之下餐初霞吸晚翠題詩畢上

徐野君日數語耳

却吹氣如蘭

郝敬先

大質足下天地既環宇窄流光駛生死迫羨足下能以一斗酒
銷磨魂壘箕踞蓬頭饕餮作吳語數聲捧腹一笑世上機穿都
盡每指中摸索白晝說想真嗜飲歷落可笑人也

查于問曰此名與時參長城賦同一
與同此

李繼白

尺牘

新詩

卷六

詩

余登漢公辭于讀書于颶武崔壺高處追七子之風流而西
之重無漳流斯岸激浪橫舟漁豎歸來夕陽山紫且風風雨雨
可作詩中佳畫得句索筆墨急書之適且快意一時至第與不
第非所計也

汪藻詩曰建安七子唯劉公幹為諸王子所親曹操威服

若曹氏夫人出拜諸人皆伏而公幹獨手執其一種像

孔大為似之

艾寧子

潦倒半生落落寡遇自昔史山水杯茗之外無適性焉抱束縶
之志避北山之談春雨迷離句餘不出偶爾翻明飲酒詩夷

自得如與深飲則談漫爾言和未暇計工拙也幸教之

徐野君日讀君蕭疎堪為幽人寫照此所以備清云正不
必讀其和詩覺與味已隱躍生紙上也

與杜六符

陳周政

世間惟修行學道有精進無退轉此外皆當習六法矣一
有為比之泡影是非至論安有束帶名場側身挨過刀山劍
而但以太虛浮雲視之耶台兄之歸正宜慶不宜甲也弟謀升
斗養遂遭黑風飄落鬼國苦起備嘗看無官人皆若上真散聖
六符先生曠懷明識其肯以彼易此哉日夜圖歸倘得遂初擬
携手峩眉之巔俯觀下界作何起落此吾兩人談心時矣薄芹

尺牘

第十一

詩

詩

遠將伏唯叱存聊代驢驢一片

王僧濟曰非從苦海不肯回頭彼視刀查劍吹簫然悲
請玉讀一遇又何必日日怕人窺視耶

奇吳無稱

韓詩

雖老失意甚為扼腕然此公火色為月不惑其不捉鼻也近知
九哥善飯頗慰遠思詩闢道遲鈍五十衰白之年向鹿鹿名
目春但冬自朝至暮何事是我近裏者已者一旦眼光落地
茫失向豈不大哀也哉九哥胸無宿物口多直言享福人更須
作福詩今年已食蔬明年即引退南山桑東園豆租覺有餘耳
汪藻詩曰聖秋最時至湖上余與馬臺初鄭氏伯仲詩
思心致足樂也余處素山居有年忽見聖秋明理以道

之北更令人
懷金高風矣

與金治王休港道

盛于斯楚侯

斯福薄不敢妄及願此生得一少年如張緒衛玠王子晉能飲
一斗不醉得一老嫗老黃能痛飲酒記天寶遺事得一遲暮佳
人能歌離騷舞三尺劍醉誦南華秋水篇如此十年則少年者
且魏魏矣老嫗老黃亦欲各求出世大路矣遲暮佳人亦欲尋
到頭伴侶矣斯何人敢不辦西行裝束乎世態如此而已生平
如此而已

江陵漢日人惟入世乃能出世自古英雄豪傑之事不曾
做却一番猶是黃梁未熟以前公案書中三大願還是

尺牘

新語
第十一册八頁

賈逵

自怡

半曉之詞
英雄本色

與周星曙西堂錄

尤何子展

虞長孺曰大地一梨園也今日正第一齣拍板門槌大家厮混
耳但脚色全副丑淨說白一味打諢殊耐不得設使稱衙打鼓
馬融吹笛王維琵琶大蘇唱大江東柳七歌楊柳

徐野君曰全副丑淨固成惡景若要滿場生旦亦無
與鍾伯敬知載集選 胡宗仁彭舉

公論寒門諸子弟敬以名字相聞弟宗信字可復以字行世所

雪村者各宗智耀見起見僕之子玉昆士昆雪村子也皆學
雪門蓋掩苔枕爐香間開筆盈案妄擬堆笏滿牀昔人一門
五賢七葉聯想如是耶公聞之得毋噴飯

汪德淵曰故作調笑語折生
或然而自家說何等高爽

東汪德淵雲堂

黃周星九烟

僕生來有煙霞癖每誦陶隱居青雲白日之句嘖嘖羨玉
手去人不遠恨半生漂泊窮隙蹉跎茫茫九點欲覓一同心之
侶正如拳拳夫子水米昨來西子湖頭始得交吾兄望其風格
知為方瞳綠髮中人及展讀諸編又字字皆雲笈琅函順風問

尺牘

新語
第十一册九頁

賈逵

自怡

適合此其誰備將有靈均遠遊之志欲發軔于二勞撰轡于五
嶽放杖于崑崙泛槎于河漢然後稅駕于三神山異人大聚廣
幾遇之足下能從我遊乎足下當為向子長僕亦不失為禽子
夏耳

徐野君曰仙乎仙乎于姑妄言
之而余姑妄聽之不亦可乎

與顧與治二陵雜

黃虞龍俞言

某性極嗜述聞有涉筆脫即燭去頗不留草居恒自笑身非鳥
帽紅袍何以刻文集今人稱為山人詩文不堪為美文夾雜
只合送官有封書則是不亦禿乎此語請開于何稚孝先生

生乃以書讀我日斯言出使世人謂子只理會入股取烏帽紅袍的秀才不會作詩文壓倒山人的漢子矣且得如子作百千萬紙至于百千萬部豈不世界中絕新光景絕奇意象又何必歸去然後始異今之紙盡木災沿門乞乞者哉

徐野言曰山人之傳固難於朝然論其究竟真能壓倒烏紗至于能解之詩能傳之文又有幸不幸不在多寡也

寄鄭孟磨 小草齋選

謝肇淛 在杭

家室玉得手書甚慰兼悉近况水部自不惡而河上翁尤不惡俗言紛紛但患貧耳而貧非不佞所患也老母在堂不乏菽水

尺牘 第十一冊十頁

先人敬禮足以蔽風雨百畝之田足以供饋粥視一二善宦者誠貧固首作惜大時已過之遠矣吾常謂人生苟存一知足之心何官不可為何地不可居如不知足則卿相不已必思帝王帝王不已必思神仙神仙不已必思作玉皇大帝而元會運世百六陽九之期於心尚以為未足也歷觀古今人所為知止知足不食得不足進者皆虛言耳以敬通仲翔塞門不仕左對孺人右顧稚子此天下之至樂而猶然怨天尤人齋志長恨至謂人言以青蠅為甲客使天下有一人知死不恨事知知已之有無於自家本面目分毫有何干涉此僕所常考鏡于口

而不勝竊笑者也

汪滄湖曰描寫人心不足處果然果然此處一念則頭黃足千金不換此公詩古文詞皆堪不朽即此一讀與聖無數

與俞平弟 二陵雜

黃虞胤 俞言

林和靖以梅作妻鶴作子可謂千古絕韻吾以為不如尚元之宅生白之室快心之香觸心之香沁脾之茗洗塵之水寫韻之琴離垢之竹幸受之石豁性長命之佛經道藏醫俗之各文法書惠風朗月時要我賢內佳兒可令妻子作梅鶴

查于周曰翻案處漸近自然詩大受用

尺牘 第十一冊十一頁

與聞子將 文集選

姚希孟 孟長

知兄潛跡空山使刺豚問奇者無從物色聞之甚慰碌碌應酬終無了期非懷刺報謁則載酒邀賓斷送自己陪奉他人袁石公所謂如妓如奴始不是過弟不幸稍犯此症而兄更劇然弟不畏人之恨而畏人之喜柴門晝閉避客如蛇蝎即以簡俗獲舉吾寧甘之敢以此方進之於兄兄能劑而服之否也

徐野言曰此方固是清涼散正恐久服不得奈何則有放出家奴學道之注在

答沈虎臣 文集選

姚希孟 孟長

長安棋局孤官旁觀不宜對子弟固旁觀人而旁觀既久則力

視之旁觀者誤以爲有所指點而竊竊焉摩之固不若拋却欲
和自理樵柯之爲快然偷閑看棋觀破無限機關此局終欲手
畢竟滿盤俱空楚家漢家蜀黨洛黨皆棋也弟正欲從棋盤街
上學出世法非學入世法也仁兄書中之語涉套已甚異日相
對請試闢何人眼力何如

汪翁詩曰喚作棋盤街殊有深意何以握中

一子終不肯讓人故知出世法不可不學

與聞子將

春澤潤選

蕭士璋 伯玉

衆生福業日趨減薄宋元逸集力索之不得弟之福已不及前
人後人之福應不及弟亦何由讀弟之書乎

尺牘

第十一册十二頁

書達

自怡

徐野君曰運米水淺月輪減寸要亦自然

與友人

彷彿詞

錢梅 彦林

迫人飲飲者寡任人飲者多故君子之教人也但爲人具佳釀
下爲人設福政

徐野君曰此辭解善法也吾欲約法

三章只在三雅伯仲季之間也

與徐麓庵

遺稿選

莫廷韓 秋水

讀來札知况味亦復未佳佛氏稱缺陷世界正須以清涼心地
爲對治之藥可耳所云二生物化此皆屠沽見爲酒肉死百不
惜一如古之稱衡衡玠王訓李賀乃可至今悲之

直于周曰讀言自別加入添
山古佛協令人神骨俱冷

寄韓下諸公 文集選

羅式相 蘇新

弟仗護人之方得放歸田間漱石枕流無所不遺所最愜者公
論耳公論一日不明弟得享一日神仙之福諸公愛我俱乞聽
其自然萬勿以既失之馬還之塞翁使其去福而就禍也

汪翁詩曰古人三擇而進一辭而退故日進以讀通以義

汝惡惡不捨者只是功名心然耳如先生者寧有幾人

與周減齋

新鈔選

林之藩 孔碩

得大著吟咏千百遍自宋元至今七百年無此作矣之落雖過
且鈍曾經一番苦心出一身白汗因得知先生之詩最真惟知

尺牘

第十一册十三頁

書達

自怡

之此真故心悅誠服非阿所好也吾輩一生精神成此一部集
已與日月爭光更何所求哉二三十年功名轉瞬成空榮辱毀
譽是非得失總是夢中之夢今日洗脚上船正好作明心見性
之事始是英雄究竟古語云即今休去休去欲待了時無了
時先生高明超子驥之著下劣輩敢效佛印饒舌然竊比于春
夢婆發居士一笑也

徐野君曰人人得一春夢婆立地

與卓辛葵 存翁稿選

與卓辛葵

駱弘珪 仲如

手教之辱未嘗不相許以臭味之同相易以文章之事足下

於我意良厚矣雖然僕所謂五石之匏也○落○落○無○用○虛○度○歲○年○
 更○事○奪○其○志○荒○廢○筆○墨○耶○鄭○故○亦○已○盡○失○矣○足○下○豈○猶○以○
 往○日○江○郎○也○杵○而○倦○倦○口○之○不○置○耶○茲○賀○父○母○以○宰○相○小○試○
 百○里○足○下○亦○以○天○下○材○自○見○一○方○使○山○城○無○不○起○之○蒼○髮○無○不○
 舉○之○頽○廢○吾○邑○賢○士○大○夫○實○嘉○賴○之○如○僕○者○邀○賢○侯○之○福○藉○先○
 人○之○蔭○粗○給○衣○食○日○手○一○編○優○游○化○日○為○世○散○人○吾○以○藏○吾○拙○
 也○足○下○母○日○此○自○了○漢○不○足○與○談○亦○幸○弗○曰○此○無○用○之○用○有○深○
 於○用○者○也○

查于周曰素書起穀城三秦挾門風自古英雄之豪終漢
 唐漢誰能圖彭山阿作此格調相神如千秋自命人語

尺牘 第十一 第十四頁

恐誤昇
不免

與蔣前民 茶村集選

杜 潛 于星

書畫骨董之類有一輪冠焉多變而為髮下之柴釜中之米近
 則沈然一空變無可變書畫混榮骨董圓寂矣一笑

徐野君曰若不如此變矣即有水火
 全載之矣又似飛昇不同爾寂

復王千一 茶村集選 杜 潛 于星

承問窮愁何如往日大約弟往日之窮以不舉火為奇近日之
 窮以舉火為奇此其別也

汪希諸曰快心之
 語可破牢愁

尺牘新語第十二卷目錄

慘澹于日道元之與天公箋曰家在城南破屋身擁敝絮
 機虱之館於臣身有子孫孫三十五世焉諧謔至此不知
 天公何以作答因思天公亦殊失算偏使文人貧士合而為
 一以致自取狎侮至于馬周新豐之悲杜默荒祠之淚長吉
 緋衣之版得仁桂子之墳枉骸憤醜積怨通天誰為賜孤寬
 及第者雖使江文通化為千手大士其能盡賦此恨乎不得
 已仍以文字懺之集感憤第十二

與吳子遠 李 雯 與胡彥遠 葉雷生
 寄陸蓋思 張綱孫 寄徐元璞 譚元春

尺牘 感憤第十二 冊目一

與紀伯紫	王 珩	與李龍侯	萬時華
與周咸齋	許 友	與云友湯卿謀	尤 侗
東汪舟次	盛于斯	與吳仲木	釋正岳
與陶樸園	余 懷	與王彥升	陳弘緒
復陳子金	陳孝逸	答楊惠連	鍾文明
上葉曾城	徐日久	與 友	鍾昌期
寄李力負	卓 之	答想知陽曙	汪 淇
與盛驥之	陳孝逸	與黃九烟	周廷瑞
與高樂生	胡文蔚	與陸升寶	陸大倫
與劉公勇	張鹿微	與吳壽舉	卓發之
東同社	丁奇選	出京辭同年	
		與丁叔潛	

分類天牘新語第十二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閣

感憤語

與吳子遠書 文集選

李 雲 舒章

夏秋之交。屢得晤言。胸懷少開。自八月以來。則前後六年困苦。駢集一朝。矣。頃小价自長安歸。云。密之到舍。弟逆旅。聞弟復被落頓。足浩歎。欲作書。而不能成。字知已之情。抑何沉篤。悲夫。歲月如馳。人生能幾。堪頓足。又不知自此以往。足又應幾頓耶。足

下千第又一密之也。陳寔訴屈。本是無味。但遇故人。此懷頓發。又復不能自已。今日解遣。惟有馬文淵兩言。窮富益堅。老當益壯。既而思之。又殊不類。蓋文淵本扶風豪士。自隴蜀至洛陽時。計其年又僅三十許。然已歷說王侯。遊游萬乘。披陳武帳之間。抵掌雲屋之下。安可謂窮哉。丈夫遇明主。為上將。折衝千里。封侯。萬戶。馬革裹尸。乃其由來。許國之願。又復不闕。年齒矣。向使

扶波生於今日。寔在青樓之上。老在棘牆之下。聚水之志。不及展。臨之景。不及見。行無下潦。車出無款段。馬使馬。後下黃口。小兒三年一柳榆之吾。不知能更作此語否。即作此語。又誰為

聞之。而誰為傳之。耶。嗟乎。儒冠之禍。使吾父子相望。僅僕相侮。妻妾諄語。朋友驢疎。獨行無聊。咄咄書空。目鳥雀為上賓。以起

日為慈母。望乞兒若神仙。視鷄狗如龍象。當此之時。無論人類。凡有血氣者。皆勿苦之矣。史稱馮敬通坎壈於時。常有憂雲之志。然敬通少時。亦常將十萬之眾。拒兩關之命。扼倚囊囊。捕斬劇賊。親強項於世。祖然後為大漢棄婦。使妾得此。而後嘆便已。涉游帝庭。奚啻雲雲而已。哉。橫斥不辭。明主懷遠。不以譏謗真。頑不靈。忽然坐老。昔王昭君恃其顏色。不事延壽。遂以丹青見汗。沉淪永巷。會有和親之事。奮然請行。以為荷得一見至尊。速

擯絕域。至。夙不恨耳。今聖王之求賢。奚止如漢元帝之好色。而延壽之徒。比肩接踵。豈復能揚蛾眉。迴龍盼耶。子遠足下。遇已窮矣。日已暮矣。身無黃金。買丹青矣。惟冀足下之儔。登天門。造紫庭。謬以姓名一達。天子然後退。而躬耕浩然。長往使燈煌。聖朝有一人。隱士垂之史冊。煥耀無窮。此誠鄙夫得意之日。夜齒蓬蒿。榮於槐棘矣。

汪 蘇 滿 日 舒 章 異 才 而 不 獲 一 第 是 以 有 不 平 之 鳴 然 豈 不 為 之 托 脫 與 彥 遠 冰 雪 勞 逸 樂 雷 生 著 先

不 幸 李 杜 二 公 亦 遭 此 厄 耶 子 於 軒 章 有 綺 帶 交 不 能 與 彥 遠 冰 雪 勞 逸 樂 雷 生 著 先

重九後遇舊僕讀家書。廢然自失。忽于函中得旅堂手書。撫几擊節。金石皆鳴。丈夫脊骨如鐵。要須四十九年後看耳。非彥遠平遠。誰能收繫下之遺。桐識青城之病鶴乎。

查于周日前多悲
壯語亦奇

與陸蓋思

張綱孫 祖望

兩月不見足下。便覺神氣阻闕。語言鬱滯。形之寤寐。非止一宿而已。僕本山林野雉。以三喪未葬。子女號寒。東西奔走。人間求食性豪才。磨礪盡受。每思知己如足下者。僕亦不知何以至斯也。渡淮舟覆。偶適在听。得免淪溺。行李書籍。半付黃流。所刻

尺牘

第十二冊三頁

感憤

自怡

拙詩及足下新詞。俱漂沒孤蘆之中。蒸為霞氣。僅獲才數冊。亦雪消花爛。蟲跡模糊。僕復投之急湍。以為冰夷河伯。應解風雅。自當與龍鯉波臣。鼓吹河宮。俾妾婦旅客。棹舟掛帆。靜夜泊沙。時不識絲聲。竹音。胡嫋嫋波底也。歷下無事。與駿男日著敝衣。出西門。弔七忠祠。觀麻姑與釣突泉三穴。茫沸高尺許。又所居洞軒有土。龍每登之。望華不注。北見古明湖。積冰嵯峨。鳬鴈寒聲。時嘹唳頭上。閒暇獨坐。忽有所感。輒慨拍几。以為當今之世。風教衰微。漁忍依阿。下氣視息。便得私益。不則胸無今古。大言不慙。卽為上賓。以僕傲幸。祇合空山獨餓。眠抱鹿麋。世間富

賁何處可求。王公大人。不克自保。健兒有狝貉。而士不得麻苧。以為衣。廐馬有餘食。而士不得羊積。以為養。世不我知。我亦何用。世知為戴天履地。惟二三良友。依以朝夕。要以前先人入土之日。卽僕長逝之時。披髮松風。飲流石谷。努力一往。畢此素志。非明年夏末。當歸馬廐。與足下兄弟及東隣章子。開懷肆談。竹簾痛飲。本期質言。以吾與足下。義非薄亡。斯言可存。足令來者知我。兩人意。竊勿為怪。

余野居日通健。歲時歷落。想見其振。對蓬輪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矣。
寄徐元歎 文集選

譚元春 友夏

尺牘

第十二冊四頁

感憤

自怡

年來音信之稀。心緒之荒。詩文之不進。游事之減少。皆生于蔡鍾二公之逝。甚矣朋友之重也。去秋偶然一舉。尋羅大成人。世寡味。豈待經此變幻。而後悟耶。兄祭伯敬文。不但淚成血。血成白乳。乳又成金石矣。中所云。人方歎先生之厚。而予反病其待士之輕。一語尤弟所服膺。交游之道。恩莫如知。感莫如規。規地上人止。見奇骨。規地下人更見深情。弟閱天下。所可談此者。元歎耳。茶香談。祭錯既告哀。當此際也。元歎伊何伯敬。素有倪元鎮畫。極其寶愛。臨終以歸居易。今在弟所。弟出入携將。未嘗暫離。卽用此畫作元鎮伯敬二公祠。時以香烟作供。名曰祠畫作。

祠壽記頗自以爲妙想大都我筆妙想卽是前賢先友精魂之所必歸決定不矣也伯敬與兄每年茶時通訊用爲永例弟當繼行之自明年始如何如何

汪靜清日有謂人必有謂語有謂語必有辦事世界不寂莫惟賴此輩持但增人感興亦復不少

與紀伯紫 新鈔選

王 增 玉 覽

昨去秋之後愈覺憔悴義命自安亦已久矣然有不能安者孤雁飄零于雲表弟復踴躍于木末桐葉之蜩稻梁之見皆得而竊笑之嗟乎伯紫天下許大何處容吾雙履吾且逝矣

除野君日夢與之者今人心咽正吼貧士大足謂人

第十二册五頁

感 憤

自怡

與李龍侯 說圓初集選

萬時華 茂先

弟不肖章水荒寒懸車束馬坐困明時雖與龍侯數年仰止尙無由賓壻一見每讀史武帝見大人賦恨不與生同此時帝於長卿千古知遇然當年此語幾同儕父弟乃于龍侯知有同一聖代之喜邦滿章水竟阻語言此猶五十步之笑百步耳蘇武于數歲以來懷琴出入未遇賞音近乃獲稱龍侯之友翻綴在客仁及車魚廣陵去淮陰近向稱漂母之飯王孫正以其愛臨炯炯照及衰寒過此封齊而王千里雖隆準何足與阿媼爭只及之恩弟曾作送人淮上詩有遙思乞食王孫者千古書生

恩之句則弟之感兄乃當過武子耳時聞近况知奉情之悲以衰經倚盧深墨願龍侯自愛武子屬作嫂氏觀詩數月苦病病乃在苦思作孽遂不能與筆墨爲緣且知兄至性淳淳方在哀歎亦不欲遽以斷鴻淩鶴之語增其摧絕耳不次不莊

查于月日夜先當少年時已讀文價今讀其遺集而知其涉古情深只此一贈情辭絕切文人之筆靈受乃爾遺公友湯卿謀書 西堂集組選 尤 伺 子 展

弟別兄七年矣一日不見來蕭猶嘆其久况死生契濶哉然思兄而不見見阿雄如見兄焉今阿雄又歿矣弟永無見兄之日矣悲哉悲哉論者輒云天道無知伯道無兒弟不謂然天若以

尺 續

第十二册六頁

感 憤

自怡

忌才爲道耳既能殺才人才必能殺才人之婦豈不能殺才人之子履巢之下必無完卵老蒼彥手和盤託出非假夢夢也所不可解者鴛鴦雙打蘭蕙齊焚孩抱中物何不并束一棺使父子夫婦同登鬼錄何乃多此七年經緯者能行矣呱泣者能言矣髮漸垂齒漸長日漸識之無手漸解塗抹矣白頭老母且喜得孫總角故人亦欣得婿乃於于絲萬縷纏綿繫戀之中一刀割絕痛入心脾七年之淚枯而復生七年之腸續而復斷此弟前生三峽木了哀緣重現此銷魂進血之報始知造化顛倒世人其忌才之心發之益速受之益慘矣獨怪兄之霧心慧業生

自製

許長

有心

盛于斯 此公

10

釋正學 廣堂

而爲此書乃以性分固有之理

與周樸園 新鈔選

余懷

風雨孤鴻歸情如霧回首西湖水色作天際真人之想嘉函竟成書餅項亦即還吳門矣古人取石壑船今則取石壑囊耳時無裴亮豈能使張徐州揚眉吐氣耶言之可為三歎封版詩得大篇真可整倒羣作此君藉以不朽矣在吳門端望旋帆倘得方舟并駕同歸林陵亦一快也

查于周曰有人謂張徐州易裴亮難余謂裴亮易

與王彥升 大江草堂集選

陳衍

閩都視燕齊如在井底加之兵荒又是管井弟則管井中斷劍

第十二冊九頁

感懷

自怡

也年將五十顏然還暮矣即欲乘興游顧安所得燭乎兄丈德業日新無繇欸奉徒有伊鬱萬祈順時保重為慰

正諸滿日平聲曲喻風趣橫生得作

與陶堯生 新鈔選

陳孝逸

一部十七史從何處說起今日對堯生正欲道一句不得也適歲來陵鋒踏地想蛇騎虎七尺之軀不必死弟之心則幾死者數矣此海所謂愛能傷人此子不復永年者也

余對堯生曰心死而身生何樂有此生耶意氣激昂俯仰如見

答梅惠連 石莊集選

陳弘緒

江漢豫章之文世之竊其詞句者皆得以取榮名假上第而江漢豫章能文之士大半偃蹇屈抑于泥塗之中仁兄引劉安以為喻至謂安之雞犬皆得昇天而安反久滯於地上其言曲而中妻然足以感人

查于周曰舊籍者蕭蕭之神文殊出定不得謂明不費纖毫力然而與腐神奇何惡之有引證甚深此擬差惡

復陳子金 別集選

徐日久

生祠之說不知何自來近已嚴為阻止弟在此四年他且弗道只如修造一節自遠至近自大至小真是無處不經手腳却從來未曾附一姓名每見省下牌坊雄壯牢固乃考其歲月都無

第十二冊十頁

感懷

自怡

百年舊物而名字已漫滅絕無可考徒有危石稜層欲墜使行者恐怖以此見得這些斷然無用只有方寸地庶幾可覓不朽或有知己一二人堪為異時話柄耳兄以為何如

徐野若曰真能高視千秋不肯同俗人之輕視

與友 新鈔選

鍾文明

歲行盡矣風雨凄然紙窗竹屋燈火青燐吾不知佳趣竟安在哉雁飛賓賓矣何有孤獨魚釜空矣何有羊羔昔人詩云風力欲冰酒霜威能折絲今也無酒可冰無綿可折悲哉悲哉何以卒

汪精衛曰辛亥之古貨士酸心然余又轉一
語曰辛亥何難也問歲之後更勞指置焉

卓發之 左車

以真正命世豪傑如師臺不令主持國運而困之丘壑間每一
念及輒為寤寐號呼而不可止某流寓南中為背城借一之計
乃三折肱兩折足兼而有之因思天下精誠之極可以貫金石
孚豚魚不平之鳴可以呼父母訴上帝惟文章中不白之冤至
于魂離魄散委棄溝壑而不可以告人此天下至痛而乃有行
誼較然可以照耀天壤猶未免為世所疑如台臺者又于文章
外增一種痛哭情事矣

尺牘 第十二冊十一頁 感憤 自怡

徐野君曰筆花散處使人目
眩魂搖左車先生真天才也

答親知賜唁 文集選

繆昌期 當時

諱仕途之險者動曰風波烏知其不風而波也若待風而後波
則坦夷極矣何仕途之足畏哉弟今日之事風波耶抑不風之
波耶旁觀自有定論然猶慮波及不波使陸地有風濤之厄諸
君子其各慎之

汪精衛曰不風而波此論確能指出
愈深愈畏愈割愈深感憤極矣

寄李力負 新鈔選

陳孝迥 少游

今日接得道兄字真如古骨董我輩面肉不易作一處合所可

合者紙言墨語耳故交殆盡稍許友人同志相守喜不成寐况
道兄風義文章歲臻日上悉於躬養舌諸柴桑與不在潯陽矣

弟憤嫉甚不死于克亦死于志謝翔善哭而弟不能顧衛善罵
而弟不敢意者出于哭與罵之間鑒鬱甚而伴狂狂甚而病
疾如是之人有生理耶道兄筆墨有靈他日幸借一挽其恩甚
大

查于周曰少游胸中磊
塊固當從以白雲
與黃九烟 吟夢軒集選

汪 洪 醫 濟

自有科目以來世人咸以進士為榮自我觀之徒虛語耳何以

尺牘 第十二冊十三頁 感憤 自怡

知之曰以門下知之門下非庚辰榜中之名進士乎屈指至今
已二十餘年矣若以常格論之當已登臚仕居要樞而乃踽踽

無一不超羣絕倫何至躑躅零丁飢寒漂泊求一席之地而不
可得斯亦奇已世俗之人陽尊陰賤名收實棄推究到底只為
門下多此進士二字耳進士之累人一至此乎然僕窺門下之
為人落落穆穆蕭然如林外野人山中高士其所謂素心本色
歲寒耐久之朋而人顧疎之遠之其待門下者一何淺也嗟乎
彼若不生門下則已既生門下而使之鬱鬱窮愁嶽峙坎壈

徐野君曰非真相知如潯陽誰肯爲此言言之者無罪而聞之者亦已悲感交生涕泗橫集矣

弟素蒙雅愛此種肝腸應作古交情觀弟之銜佩足下當自知之也今歲多愁多病奇厄奇窮北園養久憊之年維揚轉載月之棹歸來只攜新詩一束惠泉十笕室人相謫重僕消沮淒楚萬端故久負未能完趙兼以兩載久隔之交際四方新到之友

朋名紙與棹席不暇煖吉行又未及酒錢統祈原諒于形跡外
嚴冬確有饑寒迺身總之我輩論千古破萬卷率作落魄貞士
不肯踰閑受一介也近自贈一聯云宅候半條端地率舟呼上
瓶無半粟六指之食村簡說此語意則邇來光景約畧可知已

汪雲漢曰自屏清瑣編副觀寒料
生以氣壓相持情態發稜寒爽
與陸升翁 告達館情焉

弟見上哲者，每能通天地古今，以至詩書六藝，無不精曉。下愚者，卽一事之末，不能習嫻，抑何相去之遠！此雖限之以質，亦用志之不同也。吾輩生質既平，不能強爲上詰，然亦不可竟以

愚自安故不得不分用其志。不知者每陽美而陰笑之。謂時至今日苟能工制義取青紫足矣。何用此爲。不知此輩青紫實非制義中來。而所爲制義實不足取青紫者也。近來足下與野君先生留心諸子百家言。游刃于詩詞古文之內。所謂用志不同者。非耶。恨錢江渺隔。奉教無期。所著佳篇。幸時郵寄。存毋謂此門外漢不必與語可耳。

汪麓洲曰橫襟而談寒士皆感人不
不多學而但祈命中不亦危乎
與高康生 寄寶堂集選

大江別後七夕後始入三山常事若以萬里之行爲未足者復

第十二册十五頁

遺債

蛭青

進之以枕川。杭去三山千五百里。獠寇騰擲接壤。潮賴視事之日。便荷戈城頭。自念宿世積何辜。慙獨種得危城。因緣甚深。事足便得無煩企及。倘世間名酒異書。時花美女。種種歡喜。緣亦復如圍城所種之深。亦復事足便得無煩企及。豈不甚善。旣不然。則儼然食息胡爲者。城上折聲與脫鴉競噪。秋螢點點。月如霜。毒矢如蝟毛。孑然一畜生。念兩尊人遠在數千里外。妻妾俱旅食格城。元閏星子。皆難相從。憂從中來。淚潄潄下。懷中刀點點。寒承如血如雪也。僕卽木石。寧能堪此。夜登城樓得詩四首。康生取讀一過。知有凄然不自禁者。幸并示辭生。

徐野君曰此與李陵答蘇武書同一機也云
漢人是偽作不反使後來之真者居其上耶

陸彥龍 張武

前玉昆旦生句僕序言方在潦倒凡有所需樂為謝絕獨以諸
昆懇懇誼不得辭聊敘湖山宴會率爾成篇不事溢美之言諛
諂之辭天性然也頃見弁刻增易數語大異元藁陳思敬禮相
為定文古人之風豈可多及雖出雅意使僕掩其本醜增所借
輝然粗細疏綽中襍以純錦反傷質素耳幸為釐正於計甚善
不則鄒元藁還之王荆公不妄狗人之請以瑣事增入誌銘與
僕同意况文匪三都吾慙位晏亦毋事此紛紛也為傳此語不

尺牘 第十二冊十六頁 感憤

自怡

罪不罪

徐野君曰存此以為世
之改文求學者之戒

與劉公勇 文集選

張應徵 瑞星

弊濶爾襟有懷如嶽峯丁酉秋冬之際車騎久駐白門而弟以
萍踪流浪失此良親抱歎何言道兄六韻既振愛珠在掌人世
今福固已占盡公友道風獨力周旋此在流俗詎為希有而大
豪傑歸一毫末耳然足令餘子填死矣弟鹿鹿魚魚如蓬如梗
偶以台宕入夢猶登南游不謂荆棘隔天龍蛇滿澤山水勝境
化為迷陽一雙蝶展高掛壁上世間不如意事大約如此因頓

歸來貧與病俱單瓢如顏子而無負郭之田襟肘如曾參而

養志之子老婦卧病呻吟米桶之中諸父窮居愁對衡門之下
學不日盆而身日衰道不加高而魔加熾為人自為兩窮出世
入世交病清夜過光通身汗下道兄何以指我逃耶

正德清日不知文生於情情生於
文但覺淚即有痕痕即有氣

出京辭同年 華平集選

支大綸 心易

生以狂妄上觸權奸繫從竄逐如白頭媳頗屢易翁姑無論食
性難諳舊嫌易隙而華色既衰即務為婉變恭媚之容酒漿繼
紉之勞亦且醜之矣况諸姑小叔噴有煩言又有不可必者乎

尺牘 第十二冊十七頁 感憤

自怡

此所以自古孤孽終於銜怨以致齒而生之決意長往以自同
于鑒還灌園之侶者也

徐野君曰君家婦難為一至
於此舉情語尚華有餘妍

東全社 眉山集選

丁奇遇 夢佳

友人鄭徵父所謂當今原憲者實非譽也常晝而饑常雪而僵
雖不能歌笑容不絕如此五十年心中不移動一步守禮法如
堅城終天真於赤子且年來禮佛精勤便常無寐如此人可令
之成而無歸乎我輩義不容坐視幸許之

徐野君曰第君行狀已具然猶幸有一子若夢佳家
為後進之日同君為之治喪尚義之人於此得

與丁叔潛水部

草發之

音塵銷滅又更兩載今春歸省過心城舊館間無一僧頽憊敗
瓦委荒榛蔓草間頗有稷苗之悲舟人指水一方已屬他姓庭
樹寂寥寂然欲訴大畧今日聽穿鼠窺烟燭露泣之地皆我兩
人當年花朝月夕嘯語寤處也昔之所樂今之所哀人言聲
無哀樂此地亦當無哀樂耳昔日紅顏半就衰老且有墓木倚
倚者市上少年面目多不相識雖鐵石作肝能不銷鑠自非
心西土逆旅此邦不能不間思往事也

後野君曰每讀元才子連昌宮辭使人欲淚乃表里中
荒園廢址其不堪視邪得不藉手文章抒其感嘆

尺牘

第十二冊十八頁

感憤

尺牘新語第十三卷目錄

情滿于日聖人之論友曰忠告善道不可則止盡之矣至不
得已而出于嘲諷毋乃如三閭所譏矣梓滑稽嗟嚔兒以
事婦人者乎雖然人有瑕疵必多愧悔蟲而翹之反成柄鑿
韓非逆鱗之喻豈獨君臣為然太史公曰談言微中可以解
紛淳于仰天纓絕東方陞楯呼耶寧不勝于老嫗吹簫生公
說法耶今而後請捧孔子之領曰吾師乎吾師乎慎無願有
喙三尺集嘲諷第十三

與余集生

劉達生

答李伯襄

王思任

尺牘

新語第十三冊目一

自怡

與高蔚生	諸廷諫	與友人	唐時
與就菴	彭而述	與劉今度	黃虞龍
東林數崖	王亦臨	與徐魯齋	呂陽
與陳秋菴	李漁	答同席諸子	李漁
與邵子玉	陸進	答楊文若	何章然
答竺菴	徐芳	東汪懋清	徐士俊
又	查望	又	黃周星
又	林時對	又	葉生
又	章人鳳	答諸君子書	汪淇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三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聖于周 祭閣

嘲諷語

與余集生 新鈔選

劉達生 又生

世間極認真事曰做官極虛幻事曰做戲而弟寫愚弄于場上見歌哭笑罵打諢揶揄便確認為真真不在所打扮古人而在此扮古人之戲子一一俱有父母妻兒一一俱要養家活口一一俱以哭笑打諢養父母活妻兒此戲子乃真古人也又每

尺牘

第十三册一頁

嘲諷

自怡

自于頂冠束帶粧模倣樣之際確然自道一真官天下亦無一人疑我為戲子者正不知打恭看坐惟容笑口與夫作色正容凜莫敢犯之官人實即此養家活口做哭做笑之古人耳乃拿定一戲場戲具戲本戲腔至五臟六腑全為戲用而自亦不覺為真戲子悲夫

余野君曰有此滑稽神通之筆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卑田院乞兒說是認其不辭此之謂空齋 答李伯襄 文徵選 王恩任 季重

雲谷松妙寺前澗亦可約唐存憶同往則妙若呂豫石一臉舊選君乘足未行而肚先走李玄素兩襠橋斷玉魚往來三山街

逆喝人下馬是其本等山水之間者不得也

查于周曰可謂善諷

與賀伯閣 文集選

馮夢禎 開之

吾與足下離足下遂大怒足下愈大怒吾愈怒足下果不出吾計中也足下性剛急吾故學圯上老翁小抑足下孺子乃不可教乎足下試念之焉有馮開之而薄故人且薄賀伯閣何以為馮開之足下即芥蒂吾吾不難引過吾即引過足下愈不出吾計中愈不可教矣足下請深念之不者吾且停棹河上遲足下一笑為樂也

尺牘

第十三册二頁

嘲諷

自怡

汪懋淵曰弄筆如九

卿人如海鷗島

寄四弟 文集選

譚元春 友夏

要兩婢于答應此方人粗蠢弟可使船帶回每婢價可二三十金却要面不可惜長於寒碧一人五寸手指真似懸槌腳比蘇州稍婆要小一人又要女身十二尚不足十歲頗有餘是其年也會鄭超宗當得可者

余野君曰此書亦似蘇州女

與高蔚生 九友堂集選

堵廷榮 芥木

昔人謂高牛非清玩不知極細潤之臺閣人於其中之牛正

正不如夕陰隱隱此黑牡丹隱隱似葦短笛聲也

汪曾祺日出語似此似

與友

盤不得桑不能吐絲然使執他蟲而飯以桑則其所變化亦不過糞土焉爾已

汪曾祺日寓

與就園

為人謀而不忠乎曾子每日一省為君謀而不忠乎官一不省古視人如君今人視君不如人做官一生不及曾子一日

只算半管俸添博吾先師一噫字考語而已噫字可作謚否年翁幸有以教我

汪曾祺日以戲謔作規箴却使人人入心服因思一日與劉今度二俊無著還黃虞龍

黃貞父先生謂甘蔗有渣螞蟥有核皆是食物一恨其對揚汁和酒剝肉調羹如何先生笑曰南華節錄史記纂要愈令人恨恨矣

查了周日余常見纂錄諸書殊不悅人意亦常恨不能以一時休職讀全書為快李卓翁云今世人讀得十三經廿一史者幾何人哉則知纂錄猶是食物小品且致饒也笑笑

與林鐵匠

王亦臨

伯敬友夏只是好新落筆遂不顧所安耳他且勿論即如穆天子傳汲冢周書類凡缺字類作口武王几銘皇皇惟敬口口生垢口殿口亦缺文也兩君目口為口字友夏云四口字燈出妙語不以為繼伯敬云讀口殿口棟然骨驚不知凡銘與四口字何涉豈三代時便學作鍾譚詩耶即此已可笑何况其他

徐野君日捉鍾譚歌余亦似有理為之奈何與徐魯詹初微還

不佞六歲戒豕肉三十餘年矣江東滋味非肉不佳予何人斯

敢有異好實以應鼠飲河滿腹而止飛鳥割啄一飽為榮書不云乎秦庶艱食鮮食鮮食之美多于肉食也而或豐之則不如其肉食也

汪曾祺日惜福語却以夫今出之不覺其與折與陳瓠菴一房山

吳門返棹急欲過從苦為泥滓縮步雨霽即叩東山也河豚之命何誌心版甫到即向吾師覓之其不能必得者以吳虞論太熱堅守不時不食之戒稍稍過期即望而却走故無有持眾忌之物而求售于人者然于此時買新絲羅新穀者則竟有

李漁笠翁

之○意○論○止○戒○後○時○不○戒○先○時○耶○附○及○以○博○一○笑○

徐野君曰作四書笑者是大罪過必見怒於鬼神如此雅謔便不覺訓誥之嚴

答同席諸子一房山

李漁笠翁

昨與二三同調聯袂朱門飛簷綺席聆清歌觀妙舞固閉中一適也乃弟非周郎強之顧曲便爾品題優劣鑿然言之弟亦傷于不怨然宵中所見自謂簾內之絲勝于堂上之竹堂上之竹又勝于階下之肉非好為昔人下轉語也大約即不如離近不如遠和盤托出不若使人想像於無窮耳我輩生平著述不宜傾篋示人使海內因國門而思名山亦是此意不肖能言而不

能行奈何

汪懷清曰有別致遂覺轉語為佳

與邵丁王巢青閣稿題

陸進蓋思

南湖桃花大是異觀西子兩堤未免鄰宮去歲來游諸公無不撫掌吟絕但太難為主人耳今欲歲歲看花人人飽月而又有在行廚隨路鋪設不費地土一錢世寧有之乎敢以質之吾兄且無令水洲大通舟楫沿汎於十餘里之間則又必不能之事也除非再鑿一湖以破千古之嘆

徐野君曰未游之人予止此一也時壬寅春仲秋觀三日廣采四章快何可言然安得歲以為常飲酒十千賦詩三

有當索于王之意
答楊文若水雪榜選

何偉然仙履

米顛之石珍在揚天公撮取仙公以金價而願以金售則石厚矣若云還丘壑於几上清且白石寧獨私一楊生

徐野君曰其清

處亦似米顛

徐芳仲光

昔李松求人血以塗病鶴行京都之市通日中所遇未嘗見全人也即松自始亦馬首夫松固唐一良宰相也至此於全人之數松即欲自諱其馬首於鶴之駭然且不可得况其他之魚

新語

第十三卷六頁

明

自

魚而鹿鹿者乎善乎布衣和尚言一箇人世豈易得耶前時亦以此意畧為焙索四望聞家較松為甚不得已專覓一二有心人分途物色之冀遇一祖臂翁句一針之血亦足以報也乃去後多時寂不見應豈人之秘其財固甚於血抑東都之市尚未有人耶又豈有人特未遇耶如僕哭哭囊底近復有先君之役舉體瘡痍而剝肉在大師尚日等個人而至如僕者又將奚等焉鶴如達應笑其全人之未矣

正德清日唐人作傳往往寓言此又從寓言中托為戲

徐野君曰此如詩中李長吉詞中半珠軒只與作者快心讀者驚眼不必定求雅俗共賞也

東汪憺濟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

這兄少年於豪俠場中○揮金結客○擲錦纏頭○弟同卓珂月相見○
特真翩翩五陵風致也○乃彈指光陰○忽作嗒然一老○兩九日月○
其弄人若此哉○乃道兄又自矜有不老之術○遂而學仙○弟謂酒○
色財氣○皆可以成仙在○善用之耳○吾兄其善用之者耶○抑神龍○
使人見首而不見尾耶○况羅念庵王陽明兩先生○至今尚在人○
且有見之者兄○如有緣○亦何事不可為乎○

查于周曰○人惟涉世乃能出世○涉世不通則入道不深○以○
故呂祖大悟後○猶有黃巢一夢○觀其黃鶴樓詩○有東情○
欲訴之句○既仙矣○有何東情○可訴耶○昔人稱南陽帝○為○
風流天子○予謂呂祖亦可稱風流神仙○野君被執之言○

尺牘

第十三册七頁

明

自怡

富商名士且待
黃巢後再作理會

東汪憺濟 大略堂集選

查 望 于周

學道人世上○張便宜事○即釋氏猶有投胎奪舍○道則拔宅飛昇○
矣○然非大英雄人○不能亦非大有器人○不可固知蒲團上未○
易坐也○然道又豈真○是蒲團上哉○兄事事練便宜○做去○即此○
一○善○惡○不肯讓入○吾恐買盡河頭水○依然錯走郎郎路○雖吾兄○
有何次道志○弟亦效阮思曠大○而推與也○

黃九○謂曰○學道果是世上便○事○然便宜從何處見○弟一○
必須長生不死○其次又須○小弊○做始得○昨輩虞山有一○
老道○乃天順七年所生○今已二百餘歲矣○而日○
訴苦○道人○報索錢米如此○八活有何趣味○若輩濟之○

道在上一切便宜
自當於手讓之

東汪憺濟 夏為堂稿選

黃周星 九烟

非見野君與道兄○箋有酒色財氣○皆可成仙之語○又見于周一○
札有吾兄事○事練便宜○做去○不讓人之語○譽耶嘲耶○是一是二○
愚謂兩君詞異而意則同○天下事○莫便宜于仙○尤莫便宜于酒○
色財氣○而皆可成之仙○然其間亦自有辨○彼甘酒豐財○自是便○
宜○若然○色使氣○則不無損耗○道兄風流豪舉○水盡雲腸○沉溺○
溺之事○屈指似未多見○所不能忘情者○獨財與色耳○然鉛汞龍○
虎原屬大道丹頭○此中秘妙○安得盡人而告之○至吾兄為人○尤○

尺牘

第十三册八頁

明

自怡

明磊落心○似未絃口○如并游生平○慷慨任事○非難解紛不一而○
足其便宜處○固多○弊○處亦自不少○人但知其便宜而不知其○
弊○處可謂埋沒一片苦心○然吾兄弊○處正是極便宜處○昔人○
所謂黃老之學○以退為進○天下第一等乖人○乃天下第一等根○
人也○如何如何一嘆一嘆○

徐野君曰○嘲中有譽○譽中有嘲○簡今之出於自己口中○因○
已奇矣○乃我輩數人同聲致譏○正使汪子增教日軒渠○
東汪憺濟

接來教知兄屏棄一切○欲從赤松子游○此意良善○弟恐兄鈍○
未破耳○大學道必須慧○慧才鬼莫作頑仙○兄若食霞服氣○

官尋黃石傳書白授授劍毋徒死乎參同并令客兒笑人生太也弟常有詩原無環子骨珊珊不乞仙翁與內丹願兄標舉風流道遙導引則青鸞白鶴栩栩生兩腋間矣聰明伶俐如兄願以弟言爲然否

徐野君曰作者已具仙骨珊珊爲所行贈之備

滿便是冰挑雪藕俗人不知任以爲恭相侍

東汪詹濟 柳引堂稿選 葉生 又生

頃春吾兄虔服道教得大精進夫以婚嫁無累之身攝心清淨雖足不踰閭亦可以卧游五嶽矣顧弟有疑者弟向共兄歸心竺氏一旦忽以道名豈以禪學治心不治身乎不然將以黃老

天賦 新語 第十三册九頁 劉鳳 自怡

家言爲可養生延年乎又不然豈溺于世俗之誣道者以爲掉臂酒色財氣之中而一一可游行無礙乎弟謂此皆誤也天人惟一○心○而○已○兄○能○認○取○些○子○則○道○可○也○釋○可○也○儒○亦○可○也○不○能○則○舍○儒○而○之○釋○舍○釋○而○之○道○又○安○知○其○不○舍○道○而○之○他○也○人○道○不○在○多○言○顯○力○行○何○如○耳○兄○通○者○務○施○舍○薄○滋○味○省○交○游○種○種○皆○吉○祥○善○事○而○弟○猶○拘○杞○人○之○憂○者○要○兄○料○理○自○家○事○而○已○兄○料○理○得○自○家○事○則○雖○謂○世○無○三○教○可○也○爲○修○養○之○說○者○近○而○有○效○康○節○猶○曰○不○學○他○胡○行○亂○走○至○若○冲○舉○之○事○幻○不○經○見○下○及○黃○白○之○談○陰○陽○之○術○此○皆○離○觀○盲○兒○奔○走○如○驚○者○一○墮○其○中○性

靈永斷不識高明猶向此中問渡否也弟猶故吾兄非昔人果能屏除一切靜存動察彼此一也弟請從而後矣唯我取幸甚

黃九淵曰認取些子料理自家二語正是修煉要訣然而

言之非難行之難也昔有人八胎藥仙道者常言但得數一日神仙

難死不恨令人大笑昔詹濟把柄在手得此語而志益

下斷不令湯家可度人

東汪詹濟 韋人鳳 六家

古人學仙多屬英雄假托藉此爲全身遠害計謂疾難疾早然神仙可學往蹟彰彰但恐信不篤功不深耳韋學道者有九思有志無時有時無境有境無力有力不遇其師遇師不覺既

天賦 新語 第十三册十頁 劉鳳 自怡

覺不誠誠不能守守不能固固不能久皆爲道之大患也先生童稚時曾親紫純陽子救度今且悉却世緣發憤精進年逾五十尚平之願俱畢又遇明師爲之指點家雖貧尚有治生之術茲且發念布施時捐赤仄青蚨供悲田求乞真仙功行可謂備但僕束髮從長者遊相習有素每恐念有未誠中有未固而不能久先生少年馳情聲伎唯艷冶是耽今者淫業難除淫根果恐斷耶先生喜振難周急未嘗有意豐施然營計精巧亦復心競力爭設今置千金路側果能無動心否耶昔治經生家言自許青紫可擬既托交當世名流自大江以南無不推重任子

者顧今號稱得無名心猶尚在耶○世人苟有志學道于此○
三者○輒不肯承認○然必須一一勘驗○纖毫漏除○更當審察于猝○
然之頃○易忽之處○念慮虛明而後大道可成○不然談玄說妙○終○
是蒸沙作飯耳○近觀尊顏枯削○先生欣喜自得○以為澄形鍊膚○
功夫有驗○然而僕竊疑之○古之養生者○必使神引充溢○肌體華○
澤○即素清○亦自有仙風道骨○若云輕舉○即致羽化○將無列子○
御風亦同趙家飛燕○楊袂欲飛○即抱朴子云○學道之教○唯在澡○
雪心神○果德積善○以致長生○可見神仙要道○切近真實○念唯求○
誠心○唯求固功○唯貴久○僕迂拙無似○敢進此拘墟之見○諒先生○

定有懸解幸為僕悉言之何如

林殿讀曰有難有解是其實對死友朋之文

非漫肆譏諷者此也當清讀之能不解頤

黃九烟曰尤惠三辰切中學道入病痛使富貴人知此便

當個個作淮南八公安得有茂陵帶骨滿池地魚耶耶

友于此自應

猛下一鞭

注 洪 曾 清

昨接諸君子所惠書○弟不勝喜躍○蓋明我者益我也○明之愈深○
則益之愈至矣○夫酒色財氣○雖是病根○猶之耳目口鼻○豈能○
去○所以夫子但言克己○孟子第云寡欲○克之寡之○亦已足矣○清○
之滅之○不幾無人也哉○至於求仙一道○惟正史必著其無意欲○

破秦皇漢武之惑○以為後世戒○其實列仙傳等書○言之鑿鑿○若○
純陽呂祖○則時時來往人間○弟幼年危疾○曾蒙救護○彼有緣者○
自遇之耳○古之人或食一草○啖一實○忽爾神舉○弟之欲討便宜○
者○正謂世間偶然之事○多不可知○萬一成功○豈非落得死天上○
無不識字神仙○如諸公之翻翻文采○皆具仙骨○而反誤用之以○
嘲學仙者○得無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也乎○

徐野君曰妙論如解連環不
惟諸友首肯且應心服

第十三册十一頁 明風 自怡

第十三册十二頁 明風

懽漪于日河能雜龜之文聖人謂之圖書其實皆圖耳可見
圖書之義不分古人一室之內必左圖右書而今人多實其
右而虛其左失初意矣後代朱墨紛淆丹青變眩窮極幼眇
不可方物幾令造化小兒無處躲閃識者每多隱憂不知米
家書畫舫中亦曾有始皇本紀否然濡毫潑墨驚猶鬼神自
是不朽韻事鍾王顏柳董趙倪黃其人皆已往矣而文士筆
端能留之彼且爲龍蛇亦與之爲龍蛇彼且爲山水亦與之
爲山水集翰墨第十四

與周江左	與周徽齊	與徐野君師	與胡元潤	與盛丹	簡郭玉問	與胡元潤	與程幼洪	復秦朱明	與禪圓	與胡元潤	與沈大民	與神仲書	與譚香山	與徐野君	與汪憶滿	與鄭汝器
黃周星	江念祖	張可度	王肅	宋祖謙	宋祖謙	宋祖謙	程正揆	張正揆	王思任	彈向	周折	林希對	陸正松	王福貞	陳洪綬	張風
與夏華甫	谷坑寒玉	與龔牛干	又與胡元潤	與胡元青	與周仲榮	與謝仙謫	與友人論畫	谷楚岐湯	與趙十五	與汪然明	與謝文侯	與胡元潤	答查于周	與王梅符	與胡元潤	與徐野君
錢樞	張鹿葵	梁弘基	宋祖謙	宋祖謙	徐士俊	諸曩	李式玉	魏大中	曾異祿	韓文鏡	卓真	汪賢	張鳳舉	林嗣環	潘理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望子周 叅閱

翰墨語

與周江左論字

黃周星 九魁

翰墨一道世推晉人。積長至今日而衛索比肩。鍾王接踵矣。嘗思史皇造字時。天雨粟。鬼夜哭。鬼哭。鬼哭。同始無聞。若使造字之天。日日雨粟。豈不足聚普天寒士之腹。何至饑寒。據案嘆一字不。堪責耶。千古以來。煇苦者。獨一瓶。龍。今文字太盛。舛謬支離有。

錄者恨不舉鱖魚科斗悉化爲泰山無字之碑然縉纒之治安可再見也始有具可傳者亦曰與其行春蠟書寄秋蝶回不若龍蹠天門虎臥鳳闕耳熟聞吳足齋中法書壁蹟之富高於孤雲兩角何時當載酒問奇字歐陽詢坐臥其下三國不去耶

徐野君曰余懷契九烟先生二十餘年矣今春偶於燈船齋中相遇杯酒遂兩忘形蓋如故惟是先生抱章詩賦翰墨業精無所不極其妙而鴻才豹隱旋寓不門宜識之人必不肯過而問之者

與夏章甫 衍村別 屢還

錢 棣 彥林

予本懷令舉古者見之當為一失然後世有知此道者亦或相
賞形似之外耳

查于周日孝林先生文章行誼卓然天壤間其翰墨立進
一恐如王維畫
石飛度滄波
與減齋新鈔選

黃子久從北苑樹基而老筆縱橫饒有荆關遺意今人以虞山
片石畫子久以荆關誤雲林老人似未得二家宗法也

江念祖選止
此等清口吾友通止不獨書畫絕倫而其品亦俊
卓絕讀茲數語非深得龍人之旨者不能道
答姚寒玉 文集選 張鹿徽 瑞星

新編 卷十四 附 俞 張鹿徽 瑞星

玄墓十里西溪千樹時時不去胸臆不謂從寒道人十指幻出
也一春花信二十四縱有此香無此格非高人足不能為寫照
耳茶熟香清老衲在座來聽無生話何如

徐野君曰梅花知已中峯大師有
句云一幅生絹畫美人可以悟禪
與周傑園新鈔選 張可度 廣漢

近世董玄宰論畫南宮北苑必嚴宗派此釋家所謂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古人左圖右史要以後舒胸中高遠閒曠之趣耳家
眼計某家山某家水耶唐舒元興記桃花源圖云烟嵐草木如帶
香氣熱觀詳玩自覺骨受青玉身入鏡中此言庶幾近之先生

我涉江氏深入此道三昧者其以不肖言為然否

徐野君曰歸道元作水經注點染
一二佳言使人必醉此情似之
與鼓半千新鈔選

產欲過幽居孤桐靜竹間茗話半日奈解纜匆匆不得消受清
福命也如何佳書須寄於無天曠若無地預此以過殘夏也
一使在道院以待

徐野君曰畫家作如
是考語豈易承當
與徐野君師霞舉堂

王堂畫語購之不可得奈何此真是世說雲仍但稍帶微情

新編 卷十四 附 俞 王 時 丹 麓

耳更聞有作女世說者即未見其書自令人想慕風采何必如
秦漢之君望見三山便欲乘雲駕足耶吾師向有閨閣徵詩啓
雖渡置不行而大意已備嬌嬌之步宛在隔簾矣

汪德清曰女世說斷不可少閨閣徵詩啓亦
儘可行只恐當場又演出一本女關科耳
與馬白生論書 曉閣選 吳弘基 相持

昨覽兄書法知兄強進不已此道須是大悟一番始得成家凡
學書舍古人法帖無入門處但徒臨其形似終是膚學書評不
可不反覆熟觀如其中所稱深山道士見人便欲退避此於筆
畫何千幅擬似至此若以為欺人語置之即前因爭捲而磨書

法者亦不信矣此理亦在帖上亦不徒在帖上也書至二王如
爲人至孔子狂狷可學孔子不可學他書易幾二王書不易幾
斷斷不可忽畧也嘗見載籍中有謂米元章奉旨書屏云一洗
二王惡札弟謂元章必無此語不但元章筆法多得力於二王
卽停雲館所載米書有書不入晉室終成小乘云云可據也弟
欲兄留心最上乘因并及

汪瞻漢曰語云手揮五絃易口送飛鴻
難讀指持此札不覺低徊此二語

宋祖謙 主提

徐青藤有云吾老年作書如登州海市時而有時而無僕固不

新編 第十四頁四頁 翰墨 自怡

工書近日掛筆輒如泰山沒字碑

寫生起昌意在似徐照意不在似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
杜少陵之於詩也

與盛丹

昔人論作米家雲山當用淡墨焦墨積墨破墨激墨非獨米家
爲然古名家作畫無不如此李營丘惜墨如金董宗伯常有言
作畫不惟惜墨亦當惜水古人皆以渴筆取妍今人乃以爲墨
釋一家法不然也

東坡論書謂筆畧到而意已具足下書卽筆不到處意已先之
矣故與食筆墨之功者不同也

與郭去問

見足下落日照大旗圖尺幅之中酸風涼激不必十載征人卽
一往已堪白頭矣

查于周曰如此論畫深得畫之三昧連篇讀
來覺古名畫歷歷如在目前應接不暇

徐士俊 野君

仁兄膝前筆墨之樂過於謝傳家風昨獲晤芝顏更披蘭句可

新編 第十四頁五頁 翰墨 自怡

云不虛江上扁舟矣粗筵想已付丹青箭人走領以爲閨房秀
色吳興管道昇烟條雨葉豈不使後來者居上乎

汪瞻漢曰周氏有二女長曰兆舞次曰兆震皆工繪事名
重江陰野君曾有贈章觀此牘益知其筆墨之矜貴

與胡元潤 新鈔選 程正揆 端伯

作畫不解筆墨從事染刻形似正如拈絲作繡五彩爛然終是
兒女子裙膝間物耳足下筆墨各有別趣在蹊徑之外油然自
得蓋能超凡脫俗者恐未免下士之笑也

查于周曰人見真山水必曰如畫見畫
亦曰似真真畫之開元潤亦當有別
與謝仙臚 稿選

請 雲 鐵閣

新語 尺牘 第十四冊六頁
顧神筆兼供珍羞感愧交并稱謝何似僕以蒲柳之姿在風塵之內欽願之貌雖未似乎汝南土木之容竟已同於中散有慚佳士敢費寫真實愧脫生遂煩圖貌乃辱伸毫拂紙握管凝思因使生面頓開顏顏忽起光猶在面如逢得手之奇頗未增毫已過虎頭之伎昔少文得圖於晉帝世以為榮與宗見味於王維今猶為美以僕方彼自謂過之何者快意取於當前而絕藝難於再見也今於明旦便欲補圖既已出之塵樊便須置之丘壑但僕性好奇服心儀古人仰祈被以明月之裳着以遠遊之履素書一束童子二人比之白雲之鄉吾將老矣庶幾流水

尺牘 第十四冊六頁
之外自謂遇之

徐野君日六朝金粉三楚精神舉似斯篇宛然可掬
○與程幼洪雙鏡庵集選
善基者落落布子聲東擊西漸漸收拾遂使段段皆麗此奕家之善用鬆也蓄亦莫妙於用鬆疎疎布置漸次層層點染遂能瀟灑深秀使人即之有輕快之喜
查于周日縣字最靈
與友人論畫初微選
僕嘗執筆學作畫苦不成家今復閱筆十年矣安敢論此中貽
李式玉東

折哉顧今世不乏各手而可傳者少便而尺幅無間疎密尋丈相素實見短長乃今之畫者觀其初作數樹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樹繼作數峯焉意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峯再作亭榭橋道諸物意亦止矣及徐而見其勢之有餘也復綴之以物如是畫安得佳即佳又安得傳乎間有一二能手形摹王趙董倪諸家時亦工似然多雷同而少變化其丘壑布置千幅若一此由游涉未遠足不登奇山水臨摹又少目不見舊稿本故如此耳僕家藏名蹟雖不廣每見前賢多有不同故以為當今實鮮佳手縱佳亦不傳世

尺牘 第十四冊七頁
有知者即不以此言為畫死評章知亦不以為非丹青藥石也

徐野君日十日一水五日一山豈亦是綴之復綴之者乎去此數病便入佳境矣
○復奉朱明文飯選
一字三呼還不止此讀廣選則漢晉唐宋騷賦諫贊祭文詩銘等作叶韻者皆在舌杪關一轉不可泥求之也切字法惟此疏等韻不差然亦須有傳授至尋常半切可以意會耳大抵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譬之咬啗二字卒然起者為聲聲情聲放而伸之則為不然不肯之聲急舉大呼則為痛聲煩囑微變則為兒女子快活之聲非一端可盡只在唇吻間輕重緩急為出也

汪精衛日在蘇州在蘇州之關最

答趙岐陽文集選

魏大中 孔時

石刻見寄古文奇字錄畫銀鈎儼如雲雨登衡山巔讀嶠嶠碑
一時寄托不在人間世也

徐野若日古

色蒼然

與樸園新詩選

惲 向道生

逸品之畫筆似近而愈遠其筆似無而有愈甚嫩處如金秀處
如鏡所以可貴未易為俗人言也先生遠辱致書敬為小冊十
種若停舟而待不能放古人五日十日然拙速巧遲亦是語病

第十四冊八頁

翰墨

自怡

嘉陵山水無粉本項刻而成亦惟意之所在而已想當發笑

查于周曰吾嘗見世人作畫堆積積不

與趙十五集選

曾異撰 房人

十五雙腕能盡不能縱力於詩使千百年後少吾代趙十五一
位者皆此兩手王摩詰倪雲林絕妙山水為果使十五折肱痠
臂無手可寄便得入山開戶從此十數年李白杜甫未可知何
至出賣浪仙孟東野下哉弟與兄俱老矣至四十年以上尚茫
茫然不計算百世而下位置何所無乃呼嘯不知且暮者乎
江寧滿日趙十五各壁候官人也與陳叔度鴻皆工詩及
而不能終今得房人此陳使其名遂與日月爭光矣

與胡元潤書對堂

周 折 百 芳

索第書者但求舊連四紙便堪揮灑綾練皆不敢書王荆公作
字未嘗輕用練用獨於佛語用之大有理千絲萬絲織來一
兩筆塗去弟詩即不惡字即不劣亦不敢造此惡業也

汪精衛日語云學書則紙費學問則人費夫紙費且不可
而況於人乎若濫用練帛罪亦幾於人費矣固知惜墨

語遠福

無窮

與汪然明詩稿選

韓文鏡 四水

日者春星堂雅集亦是入越來第一快心事又得大篇麗澤益
覺勝事可傳粗筭求老年翁即以此詩揮之他日清風明月佳

第十四冊九頁

翰墨

自怡

我故人慘手把玩無異千里奉教也不必嘆江東日暮雲矣

徐野若日遠與趙飛覺

西園雅集儼然未散

卓 葵 辛 葵

與謝文侯稿選

卓 葵 辛 葵

虎頭寫照千古美談今在虎林營歸門下中心之向往久矣秋
末湖上意欲邀尊駕暫過小園寫家慶圖一幅兼之鄙人小影
必須親面臨摹如蒙惠然當訂期相近耳

汪精衛日文侯名筆其風神永

爾自具別致宜乎傾動西冷

陸 雋 升 贊

與顧仲書稿選

昨為家君臨蘇靜菴十景圖筆筆生動幾欲掩前人之秀線不

令丹青家如燕耶弟有小小冊葉再煩吾兄過舍相對作半日談兼寫一生照置其中正不使一丘一壑無閒心就賞之人耳

徐野君曰既丁山水復善寫生何書可謂多才矣

與胡元潤新鈔選

賢千

畫十年後無結滯之跡矣二十年後無渾淪之名矣無結滯之跡者人知之也無渾淪之名者其說不亦反乎然畫家亦有以模糊而謂之渾淪者非渾淪也惟筆墨俱妙而無筆法墨氣之分此真渾淪矣足下兄弟世其家學沈酣夢寐于枯毫頑石間者四十年吾竟不能窺所至夫未離閭閻而談五岳之奇雖稱

尺牘新語

第十四冊十頁

翰墨

自怡

亦訪也余何敢

汪懋清日論極深微能當此者正不易得

與惲香山新鈔選

程正揆

繪事家多為筆墨使道生是使筆墨者所謂其愚不可及也

徐野君曰余於寶公調老師座僅得聆言不知其繪事之妙若此

○答查于周妨帽居選

汪如無波

去冬接手教并拜佳書之惠擬即奉各數行申謝而俗塵碌碌因循至今春初復荷教言自愧拙生之懶開罪多矣前已束裝買武林之棹適汪壽子兄歸里復為其牽留送不果行每相拜

杯酒間必念吾兄不置明月上澣當由杭之蘇與吾兄傾倒於西子湖頭也邇來花事正繁詩俱必當雲湧若弟則半為病所苦翰墨俱成廢閣間或臨牖登眺輒吟杜少陵句云安得詩如陶謝手今渠遂作與同遊惟遺憾吾兄泊二三同志而已聊寄一笑

徐野君曰耳無波之名久矣未嘗謀面惟有神交安得向河西橋明月光中聯袂添談特屬一詩即

與徐野君遺草選

王福貞子嚴

背夏徂秋歲聿云暮臨歧黯然何能已也賤弟辱吾兄道義骨月之愛寢食戲謔罔非教益虛往實歸初佩更無既耳草妄欲

尺牘新語

第十四冊十一

翰墨

自怡

弟書梅花絕句手卷即從漢陽旅店風雪中丁之幸不辱命開歲綠樹初濃黃鸝乍啼相與把臂入五峯深處作銷夏計再得揮酒新詩真人生樂事亦佳事也千萬勿爽珍重珍重

汪懋清日子嚴愛游有力思草一卷野君為之序梅花詩在焉惜未傳世

與王梅符詩稿選

張鳳舉子威

仁兄翰墨妙天下而弟不得藏尺幅山水烟雲無乃闕事乎奉上粗筵二程敬懇碩鑒至金壺墨汁一為點染其中北苑南宮惟意所適可也

徐野君曰梅符性嗜潔每至齋中則名香佳茗皆出塵外即此已深得盡理豈非摩詰是前身

與汪懋漪 遺草選

陳洪綬 尊侯

大負盟兄以醉而誤失期之罰難道也今以一水仙一枯木竹石奉到點綴天寒日暮景色讀蕭吟風致幽絕蕭娘乃負却蕭郎耶當作小詩數章以紀我情老不既

徐野君日從軒數筆亦似章侯舊態

與胡元潤 新鈔選

林嗣環 鐵崖

蕭疎數筆必意思橫瀾乃勝耳孫可之稱高錫望文序事說要害在樵宜一二百言者足下能數十字輒盡情狀及意窮事際反若有千百言在筆下知是解者吾告以畫兼為近日假雲林

尺牘

第十四冊十二

翰墨

自怡

喝一棒也

汪懋漪日初筆空

與鄭汝器 雙鏡堂

張風 大風

畫要近看好遠看又好此則僕之觀畫法實則僕之心印蓋近看看小節目遠看看大片段畫多有近看佳而遠看不必佳者是他大片段難也昔人謂北苑畫多草草點綴略無行次而遠看則烟村籬落雲嵐沙樹燦然分明此是行條理於粗服亂頭之中他人為之即茫無措手畫之妙理盡於此矣絕非近日承學家所指之畫也

徐野君日從軒數筆包羅大意是真賞鑑家○張子潛亦有此意○卷首稿上藥亭詩餘榜題額領一門反切四種病○

與徐野君 河陽小

清 叙

弟於草書之數十年亦不啻種蔗作紙矣然正恐依樣葫蘆○難於放縱因集古帖中名筆每字必備數體以開拓心胸其○已○成○仁○兄○有○興○乞○一○棹○清○溪○向○小○閣○梅○花○石○樹○之○畔○作○三○日○觀也望之

汪懋漪日從君常言叙茶酒與甚
泰若潘髮狂書必有可觀者矣

尺牘

第十四冊十三

翰墨

尺牘新語第十五卷目錄

憐漪子曰世情翻雲覆雨見人得意則摩肩失意則掉臂慰問之來亦猶行古之道也歟古者野棲露宿其相問輒曰三宅乎亡恙乎宅者地而恙者蟲二物皆能賊人故諄諄言之若今日觴豆祗席之間其爲宅與恙也多矣藥石懲忿端藉良朋至於闕地喚天之悲椎心碎骨之痛有能於落窠場中過從勞苦如子卿之寄李陵昌黎之吟東野柳州之賀王參元者乎豈不遠勝於淮陰之飯江州之酒范叔之綈袍也集

慰問第十五

尺牘

慰問第十五冊目一

自怡

與周歲齋	錢謙益	與周歲齋	高兆
答范年少	陳子龍	簡汪伯駒	余復亨
與葉又生	邵德長	報徐野君	萬代尚
答沈玄海	葉秉敬	與王明易	卓詩
復許又木書	周鼎華	與王明易	嚴首昇
東方與三	俞琰倫	簡薛濤星	林章
與沈孟長	釋正岳	與王明易	卓發之
與心衡法師	包爾庚	與王明易	卓發之
寄葛龍池	馮琦	與王明易	卓發之
謝劉龍池	陳紹英	與王明易	卓發之
與胡彥遠	胡介	與王明易	卓發之
與胡彥遠	陳參	與王明易	卓發之
與汪然明	韋人	與王明易	卓發之
與汪然明	青奇	與王明易	卓發之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五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箋評 同學 查 望于周 衆聞

慰問語

與歲齋 初學集選 錢謙益 牧齋 撫躬責已歸命宿世此理誠然誠然不肯歷閱患難深淺因果乃知佛言往因真實不虛業因微細良非肉眼所能了了多生作受亦非一筆所能判斷惟有洗心懺悔持誦大悲咒金剛心經便可從大海中翻身立登彼岸也荔枝名酒從刺促中將寄

尺牘

第十五冊目一

慰問

自怡

不惟念我之願而好以暇整善敗不敵亦可以占後福矣寄到之日正遠歸荒郊與荆婦明燈夜談偏酌兒女共一愴歎因知喪亂殘生妻孥相對良非容易事也新詩燈前雜論怨而不怒信大雅之音也卑橋銀筆尚畏紅淚須歸棹盤桓再廣尊陽之什耳

汪魯濟日漢覽場中嘗歷數十年自然銷歸平淡於此不傲悔者非英雄也

與周歲齋 室選 高 兆 雲客

兆身滯海嶠不獲如親助自望於舍左右先生已無顏色上對古人而徙于射鳥樓下仰視海月孤懸哀茄夜起步二十萬里

之淚先生亦何必有此高生哉舊恩榮念語易傷心不敢復有所云請室風雪應更多寒伏惟夫子加餐加示以待陽春

徐野君日似西

漢人手筆

答萬年少冰雪拂還 稍節

陳子龍 月于

自甲之春訖丁之冬中間千有餘日雖山川間之干戈繼作狀如河梁以杼懷望雲龍而不見每當遙夕未嘗不明月欲墮也屬閑足下遭太夫人之戚欲將一介而羣像賦虛如使絕域達使古義望廢至今罪戾極深便應斥絕而足下尚推風肯遠使

天南 第十五頁二頁 慰問 劉寄

傲辭告哀總帳何小人之薄而君子之厚耶奉諱以來愁疾交侵昔時風流何可再問弟年已及立足下又稍過之嗟竹素之難期望丹砂之可學能不愉然耶足下安制朋遠才情雄麗孔嘉之樂其事多端至於朝吟繁欽之詩夕誦相如之賦鳴琴在堂風人所慕矣又聞遠宗伯鸞卜居吳市使後世繼士衡吳越之篇者增此勝流何其盛歟

汪懋濟曰大樽詩詞經義古雅欲駕前人今即一續之問劉寄定肯乃知八識中自相照應也

與汪懋濟集送 余復亨 楊生

德義與畫初同在蜩寄齋中流連鴈詠無間晨夕不減韓孟皮

佳之歡爾時弟與畫初先後皆稱窮孝廉然弟出而畫初猶處也追戊戌之役畫初振高第翔木天而弟仍落落青袍至弟以辛丑徵倅釋稱而畫初竟長逝矣十年之隔出處三變以為出處之變猶可誰知竟作生死之別耶嗟乎人生幻泡亦可悲矣邇來聞足下道力日深元修日粹死者死矣生者必當長生他日足下拔宅神舉時幸分藥施餘丹賜我母今淮南雞大白日驕人也昔人云苟富貴母相忘弟則日荷神仙母相忘願足下謹之何如

徐野君日覆公門上之書讀其惡薄耳此則但從生死之際增感與思即升流又其小者於此可驗交情

天南 第十五頁三頁 慰問 劉寄

與葉又生 秋心贈還 耶德延 公遠

驚嶺天香錦塘舊舫別是一番秋色想難禁西子顰深十丈荷濤怒欺千仞也鹿鳴之歌慈恩之醉一轉盼間耳幸吾兄以詩酒遠之

徐野君日榜前清制漢不義

自蘇身過來人離不也

答王伯駟 新步選 萬代向 開來

蘭芬注應樞密被躬鴻翼雖稱鳳輝特野太夫人康吉勝常宅眷安煥多慶新紉內顧無隔清神也胡生以強仕之年溫焉化去孤兒盈室少婦在帷自北木石能不凄然捧讀來朝哀思踰

惟○聞○鶴○鳴○耳○士○龍○未○絕○廣○漢○翻○思○叔○夜○掛○劍○秋○高○碎○翠○音○
切○以○古○准○今○未○為○多○近○某○于○胡○生○雖○無○十○年○之○雅○頗○有○一○日○之○
知○自○嘆○人○亡○懼○生○家○難○即○為○申○明○告○誠○極○力○護○持○亦○足○令○孟○嘗○
息○淚○于○雍○門○季○子○孤○哀○于○康○博○也○敬○此○裁○後○以○慰○遠○懷○幸○解○倦○
倦○兼○恕○草○草○

查于周曰：黃余於夏月湖上放舟中，流遙望一人解衣磅礴題詩于湖心亭壁，羣聚而觀之，意氣散脫，旁若無人。予急疑身詢之，知為高閑，來也詩亦絕唱。今讀此書，猶存悼亡真于古，掛劍高臨，恨未得當解衣磅礴之時，一將其類日君自可人。

與紀伯紫三十二孝

龔鼎孳孝

尺牘

第十五册四百

慰問

自怡

第仗北布驅無恙於中秋後一日抵都門矣。銅駝蕭瑟，一往愁人松桂北山不勝林樾凋憫之甚。悔此小輩因倍飄蓬，惟時味京雒多風塵，素衣望為纈之飾，以自儆惜耳。感念知己情深，何時能去於懷。塵海茫茫，求我同心人，何可一二得也。固老晤間，案將台札手致，殊極戀戀。故人誦老社翁九歲時詩，共相擊節。覽王于安未是俊物耳。浮雲黃鵠，合併何時？想欲知弟近狀者，故以告。

孫野若日：滿酒之懷，借慨嘆而出，固由筆勝亦是情深。

答沈玄海文集選

葉秉敬敬

自昔挾伎倚聲門中，妄希長袖，乃今世之機事便爾捉襟大似。黃楊遇閏年止，堪退寸耳。左右並是疑人，詢以疑事，愈長疑探。軍自鳴虛，億猶可偶中，豈容以舌滋音怪計聲口于雪天壤矣。吻也。

汪魯淵日：通體寓言，不知歌。舞聲中已令草書入妙。報徐野君初微選。

卓同房水

余自病婦流逝，氣塞心枯，無復人世之想。展轉思之，食貧五載，善病三秋，未有開君之日，一旦摧傷，悲痛難言。荷承佳詩，凄絕調長，歌過于痛哭矣。豈惟弟切哀感，亡婦有靈，應九頓黃泉。

尺牘

第十五册五百

慰問

自怡

以報明德耳

查于周曰：懷懷酸痛，使人讀之不忍言好。復許又米書，白湖集選。

周開無聲

開自開春三日暴寒，在死法中。自正月二十三日至二月十三日，不省人事。天外歸魂，則見老母摩足，妻子飲泣賓戚紛紜。吾後事黃冠巫咸奏鼓，駭駭於時，身佩符圖更飽桃菊耳。盈兒頰，戴鬼十車自此人理已無。豈大丈夫之面目乎？不覺失笑。今屏去雜氣，急鑄心明口短，以手指妻子曰：取紙筆來，吾尚能書。以老親後事屬伯氏，文章後事屬又米。不料生理垂絕，同光。

復續日漸 日毒氣駢發醫者咸云風入經絡決排無路亦其
運然耳內輔參本外附丹石痛入心脾展轉反側喂湯喫粥如
食疾疹甫聞新蟬載離牀褥自謂庶幾免矣而肺氣不平如聞
河決守口有笙竿之聲開口見珠玉之灑眼中滾滾花霧中
耳畔洋洋人立海裏時當襲葛獨曳重衾兩足夜分非人不暖
牢騷荒舛喜怒不恒悲夫齒髮若華居朕有為之日也而精神
骨法已成老翁尚何望顯親成名不負盛世者乎
正惟前日叙事之妙何等酸酸是未數語
結出悲感深情使人不暇以平曲自昔
除夕與伯紫 新鈔選
韓 詩 聖飲

尺牘

第十五卷六頁

聖飲

尺牘

病目殊甚不能出戶但聞風雨瑟瑟耳不知歲之已盡也前夕
飲無老家歌吹喧呼時方地震座中皆未及知而岑寂者知之
乃歎世事大如此是日又聞一友之亡不勝哀悼人生直如
寄非痛飲即念佛此外無一事可為也弟今歲無錢買肉亦不
必買祀先只用蔬菓清醕亦不出門接客此戒已三十年矣我
輩念一年內何所為輕輕棄去轉盼衰老自己事作何打算即
兒女婚嫁亦是百草頭上露耳到用着處都用不着安得杖人
在此一痛快言之

徐野於日予與聖飲在長安草草定交不及深談痛飲
賴筆情墨妙筆屬數千里猶思故人并念我伯紫

東方與三 新鈔選
子長足跡遍天下而其文始奇子美遷州以後而詩益老子厚
播遷非人之境而諸記與山水並傳子瞻海外之游直云奇絕
快平生則僥崖萬里枕櫛一徹竟是筆墨間縱橫光怪之所變
現舒直李定諸人皆著作功臣而杖履之益友矣朕此皆游
方之內者也足下奉侍兩尊人與諸昆季破帽鐵鞋寒沙苦月
指圭景外之星辰問鴻濛前之天地凡所經涉關河形勝風土
人物方言往蹟險譎奇翔幸世人耳目所未經亦意想所未設

尺牘

第十五卷七頁

聖飲

尺牘

如華嚴國土身雲涌現層層剝換子雲握麋累油素而難窮神
望鑒空驚竊瞽之乍見不足方斯汗漫狀彼嶮嶮矣今勿安浮
放之解已歸故國初明夢中之路頓失天涯回思關吏聞雞柴
車出塞感飄零於絕域聚悲喜於一家短詠長謠當歌對酒述
離鳴咽已如一小劫之不可追詩卷長留天地開闢淚驚心感
花惜鳥與故人好友流連情話歷數昔遊頓還烏鵲之星再睹
舳艫之日領國恩之浩蕩悟天地之平陂此不當與古人僅較
工力於含毫拂素之間也足下既返王門而漢桂猶淹留沙磧
讀其篇章斐麗哀動心鬼子山之賦江南孝穆之序王臺始經

以○喻○才○人○薄○命○有○識○同○悲○中○即○所○歸○寄○實○於○焦○桐○昌○黎○所○以○興○嗟○於○窮○鳥○也○

正修滿日六朝履歷之音
字裏花悉行間蝶翼

與王明易

潮圖集選

嚴首昇

手子

神交二十三年垂老相見荒城夕陽頂趾並有滄桑之感秋星六詩書箋報命聊寫山中苦狀出門三百里便非本色矣我豈自是一個頭面作出十八羅漢不遇故人不識為何人也

徐野君曰如來三十二相相相光明一個頭面何妨幻影但須盡作降魔仗虎觀可耳

谷黃序賓太守

不意携選

林

章

初文

尺牘

第十五冊八頁

想問

編考

乍脫縲紲如鳳出籠更思翱翔霄漢周覽八極舒十年之積憤奇千載之曠懷不復能踴躍屏息逐燕雀益食雜薄之下又以天地為囹圄也是以過名都則思登眺逢麗地則思徵訪彷彿彷彿若夢中入華胥也奈何三楚之精神已成六朝之脂粉盡有江漢風流不堪一嘆嗟夫園圃之興廢洛陽之盛衰也此豈獨吾徒行樂之感哉

徐野君曰此琴中淩涼調也一彈再鼓不減涼

與姚孟長

白櫻集選

俞琬綸

君宜

再客太末善病如初風尤欺野每饒自驚山樓野旅之思無日

去念

正修滿日余少時最喜讀若宜先生制義得類之妙今觀此一語楚楚有致益令人動靈時企慕之懷

東薛歲星

連楚集選

卓發之左車

自去秋小兒歿後弟遊故鄉如入荒村蔓草間今此中一席復失借隱之侶如見朋宴會間忽狀離席破生中宴散去主人安能復舉卮酒自娛樂耶遂不得不變為一瓢一笠之局自此與仁兄接塵連袂之遊又不可屢得或當如王裴之仙遊瞥見于櫻桃園畔耶亡姬一誌乞以天刻神鑲手別整世界使我驚悸震慄庶可奪却悲心耳

尺牘

第十五冊九頁

想問

編考

徐野君曰左車先生為執友也一生感備之氣往往發為文章可悲可涕想見胸襟之廣溢

與心術法師

白櫻集選

東西兩臺金銀二泉因則高登煩則快飲湖山幽曠獨得超然春秋舞清無日不往自謂此生但為吾有無端墮作蟲豸打入保社都將此樂全副讓與二老時值院務增攻世路峰集同壁舊遊大似仙凡升謫不免清夜淒涼時發懶公之嘯若非二老在爾猶我或落俗漢手中縱不妬殺即便役矣不知二老正在藉草蔭松淪淪煮石相視而笑目空海宇還為我留地抑笑我失策耶雖朕人間清樂造物大忌居者當自珍惜無太很特

似我致知後車之戒此浪子懷客之熱腸幸勿疑我之不實也
別久書此以代捧履

汪德清日既受清福當長慧根但參無
字解吾所不信請看銘和尚筆札
寄德清正同年初微選

昨歲歲底偶從醉里過湖上一舟三宿載雪而歸遙望積素中
仙鶴欲動其下疑即圓亭也而急景道盡不遑扶履衝寒一披
玉屑時序使朕非直與畢矣頃至驚湖道散友王仲遠為六橋
三竺之游囊筆將發逡巡語弟是行也不獲一見縉先生即再
觀張天雨黃公望猶儉父耳仲遠為敵都沈子居高足而董宗

第十五頁

慈明

自付

伯諸公實有永清之譽年翁高齋秋水不通俗詞倘可置之客
右稍飾以咳唾乎仲遠尚能出其餘伎為滿壁滄洲也

徐野君日即以繪事參觀前牛
山水後牛人物各極其妙
與孟誕先文集選

譚元春友夏

弟憂居未得計借不在得失之數然金正希得之如弟自得之
猶漫惟兄仍失之如弟自失之甚深也兄與正希自在得失之
中者反未必如是耳傳兄此番文佳妙京師爭以為當元且出
自同事下第諸公平常妬婦之口益覺其可喜弟往所謂傳誦
落第之文每疾于獲傳之篇真不誣也

汪德清日平每喜紅梨樂府二公無聊賴捲他珠
沒奈何掩掩紗窗若此數言口真是無可奈何耳
○答葛龍池文集選

便來承翰真情苦話令人不忍讀以鳳池之恬雅不能永其年
以兄之友愛不得見其弟以端肅公積德累仁不得食其報天
之報施善人何如哉至于撫立孤子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則厚
池獨從九原望青令原耳已亡之人未亡之人與未成之人
在尊懷不俟弟之喋喋也

徐野君日臨杜陽聲急處
其血已出花情矣
東汪與可居士谷鳴泉選

釋正岳 露堂

大略

第十五頁

慈明

自付

再林先生當代人文宗望殺踰二十年所僅獲附葬先營適
錢日迫想赴送之車斷無幾輒傷哉難乎其為清白後矣愷公
平日趨門者如市其身骨未寒且市化為水况更世難能無改
歲求之色惟尊公一人誠叔世之古人也乃今卜地古塋卜日
戊申益誼切生自能前旬以往更宜倘義同人一往赴選則
前代高風復見今日知抱國士之感者當不以世外忘情強與
人事也

汪德清日山陽下淚不過西州者幾人哉選中
文列讀正是幾和尚一片婆心維持薄道
謝劉誕畫相公初微選

陳紹英 弘

某以燮下之賢。猥蒙師相青黃五達之。獨忘其爲下。皆謂伯樂一顧也。秋風。騷發。毋思奮。爾以報品題。而於熱。夢。倏然。故我因念古人。感泣於遇。窮。寄愁於報。能亦以漸。負。實。音。不。盡。爲。踏。蹟。計。耳。郭。章。卿。品。請。高。卓。初。以。試。事。奔。逐。繼。且。生。意。避。人。于。項。當前。坐。失。把。挹。歎。也。何。如。敬。緣。返。枹。附。候。道。履。兼。謝。幣。領。

徐野君日換淡在伏幾夢題依然故我八字

山中秋氣佳哉。兄所得何似。天地文章到處綢繆。溪山同堅雲烟草木之間。尤自達勃。但我輩胸中無清浩落落之意。便不能。

與徐念孺水雪偶送 萬時筆 茂先

收之筆墨間耳。弟意况甚寥落。開宵自處。憂來無端。因憶去歲此時。君兄弟策馬西山。弟亦抱影蕭寺。淪落之景。時來感人。且憶湖亭。摘實繫紫。巨源時摘取。令小奴遺我。今一耕之。鯢遠莫致之。又惘惘也。蘇長公嘗謂四時之節。惟寒食重九。不宜輕掃。第四壁悠悠。良規斯語矣。

江梅海日人朋次中一有壁嶺落筆便少斟酌製此則如茂先疾書時有許多蒼烟淡雨之致而追征底今之優自在

與吳駿公初微選 稍前 胡介 彦遠 昨坐對竟日見先生神意不佳幸香爲暖食五濁亦名餘韻

落世網中。順行逆行。冷煖自喻。要之古廟香爐。酬債本願。我輩唯以不負三生爲大耳。從來慧業文人。皆道人之名。恨色想未淨。轉展遷流者。故世遇率坎珂多。故正以助發其回首拂衣也。介此行稍有誅茅之藉。亦決策長往矣。每誦唐人不待管絃終播。輒背花去之句。嘆曰。英傑道人。不當如是耶。塵緣顛倒。心迹背馳。雲山待人。而馬齒日大。想先生有同慨也。

徐野君日未路一段。履境正自難堪。故如不待管絃終乃自高人一著

與錢簡栖 松樵十 宋慈澄 吳清 北行竟成蕉鹿夢。以爲故人。蕭臨渡江時。亦不能與足下一握。

手爲恨。讀誌瀝志。則纏綿悽愴。何與。屈大夫重稿天問也。昔年兒亡。阿父抱痛。不減錢翁。但愧無奇文招魂耳。昔白香山劉隨州俱晚年得兒。足下亦何庸役役于此世。傳樂天無兒多。因爲長慶集所悞也。

徐野君日世上小兒以爲亡者多矣。讀誌瀝志說得鬼神之事。堪與堪憐。自香山一辨亦不可少

與胡彥遠 交集送 陳參 平遠 京姪之選。繼以愛女。爾摧玉折。真不堪回。想然細讀來教。亦是平日許多微細積漸。沾泥惹絮耳。豈便是天然之則。猶冀返觀。磨礱之原。昔賢所云。急手脫去。做紫荆棘。非所望也。至家門之。

說則不然陽和之氣未必不在嚴寒結凍中但早一日不得耳
正苦憂來無方若更種種提掇何時是了不如一摠不記爲善
看來人世滋味即後蘭玉盛階袍笏盈床我胸中多架一
僞僞冤冤何起下味人情大或於沒趣味此身世中求少趣味
往往受累在此如履樓海市一起一滅間不勝悲喜矣達人觀
以爲何如

正德清日解慰
語正復凄然
與汪然明遺稿選

陳繼儒目公

有客武林來首問起居則言台吏有祝融之災大爲駭嘆方欲

附一信奉候而使者至矣書中不追恨金帛而倦倦以失去書
畫再三悵喪因與思老語次嘆胸次之高雅清曠非世諦人可
夢見也自來翰墨之劫入陵墓入不肖子孫手入水火往往往
化爲子虛思之但可付之一笑亦之是清淨苦海補之亦是苦
海然通人之識止是通人之癖也思老仰體爲手書壽文弟亦
如命然正當付切灰爲我悲此耳

徐野君日音時武庫安火光中飛出夫子履漢高劉王莽
頭三件此亦未可盡信但書畫往往積久發生犯鬼神
之忌不可不慎也
與徐野君尹勝錄選
韋人風六泉

最者邇來追隨如獲十年之益始信古人吟風弄月有吾與點
也之意殆非誣也迄今春盡夏初天氣清和先生嘯傲湖山吟
咏更富恨同處一隅不能日親有道稍藉陶冶私心實爲恨恨
耳先生在當世如景星卿雲不可多觀海內仰之亦自謂親炙
有幸然調尊集則欲奉爲拱壁而知文者率多寡人求其懷寶
能施潤及梨棗正不易得益歎成都富人欲以千金載附集中
此客自是神識惜乎逸其姓氏今得此人亦當借子雲千載矣
汪德清日常氏兄弟文才蔚然友朋之
中極欽敬道宜其所欲慕野君若也
與老友
青寄昔依

鷓鴣雨夢遂若與先生爲隔世遊至歸途點點惟有輕浪萍花
與斷魂楊柳耳回想先生種種海內應如劉高有漢水西流
豈止桃花下人也但離別微茫非若麻姑方平則爲劉阮重來
耳秋間之約尚懷渺渺所望於先生維持之矣便羽即當續及
哲人相思字每付之斷鴻聲冀弟於先生亦正如是書次惘然
徐野君日望去如斜月晶瑩
幽輝半床寧不魂銷心死
與汪然明寄稿選
青寄昔依

穠教并諸台既始知昨宵春去矣天涯蕩子關心殊甚紫燕香
泥落花猶重未知尚有殷勤念金屋者否感甚感甚劉晉翁雲

汪精衛曰傷感處幾
有淚痕泌於側理

第十五册十六頁

慈照

尺牘新語第十六卷目錄

惟清子曰古諺云越阡廛陌互爲王客卽此可想見桃花源矣而靖節詩云過門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南邨晨夕至今猶宛然在目今世俗所盛傳者七賢九老蘭亭西園之屬夫朱門戚里鴛蓋成陰流水接軫亦何足貴惟是雨中春韭牆頭酒醪田家之瓦盆殊勝大官之鐘鼎耳然公孫脫粟懷慎丞鄒過於矯詐或又爲故人所讒心也知已流連鷄黍可繼室爲杜陵之品豈無爲東坡之義飯集邀約第十六

與王子嚴
招減齋

曹亂呂
胡

與徐野君
約友人

陸之遇
萬代尚

遊約第一

11

自與

[illegible]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六冊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開
汪 洪儒倚 張之翼仲謀

遊約語 袁王子嚴 立浪劇集選

錢絲猶粉霜紅如潑道人日出谷口望仙駟飛來忽接來章報
使後鶴齊聲罵無好王雞粗山魏水不足辱靈運登臨而思尺
洪崖伯肩無計亦未免秉心之維忍矣老社臺得無與徐野君
出浪園一掃地稍減風流耶寄蘭兄札中有佳言一聯露上台

尺牘

第十六冊一頁

遊約

自怡

覽或回心枉轡為十日追桓未可知也望之望之佳什壯京高
妙哀激脫于自然胎以元聲吐為絕調南徐小阮備極誦揚第
無容置喙必欲以九魂之音編傾鍾呂則社翁先生同野君見
過漢涌之泉乃不知從何來今隔屏寄聲問憑欲死何序之有
焉原稿暫越以聽下回中秋咏和兩律呈笑山居無庸客遣役
買之郡中報蘭之章話而不賦為我問蘭公十二年杳瀛相思
那得作如此冒頭六朝文字橫來浪裏罰以百斗仁兄不見顧
則亦遙觴草報不盡

徐野君日昨在麻城王又翁署中石霞先生招請來山立
浪園餘不一在若使當時竟往安得有此一席好文

耶游覽在一指而文章在
千古吾斷不以彼易此
與徐野君 詒安堂稿選

陸之遇 茂林

湖上荷花正盛西冷一曲不減若耶特邀老親翁為三日游坐
卧余體產道院中作世外清譚欄檻透迤與舊省相接看溪雲
乍起山雨欲來或明月當空香風暗襲我兩人小酌數巡不可
謂非百年中一段清福也并勢詩卷以往何如何如

汪懋清日安期生醉中深墨石壁盡現桃
花此亦有襲襲蓮香吹出側理間也
招滅香 旅堂題

胡介彦遠

草野荒寒從不敢作地主飲明日已訂林侯翁與一二同學追

尺牘

第十六冊二頁

遊約

自怡

隨先生作竟夕盤礪道駕幸早過荒齋并攜卧具來瓦盆木榻
貧家風味亦不妨親歷之耳

查于周日笙歌轟沸誰人
官作此吟游生語耶
與徐野君師尹勝餘題

王錫伊公

秀野園三字師所贈也蓋取歐陽公花竹秀而野之句以點綴
山莊先君子十載經營栽花種橘時奉先生嘯咏其中可稱盛
事一旦荒廢若此直是醉鄉花窟應受凄凉但以聲聲梵語消
之尚有秋香數枝乞老師同往一問

汪懋清日與範明遠
歐蕪城同一感發

約友人 新鈔選

萬代尚 謝米

庭月可○中○壺○水○入○座○豆○花○雨○歇○正○宜○揮○塵○之○譚○桑○落○和○深○願○續○弄○珠○之○句○敢○告○前○驛○布○席○掃○室○以○俟○

徐野君曰不妨作

駢語以寫幽懷

與徐野君 尹勝錄選

沈允璧 札書

昨者一尊五簋泛小舟於紅桃青柳之下○可云樂矣○今日復招器先石臣并一叔一弟向田間看菜花○大地黃金○春工富貴何必洛陽千種始○稠繁艷耶○吾兄乃騷雅主○照當必有佳句新題○總領鵬政不可不蚤過○以抵服醉鄉耳○此訂

尺牘

第十六册三頁

選約

謝寄 自怡

汪應淵曰郁野中自有

春風佳趣可金西湧

答王丹麓 霞舉堂別錄選

辛 民 先民

客居吟嘆○有人招飲○直欲捐性命○拘之豈止五臟神○頭馳驅而已○但今午友人別約○在昨已諾之矣○佳會似不能赴○奈何○然酌酒高言○無時不相○相夢寐間也

徐野君曰聞饒五經束帶迎於門不知却是何人

酒若若夫妻飲之士正不妨羅拜芳樽

與汪應淵

查相如 蔚若

數年渴想方謂接坐一談○得游泳叔度千頃矣○奈何遙言遙躍耶○然而一別動輒隔年○雖不欲與世俗同兒女子態○然股股

懷○又○不○能○不○為○兄○行○李○中○增○一○長○物○者○昂○頭○小○詩○但○贈○余○之○事○也○悠○悠○我○心○江○之○水○漸○之○雲○矣○俟○春○明○當○操○肝○腦○過○武○林○與○兄○其○醉○西○湖○花○柳○不○十○日○不○已○也○來○日○焚○茗○齋○頭○用○話○千○古○亦○惜○別○之○意○幸○願○然○作○人○世○游○光○我○蓬○華○多○矣○

徐野君曰才致蕭疏

落筆有自然之妙

東汪應淵 嚴古周選

藥 生 耿著

小亭水香橫○發正如雪山蟲起○四壁新綠生○香日影披之人皆紺碧○二三知己坐卧其中○觴一再行○此亦何啻白室綠天也○僕竊自贊為君勸駕

尺牘

第十六册四頁

選約

謝寄 自怡

查于周曰寫得識風動人

如炎京家梨殊覺爽口

與徐野君 笥軒選

張允煥 伏生

放鶴亭擊楫提壺○兩三人坐石磴○小飲覺秋烟紅樹盡佐清歡○吾與甥皆老矣○時時攜杖頭錢○邀湖山作主○此樂亦不減林處士看梅弄鶴時也○桃花將放○股便須來

汪應淵曰甥舅之情依依若是可獨難得周明所謂故

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余又於伏生想見之

訂卓靜巖 尹勝集選

俞汝言 右吉

履此佳辰○忍棄故人于旅○即夢青首○藉貧家卒歲之酒○不因秋客而多○讀少陵除夕之行○祖眺呼盧○古人亦復如是○其

此而不尚子武者暮夜將車過勞從者則請以卜夜者卜盡

徐野君日客中除夕最是凄凉余生平亦

曾七經此况矣倘有賢主人差不寂寞

胡麟生 雪田

園亭只郭外數里耳刻下登舟望尊駕即過從一經品題溪山
生色亦僅二三兄弟非值年大舉也潘敏老并祈叱致無掃墓
事同來嘯咏何如

汪德清日先生林下有年綠野平泉

惟喜與至戚相敘使我思見何風

陸、進 慈恩

第十六册五頁

建約

自怡

衣帶非還芝翁罕觀所謂清風思依度明月事青蓮弟今日正
同之渴欲一奉清談而君家學尾遲遲難接邇來湖邊商者
方世朱華一掉柳陰真成快聚特懸慨然命駕雖不敢擬于河
朔游亦庶幾丈八溝納涼之意耳

徐野君日有此湖山主人自不寂寞但

吳使誠女紅裙濕燕姬翠黛愁耳

與野君宗兄 尹勝錄選

徐騰蛟 德書

弟不便來館想哥輩及子老俱垂涼也廿內當得閑試再商可
耳期翁先生前乞為道鄙意何夜寒涼不共而燈宵歡會獨缺
此人始知人生聚散俱有定數也不盡

汪德清日長安旅况如畫
腹心處正不在多言

胡貞開 惜書

昨山齊草草弟未嘗燒佛印之微而吾兄乃聯蓬公之酒受之
心醉然亦非心悅矣夜來月色倍佳有與來坐嘯石巖以消永
夜何如

徐野君日猶書畫石即袖
中小費亦自欣容吟

與善伯 初微選

燕永圻 菊苑

行期已過無任驚痛急思一面千萬委曲圖之或吾兄竟想家
君入累一見不則託青黎轉致此真一刻千金之時當面失之

第十六册六頁

建約

自怡

別後相思亦何益也佇望良圖不勝哀禱

汪德清日萬幾為于真逆交一往情深友誼最篤此廣
某子自為寫照耳何天奪之速使不獲大展其才也

與王天韓 楚文萃選

曹鳳昌 石震

春深矣山中蘭氣吹香水泉樹樹架藤滿紫欄藥燒紅老父臺
若肯為世外之游今宵有明月滿松足深茗話何必非百年內一
榻清餘也人生如夢知已無多父臺慈柔深情共能無意特恐
窮哪無內簡簿從者要為看竹貧家自能烟怨深鴻耳肅此茶
迎其母令弟有咫尺蓬瀛之嘆

徐野君日經其點染無不如柳
色茶香是甜勝非飽勝也

除夕與胡旅堂

丘樂隨

歲行盡矣人意蕭條不知吾輩一生應得幾許年華當如是除
去耶回首茫然有感交集幸友兄僕被過西軒當燒紅蠟兩枝
辛盤五供椒酒數行與友兄屈指今歲三百八十四日中得勝
友幾人得驚人之詩幾首飲酒幾石笑幾回哭幾次清寫一行
年譜以遺今夕何如

查于周日忘景道盡過此一日又復明年不得不

與王又韓 立派劉集選 曹胤昌 石霞

秋氣清天病愁物骨所望於慈父母提屏補作以全暮齒於歲

尺牘 第十六册七頁 遼約 自怡

何客易惟是野麋之性未肯陽鵝山中怪石恰雲長川掛瀑弟
結廬龜峰白泉之間老父臺若肯在車騎路秋秋家燒
平尚思追飲且神君即得以地網保甲之法綱紀東人一
雁酒為花雨何快如之弟日引領侯山園近錄乞郭揮若
西湖聞海之狂言悲水火不祥之招案然不敢不以私上大知
允假閣牆圯也桂魄當空野芹凝手父臺愛我則望以節夕
徐從者臨啓端緒

徐野君曰天生如此秀筆一以為在錦一以
為新花六朝人堆砌聯聯之習未許夢見

東高康生

周圻

兩國賢書翹致久矣意我康生此行必得雋也乃賢書至而康
生復康矣是日與伯祥相對默然然不樂者兩三夕即丙子
下第時情況正不爾爾也雖然韓夫子豈長貧賤者乎康生此
時有悲秋之感則三山九曲儘可舒嘯惠然而來是所深望
屬此時已成康莊無復對虎縱橫若如去歲今時則不敢折
柬相邀矣

徐野君曰雖在愁悶中有躍
躍之意何嘗少減里流

格王鹿柴 慧觀堂集選 宋之禎 齊庚

尺牘 第十六册八頁 遼約 自怡

諸朝肩與過我無問兩陽弟不治具如茅客之飯林宗翁勿唱
騶若王弘之酌靖節

汪喬淵曰足履戒佳言即
此二款俗人漸不能脫

與張子漸 遼約 江浩 道開

兄之痴猶弟之痔也非此二物我兩人豈至經年不相見乎今
弟痔初平步履未捷故爾割紅葉之愛大雪時決當穿州歷過
山居同叫絕千蓮峰下耳兄此時痴若不發下嶺至河沿一汎
百畝蘆花因與孝直共圖談笑數日何樂如之

徐野君曰道開仙才也生不達時竟改初服為方外人而
年復下承天其可問也黃折東之中僑極幽情滿致

入山初讀弘覺字夢破繼更清字
月用夢已破矣月又安得長耶

蔣漢紀 波臣

春水滌涸春山淡冶花氣臨風撲鼻鳥韻亦可人聽我輩與寄
烟霞賞心正在此際若經年屈首佔畢只作閉戶先生恐山靈
笑人寂寂也葉舟將駕喚之

汪君清日少年豪爽之氣
不覺奔走于墨客鄉

東吳次尾 冰雪猶凝

諸長祚 秋鶴

紫駟青雀羣聚招提知有德星懸我湖曲矣蒼山可拾綠字盈
車即移白字之歌其廣于夜寧長春滋生暮寒乎

第十六册九頁

建約

自怡

徐野君日隨所拈毫皆古錦囊
中物也不知可嚙出心肝

與張子漸 漸南溪草堂移遷

王 祺 叔叔

雷雨不時意緒悶絕早幸開霽且知我兄尚未成行不可遽此
風日特訂時旭呂先文玉午後同追杖履想嶽廟一帶泉石亦
深喜也

徐野君日社叔胸中丘壑
筆下烟雲於此見之

寄林殿賜 殘夢軒集選

汪 洪 備清

湖上觀杜言別結是雨雪載塗曾未幾而夏日歛蒸披襟而望
涼風矣造物妒人不使良朋長聚言之悵悵憶道兄淵渟

相對如叔度茂弘無論出世入世俱屬第一流人物近并郎君
頭玉曉曉將來定為美器美慰無極何時欣然命駕過我甥

當與顯庵聯床煖手閒話長生正未知我進伯仁退耳

徐野君日古人一夕相見千里命駕然而難言
之矣不如隔千里分其明月時時照見相思

東趙休文 海窗集選

查爾如 蔚若

日來暑氣漸消爽氣時發倘于小暇過我齋頭聆松風納晚涼
觀海棠新華萊利始開茶烟長雪乳習習明月一草清風
把亦人生聚會一良緣也何如何如

徐野君日美於繁絲意管矣然而
意味自幽不必尋繹可容獨賞

第十六册十頁

建約

自怡

與徐野君 六桂居稿選

駱仁兆 允德

憶已卯在湖上讀書時玉鏡堂深桃花煥發富門雙柳搖曳
絲畫船歌舞日泊湖濱而仁兄操管弄墨不置張仲謀或以小
艇載爐香茗椀拉我輩抱牘索幽快處竟日方歸此時此景豈
非陸地神仙也哉今我輩俱顛髮種種芙蓉園亦鞠為茂草矣
思之可發一嘆秋深紅葉燒山乞吾兄過寒齋數日同方流
第登防風祠之石壁探龍山寺之新泉尋蠟洞之幽青泛風
清湖之渺漭亦是五更殘夢不滅風流也侯之

汪君清日山川如昔感懷係之人自難離其中
不能跳山耳此讀清治幽奇信是賦手記乎

東萊又生 迂闊稿選

登 望 于 周

對此茫茫即有山陰興亦難數極試問仰堂中折竹幾葉梅
根浸幾手主人待開門儘卧耶抑向寒應阿筆華詩句一片飛
來紙上消也少霽當過高齋共咏明月照情雪

徐野君曰清氣逼人莫令
仰引堂化作現樓王宇

與劉我平

登志堂稿選

汪 煥 子 晉

夜汎之約兄自許作西子湖主人今已幾望尚不見浙簡台耶
洞口桃花笑人寂寂不肯留顏色待君如何如何弟有雙柑斗
酒敢拉吾兄向花邊柳下一聽鵲聲主人幸毋避客之深耳

新語 第十六册十一頁

選約

自怡

汪潛淵曰轉實作王絕妙波瀾是妻妾
書將清金角贈張處封作用也

復正子晉

仰引堂稿選

劉世奇 夜平

昔昔之約在胸臆間苦不能拔足塵全之外昨見柳絮綠簾花
渡紅浪始覺東君開壺欲去吾儕安能挽在飛光強進一杯酒
也昔人云清風明月閑者便是主人祖生先我嘗懷失行即張
歷以應印友之格

汪潛淵曰宋人有意送春歸無計留春住一詞佳絕矣此
廣亮轉低迴舉留於壺應筆墨之內既足陶能作王不

須三讀

東君

答上生師 梅鴻稿選

澤明源 德水

展目如秋水而不露禪名詞骨如秋山而不露詩名抱璞藏珠

久而彌甚從來未有如師者矣來句濯濯若新荷交雨香芳襲
人當令君家古德九原色喜再現几筵何必讚楚些以招魂也
徐野君曰中峰作梅花詩只算得半個使事可見詩名勝
不可居至於僧家一動筆輒語錄清紙求其不露禪名
者鮮矣

與徐野君 嘉慶遺稿選

沈漢芳 敬羽

尊作奉上昨候兄來看雪竟不至因與牛絃向高樓坐終日甚
快亦大是奇觀也雪詩何不惠讀

汪潛淵曰叔羽香齋而素典又兄以
佐之今不知尚剩王維舊雪圖否

新語 第十六册十二頁

選約

自怡

與章劍威 行簡稿選

韓 詩 聖 欣

今日因候長者竟辭舍親之席且第一冷暑久不食肉婢子忽
動葷酒唱唱快快及臨佳客不至又以為怪也道兄若不終棄
步月而來興復不淺況座無他客抵燈以待千萬光臨

徐野君曰因客動葷冷暑之光景如驚聖欣
慎人故作趣語動之以不得不來之勢

與徐野君 青神選

邱斯揚 于王

敵邑南港種千樹桃花花開爛熳時不啻錦幃數十里游者紛
紛偏是疎疎散散不似西子湖花少人多如潮如蟻耳風雅若
先生亟來總領烟月并拉蓋思賢香梓兄弟某當以家釀山龍

佳之好鳥迎人春山欲笑流連三日不數唐解元稱桃花塢裏
神仙也端使借舟萬祈早發

汪藻詩曰有湖花事之勝真是
小雅題以此相招可知知已
與周季侯明序 十寶堂集選

不肖方在埭溪卜築一椽為半生小歇關境頗良只少鄰嘉
寶為辦百萬隱貴然坐此結構清疎不至如戴家刻曲豎整如
官舍亦政賴窘中滋味耳

徐野若曰抄得四壁既簡之法然少置楚便足見清小
西風所謂一寸二十之魚三年兩竿之竹未嘗下豆致
也 詩人

尺牘

第十六冊十三頁

連約

胡寄

與徐野若 尹勝錄選

駱維泰 禮吉

前所言九我堂集弟之雜著皆在其中非借照紫珍則妍媸真
辨倘紫片削庶幾曲木咸中規絕特邀尊駕過我山齋擬作十
日平原坐對秋山紅樹以了此夙願感慰多矣溪行一葉敢與
機風

汪藻詩曰文人下忌其著作如美女對鏡自愛
形容若我野若一七 八種叙別者多矣

汪 淇 補

東于周共飲 殘夢集選
來夜淒清挑燈勸影大似坡老赤壁孤鶴橫江時適有二三韻
友載酒過小齋讀騷談劍亦足少破寂寥然無奇士美人發舒

胸中意氣正如演紫釵傳奇少却霍小玉黃衫客不成戲文昔
人有挾妓登山者携姬泰禪者天下之寶未聞私為已有弟敢
馳檄相召望足下即與麗娟偕來弟木蘭舟中雖無玉簫金管
然樽中千斛正自不乏幸無以完家羊羔奚落陶秀實雪水茶
也呵呵

黃九烟曰詞友詩酒無奇士美人便如演紫釵者少却小
玉黃衫但恐小玉黃衫上場而李家十郎又生出無數
悲歡離合反覺多事不如都
與顧扶搖 金兌驪駒選

聯遠許久歷盡風雪山中人幸不填溝壑者幾希近來春樹停
余一淳 體崖

尺牘

第十六冊十四頁

連約

胡寄

雲林禽喚雨又一番景色矣聞南湖桃李盛開足下買棹西谿
從桃李叢中漸入烟霞與君家登眺酬唱題遍桐石壁亦暢
事也能從我遊乎

徐野若曰猶可從我遊乎
同津無路者不問余心嚮往之矣
東馬畫初 大暑堂集選

查 望 于周

畫船簫鼓此吳下向來佳勝然而阿家居多鳥足與語弟花下
有酒可以舉杯邀月足下昨胡不來耶當由弟約故不來不約
故來乎弟今為不約之約則足下為不來之來矣所謂伊人疑
在天末弟無定充佛手招之足下能來共此清光毋使鸞娥笑

人也

汪倫濟曰余憶戊寅夏日與于周畫初佩葵郎席發想今
有沈約為詩選自前馬郎作賦可能工之句今觀此
又已二十餘年矣人
翠之成不勝鳴咽

第十六册十五頁

尺牘新語第十七卷目錄

憶滿千日人自送吏部非送何彦道人自餞陽城太守非餞
梁柳古人臨岐握手之誼固如是耶若蘇李之河梁傷離之
玉關則莫不黯然銷魂矣嘗見傳奇雜劇中每遇送行一齣
優伶必極力敷演長亭短亭之間傍觀者不知代古人墮幾
許淚淚至于真實祖道則又漠不關情渭城日暮惟見芳草
連天而已殆子高所謂鹿豕者乎我輩于此自當有臨風珠
玉之調擲地金石之聲無為優伶所笑集錢送第十七
寄王季慶 伍瑞隆 與王左平 徐士俊
寄汪無放 查望 與友人 邵德廷

尺牘新語

錢送第十七冊目一

目錄

與許德遠	柳葵	答王較書	范醇政
與別前憲臣	稽永仁	與夏葵仲書	柴世堯
與朱姬	查望	與沈葵衷	陸雲龍
與徐野君	王路	與林殿賜	徐士俊
別王元亮	黃道	送黃子吉	汪垣
答別余體崖	顧澄	與徐野君	汪洪
與黃九烟	汪洪		

分類尺牘新譜第十七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許箋

同亭

查望于周

泰陽

後送語

寄王喜廣

懷仙亭

伍瑞隆

周國

燕市醉別遂仗劍出都門不復顧世事過東山偶感御色清端
復起憶我携手親如盟兄者不自知其淚之下也方信古人無
別淚無非小丈夫若我輩者焉得不淚乎

徐野君日感御色而動情與見桃花
而抱道者誰復誰真誰深誰淺

尺牘

第十七冊一頁

後送

自怡

與王左平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足下榮行無以為贈爰賦小咏以當柳枝此去勁翻秋風聯翩
直上唐人所謂十年辛苦一校植二月盤陽千樹花今日正堪
為君祝耳且齊與韻石令叔同掛錦帆還望仙舟不減李郭長
安數千里珍重為佳

汪德清日野君當今詞賦手也出其緒
餘無不備能得其片紙可當言光

寄汪無波

大暑堂

查望于周

野君

秋老霜清江空水凍晚河未落馬頭兀兀又續殘夢更思區蓋
之間為名利所驅者何限獨吾無波一雙白眼直視千古清跡

派通何其似吾人也吾且似吾人而喜之矣渡江後形神憔悴
疎林紅葉遠林楓樹一片秋光離離楚楚益令人臨風想元度

對酒思公榮也別懷二律錄寄邱政不無王麻奴作悲果高調
而為尉遲笑其不平氣也耶幸痛加刪削急足寄我

徐野君日于友卓珂月會集聯語云嶽峙塵落真可笑文
承風流今尚存此願足為無波寫照於二語有天遠之
解頤為

與友人

秋心辨選

邵德延

作客一生每聽驪歌悲腸欲絕蕭蕭旅次復折柳以贈遠行情
何以堪然足下染翰厚池與弟穎亮舌敝藉以紓桂玉之愁者

尺牘

第十七冊二頁

後送

自怡

不啻霄壤也願言珍愛以慰鄙懷

徐野君日夢原詞中忽然和
恍須臾遂其夢以觀之

與許德遠

柳葵

槐黃一戰即寒袍幘非足下一鳴驚人時耶僕放浪三竺兩峰
間久不作北海座上客昨長鬚短牘來始知文旆詰朝言邁
弟望此日氣冲牛斗卜他日慶叶龍雲淡墨榜中第一非君而
誰哉足下既先我者得志春風步瀛燒尾為交遊光寵多矣
因鵲首遙飛不及刺排艇舟載酒追餞聊草此以代折柳聞
山雪花如斗大請為公歌十九首加餐之句不一

汪君謝日果花筆

可與百發爭衡

范陣政 佳華

湖上與素心人樂數晨夕李咸用不云出門無至友助即到
若家也嘉平握手方訂響屢重來已而離筵之上寒憐則專綜
近樓曉爭則哀怨在曲悲涼中來亦復何堪比聞避仇魏里之
新城即思命駕人來得手書甚慰離懷如我我懷如何幸成如
何曲四章并入春諸詠大抵思卿之所為作先書便面寄去期
我屢矣中夏當覓晤敢作十郎故慙耶

徐野若口溫柔新水易使人
寵見却是一秋飛出人關

又贈

第七十七册三頁

良選

自怡

留別蔣憲臣 初徵選

嵇永仁 巨泉

離韓侯釣臺僅百里混混茫茫絕無臨流之趣月○起坐船頭又
為鼓○加○聲○貼○耳○令人○煩○懣○忽○生○可○惜○此○前○頃○清○光○不○在○西○湖○在○
黃○河○也○往○昔○過○山○陰○時○每○一○移○舟○即○換○一○世○界○精○神○鼓○舞○忘○倦○
忘○歸○不○意○渡○河○來○種○種○皆○杜○宇○聲○促○人○起○去○北○游○意○興○已○蕭○索○
矣○何○物○泰○華○竟○阻○我○登○眺○之○緣○耶○抑○僕○木○石○人○長○安○酒○樓○不○
容○北○歸○寇○草○履○者○上○繁○華○寂○寞○各○有○吟○賦○當○亦○踰○楚○不○得○耳○有○
負○招○携○誰○怨○膠○固○

于馬日馬承可思文詩亦活若魚

與妻蘇仲 初徵選

柴世堯

後見榮發自分道出西湖折柳班荆一德軒軒不謂紫氣潛
使人望塵不及至今局路年兄木天善作之手暫猶越數日
以米雲垂風披化馳若神騰騰過于途路雖應惜子深惜未
亦其千一也又人兼著吏事古以為難兄出緒餘辦之不獨
光吾黨矣

徐野若口有車騎在客園
善者之意故能是而不俗

胎沈蔡衷侍御 簡草選

陸雲龍 函侯

金陵春半梅已空枝情悵臨岐不堪持贈猶喜于旄所屆堤柳

又贈

第七十七册四頁

良選

自怡

清舒桃李競發湖明山秀景色宜人已令小兒持柑載酒為平
原飲無遠東渡也

汪君清日花開絕續之際最似難
情於此國心自是難入勝事

與朱姬 近問病選

登 望 于 周

別至江干遙望隔江山相語如魚猶是楚生倚小樓風髮霧髮
時也急登舟紫頭直出愁城入酒國不意魂夢猶裏王欸乃
一驚依然仍在錢唐江上聽江聲澎湃淚與湖俱青衫濕透但
不識較別時楚生衣袂上誰多耳

汪君清日清澤之語寫得暖寒風流似
當卿小詞讀卿樂府楚生詞文以傳

與徐野君

王路

三年楚署蜀有深緣即薄書頃刻之餘亦自得花晨月夕之樂
忽焉分袂真覺凄然特遣一役一介趨至巴河料理道兄舟楫
之事空江殘夢未免神傷故里遙隔更無指嚮惟願道兄節哀
自愛而已小兒偕行萬祈照拂先生一月之教亦千古也不盡
瞻馳

日營滿日余讀王又韓詩報國松下初詣野君詩致
正其北堂萱堂中閑居
與林殿殿 馮傳選

徐士俊 野君

尺牘

第十七冊五頁

後送

白怡

高軍至瞻老宅兼得與九烟先生敘南宮雁行之好此真德星
夜聚時也鄙人何幸托春座之末飲酒賦詩感懷千古豈非有
前定緣耶今先生行矣錦帆指西江當已驚動都亭之夢數行
附候聊當折柳河橋亦欲先生於山川曠覽時知千古以上有
南州徐瑞子耳

汪帶清曰野君即席詩云今宵最是動星文河朔南皮自
作事自夏清和春滿堂詩酒清風共醉中安北半
程多謝隔西江望滿堂詩思十年一變草中有詩
離離之入生公遠于周諸君子昔喜其佳為我殷
行色
別汪元亮 柳引堂

黃道 子吉

春雪漫漫時忽泛梓里之梓衝寒江而上兄謂與剡溪之興相
去多少弟此行涉夏方返華花岑落履盡荒蕪如何可言遙憶
吾兄下帷百尺樓上讀未見書含毫吮墨真可饒虎雕龍也乞
留下牀一席為弟地不再握別

汪帶清曰寒江雪驟然銷魂時生西樓
暑汗浹背為憶子吉辭我時不寒而慄
送黃子吉 柳引堂

汪垣 元亮

桐江三百里錦峯繡嶺前過嚴先生烟雨一綸如或見之溯洄
而上凸者為灘凹者為潭清流見底中不掩鱗益為奇絕語云
置身山水間生人浩然之氣况綏綏滕六大地皆寶玉合成此

尺牘

第十七冊六頁

後送

白怡

際亦何減山陰道上也小關懸榻翹跂駕來唯早寅止為望

汪帶清曰新安江以上中間四語光景
如畫勝道元水經宜補此一則

答別余體崖師 箭草選

顧澄 扶搖

塵俗攻心因而作惡非病也予每苦此佛家以人世為火坑有
以夫吾師歸對大潌山洗之但如予輩何遙望杖履白雲片片
恨不得作鶴犬相隨命之不猶殊可歎息倘能分大潌半壁
我腸慄今妻孥子忘家室一切功名事業化為丘壑烟樹松
竹杖盤旋湧翠白鹿左右何幸如之弟恐瞻望姑紀遺却有生
獨有則不孝不仙墮落苦海甚於火坑然則予之逗留非命之

不亦也吾師何以教我

徐野君曰識得行不得所以為難若如劉阮歸來已得七八代子孫則亦無可奈何不得不還上仙山耳

與徐野君 錢夢集選

汪 淇 備清

寒齋何幸得屈高賢東漢美談於今復見但日來碌碌陶泓墨鄉幾無停墨曾不出湖上一遊幾令黃鳥白鷗笑人局踣閣重午龍舟甚盛而道兄又欲束裝歸里翻為湖墅淹留奈目前雅興何弟特於明蚤攜仗頭買小艇載酒向柳花開處照眼春林酣暢淋漓不龍而雨則先期之賞亦可銷荆楚歲時即從此分袂月餘以圖再晤庶不歉於懷耳九烟語溪歸棹亦只在數日

尺牘

新語 第十七冊七頁

錢送

期寄 自怡

問顯望南州回駕

葉又生日如龍之士逐之者上下四方似此快哉何勞競渡

送黃九烟 錢夢集選

汪 淇 備清

與道兄神交二十年未嘗聯牀接席王裴皮陸不知如何笑人頃始同野君淹留小齋隔月較響吟詠賞奇析疑南邨晨夕詎意於今再見裝賓節屆聞人駕欲暫返語溪昔年曾議湖上佳咏云留命配西施今西施宛然無恙翹望君久矣弟明日程拉二三同人攜一尊過放鶴亭奉饌并為足下重續舊話不遐棄至西遊一書重辱評騭可謂妙絕今古弟意愚欲入言

內數日後望即過我坡此升館之業彼唐僧師弟在長途度日如年不能久待不然當遣心復駕筋斗雲來相邀耳呵呵

查于周曰西施舊盟自應重續但情清恐笑著子來遇欲遣心復駕筋斗雲來相邀耳呵呵
自然不去又何煩筋斗雲耶
汪 淇 備清
於此以志交情九烟詩云幾年雲樹隔寒江
期共此邪徐福客中元第一黃童天下可無雙尋常何
憤應難免墨落詩處總未降莫向花前嘆白髮
交締舊邦席上逢人多落落鏡中自許只雙雙
承神常契東閣風騷意更降把臂
野深期共隱晚年千里亦同應

尺牘

第十七冊八頁

錢送

尺牘新語第十八卷目錄

憐猶子曰我將南遊吳越決西江之水而迎子此自是惡謔
波臣語耳彼何嘗真欲決西江哉世情之薄莫甚于請乞一
途五侯七貴之門因鬼見帝百叩不應下劍誠霍霍欲為
然請乞者亦自可厭蟻附僕緣如牧兒之因馬而車因車而
巷呂祖之指頭可勝贈乎嘗聞四大天下中有俱盛世界者
其人都無貴賤貧富任舉一念自有自然衣食宮殿隨身如
是或可免下馬賃乎然未能解脫而至也庶幾于尺牘間之
賢豪長者想見之集請乞第十八

尺牘

請乞第十八

自怡

故人子告貸	趙時	與譚友夏	金
乞答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朱見符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吳若谷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黃東崖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孫深公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潘野君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潘元大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潘翁索約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姚黃廷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與汪然明	趙時	與譚友夏	卓發之

分類尺牘新語第十八册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閣
請乞語 洪傑溺 周廷瓚仔曾

為故人子告貸 文集選
此時恍然強笑低視露齒向人談緩急事必有以手急捫其舌
者否則顧左右而言他戒關者勿再入此客而此為世俗情
情非所論于長厚君子也故人子其于門下屬葭莩之親貧困
不能給飽粥思有所仰告囁嚅未敢啓齒乃屬某為緩頰某知

尺牘

第十八册一頁

請乞

自怡

先生慷慨任義憫恤孤貧必不施捫舌之手且聞日飯浮屠處
費米不下百石豈其惜此升斗視周親不浮屠若耶或豈或約
潤其焦枯總使恩自公出非某所敢竊市也
查于周曰余嘗讀陶詩至扣門相言謂之何未嘗不慨然
有慨于中也此書撫寫世態情狀如真為人告貸較之
自告貸尤切但不嫌
主人能解意否也
與譚友夏 文集選 金 聲 正 希
弟之僕微小大無當謬陳推獎使人益慙年來益復無似惟學
問一事耿耿於懷恨不得勝師良友日親時接以此亦欲見
兄一盤區區之意別有轉應為死友劉與陽而為一二嫉妬之

人豕鬼張弧控持朝議至今孤忠苦節尚在隱兒之間弟念半
為此灰念今天下文章一道遠接古人而可以必存者惟我翁
兄得借像筆一傳贊一古風與死骨可以不朽人心蒙皆庶
幾有廖與鵠存日陳無幣石家徒四壁其沒也老母屏妻孥子
弱弟效笑不自保度翁兄篤念不待弟詞之畢也與鵠之歿生
平知交誠多氣誼而路人視者亦間有之乃其間風感懷為難
慨悲歌痛若切身昔生於世於不相識而之人惟翁兄與弟
弟無力自請之苦而又怨弟因緣阻隔不能為與鵠備躬躬之
之情慨然欲筆幸甚

尺牘 第十八册二百 請乞 自怡

汪魯簡曰交遊之篤望王希能窮
之痛憤寄所宜全賴文人筆墨
乞苦 初微選

項拜新界之暇適煮惠泉正熟即○以○試○之○色○勝○于○香○頗○與○海○棠○
同恨豈為雨師所奪耶有真正廟後乞分少許得嘗其味足矣
不似饕餮虛全動必以梳計也

徐野君曰聖翁推
人而茶亦非
答徐野君 說集東選

數年不握手天石來始得一聞近履接佳作破除世諦直顯門
風可謂全提正令于末法者世上野干鳴一當師子吼將何處

卓發之左車

活耶拙作不可以告人仁兄愛我但作想當然傳奇一看可
耳近有穢園十六題在寒氏舍恆處或仁兄神游此中便可為
拈數首或盡作輞川絕句或作各體俱隨意但須有以寄示為
慰天涯知己只此可當觀面相呈耳途間凍筆不能更言
查于問曰大地梨園何事下作傳奇看文字
云乎哉只恐獨鼓歌後無處計生活耳
與朱見符 文集選 趙時樞 聲伯

尺牘 第十八册三百 請乞 自怡

汪魯簡曰余謂人之子孫寧使托身無所不可使祖宗無
地寧為祖宗作牛馬走不可為兒孫作牛馬守倘得親
安即足端手壓分所當然何得日夕安享
使親安上無歸讀聖伯此箋寧不愧汗
與驚瀾叔 震學堂稿選 王 卓 丹麓

喉病淡旬苦無好水淪煮佳茗無論伊吾絕響即一談一笑亦
格格不舒此豈與茂陵消渴等哉思得吾叔處久蓄免泉幸分
我數杓上之或不能並美金莖自當勝建業城下水也病愈之
日容賦詩以謝

徐野君曰愚見
王即里致
與吳若谷 仰真齋稿選

文王輔 桂芬

夏間一番試事幸得與珂鄉諸君子作筆墨緣不揣任評付諸梨棗特求採筆以為茲集九豈敢云賦三都而乞元覽總時百尺龍門鼓軒舞啓後來之秀耳倘得珠玉從天何止榮逾九錫鳴鳬引日以之矣

汪鑑清日桂林先生寓杭州別駕時野君在署中兩載不查徐孺下陳書之場矣先生才思八面玲瓏手談所放九邑名流擬藝利者十數人舉附習山亦無從下

與陸謙思 張星瑞 王冕

旅食厨寒又荷榮校但聞仲叔累人如何所懇桐秋清響鼓予望之瓶花無賴須此破寂囑囑

尺牘 第十八冊四百 請乞 自怡

徐野君曰吉光片

與黃東崖先生書 紡授堂選

曾異撰 弗人

在里閭中二十年夢想竟未敢自通於左右生平頗能自廣殊非以乘車戴笠之故不欲曳裾于先達公卿間意頗非今世之浮游而附聲氣者嘗謂吾人心中不知史記為何書雖司馬子長復生日與之居處笑語祇以增其人藏之名山之懷恨耳故雖日把先生詩文而不敢一通書問留未盡之語語摸索于心目宛在中不更意遠而味長乎今者始以拙藁自贊而以家母之行略請夫天旌下及于寒戶而執筆紀載斯亦太史公之事

也而亦以見某之進而求見于當世之名公大人非吾母之故則鄭重其事雖以二十年夢想而不敢恩有道德之晉接非如世之食名而米取名而去者徒以襲元禮之門座李郭之舟也附上緣素一方倘為家慈載筆懸之紡授堂中不但為先生之教孝亦使人謂與樹寡婦之子雖垂老碌碌無所見其于先生猶不在禮弗與交之列耳

查于周曰一篇書寫得如此宛曲盡情為教故耳如知孝子之心對臨靡至

與陸平林 仰蘇齋倫選

文王輔 四友

客○過○高○齋○似○兩○峰○山○邑○此○中○甚○企○而○相○親○者○稀○足○見○塵○鞅○困

尺牘 第十八冊五百 請乞 自怡

羈○始○無○辜○也○茲○啓○舍○親○唐○我○誠○其○尊○入○號○伯○閣○者○與○台○臺○向有寅誼○曾藉手覓眉公文以表其尊慈大節今伯閣先生即世而此文亦歸焉有乃即特免弟轉輾相求俾得以原板見瞻不啻魯靈光獨存重下九鼎也

徐野君曰讀此則願親信友果爾相國求文字以顯其親降翰鼎件敬同菽水其文余亦曾見之眉公先生能下

此益信 朽人于

東孫深公 初務選

李 漁 笠翁

隔○兄○即○日○如○楚○不○一○暇○別○豈○避○渭○城○之○錢○邪○彼○土○產○鹿○其○角○頗○賤○歸○時○肯○攜○百○觔○為○贈○乎○客○子○未○行○先○索○方○物○可○笑○也○然○

足下還時或攜他美物服我喉我疾我也美疾不如惡石幸識斯言

徐野君曰余方物且台放刀扶之以不得不送之勢真是趣人

與徐野君 松齋集選

卓回方水

昨有斷腸數語在兄處恐惹他人悲便即簡來齊頭臘信貽我一枝擬得花繁繁者欲為亡婦插腦瓶耳

注潘澗曰凄咽

答友人索書 初微選

王鳳鼎 治出

第何知書吾兄乃有野鷺之好即間有意之所至亦何能廢晏

尺牘

第十八冊六頁

請乞

自怡

淋漓按袍狂叫如張顛之濡髮米顛之汚袖哉近得一知己如藉草王先生竟云第書似吾家雅宜自規然竊自喜足下以會諸箋紙盡送我足下不節第殊欲不康矣此地無不律之佳者惟不能善故擇之尤望足下分一二管兼佐以唐論廢數合青州從事待之第乃得神上庶敢掃盡溪雲胸中小豁耳一笑

金于潤曰書讀精妍作字可

與徐野君 水山堂稿選

胡貞開 循畫

仁兄看詩如王人治璞石去不盡終非良璧得一筆一削用紫珍方寸照我妍姪乃可久傳耳于役遊記二種幸即輝下客把

酒流吾兄詩也一笑

注潘澗曰循畫虛懷野

與曹允大 蟾臺集選

卓人月 可月

自足下領袖羣賢而弟以不才見棄晤對兩際匪朝夕然素心相許室遠而人近乘車載筆之誼有以知其不誣也于今文章之業與國運爭隆獨鄙性不合時宜動而得咎非不屢遷其守以從之而未知稅駕之所在高才得鹿之手忍不為岐路亡余之子一指迷耶每見友人業頌多有足下褒彈之筆是用陳其俚言以施元覽伏乞字字批駁擲還當永保此爪甲清塵以

尺牘

第十八冊七頁

請乞

自怡

存故人之雅并為數言于其首教之誨之非敢問鼎之大小亦庶幾其不至于飄落而無所容耳

徐野君曰可月奇才與余最契年三十一而病余為文以哭之今采錄斯篇則知蓋閣牆臺兩果錄然在天地間

可月猶不死也

部門別友 新鈔選

范印心 正

四詩字字針砭使人讀之淚潸潸下前二詩煩作小楷書白蓮之正面炎途編暑百疾荷人滿冰雪之句念海內正人不救還乘如此因用以自救生全之功不在參苓下不止借火齊木難座多寶船已也

汪憲詩曰地廣之
內有一片水心

向鄰家索菊 初微選

李漁 笠翁

向人索花于已為韻事○人為不韻○甚矣然不向吾翁索花于
已為不韻于吾翁亦非韻事也○聞今歲荻菊獨繁○主人旦夕飽
看○頗有倦色○且乞者不自其始○敢循例奉丐○數本○點綴荒離○知
白○衣○送酒時○必不能忘○甚主人也

查于周曰有峰迴境轉之妙此
笠翁最善為作曲折筆也

與胡循菴 袁舉堂稿選

王 時 丹麓

米山堂以書名也○然而四旁疊石為山○亦復如畫○先生坐臥其

尺牘

第十八冊八頁

請乞

自怡

中翰墨丹青目娛朝夕○作為詩文○奔命梨棗○成詞曲○傾動梨
園○天下之樂○決有過于先生者哉○至若十眉環坐○切子奉衣○其
樂又在數種之外○恐造物亦妬之矣○不識肯費半刻閒心○一揮
素紙○千般請

徐野君曰米山堂豈非金粉福地乎○不識何修而得
其片礎之三寸○不律更能寫出富貴以藉琴筆床
與德相宜 初微選 佳光耀 奕先

日日讀佳篇○但憾其少○何當寬一長箋○奉求大書○待讀之數日
乃為快耳○茲上逕連一幅○想新句為光重○以家月壽六十○故
一屏為賀○子者雖平日無以為養而獨于此一日覺大能應

作耳

汪憲詩曰在俗套中獨有殷然之致○始信為忠孝
之祖○奕先大新新廟惠我特從初微選此以為吉光
與姜仲文 初微選 姚希孟 孟長

來歲讀書之計○先生過米葑○非終始弗替○不肖何人能不有感
但不肖自揣○政如號啕小兒○不能自語○而致他人語○又如跛
老農○不能自藝○而代他人藝○豈特自誤○兼亦誤他世之橫鞭
徒者于糊口○涸囊則得矣○如畫墁之謂何○且不肖與令子周旋
剖心相詠○久矣○渭城一曲○終朝入耳○其誰聽之○故或閉閣下帷
時○就正於有道○或開塾置傳○仍董帥其斯夕○先生自有裁酌○非

尺牘

第十八冊九頁

請乞

自怡

不肖所敢僭商○而必使不肖久居此地○海內有識之士○必有開
而稱笑者○鳳梧○而終去燕○就鳳○而旋歸○豈非其所樂哉○無久
而不捨之理也

徐野君曰他人謀館○而此獨堅辭高子
人一等矣○未幾數語可相贈七餘音

李士驥 不群

弟去年有酒○在長途旅店○江北絕無名酒○酷來亦難入唇○弟
有口號云○村酒不堪酷○酒錢虛且無○願從割孟沽○歡笑竟幾
目下又有酒○却來割○二十日午○府生產日○病使弟不能割
便不能造親知索飲○亦無錢酷○弟有口號云○山妻病生

聊把酸醃。酸醃。其苦倍于。產。掉頭。而庭花。滴滴。明雙。眼。淚。彼。陶。淵。明。飲。盡。笑。而。堯。身。在。劫。中。遇。思。人。救。解。想。來。惟。親。家。爲。能。救。此。劫。耳。特。遣。蒼。頭。布。告。專。候。此。君。到。來。當。鞠。躬。而。迎。也。一。笑。

徐野君曰大有晉人風味使

劉阮見此定當把臂入林

與汪然明 前稿選

青 寄 昔 侯

早來佳麗若此又讀先生大章覺五夜風雨凄然者正不闕風物也鵲紅恨碧使人益不勝情耳少頃當成一詩呈教明日欲借尊舫一向西冷兩峰餘俱心感

尺牘

第十八册上頁

詩乞

自寄

徐野君曰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正不同江潭懷惻耳

代友人貸米

大略堂集選

查 望 于 周

忽而井甃凄然始信瓶之罄矣巧婦無計貸于比鄰比鄰曰吾亦三旬而九食者也何以貽子可知謝仁祖固是長者陶道則亦是可人觀泌水之洋洋致足自樂又安問南山薇與北山蕨哉雖然大負此腹吾兄論兵有山川之勢奈何生視臣朔飢欲死乎爲貸升斗以克蒸藿明辰告糴于晉後日必歸于趙

徐野君曰癸之米帖更自致

與徐野君師 風山草堂稿選

駱仁堃 方 允

先重二詩得附老師內家吟一集存必俱感雖筆墨非兒女子事然或藉此以表見是亦不幸中之幸也妻弟維聲近投青浦今招某往遊所刻拙稿乞轉覓二十冊以爲應酬之資蓋中有大序在焉覆瓿之物庶幾賴佐晏以得耳汪倦翁久不相晤幸爲道意

查于周曰從著作中想見師生

夫婦之樂豈非慧業際緣

尺牘

第十八册上頁

詩乞

自寄

展長暇浮白不知秋風吹白月

查于周目一結使人聚心都
盡文能或詩信有之手

與文桂林 簡草選

金漸舉 夢雲

一歲之間辟祖臺提攜我胃風之以春風雨之以夏雨雖遠人
與我須士知感況其似服有素者乎更除虎應不能躬叩崇階
聊具不腆稍申茂勝之誼懇乞鑒誠應置為荷家表兄得托履
庇不敢假歸其家人卒歲之計望祖臺更如前數付之獻歲恭
賀并悉

注脩清日簡筆無塵全
氣居然名士風流

尺牘

第十九冊二頁

魏道

自怡

與王又韓明府

周 損 違害

白泉山僧製茶往歲有新獻蒙海茹茲不敢闕雖非徑嶺紫茸
尚不至如黃蘗之苦耳然代貢者又未免帶香火氣矣幸賜鑒
涵為荷歸類主臣

徐野君曰違害是西陵古
文作手小品已見一斑

答白門告版諸友

許之斯 青嶼

少時錫硯之雅耿耿未忘適者在陳弟頗熟悉但苦一第初
半綏未結隔此地上下無交是兄翁在陳而弟亦在蔡也脫
粟五斗第欲為接濟之行者敬助王孫一飯饑能死人亦能

生人淮陰封侯不從此中鍊出邪漂母雖不望報然竊願王孫
有醉飯之時耳

注脩清日美顏可拘溫語
動人不像黃至之面孔

答阮霞與 切實選

陳紹英 秋菴

弟家孟公好客尊家步兵好飲使听杯相遇當無投轄之煩第
荒疏滋味徒發軒騎耳馬金囊分自仙曹更為鄭重李美桃
天下無多求者謝也

徐野君曰馬金囊果朝興味余亦僅得一宵出自漢
兩往來商里豈能似文人翰墨無異而獲也哉

贈蘭蕙 應關選

馬翔麟 白生

尺牘

第十九冊三頁

魏道

自怡

錢公祖為蘭院有碑能古今數十家一齊推倒尺幅無多花葉
荷致鑒家朝看暮看當不減于淑佩

注脩清日蘭上連致如引
我于三湘九疑之間

與友人 宮雲堂集選

周 折 百安

故鄉酒奉一壺同濟叔隔牆泛蒲亦是我兩人一端午亦是我
兩人一還家也趁熱急飲

查于周目即後關上
亦自真率有勁

與李過廬兵憲 築益堂集選

谷應泰 森蒼

孤山拳石兩使君賓客其上九阜清吸有如縹緲矣道士不

事○肩○上○問○所○以○伺○宦○者○僕○以○詩○戲○之○曰○瘦○宦○何○自○念○爾○梁○黃○冠○
翻○為○崔○傍○徨○種○梅○處○士○非○無○意○日○買○梅○花○種○崔○微○道○士○粒○目○不○
應○雖○然○此○打○油○餅○但○可○勝○道○士○耳○彼○國○家○縞○衣○者○縱○無○人○間○烟○
火○相○實○未○曾○學○辟○穀○方○也○數○日○無○食○則○方○朝○飢○欲○死○矣○僕○以○
折○腰○之○五○斗○餉○之○母○使○崔○怨○使○君○曰○廉○吏○可○為○而○不○可○為○也○

徐○君○曰○筆○上○是○按○世○當○使○國○家○
結○天○者○化○為○黃○冠○再○來○入○夢○
上○紫○旋○老○人○文○集○送○
張○鹿○微○瑞○星○

從○驚○鴻○雪○浪○中○得○天○然○硯○子○兩○片○其○質○如○玉○其○光○如○鏡○其○受○墨○
如○馳○而○跡○筆○如○滿○端○飲○不○能○及○也○恨○坡○公○未○及○知○使○墨○淺○復○得○

尺○牘○
第○十○九○册○四○頁○
魏○道○
自○怡○

名○耳○敬○上○一○片○以○助○橫○掃○疾○書○之○興○

子○懷○新○日○但○不○許○
用○香○津○墨○取○
簡○汪○我○生○初○徵○選○
李○漁○

錫○山○人○來○遺○我○泉○膠○一○盤○云○是○惠○山○寺○高○僧○手○磨○弟○性○不○飲○敬○
送○劉○伯○倫○必○能○辨○其○真○贗○觀○者○亦○他○友○所○覬○寒○家○久○持○不○殺○
之○戒○并○致○司○庖○非○云○獻○節○亦○匪○恨○境○與○器○無○用○之○地○日○損○嫌○批○
數○升○不○若○轉○奉○卿○厨○兩○有○所○裨○且○宰○割○時○未○必○不○呼○李○生○共○啖○
其○得○計○又○不○止○此○也○

徐○野○君○曰○滑○簾○得○妙○已○約○飽○日○
子○笑○食○指○點○何○似○筆○花○生○

致○蔡○又○舒○初○徵○選○
柴○壺○

色○如○截○肪○脂○香○幽○遠○素○蘭○所○以○名○也○多○方○接○更○僅○得○一○枝○為○我○
兄○清○供○寄○到○特○須○先○白○舍○妹○是○花○也○非○婢○也○庶○幾○不○聽○蛙○鳴○免○
辜○全○脚○

直○于○周○日○雅○集○俱○
佳○幽○蘭○如○笑○
謝○許○頌○承○學○齋○信○稿○選○
查○相○如○蔚○若○

君○自○蘇○來○所○贈○皆○蘇○品○天○池○之○茶○足○以○浣○俗○脾○洞○庭○之○柑○足○以○
活○臭○味○枕○以○遠○我○屢○以○載○我○君○之○德○意○至○矣○厚○矣○其○如○弟○之○不○
能○堪○何○

尺○牘○
第○十○九○册○五○頁○
魏○道○
自○怡○

汪○詹○南○日○著○筆○清○老○霜○
柑○雪○茗○足○以○似○之○
答○查○切○安○秋○心○草○題○
邵○德○廷○公○遠○

盛○壯○智○慧○殊○不○再○來○虛○度○無○聞○汗○流○竟○塵○讀○贈○言○老○氣○橫○九○州○
矣○叩○鼓○稍○雲○錦○豈○復○與○易○乃○更○煩○京○紗○之○覲○念○關○津○往○返○恐○為○
錦○羽○累○敬○拜○登○以○服○之○無○敬○耳○心○緒○不○佳○無○暇○詳○報○肅○此○申○謝○

徐○寄○吾○日○雲○錦○京○紗○一○
枝○店○如○僕○公○之○裁○劍○
謝○惠○硯○海○榴○信○集○選○
查○相○如○蔚○若○

損○文○房○佳○惠○供○我○揮○毫○足○快○人○意○俟○春○明○風○日○和○暢○清○氣○逼○人○
當○思○作○銘○誌○之○以○效○古○人○金○石○交○也○

徐野君曰：然。晚唐穿志，則苦矣。而送于作，但存石父莫帶金銀。

諸雲鐵削

蒙山茶無有佳者，此從土人得之。色如白玉，云係深山岩穴乳泉滴，歷所成。念其風趣清苦，非學道人不足知此味。故特分致足下，試于夜靜月白，泉鳴松響時，發一二杯，定賞其妙也。

汪希淵曰：遠興清言，能助入詩瘦。

與汪懷綺 離樓集選

徐七俊 哥君

弟所刻內家吟，驚驚七十二咏，及西湖竹枝詞三種，皆小品風華，儘堪持贈。今紅葉詩又計幾矣。吾兄總持風雅，特奉敬謝。

尺牘

第十九册六頁

僊遺

自怡軒

博解願至于拙著，雁樓集是弟一生心血，約費百金，總藉交游羣力以成。而荷吾兄倡導之功，為不淺。不敢云名山之藏，惟願作國門之布，弟于吾兄有厚望焉。

查于周曰：野君著述最多，此外尚有梅花百咏、庚辰紀勝、錄三樣、芝蘭王臺、新咏繁花錄、詩月令、紫珍集、武林詩集、徐氏千占一家言等編，半未行世。與

情前為三十年交，以此相託，乃爾知已。

報周樸園先生 集青閣稿選

陸進 蓬思

道里遠，遠山川隔之。仰企龍門，如在天半。想先生著作之妙，當與東山絲竹相應。官商即文字甘霖亦已弘濟無量矣。其

轉柳瑤函并誌銘宅相之惠。雖音容已遠，而模楷如新。而

燈跋成二則，正恐珠盤難混，以魚目玉匣。蓋雜以珉珉，惟與先生以椽筆剪裁得附，務望數點墨為幸耳。

徐野君曰：余於先生仰企有年，辛丑冬初始識，割于蓬思之延芳堂內，出函冊相示，精妙絕倫。命題數語，茲所感者，固前賢模範也。數千里外，乃結此文，字緣手。

東陳子遜 殘夢軒集選

汪洪修

琴中有物，名曰鞠通，惟日嘆古墨屑少，許得此則清音之振發與常。此與蠶魚三食神仙字，化為脈望者，同一奇幻。弟近有古墨數笏，不敢自秘，奉之道兄，以供錦心繡口之助。其變化有過於鞠通者矣。至所商欲刻之書，係不朽盛業，但恐非時所宜，姑

尺牘

第十九册七頁

僊遺

自怡軒

且東之高閣，稍俟異日何如。

徐野君曰：大禹易水增光，不必作墨將磨子之歎。

答程英先 潘園稿選

夏基 葉只

咏梅作別，聞鴈得歸，駭連雖不甚滿，奈花事開到茶蘼，不能借春光湖上一寫心曲。負此明覺，恨何如之。承惠佳詩，蒼健嚴整，真如老杜所云：「曉節于律漸細者也。」下里巴人能率和平謝

汪希淵曰：集只領神，墨所刻西湖遊覽志，為千秋佳色。幸玉西湖往來，諸願難於不傳，世儘堪想見風流耳。

寄旅堂 且坐齋稿選

諸雲鐵削

樓水揖別白露始零征邁以來天根忽見水花結岸雪齋搖櫓
日與祖望四叔同棲土窟鐵爐炙餠金缸列錢講抽妙密都失
霜凍興至情洽握聚如飛詩文雜生積已成帙恨不令旅堂嘆
賞坐地白錫不鳴淫魚忽逝耳近頗有獨善之懷聞馬勝之西
十里竹內有蘆屋欲賣歸謀置之牧豕植梧種魚代茲上事老
父下慰豚弱方斯冬日園菜經霜取以作菹蒸作金銀色飽芋
腸羹漚火煨熟如軟石髓寒花數叢白月一片持濁酒闌清琴
殊不知葛天之適速也聞絃賓音必在知我如何如何既久不
見略述近志卽便南還茲不多具

第十九册八頁

白蟻奇

徐野若曰形容隱居之樂真堪寄傲天壤園
業經常一段不減蘇長公夜半飽喫時也

與徐野君

尊章一字一珠但令鄙人辱品定爲不敢當耳謝ヒ佳箋書上

江表餘音 卷三 絕而詩之 斷折生新 要

數以行耳

與趙又呂

江
洪
二

吾兄風流豪舉。還真青蓮後身。憶當年紅粉樓中。脫鴛裘貫酒。意氣激昂。不可一世。曾幾何時。而楚雨巫雲。竟化作五更桃花。

風矣茲抱賈重之才挾策入都黃金臺定應獨步前驥嘶多
弟愧無繞朝鞭相贈乃反辱吳錦湘筵之施殊深惶汗數行申
謝銘刻五中秋風迭矣翹首盼壻消息弟當儲松檟十斛以
待但長安佳麗地即君得意之後不知醉眠何處樓向日旗亭
解衣今且復作漢臯解珮耶若有奇緣佳遇幸勿惜一一寄示
千萬莫瞞老友耳

黃九煙曰此黃河
中二月桃花

水也一波一折風起風到

謝余體崖師新茶

顧澄扶搖

墨濟道人若如甘露亦應入公山中聽萬壑松濤耳乃以碧澗

所及
語蹟

第十九册九頁

德道

期寄

明月照臨塵世則清冷聲中橫斜香裏爲小郎君解圍者不止
霏霏塵屑矣以消詩渴大勝峨眉蛆雪豈必仙人掌却老延年
取謝謝

徐野君曰以此補入茶經不

與汪然明遺稿選

董其昌 玄宰

弟○昌○老病侵尋時時以舟爲宅頻用是簡應酬之煩非予居相見幾不知翁臺在望衡劉字間可日夕過從也聞有玉簪之游未奉良覲俟翁臺入郡悉此耿耿承賜側理數種比于珊瑚木難又重以海錯張平子曰美人贈我綠綺琴何以報之雙南金

弟呂深愧此語奈何奈何感與愧并書何能盡客躬謝不一

徐野君曰文敏公與先叔祖世已遠不欲擬入其籍此贖乃汪子與可出其專公所藏手書數十則中特存其一以明交誼耳

送陶夢刻朱橘 詩草選 顧 汪 扶搖

洞庭初熟香滿秋林雖無二更奇形然月勝十八娘遠甚荷香齋中照耀琥珀光矣謹買百枚試于煩熱中剖之寒若封瓊雪等酪奴餽佐以鱸鱖尊羹不知清酒幾許

徐野君曰余家西水惟此種最佳却說淡花容精妙然猶恨不到蘇軾筆頭一收湖底秋色送藏之醫書 殘夢集選 汪 洪 惕清

尺牘新語 第十九册 十 劉奇 自怡

家刻萬病回春一書弘濟無量不滅孫真人龍宮三十六方也史稱海上燕齊之士多言有藥方能神仙夫神仙不可知却病延年是真寶受用耳敢以此書為贈餘不既

徐野君曰此即仙世竟半幅雲藍香墨也 謝山僧然如新茶 詩稿選 顧 汪 扶搖

天上龍圖片片具幽巖風味殆蔡襄所歌紫頭錯落者耶此種非烟火人所有亦非烟火人所識午後携來驚破殘夢幾置我于丘一壑之中致謝

汪野翁口似此風味亦當快活自省一杯已足七葉太多

尺牘新語第二十卷目錄

韓子曰獵客張兔置不能掛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顧讀仙此詩則脫籠之鶴豈不遠勝於入廟之猿哉。隱逸一流似於世道無大關係然山高水長非此則史乘削色者相佞在位。恥時無高士乃求得皇甫士安之孫令堅卧山中屢徵而後起。時人謂之克隱蓋名若此殊可哂矣。若周顒之北岳盧藏用之終南林。懶。憊。歸。然。其品繁豈復可問吾所為望風心折者其必泉石之田游巖壑波之張志和子集隱逸第二十

尺牘新語 第二十册 目 劉奇 自怡

與范大	宋 趙 隱	各林若樵	陳紹英
與友人	莫廷韓	與友	王 鐸
與友	許 同	與周咸	許 友
與羅取公	王赤林	與某令書	程處莊
與陸三	宋 恕	與周子將	蕭士偉
與方士羽	馬文舉	與鍾居易	譚元春
與徐野君	胡樂素	與泰山子表兄	周 濟
與徐子周	馬晉九	與子漸姪	程濟義
與陶子有	丁奇遇		

分類尺牘新語第二十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閣

隱逸語

與范大 九箴集選

宋登澄 幼清

邨居遇雨來往絕人自晨昏侍食之外雖髮子罕見居植修竹
間有鳥鳴女牆低檻疑近山岫晝則覽校史書夜則屈伸一榻
謝絕肥甘疎遠苦酸胸中無思或會古今得失一頓足而已如
此數日天亦將晴人亦將至我亦將出不可以不記也因就燈

尺牘 新語 第二十冊一百 隱逸 自怡

書之

汪懋淵日漢酒無夢
楚一明晉人清話

各林若撫 初微選

陳紹英 似著

場屋老矣久廢之後涉筆反如試雖重承學命非敢自違第科
踞散人復列濟楚眉宇中自顧不類不得不却走耳大刻領敬
客謝

徐野君日漢出青衫淚痕人有同感
宜平子呼為哭猶抱琵琶半也

與友人 遠稿選

莫廷韓 秋水

古梅放花時以盤石置彝鼎器焚香點茶開內典素書讀之正

似其百歲老人捉虛語露外亭

宜于周日蘭古目然使人
俗氣頓消雙眉欲舞

辭友稱山人

薛 聞于伊

山人之號不著于古有其人盛行于今今鮮其實不佞竊謂
山人者山中之人非無位者之通稱也如洗耳許由飲牛巢父
採薇夷齊身至老死易嘗一日離箕穎首陽哉唯此四君足以
當之長沮桀溺荷蕢丈人晨門接輿於陵商山隱君子耳方之
箕穎有陽非其倫矣況今人哉不佞少而承垂涉世一承簪
組之緒長存康濟之心知已不遺青衿秋薄尤陰虛過年齒歷

尺牘 新語 第二十冊一百 隱逸 自怡

蹤雖為堯舜之民已食周家之粟四海為歸兩都車轍風塵有
僑丘壑無期何意君侯輒施殊惠投以佳什嘆作山人思惟漸
愧安敢仰承若君侯視今日游客動號山人以為無位者之通
稱而加不佞益非不佞所願當矣有人于此苟無其位實有其
文游大人以成名或呼處士或曰布衣名制厭實誰曰不宜何
必假山人以為重有志之士咸恥斯名君侯獨不聞今之為山
人者耶其說有十請悉言之身匪章縫家起卑陋雖親顯貴故
盜美名思潤衣冠以微盼睞一也既盜美名頓忘本相未通章
句亦誠風騷詰其所學茲無應聲一也薄操一藝穠處嘉賓月

此花箋旅進旅退。揖讓坐作。居之不疑。三也。一聞好客。百計求
交。耽耽貴人。以為奇貨。甫稱交歡。反誘介紹。四也。察其喜怒。委
曲迎合。得其意。旨。婉轉趨承。日事左右。以求譽言。五也。偶然遇
逅。退即造門。懷刺過投。惟目不足。執禮足恭。從關人始。六也。年
無老幼。刺總晚生。交無淺深。稱皆知已。沾沾向人。誇其道廣。七
也。既稱山人。畧無野致。輕衣肥馬。廣廈修庖。馳騁園門。以明得
意。八也。貪借厭龍。古可張。藉。稍拂衷情。口常罵座。自取貴人。署
門。免見九也。其策甚者。交好陽密。陰伺。隱微。滿腔機械。不可端
倪。持人短長。快我齒頰。十也。今之山人。此其大略。人有此類。歟

尺牘 新語 第二十一册三百 自怡

莫大焉。山有此人。辱莫甚焉。嗟乎。卞和已死。玉石俱呈。伯樂不
與牛驥並走。綽綽先生。漫不加察。以我平等之觀。售彼欺人之
術。遂使眾人。國上左席。互居老鶴山。鷄廣庭。共畜宜乎。君侯稱
我。如是。士固有志。稱非其志。豈所甘心。君侯一代偉人。人倫之
珍品。之不同。有如其面色。莊君子。區別宜精。就跡就夷。弗為所
眩。山人之名。道是美稱。實成醜號。自有好者。請贈其人。勿施我
輩。若君侯不諒。必欲概施。不知稱名之不善。甚于稱生之不堪。
書以絕交。請從此別。不依。栖。遊。情。濃。遊。邀。與。淡。他。日。能。拂。衣。紅。
塵。濯。纓。碧。沚。君。侯。貽。書。存。問。如。是。我。稱。不。依。雲。廣。煙。扉。中。不。敢。

不欣然拜受

徐野君曰。故作辭。稱志其疑。罵看。他。幕。寫
虞。亮。如。花。面。於。易。使。此。輩。何。處。生。活。

王 錄 贊 功

芳花續紛。明月逍遙。僕四十餘年。稔期。袁公。體格。各自足矣。黃
鶴樓中。復有何人。吹玉笛乎。

汪榮淵曰。噴氣如雷
令人齒牙生香

與周滅齋 米友堂集選

許 友 介

夜來夢寐。在溪雲山月之間。總為詩。肅。寒。破。屋。子。耳。病。窗。無。事。
寺。茗。作。供。日。開。牛。卷。武。能。釀。出。一。二。句。好。詩。報。答。吾。師。未。可。知。

尺牘 新語 第二十一册四百 自怡

也。佳。筆。見。贈。拜。抱。於。懷。耶。無。文。采。插。滿。皆。山。花。雖。不。見。好。亦
不。見。醜。敬。謝。敬。謝。

查子周曰。平鐘直

敬亦爾亦第

與羅坡公 虎泉齋集選

王亦臨 穆如

春寒渡江。又添玉臺。一番苦思。暇公。所以不肯出。桃花洞。口。耳
何。日。來。谷。中。別。諭。容。遣。報。

徐野君曰。為君。身。人。面。桃花
相映紅之句。當不傷心

辭其令許 遊園選

程康莊 昆

昨示求賢文格。又欲以寡聞之質。充一闢孤慈。有懷恐墜。無愧不

集蓋權薪井汲。題客劣之本。謝切松。素木。即依山之。寫戀况。幾
負。選除之。疾情。學司馬之。渴病。情。酒。禁。愁。還。花。減。恨。髮。容。正。壯
而已。憑。心。路。依。窮。而。益。昏。對。面。成。語。釋。之。客。入。門。罕。通。士。之。車
塊。然。無。徒。亦。誠。久。矣。夫。當。是。之。時。捐。朽。摩。鈍。給。刀。皆。思。一。割。曾
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倘。復。何。益。于。殿。殿。于。觀。以。從。陽。志。風。採
藥。心。慙。安。貧。陶。徑。卧。病。清。濱。惟。願。寺。全。未。念。庶。幾。養。日。修。夕。則
幾。軀。得。以。永。托。矣。

汪懋淵曰。烟霞丘壑之標。立意造詞。固自不同。遠志
小草。大有間矣。看得名。然者。實此。亦應心折。
戲陸三九。篇集選。
宋懋登。功清。

尺牘 第二十五頁 題選 楊奇

小隱秋月竹影之間。時。樣。幼。清。不。若。元。常。軒。後。止。見。萬。竿。相。摩。
了。無。一。人。影。也。

查于周曰。寫來如畫。出之
壁。間。幾。欲。此。身。飛。入。
與。聞。于。將。春。浮。調。神。遂。蕭。士。瑋。自。王。

從。永。興。抵。橫。山。樹。老。泉。咽。邛。迂。竹。偃。蒼。寒。無。際。以。目。力。所。極。為。
際。耳。江。邦。王。草。堂。亦。可。居。然。山。窮。水。止。迢。遞。盡。此。中。結。廬。只
宜。在。法。華。永。興。間。留。橫。山。一。帶。以。為。遊。息。之。地。如。周。士。行。飲。酒。
朕。已。竭。而。歡。有。餘。題。佳。可。
汪懋淵曰。悠然之
致。別。有。會。心。

與方士羽 水雲秀選 馬文燦合英

憶。弟。初。入。靈。山。即。得。獲。交。吾。兄。一。見。忘。形。快。談。終。日。斯。疑。賞。奇
之。外。凡。松。泉。碧。巖。橫。嶺。酣。我。兩。人。未。嘗。不。相。對。怡。悅。通。時。幽
興。惟。恐。功。名。迫。人。如。是。者。十。載。弟。別。歸。山。靈。鷲。諸。勝。獨。為。兄。有
又。十。餘。年。而。使。谷。變。矣。彼。此。音。問。遂。疎。久。之。途。遇。始。知。吾。兄。已
經。解。脫。果。名。士。風。流。竟。為。散。聖。矣。禪。耶。今。人。可。美。而。不。可。及。近
訊。令。親。知。吾。兄。又。於。語。溪。設。釋。賢。有。固。不。可。測。弟。即。欲。買。棹。相
探。而。適。有。武。夷。之。行。歸。來。約。在。鴻。墜。菊。笑。時。當。躬。叩。禪。扉。抵。掌
話。瀾。且。悉。九。曲。諸。勝。為。吾。兄。數。日。清。供。也。

尺牘 第二十六頁 題選 楊奇

徐野君曰。神龍變化。不此妖狐。正所謂。偏
永。情。情。通。人。殺。到。處。青。山。骨。可。埋。耳。
與。鍾。居。易。初。敘。選。譚。元。春。友。夏。

初。構。一。亭。已。而。為。壙。為。選。為。閣。為。梯。為。門。為。堂。上。添。亦。為。溝。為。
橋。為。竹。路。點。染。著。色。大。有。名。園。風。氣。大。有。山。水。深。奇。之。致。而。名。
園。習。氣。山。水。舊。圖。形。則。未。嘗。一。落。其。窠。白。也。恨。不。得。令。兄。在。佳
其。中。又。恨。不。得。兄。一。來。步。躡。之。蒼。艇。已。可。航。否。聞。製。良。佳。水。生
可。到。寒。河。能。乘。興。一。動。傍。人。乎。願。與。兄。將。松。乳。酒。白。雲。邊。也。
查于周曰。名園。委。最。為。可。康。安。得。大。虛。山。康。王。
谷。水。一。洗。其。俗。氣。文。人。小。小。部。署。便。足。早。絕。
與。徐。野。君。歲。暮。寄。書。題。胡。樂。堂。市。

蔬香亭得君一記。遷足千古。古稱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愚謂咬得菜根則隨地可隱耳。世寧有買山之果。由鼎食之長。祖籍。窮耶。然而恬靜如先生。則又在城市若山林。視朱門如蓬戶。愈近人。則愈遠人。所以不可及。

汪德清曰。筆致如閒雲。欲飛野鶴自舞。

與泰山子表兄 盛為編選

周 維 蕭 林

語云。人不婚宦。情欲失半。若人生快意事。無驗于宦游矣。吾兄。龜年。佔畢甫得。一官。年餘。遽爾報罷。乃猶然困滯。未得言。慰故。鄉。書之。不可盡信。豈其誣哉。雖然。咫尺華山。為陳希叟。題跡之。

尺牘

第二十冊七頁

隱逸

自怡

所彼且屢蒙。辟召。而皆淡不仕。娛樂。烟雲。復何事。感懷。于得失。耶。此中大有佳處。吾兄姑對之以自怡。殊堪笑。虛藏用。借徑終南耳。

徐野君曰。嘗見王又韓於麻城署中。寫一生。懸置身。太華。峯頭。乃數年之後。竟遷華州守。此與馬耳之夢。何其異然。

則山子之乍得作。大正復不足介懷。

與查子周 蒼崖集選

馬晉允 重初

數年以來。避亂為農。遂爾。睽違。良友。愁思。百結。未嘗。不想。念。丰。標也。近。渡。錢。唐。晤。我。情。滴。每。詢。起。居。知。在。暨。陽。義。烏。之。間。恨。無。便。羽。一。致。所。懷。故。邑。呂。友。麟。兄。歸。姚。道。意。甚。悉。又。聳。吟。咏。甚。多。

但恐此中山水不足當詩人品題耳。弟於荷鍾之餘。亦或有悠。然。見。南。山。之。句。適。友。麟。行。至。未。及。錄。呈。又。聳。吾。兄。尚。艱。夢。熊。弟。亦。同。此。苦。病。如。何。如。何。然。小。星。廣。嗣。知。已。力。優。為。之。不。似。弟。等。措。大。有。志。未。能。也。何。日。得。返。虎。林。一。聲。稍。憫。倘。有。便。札。留。惜。濟。賓。願。弟。亦。可。時。時。報。答。蓋。情。清。典。弟。廿。載。深。交。如。左。右。手。吾。兄。知。我。總。是。三。生。石。上。人。耳。秋。風。已。厲。珍。重。是。期。餘。俟。嗣。音。不。一。

徐野君曰。予見徐鴻于周諸君子。無不。如。雲。每。談。及。畫。期。真。似。鍾。期。頓。失。高。山。流。水。間。豈。可。少。此。良。友。耶。筆。墨。如。生。呼。之。或。出。

與子漸姪 皇本稿選

釋濟義 仁 慶

尺牘

第二十冊八頁

隱逸

自怡

去秋紅葉中。把手。今又。殷。殷。然。雷。在。山。巔。矣。出。世。無。可。繫。心。獨。一。二。知。已。不。能。置。懷。此。番。月。用。又。棄。我。矣。想。吾。姪。于。連。峰。後。洞。間。亦。復。張。焉。若。夫。也。所。幸。者。妙。香。師。高。情。篤。志。護。惜。我。輩。乃。獨。任。其。增。院。及。結。刻。造。集。事。衰。薄。時。得。此。實。心。實。行。之。友。益。倍。老。姪。向。日。諄。諄。稱。道。為。獨。如。之。并。耳。雲。門。老。人。擬。廿。四。復。入。山。某。當。先。至。與。老。姪。抽。暇。快。談。并。思。一。晤。道。信。世。臣。幸。為。我。預。訂。之。則。冷。泉。夜。月。更。有。生。色。也。

汪德清曰。秀初。昔。年。下。士。今。世。外。高。踪。不。可。攀。頭。但。使。人。從。片。廣。中。想。見。山。中。受。用。耳。

與開子有 香山集選

丁奇遇 夢佳

山中清絕恨蚤晚欲歸脩旭挂樹綠坐初生無言坐對妙在背
 生流水秋扇寒燭可語誰西彼人差會此趣也

徐野若曰解人正不易得
 山中有借意宜早傳

尺牘新語第二十一卷目錄

儂濟子曰釋道之與儒教鼎立而為三也不知始於何時而
 論者或比之日月星或比之五穀珠玉然乎否耶則道人有
 言世間英雄甚多只因儒門澹泊收拾不住不得不跳入墨
 聘二老竊中然佛家以孔子為儒童菩薩顏淵為月光童子
 而道家亦言仲尼為老子之弟子是皆不足深辨但當竊取
 春秋之法其人而瞿瞿則瞿瞿之其人而朋友則朋友之瞿
 如居長安肥錦塲中馬頭紅塵十丈忽有人拉過水邊林下
 枕簟茶瓜偷得浮生半日亦自不惡集釋道第二十一

尺牘

釋道第廿一冊目一

自怡

答心燈	余大成	與汪繼淵	黃周星
東竺菴	陳孝逸	與嚴天池	陸大卿
答錢養淳	嚴調御	與夫子	周庚
與蕭伯玉	林增志	東隱蓋思	釋通白
與李小有	諸長祚	與心術法師	曹學佐
東第菴	徐長祚	與友	沈鼎新
與巾景菴	釋通秀	答一生上人	釋正岳
與竹林山王	釋通秀	與瑞舟師	張正岳
與全菴上座	胡介	與覺浪師	張安友
復發藥門	徐世清	與一上人	王一麟
寄李匡山	釋道志	東嶺岩上人	王一麟
復淨遠禪師	釋道志	答薛更生	釋正岳
寄曹秋岳	釋道盛	與聖木師	釋正岳
復青象上人	王恩任	與德信師	釋正岳
東正德菴	釋正岳	與德信師	釋正岳
與仁菴禪師	釋智學	與德信師	釋正岳
與仁菴和尙	汪上珍	與德信師	釋正岳

與徐天生 查望 與愚陽和尚書 莽集

釋道第廿一冊目二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一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望于周 黎閣

汪淇儲精

胡樂素布臣

釋道語

各心燈 龍溪集選

余大成 集生

前有簡勸居士所編集且勿刻及見居士回字頗有不然之意請直以念中之謬謬易口上之諸語可乎餘非謂居士所見處不是祇謂居士執見處灼然不是耳請用譬喻反覆演言之譬如寫字然自篆重時便學寫上大人祇道一箇大字誰不會寫

尺牘 第廿一冊一頁

釋道 自修

為甚麼寫不出王羲之底大字來豈是篆重大字少一畫義之得筆法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而後通神此處正好着眼也又譬如學打拳然先學躲法後學打法若拿學得摸人不學得摸人摸一摸摸去時早摸倒自家也何以故以彼人學得躲法不受我摸故以彼人正躲時便顯手有一摸摸我故以彼人摸來時我不學得躲法便遭彼摸故所以說教拳師傳盡拳法到底藏了一拳謂之防身拳則打徒弟以既藏了一拳便不須與拳師交手須是多會幾箇武行者浪子丁燕青多摸打幾場方信

通見來教云。此事須自己信得。遇恐是關了門。在自己屋裏。與自己厮撲。他日出得門時。雖然撞見燕青武松。未免自己要做將門神。任原去也。况所謂自己。須如長沙云。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又如大隨答僧問。如何是學人自己。乃云。是我自己。居士這箇信得過之自己。還是學長沙收盡十方世界。為自己之自己。抑是將學人自己。合着大隨自己之自己。乎。或是居士獨自一箇。便算做自己。耶。若是自己。不學得長沙收盡十方。却又不捨得箇自己。送與大隨收去。只怕還十分信不遇。奈何奈何。又譬如秀才做時文。自是本行。却專要做擬程。統

尺牘

第廿一冊二頁

釋道

自怡

你做得體式。絲毫不差。畢竟人家不肯把做真程文看。不妨且做了考官。再做程文。也不遲。所以楊雄文章。妙天下。只是不該做太佞。要擬易經。惹得人家把來覆舊。誦去也。

徐野君曰。此論空翻。有微憤萬里之勢。

與汪濤翁書

黃周星 九烟

神仙一道。世人多以為荒唐。僕獨以為神仙必可學。而至但有三難耳。何謂三難。一曰根器。二曰功。行。三曰機緣。彼無根器者。雖告以神仙。而不信。所謂下士聞道。則大笑之。此一難也。幸生而有志。烟霞根器具矣。自暴自棄。可乎。故必須功。行。所謂三下

八百何窮。圓滿此二難也。功行足矣。非得仙真接引。我從何處訪求。不得不聽之機緣。湊合此三難也。正如士子讀書。應舉。想器其天資也。功行其學問也。機緣則試官之遇合耳。雖然。鍾離祖師之語。呂祖曰。吾之求人。甚於人之求吾。岳陽懷中。早望見邯鄲青氣。故僕以為人。但患無根器。功行不忠。無機緣。功圓行滿。機緣自至矣。僕之矢志神仙。從來持論如此。未知與吾情。不遲庭否。至於世間一種文人。習染既深。妄肆譏嘲。嘗見一狂士。詩云。人生最快事。天子作神仙。是欲向秦皇漢武。問徐福。船覓安期。果也。亦祇如蒼蠅聲而已。

尺牘

第廿一冊三頁

釋道

自怡

徐野君曰。說得學仙。鑒能長人道心。却捷着。猶滴囊底此兩人。所以稱知己交。

東竺庵 文集選

陳孝逸 少游

細省和尚言語。着我痛處。借大世界。無真正為人朋友。若和尚者。乃真相知相愛也。某非等無知無識。自暴自棄之人。只緣打算。不過看那邊事大。怕難怕苦。時下不得瀟灑快活地位。如但要我頭顱。到不難。一刀斷付。易的是死。不易的是死。幾度却還生也。某二十年無甚罪惡。明室暗室。心中口中。從不肯着個欺字。獨無猛力堅膽。向前做件事來。亦以庸人滿眼。其品地。誰解無可規我。知我情。我排我之處。大家安於悠悠。謬誤。以至致有

如許茫然烟沙豈不慟絕然和尚即能規我矩我憤我排我頭
且樓之恐千尺釣竿釣不出這般浪子何如昨東二三兄弟聲
聲和尚高姿俊骨如此如此非必推尊長老凡為若輩冷酸熱
罵引向裏學重修耳此似自己挑不起反捉他人替提擔子也
笑笑

查于開日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
悠悠獨愴然而涕下可與此書同一悲滿

陸傳升贊

獨坐空山尋芝蘭木體師之樂晴其過焉然而名利薰心者斷
斷不肯為亦斷斷不能為也金筑坪一花一鳥皆是道侶幽朋

尺牘

第廿一冊四頁

釋道

自怡

間或琢句審音總屬天琴雲瑟春風吹半忽承雷英相將愧不
敢當茲盛心要令塵俗人領此清味耳丹成之後亦肯以鼎餘
惠及何幸如之

汪振清日體產靜得數語而名益

彭恍置身五城十二樓之閒矣

蓮池大師

來論道念家緣兩職未降今但於婚嫁等事隨力隨分一絲
為即與道念無礙不兩職也若於觀心契合便即下手必待佐
緣了則無時可了

法華經如此語方是圖通

與嚴天池新鈔選

蓮池大師

人生閒忙亦有分定必待極閒而後辨道終無日矣必裏取
得一時空便收拾散亂之心攝歸正念久之自然有得

汪清日階寸陰不知惜分毫惜分陰又
不如必裏尋閒之妙此真有道之言

與蕭伯玉新鈔選

嚴調御印持

雲棲慧公今之支公也觀其婆娑樹下倚徙牀上雖穆無一
而願然天放唐朱以下恐無以位置斯人耳

徐對晉日一
高座道人

與夫子新鈔選

周庚明錄

尺牘

第廿一冊五頁

釋道

自怡

供白承者謂其宜男也頂禮三年生女益眾始知依佛求嗣之
愚也德音莫違便是致祥之道抑供之不必有所求耶

徐對晉日筆高而益

與李小有新鈔選

朴增志任先

蓮大師此刻如餌小兒不令過飽如相轉者不使疾趨其向上
一着隱躍舌端終不說破固已金針暗度矣

汪清日任先先生入山後已證無生大道廣賜寶號
其居清正在清開戶如處子真為吾輩儒釋兩家之

龍泉宜其慧識蓮大
師金針暗度處也

與陸盡思別錄選

釋道自怡

惠遠送脩靜過虎溪聊交方外妙喜招于栢來雙徑機契室中
悠悠古人實分我思今道照克承其芳獨愧山行非遠果之修
幸荷針投敢辭鎗啓謹命派列口超摩既與太白連伎須前毘
耶共室超羣逸足絕侶孤風三轉抄輪一貫吾道乃所望於知
已也

徐野君曰余從客廣始識雪丁禪師道實可親詩

書雙絕宜于蓋思之亟心寶章有如天半義居

東第養僧初微選 諸長祚 秋想

南閨林香新被嚴各正欲來參玉版禪師能集黃葉於石爐明
月在山即策杖段自西風而下矣

尺牘 第廿一冊六頁 徐野 自怡

徐野君曰賜別伏地謝
作琴筑聲殊快人清醺

與心術法師 各隨集

釋正僧 寫室

適者指動累百盤食彌旬蓋三峯之腹則果而十方之腹則博
矣華清毗城之力得感香界之施然剎主之肉填谷之瘠即瓦
心丁不可得亦何以自安執事諸公衆大居士皆藉道重百耳
同音幾於靈山一會重見今日登鼓相逢殊足千古幸爲一一
道謝

汪精清曰感動大衆處亦
似我膠共醉快讓同溫

徐 贈子

人每以參禪當一件事若當一件事則參禪罪過不小矣嘗見
參人必到不耐煩便思無事即無事亦忙又嘗見世間閒人閒
到不耐煩輒思作一事即有事亦閒惟會此則城市如山林朱
門如蓬戶矣

徐野君曰掃地

與友 石舍集選

曹學佺 龍婦

禪有理障有魔障與禪語無干觀昔詞人劉勰陸羽生長叢林
所著文心茶品雖續續眼不涉禪隻字即支道林廬山遠非老
法師于古閑字字文也今人以單刀一棒等語竄入寧不厭囁

尺牘 第廿一冊七頁 徐野 自怡

汪精清曰言易者不言易
錄李邑乃目擊而道存

與竹林山王 初微選

釋通秀 玉林

因感公輩苦心今又鼓勇出山乃復遇如斯阻隔是不肖終無
緣一到竹林也凡事有緣則行無緣則止緣不可强公再提而
不化則余必在千山萬山之外矣

徐野君曰何等自在
此其得力處也

答一生上人 初微選

沈鼎新 自玉

疏草草書去若欲化爲衆香條非自聚恒河沙不可也夫美
福者情願美慈者情慈僕所交者皆以多福多慈自命知操何

脩乎間有奸情有願無力尙須上人戴之大願然也

金于則日有求然後能捨人情
手冷而如鐵使人搖動不得

與全庵進上座 初微遇

釋通秀 玉林

知掩至面壁甚慰甚慰年來深喜枯冷夏秋之交或當孤垢潛
遇平分寥寂也雖行止不可知如謾言之

汪魯清日能平分寥寂者總是解人
無着天親寒山拾得同當並舉

與瑞舟師 各鳴集選

釋正品 慈雲

兩手衝寒過訪皆不及信宿留連殊多未盡放生社之舉轉禁
河爲慈水已是勝緣更合菱米極道香亦復與西方何遠以龜

藏

第廿一期八頁

釋道

自怡

微報師之仁可同彼佛無量矣

從野語曰運即是禪
誰語空門但就枯寂

復錢蘇門論位學 初微遇

胡介 意道

三教聖人之道不出一心但了一心并無三教須彌芥子一勾

恒河止是愚夫愚婦本來體段若認作聖用便生伎倆之想

變大地作黃金攪長河爲酥酪亦來家丹砂校增變化耳僕自

總角善河多聞羽流下者吐納上者守屍最上者精弄精覺耳

識想不除因緣流轉彼亦忍情割慾窮年累月究與秋草多蠟

終歸散滅豈不哀哉此辱道兄見訪披瀝深論命宗之傳最爲

中正性宗一路恨猶未徹然門頭戶口已難相惑從來黃老學

中所不易見也加以絕無一累富有春秋顧盼開會相逢於他

背上耳弟南還即當爲兄留意以報台委此方恨性淺薄邪教

盛行非兄養道之地兄久事學不能改途直趨向上然知見亦

不得壞也壞則易入岐塗耳本無一物何用合虛不於心上生

心便知道不可道僕之奉告惟此而已

查于則日性明敏不落見解則知
彥遠不肯以慧業文人自了者

與覺浪師 初微遇

張安茂 子美

陀羅尼部日密教外別指亦日密或者即易之退藏於密耶若

尺牘

第廿一期九頁

釋道

自怡

不許人知謂之密則亦安所用密矣憶少年時見滿仰圖相有

比丘曰滿宗圖相猶易之有卦也八卦者有詮釋之圖相圖相

者無文字之八卦也舉問諸方輒加排詆必以抹却圖相爲最

上義夫自己之密不許人知而他人之密又欲抹却無乃欲密

而滿彰乎諸祖之遺莫如壇經近代尊宿無如雲棲紫柏讀其

書無他秘密也豈三老者方談之十門外而諸方者已謀之于

惟輕手請師下一轉語

在德潤口毫端轉大法輪
非慧業文人不能到

寄詩師李匡山先生書 新鈔一過

徐世禪 巨源

憶山房寒食曉雨夜談于時禪心詩境都絕歸來益厭對維此
即學問未深之一端也范景仁生平不喜梵書而晚年終日危
坐黃魯直謂蜀公却是學佛作家張天覺精心釋教乃其立朝
反覆攻擊此果雪山之所收耶世人無識凡一切斷章入山即
謂之禪他日當語弘明伯日以匡山先生為禪者不知匡山者
也以匡山先生為非禪者亦不知匡山者也不肖之言如此然
亦未敢自以為知先生者也出家是大丈夫事非將相所能為
夫非將相所能為者豈可以之為禪而亦豈可以為非禪哉不
肖于世間所謂嗜欲者俱淡然其淡也乃此世之多欲者乃更

新論 第廿一冊十頁 釋道志 木陳

濃此自反而知之知之而未能力自治者也子夏心戰而懼彼固
以心戰為劣若某政復恨少此一釐耳每當愛靜之時輒思入
山已而曰此生于愛不生于山或苦喧之際亦思入山已而曰
此生于惡不生于山蓋厭離欣慕二者雖殊然其為情則一也
不肖未能免此故尚未敢從先生遊也天下多事昔如多病今
復如多病以藥治病尚苦不當况以藥治藥其病之不逐日而
深者幾希先生將何以策之
徐野若曰語多殷
直欲心空及第
與載一上人 王樹堂選
汪 雲

蓮臺高時受教良深沐慧海之清瀾飲香厨之禪悅雖切匪夕
頂禮無涯也茲因有白嶽之遊趨裝在即雲山掛目無異御標
橫肩但回望靈鷲峯頭有吾師之經行晏坐則二六時中未嘗
不神馳蓮漏耳數行奉別不盡鄙懷
徐野若曰似余輩山中與世
秀才書清氣凌雲千言信
復淨遠禪師 初微
釋道志 木陳

湖山明媚風日和融造託幽深扣關問故飲最上之高流飲稱
心之雅論開窓對古壁移榻就青陰弟子茲時益忘今夕是何
夕矣乃塵纓未脫仙苑難留徘徊松徑話別溪橋則又何嘗下
天原 第廿一冊十一頁 釋道志 木陳

嵩山今多所思携佳人兮遊遊而巳哉次日即趨訪靈兄于
皋亭之西塢承翰簡遂不能以時裁答愧恍如何武陵谿口弟
已處誌之矣未審他日再來還識桃源路否
徐野若曰雖方外之人難免却一
箇情字即此便是慧根處種
與樓殿上人 啟芳 撰
王一麟 振公

大師之新闢靜室奇峰竝立眾壑爭妍雖極人事之脩實緣天
工之巧所謂一片空明境地仍不失本來面目者也法華日轉
寶相常尊魚鱗空山香閣靜界非大根器人未易得此然而明
妙七明色空空色究其所為靜室者何在吾願篋子一擊俾王

下之沙門共聞斯語皆却多少土木之功

徐野君曰靜室自在心頭百倍莊嚴
總成多事惟悟此者方可與言

寄曹秋岳居士

釋道盛 覺浪

衲前在龍洞真拾正當擊水尋珠聚沙彌佛之時而高軒借葵
翁屢顧如春風吹卉花焉遂儀自應有冷眼安心獨發大分者
得非王賓酬唱之妙密哉錢牧老數會省中以慈大師全集屬
爲序極稱粵中幸大護法得傳寫正本來江南校梓使法乳流
通則曹溪肉祖儼然未壞也文節師來乃知至孝格心得見親
啓手足此靈源以逝者如斯所前之萬卷書今在何處父子間

尺牘

第廿一冊十二頁

釋道

自怡

當有不隔者悟此薪傳之密則何詫徐師川之獨入燈林哉特
速慰詩聊表微意嘉禾拙錄并塵慧眼或笑故紙有時亦堪合
藥也

汪應清曰墨池中有鏡有水
香紙堆裡不存藥氣

○答薛更生書

唐時宜之

幸兄與蓮道人爲了觀謀入山之地弟謂了觀春秋未老膚澤
光悅若使壯心不死境靜則根益動莫若建此色力行脚四方
行行作務但使苗枯花謝了無無依然後一片蒲團可了十千
世界耳

紫伯愚山皆向上錯難聰明大有力者但一爲夏日一爲冬日
不若密藏月川酌而用之然以愚意評說老佛原是慈悲矜目
者把門低眉者上坐雖是龍語亦覺有味耳

復青參上人

王恩任 季重

紫伯愚山皆向上錯難聰明大有力者但一爲夏日一爲冬日
不若密藏月川酌而用之然以愚意評說老佛原是慈悲矜目
者把門低眉者上坐雖是龍語亦覺有味耳

汪應清曰禪家亦有夏日之日冬日之日
之日耶何不以平等觀爲秘密藏

與聖木師

釋正前 語堂

山中聚首月無虛日不知被甚業風吹散動照數年徒爲高峯
白雲所笑兄雖孤寂老寒較我爲甚然冷泉無恙勝我多矣凡

尺牘

第廿一冊十三頁

釋道

自怡

於對境逢緣處但作知足想不作不足嘆便是離憂安穩幢矣

徐野君曰即世法皆禪
機便覺頭上是道

東汪懌清

鄭惟慶 元覽

聿道兄篤志學道甚善東坡云世人舉足動念無非是業不必
淫殺貪盜乃爲業也此坡老有得于黃面瞿曇之言夫仙釋既
各闢戶牖而吾儒或損之或附和之均不足以見道者何以
其皆在業中而不自知也岳陽之化身大士之慈悲即儒者之
所謂立達何異同之有若夫列于御風而行豈必有風可御哉
釋曰空儒曰中爲體仁爲用即孔李相親而笑夫道兄丹成

九轉亦必有得于未發氣象其以吾言為何如

徐野君曰去業即可以入道成仙成佛總是這箇關頭掛起一箇三教圖則不言而悟矣

復韓仲弓 谷鳴集選

釋正岳 寶堂

十餘年來不見深苔青弁夢寐為勞往為悅驅間道錢丘雖棲賢在望不得携手衡門歡然道故徒有白露蒼霞之歎耳比有禪子入菰行舟迫甚竟闕山齋起居忽湛師到峰得接手翰乃知道誼所存有不待此往而彼自來非形交所能及者讀破啄諸序如風行水自然成文可謂技而進乎道矣二十四韻無論老筆如虎力敵少年足稱詞壇伏波且久歷兵荒生產畧盡人

尺牘

新集 卷一 詩十四首

釋道

自注

不堪憂翁獨不改其樂非神凝于內物邦其外何能幾及即此可卜壽徵俟山野三峰之責得以少謝當慕峻師授芋之風一新草堂舊址與鶴髮老友如麻衣和尚同希夷先生接履煨芋於太華峰下人間之樂能有及此者乎但願生物者能不我忘請烹水牯牛以矢之矣

徐野君曰徐堂詩言靈覺即此片札中含蓄理詩情固知徐山道處為大自非俗子所及

與單判庵 谷鳴集選 釋正岳 寶堂

申江瀕海豚浪時驚于古人文竟辨蛟龍之腹何如湘潭漁父鼓枻而濯滄浪得耶失耶果何準乎東風方峭紙鷁乏千尋

緣放收失厝雖大醉於既往矣益哉苟存成竹於胸中或將短而直一任兔起鶻落不惟匠者得淋漓酣適之樂即觀者亦稱快焉但能下筆無疑自然恢恢乎游刃有餘地矣設有毫端許屬背之量未消則天地雖廣無適而非火聚矣掛角羚羊早已絕跡於青跡之外夫復何云

徐野君曰快論風發雲流若累九丸而不墜

與裕堂禪師 玉衡堂集選 汪雲章

南屏山色時時在夢想閒況月照空林指端難認露凝雙樹根子堪參所恨塵俗緣深不克常依左右也茲當孟夏之望東裝

尺牘

新集 卷一 詩十五首

釋道

自注

將往齊雲雖丘壑不殊又別一山川矣屈指流光尚需兩月數行告別十笏愁疎惟有鍾聲白雲知旅人之意云爾

徐野君曰翻折幽清有當禪師之意以此為別不減三笑過虎溪也

與仁庵禪師

釋智學 上生

憶過雲居踞一峰之勝話言終日快等十年乃自朕達以來雖湖山風景不殊祇增離索之感耳禪師道風高峻非淺近根器所得窺其涯涘自當有絕流香象入我彀中方今末法衰微盪叨不少無當紹續祇辱師家而且謗多關當只圖開熱門庭不知開罪佛祖尊宿獨能一挽頽風豈非二老人樂園中所遙望

而深慰者耶亦以此敏跡杜門於茲數年未敢漫為晉接惟
是一二故交則惟恐其或我遐棄况如禪師慈愛而實用提獎
者足音楚然喜可知也

徐野君曰上生禪理領悟又以餘功拈弄筆墨嘗
見其律詩律體皆皆有可觀此讀亦是寂寞片錦
與黃彭池 雲棲隱者選

夫病從身生身從業生業從心生心空則業空業空則身空身
且空病安從生願空其心即大竹意事亦付之如夢如幻如泡
如影怡然坦然不以介意但回光內照不惟却病而道從此入
矣

尺牘 第廿一册十六頁 釋道 自怡

汪翁詩曰直哉語道之言一了
百當更不消屑語結索也
寄仁庵禪師 王樹堂稿選 汪上珍 雲章

客冬長公廣平從江山雨雪中千里寧親不及附數行奉訊道
履抱歎至今側聞和尚金鏡一鳴喚醒羣迷宰官長者咸勤參
叩宗門風氣可謂自南而北矣某經年碌碌未能掃却塵緣惟
日仰止雲林以為清絕便鴈附候頂禮何窮

徐野君曰方外之緣亦自有不可強者雲章道
念清堅時親大室前身固是龍華會上人也
答上生師 梅鳩稿選 釋明原 德永

眼目如秋水而不露禪名詞骨如秋山而不露詩名抱璞藏珠

久而彌甚從來未有如師者矣來句濯濯若新荷受雨露芳襲
人當令君家古德九原色喜再現几筵何必讀楚些以招魂也
徐野君曰中峯會作梅花詩只等得半個使弟可見詩名
斷不可居至於僧家舉筆頓語綿綿就求其不露禪名
者鮮矣

與愚陽和尚書 新鈔選 茅維 孝老

蒙示九戒中不執語不執見二諦殊有微妙然而初學人必須
有所遵奉科條由守入化倘一旦盡撤佛祖面目突信一種凌
虛造聖要眇之談得則為至人涸迹寒拾重來失則為天魔鬼
母更墮黑海無生影響學佛人也何敢為大和尚判此希有公

尺牘 第廿一册十七頁 釋道 自怡

案惟願慎之重之鄙心無已耶呈一側真是持布鼓過雷門懷
息休息
徐野君曰案前語響字能即支無漏
因釋所謂不知為不知是知也
與聖道禪師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烏瞻入景詩奉到久矣不識名山一志脩成何日耶今春道駕
至西水奈旅人之跡又遠隔武林未得一親杖錫但遙想茶香
十里流出溪頭應洗却市闌千斛塵也客秋七月初六日吾杭
之金剛巷有圓融大師於日午端坐一龕積薪其下手執燭香

說偈爾眾放出三昧神光遂從烈焰中解脫千人羅拜其前心

其火熾時猶自從容揮汗以巾拭而遺命熾平不令冷發當
雜以麥麩為魚食此亦千古所希聞而一時之糊見也師知
之○三○師○於○意○條○不○欲○講○神○奇○之○事○然○亦○見○佛○門○中○有○如
是○之○理○矣○若○愈○堅○人○信○心○耳○餘○不○贅○

江陰縣人劉融大師蜀人也莫知姓氏二十出家迄今康
熙三亥法臘六旬有八偶出武林之金華山遊流泉
中終日燃香一日忽曰我欲歸去人間之乃歸極家
去也四眾聚設齋禮有七月六日之事此真藥王菩薩
而後所見者野語深以此為奇
音通聖道正欲不朽聞融大師耳

尺牘

第十一冊十八頁

釋道

尺牘新語第二十二卷目錄

憐滴子曰古今方技多矣自我論之當以少君返魂為第一
而回生之藥金次之其餘吐霧驅雷化龍騎虎直尋常伎
術耳若長安李王之術虛中姑布之談以及操縱刻楮之屬
則又各有專長齊神先生每樂傳而稱道之嘗見鍾伯敬薦
一星士與長安貴人云僕性不喜談命尤不喜談命之多奇
中者若某君則所謂奇中者也乞門下游揚之但莫薦與鍾
伯敬一流人耳此亦善為說辭哉集技術第二十二

東鏡子王 章世純 與力園 盛于斯
劉友人病 曹文鏡 東吳實賢 盛于斯

尺牘

技術第二十二卷目錄

白怡

東人	王亦騰	與友人論筆	黃周星
與周仔管	陸傳	與友人論曲	李式玉
與郭篤卿	鍾傑	與友人論印章	周圻
答友人	周圻	與友人	王嗣槐
與王丹麓	張元明	與陳九容	徐士俊
與查于周	馬晉允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二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恭訂

技術部

與饒子正 復書選

章世純 大力

星卦等術驗不驗相半鬼神之明也○不明之人不有鬼神矣○盡明之無以爲隱亦不成爲鬼神矣○

徐野君曰能補日者傳之遺驗不驗相半實疑名言非因義損與力圖休養稿選

盛於斯 此公

尺牘新語

第廿二冊一頁

技術

自怡

方子春散樂一部遺棄東海中世竟失其譜爾後琴師所傳水仙操實不遇于客窓瑣瑣同葉子耳獲足下天琴一選何必任蓬萊三月哉

查于周日環然清

圖琴心欲舞

問友人病 江右人文選

曾文鏡 堯臣

足下病不可求速愈○欲速藥必過劑○爲害甚大○夫藥非能去病能殺其勢耳○勢殺則髮髮平不能終日○邪氣日衰○元氣日長○故病去而身安○否則元氣受傷矣○故曰大毒治病十去其六○小毒治病十去其七○常毒治病十去其八○無毒治病十去其九○不欲

至盡也○肉不可使勝食氣○藥不可使勝元氣○夫老病相反也○藥病相反也○然而老遇成稗○藥遇成病○凡事忌盡○雖病亦須留餘地與之也

在膏肓日善于養生之術昔人謬千字文心動神

盛於斯 此公

歌不必定要遠深過雲但○要得當年作首意○或喜或怒或啼或或條條或低徊婉轉宜各悉其態不然雖子夜玲瓏無取也

徐野君曰余生平最喜微劉得意處正在箇中李龜蒙謝阿婆筆意宜領教若小史清歌必以遠深爲貴耳東人虎鼠齋選

王亦臨 寶如

尺牘新語

第廿二冊二頁

技術

自怡

賤造煩質朱公雖不欲先生透露消息然又恐先生不實實說破如此薄命萬一落得一兩句不好話既無救于性命徒多數百愁苦則不如說明博渠幾句甜言落得眼前快樂也一笑

汪幹清曰自慰自嘲

指大之光景如兩

與友人論鐵筆 騰雲室稿選

黃周星 九烟

楊子雲有言雖小技壯夫不爲鐵筆一道誠哉雖小技也然而亦難言之矣必先論章法後論筆法豈獨區區鐵筆哉即推而論詩文字圖以至國家人物山川風俗莫不皆然子夏曰大德不踰閑此章法也小德出入可此筆法也世有章法佳而

筆法不佳者矣。未有章法不佳而筆法能佳者也。章法云何？曰：天然大雅，不俗不纖而已。僕于斯道，磨礪四十餘年，持論終不易。此若夫褒詭之徒，未解捉刀，輒曰：吾做先秦兩漢，夫先秦兩漢縱佳，亦不可施之今日。況其所做者，又皆其最惡最陋者也。巧借蟲魚科斗之形，以文其魑魅魍魎之實，則吾不知之矣。

徐野君曰：議論透則鋒芒自生，斯真切。王如泥射石，沒羽者矣。

陸雋升贊

鍾元常筆法雄渾，王右軍道媚近人，已臻書家三昧。識者以為六書罪人，蓋自河圖既出，蒼頡造書，混敦已鑿，故天雨粟，鬼夜

尺牘

第廿二册三頁

技術

白倫

哭迨後變而為篆，又變而為隸，為楷，為行，草，則古法蕩然矣。所謂六書罪人，良有以也。至若古法不泯，唯有印章一道，庶幾上與商周鼎泰碑漢碣並垂不朽。奈今之視印章者，以為記認玩好之具，但爭工巧，漸失本真。即欲如趙松雪文三橋已不可得，乃求不失秦漢遺意，不啻如補天修月之難。前見導刺青蓮館譜，渾置具在，聰明盡忘，所謂存古法于不衰者乎？近有小作數方，敢為就正，未知公輸之門許弄斧否耳。

在惟清曰：升費留心此種故言之親切，乃爾筆法古勁不減昆刀。

李式玉 東琪

聲音之道，與人心通。故終日正襟危坐，莊論以所不逮，不為動也。及宛轉輕逸之上，其泣也，真足以雪人之滄；其笑也，真足以解人之頤。其嘯也，絮也，也，真足以感人兒女之態。顧學士大夫能知其義，而不工于歌，歌工能按節，而又不解其旨。兩者枘鑿遂令佳者未必登歌，歌者或未盡佳也。近代作者，姑無具論。即先世傳本，頗多可議。下里賤工，無俟苛求。即三吳少年，尚有微瑕，勢不能盡取諸本芟刈之。又不能盡列諸伶于堂下，句櫛而字比之。後之流弊，長此安窮？故僕欲後有作者，憑虛則毋取淫猥之事，按實則勿傷文獻之舊。蓋勸百諷一，非所以訓若事有

尺牘

第廿二册四頁

技術

白倫

悠謬使世信琵琶為伯，唱本傳白，免為智遠實錄，豈不貽惑方來哉？至于伶人入彀，不宜過巧，登場介頭無許。太狎，數者亦今時之一救也。感心動魄，莫此為甚。故願天下之慎言之耳。若辯官徵審聲韻，僕于諸叙論中詳之矣。不贅。

徐野君曰：江東公理不易，見也不意後有東琪。

○與郭篤卿 隱秀軒選

鍾 惺 伯敬

弟平生不喜星相，尤不喜星相之極驗者。凡以人生禍福妙在不使人前知。若一一前知，便覺索然。且多事矣。弟所知陳生則星家之極驗者也。以弟不喜其術，欲去而之。他想兄與弟同好

惡亦應不喜此術而世上如我兩人者百無一二則陳生之遇者百而不遇者亦一二也幸隨分推廣但莫薦之鍾伯敬一流人耳

查于周曰喜不喜性也遇不遇命也有此絕妙薦刺安往不遇可無性命之憂

與濟叔論印章 周 圻 百安

僕沉溺于印章一道者蓋三十餘年于茲矣自矜從流通源得其正變者海內無僕若問嘗謂此道與詩同宋元無詩至明而詩始可繼唐唐宋元無印章至明而印章始可繼漢文三橋力能繼古然未脫宋元之習何王臣才能自振終未免太涉擬議

尺牘

第廿二冊五頁

技術

自怡

世其謂三橋之啓王臣如弁州所謂陳涉之啓漢高者其所以推許王臣至矣然欲以一王臣而東天下聰明才智之士盡類首飲跡不敢毫有異同于其間勿論勢有不能恐亦數見不鮮故漳海黃子環沈鶴生出以欵識錄矯之劉漁仲程穆倩復合教識大小篆爲一以離奇錯落行之欲以推倒一世雖時爲之欺亦勢有不得不然者三橋北地王臣歷下子環鶴生其公安欺漁仲穆倩實竟陵矣明許數變而印章從之今之論詩者雖極口詆竟陵然欲其頌而爲黃金白雪百年萬里亦有所不屑今之論印章者雖極口詆漳海然欲其盡守三橋王臣之努力

尺牘

第廿二冊六頁

技術

自怡

加餐飯痛飲讀離騷不敢變亦斷有不能故漳海諸君子其受人符籙之詰毅然爲之死而不悔者彼未嘗不言之有故而執之成理也僕嘗合諸家所論而折衷之謂斯製之妙原不一趣有其全偏者亦粹守其正奇者亦醇故嘗略近今而裁爲體惟以秦漢爲師非以秦漢爲金科玉律也師其變動不拘已耳寥寥寰宇罕有合作三十年來其未修能乎次則邵爾爾顧元方太則萬年少江嶠臣陶石公程穆倩薛穆生諸君子往矣存者獨石公穆倩穆生耳然三君各有所長亦有所偏求其全者其香濟叔先生乎先生能以繼美增華救此道之盛亦能以變

後野君曰雖小技是字學功臣且雅俗不同關係非淺矣此讀讀論獨詳以詩相形映帶巧合可謂盡篆章之變矣近有山陰周仔傳青蓮龍印譜真能力追古人惜不令百安見耳

答友人 寄寶堂

周 圻 百安

祝培之以七十老人于徑寸牙牌上書桃源記細髮爲行微塵遮宇更留其下爲作圖真世間奇物原記固疑佛疑仙此器亦似神似鬼劉子驥見之畏此局促應攢眉而去不復生問津想

矣此中人傲然魏晉以上未免夜郎自大雞犬桑麻放曠太過
借培之之筆畧畧約束之報應之理固當如是耳一笑

徐野君曰奇技不可以不傳此
書當與茲舟記並垂不朽

簡友人

王詞槐仲邪

風雨如晦窮事愴恨昨承惠顧兼致好音頓使心目寥亮侵早
起坐拂几開卷都無屬意沉雲翳然密雨如髮聊為遣家引伸
舒泄濁氣偶閱奕譜數頁其中多有奇迹頗可意解今人未知
奕秋何所指杜夫子何所道繞一拈子便吃神奇未曾殺劫自
稱神算正坐氣矜費傲光景人生虛矯何事不然近聞足下賭

尺牘

第廿二冊七頁

技術

自怡

聖之興亦復不淺而好勝畧同吾恐室中長物不足為木杵嚙
矢也耶為徑詞一章敬呈左右亦足當韋弦之佩焉不盡

徐野君曰讀此令我思山中三十六着姑媳黑暗手摸出
其緒餘足以橫行天下又何患室中長物被人攫取
與上丹麓稿送 張元時 廣平

西洋人制器精巧絕倫其觀天紀時測微照遠量影汲水之法
殆不具論即如小小玻璃或眼鏡能隨人年齒之老少目力
之短長而恰恰合之亦可云巧矣文心若此豈不向美崇鏡下
高及第耶壯歲兄制義數篇真是胸如鏡清手如刀快何愁不
售也

徐野君曰似柳州雜說
引喻一物令人解頤
與陳九容 雁樓集選

徐士俊 野君

丁卯歲同天石舍弟讀書白門之鷄鳴山有僧曰貫默善鼓
琴因傳得陽關一曲淒涼哀怨之聲不堪多聽既而得交江晚
柯聽其彈漢宮秋覺指下時有雁聲精妙無比然心慕之而未
能學也所以娛深燈斜月之際者不過客思賢湘妃怨諸操
而已不意辛巳奇荒賣琴卒歲又十五年而聞中白頭已相離
矣靜好之音遂成絕響昨館于呂翼令繫棹偶成一絕云樂天
三友琴詩酒我已無絃懶作詩獨自夜聽傾竹葉淒涼且度菊

尺牘

第廿二冊八頁

技術

自怡

花時足下如有意學琴願以舊譜相贈操綬安弦原儒者之事
非他技巧等也偶及不既

汪禮澂曰唐人作琴詩幽閒可誦絕不與琴
瑟琵琶等倫能辨此者方知野君斯讀之妙
與查于周 大魁堂 馬晉允 畫初

君家天才絕世行看執耳詞壇賜教綠牡丹後五首真令姚魏
無處生色讀至銀燭烟光蝴蝶漫尋之句即章白拜下風矣弟
依韻勉和愧不成詩惟鄙示并乞傳致瞻翁兄明日常過高齋
觀朱姬演綠牡丹劇則綠雲一朶舞動輕盈勝似向教紙中推
敲韻語強效風流也吾兄同心之賞應十倍於弟但勿使故作

尺牘新語第二十三卷目錄

徐侯丞之錄內斯成悞觀憑惜倦切
徐對君曰因詩及人一人度曲風趣如理余曾
作得似首壯升詩一便思終日看杜夏理矣

尺牘新語

第廿二冊九頁

校出

尺牘新語第二十三卷目錄

僧。滿。子。曰。天。下。一。切。盡。世。盜。名。之。事。至。家。庭。而。迷。窮。為。其。真。
模。而。無。文。也。乃。若。胡。母。謙。之。之。呼。呼。父。字。蔡。京。之。稱。子。為。公。
不。又。太。客。氣。耶。世。傳。村。塾。兒。童。所。謂。上。大。人。丘。乙。已。二。十。五。
字。為。宜。尼。寄。鄰。大。夫。家。書。大。聖。人。手。筆。何。質。與。乃。爾。吾。謂。事。
屬。倫。常。自。當。右。志。而。左。物。但。使。一。門。之。內。慈。孝。友。恭。義。順。謹。
肅。天。下。文。章。莫。大。乎。是。矣。即。顏。柳。訓。誠。循。循。屬。驛。枝。况。其。他。乎。
然。所。陵。父。子。之。野。元。方。兄。弟。之。美。非。藉。傍。人。月。旦。曷。能。名。重。
千。秋。集。家。庭。第。二。十。三。

尺牘新語

家庭第廿三冊目一

綱寄

示諸兄	顧若璞	山中答孟韓妹	宋祖謀
與符曾姪	繆學伊	與仲嫂	周庚
與大兄	卓發之	示兒	支大倫
初度日與弟	蕭士璋	邀六羽叔賞菊	丁維乘
諸子慶百	徐顯	與兄無聲	梅
與弟	顧若瑛	與沈兄書述丈	周
寄弟	俞桂	答良人	徐士俊
與無波姪	汪洪	寄崇士叔	秦氏
與徐野君	沈允恭	與永台姪	王
與徐倩小胥	張允燭	示後人	汪
寄徐參弟	邵德廷	與陸升黃	孫弘龍
東瑞安族長	卓德美	寄父書	徐士俊
寄謝前二弟	張元時	送二弟奉母歸	吳
與徐野君	張開先	寄徐野君外父	張元時
與父書	吳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三册

西湖 徐士俊野君 評笑 同學 查 聖于周 泰剛 汪 洪惟麟 張開先半紱

家庭語

示諸兒 臥月軒集選

顧若獎 和知

予自萬曆丙午歸汝父遂涉歷家事廿有六年中間辛苦備嘗風波遇歷予惟是兢兢業業蚤作夜思罔敢失墜以無誤祖宗立法以無貽父母憂者豈好為兄姊哉亦緣汝父生十月而祖母見背至我歸時貧與病合處世艱阻事非一端且彌留之際

新語 第廿三册一頁 家庭 自編

止囑終事惟儉善教汝輩以繼善香善事祖父以續已事親不終之罪我固一遵先志較前十三年中更翼心小心如臨深履冰常恐折足而覆先人之業至于祖父逝世後多少風波寡婦孤兒所不能對人言者亦易一一數也予于壬子生察兒于甲寅生輝兒兩兒止見其生于仕宦之家長而居處晏如衣食粗給幾不知有困苦事豈知而母之拮据卒瘁以僅免漂搖之患者三十六年如一日也今幸兒輩俱長成婚嫁已畢重任有托我責稍輕故以分爲析汝二子使各庇其家事夫吾豈不欲勞我逸汝俟俟繩祖武哉良亦有所見而然也九世同居時旌其義

三難孝養並以德稱事情不隔而事或廢世儉之異尚多寡之各適好惡之不相符也人情異同其數多端豈能一一如我之所願况人情習久則慢易生慢易生則嫌隙起是故難則思合合則思離離中之合合中之離不可不致審也喜兩似賢哲能儉約守祖制及我年力未邁一一清分使知家道之艱難如此世務之艱難如此各自成立以漸進于禮義庶無內顧之憂亦鮮永終之敵豈必合爲是哉若夫一絲一粒皆自我數十年勤果困苦中留之則所以謹守而光大之者更于二子有厚望焉

徐野君曰夫人爲全賢族廣平之胡氏年七十有餘矣尚爾操管吳墨作樂人文章開闢中有此等八位我孫

尺牘 第廿三册二頁 家庭 自編

山中答孟韓妹 新鈔選

宋祖謙 去撰

二哥在山中已是長素忽寄若干肉至得無羊蹄菜團乎然不欲虛妹一片至情爲妹一飽食然後復索佛是千古有情人故不加我犯戒之律也聞大哥又有越行奶在家中當悶不過妹有便小袖時時使去一看慈母嬌媚姑終不如兒之痛母也二哥終身未了事須一第了之自以生無福相不十分刻苦造物不肖輕以相與是以自閉窮山作一段苦頭陀行徑雖然奶老矣膝下愛子越在山中我輩少年人猶自不堪况老人乎每一

念此嘆息而已。妹可體二哥此意。餘不盡。

汪精衛曰：魚也。雅也。無一字不從肝。胸中出。可備顏氏家訓一則矣。乃知語。情至。何處。客。人。得。餘。

穆沅湘正

芝蘭其樹欲生階庭。然而保護匡持。正何可少。吾姪乍離。佔畢。

小就一官。屈其過往之氣。身處矮屋之下。小心翼以盡行。已。事上之道。可也。尤存心濟物。於物必有所濟。幸無以小而忽之。凡事要不失儒者家風而已。棋枰酒盞。非。民。所。宜。惟。留。意。慎。焉。

查于周曰：家有各士。何愁。子。弟。不。佳。許。名。言。

與仲嫂 謝秀集 周庚 庚 庚 庚

居諸忽忽。不覺春深。久客云何。必有以也。度兄平日神情。非。遊。則。病。遊。可。也。病。不。可。也。惟。喜。裝。束。有。先。君。方。書。存。耳。但。以。悠。悠。落。落。之。致。陶。然。于。山。水。詩。文。之。間。可。勿。讓。嫂。動。定。清。勝。何。似。

對父母兄弟。至樂存焉。與不能竹竿淇水之詩。其能已乎。

聞有荆南訪舊之行。將迎者致敬有禮耶。抑執羔雁先之也。足。下。青。年。美。質。雅。度。冲。謙。鴻。舉。鳳。躍。天。啓。之。矣。所。企。積。絕。紛。華。益。

加陶鑄終先公未究之志。副不佞相求之雅。世故有耕而穫者。未有齒牙。感。裂。而。得。者。足。下。高。明。自。能。早。辨。豈。待。不。佞。之。嘆。歟。

示兒 華平集選

丈夫過樞門。須。脚。硬。在。諫。垣。須。口。硬。入。史。局。須。手。硬。值。廣。受。之。想。須。心。硬。漫。潤。之。諫。須。耳。硬。

與大兒 觀此數語。亦是錢畫銀鈎。

卓發之 左車

古人言生子才俊。未必可喜。此是何意。家有才俊之子。是人生。

第一可喜事。何為反有此言。時時回想此言。則一切誇誇自喜之意。真。然。自。失。只。此。便。是。得。力。處。無。埃。他。人。策。勵。也。又。當。知。此。乃。真。商。傷。感。之。言。非。是。愛。彼。惡。我。子。弟。正。向。才。俊。人。項。門。上。下。一。針。誰。學。中。第。而。一。舉。進。他。再。進。一。步。耳。

遼六羽叔賞玉蘭 蘭香通

丁維飛 苗生

玉蘭雪為胎。胎香為胎。胎。當。是。玉。冠。飛。變。華。偶。離。玉。吟。為。青。帝。點。綴。春。光。耳。皓。月。在。懷。和。風。在。袖。夜。情。無。人。時。發。寶。瑟。聲。姪。淪。落。柳。下。候。我。父。恩。聽。之。

徐野若曰人家子弟欲其能正知芝蘭玉樹生千庭借耳此較勝友朋

蕭士璋

初度日與弟 卷洋則述
四十九年夢幻泡影利害嬰身如以毛置掌了不覺知此後當作置腹想庶有開交之路耳列缺之光一時而逝長我者少于我者親知已去數人長沙岑禪師摩下僧頂曰此僧却真實為諸人提綱商量也

○與兄 汪崇清曰集集異常可當六如之備

梅 岳 竹 司

昔朗三兄常言吾守先季約禹金公家法云閉門讀書與開門

新語 尺牘 第廿三册五頁 家庭 自怡

結客不可偏廢不讀書則根本不立不結客則聞見不廣至守身立名之法又云交富人不可與之稱貸交貴人不可巧其竿牘我既無求則士氣自壯而彼之驕慢亦無由生成已亦所以成人也今時名士皆一切反是豈不可懼可歎

○諷于慶百 查于問曰由聞見而祖習由祖習而心行較類此家訓更遠一層如所云我輩自教兒也 徐 頤 漱 生

人孰不知為善而往往不用其力者徒見世之人善未必福而惡未必禍也易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為惡而未至于滅身特未極耳顯于有象黃巖山高隱于無形查

銷燈燭勿以善小而為勿以小善而求多福也雖然善惡之際其分甚微人有不惡而不可云善者夫孰知不可云善之非即惡乎爾其勉之母動心于福報而自忘其為善之力焉則幾矣

○與兄 凡野若曰層七通入為善一途凡為人父者皆宜法之不使徐勉獨有千古

周 庚 明 媛

詩自政窮兄鳥得富兄遊易得不貧貧而且病有由然矣遊稿夢極矣獨怪登大雷而無書何也 汪崇清曰詩極矣不敷 孝標之殊對三娘

新語 尺牘 第廿三册六頁 家庭 自怡

○與弟 夫蓋云悲骨體現銷惟殞而哭不如死之久矣豈能視息人世復有所謂諱情靡麗之作耶徒以死節易守節難有藐諸孤在不取不學古先熊蓋荻者以俟其成當是時君舅方督學西江余復遺我父母兄弟念不稍涉經史奚以課範諸而俟之成余日端七懼終負初志以不得從夫子于九京也于是酒樂組紉之暇陳發所藏書自四子經傳以及古史鑑皇明通紀大政記之屬日夜披展如不及二子者從外傳入輒令辨燈坐隅為陳說吾所明更相率伊吾至丙夜乃罷顧復樂之誠不自知其卑

也日月漸多聞見與積聖賢經傳育德流心旁及隆雅詞賦游
焉息焉冀以自發其哀思舒其憤悶幸不底于幽憂之疾而春
鳥夏蟲感時流響率爾振振諸節雖然亦不平鳴耳詎敢
方古班左諸淑媛取耶耶學步之前耶

徐野若日女中大儒班
左而外區所等見

○與沈虬書

徐士俊對君

先君去世舍妹方當八齡孀母貧居焚焚相倚如是者十三年
既而于歸德門齊眉靜好繞膝皆芝蘭玉樹可云樂矣惟是十
年以來夙興夜寐努力成家弱質難勝積勞成病兼之所遭多

第廿三冊七頁

家定

自怡

拂逆之事將若之子驚折于秋風已嫁之女歸殞于臥榻妹之
所以實傷于心而辭上不得舒者也至如弟者晚年骨肉羸羸
已付之空花泡影止存一妹謂可相依何意今春忽焉長逝
留之際幾度重回夢懸走馬之燈恰是生逢戊午親見紅衫之
梅應知曾任梅檀蓋吾妹一生積善真是菩薩心腸即重輝下
人略無忌言宜乎既歿之後鄰里里鄰罔不憐零骨肉傷心不
言可知已弟因役徒遠出不克長伴惟思吾兄近以一身而
為三切兼母兼師形勞神瘁然萬勿廢悲過甚以待成立於將
未暇時或寓目楚書破除夢幻此弟居恒所以自解者聊以

勸吾兄耳清明已逝相贈非遙先寄數行以當其親不既

汪蔚清日妻七切上下堪多讀此霜天
孤雁聲聲懷集中所最傷心作也

○寄弟 遺稿選

俞桂 雙美

聞弟欲往南都萬萬不可先人去世四難是遺小妹小節出繼
他氏今日存者惟姊與弟姊又不幸奄奄待逝人耳度不能久
住人世是老母所倚惟汝也途中風霜之苦跋涉之勞在汝身
受者不過旬日而高堂之垂念無已時也且思弟行後老母朝
夕之需何所取給當此桂薪殊粒之日豈可向人稱貸乎何不
識符乃爾昔溫嶠絕裾為國也至今猶譏其不孝弟今何為

第廿三冊八頁

家定

自怡

聊此行斷宜中止明早姊來與弟面議

徐野若日妻為武林開秀年十六即事吟咏未幾遂化
為煙何女子有才之不幸也此讀卿上讀七骨月深情
如說

如說

○各良人 初復還

秦氏

兩大人安好何似念甚念甚青末微物二種用佐脫餘煩君代
獻來札云食少不寐且咳嗽多痰讀之甚為憂念食少因胸膈
結滯不寐乃神氣不寧服藥靜坐常即霍然咳嗽之患連宜調
治脫體常聞久嗽成癆不可不慎幸厚自愛以慰鄙懷曉無
意勿念諸君惠詩佳甚自愧木石之姿不敢效唱隨之韻然君

亦何忍以珠玉委泥沙也

○與無波煙 夢夢集選

○與無波煙

○與無波煙

○與無波煙

○與無波煙

○與無波煙

○與無波煙

故鄉雲樹峙形夢想乃一枝獨寄不能思助秋風有愧吾姪多

矣○吾姪文采滢遠兩俱挾勝又得常守先人盛墓增重份榆卽

不依極緒光熙拂近與野若于周有尺牘之選屬目琳瑯雲蒸

霞蔚致足樂也獨不得吾姪在座以爲指南亦一闕事茲因潘

氏歸謁白岳暫駐并州附候數行言不盡意

林嚴殿曰筆墨淋漓大有英華

氣不似兒女語刺已不休

尺牘

第廿三冊九頁

家底

自怡

寄家士叔

王康

姪與叔氏分相懸年相若恨不克朝夕左右周旋筆墨間爲家

庭樂事乃隨嚴君遊官遠隔楚天故鄉事杳不相聞如坐井底

幸叔祖遺臨麻署始得窺見鴻篇氣似韓蘇力近左史徐師學

節稱快以爲必售之技吾家叔姪兄弟甚是寥比後來之秀應

讓東山但愧小姪未能奏泥水之捷耳臨風遠懷書寄數行以

當面觀

徐野君曰余友子嚴名場久困幸于楚番作半載盤桓出

示長公新稿知爲英物嗟乎子嚴逃矣振起家聲其在

手

與徐野君尹勝錄選

沈九琳

家第之婦汪叔度也喪耦青年半生苦節雖當溫飽亦盡水霜

且近復多病以參苓度朝夕相見無不撥眉今年仲夏之盛欣

逢五十曉辰幸藉湯草題請錦軸真足不朽千古矣豈必悲坊

賜額然後爲相舟彰美也哉舍甥自天嘶感無地愚兄弟之佩

德亦從同之端此申謝不既

汪勝清曰卽此便是汪節婦小

傳矣文章一道豈不有

湖上春光今歲可稱第一不知姪在虎丘霍洞邊作何盤礴流

尺牘

第廿三冊十頁

家底

自怡

連珠令人動竹林之興昨聞端來卽馳叩母氏靈輻悲感風木

痛四喪未塋不念身之無家可謂孝矣姪上有難兄復能友于

無間居然姜薛之風不佞尤愛之重之至其赤心白意爲不佞

棟樑經營亦今人所難得者以姪之才更加以老成持重如處

囊之錐定當脫穎在匣之劍何患摧鈍老朋云良買深藏若虛

君子盛德容貌若愚斯言可以涉世可以持身慎無日中必

美操刀必割而以隋侯之珠經于彈雀也惟吾姪念之

查于周曰徐勝言語高懸機警有鋒余最愛其諄語中往

往破的常聞于家庭間亦以有言區進于往外人未知

流汝不得復爾吾知永言正復爾也

與徐倩小胥

張九烟

今先君績學青年齋志以愛所遺僅詩草一卷而又零星殘缺不修為之補綴成帙如百神水田亦亦可傷矣幸野君令兄偶然寓目遂袖之而去錄出副本一編為傳後之計又欲公純令再為抄錄以備遺亡總之令兄從來愛惜文采而于家庭之際尤所關心表章得此則舜承公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足下不可不知感且聞達孫入小學令兄特手錄唐詩百章以為前導此豈尋常骨肉間所能得者哉前墓仍歸足下幸好收藏無廢先人之手澤勿以貧不習書而忽之

尺牘

第廿三冊七頁

家慶

自怡

示後人

孫弘祖

比來王謝子弟晚仰諸貴人諸貴人亦往往魚肉之置田營第如取諸寄嗟嗟李衛公平泉凝淚行復自及晚人當如是耶

徐野君曰余友吉野民自作聯語云甲第如散器高眼看永山與此類一般猛有汪情滿目只恐後人徒哀後人為之奈何

奇徵參差

邵德延

家之有乘猶國之有史殘缺失次何以示信吾家緣憲副公嗣事未定遷延至今本支尚未載入得厚貽訓于轉報家聲竟與

嚴寒之儔同類而並觀也老成凋謝乃吾輩之責惟弟留意焉

汪精衛曰為家子弟自當留意焉之不可忽也至如聯誼一事斷宜以仗義舉為法

與陸升

徐士俊

處家庭之際不可太柔尤不可太剛太柔則失之于軟弱其過猶少太剛則失之于暴厲其過多故于事上接下之間極以和順從容為主而言詞必須斟酌勿以訕刺謔浪雜之此最善之道也以足下屬在至親故不惜吐露肝腸願足下勉之今嗟前一子已入小學矣即用此為教萬無一失

汪精衛曰視聯誼言動因循在集註中終日開卷而不懈一沉若以此為誼之虛在亦何減其義耶

尺牘

第廿三冊十二頁

家慶

自怡

與瑞安族長

卓彥

每讀蘇老泉族譜亭記知文章功業各週源流雖百世修遠自親臭味茶之不敢忘忠貞公裔江河之於岷宿也近欲小輯仁和家乘必得貴族舊譜一觀俾支派曉若指掌庶慰鄙懷緣山川阻深不能躬叩端此肅勤數行以奉長首願望將來副墨非尚漫附梁公悲緒縈馳伏惟台鑒

徐野君曰予解徐氏于古一家言自漢迄今之詩古文辭咸所采錄但不得同宗同志之人一付制刷耳附錄於此以見族譜之外更有絕大蟬蛻

寄父書

吳指

八百并俱芳想膝下笑傲其間苦酒殘日相對吟暮年之
娛莫此為最惜女遠離不得如謝家宴集悲夫潛孫漸長亦能
追隨杖履得分甘于花下否

徐野君曰謝庭宴集在他家為學言在吳太木先生家為
實事可與此者其紀伯紫兄姊子鳳雅聚于一門豈可
多得

○寄辭奇二弟 氣夜窗

張元時 廣平

平居聚首不知友于之樂出門三百里風土既殊人情亦異雖
此中鱸魚其美何如湖上蓴羹餽口非本願也思吾弟讀
書河渚明月蘆花為秋來勝景當長十倍文心但老母鄉居須

尺牘

第廿三冊十三頁

家慶

自怡

得頻頻問候以不依遠莫致之故耳便鴻附此數字雁行之思
寧不動耶

徐野君曰辭奇美才與廣平可稱雙
璧池地香車之句想當寄夢斯篇

○送二弟奉母旋里 氣夜窗

汪桓 廣武

余之遠里門也幾二十年矣故園松菊依依在目每一追憶彷彿
佛竹馬馳驅時也奈試事在即不能奉母以行罪媿交并因思
鷗朋糾身真不如吾弟之優游行邁耳外祖父母壽臻耄耋而
吾母以耳順之年承歡膝下何減戲絲璉衣不傍反而自思益
深蚊負乃知丈夫不能立身殿陛揚聲震宇何如菽水躬親也

清無間猶不失天地生人本念也沿途山光明媚草色芊眠時
奉母氏一為領畧亦足爽豁老人心目珍重是祝

徐野君曰山君後詩家慶堪欽余寓武備中見其上侍
兩尊人及篤愛諸弟天倫之樂無以喻茲堂名幸友夏
不誣

與徐野君 氣夜窗

張開先 年壯

今先專若赤先生積學有年久困場屋年五十而功所存制舉
義一卷題曰四十九年黃誌所感也則仁兄楚歸此稿亦竟數
大可為浩嘆弟于仲謀舍姪處見所錄論表策數篇列之西水
人文亦自生色元風簫才學之精爽猶在數紙中不獨作魯靈

尺牘

第廿三冊十四頁

家慶

自怡

光緒然觀耳先子縣中草半是仁兄當日分題知已夢魂尚通
梁月惜尊公不喜作詩至今遺開畧之恨

汪開先曰為人子者各有一片深
情漸上相照不覺其言之真也

寄徐野君外父 氣夜窗

張元時 廣平

放落之餘未免作數日惡道人心事所謂如睡過長空影沉秋
水雁影水寒兩俱無意惟是若母弱弟生計蕭條甘甘缺如思
捧微而喜亦愛日之誠所不容已者言念及此何能不悻悻
中耶

汪開先曰清切情懷正
不惡為外人道耳

與父書

吳 栢

蒙○除○珍○新○婦○女○豈○不○知○但○女○于○此○道○似○有○天○機○
 于○疾○時○愁○處○無○可○寄○懷○便○信○口○一○吟○覺○都○舒○而○受○盡○得○也○知○
 所○謂○吟○安○一○字○敲○得○聲○韻○之○苦○頗○覺○無○之○若○夫○勞○心○費○思○反○以○
 增○病○則○女○已○久○焚○筆○研○青○箱○矣○寧○俟○父○今○日○諄○相○誨○乎○
 徐○野○君○曰○相○為○武○林○吳○太○來○先○生○也○西○水○陳○大○生○婦○也○
 其○兄○文○貞○與○余○為○筆○研○交○年○十○九○未○嫁○而○大○生○云○歸○度○
 守○節○五○年○而○死○將○死○之○際○出○所○著○一○卷○欲○付○梓○乃○翁○屬○
 選○于○余○并○為○之○序○其○詩○詞○固○作○而○人○曉○尤○雋○有○才○若○此○
 竟○作○女○修○文○
 天○耶○命○耶○

第廿三册十五頁

家庭

尺牘新語第二十四卷目錄

情○清○于○日○聞○之○語○豈○可○見○於○筆○札○哉○然○如○秦○嘉○徐○淑○之○贈○
 關○明○儀○易○安○之○倡○和○則○關○亦○良○友○也○嘗○笑○鄭○風○所○載○女○曰○
 鴉○鳴○士○曰○昧○且○此○余○中○秋○上○之○唱○唱○不○知○詩○人○從○何○處○聽○得○
 推○此○以○論○念○奴○清○伴○諸○郎○長○生○夜○半○私○語○彼○元○白○外○臣○顧○安○
 得○見○之○而○安○得○聞○之○又○况○展○晝○夢○之○情○春○他○秋○寒○之○態○有○
 百○倍○於○畫○眉○者○不○知○更○當○作○何○篇○寫○茲○所○採○諸○牘○情○言○微○詞○
 風○流○韻○藉○殆○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乎○觀○止○矣○而○終○人○
 不○見○江○上○數○峯○青○請○以○此○當○關○雅○之○韻○葉○聞○關○第○二○十○四○

尺牘

關第廿四册目一

自怡

答沈明君書	孫弘祖	答李淑甫辭南	譚元春
與內子	徐士俊	與余山人	吳 栢
與盧元則	何偉然	與母書	宋 氏
與呂家姊	吳 栢	寄毛家姊	錢 栢
與韓季若	錢 栢	策朱無瑕女史	錢 栢
寄黃子師	陳孝達	寄父書	吳 栢
又寄父書	吳 栢	與汪羽六	趙 栢
寄吳崇章	查 望	與友人論周秀	汪 栢

分類尺牘新語第廿四冊

西陵 徐士俊野君

汪 洪傳濟

評箋

同學

查

望于周

泰閣

副問語

答沈甥君善 并海選

孫弘祖 今弘

知甥已南還燕臺得駿復失之於我君善耶讀視髮像集何想

見甥紹興大敵時蘇長公言李端叔一生坎坷正爾奇賢德能

委曲順適以忘百憂不爾人生豈復有嘉味僕每感斯言略抒

往事卓文君能令人病荷奉倩婦能令人死徐淑能令人憐謝

尺牘

第廿四冊一頁

同問

自怡

道能令人服樂羊子妻能令人廉王孺仲妻能令人淡蘇季
婦能令人憤衛室人能令人同憤與同可奈何願甥且作有愛
惜繼文君結道繼七寶莊嚴王樂請煖於火宅中設蓮花供可
耳

徐野君日請出一隊佳人在前探與之
作對要之不是周秦行兒作忌薄語

答李漱雨酌甫 蘇歸堂選

譚元春 又夏

承伯冲垂問鄙學讀札中語甚妙竊以爲婢妾不是極美親近
佳麗即是極醜亂舞西風亦有些三與到之趣格外之奇此子
恨不大佳又恨不大醜親之則似輕身遠之亦似無期所以未

免國人未免節欲耳書付一笑以當面談

查于前日當是無意爲叔轉問者
不倫不次遂成一篇絕妙文字

與內 馬德集選

徐士俊 野君

差兒八字真是金白水清兼之狀貌妍秀不減瑤瑤瑜琳此

子後日可望克昌不意遇餘遂成露電余與汝皆薄福人也佳

者不存存者又未必佳奈何國中秋遇矣將有武陵之行簡內

寒衣一爲料理是望

汪德清日野君尋思最爲故以爲名懷中年故
斷不消有他亡詩一百章可云無負重慶矣

與塗山人 且生者

諸 墨 盤 蘭

尺牘

第廿四冊二頁

同問

自怡

水邊林下素月好花都于蓬閣驢背丁之此弟與丈同病而丈
尤甚細君會曉曉桃酒小婢能煎茉莉茶如此清課何減南山
況益以掌上之珠耶丈休矣

徐野君日有此受用何苦
遠行坐今不尤風吹轉

與盧元則 文集選

何偉然 仙齋

所喻陳家園昔固雕欄畫棟自是駉國華林以之寵花鑒柳十
倍金屋然已宅鬼久矣命之者再連夜造門觀之惟見坎石環
雲病蛙哭月踰四顧悽涼欲飛倚人其中必致山妖媚奇
藥之毒蟻火照芙蓉之席何惜於陳郎乃敢以此居爲卜履所

之麓有茅蓋數椽。廣雖不盈丈。而芬馥繚繞。自成庭宇。應明如
練。初。讀如芸。揮地。照天。香。碧。萬狀。臨溪。延佇。宛有人浣紗。此間
非此。不可駐。飲。嵐。石之仙。姬也。如。慙。兄。念。且。不。必。矜。悅。但。欲
書。刻。溪。簾。數。尺。為。報。耳。幸。即。定。弟。願。為。擁。護。

查于周曰。從東名。而。歸。館。未。詳。於。而。惜。第。下。無。致。意。
愚。吊。之。感。何。仙。耶。特。有。無。及。樓。館。假。館。有。下。無。致。意。
與。母。書。華。亭。進。士。初。敘。選。

女奉親命。使歸于沈。良人修德。以刑家。謹耕相敬。白首靜好。是
所願也。昊天不弔。奪其所天。偶然。娶婦。命之衰也。夫又何尤。藐
諸遺孤。呱呱五月。冀其有立。繼詩禮。而奉烝嘗。良人不死矣。日

尺頭
新編
第廿四冊三頁
閑閑
自怡

有媒氏。儼然未臨。得且愧焉。夫臣之事君。二心者。謂之賊。婦之
從夫。二天者。謂之淫。中流。栢舟。南山。磐石。亦已微之。顏色告之
語。言矣。而舅氏未察。鸛鳴而出。或者哀其無依也。來謀諸父。乎
母也。天只。明告。以志。若舅姑。父母。合志。同願。惟有。蹈海。而死。耳
一身而事二人。九原可作。慙於心。泄於類。女勿為也。

汪。蒲。游。日。出。話。涼。然。
蕭。肅。有。水。霜。之。氣。
與。呂。家。姊。選。集。選。

肝。衡。弄璋。又不如願。雖然。生男勿喜。女勿悲。古言之矣。安見異
口。非乘龍之料。予之有無。皆因前定。小婢回云。姊心不樂。是

不安也。也。千萬自珍。以攝玉體。善。主

徐。對。君。日。宜。男。草。待。女。花。也。包。種。水。
自。成。緣。分。國。圖。中。不。可。無。此。連。氣。

卓文君。慕才。越。越。不。欲。為。貞。婦。而。為。俠。婦。此。千。古。奇。女。子。也。字
宙。寥。寥。不。可。無。一。亦。不。可。有。二。白。頭。吟。具。在。讀。者。能。不。憐。其。才
乎。琴。臺。無。恙。則。憑。而。弔。之。郊。定。有。佳。什。毋。謂。妹。見。拘。拘。述。與。之
左。遂。不。一。示。也。

汪。蒲。游。日。妙。在。述。典。之。左。四。字。傑。才。
而。恐。其。越。越。畢。竟。是。有。激。之。鼓。

尺頭
新編
第廿四冊四頁
閑閑
自怡

飲錢為婚。古之人有行之者。王敦之于阮修也。彼時皆名士。義
義。故。爭。輸。恐。後。今。之。名。義。何。在。尚。望。此。乎。荆。布。自。是。美。談。凡。有
女。者。亦。何。妨。練。裳。布。被。以。遺。但。知。韓。夫。子。非。長。貧。便。有。理。會。耳

徐。野。君。日。出。話。涼。風。流。自。足。貧。家。
本。色。彼。輩。大。而。賣。者。無。乃。太。嬌。乎。

花如美人。詩如名花。芬芳烈烈。益助春嬌。羨服美服。楊小玉出
自。蘭。皋。惠。惠。自。解。吐。芳。噴。豔。夕。工。于。藻。句。若。此。別。詩。字
字。血。淚。幾。成。妃。子。紅。冰。使。有。心。人。見。之。寧。令。鳳。臺。久。寂。斷。長
局。耶。

錢逸
錢逸
錢逸

徐野君曰言語巧倫聽者文章
分得屬屬毛不覺一時並現

答黃子師 文集選

陳孝逸 少游

世不知蜀忠武之木牛流馬乃得之諸葛夫人也來書驚才絕
覽直是女子中李長吉獨念仁兄自負一世豪名犯此劫對正
在枕蓐間兩賢相厄殆矣哉誰當為黃郎解圍者乎

正館前日南風不競
非板山力所能助

寄父書

吳栢 栢九

水墨孤鶯圖繪自唐伯虎高雅古淡老筆紛披妙矣張於壁間
能令孤幃生色妙矣有父品題又與孤鶯生色妙矣一旦得此

尺牘

第廿四冊五頁

自編

新語

三妙雀躍奚勝準與爐香茗枕日與相對矣

徐野君曰嬌圓慘淡
無聊漫為消遣耳

寄父書

吳栢 栢九

鄉人云鶴頂茶花可療血症昨見本草有注良不誣也家中此
際盛開將謝便宜採取既可濟人又不妨娛日一舉手之力何
憚不為唯父親留意

汪慎清曰開閣中亦
自有山林經濟

與汪羽六 香憐集選

趙芬 芳仲

呂姬者金堂麗妃璇宮佚女不納之藻眉離帳而令幽夢芳

恨籍于敗葉之上有肉者均為分痛仁丈以一矢下情城置之
歌臺舞榭之側實為陰德寧獨風流

徐野君曰一矢下情城新絕但恐天下薄
情之人爭城以戰不如自領之為愈也

寄吳警章 大暑堂集選

查望 子月

烽煙一警鷺羽迷稀骨肉俱在萬死一生之中親友隔于浮萍
斷梗之外尋常說起居亂離問生死至于妹倩之變則又死生
不可問者矣舍妹嘔心泣血幾不欲生垂死者再在彼自處固
所甘心其如藐焉諸孤何夫殉節易撫孤難古之人已言之矣
不知撫豐亨之孤猶易而撫貧困之孤為更難也婦人之性感

尺牘

第廿四冊六頁

自編

新語

慨激烈一時情至死則死矣奚論重輕弟欲論慰之安從而給
慰之雖然為妹計者亦難矣悠悠歲月貧慮日深嗷嗷之口將
何所藉兒啼女哭引秋牽裾當斯時也雖曰未亡人夫安得而
稱未亡人也哉是欲生不如死矣今道梗俱平吾兄亟作歸計
為嗣續遠猷俾妻孥與藐焉孤庶有所藉不然亦及矣弟
知不欲開此哀端增門下西河之痛正當情慨所在故自不能
不盡懷極言耳

徐野君曰代為書重有字更
廣於落日深山哭杜鵑矣

與友人論陶秀 殘夢集選

汪淇 備清

管讀：傳青幼時有老尼摩其頂曰是兒早慧福薄幸其
識字可三十年活而青卒以讀書工詩早夭然則大家唱和亦
何苦捨命與河鮑耶

廿九日霜日帶清有雨玉早懸嚴寒不令曉字于曙月鄉有
庚辛苦操作無所不愛已十餘年矣於此見汗子之熱

尺牘新語二十四卷 內府藏本

國朝徐士俊汪洪同編士俊字野君洪字懋濟並錢

塘人是編刻於康熙癸卯採明末

國初諸家尺牘分二十四門各有評語大抵不出萬

歷以來纖仄之派

而庵說唐詩二十二卷首一卷

〔清〕徐增撰

吉林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九誥堂刻

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說唐詩二十二卷》提要

而庵說唐詩序

徐子于詩真有得于孔孟之教者乎。孔刪詩。孟說詩。刪之法曰興觀羣怨。事父事君。多識鳥獸草木之名。今徐子選元氣集以之。說之法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今徐子說唐詩以之。此千古說詩之宗也。漢代惟匡鼎善說詩。時諺云。莫說詩。匡鼎來。匡鼎說詩解人頤。甚矣說詩之妙也。梁蕭統選而不說。啓後來幽薈之士。貿貿焉而作。又貿貿焉而選。而詩乃大壞矣。之士也。其以爲一而庵說唐詩。陳序。一。又詩堂。選詩。輒可獵稱名。而不知名士正不在此。若徐子。則可謂真名士也已。徐子之說曰。詩豈在多。五言絕。二十字而足矣。七言絕。二十八字而足矣。卽五律四十字。七律五十六字。無不足。世之稱名士者。其胸中果且有識二十字。至五十六字。無有哉。余嘗有言。讀商周之詩。止須識四字。讀漢魏以後詩。止須識五六七字。其言誕岸不經。妬者謂余嫚罵。輕世而傲物。獨徐子聽之。謂翁如此罵人。人不敢恨也。客有難者曰。如子言。名士胸中。如斯而已乎。

唐三百年詩人。鴻篇大章。不知幾百千萬字。而子乃盡之。于五六七字。卽奈何。非薄詩人至此。世有揚子雲。張茂先輩。生慕購翁。拔其舌耳。不知余之說。亦猶是徐子之說也。徐子說詩。余說說詩。狀而余之眼。不及徐子之眼者。夫眼有大如箕。有小如針。顧其所見何如。徐子所見。自二十字。乃至五十六字。乃至幾百千萬。算數譬喻之所不及。徐子得其精。而簡練之。以爲揣摩。足以坐制至多。于至少。視出諸人。猶出于我。畜之。若鷄豚。而輻輳用之。

而菴說唐詩 陳序

九

若弄丸。庖丁解牛。公孫大娘之舞劍器。津津乎其說之有味也。夫徐子之說唐人詩。卽少少許乎。乃從千百篇。撫摭之。搜剔之。品量之。其事若節序。若山水。若京國。若宮禁。若閨閣。若官方。若樓臺。若農圃。若離別。若羈旅。若邊塞。若軍戎。若懷古。若狹邪。若花鳥。若畫圖。罔弗秩。其人有帝王。有公卿。有將相。有散僚。有隱逸。有俠少。有粉黛。有方外。罔弗登。其所爲說。有闡發者。考注者。讚嘆者。糾繩者。翻駁者。引喻者。詠諧玩弄者。詭譎嘲議者。或沉深而淵。

穆。或顯淺而流麗。或悒抑而哀憤。或禪悅而宣通。而其所說。卽肖其所作。雖脫一鱗一甲。而識神龍。睹一苞一采。而知威鳳矣。或又曰。說多近俚。而不雅馴。奈何。不知徐子。正爲世之不識字而作。與不識字而選。諸下人說。匪爲識字人得上乘。最上乘說。而奚近俚雅馴之分別也。且余聞徐子早慧。十三作芳草吟。十五作蝴蝶賦。二十後有天心金山曉燈近郊殿前鶯邊古香梅雀松門等集。傳誦宇內。余家文忠秋濤黃門喬生及黎忠愍美周輩。

而菴說唐詩 陳序

九

皆畏事之。二十五選詩表。所刻同人二卷。多節義者。士林服其知人。余居吳最久。與徐子最習。每詩文脫稿。未嘗不互相彈射推敲。風雨晦明。無虛日。徐子誼高而情深。余躁率急下。二十年。挹徐子光澤。不盡。今徐子將半百。所著撰盈五尺許。甄胄英華。鍾于徐子。光怪發盡矣。今又取光怪在人者。說示人。以爲嚆矢。將繇唐而上。說六朝。說漢魏。說三百篇也。若徐子者。余謂允善說詩。而無愧。何則。其貧病窮年累月。坐而致此者。積也。積有期。有因。天

下理能辨字字不能因理故兩字之合可以觀理
理爲政兩理之合不能成字字不得爲政匪獨唐
詩六經廿一史諸子百家以至葢笈蓮藏莫不皆
狀卽以余今頭顱如雪尚欲曉夜竭識字窮理之
力賴我徐子匡余不逮余日聽徐子玉屑霏霏取
今所稱名士者仰當徐子如五鹿嶽嶽立折其角
又如臺上坐生人而彈之而觀其避丸也詎不大
愉快矣哉茲先訂徐子而菴之說唐詩鏤而行之
既辯其字又溯其積又輸其理以歸孔孟之刪之
而菴說唐詩 陳序 四 九語堂

倭 粵弟陳鑑序

而菴說唐詩自序

人問而菴曰子何不選唐詩而說唐詩也而菴曰
余不敢也何爲乎不敢也唐一代之詩不止充棟
自宋以來選者不下幾十家余家貧且病身又向
衰目旣不得盡接全唐之詩祇見今之選本則所
見隘烏可以他人之耳目爲耳目若以他人之耳
目爲耳目則亦何取乎選此余之所以不敢也且
詩道散失久矣人皆徂于時習不知古人之用筆
其選唐詩也取其近乎已者如高李鍾譚之選詩
是也則唐詩竟爲高李鍾譚之詩非唐詩也故選
唐詩必先正其眼目循其徑路升其堂入其室得
其神理意趣之所在而選之始當昔周之時太史
採列國之詩貢之天子而郊廟朝廷又以詩爲樂
章浩繁無紀孔子從而刪之二南十五國風二雅
三頌于是乎定皆有合于文武周公之道者孔子
又恐學者之不得其義復爲之說詩三百一言以
蔽之曰思無邪孟子則又爲之說不以文害辭不
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其說固盡美尚節

而菴說唐詩

陳序

四

九語堂

而菴說唐詩

自序

九語堂

擬議而要非如孔子之說之盡善也。說詩之難。又如此。而余又何敢于說也。雖狀唐之說。非周之詩也。周詩經大聖人筆削。皆微言也。非知聖人之道者。不能說。唐以詩取士。詩有定制。合者取之。不合者黜之。其法可得而言也。余于丁卯歲始大作詩。至今壬寅。蓋三十有五年。而說詩則在戊子歲。筆之于紙。則自丁酉始。里中數輩。或就予論詩。余爲遡其高曾。按其規矩。以求無負乎唐人而後已。壬寅中秋。無事。偶檢箚中所說之詩。若五言古。七言

而菴說唐詩

自序

二

九語堂

歌行。五言絕句。七言絕句。五言律。七言律。五言排律。七體共三百十九首。嶺南陳子明先生來見之。謬許從來所未有。并爲玄晏。于是錄成卷數。名之曰。而菴說唐詩。夫詩不難于說。而難于使人聽其說。吾始欲深言之。則慮初學者苦無階之可升。欲淺言之。則上智者又鄙其說之不足數也。則莫如就今之所寡有者以說之。今天下之詩。亦大備矣。有才者。從橫出奇。有學者。博綜示奧。有力量者。氣象開弘。有神韻者。寄托玄渺。至于解數。與起承轉

合之法。人多畧之。後有作者。不免議其後矣。今我之說。非敢逞其臆見。以惑世。循規蹈矩。一步一趨。務求有裨于初學。并藉以就正有道也。說有詳有畧。有人所習見而不察者。吾說之。有人所未解而關疑者。吾說之。有人言之而不暢者。吾說之。有人言之而不合者。吾說之。但所說之時。不一。所與說之人。又不一。故語多重複。又信口分疏。隨問剖晰。故言涉俚鄙。知爲博雅君子所深笑。狀非謂文飾之不如天真。義冠博帶。禮法雍容。不如袒跽裸程。

而菴說唐詩

自序

三

九語堂

放浪形迹。可以自適也。余少失學。才復不敏。說之無當。是余之愧。言之粗率。則真有不遑計者矣。康熙元年歲在壬寅。秋八月望日。而菴居士徐增子能氏書于上津里下塘之蘭若。

而菴先生說唐詩序

古人之詩相傳于世也久矣。而古人之詩不明于世也亦久矣。詩之形影家絃戶誦。詩之性靈棄而弗求。棄性靈而認形影。何異見九曲珠。獨愛其光彩。炫耀人目。而不知此中線路九曲。莫有問之者。苟有人焉。見此九曲珠。必欲穿此九曲孔。將此性靈來。看古人之詩。則古人之性靈所在自見。狀後回視形影。豈曰止一形影而已哉。蓋古人之詩外設形影。內藏線路。故歷千古。絕無知者。出而明之。而菴說唐詩序

九語堂

則是影子對影子。終無入手處。此亦是古人欺人耳。詩學掃地。至今爲甚。丙午小春。癸酉夜將半。及門李子孟堅。以而菴先生所說唐人詩問余。余三復之。不覺暢快曰。非具大光明藏。正慧法眼。不能也。乃知先生明以解敬之法。并以起承轉合之道說之也。因語孟堅曰。爾第知明珠之孔。有一曲二曲。以至九曲之妙。而不知作詩之法。亦有一解一解。以至九解之數乎。知珠有盤旋不定之機。而不知詩亦有起承轉合之道乎。以此見而菴性靈血

脉直與唐人一氣貫通。不間毫髮。得將諸君子。鬚

眉毫孔。肝膽心腸。音容笑貌。及悲歌俠烈之氣。活現寫出。令讀者知唐人性靈所在。而非徒留此形影已也。狀諸君子之性靈。何皆與而菴接其所說詩。咸中經首。爾不知而菴先生自少而壯而老。其間天時變化。地運轉旋。人情世態。憂愁逸樂。風波險難。歷歷備嘗。兼之學道有年。心與物化。說詩如如身化爲蟻。銜線穿九曲珠。盤盤旋旋。轉轉折折。高高下下。儘力鑽研。津關方透。爲諸唐人。一開生面。成千古詩壇第一人。卽玄成。摩詰。青蓮。子美輩。從太虛中見之。其性靈已被而菴道破。諸君子。豈寧有議之者耶。諸君子無議。而千古以後之人。亦誰復有議之者耶。李子可寄語先生。可取壽梨。如遇雷霆風雨之夕。猶當珍重。恐造物忌完。而使九天神龍取去。是爲囑。

而菴說唐詩序

二 九語堂

康熙丙午小春筆嶽李圖南誤

而菴說唐詩

吳門徐 增子能甫著

與同學論詩

而菴曰詩人自宋元來而論詩者備矣其去唐已遠要
皆得之揣摩無有師承規矩放失至于今日頽波莫
挽有志之士爲之慨然夫三百篇十九首之旨固無
有能晰之者其論唐詩輒曰雄曰渾曰奇曰奧曰新
曰秀曰高曰亮總不出于才氣聲調之間又極論對
仗照應重犯等詩之道如是而已乎議論愈繁成就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與同學

一

九誥堂

愈少亦可以知其故矣今之詩人務求捷得不從性
情法律處下手其所謂性情非真性情其所謂法律
非真法律譬彼畫家多蓄粉本依樣葫蘆以爲古人
不足過薄于自待而并薄待古人耶古人所作皆由
真才實學其詩具在班班可得而考也識得古人便
可造得古人余不辭固陋爲說唐詩諸體共七卷雖
不能從萬花樓上出身亦庶乎不淪殺于藥菜盆中
矣三十年來輒與諸同學所說詩或見之序中或見
之評語有當于唐詩者摘錄置諸卷首德之乎不忍

棄敝帚之意

作詩之道有三曰寄趣曰體裁曰脫化今人而欲請古
人之域舍此三者厥路無由大碧海鯨魚自別于蘭
若翡翠此古人之體裁也唐人應制之作皆合于西
方聖教此古人之寄趣也少陵詩人宗匠從熟精文
選理中來此古人之脫化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與同學

二

九誥堂

夫作詩必須師承若無師承必須妙悟雖然即有師承
亦須妙悟蓋妙悟師承不可偏舉者也是故由師承
得者堂構宛然由妙悟得者性靈獨至詩固非聊爾
事也騷人墨客從而小之則小菩薩丈夫從而大之
則大故作詩而無關於內聖勿作也作詩而無關於
外王亦勿作也有唐三百年間詩人若王摩詰之字
字情微杜子美之言言忠孝此其選也雖然吾猶有
憾焉以摩詰天子不能統杜陵宰相杜陵宰相不能
攝摩詰天子豈妙悟師承請有偏至又豈內聖外王
道難兼至歟竊見今之詩家組豆杜陵者比比而販
依摩詰者甚鮮蓋杜陵嚴于師承尚有尺寸可循摩
詰純乎妙悟絕無迹象可即作詩者能于師承妙悟

上究心則諸唐人之域不難矣

詩總不離乎才也有天才有地才有人才吾于天才得

李太白于地才得杜子美于人才得王摩詰太白以

氣韻勝子美以格律勝摩詰以理趣勝太白千秋逸

調子美一代規模摩詰精大雄氏之學篇章字句皆

合聖教今之有才者輒宗太白喜格律者輒師子美

至于摩詰而人鮮有窺其際者以世無學道人故也

合三人之所長而為詩庶幾其無愧于風雅之道矣

猶未也學詩而止學乎詩則非詩學三家之詩而止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 三 九誥堂

讀三家之詩則猶非詩也詩乃人之所發之聲之一

端耳而邇其原本何者不具足故為詩者舉天地間

之一草一木古今人之一言一事國風漢魏以來之

一字一句乃大而至兩方聖人之六經三藏并一切

象教皆得會于胸中而充然行之于筆下因物賦形

遇題成韻而各臻其境各極其妙如此則詩之分量

盡人之才能方備也

詩本乎才而尤貴乎全才全者能總一切法能運千

鈞筆故也夫才有情有氣有思有調有力有略有量

有律有致有格情者才之醞釀中有所屬氣者才之

發越外不能遏思者才之徑路入于縹緲調者才之

鼓吹出以悠揚力者才之充拓莫能搖撼畧者才之

機權運用由已量者才之容蓄洩而不窮律者才之

約束守而不肆致者才之韻度久而愈新格者才之

老成驟而難至具此十者才可云全乎然又必須時

以振之地以基之友以澤之學以足之夫披鮮揆藻

春華裕如是時以振之也雄視濶步門業清高是地

以基之也辨體引義以致千秋是友以澤之也金聲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 四 九誥堂

王振以集大成是學以足之也復得此四者而才始

無弊可稱全才矣

詩須到家所謂到家者于古人詩中路路都有若止得

一路兩路則非到家試看衲子沿門持鉢募糧不知

歷過多少人家方滿得者个鉢子到得黃熟時氣味

件件相和至此田地纔為到家也

夫詩自三百篇以至于唐體製不一要自風會變遷之

所致吾等生千百載後備觀前人所作不探其志趣

之所在而徒求于字句聲口之間無論其詩不似即

極似矣○總無當處○此詩所以貴自得也○

天地之氣○日趨于薄○詩人之習○日就于容易○便利于是○

皆走活法而避死法○所以去古愈遠○李北地云○不讀○

唐以後書○余謂欲學三百篇者○不當讀春秋以後詩○

學五言與樂府者○不當讀魏晉以後詩○學近體者○不○

當讀晚唐以後詩○寒濫溢之門○堅上進之路○端心致○

志○面如灰鼻如米○十年廿年討其消息○庶幾可詣其○

境也○

讀唐人詩○須觀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筆○如何裝句○如何○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五○九語堂○

成章如何起○如何結○如何開○如何闔○如何截○如何聯○

自有得處○

夫五言與七言不同○律與絕句不同○字有字法○句有句○

法○章有章法○不知連斷○則不成○句法○不知解數○則不○

成章○法總不出頓挫與起承轉合○諸法耳○卽蓋代才○

子○不能出其範圍也○

詩乃清華之府○聚妙之門○非鄙穢人可得而學○洗去名○

利二字○則學可得其半矣○

欲學詩○先學道○學道則性情正○性情正則原本得○而後○

加之以三百篇○漢魏六朝三唐之學問○則與古人並○

世矣○

學唐詩○須先鍊筆○到得伸縮如意○自有好詩作出來○

作詩如撫琴○必須心和氣平○指柔音澹○有雅人深致○爲○

上乘○若純尚氣魄○金戈鐵馬○乘斯下矣○

學詩○須從板實起○後來可得嶙峋○若連事流動○便是應○

酬活套法也○

今人詩○要見好○所以工于字句之間○古人詩○不要見好○

所以妙于篇章之外○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六○九語堂○

論詩者○以爲杜詩不成句者多○乃知子美之法○失久矣○

子美詩○有句有讀○一句中有二三讀○者其不成句處○

正是其極得意之處也○

作古詩○最忌拖曳○復忌痛快○拖曳則冗長○痛快則罄盡○

古詩貴質朴○質朴則情真○又貴緊嚴○緊嚴則格老○

詩言志○古人善詩者○皆不喜以故事填塞○若填塞則詞○

重而體不靈○氣不逸○必俗物也○本地風光○用之不盡○

或有故事○赴于筆下○卽用之不見痕迹○方是作者○

胸中有萬卷書○下筆自有來歷○註者不知大體○人所曉○

者○輒○絮○絮○不○歇○畧○有○疑○難○則○爲○攔○筆○若○劉○須○溪○之○評○
詩○虞○伯○生○之○註○杜○率○其○已○見○初○不○知○性○情○法○律○爲○何○
事○疎○畧○淺○陋○極○矣○如○譬○者○黑○夜○行○荆○棘○中○透○脫○不○得○
殊○費○苦○心○讀○者○不○快○何○勞○先○生○如○是○而○乃○如○是○耶○
歌○行○尤○重○頓○挫○下○句○尤○要○警○策○用○意○尤○要○整○密○收○縱○得○
宜○調○度○合○拍○譬○如○跳○獅○子○躍○也○好○鼓○也○好○師○子○也○跳○
得○好○三○回○九○轉○周○身○本○事○全○副○精○神○俱○顯○出○來○方○是○
善○作○歌○行○者○
詩○乃○人○之○行○略○人○高○則○詩○亦○高○人○俗○則○詩○亦○俗○一○字○不○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七○九○語○堂○

可○掩○飾○見○其○詩○如○見○其○人○
詩○之○等○級○不○同○人○刊○那○一○等○地○位○方○看○得○那○一○等○地○位○
人○詩○出○學○問○見○識○如○基○力○酒○量○不○可○勉○強○也○
今○人○好○論○唐○詩○論○得○著○者○幾○个○譬○如○人○立○于○山○之○中○間○
山○頂○上○是○一○種○境○界○山○脚○下○又○是○一○種○境○界○此○三○種○
境○界○各○各○不○同○中○間○境○界○人○論○上○境○界○人○之○詩○或○有○
影○子○至○若○最○下○境○界○人○而○論○最○上○境○界○人○之○詩○直○未○
夢○見○也○
作○詩○須○思○透○出○一○路○去○古○人○各○自○成○家○不○肯○與○人○雷○同○

而○今○人○端○事○摹○倣○所○以○唐○無○漢○魏○之○蹟○而○今○人○多○漢○
魏○之○膚○以○此○惑○一○時○則○可○而○遂○欲○傳○後○世○耶○
作○詩○須○學○變○每○一○年○變○幾○次○于○詩○自○然○有○得○
唐○人○詩○一○首○中○多○有○疊○用○一○門○類○之○字○先○輩○論○者○舉○以○
爲○病○殊○不○知○唐○人○惟○恐○單○薄○又○恐○夾○雜○故○也○學○者○須○
觀○其○用○法○明○乎○此○則○能○運○化○矣○
唐○律○多○有○失○衡○者○以○重○解○數○故○也○今○人○不○知○何○故○亦○失○
衡○
失○衡○句○讀○去○有○從○高○墜○下○的○氣○勢○方○妙○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八○九○語○堂○

唐○人○不○宜○作○次○韻○詩○亦○爲○解○數○故○
作○古○詩○以○解○数○爲○主○然○須○變○換○不○然○以○四○句○板○板○排○下○
去○有○何○生○趣○
詩○須○到○十○分○今○人○儘○有○妙○到○九○分○獨○有○一○分○不○到○此○一○
分○不○到○則○九○分○終○不○到○也○一○分○者○法○是○也○天○有○丈○之○
吳○綾○蜀○錦○不○知○裁○剪○成○服○而○斜○披○橫○纏○于○體○可○乎○
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樂○不○典○今○之○學○詩○者○
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關○繫○世○道○人○心○不○小○
唐○人○有○鴉○翻○銀○葉○夕○陽○動○影○立○蘆○花○秋○水○明○一○聯○人○皆○

稱其佳而不知其所以佳余曰此卽王摩詰東家流水入西隣意夫鴉翻楓葉而動者却是夕陽鷺立蘆花而明者却是秋水妙得禪家三昧

作詩須被人罵過幾年纔有進步若追逐時好以博一日之名則朝華夕萎不能久也

或問余曰詩如何作方得新余曰君不見古人之詩乎千餘年來常在人目前而不厭今人詩甫脫稿便覺塵腐畢集以古人學古今人不學古故欲新必須學古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與同學 九 九誥堂

作詩須先攻一體逐體次第而進體體得手方是作者大抵詩貴人說曹子建何等才調當時無有出其右者人或商榷應時改定故稱繡虎

作詩第一要心細氣靜

余嘗得佳句喜極及至詩成時却收到不見好處方歇手乃知古人爲了章法塗抹佳句至多也

詩到極則不過是抒寫自己胸襟若晉之陶元亮唐之王右丞其人也

嚴滄浪以禪論唐初盛中晚之詩虞山錢先生駁之甚

當愚謂滄浪未爲無據但以宗派硬爲分配妄作解事滄浪病在不知禪不在以禪論詩也恐人不解錢先生意特下一轉語

夫詩一字不可亂下禪家著一語議不得詩亦著一擬議不得禪須作家詩亦須作家學人能以一棒打盡從來佛祖方是个宗門大漢子詩人能以一筆掃盡從來窠臼方是个詩家大作者可見作詩除去參禪更無別法也

釋迦說法妙在兩輪故無死句作詩有對須要互旋方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與同學 十 九誥堂

不死于句下也

詩貴有轉手非熟于法者不能詩貴自然雲因行而生變水因動而生文有不期然而然之妙唐人能有之

詩寫性靈必先具清逸流麗之筆然後煅煉至于蒼老唐惟子美有之有極媚秀者有極老成者天才學力畧無畛頭似天平上兌出來者

作詩乃自己之事畢竟依人不得到得能不依人之日人來依我我依人乎哉

臨○下○筆○時○須○以○千○古○一○人○自○待○作○出○來○猶○然○落○人○牙○後○
世○間○人○見○識○不○高○者○勿○與○他○一○般○樣○
作○詩○人○人○稱○好○畢○竟○有○一○人○說○不○好○此○一○人○可○畏○也○人○
人○說○不○好○獨○有○一○人○稱○好○此○一○人○可○恃○也○吾○平○生○立○
願○只○要○遇○見○此○一○人○生○前○不○可○得○待○之○身○後○可○也○身○
後○仰○不○可○得○待○之○千○載○後○可○也○古○之○詩○有○至○今○日○而○
始○見○其○好○者○有○至○今○日○而○始○見○其○不○好○者○此○要○以○本○
領○見○識○爲○主○勿○以○一○時○毀○譽○爲○定○評○也○
聖○歎○唐○才○子○書○其○論○律○分○前○解○後○解○截○然○不○可○假○借○聖○
而○卷○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
土○九○語○堂○
歎○身○在○大○光○明○藏○中○眼○光○照○徹○便○出○一○手○吾○最○服○其○
膽○識○但○世○間○多○見○爲○常○少○見○爲○怪○便○作○無○數○議○論○究○
其○故○不○過○是○極○論○起○承○轉○合○諸○法○耳○然○當○世○已○有○鑒○
之○者○余○不○敢○復○贅○一○辭○也○
七○言○律○已○經○聖○歎○選○批○盡○此○體○之○勝○余○說○唐○詩○初○欲○空○
此○一○體○故○止○說○三○十○五○首○杜○少○陵○作○居○二○十○五○首○其○
餘○十○首○不○過○是○湊○成○帙○而○已○總○不○能○出○聖○歎○範○圍○中○
也○
律○分○二○解○二○解○合○來○只○算○一○解○一○解○止○二○十○八○字○前○解○

如○二○十○七○个○好○朋○友○赴○一○知○已○之○招○意○無○不○洽○言○無○
不○盡○吹○彈○歌○舞○飲○酒○又○極○盡○量○賓○主○歡○然○形○骸○都○化○
後○解○即○是○前○解○二○十○八○个○好○朋○友○酬○酢○依○然○只○是○畧○
改○換○筵○席○顛○轉○主○賓○前○是○一○人○請○二○十○七○人○此○是○二○
十○七○人○合○請○一○人○也○
余○二○十○年○論○詩○祇○識○得○一○法○字○近○來○方○識○得○一○脫○字○詩○
蓋○有○法○離○他○不○得○却○又○即○他○不○得○離○則○傷○體○卽○則○傷○
氣○故○作○詩○者○先○從○法○入○後○從○法○出○能○以○無○法○爲○有○法○
斯○之○謂○脫○也○
而○卷○說○唐○詩○卷○之○首○與○同○學○
土○九○語○堂○
夫○作○詩○必○須○心○閒○顧○心○閒○惟○進○乎○道○者○有○之○進○乎○道○者○
于○其○中○之○所○有○無○不○盡○知○盡○見○夫○既○力○能○爲○之○便○將○
此○事○放○下○成○木○雞○之○德○然○後○臨○作○詩○時○則○我○無○不○達○
之○情○而○詩○亦○無○不○合○之○法○矣○昔○昭○文○彈○琴○爲○絕○調○而○
口○不○言○琴○是○蓋○有○得○于○閒○之○一○字○者○
吾○嘗○語○作○詩○者○須○要○向○題○意○上○透○出○一○層○見○識○到○那○里○
字○句○亦○隨○到○那○里○方○有○第○一○等○詩○作○出○來○
有○佳○句○者○氣○多○不○全○鍊○句○却○是○一○病○然○又○不○鍊○不○得○有○
意○無○意○斯○得○之○矣○

學問到底不過一個實法詩作到底亦不過在幾個字
求奇求異總隔一層古人詩着實着力却在不費力
上見好往往然也
詩無一定腔拍只須爭落筆第一句起頭一二字尤要

緊

好詩須在一刹那上攬取遲則失之
無事在身并無事在心水邊林下悠然忘我詩從此境
中流出那得不佳

今人論詩輒云有意無意可解不可解此二語悞人不

而卷說唐詩 卷之首 與同學 古 九語堂

淺吾觀古詩無一字無着落須細心探討方不墮入

雲霧中則將來詩道有興矣

花開草長鳥語蟲聲皆天地間真詩能於此等處會意
則三百篇可學何況唐人也

學詩與學道無二古人以道自樂余觀詩至適意所在
覺天下之樂無有踰于此者人生天地間那可一日
離詩也

解數及起承轉合人人看得甚易似為不足學若欲精
于此法則累十年不能盡宗家每道佛法無多子愚

謂詩法雖多而總歸于解數起承轉合然則詩法亦
無多子也學人當于此下手儘力變化至于大成不
過是精于此耳向來論詩皆屬野狐正法眼藏畢竟
在此不在彼也

解數起承轉合何故而知其為正法眼藏也夫作詩須
從有詩起吾以此法觀唐詩及唐已前詩無不煥然
照面若今符節故知其為正法眼藏無知也

而卷說唐詩 卷之首 與同學 古 九語堂

周櫟園先生書附

第十年薈耳先生之名未及一爲把臂忽以言詩與先生針芥迄今有年文字苔岑投契越于常分但以各在一方又第近轍萍踪不能時邀良會以爲歡仄今春放舟吳門獲過高齋曠談今古陳說生平一快夙昔自恨此身爲一官羈勒不得稍行胸臆或共訂栖山賞奇文于接席或周旋信宿話古義于連牀一帆高掛卒卒便行不及躊躇悵結何限而尊函適至慰誨殷勤惠然肯以大集借觀喜先生一生心眼全而菴說唐詩卷之首月先生書一 九語堂

萃此編陳之座右如與先生促膝不隔須臾反覆抽尋至廢寢食流連旬夕形之舞蹈因思詩之一道以音韻爲程以五字七字爲壘不及迴旋盡其曲折而作者相沿不復顧其首尾惟取句工情旨有限惟先生本三百之微文窺古人之奧秘句薈句止必有餘音聯絡而成全關妙會將有一字而數十字不能盡其含藏一句而數十句無以窮其涯際深深廣廣此道庶幾自有聲詩以來未有披撥雲霧昭揭日星洞然豁然于今日若斯之盛者告之當世凡有吟詠庶

必自曉其云何而讀人之詩者亦必審其自起自止然後辨其妍媸定其真僞不冥冥便加贊賞或貿貿開口笑人也夫唱嘆之間微文寓意如童幼啼笑蟲鳥和鳴聞之者皆能得其悲愉哀樂之所極豈非詩之在天地間必如斯而後不爲虛設也哉說今詩一刻居然可續古人然妙于存少不惟不薄今人適所以甚愛今人也箋上佳句正先生說詩一大印證獨愧鄙人不足以當之耳妄題先生索句圖何能盡先生萬一亦止是揭出說詩一段佳話爲字內瞻仰先生而菴說唐詩卷之首月先生書二 九語堂

第亮工頓首

字內百餘年來人尚聲詩迄今爲尤盛世無有選者
 真詩不見于世丁酉歲見越人選詩漫改人作爲之
 發憤余因有詩論四卷內解唐詩數十首已亥歲轉
 而爲說唐詩至壬寅錄成今貴筑張子問公同越中
 諸公爲梓之以請大方鑒定又庚子歲避暑恭壽堂
 爲選元氣集每一人刻一卷約百餘首欲滿百家以
 盡當代名公之勝已刻周櫟園葉白泉申易菴
 王望如諸先生詩尚未印刷世鮮有知者且詩選多
 難于壽梨人輒苦之丙午春復爲說今詩每人不過
 數首貴在必傳亦未成書增非藉此爲名高也犬馬
 齒已五十有七半生病痼孑然一身世緣都斷因想
 人在世間白駒過隙或有少補于人不可不出手眼
 以存于世意欲使今詩與唐人並傳以洗宋元明三
 代詩人疎畧之誚汲汲苦心似都不察今說唐詩已
 刊行廊廟顯達暨林泉高隱如以爲可新詩望
 卽郵寄吳門勒成二書則增亦得附唐人選唐詩之
 後何幸如之字內有心人諒必樂從者也

徐增拜白

唐帝年號次序

高祖 在位九年
改元者一

武德

太宗 高祖次子在位二十三年
改元者一

貞觀

高宗 太宗第九子在位三十四年
改元者十四

永徽

顯慶

龍朔

麟德

乾封

總章

咸亨

上元

儀鳳

調露

永隆

開耀

永淳

弘道

而菴說唐詩卷之首帝號

九諸堂

中宗 高宗太子被武后廢唐陵王在房州十四年迎
還位五年改元者三

嗣聖

神龍

景龍

睿宗 中宗之弟在位三年
改元者二

景雲

太極

玄宗 睿宗次子在位四十四年
改元者二

開元

天寶

肅宗 玄宗太子在位七年
改元者四

至德

乾元

上元

寶應

代宗 肅宗太子在位七年
改元者三

廣德 永嘉 大曆

德宗 代宗長子在位二十六年
改元者三

建中 興元 貞元

順宗 德宗太子在位一年
改元者一

永貞

憲宗 順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改元者一

元和

穆宗 憲宗太子在位四年
改元者一

長慶

而蕃說唐詩 卷之首 帝號

敬宗 穆宗太子在位四年
改元者一

寶曆

文宗 穆宗第二子在位十二年
改元者二

太和 開成

武宗 穆宗第五子在位六年
改元者一

會昌

宣宗 憲宗第十三子在位十三年
改元者一

大中

懿宗 宣宗太子在位十四年
改元者一

咸通

僖宗 懿宗太子在位十五年
改元者五

乾符 廣明 中和 光啓 文德

昭宗 懿宗第七子在位十六年
改元者七

龍紀 大順 景福 乾寧 光化

天復 天祐

昭宣帝 昭宗第九子在位三年
號仍天祐

武德至開元前爲初唐

開元至大曆前爲盛唐

而蕃說唐詩 卷之首 帝號

大曆至開成前爲中唐

開成至天祐末爲晚唐

九諸堂識

三

九諸堂

唐人姓氏爵里

帝王

玄宗皇帝

諱隆基，由臨淄為平王，再清內難，崇善好賢，開元之問，宇內富實，後致刑措，大寶十四載，安祿山陷京師，七月幸蜀，太子即位於靈武，明年上皇還京，居西內，上元元年崩，年七十。

文宗皇帝

諱昂，憲宗子，恭儉文雅，有志治功，然優游不勵，受制家臣，不能紹貞觀開元之美，崩年三十二。

公卿至布衣

魏徵

字玄成，魏州曲城人，初為隱太子洗馬，太子敗，事太宗，拜諫議大夫，每犯顏進諫，貞觀三年，拜秘書監，參預朝政，封鄭國公，多病，辭職，乃拜特進，知門下省事，十七年薨，贈司空，諡曰文。

而巷說唐詩

卷之首 唐人士氏

九誥堂

王績

字無功，絳州人，文中子通之弟，隋大業中為六合丞，世亂解官，遊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高祖武德初，待詔門下，省性嗜酒，著五斗先生傳，貞觀間以疾罷。

李義甫

字見轉，監察御史，官至右相，永徽後以罪流萬州。

王勃

字子安，絳州人，六歲善文，辭翰德初授朝散郎，年未及冠，沛王召署府修撰，作滕王閣序，高宗怒，斥出府，客劍南，父福時生勃，故左遷交趾，令勃往省度，海潮木卒，年二十九，與楊炯文，章名天下，號四傑。

楊炯

華陰人，舉神童，遷盈川令，武后時與宋之問分直習藝館。

駱賓王

義烏人，七歲能賦詩，武后時數上書言事，除臨海丞，快快不樂，棄官去，徐敬業起兵，署為府。

劉庭芝

字希範，汝州人，武后時善為閑雅之作，詞多古調，與時不合，好酒色，落魄不拘，帝俗後為宋之問所殺。

韋承慶

字延休，鄭州武陵人，性謹，畏事，繼母篤孝，擢進士，補雍州府參軍，出為烏程令，累遷鳳閣舍人，掌大官侍，郎每有詔令，未嘗不著，累遷同二品，坐張易之黨，流嶺表，歲餘拜秘書少監，封扶陽縣。

陳子昂

字伯玉，梓州射洪人，少讀書，金華山舉進士，武后時擢靈臺正字，遷右拾遺。

而巷說唐詩

卷之首 唐人士氏

九誥堂

杜審言

字必簡，襄陽人，擢進士，為隰城尉，恃才傲世，常語人曰：吾文章必得屈宋作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面，終修文館直學士，時與李嶠崔融蘇味道為文學四友。

沈佺期

字雲卿，相州內黃人，上元二年登進士第，累遷考功郎中，中宗立，召拜修文館學士。

宋之問

字延清，汾州人，武后召與楊炯分直習藝館。

東方虬

武后時人，官至左史。

劉廷琦

善常飲酒，賦詩相娛樂。

蘇頌

字廷碩，雍州人，幼敏悟，一覽至千言，第進士，武后舉賢良方正，遷監察御史中書舍人，主宗愛其文，起為工部侍郎，封許國公，頌以文章顯於張說，稱望畧等，故時號燕許大手筆，卒，諡文憲。

張說

字道濟洛陽人垂拱中武后策賢良方正說所對第一遷左補闕中宗立遷工部侍郎睿宗立擢中書侍郎玄宗為太子說為侍讀尤見親禮輪年進同平章事玄宗即位以佩刀獻帝請先決策誅太平公主

賀知章

字季真越州會稽人初遷禮部侍郎晚節誕放號四明狂客初遷禮部侍郎晚節誕放號四明狂客

張若虛

字子羽揚州人少蒙邁喜嘯酒擢進士第調昌樂尉張說輔政召為正字開元中貶道州

王翰

字子羽揚州人少蒙邁喜嘯酒擢進士第調昌樂尉張說輔政召為正字開元中貶道州

張九齡

字子壽韶州曲江人七歲知屬文擢進士始調校書郎玄宗即位遷右補闕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及為相謗謬有臣節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唐人姓氏 三 九諾堂

徐安貞

字安龍丘人尤善五言詩嘗應制舉一歲三擢甲科人上每屬文及作手詔多命安貞視草甚承恩顧累遷中書侍郎

王灣

洛陽人登先天進士第開元初為洛陽主簿後為洛陽尉

孟浩然

名浩襄陽人以字行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放還開元

李白

字太白蜀人母夢長庚星而生因名之天寶初至長安賀知章言於玄宗有詔供奉翰林因大意於貴知賜金放還祿山反永王時節度使東山白時臥廬山璘迫致之及璘敗白坐繫海陽獄流夜郎以赦得釋以病卒年六十四

李頎

東川人開元十三年進士調新鄉縣尉

萬楚

開元進士第有詩贈李白

崔顥

汴州人開元十一年進士才俊無行好嘯飲李邕聞其名虛舍邀之終司勳員外郎

崔署

宋州人開元二

崔國輔

吳郡人初授許昌令累遷集賢直學士禮部員外郎後坐王鉉近親貶竟陵郡司馬

王維

字摩詰太原人九歲知屬辭開元九年擢進士第一遷尚書右丞名盛於開元天寶間宰薛諸王待若師友有別墅在輞川嘗與裴迪遊其中賦詩為樂孤居三十年上元初卒

儲光羲

魯國山人天寶末為監察御史坐祿山偽官貶死

王昌齡

字少伯江寧人第開元十五年進士補秘書郎遷汜水尉晚節不矜細行貶龍標尉

王之煥

并州人與高適同時或云王昌齡友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唐人姓氏 四 九諾堂

賈至

字幼鄰洛陽人父留開元初掌制誥至擢明經策解得單父尉父留開元初掌制誥至擢明從幸蜀肅宗登極至撰策進蒙帝曰先帝誥命乃父為之今茲命策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可謂盛矣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七年以右散騎常侍卒年五

高適

字達夫一字仲武滄洲人舉有道科授封丘尉後為西河從事山左拾遺遷侍御史擢諫議大夫出為蜀彭二州刺史代崔光遠為西河節度使入為刑部侍郎廣德中以左散騎常侍封渤海侯年五十七始為詩工每吟一篇好事者輒傳布永泰初卒諡曰忠

岑參

南陽人天寶中進士至德二載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杜南薦之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為嘉州刺史退居杜陵

趙州人嘉祐之姪也。大曆五年進士。從郭曖遊。曖大集賓客賦詩。端最上。賜帛百疋。後移

字子堅河東人貞元九年舉博學宏詞科進士授秘書郎累遷監察御史擢禮部員外郎主文得政引入內禁與同事紙而叔文敗坐貶永州司戶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

韓愈

字退之南陽人貞元八年擢進士累調四門博士遷監察御史上疏論宮闈貶陽山令元和初擢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改都官員外郎等復爲博士改比部郎中進中書舍人爲

裴度行軍司馬遷刑部侍郎上疏論佛骨表上怒貶潮州刺史量移袁州召拜國子祭酒轉兵部侍郎穆宗時宣撫鎮州歸奏遷吏部侍郎轉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爲李紳劾罷未幾復吏部侍郎長慶四年卒年五十七贈禮部尚書諡曰文

楊巨源

字景山蒲州人貞元進士

李涉

字清溪洛陽人初隱廬山太和

孟郊

字東野湖州人少隱嵩山性耿介五十登進士第爲溧陽尉日賦詩曹務多廢令白府以尉代之分其半俸鄭餘慶

奏爲參謀辛溫貞曜先生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唐人姓氏

七

九語堂

李紳

字公垂爲人短小精悍時號短李元和初擢進士第與李德裕元稹同時號三俊嘗以古風求知于呂溫溫誦其詩

曰此人必爲宰相果如其言

張籍

字文昌和州烏江人貞元十五年及第歷官太常寺太祝遷秘書郎國子博士水部員外郎終國子司

業晚年失明

白居易

字樂天其先太原人後徙華州下邳九歲暗識聲律敏捷絕人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元和對策爲翰林學士因事貶江州司馬遷左拾遺徙忠州刺史入爲司門員外郎以主客郎中知制誥長慶中出爲杭州刺史會昌初以刑部尚書致仕卒年七十五贈右僕射諡曰文與元稹友善相

倡和世號元白體

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對策第一累遷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武昌卒贈尚書僕射

元稹

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對策第一累遷中書門下平章事節度武昌卒贈尚書僕射

王涯

字廣洋太原人擢進士宏詞爲翰林學士文宗朝同平章事年過七十貪權固位不能潔去就宗

張祐

字承吉清河人賢俊之士多與之遊或薦于天子書奏不下受辟諸侯府惟相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淡遂種樹築室而家焉性嗜水石常悉力致之後知南海間罷職載羅浮石符還不爲身

後計太和中和于丹陽

朱慶餘

名可久以字行越州人登敬宗寶曆二年進士第官不達

賈島

字浪仙范陽人連敗文場遂爲浮屠名無本來東都韓愈教其爲文遂去浮屠舉進士大中末爲長

江主簿

李商隱

字義山懷州河內人文宗開成二年登進士第調弘農尉王茂元表掌書記除侍御史令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唐人姓氏

八

九語堂

狐楚愛其詩才奏爲集賢校理後爲檢校吏部員外郎歸洛陽長于律詩諷史尤精與溫庭筠等號三十六體自稱

玉溪子云亦號曰西昆體

杜牧

字牧之京兆萬年人善屬文太和二年舉進士復舉賢良方正拜殿中侍御史遷中書舍人剛直有奇節收論列大事卒年五

十牧於詩情致豪邁入號爲小杜云

許渾

字仲晦丹陽人太和六年進士爲太平縣令後辟監察御史歷睦郢二州刺史

雍陶

字國鈞成都人太和八年進士大中間自國子毛詩博士出爲州刺史詩十卷

趙嘏

字承祐山陽人會昌三年進士大中間任至渭南尉

孟遲

字升之平昌人會昌及第

溫庭筠

本名岐字飛卿并州人少敏悟工爲辭章與李商隱皆有詩名時號溫李數舉不第大中

末上書授

方山尉

韓琮

字成封大中間
為湖南觀察使

陸龜蒙

字魯望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遊擢歷湖蘇

二州辟以自佐居松江甫里設蓬席齋東書茶竈筆林鈞具往來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

隨子甫里先生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

儲嗣宗

大中十三年
進士及第

李昌符

字嚴愛咸通四年
進士歷尚書郎

唐彥謙

字茂業并州人咸通末進士僖宗乾符末避亂漢南王重榮辟為河中從事歷晉絳二州

刺史卒號鹿門先生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唐人姓氏

九

九詰堂

李拯

字昌時咸通末進士累遷考功郎中黃巢亂避地平陽僖宗召為翰林學士

崔魯

僖宗廣明進士

崔塗

字禮山僖宗光啓四年
鄭貽同榜進士

鄭谷

字夢賁袁州宜春人僖宗光啓二年進士授京兆縣尉後為都官郎中退歸仰山書堂

卒

崔道融

荆州人官永嘉令

李建勳

隴西人仕南唐為丞相

韓偓

字致堯小字冬郎京兆萬年人擢進士第佐河中幕府召拜左拾遺累遷左諫議大夫宰相崔胤判度支表以自副王溥薦為翰林學士遷中書舍人韓全誨劫帝西幸偓夜追及

見帝勸哭至鳳翔遷兵部侍郎進承旨作朱全忠貶漢州司馬帝執手流涕曰我左右無

矣人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唐人姓氏

十

九詰堂

而菴說唐詩目錄

卷之首

與同學論詩 唐年號 唐人姓氏 目錄

卷之一 五言古上

魏徵 述懷

杜甫 羌村 其二 其三 石壕吏 望嶽

贈衛八處士 佳人 夢李白 其二

卷之二 五言古下

王維 西施詠 淇上別趙仙舟 贈祖三詠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一 九語堂

藍田石門精舍 過李機宅

常建 昭君墓

李白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春日醉起言

志

王昌齡 獨遊

儲光義 田家雜興

韋應物 幽居

柳宗元 南澗中題

劉長卿 題王少府堯山隱居簡陸番陽

錢起 藍田溪與漁者宿

卷之三 七言古一

駱賓王 帝京篇

劉庭芝 公子行

卷之四 七言古二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王維 答張五弟諠

杜甫 短歌行贈王郎司直 飲中八仙歌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攜酒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二 九語堂

泛江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卷之五 七言古三

杜甫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韋諷錄事宅觀

曹將軍畫馬圖引

李白 蜀道難

卷之六 七言古四

李白 將進酒 江上吟

高適 邯鄲少年行 人日寄杜二拾遺

岑參 登古鄴城 邯鄲客舍歌

張籍 送遠曲 節婦吟

白居易 琵琶行

卷之七 五言絕句上

文宗皇帝 宮中題

李義府 詠鳥

駱賓王 在軍登城樓 易水送別

東方虬 昭君怨

韋承慶 南行別弟

張說 蜀道後期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三 九若堂

張九齡 自君之出矣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王維 臨高臺送黎拾遺 班婕妤 留別崔

興宗 鳥鳴澗 孟城坳 鹿柴

孟浩然 春曉

李白 靜夜思 玉階怨 憶東山 獨坐敬

亭山

崔顥 長干行 其二

韓愈 青青水中蒲 其二 其三

柳宗元 江雪

劉禹錫 題壽安甘棠館 飲酒看牡丹 視刀

鐙歌

白居易 閨怨詞 又 池畔 池上

卷之八 五言絕句中

杜甫 武侯廟 八陣圖 復愁 絕句

崔國輔 少年行

儲光羲 長安道

高適 詠史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四 九若堂

岑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見渭水思秦

川

王之渙 登鸛雀樓

祖詠 終南望餘雪

卷之九 五言絕句下

張籍 寄西峯僧

司空曙 玩花與衛象同醉

元稹 故行宮

錢起 逢俠者

孟郊 古別離

蓋嘉運 伊州歌

令狐楚 從軍行

李紳 憫農

韋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皇甫冉 婕妤怨

劉長卿 春草宮懷古

劉方平 長信宮

耿湋 秋日

而春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五 九詩堂

李益 江南曲

李商隱 早起

杜牧 歸家

唐彥謙 小院

陸龜蒙 古意

崔道融 春閨

李端 拜新月 鳴箏 溪行遇雨與柳中庸

賈島 尋隱者不遇

戴叔倫 春閨

王涯 閨人贈遠

儲嗣宗 垓下

崔魯 三月晦日送客

韓偓 效崔國輔體 其二 其三

卷之十 七言絕句上

王勃 蜀中九日

杜審言 戲贈趙使君美人

沈佺期 邙山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而春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六 九詩堂

劉廷琦 銅雀臺

王翰 涼州詞

李白 清平調 其二 其三 少年行 上

皇西巡南京歌 其二 其三 橫江詞 黃

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早發白帝城 山中

問答

王昌齡 閨怨 西宮春怨 西宮秋怨

賈至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遊洞庭湖

杜甫 絕句

卷之十一 七言絕句

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與盧員外象

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送元二使安西

王之渙 涼州詞

李頎 寄韓鵬

岑參 逢入京使 送人還京

高適 別董大

劉禹錫 阿嬌怨 宿都亭有懷 與歌者何戡

石頭城 烏衣巷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七 九誥堂

張籍 秋思

楊巨源 和練秀才楊柳

李涉 過襄陽上于司空頤 從秦城回再題

武關

張仲素 漢苑行

柳宗元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浩初上人見

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謝之

元稹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白居易 昭君詞

張祐 雨淋鈴 集靈臺

張繼 夜泊淞江

張潮 江南行

卷之十二 七言絕句下

韓翃 寒食

戎昱 別湖上亭

賈島 渡桑乾

朱慶餘 宮中詞

李商隱 漢宮詞 宮詞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八 九誥堂

杜牧 泊秦淮 赤壁懷古 宮怨

崔護 題昔所見處

趙嘏 江樓書懷

許渾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

溫庭筠 楊柳枝 贈少年

雍陶 天津橋春望

孟遲 長信宮

韓琮 暮春滌水送別

唐彥謙 仲山

李 極 退朝望終南山

崔 魯 華清宮

鄭 谷 淮上別故人

李建勳 宮詞

張敬忠 邊詞

樓 穎 西施石

盧 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時怨 其二 其三

其四

杜 常 華清宮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九 九語堂

卷之十三 五言律上

王 績 野望

楊 炯 從軍行

王 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沈佺期 巫山

宋之問 扈從登封途中作

張 說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幽州夜

飲

孟浩然 臨洞庭 與諸子登岷山 題義公禪

房 歸終南山

常 建 破山寺後禪院 宿王昌齡隱居

李 白 送友人蜀

王 灣 次北固山下

卷之十四 五言律中

杜 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初月 送

遠 登岳陽樓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

枉駕闕展待聊寄此作 房兵曹口馬 得舍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十 九語堂

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月末合行

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卽事情見乎

詞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 落日 擣衣 鹿

藩 綢 陪諸貴公子丈人溝攜妓納涼晚際

遇雨 春日懷李白 天末 懷李十二白

卷之十五 五言律下

王 維 山居秋暝 歸嵩山作 輞川閑居

終南別業 終南山 過香積寺 使至塞上

秋夜獨坐

劉方平 班婕妤

皇甫冉 送元晟還歸潛山所居

戴叔倫 送友人東歸 送趙主簿自蜀歸終

觀省

司空曙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戴叔倫 再見 除夜宿石頭驛

梁 鋌 艷女詞

白居易 草

李昌符 旅遊傷春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十一 九部堂

崔 塗 除夜有感

卷之十六 七言律一

沈佺期 龍池篇

蘇 頲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崔 顥 黃鶴樓 行經華陰

徐安貞 聞隣家理箏

王 維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

雨中春望之作應制 勅賜百官櫻桃

高 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岑 參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卷之十七 七言律二

杜 甫 秋興 其二 其三 其四 其五

其六 其七 其八

卷之十八 七言律三

杜 甫 再見 嚴中丞枉駕見過 城西陂泛舟

望嶽 曲江 其二 詠懷古蹟 遣悶戲呈

路十九曹長 題張氏隱居 賓至

卷之十九 七言律四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十二 九部堂

杜 甫 三見 客至 登樓 九日藍田崔氏莊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又呈吳郎 黑鷹 見

螢火 燕子來舟中作

崔 署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萬 楚 五日觀妓

卷之二十 五言排律上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楊 炯 送劉校書從軍

陳子昂 白帝懷古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宋之問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奉和

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卷之二十一 五言排律中

蘇頌 同餞楊將軍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張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王維 奉和聖製上巳于望春亭觀禊飲應制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曉行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三

九言集

巴峽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岑參 早秋與諸子登虢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卷之二十二 五言排律下

杜甫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春

歸 千秋節有感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陪賓

侍御泛靈雲池

祖詠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張謂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劉長卿 送鄭十二歸廬山

錢起 省試湘靈鼓瑟 過山人所居因寄諸

遺補

杜甫 再見 太歲日

而菴說唐詩目錄終

而菴說唐詩 卷之首 目錄

甫

九言集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吳門徐 增子能父述

五言古 之上

而菴曰人之有文字如地之有江河江河日趨于東文字日趨于近勢之所必然也唐以詩取士士攻于詩制以近體則士專攻近體有好古之彥恥專為制科之詩去而學古終帶近體之習若陳伯玉李太白諸君子所作甚富才氣用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九語堂

事畢竟是陳伯玉李太白之古詩于古詩無當也杜少陵古詩為有唐之獨步從熟精文選理得來益深于漢魏者也而畢竟非漢魏也李滄溟判之曰唐無古詩未嘗無據愚以為去唐古詩則漢魏愈無徑路矣夫滄溟選唐詩純取其有聲客者其近體去唐尚遠而曰無古詩亦英雄欺人耳夫學三百篇方得漢魏學漢魏方得唐古詩則唐古詩談何

魏徵

第一 容易三百篇經也非知聖人之道者不能說吾故說古詩斷自漢魏茲尚未遑先說唐古詩為發軔夫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道當如是耳故說唐古詩為

述懷

中原還逐鹿投筆事戎軒從橫計不就慷慨志猶存杖策謁天子驅馬出關門請纓繫南越憑軾下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九語堂

東藩鬱紆陟高岫出沒望平原古木鳴寒鳥空山啼夜猿既傷千里目還驚九折魂豈不憚艱險深懷國士恩李布無二諾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氣功名誰復論

按唐書本傳徵少有大志從李密來京師未知各自請安輯山東乃權祕書丞馳驛至黎陽黎陽今北直大名府濬縣是此詩蓋出關時作

此唐發始一篇古詩筆力遒勁詞采英毅領袖一代詩人須看其步趨古人不苟處共二十句却是五解

今人每恃才逞學一筆掃將去無論不如古人則氣亦易竭諳乎解數則下筆自有分寸便得造古入地位矣

用慨歎起士君子不幸生當戰爭之際不忍坐視出身以濟時艱勒功竹帛傳土子孫尚是第二念文貞真有大志人中原還逐鹿還宇便見尊唐天子意言世已有聖主而羣雄尚不自諒猶狀逐鹿鹿喻帝位史記蒯通云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中原見與關中不相遠豈尚未識真命耶投筆事戎軒時既用文不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三

九詰堂

得便去用武從橫計不就戰國策蘇秦約從散橫以抑強秦爲從約長張儀振暴其短成其衡道合六國以抗秦爲從離六國之交以事秦爲衡又以利合曰從以威勢相脅曰橫此言未遇唐天子時欲說豪杰以立業也計既不就慷慨志猶存慷慨感傷也我實能大有爲而無事可爲不免慷慨志猶存念不肯休只是要去作杖策謁天子杖所以助行策所以促馬以二物隨身欲行之速也後漢光武安集河北鄧禹杖策北渡迫及于鄴謁下之見上不敢造次先通名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四

九詰堂

而後見也驅馬出關門微既謁天子擢秘書丞奉命安輯卽馳驛至黎陽驅宇見勇于立功若不可緩一刻者請纓繫南越憑軾下東藩漢終軍傳南越與漢和親乃遣軍使南越軍自請願受長纓必羈南越王而致之闕下酈食其傳食其曰臣請得奉明詔說齊王使爲漢而稱東藩田廣以爲狀乃聽食其罷歷下與守戰備韓信聞食其馮軾下齊七十餘城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憑據也軾車前橫板而隆起者二句總言盡已之力今之雄據不奉唐命者吾當繫其項以

出沒望平原出關後所歷山川之險必相其形勢可戰可守者定須躬登高巔籌者氣不得舒也人之初陟時見山之高不可卽到故籌紆者路不可行也山路盤折不免轉側故紆身既陟高岫之上望下必須逐處徙動或爲下之人看見爲出或爲雲樹所蔽下之人不得看見爲沒蓋高岫可以據險平原可以馳驅非空空去陟望也且道塗多梗尤宜謹慎古木鳴寒鳥人所不到之處空山啼夜猿有時在上過宿旣

傷千里目遠望則傷目還驚九折魂驚魂每未定益
州有九折阪昔王陽至此日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
此險王尊刊此叱曰驅之世稱王陽爲孝子王尊爲
忠臣九折借以喻艱險既字還字相呼應甚言之也
豈不憚艱險我亦猶夫人耳人憚艱險我也憚艱險
豈不二字反下有力深懷國士恩豫讓曰智伯國士
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言微捐軀以報天子季布無二
諾侯麻重一言自剖其誠天子不必疑我有二心也
季布傳楚人諺云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信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五 九語堂

杜甫

義村三首
義村在鄜州洛交縣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烏雀噪歸客千里
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
朕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嗟唏夜闌更秉燭相對
如夢寐

唐書本傳曰肅宗立甫自鄜州奔行在爲賊所得至
德二載亡走鳳翔上謁拜左拾遺甫家寓鄜彌年艱
窶孺弱至餓死帝許甫省視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六 九語堂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先生到家已薄暮矣日落
時上有雲氣則光返射成赤色雲在日之東日在雲
之西鄜州在鳳翔之西先生從東望西而歸直寫當
前所見人所易知至其用崢嶸字日腳字平地字人
未之知也此是連日路塗來神理崢嶸山狀此用在
赤雲上奇極先生日在途中見青山之崢嶸而此見
赤雲之崢嶸竟疑其爲赤山吳牛見月而喘此赤雲
甚可畏也日腳脚字人之行是脚見日之行亦疑其
有脚也平地自奔行在走鳳翔又馳歸鄜村何處不

是崎嶇到家始得脚跟平穩矣又人在途中每至日
暮看雲之紅黑以驗來日之陰晴既有赤雲見今日
已得晴到家明日在家中仍得天晴也此二句在紫
門之外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柴門句初到門首
歸客至已到堂中鳥雀噪門前荒落無人候門可
知身到堂前尚無人在乃揚聲曰歸客千里至夫在
外稱客歸家亦稱客耶先生雖到家而心實在國也
千里自鳳翔起足乃至鄜村路程遙遠連日風霜艱
苦備嘗總在此二字內見今得休歇矣故下一至字
歸是喜客是苦千里是苦至是喜畢竟苦多喜少此
一解做纔入門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先生陷賊
中無有信歸且忠義素信于妻孥疑其已死今驟聞
其聲見其人直疑其非真故云怪知真是先生反喫
一驚驚至定時眼淚被面拭淚上用一還字恍惚中
却已良久讀至此如雨夜電光接連閃過幾次也是
寫妻孥世亂遭飄蕩生還偶朕遂先生見妻孥如此
朕朕口中說出世亂兩個字來痛心實甚我因世亂
亦顧家不得故飄蕩于外而與汝等聞而今得生還

亦是萬萬所必無之一事偶字遂字見我初念不
必不圖今日果生還也其口氣有似幸之辭而不
知先生在妻孥面前說到此滿面羞慙寸心欲碎益
先生只思盡忠報國溝壑是其死所身既不有何况
妻孥朕在妻孥看來得見先生真是慶幸使我輩今
日亦大慶幸幸先生得生還有此好詩供後人讀也
此二句敘與妻孥初相見為第二解鄰人滿牆頭感
嘆亦嗟唏鄰人聞先生歸有信有不信都走來看乃
滿牆頭矣見先生從兵戈中歸居朕無恙豈不動念
頭道不要嗟嘆滿牆頭一片嘖嘖之聲乃先生耳中親
聽得者嗟唏胸頭有隱憂口不能宣默為出氣之謂
也真是生還之不易門外之人且朕則室中人復何
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先生與妻孥却只是默
朕何以故一則先生在外艱苦不好速與妻孥道一
則妻孥在家悲傷亦不好速與先生知先生平日處
家庭肅朕朕有如此惟有秉燭相對乃至夜闌燭
殘見朕更為秉燭如夢寐先生未必有還家之夢此
却是第一次妻孥每每夢見歸家不知是第幾十百

次矣昔者夢中相敘竟以爲真如是多次則今日歸家反疑其爲夢寐矣我亦爲之感嘆嗟唏矣此爲篇三解

其二

晚歲迫倫生還家少歡起嬌兒不離膝畏我却復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晚歲迫倫生還家少歡起歸時歲已晚矣迫字見不而巷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九 九詒堂

由已有強之者倫生正指還家而言奉命省視何云倫生倫生是極可恥的事一似不欲出之于口者先生爲國憂勤不惜身命遑顧妻孥故直謂之倫生也從患難中還家在他人爲極歡喜的事先生則不狀其詩當云無歡趣而乃云少歡起者用少字之意不可不知久別還家絕無歡趣非人情也天步方艱以還家爲樂此豈杜先生之心哉嬌兒不離膝畏我還復去嬌兒見父親還家却大歡喜依依不暫離膝人家兒女無不盡狀何知其畏我復出門去此是以已

之心推嬌兒腹中語雖狀先生有官在身奉詔以歸家中豈得久住嬌兒知之故一則以喜一則以畏也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先生還家亦偶狀耳絕不以妻孥爲意嬌兒亦復撇開忽憶當時在家避暑池上繞樹行坐何等寬舒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今則歲暮風寒勁字見風猛如箭撫字如父母之愛養其子纖悉無不在心撫家事則弱妻幼子觸目淒涼撫國事則羣盜未平至尊宵旰所慮何止百端心如焚煎一刻也過不去賴知禾黍收已覺糟床注嬌兒在前亦不足以解憂慮或飲酒可作消遣賴字是全虧他意賴知禾黍已收世亂人家惟禾黍爲要緊收則妻孥不至餓死先生亦不念到此且照顧自己目前竟教家人釀酒或妻孥見先生歸便去釀酒先生于是稍稍開眉酒尚未做起便已覺酒氣香冽糟床酒注字字神來如今足斟酒且用慰遲暮尚有兩日便謂如今是滿懷酒釀得幾何便謂之足斟酌是與酒流連且用以慰遲暮口中雖說慰字心中正不其狀也此首三解

而巷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十 九詒堂

其三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
荆父老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携傾榼濁
復清苦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
盡東征請爲父老歌艱難愧深情歌罷仰天嘆四
座淚縱橫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鬪爭歸家一天卽有客來拜望
羣雞見雞之多一片鷄聲聒人不耐乃至鬪爭客至
尚未知也驅雞上樹木始聞叩柴荆家人去驅雞上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上

九誥堂

樹始聞叩門之聲知有客到也村居光景宛狀父老
四五人問我久遠行父老鄉里中之有年者四五人
見不多兩個以我遠行之久深知世上事且欲探兒
童消息也手中各有携傾榼濁復清不空手來拜意
在久談也四五家之酒各各不同有清有濁先生隨
其傾來一一飲過待鄉里純是至誠苦辭酒味薄黍
地無人耕父老苦苦以酒味薄爲辭又說出酒味薄
之緣故來酒是黍作的黍多則酒厚黍少則酒薄有
種黍之地無耕地之人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兒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上

九誥堂

童卽是耕地之人兒童從征以勒王事此分所當狀
賦兵戈既未休息兒童不知幾時得歸止存我門五
个老漢在此光景無多時時負痛又幸得我門五
老漢無用在家否則亦去東征賦則公西歸真大快
事也父老之意中如此蓋父老是小民只圖兒童完
聚而先生則急欲天下安寧還家此一次萬不得已
聞父老語不覺萬矢攢胸若有媿于兒童多矣乃忽
轉筆曰請爲父老歌父老苦哀既已說過携酒之情
不可不謝所謂君餽以酒我醉以歌請字妙一似勸
父老之苦者朕先生之歌更苦于父老之言先生自
說不得苦強爲歡笑非真有快腸而歌也艱難愧深
情艱難二字緊對父老口中語艱難中乃承携酒相
餉如此深情何以克當抱愧多矣歌罷仰天歎歌正
歌艱難愧深情五个字歌纔出口聲忽咽住不忍正
視父老却仰面上視爲之大歎四座淚縱橫四五父
老一齊涕淚滂沱酒不敢再勸亦坐不住矣此首四
解

石壕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迎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辭三男鄴城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孫有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獨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途獨與老翁別

公投宿于此村見其事而賦之

石壕在河南府陝州城東七十里公暮至此投宿值

而養說唐詩卷之一

九誥堂

吏夜間來捉人老翁度無好處乃先踰牆而逃老婦自出門抵當吏人而使老翁去遠此二句是作詩人明日曉得此時或尚未知作詩又必須先提出來何以知之于下二句連用一何二字知之公此時在村中起初但聞吏之呼甚怒婦之哭甚苦少頃吏怒少殺婦哭且止于是去聽婦向吏說話看他藏過老翁妙極時鄴城師潰子儀用都虞候張濟議築城守河陽婦言有三男俱戍于鄴城並無一个在家三男在戍所初亦不知其消息近一男附書歸云二男已新

戰死存者不過暫且偷生見終必要死而死若長也矣長已矣是云不消說起也室中更無有人恨亦第四男以應吏之捉惟有乳一小孫在孫是捉不去者故說出說小孫又及孫之母不厭詳悉見得不瞞一个未去無人養他終須要去者出入已門內出入無完裙猶朕不穩便說到此則更無人矣又見後生婦人隨吏去不得底幾還是我老嫗去得更決朕不要老嫗還娶窮究老嫗有心瞞過老翁所以挺身請夫使吏不得開口筋骨雖衰不要道我去不得

而養說唐詩卷之一

九誥堂

從吏夜歸急應河陽役見得健于走路抵得過男人備晨炊去便去只是做不得別事煮飯而已軍中從無娶老嫗燒火之事老嫗口中雖如是其意則不朕審此則公連老嫗語自有不傳之妙在老嫗于吏前既已應承而吏又不怕老嫗走到別處去吏竟放下此老嫗又到別處去捉人此時夜已久不聞吏聲但聞泣音又若咽住者想吏去後老翁潛歸打聽消息天方明老嫗即登前途隨吏而去獨與老翁別臨行時別不得老翁多分在夜久語聲絕之後一篇連老

○嫗○意○只○要○撇○過○老○翁○用○意○精○細○筆○又○質○朴○又○妙○在○一○些○不○露○子○美○身○分○此○詩○六○解○

望嶽

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盪○胸○生○屑○雲○決○背○入○歸○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泰山名岱宗白虎通云王者受命易姓報功告代于岱宗岱者代也其方處萬物之始故稱岱焉其位居五岳之伯故稱宗焉山在今山東濟南府泰安州界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一

五言古

五

九諸堂

上○夫○如○何○夫○是○另○起○頭○之○詞○如○何○是○無○可○如○何○也○公○作○此○望○岳○詩○覺○難○下○手○先○寫○岱○宗○二○字○列○在○面○前○沉○吟○不○坎○忽○復○提○起○曰○夫○如○何○猶○云○如○之○何○形○容○岱○宗○之○妙○處○出○來○齊○魯○史○記○貨○殖○傳○云○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魯○蓋○在○岱○之○前○齊○蓋○在○岱○之○後○青○未○了○盡○魯○齊○之○境○而○岱○之○青○色○猶○得○望○見○總○言○其○高○大○無○比○造○化○是○天○地○之○作○用○鍾○結○聚○造○化○獨○加○意○于○此○之○謂○也○神○秀○神○言○不○可○測○識○秀○言○包○含○萬○有○陰○陽○陰○山○之○後○日○光○之○所○不○到○陽○山○之○前○日○之○所○到○也○陽○處○則○爲○天○

之○曉○陰○處○則○爲○日○之○昏○割○是○斬○截○兩○不○相○混○此○二○句○是○承○上○高○大○之○義○也○尚○未○作○望○字○望○字○于○盪○胸○生○屑○

雲○決○背○入○歸○鳥○二○句○上○見○公○望○岳○見○岳○生○雲○一○層○一○層○浮○出○來○則○望○者○胸○爲○之○盪○望○岳○既○久○則○見○歸○鳥○久○望○眼○花○失○神○欲○閉○合○不○得○若○背○爲○裂○者○朕○昔○說○文○謂○之○目○匡○愚○以○爲○此○乃○眼○角○之○紅○肉○有○此○紅○肉○則○見○準○無○此○紅○肉○則○見○不○準○子○虛○賦○云○弓○不○虛○發○中○必○決○背○李○奇○註○曰○射○之○巧○妙○決○于○目○背○入○字○如○何○解○余○嘗○山○居○窗○向○鄧○尉○有○三○四○里○之○懸○余○每○疑○望○望○中○一○片○蒼○翠○之○氣○有○鳥○飛○去○疑○其○到○山○而○山○之○與○鳥○尚○懸○里○許○以○是○而○推○公○望○岳○乃○至○日○暮○而○歸○鳥○入○望○其○飛○必○疾○公○正○凝○神○不○動○與○岱○相○忘○但○見○有○物○一○直○而○去○若○箭○之○離○弓○者○朕○又○鳥○望○山○投○宿○若○箭○之○上○墜○者○朕○此○總○形○容○望○之○出○神○處○而○筆○下○如○鬼○斧○神○工○何○其○異○也○望○猶○不○足○自○當○逼○出○登○字○來○公○便○欲○盡○岱○宗○之○勝○如○今○安○得○卽○凌○其○絕○頂○方○好○不○獨○盡○岱○宗○之○勝○則○天○下○之○山○皆○在○目○中○一○覽○衆○山○小○一○覽○忽○之○之○辭○此○是○望○之○究○竟○處○後○一○解○總○作○望○字○此○作○直○是○律○詩○但○叶○五○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一

五言古

六

九諸堂

顏身人便列千古詩中我隨口說去附錄于此以詩
異日訂定

贈衛八處士

公與李白高適衛賓相友善時賓年最少號

小友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
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
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
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未及已兒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七 九諸堂

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主稱會面難
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
岳世事兩茫茫
此極言朋友會面之難以見與衛處士相會之樂人
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言一不相見即有永不相見
之苦參商左傳子產云昔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
季曰實沈居于曠林不相能也日尋干戈以相征討
后帝遷閼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爲商星遷
實沈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以服事夏使兩不相見

也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是喜出望外何意得有
今夕共對此燈燭之光也于是光中相看顏面大家
不類當時因嘆曰昔相與之時少者正少壯者正壯
能幾何時而鬢髮俱蒼色矣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
腸訪諸舊友已半死爲鬼今爾我初見不覺相呼猶
恐不是人故不免于驚駭因相別久遠不思相見念
頭冰冷今既相見中腸頓然熱起來焉知二十載重
上君子堂我又安知二十年之後重到君家裡昔別
君未婚兒女忽成行二十年前君未娶婦二十年後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大 九諸堂
所生子女成行成行言不止一二也怡然敬父執父
執公自謂怡然見其溫敬見其知禮問我來何方素
不相見之通家子却如此親熱便問其來處問答未
及已一問一答尚未說住兒女羅酒漿兒女不是一
個問者自問羅酒漿者自羅酒漿真是好通家夜雨
剪春韭菜是一色新炊間黃粱飯兼兩樣主稱會面
難口中只管說會面難得一舉累十觴手中斟酒斟
個不歇十觴亦不醉吾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感子故
人之誼長所以不致醉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條

忽之問遂爲明日○今夕在此燈燭光中相敘飲酒明
日別過又不知我在何處○山岳間隔會期難再且世
間事最不可知回首亦復茫昧而已○三復斯言何以
堪此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
木○關中昔喪亂○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
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婿輕薄兒○新人
美如玉○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
而看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九語堂
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回
牽蘿補苴屋○摘花不插髻○採栢動盈掬○天寒翠袖
薄○日暮倚修竹

絕代有佳人是極言其美○幽居在空谷○空谷豈佳人
所居之處○敘法自異○自云良家子○所處非地○不得不
自敘來歷○良家子是貴族之女○零落依草木○一旦零
落乃與草木相依○草木是代空谷二字○關中昔喪亂
兄弟遭殺戮○自安祿山陷西京○兄弟皆遭殺戮○始無
母家之靠矣○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昔日兄弟皆

爲顯官以爲終身可以倚賴○今日被難之後○我乃零
落至此○是官高不足論也○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
世態炎涼○見母家衰敗○不免厭惡○已非一日○萬事反
覆如轉燭之速○夫婿輕薄○見新人美如玉○夫婿遂從
此棄捐○復娶新人○輕薄二字○妙不大難爲夫婿自是
有體不媿良家○美如玉○不足新人好過○他是夫婿愛
他有如此合昏○尚知時鴛鴦不獨宿○此二句從新人
上說來○合昏即夜合花○至昏則合○無情之物○且狀而
况妙年之新人○鴛鴦知夫婦之義○不相暫離○而况如
而看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九語堂

玉之新人哉○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見聞二字○妙
新人在前○則見其笑○舊人棄去○那聞其哭○于是親者
愈親而棄者之望絕矣○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此
二句見誰則知我泉水佳○人自喻山喻夫婿之家婦
人在夫家爲夫所愛○卽是在山之泉水○世便謂是清
的婦人爲夫所棄○不在夫家○卽是出山之泉水○世便
謂是濁的○亦見此美人安于義命○處侍婢賣珠回牽
蘿補苴屋○同在空谷○中止一侍婢○無以過日○所有珠
幾去以易米用着○侍婢纔賣珠回○又去補屋○侍婢豈

是補屋之人牽蘿又豈是補屋之法如此苦况真是
可憫摘花不挿髮摘花是佳人心性摘來又不挿戴
抹栢動盈掬栢子又去抹他做甚輒抹滿掬天寒翠
袖薄天既寒矣衣袖又單薄日暮倚修竹日又暮矣
修竹豈所倚之處此四句總寫其無聊賴千載而下
使人憐此佳人不置或曰此公自况也朕切勿將正
意來說便嚼蠟無味矣此分六解

夢李白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九誥堂
息○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
可○測○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
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濶○無○
使蛟龍得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時○白○坐○永○王○璘○事○當○誅○會○
郭○子○儀○救○流○夜○郎○赦○還○潯○陽○復○坐○事○下○獄○乃○起○云○吾○
與○白○使○死○別○耶○坐○永○王○璘○事○法○必○死○是○爲○死○別○會○赦○
還○吾○爲○吞○聲○不○復○哭○矣○今○復○坐○事○下○潯○陽○獄○罪○不○至○
死○是○生○別○也○吾○每○惻○惻○于○心○放○不○下○也○江○南○瘴○癘○地○

逐客無消息罪不至死恐其因瘴癘之氣病死不朕
其與我相好何至久無消息此是常惻惻三字註脚
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白既無消息而昨夜却夢
見他明明是我念他故形于夢寐也恐非平生魂路
遠不可測恐其已死夢者非在生之魂路途懸絕那
能信他是平生之魂也魂來楓林青魂返關塞黑青
者生色也使其是生魂耶來時吾爲歡喜是楓林青
黑者死色也使其是死魂耶去時吾爲慘傷則是關
塞黑也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夢中相見何如爾

而菴說唐詩卷之一 五言古

九誥堂

來○相○見○之○爲○樂○爾○無○羽○翼○何○能○飛○出○獄○中○耶○落○月○滿○
屋○梁○猶○疑○照○顏○色○此○是○夢○醒○來○見○屋○梁○之○上○有○月○色○
恍○恍○照○他○顏○色○他○必○然○不○死○或○已○出○獄○不○可○知○水○深○
波○浪○濶○無○使○蛟○龍○得○汝○若○出○獄○必○來○見○我○汝○來○見○我○
更○須○子○細○舉○足○下○足○無○非○畏○途○毋○爲○蛟○龍○所○得○也○子○
美○作○是○詩○腸○迴○九○曲○絲○絲○見○血○朋○友○至○情○千○載○而○下○
使人心動此詩分四解

其二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

意告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
失墜出門搔白首苦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
獨憔悴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
寞身後事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浮雲在天不行去即行來
而遊子何故乃往而不返至如是之久此却是怪之
之辭朕怪其去之久與其來之速也三夜頻夢君情
親見君意上夢說是實相憶之念之所成此却從白
身上說來使我三夜頻頻夢見是白親我而致然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一

五言古

重

九誥堂

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此二句言白于夢中相別
常局促者白之容狀不忍便去故示不安也來不易
者白說今我來甚是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
二句亦白語足來不易三字之意出門搔白首苦負
平生志人欲作事則頭皮癢作不來則爬搔不已我
平生志在排患釋難今已皓首無能爲力負平生之
志深矣冠蓋滿京華斯人獨憔悴世豈無有大力者
乎京華公侯滾滾白與相交者頗不少竟無一人援
手而使斯人憔悴至此遽讀此二句疑其責備貴顯

余竊以爲不朕公欲救白不能得之于已故不能無
深望于冠蓋者看公詩須下定盤針世間一切俗腸
都來不得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李白豈其命耶
大綱恢恢何常妄置人于死地斯人平生不作惡而
垂老之年反挂獄議則恢恢之言吾不信也千秋萬
歲名寂寞身後事此惜白之才也白之才天才也可
以取千秋萬歲之名而不能脫于一時之羅網生前
坎坷乃至于此又何其命之薄耶此詩四解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一

五言古

重

九誥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古 之下

王 維

西施詠

艷○色○天○下○重○西○施○寧○久○微○朝○爲○越○溪○女○暮○作○吳○王○
姬○曉○日○豈○殊○衆○貴○來○方○悟○稀○邀○人○傳○脂○粉○不○自○着○
羅○衣○君○寵○益○嬌○態○君○憐○無○是○非○當○時○浣○紗○伴○莫○得○
同○車○歸○持○謝○鄰○家○子○衣○摯○安○可○希○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二

五言古

十

九語堂

此○詩○言○人○貴○自○立○耳○有○學○問○者○定○有○所○遇○決○不○論○于○
貧○賤○之○中○故○以○西○施○爲○喻○艷○色○天○下○人○皆○知○慕○之○豈○
至○如○西○施○寧○有○久○于○微○賤○者○哉○看○其○朝○爲○苧○蘿○山○若○
耶○溪○之○浣○女○暮○則○入○宮○爲○吳○王○之○姬○言○其○貴○之○速○也○
然○人○貴○耳○賤○日○當○西○施○浣○紗○之○日○時○人○眼○看○去○亦○猶○
夫○浣○紗○女○耳○一○旦○爲○吳○王○之○姬○人○方○悟○其○稀○有○天○下○
更○無○第○二○个○也○其○爲○王○之○姬○也○脂○粉○邀○人○來○傳○羅○衣○
亦○不○自○着○與○當○日○自○去○浣○紗○豈○不○大○相○懸○絕○哉○此○二○
句○不○是○言○其○嬌○是○言○其○貴○君○寵○益○嬌○態○西○施○固○美○因○

君○之○寵○愛○愈○覺○其○態○之○嬌○君○憐○無○是○非○大○凡○恃○寵○必○

如○豈○無○得○罪○于○君○處○然○君○憐○他○但○見○其○妙○不○知○其○他○

是○無○是○非○也○實○做○西○施○一○篇○止○此○四○句○然○更○添○一○句○

不○得○看○他○掉○過○筆○作○收○束○當○時○浣○紗○同○伴○只○道○與○他○

一○般○今○安○望○其○同○車○歸○哉○若○東○家○施○之○效○摯○愈○形○其○

醜○而○已○持○謝○是○回○絕○他○即○效○摯○肖○得○西○施○終○是○西○施○

以○下○人○而○欲○如○其○得○君○之○寵○斷○不○可○得○而○况○愈○益○其○

醜○也○西○施○之○艷○色○不○可○及○故○西○施○之○得○寵○亦○不○可○及○

人○但○得○如○西○施○之○艷○足○矣○而○何○愁○遇○之○不○如○西○施○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二

五言古

二

九語堂

哉○詩○以○四○句○爲○一○解○此○作○十○四○句○則○多○半○解○首○二○句○
提○出○西○施○猶○文○之○有○母○也○不○在○解○數○內○朝○爲○一○解○是○
虛○說○邀○人○一○解○是○實○說○當○時○一○解○走○出○題○外○在○他○人○
意○中○說○

淇上別趙仙舟

相○逢○方○一○笑○相○送○還○成○泣○祖○帳○已○傷○離○荒○城○復○愁○
入○天○寒○遠○山○淨○日○暮○長○河○急○解○纜○君○已○遙○望○君○猶○
佇○立○

相○逢○方○作○歡○喜○俄○而○相○送○則○繼○之○以○泣○矣○設○祖○帳○以○

送君已傷別離○當送君之後○予回荒城○又愁獨入○此
二句○是未別之前○預爲傷預爲愁也○此爲一解○天寒
則氣清○可望見遠山○客路在其中○間日云暮矣○長河
又急○水去如箭○繞得解維○舟已去遠○送者不及轉身
尚佇立于別處也○此爲一解○摩詰詩妙在不設色而
意自遠○西中之白描高手○

贈祖三詠

蟪蛄挂虛牖○蟋蟀鳴前除○歲晏涼風至○君子復何
如○高館閒無人○離居不可道○閒門寂已閉○落日照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二

五言古

三

九龍堂

秋○草○雖○有○近○音○信○千○里○阻○河○關○中○復○客○汝○穎○去○年
歸○舊○山○結○交○二○十○載○不○得○一○日○展○貧○病○子○既○深○葬
潤○子○不○淺○仲○秋○雖○未○歸○暮○秋○以○爲○期○良○會○誰○幾○日
終○自○長○相○思○

蟪蛄長足○蜘蛛挂絲于戶○屬蟋蟀方唧唧于庭○隙是
孟秋時候○未幾便歲晚而涼風至矣○我在此○甚是蕭
寂○不堪○君子復何如是○云○與我何如○諒亦蕭寂○不堪
耳○高館指祖三處○我不去○想閒無人○爾我各相離○其
中情緒○那可道得○不惟館中無人○其門亦深閉○薄暮

之際○悄然○但見落日斜照○門前之秋草而已○雖近有
音信○然爾我終爲河關間阻○見書何如見面之樂也
中間子復作客于汝穎○二州間○去年始歸○舊山即相
尋○亦無定處○我與汝結交二十年○相見日少○不得一
日大展懷抱○因子貧病既深○不能來看○而余契濶之
罪○亦不淺矣○于是預定相會之期○今方孟秋○便是仲
秋○料子未即歸○暮秋定歸矣○會晤在暮秋○相去亦不
多幾日○然一日不見○猶如三秋○安得不相思也○長相
思○長字是通前至後之謂也○此詩共五解○如清水中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二

五言古

四

九龍堂

藍田石門精舍

落日山水好○漾舟信歸風○玩奇不覺遠○因以緣源
窮○遙愛雲木秀○初疑路不同○安知清流轉○偶與前
山通○捨舟理輕策○果狀愜所適○老僧四五人○逍遙
蔭松柏○朝梵林未曙○夜禪山更寂○道心及牧童○世
事問樵客○暝宿長林下○焚香臥瑤席○澗芳襲人衣
山月映石壁○再尋畏迷悞○明發更登歷○笑謝桃源
人○花紅復來覩○

山水之妙。妙不過日將暮時。蕩小舟以信歸去之風。
耽玩幽奇。不覺反漾過去。與家轉遠。于是任此舟去。
以窮水之源。遙愛前面雲木之秀異。此是精舍之所。
在。初然疑路不相同。恐不能到。一心望去。安知舟從
流轉去。與前所望之山。豁然相通。看他二解中許多
層數。許多曲折。作澹遠一路詩。最要曉得者。个道理。
既見前山可通。性急要到。便捨舟從山路尋去。果然
得好境界。適纔望見。今始親到。甚愜我意。便見老僧
四五人。經行松栢之下。未入精舍。已見其中之人。于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 五言古 五 九諸堂

今晚遊得。設了。即有好處。且待明發。登歷縱狀。明發
不能去。可以再來。笑謝彼桃源中人。明歲花開時來。
觀未爲遲也。結四語。勿作認真會。雖是詩家後來之
出路。朕要曉得作者于此。必要顯石門精舍之妙。若
更有妙于石門者。便須再尋。若去再尋。則石門精舍
無色矣。看唐人詩。須要以已之意。思合得去。又要他
合得來。工夫淺者。定摸不着頭緒。

過李梅宅

閒門秋草色。終日無車馬。客來深巷中。犬吠寒林
下。散髮時未簪。道書行尚把。與我同心人。樂道安
貧者。一罷宜城酌。還歸洛陽社。

先將李梅所居之處。寫四句。後將李梅行徑意趣。寫
六句。人稱摩詰詩。天子天子者。憑我指揮。無不如意
之謂也。此真有天子氣。

閒門寂靜。但有秋草。終日無車馬之過客。來不見人。
跡殊覺巷之深邃。一犬吠于寒林之間。真是高人門
徑。揖聞犬吠出來。散髮尚未簪束。一頭走出來。所看
道書尚在。手裡何等真率。維卽贊他云。此是安貧樂

道○與○我○同○心○者○梅○不○作○寒○暄○遂○出○宜○城○之○酒○一○再○行○
則○罷○亦○不○至○醉○我○還○歸○洛○陽○社○去○並○無○綢○繆○純○是○道○
氣○其○人○可○傳○其○事○可○傳○故○其○詩○必○傳○宜○城○縣○出○美○酒○
洛○陽○社○晉○書○董○京○字○威○輦○初○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遙○
吟○咏○常○宿○白○社○中○洛○陽○建○春○門○外○有○白○社○卽○威○輦○住○
處○維○奉○佛○故○以○威○輦○自○况○

常 建

昭君墓

漢○宮○豈○不○死○異○域○傷○獨○沒○萬○里○馱○黃○金○蛾○眉○爲○枯○

而○巷○說○唐○詩○卷○之○一○五○言○古

七

九○諸○堂

骨○迴○車○夜○出○塞○立○馬○皆○不○發○其○恨○丹○青○人○墳○上○哭○
明○月○

墓○在○大○同○府○古○豐○州○西○六○十○里○地○多○白○草○此○塚○草○獨○
青○故○曰○青○塚○昔○漢○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命○畫○
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
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呼○韓○邪○入○朝○選○美○人○配○之○按○圖○
乃○以○昭○君○賜○之○及○入○辭○光○彩○動○人○悚○動○左○右○天○子○方○
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回○工○毛○延○壽○素○市○此○
常○建○身○臨○昭○君○墓○而○作○乃○忽○開○口○曰○漢○宮○豈○不○死○觀○

其○語○意○覺○頗○平○常○漢○時○帝○女○每○嫁○絕○域○如○昭○君○之○美○

死○于○宮○中○不○爲○天○子○寵○眷○者○無○算○獨○昭○君○一○死○古○今○

憐○之○達○人○胸○中○寧○復○如○是○建○精○于○無○生○之○學○其○視○漢○

宮○之○與○絕○域○總○不○作○分○別○也○下○七○句○皆○描○寫○世○間○癡○

情○與○作○者○無○涉○也○萬○里○馱○黃○金○是○思○贖○昭○君○歸○者○蛾○

眉○爲○枯○骨○建○謂○且○不○必○論○無○黃○金○卽○使○有○黃○金○去○贖○

歸○昭○君○亦○必○要○死○爲○枯○骨○矣○迴○車○夜○出○塞○出○塞○是○有○

事○在○身○夜○非○從○容○之○時○迴○車○建○在○車○中○與○衆○一○齊○出○

塞○立○馬○皆○不○發○衆○人○皆○立○住○馬○不○發○想○起○來○真○是○好○

而○巷○說○唐○詩○卷○之○二○五○言○古

八

九○諸○堂

笑○共○恨○丹○青○人○都○惱○恨○画○壞○昭○君○之○毛○延○壽○恨○之○不○
已○墳○上○哭○明○月○向○墳○上○大○家○放○聲○一○哭○明○月○光○中○如○
喪○考○妣○此○時○常○建○定○暗○笑○不○住○也○

李 白

經下邳圯橋懷張子房

子○房○未○虎○咲○破○產○不○爲○家○滄○海○得○壯○士○椎○秦○博○浪○
沙○報○韓○雖○不○成○天○地○皆○振○動○潛○匿○遊○下○邳○豈○曰○非○
智○勇○我○來○圯○橋○上○懷○古○欽○英○風○惟○見○碧○流○水○曾○無○
黃○石○公○歎○息○此○人○去○蕭○條○徐○泗○空○

留侯張良其先韓人也○秦滅韓○良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秦故○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客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長跪履之○父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五更與我會此○五日良往○父亦來○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而巷說唐詩○卷之二○五言古○九○九詣堂○穀城山下○黃石卽我矣○遂去○不復見○且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漢六年○封良爲留侯○而巷曰○此是李太白先生絕妙一則史論○識見極高○太白一日偶從圯橋經過○必有人指點曰○此子房遇老人授素書處也○太白胸中乾淨○直不願子房于此遇老人○把黃石公卻踢一邊去○素書不知他有無子房○自此後去○于高祖○以滅楚又辭封○于留○又托從赤松子遊○本是一個斬鋼截鐵之子房○被他弄入葛藤中○何其多事○黃石公不及滄海君遠甚○子房自博

浪狙擊秦皇帝○不中之後○竟潛匿下邳○終身不出○使人不知姓名○後世不知功業之爲九妙也○故是詩純讚子房○未遇老人○已前事○初不及遇老人○已後一語可見○虎○咩○卽指椎擊秦皇帝事○破產不爲家○吾觀古來豪傑○皆起于亡命○故能一絲不掛○若有家產○便要照顧家○產○若有妻子○便要照顧妻子○卽如蘇李○子○爵殺無洛陽二頃田○故得佩六國相印○子房破產○大有見識○滄海得壯士○多結死士○見滄海君得極壯有力者○與俱○而巷說唐詩○卷之二○五言古○十○九詣堂○椎秦皇帝于博浪沙○誤中副車○報韓不成事矣○雖朕以布衣擊秦皇帝○真驚天動地之事○又不爲秦皇帝太索所得○遊于下邳○其智勇已見于天下矣○還要更去做甚事○子房于此當歇手○子房若歇手○定不遇此老人○子房而不露尾○豈非千古第一高着哉○黃石公畢竟是第二流○不及滄海君直捷多矣○我來北橋上覺心上多所不快○懷古欽英風○懷子房○推秦事○何等英風○我實欽敬○說着圯橋○頗不耐煩○何況今日踏着起來○子房被老人誤了半生○正在此處○我不能作主

分欽敬矣○惟見碧流水○曾無黃石公○圯下碧流却自
宛然○黃石公如何不見碧流○暗指滄海君○曾無是明
林黃石公也○歎息此人去○此人指子房○子房得了素
書○遂去于高祖○因此歎息他蕭條徐泗空○昔項王都
彭城○彭城卽徐州○泗水名亦徐之屬邑○項王滅秦是
爲韓出氣的人○子良佐高祖○只得一個滅楚是滅滅
秦之人○反爲秦出氣矣○子房後來托從赤松子遊○其
心上有大不得自在處○太白一眼射定子房○此一念
發○此一句出來○項王不滅徐泗不空安見今日之蕭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五言古○士○九諸堂

條哉○太白慨朕而菴說此詩完○亦一夜睡不去○太白
教子儀是何等眼晴○詠子房是何等識見○千古來論
人論世之宗也

春日醉起言志

處世若大夢○胡爲勞其生○所以終日醉○願朕臥前
楹○覺來盼庭前○一鳥花間鳴○借問此何日○春風語
流鶯○感之欲嘆息○對之還自傾○浩歌待明月○曲盡
已忘情

此詩極摹陶靖節陶却自朕李一味擺脫筆有逸氣

往往見才是不及○陶處人生在世○奄忽百年○若一場
大夢○功名貴富○總是勞生之事○何爲孽孽汲汲○日夜
去想○做他惟飲酒可以謝之○吾所以終日飲酒○必致
頽朕頽朕○是醉不能起○臥前楹○前楹豈是臥之所○醉
來時○倒身便臥○于此飲○卽于此臥○覺來開眼○盼着庭
前○適有一鳥在花間鳴○不知是何鳥○有人在旁借問
此爲何時○借問則所問之人○并不知其爲何人○純是
醉境○人答過方知是春花間之鳥○方知是流鶯也○感
念時光○不免嘆息○對此花鳥○還去飲酒○曼聲高歌○欲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五言古○士○九諸堂

王昌齡

獨遊

林臥情自閒○獨遊景常晏○時從灞陵下○隨釣往南
澗○手携雙鯉魚○目送千里雁○悟彼飛有適○知此罹
憂患○放此清冷泉○因得省疎慢○永懷青岑客○迴首
白雲間○超朕物無違○豈繫名與宦

林臥言隱居也○隱不涉俗○則情閒獨游○任運每至日

儲光義

田家雜興

種桑百餘樹種黍三十畝衣食既有餘時時會賓友夏來菰米飯秋至菊花酒孺人喜逢迎稚子解趨走日暮開園裏團團蔭榆柳酩酊乘夜歸涼風吹戶牖清淺望河漢低昂看北斗數殘猶未開來朝能飲否

種桑百樹便可足衣種黍三十畝可以足食衣食既得有餘矣其所餘者亦不積聚將以爲會賓友之需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九節堂

夏來則以菰米爲飯秋至則以菊花釀酒孺人喜我迎迎賓友家中所有只管將出來稚子又解意健于奔走以承應直是樂事若孺人稍稍不耐煩稚子樹慢使主人逐件在心便難會賓友矣日暮開園裏開園不連于宅猶別業也于此處會賓友看他經濟會賓友必須衣食有餘又必待日暮之時則年歲之豐歉時候之忙閒皆在其中矣團團蔭榆柳周迴團團俱是樹木于此飲酒至于酩酊大醉乘夜而歸家則榆柳之涼風來吹戶牖醉後涼風尤爲適意却不去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九節堂

晚卽所謂水邊林下隨意逍遙此學道人本等而猶恐有疎慢之過失于是將魚鳥以託意魚鳥蓋有所指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大易云有飛鳥之象焉又云信及豚魚南華經云北溟有魚其各曰鯢化而爲鳥其名曰鵬西方聖人經有二鳥雙游之喻漢魏後古詩中多有用者時從瀾陵之下隨釣魚而往南澗到南澗時有魚在手舉目而見飛鴈因悟雁飛之自適而知魚之被釣而憂遂放此魚于清冷之泉使魚得自省其疎慢不是放生使之自省竟以學人待魚矣妙極寫魚雁畢于是寫自己懷抱太疎慢之過多從市朝若山中高流決無此事永懷青岑客迴首白雲間迴首與回首不同迴首之迴卽迴輦之迴迴輦輦行不是一直有迴繞之狀今望青岑客不免引領而前逐處去望首爲轉側故云迴白雲間問字叶去聲雲之隙處也青岑多被白雲所遮然雲豈無間處望青岑客必須從白雲間處去望最爲佳句亦新句也超狀物無違豈繫名與它是指青岑客言吾之所永懷者在此

睡復與孺人稚子或于簷際或于中庭望河漢之清
淺北斗之低昂以驗時景間及米之貴賤至夜更深
醉亦漸消因思家中之酒尚有數甕未開是見酒之
有餘以合衣食之有餘輕輕一帶通首皆靈但我今
夜如此大醉未識明日能再如是飲否賣弄酒多非
恐不能飲也描寫田家之樂千載而下使人神往猶
昨日也

韋應物

幽居

新說唐詩卷之二 五言古 圭 九誥堂
貴賤雖異等出門皆有營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
情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
舍鳴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寒劣誰謂
薄世榮

貴賤雖異等作幽居詩警狀以貴賤起天下人境遇
只有此二種故以此二種該括天下人貴是有爵位
者則居于朝是不能幽居者也賤是無爵位者則處
于市而亦不能幽居故此詩以貴賤起夫貴賤之異
等人皆知之而下一雖字雖字是我之意有在尚未

說明且把前件頓住以伸吾之所欲言之字也此句
中雖字神情自俗眼看去有似把世間貴賤人顛斤
簸兩的一般而不知作者意在幽居上不好便從幽
居下手停筆凝思特借富貴裝一引子不是與他作
較量他不能幽居我獨能幽居也韋公是个學道人
生平由賤至貴在在處處無不留心省察于二種人
境界如火照火不作幽居詩時何嘗提起他一字今
雖爲作幽居詩故特地雙提出來終不使天下貴賤
人面熱眼跳也韋公口中說貴賤如吹出雲來一般

新說唐詩卷之二 五言古 圭 九誥堂
勿看作重墜也出門皆有營此又似體貼他日出事
生不得不得有營有營不得不得出門貴者營之于朝賤
者營之于市功名在前飢寒在後孽孽汲汲驅逐不
了一身桎梏安知紅塵滾滾外別有無事國在耶內
既有我外見有物物來時擺脫不得有反恨物之牽
者韋公學道人心地如水幽居是其本等內既無營
外有何物之牽乃曰獨無外物牽遂此幽居情從來
學道人不欲求異于世情開口只是平易若謂我幸
外物不來牽我而得遂此幽居之情彼貴賤者豈無

幽居之情而不能遂只是被外物所牽耳忠恕之道如此而已是為第一解微雨夜來過不知春草生青山忽已曙鳥雀繞舍鳴學道人于世間過日不外此二六時中此二六時中世人于此造惡為事所迫有人日間不耐煩已到夜間又有人夜間思算等不得到天明者學道人無事于心只顧逐刻逐刻過去夜由他去夜日由他自日微雨時吾不知有微雨也早起來始知夜來有微雨而微雨已過矣草猶是草也草是易生之物經微雨則生尤速吾忘吾生而并忘而菴說唐詩卷之二五言古 七 九語堂

物即微雨春草青山鳥雀就非牽我之物只是細雨由他去過春草由他去生青山由他去曙鳥雀由他去鳴便不為其所牽此四句一解實証獨無外物牽句也時與道人偶或隨樵者行自當安寒劣誰謂薄世榮我雖得遂幽居日間亦少不得出門去朕吾只是一個任運時遇道人則便與道人為偶或遇樵者則隨樵者而行道人是無營者樵即有營總不出手山間林下伐木負薪之事其亦異于貴賤之所營矣此二句不免處已太高人便以我為薄世榮不知吾安吾寒劣耳行而不前謂之寒無美可彰謂之劣韋公身既幽居深自貶抑又惟恐人知其幽居者大凡學道人最喜各不欣與終南捷徑何異若韋公者真可以隱居矣此四句一解反出門各有營句也合而言之總不出遂此幽居情一句此首詩起四句是冒後雙開成章譬如吹琉璃輪雙輪互旋不分光影也

柳宗元

南澗中題

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來若有得。稍深遂忘疲。羈禽響幽谷。寒藻舞淪漪。去國魂已遠。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爲感。失路少所宜。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爲後來者。當與此心期。

此子厚以文叔黨貶柳州時也。南澗在其處時方深。秋南礪落。莫若秋氣于此獨聚。故云集。又是一人去遊。到南澗。目亭午矣。忽風起。轉來覺身上一寒。風去林影搖動。良久猶參差不歇也。其始至時若有所得。而掩貌。持卷之二。五言古。九語堂。

稍至溪處。遂忘罷倦。聽失侶之禽鳴于幽谷。又見澗中之藻舞于淪漪。淪漪是水而之波紋。所聞所見。惟此而已。于是遷謫之况頓起于懷。去故國日久而魂已遠。懷人不見。下淚皆空。蓋人孤則易爲感傷。失路則百無一宜。始慕南澗而來。今若不耐煩南礪矣。我在索寞之中。竟成何事。于此徘徊。亦但自知。誰爲後來遷謫同于我者。當與此心期而已。柳州潦倒乃至于此。何其不自廣也。

劉長卿

題王少府堯山隱處簡陸番陽

故人滄洲吏。深與世情薄。解印二十年。委身在丘壑。買田楚山下。妻子自耕鑿。羣動心有營。孤雲意無着。因收溪上釣。遂接林中酌。對酒春日長。山村杏花落。陸生番陽令。獨步建安作。早晚休此官。隨君永栖托。

王少府隱居堯山。陸番陽想有同隱之約。故文房讚少府隱居之妙。以堅陸志。因有是作。

少府昔嘗爲吏。而志則在滄洲。乃薄于世情者。解印而養親。持卷之三。五言古。九語堂。

休官已經二十年。而身置丘壑間久矣。買田于楚山下。則欲終隱于此。妻子皆令習于畝畝。自耕自鑿。日出羣動。便去操作。謂之有營。而少府之意。如孤雲之在太虛。不攬一物。興至卽釣于溪。興消則收釣釣方去。手酒杯又在面前。接字妙極。家既有酒。村復有花。看花酌酒。至于花落。此不獨讚少府隱居之樂。且以欣動番陽也。後便接陸生可見。陸生爲番陽令。其詩于建安體爲獨步。稱其古詩也。建安漢獻帝年號。曹子建父子及鄴下七子之詩。是其志趣與少府相同。

且晚當休官與少府同隱隱居得同志則在少府尤樂也

錢起

藍田溪與漁者宿
獨遊屢忘歸況此隱淪處濯髮清冷泉月明不能去更憐垂綸叟靜若沙上鷺一論白雲心千里滄洲趣蘆中夜火盡浦口秋山曙嘆惜分枝禽何時更相遇

獨遊屢忘歸是耽于山水者豈有到隱淪幽僻之處

五言古

主

九言堂

而不仕者到此藍田溪上泉水清冷便去濯髮月色又好便不能捨更有白髮漁人坐而釣魚其靜若沙上之鷺與之談論爾我無心有如太虛之雲故云白雲心也遂恍朕有滄洲之趣因到其家却在蘆葦深處故云蘆中火盡則夜亦盡浦口之山漸漸看見而天曉矣于是作別時鳥方出林即借爲喻嘆惜此別如鳥之分枝何時得更相遇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之一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而菴曰七言歌行此唐之古詩也初唐崇尚排偶綺麗傷于無骨綢繆中時帶感嘆草創而已至李太白蕩之以逸氣杜子美振之以風格而歌行之妙擅場千古後來作者俱不能及蓋用字須字字牢壯用句須句句挺勁用調須抑揚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九言堂

頓挫用意須斬截淋漓使讀者歷歷落落有金石之節眉開目朗是爲得之自白樂天長篇出人皆樂其易爲腕弱力薄多所蒙繞氣雖相通而音節蕩然矣爲說七言歌行爲第二

駱賓王

帝京篇

山河千里國城闕九重門不覩皇居壯安知天子尊皇居帝里崑函谷鵝野龍山侯甸服五緯連影

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秦塞重關一百二漢家
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
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一旦開複道斜通鳩
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劍履南宮入簪纓北闕來
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回鈎陳肅肅蘭闥壁沼浮槐
市銅羽應風迴金莖承露起枝文天祿閣習戰昆
明水朱邱抗平臺黃扉通戚里平臺戚里帶崇墉
吹金饌玉待鳴鐘小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
二重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窓繡柱玉盤龍繡柱璇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九言堂
題粉壁映鏤金鳴玉王侯盛王侯貴人多近臣朝
遊北里暮南都陸賈分金將燕喜陳遵投轄正留
賓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
牛紺總紅塵度俠客金彈垂楊道媚婦銀鈎採桑
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遊俠事輕肥延年女弟
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
衣春朝桂尊尊百味秋夜蘭燈燈九微翠幌珠簾
不獨映清歌寶瑟自相依且論三萬六千是寧知
四十九年非古來名利若浮雲人生倚伏信難分

始見田賓相移奪俄間衛霍有功助未厭金陵氣
先開石柳文朱門無復張公子灞亭誰畏李將軍
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應改桂枝芳氣已
銷亡栢梁高宴今何在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
利徒爾爲久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莫
矜一日盛繁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
翼須臾失浪委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黃
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
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故人有湮淪新知無意氣灰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九言堂
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已矣哉歸去來馬卿辭蜀
多文藻揚雄仕漢乏良媒三冬自矜誠足用十年
不調幾遭迴汲黯薪逾積孫弘閣未開誰惜長沙
傅獨負洛陽才
賓王此篇最有體裁節節相生又井然不亂首望出
帝居得局次及星躔山川城闕離宮次及諸侯王貴
人之邸第衣冠文物之盛車馬飲饌之樂乃至游俠
倡婦描寫殆盡後半言禍福倚伏交情變遷總見帝
京之大無所不有所舉仕宦皆在京師者尤見細密

處○卽○有○坎○壙○要○皆○有○得○志○之○日○獨○賓○王○終○于○淪○棄○此○
帝○京○篇○之○所○由○作○也○嗟○乎○帝○京○如○此○之○大○乃○不○容○一○
賓○王○哉○

山○河○千○里○國○城○關○九○重○門○不○視○皇○居○壯○安○知○天○子○尊○
王○者○以○山○河○爲○險○阻○畿○內○之○地○方○千○里○天○子○臨○朝○爲○
朝○不○臨○朝○爲○關○君○門○九○重○謂○關○門○遠○郊○門○近○郊○門○城○
門○皇○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也○秦○漢○宮○室○極○其○壯○麗○
要○見○天○子○之○尊○不○得○不○然○秦○漢○已○後○之○主○自○不○當○責○
以○茅○茨○土○階○耳○皇○居○帝○里○級○函○谷○鶚○野○龍○山○侯○甸○服○

而○卷○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四

九諸室

五○緯○連○影○集○星○躔○八○水○分○流○橫○地○軸○轂○山○在○洛○州○永○
寧○縣○函○谷○在○陝○州○桃○林○縣○秦○地○于○天○官○東○井○輿○鬼○之○
分○野○自○井○至○柳○謂○之○鶚○首○之○次○龍○山○在○華○山○之○西○山○
首○入○渭○水○尾○達○樊○川○隋○以○長○安○城○狹○小○改○作○新○都○于○
龍○首○山○國○語○云○邦○內○甸○服○邦○外○侯○服○甸○田○也○服○事○也○
供○田○賦○事○王○城○外○四○面○皆○五○百○里○爲○甸○服○甸○服○外○四○
面○又○各○五○百○里○爲○侯○服○月○月○爲○經○金○木○火○土○五○星○
爲○緯○躔○星○舍○也○漢○元○年○五○星○聚○于○東○井○八○水○一○涇○涇○
水○出○安○定○涇○陽○井○頭○山○東○至○陽○陵○入○渭○二○渭○渭○水○出○

隴○西○首○陽○縣○烏○鼠○同○穴○山○東○北○至○華○陰○入○河○三○潮○潮○
水○出○藍○田○谷○西○北○入○渭○四○流○漚○水○亦○出○于○藍○田○谷○北○
至○灃○陵○入○灃○五○滂○滂○水○出○鄠○縣○西○南○人○涑○谷○北○流○入○
渭○六○滴○滴○水○在○杜○陵○從○皇○子○岐○西○北○流○經○昆○明○池○入○
渭○七○澄○澄○水○出○鄠○南○山○豐○谷○北○入○渭○八○滴○滴○水○在○昆○
明○池○北○並○在○關○內○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里○有○三○千○
六○百○軸○地○常○轉○故○以○軸○言○山○河○一○解○是○渠○說○皇○居○此○
一○解○以○見○皇○居○之○在○秦○關○中○也○秦○塞○重○關○一○百○二○漢○
家○離○宮○三○十○六○桂○殿○陰○岑○對○玉○樓○椒○房○窈○窕○連○金○屋○

而○卷○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五

九諸室

百○二○秦○地○險○固○二○萬○人○足○當○敵○百○萬○王○者○于○險○處○設○
關○以○守○重○關○見○關○守○非○一○重○也○西○都○賦○云○西○郊○則○有○
離○宮○別○館○三○十○六○所○離○宮○在○外○以○備○天○子○遊○幸○關○塞○
所○以○衛○皇○居○離○宮○是○皇○居○之○附○麗○未○央○宮○漸○臺○西○有○
桂○宮○中○有○明○光○殿○岑○乃○山○之○高○處○高○則○有○陰○總○言○殿○
宇○之○高○大○崑○崙○山○三○角○其○一○角○有○玉○樓○十○二○所○方○士○
言○仙○人○好○居○漢○武○乃○建○樓○以○候○之○椒○房○皇○后○所○居○
之○殿○以○椒○和○泥○塗○壁○取○其○溫○而○芳○也○窈○窕○從○穴○外○窺○
穴○中○明○明○可○見○而○又○不○可○得○見○之○謂○也○陶○元○亮○歸○去○

來辭既窈窕以尋壑窈窕指壑周南云窈窕淑女朱
晦菴註云幽閑貞靜稱淑女之德而不知詩人指在
河之洲而言也河之中間有上中高而生草者爲洲
雕鳩鳴于其中聽關關之聲知有鳩在爲河水所隔
而卒不可得見以興淑女居深閨之中而非可得一
見者漢武七歲其姑指其女曰阿嬌好否帝曰若得
阿嬌當以金屋貯之此一解秦寒句辭邊下一句言
皇居在關內以此爲界自關望到京城離宮連屬與
禁中宮殿遙接也三條九陌麗城隈萬戶千門平旦
開複道斜通鳩鵲觀交衢直指鳳凰臺此一解是言
帝京之街衢以通帝輦之往來班固西京賦披三條
之廣路註三條三達之路三輔舊事長安城中八街
九陌麗附麗也隈城之曲處萬戶千門言三條九陌
民居之稠密複道閣道也上下有道故謂之複建元
中作鳩鵲觀于甘泉宮苑垣內四達謂之衢交則八
達矣蕭史善吹簫秦穆公有女字弄玉好之公遂以
女妻焉日教弄玉作鳳鳴居數年鳳凰來止其屋公
爲作臺夫婦止其上漢武鑄金鳳凰其上在成州東

南朝履南宮入簪纓北關來聲名冠寰宇文物象昭
回漢建尚書百官府名曰南宮高祖令蕭何劬履上
殿入朝不趨未央宮殿雖南面而上書奏事謁見之
徒皆在北關是則以北關爲正門左傳臧哀伯曰夫
德儉而有度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臨照百官
謂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錫鸞和
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後人用聲名文物
本此寰說文謂王者封畿內縣也宇文子云四方上
下謂之宇詩俾彼雲漢昭回于天昭者明也回者四
面迴繞也古以回文爲雷文雷音旋轉而出此一解
言君臣相接朝儀之盛鈞陳肅肅祀璧沼浮槐市銅
羽應風迴金華承露起校文天祿閣習戰昆明水朱
邸抗平臺黃扉通戚里服虔云鈞陳紫宮外營陳星
羽林宿衛于殿之四面故如鈞陳也祀初也璧乃玉
之圓者天子之學宮池園故云璧漢元始四年起明
堂辟雍長安城南北爲會市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
望會此市各持經書雍容揖遜議論其下士以土物
來者皆卽市以爲建章宮玉堂內殿十二門階陛皆

玉爲之鑄銅鳳高五尺飾黃金柄屋上下有轉樞向
風若解又長安南有靈臺高十仞上有相風銅鳥遇
千里風乃動金莖銅柱也漢武帝作承露盤銅柱高
二十丈上有仙人掌擎玉杯以取雲表之露也天祿
閣漢藏典籍之所劉向于成帝之末校書天祿閣感
太乙老人燃藜事昆明池武帝元狩四年穿在長安
西南周四十里西南蔡傳曰天子遣使求身毒國市
竹西爲昆明所閉天子欲伐之越雋昆明地有滇池
方五百里故作昆明池以象之以習水戰因以昆明
而菴說唐詩

意味看他下此八句其用事極齊整然却不落板八
句凡四聯鈎陳句是言羽林宿衛壁沼句是言培養
賢才爲一聯銅羽句是言占候金莖句是言服食爲
一聯枝文句是言文事習戰句是言武備爲一聯朱
郎句是言敦睦伯叔兄弟之親黃扉句是言加恩后
妃甥舅之戚爲一聯將王者法天因時以修人事以
盡君道一切所當爲者無不緊括真是名手解法又
畧變通更妙平臺戚里帶崇墉吹金饌玉待鳴鐘小
堂綺帳三千戶大道青樓十二重墉墉也崇高也平
臺戚里府第相望墉垣極其龍從炊金饌玉極言供
奉之精腴待鳴鐘鐘鳴以會食言宅之廣人指之饒
綺帳之在小堂者三千戶之多青樓之臨大道者有
十二重之深此言諸侯王貴戚姬妾所居之盛漢世
祖于樓上施青漆謂之青樓寶蓋雕鞍金絡馬蘭窓
繡柱玉盤龍繡柱璇題粉壁映銷金鳴玉王侯盛其
出外也上有飛蓋飾以珍寶坐下之馬以金絡馬頭
其歸第也蘭窓言其香潔幽深柱衣錦繡以玉盤爲
龍菱題題頭也檠檠之頭皆以玉飾與粉壁之光相

掩映此句無他。不過借上繡柱以足句。王侯冠裳濟濟于繡柱之旁。粉壁之下。周旋有鏘金鳴玉之聲。何其盛也。王侯貴人多近臣。朝遊北里。暮南鄰。陸賈分金。將譙喜陳遵。投轄正留賓。此一解言王侯貴人與近臣交往。漢高帝遣陸賈立南海尉。佗爲王佗送賈橐裝直千金。季惠時呂后用事。賈度不能爭。病免家。居乃出橐中裝賣千金。分其五。子子二百金。令爲生產。賈乘安車駟馬。從歌舞琴瑟侍者十人。乃謂其子曰。汝給吾人馬酒食十日。而更潘岳西征賦。陸賈之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十

九諸堂

優游宴喜。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陸賈陳遵是言近臣。趙李經過密。蕭朱交結親。丹鳳朱城白日暮。青牛紺幘紅塵度。趙李或謂指趙飛燕。李夫人飛燕是成帝時。李夫人是武帝時。二人不同時。或又謂趙飛燕李平皆成帝所幸。婕妤然不應與婕妤好遊。婕妤豈無家者乎。楊用修謂是陽翟大俠趙季李。欸翟陽與咸陽何關。阮籍詩云。西遊咸陽中。趙李相經過。賓王正用此。愚謂趙李不必擬定。大半前解言王侯與近臣相

交。此解應脫却咸里。而言與平姓相交。看下句蕭朱便見。蕭育哀帝時爲執金吾。少與御史大夫朱博爲友。著聞常世。往者有上陽貢禹。故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貢彈冠。長安名丹鳳城。白日暮。自朝至暮也。唐以前多以牛駕車。梁簡文帝詩云。青牛丹轂七香車。車上之幔爲幘。紺色深青而帶赤柳。顧言咏死牛詩。一朝辭紺幘。紅塵度言往來之親密。自朝至暮尚不休。息此二句不單指趙李蕭朱連上王侯貴人都在內。卽下俠客倡婦俱通去。下筆有如是之妙。俠客珠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十

九諸堂

彈垂楊道。娼婦銀鈎采桑路。娼家桃李自芳菲。京華游俠盛輕肥。此一解言游俠之往娼家。以金爲彈。甚言俠客之豪華。以銀爲鈎。甚言娼婦之富麗。采桑有籠。有鈎。籠以盛葉。鈎以挽條。娼婦采桑亦爲媒耳。桃李指娼之容色。芳菲言其盛年也。京華游俠鮮衣快馬。日過其家。兩少必慕是其情也。延年女弟雙飛入。羅敷使君千騎歸。同心結縷帶連理。織成衣袂倖傳李延年。中山人也。坐法腐。給事狗中。而平陽公主言延年女弟善舞。上見心悅之。及入永巷。而召貴延年。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主 九諸堂

符堅滅燕慕容冲姊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
庭冲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
人莫進長安歌之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雙飛
本此邯鄲秦氏有女名羅敷爲邑人千乘王仁妻王
仁後爲趙王家令羅敷出採桑于陌上趙王登臺見
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乃彈箏作陌上桑以自
明焉其辭曰羅敷前置辭使君一何愚使君自有婦
羅敷自有夫又曰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坐中數
千人皆言夫婿殊瘦子山詩一寸同心縷千年長命
而菴說唐詩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主 九諸堂

千日且有不能滿百而少年夭折者歡樂之場能有
幾日聲色何嘗不是吾亦何敢論其不是而且論其
是遽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務在寡過
惟日不足今則溺于聲色寧知四十九年之非哉將
上來王侯貴人以至遊俠娼婦一筆抹倒歸之于正
以結上下又便于慨嘆以起下此二句最有力作長
篇須知關紐處此是關紐處也古來名利若浮雲人
生倚伏信難分始見田寶相移奪俄聞衛霍有勛
人生在世如夢境界古來名利之事俄頃變幻若浮
雲之過太虛耳倚伏之間必須明了鵬冠子曰禍兮
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真名言也昔寶嬰孝文皇
后從兄子也以大將軍破七國封魏其侯游士賓客
爭歸之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也時爲諸曹郎未貴
武帝卽位蚡爲太尉士吏趨勢利者皆去嬰而就蚡
蚡益日橫六年蚡爲丞相嬰益疏不用無勢蚡使人
請嬰城南門嬰曰老僕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相
奪哉不許魏其客灌夫獨不去嬰乃厚遇夫相爲引
重夫剛直使酒數因醉忤丞相蚡乃奏夫家屬橫

頴川得棄市罪。嬰上書論救。太后怒。不食。上不得已。
族灌夫而殺嬰。衛青初給事平陽公主家。爲奴。後以
征伐有功。卽軍拜大將軍。後繼平陽侯曹壽。尚平陽
公主霍去病。大將軍妙子從青征伐。捕首過當。封冠
軍侯。夫田實皆爲帝戚。豈不是福。實失勢。一旦爲田
所殺。是禍。今禍所伏也。衛始爲家奴。豈不是禍。一旦
有功。拜大將軍。而姊之子霍亦以侯顯。是禍。今禍所
倚也。俄間從始。見來始。見田實之移奪功名。心永令
俄又聞衛霍功。助世間若以爲驚天動地之事。以魏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古

九語堂

其侯觀之。豈非嚼蠟哉。未厭金陵氣。先開石棺。文朱
門無復張公子。滿亭誰畏李將軍。上解言禍福倚伏
此解言帝王不能長有于天地間。生又不可恃也。秦
始皇常曰。東南有王者。氣于是。因東游以厭之。出高
祖本紀。又吳張紘言于孫權曰。秣陵楚武王所置名
爲金陵。秦始皇時望氣者云。此地有王者。氣故斷連
岡。改名秣陵也。史記秦始皇三十七年崩于沙丘。石
槨文本衛靈公事。因沙丘字信其事。來用莊子衛
靈公死于葬于故墓。不吉。卜葬于沙丘。而吉。掘之數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古

九語堂

何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公
而埋之。此言始皇未厭金陵王氣之前。而沙丘之崩
已先定矣。破滅六國。欲萬世有天下。卒何益哉。漢武
帝好微行。自解張公子。張安世之子。張放也。李廣以
衛尉爲將軍。軍敗。當斬。贖爲庶人。屏野居南山中。射
獵。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灞陵亭。灞陵尉
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
行。何乃故也。止廣宿亭下。此言武帝微行。必假張公
子。則張公子行得去。何等勢焰。今朱門無復有其人
矣。始皇武帝張公子俱已物化。而况故李將軍哉。人
之爵位勢力。總在一時。譬如烟雲之過眼。何廣胸中
尚有故李將軍在也。相顧百齡。皆有待。居然萬化。咸
應改。桂枝芳氣已銷。亡栢梁高宴。今何在此。一解言
人必要死者。百齡乃有盡之期。回看爲顧人。各回顧
皆有死之一日。特未死有待耳。萬物刻刻化出來。又
刻刻收將去。立腳不住。人自幼而壯。自壯而老。自老
而死。乃萬化中之一化。居然者。安然不動。而無不然
之謂也。漢武傷李夫人作賦曰。秋氣憐以淒。吳兮桂

伎落而銷亡漢元鼎二年起柏梁臺于長安城中北
闕內梁以香栢爲之故名帝嘗置酒其上詔羣臣能
爲七言一句者乃得上此言卽如得寵如李夫人不
免于死所以武帝有佳伎之悼而栢梁高宴之羣臣
今俱何在乎春去春來苦自馳爭名爭利徒爾爲久
留郎署終難遇空掃相門誰見知此一解言人有命
存焉強求無益時光易逝春去春來人在世間馳逐
到老在朝者爭名在野者爭利而名利畢竟非爭所
可得亦徒然去爭耳武帝見顏驕麗眉皓首問何時
爲郎對曰文帝時爲郎文帝好文而不好武景帝好
美而臣貌醜陛下好少而臣老矣是以三世不遇士
之浮沉下僚如駟者比比皆是曹參爲齊相有魏勃
欲見參家貧無以自通乃早夜掃舍人門舍人怪而
伺之得勃勃曰願見相君無因故爲子掃欲以求見
于是舍人見勃參以爲舍人夫魏勃掃門而止得舍
人亦倖得之耳求之而不得其知者又何限哉莫矜
一日盛繁華自言千載長驕奢倏忽搏風生羽翼須
臾失浪交泥沙黃雀徒巢桂青門遂種瓜此一解言

富貴難得而易失之物也得之者當以傳舍視之引
王莽邵平爲譬夫人富貴一日到手切莫自矜便謂
可保千載而長驕奢也其得之也如鳥之搏風忽添
羽翼其失之也如魚之失水忽委泥沙卒然而來人
不得而與之卒然而去人亦不得而留之言當聽之
于天昔竊取天位者其奸莫過于王莽而終爲光武
所誅黃雀喻王莽桂樹指漢室也成帝時譴曰邪徑
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花不實黃爵巢其顛桂赤
色漢家象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徒枉然也
爵之貴者無如侯秦東陵侯邵平秦亡失爵乃種瓜
于青門外遂見其速也黃金銷鑠素絲變一貴一賤
交情見紅顏宿昔白頭新脫粟布衣輕故人此一解
言援引之難相交不可恃也黃金可以銷鑠素絲可
以變更人之相好無有終始如一者人之所慕者貴
耳貴則賓客喧闐賤則門庭冷落貴則不覺一賤而
交情之炎涼見矣紅顏言少白頭言老人有少時相
與至老不相知如新交者有貧賤之交一旦貴顯而
輕故人者昔公孫弘起家徒步爲丞相內服貂蟬內

厨五鼎故人高賀從之弘乃食以脫粟飯得以下被
賀怨曰何用故人富貴爲脫粟布被我自有的弘大
慚脫粟粟纔出穀言不精鑿也故人有湮淪新知無
意氣灰死韓安國羅傷翟廷尉此一解言一被患無
有救援者豈無故人或湮淪而無勢力雖有新知或
坐視而無意氣史記韓安國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其
後安國坐法抵罪蒙獄吏田甲辱安國安國曰死灰
獨不復燃乎田甲曰然卽溺之居無何梁內史缺漢
使使者拜安國爲梁內史爲二千石甲因肉袒謝安
而養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末 九諾堂

國笑曰可溺矣翟公爲廷尉賓客填門及廢門外可
設雀羅翟公復爲廷尉賓客欲往翟公乃大署其門
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
賤交情乃見則交遊焉可恃哉作到此賓王遂落出
淚來乃不覺大嘆曰已矣哉歸去來俗諺云朝裏無
人莫做官世情如此余亦于此止矣而又何戀乎帝
京哉馬卿辭蜀多文藻楊雄事漢之良媒三冬自矜
文足用十年不調幾還因此一解言學問不調不可
恃必須有薦達者司馬相如字長卿蜀人長卿之辭

蜀而遊于漢者以多文藻見知于天子以言已之辭
桑梓而來京師者亦欲以文藻顯揚雄字子雲孝成
帝時有薦雄文似相如者召雄待詔承明之廬哀帝
時丁傅董賢用事諸附麗之者起家至二千石時雄
方草太玄有以自守泊如也媒牽引之謂也東方朔
字曼倩厭次人上武帝書曰臣朔年十三學書三冬
文史足用張釋之以貨爲騎郎事文帝十年不得調
無所知名趙起不進也汲黯薪逾積孫弘開未開誰
惜長沙傳獨負洛陽才汲黯始列爲九卿公孫弘張
而養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古 末 九諾堂

湯爲小吏已而弘至丞相湯至御史大夫故黯時丞
相史皆與黯同列或尊用過之黯見武帝言曰陛下
用羣臣如積薪後來者居上上默然按賓王于武后
時爲長安主簿數上疏言事不用除臨海丞快快不
得志是言上無用我之天子公孫弘元朔中爲丞相
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士開小門也開東向避當庭
門而引賓客以別于掾史官屬也是言下無薦賢之
宰相賈誼洛陽人也文帝召以爲博士超遷一歲中
至大中大夫上治安策天子議以誼任公卿之位絳

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誼于是天子後亦
疏之乃以誼爲長沙王太傅潘岳西征賦賈生洛陽
之才子此言上既無用我之君相誰惜臨海丞之才
如賈生哉

劉庭芝

公子行

天津橋下陽春水天津橋上繁華子馬聲迴合青
雲外人影搖動綠波裏綠波清迥玉爲砂青雲離
披錦作霞可憐楊柳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此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壬

九話室

日遂遊邀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娼家美女鬱金
香飛去飛來公子旁的的朱簾白日映娥娥玉顏
紅粉粧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顧步兩鴛鴦傾國
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古來客光人所羨
况復今日遙相見願作輕羅着細腰願爲明鏡分
嬌面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共一身願作貞
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百年同謝西山日千
秋萬古北邙塵

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西南界洛水隋煬帝建欲說

橋上先說橋下欲說繁華子先說陽春水春水最大

故曰陽春水馬聲迴合青雲外是橋上公子所騎之

馬聲迴合于雲外見不止一馬公子所隨之人皆是

馬而公子又不止一人也于迴合二字上見人影搖

動綠波裏是橋下公子與一切人影都倒浸水中如

一錦串寫得活現綠波清迥玉爲砂水清見底砂石

之白如玉青雲離披錦作霞橋高在青雲之際公子

所衣之服皆錦錦有紅有紫若霞之絢爛可憐楊柳

傷心樹可憐桃李斷腸花憐是愛惜捨他不下傷心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三 七言古

壬

九話室

斷腸皆反用心切在楊柳上若不見楊柳則心爲傷
腸繫于桃李上若不見桃李則腸欲斷此日遂遊邀
美女此時歌舞入娼家如此之日郊多美女正宜遊
遊以觀之如此之時娼家最好正宜歌舞以入之娼
家美女鬱金香飛去飛來公子旁娼家美女偏要逢
迎着公子鬱金香美女身上香氣鬱金香生大泰國
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婦人多以爲佩
的的朱簾白日映的的的實也美女室中外挂朱簾
白日透進光輝皎然娥娥玉顏紅粉粧娥娥美好也

娥娥之玉顏。又飾以紅粉。葩麗如仙。動人魂魄。花際徘徊。雙蛺蝶。池邊傾步。兩鴛鴦。美女與公子。徘徊于花際。如雙蛺蝶。美女與公子。傾步于池邊。如兩鴛鴦。傾國傾城。漢武帝爲雲。爲雨。楚襄王傾家破產。在所不顧。一味荒淫。無有歇息。借漢武楚襄作喻。武帝幸李夫人。先其兄延年作歌曰。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云。上嘆曰。善。世豈有此人乎。宋玉賦。昔者楚襄王與宋玉游于雲夢之臺。望高唐之觀。其上獨有雲氣。王問玉曰。此何氣也。玉對曰。所謂朝雲者也。昔者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 重 九語堂

面遂寫到入骨入髓處。與君相向轉相親。與君雙栖共一身。此二句與下四句皆如婦意中語。若公子之輕羅照公子之明鏡。既蒙公子如此之愛。則娟女亦愛公子與君相向。則愈相親昵。與君雙栖不分形影。是爲共一身也。願作貞松千歲古。誰論芳槿一朝新。君有兩願。妾有一願。願奉箕箒以托終身。如貞松之不改其節。訂千歲之盟。豈如芳槿朝榮暮萎。止一朝之新歡也。百年同謝西山日。千秋萬古北邙塵。直欲與君同死。君葬北邙。妾願化作飛塵。千秋萬古常在。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七言 重 九語堂

北邙山下相依于君側也。聽娟女之言。癡心公子。那得不迷殺戀殺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四

七言古之二

吳門徐增子能甫述

張若虛

春江花月夜

陳後主常與宮中女學士及朝臣相和爲詩

採其尤艷者名春江花月夜

春江潮水連海平。海上明月共潮生。滌滌隨波千
萬里。何處春江無月明。江流宛轉遶芳甸。月照花

二
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十一
九諸堂

林○皆○如○霰○空○裏○流○霜○不○覺○飛○汀○上○白○沙○看○不○見○江○

天一色無纖塵皎皎空中孤月輪江畔何人初見

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無○窮○已○江○月○年○年○

望相似不知江月照何人但見長江送流水白雲

一片去悠悠青楓浦上不勝愁誰家今夜扁舟子

何處相思明月樓。可憐樓上月徘徊。應照離人粧。

鏡臺下戶簾中卷不去搗衣砧上拂還來此時相

望不相聞。願逐月華流。照君鴻雁長。飛光不度魚

龍
水成文昨夜閒
潭夢落花可憐
春半不還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11

光緒堂

家○江○水○流○春○去○欲○盡○江○潭○落○日○復○西○斜○斜○月○沉○沉○
藏○海○霧○碣○石○瀟○湘○無○限○路○不○知○乘○月○幾○人○歸○落○月○
搖○情○滿○江○樹○

此詩如連環鎖子骨節節相生綿綿不斷使讀者眼

光正射不得斜射不得無處尋其端緒春江花月夜

五个字各各照顧有情詩真艷詩才真艷才也

春江潮水連海平先出春江二字潮字取其來去水

來去則有情潮生于海故又用海江水自上而下海

潮自下而上故江水連海平也須看他字字用意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二
九誥堂

上明月共潮生帶海字以出月字仍不離潮字潮蓋

應月而生者灩灩隨波千萬里灩灩是水中月光波

動而月光爲動千萬里極言水之連處何處春江無

月明此二句是承首二句其意又欲啓花字也江流

宛轉遶芳甸○芳甸有花處也○謝朓詩○雜英滿芳甸○看

他又不便出花字又從江字下來而綴一流字流能

宛轉遠有花之甸水何其有情月照花林皆如霰方

出花字又將月字伴出霰者雨雪雜下也柳惲詩春

花落如霞皆字承水遶芳甸月照花林水光灑灑花

光離離相交不定故云如霰也○空裏流霜不覺飛因
霰字又生一霜字來○春夜安得有霜霜又豈是流的
空裡月光射下如流霜然作者此時眼光撩亂看不
定春江花月夜五個字多亂用把霜當起水來我
讀去亦幾眼看不定不覺飛夫霜飛則寒春夜不寒
故不覺也汀上白沙看不見江畔平淺處爲汀汀上
白沙原可看見祇因月光與水光相應射花光又隱
現其間故看不見不是要去看出白沙也上來入句將
春江花月四字逐字吐出不必出夜字而夜字已在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三 九菴堂

那一个人最初見月江月又那一年初來照人見人
自人月自月初無交涉自因月之有照人之有見遂
弄出無限風光無限煩惱來真無可奈何之事也人
生代代無窮已人人生死人生相代而來無有
窮止並不見一个古人江月年年望相似月圓而缺
月缺而圓年年相望只自如此從無有兩樣明月人
那裡及得月之長在不知江月照何人月不擇人而
照安知其照定那一人但見長江送流水止見月照
江中光同流水滾滾東下不復返而已月真是無情
之物也白雲一片去悠悠此句另起又請出白雲來
說有意無意不可方物白雲是去來無定者與流水
畧不同以興起下文一片去悠悠是言捉摸不定此
一句內具無窮妙意青楓浦上不勝愁長沙有青楓
江然不必擬定江上多楓樹楓經霜則紅春時葉青
用青字者要關着春字也青楓浦則是江白雲自去
何嘗要人愁而青楓浦上則有不勝其愁者矣雲若
霎時便過不見踪影人也罷了獨因他悠悠而去漸
去得遠人在月下看得子細良久則在外者思想歸

去○在○家○者○又○懷○念○遠○人○此○所○以○不○勝○愁○也○誰○家○今○夜
偏○舟○子○今○夜○泊○舟○于○江○上○者○不○知○其○為○誰○家○之○子○至
此○始○出○夜○字○何○處○相○思○明○月○樓○樓○是○閨○人○所○居○之○處
今○夜○偏○舟○客○子○既○不○知○其○為○誰○家○又○安○知○其○相○思○在
何○處○之○樓○哉○此○四○句○是○言○作○客○之○愁○思○可○憐○樓○上○月
徘徊○月○却○不○比○白○雲○偏○要○照○着○樓○上○徘徊○不○去○應○照
離○人○梳○鏡○臺○良○人○不○在○家○而○謂○其○婦○是○離○人○應○是○想
像○月○在○樓○上○斷○無○不○照○着○梳○鏡○臺○者○非○正○見○也○玉○戶
簾○中○捲○不○去○月○光○照○入○室○內○離○人○對○此○不○耐○欲○將○簾

天○下○一○處○有○一○處○之○光○分○毫○不○可○假○借○但○憑○鴻○雁○那
處○去○而○此○處○之○光○一○些○移○不○得○去○故○鴻○雁○度○而○光○不
度○也○魚○龍○潛○躍○水○成○文○鴻○雁○如○此○又○去○想○着○魚○龍○樓
頭○月○光○鴻○雁○既○擔○不○去○浦○上○月○光○魚○龍○或○可○送○來○而
孰○知○其○還○不○如○鴻○雁○多○也○因○念○曰○江○上○定○有○魚○龍○然
魚○龍○在○水○其○身○非○月○光○之○所○得○照○在○水○底○不○見○謂○之
潛○卽○在○水○底○躍○亦○不○過○水○面○發○一○大○圓○月○光○照○其○成
文○而○已○君○卽○欲○逐○月○華○而○照○我○不○又○成○虛○話○哉○自○江
天○一○色○至○此○共○二○十○句○絕○不○及○一○花○字○昨○夜○開○渾○夢
落○花○此○下○八○句○是○結○前○首○八○句○是○起○起○用○出○生○法○將
春○江○花○月○逐○字○吐○出○結○用○消○歸○法○又○重○將○春○江○花○月
逐○字○收○拾○此○句○不○與○上○連○而○意○則○從○上○滾○下○夜○間○望
月○不○覺○又○成○昨○矣○身○在○閨○中○心○屬○江○上○于○其○開○想○出
渾○字○渾○義○是○深○而○又○謂○之○間○兩○不○相○涉○卽○是○閒○也○閒
則○想○想○則○夢○如○此○良○夜○各○各○寂○寞○總○復○關○情○究○竟○是
夢○影○邊○事○紅○顏○易○老○有○如○花○落○故○夢○落○花○也○復○出○花
字○夜○字○可○憐○春○半○不○還○家○夜○已○昨○矣○花○又○落○矣○而○春
則○過○半○矣○半○字○見○春○止○剩○一○半○還○家○尚○可○及○得○不○還

家○則○負○此○春○寧○不○為○可○憐○復○出○春○字○江○水○流○春○去○欲○
盡○其○所○剩○一○半○之○春○又○不○足○牢○在○此○不○去○的○汝○看○江○
水○之○流○把○春○流○到○將○完○之○際○矣○欲○字○中○含○情○無○限○復○
出○江○字○而○江○水○亦○非○復○宛○轉○遶○芳○甸○之○水○矣○江○潭○落○
月○復○西○斜○說○落○花○則○于○閒○潭○說○落○月○則○江○潭○共○之○花○
有○處○有○有○處○無○而○月○則○無○處○不○有○春○欲○盡○止○剩○是○月○
又○將○要○落○下○而○西○斜○矣○復○出○月○字○而○月○又○非○共○潮○生○
之○初○月○矣○斜○月○沉○沉○藏○海○霧○月○一○斜○則○沉○沉○落○下○藏○
海○霧○則○月○不○見○了○碣○石○滿○湘○無○限○路○碣○石○海○旁○山○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四○七○言○古○七
九○語○堂

按禹貢在冀州北平西南河口三國時已漸淪于海
去岸百餘里此帶言海滿湘湘水源出廣西陽海山
流出分水嶺分派北流入長沙界湘猶相言有所合
也永州與瀟水合曰瀟湘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沅
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會衆流以達于洞庭無限路則
江不見了不知乘月幾人歸人又不歸則春又過了
落月搖情滿江樹落月則夜又盡了滿江樹則花又
無了使人情搖無定傷天涯之甚遠嘆離人之將老
如此花月良夜人生一世能得幾次而乃虛度過去

王維

答張五弟諱

終○南○有○茅○屋○前○對○終○南○山○終○年○無○客○長○閒○關○終○日○
無○心○長○自○閒○不○妨○飲○酒○復○垂○釣○君○但○能○來○相○往○還○
作○詩○要○知○伸○縮○法○能○將○古○人○長○篇○縮○得○短○方○是○會○作○
短○詩○的○人○能○將○古○人○短○篇○伸○得○長○方○是○會○作○長○篇○的○
人○短○詩○要○包○含○長○篇○要○無○盡○吾○說○七○言○古○多○長○篇○而○
短○者○則○惟○摩○詰○答○張○五○弟○一○首○摩○詰○道○人○也○一○切○才○
而○菴○說○唐○詩○卷○之○四○七○言○古○八
九○語○堂

情學問洗滌殆盡造潔淨精微之地非上根器人不
喜看看亦不知其妙也
此詩是欣動張五弟之來張五亦是與維同志的人
但不能如維食齋事佛耳終南是張五之所甚慕而
維之清修却又張五之所甚畏而不敢近故維爲開
方便門許其飲酒釣魚見不妨卿自行卿法耳
終南有茅屋終南勝境而有茅屋在焉則至幸之事
也有字見我已有在此前對終南山終南有終身不
得一到者有到而不能留幾日者今茅屋前即是終

水中鼓浪成雷噴沫爲雨水族驚畏皆逃匿豫章翻
起風來而使白日爲動鯨魚跋起浪來而使滄溟爲
開亦奇句也且脫劍佩爾既有如是之奇才何愁無
處去而服此劍佩在身且脫劍佩于此是要子美不
要往別處休徘徊又轉口云雖然爾亦當有路便進
時乎時乎不再來勿遲疑以失機會也言當快來求
我單此一句與首句末句成章法也西得諸侯言子
美遊蜀遇嚴武棹錦水錦水在成都言其寓浣花溪
欲向何門取珠履言子美曾在嚴武門下更有何門

而春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士

九書堂

當得爾之珠履爾今欲向何門取珠履說文云進
足也總是國留子美語仲宜樓頭言子美作客魏王
粲字仲宜以西京擾亂依劉表于荊州嘗登樓作賦
今當陽縣城樓是春已深言子美在武幕亦不甚得
意依人之况已深嘗久矣見不可亂授人世之知爾
愛爾之人能有幾哉青眼言我今以異數待爾晉阮
籍能爲青白眼見禮俗之士則以白眼對之嵇康齋
酒挾琴造焉乃見青眼高歌人樂則歌放聲謂之高
歌望吾子吾之望爾之好意有若此言爾只求我足

矣王郎語至此止子美即答之曰眼中之人吾老矣
王郎既有拔用人之力即世之奇才在子眼中者必
極多子去接他便了若我則已老矣無能爲矣吾自
安吾義命謹謝王郎爾不必費心也子美歌行此首
爲短其層折最多有萬字收不盡之勢一芥子內藏
一須彌山王奇絕之作

飲中八仙歌

知章騎馬如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三斗始
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左相日
而春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士

九書堂

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街杯樂聖稱避賢宗
之瀟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
前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李白一斗
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
臣是酒中仙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
揮毫落紙如雲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
四筵

八仙歌每寫到極奇處然不奇則何足稱仙作古詩
必有解數茲將八人截然分開竟作八解一解中或

二語或三語或四語參差不恒詩中傳記手亦樂府之支流也

知章起焦遂終汝陽稱封李適之稱爵皆不苟夫詩亡然後春秋作詩者不可不知春秋子美此歌純用春秋筆法那得不稱為詩史也

知章騎馬如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實知章字季真性曠達善談說晚節尤放誕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知章曾有醉中墮井一事人解之者輒入鬼國可歎也夫騎馬不如乘船之穩可以伸縮如意知章大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九諸堂

醉全然不省本是馬也却以乘船之法騎之則一身橫在馬上畧無把持馬蹄顛動醉眼昏花翻身墮井此一驚不小在他人當之必一身冷汗陡然而醒而知章却恬然不覺在井水底如伸脚在床上眠的一般真醉到極處八仙中第一个醉人故以居首患難死生一總由他是以醉忘身者也

汝陽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唐書讓皇帝憲子十九人其間者璉璉眉宇秀整性謹潔善射帝愛之封汝陽王唐史拾遺汝陽王嘗

于皇前醉不能下殿上遣人掖出之璉謝罪曰臣以三斗壯膽不覺至此漢郭弘好飲嘗曰得封酒泉郡實出望外按地理志酒泉今肅州武帝始置郡城下有泉味甘如酒朝天何等大事必飲過三十升方去路逢麴車便思酒味口為流涎酒之器具亦見不得恨不移汝陽之封于酒泉酒之名字亦聞不得者也移封句是子美推汝陽王之意而為之者此王也為何置于第二蓋汝陽朝天先飲三斗然不至四斗尚知自節以飲論之當在知章之後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九諸堂

左相日典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杯樂聖稱避賢唐書李適之恒山愍王孫也喜賓客飲酒開元末為左相疎直坦蕩時譽甚美李林甫惡之排誣罷免朝客來雖知無罪謂問甚稀適之意憤日飲醇醪且為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個來李林甫愈怒終遂不免李適之罷相日以萬錢取酒飲如長鯨與賓客盡飲如鯨吸水一般何等豪暢第三句即用其詩句以成文看其意中尚有宰相二字在以位論之當列第三居汝陽王之後

宗之瀟酒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
前唐書崔日用封齊國公子宗之築封亦好學寬博
有風檢曾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真正
好一个酒品酒到手卽飲乾觴巨杯也捧觴欲乾必
須仰面仰面則眼向上故多白眼望青天見其飲
酒之狀酒酣神氣愈覺煥發飄然欲舉故曰玉樹臨
風前也似當列上些有宰相在故屈于第四

蘇晉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唐書蘇珣雍州
藍田人子晉數歲知爲文舉進士及大禮科皆上第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圭

九諸堂

歷戶部侍郎學浮屠術嘗得異僧慧澄繡彌勒佛一
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
他佛不愛也彌勒卽布袋和尚也常于市中飲酒食
猪首時人無識之者學佛人戒酒以酒亂性故也如
性能不亂則何惡于酒文殊菩薩度夏處有三一在
酒肆飲酒非有妨于禪也逃禪逃字是逃酒席之逃
蘇晉清齋奉佛卽醉不至損其清規覺着醉了便斬
然而止人有強之者以佛事未完推托故曰逃禪夫
戒酒原爲小乘以下人設佛法不必飲酒而飲酒未

嘗不是佛法昔懷素終日大醉的是可人晉業已飲
酒業已致醉何妨酩酊如泥乃戒又不戒醉又不大
醉如以不大醉爲佛法則小醉亦何嘗是佛法何至
以逃禪爲避酒法而時時爲之也吾欲飲酒竟去飲
酒卽至大醉不省人事嘔吐狼籍污穢青蓮打翻金
像畢竟是个獅子若不能乾淨飲酒之後卽端然持
誦終是猫兒逃禪二字公案分明題是飲仙但論飲
酒飲酒知節當列第五若論佛法吾當罰他一个不
飲酒一棒打出門外去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其

九諸堂

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
船自稱臣是酒中仙唐書李白字太白玄宗召見金
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
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于市又范傳正白墓碑玄宗
泛白蓮池召李白作序時已被酒命高將軍扶以登
舟纔飲一斗詩興便發頃刻之間百篇燦爛是贊其
飲酒非贊其詩之敏捷也白供奉翰林近臣也而醉
眠于市上酒家不修邊幅天子呼來呼字妙非待近
臣之禮直以酒人視之矣呼白上船是白不知有天

子之命矣自酒中仙還虧他口中說个臣字臣而無禮其如君何臣盡如白可以廢却朝儀矣不然大廷之上執法呵謫白當叩頭謝罪請死寧曰醉人無罪乎而唐天子之待醉人亦恕矣子美列于第六以爲人臣者戒也

張旭三杯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煙唐書旭蘇州吳人嗜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爲神不可復得也故人呼爲張顛昔張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家之衣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七

九書堂

帛必書而後練草書爲世所寶韋仲將謂之草聖纔飲三杯酒興便發而草聖名傳但得酒中趣寧須倒百壺嘗見善食酒人起初每不肯飲其旭之謂乎不然其量窄而興高者也此詩定人之前後皆以酒爲準汝陽三斗李白一斗張旭三杯次第而來可見旭之列于第七必此之故人卽送難曰左相吸百川何故在汝陽之後余曰吸百川甚言之也言其飲無限量在歌之仙誰是有限量者乎汝陽三斗豈止三斗李白一斗豈止一斗張旭三杯豈止三杯而定其三

斗一斗三杯是言其飲之起頭也又送難曰旣以三斗在前何故焦遂五斗反置在後余曰子美之意豈但欲置汝陽之前直欲置知章之上所以明明三斗次第而來而却以五斗作結者以讀者不帶眼睛走故特特釘一槓也看方卓然三字自見遂蓋極是一今有酒德的人子美列于最後意欲使好飲者歸之于正水底眠與不上船者仙則仙矣然不可爲後世法也士君子一落筆便思傳世若不寓箴規則是勸人以酒亂性喪身失命爲害無窮由是推之焦遂竟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大

九書堂

在七仙之上而旭居然第八矣權衡最當自比稷契不虛也脫帽露頂言其醉後之疎脫落紙如雲烟言其醉後揮酒爲龍爲蛇也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唐史拾遺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酬酢如注射時目爲酒吃昔于定國食酒一石不亂千古來第一个好量有酒德人遂其後身也古稱清酒爲聖人遂其飲酒中之聖人乎方卓然方字好未至五斗前或未卓然至五斗始卓然欲要其卓然必當飲之以五斗是子美于

八仙中獨許遂飲酒言外見人能如遂方可飲酒若
不能如遂不可飲酒杜公之詩律嚴而酒律更嚴使
生于惡肯酒之代與禹王真是一對君臣也此方字
卽三斗始朝天始字見是卓然之始從五斗再加一
斗一斗以至一石而愈卓然也卓然卽是不爲酒困
惟酒無量不及亂之謂高談雄辯此正卓然處驚四
筵見不惟人不可及亦非人所能料出于意外故人
一驚也聽其高談雄辯如秋鶴疾空清泉激石四筵
醉人一時俱醒不獨遂卓然四筵賓客因遂俱卓然
而巷說唐詩卷之四 七言古 尤 九語堂

矣微斯人吾誰與飲

陪王侍御同登東山最高頂宴姚通泉晚
橋酒泛江

梓州有通泉縣

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邑中上客有
柱史多暇日陪驄馬遊東山高頂羅珍羞下顧城
郭消我愛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人登綠舟笛
聲憤怨哀中流妙舞透迤夜未休燈前往往大魚
出聽曲低昂如有求三更風起寒浪湧取樂喧呼

覺船重滿空星河光破碎四座賓客色不動請公
臨深莫相違迴船罷酒上馬歸人生歡會豈有極
無使霜露霑人衣

姚公時爲通泉令王侍御客居于此招姚遊宴而子
美與焉故有是詩詩中語多冷刺先姚公因王侍御
在縣日日追隨燕飲侍御此席多分是酬答姚公者
此詩起云姚公美政誰與儔不減昔時陳太丘誰與
儔不減極有斟酌字字陽秋昔陳寔之爲太丘長也
修德清靜百姓以安鄰邑人戶多歸附者後以沛相

而巷說唐詩卷之四 七言古

尤 九語堂

賦歛違法乃懸印綬去豈是昔日陪上客遊者子美
特特稱姚公之美政而乃于前代等一相反之仲弓
相方故知此二句是虛設邑中上客有柱史多暇日
陪驄馬遊夫爲縣簿書甚繁非美政如太丘決無暇
日今姚公日陪上客何其暇日之多哉柱史周官名
今侍御也後漢桓典拜侍御史執正無所回避常乘
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東
山高頂羅珍羞杜史作客今爲主人設宴于山之最
高處備極珍羞之味下顧城郭消我憂下臨通泉城

郭○頤○視○消○憂○此○說○杜○史○與○姚○公○而○子○美○不○與○吾○恐○子○
美○見○此○二○公○而○憂○反○甚○也○清○江○白○日○落○欲○盡○復○携○美○
人○登○綵○舟○山○頂○宴○樂○乃○至○日○落○可○以○罷○矣○而○落○欲○盡○
則○愈○當○罷○矣○猶○未○已○也○見○清○江○而○悅○之○復○携○美○人○以○
登○綵○舟○雖○侍○御○之○意○不○可○違○而○通○泉○亦○可○以○告○辭○矣○
子○美○此○時○是○陪○客○却○辭○不○得○者○因○復○同○登○舟○笛○聲○憤○
怨○哀○中○流○登○舟○卽○奏○樂○笛○聲○一○叫○中○流○生○哀○何○故○又○
用○憤○怨○二○字○此○蓋○通○泉○縣○百○姓○之○憤○怨○今○君○之○荒○于○
政○事○笛○聲○遂○感○應○而○出○他○人○聽○之○覺○其○哀○子○美○聽○之○
而○巷○說○唐○詩○卷○之○四○七○言○古○主○九○語○堂○
覺○其○憤○怨○也○妙○舞○透○迤○夜○未○休○透○迤○斜○去○貌○又○長○也○
只○管○舞○去○夜○猶○未○歇○燈○前○往○往○大○魚○出○聽○曲○低○昂○若○
有○求○此○時○王○侍○御○姚○通○泉○舟○中○聽○曲○看○舞○而○子○美○却○
獨○去○看○水○見○水○面○大○魚○浮○出○若○來○聽○曲○者○其○首○低○昂○
狀○若○稽○首○一○似○有○所○求○者○往○往○見○非○一○次○亦○見○子○美○
絕○不○去○照○管○舟○中○之○事○則○聽○曲○者○皆○魚○類○耳○三○更○風○
起○寒○浪○湧○夜○已○半○矣○風○又○作○矣○况○是○寒○天○不○思○回○去○
取○樂○喧○呼○覺○船○重○王○侍○御○姚○通○泉○猶○恣○意○取○樂○喧○呼○
聲○沸○而○子○美○則○默○然○靜○坐○但○覺○船○底○浪○湧○舟○爲○一○上○

旋○又○一○下○經○無○數○浪○頭○而○船○駐○江○中○不○動○故○云○重○也○
滿○空○星○河○光○破○碎○亦○是○子○美○看○見○風○浪○愈○急○矣○星○河○
破○碎○無○有○定○光○四○座○賓○客○色○不○動○四○座○賓○客○酒○興○正○
高○初○不○知○江○中○如○此○波○浪○故○色○不○動○非○有○鎮○定○之○力○
也○子○美○雖○是○陪○客○當○此○時○不○得○不○告○諸○公○作○別○矣○請○
公○臨○深○莫○相○違○臨○深○險○道○也○古○人○有○臨○深○之○戒○而○况○
舟○中○尤○爲○不○測○莫○相○違○是○勸○他○勿○違○臨○深○之○戒○迴○船○
罷○酒○上○馬○歸○于○是○諸○公○乃○命○迴○船○酒○也○不○飲○了○不○敢○
復○在○舟○中○盤○桓○各○上○馬○而○歸○人○生○歡○會○豈○有○極○無○使○
而○巷○說○唐○詩○卷○之○四○七○言○古○主○九○語○堂○
霜○露○霜○人○衣○人○之○宴○樂○豈○有○終○極○何○妨○直○到○天○明○但○
如○此○風○浪○何○卽○無○風○浪○而○深○夜○之○霜○露○亦○可○畏○也○若○
要○保○重○還○在○霜○露○未○下○時○歸○爲○妙○五○更○方○有○霜○露○此○
三○更○尚○未○有○霜○露○見○再○遲○歸○不○得○又○王○侍○御○姚○通○泉○
只○思○取○樂○而○所○隨○人○馬○俱○在○霜○露○之○中○亦○復○何○忍○子○
美○蓋○欲○動○之○耳○

送孔巢父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唐書孔巢父字弱翁少力學隱徂徠山永王
璘稱兵江淮辟署幕府不應璘敗知名太白

傳白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
沔居徂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雷天
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
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
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
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
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等
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五

九語堂

掉頭搖頭也巢父不肯住于京師去遊江東將浮海
以隨烟霧深言之也其著作傳世長留于天地之間
已足不朽別無放不下處將把釣于海中釣竿直欲
拂珊瑚之樹下句何等現麗異物志珊瑚生大秦國
有洲在漲海中名珊瑚樹洲底有磐石水深二十餘
丈珊瑚生于石上初色白軟弱似菌國人乘大船載
鐵網投于水底一年便生網目中其色黃三年其色
赤便發其根繫鐵網于船絞車舉網還裁鑿恣意所
作若過時便枯索蟲蠱矣深山大澤龍蛇遠龍蛇乃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七言古

五

九語堂

爲禍之物是喻永王璘巢父不應其辟是爲遠也昔
晉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有子謂其子曰
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美吾懼其生龍蛇以禍女春
寒野陰風景暮喻當時世運之衰而巢父無復宦情
蓬萊島在海外織女星在江東揚州之分龍車仙人
所乘之車迴車迎着巢父指引虛無之歸路老子傳
老子所貴道虛無因應相如大人賦乘虛無而上假
卽莊子所謂無何有之鄉廣漠之野歸路入道之路
也巢父將歸于道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
故神仙傳嚴青居貧忽有人以一卷素書與青曰汝
有仙骨應得長生自是不假作爲自然而然之謂也
凡人那得知其去之故乎人皆惜君之去若若留他
巢父看富貴倏忽直如草頭之露曾不終朝如斯人
豈人留得住者哉蔡侯靜者意有餘蔡侯欽其高尚
竟置酒送他故是靜者其意較留他者更深故曰意
有餘也清夜置酒臨前除無白日之器有幽適之趣
罷琴惆悵月照席復爲鼓琴琴罷卽別各各起身爲
之惆悵而明月之光却在席上別無他語乃囑之曰

幾歲寄我空中書。汝今東遊于海名山勝地。亦復何
限。無處尋汝踪跡。必須寄書來。方知此別之後。歲月
如流。轉盼間。五年十年矣。待寄書來時。不知又要隔
過幾歲。空中書。乃蓬萊仙人事。卽史宗引小兒騰空
覺脚下有波濤。是也。言巢父定仙去者。于是并囑其
致相思于李白。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按禹穴有二。一在蜀之石泉。乃禹生之地。古碑刻有
太白書禹穴二字。一在會稽。乃禹之窆所也。天寶初。
白寓居會稽。言汝去從會稽過。必然尋禹穴。李白汝
能遣此詩引仙人事。因巢父謝病。與其長生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四 七言古

圭

九語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四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之三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杜

甫 再見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曹將軍魏武帝之後。其門第清高。明皇末年。

得罪削爲庶人。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
已矣。文采風流今尚存。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九語堂

過王右軍。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于我如浮雲。開
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凌烟功臣少顏
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
大羽箭。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
天馬玉花驄。画工如山貌不同。是日幸來赤墀下。
迴立閭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澹經
營中。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
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
人太僕皆惆悵。弟子韓幹早入室。亦能画馬窮殊

相○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驕○氣○凋○喪○將○軍○善○画○
蓋○有○神○必○逢○佳○士○亦○寫○其○只○今○漂○泊○于○戈○際○屢○貌○
尋○常○行○路○人○塗○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
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壟○纏○其○身○

將軍魏武之子孫于今爲庶爲清門英雄割據雖已
矣○文○采○風○流○今○尚○存○贈○曹○將○軍○必○須○有○氣○象○若○從○丹○
青○寫○起○便○是○低○手○此○從○將○軍○突○起○特○提○魏○武○帝○來○方○
有○局○得○此○頭○腦○不○患○無○好○詩○作○出○來○于○今○句○緊○貼○將○
軍○身○上○有○感○慨○英○雄○句○又○作○一○頓○見○人○不○可○以○英○雄○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二

九龍堂

子孫式微而忽之雖降爲庶人而門風畢竟不同割
據○雄○圖○雖○已○不○可○得○見○而○魏○武○父○子○兄○弟○之○文○采○風○
流○尚○在○其○子○孫○處○將○軍○其○人○也○將○軍○豈○尋○常○丹○青○之○
人○哉○爲○他○高○立○地○步○處○學○書○初○學○衛○夫○人○但○恨○無○過○
王○右○軍○猶○不○說○出○丹○青○此○謂○之○養○局○衛○夫○人○各○樣○字○
茂○翁○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
少○之○師○也○初○嘗○學○書○矣○學○書○便○要○作○書○家○第○一○人○
王○右○軍○之○書○法○冠○絕○古○今○將○軍○不○去○學○他○而○學○衛○夫○
人○以○夫○人○乃○右○軍○書○之○所○從○出○將○軍○要○見○本○事○反○去○

學○衛○夫○人○意○欲○與○右○軍○爭○先○但○書○家○已○爲○右○軍○造○極○
倘○不○能○勝○得○而○與○並○驅○則○不○去○學○他○傲○骨○中○又○見○他○
服○善○心○之○細○揣○之○審○也○丹○青○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
如○浮○雲○于○是○乃○去○丹○青○中○作○第○一○人○自○少○至○壯○攻○于○
丹○青○心○之○好○之○不○知○老○至○已○精○詣○于○此○矣○而○胸○襟○高○
洒○視○世○間○富○貴○如○浮○雲○畧○不○留○意○我○說○他○是○魏○武○子○
孫○在○將○軍○若○不○欲○出○諸○口○者○祇○要○說○他○丹○青○把○家○世○
人○品○學○問○志○向○件○件○都○述○到○丹○青○方○襯○得○起○拓○得○高○
所○以○着○實○在○起○處○盤○旋○子○美○意○中○恨○不○得○藏○過○丹○青○

而菴說唐書

卷之五 七言古

三

九龍堂

但○題○是○丹○青○引○不○得○不○說○出○耳○何○等○厚○力○開○元○之○中○
嘗○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此○入○丹○青○矣○尚○不○肯○說○出○
先○說○開○元○間○天○子○恩○遇○之○隆○增○將○軍○多○少○顏○色○凌○烟○
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又○先○說○画○凌○烟○閣○上○
功○臣○貞○觀○十○七○年○太○宗○画○功○臣○李○靖○等○二○十○四○人○于○
凌○烟○閣○閣○在○西○內○三○清○殿○側○画○功○臣○皆○北○面○不○是○功○
臣○像○糾○落○了○要○重○画○有○將○軍○丹○青○妙○手○便○覺○前○西○顏○
色○之○少○得○將○軍○重○開○生○面○二○十○四○功○臣○个○个○生○動○良○
相○頭○上○進○賢○冠○猛○將○腰○間○大○羽○箭○進○賢○冠○後○漢○與○服○

志云古緇布冠儒者之服也太宗製大羽箭以旌武功功臣只是將相二種人其画丞相便是个活丞相戴進賢冠于頭上其画將軍真是个活將軍揮大羽箭于腰間褒公鄂公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段志玄齊州臨淄人封褒國公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封鄂國公此從功臣中標出二个將軍來又必寫他酣戰的形狀毛髮動英姿颯爽是酣戰之形狀也此二句是過文酣戰時勝下有馬先帝見其画兩將軍勝下之戰馬故命其画天馬也先帝天馬王花驤画工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四 九諾堂

見不比他画工塗紅塗綠累日而不能成者于是將軍慘澹經營將馬從頭至尾一直看去謂之經復從馬四面看轉來謂之營手展絹素凝眸打算默然良久儼見天馬立于絹素之間非是苦難而形容慘澹也大凡名手其初最不肯輕易便落筆若見馬就画便是今之寫行樂圖者相一筆画一筆也夫画天馬必須画天馬之人賦画天馬人之詩又必須識得画天馬人之原故茲天馬遇着曹將軍画曹將軍又得着杜子美詩真三絕也斯須九重真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斯須二字如見其下筆時風行雲湧之快適在未画前慘澹經營若早不得一刻及落筆之頃又若遲不得一刻者到得完時竟是真龍從天而降脫于絹素之上而絹素直作白雲一片矣何其神至于此子美不贊画却贊馬尤高絕見此真龍則萬古之馬盡爲凡馬伯樂一顧馬羣遂空止空得一時之羣將軍一拂馬羣亦空却空盡萬古之羣子美之贊將軍画馬至矣極矣茂以加矣或問画馬何其快余曰其工夫全在水画之前經營慘澹時目無全馬將馬

一○拆○開○然○後○全○馬○見○馬○于○是○若○將○赤○墀○下○之○馬○置○
在○一○邊○竟○画○吾○意○中○之○馬○縱○橫○自○如○故○得○迅○疾○也○玉○
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馬○画○完○呈○覽○故○在○
御○榻○之○上○不○說○画○在○御○榻○上○直○說○玉○花○在○御○榻○上○奇○
想○奇○筆○真○如○鬼○神○雷○電○之○不○可○測○識○讀○屹○相○向○句○尤○
使○人○恍○惚○而○莫○知○所○從○矣○夫○玉○驄○既○在○御○榻○上○則○庭○
前○不○應○有○玉○驄○去○視○庭○前○玉○驄○宛○然○復○回○視○御○榻○上○
而○玉○驄○又○宛○然○如○以○榻○上○為○真○則○庭○前○為○非○真○庭○前○
既○真○榻○上○又○真○于○是○見○者○向○了○庭○前○又○向○榻○上○向○了○
兩○足○吾○疑○子○美○三○頭○六○臂○不○然○那○得○有○此○靈○幻○也○至○
尊○含○笑○催○賜○金○圜○人○太○僕○皆○惆○悵○周○禮○圜○人○掌○養○馬○
芻○牧○之○事○以○役○圜○師○漢○書○百○官○表○太○僕○秦○官○掌○典○馬○
催○字○妙○真○是○錦○上○添○花○一○般○夫○天○子○索○金○帛○于○內○帑○
誰○不○奉○命○而○要○去○催○而○用○催○字○者○一○者○見○天○子○歡○喜○
之○極○賜○金○刻○不○容○緩○若○即○欲○出○諸○懷○中○親○手○授○與○將○
軍○為○快○一○者○見○其○画○天○馬○之○神○速○而○賜○予○俱○來○不○及○

也○圜○人○太○僕○為○何○惆○悵○起○來○惆○悵○是○不○適○意○而○若○有○
所○失○也○蓋○未○画○馬○時○人○俱○向○庭○前○之○玉○花○既○画○成○時○
自○天○子○以○至○百○官○意○却○向○榻○上○之○玉○花○是○時○將○軍○待○
賜○立○于○西○馬○之○前○圜○人○太○僕○立○于○赤○墀○玉○花○之○側○將○
軍○如○此○燥○脾○圜○人○太○僕○寂○然○在○赤○墀○下○那○得○不○惆○悵○
且○圜○人○太○僕○日○與○玉○花○相○習○嘆○其○神○駿○不○信○画○的○好○
過○他○天○子○是○時○又○無○宣○示○之○詔○圜○人○太○僕○無○由○得○見○
榻○上○之○真○龍○對○馬○躊○躇○為○之○惆○悵○有○此○惆○悵○二○字○愈○
見○將○軍○承○恩○之○樂○也○画○馬○之○事○竟○第○子○韓○幹○早○入○室○
亦○能○画○馬○窮○殊○相○韓○幹○大○梁○人○善○寫○貌○人○物○尤○工○鞍○
馬○初○師○曹○霸○王○右○丞○見○其○畫○推○獎○之○官○至○太○府○寺○丞○
歷○代○名○画○記○載○韓○幹○事○忽○有○人○詣○門○稱○鬼○使○請○馬○一○
疋○幹○画○馬○焚○之○他○日○鬼○使○乘○馬○來○謝○画○馬○到○圜○人○太○
僕○惆○悵○遂○止○不○作○餘○波○文○勢○不○免○少○促○故○又○請○出○韓○
幹○來○與○用○魏○武○同○一○手○法○也○子○美○意○若○謂○天○下○画○馬○
止○有○一○个○曹○將○軍○更○無○有○第○二○个○除○非○是○他○門○下○韓○
幹○韓○幹○画○馬○名○重○當○世○然○畢○竟○是○曹○將○軍○以○下○手○筆○
也○能○窮○殊○知○是○將○軍○嫡○傳○幹○惟○画○肉○不○画○骨○忍○使○驕○

驕氣凋喪漢書地理志造父善馭習馬得驕驪絲耳
一之乘幸于穆王驊騮乃八駿之一也此二句不是貶
抑韓幹是深言將軍之不可及也夫肉與骨相去在
微顯之際據將軍看來韓幹有似乎西馬之肉者西
肉則驊騮之氣便凋喪推幹之心豈忍使驊騮之氣
凋喪甘作將軍已下人而無如其師西骨之難肖夫
以幹西馬之筆力而不能及曹將軍真第一人也此
一解正與前學書相關妙王右軍乃衛夫人之弟子
而書一旦駕乎衛夫人之上可見書家有不必賢于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八 九誥堂

佳士得將軍寫真真異數也只今漂泊干戈際屢貌
尋常行路人當時承恩數上南薰殿上何等榮貴孰
意范陽倡亂干戈漂泊先帝賓天世界非復舊時將
軍氣概亦盡銷融至若悠悠不相知之人請他寫真
屢屢不辭有莊生呼我以馬者應之以馬呼我以牛
者應之以牛之風將軍更進于道矣途窮反遭俗眼
白南薰殿上天子以青眼相照及此之日將軍不言
俗人亦不相識却把白眼小覷他世上未有如公貧
以公本事何愁不富貴乃安于困窮而世上貧人無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九 九誥堂

後人見將軍如是○常不恨坎壈○纏其身也○已楚辭云○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又云志坎壈而不違○困窮也○

此歌起處○寫將軍之當時極其龍從結處○寫將軍之今日極其慷慨○中間叙其丹青之恩遇○以画馬為主○馬之前後○又將功臣佳士來襯起頭之上○更有起頭結尾之下○又有結尾氣厚力大○沉酣天矯○看其局勢○如百萬雄兵團圍○圍住獨馬○鎗殺進去○又殺出來○非通小可○子美歌行中大將此首尤為旗鼓○可見行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十

九語堂

兵行文作詩作画無異法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画馬圖引

國初已來○画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日飛霹靂○內府殷紅瑠璣盤○婕妤好傳詔○才人索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綃○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嘆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編素漠漠開風沙○其餘七疋亦殊絕○

迴若寒空動烟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廐養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憶昔巡幸新豐宮○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磊落三萬疋○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無復射蛟江水中○君不見金粟堆前松柏裏○龍媒去盡鳥呼風○

從國初說起○見非一時画馬之所能及也○國初画馬神妙者○祇有一个江都王王名緒霍王元軌之子將他作曹將軍引子得名三十載○見將軍學之深伎之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七

九語堂

妙也○人間有將軍画馬○居然舜帝時乘黃之神馬重出矣○符璫圖騰黃者神馬也○色黃一名乘黃有肉角又見妙玄宗有照夜白○曾命將軍图像感震雷于殿廷○故曰龍池十日飛霹靂○此二句以證將軍画馬之妙○玄宗昔在藩邸○興慶里池內有潛龍名爲龍池○龍興雲雨○則有霹靂飛霹靂奇矣○復加十日二字○千其上異樣光怪○將軍手下之馬○直與池中之龍相關矣○瑠璣盤裴行儉平都支遁○獲瑠璣盤廣二尺其色殷紅○文彩燦然○國家寶之○藏于內府○玄宗見其貌照

夜○白○遂○將○此○盤○以○賜○之○此○盤○既○在○內○府○非○宮○人○可○以○
漫○然○取○出○者○必○須○嬈○好○傳○詔○于○才○人○以○索○之○嬈○好○位○
視○上○卿○才○人○唐○內○官○才○人○九○人○正○五○品○何○等○降○重○光○
寵○盛○既○賜○後○于○是○慕○求○將○軍○兩○馬○者○如○麻○如○粟○輕○統○
細○綺○為○潤○筆○之○物○相○追○飛○來○將○軍○安○得○有○百○千○隻○手○
去○画○與○人○貴○戚○權○門○聲○勢○赫○然○何○求○不○得○而○欲○得○將○
軍○之○画○甚○為○不○易○惟○其○不○易○故○得○之○者○屏○障○間○生○色○
也○寫○將○軍○直○欲○飛○舞○此○方○逼○到○韋○諷○宅○上○來○韋○諷○居○
在○成○都○時○為○閬○州○錄○事○且○將○筆○頓○住○寫○韋○宅○屏○障○上○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三 九語堂

二○馬○見○將○軍○画○馬○有○來○歷○處○識○者○久○嘆○嗟○嘆○嗟○者○一○
則○拳○毛○騮○不○在○世○間○圖○中○尚○可○得○見○一○則○師○子○花○現○
在○郭○家○圖○中○却○又○宛○然○所○以○見○者○良○久○嘆○嗟○也○問○
共○有○九○馬○此○先○提○二○馬○在○前○又○若○止○有○此○二○馬○者○後○
來○七○馬○另○起○乃○有○層○摺○諸○此○法○則○無○直○掃○之○病○矣○此○
二○馬○一○者○太○宗○乘○之○以○平○劉○黑○闥○一○者○郭○子○儀○乘○之○
以○平○禍○亂○戰○陣○間○乘○之○一○人○可○敵○萬○人○今○画○在○編○素○
上○尚○有○漠○漠○開○風○沙○之○勢○口○中○只○贊○馬○而○意○則○在○画○
也○二○馬○已○竟○今○去○寫○七○馬○下○其○餘○二○字○世○人○見○之○皆○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七言古 三 九語堂

軍可能再画一疋○奏成十疋○否余笑曰○只可惜絹素○
幅小○若画得下○何愁百千萬疋○乎○迴若寒空動烟雪○
奇句迴者○不同于凡近之謂也○馬之青者如烟白者○
如雪動者言其生韻馬之狀貌精神于七字內一齊○
托出○寒空指画馬之空處○空處是絹素子美此時看○
去覺天上天下無處非曹將軍畫馬虛空中亦覺有○
馬突如其來如者神哉技至此乎霜蹄蹴踏言圖中○
九馬三十六踪有脫去絹素之勢莊子馬蹄可以踐○
霜雪長楸間養馬處種長楸以爲蔭曹植詩走馬長○
楸間○圖中有樹且復有人馬官廐養馬官是監牧者○
廐是折薪者養是炊烹者森成列馬是活馬而馬旁○
之樹是活樹馬旁之人亦是活人儼然在目人見此○
謂是忙中抽筆吾則謂閒處愈緊補樹補人正所以○
見馬也可憐九馬爭神駿言其一疋賽過一疋也方○
總說画馬之數顧視清高氣深穩前寫馬蹄此復寫○
馬眼十八隻眼睛互相顧盼清高是贊画馬顧盼之○
形狀清則一絲不亂高則一筆不庸而其神氣又極○
深穩深言其不疎淺穩言其不弄巧深穩又跟清高○

二字來蓋清之所難者是深高之所難者是穩清○
深穩又跟上爭字來惟其爭神駿不免出奇出怪○
又波瀾老成得名三十載不虛也于是乃出韋諷夫○
画馬至此神妙世固無有不愛者而愛之苦心者初○
無其人何謂苦心曹將軍画玉花驄之後造請填門○
求者然甚不易諷家此圖不知如何用心以求于將○
軍方得如此之神妙珍藏護惜又其餘事也昔支遁○
好養馬人問之曰貧道愛其神駿耳夫支公所愛者○
真馬諷之所愛者画馬今一齊稱之是言將軍此画○
與真馬無異韋諷亦竟以真馬待画與支公愛馬又○
寧有異哉因上有神駿二字與支遁有關子美想著○
遂得此佳句先生用筆自是生龍活虎不可方物寫○
題已竟于是抽筆作結見馬如許關係昔明皇幸溫○
泉宮王毛仲知監牧使扈從以諸牧馬數萬疋每色○
爲一隊望如雲錦下言三萬疋以蕭子顯詩有漢馬○
三萬疋故也新豐唐書地理志京兆府昭應縣本漢○
新豐有宮在驪山下貞觀十八年置咸亨二年始名○
溫泉宮天寶六載更曰華清宮翠華上林賦云建翠○

華之旂張掛日以翠羽爲葆也漢元封五年帝浮海
陽江親射蛟獲之龍媒漢書禮樂志天馬歌天馬徠
龍之媒言天馬已來爲龍來之媒也皆借漢事來說
不欲顯指昭代亦孔子定哀之間多微詞也憶昔巡
幸新豐翠華之旗拂天東來騰驤磊落之馬多聖數
萬正騰言其超逸驤言其軒舉磊落言其魁礪不凡
也其筋骨皆與將軍所画之馬同此句挽到画馬筆
有千鈞之力此言開元全盛之時此下四句嘆其衰
自從獻寶朝河宗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紆之山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夫 九諸堂

李白

蜀道難

噫吁戲危乎高哉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蠶叢及
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塞通
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連絕峨嶺巔地崩山
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上有六龍回日
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迴川黃鶴之飛尚不得
過猿猱欲度愁攀援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
巘捫參歷井仰脅息以手撫膺坐長嘆問君西遊
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
從雌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難
難于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
枯松倒挂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豨砢崖轉石萬
壑雷其險也如此嗟爾遠道之人何爲乎來哉劍
閣崢嶸而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
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血殺人
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于上
青天側身西望長咨嗟

世傳太白此詩爲杜甫作觀所守或匪親等語氣非
爲杜明矣唐仲言云爲玄宗作極是按天寶十五載

祿山陷潼關玄宗懼用楊國忠計幸蜀此詩首稱蜀道之難古來不通中國非天子所宜幸次極言其中之險以危之末言非王者所宜居勸其速歸其忠于君有如此不然太白蜀人何故不為桑梓之邦存地步一至此

意傷痛聲吁負重物以出氣戲長嘆也危乎高哉口中未說蜀出而先痛嗟其高危高故危此二字為一篇之骨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上青天是形容其難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茫然爾來四萬八千歲不與秦

而春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大 九諸堂

塞通人烟蜀為西戎之極邊自周以前不通于中國見古聖王之所棄置通自秦始初秦伐蜀不知道遂作五石牛以金置尾下言能糞金欲以遺蜀蜀王負力而貪乃令五丁開道引之秦惠王九年因使張儀司馬錯引兵尋路滅蜀謂之石牛道揚雄蜀王本紀蜀王之先名蠶叢柏灌魚鳧蒲澤開明是時人民椎髻龍言不曉文字未有禮樂從開明上到蠶叢積三萬四千歲開國何茫然言其不可考蜀至秦始通何從知其開國及歲數哉揚雄云三萬四千此云四萬

八千總非實據也人言文人無實語而不知文亦家妙在跌頓故每說到已甚太白加出一萬四千歲來此正跌頓法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眉巔獨西有太白山之鳥道一線可通亦止望峨眉之巔峨眉山蜀山之最高者鳥道空中鳥飛之道是極高人所不到猶云除是飛鳥飛得過也太白山在梓州真符縣山面隸鳳翔府山背屬真符大峨山峨嵋縣南百里兩山相對如峨眉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石棧相鉤連自五丁開道後人始為棧道以相往

而春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大 九諸堂

來蜀王本紀天為蜀王生五丁力士能徙山秦王獻美女與蜀王遣五丁迎女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五丁共引蛇山崩壓殺五丁秦女皆上山化為石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衡波逆折之迴川黃雀之飛尚不得過猿猱欲度愁攀援蜀雖可通去來畢竟不易春秋命曆序皇伯登出嶽桑日之陽駕六龍以下上日回日不能過而回高標如插竿為標遠可望見又山各一名高望乃嘉定府之主山衡波衡即橫逆是倒折是屈川之迴轉有如此黃雀還舉尚不能過猿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手

九誥堂

孫矯捷善于攀援欲度還心此棧道不通之處青泥
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轉青泥嶺乃入蜀所必由之
路在沔州長舉縣西北五十里懸崖萬仞上多雲雨
行者多逢泥淖盤盤路只在此盤轉不能徑去行一
百步却有九个折縈繞于巖巒之間門參歷井仰脊
息以手撫膺坐長嘆蜀分野星參十星玉井四星在
參左足下捫摸也歷經歷也仰以手向上捫歷脊斂
也屏氣而息膺胸也撫以手在胸前撫摩坐而長嘆
言其怯力過去有如此之難問君西遊何時還君已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手 九誥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主

九誥堂

盈尺申言危乎高哉四字枯松倒挂倚絕壁絕壁之
間乃路仄之處無人樵采枯松橫塞所行多碍飛湍
瀑流爭喧廝湍是水激而上飛瀑自上而下垂上
下相迫謂之爭廝擊也木華海賦磊習習而相廝
崖轉石萬壑雷砢水擊岩之聲郭璞江賦砢砢岩鼓作
岩爲之砢石爲之轉萬壑相應轟若雷霆其險也如
此又作一頓妙上來青泥嶺祇是難行所聞所見祇
是子規悲鳥此則耳目炫亂驚心動魄險至此極矣
嗟爾遠道之人何爲乎來哉人生長此處出于無奈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主 九誥堂

有親父安知其不爲虎雖有親兄安知其不爲狼至
親且然而况匪親匪親須慮其化豺狼反爲我害以
見人心難測險不足恃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吮
血殺人如麻所守之人既不可恃其中又多猛虎長
蛇日夕思食人須刻刻防他錦城雖云樂上面說蜀
如此可驚可畏而忽下一樂字妙極譬如惡人亦必
有一二端好處若說它惡到底而抹煞其好處則其
人不心服今論蜀亦然蜀道雖可驚可畏而成都却
使人樂名爲錦城廣輿記云成都沃野千里天府之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至 九言堂

國玄宗西幸陞爲南京入蜀何等艱險見錦城風土
定然歡喜不如早還家此雖是樂然不可久居不如
早歸家之尤樂也文勢至此甚緊必須一放方得寬
轉所謂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蜀道之難難于上青
天復提此句爲結束妙篇中凡三見與莊子逍遙遊
叙鯢鵬同吾嘗謂作長篇古詩須讀莊子史記子美
歌行純學史記太白歌行純學莊子故兩先生爲歌
行之雙絕不誣也三言蜀道之難叮嚀告戒至矣側
身西望長咨嗟太白蜀人說着蜀猶有戒心焉蜀之

不可去也如是夫對之不可居也如是夫一片純是
忠君報國至性語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 七言古

至 九言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古 之四

李 白 再見

將進酒 樂府題

君不見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君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如雪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盡還復來烹羊宰牛且爲樂會須一飲三百杯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古

九語堂

岑夫子丹丘生進酒君莫停與君歌一曲請君爲我側耳聽鐘鼓饌玉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飲者留其名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譴謔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酌五花馬千金裘呼兒將出換美酒與爾同銷萬古愁

君不見是點醒人語太白此歌最爲豪放才氣千古無雙黃河之水天上來奔流到海不復回此言人有生必有死喻如黃河之水從天而來其勢如奔到海

則不能復還乎天又不見高堂明鏡悲白髮朝如青絲暮成雪此言人既生之後未死之前光陰能有幾時昨日少年今成白首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俗諺云人世難逢開口笑人生得意之日能有幾何須恣意歡樂金尊乃盛酒之器以供人飲者若不去盡歡則金尊空對月枉此金樽矣如此勸人飲酒妙矣然世間有一種拘守的人云我今雖有千金在此我才未必有用一朝散去亦如黃河之水到海不復回奈何太白特爲開豁之天生我材必有用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古

九語堂

千金散盡還復來金之爲物也有去必有來不用也○不見得多卽用也不見其少○竟○是○落○得○用○者○天○既○與○我○有○用○之○材○何○愁○千○金○之○不○復○來○而○預○爲○計○小○哉○烹○羊○宰○牛○且○爲○樂○大○作○樂○事○會○須○一○飲○三○百○杯○飲○便○飲○三○百○杯○少○一○杯○不○得○方○是○爲○樂○岑○夫○子○或○云○岑○參○丹○丘○生○或○云○元○丹○丘○此○二○公○想○是○打○不○破○此○關○者○進○酒○君○莫○停○或○自○進○酒○只○顧○進○將○來○或○人○進○酒○只○顧○飲○將○去○莫○暫○停○杯○與○君○歌○一○曲○暢○談○飲○酒○之○妙○請○君○爲○我○側○耳○聽○須○側○耳○切○聽○勿○以○我○言○爲○狂○只○算○春○風○吹○過○

耳邊去也。鐘鼓饌玉不足貴。太白歸重飲酒上人若。
不飲卽大排筵宴。無益若飲酒卽不大排筵宴。儘妙。
因此見鐘鼓饌玉之不足爲貴。但願長醉不願醒。將
鐘鼓饌玉之費都去買酒。日日痛飲。以至老死。身化
酒糟。快活也。平生之願始足。古來聖賢皆寂寞。惟有
飲者留其名。太白又去開悟他。把古來聖賢與他看。
他一生修已。孳孳惟日不足。生前不飲死後何其寂
寞。惟有飲者生前快樂而曠達之名垂千載之下。人
猶津津稱之不置。陳王昔時宴平樂。斗酒十千恣歡

而卷說唐詩

卷之六七言古

三 九話堂

誰遂尋出陳思王來。曹植字子建。封陳思王。其賦名
都篇歸來飲平樂。美酒斗十千。平樂觀名恣肆歡譁。
是其飲酒爲樂也。主人何爲言少錢。徑須沽取對君
酌。言人當學陳思王。破其慳囊。何乃以錢少爲言哉。
囊中所積盡須傾出。以付酒家。取酒以對君酌。徑字
是不信他言錢少。直道其有假真。少錢君家所騎之
五花馬。所衣之千金裘。何不快呼兒將此二物以換
酒。與爾終日痛飲。不惟一時之愁可蠲。連萬古之愁
一齊銷盡。酒之妙也如此。吾輩何可不飲而使陳王

笑人哉。五花馬言其毛色也。如九花三花之類。其義
出隋卞元子步天歌曰。五个吐花王良星。註王良五
星。其四星曰天驕。旁一星曰王良。亦曰天馬。千金裘
孟嘗君有一狐白裘。直千金。天下無雙。

江上吟

木蘭之櫓。沙棠舟。玉簫金管。坐兩頭。美酒尊中置
千斛。載妓隨波任去留。仙人有待乘黃鶴。海客無
心隨白鷗。屈平詞賦懸日月。楚王臺榭空山丘。興
酣落筆搖五嶽。詩成笑傲凌滄洲。功名富貴若長

而卷說唐詩

卷之六七言古

四 九話堂

在漢水亦應西北流。

櫓所以運此舟者。木蘭櫓取其堅固。沙棠出崑崙之
丘。爲舟不沉。玉簫金管。樂器有其器。必有人以奏之。
故坐船之兩頭。中間置千斛之美酒。并載妓于內。隨
波以任其去留。竟以舟爲家矣。可不論年月欲爲仙
尚有所待于黃鶴。何如便作海客。無心以隨白鷗。爲
樂也。太白具此沙棠之舟。置千斛美酒。挾妓奏樂。又
說其仙人故仙。念頓奪有待。不如無心。太白進乎道
矣。因舉楚君臣言之。昔屈平沉于汨羅。不得于君至

矣而其詞賦至今與日月爭光楚靈王作章華臺極其雕繪于今何在止見空山楚王之不如屈平江山亦何曾及得詞賦之永久也五嶽東嶽泰山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中嶽嵩山也滄洲杜陽雜編隋大業九年元藏幾爲過海使判官風飄至一洲島問洲人云此滄洲去中國已數萬里其洲方千里花本常如二三月人多不死言今在舟中與酣落筆則搖五嶽五嶽名山中必有仙人搖五嶽并仙人都動矣詩成咲傲足凌滄洲直玩弄神仙矣詞人之自重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古 五 九語堂

高適

邯鄲少年行

邯鄲城南游俠子○自矜生長邯鄲裏○千場縱博家○仍富○幾處報讐身○不死宅中歌笑日○紛紛門外車○

馬如雲屯○未知肝膽向誰是○令人却憶平原君○君不見今日交態薄○黃金用盡還疎索○以茲感嘆辭舊遊○更于時事無所求○且與少年飲美酒○往來射獵西山頭○

邯鄲是趙舊都○故人多游俠之風○人便以邯鄲生長自誇縱博則家易貧○今千場縱博而家依舊富足報讐則身不保○今幾處報讐而身不死○真有通天本事此游俠自誇語○人見其宅中歌笑○每日紛紛門外車馬屯聚如雲○此是體面邊事○若肝膽相向○恐未必然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古 六 九語堂

可以相向者○庶是平原君平原君趙公子勝也○與魏信陵齊孟嘗楚春申號四君○並喜待士○食客數千人○今平原君已往○人猶憶之不置○君不見交態今薄○不可言矣○有黃金則交厚○黃金用盡又奮一劍而孔出矣○依然疎索若與從不相知者○以茲感嘆○將向來以黃金交者○一切辭之○省得受他疎索○我今亦無有所求于彼○邯鄲游俠日置聊與少年飲酒○相往來射獵于西山之頭也○不交厚也不至疎索如是而已○常待之善處交道有如此

人日寄杜二拾遺

人日題詩寄草堂遙憐故人思故鄉柳條弄色不忍見梅花滿枝空斷腸身在南蕃無所預心懷百憂復千慮今年人日空相憶明年人日知何處一臥東山三十春豈知書劍老風塵龍鍾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

正月初七爲人日公年譜乾元二年入蜀上元元年

裴冕爲成都尹爲築浣花草堂以居之故云草堂也

遙憐故人思故鄉故人指子美公蓋無日不思歸故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 九諸堂

鄉者于時柳條弄色吾憐故人思鄉遂不忍見卽梅

花滿枝故人思鄉當爲斷腸耳此爲一解又重起達

夫因祿山亂自左拾遺轉監察御史李輔國惡其才

數短毀之出爲蜀彭二州刺史南蕃謂蜀也吾身在

南蕃而無預于朝政見世事如此心懷無數憂愁思

慮未必久于此間今年人日我空相憶以詩寄公未

知我明年今日身在何處則寄詩或不能得是爲二

解下又重起一臥東山三十春言子美遇主之晚豈

知書劍老風塵言我亦不得大用而書劍老于風塵

龍鍾還忝二千石龍鍾竹名言人衰老之態如竹之枝葉搖曳不能自禁持也太守祿秩二千石適時刺蜀州忝者無刺史之才能而居刺史之爵位言不能薦引愧爾東西南北人言子美依止無定心甚媿之達夫之憐惜子美至矣是爲三解法老氣蒼學者須細心效之

岑參

登古鄴城

今彰德府臨漳縣本戰國魏之鄴邑三國時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八 九諸堂

魏以長安譙許昌鄴洛陽爲五都

下馬登鄴城城空復何見東風吹野火暮入飛雲

殿城隅南對望陵臺漳水東流不復回武帝宮中

人去盡年年春色爲誰來

嘉州從鄴城經過特下馬登城以覽古蹟空城而已

一無所見惟有枯草草枯時放火以燒之謂之野火

鄴城有飛雲殿殿豈野火可入之處今被東風吹入

則荒涼極矣望陵臺卽銅雀臺也曹操建三臺于鄴

都前名銅雀中名金井後名金虎相去各六十步其

上○複○道○樓○閣○相○通○鑄○大○銅○雀○高○一○丈○五○尺○置○之○樓○頂○
臨○終○遺○令○施○總○帳○于○上○朝○瞞○使○官○人○歌○吹○帳○中○望○吾○
西○陵○西○陵○操○葬○處○也○涼○水○其○源○有○二○一○濁○一○清○合○流○
經○臨○漳○入○于○衛○河○城○隅○正○南○對○望○陵○臺○上○宮○觀○亦○
無○所○見○惟○見○漳○水○滔○滔○東○流○而○已○曹○操○臨○終○遺○令○其○
以○爲○千○秋○萬○歲○後○伎○人○終○爲○吾○有○孰○知○身○後○未○幾○伎○
人○已○盡○侍○于○曹○丕○之○側○不○待○至○今○日○始○去○盡○也○春○色○
爲○誰○來○問○得○冷○意○其○爲○武○帝○宮○中○人○而○來○乎○武○帝○宮○
人○今○在○何○處○若○爲○武○帝○則○武○帝○且○不○能○保○吾○伎○之○不○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古○九○九○語○堂○
侍○于○曹○丕○而○安○能○使○春○色○爲○渠○而○來○哉○

邯鄲客舍歌

客○從○長○安○來○驅○馬○邯○鄲○道○傷○心○叢○臺○下○一○旦○生○蔓○
草○客○舍○門○臨○漳○水○邊○垂○楊○下○繫○釣○魚○船○邯○鄲○女○兒○
夜○沽○酒○對○客○挑○燈○誇○數○錢○酩○酩○醉○時○日○正○午○一○曲○
高○歌○壚○上○眠○

客○從○長○安○來○當○是○關○中○大○俠○驅○馬○邯○鄲○道○驅○馬○而○過○
意○若○不○欲○于○邯○鄲○暫○一○頓○足○者○見○趙○武○靈○王○所○建○之○
叢○臺○一○旦○生○此○蔓○艸○于○其○上○霸○圖○已○矣○爲○之○傷○心○于○

是○竟○酒○家○大○醉○以○消○之○乃○見○客○舍○門○臨○漳○水○垂○楊○一○
帶○下○繫○漁○船○定○是○有○酒○之○處○邯○鄲○女○兒○當○壚○至○夜○猶○
沽○酒○每○對○客○挑○燈○明○亮○在○光○中○賣○弄○數○錢○之○快○邯○鄲○
女○兒○無○檢○束○至○此○而○此○從○長○安○來○之○客○自○午○間○已○在○
此○沽○酒○飲○至○大○醉○不○知○高○下○便○橫○臥○于○壚○上○到○此○挑○
燈○時○纔○醒○一○曲○狂○歌○响○若○鯨○吼○直○使○女○兒○手○中○錢○驚○
落○地○上○遑○知○其○之○誇○數○錢○不○誇○數○錢○哉○疎○疎○辣○辣○真○快○的○
是○漢○子○語○

張籍

送遠曲

戲○馬○臺○南○山○簇○簇○山○邊○飲○酒○歌○別○曲○行○人○醉○後○起○
登○車○席○上○回○樽○勸○僮○僕○青○天○漫○漫○覆○長○路○遠○遊○無○
家○安○得○住○願○君○到○處○自○題○名○他○日○知○君○從○此○去○
戲○馬○臺○在○彭○城○之○西○南○項○王○曾○戲○馬○于○此○得○名○此○題○
是○樂○府○文○昌○賦○此○詩○武○當○時○曾○于○此○送○別○故○卽○以○此○
入○詩○也○臺○南○之○山○遠○望○去○如○箭○頭○之○簇○簇○山○邊○設○祖○
復○唱○驪○歌○行○人○醉○後○起○身○作○別○客○登○車○時○必○再○敬○酒○
敬○客○過○卽○回○尊○斟○酒○以○勸○所○隨○之○僮○僕○不○獨○敬○其○主○

以及其使欲其于途間用心事主也于是主賓眼光
各向前面之去路見青天漫漫無際一條長路直豎
其中天之下卽路路之上卽天若天覆于路上者路
又杳茫送者爲之心怯因作念曰如此長路必須有
住處方好有家則好住今遠遊無家安得暫住只管
要在此路上行幾時行盡此長路哉傷心處在此今
日我與爾別于此見我兩人者止臺南簇簇之山後
人誰知我兩人在此離別之苦願君每到一處或亭
或橋或樹或石題君名字使他日知從此而去便于
而巷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古

士

九誥堂

尋訪後會難期路又不一存此形迹追想恍然古人
待友之厚用意之深有如此

節婦吟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君纏綿意繫在紅羅
襦妾家高樓連苑起良人執戟明光裏知君用心
知日月事夫誓擬同生死還君明珠雙淚垂恨不
相逢未嫁時

君知妾有夫贈妾雙明珠君便不是了感君纏綿意
繫在紅羅襦纏綿思切而亂也見是非義之思襦短

衣也見不是正服反說感君妙繫在紅羅襦此句更
妙乃人想不到處且不拒絕他妾家高樓連苑起與
他一個住處見不是小人家牆卑室淺者苑帝苑連
苑又見是耳目衆多之地良人執戟明光裏良人又
是有官爵者現執戟明光殿內見不可犯者知君用
心如日月日月光明之物豈有不知此事之不可爲
君之用心定然于此打算事夫誓擬同生死妾素明
從一而終之婦道誓與同生死斷不敢有二心以改
節者還君明珠雙淚垂于是把紅羅襦上纔所繫之

而巷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古

士

九誥堂

雙明珠解下來還他雙淚垂此又是人想不到蓋明
珠相贈亦是彼好意故以雙淚酬之君子之道貴在
守已不惡人妄爲若在今人則怒形于色擲珠痛罵
矣恨不相逢未嫁時夫明珠重寶也君之意甚厚然
須在妾未嫁時方好受此明珠今已嫁矣安能受此
明珠哉此非妾不從君而君相逢亦太晚矣妾深恨
君之晚也陌上桑妙在直此詩妙在婉文昌真樂府
老手

白居易

琵琶行 并序

元和十年余左遷九江郡司馬明年秋
送客湓浦口聞舟船中夜彈琵琶者聽
其音錚錚然有京都聲問其人本長安
娼女嘗學琵琶于穆曹二善才年長色
衰秀身爲賈人婦遂命酒使快彈數曲
曲罷憫然自敘少小時歡樂事今漂淪
憔悴轉徙于江湖間余出官二年恬然
自安感斯人言是夕始覺有遷謫意自
爲長句歌以贈之凡六百二十二言命
曰琵琶行

而卷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古

九諸堂

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蘆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
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醉不成歡慘將別別時茫
茫江浸月忽聞水上琵琶聲主人忘歸客不發尋
聲暗問彈者誰琵琶聲停欲語遲移船相近邀相
見添酒迴燈重開宴千呼萬喚始出來猶抱琵琶
半遮面轉軸撥絃三兩聲未成曲調先有情絃絃
掩抑聲聲思似訴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續續彈

而卷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古

九諸堂

說盡心中無限事輕攏慢撚撥復挑初爲霓裳後
六么大絃嘈嘈如急雨小絃切切如私語嘈嘈切
切錯雜彈大珠小珠落玉盤間關鶯語花底滑幽
咽泉流水下灘水泉冷澁絃凝絕澁絕不通聲暫
歇別有憂愁暗恨生此時無聲勝有聲銀瓶乍破
水漿迸鐵騎突出刀鎗鳴曲終抽撥當心畫四絃
一聲如裂帛東船西舫悄無言惟有江心秋月白
沉吟抽撥插絃中整頓衣裳起斂容自言本是京
城女家在蝦蟆陵下住十三學得琵琶成名屬教
坊第一部曲罷常教善才服粧成每被秋娘妬五
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銅頭銀篦擊節
碎血色羅裙翻酒污今年歡笑復來年秋月春風
等閒度弟走從軍阿姨死暮去朝來顏色故門前
冷落鞍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商人重利輕別離
前月浮梁買茶去去來江口守空船繞船明月江
水寒夜深忽夢少年事夢啼紅淚關關我聞琵琶
已嘆息又聞此語重唧唧同是天涯淪落人仙
逢何必曾相識我曾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

城○潯○陽○地○僻○無○音○樂○終○歲○不○聞○絲○竹○聲○生○近○浣○池○
地○底○濕○黃○蘆○苦○竹○遶○宅○生○其○間○旦○暮○聞○何○物○杜○鵲○
啼○血○損○哀○鳴○春○江○花○朝○秋○月○夜○往○往○取○酒○還○獨○傾○
豈○無○山○歌○與○村○笛○嘔○啞○咽○嘶○難○為○聽○今○夜○聞○君○琵琶○
語○如○聽○仙○樂○耳○暫○明○莫○辭○更○坐○彈○一○曲○為○君○翻○
作○琵琶○行○感○我○此○言○良○久○立○却○坐○促○絃○絃○轉○急○淒○
淒○不○似○向○前○聲○滿○座○聞○之○皆○掩○泣○就○中○泣○下○誰○最○
多○江○州○司○馬○青○衫○濕○

此篇鋪叙甚佳語多情至頓挫之法頗有若較子美
而卷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古

主九言堂

之陡健則相去遠矣濫觴從此始

潯○陽○江○頭○江○自○岷○山○發○源○至○此○而○分○為○九○夜○送○客○潯○
陽○寫○地○夜○寫○時○送○客○寫○事○楓○葉○蘆○花○秋○瑟○瑟○人○知○是○
寫○景○而○不○知○是○寫○秋○主○人○下○馬○客○在○船○主○人○樂○天○自○
謂○下○馬○自○出○郡○署○而○來○送○客○也○出○船○字○船○是○聽○琵琶○
之○所○最○要○緊○之○字○舉○酒○欲○飲○無○管○絃○無○管○絃○為○琵琶○
作○伏○醉○不○成○歡○慘○將○別○看○他○一○字○字○濡○到○聞○琵琶○上○
去○無○管○絃○則○飲○易○醉○既○不○成○歡○而○又○將○別○故○慘○別○時○
茫○茫○江○浸○月○寂○然○無○聲○但○見○水○月○忽○聞○水○上○琵琶○聲○

聞○着○琵琶○矣○主○人○忘○歸○客○不○發○各○各○頓○住○為○琵琶○故○
尋○聲○暗○問○彈○者○誰○尚○未○知○聲○從○何○處○來○故○要○尋○尋○者○
則○要○問○暗○問○不○作○高○聲○問○彈○者○誰○尚○未○知○是○婦○人○也○
琵琶○聲○停○欲○語○遲○此○去○問○他○他○便○停○住○不○彈○待○聲○停○
而○答○欲○語○遲○則○宛○然○婦○人○行○徑○矣○移○船○相○近○此○船○移○
去○遂○相○見○請○他○相○見○不○敢○造○次○添○酒○迴○燈○重○開○宴○適○
已○開○宴○將○別○酒○雖○未○撤○燈○已○移○開○今○遇○此○奏○琵琶○者○
重○為○開○宴○非○為○婦○人○也○不○寫○抱○琵琶○過○船○須○知○此○婦○
人○原○在○自○己○船○中○司○馬○有○體○婦○人○亦○有○體○作○文○詩○

而卷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古

主九言堂

當○此○等○處○切○不○可○輕○下○一○字○也○千○呼○萬○喚○始○出○來○婦○
人○出○來○與○客○見○面○猶○如○是○不○肯○輕○易○真○是○不○曾○過○船○
者○商○人○婦○自○別○于○娼○女○如○此○猶○抱○琵琶○半○遮○面○尚○不○
肯○露○全○面○寫○婦○人○有○體○總○見○江○州○司○馬○之○存○大○體○也○
轉○軸○撥○絃○三○兩○聲○婦○人○初○不○交○一○言○徑○去○彈○他○的○琵琶○
欲○彈○琵琶○必○先○和○絃○絃○繫○于○軸○故○必○轉○軸○以○平○絃○
之○緩○急○又○須○撥○動○方○知○古○人○作○長○篇○法○有○詳○畧○此○篇○
純○用○詳○法○此○樂○天○短○處○也○未○成○曲○調○尚○未○彈○出○曲○來○
先○有○情○情○實○也○人○各○有○情○司○馬○遷○謫○復○當○別○離○此○樂○

天○之○情○也○嫁○與○商○人○不○得○遂○意○此○婦○人○之○情○也○大○家○
暗○暗○相○關○故○云○先○有○情○此○詩○是○樂○天○聽○過○琵琶○從○亮○
處○做○的○絃○絃○掩○抑○聲○聲○思○逐○絃○逐○絃○用○指○掩○捺○聽○去○
審○聲○之○調○否○深○于○用○意○故○曰○思○似○訴○平○生○不○得○志○有○
似○乎○訴○其○不○得○志○者○平○生○是○向○來○彈○一○彈○思○一○彈○如○
人○說○到○不○得○志○處○不○免○咽○住○低○眉○信○手○續○續○彈○復○一○
總○連○聲○彈○去○說○盡○心○中○無○限○事○似○把○平○生○不○得○志○事○
盡○情○發○揮○者○輕○攏○慢○撚○撥○復○挑○寫○其○彈○琵琶○手○法○如○
西○初○爲○霓○裳○後○六○公○先○叙○所○彈○之○曲○下○便○寫○其○節○目○
霓○裳○羽○衣○曲○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六○公○貞○元○中○大○
早○詔○兩○師○祈○雨○令○天○門○街○市○人○廣○闢○聲○樂○康○崑○崙○善○
琵琶○遂○請○其○登○街○東○絲○樓○彈○一○曲○新○翻○羽○調○六○公○自○
謂○街○西○無○敵○大○絃○嘈○嘈○如○急○雨○嘈○嘈○聲○衆○也○故○如○急○
雨○寫○大○絃○小○絃○切○切○如○私○語○切○切○聲○細○也○故○如○私○語○
又○寫○小○絃○嘈○嘈○切○切○錯○雜○彈○錯○雜○不○次○第○也○大○絃○小○
絃○一○時○交○互○彈○去○大○珠○小○珠○落○玉○盤○聲○大○者○如○大○珠○
聲○小○者○如○小○珠○其○聲○滾○出○如○珠○之○圓○而○又○清○潤○如○落○
于○玉○盤○中○也○此○句○緊○跟○上○句○間○關○鶯○語○花○底○滑○又○聲○

嬌○脆○如○鶯○在○花○間○兩○相○啼○和○者○幽○咽○泉○流○水○下○灘○又○
聲○漸○輕○而○欲○咽○住○如○泉○水○流○下○灘○者○小○流○有○聲○下○灘○
則○聲○止○前○响○方○止○後○响○又○至○水○泉○冷○澁○絃○凝○絕○聲○細○
已○極○若○冷○澁○而○水○欲○凝○定○者○凝○絕○不○通○聲○暫○歇○凝○若○
不○通○而○手○暫○停○有○間○別○有○憂○愁○暗○恨○生○豈○有○憂○愁○暗○
恨○生○于○胸○中○而○彈○中○止○乎○有○聲○則○聽○其○聲○聲○歇○則○想○
其○情○此○時○無○聲○勝○有○聲○若○不○少○歇○便○無○意○味○寧○必○以○
有○聲○勝○無○聲○哉○此○正○其○節○處○銀○瓶○乍○破○木○槩○迸○又○忽○
彈○起○來○如○瓶○破○而○水○漿○迸○响○者○然○鐵○騎○突○出○刀○鎗○鳴○
矣○彈○得○勇○猛○如○陣○上○刀○鎗○忙○迫○者○然○曲○終○抽○撥○當○心○
劃○曲○終○抽○撥○示○不○彈○也○在○絃○之○中○心○一○劃○四○絃○一○聲○
如○裂○帛○琵琶○止○四○絃○一○聲○言○住○琵琶○之○齊○截○如○裂○帛○
言○聲○去○之○速○也○東○船○西○舫○悄○無○言○浦○口○之○船○上○人○都○
聽○琵琶○靜○悄○無○有○言○聲○惟○見○江○心○秋○月○白○半○响○俱○在○
琵琶○上○傳○神○幾○乎○忘○却○身○在○潯○陽○江○月○夜○舟○中○所○謂○
半○夜○摸○着○鼻○孔○宛○然○也○又○聽○琵琶○時○耳○中○熱○鬧○忽○彈○
罷○悄○然○愈○覺○江○月○之○明○皎○不○是○特○去○看○月○也○沉○吟○抽○
撥○插○絃○中○沉○吟○者○有○事○在○心○口○尚○未○言○而○意○中○先○爲○

沉吟也撥所以揮絃明皇雜錄楊妃琵琶以龍香飯
爲撥上抽撥當心劃撥尚在手中小方插于絃內不
彈矣官長前自不敢率意也整頓衣裳放下琵琶把
衣裳整理起斂容方彈琵琶時意在聲音容或放失
今爲一斂容婦人跪拜則爲斂容禮分之所當然也
自言本是京城女于是方自叙京城是其出身之所
家在蝦蟆陵下住蝦蟆陵是其住家之處蝦蟆陵本
董仲舒墓武帝幸宜春苑每至此陵下馬謂之下馬
陵歲遠訛爲蝦蟆陵十三學得琵琶成少時便精此
伎名屬教坊第一部樂部屬于教坊琵琶之名當時
爲第一曲罷常教善才服善才曲師之稱序云學琵琶
于穆曹二善才善才服則技過于其師矣粧成每
被秋娘妬西漢叢語望江南去朱崖李太尉鎮關西
日爲亡姬謝秋娘所作後進入教坊國史補李錡叛
滅有妾杜秋娘沒入宮後又放歸杜牧感而作詩此
帶言容色之美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
長安五陵漢曾徙豪富之戶以實之故此中子弟肥
馬輕裘多好遊俠纏頭乃賞歌舞之物五陵年少爭

慕其名多以紅綃爲纏頭一曲纔完所得紅綃不計
其數言其多也銅頭銀篋擊節碎古婦人飾挽髮爲
髻則用珠翠爲花以繞之謂之銅頭更有用牙櫛如
月彎狀以篋者茲用銀篋歌則用手擊節首爲之動
故碎其銅頭銀篋血色羅裙翻酒污血色言其紅艷
與年少宴飲謔浪而裙每爲翻酒所污染此自叙其
極得意事今年歡笑復來年日日快樂秋月春風等
閒度把好時好景都浪擲過去第走從軍阿嬈死骨
肉親戚頓盡暮去朝來顏色故顏色非復舊時門前
冷落鞍馬稀顏色雖衰而琵琶本事尚在俄遂冷落
可見色重于聲老大嫁作商人婦不得不委身于人
商人重利輕別離言不在家依舊冷落前月浮梁買
茶去所嫁商人是販茶者饒州有浮梁縣前月見出
門去已久去來說商人去來來江口守空船言已
只在江口守空船過日繞船明月江水寒空船外惟
是水夜來明月之光若迴繞于船四際者覺得孤另
故寒夜來忽夢少年事夜來是昨夜久不作此夢故
云忽夢夢見少年時事可見遇司馬彈琵琶已先徵

于夢矣。夢啼粧淚紅闌干。闌干眼。眼也啼哭。則眼。眼紅夢中。却記得日裏。凄涼。故。落。出。淚。來。不。然。少。年。時。事。多。歡。娛。何。至。啼。紅。眼。耶。自。叙。至。此。竟。我。開。琵琶。已。嘆。息。聽。琵琶。之。聲。已。為。嗟。嘆。又。聞。此。語。重。唧。唧。又。聽。其。自。叙。之。語。重。唧。唧。是。口。中。嘆。息。不。住。聲。也。同。是。天涯。淪。落。人。樂。天。華。州。下。邦。人。貞。元。十。四。年。擢。進。士。第。元。和。對。策。為。翰林。學。士。因。事。貶。江。州。司。馬。官。于。此。婦。人。本。京。城。教。坊。第一。部。今。嫁。商。人。為。婦。守。空。船。于。此。故。云。同。是。天涯。淪。落。人。也。相。逢。何。必。曾。相。識。婦。本。京。師。樂。天。又。官。于。京。師。宜。乎。相。識。者。人。生。會。面。有。緣。從。不。相。識。而。適。相。逢。于。此。此。四。句。是。樂。天。開。談。我。曾。去。年。辭。帝。京。謫。居。臥。病。潯。陽。城。自。去。年。謫。于。此。者。曾。從。來。在。京。師。作。宦。此。是。初。次。也。潯。陽。地。僻。無。音。樂。地。僻。則。人。陋。或。有。音。樂。而。人。不。精。有。若。無。也。史。稱。樂。天。九。歲。暗。識。聲。律。是。難。為。聲。律。者。終。歲。不。聞。絲。竹。聲。終。一。歲。而。不。聞。一。日。之。音。樂。住。近。湓。池。地。底。濕。湓。浦。在。九。江。府。城。西。源。出。瑞。昌。青。盆。山。黃。蘆。苦。竹。繞。宅。生。黃。蘆。苦。竹。皆。喜。濕。之。物。繞。宅。盡。是。其。間。且。春。聞。何。物。却。

作。是。問。辭。句。法。變。方。無。直。下。之。病。你。道。其。間。朝。夕。所。聞。者。却。是。何。物。杜。鵑。啼。血。猿。哀。鳴。更。無。他。物。真。是。苦。境。春。江。花。朝。秋。月。夜。時。常。且。暮。聞。慣。罷。了。獨。花。片。良。時。耐。他。聲。不。得。往。往。取。酒。還。獨。傾。又。無。朋。友。相。對。即。取。酒。消。遣。只。好。自。傾。往。往。然。也。要。知。樂。天。不。是。單。對。此。婦。人。自。叙。還。有。所。送。之。客。在。此。正。是。眼。光。向。客。處。此。二。句。妙。甚。品。彙。集。上。無。此。豈。有。山。歌。與。村。笛。豈。有。二。字。活。極。真。是。好。筆。嘔。啞。吹。尚。吹。不。響。咽。嘶。吹。來。亦。無。調。口。唱。亦。如。足。難。為。聽。教。人。如。何。聽。得。去。今。夜。聞。君。琵琶。語。今。夕。何。夕。得。聞。君。彈。霓。裳。六。么。二。曲。不。勝。欣。慰。琵琶。語。彈。來。直。似。口。說。者。贊。其。彈。之。妙。勿。認。作。既。聞。其。琵琶。而。又。聞。其。語。也。如。聽。仙。樂。耳。轉。明。霓。裳。六。么。曲。畢。竟。非。教。坊。樂。部。彈。不。出。故。以。仙。樂。比。之。耳。中。始。為。明。亮。暫。字。妙。極。適。明。過。隨。又。不。明。也。有。伸。後。脚。意。欲。其。再。彈。也。莫。辭。更。坐。彈。一。曲。此。婦。是。江。州。司。馬。管。他。不。着。者。故。教。他。坐。不。直。命。其。彈。而。曰。莫。辭。何。等。委。曲。此。一。曲。當。是。六。么。矣。為。君。翻。作。琵琶。行。此。樂。天。以。詩。為。纏。頭。矣。感。我。此。言。良。久。立。感。樂。天。對。其。所。

說之言若細○細○細○者○故○良○久○立○去○要○知○此○婦○彈○完○
前○霓○裳○曲○已○立○在○那○邊○聽○樂○天○說○話○至○此○尚○未○坐○
也○立○真○良○久○了○却○坐○促○絃○絃○轉○急○却○坐○坐○累○比○前○向○
後○些○夜○已○深○客○將○散○更○不○得○遲○延○故○為○促○絃○彈○手○勢○
亦○急○淒○淒○不○似○向○前○聲○淒○淒○切○切○聲○細○而○密○又○是○一○
種○調○滿○座○聞○之○皆○掩○泣○人○皆○下○淚○琵琶○之○感○久○如○此○
就○中○泣○下○誰○最○多○較○量○眼○淚○之○多○少○起○來○蓋○要○顯○已○
之○傷○懷○也○江○州○司○馬○青○衫○濕○不○是○自○叙○官○爵○蓋○江○州○
司○馬○四○字○在○胸○中○最○不○快○活○遂○不○覺○滿○口○吐○出○而○所○
衣○之○青○衫○已○濕○透○矣○

唐詩

卷之六

七言古

重

九節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絕句之上

而菴曰○五言絕句○為○詩○之○關○紐○不○可○以○
其○字○少○而○易○之○尤○須○先○學○精○乎○此○則○諸○
體○無○難○事○矣○古○人○詩○自○三○百○篇○來○皆○以○
四○句○為○一○解○後○古○風○長○篇○總○是○四○句○積○
累○而○成○合○之○則○成○篇○分○之○則○各○自○成○解○
吾○嘗○諸○龍○焉○龍○有○頭○有○角○有○尾○有○爪○有○
鱗○甲○有○如○意○珠○獲○其○珠○者○為○上○乘○藥○括○
全○龍○者○為○中○乘○得○其○一○體○為○下○乘○矣○能○
於○龍○之○一○體○而○見○其○珠○千○變○萬○化○皆○從○
此○出○則○五○言○絕○句○可○以○其○字○少○而○易○之○
哉○唐○賢○中○惟○李○太○白○擅○場○杜○子○美○詩○曰○
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陰○鏗○陰○工○此○體○子○
美○之○稱○太○白○者○則○在○是○其○他○除○王○維○崔○
顥○諸○公○外○能○與○抗○行○者○絕○少○晚○唐○諸○家○
有○絕○工○者○而○體○氣○相○去○遠○矣○余○最○初○見○

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一

九節堂

此有二十字之稱今錄居第三

文宗皇帝

宮中題

輦路生秋草上林花滿枝憑高何限意無復侍臣知

此文宗有意錄用君子爲仇士良所制而不能遂故有是作也當在太和九年之後輦路是御輦所經之路豈生草之處生秋草見遊幸之稀秋字內寓無限慨嘆秋非生草之時而在御輦經行之處可怪也

而善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二

九語堂

太和九年以仇士良爲神策中尉宦官驕橫誰供掃除之職輦路所以生秋草秋草總喻小人蔓衍王守澄雖誅而士良依然在側也既不遊幸何故又寫上林花滿枝五字此不是眼中所見是意中所想上林有如許花而且盛開不能去看致輦路生草益形容出不堪來上林花是喻君子裴度鄭覃輩未嘗不在不自錄用乃由于李訓之手雖文宗優游不斷然亦無可如何士良輩真罪通于天矣作者之意如此又須看他裝句上以草起此以花承妙極夫詩既有法

不可不細細討其消息今人心殊不細撮其皮毛便

欣然如有所得以爲詩不落擬議者爲佳聽其言頗

善及觀其所作茫無着落此無他蓋山不知師承以

訛傳訛習而不察初不知有解數又不講明起承轉

合之法唐詩置在眼前直是理會他不出夫識得二

分方作得一分甚矣詩不可輕易讀去也憑高何限

意此句是轉忽從空中推出一座峯頭來上林既有

滿枝之花雖不能乘輦從秋草堆中去見獨不可于

宮中高處一望乎讀此二字知文宗實是聖君有親

而善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三

九語堂

君子遠小人之意但蓄之于心不能發之于口故云何限意無復侍臣知非責其不知是不欲使之知也先李訓鄭註既得幸進講數以微言勸文宗文宗見其才辯以爲可與謀大事遂密以誠告之二人相挾威震天下謀誅宦官不善于事遂有甘露之變是時左右侍臣無非士良之黨豈可復以心事相告吾故曰非責其不知是不欲使之知也此句是合是合在吾意上來非照應起句之謂也今人專講照應悞極矣

李義府

咏鳥

日裏威朝彩○琴中伴夜啼○上林如許樹○不借一枝○

日裏威朝彩○日中有三足○鳥此喻已之才○足以佐天子○向離出治之政○琴中伴夜啼○清商曲有鳥夜啼○此又喻已之德○足以致天子○協和萬邦之化○上林如許樹○喻朝廷內而省寺外○而州縣可以用我之處○甚多不借一枝○柄喻已不敢大有所望○小小分職可以自

而卷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四

九言堂

効何不將我一試也○字字便依太宗○那得不喜○日朕當以全枝借汝○遂錄用

而菴曰○唐以詩取士○不爲無據○蓋詩乃發揮性情之物○故人心術之邪正○一落筆便見他人○且不論只論

義府史述其容貌溫恭○與人語必嬉怡微笑○而後險

忌刻○故時人謂其笑中有刀○又以其柔而害物○謂之

李猶吾○見此詩如揭其肺肝○然專意迎合○可謂李狐

鳥○詩其工又可稱李鳥○太宗英主○遂不覺入其彀中

主司取士○不可不慎○若不觀其所自樹○而徒悅其浮

華則失之遠矣

駱賓王

在軍登城樓

城上風威冷○江中水氣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長安

此中宗嗣聖元年○武后廢帝爲廬陵王○立祿王旦○李敬業同賓王在揚州時作也○揚州臨江登城樓則見水風威冷○是言軍容嚴整○殺氣凜然○水氣寒○是言敵人喪膽也○戎衣何日定○以敬業孤軍而當武周全盛

而卷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五

九言堂

之力非壹着戎衣之可○定歌舞入長安○是興功之成也○言外見臣子當枕戈待旦○激厲以圖之○到得戎衣定之日○方可歌舞○不可便去放佚○以且夕爲樂也○有諷敬業意

易水送別

此地別燕丹○壯士髮衝冠○昔時人已沒○今日水猶寒

易水乃荆軻別燕太子丹以入秦處也○賓王身在易水○故云此地壯士指軻軻急太子之難○怒氣激髮而

上衝冠也。此二句是敘易水之出處。後二句作感慨。昔時丹與軻及諸白衣冠賓客無一在者矣。吾輩今日復于此地送別。覺水寒猶如昨日也。雖然何作此變徵聲。蓋賓王意欲結死士以圖劫刺與丹畧同。寓意深遠人卒未知也。

東方虬

昭君怨

客。淚辭丹鳳。唧悲向白龍。單于浪驚喜。無復舊時容。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六

九諸堂

此詩純作怨字。夫以王嬌絕代之佳人。不得邀帝之寵幸。是怨之所由來也。長安名丹鳳城。白龍堆在西域。拚淚銜悲。是怨于中而形于外也。二句寫題面已竟。忽又從單于身上出想。妙夫單于一旦而獲此絕代佳人。豈不驚喜若作如是看。去便是盲子。此蓋將單于驚喜以反剔昭君之怨也。浪是孟浪。蓋昭君自拚淚辭君之後。一路銜悲而顏色已非。復如舊時在宮中之妙矣。此句從怨字上虛想出來。非真有其事也。作者二十分活脫讀者一百分死呆埋沒古人佳。

意多少可嘆也。

韋承慶

南行別弟

聲。澹澹長江水。悠悠遠客情。落花相與恨。到地一無聲。

此承慶坐張易之黨。南流嶺表。與弟相別之作也。流嶺表必從長江中過。江水澹澹有何意味。又悠悠無盡遠。客不能主。張只索放下肚腸。由他去。便了落花。以此比已之流徙。花之恨在落人。之恨在流。我今流到嶺南。雖有口不得一伸。訴與落花到地無聲等。無有二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七

九諸堂

張說

蜀道後期

客心爭日月。來往預期程。秋風不相待。先至洛陽城。

此燕公自蜀赴洛陽後期而作也。客心爭日月。爭字奇絕。余久客于外。深知此字之確。日月去得迅速。而客心急于欲歸。若不可待。是與日月爭也。來往預期。

程夫初出門便預計歸之日○子途中來往時○指云○何日到何處○到得某日○可以到其處矣○今後期則爭○不過日月却又不肯甘服○特地去尋一秋風來○又似○會與相約者○乃怨其失約云○何不待我一待而竟先○至洛陽城○使我獨後期也○人知其借秋風作解嘲而○不知其將秋風來按捺日月○若曰吾雖爭不過汝○汝又何曾先得過秋風也○爭字固奇○不相待更奇○總看○來只是蜀道後期四个字耳○

張九齡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八

九諸堂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不復理殘機○思君如滿月○夜夜減清輝○

自字是從前數起之詞○矣字是臨了煞着之詞○自君一出便已矣○却似泥牛入海○永無消息者○君未出時○日勤機杼○事君子而不廢女工○寧有殘機不理之事○明月臨窗○機聲軋軋○日裡未完之機○千夜間了之時○以為常○自君出後○遂不復理云○不理非真不理也○其意蓋欲引起思字也○思君甚切○致無暇料理女工○何

其用筆之妙也○思君如滿月○思則無處不到○忽然及○着滿月滿者○言望君念頭足足有一百二十分○然月○必無常滿之理○而妾終無暫歇之思○初意滿月必滿○到底就知每夜看月一夜減于一夜○照妾之清輝漸○至不見便了○思君之心終無了期○自無月時想到滿○月又從滿月時想至無月一年三百六十夜○無夜非○滿月計月滿之候止得十二夜○然妾不因清輝漸減○而不思也○妾不忘夫猶臣不忘君子○壽先生真純臣○也○與義府咏烏詩互看其心術之邪正自見○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九

九諸堂

賀知章

題袁氏別業

主人不相識○偶坐為林泉○莫謾愁沽酒○囊中自有○錢○

此詩純寫自己胸襟○季真意謂有林泉所在便是我○坐處何必問主人相識不相識○茲動手便下主人不○相識五個字者○非有開口去說主人只是要顯林泉○耳○今之偶坐于此者○蓋特為此林泉○既遇此林泉○必○須盤桓永日○性又嗜酒○必須有酒方不負此林泉○至○

欲沽酒時方知主人是不相識者主人若相識酒何待沽今欲沽酒于不相識主人家其不次第豈不要愁然亦顧不得矣只是有錢便好今日囊中恰有酒費遂自慰曰莫愁愁沽酒囊中自有錢自有二字似乎矜而不知此是深自喜幸之辭益胸襟高酒人囊中豈必有錢今既有錢自覺無求于世日中不免作滿溢語非抹煞主人也到得酒沽來時我竟是主人且要請主人出來同飲不知酒出自囊中出自主人我都忘又安計主人相識否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十 九誥堂

王維

臨高臺送黎拾遺

相送臨高臺川原杳何極日暮飛鳥還行人去不息

此純寫臨高臺之意勿呆看一字方有得相送臨高臺欲看所送之人之去遠也川原杳何極臨高送遠則見川原杳無盡處而客路在其中間自近及遠而漸至于杳不可見之處矣送別不必在日暮而云日暮夫望去者遠則送者必立之久古人立意必遠過

幾十層有絕無文理者此是跌頓法不可不知也既有日暮二字即綴飛鳥還三字作詩最要見景生情將計就計十分活脫一句中不妨兩邊耀去此等是也飛鳥還則行人可息矣而猶去不息日暮途遠在行人恨不得即到而送者則願其早歇念之深愛之至也行人不息何以知之因送者尚在高臺上故知之也

班婕妤

怪來粧閣閉朝下不相迎總向春園裏花間笑語

聲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上

九誥堂

此寫婕妤甘處幽默純是道氣從來咏是題者不寫其怨即寫其不與趙氏爭寵則點涉婕妤多少夫第一等人詩必須第一等人作婕妤詩定須右丞作而右丞又定要作婕妤詩兩賢相遇定有不同處此詩所以分外出奇也開口便下一怪字奇絕蓋人多見為常少見為怪從來後宮誰不迎合至尊况趙氏姊妹兩相嫉情不惟盡態極妍而有可博至尊之歡者無所不用其心以

窮其伎而婉好則以古君子之道自處力辭同輩惟
恐以好色累却君王故平日見君有時必以禮法罷
朝之暇即閉却粧閣不復相迎在婉好則以爲常而
他人見之豈不以爲怪乎又推婉好之意謂我即相
迎總無益處亦不過向春園裏花間多一人笑語聲
耳即無我去又豈無笑語之聲哉無益事一總不爲
又不管別人去爲我行我法我了我事至後趙氏勢
盛恐禍見及請供奉太后得明哲保身之道真女中
君子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主

九語堂

留別崔興宗

駐○馬○欲○分○襟○清○寒○御○溝○上○前○山○景○氣○佳○獨○往○還○惆○
悵○

留別者右丞將與崔處士別而留此詩也馬已立在
面前頃刻分別矣臨岐數語已了平生而右丞不忍
卽別若兩人多遲延得片刻也是好的却又無閒話
可說乃仰着天曰時方清寒宜加珍重復俯看着地
曰此是御溝水聲淙淙復向前看去曰乃有如是之
山一一景氣多佳此時若得處士同去爲快樂奈勢

有未能叩揖上馬顧處士曰我今成獨往矣惻悵無
意緒之謂也還字妙夫人卽有失意之事遇着得意
之境不免忘懷右丞家于輞川是以山水爲性命者
爲了興宗卽有前山景氣之佳而還悵悵則待興宗
之情厚矣

烏鳴澗

人○閒○桂○花○落○夜○靜○春○山○空○月○出○驚○山○鳥○時○鳴○春○澗○
中○

人閒桂花落心上無事人浩然太虛一切之物皆得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主

九語堂

自適其適見花開則開之而已見花落則落之而已
人自去閒花自去落各有本位互不侵犯吾讀此五
字覺此身不在堪忍世界中也桂有四季開花者今
吳西山多有與下句春字無碍勿作天朗氣清看也
夜靜春山空人既閒則日亦靜何況乎夜人既閒則
城市亦空何況春山春山非空空于夜靜桂花雖落
尚有桂樹覺有樹在卽非夜靜夜靜非他在乎自心
見無所見是爲夜靜空諸所有卽是山空夜靜卽是
大雄氏入涅槃之時春山空卽是大雄氏成佛之境

右丞精于禪理其詩皆合聖教有此五个字可不必更讀十二部經矣月出驚山鳥上來人開花落是行所無事夜靜山空是天下太平此時不識不知色空俱泯鳥栖于樹樹忘于鳥忽焉月起光射樹間渡如白晝驚我山鳥驚字從夜靜想出亦是心上無事人覺得如此非嫌月出也花既由他落月豈不由他出哉若謂月無光更好則月亦不必出天亦何必生月試看三千大千世界中可得那一件乎時鳴春澗中夫夜非鳥鳴之時而時適在月出之夜鳥見月則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古

九諸堂

驚○驚○斯○鳴○鳥○未○嘗○有○心○而○鳴○人○亦○何○嘗○有○心○而○聽○人○既○無○心○何○知○是○鳥○何○知○是○在○春○澗○之○中○而○不○知○惟○其○無○心○方○知○是○鳥○鳴○方○知○是○鳴○于○春○澗○之○中○也○余○蓋○嘗○與○世○人○相○處○矣○世○人○之○心○忙○每○爲○一○事○聞○見○都○不○親○切○又○嘗○與○至○人○相○處○矣○至○人○之○心○閒○不○用○知○識○事○事○無○一○錯○過○故○知○之○也○或○問○余○曰○何○不○云○時○鳴○春○澗○中○而○云○春○澗○中○余○曰○然○則○子○作○此○詩○必○用○春○澗○二○字○無○疑○矣○夫○用○春○澗○落○人○知○識○春○澗○不○落○人○知○識○故○用○樹○字○是○凡○人○之○筆○用○澗○字○是○非○凡○人○之○筆○也○或○曰○凡○人○

或用春澗亦不可知余曰即用澗字決不更用春字以上句有春字故也凡人之伎倆止此然右丞之妙處不特在是也夫鳥與澗同在春山之中月既驚鳥鳥亦驚澗鳥鳴在樹聲却在澗純是化工非人爲可及也昔善財參德雲七日不見見却在別峯人若知此可讀是詩

孟城均

右丞別業在輞川山谷中有孟城均鹿柴等處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古

九諸堂

新○家○孟○城○口○古○木○餘○衰○柳○來○者○復○爲○誰○空○悲○昔○人○有○

此達者之辭我新移家于孟城均前乎我已有家于此者矣池亭臺榭必極一時之勝今古木之外惟餘衰柳幾株吾安能保我身後古木衰柳尚有餘焉者否也後吾來者不知爲誰後之視今亦猶吾之視昔空悲昔人之所有而已

鹿柴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

上

此首眼目在空山二字不見人是空但聞人語響是
 山返景入深林即山即空復照青苔上即空即山也
 空山不見人但聞人語響不見人是非有人語響是
 非無人語可聞人定不遠而偏云不見人非人不可
 得而見而語獨可得而聞也蓋見落形質聞如虛空
 虛空則圓通無碍此方以聲音作佛事此二十五圓
 通以觀世音耳通爲第一也爲作頌曰
 山既云空安得見人若云有見即爲妄見若云無見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五言絕 共 九語堂
 無見亦妄人即非有語豈亦無人語之響非有非無
 見若不見何有于見聞若有聞聞亦是見見不取相
 聞不落空若斯人者即名空山空山無眼何得有耳
 耳即不聞聞即非耳耳以響成響即是聞無耳之聞
 通身是耳耳根圓通空山而已
 返景入深林復照青苔上夫深林之下青苔之上最
 爲幽寂當午日亭亭光直照下爲林枝葉所受苔上
 無景惟旭日東升則景斜透深林之西晚日西沉則
 景斜透深林之東景必到地故在青苔之上早間已

照過一次故云復照也幽香之間忽射日光橫如經
 練東穿西透清迥絕倫非久住山間心一代時教者
 不能右丞筆下直是大光明藏無有一字在也復爲

頌曰

空山何有惟有深林深林何在于乎空山爲欲說聞
 即云空山爲欲說照即云深林深林杳冥人莫能窺
 深林之外乃有大智返景依然復照林足青苔之上
 林影參差林不礙苔苔不礙林景能善入何有于深
 深林自深青苔自青不爲景滅不爲景增照固有時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五言絕

主

九語堂

寧止一照照無有盡林無有盡無盡有盡誰實誰主
 青苔返照大事已竟

孟浩然

春曉

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
 少

春氣着人睡最難醒不知不覺而便至曉矣卯時陽
 氣方開鳥鵲陽故羣鳥皆鳴此時尚未起身何得下
 處處二字此蓋從枕上聞出來的無處不是鳥聲枕

微有若此

李白

靜夜思

牀前○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

客○中○無○事○之○夜○千○床○前○數○尺○地○忽○見○一○片○之○光○寒○月○色○白○故○疑○是○霜○竟○以○為○天○曉○矣○乃○舉○頭○上○望○見○月○之○方○高○始○知○是○月○光○首○句○是○光○此○句○是○月○見○床○前○光○是○無○意○望○月○是○有○心○月○方○高○正○在○夜○中○床○前○雪○白○性○急○

上○一○一○間○着○此○句○裝○得○妙○做○此○二○句○便○煞○住○筆○復○停○想○到○昨○夜○去○又○到○花○上○來○看○他○用○筆○不○定○瞻○之○在○前○

忽○然○在○後○矣○或○問○余○曰○何○故○不○寫○夜○來○在○前○余○曰○汝○何○不○看○題○中○曉○字○處○處○聞○啼○鳥○下○若○再○連○一○筆○則○便○不○算○曉○矣○故○特○轉○到○曉○之○前○下○夜○來○一○字○風○雨○聲○緊○跟○開○字○花○不○耐○風○雨○聞○過○風○雨○聲○故○一○心○關○花○上○花○落○多○少○頃○間○起○身○看○便○知○何○須○忖○量○而○不○知○天○一○曉○則○鳥○便○啼○一○聞○鳥○啼○即○想○花○落○此○在○一○刹○那○中○稍○一○延○則○日○出○天○大○亮○矣○于○曉○字○便○隔○尋○丈○其○作○曉○字○精○

又○睡○不○去○始○知○身○在○他○鄉○故○低○頭○思○故○鄉○也○因○疑○則○望○因○望○則○思○並○無○他○念○真○靜○夜○思○也○

玉階怨

玉○階○生○白○露○夜○久○侵○羅○襪○却○下○水○晶○簾○玲○瓏○望○秋○月○

相○和○歌○楚○詞○十○曲○有○玉○階○怨○宮○人○望○幸○佇○于○玉○階○不○覺○已○夜○深○矣○露○侵○羅○襪○已○見○立○不○耐○煩○則○走○入○室○中○倚○于○水○晶○簾○下○不○強○立○于○露○中○却○性○急○把○簾○子○放○下○于○是○去○睡○便○了○而○望○幸○之○心○尚○未○斷○絕○却○又○在○簾○縫○裏○望○月○真○是○絕○倒○玲○瓏○正○指○簾○隙○處○而○言○夫○在○玉○階○止○見○白○露○在○簾○下○止○見○秋○月○而○君○王○之○消○息○杳○然○那○得○不○怨○

憶東山

不○向○東○山○久○舊○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

不○向○東○山○久○言○與○東○山○相○違○之○久○舊○薇○幾○度○花○東○山○上○有○舊○薇○洞○多○舊○薇○故○名○幾○度○花○承○上○不○向○之○久○非○以○舊○薇○來○當○作○東○山○一○件○事○也○白○雲○還○自○散○山○中○有○

雲○昔○在○山○時○必○徘徊○觀○其○起○止○今○雲○雖○起○亦○不○過○還○
自○散○而○已○明○月○落○誰○家○我○昔○在○東○山○把○杯○邀○月○對○影○
成○三○人○今○無○我○玩○月○不○知○落○在○誰○人○家○彈○去○也○太○白○
胸○襟○高○清○直○與○雲○月○爲○友○東○山○爲○家○白○既○出○山○良○友○
寂○寞○如○之○何○不○憶○也○看○來○薔○薇○真○不○在○數○內○竊○見○註○
詩○家○以○薔○薇○與○雲○月○並○舉○謫○仙○豈○好○薔○薇○者○哉○

獨坐敬亭山

只○此○五○個○字○使○我○目○開○心○朗○身○在○虛○空○一○絲○
不○掛○不○必○更○讀○其○詩○也○山○在○宣○城○

而○卷○說○唐○詩○卷○之○七○五○言○絕○

李○九○語○堂○

山○衆○鳥○高○飛○盡○孤○雲○獨○去○閒○相○看○兩○不○厭○只○有○敬○亭○

衆○鳥○是○喻○世○間○名○利○之○徒○今○多○得○意○去○了○孤○雲○是○喻○
世○間○高○隱○之○流○尚○未○脫○然○而○去○衆○鳥○高○飛○盡○打○發○俗○
物○開○來○眼○前○覺○得○清○淨○孤○雲○獨○去○閒○雖○與○世○相○忘○尚○
有○去○來○之○跡○動○我○念○頭○終○有○厭○之○時○獨○此○敬○亭○山○
萬○古○如○斯○鳥○飛○亦○得○雲○去○亦○得○我○總○無○心○由○他○自○去○
李○白○一○眼○看○定○敬○亭○山○而○敬○亭○山○亦○若○有○眼○看○定○李○
白○漠○然○無○親○悠○然○自○遠○初○不○見○好○終○亦○無○厭○此○時○敬○

亭○山○上○只○有○一○李○白○而○李○白○胸○中○亦○只○有○一○敬○亭○山○
而○已○白○七○言○絕○佳○而○五○言○絕○尤○佳○此○作○于○五○言○絕○中○
尤○其○佳○者○也○

崔題

長干行

樂○府○道○聲○都○邑○三○十○四○曲○中○有○長○干○行○長○干○

在金陵

君○家○住○何○處○妾○住○在○橫○塘○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
鄉○

而○卷○說○唐○詩○卷○之○七○五○言○絕○

李○九○語○堂○

長○干○之○俗○以○販○爲○事○以○舟○爲○家○橫○塘○吳○自○江○口○沿○淮○
築○堤○謂○之○橫○塘○與○人○覲○面○不○相○識○乃○暮○然○問○曰○君○家○
住○何○處○問○得○不○可○解○然○問○者○意○中○自○有○緣○故○須○要○聽○
者○暗○會○此○中○有○三○昧○妙○不○可○思○議○也○既○問○君○住○處○便○
當○待○他○說○却○不○待○他○開○口○乃○急○忙○說○自○己○住○處○曰○妾○
住○在○橫○塘○君○不○說○君○住○處○妾○自○說○妾○住○處○覲○面○不○相○
識○之○人○忽○與○之○親○熟○君○竟○爲○妾○之○君○妾○竟○爲○君○之○妾○
矣○出○神○語○妙○妙○停○舟○暫○借○問○或○恐○是○同○鄉○此○二○語○又○
不○可○解○停○舟○二○字○下○得○妙○爲○問○君○住○處○又○說○妾○住○處○

眼○看○着○人○說○話○手○中○却○停○一○棹○之○謂○也○暫○借○問○三○字○
又○來○得○滑○既○問○君○住○處○不○待○他○答○接○口○說○妾○住○處○他○
又○不○來○答○妾○之○住○處○君○已○聞○之○君○之○住○處○妾○初○未○知○
也○覺○得○唐○突○他○又○不○睬○轉○而○思○之○不○免○懷○慚○乃○作○轉○
口○語○暫○仰○停○舟○之○頃○借○問○兄○無○要○緊○于○暫○時○說○無○要○
緊○話○亦○自○不○妨○聽○去○似○說○開○來○而○意○中○寔○合○上○去○只○
是○要○知○其○住○處○也○于○何○知○其○然○于○同○鄉○二○字○上○知○之○
君○之○住○處○何○妨○一○說○妾○家○橫○塘○恐○君○亦○家○橫○塘○而○故○
不○我○答○耶○君○今○不○答○君○定○是○我○同○鄉○矣○看○二○句○口○氣○
而○卷○說○唐○詩○卷○之○七○五○言○絕○主○九○語○堂○
只○是○要○他○一○答○答○則○可○以○相○入○故○必○要○他○答○也○第○二○
首○通○是○答○

其二

家○臨○九○江○水○來○去○九○江○側○同○是○長○下○人○生○小○不○相○

識

九○江○在○蕪○湖○之○上○

于○是○方○答○他○曰○汝○要○知○我○住○處○耶○我○住○九○江○門○臨○江○
水○望○去○便○知○且○便○泊○船○也○我○終○日○不○在○家○裏○來○來○去○
去○無○有○寧○刻○然○去○來○不○遠○只○在○九○江○之○側○猶○之○乎○在○

家○裡○也○我○與○汝○同○以○舟○販○爲○事○汝○今○家○住○橫○塘○我○住○
九○江○水○相○望○說○甚○同○鄉○不○同○鄉○長○下○以○舟○販○爲○事○
如○此○有○來○我○與○汝○當○是○長○干○之○人○了○却○又○去○出○脫○他○
的○一○問○妙○夫○既○同○是○長○干○定○然○相○識○汝○也○不○消○問○我○
我○也○不○消○答○汝○今○爲○何○有○此○問○答○益○因○汝○與○我○生○時○
尚○小○爲○舟○販○故○長○便○不○同○長○干○汝○家○橫○塘○我○住○九○江○
各○自○來○去○不○相○聞○問○致○使○汝○來○問○我○我○又○答○汝○竟○是○
不○相○識○的○人○了○猶○幸○得○汝○來○問○我○不○然○我○竟○行○舟○直○
去○矣○字○字○入○耳○穿○心○真○是○老○江○湖○語○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吳門徐 增子能甫

五言絕句 之中

杜甫

武侯廟

遺廟丹青落空山草木長猶聞辭後主不復臥南陽

後主十三年春亮率大衆由斜谷口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疾卒于軍詔立廟于沔陽此乃沔陽之廟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九龍堂

也廟以丹青繪像今已剝落空山草木今益茂長歲月既已遠矣而其辭後主伐魏出師之表琅琅猶在人耳中武侯當時龍臥南陽苟全性命不求聞達是其本志因感先主三顧之知遇修力驅馳以隆漢室一旦功成南陽之舊廬猶在可以歸臥就意天不祚漢武侯六出祁山以致身殞不得復臥南陽以遂初志子美感公之忠悲公之志澤矣

八陣圖

圖以石壘成列爲八行相去二尺在魚復平

沙上八陣者一天二地三風四雲五飛龍六

翔鳥七虎翼八蛇蟠

功蓋三分國名成八陣圖江流石不轉遺恨失吞

吳

孔明輔蜀之功蓋于當世不惟蜀之臣不能及即兼魏吳二國之臣亦無有能及之者而名成于八陣圖是讚其韜畧司馬懿武侯敵人也嘗見武侯之壁壘嘆曰諸葛君真名士陳壽無知乃以爲用兵非其所長議之得少陵之言始定稱爲詩史不虛也按峨水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二 九龍堂

漲時如十圍巨木百丈枯槎從橫隨流而下及乎水落萬物皆失其故而八陣圖宛然所謂江流石不轉也此句讚八陣壘石之神異遺恨失吞吳此句解者多誤唐仲言謂孔明爲此圖潛寓吞吳之意吳蜀唇齒之邦吳亡則蜀孤矣是其失策也今江流而石不轉非其遺恨歟仲言又引東坡志林云僕嘗夢見人云是杜子美謂僕曰世人多誤會余八陣圖詩以爲先主武侯欲與關羽復仇故恨不能滅吳非也我意本謂吳蜀唇齒之國不當相圖晉之所以能取蜀者

以蜀有吞吳之意此爲恨耳徐而菴曰東坡說謊又絕無文理此必是東坡看不出謬托子美夢語以欺世仲言復不能解又借志林以爲証然則史學失傳斷自東坡始也余小子不佞何敢與往哲折辯但往哲不求甚解未免傳誤竊見史論都是不着痛癢之爬搔愚不得不一伸其說也嘗謂孔明以伊呂之才若關公不死先主當無統亭之敗以致崩殂孔明經紀其間必能有光漢業不獨吞吳且併魏而嚼之夫論三國之大勢必須先取魏而後取吳倘有吞吳之而菴說唐詩卷之八五言絕三九諸堂

機會則先取之亦無不可吳既取則伐魏自易勢未能卽吞吳且與結好徐以窺魏之釁計誠有之若以吞吳爲恨必非奸男子孔明豈其然子美詩史又豈其然乎吾觀先主敗崩之後蜀勢衰弱是時吳方得志反有吞蜀之心孔明立此圖于魚復浦以歷吳之國蜀則有之而謂其寓吞吳之意于此則背戾極矣夫吞吳蓋指先主伐吳而言先主若無是舉則漢事猶可爲何至成鼎足之勢而與吳反結唇齒之邦孔明鞠躬盡瘁卒無成功此所以爲孔明之遺恨耳余

爲此說願請質諸高明者

復愁

萬國尚戎馬故園今若何昔歸相識少早已戰場多

子美杜陵人而家于洛祿山之亂首陷東京仕之故園皆被兵火子美流寓于蜀此詩想見東京既復之後更有訛傳而作也復愁者言愁將復起也通首皆懸度口氣首二句恐其或有末二句幸其必無從天下大勢說起妙萬國戎馬尚未歇息耶吾不知故園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五言絕四九諸堂

在東京收復之後今得獨無恙否也于是却自慰曰天豈欲盡此一方人耶當必留幾個在昔我歸見相識之人甚少難道今日復遭兵火不留一個也天卽好亂豈獨殃我故園早已戰塲多言已經過屢次天或憐憫當不復殃此一方也先從萬國說到故園復因今日說到昔時二十字中具如是曲折非子美不能也

絕句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今朝看又過何日是歸

此子美在夔觀景物以懷歸也言江山花鳥何處不
有寧必故園者為佳今此處一般有水一般有山一
般有鳥一般有花江色碧得好而覺鳥之逾白山色
青得好而覺花之欲然言其色之紅也我終日在
此看山看水看鳥看花不知不覺把今春雲地裡過
去如此日復一日年復一年得毋使故園之江山花
鳥恨人乎吾想此處之江山花鳥決不為我而碧而
青而白而紅即如今我已不在此處而江原依舊碧
而在此處也

而巷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五

九諸堂

崔國輔

遺○却○珊○瑚○鞭○白○馬○驕○不○行○章○臺○折○楊○柳○春○日○路○旁○
情○
少年行

而巷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六

九諸堂

此寫少年情事曲盡少年終日鮮衣怒馬本無正務
不過是路旁之情却又粗無細不惜財物身愛騎
馬却失了鞭子而鞭又是珊瑚裝飾的價極貴重在
馬上所必不可少之物請問少年汝今有何事在心
而若是既遺却鞭子眼見白馬便驕起來不肯行動
乃折楊柳枝以代鞭上復嵌章臺二字者以章臺多
柳樹又是娼婦所托之地故也作詩者謂馬不行儘
自使得珊瑚鞭既遺何必更去折柳汝終日芒芒然
所為不過是路旁情耳情既在路旁何處不可畱戀
况又在章臺間而必耍馬之快走哉

儲光義

長安道

鳴○鞭○過○酒○肆○祛○服○遊○倡○門○百○萬○一○時○盡○含○情○無○片○
言○

長安是帝王之都多豪俠之子雖生長富厚不足供
其揮霍以致貧窶而縱酒好色之性終不能改模樣
却又大通身敗缺亦不顧使人欲絕倒昔過酒家必
下馬索坐杯盤羅列極其豐腴呼兄稱弟飲必淋漓

大醉不去。今則鳴鞭而過。鳴鞭者。要馬之行速也。昔遊倡門。必潤套結束。齊整光彩。携錦纏頭。以供賞。今則祗服而遊。祗服者。身上不好。有一發將外服卸去也。一何不自重至此。彼當時原有百萬之資。終日豪華。又好縱博。遂至罄盡。雖含此情。然畢竟要裝好漢。畧無片言出之于口。而鳴鞭祗服之行。徑怎得遮掩也。

高適

咏史

新舊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七

九誥堂

尚有綈袍贈應憐。范叔寒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

爲何遽下尚有二字。蓋咏史者是時眼光射定范叔。是秦國一個丞相。夫以丞相之尊。豈有人敢以綈袍贈他。故用尚有二字作驚異之辭。作此句畢。復頓住筆。而凝思曰。吾知之矣。范叔見須賈時。不作丞相服飾。是見其寒憐而贈之也。憐其寒却又應如是。的故用應字。幾個字中作如是。大起落。當不在少陵下。不知天下士猶作布衣看二句。不是責須賈是慨古。

今人不帶眼珠子者。按叔曾事須賈。嘗同使于齊。齊王愛叔才。贈以千金。歸賈疑叔以陰事告齊王。故得此贈。乃告知魏齊而殺之。是蓋不知叔者也。叔遭此大難不死。天也。俗諺云。大難不死。必有後祿。叔因此激厲入秦。以至大用。爲丞相。茲賈忽遇之。于秦吾意賈必驚疑不定。曰。叔已死矣。叔爲何又在此。叔其死耶。此必是鬼形神宛然。却又不是鬼。信其人耶。豈有殿而不死之人。又豈叔有同面目之人在秦。耶。使果是鬼。何不見我于魏。而來見我于秦。其真是叔。魏即

新舊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八

九誥堂

關守不嚴。叔亦何能飛越。耶夫經一事。長一智。則經一大難。習長何止百倍。叔既在秦。其智算必更大。過于曩昔者矣。且曾疑叔以魏陰事告齊王。得千金。獨不疑其以魏陰事告秦王。少得五百金乎。豈叔子身入秦。既無援引。又乏賄賂。以通秦王。左右得一召見乎。又豈張祿丞相忌才知之。而不用。困于羈旅衣不覆體乎。叔即不得志。當決不貧窶至此者。且我素所置之死地之人。必深營恨。何故又來見我乎。人即貧苦。決不乞憐于素嘗殺我之人。而叔乃以如此行徑。

來見我于此又豈叔幸得不死而以生驕笑我乎又豈以我是大魏使臣而叔故以魏人辱我乎又豈叔不忘魏幸見故人異得載歸一拜祖宗墳墓乎又豈因我將見丞相欲我先容于其前乎大居移氣移核體叔現居相位身即寒冷氣宇畢竟堂堂吾意須賈此時必陡然大發驚疑驚疑稍定當深謝不安不得以金贈之即解裘衣之庶幾少藉以解其夙昔之恨緩其將來之謀今驟見叔之狀信爲寔然乃謂之曰范叔一寒至此哉贈以綈袍夫叔是个緊對敵而思以綈袍見好此等人豈是有殺叔手段者叔竟不殺賈正憐其無用而宥之耳既是無用人安可以不知天下士貴之哉嗟乎丞相天下士也以叔之才即不爲丞相亦天下士也夫不知天下士在布衣時猶曰吾忽之一時看不及今已爲丞相其寒而向以綈袍贈之叔豈須此綈袍者哉吾不知賈行李中何故裝此綈袍在內也得無有意結布衣之歡耶乃結着了一個丞相綈袍亦可云不負須賈矣賈其婦人耶盲子耶鄉鄰之盟長腐儒之相知耶吾看賈不值一

而說唐詩

卷之八

九

九語堂

錢達夫先生眼中寧復有他在吾故曰是慨古今人不帶眼珠子者嗟乎天下士誠難識識于布衣之日難而欲識于尊顯之日爲尤難耶唐六如咏紅拂妓云莫道英雄今沒有誰人看眼睛中然則能識天下士者止有婦人吾適以婦人目須賈此吾之失言也夫此吾之失言也夫

岑參

行軍九日思長安故園

強欲登高去無人送酒來遙憐故園菊應傍戰場

開

而說唐詩

十

九語堂

此詩以看菊爲主登高爲賓登高昔以避災今以行樂于家爲常今在軍中何必登高強欲登高以身不在故園無人送酒寂寞不過欲藉以消遣且故園有菊我遙憐之時方喪亂故園之外皆爲戰場昔我在家菊花相對大不寂寞今我身在戎馬之間不能賞菊而菊開只好傍戰場而已人寂寞我亦寂寞我遙憐菊亦遙憐我我豈有登高之心哉

見渭水思秦川

渭水東流去何時到雍州憑添兩行淚寄向故園流

渭水秦川祇隔一秦嶺相去幾何爲兵戈阻塞不通故見渭水東流而問其何時到雍州雍州仰秦川也參在軍中羽書旁午至無暇思家惟有兩行眼淚憑渭水以寄向故園而已

王之渙

登鶴雀樓

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樓

作詩最要眼界開濶鶴雀樓今在河中府前瞻中條下瞰大河已極壯觀而之渙此作亦遂寫煞白日依山盡非言登樓之時晚正言中條之高大夫日自東而西從晨至夕頗未易盡下午爲山所遮若依此而遂盡者黃河蒼蒼渾渾其勢直下若見其入于海者在樓上所望見如此一東一西一高一下一盡我目力亦可以止矣而之渙猶道日力之未盡必欲及于千里之外若謂此樓再得一層方好非真樓上更有一

層在而之渙尚未之登也余十五六歲時虎丘初建等慈閣閣下粘此二句爲聯人皆以爲確余笑曰粘在閣上更確也

祖詠

終南望餘雪

終南陰嶺秀積雪浮雲端林表明霽色城中增暮寒

此首須看其安放題面次第如月吐層雲光明漸現閉目猶覺宛然也陰嶺是日光爲前峯所遮不得射到之處秀者從禾從乃禾不必言乃卽女子胸前之蓓蕾又稻始花遂有包裹之謂秀陰嶺秀是言陰嶺之隆起處也先安放積雪之所而後方出積雪二字浮雲端是言高高則人可望見今遠望去不但雲端

樓上又且林表皎然林表林之外面也林上之雪已消陰嶺之雪因霽色相射林表亦爲晶瑩是作餘字也上末三句題面已竟于是虛寫其意以結之夫終南餘雪固也望終南餘雪亦須還他一个所在長安城對終南唐賢有詩云惟有終南山色在晴明依舊

滿長安城中方暮之際。雪光依微。覺陰氣直。退夜。爲之增寒也。寒字是望之餘影。此詩處處針線細密。真繡鴛鴦手也。按唐試此題限五言律。詠作此四句。遂交卷。人詰之曰。我已做盡。此外真更不能添一語矣。

韓愈

青青水中蒲三章

青青水中蒲。下有一雙魚。君今隴上去。我在與誰居。

青青水中蒲。長在水。中居。寄語浮萍草。相隨我不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主

九話堂

如。青青水中蒲。葉短不出水。婦人不下堂。行子在萬里。

水是流動之物。蒲生其間。挺然樹立。故用以起興也。下有一雙魚。又比也。言婦人見此青蒲。而及蒲之下。有雙魚並焉。忽然感動。情思始覺。夫婦之相隔。君指夫也。君已往隴上去矣。家中只有我一人。在者見我可以作主。無人來拘束。婦人之邪正。正于此時見。與誰居。昔與君居。今既隴上去。我將與誰居哉。此非

慕魚之成雙。正言吾不妨獨自也。

長在水中居。此居字緊跟上。居字浮萍是比。却置于第三句。文法又一變。長字要玩。命在水中。非一日矣。既爲青蒲。則不離于水。既爲女子。則不離于室。所固然也。寄語是自身不去。坐壇遣將之謂。浮萍無根之草。可東可西。可南可北。非若蒲之生根。牢于一處者。相隨却如何。隨夫萍之在水。或因風吹散。或因流蕩。開安知者。一萍隨定。那一萍乎。然萍到處皆有。有則綠成一片。故下相隨二字。今一婦人隨一丈夫。非若萍之可以類隨者。我不如非恨我。不如是言真不可如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五言絕

古

九話堂

葉短不出水。喻女子分有限定。非可恃才擅有舉動。猶蒲葉短而不能出水也。上二章粘定說。故用君字。我字。此一章推開說。故君更爲行子。我更爲婦人字。我是執我君以宰制爲義。婦人是大槩之稱。婦人而如自己是婦人。則能盡婦人之道矣。此二字須着眼。婦人不肯循分。則必須夫以宰制之。故稱夫君。既克盡婦人之道。則夫不妨遠去。故竟稱行子矣。婦人不

下堂分也。我自去治家行子由他萬里去便了言甚相隨不相隨。誰居與不誰居哉。此三章可作思無邪註。卿非一代大儒昌黎公不能作也。

柳宗元

江雪

千山鳥飛絕。萬徑人跡滅。孤舟蓑笠翁。獨釣寒江雪。

夫大雪而使千山之鳥飛絕矣。萬徑之人踪盡滅矣。而寒江之漁翁獨不可罷釣乎。江寒則魚伏于下。豈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圭 九語堂

釣之可得而此一老翁身在孤舟絕無伴侶披蓑把釣。肢體半僵在遠望者眼中以爲一幅江天釣雪圖。而不知老翁此時作何消受也。余謂此乃子厚在貶時所作。以自寓也。當此途窮日短。可以歸矣。而猶依泊于此。豈爲一官所繫耶。一官無味如釣寒江之魚。終亦無所得而已矣。余豈效此漁翁者哉。

劉禹錫

題壽安甘棠館

門前洛陽道。門裏桃源渡。塵土與烟霞。其間十餘

步

終南提徑烟霞何異塵土金門吏隱塵土卽是烟霞。並不可作取相分別。乃去分門前門裡。于十餘步之間。哉。然才人筆下又何妨作此分別也。其詩自佳。

飲酒看牡丹

今日花前飲。甘心醉數杯。但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

酒與人飲。何嘗分別人之少者。當醉老者不當醉。牡丹與人看。何嘗分別人之少者。當看老者不當看。夢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夫 九語堂

得何得來。饒舌然夢得已是老人。自以爲過時與世不相入。故借飲酒看花來作慨嘆。今日正是人厭棄我之日。何故却在牡丹花前飲酒。大非所宜。甘心醉數杯。此句不可便看。去人將甘心于我。牡丹豈甘心于我者。夢得多遭折磨。見花亦有戒心也。吾不知夢得酒量。何如何至數杯便醉。意若謂花卽甘心于我。我去甘心于酒。今花既當前。管甚甘心不甘心有酒。且飲飲數杯。便醉醉便不省人事。亦一消遣法也。我今亦不愁別事。但愁牡丹會說話。起來不肯放過我。

曰我不爲汝老人而開老人却向我飲酒則如之何
按夢得爲咏桃花詩以桃花喻小人譏刺當事以致
再貶今又看牡丹爲之猛省牡丹與桃花不同當
是喻君子譏刺小人既不可親近君子又恐他不然
見處世之甚難大醉之後花終無語牡丹畢竟是君
子若桃花者真小人哉

視刀鏤歌

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視脉脉萬重
心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七

九諸堂

言語之于人意其間不啻萬里嘗見藏不住話的人
必要說出來爲快而不知說出有不快者在夢得一
生輕于開口連遭貶謫受禍無窮今視刀鏤爲之充
轉有悔心焉常恨言語淺夫機貴密洩則敗世間喜
開口者多爲不開口者所害故一切深意人不易開
口鑒言語之爲禍而始知不如人意之深也刀乃利
割之器刀之有用鏤者寓神武不殺之意若曰殺人
則刀必至于敗缺必也有刀不用而人自服方爲善
耳古大臣去國有賜環賜玦之典賜玦聽其去賜環

欲其留鏤字與環不同諧聲同其義亦相同也或曰
鏤亦刀也余謂不然若鏤在刀字之上則是刀今在
刀字之下則知是刀上之鏤也今朝兩相視兩字指
刀與鏤而言相視非夢得視刀鏤刀鏤亦視夢得之
謂是夢得視刀復視鏤視鏤復視刀也脉脉萬重心
夫視刀則見其鋒芒凜然視鏤則見其圓穩無缺一
時遂生出無數覓念頭好念頭謹慎念頭來不好出
之于口惟覺心在胸前脉脉動个不住而已夢得有
極不平事在心儘用得刀着然無其柄見此鏤念頭
又頓消歇下去故不賦刀而賦刀鏤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末

九諸堂

白居易

閨怨詞

珠箔籠寒月紗窗背曉燈夜來巾上淚一半是春
水

珠箔籠寒月室中映得空洞是夜間將睡去的凄涼
紗窓背曉燈床頭耿耿如豈是曉來將醒時的凄涼
月與燈皆愁人下淚物也夜來是從夜以至天曉中
上總有一夜之淚爲何又說一半是春水那一半却

是甚麼蓋既云夜來則巾上有一半隔宿之淚有一
半新下之淚隔宿之淚已冷故成冰新下之淚尚溫
故未成冰也一半二字妙絕而菴拈出來供人一笑

又
關山征戍遠閨閣別離難苦戰應憔悴寒衣不要

關山征戍良人偏去得遠閨閣別離婦人偏又覺得
難二語已盡情事苦戰應憔悴寒衣不要寬又十分
體惜付量他此因自己之難想到良人之苦若謂閨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九諸堂

中淒涼肌容憔悴衣帶寬緩安坐尚然良人在邊上
日夜苦戰當前則虞死傷退後則犯軍法其何以堪
形體想比舊時瘦了今作寒衣定不可把來寬了不
要寬非是照舊衣放出來是要比舊衣收窄些也不
要二字妙絕衣在汝手中作畧把來裁窄些就是了
爲何要說出汝要那個來聽雖然心中萬種思量口
中無數暗語樂天心孔如絲故能寫到而菴亦覺技
癢不過可恨被他先作去也

池畔

結構池西廊疏理池東樹此意人不知欲爲待月
處

園亭最要疎曠若把樹木房屋塞定便是俗漢胸頭
矣茲先將池來作主乃分出池東池西來真匪發所
思夫池上所最不可少者是廊廊妙處又在月若造
廊在池東則背却月矣故造廊于池西若池東無樹
則空豁不好看必須種樹若已被樹充塞不去疏理
則月出亦不妙疏理者刪其繁枝既不損樹却又得
月此老胸襟真不可及千載來使讀者恍置身于池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九諸堂

西廊下也
樂天作是詩即用造廊法最爲窈窕起云結構池西
廊承云疏理池東樹夫池東樹與池西廊有何關涉
而以爲承說是爲樹稠密故要疏理即不結構池西
廊亦須疏理說是爲池西廊疏理何不少待池西廊
成然後去疏理池東樹未晚今將此二句平列看去
一邊是池西一邊是池東一邊是廊一邊是樹一變
去結構一邊去疏理人初看去不知是爲了樹結構
那廊還是爲了廊疏理那樹爲了雖結得好金針却

在何處見轉云此意人不知若不說出真個人不知其故又要待第四句道破吾想此老落此句必且停住筆要人去思想不能不說出又不肯即說出者乃曰欲爲待月處方知疏理樹不是爲廊是爲月連結構廊立在開空裡蓋爲待月設也譬如說笑話好笑處必耍箇在末一句起初聽去不知說那一邊話全不露一些風縫自己又不耍先笑方使人大好笑今人不善作詩只是不明白作笑話的道理請以愚論思之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壬 九誥堂

池上
小娃撐小艇偷採白蓮回不解藏踪跡浮萍一道開

小娃只見白蓮開得好背着人定要採見有小艇在池上便撐舟去採及至花已採得滿心歡喜那裡有心去檢點浮萍之開合于是萍中遂有一道形迹在那邊甚矣人之不可亂動也而菴說此詩初主是說既而思之瞿然曰吾錯矣吾錯矣今人看詩輒尋他有關係處然此詩正不必在小娃分上尋討要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五言絕

壬 九誥堂

此老天機動宕處既裁白蓮于池內復置一小艇非徒供自己一人賞玩盡人皆可賞玩者此老興至即登此艇或同賓客或同羣從或解事童子或得意青衣或停扇迎風或啣杯遲月或採花吸露或擎葉代杯或剝子贈美人或吟咏于花前或吹簫于葉後此池中即是騷壇即是酒國即是仙鄉即是佛土焉飛魚躍一總由他天地間樂境任人分取何爭一个小娃而不容其採蓮哉有一日此老偶不在池上小娃尋一開空乃撐此小艇以採蓮蓮既採仍撐此小艇回來以上岸纔去此老即至見池面綠萍中間露出一道天光來且照白蓮之影是此老最得意境界因有此痕迹不免要問方知是小娃撐艇採蓮去也于是復從小娃分中着想蓮花由你採將去踪跡如何瞞得人你若能藏得此踪跡更妙但小娃見花要採那得解到此雖然即解得亦何能藏得浮萍既開一霎時合不及除非此老遲些來則不見藏則再無神通也不解妙樂天意中正喜其不解若解則不去採蓮浮萍中又安得有此一道天光哉此種詩着不得

一些擬議猶之西子面上着不得一些脂粉今人胸中不乾淨那有此好詩作出來也

唐詩卷之八 五言

九誥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絕句 之下

張籍

寄西峯僧

松○暗○水○涓○涓○夜○涼○人○未○眠○西○峯○月○猶○在○遙○憶○草○堂○
前○

此詩着意在月上自月出時直到月將落下去月初出其光先射高處月將落下其光亦在高處西峯是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

九誥堂

高處松樹所依之處高下不齊此應在低處低處惟月在中天方得照着至月將落則暗矣此松間月已明過今雖在暗水聲清涓涓覺得夜涼要睡未得即睡也因望西峯月光猶在便想到僧住處相去雖遙憶着却又恍然草堂乃僧之住處西峯正插在草堂之前草堂前此時如峨眉積雪一片大光明藏是何等境界我却立在暗地天下名山被僧占盡而此一峯明月又去作草堂供養那得不想草堂中上人也詩中不說出僧來祇用一前字此僧定是一个俗漢此

時必掩關熟睡○那去理會○草堂前明月嗟乎○山僧見○
慣渾閒事○辜負松邊暗立人○

司空曙

玩花與衛象同醉

衰髮千莖雪○他鄉一樹花○今朝與君醉○忘却在長○
沙○

長沙古稱卑濕地○賈太傅不得意之處人到此間豈○
有佳況○况是白髮盈頭之老翁○當之即有一樹之花○
亦不能消此旅寂○今朝適遇好友○邀飲花下○遂成○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二 九諸堂

醉此時酣暢始忘身在長沙○安得常與君同醉花下○
也可見花不如友醒不如醉○

元稹

故行宮

寥落故行宮○宮花寂寞紅○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

宗

玄宗舊事而出于白髮宮人之口○白髮宮人又坐于○
宮花亂紅之中○行宮真不堪回首矣○

錢起

逢俠者
燕趙悲歌士○相逢劇孟家○寸心言不盡○前路日將○
斜○

燕趙悲歌之士○出江淹語以燕趙悲歌之士乃相逢○
于劇孟之家○孟洛陽人以任俠名于漢○勿遽相逢○又○
手一揮○即便傾倒○義風可敬○但寸心之事○言不能盡○
陡看前路日又將斜○欲盡言則不能去○欲去又不能○
盡言○描寫義俠○勿遽相逢○行徑如回○舊解以為謝絕○
他非是○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三 九諸堂

孟郊

古別離

欲別牽郎衣○郎今到何處○不恨歸來遲○莫向臨○
去○

此詩絕不說別後之苦○亦不說別前之難○却撇開別○
字○尋一閒話來扯淡○而情事宛然○真樂府手也○牽郎○
衣○不是留○却是放○問到何處○奇豈有臨別而不知去○
向者看他兩人各各巧○潘世間有一種人○慣要東事○
西出頭○妻子前不說定話○又有一種婦人○夫雖活佛○

還要防猜言出季布亦不信寔器一舉動問了又問
此所以到臨出門時還問何處去也不恨歸來遲男
子志在四方一出門豈能定其歸之遲速不恨者非
不恨也此是當面強詞不好囑其速歸而恨之深却
在言外莫向臨叩去婦人偏會管男人事定有者等
瑣瑣戒其不要走俠邪極自正道故說到此然男子
寔不往臨叩去若無此句則上來不恨二字何處消
○歸筆下真是牛鬼蛇神或曰男子依了他不往臨叩
而偏不早歸奈何余曰男子不向臨叩必然早歸被
面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九語室

蓋嘉運

伊州歌

唐書地理志伊州伊吾郡本西伊州貞觀六
年更名屬隴右道

打起黃鸝兒莫教枝上啼啼時驚妾夢不得到遼
西

古人作閨情詩非好言婦人事也又不作良人在家
偏要作良人不在家在邊上以見征人久戍不歸婦

人初憶之苦者蓋欲感動人主使之知征人夫婦相
憶之苦惻然于衷也此作言閨人欲見良人之難直
使石人下淚今讀者初不覺也婦人欲見良人而良
人却在萬里之外他既不能歸除非我去我又不能
去除非在夢中夫欲見良人而思作夢已苦矣又恐
夢之不終何其苦之至也此是述將睡之際預分付
左右曰我今去睡起矣天曉時我或不醒倘有黃鳥
來枝頭汝等爲我速速打起他夫黃鳥啼亦我所甚
喜獨是早間在枝上啼有一最不堪處我今睡去必

面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五 九語室

有夢作未睡時我在此既睡去我夢不知在何處我
日裡常想遼西夢中一定往遼西若到遼西與夫相
見是真不世之良緣難得之快境也豈可容他驚覺
又成虛話吾又不知遼西在幾千百里之外度非通
夜之夢不能到若已在中途忽然在枝上啼起來夢
爲驚斷苦殺人也我作夢若早或不至鳥啼時候然
夢豈人作得主張多分要至天曉打鳥竿急爲我持
着我夢底幾得到遼西也此詩宛轉孤悽似在琵琶
絃上彈出來者字字斷腸聲也余曾作一絕以寫是

詩之意○張望○關河○烟草○妻夢○中有路○到遠西○黃鶯○不
打○心○先○解○後○次○枝○頭○再○不○啼○

令狐楚

從軍行

朔○風○千○里○驚○漢○月○五○更○清○縱○有○還○家○夢○猶○聞○出○塞○
聲○

風○從○西○北○來○故○言○朔○風○千○里○言○風○來○之○遠○守○戍○者○審○
聽○風○聲○聲○如○有○異○時○作○一○驚○月○從○東○照○故○言○漢○月○五○
更○是○月○將○落○之○際○守○戍○者○刁○斗○將○歇○堡○堦○寂○然○清○如○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五言絕

六

九語堂

水○出○此○時○暑○得○少○息○未○必○便○作○還○家○之○夢○縱○使○作○得○
還○家○之○夢○心○神○不○寧○猶○問○主○將○號○令○傳○呼○出○塞○之○聲○
出○塞○是○極○恐○懼○之○事○歸○既○不○可○得○即○夢○亦○不○懶○意○總○
是○道○從○軍○之○苦○

李伸

閨農

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誰○知○盤○中○食○粒○粒○皆○辛○
苦○

種○禾○偏○在○極○熱○之○天○赤○日○杲○杲○當○正○午○之○際○鋤○者○在○

田○裏○做○活○真○要○熱○殺○人○即○此○已○極○苦○矣○更○不○必○說○到○
水○早○之○年○借○公○本○積○通○欠○到○淋○場○時○田○中○所○收○借○人○
不○足○至○于○分○散○夫○妻○賣○鬻○男○女○之○處○矣○田○中○寧○有○遮○
蔽○酷○烈○火○日○曬○身○即○有○簑○笠○濟○得○甚○事○自○頭○頂○至○
面○至○胸○至○臍○後○自○項○至○背○至○腰○乃○至○股○至○足○何○處○不○
是○如○雨○之○汗○連○連○滴○着○禾○下○之○土○豈○不○痛○心○幸○得○無○
病○却○又○謝○天○謝○神○尚○未○知○收○獲○若○何○也○由○此○觀○之○最○
苦○者○是○農○人○受○用○者○是○田○主○收○租○時○尚○要○嫌○濕○道○稅○
大○解○淋○尖○脚○米○需○索○少○升○缺○斗○限○日○追○逼○及○至○轉○成○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五言絕

七

九語堂

四○粒○黃○飯○堆○盤○白○如○象○齒○意○大○嚼○那○知○所○食○之○米○
一○粒○一○粒○皆○農○人○肋○骨○上○汗○雨○中○鋤○出○來○者○也○公○垂○
作○此○詩○宜○乎○克○昌○其○後○此○題○獨○字○自○必○顯○出○苦○說○得○
透○徹○則○憫○字○在○其○中○矣○

章應物

秋夜寄丘二十二員外

懷○君○屬○秋○夜○散○步○咏○涼○天○山○空○松○子○落○幽○人○應○未○
眠○

懷○君○適○在○秋○夜○天○涼○可○愛○惟○散○步○庭○際○以○咏○懷○君○之○

詩○于○是○越○筆○寫○到○員○外○身○上○去○日○君○今○在○空○山○人○境○
兩○寂○之○際○松○子○間○落○林○中○有○聲○幽○人○應○亦○散○步○未○眠○
也○幽○人○正○指○員○外○員○外○若○非○幽○人○則○蘇○州○亦○不○必○寄○
懷○矣○

皇甫冉

婕妤怨

花○枝○出○建○章○鳳○管○發○昭○陽○借○問○承○恩○者○雙○蛾○幾○許○
長○

花○枝○寧○必○出○于○建○章○者○為○佳○鳳○管○寧○必○發○于○昭○陽○者○

而○卷○說○唐○詩

卷之九

五言絕

人

九諸堂

為○美○而○君○王○何○必○留○連○于○此○處○借○問○承○恩○之○人○雙○眉○
長○過○人○幾○許○見○其○亦○不○過○與○人○相○同○耳○未○見○相○勝○而○
相○形○此○所○以○怨○也○

劉長卿

春草宮懷古

君○王○不○可○見○芳○草○舊○宮○春○猶○帶○羅○裙○色○青○青○向○楚○
人○

君○王○建○此○宮○時○取○名○春○草○者○以○為○春○草○長○生○萬○年○有○
此○會○幾○何○時○君○王○遂○辭○此○宮○而○去○而○宮○一○舊○矣○然○春○

不○以○舊○宮○而○不○來○芳○草○亦○不○以○舊○宮○而○不○生○每○到○春○
時○聞○其○無○人○君○王○已○不○得○有○此○宮○乃○芳○草○居○然○而○有○
之○真○為○春○草○之○宮○矣○那○可○使○君○王○見○之○不○可○見○非○嘆○

舊○宮○已○非○昔○年○不○可○復○見○君○王○之○而○是○嘆○君○王○倘○在○
今○日○不○可○見○此○舊○宮○之○春○賢○勿○錯○看○去○也○當○君○王○在○
時○宮○女○如○花○布○滿○宮○中○今○此○地○生○出○草○來○猶○帶○羅○裙○
之○色○然○當○時○曳○羅○裙○者○其○意○爭○向○着○君○王○而○孰○知○今○
日○芳○草○雖○生○舊○宮○之○地○而○意○則○向○楚○之○人○矣○不○勝○慨○
嘆○

而○卷○說○唐○詩

卷之九

五言絕

九

九諸堂

劉方平

長信宮

夢○裡○君○王○近○宮○中○河○漢○高○秋○風○能○再○熱○團○扇○不○辭○
勞○

夢○中○則○與○君○王○相○近○醒○來○時○則○覺○河○漢○之○高○高○則○又○
相○遠○矣○河○漢○高○是○深○秋○乃○妄○與○秋○風○之○再○熱○重○用○着○
團○扇○不○辭○勞○三○字○妙○用○得○着○你○有○何○勞○處○意○中○覺○耳○
當○招○口○中○又○是○牽○牛○下○井○者○令○人○解○願○

歐陽修

秋日
返照入閭巷發來誰共語古道少人行秋風動禾

黍
前二句是巷無居人後二句是空足音暗此秋日
能無離索之感

李益

江南曲

嫁得瞿唐賈朝朝誤妾期早知潮有信嫁與弄潮
兒

而說唐詩卷之九

九言堂

此詩只作得一信字瞿唐是峽名三峽之最險者往
來之人不能期定日子即長年亦不能料賈又是經
紀人在外已慣不其以歸家為急者嫁與他雖比宕
子不同然在外時多畢竟捉摸他不出朝朝誤妾期
不是瞿唐賈預先期約者是妾意中自期者見今日
不歸必曰明日定歸矣至明日不歸是誤一朝矣明
日又不歸必曰明日難道又不歸至明日又不見歸
是又誤一朝矣日日期望日日不歸故云朝朝為何
要用朝字若見人有期約來家者一起身便盼望起

漸至午至下午見所期不來則念頭逐漸消下去

詩用不得夜字若云夜夜則俚矣早知潮有信潮信
最准人若如潮必無一次之誤何況朝朝乎妾悔不

早知若早知當嫁與弄潮兒矣兒是無年紀者賈是

有年紀者賈肩重擔兒是輕身為賈者習見瞿唐之

無定准故為人無定准兒習見潮水之有定准其為

人定然有定准故欲嫁之若作如此解者當一棒打

殺與狗子吃要知此不是悔嫁瞿唐賈也不是悔不

嫁弄潮兒是恨个朝朝誤妾期耳眼光切莫錯射

而說唐詩卷之九

九言堂

李商隱

早起

風露澹清晨簾間獨起人鶯花啼又笑畢竟是誰
春

人言義山詩是艷體此作何等平澹豈絢爛之極耶

風露澹清晨清晨是旭日未升之際此時但有風露

殊為清故云清晨日未出時天地光彩尚未煥發

意味甚澹見不妨去睡簾間獨起人承上來簾外既

是風露簾間之人為何獨要早起身獨是祇一人為

花啼又笑其早起想欲攬取鶯花則鶯啼花笑爲解
間早起人而然耶畢竟爲誰春却像春是我的一般
鶯底算來還不知是爲那一個也謂是鶯之春鶯只
好去啼而已鶯擔不去謂是花之春花只好去開而
已花獨不住謂是人之春人只好早起而已人攬亦
不來總之鳥也花也人也同在此天地之中豈分得
個爾我鳥之啼也花之笑也人之早起也皆乘此春
氣鼓動而有爲耳花不爲鳥而笑鳥不爲花而啼而
人乃爲花鳥早起作此念頭豈不澹然只當放下念
而盡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圭 九書堂

杜牧

歸家

絲
稚子牽衣問歸家何太遲共誰爭歲月贏得鬢如
人在家貧困便思出門以爲不能得名亦可得利及

全在外事不由我眼望日子不覺改換寒暑終日奔
馳而頭顱早已如雪矣出門幾及生鬢歸家一根柱
杖空着雙手有話不好說出又怕家人來問遂請出
一個稚子來妙極胸中已先有鬢如絲三个字故以
稚子作反映稚子且又是個未出門之人如賈誼傳
有諸老先生四字蓋對洛陽年少而言也古人下字
無有不對鋒者稚子從不曉得世情所食所食不知
是那處來的大人在外營圖亦不知爲何原故見大
人歸家乃牽衣問曰歸家何太遲歸遲則必有以致
而盡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圭 九書堂

唐彥謙

小院

小院無人夜烟斜月轉明清宵易惆悵不必有離

情

要○看○無○人○夜○三○字○下○惆○悵○正○爲○此○却○把○推○到○清○宵○上○
 邊○去○于○是○尋○夜○之○罪○案○來○說○烟○月○是○清○宵○之○罪○案○也○
 月○不○明○則○烟○不○見○月○明○則○烟○受○月○光○而○見○烟○斜○在○
 那○裡○我○正○怕○此○烟○而○月○却○又○照○得○分○明○自○然○生○出○惆○
 悵○來○此○時○獨○身○無○伴○憑○欄○不○可○隱○几○不○可○捲○簾○不○可○
 下○帷○不○可○煞○有○二○十○分○過○不○去○總○是○離○情○在○胸○前○梗○
 塞○若○說○有○離○情○便○落○凡○近○若○說○無○離○情○又○涉○懸○空○乃○
 輕○輕○轉○下○去○曰○清○宵○易○惆○悵○合○曰○不○必○有○離○情○的○有○
 而○巷○記○唐○詩○卷○之○九○五○言○絕○
 西○九○詩○堂○
 雅○人○深○致○唐○賢○之○妙○如○此○

陸龜蒙

古意

遠○心○莫○澹○薄○妾○意○方○栖○托○願○得○雙○車○輪○一○夜○生○四○
 角○

良○人○一○心○遠○去○謂○之○遠○心○莫○者○勿○要○之○謂○也○心○遠○則○
 澹○澹○斯○薄○矣○汝○勿○日○遠○而○遂○至○于○澹○薄○也○妾○意○方○栖○
 托○栖○則○止○于○家○托○則○附○于○汝○是○親○之○密○之○也○憑○汝○心○
 遠○到○天○涯○海○角○而○妾○意○只○是○夢○寐○不○離○願○得○雙○車○輪○

一○夜○生○四○角○車○輪○是○不○定○之○物○喻○遠○心○之○不○定○生○四○
 角○則○車○輪○不○復○旋○矣○一○夜○猶○一○日○忽○然○把○遠○心○收○
 住○再○不○遠○去○庶○幾○不○至○澹○薄○地○位○若○妾○則○永○栖○托○于○
 此○但○有○四○角○並○無○車○輪○遠○心○能○如○妾○意○則○願○足○矣○願○
 得○絕○無○文○理○真○是○樂○府○手○

崔道融

春閨

欲○剪○宜○春○字○春○寒○入○剪○刀○遼○陽○在○何○處○莫○望○寄○征○
 袍○

而○巷○說○唐○詩○卷○之○九○五○言○絕○
 圭○九○詩○堂○

圭

九詩堂

婦○人○慣○會○預○先○討○消○息○欲○剪○宜○春○字○非○要○去○剪○宜○春○
 字○也○卽○如○今○人○寫○歲○朝○把○筆○百○事○大○吉○之○例○也○彼○蓋○
 欲○作○征○衣○初○動○剪○刀○時○先○剪○宜○春○二○字○以○驗○吉○祥○奈○
 天○氣○正○寒○纔○出○手○指○便○僵○起○來○宜○春○二○字○竟○剪○不○就○
 便○放○下○征○袍○乃○長○吁○曰○如○此○天○寒○征○袍○想○做○不○成○了○
 遼○陽○不○知○却○在○何○處○路○程○遙○遠○良○人○成○于○其○間○日○望○
 征○袍○去○着○于○今○請○汝○且○放○起○念○頭○沒○要○把○征○袍○做○指○
 望○了○裁○且○不○能○得○而○况○寄○乎○此○一○時○不○得○意○作○此○不○
 耐○煩○語○勿○謂○其○定○然○也○妙○在○遼○陽○何○處○一○語○好○是○割○

斷肌腸一般莫望句又來得悽折如聽其親口向非
耳邊道出來者筆舌之妙有如此

李端

拜新月

開○簾○見○新○月○即○便○下○階○拜○細○語○人○不○聞○北○風○吹○裙○帶○

即○便○來○得○緊○湊○細○語○又○來○得○穩○貼○望○西○拜○月○而○北○風○却○橫○來○吹○動○腰○裙○帶○子○你○道○是○無○人○聽○早○已○被○北○風○逗○漏○消○息○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五言絕

去 九語堂

鳴筆

鳴○筆○金○粟○柱○素○手○玉○房○前○欲○得○周○郎○顧○時○候○拂○絃○

婦○人○賣○弄○身○分○巧○于○撩○撥○往○往○以○有○心○為○無○心○手○在○絃○上○意○屬○聽○者○在○賞○音○人○之○前○不○欲○見○長○偏○欲○見○短○見○長○則○人○審○其○音○見○短○則○人○見○其○意○李○君○何○故○知○得○恁○細○

溪○行○遇○雨○與○柳○中○庸○日○落○眾○山○昏○蕭○蕭○暮○雨○繁○那○堪○兩○處○宿○共○聽○聲○

猿

溪○行○日○暮○值○此○繁○雨○前○途○又○甚○遠○我○去○不○得○君○又○如○何○去○今○夜○我○與○君○當○借○宿○君○如○要○另○借○宿○若○去○得○遠○宿○作○兩○處○若○去○不○遠○而○我○與○汝○亦○要○作○兩○處○宿○兩○處○宿○固○無○不○可○無○奈○此○處○有○猿○其○聲○不○堪○獨○聽○莫○說○後○聲○且○說○一○聲○與○其○兩○處○宿○而○共○聽○此○一○聲○猿○何○如○一○處○宿○而○共○聽○此○一○聲○猿○也○此○不○過○欲○與○柳○中○庸○宿○何○其○言○婉○而○意○切○也○

賈島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五言絕

去 九語堂

尋隱者不遇

松○下○問○童○子○言○師○採○藥○去○只○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

夫○尋○隱○者○不○遇○則○不○遇○而○已○矣○却○把○一○童○子○來○作○波○折○妙○極○有○心○尋○隱○者○何○意○遇○童○子○而○此○童○子○又○恰○是○所○尋○隱○者○之○弟○子○則○隱○者○可○以○遇○矣○問○之○言○師○採○藥○去○則○不○可○以○遇○矣○童○子○既○回○他○不○在○家○便○了○如○何○復○有○下○二○句○要○知○問○不○是○一○問○却○是○兩○問○島○既○知○其○師○去○採○藥○即○應○隨○口○又○問○曰○可○歸○來○未○倘○不○即○歸○煩○汝○

去尋一次童子即答云雲深不知處便了偏不肯先
說乃曰只在此山中此山中見其近只在見並不往
別處則又可以遇矣島方喜形于色童子却又云是
便是但此山中雲深卒不知其所在却往何處去尋
是隱者終不可遇矣此詩一遇一不遇可遇而終不
遇作多少層折今人每每趁筆直下古人有云筆掃
千軍詞流三峽誤盡後賢此唐已後所以無詩也

戴叔倫

春閨

而巷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太 九諸堂

晨晨城邊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葉昨夜夢漁
陽

陌上則在城外欲往陌上採桑必經由城邊一路見

晨晨之柳是學古詩十九首青青湖畔草起法而結

法亦類循柳而行則到陌上桑下矣手提盛葉之籠

却呆呆立于樹下忘了採葉祇爲昨夜曾夢見漁陽

忽然想着其事不知身在昨夜不知身在今日不知

此處是今日陌上不知此處是昨夜漁陽明明青青

者是桑明明手提者是籠耳聞戴勝疑是夫君之喚

聲眼見白日則又訝夫君之不在矣漁陽之夢已
而陌上之夢正未也妙絕

王涯

閨人贈遠

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
遠

唐人最善製詩題此以閨人贈遠爲題便妙良人從

軍戍于沙場閨人不作寄而作贈贈字與寄字不同

寄者見我之愁思贈者只當朋友酬酢勸勉一般綠

而巷說唐詩卷之九 五言絕

太 九諸堂

樹深雕梁晚見時光之難再我若是男子省得出門

那愁沙場之近遠我當提梓鼓以助戰佐汝成功封

拜汝當努力沙場勿以家爲念也

儲嗣宗

垓下

百戰未言非孤軍驚夜圍山河意氣盡淚灑美人
衣

將羽事直敘無大出奇處而筆下側儻英偉亦唐人

中之錚錚者

崔魯

三月晦日送客

野酌亂無數送君兼送春明年春色至莫作未歸人

作詩用意用字須要一時興會奏泊得好此作雖淺然却有致

韓偓

效崔國輔體三首

澹月照中庭海棠花自落獨立俯閒階風動軟

索 卷之九 五言絕 九語堂

索

無人作伴月也澹了照中庭是月下寂然也海棠花
無人去賞他只合自落而已室中月映戶外花落銀
缸屢剔睡又不能乃獨身悄然立于窗前低頭看階
祇見冷風颭颭軟輭架影兩條搖動而已未免有情
何以堪此

其二

雨後碧苔院霜來紅葉樓閒階上斜日鸚鵡伴人愁

雨後霜來之際無人作伴最是悄然又見院中之苔

碧得好樓前之樹又紅得好苔上並無行跡葉上止

有秋光又當天色向晚一片日光斜射到閒階上來

此時無人在旁架上掛一鸚鵡此鳥雖能言豈諸人

心事者于是人無煖氣鳥又寂然大家愁去便了試

問鸚鵡你那裡曉得愁日以人愁見得如此然鸚鵡

豈無家鄉豈無匹配今雖在錦閣之中珠簾之下伴

則是美人食則是紅豈何若雌雄相呼隴天縱飛之

爲快乎

索 卷之九 五言絕 九語堂

其三

羅幕生春寒繡窓愁未眠南湖夜來雨應濕采蓮船

此見獨處無聊把一不要緊事來牽扯南湖與羅幙

何干蓮又與春何干采蓮船尚用不着雨濕采蓮船

益覺想得無干涉矣羅幕生春寒繡窓愁未眠尚坐

在繡窗之前何故預知羅幕中生出來此總是愁

在那裡打攪忽一念及到南湖夜來之雨云夜來則

雨落過矣采蓮船不會被雨落壞你放著香薰錦綉

彼中不去睡却痛惜采蓮船起來可見身雖在閨中
而意不知却在何處趁此未睡之時呼侍兒秉燭上
采蓮船蕩到南湖裡去散愁何如亦省羅幕中水冷
睡不去耳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絕句之上

而菴曰七言絕句較五言絕句多八字
句長則可以聲調行乎其間矣唐采七
言絕句被之絃管至有以金幣購求者
以故唐詩人多留意于此往往多絕唱
之作其法大抵前起多用頓後結則用
挫初落筆二字最要緊至于傳情運景
尤在一剎那上着神一轉瞬間即失之
能攻此便有破竹之勢矣故說七言絕
句爲第四

王勃

蜀中九日

沛王召勃署府修撰是時諸王國錫勃戲爲
文傲英王鷄高宗見之怒曰是且交構之漸
也斥出府勃既廢客劍南

九月九日望鄉臺他席他鄉送客杯人情已厭南

中○苦○鴻○雁○那○從○北○地○來○

望鄉臺在成都隋蜀王秀所築子安時在成都九月
九日望鄉臺用直欵法他席他人之酒席也又在他
鄉送客杯是見他人在望鄉臺上送客于時鴻雁初
至勃舉頭見之不覺有感因已之不得歸即寫已倦
遊之意人情已厭南中苦對鴻雁而言故曰人南中
即指蜀久客于此殊為厭苦刻刻思歸鴻雁那從北
地來鴻雁二字宜讀住是呼鴻雁之名而告之也那
字訝之之詞猶曰汝為何特從北地來同我受此

兩卷說唐詩 卷之十七 言絕

二

九誥堂

鄉之苦豈鴻雁之情不同于人之情耶

杜審言

戲贈趙使君美人

紅○粉○青○娥○映○楚○雲○桃○花○馬○上○石○榴○裙○羅○敷○獨○向○東○
方○去○謾○學○他○家○作○使○君○

方言秦晉間美貌謂之娥青青年也楚雲即楚襄王
望高唐之雲紅粉青娥而與楚雲相映是言美人面
上之光艷桃花馬名石榴裙裙上繡作石榴花或似
榴花之紅色為何特去用桃花馬因下要用石榴二

字也工極為何不寫美人衣而寫美人裙正見美人

在馬上也大凡人看美人先看頭後看脚美人既在
馬上則坐身高裙幅顯出來故言裙羅敷獨向東方
去羅敷邯鄲秦氏女為王仁妻採桑于陌上趙王見
欲奪之羅敷善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有使
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又東方千餘騎夫婿居上頭
語羅敷當時不從趙王原歸王仁是已去了謾學他
家作使君今使君之家為何有羅敷在耶他家即趙
王豈使君效趙王欲奪羅敷偶一為之美人竟被使
君取來耶豈趙王以趙國之力不能奪而使君反愈
趙王耶言雖是戲而意則痛罵矣讀竟不覺失笑

沈佺期

邙山

北邙山在河南府城北一十里山綿亘四百
餘里東漢諸陵及唐名臣墳多在此

北邙山下列墳塋萬古千秋對洛城城中日夕歌
鐘起山上惟聞松柏聲

唐東京在洛陽是王侯貴戚極盛之所而此詩以北

邙○山○緊○對○洛○陽○城○直○使○人○念○頭○灰○冷○列○字○妙○其○間○境○
望○之○多○若○整○整○齊○齊○排○定○的○萬○古○千○秋○四○字○又○冷○極○
見○生○者○不○如○死○者○之○久○也○城○中○之○人○豈○不○見○北○邙○之○
列○墳○塋○却○自○不○悟○連○朝○連○夜○開○宴○行○樂○歌○鐘○之○聲○響○
徹○雲○表○山○上○惟○聞○松○栢○聲○惟○聞○二○字○更○妙○歌○鐘○畢○竟○
響○松○栢○不○過○也○爭○名○爭○利○之○徒○何○不○一○猛○省○耶○

宋之問

送司馬道士遊天台

唐書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人○事潘師正傳

高卷說唐詩

卷之十七言絕

四

九誥堂

辟穀導引術○徧遊名山○廬天台不出○唐宗召

至問道開元中再被召卒年八十九

羽客笙歌此地違○離筵數處白雲飛○蓬萊閣下長

相憶○桐栢山頭去不歸

羽客稱道士○王子年拾遺○記周昭王假寐夢白雲中

一人服皆羽毛○王求仙術受絕慾之教○笙歌此地送

司馬道士○行設祖席于此地○而作笙歌也○司馬從此

違矣○又見笙歌非司馬之意○離筵數處言饒者之多

白雲飛○羽客乘雲雲皆伴司馬而飛○蓬萊唐宮名閣

下長相憶閣下公卿○那個不尊崇○司馬之道○別去定

劉廷琦

銅雀臺

銅臺宮觀委灰塵○魏主園陵漳水濱○卽今西望猶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七言絕

五

九誥堂

堪思○况復當時歌舞人

稱銅臺省字也○臺上官觀已委于灰塵○魏主園陵依

然在漳水之濱○兩俱寂寞矣○卽今西望猶堪思○昔魏

武遣令伎人皆貯臺上○望吾西陵墓田○此句在閒人

身上說○卽今今日也○今吾在臺上○西望猶不堪一思

思○無意味○旁人且然○况復當時歌舞者哉○何以堪此

此題詩難得如此大雅

王翰

涼州詞

樂府涼州宮詞曲開元中西涼府都督郭知
運所進也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
于大山間聽風水之聲約節成音後翻入中
國如伊州涼州甘州皆龜茲之境也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催醉臥沙場君
莫笑古來征戰幾人回

此詩妙絕無人不細細尋其金針其妙亦不
可得而見愚竊解之先論頓挫葡萄美酒大宛
人至萬一頓夜光杯夜光是白玉之精一頓欲飲一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六九番堂

頓琵琶馬上催一頓醉臥沙場一頓君莫笑一頓凡
六頓古來征戰幾人回則方挫去夫頓處皆截挫處
皆連頓多挫少唐人得意乃在此杜工部云沉鬱頓
挫者沉鬱于頓挫之法也次論起承轉合夫唐人最
重此法起陡然落筆如打椿動換不得一字為佳或
未能明透又恐單薄故須用承承者承起句義也轉
者推開也不推開則局隘不推開則氣促人問曰既
云推開則當云開不當云轉夫古人不云開而云轉
者用力在開將去而意則欲轉回故云轉也轉蓋為

合而設也合者合于我之意思上來人作一詩其意
必在結處見作者于此處為歸宿又須通首精神樂
然照面言外更有餘蘊方是合也今人不知此法而
講照應可笑也夫合又不但此也一首詩作如是起
當如是承當如是轉當如是合一字不出入斯為合
作寧獨結處為合而云合也此作葡萄句是起欲飲
句是承醉臥句是轉古來句是合承既為起轉又為
結由此觀之古人蓋尤重起結也頓挫起承轉合余
既言之矣而命意措詞則又可得而言之夫葡萄美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七九番堂
酒言酒之美而後飲之豐腴在其中矣夜光杯言酒
器之精則其他器皿之炫耀在其內矣總言其筵席
之盛酒之佳者寧必葡萄而用葡萄者以葡萄酒出
于涼州故也如此筵席豈可觀而失之纔下筆便為
下三句取勢見催起身者之癡而醉臥沙場者之當
也盛筵難再得征戰後人歸常花不飲對月不歌真
折算也此乃初出師餞行大將之席大將赴此席時
軍馬已動自不得留戀亦須少坐片時三杯起座而
無奈催者之急也曰欲飲是主將尚未飲也而麾下

將○士○林○立○以○待○皆○以○爲○此○舉○勉○敵○必○得○封○拜○之○賞○刻○
不○可○待○一○似○主○將○不○赴○席○徑○行○爲○快○者○然○麾○下○豈○敢○
促○主○將○之○行○勢○既○不○可○催○而○又○不○能○待○故○將○琵琶○在○
馬○上○揀○撥○光○景○如○画○琵琶○不○說○話○而○能○代○將○士○之○催○
千○古○妙○語○七○个○字○中○迭○用○人○事○器○用○鳥○獸○門○等○字○何○
等○變○化○的○是○攢○撮○五○行○手○夫○欲○飲○而○琵琶○已○催○不○容○
其○飲○豈○容○其○醉○而○至○于○大○醉○臥○于○沙○場○也○此○乃○必○無○
之○事○而○才○人○算○計○却○到○此○盡○情○地○位○若○不○說○到○此○則○
跌○頓○無○力○虛○設○此○句○以○取○勢○今○人○安○得○有○此○落○想○夫○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九諸堂

輕視之也

李白

清平調三首

禮樂志房中樂有清調平調

天寶中白供奉翰林禁中初重木芍藥植興

慶池東沉香亭會花開上乘照夜車太真妃

以步輦從選梨園中弟子得樂十六色李龜

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上曰賞名花對妃子

焉用舊詞命龜年持金花賡宣賜李白立進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九

九諸堂

清平調三首龜年歌之太真妃持玻璃七寶

杯酌西涼葡萄酒笑領歌意上調玉笛以倚

曲每曲徧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自是顧李

白異諸學士會高力士終恥脫靴妃重吟前

詞力士曰以飛燕指妃子賤甚矣妃頗然之

上嘗三次欲命白官卒爲宮中所捍而止

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檻露華濃若非羣玉山

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此首言唐皇之寵愛妃子一刻不得暫離左右若無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絕

十 九 諸堂

一處而非妃子者以雲花二字爲骨子看他下三句絕不露出而宛然照面羣玉山西王母所居穆天子傳穆天子西登崑崙見王母曰登已至于羣玉之上先王所謂策府也瑤臺楚辭望瑤臺之偃蹇今見有娥之佚女太真曾奉勅爲女冠故用羣玉山瑤臺等字雲想衣裳花想容一句當作四頓讀雲想衣裳言唐皇見雲卽想妃子之衣裳花想容言唐皇見花卽想妃子之容貌春風拂檻承上雲字來露華濃承上花字來夫雲得風則愈見其輕颺卽無雲在有風便可想出雲來花得露則愈覺其鮮妍卽無花在有露亦可想出花來而況真有雲有花在也較首句更深一層此句須畧重花上風拂喻妃子之搖曳露濃喻君恩之鄭重唐皇寵愛妃子覺無處不是妃子雲也是妃子花也是妃子卽風也是妃子卽露也是妃子無處不是妃子卽無處不同妃子若非羣玉山頭見雲卽于瑤臺月下逢花總是極形容君王妃子一步不相離也玩若非二字口氣亦何曾不在羣玉山头見雲哉此仙才搖擺處會是適逢其會之謂若無意

者然偏又來得湊巧也

其二

一枝瓊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

此首言妃子之得寵于君王前代無有及者一枝瓊艷卽花以比妃子露凝香言唐皇畱戀妃子之色猶露凝定花之香也雲雨巫山襄陽耆舊傳赤帝女姚姬未行而卒葬于巫山之陽故曰巫山之女宋玉高唐賦言陽臺神女薦楚襄王先王之寢此乃是夢非實際也孰如妃子朝朝暮暮在君王之側也枉斷腸枉字是笑神女言其不能望妃得君之萬一亦徒爲之斷腸耳借問漢宮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粧夫人臣對君之言自當有體若以神女比貴妃則是以楚王比明皇矣以神女比妃子猶可言也以楚王比唐皇則不可言也故于漢宮借得一人來太真是貴妃飛燕是后此白以后重妃子處誰得似言漢家后妃其得寵無有如妃子者庶幾還是趙飛燕一似尋不出人來而以飛燕來搪塞者妙妙倚新粧言飛燕之

色亦萬不及妃子其所倚藉者在新粧耳夫女子必
須粧飾以見好畢竟顏色有不如人處可憐二字是
輕飛燕之詞飛燕之色原不十分足以結成帝之愛
特自成帝之謬寵耳稗史載成帝曾私語合德曰夜
愈覺其妍則日間不甚妍可知又載飛燕矜貴有微
疾必帝親七而後食此皆其可憐處也人問太白既
借飛燕來喻為何又示之以不滿蓋飛燕本長安人
屬陽阿主家學歌舞成帝嘗微行出過陽阿主作樂
見而悅之召入宮後立為后太白因其出身微賤恐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主 九語堂

其三
名花傾國兩相歡常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

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干

此首方作唐皇同妃子在沉香亭賞木芍藥也開元
遺事唐皇時沉香亭木芍藥一枝二頭朝則深碧暮
則深黃夜則粉白晝夜之間香艷各異得人主之愛
花也獻媚目為花妖名花傾國兩相歡夫名花生在
世間而不得絕代之佳人賞玩則枉却名花夫絕代
之佳人而不得在沉香亭賞名花則亦枉却絕代矣
今妃子木芍藥合在一處又得風流天子為證明兩
不辜負故云兩相歡也帶笑看不可說唐皇帶笑看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主 九語堂

妃子又看名花蓋言唐皇此時眼睛單看妃子有妃
子者看妃子之看木芍藥也解釋解字不可作去聲
讀解乃解散之解釋即消釋之釋自古紅顏多薄命
幾今能得見天子即能得見天子備後宮矣又幾個
能得寵即得寵矣又幾個能得寵到底或怨西宮之
夜前或獨長門之賦金懷春風之恨者無限蓋女子
性易恨有一分不如意處便恨今妃子承寵于沉香
亭北倚闌干看花之頃唐皇如此媚他妃子胸中豈
尚有纖微之恨未化耶寫妃子之樂到十分上釐地

位○至○今○提○起○沉○香○亭○三○字○使○我○猶○爲○妃○子○歡○喜○也○眞○
字○字○飛○舞○竟○陵○輩○以○爲○非○太○白○至○處○不○入○選○從○來○解○

此○三○首○詩○者○多○不○得○其○肯○綽○那○得○使○人○有○好○詩○作○出○
來○則○余○之○恨○又○幾○時○得○盡○解○釋○哉○余○向○有○書○清○平○調○

後○一○絕○句○云○開○元○天○子○最○風○流○秉○燭○春○宮○夜○夜○遊○
聽○花○神○呼○萬○歲○次○呼○妃○子○十○千○秋○聖○歎○極○爲○謬○讚○援○

筆○評○曰○天○才○耶○仙○才○耶○杜○湘○草○亦○愛○此○作○而○疑○十○千○

二○字○佛○書○有○十○千○天○子○蓋○萬○是○不○可○數○之○辭○不○作○十○
千○會○十○千○是○可○數○之○辭○也○分○別○乃○在○此○人○輒○以○余○爲○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九○語○堂

作○聰○明○十○千○無○出○者○偶○附○于○此○

少年行

五○陵○年○少○金○市○東○銀○鞍○白○馬○度○春○風○落○花○踏○盡○遊○
何○處○笑○入○口○姬○酒○肆○中○

漢○有○五○陵○謂○長○陵○安○陵○陽○陵○茂○陵○平○陵○也○豪○俠○多○家○

于○此○洛○陽○凡○三○市○大○市○名○曰○金○市○五○陵○之○少○年○日○在○

金○市○之○東○銀○鞍○白○馬○所○騎○白○馬○而○鑊○鞍○俱○是○銀○的○不○
是○言○年○少○之○富○以○上○有○金○字○故○用○銀○字○爲○伴○也○度○于○

春○風○中○何○其○輕○雋○有○落○花○處○馬○蹄○無○不○踏○遍○人○見○其○

來○來○去○去○不○知○要○遊○何○處○見○着○口○姬○當○壺○便○下○馬○進○
去○笑○者○喜○動○顏○色○入○者○人○而○不○出○也○其○所○遊○乃○在○是○

上皇西巡南京歌三首

天○寶○十○五○載○六○月○安○祿○山○陷○京○師○唐○皇○出○奔○

蜀○七○月○肅○宗○卽○位○靈○武○尊○唐○皇○爲○上○皇○明○年○

爲○至○德○二○載○十○二○月○上○皇○歸○自○蜀○因○陞○蜀○郡○

爲南京

誰○道○君○王○行○路○難○六○龍○西○幸○萬○人○歡○地○轉○錦○江○成○
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五
九○語○堂

誰○道○君○王○行○路○難○玄○宗○以○祿○山○亂○出○延○秋○門○以○幸○蜀○

至○馬○嵬○六○軍○不○發○王○元○禮○請○誅○國○忠○貴○妃○而○六○軍○始○

進○行○路○之○難○極○矣○誰○道○是○不○信○人○說○也○蓋○欲○留○餘○地○

于○承○句○也○六○龍○西○幸○萬○人○歡○天○子○五○路○駕○六○馬○以○象○

六○龍○蜀○在○長○安○之○西○天○子○所○到○之○處○爲○幸○謂○天○子○止○

此○人○皆○有○榮○幸○也○萬○人○歡○指○蜀○郡○之○居○民○而○言○長○安○

之○人○苦○蜀○郡○之○人○樂○也○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

作○長○安○天○地○氣○運○憑○帝○王○而○轉○錦○江○在○蜀○渭○水○在○長○

安○地○乃○轉○錦○江○以○成○渭○水○玉○壘○山○在○蜀○天○乃○迴○玉○壘○

以作長安此一首是言玄宗初幸蜀

其二

華陽春樹號新豐行人新都若舊宮
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

唐乾元初改成都縣地爲華陽華陽春樹號新豐余初讀此句訝其用春樹二字讀至三四句而知其爲柳色花光也古人之用心周密處新豐今之臨潼也西京雜記云太上皇徙長安居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去九諸堂

餅關鷄蹴鞠以此爲歡今皆無此以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凡街衢棟宇一如豐里舊制徒豐人實之雖雞犬亦各識其家太上皇乃悅是時玄宗已傳位于太子故舉新豐爲喻行人新都若舊宮天子新到華陽謂之新都舊宮乃長安舊宮也行人是一到此柳色未饒秦地綠花光不減上陽紅秦地長安也上陽西京記上陽宮西更有西上陽宮兩宮夾谷水架虹橋以通往來河以見得新都之若舊宮只看柳色之綠水必不饒于秦地花光之紅亦不減于上陽言外

見柳色花光雖如是而新都豈遂得如舊宮之安且樂也此一首是言上皇之在蜀

其三

劍閣重關蜀北門上皇歸馬若雲屯
少帝長安開紫極雙懸日月照乾坤

劍閣地極險峻是蜀關隘處重關言其固也在蜀郡之北故稱北門此首是言上皇還京師歸馬若雲屯上皇歸扈從人馬之盛少帝指肅宗肅宗惑于張良姊李輔國徙上皇于南內舊說肅宗當避位以請上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去九諸堂

皇復辟而少帝計不出此乃居然臨朝以開紫極既有少帝更有上皇謂之雙懸日月愚以爲不然帝位之一遜一避非可輕易言之日蓋指肅宗月是指張后雙懸以照乾坤言肅宗失乾斷而使后參其權不得盡爲子之道也不然則起諸劍閣之固永可稱歸馬之盛無謂極矣似言上皇之不必歸所以重肅宗之惑良姊徙上皇于南內之非如此則何必迎上皇歸竟同張良姊治天下足矣幸明眼人思之定有以教我

橫江詞

橫江館前津吏迎○向余東指海雲生○郎今欲渡○何事如此風波不可行○

橫江浦在和州對江南之采石○往來濟渡處○橫江館

乃采石津官舍也○見郡縣志○此詩總言橫江之險○

欲渡橫江津吏來迎○向余東指海雲生○海雲生則天

變而風作○津吏見白夏渡急欲止之○若口來不及○

將手東指者○郎今欲渡○緣何事○郎字悞○應是郎字言

即今欲渡○評之之詞○緣何事○有何急事○要去又以手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九語堂

指江曰○如此風波復回絕他○不可行○津吏却愛護渡

者○若是則世之人有規于津吏多矣○此詩如話

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故人西辭黃鶴樓○烟花三月下揚州○孤帆遠影碧

空盡○惟見長江天際流

黃鶴樓在武昌縣白于此樓上送孟浩然首便下故

人二字○扼定浩然便牢固得勢○西字好○遂緊照揚州

以揚州在武昌之東○此時浩然意在揚州○故云西辭

黃鶴樓也○揚州乃烟花之地○三月又烟花之時○下

從上而下武昌在上流故也○孤帆是浩然所乘之舟

之帆○遠影浩然已挂帆而白猶在樓上○望碧空盡

漸至帆影不見了○既不見了浩然所挂之帆影是黃

鶴樓之東而白却回轉頭去望黃鶴樓之西○惟見長

江之水○從天際只管流來而已有神理在○內詩中用

字須板用意○須活板則不可移動○活則不可捉摸也

早發白帝

朝辭白帝彩雲間○千里江陵一日還○兩岸猿聲啼

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九語堂

公孫述據蜀時井中見白龍○僭號白帝城在魚復早

發舟○辭白帝城地甚高○故曰彩雲間○夔州至江陵計

一千二百里○一日還○早發白帝暮抵江陵矣○峽長七

百里○兩岸連山猿最多○猿夜啼啼不住是言早舟已

過是言迅疾也○無他意

山中問答

問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閒○桃花流水杳

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

此詩純是化機○白作此詩如世尊拈花○人讀此詩當

如迦葉微笑不可說亦不必說故余獨不說

王昌齡

閨怨

閨中少婦不知愁春日凝粧上翠樓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

此詩只看閨中少婦四字通首于此上描寫女兒不出

出閨門婦則有夫考之稱少婦上加閨中二字雖則

出嫁尚同女兒也少婦生長富貴但思夫婿早取功名

便了絕不知離別之苦夫婿徑覓封侯遠去而此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 七言絕 壬 九語堂

少婦在閨中日間針綸夜間女伴只算女兒未嫁夫

婿一般那裡曉得愁日在閨中亦不計着時光忽一

日左右云今已是春半矣乃思在高處一望春光凝

粧人都不解女兒面色畧帶黃古婦人粧飾要作女

兒模樣採花鬢上黃粉輕拂月彎狀于額際謂之凝

粧至凝粧時省着已是有丈夫的上翠樓向在閨中

密處今纔在樓上顯處丁是一瞥去便見陌頭楊柳

用色字妙顏色白黃而綠綠而青猶女兒時面色黃

婦人面色紅活也柳色已青起來不由不動念當時

已教夫婿取封侯去了久無歸音不免作悔悔字更妙若用愁字則是婦人悔字方是少婦少婦而重不形于色只是雙眉間畧覺一些些從旁人猜度出來亦是詩人摹擬而得之者余故曰只要看閨中少婦四字

西宮春怨

長秋宮太后居之即西宮妃嬪失寵則居長

門有罪則居永巷欲供奉太后則在西宮

西宮夜靜百花香欲捲珠簾春恨長斜抱雲和深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 七言絕 壬 九語堂

見月朦朧樹色隱昭陽

西宮乃失寵妃嬪所居之宮夜靜君王不來夜間寂

靜習慣也相忘了百花香花間香氣撩動人心實無

奈此百花也花在簾外香那透入簾內因花香而欲

捲簾欲捲者意欲捲而尚未捲也將要捲簾那被一

事觸着春恨長春恨攢心則簾不成捲矣既不成

捲又不能閒坐思理絲絃以消遣乃抱雲和雲和鄭

玄注曰山名出美木用為瑟其音清亮因以名瑟瑟

必橫陳而聲曰斜抱指木着絃忽然見月雲和又不

成弄矣深字妙正見簾水曾捲在簾內見月也簾內見月維簾影自然朦朧非因有樹掩映然而竟疑其爲樹色矣樹之外或是昭陽昭陽宮合德爲昭儀居此夫昭陽宮與西宮不知相去幾許中間必有樹相隱今疑簾影朦朧爲樹色則簾外又竟是昭陽矣西宮冷落總爲昭陽有寵寵之人提起昭陽通身是怨故以昭陽結此詩凡七轉換前做怨字而怨字不露盛唐含蓄之妙如此

西宮秋怨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重

九話堂

樂府題怨思二十五曲有閨怨西宮春怨西

宮秋怨

芙蓉不及美人粧水殿風來珠翠香却恨含情掩秋扇空懸明月待君王

禪家云急須着眼看仙人莫看仙人手中扇此詩首二句卽是仙人扇子俗眼看去以爲是形容美人妍麗而已問何故要如是寫來蓋爲要寫怨字也夫美人色衰自分收起念頭怨何從生惟其盛年望幸之心正切粧得鮮艷芙蓉猶媿不如水殿風來不聞美

蓉花之氣但覺珠翠之香如此而君王不至那得不怨粧字妙見得費盡青澤望之愈切則怨愈深非一日矣含情是有一事在心不能形諸于口也掩秋扇者扇至秋涼將藏篋內是時水殿有風覺得漸用他不着故將掩却以其不及時也明月恰正相宜如此月下侍君王宴樂庶不虛此穠粧今止有明月不見君王故曰空懸君王雖不至而美人未嘗一刻放下念頭待君王之心不死則怨終不已也

賈至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言絕

重

九話堂

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同泛洞庭湖

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

泛洞庭湖却以楓岸觀起初至巴陵是從水路來豈不要同岸上一遊無奈楓岸落葉之紛紛固是遷客那能堪此景况所以去泛洞庭湖洞庭秋水如練至晚無風但見微波之蕩漾因而興發遂乘輕舟而去不論近遠亦猶子猷雪夜剡溪乘興而來興盡而返之意全不作主張正見此身遷謫一憑執事意思隨

他○去○罷○丁○胸○襟○何○等○洒○然○乘○興○時○初○是○晚○天○直○至○月○
出○月○光○下○映○水○天○一○色○復○有○白○雲○于○其○間○煞○好○光○景○
作○詩○至○此○如○何○結○束○借○弔○湘○娥○以○結○之○此○在○有○意○無○
意○之○間○勿○認○做○真○去○弔○湘○娥○也○弔○字○從○遷○謫○不○得○意○
中○寫○出○故○題○不○用○從○叔○刑○部○侍○郎○驛○八○个○字○蓋○詩○最○
要○潔○淨○立○題○最○怕○牽○帶○不○可○不○知○

杜 甫

絕句

兩○个○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窓○含○西○嶺○千○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言絕

五

九諸堂

秋雪門泊東吳萬里船

此詩雖是絕句須要當一律看去方知此詩之妙子
美之苦心處昔人謂絕句絕者截也後二句對是截
律詩前半首前二句對是截律詩後半首不對是截
律詩之起結兩對是截律詩之中間截前半首者自
無轉合截後半首者自無起承截前後四句者自無
承轉截中間四句者自無起合一定之法也惟兩對
者為最難作子美此詩原是一律特不安起結耳吾
讀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二句確然是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言絕

五

九諸堂

承○承○者○承○上○也○知○上○必○有○二○句○起○讀○窗○含○西○嶺○千○秋○
雪○門○泊○東○吳○萬○里○船○二○句○確○然○是○轉○轉○者○轉○下○也○知○
下○必○有○二○句○合○子○美○但○不○欲○顯○然○要○讀○者○意○會○又○不○
立○題○目○亦○要○看○者○作○想○最○為○奇○特○若○知○其○意○思○之○所○
在○則○不○見○其○奇○特○矣○昔○子○美○寓○蜀○却○是○何○時○日○間○所○
思○却○在○何○事○則○知○此○詩○之○起○結○此○詩○之○題○目○矣○此○詩○
蓋○作○于○寓○夔○府○之○日○也○流○寓○于○此○室○家○未○寧○不○忘○君○
國○思○欲○有○為○子○美○應○以○此○意○為○起○于○是○徑○作○承○二○句○
兩○个○黃○鸝○鳴○翠○柳○鵬○喜○遷○喬○木○翠○柳○是○其○得○意○之○樹○
鵬○喜○求○友○今○兩○兩○相○鳴○和○又○極○諧○合○不○似○人○抱○羈○遲○
之○感○一○行○白○鷺○上○青○天○白○鷺○水○鳥○見○天○之○青○得○好○則○
成○行○飛○上○去○不○似○人○多○不○得○志○之○事○若○有○羨○于○黃○鸝○
不○能○不○有○媿○于○白○鷺○也○完○承○句○之○事○便○止○又○去○作○轉○
二○句○窓○含○西○嶺○千○秋○雪○窓○是○寓○居○室○中○之○窓○西○嶺○指○
峨○嶓○峨○嶓○積○雪○有○春○夏○不○消○者○窓○對○峨○嶓○若○人○口○含○
者○然○千○秋○言○其○久○西○望○有○如○此○之○蒼○涼○門○泊○東○吳○萬○
里○船○門○是○寓○居○宅○之○外○門○門○臨○江○岸○東○吳○乃○江○之○盡○
處○門○前○所○泊○者○皆○東○吳○往○來○之○船○萬○里○言○其○遠○東○歸○

有如此之便利完轉句之事遂爾糊住筆也其合句
意若何余以意度去千秋雪句下子美必且日不信
我終日坐定于此萬里船句下子美必且日我何日
得乘此船順流而東一端洛陽故園哉隱然以歸爲
合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絕句 之中

王維

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

獨在異鄉爲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
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前說思親後說兄弟思我聞維作此詩時年始十七
真是夙慧尤見至性讀此詩而不下淚者其人必不

孝友

獨字好便見離却父母兄弟矣在異鄉爲異客異鄉
非父母之邦年紀尚小便去作客與客又異每逢佳
節見不止九日倍思親平日思親至佳節則愈思親
題是九月九日憶山中兄弟詩却以思親說起蓋親
者兄弟之所從出故說兄弟必先父母悌弟畢竟是
孝子做的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看他
說到兄弟如何換筆不說我思兄弟反說兄弟思我
恐竊孝友之名乃推在兄弟身上去尤見維友愛處

每○年○在○家○兄○弟○必○同○我○去○登○高○今○我○在○異○鄉○兄○弟○少○
不○得○也○要○登○高○兄○弟○登○高○同○慣○了○我○所○插○茱○萸○單○竟○
連○我○所○插○的○放○在○內○至○登○高○插○茱○萸○時○多○一○枝○出○來○
方○知○少○我○一○人○在○天○兄○弟○既○知○維○在○異○鄉○何○必○又○備○
此○一○分○茱○萸○蓋○古○人○骨○肉○之○誼○甚○厚○不○能○一○日○暫○忘○
維○雖○不○在○登○高○數○內○故○必○備○此○一○分○茱○萸○以○為○見○茱○
萸○如○見○維○茱○萸○在○這○裡○維○即○在○這○裡○然○則○山○中○與○異○
鄉○雖○遙○而○兄○弟○與○維○則○甚○密○邇○也○山○中○兄○弟○或○未○必○
然○而○維○以○已○孝○友○之○心○度○之○信○其○必○然○每○逢○佳○節○不○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七○言○絕○
但○我○倍○思○親○而○兄○弟○亦○倍○思○我○此○是○佛○轉○法○輪○法○非○
精○于○佛○乘○不○能○也○

與盧員外象過崔處士興宗林亭

綠○樹○重○陰○蓋○四○鄰○青○苔○日○厚○自○無○塵○科○頭○箕○踞○長○
松○下○白○眼○看○他○世○上○人○

上○二○句○讚○林○亭○下○二○句○讚○處○士○過○崔○氏○林○亭○未○到○時○
先○見○綠○樹○樹○枝○遮○日○則○下○有○陰○樹○高○大○枝○有○層○數○則○
陰○重○此○是○高○覆○陰○四○鄰○此○是○大○又○總○見○其○樹○之○多○樹○
之○古○也○入○其○門○由○其○徑○與○庭○中○多○是○青○苔○苔○久○則○厚○

自○無○塵○見○從○無○俗○人○踪○跡○真○幽○居○也○今○日○我○兩○人○幸○
得○過○此○科○頭○不○冠○也○箕○踞○坐○伸○兩○足○其○形○如○箕○也○形○
骸○在○禮○法○之○外○直○是○羲○皇○上○人○在○長○松○之○下○尤○見○超○
然○白○眼○昔○阮○嗣○宗○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
對○之○言○不○以○眼○珠○對○人○也○看○他○世○上○人○一○切○人○那○个○
入○得○處○士○眼○中○此○句○極○有○斟酌○若○維○獨○自○一○个○去○則○
好○純○推○高○處○士○同○盧○員○外○去○則○又○要○為○員○外○立○地○步○
用○他○字○妙○極○見○我○兩○人○不○在○其○內○處○士○另○以○青○眼○相○
待○也○詞○今○之○精○如○此○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三 九語堂

送元二使安西

安○西○大○都○護○府○顯○慶○二○年○平○賀○魯○以○其○地○置○

在○陽○關○外○陽○關○在○沙○州○壽○昌○縣○西○六○里○

渭○城○朝○雨○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
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人○皆○知○此○詩○後○二○句○妙○而○不○知○幹○煞○前○二○句○提○頓○得○
好○渭○城○在○咸○陽○東○北○故○杜○郵○也○為○何○首○下○此○二○字○蓋○
所○送○之○客○去○安○西○我○送○他○去○則○又○在○何○處○下○此○二○字○
以○見○在○渭○城○送○行○也○譬○如○花○先○種○得○根○好○然○後○發○得○

好開得好此渭城二字是根種得好不患無好花開
出來也朝雨俗諺云雨打五更頭行人不憂愁早間
落過日裡定晴泥輕塵西北地面所苦者塵沙飛撲
早間有雨則地滋潤而無塵矣極好行路客舍安居
謂之宅一宿謂之舍青青柳色新時又當春柳色一
日一日青得好看起來說柳則桃紅李白在內人在
冬天見草枯木落多不願出門茲路上無塵又花明
柳媚只算遊春一般便高興急要去此二句精神全
注下二句于是緊用一勸字只一杯酒何必苦勸夫
人當遠行有好友相餞定然留戀何必又要主人勸
飲纔盡此一杯祇因有好時景好天氣已不得早行
一刻不飲此一杯酒爲妙主人勸酒何不說兩杯三
杯止說一杯中有神理右丞既饒客必然要客酩酊
盡量豈客尚餘一杯之量爲勸之地乎要知此客已
飲到盡醉不能加一滴矣若人初飲起卽無量的可
強後杯至醉後卽此一杯酒一滴一滴飲下去有好
一大時辰在王維待友之情甚厚不過留友多得一
刻在此盤桓耳安西在陽關之外到安西必經過陽

關陽關與玉門關相去不遠同在燉煌西界蓋人作
客最難得者是故人陽關之內或有故人與君相與
如我者出陽關之外君亦有故人在乎君有故人在
不必盡此一杯酒若無故人在勸君必須盡此一杯
酒一杯酒中有如許情意我極愛此一杯二字我爲
元二當更盡十杯以酬王維勸酒之意方是此詩之
妙只是一個真真則能動人後維偶于路旁聞人唱
此詩爲之下淚後人送行多唱此謂之陽關三疊附
三疊唱法于後 第一疊渭城朝雨泥輕塵
客舍青青柳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
人 第二疊渭城朝雨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
色新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第三疊
渭城朝雨泥輕塵泥輕塵客舍青青柳色新柳色新
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

王之渙

涼州詞

黃河遠上白雲間一片孤城萬仞山羌笛何須怨
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

涼州卽漢時月支國地武帝置酒泉郡武威張掖後
魏曰涼州玉門關卽在其處一片孤城萬仞山一片
是言城之孤萬仞是言山之高削則樹木稀少可知
黃河遠上白雲間從河近處而直見其源挂于白雲
之間是言邊地之廣濶荒涼也其間娛耳之音絕無
所吹者止是羌笛笛之名羌猶旃之名胡也笛曲有
折楊柳人將別則折柳折柳又離別曲名笛聲清哀
又在絕域聞者多室家離別之感不無怨此楊柳于
是之渙笑那怨者乃一似向羌笛而呼之曰羌笛羌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六 九語堂

笛何須怨楊柳春風不度玉門關卽怨楊柳楊柳也
得春風吹蕩然後發生有春風方有楊柳今春風且
不度玉關那處見楊柳而相怨哉此詩只要說玉門
關外之苦而苦見矣風致絕人真好詩

李 頎

寄韓鵬

爲政心閒物自閒朝看飛鳥暮飛還寄書河上神
明宰羨爾城頭姑射山

韓鵬作宰于河上其爲政也不擾民故其心閒

則人物各適其適人閒不消說起而物亦自閒琴堂
無事爲宰者在堂上朝看鳥之飛去暮看鳥之飛還
朝暮看是承上爲政心閒飛鳥來去承物自閒如此
豈不謂之神明宰哉因此寄書相贈却不說宰反去
羨姑射山起來真絕奇之作姑射在今平陽府城西
與韓鵬縣治相望有此神明宰則姑射山也安靜受
惠于是宰不淺所以羨他羨姑射山正是讚韓鵬爲
政心閒處具如許氣力却恬然不覺詩之有養者

岑 參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七 九語堂

逢入京使

故園東望路漫漫雙袖龍鍾淚不乾馬上相逢無
紙筆憑君傳語報平安

參南陽人時在玉關故園東望玉關在西則故園在
東矣路漫漫地廣人稀惟見漫漫而已言不辨路頭
也雙袖龍鍾龍鍾竹名枝葉離披狀人之老態此則
狀雙袖之不成模樣爲拭淚故也玉關外人不離馬
故在馬上相逢軍中紙筆不便故曰無此句人人道
好惟在玉關故妙若在近處則不爲妙矣家信謂之

平安登參往玉關而寄家于長安耶囑其口傳更妙見使者不能少停參又一時來不及也真是在玉關外光景

送人還京

匹馬西從天外歸揚鞭只共鳥爭飛送君九月交河北雪裡題詩淚滿衣

上二句是言歸者之樂下二句是言送者之苦交河在土魯番西源出祁連山唐爲交河縣在長安八千里外其地寒早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八

九語堂

高適

別董大

十里黃雲白日曛北風吹雁雪紛紛莫愁前路無知己天下誰人不識君

雲黃則將下雪白日曛則天又晚矣以十里說黃雲妙北風吹雁陣與雪攪亂而來日又晚雪又大豈不要愁前路之無賢主人乃慰之曰莫愁前路只在所去路之前頭乃甚近之處知己亦只在今宵相遇君之聲名遠揚天下之人那个不識君那个不欲識君

也君何愁此雪天前路哉此詩妙在蘊豪

劉禹錫

阿嬌怨

阿嬌漢武帝陳皇后小名乃長公主嫖之女也初武帝方四歲立爲膠東王長公主抱置膝上問曰兒欲得婦否長公主指長御百餘人皆曰不用指其女阿嬌好否笑對曰好若得阿嬌當作金屋貯之後武帝立爲太子長公主有力取主女爲妃及卽位立爲皇后擅寵嬌貴十餘年無子聞衛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元光五年女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罷退居長門宮

望見歲時舉翠華試開金殿掃庭花須臾宮女傳來信言幸平陽公主家

翠華旗名歲時舉翠華上之羽葆也天子行幸前舉翠華之旗遠望見其歲時而知其舉翠華也阿嬌望幸心切左右刻刻去探皇帝動靜而遠望者見歲時之纓舉疑其來幸遂去開金殿掃庭前落花以候帝之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九

九語堂

來用試字妙是言不開殿掃花恐其卽來開殿掃花
又恐其不來且試開一開試掃一掃有此一字摹寫
驟然景况如見當嘔血十年勿輕讀去也須更宮女
傳來信殿尚未大開花尚未及掃縱做手勢而打探
人到開殿掃花人卽忙問曰來幸否打探者言要幸
平陽公主家此言字內有無限意思煩難在帝來幸
好說不來幸不好說不來幸猶好說幸平陽公主家
愈不好說不敢說又不得不說蓋衛子夫平陽公主
所進阿嬌由是失寵平陽公主乃阿嬌極不喜之人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十 九語堂

也寫怨字入髓

宿都亭有懷

劉自註元和甲午歲詔書盡徵江湘逐客余
自武陵赴京宿于都亭有懷續來諸君子

雷雨湘江起臥龍武陵樵客躡仙蹤十年楚水楓
林下今夜初聞長樂鐘

雷雨湘江起臥龍夢得與子厚輩同謫江湖間謂之
八司馬時皆被召以雷雨爲喻久困貶所猶龍臥也
而今爲雷雨所起矣武陵樵客躡仙蹤夢得貶朗州

司馬湖廣常德府漢爲武陵郡隋罷郡改爲朗州武
陵樵客劉自謂也仙踪指被召諸君與登仙一殿躡
者言踏其後塵也十年楚水楓林下朗州屬楚多楓
樹林在貶所已十餘年今夜初聞長樂鐘今夜始得
到都亭宿乃一聞長樂之鐘長樂宮各人皆以夢得
此句爲慶幸愚謂此正是其傷心處十年放逐日以
文章吟咏陶冶情性頗相忘于朗州一聞長樂鐘聲
十年心頭事一齊提起豈不是最傷心之處乎

與歌者何載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十 九語堂

二十餘年別帝城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
載在更與殷勤唱渭城

夢得于貞元二十三年貶朗州司馬居十年召還復
出爲連州刺史又十四年入爲主客郎中此詩是爲
主客時作也別帝京有二十餘年之久俗諺云十年
一大變過二十餘年變幾看不得矣夢得特借何載
以寓意天樂蓋教坊司所奏以供奉御前者樂曲多
翻伶工盡換無復貞元之舊不勝情夢得胸中有許
多說不出處在口中畧一頓曰舊人從朝端看起乃

至歌者惟有何哉一人尚在以歌者當一人太難爲
朝士然箭在弦上不得不發夢得一腔不平拚得再
貶便了故無所忌而言之更與殷勤是夢得與之殷
勤以其貞元朝舊伶故分外看顧他渭城是舊曲何
哉見夢得留意舊人爲唱舊曲與聽勿謂夢得連次
出入有離別之感故唱渭城一曲也

石頭城

石頭城在應天府西二里吳據石頭爲城高

仁立云此六朝形勝所必爭之地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圭

九諸堂

山圍故國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東邊舊
時月夜深還過女牆來

石頭因山爲城故云山圍故國指吳言周遭城之四
邊也在字內寓無限慨嘆在則雖在但只是一座空
城石頭臨江潮來水激城城空則有聲打字從城字
上生來潮回則城寂然無聲矣見其不成一個城城
裡日間並無人進去何論夜深既說過了水又想到
月淮水指秦淮在應天府上元縣治東南三里淮水
在石城之東故云東邊月向東而生月是常常如此

亘古不見變易者不比世人因空城而不來每當夜
深還來照著女牆女牆城上短牆也可見舊時月與
今時人不同此亦是夢得寓意夢得雖召回但在朝
之士皆新進與夢得定不相莫逆而夢得又牢騷不
平于詩中往往露出不免傷時風人之旨失矣

烏衣巷

在應天府南晉王導謝安居此巷其子弟皆

烏衣因名烏衣巷巷口有朱雀橋

朱雀橋邊野草花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圭

九諸堂

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此詩是夢得嘆當時執政貶抑夢得者今安在乎王
謝在晉時門第何等隆盛今朱雀橋邊遍生野草花
矣烏衣巷口聞其無人惟見夕陽慘澹而已舊時甲
第連雲堂前燕子竟以爲泰山之靠王謝既以門第
相高而燕子之眼睨亦大百姓人家不敢望燕子之
影何況作巢壘于其家哉何意王謝之堂已毀舊時
燕子無有栖泊之處但是人家簷前便去壘泥哺子
可憐可憫言百姓家已大爲燕子不堪又加尋常二

字○于○其○上○則○爲○燕○子○舊○時○人○何○堪○故○知○不○是○掃○燕
子○之○興○是○掃○王○謝○之○興○王○謝○之○興○爲○何○去○掃○他○蓋○欲
掃○常○時○執○政○之○興○也

張 籍

秋思

洛○陽○城○裏○見○秋○風○欲○作○家○書○意○萬○重○復○恐○匆○匆○說
不○盡○行○人○臨○發○又○開○封

余平生苦作家書每作家書頭緒多筆下寫不乾淨
必有遺落處讀司業此詩深得我心爲錄于此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南

九諸堂

楊巨源

和練秀才楊柳

水○邊○楊○柳○綠○烟○絲○立○馬○煩○君○折○一○枝○惟○有○春○風○最
相○惜○殷○勤○更○向○手○中○吹

人見楊柳在水邊裊娜得可愛定要折他一枝來把
玩在樹上豈不可玩而必欲折在手中哉此是世人
習氣而初不知楊柳之可惜巨源却借春風來說以
動之殷勤更向手中吹春風不以其折在人手而置
之不吹正見其相惜處少陵云一片花飛減却春推

是○心○去○待○柳○亦○何○必○不○若○春○風○哉

李 涉

過襄陽上于司空頤

于頤字允元貞元十四年拜山南東道節度

使都督襄陽治下少恩

方○城○漢○水○舊○城○池○陵○谷○依○然○世○自○移○歇○馬○獨○來○尋
故○事○逢○人○惟○說○峴○山○碑

左傳屈完對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爲城漢水以爲
池方城在襄陽竹山縣東四十五里山上平坦漢水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圭

九諸堂

在漢陽城北五里舊城池今猶在耳杜預有言高岸
爲谷深谷爲陵依然尚未改也世自移年來年去遂
成今古楚國之雄今何在平歇馬獨來尋故事李涉
來遊于此駐馬尋舊時之事莫說春秋且觀晉代昔
羊叔子都督荊州寬仁博愛百姓感戴叔子卒襄陽
百姓爲建碑立廟于峴山望其碑者爲之墮淚因名
墮淚碑逢人惟說峴山碑李涉逢着此中人惟說羊
叔子今于司空現爲都督何不說乃捨却于今遠追
異代哉司空治下少恩與羊子相反故以此諷之昔

衛莊公置母于城因顧考叔一言感悟君子獨嘆考叔爲仁孝則莊公之不卒煥然涉此詩亦效左傳法詩人不可不讀書也

從秦城回再題武關

秦城在鳳翔府隴州南三里秦非子養馬有功周秦王命爲大夫居此武關卽秦許楚之處在商洛縣東

遠別秦城萬里遊亂山高下入商州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九諸堂

別秦城而去作萬里遊故云遠別從商州經過亂山高下入商州昔唐初復隋上洛郡爲商州去西安府東南二百六十里有七盤十二繞其地險隘關門不鎖寒溪水一夜潺湲送客愁人當遠別定然要愁而况歷此險隘益不耐煩聽流水之聲不歇又在清夜一夜眠不去却怪關門起來妙極關門豈是爲人禦愁者而涉意中殊無聊賴乃曰既謂之關門何不鎖住此溪而放此水聲來以送客愁哉

張仲素

漢苑行

回鴈高飛太液池新花低發上林枝年光到處皆堪賞春色人間總未知

此漢苑不與民同樂也太液池在建章宮北有漸臺高二十餘丈池中起蓬萊諸山以象海其間鳧雁充滿當春則鴈高飛北歸瀚海上林本秦苑武帝建元三年開廣約三百里羣臣遠方各獻名果異卉三千餘種花低者多先開新花低發則春過半矣年光無處不到以供人賞玩人間總未知此花天子自爲遊幸之所人間不得一窺人那裡曉得唐末天子不復遊幸則苑花空空開去尤可嘆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九諸堂

柳宗元

酬曹侍御過象縣見寄 柳州有象縣

破額山前碧玉流騷人遙駐木蘭舟春風無限滿湘思欲採蘋花不自由

破額山在黃州府黃梅縣西北四十里此山不在象縣何故舉此想侍御從黃州而來耶抑黃州人也于破額山必有一段勝事在碧玉流太白詩有晉祠流

水如碧玉句本此騷人指侍御因下有瀟湘二字也
侍御乘舟而駐此木蘭舟出述異記七里洲中有魯
班刻木蘭爲舟至今在洲中詩家美其名故用舟必
稱木蘭也湘水之源出于廣西陽海山至永州與瀟
水合故稱瀟湘其中蘋花欲一株之以獻奈拘于官
守不得如吾意故云不自由也

浩初上人見貽絕句欲登仙人山因以謝之
山在柳州

珠樹玲瓏隔翠微病來方外事多違仙山不屬分
符客一任凌空錫杖飛

前卷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大

九語堂

淮南子海外三十六國三珠樹在其東北方玲瓏玉
樹之聲也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莊子孔子曰彼遊
方之外者也淮南子真人馳于方外漢文帝二年初
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符以代古之圭璋從簡易
也與郡守各分其半郡守取左以右留京師唐高祖
入長安罷隋竹使符頒銀莢符其後改銅魚符易守
令則給之大智度論頭陀常用錫杖

嘗聞舒州潛山最奇絕而山麓尤勝誌公與白宦道

人欲之同謀于梁武帝帝以二人悉具靈通俾各以
物識其地得者居之道人曰某以崔止處爲記誌公
云某以卓錫處爲記已而崔先飛去至麓將止忽聞
空中錫飛聲誌公之錫遂卓于山麓道人不憚然以
前言不可食遂各以所識之處築室焉珠樹既隔于
翠微我又因病來于方外仙佛之事多不預聞且仙
山不屬刺史所轄上人有凌空之錫但憑飛去便了
以詩貽我做甚此詩最得體

元稹

前卷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尤

九語堂

聞白樂天左降江州司馬
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
坐起暗風吹雨入寒窗

此詩重此夕二字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寫夜境亦是
病境無焰二字妙影字妙此夕緊承上幢幢燈影中
而聞至友左降又在九江卑濕之處微之方在病中
不覺失驚而爲坐起於時不能爲力却呆坐在那裡
燈不甚明亮但聞暗風吹雨從窓隙而入不覺毛骨
悚然非休戚相關之好友那易有此大凡詩中用字

最不可雜亂此詩若殘字若無焰字若謫字若垂死字若驚字若暗字若寒字如明珠一串粒粒相似用字之妙無踰于此

白居易

昭君詞

漢使却回憑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君王若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

此詩妙在冷敲漢皇元帝思得絕色于圖画而絕色反嫁呼韓呼韓時尚不敢悔恐失信于外國既已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于

九諸堂

去矣縱有黃金豈易云贖只提起顏色使他慚愧而已黃金何日贖蛾眉付量得妙莫道不如宮裡時又叮嚀得妙

張祜

雨淋鈴

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垂淚發月明南內更無人

帝幸蜀南入狹斜谷屬霖雨彌旬于棧道中聞鈴聲與山相應帝悼妃子因採其聲為雨淋鈴曲以寄懷

時梨園樂工張徽從帝以其曲授之洎至德中復幸華清宮從官嬪御皆非舊人帝于望京樓令張徽奏曲不覺悽愴流涕南內即興慶宮在皇城東南玄宗為太上皇嘗居之見唐書地理志夫玄宗為天子父何至南內無人肅宗不得辭其責玄宗製此曲時是悼妃子在望京樓令張徽奏此曲時其意不止悼妃子于父子間有說不得處張祜是詩得之矣

集靈臺

臺在華清宮長生殿側玄宗置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至

九諸堂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却嫌脂粉污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

貴妃姊妹有三俱封夫人韓國秦國虢國是也而虢國尤艷虢國既為貴妃之妹玄宗貴之可也何至平明騎馬入金門以承主恩大是醜事後即云却嫌脂粉汚顏色淡掃蛾眉朝至尊則承恩竟以貌矣不事脂粉天然妙麗若說却嫌虢國隱然要勝過其姊矣此詩載少陵集中余輒疑之蓋少陵忠厚定不做到此譏刺太甚因詩佳絕殊不為覺品彙以為祜作從

之

張繼

夜泊淞江

月○落○鳥○啼○霜○滿○天○江○楓○漁○火○對○愁○眠○姑○蘇○城○外○寒○山○寺○夜○半○鐘○聲○到○客○船○

唐人詩無不經百鍊而出不難討好于字句之間而難于尋不出好處詩到尋不出好處方是老境往往不為流輩所喜雖然吾自做吾詩耳何預他人事耶他人喜怒又何預老人事耶此詩初讀去似乎平平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至

九諸堂

吾細尋其金針真妙到極處也月落鳥啼霜滿天月既落矣鳥又啼矣而又以霜滿天足句蓋欲定此夜時分也張繼泊舟在此大率是上半月十二夜至十四夜之間上半月月落時初三在黃昏至十五方到天明十三夜在四更之末月明則鳥啼鳴月落鳥啼定不得時分故足霜滿天三字霜落定是五更滿天尚未落下來四更後無疑矣江楓漁火對愁眠此句最多層折江乃泊舟之所江岸有楓船維其下楓葉紅漁火射來其光易見故不曰楓江而曰江楓惟其

不是言江中漁火是楓葉上之漁火所以對得着愁眠也蓋船頭湊岸客眠必向艙門楓上漁火返射于船上火從隙中射入艙內而臥者眼見豈不謂之對乎若說江中漁火則通不去矣江面甚大漁火四散

又○不○定○一○處○縱○照○來○亦○在○泊○舟○尾○後○如○之○何○能○與○愁○眠○者○對○也○愁○眠○者○因○心○中○有○事○睡○不○去○也○張○繼○充○州○人○其○遊○于○江○南○亦○是○浪○遊○必○不○得○意○夜○泊○于○此○又○是○寒○天○歸○心○如○箭○所○以○憂○愁○轉○句○直○叫○云○姑○蘇○城○外○蓋○江○楓○漁○火○對○愁○眠○處○處○移○得○去○叫○破○方○見○是○楓○江○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至

九諸堂

與霜滿天三字同又必唱寒山寺三字何也為要用鐘聲二字也夜長悽愴若無鐘聲安知時分有此鐘聲則霜滿天為四更盡時分益顯必要用鐘聲不得不先將寒山寺為根也早已月落鳥啼霜滿天明是四更後而下却云夜半是從五更逆追到夜半也心緒不好既睡不着又神情困倦于時月落則天反黑鳥啼過却又寂然而鐘聲忽然響起張繼在恍惚中聽着乃沉吟曰此時我尚未睡去只好是夜半光景遂聞此鐘聲豈他寺鐘聲在五更而寒山寺鐘聲

却獨在夜半。即在寒山寺。實是早起。鐘聲張繼愁眠。聽去疑其是夜半也。于是客船解到矣。鐘聲或可疑其爲夜半。而客船從無夜半行者。亦可疑其爲夜半。耶。客船到在鐘聲之後。則爲曉起時矣。看到客船三字。有不然意。張繼方欲要睡去。以五更爲夜半。聞客船到。則天將曉。榜人又要解維行舟。不能合眼矣。此一首詩妙在夜半二字上。夜半二字必要用鐘聲二字。又必要用止有夜半二字下。可裝鐘聲二字。夜半是夜半。與鐘聲無干。鐘聲是鐘聲。與到客船無干。此之謂斷乃唐人裝句妙法。今人不知。只顧連讀連看。去所以不得與唐人並世。我今說詩。拳拳于此。而人往往目余爲穿鑿。我安得明理。諸事細心。深心。人相與晨夕。一嘔心頭血也。愁眠俗解云是吳山。吳山與楓江相去十餘里。漁火之光。幾何而能對着吳山哉。與夜泊有何趣味。一首詩有幾個字。而可供人亂解也。

張潮

江南行

而盡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五

九語堂

茨菇葉爛別西灣。蓮子花開猶未還。妾夢不離江上水。人傳郎在鳳凰山。題是江南行詩。都在水上。尋取西灣江南之西灣也。茨菇蓮子皆水中所生之物。時景又于此上見。茨菇葉爛大約在九十月間。蓮子花開則是五月盡矣。一別乃至如是之久。在水邊送別。故妾夢不離于江水。江上水妙極。裝水字在下。則合句山字不通風。縫若云江水上。則未免逗漏。山字消息來。使人看去不覺策便是俗筆矣。夫妾夢不離江水。而郎却在鳳凰山。夢得無錯乎。別離在水。故夢在水。妾自不錯。妾自夢水。郎自在山。郎亦不錯。豈人傳錯乎。人傳尚不可信。蓋妾夢來夢去。總不離于江上水。而郎不見從水上來。妾已疑郎不在水。故人遂有鳳凰山之傳人。雖如是傳而妾夢慣于江上水。則妾夢終不離于江上水也。鳳凰二字下得妙。還他一個着落。而鳳凰山畢竟在何處。那果真在鳳凰山。而鳳凰山不比西灣。曾經別過之處耳。中雖有鳳凰眼內從無影子。妾夢要去却從何路去。究竟是影响邊事。鳳凰山亦未必真即夢。

而盡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五

九語堂

感風山與夢江上水何別妾既閒着由他夢去郎少
不得要歸妾亦少不得夢醒待郎歸問他方知其
何處然人已在家妾亦不做夢矣而又何必問其在
外之去向哉此詩純是禪機可當一部語錄○篇中
用字人看去似乎稍俗而不知題是樂府語須帶質
質近丁古質與俗不可不辨審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絕句 之下

韓 翃

寒食

春城無處不飛花○寒食東風御柳斜○日暮漢宮傳
蠟燭○青烟散入五侯家○

不飛花飛字○窺作者之意○初欲用開字○開字下不妙
故用飛字○開字呆飛字靈與下句風字有情○東字與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九語堂

春字有情○柳字與花字有情○御字與宮字有情○斜字
與飛字有情○蠟燭字與日暮字有情○烟字與風字有
情○青字與柳字有情○五侯字與漢字有情○散字與傳
字有情○寒食二字又裝叠得妙○其用心細密如一疋
蜀錦○無一絲跳梭○真正能手○今人將字蠻下○熟玩此
詩○則不敢輕意用字也

戎 昱

別湖上亭

好是春風湖上亭○柳條藤蔓繫離情○黃鸝住久渾

相識欲別頻啼四五聲

此詩成豈爲一營伎而作托之乎別湖上亭也選家都不取入集吾想好詩譬如大英雄爲人奇杰不倫能識得者有幾隻眼睛葉公好龍好其假者耳真龍來則畏而走矣仲翔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吾豈敢使戎使君抱無知己之恨于千載之下也好是春風湖上亭好字讀斷是湖上亭加春風二字妙極下柳條藤蔓黃鶯等皆從此二字來乃一首之精神命脉之所在也此句在唐絕句中爲第一奇句用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二 九詒堂

一單字起一奇也此好字初非讚湖上亭是讚其意中之人又一奇也其人不可說出須隱躍于字句之外乃指其人之所居之地而言若指其所居之地而無春風二字則板而無韻加以春風則恍然見其人之在亭中也好字一頓有無限想像摹擬在內乃手指湖上亭而又不徑說湖上亭更將春風來作替日是春風又頓住口一似併湖上亭不欲說出者不說出則好字一讚落空乃若萬不得已而說出于春風二字下者纔曰湖上亭又急忙收住口故下三句只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三 九詒堂

將亭外之柳條藤蔓來牽扯黃鳥來抽替而已柳條藤蔓繫離情若曰我之不忘湖上亭者非亭之繫離情乃是亭外之柳條藤蔓因春風之故而繫我離情耳若無柳條藤蔓則湖上亭之好與不好余又何庸心哉我說至此戎使君可釋一人知己之恨乎然不但此柳條藤蔓已也更有黃鶯焉柳條藤蔓尚是無情之物黃鶯則是物之有情者柳條藤蔓止是繫情而黃鶯却來傷別適分諺于柳條藤蔓茲又歸于黃鶯將湖上亭盡情淘洗乾淨而我又與亭絕無一毫相干者文心筆舌之妙乃至此黃鶯住久渾相識黃鶯二字斷住久是我住久渾相識是鶯識我我亦識鶯也欲別頻啼四五聲欲別二字斷是我欲別也頻啼四五聲是黃鶯不忍我別爲作陽關三唱也二句句法交互移換有如此之妙詩家丘壑和盤托出人何得每日不讀百來遍乎我說是詩恨不使宋元人見之

賈島

渡桑乾

桑乾河在山西大同府城南六十里源出馬

邑縣北洪濤山下與金龍池水合流東南入

盧溝河

客舍并州已十霜歸心日夜憶咸陽無端更渡桑乾水却望并州是故鄉

周禮正北曰并州即今太原府客舍烏作客寓并州十年無日無夜不思歸咸陽及至渡桑乾河較并州更遠無端不是無謂是不由我作主出于無意也連自己也想不到其緣故向在并州與咸陽相近終日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四 九誥堂

思歸咸陽今在桑乾與咸陽相遠去望并州如在并州之憶咸陽在并州時想歸咸陽終不得歸今在桑乾欲歸咸陽豈易得哉而思歸之心反漸漸歇息了不但不思咸陽即并州相近亦不敢思烏蓋知思之無益今始擱起念頭桑乾并州咸陽住去總是一般有何分別萬一又到一處更遠于桑乾吾又思歸桑乾則思從無了日回想在并州時憶咸陽豈不癡殺人哉烏于是悟道矣却字當如何解昔日厭倦并州故憶咸陽今又望并州向日厭倦之心一旦却去故

用却字也吾看今人都不善用却字故及之已字好寓并州十年亦可當故鄉矣

朱慶餘

宮中詞

寂寂花時閉院門美人相並立瓊軒含情欲說宮中事鸚鵡前頭不敢言

好个花時宮門緊閉不得君王信息無以消此岑寂女伴相逢兩兩並立于瓊軒之下相並好說話些胸中所含之情定是長門買賦昭陽嬌妬之事不可傳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五 九誥堂

諸于人口者正欲提起而無奈舉頭見鸚鵡之在前鸚鵡是能言之鳥故亦避忌他此不是言美人謹慎是言其有苦無道處慶餘之憐美人至矣

李商隱

漢宮詞

青雀西飛竟未回君王長在集靈臺侍臣最有相如渴不賜金莖露一杯

此甚言求仙無驗天子不當尚此虛誕之事青雀即青鳥爲西王母之使漢武故事七月七日上齋居承

華歆忽有一青鳥從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有三青鳥在旁。及去。許帝以三年後復來。後竟不來。青鳥西飛。竟未回。正用此一事。君王長在集靈臺。武帝長在臺上候其來。集靈臺望仙臺。俱在華陰縣界。武帝建侍臣最有相如。渴。渴。渴。有消渴之疾。以賦事帝。爲侍從之臣。仙人可成。消渴之疾。豈醫不得不賜金莖露一杯。武帝既取雲表之露。和玉屑以服之。求長生。豈不賜一杯于相如。愈其消渴之疾。而相如竟以消渴死。相如飲露而死。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六 九諸堂

則仙無靈若不賜。相如坐視其疾而不救。是武帝有仙人之私。而無天子之德矣。武帝豈吝此一杯露者哉。疾且不能愈。而敢望仙之必成也。時憲宗服金丹。暴崩。穆宗復踵前轍。故作此詩寄諷諫。世人輒以艷詞輕義山。不知義山者也可見有一代之名者。其人必有補于世道處。義山豈徒以文詞傳哉。

宮詞

君恩如水向東流。得寵憂移失寵愁。莫向樽前奏花落涼風。只在殿西頭。

君恩如水一去不留。誰保得終始。未得寵時。憂不得。寵既得。寵矣。又愁失寵。患得患失。蓋無日而不憂。愁者也。樽前相向。曲意承歡。莫道春日遲遲。不去點檢。恃恩嬌妬。以爲涼風未必即到。涼風喻失寵也。秦花落。是笑失寵之人。勸其且顧自己。夫女子以色事君。能得幾時。君稍不得意。便入長門。春風在君處。涼風亦在君處。只于頃刻間轉換得寵。甚難。失寵甚易。寵豈可恃者哉。

杜牧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七 九諸堂

泊秦淮

秦始皇東遊。望氣者言五百年後金陵有王者。氣于是始。皇命工于方山。掘流西入江。曰淮。水以秦開。故名秦淮。

烟籠寒水。月籠沙。夜泊秦淮近酒家。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

烟籠寒水。水色碧。故云烟籠。月籠沙。沙色白。故云月籠。下字極斟酌。夜泊秦淮。而與酒家相近。酒家臨河。故也。商女是以唱曲作生涯者。唱後庭花曲。唱而已。

矣○那○知○陳○後○主○以○此○亡○國○有○恨○于○其○內○哉○杜○牧○之○聞○
江○聽○去○有○無○限○興○亡○之○感○故○作○是○詩○按○南○史○陳○後○主○
以○宮○人○有○文○學○者○袁○大○捨○等○爲○女○學○士○後○主○每○游○宴○
則○使○諸○貴○人○及○學○士○與○俾○客○共○賦○新○詩○互○相○贈○答○采○
其○尤○艷○者○以○爲○曲○調○被○以○新○聲○選○宮○女○有○容○色○者○以○
千○百○數○令○習○而○歌○之○其○曲○有○玉○樹○後○庭○花○臨○春○樂○等○
其○畧○云○壁○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

赤壁懷古

折○戟○沉○沙○鐵○未○消○自○將○磨○洗○認○前○朝○東○風○不○與○周○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二○七○言○絕

八 九語堂

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

道○山○清○話○云○此○詩○正○佳○但○頗○費○解○說○此○詩○有○何○難○解○
既○解○不○出○又○在○何○處○見○其○佳○正○是○說○夢○折○戟○沉○沙○言○
魏○吳○昔○日○相○戰○于○此○鐵○未○消○見○去○唐○不○遠○何○必○要○認○
乃○自○將○折○戟○磨○洗○乎○牧○之○春○秋○在○此○七○个○字○內○意○中○
謂○魏○武○精○于○用○兵○何○至○大○敗○周○郎○才○算○未○是○魏○武○敵○
手○又○何○獲○此○大○勝○一○似○不○肯○信○者○所○以○要○認○子○細○看○
來○果○是○周○郎○得○勝○雖○然○是○勝○魏○武○不○過○一○時○微○倖○耳○
下○二○句○言○周○郎○當○時○虧○煞○了○東○風○所○以○得○施○其○火○攻○

之○策○若○無○東○風○則○是○不○與○便○見○不○惟○不○能○勝○魏○江○東○
必○爲○魏○所○破○連○妻○子○俱○是○魏○家○的○大○喬○小○喬○貯○在○銅○
雀○臺○上○矣○牧○之○蓋○精○于○兵○法○者○

宮怨

監○宮○引○出○暫○開○門○隨○例○雖○朝○不○是○恩○銀○鑰○却○收○金○
鎖○合○月○明○花○落○又○黃○昏○

夫○不○見○可○欲○使○心○不○亂○宮○人○而○鎖○于○長○門○閉○門○寂○寂○
與○女○伴○或○可○相○忘○牧○之○特○于○此○盤○旋○以○爲○不○見○君○王○
亦○不○成○怨○乃○尋○出○監○宮○引○出○一○事○來○何○其○思○之○深○且○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二○七○言○絕

九 九語堂

曲○也○宮○人○雖○退○守○長○門○有○出○來○朝○君○王○之○例○若○開○門○
出○來○必○須○監○宮○引○出○暫○字○妙○惟○閉○門○是○常○故○開○門○云○
暫○也○開○門○雖○暫○時○畢○竟○是○得○見○天○光○宮○人○必○相○私○冀○
日○吾○今○番○得○見○君○王○或○重○承○寵○渥○不○可○知○于○是○卽○急○
急○回○絕○他○云○此○朝○是○例○不○是○恩○也○恩○與○怨○對○反○弄○出○
怨○來○故○不○是○恩○也○須○更○朝○過○依○舊○重○入○長○門○監○宮○却○
將○銀○鑰○收○管○金○鎖○早○已○合○上○矣○不○消○更○說○到○下○句○此○
際○已○極○難○堪○此○門○既○入○不○知○于○何○日○再○出○來○一○出○
笑○一○笑○合○一○合○惱○一○惱○一○出○一○合○使○宮○人○老○到○白○頭○

便了可憐可憐月明花落又黃昏平素淒涼景况已
消受得慣矣獨是今日朝君無窮妄想竟成虛話又
得見君王一面越形出淒涼不堪目裡夜間一總不
論乃于欲睡未睡之際滿宮明月一院落花上天下
地團團怨海向之所最苦者此境今又依然在此矣
妙極

崔護

題昔所見處

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十 九誥堂

處所桃花依舊笑春風

好个去年今日今日裝去年之下得未曾有又足以
此門中三字尤妙今年今日之此門中即去年今日
之此門中也去年此門中有桃花又有美人美人之
面之白映于桃花之色之紅桃花之色之紅映于美
人之面之白桃花且不論美人面上另有一種光艷
美人之色不必如桃花之紅而桃花那及得美人之
活崔郎此時但見人面不見桃花今日此門中爲何
獨不見美人之面祇見桃花之紅見此桃花之紅愈

趙嘏

江樓書懷

獨上江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如天同來玩月人
何在風景依稀似去年

此詩無大深意言去年此時同友登此江樓而今則

止我一人在此登樓看他如何布置獨字便用得妙
不因去年之同而安見今日之獨也思那得不悄然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十一 九誥堂

此句包舉全首江樓上所見止是水月乃從上視下
月光如水又從下視上水色如天然則獨我一人在
也承得妙同來玩月人何在吾不知幾時同過人來
而使嘆人何處也兀突得妙唐人最善此法風景依
稀似去年同來玩月人既不在此只須在風景上想
像夫人有聚散而水月則年年相似固無異于去年
而樓上獨玩月人之心情却不似去年也未找出去
年二字更妙

許渾

客有卜居不遂薄遊汧隴因題

汧陽縣屬隴州隴州屬陝西鳳翔府

海○燕○西○飛○白○日○斜○天○門○遙○望○五○侯○家○樓○臺○深○鎖○無○
人○到○落○盡○東○風○第○一○花○

世間無房子的人偏要希冀借人房子有房子住的人
人情願空關房子決不肯漫與無房子的人住最是
苦事蓋末世人情但知有我希冀借房子住的人即
是不肯借房子與人住的人若無希冀借人房住
之心安有不肯借房與人之心之人有不肯借房與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主

九誥堂

人住之心即有希冀借房之心之人自佛家平等心
看去總無有高下彼此許渾此作是立在閒地裡人
說閒話妙不可思議而詞氣明媚猶如朝霞花朵不
易得也海燕喻客西飛喻客到長安白日斜日晚常
尋佳處天門天子京都之門言其高立于此以遙望
五侯家無不歷歷遙望二字摹寫入神客卜居不遂
不是京師無房應是手中乏鈔身無聊賴不去尋房
子却去望房子遠遠望去但見五侯甲第連雲必且
謂曰如此大屋人那裡住得滿定有空房在其心必

大怨悵樓臺深鎖無人到○到字妙五侯第宅內樓臺

空處極多然只是不肯與人住○終年終月深鎖起更

深進一層去○曰人不要想他的住○即身一到也不可

得落盡東風第一花○內中第一種花不計其數方春

盛開正好賞玩而主人也不來一到花至落盡也不

知此不重花○正見其房屋之多然此豈尋常客人所

能希冀得住者哉○此詩之意若謂卜居不遂者由他

去遊汧隴五侯樓臺由他深鎖第一花由他落盡正

如灌頂醍醐通身清涼客亦從此悟去矣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主

九誥堂

溫庭筠

楊柳枝

館娃宮外鄴城西○遠映征帆近拂隄○繫得千孫歸○
意切不關春草綠○

館娃宮吳地鄴城魏都此二處多柳樹遠近皆是映
征帆與拂堤乃是觀貼的字面繫得王孫歸意切不
關春草綠○此不是翻案又不是重添注脚作詩
要知賓主此題是楊柳枝則柳為主定當擡舉他也
此詩妙有風致

贈少年

江海相逢客恨多○秋風葉落洞庭波○酒酣夜別淮陰市○月照高樓一曲歌○

第一句是不遇第二句是時晚第三句是不屑淮陰市乃韓信受辱處第四句便行總寫其俠氣高手

雍陶

天津橋春望

天津橋在河南府城外架洛水橋煬帝建

津橋春水浸紅霞○柳風絲拂岸○錦轡輦不來○金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九語堂

殿閉宮鶯啣出上陽花

唐以洛陽為東京全盛之時數嘗遊幸至是闕宮用事天子不復能遊宮殿空閉此詩單寫寂寥景況天

津橋下春水如前映紅霞如前柳中楊柳如前風中

游絲如前獨是不見天子之翠輦金殿久閉上陽宮

中花鶯時啣出望去能無感傷哉上陽宮在洛城外

孟遲

長信宮

君恩已盡欲何歸○猶有殘香在舞衣○自恨身輕不

如燕春來還繞御簾飛

君王所寵之人一入長信即如金針落海永無出時即君王有求故劍之思而妙年新進百計阻撓那容

其更進此詩寫得可憐宮人以君恩為歸君恩已盡則將何歸君前所着之舞衣尚有君王所賜之餘香

在上若無此香也罷了偏有香在那裡纏擾下二句從此生出詩人因其拘禁便將一無拘束的燕子來說看他何等輕便如意長信宮也去昭陽宮也去天

子三殿中也去獨此長信宮中人不得一見君王之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七言絕

九語堂

面見了燕子便去羨他因恨當初不曾做得燕子燕

子至秋飛去隔一冬至春重來還繞御簾飛得見天子宮人若如燕子亦何至拘禁于長信宮以至老死

哉

韓琮

暮春涇水送別

綠暗紅稀出鳳城○暮雲宮闕古今情○行人莫聽宮前水○流盡年光是此聲

涇水長安八水之一琮于此送別作此詩綠暗紅稀

涇水長安八水之一琮于此送別作此詩綠暗紅稀

紀時也是暮春出鳳城紀別也長安爲鳳城送客出城日已暮矣回望宮闕在暮雲之中古今來人情誰不想到此處而今反要去行人反指過往之人切莫聽此宮前之水蓋謂水穿宮其聲日夜不息遂成古今年光一似却被水流盡老乃說水之聲妙人在此聲中離別少年都做了白頭又能得幾次離別于此聲中哉

唐彥謙

仲山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二 七言絕

其

九語堂

漢高祖兄劉仲葬此

一統志仲山在陝西涇陽縣西北七十里

千載遺蹤寄薜蘿沛中鄉里漢山河長陵亦是閒丘壠異日誰知與仲多

漢到唐晚約有千載劉仲葬于此山寄薜蘿言其荒涼也沛高祖起于此乃其鄉里後有天下山河無不是漢家的有如此之廣大高祖崩葬于長陵當時置園置殿殿何等巍然顯赫後世改姓長陵竟與閒人丘壠無異亦寄于薜蘿之中高祖雖有長陵所葬之

地不過容此七尺之棺仲葬于此亦不過容此七尺之棺所占孰多孰少漢書高祖沛豐邑中陽里人也五年卽皇帝位九年置酒前殿上奉玉卮爲太上皇壽日始大人常以臣無賴不能治產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結句卽用高祖語妙讀之何異冷水澆背

李拯

退朝望終南山

紫宸朝罷綬鵷鸞丹鳳樓前駐馬看惟有終南山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二 七言絕

其

九語堂

色在晴明依舊滿長安

紫宸天帝之居唐有三殿紫宸其一也鵷鸞指朝班也朝則綴列于鵷鸞之行此句只有紫宸朝罷四字下三字乃裝以足句者大明宮南端門各丹鳳門上有樓罷朝出來在此駐馬以看風景惟有終南山色見此外無可觀之處是時黃巢亂後京師風景悉非舊時矣天若晴明長安城中到處看見山色若陰雨則山色并不可得而見聲各文物安得如貞觀開元之全盛哉

崔魯

華清宮

驪山溫泉宮太宗所建玄宗天寶六載改名

華清又于其間起老君殿左朝元閣右長生

殿

草○遮○迴○磴○絕○鳴○鑾○雲○樹○深○深○碧○殿○寒○明○月○自○來○還○
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

天子乘大輅上有鳴鑾磴輦道也被草遮以不復行
幸故因此寂寂祇覺雲樹之深碧殿指長生殿空空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大 九誥堂

然冷氣逼人矣明月自來還自去更無人倚玉欄干

七月七日明皇與貴妃夜同倚長生殿前闌干看女
牛私誓願世世爲夫婦今明皇貴妃于何處去重爲
夫婦哉

鄭谷

淮上別故人

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數○聲○風○笛○離○
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

晚唐入絕句極做得好只是帶衰感氣于此徵唐之

不復振矣起二句兩用楊字此之爲犯字犯重方有

妙句非唐人不能令人反以重字病之可笑謝茂秦

曾改是作謝云凡作七言絕句起如爆竹斬然而斷

結如撞鐘餘響不輟此法之正也鄭谷淮上別友詩

云末句太直無味以之發端則健予更之曰君向

瀟湘我向秦楊花愁殺渡江人樽前行笛離聲慘落

日空江不見春謝做絕句法尚不曉得而漫然改唐

人之詩多見其不知量也此首前三句爲此君向

瀟湘我向秦句作頓今改作第一句則第二句亦承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九 九誥堂

不上此句是泛指渡江之人上既指定君與我而可

以泛然渡江人爲承耶樽前句醜甚亦不成轉落日

句亦不成合且又無味茂秦伎倆可見矣揚子江頭

從相別之地做起綴楊柳春三字做相別之時也楊

花緊承楊柳且見春之暮也愁殺渡江人是在楊花

上說愁殺一切渡江人也尚與別字無干故轉云數

聲風笛離亭晚方轉到人相別然後以君向瀟湘我

向秦句爲合言各人所向之處何等安放茂秦不知

異味而以狗蒜亂嚼也今詩之衰總爲此輩亂嚼故

吾若開眼當一一駁正以請教當世明眼人相與絕

倒

李建勳

宮詞

宮門長閉舞衣閒畧識君王髣已斑却羨落花春
不管御溝流得到人間

宮門空閉舞衣只是閒登篋中畧一識君王之面而
已老矣識且不能得再而況承寵宮人幽閉得苦所
以羨落花之無管束而猶得到人間也此詩流于蕩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言絕

手 九語堂

矣

張敬忠

邊詞

五原春色舊來遲二月垂楊未挂絲即今河畔水
開日正是長安花落時

五原在延安府此詩不用深巧只將春色遲三字寫
大意而邊地之苦自見尚不失盛唐步武

樓頴

西施石

會稽縣東有土城山山邊有石云西施浣紗

石

西施昔日浣紗津石上青苔思殺人一去姑蘇不
復返岸旁桃李爲誰春

西施昔日浣紗津此句是推原西施石之故惟浣紗
于津故有此石石上青苔思殺人說西子無不醜
羨即石上青苔猶令人想殺一去姑蘇不復返勾踐
反將獻與吳王遂與吳之所有岸旁桃李爲誰春西
施本越之春而不自領畧則岸旁桃李亦將獻人嘆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二言絕 圭 九語堂

桃李之春尚無所屬畢竟爲誰耶讀此則請臣請妾
大是醜殺也

盧弼

和李秀才邊庭四首

閨情宮怨人做得濫熟此翻作邊庭四時怨

題甚新詩自出色

春衣昨夜到榆關故國烟花想已殘小婦不知歸
未得朝朝應上望夫山 右春

春衣直至昨夜纔寄到昨夜是見其遲故國烟花想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至

九華堂

已開殘見此時盡着春衣想是家人泄泄不預期送
春衣來不然爲何乃至昨夜也小婦不知歸未得有
小婦必有大婦有小婦在大婦自然不夫動手定推
着小婦故大婦不提而說小婦也且丈夫之所憐
者獨在小婦此句因春衣寄晚不免責備家人曰在
家裡做甚大婦吾不論矣小婦該當心爲何寄衣如
此之晚又急爲分解曰豈小婦望我心切道是我即
歸欲我歸着此春衣故緩于作寄耶我亦欲歸來時
着但在軍中法令森嚴欲歸不得小婦尚未知之耶

盧龍塞外草初肥雁乳平蕪曉不飛鄉國近來音
信斷至今猶自着寒衣右夏

盧龍塞在北平郡至夏草肥鴈乳平蕪曉不飛雁自
四月出關則嘯子于瀚海曉不飛者護其子也鄉國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一

七言絕

至

九華堂

近來音信斷近來見不比往時了此是怨極語雁已
嘯子夏衣猶未寄到如何教人不怨至今猶自着寒
衣至今二字見得長遠之極自字見汝不寄來我自
着寒衣過夏夏何時也而可着寒衣哉
八月霜飛柳遍黃蓬恨吹斷雁南翔鴈頭流水關
山月泣上龍堆望故鄉右秋

邊外八月則隕霜而柳已凋殘矣蓬根已被北風捲
斷雁遂入關南翔矣秋高馬肥殺氣方動人之所恐
懼者是戰而衣又其次者也故此首與下首不用衣

字龍頭流水其聲甚悲關山明月其色又甚慘當此
之際獨影難堪思歸心切故鄉何處因泣上龍堆嗟
乎故鄉豈龍堆上可得望見者哉亦只好一泣而已
見不敢放聲哭也

朔風吹雪透刀瘢飲馬長城窟更寒半夜火來知
有敵一時齊保賀蘭山右冬

刀瘢身上舊刀傷處也見已拚死從戰陣上過來刀
瘢畏冷朔風對面吹雪而來直透刀瘢有入骨之痛
楚又要照顧所騎的馬餵料過又去飲他飲馬必憂

到長城窟中水氣上升較風雪更寒得可畏飲馬回
來已不得少息半夜火又見矣蓋軍中遇警則舉烽
火以相告人見火則知彼處有敵也敵至必須去抵
敵一時之間齊去保賀蘭山大家去那個敢不去又
不知生死若何冬之苦更甚于秋却不遑計及家鄉
矣賀蘭山在靈州保靜縣山有林木青白望如駿馬
北人呼駝馬爲賀蘭故云賀蘭此時寒衣不知寄到
否邊庭之苦小婦又那里曉得

杜常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書 九諸室

華清宮

行盡江南數十程曉風殘月入華清
朝元閣上西風急都入長楊作雨聲

華清宮在陝與江南不相涉讀者皆以此病之而不
知眼光射在何處也起四字云行盡江南杜常想從
江南來數十程與上不相連一程爲一日所行之程
行盡江南又歷數十日程而及華清曉風殘月入華
清曉風殘月不但是蚤又見冷落入華清不但杜常
入而曉風亦吹入殘月亦照入也朝元閣上西風急

朝元閣乃祠玄元之所上西風甚急都入長楊作雨
聲長楊宮在臨潼縣東南三十里本秦舊宮至漢修
葺之以備遊幸宮有垂楊數畝因以爲名是時唐主
不復巡幸不到華清也不到長楊楊樹有風其聲若
雨西風雨聲總是衰颯景况二處相懸風雨則合百
姓凋零長楊宮直與華清宮相望矣須細玩之

而巷說唐詩卷之十二 七言絕

書

九諸室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三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律

之上

而菴曰八句詩何以名律也一為法律之律有一定之法不可不遵也一為律呂之律有一定之音不可不合也法以繩之音以審之即有蓋代之大才子不能出新意以見長則詩之約束人者莫律若也今人好作七律不喜五律豈五

卷說唐詩

朱之七十五言律

九語堂

律難于七律耶七律以人多作而濫五律以人不作而拙拙猶賢于濫也當急輓之以復唐賢之舊因說五言律為第五

王績

野望

東○阜○薄○暮○望○徒○倚○欲○何○依○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牧○人○驅○犢○返○獵○馬○帶○禽○歸○相○顧○無○相○識○長○歌○懷○采○薇○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三

五言律

二

九語堂

今人論詩其于律也但取情景一氣直下者為上殊不知情景乃詩之料一氣直下則意易竭而無餘將何者使人流連咏嘆以懲惡興善乎夫詩之用意用詞固不能離却情景而法之運用則在四句為一解律詩二為起三四為承承蓋為起而設也則承與起為一解五六為轉七八為合轉蓋為合而設也則轉與合為一解意在起合詞在承轉意用單行詞須對偶斷斷然也宋元來名家都求之于高深玄渺大匠規矩反不究心所以讓唐人為獨絕也可嘆哉李于鱗唐詩選五言律以此作為首余幼時嘗請問于前輩乃曰余曰君知是詩佳則得之矣余固叩其佳處何在良久答曰詩意而已若逐字逐句求之而詩之妙反不可得而見據此則何異于霧中看花夢中作事也子美云老去漸于詩律細豈欺我哉此詩作二解起承轉合法極分明東阜薄暮望徒倚欲何依古人詩起句多有直遂起者惟老筆方能之此第一句如開門見山疎落不過第二句又如烟雲客漾靈動非常夫望則身必倚于一處依則着一處矣徒

者移也○依○不○能○定○則○要○移○徙○欲○何○者○見○依○我○不○得○主○
張○也○承○云○樹○樹○皆○秋○色○山○山○惟○落○暉○此○是○望○中○所○見○
之○景○山○山○樹○樹○皆○其○山○之○多○樹○之○廣○樹○上○秋○色○山○頭○
落○暉○承○上○東○阜○薄○暮○四○字○惟○其○山○山○樹○樹○盡○是○秋○色○
落○暉○處○處○皆○足○供○我○眺○望○故○不○能○倚○定○一○處○承○上○望○
徙○倚○欲○何○依○六○字○是○爲○前○一○解○牧○人○驅○犢○返○獵○馬○帶○
禽○歸○此○一○聯○人○皆○作○望○中○之○景○與○樹○樹○皆○秋○色○山○山○
惟○落○暉○一○概○連○看○去○大○是○錯○過○好○處○也○此○之○謂○轉○轉○
蓋○爲○合○句○作○地○步○與○承○句○不○相○屬○特○地○拓○開○一○步○牧○
人○驱○犢○則○家○有○牛○獵○馬○帶○禽○則○獵○有○獲○是○借○喻○世○間○
得○意○之○事○夫○得○意○事○甚○多○乃○獨○舉○此○二○種○者○不○過○要○
一○招○顧○東○阜○返○與○歸○正○是○薄○暮○望○時○也○跟○題○發○意○因○
景○生○情○與○前○二○句○成○狀○分○開○隨○口○讀○來○却○又○一○氣○貫○
徹○也○若○不○知○唐○人○作○法○則○眼○光○射○于○何○處○畧○錯○便○
不○見○好○而○何○謂○唐○詩○者○之○多○耶○相○顧○無○相○識○長○歌○懷○
采○薇○顧○者○回○顧○也○相○顧○則○他○回○頭○看○我○我○亦○不○免○回○
頭○看○他○此○二○種○人○都○是○東○阜○相○近○之○人○而○若○相○熟○因○
續○不○與○酬○酢○故○其○中○無○相○識○者○知○其○姓○并○悉○其○人○方○

而卷說唐詩

卷之五

五言律

三

九語堂

謂○之○識○今○牧○人○獵○客○並○無○相○識○者○在○益○由○我○平○日○尚○
舜○齊○之○節○故○我○今○薄○暮○徙○倚○于○東○阜○之○上○彼○紛○紛○者○
必○且○笑○我○曰○夫○夫○也○無○犢○可○牧○無○馬○可○獵○乃○閒○在○于○
此○目○注○山○樹○秋○暉○滿○身○彼○何○爲○者○耶○吁○嗟○已○矣○當○世○
之○人○無○與○我○同○調○矣○長○歌○采○薇○之○歌○以○沒○世○矣○是○爲○
後○一○解○續○處○隋○唐○改○革○之○際○其○胸○中○應○有○一○段○不○可○
言○者○故○托○興○于○此○詩○

楊炯

從軍行

樂府題

而卷說唐詩

卷之五

五言律

四

九語堂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辭○鳳○閣○鐵○騎○繞○龍○
旌○雪○暗○周○旗○畫○風○多○雜○鼓○聲○寧○爲○百○夫○長○勝○作○一○
青○生○
後○漢○光○武○紀○修○烽○炬○注○邊○方○備○警○作○土○臺○臺○上○作○桔○
槔○頭○上○有○免○弩○以○薪○草○置○其○中○有○警○卽○狀○火○舉○之○以○
相○告○天○寶○元○年○改○長○安○爲○西○京○烽火○照○着○西○京○寇○警○
直○逼○帝○廷○矣○爲○書○生○者○無○由○提○一○旅○之○軍○以○赴○國○家○
之○急○故○懷○恨○于○心○爲○不○平○耳○心○中○自○不○平○一○句○極○要○
緊○後○六○句○皆○從○此○發○出○牙○璋○辭○鳳○閣○周○禮○牙○璋○以○起○

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注牙璋琫以爲牙牙齒兵象
故以牙璋發兵若今之銅虎符也漢書郊祀志建章
宮其東鳳闕高二十餘丈闕闔上有銅鳳皇卽金雀
也于是出身自薦請于天子領兵符而辭鳳闕鐵騎
繞龍城馬皆衣甲爲鐵騎龍城卽姑臧城地有龍形
故名身馳鐵騎直圍其龍城此二句承上從軍二句
于辭字繞字內見不平意雪暗風多二句極言軍中
之苦以轉到末二句也大雪過下而旗上所畫之顏
色皆剝落又邊風四起鼓聲皆亂耳中不得清楚寧
爲百夫長勝作一書生百夫長武職之最小者寧可
爲宅猶勝于書生百倍何故輕文重武一至于此蓋
炯之極力言書生無用而擡舉百夫長者以百夫長
可以披堅執銳出死力爲國家捍禦疆場若書生則
安坐闕下無能自效故寧爲極苦之百夫長而不願
作極佚樂之書生此正其不平極處也今人都認做
百夫長爲燥脾而不知故作矯激語以爲合也

王勃

杜少府之任蜀州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三 五言律

五

九語堂

城闕輔三秦風烟望五津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
人字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無爲在岐路兒女共
沾巾

城闕指長安輔三秦三秦爲京之輔項羽三分關中
王秦三降將曰雍王塞王翟王是也風烟到處皆有
五津蜀大江自前堰下至犍爲有五津一曰白華二
曰萬里三曰江首四曰涉海五曰江南出華陽國志
輿地志崇慶州唐爲蜀州詩以五津代之五津風烟
與三秦相望與君離別意同是宦遊人今君之任蜀
州我來相送各有離別之况狀此是宦遊東西南北
使惟君命我之在京亦是宦遊見不得與君同去故
在此離別也此爲前一解後一解言離別不必挂懷
以廣其意字內存知已天涯若比鄰字內雖大有知
已在焉則知天涯之遠猶比鄰也周禮大司徒令五
家爲比大丈夫當作如是胸襟今在岐路我兩人便
當一揖而別無爲灑淚作兒女態也

杜審言

和晉陵陸丞相早春遊望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三 五言律

六

九語堂

獨有宦遊人偏驚物候新雲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氣催黃鳥晴光轉綠蘋忽聞歌古調歸思欲沾巾

晉陵陸丞相丞相是晉陵人晉陵在江之南雲霞梅柳是江南之早春想丞相宦遊歸晉陵而遊望也杜審言方在任所拘于官守至春晚不得遊望故思歸耳詩題之大意如此于是緊從陸丞相說起獨有宦遊人獨字見此外無人偏驚物候新偏字見于此最親切雲霞梅柳總是物曙與春總是候日從東海升而卷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七 九語堂

起雲霞在曙色中見謂之出海曙春氣自南而北梅先從江南開起狀後開到江北柳先從江南綠起狀後綠到江北謂之渡江春又言其早曙是日之早春是歲之早承上爲一解于是另起作轉淑氣春氣也已催出黃鳥之聲晴光春光也已轉生綠蘋之葉此時非早春是暮春審言和陸丞相早春遊望詩時已暮春矣忽聞歌古調古調指丞相原倡于是始聞謂之忽歸思欲沾巾丞相晉陵人因宦遊歸得逢早春遊望我因不得歸遂辜負此早春至聞黃鳥見綠蘋

始知有春而春已過半矣所以忽動思歸之念歸不可得即歸已不及早春所以淚沾巾也是爲後一解驚字領一首之神驚者駭也春光能有幾時須及早領畧稍遲則失之故先驚心陸丞相驚春之早故成遊望杜必簡驚春之晚故欲沾巾也兩解之分別有如此

沈佺期

巫山

巫山高不極合沓狀奇新晴谷疑風雨陰崖若鬼

而卷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八 九語堂

神月明三峽曉潮滿九江春爲問陽臺客應知入夢人

古樂府有巫山高巫山在南郡巫縣此詩不言其高而言其奇巫山有十二狀頗相類而靈異非常合沓十二峰有時若合有時若沓早暮之間每出奇以見新高不及三字妙高則高矣而未爲極也此是文法欲揚其奇新故先抑其高不極也暗谷谷之隱處未嘗有風雨而疑其爲風雨陰崖崖之背而何嘗有鬼神而若有鬼神憑之風雨言其悽迷鬼神言其不測

承上爲前一解三峽西陵峽歸鄉峽巫峽十二峰在
峽旁峽中非日午不見日非夜半不見月月明非曉
三峽因月明而疑爲曉九江潯陽地記一烏白江二
峽江三烏江四嘉驛江五峽江六源江七廩江八提
江九茵江峽中春水極大東下則九江潮滿而知其
爲春陽臺神女雖見于宋玉高唐賦而事涉杳冥莫
可憑據欲知入夢之人須問宿陽臺之客襄王既有
其事吾亦安得云無哉轉下爲後一解

宋之問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三 五言律

九 九語堂

扈從登封途中作

唐書高宗紀乾封元年正月戊辰封于泰山

庚午禪于社首

帳殿鬱崔嵬仙遊實壯哉曉雲連幕捲夜火雜星
回谷暗千旗出山鳴萬乘來扈遊良可賦終乏揆
天才

舊唐書御帳殿受朝賀蓋行幸時帷帟爲殿也崔嵬
高也鬱言其盛也仙遊天子爲封禪而遊也壯哉嘆
儀衛氣象之嚴整雄麗哉字又團團看去無不狀也

實字見無虛飾曉雲山上之雲御幕在雲內曉捲幕
而雲俱捲入夜火帳殿四面之火火在山上其光若
星與星相間故云雜星回言繞于四面也此四句是
言仙遊到泰山爲一解下四句言仙遊辭泰山而歸
爲一解千旗出山而谷爲之暗萬乘轉轂而山爲之
鳴扈從封禪乃盛世之事臣子難遇有文筆者自當
獻頌而我終乏揆天之才賦亦不能奉揚盛美也此
自謙抑之詞蜀都賦云蔚若相如嶠若君平王褒
曄而秀發揚雄含章而挺生幽思綯道德摘藻揆天
庭揆天本此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三 五言律

十 九語堂

張說

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

端州屬嶺南道

舊館分江口凄然望落暉相逢傳旅食臨別換征
衣昔記山川是今傷人代非往來皆此路生死不
同歸

按燕公嘗貶岳州過此驛而與高六猷分別張有別
高六猷一詩及名還而高已死故作是詩舊館向曾

駐宿于此故稱舊館驛前江口向與高六分別于此
故云分江口燕公復過舊館而不見高六惟有落暉
相望殊爲淒然因念高六相與之情相逢仰傳旅食
知我爲行役所困也臨別又換征衣恐我爲風露所
侵也高六之情厚矣因其情厚不忍分別將此處山
川牢記于心則後日復會于此今重來眼看歷歷不
減昔日之山川何相與之人獨不見高六爲傷人代
之非豈往來有二條路耶總是此路而何有死生如
此之不同也我生歸而君竟死歸耶燕公爲何如此
而巷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士 九諸堂

憶他因其在患難時相厚故

幽州夜飲

涼風吹夜雨蕭瑟動寒林正有高堂宴能忘遲暮
心軍中宜劒舞塞上重笳音不作邊城將誰知恩
遇深

此燕公出爲幽州都督不得志而作也幽州乃邊庭
極苦之處詩有云幽州白日寒白日且狀而况黑夜
又是涼風吹雨蕭瑟之况搖動寒林不勝遲暮之感
幸得高堂宴飲暫忘此遲暮之心又那得時時宴飲

也即宴飲亦不成歡軍中無舞所舞者是劍軍中無
音所吹者是笳宜者見除却軍中則不宜重者見除
却軍中則不重燕公嘗愛此劍舞笳音哉結謂我不
爲此幽州都督當此苦况安知昔日皇上恩遇之深
感昔日之恩深正傷今日之遲暮也說上說下總是一
個不樂幽州世稱燕公詩爲大手筆吾嫌其失利
此詩畢竟非忠厚和平之什不免狹小漢家矣

孟浩然

臨洞庭

而巷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士 九諸堂

在岳州府巴陵縣西與荆江合

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
城欲濟無舟楫端居恥聖明坐觀垂釣者徒有羨
魚情

八月湖水平好起手八月紀臨洞庭之時也平水不
長不落也春夏水長九月則落湖水平正八月也涵
虛混太清水空明若舍故云涵太清天也天水不辨
故曰混也雲夢澤在德安府安陸縣南五十里一名
已丘湖荆州之薺也其氣蓬鬱若蒸雲夢之澤其波

動漾若撼岳陽之城此一解做洞庭臨字留于後一
解做今臨此湖豈不欲濟無舟楫言無用我爲舟楫
者書經云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端居家居也上有
聖明之上則深以爲恥論語云邦有道貧且賤焉恥
也馬融忠經云君德聖明忠臣以榮坐觀垂釣者垂
釣者喻出仕之人也垂釣則可得魚狀不如網之穩
徒有羨魚情見出仕者不能大有所濟亦猶垂釣者
之未必得魚徒羨魚耳此句當在垂釣者身上說唐
仲言悞謂浩狀抱道之情猶未戰勝真無目人語襄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圭 九語堂

與諸子登峴山

人事有代謝往來成古今江山留勝迹我輩復登
臨水落魚梁淺天寒夢澤深羊公碑尚在讀罷淚
沾巾

夫人事倏忽相代而謝畧一往來便成古今惟江山
常在人間人雖往矣而當時之勝迹留與後人賞玩

今日幸有我輩在此登臨我輩二字浩狀何等自負
却在登臨上說尤妙既登山矣從上望下見江水落
而捕魚之梁淺淺言其露出從近望遠時天方寒寒
則澤竭而覺夢澤之深深又言其杳冥也晉羊祜鎮
襄陽祐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
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
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
無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
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今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圭 九語堂

題義公禪房

義公習禪寂結宇依空林戶外一峰秀階前衆壑
深夕陽連雨足空翠落庭陰看取蓮花淨方知不
染心

習禪寂乃義公本分事結宇依空林是讚其幽居也

戶外有一峰相對何其秀階前則衆壑相連又何其
深秀則不厭深則莫竟禪房之妙有如此時方雨霽
夕陽斜照雨足雨將完時尚有木盡之點猶雨脚也
連者雨過而夕陽即見也空翠落于庭之陰處雨過
則天宇澄清山容如沐影色俱冥二句爲不染心三
字作轉看取蓮花淨僧家多種蓮義公房前適見此
花淨字從上二句來新雨纔歇花與夕陽空翠相映
愈覺其淨青蓮所以喻法見蓮而知義公之禪心不
染也義公之栽此花豈有攬取之意哉先讚其房後
而卷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圭 九誥堂
讚其心作詩之法所必狀也

歸終南山
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不才明主棄多病故人
疎白髮催年老青陽逼歲除永懷愁不寐松月夜
窓虛

此浩狀應舉不第而歸終南作也北闕雖甚近休去
上書休字見其意之決終南山有敝廬在吾可歸隱
矣聖主在上世無棄才吾之不第由吾之不才也無
尤人意故人滿朝可與相密今其疎失由吾之多病

也無責友意且頭上白髮漸漸生出來催我之年已
老矣見非少壯之時方陽春日也來年之春又通過
來而歲將除見舊年之日子無多總是急于歸山見
得如此年老歲除今欲何待以此爲永懷永懷常常
在心也今未能即歸所以夜愁致不能寐但見窓上
所映松月眼前殊覺空虛虛字見無長物所以未歸
夫仕有仕之累隱有隱之苦任山無貨歸亦不得此
作字字真性情當是浩狀極得手之詩于鱗輩不遜
想爲重一不字也是否

常建

破山寺後禪院

今常熟興福寺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徑通幽處禪房花木
深山光悅鳥性潭影空人心萬籟此俱寂惟聞鐘
磬音

清景入古寺先按定題目見初日方照高林是從破
山寺之外說進曲徑通幽處既是後禪院進去必由
前禪院曲徑寺裏之小路幽處即後禪院也禪房花

水深正見幽處以刊後禪院爲一解山光悅鳥性寺
後有山山晴則有光鳥喜晴是謂悅鳥性也潭影空
人心寺後又有潭潭虛故涵影潭雖有影而虛體自
在人見此湛然空明塵胸頓滌是謂空人心也山光
足以悅鳥性潭影足以空人心則聞鐘聲之音當又
何如山光二句其氣力全注射到合處也萬籟此俱
寂惟聞鐘聲音萬籟俱寂在初日後尤見幽靜鐘聲
音僧禮誦方有惟聞此音則上人俱是古德可知卽
悅鳥性空人心雖着山與潭上狀都在後禪院上人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九語堂

宿王昌齡隱居
清谿深不測隱處惟孤雲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

君茆亭宿花影藥院滋苔紋余亦謝時去西山鸞
崔羣

清谿在池州之北張正見詩云千仞清谿險看此詩
用字口氣必是借宿時昌齡適不在家必有山中隱
流招去于合句可見清谿標其隱地也深不是言水
之深是言谿進去之深不測人卒尋不出其隱居之
所在隱處惟孤雲惟見孤雲是昌齡不在并覺其孤
也松際露明月清光猶爲君時方暮矣忽見明月之
光露于松際初疑其爲已卽轉念曰此月光是昌齡
而菴說唐詩卷之三 五言律 九語堂
受用之物我今雖宿于此清光豈遂爲我想猶爲昌
齡也猶字微妙切不可混亂讀去意蓋惜其不在也
茆亭宿花影隱處多花中有亭月從松際照來花
影籠在亭子上若伴我宿者狀宿字妙藥院滋苔紋
幽人種藥故有藥院院中有苔此是月所照不着之
地故覺苔紋之滋碧也建忽欣羨曰余亦謝時去西
山鸞崔羣不但羨其隱居而更羨其去與西山鸞
爲羣鸞喻山中隱流也謝時謝却世事也去從此
一宿而去與昌齡之友同羣也亦字妙極見昌齡之

在○西○山○故○亦○欲○去○非○眼○饒○昌○齡○隱○于○清○谿○而○建○便○欲○
羣○于○西○山○也○此○律○詩○不○知○人○何○見○乃○列○于○古○詩○中○余○
爲○正○之○

李 白

送友人入蜀

見○說○蠶○叢○路○崎○嶇○不○易○行○山○從○人○面○起○雲○傷○馬○頭○
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升○沉○應○已○定○不○必○問○
君○平○

蜀中奇險太白生于其間與之相習尚畏行之難今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三 五言律 九語堂

送友人蜀卽以崎嶇相告起曰見說蠶叢路崎嶇不
易行蠶叢始開蜀之人也黃帝子曰昌意娶蜀山氏
女生帝嚳後封其支庶於蜀歷夏商始稱王首各蠶
叢見說親見而說見非虛言也崎嶇路險路也行甚
不易友何爲而入哉到處皆山山從人面而起觸目
皆雲雲傍馬頭而生此二句是承崎嶇不易行五字
勿作好景會去也脚下且照管不得而山雲又相眩
目何其險之至也芳樹籠秦棧春流遶蜀城想友從
漢中入秦棧路險不容行架木而渡名曰棧道在漢

中○芳○樹○送○友○方○當○春○日○棧○旁○一○路○有○芳○樹○籠○覆○蜀○城○
指○成○都○險○到○成○都○始○平○沃○野○千○里○春○流○指○錦○江○其○水○
遶○城○友○今○要○到○其○處○從○漢○中○一○路○去○此○二○句○側○下○爲○
開○末○二○句○也○升○沉○應○已○定○不○必○問○君○平○升○沉○言○人○之○
遭○際○有○升○沉○高○下○不○同○漢○嚴○遵○字○君○平○以○卜○筮○隱○於○
成○都○市○以○爲○卜○筮○者○業○賤○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
正○之○問○則○依○著○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
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日○裁○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閑○肆○下○簾○而○授○老○子○人○涉○險○地○則○必○問○卜○
以○驗○升○沉○今○從○秦○棧○而○入○路○誠○崎○嶇○聞○之○可○駭○及○履○
其○地○與○險○相○習○依○朕○過○去○而○成○都○在○目○矣○崎○嶇○既○歷○
則○知○升○沉○確○有○定○數○未○入○蜀○之○先○或○須○問○卜○到○成○都○
之○日○更○不○必○問○決○於○君○平○矣○後○一○解○總○從○崎○嶇○二○字○
發○脉○前○一○解○既○甚○言○崎○嶇○則○後○解○做○入○字○定○朕○朕○却○
崎○嶇○不○得○不○朕○則○入○字○便○泛○閱○者○不○可○不○細○心○體○會○
也○

王 灣

次北固山下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潮平兩岸闊○風正一帆懸○海日生殘夜○江春入舊年○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

北固山在京口臨大江王灣洛陽人歲歲不得歸舟

次其下故作此詩北固山正是客路之處綠水指長江舟行其間下二句一承綠水潮來則水高入但看水而不覺舛之潤潮落則兩岍頸朕故見其潤也一承行舟江從西下風正是西風帆懸無偏直抵北固青山外三字亦不沁漏妙極下以思鄉為一解海日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三 五言律

九華堂

生殘夜殘夜五更也北固東去是海日從海生故云海日日生則船又要行江春入舊年舊年殘年也春入是殘年立春等不到正月又是新春矣在外過年如之何不思鄉轉更妙於是合云鄉書何處達歸雁洛陽邊身既不得歸則須寄書寄書必須藉鴈時方春鴈初交鴈尚不歸家又在洛陽江南之雁豈能為我而一到洛陽乎待歸雁之便寄書當在二月間則寄書又不可得矣總是一箇思歸把歸雁作要子合又妙

卷之十三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四

五言律 之中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杜甫

送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

唐翰林院在銀臺門內天下以藝能伎術召見者之所處也唐制翰林無司馬張非文詞之士殆鑄工之精者按南詔傳玄宗詔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立馬援銅柱乃還蓋在天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四 五言律

九華堂

寶七載恐是此時往立碑

冠冕通南極文章落上台詔從三殿去碑到百蠻開野館濃花發春帆細雨來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

冠冕猶言衣冠文物也南海在南之極邊素為衣冠文物之所不通今張司馬奉詔去則通矣文章指碑文相國手製如從上台落下天文志三台六星兩兩而比西近文昌二星曰上台次二星曰中台東二星曰下台在人為三公位起二句何等冠冕承更開朗

三殿者南部新書云大月宮中有麟德殿其殿三面亦以三殿爲名或曰蓬萊拾翠紫微是學士直殿故云詔從三殿去百蠻蠻服之百國南詔爲蠻地碑勒其處故云碑到百蠻開也是爲一解單作翰林張司馬南海勒碑九字後一解作送字轉二句寫其去合二句寫其回全首稱意之作野館驛館也司馬銜天子命去誰不迎奉猶濃花之發也慨指其所乘之舟而言春時多雨來字從南海彼處人意中寫出使處云來則此處正去也去時是春迨其到滄海勒碑竣而卷說唐詩卷之四 五言律 二 九龍堂

工而還不知却在何時天遣司馬爲天子所遣故曰天遣滄海島在北海水皆蒼色仙人謂之滄海以代題南字朕海皆可稱滄海也

初月

光細弦欲上影斜輪未安微升古塞外已隱暮雲端河漢不改色關山空自寒庭前有白露暗滿菊

花園
此肅宗乾元初子美在秦州避亂作描寫新月筆有化工初月光極細初八爲上弦弦欲上尚未至初八

上則不爲新矣新月近西影故斜月滿則如輪新則故輪未安也起用字極斟酌微升古塞外略略升起來古塞外言其低正承斜字也已隱暮雲端新月出早日方暮而已在雲端隱字言其光不顯朕正承細字也承又極精細于是立出身來作轉曰是初月也光甚微渺河漢天河也月明皎則河漢改色光微故不改色也月傍山出月是太陰陰體寒有月則關山寒不爲空初月猶無月也而關山亦寒故云空也關山之寒原不爲有月無月文人之筆何妨作如是說而卷說唐詩卷之四 五言律 三 九龍堂

于時秋也天降白露月光照著則見不照著則不見庭前則有墻垣屋宇蔽隔菊又低枝上之露故暗河漢且不改色關山空自去寒而況菊上之白露哉通首都從境物上寫初月而前後二解字字有分寸此所謂律也

送遠

帶甲滿天地何爲君遠行親朋盡一哭鞍馬向孤城草木歲月晚關河霜雪清別離已昨日因見古人情

帶甲則滿天地此何日也只該在家而却欲遠行真何爲也至親密友留他不住勸他不聽恐其不得回來各爲一哭而行者不顧鞍馬竟向孤城而去此是從不曾出去的人不知在外之苦又不能量度時世故勇于遠行此爲一解後一解却從行者所閱之境轉到行者心意上去爲合今草木凋落歲月已晚關河霜雪又極凄清此且不必說起只看他過了今夜開眼便是明朝今日便成昨日矣已字有無限不堪在內經此一夜旅况蕭條方知今日留他之情真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五言律

四

九語堂

古人也古人情見爲他切有望其回意妙極

登岳陽樓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親朋無一字老病有孤舟戎馬關山北憑軒涕泗流

岳陽樓在岳州下瞰洞庭湖昔聞洞庭之水今上岳陽樓而今乃得見此洞庭水矣果屬巨觀楚在南吳在東于此分坼見水之廣濶無際乾坤是天地日夜是無休歇天地似都在水面上故曰浮見水之深大

莫測也以洞庭爲前解既登此樓觸着心事爲後解親朋間阻無一字寄到我及老又病只有孤舟托跡此皆爲戎馬所致關山之北金鼓震天我之一身拼得飄泊獨君國之事爲之奈何我憑樓上之軒不覺涕泗之橫集耳昔聞頗樂今見何悲昔正治平今有戎馬昔尚少年今成老病治平可待老病無及矣悲夫

范二員外邈吳十侍御郁特枉駕闕展待

聊寄此作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五言律

五

九語堂

暫往比鄰去空聞二妙歸幽栖誠簡畧衰白已光輝壁外貧家遠村中好客稀論文或不媿重肯款柴扉

子美適往鄰家聞有客到纔歸二妙指范吳二公空言家無物可款待也幽居寂寞則真簡畧我無不安客亦心諒使衰白老人添無限光輝二客真是妙人此二句承妙字是爲前解壁外見不與城市接所居既遠又且困窮村中見比鄰無可與論者俗客來好客不來我亦不作好客來之想見二妙之來已是出

意外如此方好轉到重肯款柴扉句上去論文或不
愧二語妙極大抵好客來無可展待極是過意不去
事予美正在無可如何之際忽想到論文上去曰我
亦只好去與他論文耳吾論文或能不媿于古人則
彼後日或肯重來不朕受此簡畧則後日無復望其
惠朕矣闕展待三字作如此發放妙妙鍾伯敬云嫌
不得其不善讀杜有如此

房兵曹口馬

馬大宛名鋒稜瘦骨成竹批雙耳峻風入四蹄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六 九語堂

輕所向無空濶真堪托死生驍騰有如此萬里可
橫行

詩是咏房兵曹口馬脫不得房兵曹三字須看他如
何着筆直喝口馬作起何其遒勁也口馬二字如于
空中立一石柱下面三十八字方得牢硬唐人名字
作咏物詩往往如此大宛國出汗血馬名以大宛得
名是口馬也鋒稜瘦骨成先將口馬通身寫一句其
身鋒稜直是瘦骨所成者以耳蹄爲承相馬經云耳
欲銳而小如削筒今口馬之雙耳銳削若竹批者朕

四蹄輕迅若風入者朕圖出口馬矣尚不見房兵曹
三字于後一解見所向無空濶房兵曹乘以入陣莫
可攔阻則所向無非空濶之處則是馬真可以死生
相托矣此正其驍騰處故接筆云驍騰有如此有如
此噴噴稱賞却又實贊不是空贊也房兵曹便可
橫行萬里之外以取奇功如奇矣口馬是房兵曹之
口馬房兵曹又是口馬之房兵曹是人是馬千載下
使人羨嘆不置予美詩神化乃爾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已達江陵今茲暮春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七 九語堂

月末合行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

賦詩卽事情見乎詞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
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托白骨更
何憂

爾既到江陵則峽州便可計日而到尚不見到故下
何時二字何時也者急望其來又訝其不卽來也兄
弟本該在一處因兵戈亂離故生有別提起離別之
苦以見相敘之喜也爲離別故異鄉成病今得弟聚

集一處則病應霍狀矣。颯颯開啼眼。終日眼淚包着。眼睛不開。今欲見汝。用力睜開。若風吹颯颯有聲者。直奇句也。朝朝見望之。切弟從水路來。故上水樓。冀便望見也。爾來到此。卽以老身相托。我活一日。則放下一日。念頭我卽死去。教莖枯骨有爾收拾。可無道路之憂矣。一片純是至情至性。如此詩。方可稱性情。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見弟。書到汝爲人。竟答兒童問。來經戰伐新。泊船悲喜後。欸欸話

歸秦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五言律

八 九語堂

子美因弟將到。謀歸長安。故起用終南二字。時子美在夔州。巫峽千山暗。在夔終日。烏天黑地。過日子。走投無路。故用暗字。終南萬里春。提着帝京滿心歡喜。如春和景明。故用晴字。千山言其深。萬里言其遠。病中吾見弟。此句承暗字。病眼昏花。有時見弟。卒不見弟。今卽見弟。猶恐或未真。書到汝爲人。此句承春字。幸弟有書先到。始知汝爲人。若無書來。吾幾不信汝爲人。又道是病眼昏花之悞見也。如幽冥中已得一

線之光矣。爲前一解。于是見弟可必矣。竟答兒童問。喜弟卽到。不免見神見鬼。兒童在旁見我如此。必且問我。我竟答曰。卽到竟字。見更無疑惑。來經戰伐。新是初從兵戈中來。新字見前。此未來自今日始。此亦是答兒童語。泊船悲喜後。欸欸話歸秦。卽便作意歸秦。若等不得弟到者。復念曰。弟來有船。泊船則見弟矣。久別相見。財向來苦楚湧在心頭。我悲料弟亦悲。簇新欣喜。又溢于顏面。弟喜我豈不喜。悲喜是初相見之一刻。悲喜穩定。便是後也。歸秦是子美心上第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五言律

九 九語堂

一件事。子美又自打算曰。卽欲說也。須緩欸。蓋久別之後。豈無他端可說。弟又新從戰伐中來。亦欲少息。故話歸秦。必須從容。此又極體貼弟處。惟恐弟動念頭。何其友愛之至也。人取杜詩。單取其殿閣莊嚴者。若如此天真動蕩。入骨入髓之作。卽子美作過。復取來讀。當亦自嘆不能及也。

落日

落日在簾鉤。溪邊春事幽。芳菲緣岸圃。樵爨倚灘舟。啁雀爭枝墜。飛蟲滿院游。濁醪誰造汝。一酌散

千○憂○

想○子○美○所○居○是○朝○西○者○日○西○落○時○景○却○到○簾○鉤○之○上○
谿○邊○春○事○幽○子○美○所○居○又○在○谿○邊○簾○捲○起○則○見○何○為○
春○芳○菲○緣○岸○圖○何○為○事○樵○爨○倚○難○舟○岸○圖○難○舟○承○谿○
邊○日○將○暮○則○老○圃○灌○植○樵○人○炊○飯○豈○非○春○事○之○幽○者○
乎○谿○邊○薄○暮○人○各○有○事○而○我○何○為○者○又○見○枝○上○雀○啁○
而○墜○是○相○爭○也○喻○兵○戈○擾○擾○無○可○安○之○處○是○子○美○之○
憂○也○滿○院○小○蟲○游○上○游○下○游○來○游○去○是○做○市○也○蟲○猶○
如○此○而○人○卻○閒○在○者○里○亦○是○子○美○所○憂○此○二○句○是○轉○
而○卷○說○唐○詩○卷○之○四○五○言○律○十○九○語○堂

亦○知○成○不○返○秋○至○拭○清○砧○已○近○苦○寒○月○况○經○長○別○
心○寧○辭○搗○衣○倦○一○寄○塞○垣○深○用○盡○閨○中○力○君○聽○空○
外○音○

夫良人在戍所衣必要家中寄去為寄衣故衣必用

搗○以○搗○衣○名○篇○此○首○前○解○寫○搗○衣○人○之○苦○心○後○解○做○

搗○衣○却○又○用○虛○遞○法○絕○不○粘○搗○衣○二○字○妙○作○也○亦○知○
戍○不○返○夫○婦○人○刻○刻○望○夫○歸○家○夫○若○歸○則○寄○衣○不○在○
搗○衣○尚○是○樂○事○何○難○盡○閨○中○之○力○此○首○妙○在○下○戍○不○
返○三○字○使○人○讀○去○眼○流○迸○出○也○戍○不○返○旁○人○知○之○良○
人○知○之○婦○人○望○夫○心○切○冀○其○或○返○每○歲○寄○衣○卒○不○見○
返○久○久○心○悟○亦○知○不○返○矣○知○戍○不○返○而○必○寄○衣○豈○不○
甚○難○通○首○精○神○結○聚○在○亦○知○二○字○上○起○用○虛○字○却○如○
此○有○力○真○大○家○數○作○也○此○婦○人○亦○知○戍○不○返○則○絕○意○

而卷說唐詩卷之四五言律十九語堂

其○返○矣○搗○衣○之○心○得○無○衰○緩○乎○而○此○婦○人○却○不○厭○秋○
至○拭○清○砧○秋○至○秋○初○至○也○搗○衣○尚○可○少○遲○而○搗○衣○之○
砧○便○已○拭○潔○淨○矣○是○做○搗○衣○前○一○步○法○妙○妙○已○近○苦○
寒○月○于○是○到○搗○衣○之○日○矣○搗○衣○定○在○月○下○寒○在○月○光○
上○寒○苦○則○在○婦○人○心○上○苦○獨○身○對○月○夫○在○何○處○覺○月○
最○親○切○故○云○近○已○者○纔○及○立○秋○而○已○是○苦○寒○矣○况○經○
長○別○心○身○在○苦○寒○月○下○已○極○不○堪○而○况○心○懷○長○別○乎○
日○視○雙○題○腸○已○寸○斷○而○搗○衣○之○苦○極○矣○苦○寒○月○承○秋○
至○句○長○別○心○承○亦○知○句○是○為○一○解○寧○辭○搗○衣○倦○搗○去○

却在轉句上見何等筆力從上解看來卽不搗衣未免厭倦厭倦則辭此却不辭用寧字妙事雖不能推却在他人分中看起來又若可推却而終不推却也含多少意在內一寄塞垣深塞垣長城也此夫成之所深則不可知其定在何處此處急急搗衣寄到成所不知要在何時只自寄去方好放下念頭一歲一寄今又要一寄苦矣苦矣用盡閨中力欲製此衣已用盡心力搗衣又用盡氣力閨中已無力矣君聽空外音狀不敢望君之知只落得砧聲響亮徹于空外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五言律

主

九誥堂

鹿

永與清谿別蒙將玉饌俱無才逐仙隱不敢恨庖廚亂世輕全物微聲及禍樞衣冠兼盜賊饕餮用斯須

鹿鹿類無角子美此詩特借鹿以警世以君子之心度鹿之心使人惻然動念又使人冷然解頤仁人至

言才人絕調也起作嘆聲曰清谿是生于斯游于斯聚鹿族于斯者也今爲獵人所得遂與清谿永別矣于是獻于王公大人之門宰割烹炮登之几席而與玉饌並列鹿是墊獸玉饌原不須此一旦列于其間使鹿長價若多蒙拔擢者曳尾之龜亦羨文繡之犧耶謬爲感激何其妙于冷刺也承聯云無才逐仙隱吾之永與清谿別者爲戀于清谿可永儻無虞若有才如鹿便隨仙隱去寧有今日夫旣爲鹿才便限定雖則如是狀內省多媿矣不敢恨庖廚宰割者庖廚也捕取者非庖廚享用者亦非庖廚旣自咎無才且不恨捕取之人而况因而宰割者哉鹿之學問直造不尤人地位矣此承蒙將玉饌俱句轉聯云亂世輕全物全物者全物之命也盛世之人好仁恩及鳥獸今亂世以殺用事看物命甚輕生不逢辰又鹿之命也微聲及禍樞聲爲殺身之由狀安能守默不鳴微聲亦見其知遠禍矣無奈鹿有鹿之情或朋類相招或牝牡相引微微作聲爲人踪跡遂及于禍樞悔無及矣此以幾不密自咎也于是合云衣冠兼盜賊肉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五言律

主

九誥堂

既與玉饌俱饗者皆王公貴人是衣冠之族盜賊言
爲害也心中忍于害命兼者今內外而言外則衣冠
內則盜賊也至此方罵一句罵得毒辣狀人只得受
鹿罵可知上來六句都爲罵之地步鹿亦可謂善罵
矣饗餐用斯須饗餐獸名食無饗足今鼎上刻形有
頭無身者是也去其身所以戒貪也今將鹿烹炮濟
以五味下筋頃刻一空夫殺害物命止供得斯須口
腹之樂甘受鹿罵而不辭是不可以省乎好殺者當
書此詩一通于坐隅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五言律

古 九語堂

蕃劍

致此自僻遠又非珠玉裝如何有奇怪每夜吐光
芒虎氣必騰上龍身寧久藏風塵苦未息持汝奉
君王

前四句作驚異之辭先用抑法起蕃劍吐蕃之劍器
也吐蕃在塞外何等僻遠今致來此處又非珠玉裝
無好裝飾看去初覺平常如何有奇怪如何是算他
不出若不能遠信者却實有奇怪處每夜吐光芒夜
則光輝射斗正其奇怪也劍貴剛利原不貴裝飾在

俗眼必以珠玉裝爲貴耳爲一解轉云虎氣必騰上
龍身寧久藏勿從上解連下來作者眼光手法都
注射持汝奉君王句上劍屬金虎乃西方之獸故云
虎氣雷煥劍曾化龍故稱龍身必騰上是終不能抑
之使下寧久藏應時即顯豈久困于匣中者哉風塵
苦未息在人分中看來是苦在劍上看來正其大用
時也持汝奉君王君王是用劍以戡亂者人心厭亂
久矣朝廷之大臣定朕覓此以奉上有劍若此何愁
風塵之未息哉子美見一蕃劍必拳拳欲致于君王
若見一有用之才不知其又當若何也

而菴說唐詩 卷之四 五言律

五 九語堂

陪諸貴公子丈人溝携妓納涼晚際遇雨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
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
催詩

此詩是咏放舟于丈人溝納涼落日放船好乘無日
色時放船最爲適意故稱其好輕風生浪遲微風吹
來水波欲興船颼颼有聲悠哉而去竹深留客處船
到丈人溝在有竹處泊竹深則涼納涼者那能捨去

荷淨納涼時水中荷香于此時尤覺相宜淨不是潔淨純是荷香故云淨也此一解做放船以至泊船下一解做船上行樂公子佳入于納涼之際調冰者自調冰水雪藕絲者自雪藕絲各各高興若不賦詩亦覺不韻賦貴公子不欲賦詩者佳入不能賦詩者央朕不想到詩子美因見頭上之片雲乃托諷曰此應是催我賦詩者兩催詩三字換甚新妙諸貴公子其何以堪之

春日懷李白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四 五言律

去

九詰堂

白也詩無敵飄朕思不羣清新庚開府俊逸鮑參軍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何時一樽酒重與細論文

此作前後解截朕分開其明秀之氣使人爽目白也詩無敵當頭贊起而不滿之意正在于此詩豈可恃才氣而與人較長短者哉即接口云飄朕思不羣其無敵者在不羣上其不羣處祇是才思飄然詩豈止于如是乎李白天才甫惟稱其敏捷而于法律上有所未諳甫是精細于律者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

門生走筆作文颺颺有聲滿心快樂又恐其不肯更進甚是放他不下故贊他却有分寸承云其詩之清新如開府庾信俊逸如參軍鮑照總在才思上說此等詩正使人嘆賞而我之所望他者卻不在此我要細與他論他又不在此處復突朕作轉云渭北春天樹江東日暮雲是時子美家長安在渭之北太白遊姑孰在江之東渭北下裝春天樹三字江東下裝日暮雲三字奇麗不減天半朱霞也前後六句所贊他者是詩欲與他細論者亦是詩而此二句忽從兩邊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四 五言律

去

九詰堂

境界上寫來憑空橫截眼中直無人在欲勿作景會去也甫在渭北坐定如春天之樹欣欣向榮見已之意興不減白在江東游蕩如日暮之雲依依無着見渠之憔悴不勝此論亦甚妙愚謂此二句下三字當在詩上作譬喻說纔是夫作詩才情法律關一不可甫事法律如春樹之根牢葉固白逞才思如暮雲之有影無踪詩雖無敵學未到家老成典型還在甫處甫自負亦不淺也甫謂我在渭北這里白在江東那邊相去甚遙其如婆心之切何時同在一處樽酒

適意把詩與他細細講論也。一樽酒不是李白好酒。而須此酒大率人進忠告之言甚難。必須在形骸消化之頃。酒爲弄引。方能割胸傾膽也。甫之所懷白者。在學問上。不似世間朋友徒作思量也。余初讀此詩。到渭北江東一聯。睜眼良久。但見春。天樹日暮雲。差高下。遠近淡濃。青白相間。得有趣。幾乎忘却。是詩話頭。到結二句。忽狀摸着鼻孔。又覺宛然。此實實是兩解。又實實是一氣貫徹。五律神境。妙不容口。

天末懷李十二白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四 五言律 太 九諸堂
涼風起天末。君子意如何。鴻雁幾時到。江湖秋水多。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

此懷李白。自夜郎還至潯陽時作也。涼風最是感懷。而況起于天末。天末指白所在處而言也。君子謂白也。意如何爲其友者。尚且不堪。君子親當此境。親當此時。吾不知其意如何也。傷其久在江湖也。作問語。妙鴻雁幾時到。鴻雁自北而南。我欲寄書于白。不知幾時得到其處。江湖秋水多。白在江湖。踪跡無定。卽

有書去。未知寄得着否。多言江湖無處不是水。真天末也。文章憎命達。魑魅喜人過。古來能文之士。類多坎壈。不得榮顯。若文章之憎命達者。昔蚩尤曾以魑魅與黃帝戰。魑魅山魑。木精。又好效人聲。以迷人在人跡不到之處。其喜人之過也。必矣。李白得無遇魑魅而不返乎。轉到合二句。有力。應共冤魂語。投詩贈汨羅。此極洗白。從承王。嬋之冤。白雖爲承王所辟。心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四 五言律 太 九諸堂

事如青天。皎日。世人或不諒。而屈原必信之。白之不從承王。爲道猶屈原之忠于懷王。而不見信。卒沉汨羅。白無郭子儀救。必見誅也。白雖遇赦。而流于天末。無入之地。鬱誰與語。所可語者。惟忠魂耳。忠魂卒不得語。白能詩。必投詩于汨羅。不曰弔而曰贈者。白之冤當受人弔。而何能弔人哉。與原同志。故云贈也。由此觀之。狀則轉聯。中用文章字。非但爲合句詩字作轉。爲冤魂也。白遭網羅。非白之罪。蓋文章憎其命達。爲祟。故至此。白流落江湖。魑魅雖喜人過。而白定不爲其所喜。白不死于魑魅。豈死于汨羅哉。如此白猶得生還。與相見也。

卷之十四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五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律 之下

王 維

山居秋暝

空○山○新○雨○後○天○氣○晚○來○秋○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
流○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隨○意○春○芳○歇○王○孫○自○
可○留○

要看題中暝字右丞山居時方薄暮值新雨之後天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五 五言律

九語堂

氣清涼方覺是秋又明月之光淡淡照于松間清泉
之音泠泠流于石上人皆知此一聯之佳而不知此
承起二句來蓋雨後則有泉秋來則有月松石是在
空山上見此四句為一解竹喧歸浣女蓮動下漁舟
人都作景會大謬其意注合二句上屋後有竹近水
有蓮有女可織有僮可漁山居秋暝有如是之樂便
覺長安卿相不能及此隨意春芳歇王孫自可留隨
意二字本薛道衡庭草無人隨意綠句來山中人迹
罕到芳草生去無有拘限是謂隨意也今當清秋則

春芳歇矣昔人以芳草屬之王孫草生則王孫出遊
草歇則王孫可留仕矣右丞性耽山水尚恐為仕宦
所奪今而後可以永謝仕宦矣

歸嵩山作

清○川○帶○長○薄○車○馬○去○閒○閒○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
還○荒○城○臨○古○渡○落○日○滿○秋○山○迢○遞○嵩○高○下○歸○來○且○
閉○關○

此詩寫一路歸嵩高之情景薄乃林薄也草木交雜
之處清川而與長薄相映帶歸從此路去車馬是歸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五 五言律

九語堂

山所乘之車馬去閒閒從歸意上寫來見是山人之
車馬非貴仕之車馬也流水如有意水自嵩山流出
若有意欲我歸者暮禽相與還鳥自林中飛出日暮
歸巢而我恰與之同還也一起一承已作完前一解
便憂朕煩住筆另換筆作轉合後一解右丞性急若
恨不得縮地者荒城臨古渡荒城則開城早又臨古
渡日暮人歸則紛紛待渡山城相懸言城則去嵩尚
遠落日滿秋山是時落日之光滿于秋山嵩高亦在
其中途間必遙指曰此是嵩山吾所歸處也又恐不

得卽歸此二句人定讚其是景而不知右丞却開寫神聖如此便好轉到合二句上去迢迢嵩高下歸來且閉關是已在嵩高下了欲要到住所尚未能卽到愈欲速歸愈見路之迢迢非路實迢迢也于是作念曰我今歸家來不管甚事卽有要緊事我再不出矣且字妙極右丞作此詩時猶未到家也詩做到此工夫方滿足豈可盡人去做信手塗來輒矜敏捷也讀之不免流汗

輞川閒居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五

五言律

三

九語堂

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寂莫於陵子桔槔方灌園

要看閒居二字一從歸白社昔遠公結白蓮社右丞晚年率佛食齋故以輞川稱白社也不復到青門青門長安城東出南頭第一門秦侯邵平于此種瓜此亦人隱處見不惟不到長安併青門都不到真是閒居一從不復說得決絕人惟決故得閒時倚簷前樹遠看原上村時者不時也時或如此無有限定也此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五

五言律

四

九語堂

二句是閒若徒說閒却如何承得上起句作者苦心不可埋沒糊塗過去見不惟不到青門而且不去望青門一望也右丞居輞川學道實無一事在心簷前有樹時一倚之遠看原上之村原乃地之高處高則顯于目前故去看若不可見之處則竟置之矣此等境界何啻海闊天空方可稱得閒居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起旣用過青白二字轉句中又用青白二字得無犯重否余曰不狀簷前樹不厭于時倚原上村不厭于時看青白二字亦何厭其再見耶狀右丞作詩時却是寫一句忘一句意之所及筆卽隨之遑知青白二字已用不可再用也余讀去絕不覺其重複古人要見本事偏要弄出重複字來今人却以此爲病看詩以無一重字者爲佳此于鱗先生所以不敢入詩選也夫一首詩上下二解各自分開又何必忌重複也大人不修邊幅此正見其大手筆處上來遠看看字不是有心去看只是兩眼對着他便是有時見原上村有時或不見原上村也青菰生于水際有時見其葉之映水不卽不離是眼之從下所看見

也○白○鳥○飛○于○空○處○有○時○見○其○羽○之○向○山○山○青○鳥○白○何
等○分○明○是○又○眼○之○從○上○所○看○見○也○據○如○此○說○來○可○謂
盡○美○矣○却○是○未○盡○善○蓋○與○右○丞○作○詩○法○不○合○也○此○二
句○要○看○臨○字○映○字○向○字○翻○字○有○作○用○在○蓋○欲○轉○到○下
灌○園○之○灌○字○也○閒○居○不○是○一○事○不○做○之○謂○有○可○做○之
事○不○妨○原○去○做○所○居○必○有○隙○地○隙○地○則○須○種○些○菜○蔬
家○無○空○人○自○便○去○做○園○要○灌○便○灌○灌○要○用○桔○槔○我○也
去○用○桔○槔○桔○槔○用○機○以○取○水○具○也○與○菰○之○映○水○鳥○之
向○山○總○只○是○一○般○並○無○二○無○別○也○人○問○余○曰○寂○莫○意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五○言○律○五○九○詰○堂

終南別業

中○歲○頗○好○道○晚○家○南○山○陞○興○來○每○獨○往○勝○事○空○自
知○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偶○狀○值○林○叟○談○笑○無
還○期
右○丞○中○歲○學○佛○故○云○好○道○晚○歲○別○結○廬○于○終○南○山○之
陞○以○養○靜○既○家○于○此○有○興○每○獨○往○獨○往○是○善○遊○山○水
人○妙○訣○可○以○適○意○若○同○一○不○同○心○之○人○則○直○悶○殺○矣
其○中○勝○事○非○他○人○可○曉○得○惟○自○知○而○已○既○無○知○者○還
須○自○去○適○意○于○是○隨○已○之○意○只○管○行○去○行○到○水○窮○去
不○得○處○我○亦○便○止○倘○有○雲○起○我○即○坐○而○看○雲○之○起○坐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五○言○律○六○九○詰○堂

終南山

太○乙○近○天○都○連○山○到○海○隅○白○雲○迴○望○合○青○露○入○看
無○分○野○中○峰○變○陰○晴○衆○壑○殊○欲○投○人○處○宿○隔○水○問
樵○夫

太乙終南山之總名在京兆武功縣天都帝都也唐

都西安終南山屬西安府相去六十里故云近也連
山○到○海○隅○終○南○不○近○海○言○終○南○山○連○去○純○是○山○其○龍○
脉○去○極○遠○以○到○海○隅○也○白○雲○迴○望○合○山○都○有○雲○迴○望○
良○久○若○合○爲○一○正○承○上○連○字○青○靄○入○看○無○青○靄○山○之○
積○氣○遠○望○則○有○近○看○則○無○人○則○不○啻○近○矣○分○野○天○文○
志○天○有○十○二○次○地○有○十○二○辰○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
故○謂○分○野○中○峰○變○終○南○連○亘○四○縣○中○峰○之○北○爲○雍○爲○
井○鬼○其○南○則○爲○梁○爲○荆○爲○軫○翼○也○變○之○猶○言○亂○也○中○
峰○之○星○上○不○一○似○乎○亂○也○陰○晴○衆○壑○殊○山○中○之○壑○極○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五○言○律○七○九○語○堂○
多○或○有○一○處○陰○或○有○一○處○晴○上○有○雲○遮○則○陰○上○無○雲○
遮○則○晴○一○山○之○中○而○氣○候○不○齊○若○此○欲○投○人○處○宿○隔○
水○問○樵○夫○右○丞○性○耽○山○水○每○逢○勝○留○宿○今○于○終○南○亦○
厭○蓋○有○宿○處○則○遊○方○盡○興○衆○壑○之○陰○晴○既○殊○則○山○之○
早○晚○或○異○故○預○尋○宿○處○不○知○人○家○去○向○性○急○遇○不○着○
人○偶○見○隔○水○之○樵○夫○則○遙○相○問○有○人○家○之○處○不○必○日○
暮○也○此○總○是○見○終○南○山○之○深○大○莫○測○是○詩○如○在○開○闢○
之○初○筆○有○鴻○蒙○之○氣○奇○觀○大○觀○也○

過香積寺

不知香積寺數里人雲峰古木無人徑深山何處
鐘○泉○聲○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禪○制○
毒○龍○
香○積○寺○在○子○午○之○谷○北○右○丞○慕○之○而○去○初○未○曾○到○故○
云○不○知○行○去○數○里○纔○入○雲○峰○但○見○古○木○並○無○人○跡○往○
之○路○遙○聞○鐘○聲○却○疑○其○從○何○處○響○出○承○不○知○二○字○
何○等○神○理○此○一○解○在○未○到○香○積○寺○前○做○後○一○解○方○是○
過○香○積○寺○于○是○所○聞○者○祇○是○泉○聲○潺○潺○而○來○有○時○咽○
住○是○爲○危○石○所○阻○也○所○見○者○祇○是○日○色○照○青○松○之○上○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五○言○律○八○九○語○堂○
覺○冷○氣○逼○人○是○因○寺○之○寂○靜○也○真○正○安○禪○之○地○薄○暮○
抵○暮○也○寺○有○空○潭○遂○想○着○毒○龍○空○潭○喻○心○地○本○空○曲○
是○一○法○也○毒○龍○佛○喻○慾○念○也○大○灌○頂○神○咒○經○莫○令○諸○
小○毒○龍○害○于○人○民○安○禪○所○以○制○之○也○
使○至○塞○上○
單○車○欲○問○邊○屬○國○過○居○延○征○蓬○出○漢○塞○歸○雁○入○口○
天○大○漠○孤○烟○直○長○河○落○日○圓○蕭○關○逢○候○騎○都○護○在○
燕○然○
奉○使○乘○單○車○以○至○邊○屬○國○漢○武○置○屬○國○都○尉○主○外○國○

降者存其國號而屬漢故曰屬國居延卽古流沙城
在陝西甘州漢之屬國已過居延矣征蓬卽斷蓬薛
道衡詩今夜寒車宿明晨轉蓬征魏武詩田中有轉
蓬隨風遠飄揚喻出塞遠去也歸雁入□天交春則
雁北歸右丞出塞正雁歸之時也大漠沙漠也望去
但見孤烟之直長河黃河也望去但見落日之圓無
邊無際使人心傷蕭關在上郡北至蕭關始逢探候
之騎知都護之在燕然燕然山名去塞三千餘里塞
外之官都護最尊知其所在則膽壯而心寬矣大漠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九 九語堂

長河一聯獨絕千古

秋夜獨坐

獨坐悲雙鬢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燈下草蟲
鳴白髮終難變黃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惟有學
無生

看他做獨坐二字卽用獨坐二字起老手悲雙鬢因
獨坐而悲雙鬢空堂因獨坐而覺堂空欲二更因獨
坐而知夜之欲二更也雨中山果落因獨坐而知雨
中山果之落燈下草蟲鳴因獨坐而聽燈下草蟲之

鳴夫果熟蒂落有如人老髮斑燈下蟲鳴蕭颯之氣
老人不免驚心是承悲字真欲二更之景况也承得
妙極正在悲雙鬢之際忽作猛省曰我悲白髮將謂
髮可重黑耶髮終不可變黑猶如煉丹家之黃金不
可得成也脉從上來而意卻爲欲知除老病惟有學
無生二句作轉也老病或可除得故以終難變之白
髮爲轉無生是佛法故以仙家點鐵成金之謬爲轉
也右丞皈命于禪非以除老病故而去學者右丞是
時方悲遲暮故說老病又生老病死乃佛家十二因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十 九語堂

緣中所談夫有生必有死人自少而老猶髮之黑而
白所必狀也何至悲雙鬢起來此由多生習氣未除
之所致所以右丞于後一解重爲點檢以見已之悲
雙鬢之非雙鬢既已白了悲亦何益庶幾是病可
以除得欲要得知除老病之法惟有學無生而已病
乃業之所造學無生則不造業病從何來故可除也
人生世間喻如瀑流學道人于此驚心嚇膽少年失
學老當自力知兩鬢之白將來學道時光有限恐道
無成如何不悲悲亦未爲不是但學道人那有此閒

工○夫○去○悲○雙○鬢○也○石○丞○之○本○懷○如○此○嘗○見○王○敬○美○論○
是○詩○以○白○髮○終○難○變○一○語○與○悲○雙○鬢○犯○重○唐○仲○言○以○
爲○是○承○上○語○不○可○謂○重○而○菴○曰○悲○雙○鬢○在○起○句○何○三○
四○不○承○而○須○五○承○耶○此○是○本○起○句○作○轉○如○千○枝○萬○葉○
都○從○一○本○上○發○來○前○解○後○解○雖○是○雙○株○根○則○一○體○如○
是○作○轉○何○等○輕○鬆○且○又○氣○厚○最○爲○妙○法○人○皆○不○識○乃○
一○以○爲○重○一○以○爲○承○敬○美○半○勛○仲○言○八○兩○恰○好○拉○箇○
手○眼○目○不○明○直○使○右○丞○悶○殺○嗟○乎○豈○獨○右○丞○一○人○哉○
上○悲○雙○鬢○重○在○人○去○悲○終○難○變○則○直○說○白○髮○矣○初○不○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五○言○律○士○九○第○堂○

劉方平

班婕妤

夕○殿○別○君○王○深○宮○月○似○霜○人○幽○在○長○信○螢○出○向○昭○
陽○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惟○留○合○歡○扇○從○此○篋○
中○藏○

以○夕○字○領○起○妙○夕○殿○夜○侍○君○王○之○殿○也○別○君○王○一○別○
永○無○見○期○此○指○班○姬○自○請○奉○侍○太○后○也○漢○宮○是○不○得○

見○君○王○之○處○長○信○宮○也○月○似○霜○非○言○光○言○寒○也○人○幽○
在○長○信○承○深○宮○月○似○霜○也○螢○出○向○昭○陽○承○夕○殿○別○君○
王○也○幽○暗○也○月○雖○有○光○人○却○在○暗○處○跟○深○字○妙○昭○陽○
趙○氏○所○居○之○宮○螢○字○取○以○顯○夕○字○也○出○字○正○對○別○字○
也○人○別○君○王○而○幽○長○信○螢○却○飛○出○而○向○昭○陽○以○相○形○
長○信○之○苦○用○筆○何○其○宛○折○也○于○是○要○將○統○扇○事○爲○合○
乃○轉○云○露○浥○紅○蘭○濕○秋○凋○碧○樹○傷○紅○蘭○不○喜○濕○之○花○
秋○則○多○露○而○蘭○失○其○性○矣○碧○樹○向○春○而○榮○秋○來○則○凋○
傷○其○質○矣○此○言○過○時○也○京○風○颭○朕○統○扇○何○以○堪○此○方○
而○菴○說○唐○詩○卷○之○五○五○言○律○士○九○第○堂○

合○云○惟○留○合○歡○扇○從○此○篋○中○藏○惟○留○者○祇○有○者○个○扇○
在○此○其○餘○則○多○委○棄○矣○合○歡○見○是○承○恩○時○所○用○者○提○
着○合○歡○那○不○傷○感○二○字○用○得○妙○以○反○觀○上○文○別○字○幽○
字○濕○字○傷○字○諸○愁○苦○字○也○從○此○是○別○君○王○幽○長○信○之○
一○日○也○不○謂○一○旦○遇○此○秋○風○統○扇○竟○用○不○着○統○扇○法○
佳○只○好○藏○之○篋○中○矣○安○得○夏○復○來○而○再○用○哉○

皇甫冉

送元晟還歸潛山所居

深○山○秋○事○早○君○去○復○何○如○裊○露○收○新○稼○迎○霜○茸○舊○

盧題詩即招隱作賦是閒居別後空相憶嵇康懶
奇書

深山寒早住山者作事宜早君去山中秋事也要早
去做復何如故作或賦不賦之辭以問之袁露收新
稼迎霜葺舊廬一聯承深山秋事句秋至白露則露
多此時便收新稼稼稍種也見收穫早至霜降則有
霜迎霜在霜降前都修葺屋宇見修葺早人收穫諒
君亦收稼人葺廬諒君亦葺廬而豈後于他人哉題
詩即招隱作賦是閒居作者意注末二句即從上四
而卷詩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九語堂
句○趁○筆○寫○下○此○最○妙○法○後○詩○人○不○知○便○信○是○八○句○一
直○做○去○者○自○悞○悞○人○不○淺○稼○已○早○收○廬○已○早○葺○山○中
無○復○有○餘○事○君○此○時○必○賦○題○詩○必○以○招○隱○名○咏
左○太○冲○曾○作○招○隱○詩○君○此○時○必○賦○作○賦○必○以○閒
居○命○篇○潘○安○仁○曾○作○閒○居○賦○非○是○硬○判○它○語○正○寫○還
歸○潛○山○所○居○六○字○也○別○後○空○相○憶○嵇○康○懶○寄○書○君○既
栖○潛○山○深○處○長○別○市○朝○定○賦○不○出○我○那○得○與○君○相○晤
我○卽○憶○君○究○成○空○憶○耳○君○有○嵇○康○標○致○懶○又○過○之○豈
肯○寄○書○于○紅○塵○中○人○哉○寫○到○此○則○自○賦○不○肯○輕○別○其

意在言外妙

戴叔倫

送友人東歸

萬里楊柳色出關送故人輕烟拂流水落日照行
塵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徘徊灞亭上不語自
傷春

叔倫潤州人此詩是在長安送故人還鄉也長安到
東吳路不必有萬里而輒言萬里甚言其遠也古人
折柳贈行單舉楊柳不說折贈妙色字含情多少時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九語堂

古

方春日望去純是柳色也輕烟拂流水承首句也柳
上有烟且喜近水關長安門也送友則特出城重友
別也落日照行塵承次句也關外斜陽車塵亂滾是
爲一解叔倫見友東歸亦思東歸友歸則有兄弟亦
思兄弟乃作轉聯曰積夢江湖闊憶家兄弟貧潤州
臨大江故云江湖闊思鄉則夢夢多則積欲歸已非
一日矣家有兄弟自當憶兄弟貧存活不得則益當
憶也見憶家非泛常也結云徘徊灞亭上不語自傷
春灞亭卽灞橋也長安人在此處送別徘徊是初不

忍○到○漸○亭○終○又○不○能○從○漸○亭○回○入○關○也○蓋○心○上○有○懷○
口○雖○不○言○而○意○實○難○遣○當○此○春○日○又○見○故○人○馬○頭○望○
柳○色○向○東○而○去○我○猶○留○滯○長○安○不○免○自○傷○也○故○人○亦○
能○以○此○意○告○我○兄○弟○乎○

送趙主簿自蜀歸絳州觀省

將○歸○汾○水○上○遠○省○錦○城○來○已○泛○西○江○盡○仍○隨○北○雁○
迴○暮○雲○征○馬○速○曉○月○故○關○開○漸○向○庭○闌○近○留○君○醉○
一○杯○

此詩是叔倫在潤州趙主簿自蜀水路次潤州設餞
而巷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圭 九語堂

送主簿過江從陸路歸絳州省觀而作也絳州漢臨
汾地今隸山西平陽府錦城蜀之成都也自成都回
到絳州觀省豈不是遠蜀歸從水路西江今江西西
江行盡便是東吳達潤州矣隨即渡江捨舟從陸絳
州在西北陸路爲便故云仍隨北雁回也叔倫從潤
州相送無疑矣暮雲征馬速趙主簿登陸故寫馬馬
首北去望窮而祇見暮雲去路遠故祝其速也曉月
故關開絳州有武平關解故關纔用暮雲卽云曉月
若謂今暮登陸明早便到開字又似預開以待者此

二○句○寫○別○後○用○以○轉○到○臨○送○之○頃○合○云○漸○向○庭○闌○近○

留○君○醉○一○杯○主○簿○自○蜀○州○至○潤○州○來○路○甚○遠○自○潤○州○
歸○絳○歸○路○較○近○于○蜀○狀○作○者○意○欲○留○它○飲○酒○特○作○緩○
詞○言○從○此○而○去○庭○闌○一○日○近○一○日○一○程○近○一○程○君○觀○
省○之○念○雖○切○不○妨○飲○吾○一○杯○之○酒○暫○留○片○刻○也○結○做○
送○字○妙○

司空曙

雲陽館與韓紳宿別

雲陽今陝西三原縣

而巷說唐詩卷之五 五言律 圭 九語堂

故○人○江○海○別○幾○度○隔○山○川○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
年○孤○燈○寒○照○雨○深○竹○暗○浮○烟○更○有○來○朝○恨○離○杯○惜○
共○傳○

開口便見相見之難故人指韓紳與之江湖一別幾
度欲相見而爲山川間隔此吾之恨也此詩結有恨
字玩其用更有二字則知起二句下藏一恨字也今
日幸得相見矣因平日欲見之難不敢信其爲實乍
見之頃翻疑是夢良久既信是真不免悲楚相別久
遠并年紀亦忘各各細問面目又老于向日矣于是

寫雲陽館作轉云孤燈寒照雨○天○又○下○雨○燈○又○不○亮○
兩○人○形○影○相○對○旅○館○真○是○淒○涼○深○竹○暗○浮○烟○暗○字○亦○
跟○照○字○來○燈○懸○室○中○竹○在○庭○外○燈○照○得○着○的○所○在○則○
見○雨○燈○照○不○着○的○所○在○則○見○烟○不○陰○不○陽○即○相○見○亦○
不○爽○快○狀○又○不○可○多○得○也○更○有○來○朝○恨○是○明○日○要○別○
故○恨○離○杯○惜○共○傳○敘○舊○之○杯○即○作○相○別○之○敬○我○傳○杯○
于○紳○紳○又○傳○杯○于○我○惜○別○之○意○深○不○忍○停○杯○倘○能○停○
得○一○兩○日○去○則○傳○杯○自○多○興○致○但○來○朝○離○別○為○可○惜○
耳○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五言律

老 九語堂

戴叔倫 再見

除夜宿石頭驛

旅○館○誰○相○問○寒○燈○獨○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
人○家○落○悲○前○事○支○離○笑○此○身○愁○顏○與○衰○髻○明○日○又○
逢○春○

旅館誰相問○是無人在側○一問度歲之况○寒燈獨可○
親○祇○有○一○寒○燈○相○對○親○字○妙○燈○却○對○我○我○却○不○堪○對○
燈○但○旅○館○迫○窄○無○一○步○可○移○之○處○只○得○向○燈○而○坐○似○
覺○可○親○一○年○將○盡○夜○萬○里○未○歸○人○此○十○字○真○使○人○嗟○

淚○若○謂○在○它○日○它○夜○却○也○罷○了○獨○今○夕○是○除○夜○除○夜○
該○在○家○而○却○在○萬○里○之○外○所○以○無○人○相○問○與○燈○親○近○
也○寥○落○悲○前○事○因○此○寂○寥○腹○中○車○輪○轉○提○着○前○日○已○
往○之○事○為○之○生○悲○支○離○笑○此○身○殊○覺○此○身○支○離○離○
無○處○安○放○不○免○又○要○好○笑○所○謂○哭○不○得○而○笑○也○愁○顏○
與○衰○髻○愁○則○容○顏○憔悴○衰○則○髻○毛○斑○白○全○肤○看○不○得○
明○日○又○逢○春○素○性○是○除○夜○也○罷○了○明○日○新○春○却○只○是○
這○个○顏○髻○如○何○而○可○以○明○日○結○妙○此○是○出○路○法○不○可○
不○知○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五言律

大 九語堂

梁 鎰

艷女詞

露○井○桃○花○發○雙○雙○燕○並○飛○美○人○姿○態○裡○春○色○上○羅○
衣○自○愛○頻○窺○鏡○時○羞○欲○掩○屏○不○知○行○路○客○遙○惹○五○
香○歸○

作艷詩若再着色相便非高手須如畫家白描方妙○
此詩咏艷女而以露井桃花發雙雙燕並飛作起○將○
謂是與耶比耶無論其道不着即道着亦是五百年○
前頭中語不足污吾口齒蓋此二語作者注意在下○

美人姿態裡句上露井桃花何等體態雙燕並飛何
等倩逸一以起美人之姿一以起美人之態誰謂不
狀承云姿態裡字妙極將桃之體麗燕之倩逸都
收到美人姿態裡去則美人光艷真傾天下矣春色
上羅衣若猶不足以盡美人之艷而復以是足之者
若謂不獨桃花燕子在其姿態之中即無邊春色亦
在美人所着之衣上見形容艷處出神入化才人筆
墨一至于此自愛頻窺鏡自愛妙美人意思全在窺
鏡上自愛其容常不離鏡愈窺愈覺其艷旁人噴噴
嘆賞尚嫌其讚不着也時羞欲掩屏時羞妙美人身
分全在避人處既使人看又恐人看遮遮抑抑時在
簾下移立不恠非爲有人而狀天光日色尚怕他照
着也不知行路客遙惹五香歸詩云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雖不使人窺見安能禁人想慕行路客是與美
人無涉者遙見非親炙是望影者五香樂府云甌甌
甌甌五木香是言美人衣上香氣姿態可惹香氣那
能禁其發越惹是攬取聞香徘徊不忍過去也不知
從自愛時羞二句來猶曰你道是不被人窺見不知

行路之客雖遙却早已惹其香歸去矣總之爲艷字
追魂動魄寫殺艷女得無罪過否

白居易

草

離離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
生遠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孫去萋萋滿
別情

前一解要看原上二字後一解要看王孫去三字古
人作法一絲不走離離原上草草相附而生離離言

其密布無空處也草無處不是原上舉草之多處而
言也一歲一枯榮草榮草枯每一榮枯則爲一歲原
上是草之界一歲是草之世也焚火燒不盡承原上
草字又承枯字原上草枯可放焚火春風吹又生承
榮字又字見生之易也二語真是絕唱遠芳侵古道
晴翠接荒城此說路上之草蓋欲轉到王孫去也遠
芳草生得遠略有空即便生謂之侵晴翠天晴則色
愈翠到處相連謂之接古道荒城皆人跡所不到之
處也又送王孫去萋萋滿別情王孫芳草本楚辭曰

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草生時則王孫出遊
若草之送去者又字見一年一度無有盡期看其萋
萋總是離情故曰滿也

李昌符

旅遊傷春

酒醒鄉關遠迢迢聽漏終曙分林影外春盡雨聲
中鳥倦江村路花殘野岸風十年成底事羸馬厭
西東

此詩情文交至與題目有骨肉停勻之妙珠圓玉潤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五五言律

王

九諸堂

不足以喻之也酒醒鄉關遠鄉關之遠與酒醒何涉
李太白有云但使主人能醉客不知何處是他鄉人
在羈旅未有不思鄉關者思鄉關則便過不去惟酒
醉可以忘之大醉時沉沉狀不知此身之在何處逆
旅鄉關初無分別也而違計路之遠近哉及至酒醒
鄉關又上心來終日懷想卒不得歸而愈覺路之遠
也迢迢聽漏終思着鄉關則睡不去夜長迢迢聽漏
聲至盡而首端文集矣于是緊承云曙分林影外急
待天明不知又待幾刻而東方始白林影始分外字

見室內尚未歷歷也春盡雨聲中出春字天既曉矣
晴明或可遣興而一春強半下雨則春盡于雨聲之
中把春光如此度過又能得幾大春光哉若來歲春
來只當在客中盤旋又成虛擲將如之何也鳥倦江
村路花殘野岸風以花鳥爲喻作轉鳥因春而神旺
花因春而盛開春乃花鳥之時也今春則春矣而雨
聲瀟瀟鳥往來于江村之路而翼亦倦春又將盡矣
而風信不時花托根于野岸之間而紅亦殘花鳥且
厭人何以堪十年成底事于是追數往昔傷事之無
成羸馬厭西東我旅遊多年馬亦甚瘦亦甚厭于東
西南北之泥途矣馬復如此人又何堪哉

崔塗

除夜有感

迢遞三巴路羈危萬里身亂山殘雪夜孤燭異鄉
人漸與骨肉遠轉于僮僕親那堪正飄泊明日歲
華新

三巴記云開水東南流三折如巴字十道志云渝州
巴縣并巴東巴西是爲三巴迢遞言路之遠羈羈旅

危○艱○危○萬○里○身○身○在○三○巴○去○家○鄉○有○萬○里○之○遙○身○當○

此○際○何○等○羈○危○亂○山○巴○地○在○萬○山○中○間○殘○雪○夜○時○雪○

方○殘○又○是○除○夜○孤○燭○除○夜○不○寐○素○燭○蕭○然○異○鄉○人○若○

是○故○鄉○家○中○央○無○孤○燭○之○下○形○影○相○對○之○苦○况○起○得○

好○承○得○好○吾○無○間○狀○漸○與○骨○肉○遠○自○出○門○以○至○三○巴○

日○漸○一○日○而○骨○肉○遂○到○極○遠○地○位○轉○于○僮○僕○親○亦○自○

出○門○起○轉○者○意○未○嘗○微○如○是○而○不○覺○如○是○也○僮○僕○最○

可○厭○之○人○而○竟○成○骨○肉○之○親○矣○二○句○寫○盡○在○外○真○境○

此○正○是○飄○泊○處○故○合○云○那○堪○在○飄○泊○那○堪○又○在○末○明○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五○五○言○律○九○語○堂○

日○歲○華○新○一○句○上○見○若○謂○此○飄○泊○之○况○吾○已○經○慣○在○

今○夕○亦○便○過○去○矣○獨○到○明○日○又○是○新○年○今○歲○飄○泊○幸○

得○將○完○明○日○又○要○飄○泊○起○了○此○所○以○有○感○也○轉○得○好○

合○得○好○吾○無○間○狀○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五○終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六

吳○門○徐○增○子○能○甫○述

七○言○律○之○一

而○菴○曰○七○言○律○乃○唐○人○聚○精○會○神○之○作○

也○多○不○敢○輕○易○落○筆○所○謂○識○法○者○懼○也○

夫○律○之○為○義○猶○佛○氏○三○藏○經○論○律○之○律○

也○經○乃○直○談○論○乃○旁○說○律○則○小○乘○以○至○

大○乘○五○千○餘○卷○前○後○次○第○一○字○不○可○假○

借○今○律○詩○亦○狀○律○分○二○解○如○關○門○兩○扇○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六○七○言○律○九○語○堂○

開○則○相○向○合○則○密○縫○其○命○意○措○詞○最○為○

緊○嚴○增○一○字○不○得○減○一○字○不○得○前○一○字○

不○得○後○一○字○不○得○更○一○字○不○得○雜○一○字○

不○得○者○也○五○言○律○字○少○句○短○難○于○省○縮○

不○能○靈○動○才○小○者○或○可○飾○其○寒○儉○至○于○

七○言○律○字○添○句○長○難○于○運○用○不○能○精○實○

即○才○大○者○亦○莫○掩○其○瑕○疵○有○唐○諸○名○家○

窮○思○極○力○而○不○得○不○讓○子○美○先○生○一○頭○

地○無○他○以○其○丘○壘○多○而○用○律○細○也○因○此○

七言律爲第六

沈佺期

龍池篇

武后時長安隆慶坊南民家井溢浸成大池
彌亘數十頃丞相王子列第于其北望氣者
言嘗鬱鬱有帝王氣神龍五年中汎舟池上
宴羣臣以厭之號曰龍池後玄宗卽位以隆

慶坊舊邸爲興慶宮作龍池樂舞

龍池躍龍龍已飛龍德先天天不違池開天漢分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二

九語堂

黃道龍向天門入紫微邸第樓臺多氣色君王
雁有光輝爲報寰中百川水來朝此地莫東歸

此詩前一解以龍池二字播弄層見叠出直是作大

文手法律中巨觀也一落筆卽抗拒題目曰龍池以

定一篇柱礎何等牢固再下筆寫躍龍易曰或躍在

淵玄宗在藩邸有龍現于池中故云躍也再下筆寫

龍已飛易曰飛龍在天明皇起兵定章后安樂公主

之難入續帝位故曰飛已字見爲天子過矣于是落

筆寫第二句龍德先天天不違上既用飛躍索性趁

筆用易經文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曰先天而天

弗違龍者取其變化德者得也一物有一物之德合

萬物之德謂之天地之德聖人之德變動不拘周流

六虛故稱龍德聖人既與天地合德則作用在天命

之先而天不能出其範圍之中是天不違也雲卿引

經文成句意蓋謂玄宗由封平王而爲天子實有聖

人之德故賜第而龍見于池龍者天子之祥未爲天

子而龍見則是先天後果爲天子則是天不違也龍

池二字既無刺意承聯極難措手看他從容閒暇以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三

九語堂

龍池二字分開氣象益覺鉅麗天漢天河也黃道天

有赤道黑道與黃道爲三黃道居中天文志云日有

中道卽黃道也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

極遠東至角西至婁黃乃吉色故爲吉道也天門闔

闔也紫微帝之所居宮也池開天漢分黃道池開于

地猶漢昭于天漢在天之中池在地之中同居黃道

若分而有之者又若天漢不敢居中中分開而讓龍

池者龍向天門入紫微天門乃龍所飛之處紫微

乃龍所入之居處此喻由藩邸而登紫極也龍乃池

之龍池乃龍之池也在吾聖人爲繫辭在佛爲兩輪
雲卿預修三教珠英故能妙于成句也重龍字奇重
天字更奇今人每以重字爲戒不知筆下無力安能
爲此要必有崔顥李白才筆朕後能倣之耳上解已
畢于是鋪揚龍池盛美而以百川朝納爲下解何等
得局邸第樓臺龍池上之邸第樓臺也因池中有龍
故樓臺多氣色也君王鳧雁龍池爲君王與王之地
中之鳧雁則君王鳧雁也有光輝龍池使之有光輝
也朕則玄宗光被四表德及禽獸猶是池也夫龍池
而卷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律 四 九言堂

蘇頌

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
東望望春春可憐更逢晴日柳含烟宮中下見南
山盡城上平臨北斗懸細草偏承迴輦處飛花故
落舞鴈前宸遊對此歡無極鳥弄歌聲雜管絃
七言律 初唐最稱工麗余于許公此作讚嘆不絕不
以其詞之工麗而以其用意之細也前一解做望春
宮後一解做宸遊之適意也望春宮唐地理志萬年
縣有南望春宮臨涇水西岸有北望春宮東望望春
春可憐望春宮在東欲幸望春宮故先東望望春宮
而卷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律 五 九言堂

也春可憐是言放此春光不下也此句裝法妙極望
字上加一望字春字下又加一春字的是錦綉心口
人也更逢晴日柳含烟更逢晴日是見望外歡喜晴
則柳含烟柳含烟正春可憐處也晴字照望字下晴
則可望遠不虛幸望春宮也烟字從望中得來春氣
濃厚望去迷漫而于柳上尤見也宮中下見南山盡
城上平臨北斗懸此二句是承言望春宮之高又逢
春晴望中之物無不畢見也宮字補于此妙下見下
字細大凡山之上半截人無不見至山之下半截平

望○去○每○為○林○木○人○烟○所○蔽○則○不○能○見○必○須○從○極○高○處○
望○下○方○能○盡○見○故○用○下○字○也○城○帝○城○也○平○臨○北○斗○長○
安○城○南○為○南○斗○形○北○為○北○斗○形○世○稱○斗○城○是○也○平○臨○
從○望○春○宮○平○日○以○臨○下○則○城○盡○見○北○斗○若○懸○于○地○上○
若○南○北○承○東○字○用○意○何○其○細○密○也○此○為○前○一○解○細○草○
偏○承○迴○輦○處○飛○花○故○落○舞○觴○前○此○二○句○為○下○歡○無○極○
作○轉○也○細○草○句○言○皇○帝○來○幸○幸○必○乘○輦○輦○路○豈○有○草○
故○用○細○字○迴○乃○繞○也○路○無○一○直○故○輦○須○迴○也○偏○承○妙○
皇○帝○出○遊○細○草○若○欲○一○當○御○輦○者○飛○花○句○言○皇○帝○在○
而○巷○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律○太○九○諸○堂○

崔顥

黃○鵠○樓○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鵠○樓○黃○鵠○一○去○不○

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晴○川○歷○歷○漢○陽○樹○春○草○青○
青○鵠○鵠○洲○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鵠○樓○題○是○黃○鵠○樓○而○
却○以○白○雲○觀○起○據○唐○韋○毅○才○調○集○註○云○黃○鵠○人○名○昔○
人○即○黃○鵠○既○首○用○昔○人○則○下○當○是○白○雲○而○人○有○信○是○
黃○鵠○者○豈○未○見○才○調○集○耶○昔○人○既○是○黃○鵠○復○云○已○乘○
黃○鵠○去○是○以○黃○鵠○乘○黃○鵠○也○于○義○未○通○華○封○人○云○乘○
彼○白○雲○遊○于○帝○鄉○黃○鵠○仙○去○故○用○乘○白○雲○三○字○作○者○
欲○推○原○黃○鵠○名○樓○之○故○昔○人○黃○鵠○曾○在○此○乘○白○雲○仙○
而○巷○說○唐○詩○卷○之○六○七○言○律○太○九○諸○堂○
去○後○人○慕○他○建○樓○于○此○仙○人○好○樓○居○仙○人○既○去○則○此○
地○之○樓○為○虛○設○故○云○空○餘○也○寬○起○有○局○夫○律○以○兩○句○
起○初○落○筆○甚○難○死○于○句○下○者○不○免○手○忙○眼○亂○那○能○如○
此○安○閒○自○在○恢○恢○乎○游○刃○有○餘○地○也○承○聯○云○黃○鵠○一○
去○不○復○返○白○雲○千○載○空○悠○悠○即○頂○上○黃○鵠○二○字○來○將○
白○雲○翻○下○去○稍○一○弄○筆○遂○成○絕○調○不○復○返○有○望○他○來○
意○至○今○千○載○無○有○消○息○但○見○白○雲○終○日○在○樓○頂○上○悠○
悠○悠○悠○者○言○其○長○也○人○因○黃○鵠○昔○日○乘○白○雲○去○今○見○
白○雲○在○此○擬○此○白○雲○上○有○黃○鵠○在○焉○卒○不○見○黃○鵠○方○

知○白○雲○亦○空○在○那○里○故○重○用○空○字○樓○既○空○白○雲○復○空○
望○黃○雀○者○能○不○悵○狀○耶○或○問○余○曰○承○法○句○當○對○空○悠○
悠○如○何○對○得○不○復○返○余○曰○起○巴○川○對○而○承○復○板○對○則○
無○意○趣○矣○夫○律○有○作○四○對○者○則○起○對○承○不○必○對○之○說○
果○當○乎○朕○非○所○論○于○此○詩○也○只○為○四○句○中○一○句○白○雲○
一○句○黃○雀○又○一○句○黃○雀○一○句○白○雲○板○實○極○矣○而○不○下○
流○動○之○字○則○何○異○橫○亘○千○里○之○大○山○而○無○一○路○之○水○
豈○得○成○其○為○山○哉○且○不○特○此○三○字○不○對○也○起○二○句○第○
七○字○去○與○樓○亦○何○嘗○對○總○看○四○句○中○各○有○對○有○不○對○
而巷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八 九

上○可○得○而○望○見○者○蓋○身○在○異○國○又○在○樓○上○憑○軒○四○眺○
便○起○故○鄉○之○思○目○斷○鄉○關○不○免○有○不○見○之○恨○矣○且○日○
已○暮○矣○日○裡○晴○川○歷○歷○漢○陽○之○樹○春○草○青○青○鸚○鵡○之○
洲○亦○在○微○茫○杳○冥○間○江○上○所○見○惟○有○烟○波○渺○渺○無○盡○
而○已○如○之○何○不○愁○是○鄉○關○使○之○也○安○得○如○昔○人○乘○白○
雲○而○去○乎○故○合○云○日○暮○鄉○關○何○處○是○烟○波○江○上○使○人○
愁○

行經華陰

峒○堯○太○華○俯○咸○京○天○外○三○峰○削○不○成○武○帝○祠○前○雲○
欲○散○仙○人○掌○上○雨○初○晴○河○山○北○枕○秦○關○險○驛○路○西○
連○漢○時○平○借○問○路○旁○名○利○客○無○如○此○處○學○長○生○
華○陰○太○華○山○之○陰○也○因○以○名○縣○隸○京○兆○府○咸○京○咸○陽○
也○秦○漢○俱○建○都○于○此○峒○堯○言○太○華○之○高○峻○帝○王○之○都○
太○華○足○以○俯○之○不○足○咸○京○在○其○下○也○華○山○有○芙○蓉○明○
星○玉○女○三○峰○山○海○經○云○太○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其○高○
五○千○仞○其○廣○十○里○三○峰○壁○立○天○外○非○人○工○可○削○故○云○
削○不○成○也○仙○掌○峰○在○三○峰○之○外○昔○漢○武○帝○觀○仙○掌○于○
縣○內○特○立○巨○靈○之○祠○雲○欲○散○雨○初○晴○雖○崔○顯○行○經○華○

陰時適當雨霽狀有雲雨則三峰之高不可得見雲散雨晴是緊承起二句也泰據河山之險華陰之北有潼關漢五帝時在岐州雍縣南在華陰之西時者神靈之所止也遊帝京之客總為名利吾不為名利不知路旁往來紛紛之徒何故不肯休歇故用借問二字名利畢竟虛假無如在太華學長生之道為有得也泰關險險字為名利二字作轉漢時平字為長生二字作轉妙甚

徐安貞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十

九語堂

開隣家理箏

北斗橫天夜欲闌愁人倚月思無端忽聞回閣秦箏逸知是隣家趙女彈曲成虛憶青蛾斂調急遙憐玉指寒銀鑰重開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有

北斗橫天夜欲闌此為五夜時分先看星愁人倚月思無端次倚月愁人安貞自謂人不遂意則愁無端沒頭緒也愁則夜不能睡去看星看月消遣不遇正思消遣之法一聞箏聲極力摹擬想像作無數痴念頭出來總是將他消遣聞箏詩直是不曾作此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十

九語堂

作者自立地步處猶古詩賦盈盈樓上女而以青青湖畔草為發端此詩起二語為開箏之發端若謂我原不要聞箏也忽聞焉問秦箏逸箏為秦聲故云秦箏聲在高處故知是閣非回閣安得有此箏聲故知是回閣箏聲頗細非在閣上如何使我聽着故知逸字從回閣上來也忽聞見出是意外也愁人正在無可消遣之際箏聲忽來乃釋狀曰此可以消遣吾愁矣將北斗也不看月也不看竟去聞箏愁人神理如見知是隣家趙女彈聽去始知是回閣美人所彈古云燕趙出佳人故用趙字以對秦字也毫不粘帶真妙手名手曲成虛憶青蛾斂美人之彈成此曲也不知費幾許心力凝神忖量故眉頭斂促虛憶言青蛾斂時不曾實見總是懸虛追想是聞字妙調急遙憐玉指寒調急是彈不住手愈彈愈緊玉指寒時五更時分天早加冷遙憐意欲他久彈而反護惜他玉指遙更妙于虛是聞字妙銀鑰重開聽未闌不如眠去夢中看虛憶遙憐何如親見五夜回閣彈箏之家必非小家關非一重鑰必是銀關乃意外聽則有心因

箏聲而欲見理箏之人亦屬人恒情欲去見他必須
待他開戶箏聲乍歇便去聽他銀鑰開關之聲但天
尚未明關未即啓將如之何聞箏聲遂到極廊之地卽
使開門亦那能得見而丁是實實打算曰不如眠去
做夢夢中或得飽看也做夢亦那可必得此是愁人
設使之詞勿認作真去做夢得見美人也其未聞箏
之前已欲去眠被愁攔阻既聞箏之後有此一番消
遣愁思冰釋正該去眠不如二字又若悔其聞箏者
極力爲一洗脫古人立言本乎立身其嚴有如此

而卷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十一

九語堂

王維

奉和聖製從蓬萊向興慶閣道中留春雨

中春望之作應制

渭水自○紫○秦○塞○曲○黃○山○舊○繞○漢○官○斜○鑿○興○迴○出○千○
門○柳○閣○道○迴○看○上○苑○花○雲○裏○帝○城○雙○鳳○闕○雨○中○春○
樹○萬○人○家○爲○乘○陽○氣○行○時○今○不○足○宸○遊○玩○物○華○

右丞詩都從大處發意此作有大體裁所以筆如游
龍極其自在得大寬轉也蓬萊宮到興慶官相去不
大遠題中既云春望右丞從望字着想故起二句以

渭水黃山來說唐王鑾興雖在蓬萊與興慶閣道之中
間而直望見渭水遠遠如帶紫于秦關其形曲黃山
遙抱若屏繞于漢宮其狀斜自字舊字見從來已如
此此二句妙極千門卽漢武帝建章宮有千門萬戶
之千門也建章多柳此又是春故下卽用柳字迴出
言閣道之高得望見渭水黃山此所謂承也是鑿與
纔離蓬萊上閣道見宮中之千門如迴字跟鑿與
來筆行謂之迴天子在轡上看花故云迴看上苑花
將興慶相近矣總寫閣道中事雙鳳闕是指蓬萊

而卷說唐詩

卷之六

七言律

十一

九語堂

興慶兩宮天子在閣道中兩頭看來並是鳳闕在帝
城內故云帝城鳳闕高故云雲裡且欲出兩字也闕
乃天子所居百官朝會政從是出見天子何得春望
上看如此從下看去見萬人家雨中鱗次于春樹之
間天子爲萬民之主安危所賴又何得春望上承一
聯天子只顧望山望水看雨看花此轉一聯是作者
眼光所射雖在天子望中却不在天子望之意中故
特以此爲轉作諷諫合二句急回護天子以見人臣
愛君當如是爲乘陽氣行時今禮記月令云季春之

月生氣方盛陽氣發泄天子布德行惠循行國邑周
視原野不是宸遊玩物華以自圖娛樂也

敕賜百官櫻桃

芙蓉闕下會千官紫禁朱櫻出上蘭總是寢園春
薦後非關御苑鳥銜殘歸鞍競帶青絲籠中使頻
傾赤玉盤飽食不須愁內熱大官還有蔗漿寒
賜朱櫻非朝廷大典不過是每歲之恩何故以美
蓉闕下起却如此慎重意是日朝會便敕賜朱櫻于
千官者唐殿甚多而此用芙蓉取其與朱櫻為伴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律 古 九龍堂

千官之多紫禁中那得如許朱櫻即註出處日出上
蘭上蘭觀名在上林苑內唐李綽歲時記四月一日
內園進櫻桃寢廟薦訖頒賜各有差總是與後字極
有斟酌朝廷大體未有不先薦寢廟而先賜百官者
櫻桃一名含桃為鶯鳥所含食故非開與殘字極有
斟酌寢廟及時薦即及時頒賜緊跟薦廟之後若不
欲遲一刻者君恩之重有如此鳥銜殘則非及時肯
新矣勿認做櫻桃將被鳥銜盡而賜百官會去也此
二句是承言敕賜之及時也為前解後解言百官之

受賜于是見先受賜者先回家馬上个个有青絲籠
盛着櫻桃歸家祀先以榮君賜復見方受賜者立于
闕下中使以赤玉盤捧出櫻桃每官領一盤領个不
住也昔漢明帝宴羣臣大官進櫻桃以赤瑛盤賜羣
臣月下視之盤與櫻桃一色羣臣皆笑云是空盤此
正用是事飽食豈有以櫻桃當飯者是見賜之多儘
你恣啖不必愁致熱病朕天子已早慮及此預壓蔗
漿以待櫻桃性熱蔗漿性寒君既以櫻桃領羣臣又
為蔗漿以治其多食之患見君恩周匝有加無已處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律 古 九龍堂

高適

送李少府貶峽中王少府貶長沙
嗟君此別意何如駐馬銜杯問謫居巫峽啼猿數
行淚衡陽歸雁幾封書青楓江上秋天遠白帝城
邊古木疎聖代只今多雨露暫時分手莫躊躇
何如與如何有別何如是喜之之詞如何是不必喜
之之詞此何故却用何如二字有大丈夫胸襟者不

以謫官介意○只算奉敕出遊○一般嗟君○我去嗟他○送者心不快樂○而○行者却自適意也○此別見非好別與他日別不同○臨送別之時○兩少府鞍馬已駐立于側○主人奉觴于客○客飲過○卽上馬作別○到此時方問謫居先說○恐客不快○臨別時定○朕要不快于不快時問謫居中有次第在意何如○關着兩人其意隱問謫居亦關着兩人其意顯蓋兩人俱官少府而峽中長沙又是一條路上去○不知是李少府貶于長沙○又不知是王少府貶于峽中○未免記不清楚○所以要問也○巫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律

未 九語堂

峽是峽中承李少府之謫居○衡陽是長沙承王少府之謫居○巫峽多猿聞其聲○感人下淚○衡陽雁不遇去雁歸○便于寄書是承此別○此四句實發題面下四句○望其卽歸以慰之○在題面外見意○青楓江在長沙白帝城在峽中○峽中遠長沙○近王少府○先到李少府後到計其到時○王少府當在秋盡○故云秋天遠○李少府當在冬初○故云古木疎○眞做到極盡頭處○雖朕作者之意特爲下二句作轉也○讀者眼光須正○不可一毫錯去也○既着意寫去○便可跌出○卽回來意于是陡出

聖代二字謫居本出聖天子之意○必有不得意處○霜雪之後○卽有雨露○雨露是召回朝○玩只今二字○猶云○只在目前○日後或兩少府到謫所○召回不可知○或兩少府未到謫所○卽召回亦不可知○朕則此別我與兩少府分手○不過暫時耳○兩少府可以自慰矣○慎勿踴躍少作濡滯也○前嗟君別後促君行○妙不可思議○在唐一代中有數作

岑參

使君席夜送嚴河南赴長水得時字

而菴說唐詩卷之六 七言律

未 九語堂

嬌歌急管○雜青絲○銀燭金杯○映翠眉○使君地主能相送○河尹天明坐莫辭○春城月出人皆醉○野戍花深馬去遲○寄聲報爾山翁道○今日河南勝昔時○唐書地理志○河南道有河南府○府有長水縣○嚴爲河南尹○故稱嚴河南○舊解者謂長水是嚴之鄉里○以第七句寄聲報爾山翁道○一語故作是解○愚謂長水既是鄉里○則當云歸不當云赴○赴乃赴任之赴○嚴爲河南尹○想被黜降而爲長水令○使君是州刺史之類罷任之尹○無相送者○使君特設席以送岑時在席故作

此詩前一解見世情之涼薄後一解稱河南之治績有無限感歎於其間也起二句從使君席夜落筆極形容其席之盛嬌歌言侑酒有肉急管言有竹雜青絲言有絲唱者吹者彈者無一不備銀燭見是夜金杯見酒具之華翠眉又有美人行酒銀燭之光金杯之色與翠眉之采相映發的是盛筵難再送嚴河南者祇有者个使君岑在席日觀其盛深嘉使君能盡地主之誼宜之於口留河南尹久坐以盡主人之歡使君地主使君固是地主狀地主恐不獨一使君也能相送不以河尹降調作炎涼之態設如是之盛筵以餞送見它人不能而惟使君能之使君之得體使君之從厚於三个字中盡之矣河尹又呼其人以告之天明坐莫辭主人如此盛情勿看做平常酒席略坐便行即到明日亦復何妨而况天明也可見河尹是傲朕不屑之人不輕與人接酒杯者故岑樂為之通殷勤賢主嘉賓鬚眉活動千載而後如聞其聲岑豈陪席者哉春城月出人皆醉解者輒謂河尹盡醉野戍花溪馬去遲解者輒謂河尹別去如是作解未

為不是朕作者着意在今日河南勝昔時句上別意略帶用筆之妙一至此昔時河南指嚴未莅任之河南今日河南指嚴方解任之河南而言夫朝廷擢能任賢必責其効士君子居官治民必盡其職今日之河南勝昔時之河南則嚴之不尸其職而有造於河南明矣賢尹難得何妨借寇而執政竟使去河南而赴長水耶律詩得力在轉欲轉到今日河南勝昔時最難若實舉其政績則是今日做官府德政詩惡套豈得成其為唐人手筆哉茲轉云春城月出人皆醉壁戍花溪馬去遲讀者輒見其對仗精工寫景如畫良工苦心埋沒盡矣春城河南之府城人城內之人民上無賢尹則民多饑寒困苦無樂生之心即家給者保身不遑那得飲酒致醉即有賢者寬其賦稅絲役市有醉人又安得人人皆醉乎人皆醉河尹為政之所致也滿城百姓見尹赴使君之席尚可少延轡轍瞻望父母故在月下徘徊皆有酒氣若非夜赴使君之席而民之富庶樂業景象亦不得見故以作轉之上句城外設戍堡以備警夫上無賢尹則民多資

賊○郊○望○蕭○條○那○得○有○花○而○花○且○淡○夜○間○往○來○又○那○得○
寬○朕○任○意○遲○遲○而○行○不○是○夜○送○河○尹○而○成○之○閒○暇○景○
象○亦○不○得○見○故○以○作○轉○之○下○句○尹○賢○若○此○而○乃○使○之○
赴○長○水○執○政○顛○倒○世○無○公○道○將○告○吾○君○不○可○告○吾○相○
不○可○告○鄰○邦○之○大○夫○不○可○告○諸○鄉○先○生○不○可○庶○可○告○
者○惟○山○翁○耳○公○道○不○在○朝○市○却○在○山○林○山○翁○是○隱○居○
不○仕○有○德○有○年○者○之○稱○不○與○少○年○爭○榮○辱○又○多○閱○古○
今○之○事○其○心○清○且○平○其○見○明○且○審○吾○安○得○是○人○而○告○
之○朕○山○翁○不○涉○城○市○又○何○從○告○之○只○好○寄○聲○以○報○之○
耳○爾○字○指○河○尹○爾○山○翁○是○河○尹○之○山○翁○妙○語○爾○山○翁○
在○河○南○境○上○信○得○河○尹○過○者○寄○聲○報○道○即○下○句○今○日○
河○南○勝○昔○時○是○岑○嘉○州○詩○豁○達○醒○快○如○聽○河○州○豪○傑○
說○話○耳○邊○朗○朗○

下明春說唐詩

卷之十六

七言律

子

九話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

七言律 之二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杜甫

秋興八首

秋興者因秋起興也子美一肚皮忠憤借秋以發之故以名篇也

子美律詩必作二解秋興八首分開有十六解獨其詩前首結一句與後首起一句意相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

九話堂

通直作一首詩讀可也

人斷處偏不肯斷人連處又偏不肯連此老一生崛起所以成得一個詩人然非看得定持得牢將何者與人崛起也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

此是秋興第一首須看其筆下何等齊整朗朗如列山斷翠明月人慘前一解寫秋之時境後一解從秋

之時境中寫出人事性情來此所謂秋興也第一句
仰從欲起玉露秋露白故爾玉白露後漸成霜凋傷
草木此獨言楓者夔州舊楚地最多楓樹招魂曰湛
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心悲巫山在夔州
有十二峯一望霞二翠屏三朝雲四松巒五集仙六
聚鶴七平壤八上昇九起雲十飛鳳十一登龍十二
聖泉巫峽在夔州三峽之一三峽瞿唐峽歸峽巫峽
也杜宇所鑿以通江水連山七百里畧無間斷亭午
夜分方見日月山峽經秋氣故蕭森時子美流寓其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七言律 二 九語堂

句意若謂吾百事且暫放下時方高秋江山早寒身
上那可無衣聽此砧聲百端交集吾何爲繫于此也
士君子身當喪亂家鄉又遠衣食反爲最要緊事然
食猶可揭黃精拾橡栗聊且充饑若無衣豈能編草
葉剝樹皮以禦寒哉白帝城今在夔州城東公孫述
據蜀殿前井中嘗見白龍出因僭稱白帝荆州圖記
白帝城西臨大江東南高二百丈西北高一千丈城
何得有如此之高按廣輿記有白帝山城應在山上
也催刀尺催字急暮砧急字真是不堪吾讀去不覺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七七言律 三 九語堂

其二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聽猿實下三
聲淚奉使虛隨八月槎回省香爐遠伏枕山樓粉
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暎洲前蘆花
第一首悲身之在客此首方及客中度日也前以暮
字結此以落日起落日斜裝在孤城二字下慘澹之
極又如親見子美一身立于夕陽中也楚在南服夔
州舊屬楚故曰依南斗其用南斗字者因長安有斗

城之稱也。北斗爲天樞位最尊。有人君之象。人臣豈敢犯世誤爲依北斗者。非是。長安在望之直北。子美小寒食舟中詩云。遙看直北是長安。望是依南以望北也。聽猿下淚。此是身歷苦境。故下一實字。此淚字與前首淚字不同。前淚在他日。此淚在今日也。本當作聽猿三聲。實下淚。拘于聲韻。故爲實下三聲。淚此是亂裝句法也。八月槎。博物志云。天河與海水連近。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乘槎而去。十餘月至一處。有城郭狀宮中有織而楚說唐詩卷之十七 七言律 九語堂

而楚說唐詩卷之十七 七言律 九語堂
畫省香爐通典云。畫省以粉畫之。省中皆以粉塗壁。畫古賢烈士。漢官儀云。尚書郎入直。給侍史二人。執香爐。以從子美嘗爲尚書員外郎。違伏枕昔在省中。侍史焚香而寢。今則相違矣。身却在西閣。山城落日。笳聲悽慘。在粉堞女牆之外。笳以笳葉捲之而成。邊人用之以司昏曉。夢何得有此聲。隱者痛也。豈遙痛京華而有笳聲耶。可見公只願倚在那裏。望合卽接口云。請看石上藤蘿月。請看二字妙意。不在月而看必用請也。已睽洲前蘆荻花。已字妙。月上已多時。適纔得見也。子美方面北而立。此月應是新月。月在西方。映蘆荻花。則光又在東。故不覺也可見子美在夔。惟望京華過日子。見此月色。方知又是一日了也。昔余說此合句義。主此今殊以爲不然。友問曰。何也。余曰。畫省山城一聯。是轉正爲請看二句設也。若照前說。則于轉句不對。針鼻得稱之爲律。卽轉二句亦不當。如此說。夫違伏枕不欲睡也。隱悲笳卽睡亦不合。眼旣不欲睡。那去理會天之夜不夜。月上時天已夜矣。夜則當睡。請看二字意。若將月猶在一邊者。描寫

不欲睡神理人化子美忠臣也適當多難之秋人神共憤卽畧有心肝者決無夜來安然倒身熟睡之事子美意中不知那樣痛傷日斜望起何妨直到天明見日復出于東方哉月正不在他心上又要去請看做甚也詩不可輕易開口有若此

其三

千家山郭靜朝暉百處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泛泛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七言律

六

九語堂

此夜已過又是明日起云千家山郭靜朝暉山郭言其僻千家言其小靜朝暉言其冷寂也錢宗伯云寫盡清秋慘澹之景子美時寓夔之西閣百處江樓坐翠微翠微山之浮氣此處皆山無處不有山氣故臨江之樓在翠微之中百處坐非郭中有百處樓子一坐遍是一座樓上百處坐也心頭有事人東坐不是西坐不是前坐不是後坐不是坐一處不是坐兩處不是坐不是不坐不是越坐越不是此所以有百處坐也卽坐處所見漁人燕子以爲承信宿漁人還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七言律

七

九語堂

泛泛一夜曰宿再宿曰信漁人捕魚到信宿可以息矣舟可以泊矣或不必換酒而飲亦當換米而炊矣還泛泛舟輕則泛是魚不可多得喻已之憂勞而無着落也清秋燕子故飛飛八月燕子將去必羣飛于天應有故而然子美又自喻曰我豈久居于此者殆將歸去然在此一日不能懈弛也合二句看只是老當益壯窮且益堅意耳轉聯云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漢匡衡字稚圭元帝初卽位是時有日蝕地震之變上問以政治得失衡上疏上悅其言遷衡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其功名未嘗薄而乃云薄子美謂吾若抗疏當不減匡衡而遭際不如功名何在是有匡衡抗疏之才能而無匡衡之功名故曰薄出竟不成出矣漢劉向字子政本名更生以行修飾擢爲諫大夫會宣帝初立穀梁春秋徵更生受穀梁講論五經于石渠心事違九歎序曰向乃博古敏達典校經書追念屈原忠孝之節故作九歎歎者傷也息也向數奏封事不用而典校五經非其素志故曰心事違錢宗伯讀杜小箋主此余謂心事違三字

還該在子美身上說子美自謂出既不可得將以經術傳之後日吾又不減劉向而憂世之心甚殷如何坐得住處又不成處矣如此方好轉到同學富貴上去結二語非輕薄少年亦非詆美衣馬也若謂昔在太平之時同學諸公方少年致身青雲無一貧賤者終日鮮衣怒馬從事豪俠以爲得意孰意有今日之禍患昔日少年今應白首昔日富貴今應困窮輕衣肥馬之興諒已不堪遙憶與余畧同安得嘗如昔日京師全盛輕衣肥馬與同學相馳騁哉少壯之時等而巷說唐詩卷之七言律 九誥堂

閒拋棄無所建立悔亦何及匡衡抗疏劉向傳經總付之浩歎而已矣

其四

聞道長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征西車馬羽書遲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前首結五陵裘馬此以長安起聞道二字可感可泣一則不忍言親見乃托之耳聞一則去國已遠不欲實說也長安似奕棋指玄宗幸蜀以後而言天寶十

五載安祿山陷西京肅宗至德二載廣平王俶與郭子儀克復之肅宗入西京迎上皇還代宗寶應元年甲寅上皇崩丁卯肅宗繼崩代宗即位廣德元年吐蕃入寇度便橋上倉卒不知所爲由幸陝吐蕃入長安府庫一空是年十二月代宗還長安一敗一勝與奕棋何異百年世事不勝悲百年公由大曆元年逆追至高祖有天下之初公寓夔府之西閣咏秋興詩蓋在大曆元年丙午之秋也自高宗聽李勣許敬宗立武后以周篡唐爲一悲中宗任武三思韋后與安而巷說唐詩卷之七言律 九誥堂

樂公主合謀以餅餓中進壽弒中宗爲一悲玄宗寵貴妃任李林甫楊國忠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陷長安帝避于蜀爲一悲肅宗受制于張良娣李輔國擅政不得以子道事上皇爲一悲代宗任程元振吐蕃入長安爲一悲故曰不勝悲不曰國政而曰世事者蓋微詞也王侯第宅皆新主安祿山陷西京王子公主悉屠之王侯第宅今更爲新主之居矣文武衣冠異昔時如肅宗以宦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處置使以李輔國爲兵部尚書則文武衣冠已異于開元

之時矣此皆承不勝悲三字也直北關山金鼓振直
北指隴右關輔而言金鼓振爲防河北羣盜并同紇
也其警甚急征西車馬羽書遲西指吐蕃之亂未息
而言羽書遲插羽于書取其速也因傳兵報今言未
得卽報捷也魚龍寂寞秋江冷鄭道元水經注魚龍
以秋日爲夜龍秋分而降蟄寢于困故以秋日爲夜
也秋江蜀江也魚龍是極動之物今何爲却如此寂
寞蓋處非其時也故復綴冷之一字在魚龍爲寂寞
在秋江爲冷也夔州僻于西南非衝突之所稍得藉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

十

九諸堂

栖冷落固其宜也但是人寂寞不過子美一腔熱血
正無處揮洒見朝廷北討西征思得戮力以効其忠
故有此嗟嘆故國平居有所思故國猶言故鄉雖是
長安而不敢指斥乃云故也平居是在故國之平日
有所思因今日寓夔之寂寞而思故國之全盛也

其五

蓬萊宮闕對南山承露金莖霄漢間西望瑤池降
王母東來紫氣滿函關雲移雉尾開宮扇日繞龍
旗識聖顏一臥滄江鷺晚幾回青瑣點朝班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

十

九諸堂

殷忽有青鳥西來集殿上上問東方朔朝曰西王母
欲來有頃王母至紫氣老子乘青牛將過函谷關關
令尹喜望有紫氣從東來知有真人至老子過尹喜
迎之求寫道德經五千言唐以老子爲太聖祖封玄
元皇帝天寶元年玄元降形于丹鳳門通衢云有靈
寶符在函谷關尹喜宅上發使求得之起用漢武事
故承一句曰西望瑤池降王母有云王母喻貴妃亦
好余謂此句內見瑤池王母雲軒下降宴會何其樂
玄元降形玄宗實事于是承蓬萊作一句曰東來紫

氣滿兩關見曾孫德茂寶符示靈感應何其神余作
是說客有以爲不協者余復說曰虞山錢宗伯寄盧
小箋云此詩記蓬萊宮獻三賦事也然則此詩前一
解做蓬萊宮後一解做獻三賦也蓬萊海上三神山
之一唐取以名宮蓋有意于長生也而對終南終南
亦習仙之處承露盤又求仙之事如是起則下不得
不如是承承又奏手南對終南則以西望瑤池東來
紫氣承承露盤在通天臺招仙人候神人者也王母
恰是仙人立元恰是神人霄漢間是高故有降字滿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七言律

九誥堂

字真是天衣無縫公自謂老去漸于詩律細律非另
有一个別法只在起承轉合間用意下字一絲不錯
是也蓬萊宮祇三字乃敷成如許二十八字如來千
百億化身可見更無有二身也其律法如此王母立
元又何必多方擬議哉後一解據愚意恐非指獻三
賦事也獻賦天子御蓬萊宮召見公尚未預朝班預
朝班在授職後點朝班定指爲左拾遺也青瑣省門
也青言其色瑣言門刻鏤貫結交加爲連文也賈至
早朝大朝官詩云千條弱柳垂青瑣大朝朝班在殿

陛之下青瑣當在臨陛之前無疑也子美律必分作
二解多有截煞者夫朝廷之盛莫如玄宗而公立朝
之日莫如左拾遺爲左拾遺在肅宗朝一詩合玄宗
兩朝未爲妨碍又何得泥定獻三賦以合于蓬萊宮
哉按子美于天寶八載寓東都十載進三大禮賦玄
宗奇之命特制集賢院時年四十一載召試文章
送隸有司十三載進封西岳賦十四載授河西尉不
拜改右衛率府兵曹參軍十五載丁祿山之亂聞太
子卽位靈武奔行在陷賊中至德二載脫賊至東都

而菴說唐詩卷之七 七言律

九誥堂

謁肅宗于鳳翔拜左拾遺時年四十六諫房琯以陳
濤斜敗罷相事帝怒詔三司雜問以宰相張鎰救乃
解乾元元年出爲華州司功明年鄴城師潰河南河
北又亂公棄官客秦州冬由同谷縣入蜀上元元年
裴冕爲卜草堂于成都之浣花溪二年召補京兆功
曹參軍不赴時道梗又嚴武入蜀得所依也寶應元
年嚴武召還以高適代公送武到綿州徐知道亂公
入梓州代宗廣德元年公浮游梓閬間二年聞嚴武
再鎮蜀代適也遂歸成都武表公爲節度參謀檢校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

齒

九諸堂

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永泰元年四月武卒以崔旰反寇成都公辭草堂下戎州歷忠渝居雲安大曆元年自雲安至夔秋寓夔之西閭大曆二年遷居赤甲又遷瀘西東屯復歸瀘西三年出峽去夔至江陵公自獻賦至叅議武幕入蜀出蜀之蹟具于此矣雲移雉尾開宮扇天子臨朝御座左右有羽嬰殷高宗有雄雌之祥章服多用翟羽唐緝雉尾爲扇嬰以障塵遙瞻羽嬰雙開若雲之移此句見蓬萊宮朝儀之盛日繞龍鱗識聖顏袞衣上繡龍章用鱗字者一則取其字稱二則龍領下有逆鱗人臣直諫謂之批鱗袞上龍鱗金光耀日此句見親觀天子也公何故下此二句思前日之在朝蓋爲一臥滄江轉也一臥滄江驚歲晚滄江巫峽也公始寓夔故云一臥也秋歲晚也驚公獻賦年已四十爲左拾遺年四十六是歲在夔年五十有五年老歲晚故心驚也幾回青瑣點朝班楊用修謂點與沾同古詩多用之如束皙補亡詩鮮伴晨葩莫之點辱左思唐林兄弟贊一店潔已乃點乃汚陸厥答內兄希叔詩既叨金馬署復點銅駝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

五

九諸堂

門子美此詩正承諸賢用字例也裴君侯謂若作站字不得用幾回字王建詩殿前傳點各依班召對西來入詔變點當是點軍之點班有次第如何職當在何班是也班在青瑣之下公刻刻繫心朝廷雖臥滄江恍然如點朝班幾回是每每如此不止一回也其六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烟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芙蓉小苑入邊愁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橋起白鷗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而菴曰自古國家之敗多由女寵官邪唐皇內有太真之妃外有林甫國忠之相所以范陽逆氣直達闕廷九廟馬嘶萬民狐嘯天下之人無不怨憤而子美但痛君父之流離絕無追咎唐皇意此首纔落回首可憐四字猶恐口重傷觸唐皇急換筆作秦中自古帝王州七字不說京都殘破由于歌舞之崇而却說惟帝王之州方有此歌舞之盛子美之心如青天白日而解者往往以爲寓諷諷于內何異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也吾觀此八首未必有當而子美心事

則吾審之熟矣

前首結云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則瞿唐與曲江猶未隔也錢宗伯云玄宗自秦幸蜀故有瞿唐曲江萬里風烟之句瞿唐峽在夔州乃三峽之門舊名西陵峽瞿從二目一佳人遇艱難則懼懼則但睥睨目佳是短尾鳥喻後心不行懼則心數皆絕也唐乃唐喪定目看去幾將喪身失命也是峽最險故以爲名曲江池唐開元中疏鑿爲勝境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賞盛于中和上巳節萬里風烟接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七七言律

其

九語堂

素秋萬里不是瞿唐峽口至曲江頭相去有萬里之遙天子統御萬里呼吸相通風烟所接到處皆秋而况夔府之千長安也秋西方屬金色白故云素秋風烟接素秋言其蕭條也花萼夾城通御氣玄宗以隆慶舊邸爲興慶宮五王賜第環列宮訓天子于宮西置樓署曰花萼相輝之樓帝極友愛時與五王同寢南內曰興慶宮在東內之內自東內達南內有夾城複道開元二十年廣花萼樓築夾城至芙蓉園天子之氣爲御氣通御氣者天子時幸芙蓉園從花萼樓

夾城通去也芙蓉小苑入邊愁范與曲江相接名芙蓉者以其水盛而芙蓉富也祿山陷京是入邊愁也余讀此一解而知子美之有體也起把瞿唐峽曲江分開于一句中作大段落曲江頭下以花萼句承瞿唐峽口下以芙蓉句承芙蓉小苑四字似與瞿唐無干然欲對偶爲聯不得不以芙蓉小苑來那移看來此四字又極確當花萼樓夾城與芙蓉園雖同在曲江頭而邊愁畢竟要從芙蓉園入不從花萼夾城入以花萼是玄宗友愛之所芙蓉是玄宗遊幸之地也而卷說唐詩卷之十七七言律

七

九語堂

邊愁既入芙蓉園則玄宗所以幸蜀于美不免流寓于夔故以承瞿唐峽口四字也御氣從花萼通于曲江邊愁從范陽入于芙蓉園一近一遠是承萬里字御字入字承接字也御氣邊愁又承素秋二字邊愁尚有處不到御氣則無處不通此萬里風烟接素秋好處秋乃凋傷之候風烟又在空闊處相接此萬里風烟接素秋不忍言處也言外又見帝以友愛故時幸曲江遊樂未爲大過而邊愁遂入則祿山之叛罪大矣立言之妙有如此珠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樁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七言律

大

九諸室

起白鷗此爲合二句歌舞地帝王州作轉也珠簾西
京雜記昭陽宮織珠爲簾繡柱以繡被柱見裴子野
詩流雲飄繡柱圍黃鵠解者多以昭陽殿柱俱雕刻
黃鵠文爲言錦繡見王臺卿詩錦繡迴沙磧牙橋見
古詩象牙作帆橋薛廣文謂珠簾一句指花萼樓愚
謂此當泛言后妃所居之處圍黃鵠又不必拘刻黃
鵠文也錦繡一句謂指曲江是一句宮一句江總爲
歌舞地作伏若不說到極瑰麗又不見帝王州也夫
黃鵠大鳥也飛必冲霄珠簾繡柱可以國之則當時
歌臺舞榭之高敞弘麗到處環繞可知白鷗沙鳥也
泛不離水錦繡牙橋可以起之則當時樓船簫鼓之
絡繹喧闐終日不斷可知歌舞地盛乃至此于是落
筆爲合云回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祿山
破京歌舞地雖存而珠簾繡柱錦繡牙橋不可問矣
回首遙望煞是可憐然畢竟是帝王之州也自周秦
以來皆建都于秦中子美意蓋謂皇唐宏業萬年永
固祿山破後肅宗旋復吐蕃繼入主上即回皇皇天
朝豈盜賊可得而覬覦者哉班彪王命論不是過也

其七

而菴說唐詩

卷之七 七言律

大

九諸室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織女機絲虛
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
房墜粉紅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一漁翁
見曲江如此忽想昆明池起來真是奇作前諸作皆
亂後追想此作特于事前預慮千年來人只當平常
讀去辜負先生苦心久矣可嘆也昆明池在長安西
南周迴四十里漢武帝元符二年發謫吏穿昆明池
昆明今雲南有滇池方三百里漢時欲征越雋遣使
求身毒國而爲昆明所閉欲往伐之故鑿池象之以
習水戰又食貨志武帝時粵欲與漢用船戰遂乃大
修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船高十餘丈旌旗加其上
甚壯三輔黃圖云昆明池東西岸立石刻牽牛織女
以象天河又刻石爲鯨魚長三丈每至雷雨常鳴吼
鬣尾皆動漢世祀之以祈雨有驗夫窮兵非美事乃
極稱頌之曰漢時功吾玩此七十字似歸重水字上
有此池水可習水師以防禦東南江湖之變在今日
猶用得着豈非功乎武帝旌旗在眼中正言其習水

師也織女機絲虛夜月石鯨鱗甲動秋風織女石鯨
承昆明池三字機絲鱗甲承旌旗織女機絲喻相臣
經綸不可不密及此時正該防微杜漸江湖之間當
為先慮而初無及此者今日西北或可支吾萬一東
南蠢動則事不測矣故子美預設此一着以諷執政
所以作此一首詩也若不早為之圖是猶織女停梭
虛此夜月為可惜耳鯨喻強梁好逞之徒石鯨非鯨
之比是稍稍不良之人也鱗甲喻其欲動之心當事
既不措意則不惟強梁好逞之徒欲動即稍稍不良
之人乘此罅隙亦將動作矣昆明池在眼中何武帝
之旌旗無有為之髣髴者耶上解已畢忽換筆作轉
曰波漂菰米沉雲黑露冷蓮房墜粉紅此二句不從
昆明池來蓋為下解江湖滿地一漁翁作轉也若謂
昆明且置吾今在巫峽日與水相習但見菰米委籍
漂于波面若沉雲之黑色白露既降蓮房凋傷而紅
又稀矣衰頹如此則江湖之上何忍目視于是合句
云關塞極天惟鳥道時方戰伐或者關塞之間有人
防禦即如蜀之鳥道為關塞之至險然自上皇回鑾

其八

後有段干瑋之亂徐知道相繼而崔旰又反矣
尹屢更高適罷嚴武卒鳥道之險烏可恃乎況今諸
鎮不臣吐蕃屠掠內則程元振專權忌功害能僕固
懷恩且反矣李光弼尚遲延不至慚愧成疾死則涓
涓者天下皆是也將何底止故曰江湖滿地然抱江
湖之憂者祇有一个漁翁憂亦安所賴之武帝旌旗
吾又焉敢望當事慮患于未然哉漁翁公自謂也

昆吾御宿自逶迤紫閣峯陰入漢波紅豆啄餘鸚
武粒碧梧栖老鳳皇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
舟晚更移彩筆昔曾干氣象白頭吟望苦低垂
子美躬遭亂離依栖夔府輒又慮及東南天下無一
寧宇因深憶長安風土之樂也昆吾地名有亭御宿
苑在長安城南御宿川中漢武為離宮別館禁禦人
不得入往來遊觀止宿其中故曰御宿場雄傳武帝
廣開上林南至宜春鼎和御宿昆吾逶迤長貌楚辭
云馳遠逝之焉止其間田疇膏腴遊城南記曰圭峯
紫閣在終南山寺之西圭峯下有草堂寺紫閣之陰

卽漢陂故曰紫閣峯陰入漢陂通志紫閣峯在丰峯
東旭日射之爛然而紫其形上聳若樓閣長安志漢
陂在鄠縣西陂魚甚美因各此解以見吾御宿爲重
故承聯專承此句鸚鵡其狀似鸚鵡綠毛能言畜之以
供玩好者以紅荳飼之啄餘者啄之而有餘真豐衣
足食之所鳳皇不恒有而何及此昔黃帝卽位鳳集
東園栖帝梧樹終身不去若謂是吾御宿卽唐主之
東園也栖老者栖之而至老又是安居樂業之鄉可
見長安盛時且不必說到天子王公遊玩快愉之處
卽吾御宿紫閣漢陂之間布衣隱居儘足適意也
紫閣句爲何不承以下解用同岑參遊漢陂事故作
遺漏然遊漢陂者必從是吾御宿經過紫閣峯陰四
字亦不過是足句法子美年老意在歸隱昔嘗遊漢
陂經是吾御宿喜其風土之良故特掛筆端因及漢
陂并紫閣峯也于是遂以追憶舊遊樂事作轉轉到
極苦爲合佳人拾翠春相問泛指他人之遊以供我
之樂仙侶同舟晚更移與好朋友同舟是其生平極
得意之遊也佳人句娟秀明媚不知其爲少陵筆如

前卷說唐詩卷之十七 七言律

九詩堂

千年老樹挺一新枝而此一新枝不從子粒中生出
千年之氣候自在畢竟非少陵不能作也吾嘗論文
人之筆到蒼老之境必有一種秀嫩之色如百歲老
人有嬰兒之致又如商彝周鼎丹翠爛然也今于公
益信云春字下得有力量提出春字愈見今日之秋
妙極妙極拾翠在岸上同舟在水中後漢書郭泰字
林宗游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遂相友善後歸鄉
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林宗惟與李膺同舟而濟衆
賓望之以爲神仙焉仙侶同舟本此晚更移岑參曾
邀公遊漢陂甚樂詩有云水面月出藍田關是晚更
移也交遊之軒舉亦于此見此特要說得得意方于
下翻跌有勢非承紫閣峯陰入漢陂句也子美猶恐
轉得不快更于合處借一句來以鳴得意曰彩筆昔
曾干氣象筆法之妙乃至此子美進三大禮賦玄宗
奇之召試文章子美有集賢學士如堵牆句子美以
布衣獻賦受天子之恩過豈非榮顯大暢懷之事故
曰于氣象干求也又犯也于動天子之氣象子美曠
胸處至今使人咄咄然子美非自誇張總要反襯出

前卷說唐詩卷之十七 七言律

九詩堂

白頭吟望苦低垂七字來也昔少年今白頭矣吟吟此秋興也望望歸長安今羈縻夔府那得便歸卽此便是苦頭只管低下去淚只管垂出來低垂是寫苦之狀也吾讀至此亦有兩袖老淚八首中獨此一句苦若非此首上七句追來亦不見此句之苦也此句又是先生自畫秋興小像也吾當題其上曰好个詩丞相秋霜兩鬢寒頭垂扶不起老眼淚難乾而菴曰秋興八首規模弘遠氣骨蒼麗脉絡貫通精神凝聚痛真是痛癢真是癢笑真是笑哭真是哭無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七 七言律

青

九言

一假借不可動搖論才情真正是才情論手筆真正是手筆七字之內八句之中處處是奇觀大觀直使唐代人空千秋罷唱奇語世間才人勿再和秋興詩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八

七言律之三

吳門徐 增子能甫

杜甫

嚴中丞枉駕見過

元戎小隊出郊坰問柳尋花到野亭川合東西瞻使節地分南北任浮萍扁舟不獨如張翰卓帽應兼似管寧寂莫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少微星

此詩是公要顯嚴公以兩川節度之貴重不忘寂莫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八 七言律

一

九言

之故人也元戎指嚴公小雅詩有之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元大也戎戎車也元戎出必大隊言小隊者出拜客從簡便也出郭坰邑外曰郊郊外曰坰見路之遠也問柳尋花到野亭問柳尋花是公謙詞不敢說嚴公特過訪也又見是春日川合東西瞻使節野亭處少有貴人到嚴公一到人皆來看看前持節乃知東西兩川節度使也玄宗還京後于綿益二州各置一節度使瞻字妙有神理地分南北任浮萍虞註云蜀望長安爲北蜀爲南也愚謂此南北卽所云東西

南北唯君所使也。上元二年，嚴武代裴光遠鎮蜀。肅宗寶應元年，召還廣德二年，嚴武再鎮蜀。子美自關歸成都，武表公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中丞之過子美，應在此時。武將表公爲參謀之前，也讀少微星三字，自見公奉命鎮蜀，自北而南，召還自南而北，又命鎮蜀，復自北而南。一任君命如浮萍，然畧不自主，故曰任浮萍也。以嚴公鎮蜀，故得遇公承起元戎，出郊到野亭之意，在此解數劃然。于是換筆從已身上作二句，爲轉扁舟不獨如張翰，張翰字季鷹，會稽人，負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談，便大相悅，問循知其人，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舟即去，不告家人。晉惠朝齊王冏，辟爲東曹掾，謂顧榮曰：吾本山林間人，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曰：吾當與子採南山，飲三江，水耳。因秋風起，思吳中菰米蓴菜鱸魚，嘆曰：人生貴適意耳，富貴何爲耶？遂引去。此句解者皆不清楚，以不知詩有解數，且不知律故也。子美引張翰自見，句中有扁舟二字，是用從賀循入洛事，非指恩鱸蓴也。

上元間，召補京兆功曹參軍，公不赴。時雖道梗，而嚴公入蜀，先裴冕爲公卜草堂于成都之浣花溪。公在成都後，嚴召還，公送至綿州。有徐知道之亂，公入梓州。代宗改元，公浮游梓闔間。明年甲辰，聞嚴再鎮蜀，遂歸成都。公歸成都，以嚴鎮蜀，故猶張翰附賀循舟入洛，也不獨見不啻此一次也。阜帽應兼似管寧，管寧字幼安，漢魏之際，依公孫度居遼東三十年，孟觀孫邕王基共薦之，明帝具安車蒲輪，東歸，加璧聘之，不就。家貧，好學，坐一藜床五十年，當膝處皆穿。在家常着阜帽布裙而已。公自乾元元年冬入蜀，至上元元年，裴冕卜草堂後，李若幽代冕，裴光遠代若幽，光遠卒，高適以蜀州刺史攝尹事，而嚴武代光遠。此二年間事，實應元年。武回，以高適代武再鎮蜀，又代高適。子美曾與適同爲拾遺，適代武鎮蜀，將三年而公不在成都。武至，便歸草堂，以公之才，鎮蜀諸公若若幽若光遠若若幽，豈不思得交公，用公公皆遠之公之，于武猶管寧之依公孫度于遼也。阜帽浮沉安于僻陋，以見已之與武獨厚也。言外又是若他人枉駕吾。

當○避○之○耳○公○在○蜀○相○知○祇○一○嚴○武○武○未○來○時○定○然○寂○
莫○明○明○上○有○碧○天○下○有○清○江○擺○闕○過○日○若○在○雲○霧○之○
中○我○不○去○見○人○人○亦○不○來○見○我○誰○人○知○我○是○一○个○高○
世○絕○俗○之○人○也○故○合○云○寂○莫○江○天○雲○霧○裏○何○人○道○有○
少○微○星○隋○天○文○志○少○微○四○星○在○太○微○垣○西○士○大○夫○之○
位○一○名○處○士○星○明○黃○則○處○士○舉○子○美○引○此○正○指○嚴○公○
欲○碎○爲○節○度○參○謀○言○嚴○公○枉○駕○是○先○道○意○合○二○句○口○
氣○起○伏○激○昂○殊○爲○感○發○亦○不○辭○也○江○天○雖○在○雲○霧○迷○
漫○中○而○少○微○明○黃○之○光○被○嚴○公○獨○見○也○

兩首此告詩

七言律

四

九言堂

城西限泛舟

限即漢限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
檣○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
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蕩○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題○是○公○在○城○西○限○泛○舟○而○詩○則○咏○看○貴○遊○之○樓○船○起○
初○樓○船○在○前○公○舟○在○後○繼○而○公○舟○從○樓○船○邊○經○過○故○
前○聞○其○簫○笛○之○聲○後○見○其○歌○舞○之○狀○并○尾○有○小○舟○也○
詩○純○是○議○詞○末○兼○慨○嘆○讀○者○不○可○不○審○青○蛾○皓○齒○在○

兩首說唐詩

卷之八

七言律

五

九言堂

樓○船○青○蛾○美○人○之○骨○皓○齒○美○人○之○齒○看○得○恁○親○切○然○
在○樓○船○之○中○垂○簾○窈○窕○那○得○親○切○故○下○一○在○字○妙○即○
周○南○在○河○之○洲○在○字○猶○言○樓○船○有○美○人○在○內○也○美○人○
雖○不○見○文○人○之○筆○何○妨○作○親○切○描○寫○惟○其○不○見○而○寫○
得○親○切○爲○佳○夫○既○不○見○便○如○何○曉○得○樓○船○中○有○美○人○
以○聞○其○簫○笛○相○和○之○聲○故○知○之○橫○笛○短○簫○悲○遠○天○悲○
字○指○聲○音○上○說○悲○則○易○使○人○感○觸○其○聲○嘹○亮○直○徹○于○
天○遠○遠○來○即○聽○見○也○春○風○自○信○牙○檣○動○遲○日○徐○看○錦○
纜○牽○此○二○句○承○樓○船○樓○船○之○大○且○重○者○既○須○挂○帆○
又○要○牽○纜○樓○船○行○最○穩○在○船○中○者○娛○樂○定○然○不○省○見○
有○春○風○意○中○道○只○須○橫○挂○帆○船○便○自○動○若○不○煩○人○力○
者○遲○之○又○久○好○大○半○日○貴○遊○坐○不○耐○煩○倚○立○船○門○徐○
把○眼○看○去○乃○知○岸○上○有○多○人○牽○纜○也○寫○貴○遊○醉○生○夢○
死○形○狀○如○見○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此○
二○句○是○轉○從○擊○閒○奴○顏○婢○膝○一○章○人○說○樓○船○中○大○排○
筵○宴○歌○者○自○歌○舞○者○自○舞○貴○遊○已○神○魂○飛○蕩○而○奴○顏○
婢○膝○之○人○多○方○承○奉○不○獨○媚○貴○遊○而○且○媚○諸○歌○舞○者○
聞○聲○側○耳○點○頭○會○意○若○魚○之○吹○浪○以○搖○歌○扇○者○歌○者○

以扇障面而歌謂之歌扇又借花獻佛曲致殷勤若
燕之賦花以落舞筵者致貴遊流連恣肆無有底極
皆是此輩于是作喚醒他日不有小舟能蕩漾百壺
那送酒如泉汝輩曲意只思陪貴遊娛樂杯盤羅列
狼飡鯨吸那知所受用貴遊之物不是樓船中可辦
更有小舟在旁往來搬運蕩樂之勞無有寧止而貴
遊迷于此輩靡費脂膏忘其所自破敗家產鳩毒身
軀後悔無及豈非大可悲之事哉

望嶽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七言律

六 九語堂

西岳峻嶒殊處尊諸峯羅列似見孫安得仙人九
節杖挂到玉女洗頭盆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通
天有一門稍待秋風涼冷後高尋白帝問真源
西岳華山也峻嶒狀其高峻殊處又其最高處尊言
其無可比也諸峯即指華山之諸峯此是望中所見
若身登其上便可離却華山說昔朱白民先生言嘗
登峯頂俯瞰四面之遠山每一山若一蓮花瓣捧抱
花心者然其名華山義在此羅列言一一列于其前
似兒孫言其俯且卑也華岳之高如此眼中看見起

便以意中欲登承安得仙人九節杖挂到玉女洗
盆仙人九節杖列仙傳王烈受赤城老人九節杖
竹拄杖行地馬不能追玉女洗頭盆華岳雲臺上有
石盆可容水數斛明瑩如玉謂之玉女洗頭盆西岳
殊處可以望見洗頭盆必須身到其上方得見如此
高峻要登必須用着仙人九節杖今杖何在吾安能
得此杖一步一步挂到玉女盆邊也初望見時實有
此想所以以此作承少停必打算曰當從何路去爲
便又何處上去省力也轉云車箱入谷無歸路箭括

而菴說唐詩卷之八 七言律

七 九語堂

通天有一門華陰縣有車箱谷深不可測是到華山
背後一條徑無歸路不是子美未去輒思歸路是言
身到其處又何必更歸見亦不可輕易即行箭括攀
名上有穴纔見玉華樓自穴中而上有至絕頂者有
一門有門可通見又不可等閒錯過也于是預計去
之之時合即云稍待秋風涼冷後登山必須在秋夏
熱冬寒不能上去且秋高氣清筋骨爽健今吳人遊
林屋洞必待九月洞無積潦爲便可證稍待妙待華
要待不致曠久稍稍收拾行裝一待秋風涼冷到即

行見不再計也登華山不可不如此慎重高舉白帝
問真源西岳是白帝神靈所依真人修道之所真源
人之歸命道之根本也又映帶玉女洗頭五字見便
尋真訪道呼吸成仙不放世人泛泛然去登也按乾
元戊戌公爲房瑄事出爲華州司功作是詩應在是
時薄宦不得遂意托于選舉其殆有去志乎明年去
官入蜀

曲江

曲江在陝西西安府漢武帝所鑿其水曲折
而麓說唐詩卷之八七言律

卷之八七言律

九言堂

如嘉陵江故名唐都西安以曲江爲勝境都
人遊賞莫盛于上巳中和節或賜宴臣僚于

此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
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
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

一片花飛減却春妙絕語然有所本古詩有飛此一
片花減却青春之句春光無限何爭此一片之花
然畢竟爲一片所減一片便已驚心風飄萬點正愁

人一片且然何兄萬點春將盡矣那得不愁且看欲
盡花經眼既飄萬點則枝上所開皆欲盡之花也且
是聯且愁亦無可奈何且把欲盡之花一經我愁人
之眼莫厭傷多酒入唇傷春人頭緒極多莫厭傷心
之事多有酒而不將來一沾唇也此小作消遣自言
自語妙甚甚江上小堂巢翡翠自遭亂亡江上無
人居住江頭宮殿鎖千門而況人家之小堂翡翠水
鳥巢于水邊土穴之處而今巢于堂上矣苑邊高塚
臥麒麟苑是芙蓉苑秦王驪山墓前有二石麒麟漢

而麓說唐詩

卷之八七言律

九

九言堂

移五柞宮西之青梧觀前三梧桐樹下見西京雜記
不必擬定高塚石麒麟已臥倒矣細推物理須行樂
物理指物之生死盛衰而言由堂上之翡翠塚邊之
麒麟而細推之變易在倏忽間此身原不是長不壞
的須及時行樂今已春盡欲盡之花不知明日尚在
枝頭否急急去行樂見扯不得一個直何用浮名絆
此身浮名是受用不着者當急棄去何用他終日絆
牢此身也此不是公曠達是極傷懷處大率看公詩
另要一副心肝一雙眼睛待他纔是

其二

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
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
蜓○欸○欸○飛○傳○語○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子美此二詩應作于獻三賦之後為曹參軍之前
蓋年踰四十不得展其志氣不免作冉冉之感第一
首惜春之將盡第二首勉人及時行樂也若天寶喪
亂之後官拾遺時當不作此詩抑見朝士不顧國家
之急日事宴賞故以曲江命題詩作流連景光語其

唐詩卷之七

九

意甚于痛哭也朝回日日典春衣子美雖在朝官頗
冷祿亦不自給故朝回得以行樂而行樂無資去與
春衣也以物質金謂之典日日者屈指連數去之辭
時方暮春正用春衣之際而典及此典不自禁不惟
空其篋中而且空其身上矣每日江頭盡醉歸每日
又于日中逐日一細查也朝回即典衣得直往曲
江盡醉方歸却日日如此酒債尋常行處有昔孫權
叔孫濟嗜酒欠人酒緒人皆笑之濟怡然自若謂人
曰尋常行坐處欠人酒債欲質此緼袍償之此句是

而卷說唐詩卷之七

九

泛言世間人多有欠酒緒者承上典衣來典到春衣
幾無物可典矣何妨且除酒盡醉待還他不遲此是
向前透過法然則典衣是實矣人生七十古來稀古
有云七十者稀人生無百年之壽到得七十者甚鮮
古來已然焉知我此後更有幾年每年只有春間五
六十日即急急盡醉亦無多日而兄飛花已是萬點
非一片之時也起二句直叙承二句言必該如是八
尺日尋倍尋日常見非奇特以七十二字對所謂各
自為對也前解已畢于是就曲江上所見之蝶蝶
飛二物以為轉曰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
飛深深者着意留連不忍竟去見字當作現字讀
喜穿花入花中人輒不見必良久良久而始一見時
花方盡蝶亦加意蝶知賞花而惟恐相違如此款款
者委曲溫存情意親密蜻蜓喜點水必款款而飛蜻
蜓知賞水而惟恐相違又如此蜻蜓夏蟲蜻蜓出而
夏來矣傳語風光共流轉風光與煩惱反人與萬物
各有得意處謂之風光也共流轉天不以風光而私
一人私一物四時行去使人與物各各風光風光真

不在一處一時也如蛺蝶以穿花爲風光遇水便不爲風光蛺蝶以點水爲風光遇花便不爲風光待蛺蝶風光過了而後蛺蝶風光此之謂流轉人豈可當風光處而辜負之哉人之風光無過看花飲酒今花已欲盡酒尚可賒若不領畧轉瞬便失悔亦何及故欲傳語子美急欲以風光告人若等不得面談者傳語甚速一日滿長安矣暫時相賞莫相違卽急急相賞已是暫時人生能有幾個如此暫時何不撥暫時之塵勞而與欲盡花一相對也莫相違是教人着緊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七言律

主

九諸堂

若起路人起不着宿處者言外見他處之風光不可違而或可違而曲江之風光斷斷不可違此所以以曲江命題也子美豈是看花飲酒無心肝之人乃作此十分傾倒語必有所感觸而然當時朝士讀此詩慚愧汗出掃跡曲江憂君父之憂方合作者之意否則教人流蕩也子美豈教人流蕩者哉

詠懷古蹟

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瑣珣空

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詠懷古蹟共五首明妃村其一也王嬌字昭君後避晉帝諱改名明妃南郡秣歸人今荆州之歸州是一統志云在歸州東北四十里此首咏明妃村故用羣山萬壑起羣山萬壑何等氣脉一路奔會于荆州荆門山名宜都大江之南與虎牙山相對如此羣山萬壑人見其競秀爭流那去理會他一个村落而此村尚在人眉睫口齒間以明妃生長于斯也起二句專爲一村字便作無數低徊意思妙于是以朔漠青塚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七言律

主

九諸堂

承之夫羣山萬壑之間村無算所生女子亦無算而明妃村獨著者以明妃遠嫁絕域爲國家和我安宗廟社稷人民也初明妃待詔掖庭漢元帝後宮頗多不得常幸乃使圖畫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明妃自恃其貌獨不賂画工反惡其形及呼韓來朝選官人嫁之明妃以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帝欲留重失信于外國卒令其行明妃在路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帝乃按察其事画工毛延壽等棄市後明妃死邊地多白草惟明妃塚獨青故曰青

塚一去紫臺紫臺漢宮名自宮中一去連朔漠北方
爲朔復有沙漠朔漠與明妃生長之村相連矣獨留
青塚明妃死去已久獨剩一青塚在向黃昏黃昏日
纔暮之候黃昏極其慘澹塚到此時誰相憑乎嗟乎
生長之地在者里而埋骨之所却在那邊荆門山壑
一分明朔漠黃昏迷漫不見明妃魂魄亦戀此村
耶前解既畢以昭君怨爲後解圖首識春風面省
是肖覺元帝初見圖面不知明妃之美及其入辭光
彩射人而始覺圖面之非真到省識春風面時而欲
留不可得矣春風言其美又一見後不可再見如春
風之飄忽也環珮空歸月夜魂禮記行步則有環珮
之聲此中國后妃之飾明妃爲閼氏故用此明妃一
去永無歸時縱思漢宮只好夢魂歸來耳夢必在夜
故用夜月二字一句寫元帝身爲天子而不能留一
句寫明妃身爲閼氏而不能歸蓋爲怨恨作轉也千
歲琵琶作口語千載言明妃死後自漢至唐約畧言
之有千歲也琵琶馬上所鼓之樂長三尺五寸法天
地人與五行也四絃象四時也推手向前曰琵却手

明苑說唐詩卷之八 七言律

古

九諸堂

向後曰琵琶石崇王昭君辭序云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昭君亦必爾也
所造新曲多哀怨之聲其聲若語千載而來猶彈其事分明怨恨曲中論怨者怨天恨者恨人曲即昭君怨曲中彈音分明如聽明妃口中說出者愚讀末二句一似子美意中初不欲細談其事者而曲中却自分明不由使人不憐夫一婦人而乃與先主孔明宋玉庾信並傳于世而世之憐明妃者反盛于憐先主孔明宋玉庾信之人豈不大可哀哉尚有村尚有二
而苑說唐詩卷之八 七言律
字其意已見
遣悶戲呈路十九曹長
路曹官補道在西省故以曹長稱之
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黃鸝並坐交
愁濕白鷺羣飛太劇乾晚節漸于詩律細誰家數
去酒杯寬惟君最愛清狂客百遍相過意未闌
此子美雨中悶坐欲到路十九家遣悶長途泥濘着甚要緊故先戲呈藉以解嘲也江浦雷聲喧昨夜春城雨色動微寒雷聲喧則雨大江浦昨夜纔落得過

而苑說唐詩卷之八 七言律

古

九諸堂

今朝城中尚有雨色春寒則有雨天未即晴也黃鶯
並坐交愁濕白鶯羣飛太劇乾于是將黃鶯白鶯爲
承黃鶯句承春城句白鶯句承江浦句春城有花故
說黃鶯鶯怕雨之鳥見有雨色則兩兩坐于枝頭雄
者愁雨濕其羽毛雌者又愁雨濕其羽毛故曰交江
浦在野故說白鶯鶯水鳥昨夜大雨既過則成羣飛
于天際羽毛遂乾劇是戲見不比黃鳥交愁却羣飛
作戲太字妙此寓二種意若依黃鳥只好坐在家裏
若依白鶯又好走出門去一心要到路十九家寫來
而卷說唐詩卷之六上言律

共

九語堂

遂不覺字字神理此真化境也轉二語要細領會有
酒杯留人謂之寬酒杯跟詩轉子美詩律細到極處
人都看不出遂若棄之無有延其到家而款以酒杯
者數去皆是此蓋用逼法逼到路十九身上去字字
入化惟君最愛清狂客路十九愛子美是愛其律之
細也子美不更說而以清狂二字替之不然便是以
詩爲酒杯地也今之酒杯寬者算來只有一個路十
九故曰惟君今我要遣悶除路十九更到誰家百遍
相過意未闌我兩脚只思走到君家不顧雨不雨一

遍不止兩遍不休卽至百來遍亦何不可而君愛我
之意正未闌也路十九家真是遣悶之地是日雨中
路十九未必來邀子美又性急要去故作一拍卽上
語是爲戲呈也

題張氏隱居

李白傳云少與魯中諸生張叔明等隱于徂
徕山號竹溪六逸公開元二十五年遊齊趙
從李白因訪張氏

春山無伴獨相求伐木丁丁山更幽澗道餘寒歷
春山無伴四字寫張氏隱居山中迥無伴侶真是高
隱獨子美自謂相求不惟子美要求見張氏而張氏
亦欲求子美來見也伐木丁丁詩小雅伐木篇云伐

木丁丁鳥鳴嚶嚶言求友也此何用伐木而不用鳥
鳴也詩中用字各有所宜此詩必用伐木四字爲當
惟深知律者能辨之承聯中有永雪二字此時天尚
寒無鶯故用伐木也山更幽夫山固幽聽伐木之聲

而覺山之更幽亦惟其山之幽而伐木之丁丁可聽也。以入山訪張隱居起于是以一路所歷之境所到之候承澗道餘寒歷冰雪山中有澗循澗而行爲澗道一路皆積冰雪雖在春天而寒猶然臘也歷是親身所經一步一步從冰雪上着脚也石門斜日到林丘石門山名註明春山二字山在山東兗州上有二石東西相向如門下通人行訪張氏必從石門過而張氏所居之林丘與石門必相近斜日日已晚矣而竟得到應山冰雪難行之故其求張氏之艱勞有如此而卷說唐詩卷之六

大 九誥堂

此上來一解已畢祇做到其林丘後一解方與張氏酬酢也轉聯云不食夜識金銀氣金銀氣解者都舉史天官書云敗軍虜破國之墟下有積錢金寶上皆有氣爲言不貪夜識又在張氏身上說大謬大謬此蓋由不細心體貼作者之意看不出夜字故也前解明言春山石門與敗軍虜破國之墟何涉若張氏隱居而在敗軍破國之墟則張氏不足求子美輒齒及金銀亦無意味極矣從來讀此句者皆于不食二字下一讀謂惟張氏不貪清心寡慾所以夜識敗軍

破國之墟金銀之氣吾不知此是何道理三家村學究見識恐亦不至此若作如是解則此句是累句前輩選本皆錄此詩吾又爲之不解也中庸云今夫山寶藏興焉大概名山廣大必有金銀藏伏不是說石門真有金銀子美用金銀氣甚是輕俊一經人解便成累贅真可嘆也詩人爲對偶故句中用字不免活動多有假借那移之法字有從一章來者有從一句來者有從一字來者此識金銀氣從夜字來此子美在已身上說七字當一氣讀下去不可于不食二字而卷說唐詩卷之六

大 九誥堂

下讀斷子美七律一句中有至二讀三讀者人都不理會獨此句無讀而人偏要于不食二字作讀置在混沌劫數中去子美詩何字非律不知律者定不可信已之見隨口便讀便講筆之于書遺悞後賢也子美特特訪張氏不謂因澗道冰雪不好行履至斜日方到少頃遂夜矣今人拜客無有在抵暮者子美到張氏林丘恰當方夜何以致景止之意頗覺不安識金銀氣必須到夜訪張氏在識金銀氣之時乃委曲致不安之意曰我來乃至夜非貪識金銀之氣而然

也語甚輕活○遠害朝看麋鹿遊○麋鹿遊言山之深○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與鹿豕遊○子美意在稱美○張氏以豕字碍眼○故以麋字替豕字也○朝字却從夜字帶出○看麋鹿遊○何必在清晨○朝字切勿看深深則鑿亦曰○吾欲早來耳○遠害二字○當讀作何○為遠害○蓋市朝為名利之場○皆害人機穽○張氏隱居深山○與世無競○是遠害之人○處遠害之地也○看是子美去看○看張氏與麋鹿遊○此二句一句是子美自謝其來訪之晚○一句是子美致其景慕之忱○轉得妙合云○乘興杳然○

之稱美張氏至矣

實至

幽○栖○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竟○日○淹○留○佳○客○話○百○年○麋○腐○儒○食○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賓○大○賓○與○客○不○同○幽○栖○地○僻○先○言○已○住○處○僻○隨○經○過○少○貴○客○來○往○只○在○通○都○大○道○間○那○个○肯○到○幽○栖○所○以○經○過○者○少○老○病○我○又○老○病○懶○于○接○待○人○扶○再○拜○難○見○客○必○須○要○拜○拜○則○必○倩○人○扶○又○只○好○一○拜○若○作○兩○拜○即○有○人○扶○亦○不○能○得○上○句○見○幽○栖○非○貴○客○所○經○之○處○此○句○見○老○病○又○非○迎○接○貴○客○之○人○豈○有○文○章○驚○海○內○謾○勞○車○馬○駐○江○干○今○貴○客○儼○然○臨○之○忽○自○信○不○過○起○來○家○中○既○無○坐○處○我○又○面○目○可○憎○為○何○光○顧○除○非○我○有○傳○世○之○業○驚○世○之○名○或○不○嫌○我○地○僻○不○嫌○我○老○病○也○自○揣○平○生○只○有○得○者○幾○句○詩○詩○却○算○得○甚○事○豈○果○有○文○章○驚○人○耳○目○耶○不○然○何○勞○他○車○馬○駐○江○干○而○訪○我○也○謾○諧○水○漫○之○漫○無○清○頭○之○謂○也○前○解○做○完○賓○至○後○解○做○一○時○不○能○款○留○他○竟○日○淹○留○佳○客○話○佳○客○是○

不可○幸○易○留○他○者○初○意○見○過○即○行○他○却○淹○留○在○坐○話○
个○不○歇○已○好○大○半○日○矣○淹○留○二○字○妙○不○能○款○他○要○他○
速○去○覺○得○有○不○耐○煩○他○的○意○思○情○事○如○見○百○年○蠶○繭○
腐○儒○食○見○他○不○去○似○不○得○不○留○他○家○又○無○物○可○將○口○
對○客○話○腹○中○輪○轉○如○何○而○可○已○不○能○留○又○恐○客○說○他○
不○留○此○老○家○貧○難○道○餓○也○不○吃○的○筭○計○到○餓○則○心○力○
竭○矣○我○乎○素○所○食○者○蠶○繭○也○既○是○腐○儒○那○復○嫌○鄙○百○
年○見○沒○頭○蓋○腦○于○其○中○也○止○有○者○件○那○好○便○留○他○尚○
在○沉○吟○不○決○之○際○不○嫌○野○外○無○供○給○遂○決○意○不○留○他○

而菴說唐詩

卷之八

七言律

三

九語堂

又○恐○客○希○冀○索○性○對○他○說○出○我○僻○處○野○外○家○無○供○給○
尊○客○之○具○心○實○不○安○未○審○尊○客○嫌○我○否○我○諒○尊○客○決○
然○不○嫌○乘○興○還○來○看○藥○欄○藥○欄○是○可○看○者○我○家○只○有○
者○件○今○日○尊○客○在○此○竟○看○了○半○日○若○果○不○嫌○後○次○還○
來○來○則○仍○看○藥○欄○也○公○此○日○真○虧○煞○者○个○藥○欄○無○他○
則○尊○客○今○日○便○當○興○盡○而○返○而○敢○望○其○後○次○還○乘○興○
哉○嫌○不○嫌○于○來○不○來○上○驗○妙○甚○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八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九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七言律之四

杜 甫 三見

客至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綠○
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食○市○遠○無○兼○味○尊○酒○家○
貧○只○舊○醅○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

公自註喜崔明府相過薛廣文云按公生母崔氏明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九

七言律

一

九語堂

府○其○舅○氏○也○愚○觀○去○恐○不○是○尊○行○必○是○表○兄○弟○題○曰○
客○至○是○又○遠○分○者○待○他○之○法○客○又○純○不○是○客○親○又○純○
不○是○親○故○知○其○爲○遠○分○表○兄○弟○也○舍○南○舍○北○皆○春○水○
但○見○羣○鷗○日○日○來○是○言○一○春○多○雨○舍○之○南○舍○之○北○一○
派○皆○水○羣○鷗○水○鳥○因○水○而○來○遊○於○舍○南○北○之○間○人○跡○
斷○絕○矣○花○徑○不○曾○綠○客○掃○蓬○門○今○始○爲○君○開○客○既○不○
來○徑○亦○不○掃○門○亦○不○開○今○始○掃○徑○開○門○見○是○久○雨○之○
後○客○來○第○一○个○也○如○此○大○水○市○久○不○通○家○定○無○物○客○
至○又○不○可○不○留○幸○是○親○戚○不○妨○隨○意○出○家○中○之○所○有○

盤食止得一味無有第二樣以市遠爲托詞市即其
近亦難致也盤食必須到市樽酒聊可取之床頭然
却是舊醅醅是酒之未濾者又托言家貧惟此而已
肯與隣翁相對飲欲請人來陪却先問客一過酒不
成酒筋又不可下又水無處去請客屈指來只有一
个隣翁未審肯與飲否知以爲可隔離呼取盡餘杯
便隔離呼喚他來取字見隣翁必來隔離二字照顧
舍南舍北四字妙村間房子朝南朝北者多南北是
說舍之前後隔離則是間壁因前後皆是水故于間
壁邀人也隣翁是能飲此舊醅慣者盡餘杯亦托詞
不好說客不肯飲此舊醅亦不好說客飲盡此舊醅
故把隣翁盡興舊醅即不中飲見隣翁歡飲亦畧助
客高興庶幾相忘此舊醅之劣也不提起盤食又妙
極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
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
盜○莫○相○侵○可○憐○後○主○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

白菴說唐詩

卷之九

七言律

二

九語堂

白菴說唐詩

卷之九

七言律

三

九語堂

花○近○高○樓○傷○客○心○于○美○客○于○蜀○時○方○春○日○登○樓○四○望○
觸○目○皆○花○如○此○境○界○居○人○皆○爲○得○意○而○于○美○愈○覺○傷○
心○萬○方○多○難○此○登○臨○萬○方○多○難○四○字○陡○然○心○驚○斯○何○
時○也○人○方○憂○患○而○我○却○在○此○登○臨○能○不○爲○之○傷○心○哉○
此○字○指○蜀○成○都○也○登○臨○則○見○山○水○于○是○承○曰○錦○江○春○
色○來○天○地○玉○壘○浮○雲○變○古○今○錦○江○在○成○都○府○濯○錦○則○
色○鮮○明○故○名○玉○壘○山○在○成○都○灌○縣○春○色○來○天○地○玄○宗○
幸○蜀○陞○成○都○爲○南○京○氣○象○不○同○春○字○承○花○天○地○承○萬○
方○字○浮○雲○變○古○今○以○大○唐○天○子○避○祿○山○而○遷○于○蜀○京○
師○一○陷○于○祿○山○再○陷○于○吐○蕃○忽○合○忽○散○若○浮○雲○然○自○
古○帝○王○治○亂○不○一○謂○之○變○古○今○也○言○外○見○大○唐○江○山○
依○然○如○故○盜○賊○從○橫○倏○忽○變○滅○由○此○觀○之○便○知○有○下○
二○句○爲○轉○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廣○德○
元○年○吐○蕃○陷○京○師○立○廣○武○王○承○宏○爲○帝○郭○子○儀○復○京○
師○乘○輿○反○正○可○見○天○命○有○歸○終○不○可○改○西○山○寇○盜○本○
集○註○云○此○正○指○吐○蕃○非○是○玄○宗○回○鑾○後○數○有○盜○賊○若○
段○子○璋○徐○知○道○等○之○亂○是○也○西○山○是○蜀○之○西○山○此○中○
盜○賊○多○有○子○美○故○作○警○戒○語○慄○慄○若○祿○山○吐○蕃○不○能○

動北極之朝廷○爾西山之小盜○成得甚事○切莫侵犯○
人民也○一似親分○付他者○妙妙可憐○後主還祠廟○日○
暮聊爲梁父吟○以蜀之君相○爲合其意○添遠後主亡○
國之君也○昏庸不足齒○至今蜀人猶思之○尚有祠廟○
夫後主既無好處于昔日之百姓○又亡去幾百年而○
猶若此○况我唐堂堂共主哉○此所以用還字也○蜀漢○
全賴諸葛武侯○若謀兩川者○得如武侯○又何患西山○
之寇盜也○日暮子美自傷○有年不得有爲于蜀○因思○
武侯之躬耕南陽之日○好爲梁父吟○聊爲一吟之傷○
則卷說唐詩 卷之十九 七言律 四 九諸堂

九日藍田崔氏莊
老○去○悲○秋○強○自○寬○興○來○今○日○盡○君○歡○羞○將○短○髮○還○
吹○帽○笑○倩○旁○人○爲○整○冠○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高○
並○兩○峯○寒○明○年○此○會○知○誰○健○醉○把○茱○萸○子○細○看○
此詩要看今日二字老去悲秋大概說人老去則逝

期將迫見秋光慘淡不免悲傷強自寬則說自己雖
是悲秋無好懷抱然每強爲歡笑以自寬赴人席
正是自寬處興來今日今日君等邀我登高我便興
來盡君歡大抵老人與後生最不相入子美若露出
一些老態便爲不盡君之歡豈可以一老人之鼠而
壞諸少年之美哉起真起得好今日九日也卽以落
帽事承羞將短髮還吹帽人老則髮短後生偏要以
此笑老人又風吹不得者萬一醉後登高被風吹帽
落不惟諸少年笑我索然無趣且自己亦吹不得勢
則卷說唐詩 卷之十九 七言律 五 九諸堂
必須整自己的帽在少年面前又覺不穩故羞笑倩
旁人爲整冠帽既不好獨整于是不先自整反倩諸
君各各整冠各去整冠我整帽便不爲諸君所覺少
年那个要整冠老杜作此句亦不覺掀髯大笑也在
已云帽在人稱冠老去暨盡君歡等字一一承足承
又承得好上一解都是寫性情轉不用景則氣象便
不開明故將藍水玉山作轉藍水遠從千澗落玉山
高並兩峯寒三秦記藍田有川方三十里其水北流
唐書地理志藍水縣有覆車山一名玉山兩峯指秦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七言律

六

九詒堂

山華山謂此玉山與秦華兩山並峙自有天地便有
此藍水玉山藍水遠從千澗落下來不見其盈不見
其縮玉山高寒與兩峯相對不見其加不見其減千
萬年後只自如此水喻人之文章才學山喻人之德
行節概曹丕云年壽有限未若文章之無窮何況兼
之以德行節概乎諸少年所恃者後來之年歲尚多
不免欺老然年少何足恃所重者在德行節概文章
才學耳誠能于德行節概文章才學上爭長聲名常
垂于後世可稱不死若專恃此年少則百年亦旦暮
而菴說唐詩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七言律

七

九詒堂

子美既醉諸少年高興只在席上歡呼豪飲子美却
冷冷在那裏細看茱萸覺今日一場好笑此老意中
真不可測也合又合得好何其律之細也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
劍外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却看妻子愁
何在謾捲詩書喜欲狂白首放歌須縱酒青春作
伴好還鄉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
劍外子美時在劍閣之外收薊北代宗廣德元年史
朝義自殺其將李懷仙以幽州降田承嗣以魏博降
也忽傳劍外人口忽傳其事子美在劍外刻刻冀王
室削平禍亂以歸洛陽不見動靜反放下念頭過日
子謂不知在何年何月何日何時得聽好消息今一
傳到耳且不問事之虛實喜不自禁身若欲飛為何
初聞眼淚迸出蓋子美向來困苦眼淚無處揮酒只
好落肚何意遂得如此喜極悲生亦人心之常所以
涕泗橫傾上衣下裳無有不濕透者此一哭之後純
是歡喜實寫真情勿作文章跌頓法會去了也却看
妻子愁何在此句神來非等閒可到子美在劍外只

這幾個妻子面目難看終日在子美面前磨磨
問天下幾時平靖便可還鄉子美必用美顏安慰他
今子美涕淚依面反甚于平日之妻子而妻子却滿
面堆起笑來不解子美涕淚是何故而子美看妻子
顏面絕不類平時子美若將收河南河北之喜置在
一邊急忙看妻子顏面而問之曰平日愁今日為何
不愁汝們愁却向那里去一似嘲妻子者又一似為
已解嘲者詩真出神矣謾捲詩書喜欲狂子美在劍
外惟以詩書消遣過日心却不在此詩書上河南河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七言律

九語堂

北已報捷音極其得意又何必用着詩書見難在案
頭者趁手一總捲去不管他是詩是書一類非一類
也寫初開光景如畫為一解白首放歌須縱飲我已
白首得見太平即一日亦是快樂我久不歌為曼聲
長歌即飲不得酒也須縱飲一番以洗滌向時胸中
所積之鬱勃青春作伴好還鄉趁此春天一齊歸去
好字見此時不歸尚要待何時也此二句說歸合二
句是說着歸妻子無不飛得起一似不待束裝而即
上路為快者即從巴峽穿巫峽即是即刻從巴峽以

穿過巫峽巴峽在重慶巫峽在夔府忽已離劍外使
下襄陽向洛陽巫峽順流而下遂至襄陽此是一水
之地故用下字洛陽是陸路又要換路而去故引向
字便是便易忽已到洛陽矣上句從字歸之路所始
也穿字見甚輕鬆有空即過去也此寫聞過即欲還
鄉神理如見為一解字字化境而法度又宛然此等
詩在于美集中為最上乘而人不知也

又呈吳郎

而菴說唐詩 卷之九 七言律

九語堂

堂前撲棗任西隣無食無見一婦人不為困窮寧
此緣恐懼轉須親即防遠客雖多事使插疎
籬却任真已訴徵求貧到骨正思戎馬淚沾巾
公先有簡吳郎司法詩一首此題又字不從上首來
時公居瀼西草堂迎吳郎來住堂前棗樹公向來任
西隣婦人撲取吳郎居之乃插疎籬以禁之公曾言
之于吳郎不聽故又呈此詩中純是勸勉吳郎體
諒婦人之意末又說到戎馬淚沾巾見吾輩困窮且
無奈而况婦人區區撲棗必該任他者仁人之言仁
人之心也直起云堂前撲棗任西隣公本欲委曲達

之其如滿腔仁厚一直寫成七字侃侃然以告之無
食無見一婦人堂前撲棗原不該任西隣而西隣却
是一婦人此婦人若有食者吾亦不任他若有兄者
吾亦不任他而乃是無食無兄孤身無倚者頗以撲
棗爲小濟活如何不任他也不爲困窮寧有此人孰
無羞恥之心撲堂前棗豈婦人樂爲此者此由困窮
所致推原婦人來撲棗之故孤緣恐懼轉須親他家
豈無棗可撲者然他人那个容這婦人恐者恐他家
不肯懼者懼他人陵辱所以婦人只向吾家撲棗不
去撲棗爲疎而來撲棗爲親讀轉須二字卽婦人不
來去請他來纔是此一解推原向來容他撲棗婦人
亦竟來撲棗之故後一解致委曲于吳郎要吳郎亦
如吾體諒婦人而任他撲棗也卽防遠客雖多事方
插進吳郎好吳郎遠客也防是疑慮子美謂婦人向
來在此撲棗今遠客一到便不來撲棗雖是他識廉
恥然疑慮亦覺多事言外見遠客大有不體貼處卽
字作就字解使插疎籬却任真使插疎籬者吳郎也
見堂前空豁插疎籬以護之是實情謂之任真初不

曉得婦人撲棗一事婦人却以插籬爲疑慮可見人
不可自任其意而爲一事也此任字與起句任字對
起任字是任西隣而不任真此任字是任真而不任
西隣任真原非已甚在子美任西隣撲棗念頭看起
來却覺吳郎之已甚也筆下如此委曲于美太費苦
心矣合二句又換筆作割直語妙已訴徵求貧到骨
我向來任此婦人撲棗者見其官府徵求甚急子然
一身無處告急貧得可憐我已訴之于君微見不滿
正思戎馬淚沾巾上來爲婦人喃喃忽離却婦人在
吾輩男子身上說今且無論婦人卽如吾輩當此戎
馬亂離之日百不遂意欲去求人無此顏面而人亦
無諒我輩之貧者淚輒沾巾吾輩且然而況無食無
見之婦人哉正思二字妙極微微打動他不想無論
思後無論正思之際何以爲情戎馬之困人如此婦
人撲棗爲此之故吾任婦人撲棗亦此之故婦人之
苦更甚于我吾家幸有棗在何可不任其撲哉婦人
是我西隣今君寓此亦是君之西隣婦人之無食無
兒且有徵求貧無告訴種種苦况君後日自處之所

插疎籬不必撤去而棄樹則任他撲可也吳郎定是少年性氣不好又任已意的人不然子美是屋主何妨作一分主而必呈此詩子美體貼人處真大菩薩也

見王監兵馬說近山有白黑二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以爲毛骨有異他鷹恐臘後春生鶩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請予賦詩二首

說黑鷹一首

黑鷹不省人間有渡海疑從北極來正翻轉風超而卷說唐詩

卷之九

七

九

紫塞玄冬幾夜宿陽臺虞羅自覺虛施巧春雁同歸必見猜萬里寒空祇一日金眸玉爪不凡材

黑鷹不省人間有者心中省覺此字從王監兵馬說五個字來君雖說有余不省其必有渡海疑從北極來人間從無是鷹雖云生于外國渡海而來然吾疑其從天而降用北極者北色黑故此二句是不信王兵馬說近山有黑鷹羅者久取竟未能得王必欲羅致之子美不肯信其有即從其言打進欲其止羅者之求索也正翻轉風超紫塞承渡海紫塞長城也

而卷說唐詩

卷之九

七

三

九

秦築長城土色皆紫鳥飛翮多不正莊子載大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搏是一個飛法扶是一個飛法搖是一個飛法羊角又是一個飛法大鵬上天用此四個飛法然後可上今鷹祇用一個搏法直開兩翮不作反側態正北而來超越紫塞其何等勢力極力形容方承得不省人間有意思出玄冬幾夜宿陽臺玄冬亦貼黑字鷹來必在秋冬之際王說黑鷹時正在冬故用冬字也陽臺在夔州境內王說近山故用陽臺也何故用夜字宿字王既說近山有又說竟未能得子美意中總不欲王去羅取王說有不好說無王說未能得即詭其詞曰想此鷹日間不在這里飛夜間或在這里宿夜宿有誰看見又不是連宿幾夜者一冬九十日只得幾夜又不知是那幾夜若果是夜宿則鷹或可得不知在那幾夜踪影俱無如何能得吾真不省人間有神異之鷹也虞羅自覺虛施巧虞羅者處處設機張網或疑其那邊來或疑其這邊來舜猶不定故獵取禽獸之人謂之虞人王恐臘後春生鶩飛避暖勁翮思秋之甚眇不可見必

令人多方捕取虞人承兵馬之命不敢不盡其力雖
多方施巧而其意中知鷹卒不能得則虞羅虛設矣
春雁同歸必見猜鷹超紫塞而來中國廣闊東南
北何處不去不好捉摸到春雁歸之候鷹少不得要
歸歸則與雁一路非必雜在雁中鷹是黑色與雁自
別必然看見必見猜是言虞羅不可得難道見也不
使人一見人必在此時猜度鷹若有則可猜無則猜
亦無如之何矣勿認作雁去猜也萬里寒空祇一日
是時尚未至春天故云寒空此正鷹馳突之際萬里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七言律 古 九語堂
之遠不消他一日等閒過去金眸玉爪不凡材金眸
玉爪正觀黑字子美未嘗看見竟說他眼是黃的爪
是白的如此活現亦是偶然點綴耳子美作到此不
得不讚嘆鷹一句有了不凡材三字上四字極難落
筆勢必想到鷹之眼之爪蓋鷹之敏在眼猛在爪金
玉是極貴之物鷹真金玉其相矣與起關字遙映帶
不凡材讚鷹不為人得若為人得便是凡材今見也
不使人見真正鷹之出類拔萃者王即于近山多方
捕取斷不待待為王得則亦猶夫鷹耳又何必恭

此鷹哉王真不必使人捕取也王監欲取是鷹為害
于地方無窮教他不捕取不如言鷹之不為人得為
妙也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疎簾巧入坐人衣忽驚屋裏琴
書冷復亂簷前星宿稀却繞井欄添个个偶經花
蓋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不歸
此詩作見字巫山見螢火飛之處秋夜見螢火飛之
時疎簾巧入坐人衣山中秋夜涼得早此時人不露
而菴說唐詩卷之九 七言律 圭 九語堂
坐在疎簾之內螢火也飛進屋裏來點人衣上而不
去坐者正言其不去以疎簾而螢能穿入是其巧也
忽驚屋裏琴書冷天熱螢在空野處飛見其入屋必
且驚曰天又冷起來了琴書二字押得寂莫妙復亂
簷前星宿稀即飛出亦不離簷之上下秋夜星疎簷
前可數螢火飛來飛去是亂星宿也却繞井欄添个
个井是露井欄關干亦只在井邊飛繞初然一个繼
而又一个復又一个添字摹神偶經花蓋弄輝輝花
蓋在露地螢畏冷不飛去或偶飛到花蓋上光照花

蓋見他○一○亮○一○亮○若○接○若○不○相○接○不○似○夏○天○亮○得○通○
徹○也○弄○字○摹○神○滄○江○白○髮○愁○看○汝○汝○方○秋○冷○無○光○我○
正○年○衰○髮○白○汝○之○行○徑○與○我○行○徑○相○似○却○愁○見○汝○明○
歲○如○今○歸○不○歸○汝○生○于○巫○山○今○歲○如○是○明○歲○亦○然○我○
却○是○借○寓○歸○心○愈○迫○今○歲○且○無○論○明○歲○如○今○不○知○我○
行○踪○何○處○我○若○歸○不○得○見○汝○不○歸○尚○要○見○汝○看○上○句○
愁○字○原○不○要○見○汝○我○安○得○歸○不○見○汝○哉○

燕子來舟中作

湖南爲客動經春○燕子啣泥兩度新○舊入故園嘗

南苑說唐詩

卷之十九

七言律

七

九語堂

識主如今社日遠○看人可憐處處巢○居室何異飄○
飄託此身○誓語船檣還起去○穿花落水益沾巾○

大曆四年公自岳陽至潭州尋入衡州復回潭州五

年在潭率舟居又值臧玠之亂因避入衡州欲往郴

州不果回潭謀歸襄陽道卒此詩是是年作湖南在

潭州爲客于此輒又經春燕子啣泥壘巢已新兩度

新宇有無數不堪在內舊入故園嘗識主○緊承燕子

而湖南爲客自見舊在故園燕子來巢想必識我是

个主人如今社日遠看人如今中間算不出年月我

思故園○燕子也○思舊人○適當社日却遠來看人○子美

舟居寂寞見燕子不減空谷足音直把燕子作舊相

識爲之感傷可憐處處巢居室處處二字不必說開

當在故園與湖南上說燕子也不得安栖一處處處

壘巢于居室燕子豈不欲定于一處而今却于處處

原其情真是可憐居室與舟反何異飄飄托此身何

異我舟居湖南飄泊于水上也燕子當亦可憐我誓

語船檣還起去既到舟居何不在我舟中壘巢使我

終日相對今只在船檣上誓語我道汝尚未即去汝

而菴說唐詩

卷之十九

七言律

七

九語堂

還起去殊爲惆悵○穿花落水益沾巾○汝竟遠去只當

汝不曾來看汝却去穿花落水或有意娛我而然不

知愈形容我不堪來燕作如是消遣我却悶坐舟中

不如燕子多矣不覺涕泗之沾巾矣子美此詩無異

長沙鵬賦子美律終于此年壽不永傷哉

崔 署

九日登仙臺呈劉明府

在河南

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三晉雲山皆○
北向○二陵風雨自東來○關門令尹誰能識○河上仙○

翁去不回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

葛洪神仙傳河上公漢文帝時結草菴河上帝請老

子有不解遺問之公曰道尊德貴非可遙問帝幸其

菴問曰普天之下莫非王臣不能自屈無乃高乎公

即坐躍在空去地數丈曰余上不至天中不至人下

不至地何臣之有帝乃下車稽首公授素書一卷遂

失所在帝于西山築臺以望之名曰仙臺署九日登

此作詩漢文皇帝有高臺此日登臨曙色開二句直

叙起老手曙色開言登臨之早三晉雲山皆北向二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九七言律

文

九語堂

陵風雨自東來晉文公後十六世其國為韓魏趙所

滅三分之謂之三晉左傳蹇叔曰役有二陵焉其南

陵夏后皋之墓也其北陵文王之所辟風雨也二陵

三晉是臺上所得望見者九日每多風雨承最軒爽

此為前一解後解作呈劉明府關門令尹誰能識河

上仙翁去不回河南府靈寶縣乃秦函谷地老子過

是關有紫氣為關令尹喜識今無尹喜則誰識我所

過之人仙翁不回我又無可見之人直逼到劉明府

身上妙極且欲近尋彭澤宰陶然共醉菊花杯當關

門者與住河上者既杳然矣止有一个劉明府尚要
去尋然則登仙臺祇署一人寂莫不過且欲二字然
有陽秋在欲者意中更如此身却未去且者是于分
外作指望有諷明府意彭澤宰菊花杯切九日事明
府能以酒相邀庶幾遣此寂莫耳呈意已在

萬楚

五日觀妓

西施設道浣春紗碧玉今時鬪麗華看黛奪將萱
草色紅裙妬殺石榴花新歌一曲令人醉舞雙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九七言律

文

九語堂

眸斂影斜誰道五絲能續命却令今日死君家

此詩用比起西施乃天下之至麗浣春紗正在妙齡

之時設道是隨口泛說之謂要形容妓之美却把西

施抑下去今日見此美妓何必又說起西施來作如

許大跌頓下便覺翻紅世界矣碧玉宋汝南王妾寵

愛特甚乃作歌曰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貴德感郎于

金恩慚無傾城色陰麗華乃漢光武帝之后帝曰娶

妻當得陰麗華更信和趙王美人春日詩直將劉碧

玉來過陰麗華此詩正用此事關者於奇競麗也今

日指五日西施陰麗華碧玉皆昔時已故之人豈若
 今現在之美人也比例雖不倫而形容却絕妙也看
 黛奪將萱草色黛以面看觀妓之看黛直教萱草葉
 無色紅裙妬殺石榴花紅莫艷于石榴觀妓所衣之
 紅裙又直教石榴花妬殺矣無論妓之容光就其妝
 飾之妙世固無有能及之者新歌一曲令人艷新字
 妙歌必用新曲是從無人歌過者今復聆其音如嬌
 鶯乍轉使人心動不能自主醉舞雙鸞斜復見
 其醉舞如燕子臨風輕颺人思抱持且流波微送有
 意目成于斯際也誰道今日為五絲續命之辰直欲
 魂消氣奪死于君之家矣百忙中又翻跌到五日來
 真是絕唱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一 七言律

九結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排律之上

而菴曰五言十二句謂之排律世不講
 此體久矣本是一首律詩律之法在起
 承轉合分之為二解排者將二解排之
 使開從中插入四句此四句最是難下
 既前一解二句起二句承後一解二句
 轉二句合今插入四句前二句不可上
 同于承後二句不可下同于轉與承轉
 不相干犯又要一氣無痕抽此四句無
 減于律加此四句無礙于律方為合作
 杜子美精熟解數有竟作三解者未為
 正局也若十六句二十句二十四句則
 一解一解排去直至百韻可也吾于排
 律端說十二句為居第七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一 排律

九結堂

玄宗皇帝

早度蒲關

唐書地理志河中府河西縣有清津關開元十二年鑄八鐵牛夾岸以維浮梁一統志大

慶關在山西蒲州西門外黃河西岸古名蒲

津關又曰蒲津關在陝西朝邑縣東黃河東

岸

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津樹合月落成樓空馬色分朝景難聲逐曉風所希常道素非復候繻同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

二

九諸堂

鐘鼓嚴更曙天子所在必設鐘鼓嚴更行夜鼓也班固西都賦曰衛以嚴更之署山河野望通曙色初開山河一望皆見史記或說項羽曰秦地阻山河可都以霸鳴鑾下蒲坂飛旆入秦中唐皇幸東都還故度此西都賦大輅鳴鑾鑾乃輦上之鈴行則有聲天子古行三十里輦行不疾不緩則鑾音和所以節輦之行也飛旆見蕭瑟詩約嶺停飛旆駕前之旗也蒲坂帝王世紀舜都蒲坂蒲關即其處也下此即入秦矣地險關逾壯昔王公設險守國于山川險要處立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

三

九諸堂

關以備外患唐皇正當國家全盛之時見關不必人守地險而關則已壯矣看他川逾字天平鎮尚雄看他用尚雄字天平人輒舉唐書地理志云虢州湖城縣義寧元年置乾元二年更名天平為言愚謂非是天平對地險不實指定漢書武五子傳云天平地安陰陽和調天平如泰階平玉燭調之謂鎮不必在險處以壓人心防不測也見人民效順鎮守久廢而尚雄不可犯也春來津樹合津乃河之濟渡處津畔種樹合言其稠密也濟渡者多太平景象度蒲關時見是春月落戌樓空樂府懊悵歌云月落天欲曉戌樓聚卒於上以警夜見不必有人故云空也太平景象馬色分朝景馬是扈從之馬昔王毛仲以諸牧馬數萬匹每色為一隊望如雲錦朝日所照燦然分明扈從何其盛難聲逐曉風雞鳴相聞所過井邑民居何其稠所希常道泰帝王有道人都通秦朕所希願者常得道泰如偃兵息戰永享太平非復候繻同關門出入又何必裂繻以為信也漢書終軍傳軍步人關關吏予軍繻軍問以此何為吏曰為復傳還當以令

符蘇林云：篇帛邊也。舊關出入皆以傳傳煩門。嬰
帛頭合以爲符信。今關門無阻，寧復與候繻同哉？史
傳開元盛時，烟火萬里，帝言不誣也。或問余曰：子說
是詩，可謂明且盡已。所謂以律詩八句從中排開，復
插進四句者，願更指以教我。余曰：請先舉此詩前四
句與後四句言之。題是早度蒲關，起二句云：夫行
在之有鐘鼓，嚴更固也。若無山河野望四字，則夜駐
蹕蒲關與在紫禁何異？此便虛籠度蒲關三字，是方
臨蒲關承云：鳴鑾句正度蒲關，飛旆句則度過蒲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 律 四 九 節 堂

關矣。承得何等妙題，已做完全。候繻是入關事，
言願國家莫安永保富庶，出入不川繻以爲信。若無
轉二句，則單薄無味，且欠次第矣。其得力全在轉二
句上。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人眼光不正見朝字，
曉字便謂是做早字，而不知作者之意不厭雞聲筆
從早字寫來，而其意則在馬色雞聲四字上也。天子
巡幸，扈從有如是之馬雞聲，見人庶之林總，此卽所
云：道奉也。便好于令句落出道奉二字，又加一常字，
妙無中間四句已是絕妙一首律詩，插入四句未見

爲贅疣排律之法，見矣。譬如與人算一事，言言勝
中間少間略及閒話，復後再緊跟前件，以至於整盡
也。看他如何插進來。唐皇做到飛旆入秦中句，便煞
狀頓住筆，乃躊躇四顧，見着關乃說：關落一句曰：地
險關踰壯，見着鎮乃說：鎮落一句曰：天平鎮尚雄，看
着津樹便寫津樹，又落一句曰：春來津樹合，看着戍
樓便寫戍樓，又落一句曰：月落戍樓空，句句不脫蒲
關與前後四句相屬於法上，却又不相屬也。蓋前一
解以起二句爲主，承二句分於起二句爲屬，後一解
以合二句爲主，轉二句分於合二句爲屬，承與轉從
不相照顧。今有中四句使承與轉略爲通氣，此排律
之體也。此作中四句如淡雲微界遙山，緊連排律中
能品唐以此制科士人精研此事，固當唐皇貴爲天
子，何妨任意寫去，而必遵守法度如此，今人輒漫狀
作排律，直可媿也。

楊炯
送劉校書從軍
天將下三宮，星門列五戎。坐謀資廟略，飛檄佇文

又雄赤土流星劍烏號明月弓秋陰生蜀道殺氣
繞湟中風雨何年別琴尊此日同離亭不可望溝
水自西東

天將天文志天將軍十二星在冀北主武兵中央大
星天之大將也左星爲左將軍右星爲右將軍見隋
書大星推則兵起卽旄頭星也三宮明堂辟雍靈臺
也周禮命將受職於廟受成於學星門解者多謬梁
溪龍門子曰凡行軍皆按八門八門有九星故曰星
門天蓬星屬水居休門北方坎宮天任星屬土居生
門東北方艮宮天衝星屬木居傷門東方震宮天輔
星屬木居杜門東南方巽宮天英星屬火居景門南
方離宮天芮星屬土居死門西南方坤宮天柱星屬
金居驚門西方兌宮天心星屬金居開門天禽星在
中宮大將居之不動其餘八星各隨時日六甲六巳
符頭所指與八門俱變易形家照洛書數二四爲肩
從橫十五算之中宮固是天禽本位常寄居二宮坤
方以中宮難變動故也五戎凡行軍以五爲伍故曰
五戎人誤解爲戈受戟首矛非也時征西彝劉以校

書郎參謀幕中炯作是詩送之言大將受命而出三
宮按星門行軍而列五戎之士做軍宇起朕後做劉
校書從四字爲承校書文臣也廟略必須資於謀士
故辟校書坐謀幕中又飛檄旁午必待文雄以揮翰
故劉從軍是爲起承一解於是做中四句絕不跟劉
校書從軍來乃去言軍中所用之兵器曰赤土流星
劍烏號明月弓晉書張華傳華補雷煥爲豐城令煥
到縣掘獄屋基得一石函中有雙劍並刻題一曰龍
泉一曰太阿煥以南昌西山北崑下土以拭劍光芒
盡發遣使送一劍并土與華留一自佩華得劍寶愛
之以南昌土不如華陰赤土以一斤致煥煥更以拭
劍倍益精明崔豹古今註吳大皇帝有寶劍六一曰
虹二紫電三辟邪四流星五青冥六百里史記封禪
書申公曰黃帝采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
龍垂髯下迎黃帝黃帝上騎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
餘人餘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龍髯龍髯拔墮墮黃帝
之弓百姓乃抱其弓與髯號故後世因名其弓曰烏
號古史考烏號栢樹枝長而烏集將飛枝彈烏乃

號呼以柝爲弓因名爲號庾信馬射賦弓如明月對
朔又詩明月動弓稍復又寫軍所經之處曰秋陰生
蜀道殺氣繞湟中以足上二句成四句天子征西疊
命將出師從京師去以出湟中固也而又言蜀道或
分兩路出軍耶或更謂川中軍以去耶或蜀道與湟
中皆在西耶蜀道用蜀道二字必有故吾不敢強釋秋
陰秋屬金陰主刑殺氣兵戈之氣俱切軍湟中今陝
西臨洮府一統志湟水在臨洮蘭縣西一百八十里
一名金城河一名河水源出大小榆谷北與洮水合
此中四句總言軍容之盛與送別校書從軍意不相
關切閒寫得妙於是乃按律法作轉曰風雨何年別
琴尊此日同其意注在下合二句上風雨句言往時
之別往時曾與君別不必如今從軍之遠晦明風雨
之際每切懷抱何字見長遠一時記不起琴尊句以
爲別已慣了何幸有今日之同此日二字懷紀此日
雖同明日又別不知在何年復會琴尊二字妙琴尊
與從軍何涉蓋校書文士日與琴尊相伴一旦從事
於軍旅與弓劍相習終不免不適意故特用此二字

前卷說唐詩

卷之十

排律

八

九節堂

甚見此別之不堪於是便好落到合二句曰離亭不
可望溝水自西東離亭古十里一亭以憩行路之人
且便記程送別必於此處北地送人有送幾十里者
望見離亭心便傷別故曰不可望况送校書從軍一
路上去皆是邊境益不忍望矣溝水取以爲此卓文
君白頭吟今日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踐蹀御溝上溝
水東西流又庾詩曰人世多飄忽溝水易西東溝是
御溝溝水卽渭水渭水穿宮流去者桐原在京師送
行水流甚疾見頃刻分手爾西我東不得更說一聲
別矣以送別意作後一解

前卷說唐詩

卷之十

排律

九

九節堂

陳子昂

白帝懷古

一統志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公孫述據蜀
自稱白帝更號魚復曰白帝城
日落滄江晚停橈問土風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
宮荒服仍周甸深山尚禹功巖懸青壁斷地險碧
流通古木生雲際歸帆出霧中川途去無限客思
坐何窮

蜀辭在西南三代以前中國聖王教化之所不通自夏后疏鑿之後至周巴子始見於春秋而蜀得通中夏漸被聖王之化此中志士無不欲出遊以觀上國聲名文物之盛者伯玉蜀之梓潼人將之楚舟由三峽晚泊白帝城故有此懷古之作滄江指峽言日落則已晚矣於是泊舟乃問此間之土俗民風有志於古及世間事者皆如此起何等安舒若無意於為詩者問土風何便以城臨巴子國臺沒漢王宮承左傳巴子使韓服告於楚請與鄧為好括地志巴子城在渝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墊江縣也一統志夔州府春秋時屬巴國又曰巴子城在重慶府合州南五里城白帝城也臨上臨下也城在巴子國之上故曰臨臺亦白帝之臺也一統志永安宮在夔州府臥龍山下蜀漢先主征吳為陸遜所敗還至白帝改魚復為永安宮崩於此沒者漢王宮已生蔓草矣公孫述是竊據劉先主是偏安大凡國小則政繁而民罷備竊則各不順而民難制其有遺風歟是完前一解看他如何排入中四句曰荒服仍周甸淡山尚禹功國語戎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

排律

十

九諸堂

翟荒服禹貢五百里甸服甸服者畿內之地也言白帝雖近戎狄仍周家之甸也史記太史公曰禹之功大矣漸九川定九州按夔州府有三峽江賦巴東之峽夏后疏鑿此即禹之功也看仍字尚字伯玉意若謂夔自公孫述竊據是周甸而為荒服後光武中興是荒服而仍周甸歷三國六朝至皇唐始成大一統所以用仍字也仍周甸見風俗尚好夫峽乃鑿山而成故山淡是禹之功後無能益其功者所以用尚字也於是再從峽寫二句崑懸青壁斷地險碧流通兩而卷說唐詩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

排律

十

九諸堂

泊舟於此乃去問土庫不着已之事何其計之窮也故末云客思坐何窮

沈佺期

酬蘇員外味玄夏晚寓直省中見贈

員外屬尚書省自漢以來尚書諸曹有郎中侍郎蘇員外唐制每曹置一員外郎寓直謂宿禁中以備非常也凡郎官皆主更直執戟

衛諸宮殿

並命登仙閣通宵直禮闈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卷幔天河入開窓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冠蓋無時釋軒居待漏飛來朝題漢柱三署有光輝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

排律

主

九誥堂

並命登仙閣制尚書省在神仙門內故云仙閣沈與蘇同時命為郎故云並命更肩吾有句云並命登幾閣初唐詩多本六朝來通宵直禮闈十洲記崇禮閣即尚書上省門崇禮東建禮門即尚書下合門二門皆名禮故曰禮闈郎更直五日直宿在夜故曰通宵直如是起大官供宿膳侍史護朝衣漢官儀尚書

郎入直臺中官供新青縑白綾被大官供食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又給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者執香爐燒薰薰護衣服奏事明光殿省中如是承卷幔天河入開窓月露微小池殘暑退高樹早涼歸通寫夏晚之時景如是排入中四句冠劍無時釋郎直宿為備非常故佩劍冠劍退朝時即釋今直宿夜亦不釋天明則又入朝故云無時釋軒車待漏飛軒居見古詩軒車來何遲夜漏盡則朝天故軒車先飛至以待漏見其夙夜在公匪懈之意如是轉來朝題漢柱漢柱曰堂堂乎張京兆田郎直宿在夜奏事則在明日必沾寵渥如靈帝之題田鳳名於殿柱也三署有光輝漢官儀尚書郎初從三署郎選先試牋奏初入臺稱郎中滿歲稱侍郎又初學記奏初置郎中令其屬官有三署署中有郎中侍郎分隸三署主執戟侍官殿出則克車騎漢因之三署皆因蘇員外而有光耀矣如是合

宋之問

而卷說唐詩

卷之十

排律

主

九誥堂

奉和幸長安故城未央宮應制

長安故城漢之故都高祖七年自櫟陽徙都此城未央宮周迴二十八里故城在西安府

西北本秦離宮中宗景龍二年幸焉

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宮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皇唐帳前跡置酒宴羣公寒輕綵仗外春發慢城中樂思迴斜日歌詞繼大風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通

漢八年高祖東擊韓王信於東垣蕭丞相營作未央

而卷說唐詩

卷之二十

律

古

九諸堂

宮高祖還見宮闕壯甚怒謂蕭何曰天下何苦戰數載成敗未可知是何治官室過度也蕭何曰天子以四海爲家非壯麗無以重威且無令後世有以加也高祖乃悅出史記照史記作起曰漢皇未息戰蕭相乃營宮未字乃字已見不滿相國便盡興爲承曰壯麗一朝盡威靈千載空昔之所謂壯麗者一朝瓦礫欲以重威而漢之感靈復何在乎使天子欲治官室之念頓盡是時中宗幸此宮未免有壯麗之想延清此四句如執利刃斬亂絲不止於詞句中見筆力

也吾觀延清初意欲作二句二句收不盡遂多作二

句已成一解中宗幸意既不得於此一解中見勢必

見於排中四句此處甚難延清索性趁筆力寫去

曰皇唐帳前跡置酒宴羣公帳字下得妙悵是悵悵

不快意之謂既不快意如何又置酒作宴狀是作者

意中想出天子治官殿孰不作萬年不拔之計未央

壯麗迄今未及千載一朝盡盡人主當此自朕省壯

麗不久天子之難恃悵朕於中不悵則不爲明矣置

酒以宴羣臣亦遊幸之常典因上句五字氣力注下

而卷說唐詩

卷之二十

律

古

九諸堂

覺宴羣臣三字異樣精采羣公對酒意中皆有治官室以蕭何壯麗爲戒也君臣能若此則明良合德真何必以未央宮壯麗以重威哉復於宴上足二句曰寒輕綵仗外春發慢城中綵仗御仗也慢城帷似城也見庾肩吾詩離舟卷慢城寒因宴而遂輕春因宴而忽發純是陽和以見皇恩之所被綵仗慢城較昔日未央宮之壯麗何似而此則寒輕春發較彼之壯麗盡威靈空又何似哉於是寫天子歡豫酒翰賦詩命羣公奉和曰樂思迴斜日歌詞繼大風吳都賦歡

情留良辰征魯陽揮戈而高麾迴曜靈於太清將轉
西日而再中齊既往之精誠用迴斜日本此言將轉
西日於中盛之時以適已之盛歡也極言君臣之樂
高祖紀十二年十月高祖已擊黥布軍還歸過沛留
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縱酒發沛中見得百
二十人教之歌酒酣高祖擊筑自爲歌詩曰大風起
今雲飛揚威加海內今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令兒皆和習之高祖既不悅未央宮之壯麗而歌意
又在守四方今天子作幸未央宮詩安不忘危其詞

而卷龍唐詩

卷之十 雜律

七

九話堂

足以繼高祖大風之歌復以今朝天子貴不假叔孫
通爲合何意漢初悉去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
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祖厭之薛人叔孫通說
上曰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上許之於
是爲綿蕞墊外習之時漢五年至七年長樂宮成諸
侯羣臣朝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百官執職
傳警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酒御史執法舉
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謹譁失禮者於是
高祖曰吾乃今日知爲皇帝之貴也通初爲博士號

稷嗣君至是拜爲太常夫朝廷所最重者禮法漢立
五年思羣臣無禮而叔孫通始爲綿蕞以習朝儀今
朝天子幸未央宴羣臣乃至既醉繼以賦詩而羣臣
執禮天子尊嚴豈若漢爲帝七年賴叔孫通習儀乃
歎皇帝之貴也淡得頌體○排律體略變動看其次
第都有着落而効忠之意鬱狀勿以其人而忽之也
奉和晦日幸昆明池應制

而卷龍唐詩

卷之十 雜律

七

九話堂

池在上林苑景龍三年正月晦日中宗幸池
賦詩羣臣應制百餘篇帳殿前結綵樓命上
官昭容選一篇爲新翻御製曲從臣悉集其
下須臾紙落如飛各認其名而懷之既退惟
沈宋二詩不下移時一紙飛墜競取而觀乃
沈詩也評曰二詩工力悉敵沈詩落句詞氣
已竭宋詩猶陡健舉全期遂服不復爭
春豫靈池會滄波帳殿開舟凌石鯨度樣拂斗牛
迴節晦冥全落春暉柳暗催象演看浴景燒劫辨
沉灰鑄飲周文樂汾歌漢武才不愁明月盡自有
夜珠來

豫樂也亦暇也朝廷無事天子乃幸昆明池以宴會羣臣靈池郭憲洞冥記旦露池西有靈池方四百步借來以喻昆明池帳殿天子行幸以帳爲殿而御之今幸昆明故帳殿開於滄波也池中有豫章臺刻石爲鯨長三丈凌越也天子之舟凌石鯨而竟度兩岸刻二石人象牽牛織女則昆明儼狀天河矣昔有人乘槎而泛天河因見牽牛織女故借槎以爲喻晦唐以正月盡日爲節堯時蓂莢生庭階朔日生一莢起一日添一莢至十五日而足十六日則落一莢至晦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是晦日故云全落正月春尚未半遲遲而來柳色可以驗春之遲早反若催春者狀妙句象漢三輔黃圖太液池在建章宮北闕輔記池象北海三輔舊事云日出陽谷浴於咸池此池象之景卽日也刻灰漢武帝初鑿昆明池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僧後明帝時竺法蘭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追問之蘭曰經謂天地火劫將盡則劫燒此燒劫之餘灰也鍋池三輔黃圖在昆明池之北卽周之故都也按鎬京乃武王

所作此欲與漢武爲對偶後爲周文王事詩大雅魚藻篇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周天子燕諸侯而諸侯美天子詩也汾歌漢武故事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朕中流與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中有云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夜珠三秦記昆明池中有靈沼各神池云堯時治水嘗停舟於此池通白鹿原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釣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銜索帝曰豈不穀昨所夢耶乃去其釣放之間三日而盡月小則一莢焦而不落是晦日故云全落正月春尚未半遲遲而來柳色可以驗春之遲早反若催春者狀妙句象漢三輔黃圖太液池在建章宮北闕輔記池象北海三輔舊事云日出陽谷浴於咸池此池象之景卽日也刻灰漢武帝初鑿昆明池池底得黑灰帝問東方朔朔曰可問西域僧後明帝時竺法蘭人來洛陽時有憶方朔言者乃追問之蘭曰經謂天地火劫將盡則劫燒此燒劫之餘灰也鍋池三輔黃圖在昆明池之北卽周之故都也按鎬京乃武王

竟不做完中一解四句且擱起二句跳筆去做第三
解句之七天子於此看象漢之浴日則知自新句之
八天子於此辨燒劫之沉灰則知聖教如是當比肩
周文何止漢武句之九言中宗宴羣臣應制賦詩印
是周天子燕諸侯而諸侯之美天子也中宗是周文
王句之十言中宗御製幸昆明池詩即是漢天子在
河汾中流而賦秋風辭也中宗又是漢武帝題意又
竟狀結不住必須另做二句作結作者於此極難措
手延清却安閒自在乃去做完中解之兩句緊跟節
而卷說唐詩卷之十排律
九語堂

晦二句來作十之一十之二中解既不空缺此詩又
得妙結真佳構也
或詰余曰子言五言排律體以中間擡進四句者為
正格作三解則非格之正者矣而此詩不但作三解
又移後補前得無支離太甚乎而菴曰詩固不可以
板法定也夫教人者必以規矩出乎規矩者為正不
出乎規矩者為不正出乎規矩而不拘於規矩不必
拘於規矩而仍合乎規矩斯為大正使人側看成峰
橫看成嶺所謂造物在手變化生心法由我出何所

不可如子言則釐菜盃之且不可破又安知萬花樓
之通出於尋常萬萬哉吾非變吾之說也又非執吾
之見使唐人就我束縛也吾亦知人以法為苦也其
不知法吾與論法既知法已吾與論變子未欲問變
之道耶觀詩者當豎起眉稜橫着眼睛使前入一字
躲閃不得纔是觀詩說詩者當凝神清慮披心豁膽
使聽者一字混互不得纔是說詩吾不敢以說詩自
居也但眼目稍得清楚口不欺心耳即如是詩吾若
作截狀三解說說得去若作前後解中間排進四句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排律

主 九語堂

說亦說得去聽者何嘗不信為確狀吾今不憚煩而
孜孜論其法之變非徒婆心熱切蓋惟恐詩法之終
不明於世也世之君子觀吾之所說淡加詳察正其
是非另出手眼有過余十百千萬者在焉則詩道大
興便焚此筆硯長居弟子之列矣

子欲聞余說是詩作截狀三解者乎請試說之前一
解四句已是明了不必更舉其中間一解四句節晦
莫全落是說三十日春遲柳暗催是說正月象漢看
浴日因而說到日日而幸昆明池之日恰是正月晦

日燒却辨泥灰。因而說及往古。往古何歲。不有正月。三十日。今幸昆明池。恰又是今歲之正月三十日。又天子以四海為家。池象此海。是說皇唐大一統。灰延燒。却是說皇帝萬萬歲也。的是中間一解。第三解四句。說皇帝與羣臣遊宴賦詩。樂何底極。明月不在夜。珠自來。延清未央宮。應制詩。天子宴羣臣。則幔城外。發出春來。此昆明池。應制。鎬飲汾歌。則晦夜又生出珠來。同一機法也。的是第三解。

吾更為子作起承轉合中間排進四句說春豫二句。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 排律

三 九節堂

是起舟凌二句。是承以幸昆明起。應以舟檣承中間排入四句。起便輕輕出晦日一句。說時景一句。說池之象。演一句。說池底之划灰一句。畢。朕後作轉二句。言周文之鎬飲。漢武之汾歌。中宗之幸昆明。與羣臣飲酒賦詩。俱在晝日。以轉到晦日。晦日當言夜。故以不愁二句。為合。延清是詩。已入神化之境。任口說去。總好他作不能反也。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終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一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排律 之中

蘇頌

同饒楊將軍原州都督御史中丞

原州唐屬關內道。今平涼府鎮原縣是也。武

德元年。置原州。貞觀五年。置都督府。御史中

丞。舊唐職官志。御史臺有中丞二員。掌持邦

國刑憲典章。以肅正朝廷。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一 排律

一 九節堂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朕明方改俗。去病不為家。家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朔風。搖漢鼓。邊月思。旂旗合。無邀正冠危。有觸邪。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

右地接龜沙。中朝任虎牙。朕明方改俗。去病不為家。

右地。口口地。龜沙。秦惠王遣張儀取蜀。以龜之形跡。

築城。故云龜沙。武元衡兵行斜谷詩。亦有右地接龜。

沙。句中朝。內朝也。漢書大司馬侍中散騎諸吏。為中

朝。虎牙。漢宣帝時。雲中太守田順。為虎牙將軍。後漢

安帝以三輔有陵園之守乃置京兆虎牙都尉朕明
後漢張奐字遷安定屬國都尉正身潔已威化大行
復拜武威太守其俗多妖忌凡二月五日產子及與
父母同月生者悉殺之奐示以義方嚴加賞罰風俗
遂改百姓生爲立祠霍去病爲冠軍侯漢武帝爲治
第對曰干戈未靖無以家爲也右地與龜沙相接見
原州最邊地要害之處虎牙必由中朝言原州都督
簡任非輕以朕明去病承言任原州都督須得朕明
之正已化民去病之効忠忘家者方能勝其任楊將

而卷說唐詩

卷之五

排律

二

九諸堂

軍其人也將禮登壇盛軍容出塞華吳子受命而辭
家破敵而后言返將之禮也漢高祖齊戒設壇場拜
韓信爲大將軍築土而高曰壇司馬法古者軍容不
入國國容不入軍軍容入國則人德盛國容入軍則
人德弱將禮句言天子拜楊將軍任都督加殊禮軍
容句言楊將軍受命統兵而去部伍整齊也朔風搖
漢鼓邊月思口笳張正見有詩云空林漢鼓鳴蔡琰
笳拍有云朔風夜夜吹邊月言將軍在任身鎮督府
夙夜防禦也此四句看去乃題中所當有若論律當

從簡則又可以無此之所謂排入者也旗合無邀正
冠危有觸邪一句都督一句御史中丞在原則以都
督重還朝則以御史中丞重夫送其去便望其還仕
官以在朝爲榮故下以勞旋爲合此轉二句作者意
屬合二句則冠危有觸邪爲正轉旗合無邀正在此
處反爲掩帶也作詩者不可不知起承轉合之法明
乎法則看古人下句有着落矣孫子無邀正正之旗
勿擊堂堂之陣唐李靖兵法諸軍將五旗各准方色
太宗曰方色五旗爲正乎旛麾折衝爲奇乎分合爲

而卷說唐詩

卷之五

排律

三

九諸堂

變其隊數易爲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則
旗相倚而不交五隊合則兩旗交十隊合則五旗交
開五交之旗一復散而爲十開二交之旗一復散而
爲五開相倚不交之旗一復散而爲三兵散則以合
爲奇合則以散爲奇見楊將軍實實有將略異物志
東北荒中有獸名解豸一角性忠直見人闕則觸不
直者聞人論則昨不正者楚執法所服也晉書杜後
冠一名解豸冠又曰侍御史黑豸升殿取觸邪之象
見楊將軍實實能執法當看勞旋日及此御溝花言

將軍之能其職非吾所當言但當看其功成凱旋耳
勞去聲凡大夫行役將軍出征有功勞歸天子勞之
言其在外之苦而更有以賞之之謂也及是及早之
及唐時遣將一歲而代言當今日御溝上花開時餞
送明歲此時御溝上此花開時望將軍旋也指花而
言五字如畫崔豹古今注長安御溝謂之楊溝花應
是楊花餞將軍時應是三月

張說

奉和聖製途經華嶽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 律

四 九 諸 堂

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清二句起爾雅華山爲西嶽
迎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軒遊會神處漢幸望
仙情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羣臣願封岱廻駕
勒鴻名

西岳鎮皇京中峰入太清二句起爾雅華山爲西嶽
雲笈七籤華山高七千丈周迴二千里名太極總仙
之天少昊爲白帝治西岳巨靈神手擘其上足決其
下以通河流上應井鬼之精下鎮秦地之分唐都西
安府西岳西安府華陰縣南故曰鎮神京中峰是言

西岳峰之最高者太清又天之最高處入字見岳頂
上接於天也先出華岳玉鑾重嶺應綈騎薄雲迎二
句承次出途經玉鑾楚詞鳴玉鑾之啾啾言御輦綈
騎續漢書綈騎一百人屬執金吾是羽林軍以扈駕
者重嶺是西岳之嶺薄雲是西岳之雲輦過鑾鳴嶺
卽應之綈騎當前雲卽迎之天子行幸見百神之肅
護於是停筆作中四句白日懸高掌寒空映削成閒
寫西岳之狀岳有仙掌峰華山記云華山四面削成
上有五崖比鑿破崖而列自下遠望偶爲掌形掌極
高白日遠望若日之挂於其掌蒼翠無際與天一色
略有微痕如半月之相映軒遊會神處漢幸望仙情
又指岳而言是岳也乃神仙福地黃帝嘗遊於此以
會神漢武帝嘗遊於此以望仙者也史記黃帝者姓
公孫名曰軒轅封禪書申公曰天下名山八三在鑾
舞五在中國中國華山首山太室太山東萊此五山
黃帝之所常遊與神會三輔黃圖望仙臺望仙觀俱
在華陰縣界華山記弘農鄧紹八月曉入華山見童
子執五彩雲盛柏葉露食之武帝卽其地造宮殿歲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 律

五 九 諸 堂

時祈禱焉言二帝遊幸以見於今之經過真是好手
入句都在西岳發揮於是說經過之故蓋爲封岱也
舊廟青林古新碑綠字生爲下合二句卽以泰山上
說作轉曹植孔子廟頌修復舊廟揚雄校獵賦羽騎
營營布乎青林之下借用此青林二字春林葉生則
色青泰山是東岳東乃生方色尚青用青林尤當舊
字古字便見封禪其來久遠竹書紀年帝舜在位有
龍馬銜甲赤文綠字庾肩吾詩媽泉綠字分泰山上
舊碑無字唐玄宗曾作八分大字書勒碑於懸崖故
而卷說唐詩卷之主排律

六 九諸堂

云新碑綠字生或言令封禪當立碑且修廟也羣臣
願封岱趙駕勒鴻各封禪書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
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葬吾所記者十
有二焉皆受命朕後得封禪唐書張說傳說倡封禪
議受詔與諸儒草儀多所裁正相如封禪書前聖之
所以永保鴻名而常爲稱首者用此謂用此封禪也
夫封禪在後世帝王非必不得已之事玄宗可不
乃倡自燕公欲分謗于廷臣曰羣臣願封禪其意雖
如此而筆之於詩言非出自天子之意得大體史言

說蓬生麻中不得不直又稱其爲大手筆於此並見
迴駕見天子一似初不過羣臣意思而勉強封禪者
因得勒封禪之鴻名以垂於後世說善揣天子之意
又若此此二句是說倡封禪議公案

張九齡

奉和聖製早度蒲關

魏武中流處軒皇問道回長堤春樹發高掌曙雲
開龍負王舟渡人占仙氣來河津會日月天仗役
風雷東顧重關盡西馳萬國陪還聞股肱郡元首
而卷說唐詩卷之主排律

七 九諸堂

咏康哉

玄宗聖製從關字起此作以津字起絕不於題面上
瑣瑣史記吳起傳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
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之寶也蒲關正在此故曰
魏武中流處莊子黃帝立爲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
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廣成子南首而
臥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吾子達
於至道敢問治身奈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曰至道
之精窈窕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勞汝形無搖

廢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上句有股肱字下句順手用元首康哉字言君明臣良則庶事康天子車駕所至多不免苛索供億騷擾百姓今自天子東幸以至西還股肱之郡無不誦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之歌臣亦處處聞之以見天子能行所無事東西二京之間若不知有鑾輿之過者狀是爲令二句應制與奉和體應頌聖而此直欲致君於堯舜的是元臣風度此唐皇所以稱之而無厭也○唐賢作十二句排律詩中間四句都開開對仗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排律

十

九語堂

子壽此作中四句何等氣力使前後二解愈加精彩可見中四句最爲得力唐多以此體試士而人之能否總於此驗則中四句談何容易請以人譬之起是頭合是足承是左手轉是右手手四句是腹心腹心無疾則面目榮澤四肢強健又如行軍將士四列大將居中號令指揮皆從中出心心相通使萬人同一心方能戰勝攻取制敵而不制於敵審乎此則排律無難事矣

王維

奉和聖製上巳于羣春亭觀泂飲應制

韓詩鄭國之俗上巳日於溱洧之上秉蘭草

拔除不祥沈約云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

已雍錄南望春亭北望春亭在禁苑東南高

原之上東臨漣水一統志云隋文帝建

長樂青門外宜春小苑東樓開舊戶上輦過百花

中畫鵲移仙仗金貂列上公清歌邀落日妙舞向

春風渭水明秦甸黃山入漢宮君王來被襖灞漣

亦朝宗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五

排律

十

九語堂

三輔黃圖長樂宮本秦興樂宮也在雍州櫟陽縣漢高帝七年宮始成長安志第三門名曰霸城門外郭門曰青門長樂宮在青門之外括地志秦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宜春苑在宮之東從望春亭兩邊閉起樓即望春亭也開於萬戶之上言其高聳幸望春亭於百花中過此爲承狀尋不出起承痕迹來妙手子虛賦浮文鵲鷁水鳥也畫於船首故稱舟爲鷁帝乘舟故仙仗移漢書谷永傳左右之臣戴金貂之飾並巴輿服志漢侍中黃金璫附蟬爲文貂尾爲飾書建

爾于上公言從遊諸臣皆公卿於是君臣宴樂歌舞
以盡此一日是為中間四句天子畿內為句長安有
八水渭水為大於望春近天子登舟後樓畢復還望
春憑樓之所望見渭水之光如鏡之明又見黃山之
入漢宮孝惠二年於槐里縣起黃山宮此二句為轉
因君王來後樓渭水漑水皆來朝宗尚書江漢朝宗
於海春見曰朝夏見曰宗如此方是天子後樓妙渭
水黃山二句做題中觀字右承是詩自由性格若法
不能以拘之者此之謂詩天子

而恭說唐詩

卷之五

主

九諸堂

奉和聖製暮春送朝集使歸郡應制

自外入朝與朝班者曰朝集使周禮疏朝集

使上計會之法唐書禮樂志設諸州朝集使

位都督刺史三品以上實錄武德九年三月

宴朝集使於百福殿天寶三載三月勅兩省

五品以下鴻臚寺祖饌朝集使

萬國仰宗周衣冠拜冕旒玉乘迎大客金節送諸

侯祖席傾三省褰帷向九州楊花飛上路槐色陰

通溝來預釣天樂歸分漢主憂宸章類河漢垂象

海州

博物志周自后稷至於文武皆都關中號為宗周宗
周即鎬京唐都西安故以宗周為稱且見朝集使之
名始於周也禮天子之見朱綠藻十有二旒衣冠印
萬國臣之來朝者此為朝集使二句起周禮王之五
輅一日玉輅又曰小行人掌邦國賓客之禮籍凡諸
侯入王則逆勞於畿大客則摯小客則受其幣而聽
其辭又行人掌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
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為之道路用旌節門闕用

而恭說唐詩

卷之五

主

九諸堂

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為之注諸侯使臣行聘聘

則以金節授之以為行道之信也承二句一句言大

客來王乘玉輅以迎勞一句言諸侯去則以金節送

之此一解虛冒見周已有是典矣京師送行謂之祖

送祖者往也言都會之處尚留他不住而竟去也禮

傳共工之子曰修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

窮覽故祀之以為祖神唐書宰相表唐因隋舊以三

省長官為宰相三省謂侍中兩令也傾動也三省無

有一人不送者此句是送後漢書賈琮為冀州刺史

舊典傳車驟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及琮之部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百城聞風自戕疎震周禮
職方氏掌天下之圖乃辨九州之國東南曰揚州正
南曰荊州河南曰豫州正東曰青州河東曰兖州正
西曰雍州東北曰幽州河內曰冀州正北曰并州朝
集使總是此九州內長吏來朝者去則各向其州而
去此句是朝集使去上路京師上所經之路通溝西
都賦東郊則有通溝大溝上路通溝是送行之地楊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排律 九語堂
花槐色是送行之時時正暮春也此一解言送朝集
使列子鈞天廣樂帝之所居史記趙簡子疾五日不
知人扁鵲視之出曰血脉治也而何怪不出三日疾
必間簡子密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
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其聲動心中央
爲鈞天長吏來朝如預聽鈞天廣樂歸朝集使還本
州天子以九州爲憂朝集使歸郡盡職以寬聖主之
憂寬卽分也此二句是言朝集使歸抵治所天子之
寵饒朝集使者蓋欲其分憂耳宸章天子御製詩送

其詞猶河漢之昭回於天莊子猶河漢而無極也易
曰天垂象聖製如天之垂象朝集使躬齋聖製以歸
則宸章滿於九州而言中州何故蓋天子中天下而
立以御九州以諸侯言之則爲九州以天子言之則
爲中州中州猶中央也此二句言聖製此一解總言
朝集使歸郡當厲精治民以報天子之恩無負宸章
垂送之意
古人叶韻用重字自是一病狀大家數多不論蓋古
人重解數且做一解卽拋一解或不及照顧叶句又
而菴說唐詩卷之十一 排律 九語堂
貴穩韻中或無可替用之字不妨存以爲玷與白璧
無損也古詩可無論排律體中止見此作請大詞壇
試更之
曉行巴峽
際曉投巴峽餘春憶帝京晴江一女浣朝日衆禽
鳴水國舟中市山橋樹杪行登高萬井出曉迴二
流明人作殊方語驚爲舊國聲賴多山水趣稍解
別離情
前一解看他曉字餘春字帝京字一女字衆鳥字在

丞太原人仕於京而今到巴峽適際天曉之時旭日
初麗照著山水又當暮春禽聲繞樹能無動羈旅之
懷此所以憶帝京也看投字見不得意人不得意於
此則投於彼又從未相識不知路頭之謂也如此天
早却到巴峽山重路險不得停行憶在帝京或朝罷
修職正此際也休沐在家高枕熟睡亦此際也平日
於天曉時慣了今却不慣適見獨獨一女浣於江頭
又見成羣野鳥鳴於林際帝京暮春雖甚天早何嘗
有此寂寞所以將此爲承也水國於舟中作市又大
異於帝京橋橫山半人却在樹杪上行此又是巴峽
之所僥有也山橋卽是棧道此處依朕有人烟湊集
之所登高而萬井始見不登高則不見也出字妙我
無意於見一似萬井要與我見者寂寞不遇中忽見
人家亦是途中一喜又遠眺去迥絕之處見二流之
明亮註者皆謂成都有二江雙流其下舉蜀都賦兩
江珥其前而言愚謂巴峽去成都甚遠二江豈巴峽
之所得而眺望者二流必有所指關疑可也此四句
寫巴峽民風景致如畫後一解看他殊方語舊國聲

前卷說唐詩 卷之三 十一 九語堂

山水趣別離情等字鄉語處處不同聽巴峽人之語
不同於舊國方知此處是殊方若人不作殊方語便
算做舊國亦復何妨其相同者祇是鶯聲若鶯亦作
殊方聲我在此處相習便了無奈被鶯聲撥耳使我
甚想舊國起來真無奈此鶯聲何也人語鶯聲
總是愁人景况若說山水奇絕妙絕實又舊國之所
未有我惟賴茲以消遣別離之情雖朕吾何能不憶
帝京餘春之適意哉

送秘書晁監還日本

積水不可極安知滄海東九州何處遠萬里若乘
空向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鰲身映天黑魚眼射
波紅鄉樹扶桑外主人孤島中別離方異域音信
若爲通

見監本倭人入仕中國維與同官相善今送其歸國
日本言國近日之所出故以爲名貞觀初遣使入朝
其有願留中國授經肄業者此直任官矣積水不可
極荀子積水而爲海不可極言其深安知滄海東又
在海之極東言其遠九州何處遠今人在中國若於

前卷說唐詩 卷之三 十一 九語堂

遊歷居恒輒計某州近某州遠某州最遠輒有難色
萬里若乘空日本在海之東去中國不啻萬里是路
之極遠者見監督朕竟去絕不以遠為慮若乘空言
其略無阻塞如空中之無礙此三字從見監心上寫
來者九州萬里二句於法為承而此若提筆作頓者
狀筆下直是生龍活虎不可捉摸於是作中四句向
國惟看日歸帆但信風言海無路徑可循惟看日以
為去向言歸非人力可憑但信風以作行止有如此
渺茫驚身映天黑魚眼射波紅有時巨蜚露形天為
而菴說唐詩卷之主 辨律 九誥堂
之黑井無日之可看有時魚眼射光波為之經總藉
風以為信復有如此危險前一解言見監欲歸先將
海來量度尚未到海中四句正在海中行後一解見
監到國矣鄉樹扶桑外十洲記扶桑在碧海中地多
林木葉皆如桑樹長者數千丈大三十圍兩兩同根
更相依倚是以名為扶桑扶桑乃日所出之處倭國
相近見鄉樹纔到國中主人孤島中山在海中皆謂
之鳥見監到國方稱主人唐書日本在海島中而居
左右小島五十餘皆自名其國而臣附之島未為孤

而言孤者言其歸國與長安遠隔見既受職天朝日
視此中聲名文物之盛身當友朋相敘之樂今歸國
則離羣索居愈覺島之孤如此主人真是難做其意
蓋欲轉到末句也別離方異域今日尚與君同朝送
別後即為異域音信若為通此後只好以音信相通
觀此茫茫亦何敢必總寫不忍相別之情可謂淋漓
盡致矣

岑參

早秋與諸子登號州西亭觀眺得低字

而菴說唐詩卷之主 辨律

九誥堂

號州今河南府陝州周封號仲于此

亭高出島外客到與雲齊樹點千家小天國萬嶺
低殘虹挂陝北急雨過關西酒榼緣青壁瓜田傍
綠溪微官何足道愛客且相携惟有鄉園處依依
望不迷

句之一言亭之高句之二言與諸子登句之三言
在亭上所觀此之景四面有如此句之五六言登時
適當雨過殘虹猶可得指諺云夏雨隔井田此雨與
亭無預者又不漏西字雲雨在西北角如見句之七

言與諸子登西亭携其酒榼傍山壁而陳列坐豪飲以盡觀眺之興句之入言青壁下去有溪水焉瓜田卽在溪畔瓜喜水故瓜田傍溪瓜熟正在早秋關早秋二字妙上急雨亦是早秋酒榼亦是早秋早秋涼可登高飲酒天熱那能得句之九見作官簿書旁午不如登西亭之樂句之十見同羣之適意句之十一十二因登西亭便欲解官歸田徜徉與山水朋友中也此詩若將今人看詩法一直看去不分解數嘉州詩亦何嘗不妙絕千古但只是辜負作者苦心而菴

却不敢等閒放過它須如啖橄欖得其回味方是能讀嘉州排律者愚看此首排律中四句更非人所及要它合着前一解則與前一解相屬要它合着後一解則與後一解相屬直如釋迦牟尼珠隨色現光不可思議也如何中四句與前一解相屬起二句言西亭之高諸子在上登眺承二句寫景承上高字高則見千家小萬嶺低景從西亭四面極遠處寫陝北卽號州城之北關西卽函谷關之西虹現則雨止是寫暫時空中之景從西亭一角上寫酒榼句是觀眺既

久陳酒榼於崖陰以憩息瓜田句是秋暑方酷則又見瓜木以思解渴青壁西亭之左右綠溪西亭之直下又景之最近者也如何又與一解相屬虹掛雨是作宦之末後酒榼是會友之興致瓜田是歸農之本分也如說其與前後二解不相屬則真不相屬只算做西亭觀眺之所偶及殘虹自掛陝北急雨自過關西酒榼自綠青壁瓜田自傍綠溪不惟與微官無涉與朋友無涉與鄉園無涉且與西亭何涉與諸子何涉卽就問句除虹雨外酒榼與虹雨不連瓜田與酒榼不連綠溪與青壁不連卽分四句逐句看來殘虹與陝北不連急雨與關西不連酒榼與青壁不連瓜田與綠溪不連通首六十字各各不連而人輒把唐賢好詩作一口氣連讀去何哉此聖歎之所以長歎也嗚呼

而菴說唐詩卷之二十二

吳門徐 增子能甫述

五言排律 之下

杜甫

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

唐書地理志閬州閬中郡本隆州先天二年

避玄宗諱更州名

萬壑樹聲滿千崖秋氣高浮舟出郡郭別酒寄江
濤良會不復久此生何太勞窮愁但有骨羣盜尚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二十二 排律

九節堂

如毛吾舅惜分手使君寒贈袍沙頭暮黃雀失侶
亦哀號

閬州多山水時方秋高送十一舅正在此際故以萬

壑千崖起于是浮舟出郭同往江中送別為承寄江

濤寄字十一舅是公之母舅而治席送別者却是王

使君公不曾作主人無以為情作自朝語猶云甥之

酒直寄于江濤間又謂甥雖無酒而甥之意反厚于

王使君則視此江濤矣此一寄字有無窮意思在內

杜詩豈可輕讀乎哉此一解是送別于是入中四句

乃作嘆辭曰人之良會難得即幸得矣能復幾時既
來此處又往別處終日役役無有少息何此生之太

勞也况又不得意窮愁到老吾輩僅存此骨若不能
自持將骨亦無有矣國家播遷盜賊如毛何處不是

窮愁所迫未免行役即是知已即是骨肉欲留不得
送別實是難堪有此一嘆則前後二解血脉貫足何

其妙也吾舅惜分手從舅分中說吾舅此番作別亦

覺過不去以至情相度確狀有此一惜何况當此時

世使君寒贈袍且更有贈使君之情已盡為甥者却

而菴說唐詩

卷之二十二 排律

二

九節堂

如之何沙頭黃雀日暮失侶亦為之哀說豈甥反不

如黃雀耶此二句公自謂何故用黃雀何遜詩黃雀

悲故羣孔德紹詩華華失侶雀長門賦白鵲嘆以哀

號故用此此一解是惜別通首總見羣雀貧窮無以

自將意

存歸

本集注春歸言歸當春時也按公構草堂于

成都已而去之廣德二年閬嚴武鎮蜀公復

還成都舊居故有是作

苔徑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苔徑臨江竹。尚如故茅屋。無恙覆地落花。若不復歸。如何得。又見寶應元年嚴武召還。公去成都至廣德元年。歸成都相去三年。乃云頻甲子是。絳縣人之謂甲子。一年日干支有六。个甲子。故云頻。今歸恰值春華。見此花竹。真是一快。以歸草堂爲一解。中四句是。

而箋說唐詩

卷之五

三

九諸堂

寫流花溪之景。晉春秋謝安所居有石一株。常倚杖相對。公正用此。又標法師詩中。朝一孤石。劉勰詩孤石滄波裡。沙卽溪之畔也。携壺觴以就此。見陽之浮水而無心。燕之受風而斜折。鷗燕正與花竹相通。總是春歸所見。皆適意事。爲何轉二句。忽作嘆息語。公意中見人踪跡不定。吾蓋爲嚴武來故。得歸吾敢必嚴武常鎮于此。哉未知此後常居于此。當時蜀數亂。世路多梗。雖字見不得往來。吾生有涯。莊子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亦字見吾已年老來。日限蓋該。

把世事看空。隨緣且去。有酒便醉。無酒則醒。此字宙吾家。何在此草堂。因吾昔乘興而來。裴君爲構。吾今復來。亦是乘興。吾且在此聊作消遣。敢謂卽是久住之家。而老死于此哉。

千秋節有感

舊唐書玄宗紀。開元十七年八月癸亥。上以降誕日。宴百寮于花萼樓下。百寮表請以每年八月五日爲千秋節。

自罷千秋節。頻傷八月來。先朝常宴會。壯觀已塵埃。以紀編生日。龍池暫切灰。湘川新涕淚。秦樹遠樓臺。寶鏡羣臣得。金吾萬國迴。僑尊不重飲。白首獨餘哀。

而箋說唐詩

卷之五

四

九諸堂

自玄宗幸蜀後。千秋節遂罷。則永罷矣。每到八月五日。想着千秋節。爲之痛傷。一年一傷。傷何時已。頻字不忍再讀。每千秋節。必宴羣臣于花萼樓下。今罷後。而花萼樓已生塵埃。壯觀指花萼樓爲前一解。千秋節故典禮官已編于玄宗實錄。昭狀可據。而興慶宮之龍池。頻成切灰矣。唐皇居藩邸。有舊井。湧爲小池。

常有雲氣黃龍見帝即位建興慶宮遂為龍池及幸蜀前一夕躍朕亘空望西南去湘川令長沙府唐為潭州時公在潭州于八月五日為之涕淚故云新潭州去長安遠故云秦樹遠樓臺公蓋無一日而不思王室與先帝也鳳紀二句言唐宗已崩實錄空紀其節湘川二句言今日有感却在潭州孤臣之淚橫傾當時朝臣亦知有千秋節耶為中四句舊唐書千秋節王公已下獻鏡及承露囊寶鏡羣臣得千秋節既罷則羣臣那得復獻鏡于君王金吾萬國迴唐書職官志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員將各二人金吾之職掌宮中及京城晝夜巡警之法以執禦非違凡朔府及司軌等五十府皆屬之凡車駕出入則率其屬以清道此指唐宗自蜀歸之時遷居南內而千秋節為之不舉公不可顯言故作微詞讀此句當一慟哭也看他合二句可知懣懣不重飲白首獨餘哀淮南子聖人之道猶中衢而致尊耶過者斟酌多少不同各得其所宜明皇能斟酌時宜故成開元之盛千秋節乃不得行于歸蜀之時肅宗之懣尊何在犬曆四

年公在潭州復經兩朝公年已老回憶先帝獨有餘哀公忠國之心不啻清霜皎日千載來猶令人感動人多不啻此一解僭為拈出

高適

送柴司戶充劉卿判官之嶺外

按唐諸州諸縣各有司戶

嶺外資雄鎮朝端龍節旄月卿臨幕府星使出詞曹海對羊城關山連象郡高風霜驅瘴癘忠信涉波濤別恨隨流水交情脫寶刀有才無不通行矣

莫徒勞

嶺外之使劉卿當行時有所避則以司戶充判官而往嶺外是今之廣東嶺外去朝廷遠所賴藉以安者在雄鎮鎮即節度使也朝端大臣領節旄而出最為榮寵月卿書卿士惟月此指劉卿臨字從月字來幕府東觀漢記衛青大克口口帝拜大將軍于幕中因號幕府星使出詞曹晉書天文志流星天使也對月卿工甚此指司戶司戶非詞曹而云出詞曹者蓋判官必須詞曹以其掌書記也美司戶之能文而充字

意已在其內矣此四句做柴司戶充劉判官之嶺外爲一解海南海羊城寰宇記五羊城在廣州南海縣城周十里初有五仙人騎五色羊執六穗杵而至今呼五羊趙佗築後爲黃巢亂焚毀象郡賈誼過秦論取百粵之地以爲桂林象郡唐書地理志象郡本桂林郡武德四年置以象山爲州名屬嶺南道此二句見鎮之雄瘴癘吳志蒼梧南海歲有瘴癘氣判官主決斷有風霜之氣此句言山有瘴癘足以害人判官之風霜直驅開瘴癘而去則何患山之險忠信

卷之五 七

九節堂

涉波濤家語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不能道鼉鼉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鱉鼉鼉不能居也意者難可濟也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子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人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復以忠信惜吾軀于波流而吾不敢以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載之亦且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而

況于人手言海有波濤足見潮人司戶之忠信直涉波濤而過又何患海之危此見道路雖難去亦無恙爲中四句別恨隨流水人別去若水之流水流甚急而別恨亦隨之流交情脫寶刀晉書王祥傳呂虔徵祥爲別駕初呂虔有佩刀相者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始固辭強之乃受言交情之厚乃脫寶刀以相贈其所期者大矣有才無不適人若有才何之不可大才小就意無不適行矣莫徒勞君今行矣當努力以樹功名毋虛此遠道跋涉之勞也此一解做送字

卷之五 八

九節堂

陪寶侍御泛靈雲池

池在涼州

白露先時降清川思不窮江湖仍塞上舟楫在軍中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夕陽連積水邊色滿秋空乘興宜投轄邀歡莫避聽誰憐持弱羽猶欲伴鷗鷗

時達夫節度河西寶侍御想奉天子之命而來達夫

作主人邀泛靈雲池以爲樂白露先時降禮記仲秋之月白露降先敘時令起清川思不窮天氣初涼最宜于水故有清川之思入靈雲池江湖仍塞上江湖與魏闕反江湖是間故之地閑散則可以遊却仍是塞上塞上是關防嚴警之所承上清川舟楫在軍中戎馬之中而有舟楫承上清川而思不窮在言外此前一解舞換臨津樹歌饒向晚風見不是空泛爲設歌舞池旁有樹舟動樹移一路舞去故覺樹之換也池內有風歌聲自遠至晚不歇故言聲之饒也夕陽連積水歌舞少間舟中望水見夕陽之與積水無際邊色滿秋空回頭看塞又見邊色通變秋空靈雲池真是雄曠爲中四句乘興宜投轄後漢游俠傳陳遵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開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見不善做主人奉陪乘興而已未能致客盡興大醉邀歡莫避驄桓典傳典拜侍御史常乘驄馬京師畏憚爲之語曰行行且止避驄馬御史御史持白簡以糾彈不職某實懷悚友今爲邀歡却忘畏避又某之罪也不獨詩好詞令更佳誰憐持弱

羽猶欲伴鵲鴻鵠鴻是勁翮弱羽是小鳥仕宦重內而輕外達夫在邊方故以弱羽是謙侍御在朝故以鵲鴻爲稱鵲鴻喻朝班之循列鴻喻侍御之高餐某何人也得陪侍御于靈雲池泛舟多見其不自量矣此後解作陪字

祖詠

清明宴司勳劉郎中別業

舊唐書司勳郎中一員從五品掌邦國官人之勳級

家復近臣行樂不違親霽日園林好清明烟火新以文常會友惟德自成隣池照窓陰晚杯香藥味春欄前花覆地竹外鳥窺人何必桃源裡深居作隱淪

別業是人別構屋于林泉花竹間以供暇時娛樂也今郎中別業在野宛城田家而主人爲司勳郎却是近臣田家則太朴近臣則又甚華言司勳能兼之故曰田家復近臣吾觀司勳行徑居狀隱者狀隱者多孤僻而與人不相親近昔惟郭泰好黃偕人倫不持

崖岸范滂嘗稱之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行樂不違
親見別業是司助行樂之地不獨自行樂而喜與友
同行樂而不違其所親之人此所以宴客也霽日園
林好清明日多雨而是日適晴霽愈覺園林之好好
者言可行樂清明烟火新清明前是寒食唐俗禁烟
至清明則頒新火于貴戚親近之臣而司助是日宴
客烟火乃是新的承得蘊藉妙以文常會友惟德自
成隣用論語語言司助平日會客總是以文與德池
照窓陰晚別業臨池會客于此每日晚水光漾于窓
上見會友必盡一日之興杯香藥味春其所飲之酒
皆有藥味帶山林之氣平日如此清明亦朕是為中
四句欄前花覆地見人所不到落花布滿于欄前竹
外鳥窺人見今日預宴之友皆有德能文之彥無喧
器流俗之習故鳥常在于竹外窺人何必桃源裡深
居作隱淪此雖是近臣之別業而幽寂之致若與世
隔行樂亦得久居亦得此即是武陵桃源何必更求
桃源深居不出而作隱淪也司助真大隱哉末歸美
別業為一解美別業正美司助

同舍說唐詩

卷之三

排律

土

九語堂

張 謂

同諸公遊雲公禪寺

共許尋雞足誰能情馬蹄長空淨雲雨斜日半虹
霓簷下千峰轉窓前萬木低看花尋徑遠聽鳥入
林迷地與喧聞隔人將物我齊不知樵客意何事
武陵溪

同舍說唐詩

卷之三

排律

土

九語堂

雞足五燈會元一祖摩訶迦葉付正法于阿難持僧
伽黎衣入定雞足山侯慈氏下生此指雲公禪寺言
諸公共許尋雲公之寺誰能愛惜其馬蹄而不去惜
馬蹄便是是日早聞有雨未免脚蹠否則惜馬蹄有
何意趣長空淨雲雨長空是天雲雨若為之洗
故用淨字斜日半虹霓言下午而始晴幾乎不感
今喜到寺矣承上意如是簷下千峰轉寺有迴廊從
簷下繞步見千峰之旋轉窓前萬木低寺在山上凭
憲俯萬木之頂上句言寬此句言高看花尋徑聽鳥
去看花無處可入必須尋徑而徑却甚遠聽鳥入林
迷聽鳥入林又迷而不能出此二句言其悵惺的是
好隨喜去處是為中四句狀諸公來遊豈為隨喜哉

故此四句只當鋪排算不得要緊却又再少不得此爲中四句定式看者宜細心體會也地與喧聞隔此處幽寂不聞世諦真是世外勝地人將物我齊佛教萬法平等無有高下豈作物我分別想住持雲公是个菩薩故大衆俱無我來遊諸公聽雲公之法又將化爲一人矣不知樵客意何事武陵溪此寺既可隨喜又有佛法不知何故此中樵客意只想着桃源哉此爲反結又所謂詠嘆結也或曰入桃源洞中本是漁人此云樵客得無悞耶余曰此處該用樵客蓋寺在山中樵客指山中居人而言諺云近寺不重僧是之謂也

劉長卿

送鄭十二歸廬山

潯陽數畝宅歸臥掩柴關谷口何人在門前秋草閑忘機賣藥罷不語杖藜還舊筍成寒竹空齋向暮山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

潯陽今之九江府廬山在九江城外數畝宅鄭十二

而庵說唐詩卷之五 排律

圭

九語堂

而庵說唐詩卷之五 排律

古

九語堂

住家于山下歸臥掩柴關言鄭十二今番歸掩門商臥也谷口昔鄭子真隱于谷口何人在言谷口已無子真正對廬山今有十二門前秋草閑言十二出遊後其門前草閑在那邊見正該歸矣忘機賣藥罷十二無心出門不過是賣藥今藥已賣完不語杖藜還世事總不關心故不語拄杖而歸十二真是高隱舊筍成寒竹十二出門時想在筍生之時今應舊矣已成高寒之竹寒字當作如是解以後有桂花字在空齋向暮山十二未歸齋空在那邊只好與暮山相向十二歸依狀與暮山相向十二是个無心道人即歸齋依舊似空的一般十二亦竟是空齋矣妙極妙極水流過舍下雲去到人間是言十二歸山人亦尋他不得過其舍下者除非是水十二亦更不出山到人間者或是浮雲桂樹花應發因行寄一攀楚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言君之住處他日我當來奉訪今尚未能得據茲秋月桂花應發何故用應字以十二尚未到家不曾見佳之有花無花故作懸度之詞因君之行一寄我攀援之懷是歸者

尚在此間而送者已先鄭十三到其隱處矣解數不
必更說

錢起

省試湘靈鼓瑟

善鼓雲和瑟常聞帝子靈
蕭瑟空自舞楚客不堪
聽苦調淒金石清音入
杳冥蒼梧來怨慕白芷
動芳馨流水傳湘浦悲
風過洞庭曲終人不見
江上數峰青

雲和地名此地桐木斲琴瑟音最精周禮雲和之琴
前卷說唐詩卷之五律

主 九語堂

瑟帝子指湘靈靈即舜二妃湘君也以湘靈鼓瑟直
做起看他如何做下去馮舞水神楚詞使湘靈鼓瑟
今下有舞馮舞三字故以馮舞舞承空自見舞者自
舞人不得而知之楚客指屈平聽鼓瑟而心悲故云
不堪苦調淒金石清音入杳冥瑟之調苦淒如金石
之感人而懷折瑟之音清聽之如在轉愈入于杳冥
而難追蒼梧禮記舜葬蒼梧之野怨慕舞號泣于旻
天孟子曰怨慕也怨已之不得于其親而思慕也清
苦之音調足使舜來怨慕白芷動芳馨楚詞榮蘋齊

葉今白芷生白芷即芍因鼓瑟而白芷之芳香欲動
流水傳湘浦悲風過洞庭爲下曲終作轉曲將終如
流水之傳于湘浦見鼓得快若悲風之已過洞庭忽
然遂止曲終人不見人不見方是湘靈江上數峰青
有音時用耳無音時用目睇起雙瞳則又恍恍若失
矣落句真是絕調主司讀至此嘆有神助

過山人所居因寄諸遺補

空谷春雲滿愚公晦迹深一隨玄豹隱幾換綠蘿
陰絕徑人稀到芳蓀我獨尋厨烟住峭壁酒氣出
而卷說唐詩卷之五律

主 九語堂

重林蝴蝶晴還舞黃鸝晚暫吟所思青瑣客瑤草
寄幽心

錢起過山人所居忽有隱心寄詩諸遺補其欲招之
同隱耶空谷詩皎皎白駒在彼空谷春雲滿見山之
最深真是隱處愚公劉向說苑齊桓公出獵逐鹿而
走入山谷之中見一老公而問之是爲何谷對曰爲
愚公之谷桓公曰何故對曰以臣名之臣故畜犢牛
生子而大賣之而買駒少年曰牛不能生馬遂持駒
去旁隣聞之以臣爲愚故名此谷爲愚公之谷人辭

富貴而隱有如愚公玄豹七日隱于霧山中隨玄豹而隱綠蘿陰一歲一換今不知幾換上以山之深起茲以住山久承絕徑故人稀到人不到故不知其隱處之妙芳藻比隱者我不獨到其地而且見其人過一山人居却露矜色妙一句他人一句自己厨朝住峭壁山人住于最深處見其厨之炊烟只在峭壁之下而不移酒氣出重林山人釀酒酒氣透于重林之外見有粟足以養生又有酒足以適興山人住山有如此樂足以無求于世比求富貴者之仰人鼻息孰如卷說唐詩卷之五排律七九詩堂

杜甫又

太歲日

本集註按史大曆三年歲次戊申正月丙午

朔則初三日為太歲日也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問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愁寂鴛行斷參差虎穴隣西江原下蜀北斗故臨秦散地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

太歲日唐時為重行朝賀禮公是詩先敘已之流落

初卷說唐詩卷之五排律

九詩堂

楚岸行將老巫山坐復春時公在夔夔有巫山縣唐屬蜀往來楚岸至于遲暮坐于巫山今又屆春見老人遇春每每生出不快病多猶是客謀拙竟何人以病承上老病則便當歸家却道肌膚泊于是咎已之謀拙謀拙故在此若謂我謀不拙竟是何人之拙竟何人三字妙極欲以謀拙二字推與他人身上他人推不去竟說自我我又不認帳也是為第一解于是另作起問闔開黃道衣冠拜紫宸長安今日正是太歲日天子臨朝百官拜賀問闔天門日有三道惟中

黃道最吉以稱太歲日衣冠是羣臣朝見之服紫宸
帝之所居唐有紫宸殿榮光懸日月賜予出金銀承
間闔衣冠二句尚書中候云榮光出河休氣四塞昔
舜至于下僂榮光休至武王祀望于河至日旰榮光
幕河榮光總是天子聖德之光卽神堯光被四表之
光也是日天子坐朝光華明于日月又出金銀以頒
賚羣臣甚盛典也是爲第二解于是復言心跡愁寂
窮行斷參差虎穴隣今日我羈栖于此與朝臣之班
行斷斷愁寂何堪此處多山何往而非虎穴我却與
虎穴爲比鄰窮行齊整虎穴不齊整參差者不齊整
之謂也又見心不平穩此總是愁寂處雖賦我踪跡
在此意却不在此西江原下蜀北斗故臨泰本集注
楚人指蜀爲西江以從西而下也蜀非吾所樂居從
此東下則是楚原易下而何不下祇因朝廷在秦地
蜀陸路去近水路下則遠吾所以不便去蜀也是爲
第三解公之困苦極矣于是復作自慰爲一解散地
逾高枕生涯脫要津吾年已老矣身已病矣只隨地
而安便了又要做甚事秦國吾所望蜀且不必下也

山卷說唐詩

卷之三

排律

七

九

我已老病高枕暫休蜀止是吾閑散之地途可高枕
吾亦不慕榮貴身當重任人之生涯在要津我之生
涯却在脫要津上吾已脫矣此老語雖如是意却不
朕看他下二句天邊梅柳樹相見幾回新公豈要看
梅柳者哉其奈高枕不過長安太歲日羣臣朝賀我
却去看梅柳梅柳可是當得朝賀的天邊是無拘管
之處要知天邊是太歲日之天邊梅柳樹是太歲日
之梅柳樹相見是太歲日之相見幾回新是太歲日
之後回新也好个太歲日不得與朝班相見天子而
在天邊相見花木未免有情何以遣此後回新人悞
解作幾歲梅柳一歲一折吾不知後來得見幾回緣
白而菴不朕公正任愁寂之時當此太歲日朝會無
期只把梅柳樹看一回想着太歲日一回去看梅柳
樹一回去看梅柳樹一回想着太歲日一日之中不
知相見幾回是此老心繫闕廷愛心如擣行徑若看
作幾歲便不對針總爲不知在太歲日三字上盤桓
故讀古人詩于題目幾個字不可不細心看也
而菴曰予說詩以排律居最後排律又以太歲日居

山卷說唐詩

卷之三

排律

七

九

原缺

說唐詩二十二卷

內府藏本

國朝徐增撰增字子能長洲人所錄唐詩三百餘首

一一推闡其作意其說悠謬支離皆不可訓至於

分解之說始於樂府如陌上桑等篇所註一解二

解三解字尚不拘句數晉魏所歌古辭如白頭吟

塘上行等篇乃註四句爲一解所謂古歌以四句

爲一解儻歌以一句爲一解是也然所說乃歌之

節奏非詩之格律增與金人瑞遊取其唐才子書

之說以分解之說施於律詩穿鑿附會尤失古人

之意



ZW 21181888574762